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五三・史部・編年類

憲章外史續編十四卷

〔清〕許重熙撰

皇明大政紀二十五卷(卷一至卷十一)

〔明〕雷禮

范守己

譚希思撰

二九九

2171/07

序

臣其昌逮事

神祖獲侍

光考於舊懔躬逢盛美曷勝揄揚比

熹皇起臣其昌閒廢之餘與叅裁

兩朝實錄曾奉

詔赴留都採訪邸報之未發者臣時因錄留

中疏抄上進即未敢謂有合於史顧惟一

時經畫要當使之不泯臣間嘗觀嘉靖朝

有若大政編年識餘聞見諸錄萬曆朝有

若筆塵邸抄恭昌天啓朝有若日錄從信

紀政或出自侍臣隨事載筆或本之通儒

有故發憤皆可為紀述之光愧臣力衰謝不能筆削而統一之無俾折衷為憾屬有許生重熙袁近代之故實括諸家之舊聞循其率次列以事言卷帙不病於浩繁精陳殊快於簡易可謂義文兼美者矣臣其昌謂史之難難在近事孔子大聖猶云紀定哀之事則微乃欲操觚者執繁齒之論持孫盛之辭有駭而却走耳故末世以史為諱諱於近也重熙沉雅篤信動以古誼自程少年為諸生不肯詭遇求聞晚遊太學從事南北闈幾幸而復落無聊困頓之中輒著書自娛而嘉靖以來注畧其一種也

生之言曰無益之言正士不述今天下之  
竊民取賊肆夷驕先臣貪禍至今未弭惟  
嘉靖暨萬曆初年紀法足師以相救挽欲  
求化理之助鑒戒胡可不備臣試舉其條  
文而已述哉斯言可以破諱近之疑可以  
鏡治朝之弊有志當世者可人置一編於

庶隅今

主上紹明

肅祖大洗叢脞之陋正臣工踴躍磨礪之日  
然為嘉靖臣者斯能為嘉靖也治老臣不  
敏願以數言先之

舊史臣董其昌撰



憲章外史續編序

臣恭讀

高皇帝大誥諸編及昭示奸黨逆臣諸錄凡誅其罪  
者嘗數其前功德懲其惡者時原其昔善紀能錄  
過纖微畢悉刊行頒布與天下共見之天下共  
仰

朝廷彰瘡之必不可誣民生善惡之必不可匿懷  
刑者知法罔生者知懼其兢兢於敷教若此故  
當時日曆聖政諸紀臣子纂述未嘗諱忌夫以  
國事為諱忌天啓以後然也藏之金匱者既戒不  
得輒窺筆之野乘者輒禁不得漫語縉紳士相  
率質質以趨事而莫知所則做於是君子小人  
頽然燻亂而

朝廷賞罰遂因以失其所彰不足勸所瘴不足威  
勸威謬而是非隨之共驩揜比周之迹錄益削  
吁咈之文君子抱恨於顛倒小人屢萌於僥倖  
其於

聖祖明刑肅教之意謂何哉竊謂

高皇帝開天立極慮周萬世比之堯舜

肅皇帝顯謨承烈佑啓後人同乎文武祖述未必違

台憲章不可不勉試觀嘉靖時何等時也德吉  
並驚烽火日驚破城殺將東西告急直海狂逞  
幾半天下所在叢窟一止一起兵荒連歲租稅  
全燬戰士死生優郵屢下物力自當告訕智勇  
至且交困然而

聖謨捷於風霆臣畧運如水火犯顏敢諫者蹈篋不  
移挺身任事者盈篋無悔一時精神氣色有陽  
明無陰昧迨至隆慶以及萬曆之初股肱惟良  
俊乂盈側邊鄙不聳稽人成事太倉粟支十年  
閭右蓋藏相望五十年兵燹刑厝何莫非

肅皇帝飭法所遺也一變而盡鴻溝野部分南北再  
變而燕雀處堂門庭召寇三變而狐鼠公行叢  
神幾借矣天啓時魏祠穹碑爭詔競媚知有富  
貴而不知有功名知有附戴而不知有忠順人  
心漸滅殆盡豈世運使然哉亦繇塗塞耳目不  
習見

先朝行事

國是晦而學術壞耳仲舒有言不通春秋之義者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而不知其  
宜遭變而不知其權至哉言乎語曰不知行事

視已成事師心自賢未若觀省前人之百不誤  
也魏相奏晁賈之論九齡述金鏡之篇有以哉  
聖主焦勞自今羣臣泄沓如舊誰爲乎敬居正乎言  
階拱乎誰爲廷相山曉乎宗憲崇古乎名爵繼  
盛恩瑞乎揚揚中外考績加恩夫豈異昔人任  
乃贊襄以拊過爲能封疆以避罪爲巧議論以  
雷同爲尙身名輕於利祿情面重於法紀近喜  
易襲遠慮難施逞臆易蒙蔽明難撤天下未嘗  
無人蓋已事之不熟而吉凶無辨也昔鐸椒居  
楚以楚君臣不能盡觀春秋爲次楚事撰鐸氏

微臣草野無識試取嘉靖以來近事彰之聞見  
者褒其大畧用次成編得失鑒戒展卷易覽  
嘉靖以求觀洪武庶幾有合焉願附芻蕘之末  
以供縉紳之一助云

崇禎六年癸酉重九日吏部候選監生臣許重

熙述序

定章外史續編目錄

第一卷

正德十六年四月至嘉靖六年十二月

第二卷

嘉靖七年正月至十五年十二月

第三卷

嘉靖十六年正月至二十六年十二月

第四卷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至三十五年十二月

第五卷

嘉靖三十六年正月至四十五年十二月

第六卷

隆慶元年正月至六年五月

第七卷

隆慶六年六月至萬曆九年十二月

第八卷

萬曆十年正月至十八年十二月

第九卷

萬曆十九年正月至二十七年十二月

第十卷

第十一卷

萬曆二十八年正月至三十八年十二月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至四十八年七月

第十二卷

泰昌元年一月

第十三卷

泰昌元年九月至天啓二年十二月

第十四卷

天啓二年正月至七年八月

嘉靖注畧卷之一

太學生臣許重

世宗肅皇帝起辛巳四月終丙寅十二月

諱厚忽 憲宗庶孫在位四十五年改元嘉靖壽

六十葬永陵

祖母孝惠皇太后邵氏 杭州人

父睿宗獻皇帝諱祐 封興王弘治七年九月之

母慈孝皇太后蔣氏 徐州人

孝潔肅皇后陳氏 元城人元配 廢后張氏

嘉靖注畧

孝烈皇后方氏 江寧人

哀冲太子載基 開慶人 莊敬太子載壑 王貴

景寧王載圳 國德安無子

內閣二十七人

少師楊廷和 封伯不受謚文忠 費宏 首輔二楊一

清首輔四張守敬 初名璉承嘉人凡四 夏言 貴溪

任首輔十嚴嵩 分宜人首 徐階 華亭人首

少傅蔣冕 文謝遷 正翟鑾 諸城人 李時 任丘人 許

讚 震寶人 呂本 餘姚人 袁燁 慈谿人

水保毛紀 文石珪 文蔡城人 賈詠 臨潁人 桂萼 安仁

方獻夫 南海人 顧鼎臣 崑山人

太子張壁 石首人 張治 茶陵人 嚴訥 常熟人 李春

芳興化 郭朴 安陽

袁宗臯 石首人 高拱 新鄭

右宗臯 以長史入 學教 專獻夫 孫部郎 副 諒 中

以吏尚書改人 劇夫 本訥 以內閣兼 掌吏部 手敬進士至一品終七年

上於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日生於興邸

辛正德十六年夏四月癸卯 帝即位前月丙寅 宜

毅皇帝遺詔 丁卯太監韋霖侯張鶴齡駙馬崔元大

學士梁儲尚書毛澄奉詔之安陸 戊寅至邸 帝迎

詔開讀乃登座受符 四月壬午辭 獻王園寢翼日

辭母妃啓行 在道行二十日壬寅至良鄉 禮部郎楊

應魁上儀狀請繇東華門入 帝謂長史曰 遺詔以

吾嗣皇帝此狀云何 癸卯至京師 止城外楊廷和申

禮部儀請 帝不許 御行殿受箋繇大明門入 日中

即位時久旱是晨大雨 向午忽霖 中外鼓舞 明日詔

告天下 丙午命官往迎母妃 戊申集百官議崇祀

獻王禮尚書毛澄以定陶濮王漢宋故事進 舉人張

璣請侍邸王璣言 帝入繼與哀英不類璣言於廷

和廷和佛然遂去璣禮部而以汪俊代之 大學士



致仕

五月以長史袁宗臯為大學士承奉張佐載承為大監護衛駱安陸松為錦衣指揮○策士於西角門賜楊維聰等進士○分遣行人存問在籍老臣韓文劉健章懋謝遷王整楊一清○以兵科徐之鸞言盡革錢寧等賜姓

六月誅錢寧江彬戮叛逆劉吉何堂等二十六人贈成事孫燧許達官謚○王守仁尚書南兵部○己亥再遣太監戴永迎母妃於途○言官劾尚書王瓊結納彬寧罪狀謫成榆林起彭澤尚書兵部○贈先朝

嘉靖注畧

卷一

三

諫矣諸臣陸震余廷瓚劉校何遵林公黼劉銍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并削籍黃鞏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及成邊徐整○禮臣上議以孝宗為考

獻王妃為叔父母令崇仁王考 獻王 帝曰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廷和冤紀復上程願濮議 帝不聽群臣皆言 武宗以神器授 陛下有父道焉

特以昭穆同不可為世考其所考禮也 獻王雖有罔極恩不可以稱孝廟者稱之因錄魏明帝詔文進覽不報○侍郎吳廷舉自劾與蔣冕好友當冤護

先帝南巡時不能遺書責其諫阻有愧韓愈之於陽

城冤奏言臣在扈從日廷舉時致臣書過多獎借與今論異也 帝不直廷舉調南工部

秋七月進士張璉上疏言 皇上倫序當立比之哀英較然不同若稱聖母以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謂繼統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孝宗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今日宜立廟京師隆尊親之孝斯不失其為父母矣 帝覽之大喜即日御

文華殿召廷和紀冕入諭之授以手勅尊崇父母為帝后祖母為太后廷和退而上言其不可以御勅封還

嘉靖注畧

卷一

四

八月從彭澤言革員濫武職太監張永谷大用馬永成陸閻魏彬弟侄封伯及都督指揮者凡傳陞乞陞錦衣官二千一百九十九人

九月癸酉 母妃至通州聞朝議欲考孝宗志甚留通州不入 帝涕泗啓 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懼○宗臯卒起費宏大學士

冬十月張璉著大禮或問一編科道盧瓊史于光劾璉感亂不報璉自齋至左順門上之廷和見勢不獲已乃草勅下禮部奉聖母慈壽太后懿旨本生父獻

王宜稱帝母宜稱后憲廟貴妃邵氏稱太后 帝從

之壬午母后至京。錄大明中門入。謁見奉先奉慈二殿。主事霍韜上言。禮官持議非是。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簡房濬。各上言如。議。○甲午論上邵太后。與獻帝后尊號。廷和不可。○甲戌乾清宮成。○許泰。謫戍南海。泰有戰功。雖居寵倖。能小心周旋。士大夫其謫也。人多惜之。○雲南巡撫何孟春。勸帝修德。勤政。知人親賢。帝嘉納之。又上言。宋真宗稱太祖。為伯考。尊與王業者也。考之一字。非可稱於獻王。詔書以先帝為兄。獻王為叔。亦允愜矣。廷和喜其助已。擢為吏部侍郎。○給事中熊浹言。上貴為天子。而父

嘉靖注畧

卷一

五

母以王禮處之。安乎。稱帝后而別廟。則大統所生。義恩兼盡矣。費宏以為嫌。遂出之。

十一月封王守仁。新建伯。守仁稱舉人。冀元亨為臣說。濠構死獄中。尤為含冤。不報。

十二月。帝下大禮。或問於禮部。時楊一清家居。遺書吏尚書喬宇。曰。張生此論。恐終不免從之。宇不省。除璉南部主事。廷和語之曰。子不應南。為大禮說難我耳。璉鞅去。○林俊自其家上疏。諫阻尊崇所生。廷和薦起尚書工部。○帝諭加與獻帝后以皇字。廷和不可。帝曰。卿言已悉。第罔極之恩。報亦無方。

其免承朕命。廷和言。若加皇字。是與孝廟慈壽並忘。所後而重本生。臣不能辭責。願罷歸。喬宇率百官極諍。帝不從。禮臣毛澄。賈詠。汪俊。言加皇字。則正統無別。不可以告郊廟。科道翰林朱鳴陽。程昌陳。沂等。百人各上言。加稱非是不報。○甘肅巡撫許銘。嚴覈鎮將侵牟。議減戍卒。月餉。總兵李隆不悅。族軍士鼓噪。擁入銘署。群毆銘。焚其屍。城中大震。太監董文忠。擒其渠王禮二。悉隆陰謀。隆懼。殺禮二。以徇。巡按許鳳翔。喻茂堅。上其事。

嘉靖注畧

卷一

六

壬嘉靖元年春正月己酉朔。○己未郊。○清寧宮小室火。廷和言。與獻帝后之加神靈。容有未悅者乎。科臣鄧繼曾。鄭佐。部郎高尙賢。亦言之。帝心動。乃從廷和議。考孝宗母慈壽。稱與獻帝后為本生父母。○帝初即位。裁抑倖幸。一清亡何。與邸從官。黃緣。選叙錦衣數百。皇親邵喜。請乞無厭。舊閣蕭敬。仍留大內。科臣朱鳴陽。因災上疏。不報。○陳九疇。初為王瓊所構。論死。繫獄數年。及甘肅事開。議可以代許銘者。彭澤。薦九疇。遂釋獄。授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并覈銘變。上報。○華京通徐淮各倉內官監督。○發內府及太倉積餉諸邊。○廣西融縣盜周克亮。嘯聚。僭號。流

劫鄉民都御史張嶺平之。

二月詳定朝參禮儀。江西巡按鄭啓元得宸濠于蕭徽私書欲急去巡撫孫燧以湯沐王守仁代因極論敬罪并劾守仁黨惡交通謬膺封爵有旨勿問又有言張子麟交通事下守仁勘守仁奏言當時容有詐為貴人書以欺濠罔利者或未可盡信耳子麟遂免問守仁奏請父華卹典移書于毛澄澄答書謂華有科場詬議不可予守仁慚恨復書曰執事辱先君至此守仁可以死矣時以是推澄之執。

三月丁巳上慈壽皇太后日昭聖邵太后日壽安興

嘉靖注畧

卷一

七

國后日與國太后○戊辰遣官之安陸上興獻帝尊號題主不稱考及叔○念翊戴功封廷和冤紀為伯崔元為侯皇親邵喜蔣輪各封伯張鶴齡進封國公○山東礦賊王堂嘯聚流劫尋即定○北虜亦不刺於正德初仇殺小王子懼其子報之率眾走涼州乞我間地駐牧攻破安定諸王族盤據西海日漸陸梁至是亦不刺之子麻八台侵破諸番落兼有西上○宣府鎮卒謹噪事聞給事中許復禮言邇來政多寬假事尚姑息權奸有罪而輕宥豪卒干紀而不誅疏下兵部○戶兵尚書孫交彭澤言國家歲漕四百萬

石領運則十二總衛所一百四十軍旗十二萬六千八百淺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近者漕規盡弛軍亡船敝命總漕都御史覈之。

夏四月吳淞江白茆港訖工東南水利以二河為要尚書李充嗣承命往濟凡七閱月云

五月廷和冤紀辭伯封○尚書林俊改刑部○駙馬崔元關說獄情為主事陸澄所劾併其名帖封入上日刑官執法不聽囑託自其職分何必以名帖封奏顯係好名置不問○上一日欲觀內庫儲積太監張佐奏日自有冊籍可查不必親閱上止眾侍問

嘉靖注畧

卷一

八

左何意佐日寶貨易眩經目或啓靡心也

六月套虜二萬騎自井兒堡撤墻入固原直抵涇州衛官楊洪劉端戰歿旬日乃去尚書彭澤見邊備日弛請假巡視名目前去會同邊臣從實料理上留

之秋七月南京大雨水溢

八月封乳母宮媼劉氏魏氏孫氏為夫人○南大理丞黃鞏賀 聖壽至京卒

九月立皇后陳氏

冬十月覈畿內皇莊及勳戚田土巡撫孟春勸諭各

項田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其侵占民田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俱令還民皇莊改名官地○科道章僑梁世驃各條奏三代而下道學之傳至朱熹大明近有以陸九淵為簡遜朱熹為支離宜行嚴禁以正士習上曰祖宗表章六經勅從正學欲以成光明正大之業近年士習詭異有傷治化其行督學官諭禁○兵部遵前詔查覈騰驤等衛勇士替補太監閻洪奏取中旨免覈給事中毛玉因言先朝谷大用等權移人主宗社幾危皇上繼社宿弊消數年之禍亂近聞從龍內臣漸以納賄招權仍蹈覆轍宜暴前人罪惡不復用戒諸內臣保身惜福上然之降旨戒諭

十一月庚申壽安皇太后崩○陳九疇至甘州知李隆殺燬許銘械隆詣京即訊十二月給事中陞僉事史道以前疏救王瓊故怨廷和出之遂劾廷和漏網元惡上曰廷和在先朝力阻宸濠護衛諫止南巡不草威武勅道言不直下之詔獄科道于桂曹嘉論救不報尋出道為州判初科臣章僑奏平濠功次冒濫彭澤不喜科臣徐景嵩陳江劾侍郎趙璜不職璜尋進尚書僑復論之及道論

廷和澤上言廷和輔養聖德小人假言責橫行使廷和澤大臣避嫌求退不可也廷和疏退勅鴻臚宣諭督廷和疏請再三同官紀冕彭澤孫交相繼求去御史鄭袞奏曰廷和有撥亂反正之功足稱救時宰相史道指為元惡不已過乎夫避人焚草言官之體道乃先揚其聲至外補而始發之心迹詭秘可見陛下不以此罪道而以排陷大臣下之理是使道有詞也廷和以道言乞休同官以廷和故求退臣恐大禍將移隱憂可畏幸論廷和視事毋要潔已之名○

二年春正月癸卯朔南畿河陝地震○禁言官誣劾大臣御史汪瑄言史道狂妄特一臣之失耳澤欲以此壅塞言路壞祖宗之法不可御史曹嘉請允廷和之去給事中李學曾言大祖設六科關聯六部舉正欺蔽列十三道彈壓百僚事得專達澤何所見而欲紊亂以重大臣之威有旨臺諫官職掌如舊二月丙申附葬孝惠太后於茂陵○毛澄罷○上於乾清宮命內侍數人習學經典講究科儀大學士廷和極諫乃止○文華殿進講畢上召廷和近御座諭曰草場踏勘先帝成命仍聽本監管理李璽免訊

廷和頓首言谷大用假勘地之名混占民產與其利  
蠱國之盜孰若溥朝廷之恩。上不答。○太監趙山  
楊聰丘清戴義相繼歿各乞磨其姪為錦衣官給事  
中夏言力諫不聽。○御史曹嘉品第朝臣五十人釐  
為四等上奏其一資望林俊石珪等八人其二寡過  
毛澄金獻民等十五人其三庸眾趙璜秦金等十四  
人其四卑污張子麟楊一清等十四人給事中安磐  
奏引王珪之論房玄齡解縉之論黃福皆承君命品  
藻未有無故而恣其口吻者上有禮貌大臣之心而  
小臣肆其輕侮非盛世所宜有也給事中毛玉亦言

嘉靖注畧

卷一

十一

之。上惡嘉狂肆令補外御史向信奏曰史道倡異  
說曹嘉衍評品皆僉事閭閻鼓之御史劉廷筮言閔  
道嘉結黨邀名放言。命各斥為邊方雜職。

三月賜進士姚涑等是科得徐階。

夏四月興廟用八僧。○命宋儒朱熹裔孫為五經博  
士。○錦衣百戶張瑾勒索斛羨主事羅洪戴欲劾之  
瑾請受答免劾洪戴從其所請瑾奏洪戴擅撻錦衣  
官。上怒速赴錦衣獄考訊尚書林俊孫交力救不  
報。

閏四月太監崔文奴李陽鳳橫索巷伍征役錢御史

劉黼發其事刑部執陽鳳鞠之文囑林俊勿問俊不  
可文遂請旨移訊錦衣俊執不與文劾俊抗旨。上  
切責俊刑主事楊永奏曰舜為天子不撓臯陶之法  
刑部按一廝養而奪之何用士師為哉給事中趙漢  
奏曰陽鳳事甚小而崔文能致尚書之詰責事大文  
收捕告人捶之叱曰此答寄與尚書其威侮如此則  
劉瑾不難為矣。○科臣鄭一鵬奏曰邇者禱祀繁興  
諸官各建齋醮西天西番漢經諸廠亦有之先帝已  
誤。陛下豈容再誤恐拂士之諫不忍違倭倖之請  
臣所未解也。上曰天時饑饉齋祀暫止。

嘉靖注畧

卷一

十一

五月大旱又有雷震城竿之異御史秦武指切時事  
上責其狂率南科彭汝實奏曰應天以實不以文  
燕間虛費於女寵腹心委託於貂璫而望天意之回  
難矣。○鄞人宋素卿奔日本正德初國人源永壽借  
來貢其族人識之告素卿附夷守臣以聞置不問至  
是其主源義植幼政在強臣左右京兆內藝興細川  
高藝典遣僧宗設川高遣僧瑞佐及素卿各來貢先  
後至寧波而市舶司閱貨宴坐向以至先後為次素  
卿賄太監佐後至而先閱又坐設上設怒遂相殺太  
監陰助佐授之兵設愈怒遂燬嘉賓堂劫東庫佐奔

紹興設追至城下。逼令鄉佐獻出。乃去。設衆至霍山。洋殺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鏗。又自育王嶺迹至小山。浦殺百戶胡源。巡按歐珠奏聞。

六月有星孛於天市。○上御平臺。召廷和。冕紀宏。面諭。獻帝太后皆加皇字。廷和等頓首固止。○科臣周瑯請爲安陸。立後黜崔文誅李隆以弭天變。

秋七月製典廟樂章。○初定國公徐光祚奏。土豪久隱功田。下順天撫按勘。永平知府郭九臯覈係姦民。趙紀違例投獻。駕言吞隱。紀遂赴東廠告九臯。多受金錢曲斷。太監芮景賢奏之。時九臯移守臨洮。遣官嘉靖注畧

卷一

十一

尉之臨洮。收之尚書林俊奏曰。人主宜攬大綱。卽九臯貪忍不妄。陛下不免以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事。今據單辭而褫奪衣冠。甚非德美。不報。科臣劉濟章僑劾景賢亂政。上怒奪俸。南京科道鄭慶雲等交章言逆瑾復見於今日。不報。○林俊稱病乞骸骨。于致仕。差司屬官護送歸。○皇親陳萬言營新宅。尚書趙璜不可萬言訴於上。謂郎中葉寬主之。詔逮寬卽訊。○科臣劉最奏曰。崔文導陛下於有過之地。法官深嚴。恣爲禱祀。侵費帑金六七萬。上優旨慰文。責最。最實帑金侵費。最窘。奏內帑不可查覈。

上怒最妄言。着外補。科臣衛道汪思上章申懇。上切責之。

八月河南大水。○楊廷和十二歲考績。加太傅。辭不受。○給事中孟奇言。先朝姦黨魏彬張銳錢寧廖鵬與曹陳諸侯伯爲親之數家者。或其先連婚帝室。或銘勲太常。惟利是求。曾無醜顏。上命禁之。○光祿少卿華湘言。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六度。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至元辛巳改曆至今。歲差一分五十秒。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夫至元距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今

卷一

十四

則二百四十三年矣。乞訪知者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御史王國用私假劉最符檄乘傳。爲東廠芮景賢刺及卽逮。最國用下鎮撫司訊。最謫戍國用降外。冬十一月南刑主事桂萼上言。大禮畧云。孝宗自有子。不可復爲立後。臣按范純仁謂英宗親許爲仁宗子。與入繼之主不同。皇上果許爲孝宗子乎。併錄席書方獻夫之疏。上進書疏畧曰。皇上尊爲天子。而父母無尊稱。於情安乎。此與武王追王之心未遠也。獻夫畧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典。

獻之異群廟當稱帝而不稱宗請改孝宗曰皇伯獻  
帝曰皇考別立廟祀則當於名實矣 上曰此係綱  
常大事會群臣集議○傳陞供奉夫人弟刑福海願  
錦為錦衣官科道夏言屠僑諫阻不報

十二月太監刁永請遣內臣之蘇杭織綺繒 上命  
廷和撰勅科道張原吳瀚疏諫廷和請收回成命

上切責廷和抗違廷和稱病乞休遂致仕○南京地  
震大雷電以雪○錦衣官王欽王錦侵負鹽價百餘

萬論歾繫獄追賊忽出中旨免歾編戍勿追科臣劉  
濟疏諫又有錦衣李洪陳宣睚眦殺人命奪級濟奏

嘉靖注畧

卷一

五

言法司平理庶獄必使罪協其情天子不得以喜怒  
重輕今洪宣奪級欽錦編戍與王國用劉最一律其  
何以示天下○彭澤罷以金獻民代

甲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歲填次管室丙子五星咸聚  
辛巳五星皆伏太白先過壁光祿少卿樂護奏曰五

星之聚是謂改易有德受慶無德受殃故聚房周祚  
以昌聚箕齊桓用霸漢興聚井宋盛聚奎昭然在德

天寶聚尾箕而唐德弗稱旋有祿山之禍易簡寡欲  
修德之大乞 陛下勵精而實行之○郊祀畢例有

慶成宴 上以災歉不舉○大理卿鄭岳請於畿內

河南督居民開田築隄防以障汎溢鑿溝渠以通漕  
漑其平時曠土無川澤之利者量鑿血澮或為陂塘  
下通水泉之出上收雨潦之入數年之後皆為沃壤  
而水旱不足憂矣

二月以太監張準提督京城九門○主事侯廷訓據  
宗法為大禮辨尚書汪俊以為至論尚書喬宇率九

卿上疏必以孝宗為考而後大宗為不絕前後章奏  
惟張璉霍韜熊浹桂萼議同餘二百五十人皆如部

議科道張翀鄭本公等六十三人各抗章力言當從  
眾議 上怒悉奪其修撰唐臯言 陛下宜考所

嘉靖注畧

卷一

六

後以別正統應所生以備尊稱 上謂其模稜兩可  
亦奪俸於是汪俊更議帝后各加一字以備尊稱不

報楚王榮滅以儀賓沈實疏上代府長史李錫南院  
經歷黃綰錦衣千戶聶能應各上疏與璉萼合 上

命召璉萼書鞫來京○興國太后千秋日命婦入見  
宴資倍常○科臣鄧繼曾請勿吝改過加戮儉人

上大怒逮下詔獄○南畿饑甚民多相食者巡按朱  
衣奏聞○晦日昭聖太后聖日有旨命婦免朝賀御

史朱淵言 皇上孝事兩宮常如一日茲者朝賀之  
儀興國太后舉行昭聖報罷禮數所失不小御史馬

明衡言當議禮紛更之時正人心勿惶之際忽傳報罷安得無疑。上怒逮繫詔獄侍郎何孟春論救不報御史陳迺季本員外林惟聰疏爭亦併逮繫。○管龍虎殿於顯靈宮以奉玄武。

三月璫芻自南京上疏由明統嗣之辯且曰今之加稱不在皇與不皇實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臣恐天下知義禮者仍必議之不已也。上嘉納之是日御平臺召冤紀宏論加尊號及議建室冤曰臣願陛下為堯舜勿為漢哀帝。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黃綰復申璫嘉靖注畧

嘉靖注畧 卷一 十七

之說丙寅上勅禮部加稱本生父母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章聖皇太后仍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尚書汪俊極諫上曰爾職那禮違背正典肆慢朕躬即致仕去侍郎胡瓚言大禮既定席書不必徵取上從之併止璫芻璫中路聞報復上疏極論兩考之非必亟去本生二字繼統之義始明上命復召來京蔣冕言於上前曰二人來必撲殺之上上不問中旨以席書為禮部尚書科道安磐田麟等交章論阻不報尚書喬宇曰書不與廷推特出內降百餘年所未有乞收成命不許。

徐學謨曰本生二字蓋屈於群臣之爭而姑為調停之說耳假令二臣喙息而禮臣念禮可義起廟祭先正統而後本生何有並大之嫌廷和爭執不已而群臣復附和之張桂遂得以寧忤天子不敢忤權臣之言聳動聖怒必伯孝宗而後已矣然張桂既以為人後者為之子非聖人言而謂孔子鄙為人後又引矍相圃之射為詞何以見獨非漢儒附會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豈若內悅其君而外竊其威者廷和之自處得正矣夏四月魯迷貢獅子西牛○侍郎吳一鵬會百官力

嘉靖注畧 卷一 十八

言建室之非上曰皇考寢園遠在安陸卿等執奏敗父子之倫傷君臣之義欺朕冲年甚失綱常其亟行修飾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曰陛下徇情以為孝群臣順令以為忠此而不已非國家之福也昔曾元憚於易簣曾子以為細人之愛魯受天子禮樂孔子傷之今以非禮祀獻皇安乎上大怒逮詔獄命內閣撰冊傳諭昭聖冊內稱嗣皇帝獻皇帝冊內稱孝長子章聖冊內加稱聖母自稱長子又欲去本生母三字冕力諍封還御批者再乃依原文上聖母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本生母曰本生聖母章



聖皇太后○蔣冕乞致仕許之

五月改奉先殿西室為觀德殿遣太監賴義侯崔元  
侍郎吳一鵬之安陸改題神主日本生皇考恭穆獻  
皇帝迎如京師○璉等至京復同上疏極論兩考之  
非鴻臚少卿胡侍諫止稱伯謫外

六月以石琚為大學士○科道各疏彈璉等罪科臣  
張紳取群臣彈章奏發刑部尚書趙鑑私語紳曰若  
得命旨便撲殺之上知之降中旨以璉等為翰林

學士獻夫侍講學士三人各上疏辭學士命上溫  
旨慰諭尚書喬宇言三人有玷清班上怒切責之  
嘉靖注畧 卷一 十九

宇致仕去翰林官楊慎姚涑許成名崔桐邊憲金臯  
言臣等所執者程順朱熹之緒璉等所言冷褒段猶  
之餘也學術不同乞賜罷黜上怒俱奪俸御史段

續陳相言璉等假議禮之名為干進之術以若人而  
授若職臣恐鼯鼠之厲作而負乘之寇至矣上責  
其排妬忠賢下詔獄南部院尚書楊旦等各疏阻俱

切責之○員外郎薛蕙著為人後解以駁璉等之議  
曰禮立後者重大宗也為之後而不稱父可乎上  
怒逮繫詔獄○太監賴義奉迎神主至順德守臣失

於迎候又不飭公署為行殿詔逮兵備劉秉鑑知府

羅玉卽訊

秋七月璉等既拜新命列十三事以上上采其議  
遣官至閣論紀等去冊文本生字紀等力言不可

上御平臺召紀宏珪責之曰爾輩事君不忠如何以  
禮待爾又曰爾輩無君欲使朕無父乎紀等惶怖而  
退召百官至左順門勅曰本生聖母更定尊號曰

聖母章聖皇太后侍郎朱希周率郎中余木汪必東  
言本生二字初非貶辭去之則於昭聖無別矣何孟  
春秦金豐熙暨九卿翰林臺諫章十三上不報○上

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  
嘉靖注畧 卷一 二十

孝宗為伯考矣何孟春日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  
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此本朝故事也楊  
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效義正在今日王元

正張紳遮留群臣於金水橋南於是何孟春等二百  
二十人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呼高皇帝孝宗皇  
帝者上聞之命司禮監諭退不去朱希周請內閣

邀毛紀費宏石琚同跪言宗廟之禮至大至重而本  
生二字為要上復遣諭冊文定矣爾輩始退群臣  
仍伏不起自辰迨午上怒命司禮監官錄諸姓名  
於是豐熙等八人下詔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

群臣皆哭。聲震大內。上大怒。命繫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詔獄。○已卯上聖母章聖皇太后冊寶。○杖群臣於廷。編修王相王恩給事中裴紹宗毛玉御史胡瓊張日韜部郎楊淮張潔申良臧應奎作瑜余禎安聖殷承叙俱卒。謫豐熙張翀余翺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母德純戍邊。○甲申奉安皇考神主於觀德殿趨席書入朝。○大同巡撫張文錦議於大同城北九十里。築五堡。徙鎮卒二千五百家戍之。諸卒不願徙。叅將賈鑑峻法箠其伍長。諸卒遂變。殺鑑裂其屍。嘯聚塞下。保焦山自守。○僉事陳洸疏稱去本生二字為致決。宜詔天下乞罷喬宇以息邪說。復史道于桂曹嘉以作正氣。上悅。復以洸為給事中。○辛卯杖楊慎等七人。張原歿於杖下。慎及王元正劉濟戍邊。○改吏侍郎何孟春於南工部。有旨切責毛紀罷之。○文錦恐叛卒連虜。招使入城。既入。即索首謀者。諸卒復亂。焚巡撫門。文錦踰垣走匿博野王家。諸卒焚掠官廨。復脅王出。文錦殺之。亦裂其屍。發庫兵盡甲。掠總兵江桓署。出故總兵朱振於獄。脅令為之主。振不能已。與約曰。勿犯宗藩。勿畧帑庾。勿縱火肆殺。從我則可。諸卒曰諾。稍就約束。

八月侍郎賈詠為尚書大學士。○廷議遣侍郎李昆齋勅赦諸叛卒。以太監武忠代鎮守。桂勇為總兵。蔡天祐巡撫之。叛卒雖勉聽朱振約。仍肆劫掠。振筆次數人終莫能制。及天祐至。諭以朝廷恩威。暫為解散。桂勇分部五十餘人。皆殺之。釋郭鑑。柳忠以安眾。亡何有別將領兵過大同。掠民畜。民詬之。兵詭曰爾大同叛。朝廷命吾兵盡斬若屬。何吝畜為。於是訛言流城。叛卒大懼。而進士李枝輓餉至鎮。眾謂有密旨。夜集數百人。排枝闖問故。枝出公移示之。始信。然眾已聚不可散。遂圍知縣文昌署。文昌走匿。乃燒居民嘉靖注畧 卷一 五

數百家。明日脅代王索金帛。王曲應之。始解散。王懼微服遁於宣府。天祐以狀聞。○速檀滿速兒牙木蘭火者他。只丁率眾寇甘州。都御史陳九疇擊之。滿速兒走。九疇間道抵肅州。夾擊破之。殺火者他。只丁。畚眾遁去。路遇亦不刺。復邀擊之。大勝而歸。○席書至京。以孝宗名未正。命集議。鄭岳徐文華力諫。上責之。胡世寧憂居里中。亦上言。大禮之議。惟在聖心。獨斷者。孝宗不可。獻皇帝生。陛下而別立於外。藩不可。上嘉之。祭酒崔銑諫曰。陛下無輕正統。無拂群情。則今日之忠邪辨矣。上怒奪其官。

九月集議汪偉鄭岳徐文華猶與璵力辯武定侯郭  
勛曰人臣事君將順其美於是書夢璵獻夫公鶴齡  
侯勛崔元仇鸞等六十四人上言天子無大宗小宗  
無所生所後人無二本孝宗伯也昭聖伯母也宜  
從所稱獻皇帝別立室尊尊親親兩不悖矣上  
從之乃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為皇伯母布告  
天下○滿府長史同吏陳卿及曠聚青羊山流劫潞  
州諸縣○命侍郎胡璣都督魯綱討大同亂卒○百  
戶隨金善德○命海松林尚書趙瑛自山川靈秀所  
萃不可不察○命定各驛陵如七陵○命尚  
書金獻民都督杭雄詰其脅脅北至蘭州而寇已出  
嘉峪乃用九疇策遷置表使於南閉關絕貢九疇  
報速壇滿速兒歟

十一月起廖紀尚書吏部

十一月從陳沈言復闕閔史道干桂曹嘉於科道○

杭州監織太監吳勳有奴暴橫布政馬卿禁持之勳

不悅○抗旨稽誤上怒命遠卿及知府查仲道

○盜殺山海關主事王冕○積綱兵至陽和堡密檄

桂勇捕首亂羽檄日下亂卒大懼勇擒郭鑑柳忠十

一人斬之鑑父疤子復倡亂叛卒盡甲閉城門夜圍

勇屠其家人生啖之幽勇於空室天祐聞變馳至  
曉諭諸卒羅訴求止兵天祐曰能擒獻首惡猶可及  
止諸卒乃擒四人以獻天祐斬之疤子跳匿不出璣  
欲提兵而西天祐函首送璣處仍奏乞班師璣止○  
大同縣庫吏乘亂焚知縣王文昌署文昌自殺○  
十二月評事韋商臣請宥建言獲罪諸臣上怒斥  
外

乙酉四年春正月起楊一清總制陝西一清過雒陽造

故大學士劉德欵伺良久德袞褻褐出曰應寧出將乎

一清曰承乏爾德出既茗飲之竟無一語○冀北倉

事田美為虜所殺○起胡世寧兵部侍郎御史曹弘

勅之不報○御史劉翀奏近正遠倭畏天恤民十事

○都御史陳洪謨為諫大禮遷謫物故諸臣請乞恩

貸不報

二月牙木蘭據哈密率眾入沙州○初宗設肆掠後

匿入海島素卿瑞佐就執下獄朝鮮兵徼海者得設

黨仲林望古多羅及倭首三十三國王李懌獻之乃

發林望等至浙驗實與素卿俱斬瑞佐釋還本國

范守已曰鄭曉有云夏言謂倭禍起於市舶遂請

罷之不知當罷者內臣非市舶也祖訓雖絕日本

而市船不廢。蓋以通華夷之情，使利權在上也。市船罷而利孔在下，姦豪外交內訶，海上無寧日矣。噫！曉言不為無見，然使者船不至，則姦豪何從誑取其貨以階厲耶？夷貨非衣食所急，何謂中國不可缺耶？朱統嚴其禁令而言者紛紛，則衣冠之盜甚於夷狄也。

大同亂卒郭疤子胡雄復煽餘黨，夜焚王總兵家，衆卒馳告。天祐、天祐曰：侯曉治之，詰朝集諸卒，問以亂故。衆曰：倡亂有主名，皆知之，乃擒疤子等四十人，悉斬以徇。因事捕誅餘黨殆數百人，亂始定。

嘉靖注畧

卷一

十五

三月纂獻皇帝實錄。○陳洸論楊旦汪偉朋邪俱罷之。

夏四月光祿署丞何淵言：獻皇帝乃所自出之帝，請於太廟內別立世室。上命集議，尚書席書奏曰：周以文武有大功德，乃立世室，與后稷皆百世不遷。獻皇帝以藩王追崇帝號，何淵乃比之太祖太宗，不知何據也。聰夢亦言不可。上曰：觀德殿在大內，太常不與祀典，匪合儀制。書等遂議於皇城內別立廟，廟祭用次日，從之。乃命卜地，擬名以聞。○仁壽宮災，昭聖所居也。延熹王德安喜景福等殿。上減膳。

徹樂素衣避殿，論群臣同心修省，給事中楊言極諫。言六科各失其職，以致進退失當，儉朴不聞，享祀未孚，職員多濫，刑罰不中，工作不常，伏望進君子，退小人。御史涂敬言、呂楠等過有可原，王相等情尤可憫。張璉等倖取捷徑，莊田紛紛奏索，鹽引往往欽依，錦衣冒濫，弗覈。御用匠役增收，先朝弊政，漸次踵行。上覽奏原之。

五月己未遼陽地震。○御史葉忠以災變陳言十事。○四川兵備副使余珊效魏徵謹陳十漸，請亟去費宏。

嘉靖注畧

卷一

十五

六月作新廟，接世世不。○名曰世廟。秋七月吏部以御史孫元席春劉夔皆當路子弟，改按察司僉事。席書為弟乞恩，請授館職。上命春為修撰，夔為編修，給事中鄭一鵬言：正德間傳乞雖多，文臣清秩無有也。書議禮偶合，忝行胸臆，為弟乞憐，平生竊偽洞見矣。

八月梁儲卒。

九月泰和伯萬言弟姪在元城橫奪民田，知縣張好古收而箠之。萬言以聞，命逮京，即訊。○林俊卒，將成疏辭祭葬，因言古者撻人於朝，辱之而已。成化初，延

杖容令重毆疊靶。至劉瑾始啓解衣之端。釀成捷灰之慘。又見成弘問詔獄。惟叛逆妖言強盜。始有考訊之旨。今一槩考訊。恐非祖宗仁厚之意也。

冬十月何淵上言。國制左祖右社。言社則稷在其中。言祖則禰在其中。社稷尚得合祭。祖禰何以不得同門。上命集議。禮臣言。若直通廟街。必撤垣伐木。毀神宮監乃可。大學士費宏賈詠石瑄力諫。不聽。席書請仍出闕左門便。上令於神宮監北量撤旁屋。容通板輿。書與胡世寧力言不可。不報。

十一月御史吉棠奏。召楊一清入閣。起彭澤代一清。嘉靖注舉 卷一

總制吏尚書廖紀謂總督非一清不可。禮尚書席書奏。紀內柔順於相臣。外牽制於科道。書意蓋欲退費宏也。紀見書侵吏部權。遂請讓位於書。懇求自罷。上優詔留紀。而仍用書言。召還一清。科道張擬周在。劾書搆結是非。陰行箝制。無大臣體。不報。又書前撫湖廣時。劾長沙知府宋卿貪酷。故入部民李鑑罪。

上遣大臣往按之。還言。卿所犯俱無實。而鑑父子流劫殺巡簡馮琳。當斬。不可原。書奏曰。臣以議禮忤朝臣。故問刑官。以臣所劾。故歸罪李鑑。上下疏法。司御史蘇恩等訊其事。奏言。鑑罪至殺官劫財。燒人房

室。眾證而獄成。問官非有私也。上曰。鑑事席書。既為代辯。免死。發戍給事中管律。奏曰。今言事者。每借議禮為詞。本不相涉。而務欲牽引。欲中傷人。非此無以激聖怒。欲已固寵。非此無以得歡。乞嚴加戒諭。上曰。律言良是。今大禮既定。群臣正當摠誠供職。毋假希恩報讐。

十二月加楊一清少師入閣。起王憲總督陝西三邊。○席書上大禮集議。進書太子太保。聰等詹事。獻夫。少詹事。陞賞與議者。而不及內閣。惟石瑄一疏乞休。而費宏自安如故。於是張聰上言。今日有君無臣。有治法無治人。因薦故學士謝遷。桂萼亦言。天變未消。圖治者非人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乃乞憐。不去。豈止之義耶。尋進宏少師。

閏十二月乙卯朔日食。○御用監黃錦請劾遣官蕪湖龍江管運。從之。工部執奏不報。○兵尚書金獻民劾罷。以李鋌代。

丙午五年春正月。御史張袞乞宥伏闕諸臣。下吏部看詳。部覆請上裁。報罷。給事中史于光奏曰。聖人喜怒如春秋。天道在我也。伏闕諸臣。怒而罪之。固天之道。袞疏下部。以為將還諸臣。已而報罷。一旦如劉安世

嘉靖注舉 卷一

嘉靖注舉 卷一

嘉靖注舉 卷一

嘉靖注舉 卷一

齊志以歿。范祖禹梅州不返，必有悔矣。伏望早沛春生之仁。○南御史趙得佑言：席書排費宏，遂謂臺諫媚宏，救一陳沈，沈輕之，稱一鄭洛書，洛書劾之，亦有覲矣。廖紀避吏部讓書，而書肆為鄙褻之語，是果忠乎。○御史雷應龍言：乾明門所畜鳥獸，歲費腥肉秫苴，乞賜屏去。上命所司覈實。

二月，天方來貢，譯使胡士紳言：主客郎陳九川索受天方玉璞，上怒，逮問時璉，璉已為詹事，費宏故抑之，不得與經筵，璉心恨不已，嗾士紳言之，謂九川盜貢玉，僞宏製帶，邏卒人宏第，執其僕與九川對簿。嘉靖注畧

卷一

五

宏奏曰：臣曾受故尚書劉章玉璞製帶，無九川僞玉事。詔勿問，給事中解一貫請併逮士紳及天方使人，面質不許。九川請戍。○畿內大饑，四方災異衆多，禮部類奏。上降諭罪已，南御史仲選極言：小人未遠，忠直未錄，民困未蘇。○巡視御史沈松請免盧溝橋樵使，從之。○考察外官拾遺論尋甸知府汪登不謹，部覆以登母老不赴任，宜降級。上特批降三級，改京職以便養。○韓文卒。○御馬監張忠奏工匠陞錦衣官者六十八人，給事鄭自璧諫阻，不允。

三月，策士奉天殿，賜進士龔用卿等。○陳沈凌虐鄉

人為怨家所奏，獄具當太辟。上令削籍，崔文亦事敗黜閒居。○刑尚書趙鑑執陳沈獄，與桂萼爭論不合，致任。上製古詩一首以寵其行。

夏四月，姚鏌率師討田州岑猛，故田州世知府，與思恩岑濬相仇殺。濬破田州，猛走，都御史潘蕃討誅濬，奪猛官，改授千戶。正德初，攝田州，撫輯遺民，兵威日振，會從陳金征江西，盜有功，遷指揮，慎復祖官，不得，頗怨望。前得猛賂者，譖猛多不法，都御史盛應期信之，欲脅重賂，乃舍猛，山不遜語，應期怒，奏猛反狀，應期去，鏌代之，遂請討，乃遣指揮沈希儀五將，將軍

嘉靖注畧

卷一

五

八萬人進討。○席書請書士每科選取，勿逾二十人。○御史劉禍奏驛傳之害，令嚴禁，冒乘五月癸未朔日食，是歲災異，有水雹如斗大，大風捲屋百餘處，有生兒，六目四面，獨角一足，有一臂二手，有虎具人手足，入城市噬人。○廖道南進洪範疏，上覽之，命顧鼎臣講洪範。○福建大雨，水海澄山鳴，旗鼓自蜚。○帝奉兩太后觀騎汎舟，端午復觀標賜宴，給事中高士魁奏言：舜作漆器，諫者十餘人，恐為侈靡之漸。陛下近有此舉，此必左右有緣先朝故事，以請者。臣見近旨，如太監鄧文之請易勅書，太監

張忠之乞陞宮匠俱依故先朝始而漸漸而成矣。上是之。

六月獻皇帝實錄成。

秋七月副都御史張閏奏曰國初令甲自叛逆盜賊機密外其軍民訟牒若株連衆多隔限府衛及枝蔓者不得受理至誣十人者反坐邇來官司罔恤民隱輕忽者不肯理怠緩者不能理貪暴者恣其科索快報復縱羅織廢人生業擠人驅命所以干和致災。上是之。令一切訟獄止逮主名不得苛煩。

八月癸丑撰世廟樂章丁丑世廟成奉安獻皇帝神

嘉靖生畧

卷一

主

九月章聖欲謁世廟 帝以問輔臣宏一清言國朝禮制有皇后初立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無復詣廟者 上以問璉璉引唐開元禮后廟見之儀及國初禮皇后謁廟內外命婦陪祀之文以對席書劉龍亦言 高皇準古廟見禮爲大婚冊后制耳於祭禮不相涉璉璉又言周天子廟祭王衮冕立東序后副禕立西序共承宗廟也具儀以上 帝命集議石琚言祖宗家法后妃入官不復出太廟尊嚴乃對越之所非特享不輕出入而况后妃乎 帝切責

之席書乃請與 帝同行從之。○岑猛見討歛兵弗戰裂帛陳冤姚鏌不聽督兵益急猛乃守險自固猛妻歸順知州岑璋女也鏌恐璋黨猛問計於沈希儀希儀知千戶趙臣善璋詐令臣徵鎮安兵圖璋迂道過璋所璋迂之臣佯爲不樂再叩之不言挽之卧內叩之則泣下曰君不歿則臣歿矣璋大驚問所以臣以微示之曰督府疑君翁婿相黨故也璋曰猛奴視吾女吾欲圖之久矣乃止臣而使人詣希儀所願擒猛自效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遣人助守希儀兵逼隘璋兵先潰呼敗遂斬邦彥猛將出奔璋使人招之

嘉靖生畧

卷一

主

館於別墅鳩歿之斬其首併所佩印上之鏌徹兵還與太監鄭潤奏稱大破田州猛中矢歿田州平請置流官治之。○妖人李福達初以謀反事連坐戍山丹調山海衛復逃至陝西洛川與邵進祿等聚衆爲亂官兵捕獲進祿福達跳去莫可跡山西徐溝縣民張寅以貨授太原指揮子大仁大禮入國學寅善黃白術遊武定侯郭勛家或謂寅卽福達也其讐薛良許於巡按馬錄錄捕之急寅挺身出對而免勛書干錄求解錄劾勛黨逆 上令都察院覆讞行山西撫按三法司會鞫巡撫江潮言福達聚衆殺人雖變易姓

氏而惡貌仍初論以極典都察院覆奏得旨如擬給事中劉琦張達等各劾勦交通反賊院又覆勦當連生上疑之逮各犯至京

冬十月頒獻皇帝恩紀詩含春堂詩於群臣

十一月帝御經筵大學士宏不至張璉劾宏倨慢不敬縱子懋賢懋良狎瞻倡優極其醜詆時懋良犯罪繫獄御史張祿奏曰陛下溺三臣之愛持兩可之心使宏去志不決味遠嫌避位之心璉等伎心未已肆下阱投石之計大臣有協恭之義卿佐非糾劾之官縱使懋良事未發尚非其所宜言况已下獄而

嘉靖注畧

卷一

三

乘機傾陷何哉乞將三臣并賜罷斥上領之給事解一貫奏曰宏入仕四十年未聞大過其子有犯於宏無損璉等久欲奪其位而居之其所攻訐非爲國家也二三言者或專攻宏或兼論璉等不知能去宏而不能去璉等也伏望諭宏以大臣自期戒璉等勿事攻訐則協恭和衷之治可成上是之○大學士一清奏曰年來文武二途軒輊太甚將官專事卑諂一或不至文吏以法繩之或以寸牒不明而羅織驍勇之將或搜遠年舊事而摧傷統馭之才本兵不之察則老成憤戰者置散投閒而新進未試者超登將

領他日邊事之壞未必不繇於此○總兵馬永請有伏闕諸臣詔切責之故尚書謫成陸完卒永訟其功請卹上怒奪永官置南京御史魏有本救永謫外給事鄭自璧申救永奪俸○兵尚書李鉞卒王時中代○劉健卒年九十四優游林下者二十餘年十二月田州初設流官民夷皆不便之士酋盧蘇挾猛于邦相以叛復科思恩土酋王受煽惑遺衆旬日間嘯聚數萬人○姚鏞平猛時保靖宣慰彭九霄永順土舍彭宗漢各劾忠勇彭虎臣歿於王事獎卹有差

嘉靖注畧

卷一

三

丁亥本年春正月張璉上大禮要畧○災異叠見大學士一清請寬恤以宜修省之澤上曰民間疾苦情狀不一所見容有未盡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令諸司四品以上及科道官各將利民事宜條奏以備采酌所言務切政事合民情忠誠明晰足以副朕敬恤之意○考察閒住教授王价錄事錢子勳與議禮復官給事解一貫奏云壞祖宗百年之制啓小人倖用之門恐將來人相授比上特令致仕○詔王府長史以下悉聽撫按考察○鴻臚卿黃紳言經筵乃講學親賢之地非視朝聽政比一切差誤免其面奏



從之經筵官失儀不面奏自茲始

二月改觀德殿為崇先殿。○錦衣百戶王邦奇初以傳陞削官以詔出楊廷和怨之及奏復又為彭澤所抑亦怨之乃上疏言番夷內侵錄澤邀功啓釁及廷和草詔殺寫亦虎仙所致宜誅此兩人疏下兵部邦奇復言費宏石珪俱廷和奸黨得奏欲為彌縫廷和

子兵部主事惇藏匿舊牘前後奏詞皆不得驗婚修撰余承勛及澤弟冲為交通請託上命下惇承勛

獄合廷臣會鞠之給事中楊言奏曰臣聞廉遠則堂高宏珪乃天子師保之臣而百官之表也邦奇心懷

怨望又飾奸言詬辱大臣窮治株連臣竊為大體惜也廷和當權奸專橫之日保全神器歸於陛下持

危定難有正始之功即所擬詔條矯枉過正然事專為國心本無他今去國未幾禍延子婿臣恐自今全

軀保身之臣皆以廷和為口實誰復為國家任事哉上怒即朝逮言下鎮撫司考掠備至鎮遠侯顧仕

隆等覆邦奇所奏皆妄惟假陳言以希進用耳上切責仕隆狗情回獲初逮言時御史陳察向

呼曰臣願以不肖軀易楊言上目攝察察不為動上亦置不問察退而上言即大臣不自飭陛下

亦宜體貌聽自劾去邦奇宜下司寇獄按治勿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上然之因寬言獄謫外惇為民

承勛閑住○石珪致仕不賜馳驛自買車一輛載妻子暨行李以行○席書以目眚乞歸特加大學士賜第京師三日卒上親製祭文傷悼之○召羅欽順為禮部尚書辭不就

三月朱希周主南計事竣有言其不黜一言官上命再察希周自劾求罷許之再察命亦停○吏部郎彭澤以浮躁調外兵侍郎張璵言臣所著或問澤加稱賞人以是目為浮躁特詔留澤澤疏辭自白無其

亦宜體貌聽自劾去邦奇宜下司寇獄按治勿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上然之因寬言獄謫外惇為民

承勛閑住○石珪致仕不賜馳驛自買車一輛載妻子暨行李以行○席書以目眚乞歸特加大學士賜第京師三日卒上親製祭文傷悼之○召羅欽順為禮部尚書辭不就

三月朱希周主南計事竣有言其不黜一言官上命再察希周自劾求罷許之再察命亦停○吏部郎彭澤以浮躁調外兵侍郎張璵言臣所著或問澤加稱賞人以是目為浮躁特詔留澤澤疏辭自白無其

事不敢欺冒受職不允○御史陳察陞南太僕少卿疏辭薦故科臣劉世揚等上怒其陞任不即拜命市恩要譽降海陽教諭

夏四月費宏罷許馳驛歸不差官護送○宏珪去位吏部會推學行老成者吳一鵬羅欽順四人命再推以翟鑿顧清名上特詔鑿吏部侍郎兼學士入閣○

罷東閣管理誥勅學士官○刑尚書顏頤壽等會審張寅事告人薛良及證者李景全韓良相等具獄詞如江湖馬錄言上愈疑之將行親鞠大學士一清

言治獄非天子事乃已仍下廷臣會訊願壽乃

寅造妖言者律斬。上曰：妖刑豈宜輕有出入？謀反重罪，率意加人，改擬妖言，不見妖書，行取原問官李珣、江潮等百質馬錄，差官械繫來京。

五月丁丑朔日食。○廣西自盧蘇王受反，訛言猛實不灰，糾安南莫氏入寇，陷思恩矣。御史石金劾姚鏞攘夷無策，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得，并思恩而失之。上大怒，落鏞職，起新建伯王守仁總制兩廣。○甲午京師雨錢。

六月世廟增用武舞，初費宏定議，止用文舞。何淵以不備為言，大學士一清詠鑿言：漢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治之舞。文帝不尚武功，故止用文治。

嘉靖注畧

卷十一

七

世廟用文，亦此意也。張璠曰：天子八佾人六十四，文武佾各八，以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何以式四方？法萬世。桂萼曰：周禮以司于掌舞器，蓋音貴人聲而容貴于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令照數增之。

秋七月壬辰南京雨血。○桂萼尚書吏部，方獻夫禮部。○霍韜為詹事，因言內閣推官非祖制，自三楊擅政，寵絡翰林為屬官，中書為門吏，遷擢去留，不繇吏部，乞改正以消朋比。○河水汎溢，豐沛徐州漫為巨浸，東溢逾曹，沉沙壅淤，漕渠為平。○江潮等至京，乃

出馬錄，張寅對鞫，皆歸罪於薛良將李福達，妄作偽寅，各勘官因石文舉妄認，故問擬成罪。疏中不及馬錄。上益疑，命逮尚書侍郎顏頤壽、劉玉、王啓、都御史聶賢、劉文莊、大理卿少湯沐、徐文華、顧必于、詔獄。

八月命萼、璠、獻夫攝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諭令究明奸構，鎮撫司搜馬錄篋中，得賈詠等私書。上責詠對狀，詠疏引罪，得致仕去。卿汪玄錫、余才私議寅事，不須詰，亦逮獄。○王憲抗雄，破虜於寧夏，斬首三百二十級。○桂萼力薦王璉當復用，御史胡松劾璉險邪，萼引用非人。上怒出之。御史周在程啓充請督

嘉靖注畧

卷十一

天

松命杜於闕下。九月萼、璠、獻夫具張寅獄詞，謂薛良初許寅，都御史畢照鞫其誣，良坐發口外矣。因郭勛書貽馬錄，錄乘機中助以危，遂文致其事，使寅怨家李景全等證成之。於是上欲坐錄以死，璠營解之，乃編成南丹大

理少卿徐文華布政李彰按察使李珣僉事章綸都指揮馬牙給事劉琦御史程啓充盧璉坐附會錄，各邊成都御史聶賢給事王科秦祐沈漢程輅各為民尚書顏頤壽等十三人各革職，一時竄跡，朝堂幾空。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內外。

冬十月起謝遷謹身殿大學士費宏既去一清為首  
揆璉勢氣焰方盛一清憚之力薦遷居上○胡世寧  
尚書刑部○張璉文淵閣大學士兼掌都察院事賜  
玉束帶及銀圖記二日忠良貞一繩愆糾繆得密疏  
言事又賜勅約束中外御史○黃綰為大理少卿綰  
以任子附議禮遷躋者

十二月庚申靈寶縣黃河清知縣張廷桂奏 聖天  
子在上登庸賢俊故有是應特命遣官致祭御史周  
相諫阻奪官○李承勛尚書兵部兼左都御史○御  
史王堂陳察列郭勛貪橫狀 上奪勛太保解提督

國管後軍府印

嘉靖注畧一卷終

嘉靖注畧卷之二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戊子七年春正月甲戌朔甘露降長泰縣初 上謹天  
戒斥諂祀畏人言動以古帝王自擬自大禮大獄後  
日見臣下揜飾百出謂朝廷無人意漸廣大大學士  
一清老練世故不自安于張桂之上日思委婉迎合  
河清則請廷賀露降則請獻廟事事默揣上意張璉  
承其短既逐費宏復上言內閣自三楊以來為奸人  
鄙夫借據貪污無耻請去而復來畧不懲前  
非益明斥一清也○起太監張永提督團營一清奏

其密檢劉

寧誠不易也

郭勛張璉諧於

上前

永勛江西

張永

手兩饋一清出張容家人

所許奏下法 勸止有容求永誌文銀百兩無永

饋人等詔革容職○胡世寧自南京赴召上疏曰今

川運道為急而治河次之河自汴南分二道一

道自歸德出宿遷其一自新舊五道一自長垣出陽

穀一自曹州雙河口出魚臺一自儀封出徐州

小浮橋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沛間境山之北潛

溝六者青入清渠而南會於淮。今皆湮塞矣。止存沛一勢合岸狹。不得不溢。溢入昭陽湖。以致運道塞淤。勢必復決。今當因故道而分其勢。至於運道。止塞沛縣三十餘里。而不能遠開者。控沙水中。為力甚難。莫若於滕沛魚臺之中。別開一河。南接翟城。北接沙口。此上策也。其次則在淮達河。由陽武起陸。百餘里至衛水入舟。又聞沁水至武陟縣荆口。分流通衛。是河因沁可以通衛也。河道都御史盛應期請於昭陽湖左。別開新渠。言與世寧合。尚書童瑞履議行之。已而應期奪官。議遂寢。○是王璵提督陝西。聰慧欲傾彭澤。以及廷和乞。兒實不效。上命逮九。詔獄。遷主獄榜掠九。時論斬。請併逮廷和。澤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保海。西有功。得不。滿成。澤奪官。廷和獲免。○王守仁至南。使人招諭盧蘇王。受使來輸罪。蘇受疑懼。不即來。守仁盡撤調兵。使小酋以檄往。蘇受悉驍悍陳城。須守仁縣丞龍光入其營。諭之。二人疑曰。此軍門也。因言其情。左右皆易田州人。乃敢入。守仁笑曰。我欲取汝頭。遂。汝手。城下耶。許之。蘇受入見。守仁數罪。蘇受衷甲受筆。諭之曰。有爾。歟者朝。

廷天地之仁。必杖爾者。人臣執法之義。皆叩首悅服。願殺賊立功贖罪。歡呼而去。○上勅戶部詳畫邊儲經久之策。胡世寧曰。永樂時。邊需悉以鹽利。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富商大賈。悉聚邊陲。自招遊民。自墾邊地。自執菽粟。自築墩臺。自立保聚。所以芻粟不虧。至天順成化間。變其故法。商人中鹽。悉令輸金。戶部邊賈無成。撤業而歸。以致墩臺日頽。保聚日渙。千里沃野。莽然丘墟矣。稻米一石。直金五兩。皆變壞鹽法之故也。

范守已曰。裕邊在復鹽法固矣。今之邊地久蕪。誰肯墾之。欲如永樂。利雖倍蓰。賈人不足以。熙按萬曆初。邊鄙不登。穡人成功。江陵既没人情。更以承平轉玩。胥役日繁。官視地方為傳舍。衙役世據蟠結。即有能墾之人。難應誅求之費矣。淮徐荒地皆然。不獨邊方也。

二月王守仁奏田州善後事宜。謂思田久苦兵革。置以流官。兵弱財竭。恐生他變。岑氏世有功伐。治田州非岑不可。請降府為州。官猛子邦相為判官。盧蘇王受為巡簡。別立思恩府。設流官統之。仍薦林富為

巡撫而身還南寧

熙按土蠻非土酋不治。然彼亦待朝命以威制。一方必不敢反。比誅求不堪而生怨言。怨言出而反書上聞矣。撫臣貪功。競以改設流官為利。不知昔之納貢應調者。乃費財勞師以戍守之。於國家何利焉。若守仁者。真能奉行高帝之法而不撓者也。

三月南贛巡撫汪鉉奏上長泰縣天降甘露言。上仁孝所感召。上悅。薦于宗廟。頒賜群臣。○製忠靖冠。

夏四月謝遷致仕

五月辛未朔日食

中原大旱。○大學士一

清疏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

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昔人告君曰。

為國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天象屢

變。小人訛言。山川崩竭。水旱蝗虫。不足懼也。賢士藏

匿。○遺業。上下相循。廉耻道消。毀譽失真。直言不

聞。深可畏也。不足懼者。修德可以弭之。深可畏者。勢

若緩而伏最深。今日弊正墮此。臣舉其要者。釋幽拔

滯。任賢位能。則賢才可致。蠲夏稅。踏秋傷省額外之

征則民難紓。弘量齊威。取善而包荒。未善則直言。且聞。上嘉納之。令言官據實直言利弊。不得浮謬。

王守仁既赦。盧蘇王受二人各請自効。兩江民遮訴

斷藤峽寇。猖獗守仁請討。乃命湖兵及蘇受各至信

地。寇聞皆逃匿。守仁故為散遣。偃旗鼓。竟逼石壁諸

巢。賊奔斷藤峽。官兵追擊破之。賊奔橫石江。溺歿六

百餘人。賊潰散。移兵勦仙臺古鉢諸巢。擒斬三千餘

人。八寨盡平。兩江底定。

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張璉少傅。賜以御詩及衮衣。○

追奪禮諸臣官。勅曰。廷和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

天子禮法。當為民。侍郎何孟春

鼓舞朝臣伏闕。郎為民。官情犯深重。俱

為民。毛澄林俊已故。各奪其官。蔣冕毛紀喬宇汪俊

各奪職。聞住。

秋七月加上。皇考聖母尊號。

八月易三邊提督勅書。令指揮知府以下。有犯俱得

收訊。

九月。入宗室襲爵請封諸例。

冬十月。命行人馮恩齋勅及繕勞王守仁。守仁病劇

上疏乞骸骨。薦林富自代。竟離任自歸。○皇后陳氏

崩謚悼靈後改孝潔○初游盜陳卿據青羊山建撫常道請兵收勦京邊軍從征與卿遇敗績道懼議招降卿益輕官軍山中各設巢砦分盜據守張璠力主勦議乃奪道官以僉都御史王應鵬代命都督魯綱率邊兵討之盜四出大掠壺關黎城諸縣綱頓師不敢擊賊易之以山為巢時出劫掠林泚修武俱被殘燬河南巡撫潘瓊徵集兵卒兵備翟瓚牛鸞陳大綱兵皆合是月甲辰瓚破魯班壑乙巳破谷堆底已酉大綱執卿鸞執陳綺斬賊數百青羊遂平給事夏言劾綱并請覈諸臣功次上即命言往覈

閏十月兵尚書王時...代之世寧奏曰今天下士習委靡多依阿...保在朝惟李承勛伍文定堪總軍旅馬吳陳九疇皆大受之器為檢人所問至令戍邊施儒揚必進邁眾殊材吳禮行追古人俱為大計所黜自古明君用材雖父祖所素亦追錄不遺况邇來大計皆權臣排擯乎若一點不錄而忠勤體國者以為戒矣上然之十一月王守仁行至南安卒上怒其擅離鎮守下廷臣議其功罪桂萼曰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號召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

聲傳習轉訛悖謬日甚宜先奪封爵以彰國家之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上曰守仁用詐任情壞人心術所封伯爵姑與終身沒後卹典俱不准給十二月冊順妃張氏為皇后○初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我羈留夷使不與則帥帖木哥土巴攻我肅州牙木蘭不從滿速兒欲殺之牙木蘭懼帥其老弱萬人屬帳二千奔肅州乞金塔寺住牧滿速兒以討牙木蘭為名令虎力納咱寇肅州遊擊彭濬却之

八年春正月戊戌朔風霾晦如夕二月不雨上零...示群臣○縱放馬牛田犬○減正...湖廣大饑巡按張祿繪餓民圖以獻○用梁材言令安州牧馬草場一百二十頃按鷹地土九十九頃招民佃種畝歲徵三分○從梁材所請增差科道監收錢穀○方獻夫奏請多取進士以補知縣之缺上曰舉人監生非自待之不遠實以繁輕之故也豈無過於進士者進士之保職守身固有而縱肆為惡者不無如今令牧則進士舉人監生並用其廉潔愛民者一體擢陞不許為輕重之別庶幾多獲人材也



滿速兒進貢獅子。願歸哈密城以求牙木蘭。王璽奏之。請散置諸夷於肅州境內。霍韜議必復哈密。尚書胡世寧曰。太祖建北平行都司而文皇昇之兀良哈。文皇郡縣交趾而宣宗棄之安南。哈密非大寧交趾比也。忠順王已絕而強立非種嗣之。三立而三為土番所虜。安定王近我甘肅。今亦不知存亡。何獨忠順哉。牙木蘭歸正人。唐悉怛謀之事可鑒。內閣張璉力主璽議。惟璉不遺。如世寧言土番以不得牙木蘭竟據哈密。所置諸夷諸夷俱失故土。住牧河西塞上。而亦不刺盤據西海。瓦刺結集北山。河西三面皆虜矣。○世寧以議不合求罷。許之以李承勛代。承勛以每事命官集議。私分黨與。無益實政。請止之。上曰。采取公論以集眾思。其勿止。三月。賜進士羅洪先等。○夏言覈潞功還。請於青羊山建縣。從之。名曰平順。陞潞州為潞安府。○侍郎王廷相請倣古義倉之法。出於民而藏於社。社立正副。朔為會讀。高皇帝教民榜。舉眾中善惡獎戒之。

記其社米戶口。上者出什之四。中什之二。下什之一。荒歉散及中下。大稔上戶亦次及之。上以其有益小民。行各撫按量行。

夏四月。大學士一清奉旨考選庶吉士。以唐順之陳束任翰廷試策為上所獎。即以為冠。而取胡經等足二十八人之數。請官教習。上曰。邇年大臣徇私。選取市恩植黨於國何益。自今不必選留。一體除用。果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收入翰林。方獻夫奏曰。館閣乃儲材之地。賢相名臣多出其間。我太祖洪武癸丑命編修張唯十人。文華殿以宋濂為師。太

宗永樂甲申。選進士。就文淵閣讀書。遂為故事。前後得人為多。邇年不能盡公。誠如聖諭所云者。吏部訪收。信得其要。但翰林原設侍講讀各二員。修撰三員。編簡各四員。今多至二三十人。或一官全缺。亦非經制。宜將各官量增。不必過多。除一甲銓補外。編簡於主事御史給事評事。中舍行人博士助教。推官知縣學官內訪補。講讀於郎中員外同知知州。通判內訪補。其學士庶子諭德贊善洗馬。亦論資序。遷勿分內外。上從之。○大學士璉自以不由翰林驟居輔導。而議禮時被詞臣攻擊。中懷忿恨。適侍讀

汪佃進講洪範不稱旨。璉遂揭請考核。調佃寧國府通判。祭酒陸深講筵忤旨。延平府同知一時劉棟楊惟聰崔桐徐階等皆外補。十去其七。璉又恨進閣時。庶吉士不屑赴揖。謂皆不堪教養。不當出為科道。於是以袁表等盡補。司屬知縣為翰林一時之厄。五月更定衮冕及群臣朝祭服制。尚書李承勛奏曰。土魯番在西戎中。非強大者。自正德末。數犯甘肅。邊兵往往失利。今乃以索牙木蘭為辭。是啓邊釁。向背難測也。要當以足食固邊為久計。通番納貢為權宜。然兵有深機。事難遙度。是以聞外之事。不從中制。嘉靖注卷

王瓊握便宜之大權。璉幾立決。畫一具奏。上然之。戒瓊勿負朝廷至意。○吏侍郎何塘乞休。特陞右都御史。辭許之。

六月山西大饑。叅政王尚綱上救荒八議。○給事中陸粲請汰冗官。下部議。泥不行。

七月桂萼為大學士。方獻夫尚書。吏部獻夫奏任用守令之法。○温州逃卒縛永嘉主簿。海寇數十艘入掠寧紹。浙東大震。江陰賊侯仲金拒殺官兵。執其主簿支解之。給事中夏言請設都御史巡視浙江及江淮。總兵官從之。以王堯封巡視浙江軍務。崔文總兵

以熊

八月給事中孫應奎陸粲王準劾璉。璉頽恣不法。諸狀璉。萼日忿爭。上前。上久不能堪。下詔暴璉。罪畧曰。張璉自用自恣。負國負君。桂萼尤而效之。論法當寘重典。特從寬貸。璉令還家創悟。萼奪散官致仕。應奎等有耳目之寄。既知大臣若斯。却乃坐視。至今方奏。應奎免究。準下法司。

九月璉萼行至天津。霍韜私計同為議禮。臣行將相及乃疏列一清罪。謂陸粲等一清門人也。上覽疏。立召璉萼還。適有張永家人朱繼宗發永兄富陰事。下法司推鞠。謂永弟一清求志文二百金。給事中趙廷瑞遂劾一清請逐治。上曰。一清累朝舊臣。何乃不顧各節。深負朕眷。姑令自引。一清遂致仕去。

冬十月朔日食。郎中鄒經邦奏曰。正陽之月。日食於朔。說詩者謂陰壯之威。由於不用善人。則今之調和燮理者。得無有皇父其人乎。陛下納陸粲之言。令張璉致仕。尋以議禮有功。見督比。乃天變如此。安可弗畏。且議禮與臨政不同。議禮貴當。臨政貴公。若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為公也。陛下果以尊親之



典為至當而欲子孫世守之莫若於進退一付諸至公厚其資與以答其議禮之功然後博選碩德重望之賢置諸左右使萬世之後廟號世宗顧不偉歟此不為乃過加非分之任使之履蹈盈滿犯天人之怒豈聰等福也 上大怒謫經邦戍邊○吉囊俺答入寇王瓊敗績於榆林因修邊垣起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雲南巡撫歐陽重嚴諸衛卒冒伍勒餉不予冒卒亂重仍給之乃散巡按劉臬劾重命重致仕臬以劾過當請外補給事夏言奏曰都御史御史銜命萬里託身士庶之上謂莫之違者朝廷各分也軍

嘉靖注畧

卷二

十一

嘉靖注畧

卷二

十一

卒一譁而撫按俱罷何唐人藩鎮之患大抵由斯上切責之○山海關主事鄔閔疏言廣寧八里舖前屯衛既有椎場關內不宜更權兵部李承勛覆議革之召太監李能白懷歸十一月河南陝西大饑僉事齊之鸞奏曰皇上即位九年矣治安未臻有大可憂之事三深可惜之癖四國家貢賦輓運上游脫或道途有挺鋤之梗而東南之漕一歲不再至此大可憂一也天潢日衍祿食匱乏而憚於改絃此大可憂二也邊疆歲擾將驕卒情而大同甘肅之變屢事姑息此大可憂三也大禮

之議蔓引不休不合者擠之如四凶構柅合者擢之如伊尹傳說可惜之癖一也大臣之不肯諂諛為甚今侈祥銜異見之章牘可惜之癖二也初革冗濫歲省萬計夤緣日久聽其陳請可惜之癖三也內臣鎮守非太祖立法之意乃今因循久而不議可惜之癖四也 上下其奏於各部○朝鮮吏曹判柳溥陳奏其主李且建國始末不係李仁任之後而祖訓會典向誤載未改乞為改正 上許之

十二月虜人大同塞廷推王憲提督憲抗言不肯夏言劾其畏避失色特詔罷之○羗戎寇鞏昌殺掠甚慘尚書承勛言西番日內徙將來羗狄交通何以善後乞廣宣帝之明專委國之任凡制馭西番事宜一以委瓊為便○工科趙漢奏曰張聰久預機務不免專擅乞簡用兩京大臣及家居耆舊有才德者以分聰之責 上責問漢令疏名以進漢曰贊理之助尚在多賢故欲聰引賢共濟初無私主 上復責漢漢對如前且言簡命出自朝廷非小臣所敢干預上卒宥之○聰既專政進對明以相自處指揮劉永昌奏曰 太祖罷丞相設府部以分理庶務 太宗命詞臣於文淵閣預機務官止學士後世加以師

保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願 皇上遵 太宗之制守 太祖之訓再訪 祖宗之意令六部大臣更番入直以備訪問○革外戚封爵世嗣惟存定國公彭城惠安伯○張璉建議裁革鎮守內臣 上從之百年之患頓除

范守已曰闖人之禍萌於正統而盛於正德 帝蓋視外臣若贅疣謂肺腑之寄惟吾臧獲最宜耳不知此曹推魯之性驕縱之氣厮役張虎吻以噬人輿從挾狐威而虐眾仇讐之訟牒一人而鹽腦摧勦不至胥篋汚居不止矣 璉獎 帝美而 帝

景靖注畧

卷十一

十四

亦為之成其美于 領功為不窮云

庶按內臣之賢者不至而 聖祖至垂之祖訓不許干預政事者何哉蓋惟昵近則威權易假小人爭趨乘間導竊有不自知其流於毒者迨至毒甚即賢宦知而欲收亦無及矣 世廟 神廟皆不以委內閣者委內監故嵩之貪錫能發之一貫之鄙義能斥之不然美竊在內未有外臣能指切者也然內臣之親由於不信大臣而大臣之不能結主由於容祿保位以道事君之義不可勉夫 庚 九年春正月 上因講程氏四箴及范浚心箴為

之註以示講臣又謂人心匪敬弗聚匪一弗純復製敬一箴命禮部頒於天下學宮

二月郊祀命夏言分獻南海上疏請舉親蠶畧曰周禮天子親耕南郊以供粢盛后親蠶北郊以供純服

一致其誠信以交神明一勸天下之農桑非身先之不可也 上悅勅戶部建壇尚書梁棟請建於南內

或西內 上曰耕蠶分南北郊蠶於禁中唐人便安之制不可為法於是尚書李時酌治蠶之禮 上命翟車出人由玄武門其壇制按先農什一蠶繭館悉

知制誥仍於 內 領大學衍義

於廷臣○夏言奏曰 凡以順天地之性者 也豈有桑樹蠶字 之人道哉至於一祖一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不於

二至而於孟春藉之古禮俱當有辨 上嘉納之賜言四品服

三月夏言二議見納寵眷日隆詹事霍韜妬之上言親蠶為亂成法分郊為紊朝政 二不問韜遺言書

謂祖宗定制不可變易皇后出郊為瀆見女之防言得書即上之 上大怒命械韜付都察院獄韜恐

上殺之貽張璉書求解

上殺之貽張璉書求解

上殺之貽張璉書求解

夏四月中允廖道南奏曰我太祖初年建園丘鍾山之陽方丘鍾山之陰分祀天地洪武十年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災異之說命即舊址為壇始行合祀夫前之分祀禮本太始者也後之合祀禮緣人情者也初立四親廟德祖居中懿熙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有定時視商周七廟九廟其揆一也九年十月改建太廟比漢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累朝衣冠於神座而祀之始以功臣配享恐非古尊尊親親之道也周禮大宗伯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我聖祖亦有朝日夕月之文今之大

嘉靖注器

十六

祀殿正古明堂之制宜法祖初制南郊於北郊地尊聖祖配以法展尊后親之意宗祀太宗於大祀殿以法宗祀文王之意增太廟大禘之祭正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於兩廡庶尊親不失而古典復見矣下禮部併議言又奏曰周人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今日配天以尊太祖配上帝以尊太宗二配豈有抑揚哉張璠引五經及諸史言郊祀者條析合祀之非分祀之是方獻夫前主合祀後疏翰罪霍韜亦翰罪命復職五月畿內河南北陝西皆大饑○建園丘於南郊方

丘于北郊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夏言薦僉都御史李如圭出撫榆林上即命言代圭為左僉都御史御史熊爵奏言即先年張綵故事矣上怒責爵翰罪言亦奏曰宋包拯劾去宋祁即以拯代歐陽修有蹊田奪牛之譏今臣形迹相似願寢新命以避人言從之○虜入漁陽塞

六月廖道南請稽古樂夏言薦臨清人故太僕丞張鵬曉暢律呂命徵入京集議○虜入宣府塞○御史郭弘化奏言天下土田國初計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弘治五年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

嘉靖注器

卷二

十七

十八頃不及國初之半初年處無臣搜括覈實以聞從之

秋七月敬一亭成賜儒臣宴○故尚書屠勳二子俱廢入監尋並舉於鄉乞以孫補廕上曰大臣子孫因仍冒廕原非國典今著為令一應受廕子弟有由別途入官者不得再補○廣東人彭澤以吏部郎貪黜緣張璠得留用及盡逐翰林補澤論德至是太常卿魏校告病澤遷太常卿其鄉人黃芳亦隕陞南太常澤之故吏胥吳爵由判官擢通判浙江叅政黃州以直忤璠而副使党以平溫州知府溫瓚皆善事

魏吏部調卿陝西而以平代卿瓚代平都給事中夏言劾獻夫媚悅政府蔑視名器且私其鄉人選郎劉序甘心詭隨上納之命卿等仍舊官澤姑依新命○嘉定人助教金洲奉差回京其縣令與張聰親買蘇製寢牀強附載舟中而先以書達聰知洲固拒不容及抵京聰按書索牀不得遂叩洲斥之外○廖道南言榮國公姚廣孝雖有帷幄功而緇流不宜配享命罷其位移祀大興隆寺

八月給事中薛甲請正習俗以明體統大約指劉永昌等爲言給事中饒秀劾甲附大臣明爲魏獻夫嘉靖注卷上

杜塞言路 止是之獻夫不自安求罷許之

九月夏言奏群臣有疾及公遣者取堂官印結送科以覈虛實有欺詐則糾懲從之○甘肅巡撫唐澤告病夏言奏曰甘肅孤懸河外不可一日缺人而災傷叠見兩都御史供億浩費請卽以總儲都御史趙載代澤革去總儲之任以節邊費從之○冬十月加夏言侍讀學士仍兼吏科都給事中○復召王瓊尚書吏部○都御史胡璉子效才爲御史乞恩避職 上曰大臣子弟避臺諫者卽改翰林此近來弊政今後止與京官○山西巡按趙鏗馳行巡按

張翰甬道互相訐奏並奪官○魏修祀儀成典因奏孔子有功德於萬世祀典未安一謚號不當稱大成文宣王一章服不當用衮冕塑像一邊豆樂舞不當用十二八佾一配享不當以顏曾思孟坐堂上子先父食一從祀不當以馬融賈逵王弼等預列而遺后蒼王通韓愈下禮部集議咸以去王毀像爲疑 上乃御撰正孔祀說分示群臣以明王號之當去編修徐階奏曰王祀孔子承襲已久一旦不王愚衆駭惑愛其人者杖履唾洟猶加珍惜况毀先聖遺像乎苟去王號將復司寇之舊夷官殺樂以應禮文恐妨

嘉靖注卷上 太祖初制矣 上不悅出階爲廷平府推官 上又

製孔祀申說衆議乃定於是改稱至聖先師孔子配享四子仍稱復聖宗聖道聖亞聖從祀諸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撤像罷公侯伯爵去申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况戴聖劉向賈逵馮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而改祀林放蘧瑗鄭玄盧植鄭衆服虔范甯於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別祀啓聖公叔梁紇配以顏無繇魯點孔鯉孟孫氏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焉 徐學謨曰孔子稱王弟子稱公侯伯無臣而爲有

臣此俗儒瀆禮不經之舉而更為塑像有同夷鬼  
「毅然更定易師號易木主千古卓然之見第  
啓聖並祀學宮子廟而父祠祭者專於廟而攝於  
祠亦有子先父食之歎蓋叔梁原無述作之功孔  
子決不以一祭為父榮後世亦不必槩祭其父為  
孔子報惟立廟於鄉庶為禮之得也  
熙按正孔子之號明從祀之人其議詳於宋濂  
聖祖非之而止程敏政復申之至璉而始行焉惟  
啓聖祠拘於四父配孟子父舊籍無聞而虛配以  
氏近即有偽換其名曰激公宜幾誣且俚矣從祀

嘉靖注

卷二

二十

諸儒當以羽翼經傳為功周末漢晉間似未可以  
醇庇求備 國初正誼明道孰如宋濂而論者以  
禪病之至王守仁則又莫敢以禪病也近又有奏  
請以諸葛亮岳飛從祀蓋議以關羽從祀者真不  
知其何說

十一月陳園丘祀器樂器於文華殿召大學士璉閱  
視已酉 上親祀於園丘奉 太祖西向配各辟犢  
一用璧三獻九奏樂舞八佾從祀四大明夜明五曜  
恒星雲雨風雷○詔選淑女以立九嬪從張璉奏也  
十二月桂萼病劇乞歸從之尋卒○張璉請避嫌名

上賜名孚敬字茂恭御書賜之○咸寧侯仇鸞令  
其舅曹江通賄職方郎華鎰事露 詔械江至京會  
訊鎰奪官○吏侍郎董玘母夙奔喪不亟為御史參  
劾削籍○楊一清為趙廷瑞所論削籍居家忽忽疽  
發背卒○滿速兒遣奶翁隨天方諸使入復索牙木  
蘭不予有哈六刺來歸言滿速兒欲以哈密與拜失  
煙答妻管理兵部疏許其通貢○復郭勛保傅官總  
督團營○己卯甘露降 顯慶○除夕 御製聞講  
詩書以賜夏言

十年春正月乙未侍奉太廟 太祖南向何位

禮部於廟前設香案 太祖南向何位

文官五品而下不與夏官為壽壽事中加四品服得  
陪祀因言都給事中列署內庭宜一體陪從禮部議  
以會典未合乃止○行祈穀禮於大祀殿祭皇天上  
帝奉 太祖 太宗並配○上既正 太祖位向欲  
復古禘祭以尊 德祖夏言奏曰 德祖尊享太廟  
定為大禘統群廟之主身為始祖而又為始祖之自  
出無是禮也宜設先祖虛位而以 太祖配享中允  
夏道南謂皇姓出自顓頊宜禘顓頊大學士孚敬曰  
言虛位者失之無言顓頊者失之祖惟禘 德祖為

當李承勛等皆以為然。惟夏言疏辯其非。上命再議。○皇陵祠祭署民。奏稱陵戶三千六百餘家。專供汛掃。宣德間增置太監。恣肆箕歛。陵戶逃亡。乞革太監以蘇民。上不從。但勅內臣勿預民事。

二月湖廣守臣奏上。顯陵甘露。命頒賜廷臣。復製欽天記頌。○庚辰春分日。行朝日禮於東郊。

三月建大神殿。初南郊撤屋為壇。奉上帝神屏。丘上配以太祖。既祭而莫知所藏。故建殿以藏之。

○召張孚敬。李時請西苑相地。建土穀壇。併建先農壇於仁壽宮側。而毀北郊養室。○虜入大同塞。○揀

選舉貢監生。一。體為科道官。○行取官送戶部查征科完欠。給事中薛宗鑑以建陽知縣錢糧未完。回任聽覈。

夏四月用給事中張潤身言。革將領奏帶軍功。○選舉人孫翥為給事中。歲貢阮薇為御史。監生張澍為試御史。

五月革邊隘鎮守內臣。○壬子夏至日。祀地於方澤。太祖西向配。從祀四壇。五嶽基運。翊聖神烈山一。

五鎮天壽純德山一。四海一。四清一。

六月召方獻夫為大學士。初獻夫歸。遣行人召還部。

獻夫辭以疾。上傳旨遣官馳傳趣來。朕將別用。獻夫怡然就道。及抵潞河。請容旬日攝養。上知其意。故有是命。

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旌歲貢生楊成章。孝行授國子學錄。○嚴考歲貢生。發回復學者十四人。○復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四人子孫為侯。刑部郎

李瑜奏言。臣卿人劉基。翊運有功。不在姚廣孝下。宜侑食高廟。世其封爵。與徐達同。下廷臣集議。侍郎唐

龍奏曰。高皇帝嘗怪奇謀。廟堂大計。每每屬基。在軍有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喻。厥勲懋矣。基宜配

享太廟。其九世孫瑜可嗣伯爵。詔從之。

熙按開國文臣。最先募府從渡江者。李善長汪廣淵。楊憲。王愷。孫炎等。又六載下浙東。乃得宋濂。劉基。葉琛。章溢。大封時。善長位上。公比蕭何。而子房孔

明之稱。先廣洋而次基。

基為石抹宜孫。官。劉成。乃歸附。傳中。謂基於未嘗時。飲西湖。見

西。北雲起。即指。善長。語。三傑。即。以。子。房。屬。基。何。信。之。早。而。相。附。之。遲。如。是。傳。謂。基。於。庚。子。年。見。省。中。設。小。明。王。座。獨。怒。不。拜。日。此。牧。豎。耳。奉。之。何。為。中。聖。祖。悟。乃。定。大。計。然。放。聖。祖。自。庚。子。至。丙。午。凡。征。討。封。拜。必。以。龍。鳳。紀。年。行。之。奉。其。號。而。顯。斥。其。人。無。是。理。也。

考

烈傳小說謂荆功曾辭國公之爵處州進士意瑛謂基曾型像功臣而善長廣洋寂然無須言者

秋七月甲寅慧出東井○初吏侍郎徐縉為監生詹  
啟誣奏既白矣有空牘投孚敬門發之乃縉具黃精  
白蠟賂孚敬者太常卿彭澤懲孚敬持奏縉斥為民  
吏部以澤代縉官上不許意屬夏言澤與言及行  
人同正薛侃皆同年進士侃從王守仁講學頗迂腐  
見上久乏嗣誣引祖制請於親藩中擇取一人  
為守城王疏成而未上以示澤澤持歸以白孚敬曰  
此言所草也孚敬愕然密疏先聞澤更給侃速上侃

嘉靖注畧

卷二

十五

猶豫澤懼坐趣之上上天怒命速侃上御文華  
殿召言以侃疏示之言曰侃疏狂妄不可行上疑  
其詭對命同孚敬出聽訊侃備受拷掠孚敬詰以誰  
使侃曰我自為之無使者澤乃微詞挑之侃曰趣我  
上者爾爾謂張少傅為可於言何與都御史汪鉉攘臂  
大言曰夏言實使之言怒扣案大罵幾欲毆鉉給事  
中孫應奎曹汴揖孚敬且迴避孚敬怒密奏之併下  
言應奎汴獄明日再訊命太監張佐出預而令孚敬  
坐閣中勿出侃對簿云以皇上之明不免為少傅  
所欺以薛侃之愚宜乎為彭澤所賣佐等以聞命釋

言上出孚敬二密疏示群臣論曰侃發言不謹法  
當重論澤狡詐交關謫邊戍孚敬昧休休之量令致  
仕言不問應奎等一併釋宥

八月癸未夕月於西郊如朝日禮○上於西苑作無  
逸殿幽風亭上御之命翟鑾李時侍坐講官顧鼎  
臣謝丕張潮廖道南分撰無逸幽風詩進覽尋宴於  
亭○命儒臣書無逸篇於殿壁自為記○御史周相  
奏曰國初鹽制每引納銀捌分永樂間輸粟二斗五  
升鹽價平而邊用足茲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常股什  
七需次掣之存積什三不特越放成化後每引三錢

嘉靖注畧

卷二

十五

五分正德四錢今六錢矣近有占中買窩之弊有經  
紀包堯之奸各場火耗動借守候盤覈關領勘割費  
將倍蓰官既取之於商商亦取之於竈於是有夾帶  
之弊此餘鹽之課所由興也與其以餘鹽之課納諸  
運司輸之太倉讓轉勞費不若以利通商使之勤於  
赴邊之為便也今商人苦赴邊中引之難利納銀運  
司之易故累年報中引不肯盡支徐為夾帶之計而  
各場餘鹽悉聽夾帶官司不為收買而存積之法廢  
矣夫存積以待開中不時之支此祖宗至計而今皆  
為運司餘課倘有急何以克濟上曰近來餘鹽利

興屯田政廢邊儲往往不充輒動太倉銀接濟此言切中戶部計處以聞。

九月李時為大學士夏言尚書禮部。

冬十月虜入大同塞○侍郎湛若水以皇儲未毓勸

上收斂精神其言迂緩上曰爾既欲朕靜攝此疏不必煩擾祭酒魏校私憂上未建嗣懷一種子方

浼桂萼上之二公俱講學人校後家居以祈嗣多服

熱劑瘍發於項卒

十一月盱眙民何雄饑鬻二女於優二女連臂投淮

歿巡按葉照以聞立祠祀之

嘉靖注畧

卷二

五

十二月復歲貢士舊法初張孚敬奏選備以貢不當

計廩食次第至是夏言請如舊御史楊宜奏曰邇者

沙汰生員之令一下而學使奉行過刻驅衣冠為田

野之傭稽之史冊有沙汰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

員也時夏言在禮部盡反孚敬之政覆如宜言○吏

尚書王瓊言考察事例載在令甲止擬三年任內事

蹟初非通考生平素行邇來不諳此例往往苛求有

已任外官因前任京官而被斥者有已陞尊官因前

任卑官而被黜者惡惡長而善善短殊失惜才之意

○夏言奏曰各省試錄近令錄士子本文體裁龐雜

今次會試考官仍舊重加裁正以示模範

壬十一年春正月星隕於衛○青州地震○南京御

史馬敷等十人連章劾王瓊上怒悉逮來京給事

中魏良弼論救亦下詔獄○陞安陸州為承天府

二月上幸南城睹世廟有感詩賜夏言○復召

張孚敬入閣○都御史汪鉉劾奏出差御史王宣等

九人先後保薦官屬多以貪酷不謹敗宜連坐吏部

覆巡按濫舉四人以上者革職閑住二人降級調外

著為令○虜入榆林

三月彗星復見○賜林大欽等進士

嘉靖注畧

卷二

五

夏四月表襄陵王之門以其五世同居也○粵道南

請建九廟併獻大祀禮成感雪賦上悅下禮部集

議夏言奏曰昔唐虞五廟殷周七廟外為都宮內叙

昭穆漢不考古異廟異地明帝自抑遂有同堂異室

之制太祖初立四親廟始為近古後建太廟又用

明堂之制若依古制列六廟遍歷而莫獻之日亦不

足矣况昭穆難定必父子繼世而後可兄弟則紊矣

故同堂異室未可盡非上曰祀典俱已釐正太廟

不復古可乎乃撤故廟建新宮昭穆各三太宗廟

在六廟之上各營寢專廟焉



五月申嚴歲貢非人法。

六月尚書許讚奏長吏多編征徭自潤。勅撫按通行嚴禁。

秋七月王瓊卒。詔方獻夫兼領部事。

八月彗復出東井。命九卿自投劾。孚敬赴召未久。科

臣魏良弼引占書言。彗孛出井。奸臣在側。因言孚敬

驕橫。上心動。孚敬奏辯請。上奪良弼俸。上不

悅。科臣秦鏊劾孚敬飾奸媚嫉。引。旨自歸。明示權

在握。遂命孚敬致仕。不數日。良弼又劾汪鉉。上怒。

命朴之。良弼歿而後蘇。○兩廣盜黎文貴等作亂。總

兵仇鸞虛報捷音。科臣張潤劾之。

九月汪鉉為吏部尚書。○上幸西苑。御迎翠殿。召夏

言論舉所知以備翰林。因製詩賜言。

冬十月編修楊名勸。上修省。喜怒失中。上令明

言之。名遂疏汪鉉郭勛。垂張回險。陳道瀛邵元節庸

惡道流。聖心偏喜。議禮諸臣。聖心偏怒。汪鉉辯疏指

名與廷和同里。命下詔獄。拷訊。尋謫邊戍。侍郎黃宗

明救之。并逮治補外。○南京御史馮恩條奏群臣邪

正。極詆孚敬。獻夫鉉而輕貶翟鑿。王時中許誥。湛若

如京黃宗明聞。林廷楊而極稱夏言。上

方嚮用言。不欲人窺之。遂恩詔獄。尋坐上言大臣律

長繫。○科臣李鳳來劾奏江西提學張時徹考士

垂方。特詔黜者悉復。

十一月定哈密五年一貢。夷使母過三十人。

十二月朶顏福餘寇邊。○候官縣獄囚越獄殺布政

使都指揮知縣。○遣給事中陳。琉球封其王

清。○北虜道松潘寇四川。○西城來貢。稱王者九

有五人。

癸十二年春正月。來地震。○復召張李。入閣。

三月視太學。○南畿撫臣陳試獻白兔。

夏四月乙酉。上御南城。環碧殿閱馬。有玉麟飛白

玉駒。碧玉驕。照夜。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凡七種。

召輔臣孚敬時獻夫鑿入殿。賜茗。其開馬。又命至

嘉樂館觀花木。上乘玉麟飛至。重華殿。進孚敬等

於左室。賜酒食。蟒龍飛魚服。御製古樂府七言律二

章。令各和。○戊子。召孚敬獻夫時鑿。同遊西苑。御清

馥殿。翠芬亭。賜茗酒。錦箋詩扇。紅藥花。御製古樂府

七言絕五言絕各一章。命賡和。

五月昭聖弟鶴齡延齡驕蹇不法。以。停嗣。願失望。

而昭聖猶以故禮待。章聖上不憚市人劉東山以言嚇鶴齡金鶴齡忿詎之東山遂誣二人阻呪。通慈慶侍人變聞命逮二人詔獄株連徐光祚崔元併逮之。

六月彗出昴畢。方獻夫罷。發太倉銀十八萬兩於陝西收買芻粟以運各邊。

秋七月詹事顧鼎臣日講不至。學士廖道南蔡昂以不代講為孚敬所劾。謫徽潮通判。兵部奏甘肅孤懸河外歲發內帑難以支持。特設都御史一人專理屯政。

八月皇子生麗嬪閻氏山也。傳諭大禮大獄諸臣俱不赦。尋兩閱月卒。謚哀冲太子。

九月吏侍郎席春籍初翰林員缺。春以楊維聰陳沂有文學。注鉉謂二人曾黨廷和不許。及禮侍郎缺。春與鉉爭構。鉉遂劾春欲起邪黨。遂見斥。命按察司官與巡按互相糾彈。毋得畏怯。

冬十月辛巳星隕如雨。御史郭宗臯以星變勸上廣徧覆之量降謙冲之德。崇寬平之政。上惡其疑君欺上。逮治之。大同總兵李瑾請于總制劉源清。役卒於天城濬濠四十里。瑾素嚴酷。而源清令又峻。

急卒季富王寶倡亂。殺瑾。圍巡撫潘倣署。執倣。有令疏請赦原。源清謂兵悉變。請討。倣計擒首惡十餘人。送源清。請寢師。源清不可。榜於市。言五堡之變。處之太寬。故今稔惡。五堡遺孽見之。皆洶洶不自安。源清遣將率甲士三百入捕亂黨。諸卒悉巷拒不納。捕者源清督兵臨城。諸卒益譁。倣令僉事孫允中夜禽二十人。衆稍散。比明。源清抵城下。大肆殺掠。諸卒遂大亂。擁指揮馬昇楊麟為帥。已而郤永師至。整隊臨城。亂卒開門迎敵。殺參將一人。倣允中亟馳諭之。卒曰。城外屍已塞道。尚始我何為。倣乃列鎮將貧功激變。

嘉靖注卷

卷二

三

問道上之。源清遂劾倣等黨賊抗師。倣允中俱斥罷。侍郎顧鼎臣黃綰極言用兵非計。孚敬不喜。以他事出綰為參政。綰疏。自剄。仍命復官。虜寇鎮遠守將王效禦之。斬首百四十。

十一月尚書王憲希孚敬意。主於勦絕。以江桓為總兵。參政樊繼祖為大同巡撫。繼祖至陽和。與源清議不合。請假金牌。單騎入城。即可已亂。未報。源清又言宗室悉已從賊。是天棄此城也。兵部請命速攻。源清乃圍大同。決水灌之。亂卒城守益堅。

甲十三年春正月癸卯。皇后張氏。立德妃方氏。

為 皇后○大同亂卒潛出勾虜入寇。郅永禦之不  
利。喪失甚眾。虜留精騎犄角我師。餘眾分掠應朔事  
聞。王憲命源清勿輕戰。隨永進止。

二月源清請別設總制禦虜。而已專攻城。乎敬主之。  
上納夏言議不許。屬黃綰往撫。乎敬持之。上曰。

大同一事。卿未究心於理。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  
如是了事。可耻之甚。卿獨與言為忌。果然矣。乎敬執  
如初。上曰。卿尚平心熟思之。卒遣綰行。下御劄曰。

叛卒殺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為。郅永信劉源清  
貪功。訛傳屠城。以致逆卒劫囚通虜。大同北門要地。  
嘉靖注畧

決水壞城。何由興復。今可罪黜二人。別遣大臣備虜。

密擒渠魁。庶免老師傷財耳。源清聞之。乃詣城下索  
首惡。時馬昇為賊所擁。郎中詹榮指揮紀振以義激  
之。昇令鎮撫王寧以情出告繼祖。轉白源清。源清佯

許。乃乘懈潛決水灌城。穴欲急破之。城中大懼。復堅  
守。源清知不可為。乃引疾。上大怒。以侍郎張瓚代  
源清。總制瓚馳至軍。城中人俱登陴請曰。吾輩非戕

總兵者。亦無他志。畏死自保耳。瓚遣主事楚書持  
上御劄示眾。眾皆望闕呼萬歲。於是軍民迎繼祖入  
城。馬昇楊麟密擒首惡黃鎮等二十六人。馳首瓚營。

瓚退兵二舍。明日同蘇佑入城撫定。仍還宣府。黃綰  
繼至。宣諭悉用鎮人供役。軍民多遮道訴官軍暴掠。  
無言及亂軍者。綰亦絕不問。有闕鉞薛源楊月最勇

黠。為亂軍使虜。鉞自虜歸。綰執戮之。大集軍民。諭以  
逆順利害。有請招源。月歸者。綰曰。此輩庸奴。何能為  
患。來者侈之。不來勿索。亂卒氣大沮。百姓知綰足恃。

凡前罹亂卒害者。陳牒屬至。綰伴不省。而密以牒授  
給賑官。隨里聚陰覈之。刻期捕獲諸惡。有尚欽殺一  
家三人。懼不免。鳴金唱亂。歷數術無一應者。遂被獲。

綰復列未獲首惡郭經等購捕之。於是軍民帖然。綰  
嘉靖注畧

編立保甲。互察姦萌。前後竟黨論。死者三十三人。未  
獲擬斬者四十九人。綰因奏源清永債事罪。瓚佑繼  
祖書榮及紀振王寧乘機撫定功。昇麟之志可原。做

允中功足贖罪。乞差次賞罰。給事中曾紳奏曰。亂卒  
謀叛。曲從輕比。於法未盡。源清當蒙入議之貸。書榮  
越職圖功。亦可量賞。瓚繼祖冒昧掠美。做允中觀變

自全。得免為幸矣。不報。郅永亦疏自解。部議再勘。綰  
言臣所勘者。未見議覆。而遽請再勘。則為罪人謀者  
工矣。如國法何。上悟寢勸。逮源清永。  
閏二月代王復歸大同。○發內帑金賑宣大。

三月 上祀大社稷。顧講官曰：五人也，何少其二？閣臣對以廖道南、蔡昂外補，請命祭酒王激充之。上命復道南、昂原官。○上視太學，釋奠先師。

夏四月，御史李新芳按部至廣平，入門，門卒發礮，新芳驚悸走。謂知府李騰霄謀殺之，檄真定守備官率兵赴廣平擒勦，杖殺經歷吳尚質，收知縣周謐，付推官楊經坐以同謀。上疏劾騰霄據城為亂，騰霄謐亦各疏新芳酷暴屈人，巡撫周金自詣廣平觀動止。士民遮道訴謐無辜，皆經阿意附會。新芳乃挾經列驛負印走內，黃金遂列新芳前後乖違事情上聞。下都

嘉靖注畧 卷二 三十一  
察院詳議新芳奪官。

五月 上幸南城御重華殿，召孚敬時汪鋐夏言郭勛同閱清爵酒尊，賜扇及酒，出復留孚敬時示。宣宗觀輿圖詩及御和詩。

六月 南京太廟災。夏言曰：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廟遽災。聖祖啓後之靈可會也。上喜，令亟起新廟。

南京不復建時祀併入奉先殿。○哈密衛夷官札吉字刺奏乞肅州鉢和寺閒地及耕牛穀種，伯顏字刺奏乞重書協束夷眾制撫唐龍趙載覆可，遂予之。○

南京浦子口盜劫商旅，抽選英武飛熊廣武衛軍團。

操巡視

秋七月，命建皇史宬於重華殿西，重書列聖實訓實錄藏之。○翟鑿以憂去位。○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安定會寧。○山西災沴連年，宗祿闕乏，巡撫王德明請以運司積鹽分給，尚書許讚不可，乃止。

八月，吉囊肆掠月餘，總制唐龍飲兵弗擊，遂由青沙峴出花馬池去。總兵劉文尼之襲其老弱，斬首四百五十四，龍上捷。尚書王憲奏龍當比王越封伯，巡按劾文冒功不問，而龍封亦寢。○南兵職方郎劉世龍上修省疏，一日杜諂諛，二日廣容納，三日慎舉動，大

嘉靖注畧 卷二 三十一  
臣為群僚表率，因事而械繫，勲戚與國家相關。皇太后垂老之年，莫能庇其骨肉，神御附啓祥宮之建，五廟神靈，偃偃無依，宜以漸營為。上大怒，以為譏訕，速來京即訊。

冬十月，收劉源清部永于詔獄，尋削籍。范守已曰：源清縱殺而止削籍，何恕耶？孚敬之權重矣，蓋以平潞盜為已功，陰主源清之議也。

張鶴齡延齡繫獄數月，其詛呪怨望皆無左証，獨延齡殺人有驗，尚書聶賢以延齡應議親具獄上。上怒曰：謀逆者只論謀與不謀，豈論成否？昭聖計窘。

怒曰：謀逆者只論謀與不謀，豈論成否？昭聖計窘。

怒曰：謀逆者只論謀與不謀，豈論成否？昭聖計窘。

會哀冲太子生。昭聖欲見。上稱賀。上辭之。遂令內官口傳。以延齡事請。上益怒。必欲族誅之。張孚敬極諫言。昭聖春秋高。不宜傷心。且延齡財虜耳。何能為逆。上不悅。曰。卿悔不從廷和耶。強臣令君如是矣。數詰問。孚敬對如初。乃黜鶴齡。閉居南京。沒其產。延齡坐斬。論決。東山誣罔。枷闕門外。旬日歿。九卿錄囚闕下。馮恩囚服待讞。汪鉉罵辱之。恩亦數鉉貪橫不臣罪。鉉怒。判恩論決。上微聞。恩鉉對詰語不悅。命論決者俱免刑。

十一月大同巡撫樊繼祖言。馬昇楊麟功罪昭然。宜嘉靖注畧 卷二 三十六

宥罪賞功。乃調昇武昌。麟福州。各陞級。

按萬曆間。寧夏劉哱從叛。事相類。而處之異者。老帥費財。畢竟為貪功所使。

田州復亂。初。邦相歸田州。盧蘇矜典復功。專橫甚。與邦相有郤。遣人刺之。不克。邦相伐蘇。兵敗。蘇執而殺之。燔其屍。誑言病歿。都御史陶諧奏立邦彥子芝。而猛仲子邦佐爭立。鄰兵助之。入田州。蘇走免。兩江大震。督府蔡經恐朝廷復用兵。乃奏邦相虐下。蘇因眾怨殺。遂置不問。

十四年春正月。給事中管懷理劾太監王奉。李慎

下戶部議。尚書梁材奏曰。我朝酌古定制。監局官供事於內府。部官分治於外。具載祖訓。若京通等倉。實皆戶部職掌。正統以來。始用內臣。亦止一二而已。正德增置。一羊九牧。需索多門。漕政大壞。皇上銳意釐革。量用數人。而奉等多方掎克。至於臨淮諸倉。俱有內臣管理。宜一體革還。復聖祖設官之典。從之。武廟夏皇后崩。禮部擬諡。夏言請一體用十二字。下廷臣議。孚敬謂與累朝不同。止用二字。四字。李時請用八字。王廷相霍韜與言議合。固爭之。上許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汪鉉大言曰。今止宜二字。嘉靖注畧 卷二 三十七

候他日再加。上謂李時曰。謚議本內閣禮部事。何與鉉而肆忿辯也。

二月己亥。興建七廟。文祖世室在三昭上。昭穆以次列。○吏部主事唐順之。選授翰林編修。命閱寶訓實錄。順之移疾請告。上不喜。着仍主事致仕。○王憲致仕。以張瓚代。

三月。上幸南城。召孚敬時。汪鉉夏言郭勛同遊。翌日各獻奉制記樂賦。上亦作詩一章。日記樂同遊。

○策士奉天殿。上親賜策問。韓應龍吳山孫陞李璣趙貞吉卷。皆躬自批閱。與輔臣商確。故對策以次。

刻十二人。○賜韓應龍等進士。是科名臣高位者。  
山性瑗貞言外。郭朴尹臺康太和林廷機何維栢。  
○散在閣日久。痰暈屢作。上察其真疾。手自製藥。  
內使賚賜之。學敏奏謝。益稱疾篤。乃許致仕。遣行人  
伴送。月給廩八石。

夏四月初。緣佛氏說。八日賜食不落夾。上惡其名。  
命於五日薦新麥於內殿。因為麥餅。賜群臣食。遂為  
成例。○大興隆寺災。移姚廣孝神位於大隆善寺。散  
遣僧徒隨住各寺。御史諸演請毀天下佛像。上盡  
削內供金銀佛像。并金銀函。皆佛牙。盡燬之。

暑經踰垣走。亂卒執而銅之。事聞。尚書張瓚懲大同  
之變。論經苛刻激變。請成邊。○選庶吉士於文華殿。  
初。孚敬在閣。革不復選。至是始復舊制。上親命題  
試之。取士三十人。送翰林。

六月吉囊入榆林塞。○御史馮恩。手行可請代父。从  
刺血書奏。上為動容。下部覆讞。毒賢王廷相。咸為  
恩訟寃。減死戍邊。

秋七月。汪鉉為科道孫應奎等所劾。且述巷謔曰。十  
萬呂文選。一億汪尚書。乃勒鉉致仕。時選郎呂希周

已遷通政。亦罷去。○給事中楊傑請贈錄建文時。死  
事諸臣。尚書夏言以為未可。寢之。○初命貴州開科  
鄉試。○增設廣寧衛右屯儒學。

八月。梁震敗虜於榆林。○俺答犯古北口。參將魏祥  
戰沒。○侍郎霍韜署吏部。請於進士預選才識者。授  
臺諫。得旨如議。辦事進士盧楨。上書爭之。謂開鑽刺。  
紊成憲。上是之。命照舊銓除。

九月。尚書梁材奏蘇松淮揚及江西湖廣荒歉。允運  
艱難。改折漕糧一百十五萬石。○御史方一桂奏禁  
詭異冠服。

冬十月。詔選補續御。從夏言請也。○啓祥宮成。○薨  
宏卒。

十一月。廷津民李拱臣。自言有女端麗。携至京。備選。  
上曰。適值郊享。淑女來至。殆天意也。不必送館。徑  
進大內。

丙十五年正月。秦和伯陳萬言卒。其孫書。停襲。授錦  
衣官。

二月。學士廖道南進所纂祀儀成典。獻九廟禋頌。

三月辛酉。上欲自擇壽域。乃奉太后如天壽山。

幸十八道嶺。大學士李時禮。臣夏言講官顧鼎臣。謝

丕張壁慶道南蔡昂武定侯郭勛扈從壬戌祀 文  
皇於平臺山回鑾駐沙河行宮火起夏言行帳延燒  
郭勛李時帳房翌日泛舟西湖 上製汎舟賦命從  
臣和之至京勛時各疏謝罪言獨不謝 上切責之  
夏四月作幽宮

五月己未 帝以端午汎舟西苑召時言勛侍行賜  
艾虎綵索牙扇 上御龍舟命時言一舟勛一舟自  
芭蕉園歷玉鍊金鰲橋至澄碧亭命近龍舟顧問尋  
賜宴無逸殿翌日時言勛表謝自 宣宗賜寒義同  
遊萬歲山楊崇同遊西苑乃再見云○禮部郎陳范  
嘉靖注畧

楊儀調外夏言疏得復之○去大內大善佛殿建慈  
慶慈寧宮

六月祀姜源后稷於武功

秋七月順天府尹劉淑相劾奏通判費完以夏言姻  
故縱肆無狀并斥言惡言奏辯 上命逮淑相詔獄

○遣錦衣官劉昂視張孚敬疾諭之入朝孚敬道病  
復歸○初王守仁平斷藤峽以岑邦佐為武靖知州  
邦佐貪墨不復輯眾峽盜侯勝海作亂指揮潘翰臣  
誘殺之其弟侯公丁聚眾樂城下守巡鄒閱孫繼武  
言於撫臣潘且請討之恭將沈希儀請俟春水乃可

順流撲滅不聽閱繼武以千人往盜遁散斬一人還  
遂建堡令土目黃貴韋香三百人戍之貴香盡收勝  
海田廬諸徭俱志公丁遂殲聚二千人夜破堡殲戍  
卒大半貴香走免御史諸演奏聞閱繼武罷且亦代  
去 上命侍郎蔡經討之○皇史宬成  
八月霍韜與夏言相許韜摘言不當于費宏謚文憲  
為犯廟號引增減情節朦朧奏准施行律當言大辟  
言疏辯亦舉韜數事當專擅選官大辟 上不直韜  
右侍郎張邦奇歷數韜私大誦之會南禮部缺尚書  
上特注韜鞅鞅去

嘉靖注畧

卷二

聖

九月重書實訓實錄成加郭勛左柱國李時夏言少  
傅○庚申立貴妃沈氏王氏妃江陳王氏嬪余徐王  
盧氏○上如天壽山遷孝肅主於裕陵孝穆主於茂  
陵○許讚尚書吏部

冬十月戊子皇次子生王昭續出也○更世廟為獻  
皇帝廟○湛若水上二禮經傳測夏言謂與孔言相  
戾覆議寢之○上奉皇太后如天壽山○宸濠第三  
子逸民間名朱學自言於霍丘驗實送高墻

十一月詔天下臣民得祀始祖  
十二月 九廟成○夏言為大學士嚴嵩尚書禮部

閏十二月定五歲一禘祀。皇初祖於太廟。以太祖配。每立春。特享祖宗於群廟。三時合享於太廟。季冬大祫。皇考止舉時祀。已而上兩宮徽號。昭聖曰恭安康惠慈壽。○作聖濟殿祀先賢之神。○廢后氏薨。

嘉靖注畧二卷終

嘉靖注畧卷之三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丁十六年春正月癸卯皇三子生。康妃杜氏出也。是為莊皇帝。○御史張景劾祭酒許成名司業童承叙下吏部議。尚書許讚留用之。

三月御史游居敬奏湛若水一迂腐之儒耳。私割書院為不經之行。命有司毀之。○議建離宮于沙河。夏四月議討安南。自黎利得國。六傳至暉。為其臣鄭惟鏗所弑。諒山將陳暘殺惟鏗自立。陳真逐之。立暉兄子讓。暘將莫登庸自拔歸讓。以功封武川伯。鎮海

嘉靖注畧

卷三

陽已遂。典兵尋妻讓母。生應讓。忿起兵攻之。敗走清華。登庸即立。應復醜之。自立為帝。改元明德。嘉靖九年。傳位于子方瀛。自稱太上皇。又被清華逼讓。走老嫗。故臣黎嗣立。讓子寧保清化之本州。遣臣鄭惟僚來奏。上欲討之。以郭勛議不合止。及皇子生。頒詔外國。大學士言。請問安南罪。下廷議。紛然莫決。戶侍郎唐胄獨謂帝王之于夷狄。不治治之。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不當征伐。為其民復仇。上竟主討議。勅邊臣先體勘之。○宥戍邊諸臣還籍。楊慎王元正劉濟豐熙邵經邦馬錄馮恩呂經不宥給事。



中田濡言濟已灰熙年近七十乞宥此七人各與一  
還或將慎錄二人量移近地不許

五月謹身殿災

秋七月南禮臣霍韜劾文選郎楊育秀賄賂公行每  
承舍求書奏疏先餽二十金方為收用許讚謂吏部  
嚴重清議俱存承舍開納止八十金而以二十金求  
入書奏有無亦易見矣上責讚回護奪俸育秀降  
外革去承舍止用國子生

八月南科臣尹相劾霍韜悖慢怨望丁祭先期習樂  
縱飲于太常取魚湖中移酌松下有戾官常上惡

嘉靖注畧

卷三

十一

韜襲命奪俸○雲南巡撫汪文盛招安南夷人刁鮮  
為間會莫登庸亦遣阮璟八人入雲南偵事鮮執之  
獲偽印一方偽大誥一道文盛疏聞降勅嘉之○陝  
西總制劉天和請自徐斌水至鳴沙州百二十里改  
築新邊移紅寺堡于邊內兵部張瓚言先年棄河套  
遽為虜巢今復欲捐地退失非計上曰移築邊垣  
重勞邊人迄無成功天和擅與妄議姑奪俸  
九月應天呈到試錄禮臣嚴嵩劾其批語下不填名  
為大不敬大學士言謂發策以戎祀為問語多訛誣  
遂命逮典試官江汝璧歐陽衢于詔獄所取貢士不

許會試○戶尚書梁材覆詹事顧鼎臣所奏蘇湖七  
府田賦甲天下而都圖總胥那移飛灑欺官蠹民嘉  
靖六七年兩勅清覈未有奉行宜各撫按督率清理  
從之

冬十一月禮臣嚴嵩摘叅廣東試錄體存用利等語  
叅錯不經黃郊紫微碧虛子荅尤詭異上怒逮監  
臨御史余光法司即訊

十二月武定侯助請以其祖英侑食高廟廷議不  
可助奏曰往年劉基侑饗以文臣故舉朝翕然臣祖  
武臣乃紛紛阻忌上是之命英從祀先是功臣位

嘉靖注畧

卷三

三

次各以爵序及基入乃以伯爵位公侯上上不悅  
曰何上基而下英也于是通二祖功臣以爵序升  
河間東平于默寧之次英次俞胡張趙耿下基次永  
義侯下初夏言奏曰禮有功宗之祀唐高祖至憲宗  
宋太祖至光宗代或三四人魏徵李沆司馬光皆文  
臣不皆武功二祖開創故有功臣仁宗以後豈  
無徵沆其人者乞考求六朝文武大臣功澤顯著者  
從祀上不許

元陽奏之  
十七年春正月壬寅甘露降龍溪縣福建巡按李

二月戊辰 上如天壽山 丙酉還京

三月賜茅瓚等進士 初閣臣擬吳人陸師道為元

御筆改二甲第五 仍取袁煒為元 宣制後復召閣臣

入改煒第三 擢瓚第一 ○給事中呂應祥奏曰大同

兩因兵變 競效頽靡 官吏以倉場為奇貨 商人視盤

驗為虛文 經收監收 誨盜啓奸 乞將各犯早正典刑

以祛宿蠹 從之

夏四月 南北畿山 陝湖福大旱 京城饑民流聚 發帑

賑貸 ○武定侯劾條上 通選法 用人材 立稽考 惜民

財 蘇困苦諸事 因欲復鎮守內臣 革監收錢穀科道

嘉靖注畧

卷三

四

官下廷議 戶尚書李廷相言 科道以諫議糾劾為職

監收錢穀 實非所宜 兵尚書張瓚言 皇上初詔內

臣盡革還京 及林富黃鍾等前後奏 稱饗饗殘酷剝

喪元元 俱奉明旨 永不差遺 且原非 皇祖舊制 不

敢輕議 上曰 內臣姑暫選用 不許作威喜事 兩京

內府錢穀 原無科道監收 即令革去

熙按言官既以言為職 則百司有不當者 皆當奏

劾 若復侵百司事權 則百司職掌謂何 且又何以

言官名也 肅皇之革去監收 而後言者任者為

各得其職矣

庚戌 上如平臺山於 文皇駐蹕之所 構亭名曰

聖蹟 壬子躬祀 文皇于亭中 辛亥行宮有火 延熾

夏言行帳 癸丑御沙河官 頒從臣食 甲寅還京 ○甲

子大雩 上以春夏不雨 躬禱雩壇 御製祝文 蒸之

不應 上復于宮中默禱 已巳大雨 羣臣表賀

五月尚書許讚奏 近來有司官將朝廷學校廢壞不

修 別起書院 徵取師儒 會講 初發則一邑治裝 及舍

則羣邑供億 科擾尤甚 已經御史游居敬奏行撤毀

如仍有建立者 撫按據實劾 上命申飭之 ○通

州同知豐坊奏曰 孝莫大于嚴父 嚴父莫大于配天

嘉靖注畧

卷三

五

獻皇帝宜享明堂 配 嚴嵩曰 明堂之禮

其制其地 諸儒眾說不同 詩傳以為萬物成形于秋

故秋祀明堂 以父配之 漢唐宋皆然 主親親也 至程

朱所論 則主功德 今以功德 則宜配 文皇以親則

宜配 獻皇 揆以嚴父之旨 以皇考而不得配 陛

下容有未安者 然未有配天而不稱宗 稱宗而不附

太廟者 上曰 明堂秋饗 宜于奉天殿行之 嵩復議

曰 皇考稱宗 侑饗 允合周道 上嘉納之 ○張孚敬

居家病廢 其從子郡竊勢自美 里中苦之 巡按周

員請逮治 郡孚敬亦疏 汝員不職 郡寢不問 ○南

龍江衛官陳欽陳憲允運江西清米勒索社首濕袴  
籌會錢不盡如意縱卒捶朴社首并辱縣官監允鄭  
質夫檄禁并歐質夫傷額巡撫胡岳上聞命收欽憲  
付總漕都御史問。

秋七月禮臣嚴嵩奏曰。太宗事同開創宜稱祖以  
別羣聖。○慈寧宮成。

八月顧鼎臣為大學士參閣務。○給事中馮亮奏請  
查革十庫內臣。

九月夏言擬上。太宗為烈祖孝皇帝。上不從。定  
為成祖辛巳恭易廟號奉。皇考為睿宗癸未附主

嘉靖注畧 卷三十一 六

于太廟辛卯大饗上帝于玄極殿奉。睿宗配禮成。  
宴群臣于謹身殿。○乙未。上如沙河視建離宮。

冬十一月丁亥朔。上詣圓丘上昊天上帝號為皇  
天上帝。因詣太廟崇薦。太祖為開天行道肇紀立

極太聖至神仁文義武峻德成功。加薦高皇后為孝  
慈貞元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大賚覃恩。布詔天

下。詔文各款內。一尊傳註。有非詆朱熹者。科道指名  
劾之。一清大計。果有正直廉潔。材器超卓。為權奸排

陷者。從公舉薦起用。○給事中顧存仁條上五事。  
上怒廷杖六十。發口外為民。

十二月庚申章聖太后崩。上謚曰慈孝獻皇后。○  
申李時卒謚文康。○遣尚書黃綰學士張治宜諭安  
南未入境召還。

己十八年春正月進夏言少師顧鼎臣少保。○初遷  
陵之議。起於革黜官隨全錢子勳以張璠不可而止。

既而庖人王福千戶陳昇監生詹啓武舉杜承美削  
籍。兵馬周密諸生蕭時用先後以遷陵為請。尚書汪

鉉亦言之。夏言在禮部力陳不可。尋。上幸天壽山。  
見長陵西南大峪草木鬱茂以為吉壤。即勅禮王部

移建顯陵其地。比。章聖崩復勅太師郭勛知山陵  
嘉靖注畧 卷三十一 七

事尚書蔣瑤調度工作。速完大峪陵功。欲遷附焉。尚  
書嚴嵩阿上意極力從臾。已有言顯陵山川之勝者。

上乃下詔欲巡承天躬閱山陵。擇于二月望日子  
夜發京。科道曾挺劉士賢各奏留不報。尚書許讚疏

勸慎動。上切責之。○起故大學士翟鑾為行邊使。  
分勞沿邊將士。○命夏言顧鼎臣遴選東宮官。

二月辛丑册立皇子載壑為皇太子。載諱為裕王。載  
圳為景王。○命皇太子監國。年四歲矣。以顧鼎臣輔

之。○乙巳景雲見。○張孚敬卒。上按謚法取危身  
奉。上曰忠。特命謚之。孚敬以議禮得君驟貴。恃寵驕

亢屢干 上怒尋逐尋召蓋章聖欲留之也故終章  
聖之世眷遇不衰其視躬峻潔朝野肅然足為嘉靖  
輔臣之冠而報復大狠之死不悔致仕居家以私役  
民取廢寺建朝闕亭寶綸樓與推官李夢祥迂巡按  
周汝員至稍裁抑其家孚敬奏汝員為夢祥報讐汝  
員坐回籍

熙按孚敬得君累朝無與為比而以私役民夫之  
故一推官能抗之後來院司阿奉不遑惟事殺民  
助賊真可嘆已

甲寅 上發京師南巡少師言學士陸深尚書許讚

嘉靖注畧

卷三

八

李廷相嚴嵩楊志學武定侯郭勛等扈從○乙丑次  
彰德趙王朝于行宮○丁卯次衛輝汝王祐棹入朝  
上避座受之○中夜火欲起侍衛倉卒不知上  
所在錦衣指揮陸炳排闥入負上出御乘輿宮婢  
內臣焚灰十餘人法物寶玉多燬命將該府官吏止  
器一人護印餘俱縛付前驅押行示眾○抵亢河壩  
行殿復災命遣河南巡撫易瓚巡按馮震二司官姚  
文清龐浩等詔獄悉黜為民○命禮官凡經過道途  
有附近嶽瀆及古帝王聖賢祠墓分遣官祭○斷藤  
峽捷音至初侍郎蔡經集諸司議發兵叅將沈希儀

謂當用八萬人副總兵張經謂用萬人副使翁萬達  
是希儀議會欲征安南不果公丁益肆劫掠潯人苦  
之萬達密令百戶許雄以計給之出公丁信之乃赴  
叅議田汝成自白汝成慰遣之市民被虐者擁公丁  
群譁邏卒併繫入置公丁獄使人諭諸徭以公丁寇  
堡罪諸徭群首蠶由公丁檻致公丁于經所磔之首  
惡既戮乃令張經進兵與指揮高乾分將左右軍左  
軍攻紫荆石門梅嶺木昂藤冲大坑等巢右軍攻碧  
灘羅溪上中下峒等巢賊東走王良輔擊之賊中斷  
西奔斬首一千二百追至羅連山又斬級百餘萬達

嘉靖注畧

卷三

九

移兵勦古陶小田諸徭歸順者千餘人藤峽復平奏  
改武靖州為千戶所以三縣狼兵隸之捷聞進經官  
一級  
三月庚午 上次鄭州伊王周世孫來朝辛未次鈞  
州徽王來朝故少保賈詠失朝奪散官乙亥次南陽  
唐王來朝已卯至承天府御舊邸壬午謁 顯陵夜  
祀龍飛殿乙酉祀 顯陵丙戌楚王來朝戊子 上  
閱 顯陵御製宣論文示群臣而遷祔之議始寢○  
學士廖道南時居憂以緋衣朝見獻南巡江漢賦景  
雲頌 上命賜酒食已而怒其衣緋奪官不叙○辛

耶 上回鑿免承天府田賦三年。湖廣明年什之四。河南什之三。

夏四月巳亥 駕次榮澤。釣鄭大饑。野殍相望。大學士夏言京山侯崔元以賑請。上為動容。命發白金二萬賑之。復問曰。能活萬人否。言奉命傳示于外。○

庚戌次良鄉。離宮適成。遂臨幸焉。○望日壬子 駕到京。由宣武門入。御文華殿。命禮官奏告太廟及奉先殿。御奉天殿受朝。諭停大峪工役。○初夏言

選官寮郎中白悅皇甫洋御史胡守中皆在選中。給事中劾其不公。章寢未覆。而悅洋禮部宜從行者。以

嘉靖注事 卷三十一 擬改司直不行。及 駕至承天。頒賜諸臣。中官按籍

唱名。悅洋不在。給事中丁湛劾悅洋貪緣華階。避不

扈從。大不敬。上怒。奪二人官二級。補外。○言當草

居守官勅。未白。至承天有密奏。不用原賜印記。上

不懌。命錄上原進文字。又不即上。及還朝。始以居守

勅稿呈覽。上曰。爾所職何事。此稿乃今方呈耶。言

輸罪。上曰。夏言小臣。不次擢用。而乃自恣不恭。日

選官寮。多不稱任。密疏又違式。不奉原賜印記。其歷

年諭劄及印記。俱令繳上。言奏曰。印記特賜嘉旌。諸

言既寶君命。何數日不繳。必有殘壞者。禮部即括取

呈進。姑念贊議郊典。革去勲階。少師以尚書致仕。○

言官劾顧鼎臣私其鄉人調補。不問。○御史謝少南

奏慶都有堯母陵存。乞賜表揚。上曰。帝堯父母異

陵。可見合葬非古。少南建白可嘉。改授左春坊左司

直兼翰林檢討。○夏言歸行至潞河灣。召還。以為少

傳復入內閣。○庚申彗見

五月立典都留守司于承天。統顯陵承天二衛。比中

都。○甲申發慈官往葬承天。尚書溫仁和同內使護

從靈輜。由會通河遡舟南去。○更選官寮。就夏言選

嘉靖注事 卷三十一 丙崔銑黃佐羅洪先唐順之皆起廢。自家人無異議

其周琬所劾八人。白悅皇甫洋謫外。胡守中陞僉都

學士華察胡經屠應埃郎中薛僑主事史際仍守原

官。科道復論侍郎費宗給事中呂懷黃易皆夏言私

親。亦命守原官。閣臣舉副使徐階為洗馬。考功郎任

瀚為司直。文選主事周銑為清紀郎兼侍書。編修趙

時春王同祖兼校書。胡守中兼詹寺丞。○給事中錢

薇奏官寮不宜用奔競之徒。不欲顯擢。上曰。既云

所選非人。又不明言。何奸如之。令削籍。

六月丁酉朔。雷震奉先殿。○御史桑喬劾嚴嵩選諱

劄親瀝宸翰。乞矜愚賜臣。願別加罪罰。上大怒曰。

字生公行賄賂嵩力辯。上曰：卿前所云今人臣皆  
觀望禍福，必使人主孤立自勞，此言已盡。給事中吳  
汝霖劾嵩飾辭強辯非體。上是之，令大臣被劾者  
勿辯。

秋閏七月丁酉葬獻皇后。○南京尚書霍韜郎中鄒  
守益各獻東宮聖學圖。上惡其語多回隱，姑宥之。

○安南莫登庸遣其臣范正毅賫文自列于沐朝輔。  
詭言黎民已絕，應與群臣議，付印其子，令主國事。其  
不上表者，陳昇據諒山道梗，且關吏不納耳。朝輔奏  
之。上不信，命尚書毛伯溫總制咸寧侯仇鸞為將

嘉靖注界

卷三

十二

軍率師進討。○尚書邵元節卒。龍虎山道流也，以符  
籙伴由致一真人加銜贈少師，謚文康榮靖。○進封  
郭勛翊國公。○召霍韜掌詹事府，韜赴京，道遇太監  
張禧貢鮮舟，載其原符止一舟，而用八艘，挽卒千  
人，取供郵傳，每傳需銀五十兩，總計二千餘金。韜簿  
錄以聞。

八月大計京官，計期皆以二月。以上兩巡故奏移  
之。都御史王廷相至吏部，大言曰：郎中費完宜首黜。  
大學士言聞之，即為之請。廷相許之。蓋完女妻言子  
子天婦，婦宜言所力解者。既而殿最吏部諸郎，廷相

首黜史際，尚書許讚難之。廷相曰：際奴顏于夏氏，不  
黜何以戒庶官。吾言黜完，正為際塞夏求耳。讚大服。  
屯田御史錢籍自知見黜，乃許考功郎章袞。上曰：  
籍既黜，何得稱御史。第已削籍，姑免流放。○上諭

禮部權命東官監國，重務仍奏請。朕少假一二年調  
養，親政若初，不敢又取逸耳。太僕卿楊最奏曰：陛下  
之自托修養，不過惑方士之言，欲為仙耳。堯舜之世  
無仙人，豈堯舜之智不能學仙哉。孔子謂老子猶龍，  
龍即仙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仙，不可學也。皇宮內  
院豈有白日昇天者哉。伏望 皇上端拱穆清，恭默

嘉靖注界

卷三

十三

思道以純心契天心，以孝念格玄穹，不遜聲色，保復  
元陽，不期壽而萬有千歲矣。黃白之術，金丹之藥，不  
可服用也。上覽疏大怒，廷杖之。最年老，遂成杖下。  
○虜酋青台吉與哈刺那林二台吉駐牧塞上，時竊  
躡入，參將賈英見虜少，猝薄之，遇伏發，喪亡將士千  
人，馬千匹。虜遂大入，掠人畜萬計。總兵江桓不敢出  
事聞，奪桓官。○湛若水奏請討安南策，反覆千言，謂  
不動聲色，自爾平定。欽州知州林希元亦疏用兵策，  
謂以瓊海之師擊其南，福建湖廣出兩路，攻都齋則  
無巢穴。廣西雲貴兩路攻龍編，則根本拔。大畧皆紙

上陳言非可用為謀國者。僉事李默遺書希元曰。欽州非用武之地。君貌非封侯之相。蓋湛林。講學。附王守仁功名自負者。

冬十月總兵梁震築大同五堡募卒三千戍之。震家卒數千勇悍善戰。虜畏之遠徙。大同遂少邊患。尋震卒。收籍僅二百人。餘皆走降虜。

十一月南御史黃正色劾尚書溫仁和護送慈宮。沿途大為民害。仁和亦奏正色乘馬過慈宮舟前。上怒。逮正色戍邊。○新城知縣吳瓊妄納一惑後妻。訐子者。瓊支解其子。御史金清嚴其子非不孝。以枉狀

嘉靖注畧 卷三 十四

聞。上怒瓊擅磔無辜人。廷杖一百。發邊戍。○句容人都御史王暉奏句容朱家巷為帝祖鄉。乞嚴實。上然之。勅應天巡撫夏邦謨等嚴訪巷址所在。僉云歲久難覈。事遂寢。

十二月虜入榆林。殺守將宋隆。又入宣府。守將江桓不出。命逮桓詔獄。○有和陽衛舍餘謀襲祖爵。殺其兄子者。因命凡遇爭爵相戕。雖有別支。槩行革襲。著為令。○河南饑。

唐十九年春正月。行邊使翟鑾歸。以原官入閣。○刑部郎劉汝楠為湖廣提學。御史舒鵬翼劾其所為文。

畔經離道。如白晝魔語。不可以程士乞與近年張鯤江以達一併斥逐。以端士習。特命部議懲戒之。初以達主試福建。汝楠以險語置首解。故鵬翼論及云。○御史馮彬奏曰。薊州一邊起自居庸。延及山海關。橫亘五百里。環拱京畿。為要地。國初置大寧都司于喜峯口外。西聯宣府。東接遼陽。儼然藩屏之重。成祖念彙顏三衛從靖難有功。乃徙都司于保定。而以其地界之。已巳之變。三衛實包藏禍心。近年益為窺伺。不可不慮也。宜專遣大臣一人經畧。○御史謝瑜劾嚴嵩每事索賂。惟賄是聞。巧佞誣罔。

嘉靖注畧 卷三 十五

二月御史姚虞上流民圖畫。河南助襄饑。民數萬聞。天工作悉來應募。就役不能容。收餓殍者枕藉相。○命修管舊邸宮殿。

○命修管舊邸宮殿。○命管西苑仁壽宮。時所修慈慶宮。景陽宮。壽宮。離宮。皇穹宇。崇穹壇。奉天殿。謹身殿。工皆未完。科道朱憲金燦請停工。以寬民力。上怒。命俟訖。工日治罪。○虜寇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脂城。殺掠人畜萬計。總兵周尚文弗敢擊。虜退。追斬殘虜。以捷聞。虜又入宣府。塞破。馬營諸堡。○湖廣盜。

○命管西苑仁壽宮。時所修慈慶宮。景陽宮。壽宮。離宮。皇穹宇。崇穹壇。奉天殿。謹身殿。工皆未完。科道朱憲金燦請停工。以寬民力。上怒。命俟訖。工日治罪。○虜寇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脂城。殺掠人畜萬計。總兵周尚文弗敢擊。虜退。追斬殘虜。以捷聞。虜又入宣府。塞破。馬營諸堡。○湖廣盜。

起江華羅川竹谿各嘯聚拒殺主簿巡簡等官

夏四月京城中黃霧四塞忽暴風起西北勢如崩崖

文德坊西長安坊柱俱折命集議防邊科道劾尚書

張瓚貪鄙不稱本兵不報○雜谷刺麻僧日藏統僧

衆千二百五十人入四川求貢都司送十五人至京

貢珊瑚氍毹等物命量賞之仍劾違例起送官罪○

沙寇黃良秦璠竊據江陰之馬駝沙時丹陽運道阻

塞漕舟自奔牛入孟瀆達江良璠扼孟瀆口掠漕舟

七殺運卒千人又劫商船官兵逐之爲其所殺甚衆

得捕盜官于橋射殺之遠近震駭南科臣楊雷劾鎮

守令張璠周寧不濟漕渠致運舟冒險遇寇上

御史王學夔巡江御史胡賓侔璠寧俱

爲總兵駐鎮江慶圍璠良于崇明之南

垣墩臺命發馬價銀三萬予之○御史包節請罷張

瓚瓚疑爲王廷相所嫉遂許廷相不宜與道流唐珠

珊往來受其房中秘術廷相亦奏珠珊老年瑱髻瓚

嘗稱其預知遷除事而乃以罪臣是同浴而笑僕也

上曰瓚廷相俱朕簡用其各盡乃職給事中張堯

年論瓚世居京師親屬環布請託日多宜改瓚別用

不聽

五月工尚書溫仁和奏曰近年大工浸廣爲費不貲

內自慈寧宮外自壽宮等役共用過六百三十四萬

七千八百九十餘兩帑藏已竭工費無紀開納應者

累月不及萬計何異掬蹄涔而沃龜坼也承天所請

又一百七十餘萬不知何以應之上命會戶兵二

部區畫

秋七月增湖廣解額至九十人○虜酋哈刺噴科僉

答几祿吉囊青台吉負十日糧入塞比報至虜已過

順聖川總兵白爵遇于水泉兒敗歸副總兵雲冒又

敗績于馬連堡虜駐塞內兩月徐徐出塞

八月虜人竊叛卒李天章高懷智統衆入塞由井

處殺掠萬計過大同卒以所掠道之求假道焉山西

巡撫陳講告急言賊多華人悉知險易宜大援兵觀

望不戰故敢于橫肆章下兵部瓚置之○虜犯定邊

適守將醉虜夜登陴遂深入大掠固原總制劉天和

聞變率精騎九千馳至花馬池召醉帥斬之以徇分

檄諸鎮兵合擊會天大雷雨虜弓膠解馬蹙蹙淖中

不能去于是延緩周尚文擊其左寧夏任傑擊其右



固原魏時障其前。天和六年，其後強弩大礮，四百合擊，虜大敗，斬首五百。驍卒張奴兒殺吉囊一子，捷聞。上大悅，即軍中加太子太保，子世錦承千戶。巡按呂光洵陞俸一級，巡按以邊功叙錄始此。本兵張璿加少保，輔臣言少師鑾少保。

九月壬子，熒惑入南斗，數日乃退。

冬十月，水土金星聚于角。南科臣楊雷劾尚書張瓚錢如京，溫仁和不報。顧鼎臣卒，贈太保，謚文康。

十一月，毛伯溫大集兵境上，諭莫登庸父子皆束身來歸，待以不次。登庸遣使詣轅門言，願出境歸降。躬聽其言，伯溫許之，約日為壇于鎮南關內，設幕府以待。登庸已歿，登庸乃智其孫福海守國，與姪文明及其下阮如桂等四十人入關，各尺粗繫頸，詣壇下，匍伏稽首，納款書，復詣轅門，獻所籍土地軍民數目，還所侵欽州四峒境土，請奉正朔，及舊賜印章。伯溫宣諭威德，稱制赦之，令歸國待命。以陶仲文為乘一真人，知道錄事禮部尚書，尋加少保。仲文黃岡人，以吏起家，官海州庫大使，以方術召見，宮中有巨蟒，仲文以水喫之，蟒縛劔而歿，以是得幸。

十二月戊午，太白經天。上嘗不御朝，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較書，趙時春請以來歲元日，皇太子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上曰：朕方疾，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洪先等狂悖浮躁，姑從寬黜為民。湖貴之間有蜡爾山，東隸鎮溪，草子坪屬辰州，西隸銅仁，平頭屬銅仁府，西北接川之酉陽，初草子坪土官田與爵以事繫辰州獄，諸苗賂脫之，已而與薛淫虐復逐之，遂嘯聚以叛。銅仁以苗民負欠租稅，督責土官平頭土官挈印逃，諸苗騷然，共保蜡爾山，推計之不克，奉命就家起萬鎗開府辰州。

二十一年春正月，御史楊爵奏曰：天下之患莫大於旱，危為安，實可憂而以為可樂也。去年自夏秋不用，歷冬無雪，憂旱之切，遠近所同，而大學士言以元旦微雪為靈瑞而稱頌之，欺天罔人，不已甚乎。劫國勛中外皆知其惡，使其潛干政柄，群小趨附，此任用匪人之過也。邇來饑饉相仍，小民委命丘壑，此誠節用惜財與民休息之時，而土木之興，十年於此，又差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賸民膏血而不卹，昔隋以盛修宮室亡國，此興作結怨之過也。陛下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朝儀間闕，經筵不御，朝參未得一觀。

大顏敷奏未得一聆天語。此渙散人心之過也。方士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者。今乃金紫遍於羽流。昇以保傳之職。取百世之譏。此損國體之過也。楊最言出而身亡。羅洪先以言罷斥。忠臣結舌。讒諂盈廷。此阻抑言路之過也。願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察臣忠悃。賜之施行。上覽之怒。逮之詔獄。時中外以言爲諱。而爵所論皆人所不敢言者。魯陝西人。平生清介絕俗。居獄中。惟推演易義而已。在獄拷掠幾死。尉卒蘇宣私顧之。得活。逮之日。京城大風。人呼爲楊爵風。○大計群吏。參政王愼中。以不

謹削籍。蓋夏言惡之。特旨斥逐云。  
二月毛伯溫疏稱。莫登庸束身歸罪。黎寧譜系不詳。乞宥納登庸。因送莫文明諸人至京。廷議如伯溫言。上命罷其國王號。降爲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

三月錄用舊臣李廷相唐龍等。○賜沈坤等進士。○郭勛信方士段朝用。以所煉銀製食器以獻。上悅。之朝用復自進銀萬兩助工。授紫府仙真高士。已試其術不驗。其徒王子巖許之。執付鎮撫司拷問。而朝用所化銀皆以術盜之助幣者也。上由是惡勛。

夏四月辛酉初昏。陰雨驟至。大雷雹以風。忽震火起。仁廟烈風噓之。燬其主。廷及成祖主亦燬。群廟一時蕪盡。獻廟獨存。上奉列聖主於景神殿。遣大臣詣長陵獻陵告題。成祖仁宗主亦奉景神殿。下詔罪已。科道胡汝霖聶靖李乘雲劾程鑾嚴嵩。郭勛聞災不疾赴救。時鑾等方供事內壇。先詣災所。令內臣亟捧神主以出。汝霖等初未之知。上曰。群小乘機中傷可嘆。命俱外謫。○科臣戚賢等因災變陳言有所彈劾薦引。上曰。李廷相戴儒原係科道所舉。乃自相背戾。王畿爲學小人。專擅薦引。懷奸植黨。亦令外謫。○李鳳來奏六事。執治體。明治功。正紀綱。慎刑獄。禁暴斂。重水利。張潮亦奏六事。抑奔競。重恩典。惜人樵。廣廢遺。公舉刺。懲貪墨。皆採納之。○劉繪奏黃河南徙。徐呂二洪涸淺。乞濬丁家道口。及汶濟諸泉。以通漕。

五月南京國子祭酒鄒守益自劾求退。命削籍去。○雲南人錢世賢初以福建僉事賊敗。爲御史包節論。黜及節按雲南。世賢率僮路辱之。節以聞。命收世賢論戍。六月莫登庸歿。以制命授其孫福海。伯溫班師已而

福海不能輯衆為黎寧所逐居南海上朝廷置不問  
秋七月晉府宗人表相秦府宗人惟熈各以路嚴嵩  
求襲已絕郡王邏卒執晉宗行賂人晉府故郡王妃  
使人擊登聞鼓奏訴上令行撫按勘實嵩不問○  
朶顏普華蘭台求益貢華蘭台把兒孫兄子也時時  
寇掠漁陽邊人不得耕牧至是挾北虜求益貢毛伯  
溫奏請許之○夏言罷

八月 昭聖皇太后張氏崩上謚曰孝康敬皇后

九月京山侯崔元成國公朱希忠並召見燕語元乘  
間發郭勛罪惡上領之都察院奏其奪軍民田廬

上怒令勛自言狀收其黨孫澐鞠問詞連駙馬謝

詔英國公張濬惠安伯張鏞都御史胡守中亦劾勛  
怨望不忠輕勅書不欲領受勛三上章自理曰臣實

不敢怨望刑科臣高時復言勛罔利無厭奪故太監  
蕭敬莊田值金二十萬奪太監魏彬田廬太監韋霽

審瑾田園各值二十餘萬至於結納亡命託為腹心  
構事婪財軍民切齒春秋更卒領班官各索贖金而

又私役京卒哀取月廩張延齡包藏禍心勛與交通  
為之經紀其家存心何為上曰勛受朕恩眷出群

臣上乃交結逆囚繫可知矣即逮繫按擬以聞○吉

道我叛人石大爵來求入貢上疑之廷議以

繼祖總督宣大發銀九十萬兩遣官從繼祖調度紀

驗上勅天爵至鎮繼祖縱天爵逸去吉囊遂率衆

入塞三關總兵丁瑋逆戰於右胡嶺歿之虜入關遊

擊周宇禦之於侯城村亦戰歿虜遂越太原而南殺

掠人畜數萬京師戒嚴吉囊出俺答復入大掠石州

繼祖坐守不出周尚文邀吉囊於黑山殺其子滿罕

冬十月夏言初以議太子母服制忤旨削官至是上

禦虜十四策復命以少傳入閣○南科道王燁劾張

瓚與郭勛同罪章下部○郭勛下鎮撫司行五萬金

賂署司孫綱綱為錄纖微事傳爰書以上尋下刑部

郎中錢德洪據綱所簿予以輕比尚書吳山從之掌

都察院毛伯溫劾綱納賄行私如勛大罪非一皆隱  
飾不舉情本故出法當並論山惟憑成案德洪事理  
不達俱宜加懲命逮綱付部德洪付鎮撫司山奪俸  
山吳江人非○初鹽法開中有常股法需次支掣有  
存積法以待不次之需皆商人輸金邊帑就運司掣  
鹽行幣既而有餘鹽法令輸金運司就場收鹽與常  
股鹽並掣夾運以需自餘鹽行而存積廢運司積無  
幾而邊帑日虛良法益壞戶兵部集議請設都御史

一員專理四運司鹽法。科臣郭鑿言官不必設宜革餘鹽。上曰變壞成法起於餘鹽私鹽充斥邊餉不充職此之由。卽禁革之以復舊法。戶部覆查兩淮六十九萬六千三十引兩浙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長蘆六十萬五千三百四十八引近歲增派悉除。○御史浦鉉按陝西至富平得楊爵事母至孝居鄉峻潔大行時爵繫獄未釋鉉上書爲爵申理上怒命官尉逮之。○戶主事晉江周天佐亦疏救爵曰陛下以盡言直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疏上詔答六十下獄守者梏之絕食三日歿。

嘉靖注畧

卷三

二十四

以急病聞時天佐弱冠甫娶梏歿屍棺置寺民有張嗣者素不相識奠而哭之聞者悲嘆焉明年正月浦鉉亦逮至詔答一百與爵同梏鎖七日歿。○南科王燁奏曰張瓚嚴嵩胡守中皆與郭勛結納互爲奸貪守中近因勛敗抗疏列勛始附勢以罔利終尾敗以脫禍此小人之尤而任以薊州兵務不堪也。十一月命侍郎張漢賑山西被虜州縣。○副使胡松上禦虜十二策內有條議充實三關兵馬上善之。吏部轉松爲參政在三關備用自行已策然參政無兵柄竟以不效斥罷蓋當事者有意擠之云。○陝西

人劉達殺人亡命虜中爲首真定人王儒被掠去隸達部下易名哈兒爲達詞事塞內都御史曾銑執之。○刑部再論翊國公郭勛殺人斬罪長繫待決尋度奴獄中當上南巡時勛與顧鼎臣居守獨勛不受中外餽遺爲人所難故上終念之。十二月逮胡守中詔獄初守中以御史扈從南巡頗著風力尋郭勛薦其才進副都御史兼詹事媮事勛奴孫淮極其諂見勛敗復反籬之薊遼督臣缺簡用守中以兵侍郎兼詹事往建來遠樓藉以威虜。○上

嘉靖注畧

卷三

二十五

賜樓名。上命御史查嚴禮科章允賢劾之且言其拜勛爲義父出妻相見遂下獄論死斬於西市。○南城民李華妻胡氏其姑易與隣人私欲并汚之胡不從爲所掩殺事聞命立祠賜額致祭。壬寅二十一年春正月吏科徐熿奏劾邊撫陳講史道龍大有徐嵩孫禴異懦無用可爲寒心總督樊繼祖擁百萬之餉連四鎮之甲坐視應辦任虜出入非以身殉國者若山東巡撫曾銑山西參政於敖副都御史張景華原任都御史韓邦奇陳九疇試有成效不敢厚誣天下無人也宜去者不去宜用者不用是爲

可憂耳。疏下兵部。寢不行。○議修大同邊垣。龍大有謂外邊遠不可築。內邊又難為力。俱乞停止。兵部覆曰。邊墻界限。尺寸皆金湯。圯壞年久。永無恢復之日矣。河套棄而陝右多事。西海棄而甘肅多事。大寧棄而薊州多事。三岔河棄而遼東多事。不可不慮。上曰。修邊乃防禦要務。但去歲虜得利去。茲秋必來。宜以整兵為急。

二月。樊繼祖罷。陳謙史道俱削籍。○召翟鵬還。○虜掠蘭州。○城臨清。從曾銑奏也。

三月。以邊報踵至。復命翟鵬為兵部侍郎總督宣大。

夏四月。翟鵬至鎮。以餉為請。大學士言謂樊繼祖買

積務。尚未動支。如何在空虛。命覈之。科臣楊傑奏曰。宣大二鎮。內發帑金不為不多。而胡守中輩漁

獵其間。是宜詳覈。但鵬奏孔棘。俟覈明接濟。恐客兵變生。不聽。中旨復罷鵬。革總制官。

五月。清紀郎周鈇請豫防虜。不報。鈇尋請外。○御史戴維帥以事笞兵馬。碎其所懸牙碑。兵馬奏聞。上

以御史不諳憲體。謫都事。兵馬居職如故。時上嚴明。故典刑秩然。若近來卑官如所為。則臺省共魚肉

之矣。

○上問。俺答入大同塞。時吉囊已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兒。駐威寧海上。俺答糾之入經朔州。破雁門關。掠太原而南。京師戒嚴。○夏言有罪。上為諭一通。刊示臺諫。畧曰。朕承天命。裁理天下。求一真才。夾輔不可得。夏言脅君助惡。縱恣成性。往歲令高忠代獻玉器。又獻女子。朕詰忠曰。祖宗家法何如。爾敢交結文臣耶。言又於禁中乘輿。詰之乃云。橫板。朕以香葉巾皮帛履賜言。乃拒不受。朕不早朝。言亦不赴內閣。王言慎密。豈宜人臣視如戲具。此等鉅惡。言官豈有不知。不聞糾劾。於是科道沈良才喬佑等

疏劾言。言亦上疏自劾。遂削籍去。

秋七月。己酉朔。日食。既。○復以翟鵬提督宣大。偏保

○廷議懸賞格。斬俺答頭者。予千金。無應者。俺答擁眾。越太原。列營汾河。大掠州縣。時翟鵬未至。我師連營。不相統攝。皆觀望不戰。虜大眾駐平遙。介休間。散騎入山。落中。擄男女牛羊衣襪。迤邐就大營。莫敢邀

擊者。○虜整眾且歸。副總兵張世忠自侯城村躡之。力戰。諸將閉營莫援。虜集精騎圍之。世忠眾暴創。步

鬪。虜眾亦死傷。會世忠軍矢及火藥俱盡。短兵接虜

益集團。世忠腦中二矢。死。部將張宣張臣皆死。○虜

乘勝分掠定襄五臺乃從廣武出關自大同左衛及陽和塞去駐內地三十四日掠三十八州縣○大計臺諫官共七十三人奪級補外

八月以嚴嵩為大學士仍掌部事科道沈良才童漢臣劾嵩貪淫得惡以為輔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南京科道王燁陳紹等各劾嵩貪婪久著若處具瞻之地是樹天下之貪標也不報○丁酉災感掩南斗

九月吏部許讚以邊用不足請復開餘鹽○部李汝圭議可詔行之○工部郎劉魁請緩雷殿工作杖四

十緊詔獄

冬十月御史謝瑜疏言堯舜誅四凶以幾百年之治

陛下於四凶已誅其二矣所謂四凶郭勛胡守中張璠嚴嵩也○科道童漢臣伊敏生劾嚴嵩不已

嵩乞罷上勉留之○官婢楊金英等候上於熟寢以粗束喉幸誤為灰結喉氣得不絕張金蓮走告

皇后后馳至解組上乃獲甦后命太監張佐高

忠捕訊得金英同謀八人首謀則寧嬪王氏也端妃曹氏有殊色為上所鍾愛實不與謀而蘭及之人以為冤張金蓮事露方告更有徐秋花等數人翌日

上猶不能言后傳命悉磔於市按古婦人無刑刑亦不在市時變起倉卒促成於中官法司不得爭也

上後知妃死念之族金英等家十一月張璠卒以毛伯溫代為尚書伯溫以璠有貪關請邊類多債帥乃上疏禁將領培剋營伍命刊榜禁諭

十二月司業王同祖請改元以延聖曆上惡其佞黜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給事中陳斐請行大闢大射禮命寢行

卷三

五九

○遣內臣赴蘇杭監織袍服給事中蘇應旻言大造以南賦役煩重災害相仍乞免差官驗擾勅撫按如式督造不報

夏四月嚴嵩解禮部事嵩既入閣百官有所建白必先白嵩嵩諾而後敢上於是苞苴爭轉其門翟鑿不能奔走群競而以位輒嵩二相於是有隙是時邊鎮文武賈啓周尚文不相得上命奪尚文一階改啓

別用而翟鵬與張鳳趙廷瑞與尚文復不和上皆兩責之給事中周怡奏曰風教之大禮讓為先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闢之禍流於下今鑿嵩憑藉寵靈

市恩修怨各私陳背詆是大臣已不和矣嵩威靈氣焰凌逼有司中外之臣不畏陛下而畏嵩勢不足驅人而名位足為嵩閹尚書許讚世掌銓衡小心謹畏不能銷權勢要求之心靡亦甚矣大臣不和則儉邪乘間非國之福邊方警急而文武大臣不相和同其不償事敗謀吾不信也 上曰怡謂群臣不和負君兆禍其言良是第謂朕日事禱祀不務和德於上心主訕上下詔獄○尚書許讚疏訐鑿嵩囑托以所與選郎王與齡書封進曰臣等抗違罪積如山權奸主於中而鷹犬和於外臣等不為選郎王嘉賓之遠

黜得為御史謝瑜之回籍幸矣伏望省論二輔渾厚博大容臣等少盡職業 上手批曰所奏固欲革求免之意汝等果一帖不受亦不必有此訐發縱獲私賄但當奏決何為便詈曰權奸中引嘉賓瑜之名懷私忿怨明矣必王與齡脇持報復耳與齡着為民衛帥阿嵩意遣官崔偵與齡與齡辭朝後還寓所惟瓶罐數器遺之隣人徑上馬去相與喟嘆為奇男子

秋八月虜入榆林  
九月張壁尚書禮部○嚴嵩擢山東試錄中諷 上語奏之命速監試葉經至京杖之歿於闕下經蓋嘗

以受表袖惟憶賄劾嵩者  
冬十月虜入陝西○旌石州歿難民十三人孝子張均父為賊殺抱父屍泣三日歿張丞相負母以逃為虜所執與母俱歿于博母為虜得博奮氣取石擊賊母得逸去賊剖博心殺之張永安持挺救父父逸永安被劄歿溫繼宗護父柩力戰中矢歿白氏郭氏擊賊救夫劄歿吳氏馮氏賀氏溫氏被執不屈歿李氏從夫歿皆一時著奇節云  
十一月復太廟合饗制○削貴州巡按魏洪免籍亦坐試錄訛舛也

甲辰二十三年春正月徵諸鎮兵戍大同

三月賜秦鳴雷等進士  
夏六月熒惑犯南斗○刑科臣王交王克日奏劾詹事江汝璧修撰沈坤編修彭鳳歐陽喚員外郎高節朋私通賄大壞制科大學士鑿二子汝儉汝孝聯中

鄉會崔奇勳焦清同業師友四人俱在鳳房喚助鳳尋卷及坤之取陸焯節之取彭謙汪一中皆以納賄并論順天主考秦鳴夏浦應麒阿奉鑿罪 上怒嚴責杖汝璧鳴夏應麒六十革職鑿及二子削籍蓋嚴嵩嫉鑿位已上故喉言官論之陸焯乃受職舍人非

試職也。冒進科場連中。卒以都督炳弟。陰庇之。竟免奪名。雖聖主無奈。權臣何也。

秋七月加陶仲文少傅兼少保。

八月許讚張壁為大學士。熊浹尚書吏部。費家禮部。

九月虜入大同塞。翟鵬却之。○朶顏侵薊州。巡撫許

論擒其導賊斬之。○虜潛令叛人入京。習發佛郎機。

獲誅。○巡撫朱方請撤諸鎮防秋兵。

冬十月虜大入關塞。翟鵬不能禦。上怒。朱方請撤

太早。命速鵬及方尋杖方及郎中韓勗於廷。方勗俱

成。鵬與毛伯溫削籍。以翁萬達總督宣大軍務。

嘉靖注畧

卷三

三

十一月加陶仲文少師兼傅保。○叛卒王三指揮王

鐸子吉囊妻以部女。頗年為虜導。悍甚。軍卒劉伏玘

與三舊識。偽為酤酒業。移家塞垣下。誘三下馬歡飲。

醉而縛之。并其黨三人。邊害遂除。巡按李天寵以聞。

詔磔之。傳首各邊。上歸功玄威。故加仲文官。

十二月戴金尚書兵部。○萬鏜征湖貴苗。四年不能

克。乃誘致苗帥龍某來見。龍要千戶為質。乃來鏜。執

而殺之。苗亦殺其千戶。因遣所隸土目詣巢撫之。徧

以牛粟仍官其魁龍許保。遂奏苗平班師。

乙巳二十四年春正月廿。肅總兵戚寧侯鸞捷奏至。自

言一日五捷。斬吉囊子狼台吉。兵部疑之。請行勘覈。

上特加鸞太子太保。○山西巡按陳豪奏曰。北虜

三犯山西。殺掠百萬。此不可以常寇目也。二三年間。

來則未能拒之。去則未能擊之。何用六百萬帑金之

費。諸臣建議。不過曰屯守險隘而已。不知虜眾皆攀

巖磴附而來。邊垣又何足恃。多我亡命為嚮導。星術

機械咸足為彼區畫。無復忌讐。患將何底止。○戴金

罷。唐龍代之。

三月大計京官。○收原賜勲戚福德寺等旅舍。

夏五月壬戌朔日食。○嚴嵩恨王輝前劾。令所私尚

書諸注畧

卷三

三

實丞諸傑。貽書考功郎薛應旂使黜之。應旂執其使

欲奏聞。尚書張潤止之。已而傑以前任南兵部穢迹

黜。有常州守符驗亦坐前任御史事。嵩乃令御史

桂榮劾應旂以私怨黜常州守。應旂改外。○楚王顯

格素薄。其世子英燿。雖服飾鮮麗。必責跪伏汗壞之

積。燿非一日。至愛妾復生幼子。漸有奪嫡之勢。而英

燿狎比群小。王先以燿匿奸宮人杖殺陶元。又以燿

潛納樂婦。欲殺劉金。群小皆懼。勸燿先發。謀以上元

邀王賞燈。集其黨田堯張六兒。歃血盟。執銅瓜木挺

蒙以假面。伏緝熙堂後。日甫申。王至。酒數行。從者以



次設食引去。燿令放砲。金等從王後擁出。六兒以爪碎王首。椎槌亂下。立成。王從者朱貴告變。通山王英。炊陰奏燿弑逆。詔駙馬鄔景和等按之。武岡王顯。梃具揭燿如通山王言。獄具告於皇祖。斬英燿燬其屍。

六月允給事中陳棊奏撤去帝王廟元世祖神主。及其臣木華黎五人。并去南京廟中世祖像。削宋訥所撰碑。初修撰姚涑請罷世祖祀。禮臣言世祖一代之治。有足稱者。自古帝王優崇勝國以昭忠厚。太祖膚斷必有所見。遵舊制便。至是以邊患故始議撤。

嘉靖注畧

卷三

五

徐學謨曰。歷數之傳。雖有華夷之辨。要皆天命所屬。雖曰夷狄。自不能廢之矣。宋人正閏之說。尤為無謂。

秋七月太廟成。復同堂異室之制。卜日奉安神主。序昭穆。皇太子攝行祀禮。御史周冕請上親饗。上以其違命。下詔獄。○套虜二萬騎。自寧塞堡潰墻入。殺掠人畜數十萬。時延綏游兵。俱徵赴宣大防秋。故虜入無禦者。詔逮總督張珩。巡撫張子立。謫戍。八月虜寇大同。○張壁卒。

冬十一月大學士許讚以王與齡事與嵩有隙及進。

內閣心不自安。屢疏乞休。吏尚書熊浹自諫。仙忤旨。上屢以事督過之。奪俸者再。亦稱病乞休。時上於西苑。久不視朝。常疑人訕之。見二人求去。大怒。命譴閉住。浹為民。○山東巡按鄭芸奏。成事許達。前在樂陵禦寇功。進其子千戶瑒。世官一級。

十二月召夏言入閣。有勸言勿出者。言不聽。○唐龍尚書吏部。路迎兵部。○楊爵周怡劉魁久繫獄。有仙降箕。請釋三人。上允放歸。而尋悔。命復逮之。爵至家方一日。按至。爵曰。吾知之。即與同飯。飯稱不堪。爵啗自若。食已。立屏前。曰。有旨逮吾行矣。即攬袂行。與

嘉靖注畧

卷三

五

怡魁復同繫。又三年冬。日。爵籌易與怡魁飲。曰。須盡此杯。明日出矣。是日大高玄殿火。火中恍呼爵名者。遂併釋為民。爵歸。有異鳥集里舍。爵曰。大鳥至矣。其為我乎。自為墓誌而卒。爵嘗求父母誌文於呂柟。單騎行百里。不享一飯。俟脫稿徑去。

丙二十五年春正月。南科臣游震得言。考功郎薛應旂。公忠任事。不避怨尤。而以謗譏補外。非所以勸勤也。尚書唐龍覆言。應旂疾惡去。姦昭然耳目。詔復京秩。

夏四月。指揮陶鳳儀。成於賊。鳳儀曾祖成。按察副使。

祖魯布政使。世以蔭叙。用軍功顯名。以歿殉事者。○保德州崔鑑。年十四。其父私於隣婦。逐其母。鑑忿。手刃隣婦。獄具。上特免鑑罪。○湖廣巡按包節。抑太監廖斌之橫。杖殺其所庇豪周章。斌遂奏節。謁陵。不以元旦。進膳不行。旁立。爲大不敬。奏發而節始奏斌前事。上怒其抵飾。逮京問戍。六月路迎。罷。陳經代之。

秋七月。戶尚書王杲請收山場湖陂河道之稅。以濟邊用。○文選郎高簡引用私黨何遷。茅坤爲給事。楊上林劾及簡。出補叅政。御史陳九德追劾之。命逮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獄論成。尚書唐龍坐削籍。○虜入保安塞。大掠延慶。總督曾銑請復河套。條入議以上。○周用尚書吏部。八月廿肅巡撫傅鳳翔初爲叅政時。畫圖著論籌邊。遂擢僉都御史。不兩月而改江西。給事中楊宗器劾之。言其借籌邊以躡取巡撫。而一籌未布。遽改內地。宜黜之以抑巧競。

九月。西番貢使八百餘人入嘉峪關。傅鳳翔不知所計。館之於甘州。鳳翔去。楊博代爲巡撫。始疏聞。上命量糧數人。餘令出關。奪鳳翔俸。○罕東屬夷舊爲土番所逼。內徙入關。王瓊處之肅州近郊。漸爲民患。

巡撫楊博召其酋長善論之。爲之擇水草善處。禁白城威虜金塔諸城。去塞五百里。諸夷樂徙。積患頓消。○河西屯地久廢。博請於朝。墾畬畜者勿科租。佃者貨牛器穀種。人爭應令。跡龍首渠故道。分疏支瀆。墾田萬餘頃。簡壯卒田之。謹烽燧。勤偵候。虜不敢輒至。嘗一入寇。拒塞上不得入。斬虜首四十餘級。冬十月虜寇遼陽。

十二月尚書陳經覆議曾銑復套疏。上曰。虜據河套。久爲內患。曾銑所奏。其見壯猷。還令同鎮巡官務求長策。暫發銀二十萬兩。以爲邊餉造械之用。○代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大充灼以爲主。將胡兵四討。然後計殺小王子。充灼以爲然。使廷璽出約。廷榮刻印曰。天子師。俊棄。俊核各受令。造火箭。燒城外各草場。二日內。六處火起。總督翁萬達疑之。緝捕四門。驗治。其黨次仲。太知衛奉。曉虜語。使誘小王子。奉至威寧海。遇小王子部察罕。兒與之約。還告充灼。使張文博爲表。并所置一色旗。今奉持往。總兵周尚文行邊。詢知有四人出。惟而追

之及奉於榆林口得其表文旗幟萬達密啓代玉收  
充灼等而分捕叛者廷重仰藥从械充灼俊桐等八  
人至京勒令自盡燬其屍俊棄等發高墻逆黨悉磔  
○張延齡胡守中棄市○加周尚文太保翁萬達左  
都御史

丁二十六年春正月山西巡撫楊守謙疏請經理營  
田以充兵餉

二月福清民馮淑等三百四十人收糴綺諸貨泛海  
往日本貿易大風飄至朝鮮爲候吏所執以白國王  
王使使送至遼東巡按張鐸奏聞 上令御史查覈

福建海道官奏處  
三月諭吏部曰邊方多事任用要在得人爾部督心  
選用撫按不時刺舉以憑黜陟其別立選用陞遷資  
格○賜李春芳等進士○汶上民田斌其妻通於妖  
僧惠金嘯聚數千人流劫曹濮間黨與日衆

夏四月四川白草巒作亂全蜀震動總兵何卿討平  
之○僉都御史楊宜提督南京糧儲物議沸騰科臣  
張汝棟劾去之革督儲都御史○俺答求入貢總督  
翁萬達奏之御史黃汝桂言虜情狡詐貢亦寇不貢  
亦寇 上命絕之各邊嚴兵防禦○田斌流劫日久

南掠徐宿治河役卒格鬪敗之追兵繼至乃就擒山  
東巡撫何熬以聞 上責熬不能解散以至騷動河  
淮不准行賞逮下詔獄尋削籍  
五月曾銑出塞襲虜截斬二十六人生擒一人奪馬  
牛九百五十夷器八百初銑春中掩虜喪失甚衆匿  
不敢聞至是以捷聞 上嘉賞之○科臣馬錫劾奏  
戶尚書王果巡倉御史艾朴私受運司官黃正大賄  
委員外余善紀稱納低銀 上怒下果朴詔獄問果  
辨奏善紀所收八萬六千退出萬一千低銀並未呈  
部通賄事乞與該科同質戶科臣厲汝進等言兩淮

解銀之初副使張祿廣通關節如太常少卿嚴世蕃  
總督尚書王暉皆有請託宜窮治太學士嵩疏言汝  
進等欲以贓罪汚職臣故借臣子世蕃肆其巧詆  
上怒杖汝進八十餘杖六十降邊縣典史張祿王暉  
黜爲民果朴邊戍善紀降一級調外果成於戍所人  
皆寃之

徐學謨曰果素稱謹厚而嵩護其子乃委罪於部  
臣至激 上怒九卿之體陵夷盡矣刑尚書聞淵  
雅負物望亦惟阿肯成獄而已後來權臣類揜子  
惡傾家敗俗而不顧惜哉

刑用卒聞淵尚書吏部○吏科臧珊言會推大臣務  
求詢謀僉同尚書毋得自執吏部請從其議 上曰  
用人係吏部職掌毋得輒先論列待其不効指實具  
劾

徐學謨曰萬曆以來京堂缺吏部密請於首輔其  
人已定則具揭通送閣下明 旨推止應故事而  
已弘治間吳寬以尚書管內閣話勅會推吏部寬  
辭曰久在間局不能關防萬一家簡是速敗也於  
是吏部別推可見當時閣臣原不預部專送揭之  
例起於嘉靖然吳山在禮部未嘗以一揭送閣隆

嘉靖注

卷三

慶後絕無矣

山高安人

六月加陶仲文特進柱國兼支大學士俸○南京守  
備太監丘得為科臣雷賀所劾命充淨軍○曾銑劾  
總兵仇鸞科欵士卒阻撓軍機 上以秋防在即命  
奪俸○命朱統巡撫浙江兼攝福建統未至而倭船  
百餘火船寧波台州有眾數千登岸殺掠巡按裴紳  
以聞勅統嚴泛海通番○朱統至浙微知沿海大姓  
皆利番船勾連主藏貴家尤甚凡夷船至爭致其家  
虛值轉鬻其貨牟利潤已久不歸值夷眾怒時時構  
難有所殺傷統下令嚴海禁凡雙檣餘船一切毀之

因奏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群盜易去  
中國衣冠之盜難列貴官家渠魁姓名請戒諭不報  
秋七月延綏守禦官李越誘殺貢夷貢夷遇伏發沒  
軍甚眾巡按盛唐奏收越等鞫訊論越及裨將陳守  
節各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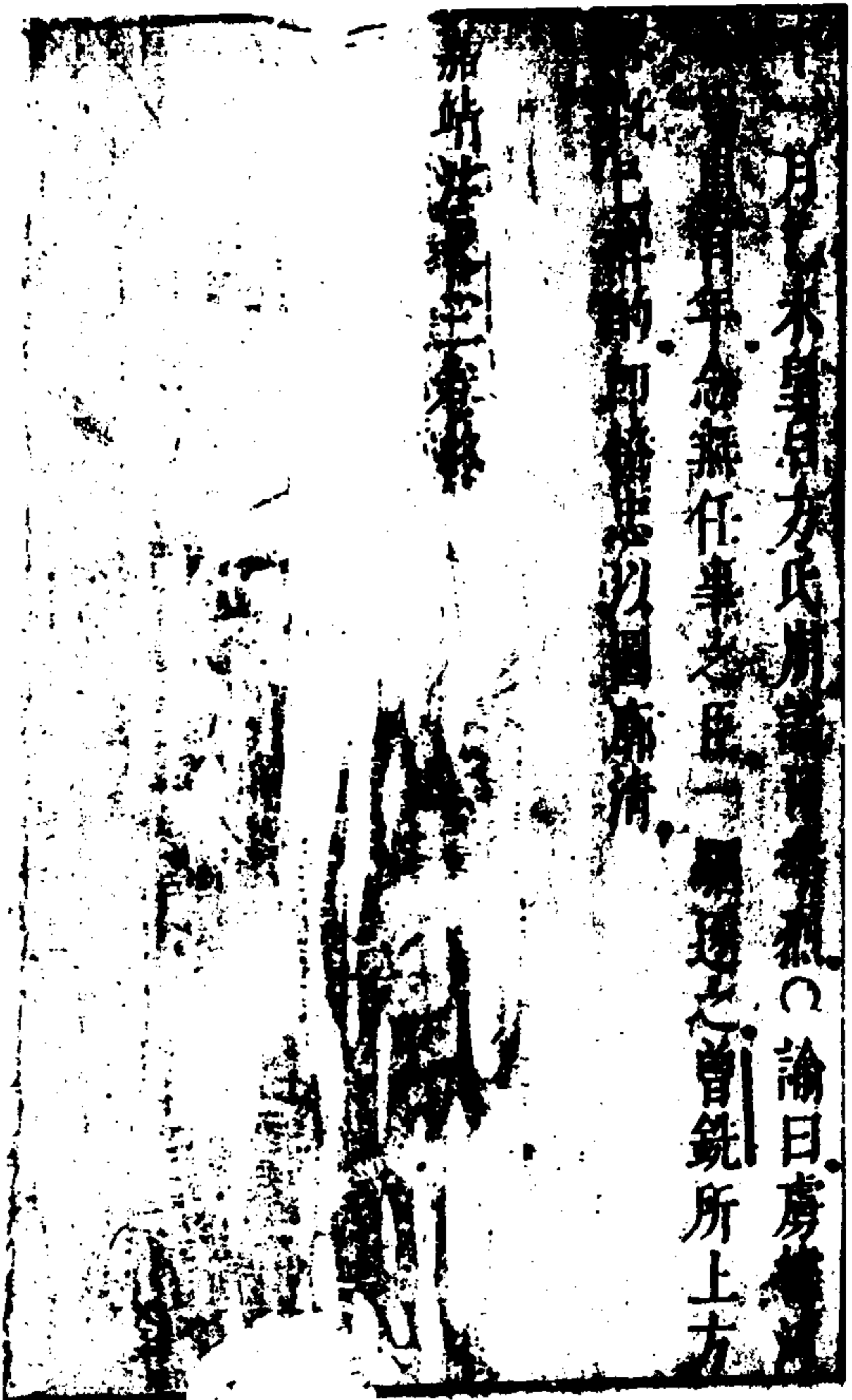
冬十月曾銑會同三邊巡撫謝蘭揚守謙王邦瑞及  
三鎮總兵參酌復套方畧上聞因上營八圖及河套  
輿地圖 上嘉與之○兀良哈糾建夷寇遼東○巡  
城御史陳其學劾奏錦衣都督陸炳蠹亂鹽政復劾  
元縱容廝養權取官鹽大學士言欲下捕治炳

嘉靖注

卷三

六

權行金求間不得乃長跪輸罪乃已下旨令炳元各  
自言狀各服罪乞恩釋之○陝西澄城山崩分馳東  
西三四里○仇鸞鎮守甘肅前以銑奏奪俸益狂悖  
無忌銑復奏曰將官有地方軍馬之任而鸞自副總  
兵而下索兼金寶馬以百千計又侵尅衛所月糧并  
班軍銀兩私役軍匠日且百人去歲果園堡之捷輒  
報狼台吉為我敵今狼台吉故在也隨從與臺盡帶  
功次一鎮洶洶 上大怒命逮至京訊巡按張甘雨  
奏鸞大失番夷心六事巡撫楊博奏鸞貪暴三十事  
兵部覆奏八命十餘賊私鉅萬詔御史覈實具狀



嘉靖注畧卷之四

大學生臣許重

戊申二十七年春正月 上諭輔臣曰套虜之患

今以征逐為名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見成功

可必否嚴嵩奏曰祖宗時力豈不逮猶然置之今中

外府藏殫竭一旦議出無名之師橫挑強虜誠有知

聖慮者銑以好大喜功之心為窮兵黷武之舉在

廷諸臣有所畏不敢明言附會上奏至匱 聖慮臣

有負請從顯黜 上大疑言於是嵩復奏曰臣與

言同典機務而言稱積自恣凡事專決每與

出言手欲以此職上意於外而示親厚於銑一

務忌臣干預夜分票本間以一二送臣看而已尚

言甚力 上意且不測言懼上書自明 上

奪言餘官以尚書致仕而令銑

逮銑來京問○嵩為仇

貪功襲虜覆師不以上聞

之罪謂不去驚事終掣肘

言妻父蘇綱致之言所

交結近侍律斬逮言至京言奏辯曰初

疏已至明是在京大臣偽撰藉口以

銑交關無證可據。上不省。錦衣衛陸炳具獄詞如  
鸞奏。

一月劉儲秀尚書兵部儲秀謝疏忤旨命削籍去以  
趙廷瑞代。

三月丙子朔日食。○曾銑棄市。○榆林等衛指揮李  
珍田世威郭震俱為曾銑所用。悉逮至京羅織之。珍

以戰功起。徒中為遊擊。謂珍減軍餉以餽銑。子淳被  
極刑。毒不肯承。誣累淳。人咸義之。○俺答投譯書求  
入貢不許。

夏四月尚書諭茂堅等。當夏言直侍多年。有議貴  
事。請注罪。

能之條。上切責之。嵩以災異疏引漢誅翟方進  
事。言竟論斬。○釋仇鸞罪。

五月葬孝烈皇后於永陵。○總兵周尚文奏言。父子  
血戰邊郵三十年。前後効首功。以千萬金。不自意為

邪臣賈啓所枉。二子遣戍。啓植私面。有功之臣。惟  
聖明憐宥。兵部覆議不許。初尚文在邊。啓為

蕃為經歷。尚文繩之不少假。故尚文怨之也。○工  
星晝見。

六月貴州賊亂。設川湖貴總督。以張岳為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改浙福巡撫朱純為

海通番大姓。皆不便統。降科道葉銓。周亮請改統。以  
以輕其權。○夏言妻蘇氏請代夫歿。不許。命流蘇氏  
於遠州。○大同衛舍馬祿。年十七。將適人。化為男  
子。○鄭王厚烷進居敬窮。理克已存誠。四箴。又演進  
珠十首。以神仙土木為規。上手批其奏曰。爾真令  
之西伯也。欲為為之。

八月京師地震。○虜侵大同。周尚文與戰於彌陀山  
勝之。

九月虜入宣府塞。大掠。○朱統破海城於溫州。  
冬十月夏言棄市。○

十一月議附孝烈皇后於永陵。  
十二月虜掠遼陽。○范德。○

配二十八。八年春二月張治。○  
學士入閣。○俺答入大同。○

尚文翁萬達各將兵擊虜於。○  
五提聞。加尚文萬達官。○

部  
三月辛未朔日食。○皇太子冠。○

莊敬。上痛悼殊甚。批。○  
便有此太子非常人。不識耳。○總督王以

垣延綏一鎮計用四十二萬三千六百四十兩

夏四月朱純俘斬海寇九十六人純嚴於任事海寇

為之肅清奏曰今不依臣區處十年後中國皆倭賊

矣時通番皆宦家子姓而林希元以講學稱名其家

尤甚厚賂閣臣必欲敗純御史陳九德劾純擅殺

給事杜汝禎往勘

五月周尚文病卒給事中沈束為請優卹尚不喜

旨激 聖怒謂賞罰自朝廷出束自逞意見廷杖

十長繫○趙廷瑞卒以范鏞代鏞謝疏忤旨削籍

翁萬達代

翁萬達代

秋七月朱純請緝捕閩浙道倭豪精林等者身

郎詹榮覆奏純所論坐俱關重刑未知果否通番

史周亮劾之有 旨命純還籍聽覈已而杜汝禎

御史陳宗夔劾上前賊乃滿刺加國人私招沿海

賴販鬻番貨未嘗流劫并論副使柯翰指揮盧鏗

殺罪純嘆曰權臣在內未有能立禁於外者吾不為

曾銑市曹也因飲藥自殺

九月閩淵罷夏邦謨代之○三衛夷人引大

守將張景福及百戶成策李松皆叛

冬十月翁萬達以憂未任丁汝夔尚書兵部

十一月金星晝見凡五日○故陽武知縣王聯

御史胡縉宗所按削籍恨之及歸家河間坐殺人

或待報令其子朝策當長至日詐充常切臣關入

門於班中聲冤搢拾縉宗詩有穆王八駿空飛電

湘竹英皇淚不磨為詛謗假手御史閻隣胡植等

抵伊重辟牽連都御史劉隅等百餘人下法司會訊

悉誣指無據 上不悅刑尚書劉勰引罪勰為

宗鎮撫司拷訊○治宣大失事罪

庚二十九年春正月大計創典史厲汝進籍○京師

雨土雨蠟霾霧四塞

上憂長以阿衡仲文會文

疑有冤獄得雨方解適法司以續案獄上 上有

杖四十為民尋大雨百官上表稱賀 上以仲文

玄平獄封為恭誠伯

二月用御史董威言罷海禁時關

番貨為利番人肆掠出禁不遠之

徐海毛激據近島擬於王者朱純

禁鑄暴勾引諸豪欲遂除之於是

按閩浙豪貴爭賂之以弛禁為便

今卒釀大亂

三月賜唐汝楫等進士

夏四月貴州叛苗破石阡府。詔切責張岳。

五月益津王子祐。繕計奏鄭王厚烷謀反。遣駙馬謝詔等會勘無驗。降詔數厚烷。欺慢不臣。發高墻。仍暴其罪於各王府。蓋烷讀書能文。好為詭故。不情以釣名取譽。故及於禍。

六月薊鎮撫臣王汝孝以三衛索賞無厭。出境撲殺之。夷遂導虜入寇。○俺答萬騎入大同。伏精銳。各而以羸騎百餘嘗我軍。總兵張達素負勇敢。徵兵未集。遽率麾下馳擊。伏發圍達數重。馬蹶被殺。副帥春援達不克。亦被殺。虜斬二首引去。

閏六月逮宣大總督郭宗。舉趙撫陳耀。杖於廷。杖下宗。臯請戍。○仇鸞總兵宣大。侍郎蘇。奪情起翁萬達於家。趙錦代。科。請慎選學官。

秋七月俺答脫脫辛。愛自威寧移駐斷頭山。詔各邊戒嚴。

八月虜犯宣府。不得入。東駐大興州。去古北口相。大同帥仇鸞馳奏虜騎日東。將窺薊鎮。臣謹以便。應援。或徑趨通州。防守京師。順天巡撫王汝孝。州誤信謀報。言虜向西北。尚書汝藝亦以為然。

兵勿東。上命鸞暫駐居庸。待報乙亥。虜循湖。川南下。攻古北口。汝孝禦之。虜引滿內。以。而別從黃榆溝折墻入。汝孝兵大潰。虜由石。密雲。轉掠懷柔。至順義。圍之。已復解圍而南。時警。日棘。有言虜造細潛住京師。燒各場馬草。給事中王德奏。請各場積半散。有馬官軍半。商人搬入。准其上納之數。發御馬於附近州縣牧養。太僕寺到之馬。急收入城。武舉待試者。自薦印用。上。○畿內。建接王。行馳駐通州。收漕舟。潞河西。夜。走京師。請。守老弱。纔五萬人。命文武大臣分守都城九門。及。隅。文臣有知兵者。悉聽尚書汝藝委用。又用。議以定。兩侯。蔣傳侍郎王邦瑞。總督京營官軍。命都御史王儀。往鎮通州。禮尚書徐階。請。將官。李珍等。復其原官。聽總兵調遣。檄各鎮勤王。○已卯。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兵至。庚辰。都御史楊守。以保定兵至。諸邊將朱。兵亦至。人心。安。守謙提督團營。陸炳提督皇城諸門。都御史。節督巡五城。○。兵至通州。列陣河西。自。

○。兵至通州。列陣河西。自。



楫兵營於東直門外。時各路援兵頗集。議者謂城內有邊軍足恃。宜移京軍備內。於是王邦瑞請以京軍營長安街。丁汝夔請量製兵入營。十王府進奏政艾希等為倉都御史。同侍郎孫禎督治濠塹。○鄉民集城門不得入。萬口號。聲徹西內。命徐階傳諭九門。啓閉以時。納民。○虜自白河東渡潞水。大掠村落。焚湖渠等馬房。執內侍楊輝入人去。○勤王師至城下。有命犒之。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關金。粟囊索金。既皆無。士卒饑甚。陸炳言狀。上奉勅李士翔官。戴罪辦事。○科臣張乘益言。西苑宮垣。淺請。上還大內。上諭勿擾。○諭戶部。未便。重發五萬石。定價三錢五分。官賣。○辛巳。虜自通州渡河。西向。前鋒七百餘騎。至安定門。進北教場。仇德徐珏。遂後騎於白河。孤山。斬首十三級。壬午。虜大眾薄城下。分掠西山。黃村。沙河。畿甸大震。總兵高乘元禦之。收績。令朱楫。亟以兵應援。詔以大通橋見貯清糧。分給諸路客兵。未至者。權寄天津倉。○修各所虜內官。持番書入城。欲以三千人入貢。上召大學士嵩。本尚書階。對便殿。以書示之。曰。事勢如此。何嵩曰。捨食賊耳。不足患。階曰。虜在城下。豈可

捨食。須議所以禦之。上顧階曰。卿言是因言求事。問嵩云。何。嵩曰。此禮部事。階曰。事體重大。上主張。上作色曰。正須大家商量。階曰。宜權許以疑虜。恐要求無厭耳。上曰。苟利社稷。貨非所愛。階曰。萬一有不能從者。奈何。上悚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當何如。階請以計疑之。言無臨城脅貢之理。退出大邊外。因大同守臣奏。乃可往。超之間。援兵至。我戰有備矣。上首肯。命出與百官議之。嵩固。臣民咸望一出視朝。上微哂。階繼請之。上乃明日視朝。嵩退。集百官。下議。司業趙貞吉。本所急者。出。遂東。於。上宜貞吉。至左順門。今。敵辨博官一員。同錦衣衛官。士氣仍許開。損軍之令。令人自為。但得一百員。百兩。還遣者。誅無赦。上即命貞吉。給賞功銀五萬兩。宜諭將士。以。節制諸路軍馬。文官三品。武官副。者。許以軍法從事。陞楊。為兵。謙兵薄虜營而陣。堅壁不戰。上自是不悅。○癸未。上御奉天殿。

請大臣 詔起舊尚書楊守禮侍郎劉源清史道  
都御史許論於家尚書丁汝夔請委部事躬督諸將  
出城禦虜不允○王儼至通州管兵城外而自臥城  
中會仇鸞兵至却虜兵饑無所食掠諸村落儀捕之  
下獄死者數人鸞兵大譁 上聞命速儀而以御史  
王忬爲僉都御史代守通州○甲申通政司樊深條  
奏禦虜六事中言主將養寇要功 上怒其借言攻  
鸞斥爲民○虜退趨白羊口戶兵王尚書李士翱王  
汝夔胡松引罪下汝夔獄士翱革職○初汝夔聞警  
意甚憂皇莫指所任偵察等事不即報捷者虛無  
嘉靖注事  
城中數震京營兵多役占東西學訓營兵皆怨置  
大同軍故椎髮劫掠村落或自詭遼陽軍有捕掠者  
上付鸞自治大同軍益驕汝夔不得已禁勿捕民  
問不知謂汝夔以御曲處遼軍及虜虜城汝夔  
師令諸將勿輕戰民間益洶洶警汝夔於時虜在  
下爲遠屯郊迤城中莫窺其動靜守謙屯城下一矢  
不發中貴望見城外圍壁殘毀環泣訴丁楊賊於虜  
上命執二人卽訊而以王邦瑞攝兵部艾希澤將  
守謙兵○丙戌 上坐齋宮趣具丁楊獄詞三法  
官彭黯屠僑沈良才以延緩廷杖丁亥汝夔守謙

新科臣張侃救之廷杖削籍汝夔守謙素市○趙貞吉  
前稱詔出城請鸞營宜諭以銀致之鸞不稱身  
計無所出乃復命高謂貞吉狂誕且違論其申理  
尚文沈束非是 上怒杖之九十請蒞浦典史初  
吉廷議罷盛氣謂高於西苑直中高辭不見會趙文  
華入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罵曰  
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高聞大恨乃薦使勞軍遂  
罪○丁亥鸞逐虜至白羊口虜以白羊道狹擊其  
前高崖口舊路與鸞軍相擊虜退不戰而散  
所獲以裨將戴給徐仁  
趙國忠列陣紅門前不敢入而去○命李鳳鳴  
薊州徐仁備守密雲詔京營將許策歸真一萬  
斬首四十八級已丑虜衆盡出鸞衆不敢逼尾至石  
匣城而還賞鸞以下將帥銀幣 王汝孝驅虜於白  
羊口遠汝孝者初以道梗不能通至是就逮滅於前  
戌  
九月辛卯朔遣侍郎駱駝往順德府賑濟  
○罷京營提督太監高忠勳臣朱希忠陳德○立  
政府加咸寧侯鸞太保入理戎政○置朔邊

孫禮兵侍郎為之。○徐階薦何棟、聶豹邊才。上執之命。亟起用。後豹躡進本兵。以迂慢失望。棟亦召。薊遼在邊數年。家富數萬。○張岳大集土漢兵討貴州苗。

冬十月咸寧侯鸞請選宜大銳卒入衛。兵部覆言。二鎮為京師門戶。禦寇不於門戶而於堂奧。不可。上不聽。各邊共選六萬八千人。班上京師。鸞復上議。大舉北伐。先遣京營將分詣各邊練兵。於是邊兵盡隸京師。邊將不得徵集。而營將不任邊責。恣意賡削矣。鸞請駐師宣大間。冬月大舉以舒華夏之氣。止焉。

嘉靖注畧

卷四

十一

之。命戶部大括積貯以備軍興。○禮部請釋日以軍典告於太廟。○刑部郎徐學詩劾奏嚴嵩罪狀畧曰。嵩奸貪異常。各處撫總培剋軍民以充嵩橐。受失事李鳳鳴二千金。使任薊州。又受老廢郭琮三千金。使補漕運。縉紳無不嘆憤。世蕃益驚。擅執大政。諸衙奏啓必先關白世蕃。而後敢聞。嵩又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營自固。投機構隙足以示威脅眾。文辭便給足以飾非強辨。精神警敏。揣摩巧中。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缺失。私交密會。令色脂言。足以結路。懼心而緘其口舌。歷年論嵩者。往往假事陰中。

遷除考覈之餘。如王燁、陳璉、謝瑜、童漢臣等。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域。乞罷嵩父子。攬權於穆清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天下大治矣。疏入。下鎮撫司考訊。嵩不自安。求去。上慰留之。嵩乞放其子世蕃回籍。上令隨任。學詩之族兄應豐給事。無逸毀。嵩疑疏出其手。明年以內察中之。上詰應豐。本中書官。不與政事。何得考斥。仍留之。後以誤寫科書。嵩請杖。處。

嘉靖注畧

卷四

十一

十一月以易州昌平通州為三輔。以王忬、許宗、萬達為經畧使。時萬達已降本兵。緣到任。遂降。請駐易州。以王邦瑞尚書兵部。○雲南上合那。沅江知府。○仇鸞請調易宣大。勦易四鎮。總兵。上命兵部從之。王邦瑞奏曰。命將者天子之重柄。當生名更易非制。上曰。邦瑞以虜退未賞。怨上。今盡忠者不能容。又效汝蕤誤國耳。○仇鸞夜襲營。無功而還。十二月張岳大破諸苗。俘斬二千人。擒龍許保。燬其巢。皆撤所徵兵歸鎮。費石邦憲搜捕餘黨。先印江陷。邦憲被劾解職。岳疏留之。與謀討賊。邦憲因地險賊匿。猝未易得也。邦憲至銅仁。招順苗。以

之日出獵據要害布管賊被思州分兵邀其歸路  
省兵進邦憲聲言進滑石江多張旗幟於山頭燃火  
疑賊而啣枚疾攻亞寨冒雪出不意一鼓破之許保  
逃匿深洞邦憲召順苗謂之曰前在圍中見二人挺  
而麾曰開路開路老獬老獬也似欲歸順其妻子係  
獄來即釋之獬獬果來令妻子與相見醉之酒易其  
妻子衣使同歸歸甫八日率諸苗來降曰許保縛矣  
獬獬獻功惟牛饗之赴其寨獬獬妻奉觴如家人遺  
人誦吳黑苗出伏兵途中斬之苗悉平

嘉靖注畧  
春  
三月三十日春正月錦承經歷沈鍊劾奏嚴嵩曰嵩受

國任不聞咨諏方畧爲治國安邊之策惟與子世蕃  
圖惟自全且以朝廷之賞罰爲自己出天下皆計嵩  
愛憎而不知有朝廷之恩矣臣謹按其大罪有十納  
將官之賄受諸王饋遺攬吏部之權索撫按之常例  
中傷善類必擠之死吏尚書夏邦謨始因賄而得官  
繼因官而納賄大事面自嵩而後行小事書通世蕃  
而後發不先除此三人雖日退貪墨之吏無庸矣疏  
上杖之發口外爲民初鍊以知縣劣陞於陸炳爲屬  
頗不愜時發大言舒憤尚寶丞張遜業引鍊會飲於  
世蕃所虜變集之議鍊附和趙貞吉大言嵩聞之私

語世蕃曰鍊非佳士少與往來鍊知之舍卒上書  
嵩數嵩罪俱空虛無實嵩因揭其知縣壞事其以  
逃察竟坐考察自辯投之口外○巡視京營主事  
樹奏劾夏張營務上密以疏示嵩嵩奏樹不過  
縛臣使不得行事耳臣懼罪不暇何暇謀勇命下  
獄革巡視官○上欲祧仁宗祔孝烈后主於太  
廟禮臣階初議后主無先入廟之禮上切責之乃  
遵諭定制請后主升祔

嘉靖注畧  
春  
二月王邦瑞疏備虜五事上曰兵部正官何用  
白詰責罷之以趙錦代○夏邦謨罷

三月李默尚書吏部○北伐議急國計告乏給事  
劉體乾奏曰蘇軾有言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  
所以害財而已革冗吏清冗費當今第一義也成化  
間武職八萬文職十萬今邊功之陞授勲貴之傳請  
武不止八萬也衙門之添設大臣之恩廕文不止十  
萬也成化初年武職八萬文職十萬今邊功之陞授  
萬四千員唐制一萬八千員漢制七千五百員與唐  
虞之建官惟百奚帝倍徒他如闈官之收入錦承之  
選充中書之帶俸禮部之譯字鴻臚之通事光祿  
厨役神樂觀之樂舞生內而各監局之勇士匠人

寫人役蠲管鼠竊窠白尤多萬萬於祖宗時矣所謂  
冗吏者此也。開嘉靖元年至十五年光祿制歲不  
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來月日增本寺進御蔬菓  
初無定額惟以內監片紙據數交納內官需之行戶  
復為取索所以前後多寡頗異所謂冗費者此也。二  
冗既除所省不下十萬而國不乏矣不報。○仇鸞  
遣家人時義與虜通俺答投譯書宜大總督蘇佑直  
求通市佑以聞。上命集議鸞請許之起侍郎史道  
往大同總理互市車駕司員外郎楊繼盛上疏極言  
其不可畧曰開市者和議之別名也不能聲討反與

嘉靖注

卷四

本

之和不可也。北倭之命夷夏共聞一旦改為和議不  
可也。宜大吏民私與虜通者畏法不敢肆今以互市  
為解將勾引為禍不測不可也。調兵半年竟許和  
市長胡虜輕中國之心不可也。或今日互市而明日入  
寇或遣眾而駕言別部或因市馬而要重賞或別有  
分外不堪之求反得以愚弄我不可也。為此以款  
下者其說有五馬市小利足以羈虜一也。互市  
無事則安用馬二也。古所謂成實來王者不過  
以重利苟安目前三也。醜類日眾安肯守小信  
自困四也。勝負難必開馬市以休兵息民

而憚用藥五謬也。上怒其言之不早使已行而  
旋命杖之黜為狄道縣典史。○真定鎮副安南都  
使  
夏四月改定遠方選法。從希事徐爾言將二廣  
三司首領俱改正。尚書李默執奏不允。初默由  
進已柄用異嵩嵩銜之故擬旨多駁。○浙江巡按  
應參請寬海禁。○初商大節督五城御史。巡城內外  
又以所募技勇吳等屬領之。比仇鸞以秋防部暑  
師徵大節兵使諫已復徵大節防禦京師大節  
節制因言兵部是卒不宜併領且鸞包藏禍心

嘉靖注

卷四

本

宜抑其權。上怒其推奸避難遂下詔徵論。大  
獄中。○宣大馬市成賜俺答銀五千兩。○夏  
田都御史  
五月議撤鎮虜壇不果。初。上從阿倫文請  
事及虜款塞欲撤之邊報忽至。上曰玄感所  
可忘也。  
六月沅江盜那鑑亂初守總議用兵。總撫顧  
此因歐可緩而轉也。應祥遷去都御史石簡代  
詐降請重臣入城據論簡信之撤布政徐繼往  
沈繼殺之

秋七月有虜騎犯左衛者。史道詰之。實中國叛人蕭芹喬源所為。芹自言有術。呪人人。或喝城城頹。或感之道。乃踪跡。執芹源妻子告於虜。請試芹源。喝城不效。則執以予我。會上命道徧歷延寧。經理市事。道奏曰。俺答赴市甚恭。而調停得宜。可挽之以就我。籠絡且虜惟俺答為雄。把都辛愛皆其親子弟。制馭諸夷。在此一酋而已。前項妖逆。無使留滯虜中。以養後患。詔留道於宣。大處置。立賞格。購芹源。虜首脫。執送芹源致塞上。命加魯太子太傅。道尚書時義指揮。

嘉靖注

春

大

八月史道疏言。虜求互市於中國。以有無相易。彼之有也。菽粟布帛。我之有也。使虜小大貧富。皆我之有。而邊人無不利焉。於中量加恩禮。虜雖貪欲。亦以為榮。為便。坐談敗成事者。不過曰虜得粟以食。我通迤。曰虜將乘市深入。夫以牛羊市。得粟幾何。未嘗欲入而不能。又何借市乘便。蓋馬段。易。虜之貪者利之。貧虜惟牛羊而已。宜為通融。以決大計。宜大督撫蘇佑何思見。朝議洶洶。恐異日蒙首事。疏言。不如勿許。仇鸞懼。亦變初說。大學士嵩言。不宜任其要挾示弱。上命史道回京。科道何尤。亦與贊助。

開虜無厭。上怒其揣摩。意指各枝之。光祿。冬十月。獲叛夷哈舟兒昂。二人。本甘州人。史進。志允為虜所掠。投朵顏。幹堆板卜帳下。節年。導虜人犯。總督何棟設計擒之。俱磔於市。○史道至京。自請告。云市事告成。虜自妖逆。引犯二次。絕無一騎。肆侵掠者。竊自幸。可免無罪。而言者攻臣不置。臣生及玉門。乞賜骸骨。首丘。

十二月虜寇大同。警報。齊至。朝議。退咎馬市。仇鸞見譴。奏曰。臣開馬市。除修。備也。內外臣計。欲。故弛備。以招虜。上切責。嘉靖注

嘉靖注

春

大

日京營士十五萬。除九門八營。餘皆。人。大。各鎮入援之兵。不下十萬。太。軍。五萬六千。士。國。何。無。備。上。令。加。始以鸞為本兵。不肯為。用。大。新。其。款。証。時。漏。小。心。畏。慎。備。曉。邊。事。者。無。愈。於。錦。後。竟。坐。黨。得。禍。人。皆。寬。之。○李。默。推。張。勳。為。邊。東。總。督。來。故。所。不。悅。揭。然。狗。私。遂。請。為。民。以。萬。代。壬子三十一。年。春。正。月。虜。寇。大。剛。上。命。兵。部。日。時。撥。撥。顯。是。邊。臣。不。戒。為。虜。所。立。功。有。不。前。者。重。治。之。他。不。自。矣。解。釋。信。身。

上以問嚴嵩嵩勸從其請然須捨新虜首方為上  
功。上批書疏曰。零虜無幾。卿行。轉轉私。為樂實無意行邊。嵩稔知之。上謂閣臣相蔽也。  
二月虜萬眾入塞。抵懷仁縣。大掠居民。總參徐仁王  
懷邦張騰各觀望不戰。獨中軍王恭與虜戰於管家  
堡。力屈。死之。虜遁去。蘇佑上其事。代府朝陽王疏言。  
仁騰平時峻削軍餉。有警移疾避艱。遊擊劉潭鈞虜  
通市都御史何思不察。誤闕於朝。頒給移補。是以餘  
寇款蓋。大肆猖獗。上命械仁騰潭請京。拷訊。思削  
籍。

嘉靖注

三月

三月徐階少保兼大學士入閣。仍理禮部。○上諭輔  
臣嵩曰。朕二子議出閣。未見部疏。於是階疏選官條  
具儀節。以欽天監所擇四月二十五日上。上以暹  
夏已之。詹事孫承恩固請。上不悅。曰。嘗久不聲。占  
云臣專政。章适不奉君命。卿又附和。未可也。适時為  
禮科。先有請出閣疏。寢不下。至是忽降旨。适懼。竟外  
疾歸。不復仕。○兵部臣言。宣大連歲虜患。戍卒自足  
戰守。自簡銳入衛。眾分勢散。致調他鎮。士卒奔命。數  
年來。繁費七百餘萬。宜令本鎮舍餘土著。補足原額。  
庶供億可省。從之。

夏四月倭寇起。初朱統論。論倭寇。江蘇。不復設。又  
宿應參之請。盡寬海禁。舟楫。士。豪。大。  
忌。微人王直為船主。渠魁。倭奴。愛服之。與其黨。  
毛勳。徐海。彭老。數千人。列兵近洋。登岸。犯台。破。  
掠定海。象山。浙東。騷動。○補築宣大邊垣。以通市。  
所在廢缺也。科臣李幼滋請於垣上增築高臺。營建  
房廬。以棲火械。○乙卯虜眾營威寧海側。大將軍  
將萬騎出塞襲之。夜馳二百里。比曉及虜。虜悉眾  
驚大敗奔還。失亡將士一百五十餘人。虜一。  
虜獲殘虜六騎。報功。兵。不。  
上仍命賞之。○虜由邊。前。地。入。

嘉靖注

秋七月

秋七月倭寇猖獗。復設漸。建。視。重。山。  
王忬任之。忬請假事權。謀。復。便。宜。以。  
寬為參將。徵狼土兵。募。溫。白。點。徒。分。將。布。列。  
海。○仇鸞請行邊。兵。戶。工。三。侍郎。各。隨。馬。以。待。已。不。  
果行。適疽發於背。及邊。報。愈。急。又。請。與。表。出。歸。見。  
辭。上皆從之。終不能出。  
八月尚書趙錦奏曰。強虜壓境。大將病不能軍。願  
往代將督戰。上不許。詔救鸞。勅印。命侍郎蔣。

署戎政侍郎孫禮代鸞督戰時陳為總兵錦夜至第收其印組鸞驚恚疽潰裂歿徐階疏鸞誤國狀上悟命陸炳密訪其事炳素惡鸞於前一日誅其家人時義侯榮亟逃虜中避禍中途縛之乃悉發其初鎮大同與虜通狀上大怒命炳同三法司具獄奏當鸞謀反律剖棺梟首傳示九邊義榮皆斬初鸞與嵩合謀陷夏言曾銑交甚固已恃寵相軋寢不相能鸞密疏嵩父子過惡上信之不令嵩入直嘗與徐階李本至西內門者以非旨所召不納嵩嵩還第父子對泣乞階為之解階與嵩方睦乘鸞病亟上書實其罪於是鸞族而上益信嵩無他嵩以不入直每日獨詣閣忽一日上遣所御龍舟過海子迎鸞於閣嵩得人直如初○久雨河溢淮南北皆大水九月更定戎政措置○侍郎蔣應奎子繼詔通政唐國相子熙敬帶功陞賞給事中凌汝志奏曰狂虜跳梁懸金爵之賞給功而授之猶不肯用命乳臭小兒從帷闥中奪之首功何以令披甲之士畢命疆場乎上怒杖應奎國相於廷應奎死國相視職○御史王宗茂劾奏嵩負國八大罪曰吏部銓衡之地每選二十員州判三百金通判五百金兵部將陣之

府額定每選十員管事指揮三百金都指揮七百人惟嵩所命是大臣不敢負嵩也苟富貴保身家之術為之乾子若尹耕梁紹儒輩所賣家人往來郡縣索是天下畏嵩也生辰受賀方物畢陳歲時問遺寶相屬雲南之物遠致萬里是天下供奉嵩也云云降旨切責之○尚書趙錦職方郎中董懋中坐請逆鸞為科臣郭翰所糾錦成邊懋中口外為民錦謹厚長者入部後事頗持正懋中少年熟於典故倥傯時口占題覆日數十疏敏決如流俱以鸞坐罪人多惜之

冬十月歐陽德尚書禮部○提督光祿寺內臣杜泰乾沒內供銀十餘萬兩少卿馬從謙劾之泰亦奏從謙誹謗巡視科道孫允中狄斯彬交章劾泰并劾寺卿高耀不能覺察四署通同為姦詔下從謙泰鎮撫司訊訊上泰因公侵冒從謙誹謗無證上怒奪司官俸下法司擬罪法司當從謙誹謗雖無明據即其狂悖難依常典宜發邊戍詔廷杖八十從泰以能發謗臣免罪○大同總兵劉承胤徵集兵馬數萬襲虜幕俺答逆戰軍官劉承胤千戶張勳等十人皆歿士卒亡失甚眾承胤來自衛而還巡按蔡朴



言狀因劾督撫蘇佑侯誠兵部覆議大同積弱之餘能率眾深入亦可嘉予 上從之佑誠瑛不問優卹欽等

十一月召楊繼盛為主事尋遷武選員外郎

十二月工科李用敬奏開膠萊新河先是副使王隸

按元遺蹟鑿馬壕底以通淮安建八關於新河以蓄

洩水由淮直抵麻灣新河之南口也海滄直抵天津

新河之北口也南北口相去三百三十餘里中有大

沽河流可引宜深加濬者三十餘里後竟無效萬

曆務人

癸三十二年 朔日食不盡者二秒○

御史徐枋請遣 不報久之請外補○

史趙錦奏言內閣無 有其實嚴高市恩

寵以張其權少有違拂 之陸除朋黨

朝觀饋遺以為常而希 不忠實

者昔散丞相之權而分 之於府部

總之於內閣雖前代丞 相之類亦

疏不悅命下錦鎮撫司 獄削籍為

尚書○大學士嵩請舉 二王婚禮

嵩又言府第淺窄未免 易與外人

今日事體不同且皆在內成親為便 上日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 儲威未正而又居外

雖應得者亦懷危疑從人眾多易生嫌隙在二王不

可不慮也今列后不在至親惟有二王却俱出外在

聖躬不可不慮也 上曰皆不足慮人無能勝天者

二子只依本分待朕處分勿再瀆○員外郎楊繼盛

論嚴嵩十大罪嵩儼然以丞相自居壞祖宗之成法

一也一有票本之任用黜宥罰皆歸之嵩竊 皇上

之大權二也所進揭帖刑行為書掩 皇上之治

三也 皇上令嵩票本嵩乃令子世蕃群會而

奸子之借竊四也布置親戚於兩廣督撫以

忠嚴為大將引背逆之奸臣六也丁汝夔

嵩曰房飽自退耳敗於京不可辨也誤國家之

七也徐學詩屬汝進降革矣必以考察壞之

之大柄八也各官日以納賄為事一人毒

天下之心九也欺 天下之

俗十也嵩更有五奸重賄 一言

無不報嵩左右皆嵩 一也趙文華

到必先送世蕃閱而後進王

方上納言爲其鷹大二也厥術緝訪衙門姻親聯結  
爪牙爲其爪葛三也擇熟軟國融出自門下者方種  
科道耳目爲其奴僕四也部臣有異議者嵩早爲之  
斤逐各部堂司大半門下臣工多其心腹五也五奸  
一破十罪立見矣 皇上或召問二王而陳嵩惡或  
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則實情得矣 上覽疏命  
下錦衣獄問何自引二王杖一百刑部擬罪尚書何  
鰲受嵩指論詐傳親王令旨律杖一百中史朝實持不  
可諱外任侍郎王學益贊嵩具獄遷一級或同刑部  
郎趙盛贊犯何律日不犯律犯聖經耳直而無證則  
杖也滿朝傳爲美談

二月加錦衣都督陸炳少傅支伯傳○尚書歐陽德  
進奏辯繼盛所論廉効忠貞功事下兵部查覈繼盛  
自爲草遺武選郎中周冕奏覆死不從上言曰接二  
十七年通政司狀送嚴効忠年十六各送兩廣軍門  
聽用次年兩廣督歐陽必進總兵陳圭題黎冠平遺  
効忠奏捷授錦衣鎮撫未及月餘嚴鶴言効忠病廢  
鶴以親弟應襲又言効忠前斬賊七首何陞二級送  
授鶴千戶臣問鶴爲誰世蕃之子也世蕃子皆切不  
有名効忠者望 聖明垂察尚書勅如世蕃請其

上道不問冤削籍爲民勅素以道學貞詩望也  
大有愧於其屬云

三月賜陳謙等進士○王忬督浙閩知奏得命大  
湯克寬材勇虛已任之起廢將盧鏗夫威於景因使  
之自效倭盜汪直結崇善陀諸山大猷馳兵先發克  
寬繼之掃其營縱火焚之賊盡登舟與戰於海斬首  
一百五十生擒一百四十三人忽膠風發兵亂直得  
逃風復逆擊於北茭斬首百餘生擒二百人

閩三月虜寇大同副總兵郭都職成事開創建撫使  
銜籍○城京師南郭○虜寇是殺則總兵劉梅  
嘉靖注畧

夏四月海賊汪直等四散○東護救斬獲相當有蕭顯者尤桀率勇集居上海之  
南滙逼松江而軍圍嘉定衆舍焚燒去蘇盧舍汪直  
徐海出入畿浙破昌國平湖寧海乍浦官兵遇之輒  
敗凡殺一把總四指揮及千百戶縣丞等王忬遣  
鐘掩擊擒顯賊破臨山犯松陽知縣嚴供辰禦却之  
俞大猷以舟師邀擊斬首六十七級燒燬破福寧州  
○裁革昌平易州經畧及通判等職法都御史○  
山東盜李之強流劫邳州  
五月倭衆圍湯克寬於海州城破入復

海知縣俞顯科迎指揮尚文與戰不勝及縣丞宋養俱歿倭據城七月焚燒一空又陷乍浦羅拱辰將兵逐之流劫奉化湯克寬破之於獨山○山西巡按宋儀望請疏桑乾河以通宣大水運言桑乾河發源於瓮城驛古定橋東入盧溝橋一千餘里在大同則卜村稍有亂石在宣府則黑龍灣有石崖頗險不過四十餘里淺處亦深三尺撫臣侯鉞嘗自懷來載米三十石逆水而上竟達古定橋則便漕有明徵矣時陸運崎嶇率三十石而致一石趙錦嘗使人試行水千里直達稍下疏鑿便可通漕工部以其役重罷之

嘉靖注畧

卷一百一十五

未

秋八月覆浙直諸臣功罪秦將湯克寬俞大猷副使李文進以功贖罪都指揮韓璽解明道州判金汝楫有功當錄餘各降罰○柘城人師尚詔久蓄異志歸德知府尹一仁信任之使捕查遠剽奪傍近富人家公行不逞同邑有巨猾惡之故關其出率俠客數人至其家傾所蓄金而群淫其妻妾尚詔歸知之糾眾圍柘城索其人縣官不予其黨開門納之搜捕支解其讐大掠公私庾藏而去復圍太康索所警二人署縣楊通一執警予之殺之乃去巡撫楊宜徵兵捕為

冬十月尚詔流劫難許郡陸顯類諸州縣別使曹邦輔督眾驅之誅其最後者指揮袁燦張國彥分道破之於蒙城商丘尚詔散其徒而遁獲之於莘縣○湯克寬圍倭於南沙敗績喪卒四百餘人○倭舟泊寶山克寬擊之虜首七十三級犯上海太倉僉事任環擊破之指揮張棟敗倭於泉州之石圳澳擒四十餘人○虜破古北口總督侍郎楊博擐甲乘障防禦甚力上偵知之即軍中賜承一襲發銀一萬兩犒將士士氣百倍相持八日虜乃引去博尋進右都御史任子錦承千戶○萬鏜為趙文華所計削籍起復李

嘉靖注畧

卷一百一十五

未

然尚書吏部  
甲三十三年春正月倭寇自南沙潰圍出海轉掠松江○康妃杜氏薨裕王生母也  
二月械應天巡撫彭黈黈為民  
三月倭寇自南沙登岸湯克寬敗之於採洵港斬首百八十級倭寇入海趨江北焚掠通泰各鹽場○俞大猷勦普陀山倭寇軍半登賊伏突起殺將十二百餘人  
夏四月屠大山巡撫應天始加提督○倭自海鹽嘉興盧鏜禦之戰於孟家堰敗績都司周應鎮等

沒賊據石墩為巢。陷嘉善。復攻嘉興。副使陳宗夔却之。○賊破崇明。知縣唐一岑死。

五月命尚書張經總督直浙。福廣山東軍務。○倭犯

通州。千戶洪岱文昌齡王烈赴援。戰於三里河。參將

解明道擁兵不應。岱烈昌齡戰沒。○兵部議招汪直

兵科王國禎諫阻。令張經一意征勦。降者不赦。賊首

不赦。

六月虜入大同。總兵岳懋全軍覆沒。械總督蘇祐。黜

為民。○慧星見二十餘日。○改王忬巡撫大同。以李

天寵代撫江浙。○虜射書宜府城中。乞互市不許。

嘉靖注畧

秋七月倭自蘇州掠嘉善。轉趨松江出海。俞大猷邀

敗之於吳淞。又敗之於長礁。○從張經言。調廣貴土

司兵征倭。

八月李本為大學士。○倭自嘉興還屯柘林。進薄嘉

定。張經自駐常州。而遣參將李逢時許國勦倭。爭功

好殺。每日率長鎗手出城揚兵。則斬民報捷。知縣楊

且訴之。參政翁大立謂贊畫主事譚綸曰。為民勦賊

乃殺民當功耶。綸不能從。大立怒。乃促之出兵。行至

羅店。遇大雨。兩參將督之前。至採淘港。見倭船數隻

泊港。皆以被絮蒙上。兵亂射之不動。比過午。海潮已

上諸港皆漫。倭十六人。忽於蘆中躍出。滾刀入陣。軍

士亂。盡棄鎗走。臨港不得渡。則自相殺。或溺死。死者

三千餘人。○應天撫屠大山回籍。以周琬代。

九月詔停蘇松常鎮租一年。○倭寇海門。副使張景

賢敗之。○尉馬身景和初奉旨入直。當撰玄文。景和

以不諳玄理辭。上有事清馥殿。諸臣進香。有旨

罷景和入直。竟不俟成禮而出。及賞賚。景和疏辭無

功。使臣他日效馬革裹屍以報。上怒其語不祥。黜

為民。景和去之崑山。自奉薄於羈旅。逾年入賀。疏請

守故主墓。情詞悽惋。上憐而許之。○虜犯潮河川。

嘉靖注畧

楊博周益昌拒却之。

十月倭由金山突出。分掠沿江海諸縣。命奉任環往

來禦却之。初環為同知。訓練民兵。東西策應。徧身書

姓名。曰死緩職也。為先人記此髮膚耳。聞者壯而悲

之。嘗戰敗幾死。庖人徐珮獨身蔽後。脫之。倭犯太倉

環疽發背。裹瘡出海。怒濤山立。環手劒力戰。大敗之。

俘斬百餘。屢敗之於陰沙保山。擢兵備僉事。或卑騎

或扁舟。微服往來調度。州縣民咸仰戴之。寇之所至

環即奔至。與士卒同寢食。倭望環輒曰。瘦官來矣。則



兵夜則孺慕泣忠孝蓋天性也

十一月副使陳宗葵與倭戰於烏程之羔墩失利倭飲入柘林

十二月調永順保靖二土司勦倭○許論王仔敗虜於大同斬首百餘級○百戶賴榮華破倭於嘉善乘勝薄之中砲死

乙卯三十四年春正月命萬表督漕運表入京道經蘇州謂巡撫周琬曰賊據內地久民不得耕催科救漕相率從賊耳宜亟請蠲逋兼下募兵令土著之餉與客兵等則人樂歸如得士千人則滅賊千人也

嘉靖注卷

卷四

三

二月命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兼視察軍情初文華以主事降判官嵩嘗之以郎中改通政奏議尋為使出郎陽巡撫給事朱伯辰劾其貪鄙無耻文華辯訐曰此萬鏜所使也遂罷鏜留文華改侍郎嵩請請配東海以饒倭魄乃使之

三月勦豹關住以楊博代時南北多事責成本兵甚切豹事多推諉惟秋末類舉捷疏請謝玄祐而已上厭薄黜之豹南歸倭阻吳門守臣問退倭策勦奉孟子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對問者皆曰復刑卒得謚貞襄○蘇松兵備任環破倭於南沙斬首

百八級○倭燒通州南門

夏四月浙江巡按胡宗憲請移檄日本王問以島夷入寇之故○田州女土官瓦氏將復兵至趙文華趨張經亟檄之戰經曰狼兵勇進易潰萬一失利即駭遠近俟永順保靖兵合力方保萬全瓦氏憤曰我自奮軍需不效尺寸何以歸見宗黨文華怒遂劾經養寇靡財經懼乃大集兵以保靖彭蓋臣兵屬盧鏜承順彭翼南兵屬俞大猷而狼兵備兵屬湯克寬任環會倭柘林突出犯嘉興保靖兵先合敗之於石塘堡走平望大猷又扼之乃奔王江涇克寬迎其前保靖

嘉靖注卷

卷四

三

尾其後倭大敗斬首一千九百八十○文華劾鏜至

上以問嵩嵩言經不可嘗遂逮之以周琬代經總督尋捷疏至兵科李用儼請免經逮上怒杖用儼五十  
徐學謨曰經為文華所訐故實錄輕文華而輕經嘗經駐江南受有司供億借後所至屢然自抹海港一敗按兵不舉實為文華所使乃有王江涇之捷徐階李本親受桑梓茶毒傳聞異詞不可不展也蓋經而用宗憲卒收全績不可以文華故一舉抹殺

五月倭犯蘇之婁門。殺鎮撫孫憲臣。又躡常熟境。知縣王鉄鄉官錢洋敗。鉄清愛得民。勇畧自負。縣無城。鉄集民築之。未畢而寇至。鉄且禦且築。卒以完固。無何。有探倭九人至虞山麓。縣簿義子李安猝遇之。獨力與鬪。斃其二。人安亦歿。倭遂不敢犯。已復假道出海。鉄統兵邀之。倭善伏。突起叢莽。鉄手刃格鬪。立歿泥淖中。

六月薊遼總督缺。上手署用王忬。忬甫至而虜首打來孫黃台吉薄喜峯古北口。忬大集將佐周益昌吳佩分守關隘。虜不得入。○任環敗倭於常熟。斬首一百五十。○倭五十人自上虞。登岸。據高埠。民房知府劉錫圍之。賊轉後。潛由東渡。殺鄉官錢鯨。流劫杭州以西。歷於潛。至浦江。浦江初無城。知縣許河城之。民皆不樂。河自築數丈。丞簿尉鄉官士民以次計丈築完。比倭至。村落屠戮一空。縣以城得全。○江陰知縣錢鏞擊倭於九里山。遇雨伏起。鏞歿之。○倭侵吳江。任環俞大猷迎擊於鷹脰湖。斬首七十九級。

○僧天圓講楞嚴於天池山中。蘇州撫臣知其武。聘之。出募集游僧八十人。製內皮外竹甲。造鎗鈎鐵挺。諸仗每戰爲官兵前行。鈎挺遞進。或俟諸軍戰酣。群

僧躍擊如鷲。賊畏之。所遇輒奔。○大猷追倭於三沙。斬首九十三級。倭集嘉定。民舍環率者。民攻之不克。傷者三百人。復進圍蕪之。賊盡歿。○黜周珣。李天龍。命楊宜總督浙直。胡宗憲撫浙。曹邦輔撫應天。七月高埠。逃倭自嚴。越嶺至徽。破南陵。蕪湖。殺縣丞陳一道。又自太平轉犯南京。趨秣陵關。○倭衆由白茅趨海。大猷追敗於茶山。焚其舟。

八月指揮徐承宗潰於秣陵。倭遂破溧水。流劫溧陽。趨宜興。自太湖取道。抵無錫。官兵追及于望亭。賊奔許墅。○柘林倭載舟出海。俞大猷擊之。斬首七十。○事董邦政邀擊於寶山。斬首九十八級。倭復據陶宅。○巡撫曹邦輔督副使王崇古兵四路。感倭。倭自許墅走楊林橋。一鄉民給之。導至絕地。盡殪。

九月文華大集兵會攻陶宅。倭簡浙兵四千。文華與宗憲自將之。營於松之磚橋。約邦輔以直隸兵夾擊。倭悉銳來迎。浙兵潰。擠水歿者千餘人。倭勢益熾。○盧鏜圍倭於天陳山。生擒倭八十四人。○兵備劉以兵逼陶宅。大潰。燬僅以身免。○虜犯懷來。將官馬芳夜衝其營。虜敗去。十月殺張經。李天龍及直諫員外楊繼盛。繼盛妻張

氏請代夫死。不報。○曹邦輔攻倭於周浦。兵潰。○御  
史周如斗言。蘇松流寇。可及時剪滅。曩者柘林斬獲。  
悉鄉兵之功。狼苗二兵。一無所用。苗兵尤有前王江  
涇。婁門之捷。狼兵則徒擾地方耳。宿將何卿沈希儀。  
督川廣。調至之卒。近日功捷。一無所與。請罷之。命卿  
希儀閑住。○倭自樂清流劫黃巖。將官劉隆閔浴戰  
沒。至慈谿。殺主簿畢清。遂由上虞犯會稽。知事何常  
明監生謝志望等皆戰死。倭屢戰亦疲。退屯宋樓。典  
史吳成器擒斬三十人。○倭二百犯莆田。千戶張譽  
等戰死。○有倭二千駕舟入沙窪。與舊倭合。

嘉靖注畧

未

庚

十一月壬辰朔日食。○盧鏗殄倭於海鹽。○倭與  
化汀泉殺將童乾震楊應茂。

閏十一月周浦倭突圍東奔。遊擊曹克新追斬一百  
三十。沙窪賊焚巢。載舟出海。大猷崇古合兵擊之。斬  
一百七十。克新追倭於嘉定之高橋。慶戰自辰及未。  
西陽兵先潰。軍遂亂。為賊所乘。千戶李燦等皆死。○  
趙文華乞還京。

范行已曰。十羊九牧。自古患之。倭禍方萌。一幾足  
剪。及其既熾。一竹足遏。而何庸總督。劄督察耶。統  
成。而藩籬大撤。竹去而鷲猛。頗解。經來而天龍之

任不專。文華至而經禍立見。尚何寇之易乎。  
十二月任環領兵勦新場倭。保靖土舍彭超。永順土  
日田苗田豐年。陷伏皆死。御史邵惟中以聞。時徵兵  
雲集。楊宜闇淺無策。故敗。○戶科楊允繩巡視光祿。  
劫寺丞胡齊混報子鴛。侵冒膏疏。辯曰。玄典隆重。允  
繩憎取太精。斥言不過齋事。用之充具可耳。欺謗如  
此。上怒。坐允繩比子罵父律絞。○渭南蒲華同時  
地震。或城郭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水溢山鳴。  
壓死官吏軍民有名者八十三萬。致仕官韓邦奇馬  
理王維禎同日死焉。楊博之父亦與。

嘉靖注畧

庚

辛

丙三十五年春正月庚辰慧見。至四月乃滅。○倭寇  
流入浙江。土司田九霄扼之於曹娥江。賊還走。官軍  
與戰。斬首二百。○松江新場倭敗。官軍於四橋。泰將  
尚允詔死。亡卒四百。○罷總督楊宜。以胡宗憲代。○  
下尚書李熙詔獄。默復入吏部。每與謝異。又推王  
代揚宜。文華因摘其部試選人策。有漢武唐憲語。  
上怒。拷訊刑部。擬子罵父律。上命加等論斬。楊宜  
為民曹邦輔逮問。

二月李本攝吏部事。本請更張大臣以屬庶績。  
嘉其忠悃。命分別賢否。上之。本乃列趙文華嚴世

等爲上而吳鵬居首以葛守禮爲下一承嵩風旨滿朝爲之捧腹○張景賢代邦輔撫應天阮鶚代宗憲撫浙

三月賜諸大綬等進士○吳鵬尚書吏部趙文華工部許論兵部

夏四月總督胡宗憲奏遣寧波生員蔣洲陳可願傳諭日本王爲颶風飄至汪直島言日本國亂無主直

等坐通番禁嚴以窮自絕誠令賞其前罪得通貢市願殺賊自效遂留蔣洲傳諭宗憲以聞部議使者未

及見王即爲汪直等游說且直等本我編民既稱賊嘉靖注畧

順自當釋兵歸正第求開市隱若夷酋俟蔣洲回日保無他變然後議之○倭破慈谿殺鄉官王鎔錢渙

○南直續至倭三千犯鎮江瓜儀○江北倭流劫至圖山無爲州同齊恩迎戰斬首百餘級次子嵩年十

八梟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恩衆隨之伏發四圍恩及長子尚并家丁二十一人皆力戰死惟嵩得脫

倭乘勝至金山殺千戶沈宗玉王世臣於江俞大猷董邦政敗倭於陶山○倭萬餘趨浙西皂林佐擊宗

孔禦之於崇德北石橋三戰俱勝斬首三百餘級會橋敗衆潰孔及其裨侯槐等俱死賊亦奪氣

五月吳山尚書禮部○丹徒新閣老之繼室年未三十而寡比老其孫爲嚴氏客奏請旌儀曹郎力爲之地尚書山不可曰旌典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以風世耳士大夫家何人不當節孝夫人已生受殊封矣奈何與匹婦爭寵靈乎會大學士徐階亦爲之言山正

色曰相公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嚴世蕃陰執朝權他尚書唯唯惟命第不敢犯山有求鳴者姑應

日俟老父自言之○復命趙文華提督南畿浙福軍務時倭勢日滋文華言漸不信恐上誅之嵩爲直

江南引領侯文華仍遣督察則寇滅可期賜勅嘉靖注畧

○宗憲招賊毛賊聽撫放蕩倭於魚山擒斬百八十人○賊徐海陳東園桐鄉宗憲遣陳可願夏正說

之海聽命解圍歸賊俘二百人東督攻一日亦退屯乍浦

六月倭寇廣潮州○俞大猷勦倭於七鴉浦斬首二百○倭陷仙居趨台州盧鏗及艾什擊之斬首二百

七月賊徐海與陳東貳遂誘東執之并其黨葉麻等百人以獻帥所部五百人別營梁莊官軍圍乍浦

連戰斬首二百奪所掠男女七百餘焚燬盡○初憲遣華老人檄海降海怒縛而將斬之其所幸婦王



翹兒力勸親解縛縱歸宗憲乃更遣羅龍文說海面陰以金珠賂翹兒翹兒日夜泣言海中作賊無休計不如降而得官海心動遂約降因殺東自效及乍滿巢平官軍萃而薄之海勢孤因自沉死翹兒來歸宗憲以賜永順酋長亦自沉

九月楊王載瑜罪廢初瑜好方術士煉女癸為鉛有梁散人竊以獻上服之喜復索鉛散人轉求之瑜

瑜不之與上從容問梁爾遊徽邸知王何似梁以

瑜竊遊南京鳳陽對上愕然會瑜筆灰官人毀其屍官人父上變告瑜謀不軌及諸罪按驗得實命廢

嘉靖注畧 卷四 為庶人瑜命妃妾四十人俱麗服自經瑜亦自經

冬十一月虜入遼東殺總兵官殷尚質○賜大學士

嵩免朝仍賜腰輿入直西苑○錄平徐海功加趙文

華少保內閣本兵及在軍大小將吏銀幣○浙直敗倭飄船至朝鮮為其國人所殲王李暉以所獲

人來獻十二月雪夜俞大猷焦兵擣舟山賊巢土司莫翁送前死盡焚其柵賊崩潰斬首一百四十級

嘉靖注畧四卷終

嘉靖注畧卷之五

太學生許重熙編次

丁三十二年春正月六日夜雪子刻立春猶臘雪時方急管三殿以節假暫輟始雪禮部表賀上喜

批云工起乃和霽匠歇而瑞零上玄恩眷朕心感悅又胡宗憲進三百鹿母者得之海中周山公者得之

齊雲禮部表賀郎徐學謨撰表有以耦乘奇天作一時之合自川徂嶽神彰兩地之能上亟賞之用殊

筆點綴益上留意文字如此二月虜萬騎入大同殺守備唐天祿

嘉靖注畧 三月虜入 宜任煩劇

夏四月虜把都兒萬衆入桃林口掠永平守將蔣

勛戰沒○倭寇流劫如皋秦興海門通州○西

三殿及奉天午門俱災○移朝儀於端門五月官兵潰於揚州倭遂流劫淮泗軍官沃田丘

寵皆敗沒倭入天長又入盱眙其衆半餘東逸

六月參將劉顯感倭於安東令三百人陣於四十人塞隘巷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三巨艦積

上流倭自巷出者悉斬之其渠魁盡登顯單  
橫貫其陣兩刃騰躍矯捷若飛倭眾圍之三百人  
陣而前斬前隊二人賊眾披靡伏四起來擊大破  
賊潰奔舟舟已焚遂殲之

九月趙文華罪免文華憑籍嵩資要結上寵進方士  
王金所製仙酒謂可延年且言嵩所常服上以問

嵩嵩不敢承上惡其無實寢疎之一夕遣中使至  
其第賜之衣文華醉拜不成禮上不憚會言官謝

江等各言其在江南贖貨狀上屢問嵩嵩憚上  
嚴明不敢掩護文華疏請暫假上即令回籍其子

惺思請假送親以晦日具疏上大怒黜文華  
惺思戍邊文華尋患瘰癧裂死○論殺為民沈鍊

宣府市鍊編籍口外悻悻失志開書院招遊士群議  
朝政得失時時南望戟手罵賊嵩父子又傳檄京師

欲起義兵以清君側之惡總督楊順方媚事嵩聞鍊  
所為必欲殺之密語巡按路楷因所捕獲妖人閻浩

出入虜地為奸楷即詭稱浩等師事鍊煽妖虜皆  
鍊教之并構鍊子襄具獄奏上請誅鍊浩得免時

斬決巡撫以下以捕獲功各賞資  
畏其口咸貌敬之時有所饋而順方殺平民奏首功

以金遺鍊結好鍊報詩曰殺生報主意何如解道功  
成萬骨枯試聽沙場風雨夜冤魂相喚覓頭顱順得

詩大懼遂謀殺之矣襄亡匿脫禍後以資官至知府  
十一月汪直就擒直與宗憲俱徽人曾相識比直為

海寇號汪五峯招誘群倭為江南大患直居島中擬  
王者毛澈葉宗滿謝和諸不逞皆屬宗憲既秉鉞

迎直母子置軍中厚撫之而奏遣蔣洲持其子書通  
意許以不瓜直大喜傳文洲徧諭各島如山右豐後

島主源義鎮亦大喜乃遣夷僧善妙等四十人隨直  
未貢直潛行詣督府與宗憲面定約宗憲厚遇之

直遂遣毛澈助官兵擊倭所最桀驁者宗憲得以此  
間定徐海陳東巡按王本固奏直等意未可測朝議

洶洶直久不得報復遣澈見宗憲且要中國一官為  
質宗憲反覆論以無他命指揮夏正同澈往召直入

見直遂與葉宗滿王清溪入宗憲令直自繫按察司  
獄為之奏請曲貸其死以繫番夷心巡按王本固以

為不可且言宗憲入直金錢數十萬為求免宗憲  
大懼追疏盡易其辭言直自送瓜寔藉玄虛應願

處分之於是嚴旨責宗憲勦捕餘黨而毛澈謝和在  
舟謂督府詒我出怨慰語將夏正寸斬之撫之不復

來矣散掠閩越淮揚間然既失直群賊亦不振

戊午三十七年春正月光祿火○虜入大同塞

三月科臣徐浦劾戶尚書方純昏庸依附改南兵部

○起楊博於兵部黜許論為民○虜婦桃松賽者辛

愛第三妾也與其下收令哥通懼誅亡入塞總督楊

順納之辛愛遣騎來索不得縱騎大掠圍右衛城順

恐乃言虜願以趙全丘富易奏許之遣桃松賽收令

哥夜逸因告辛愛辛愛執二人磔於塞上丘富竟不

至攻右衛益急科臣吳時來劾順貪胡婦之來奔為

已功張皇敵勢以自解輕墮虜計賂御史路楷籍口

嘉靖注卷五

平日虛糜餉金祇以肥家許論此周隱蔽宜各正罪

命逮順楷詔獄○徐海就平之歲趙文華疏請宗

憲兼浙撫而阮鶚移撫福及倭犯福州鶚不能制則

取布政司庫銀段足賂之遺以新舟載去給事中劉

佑劾之逮歸京師尋黜為民以王詢代○御史萬民

英劾侍郎吳嘉會前撫薊鎮侵牟築塞帑金逮下詔

獄尋削籍○給事中吳時來劾嚴嵩輔政二十年引

用匪人邊事日壞其子世蕃干輿國政引萬家為文

選方祥為職方賂賄公行主事張紳劾嵩位極人臣

貨甲天下其險足以傾人其詐足以惑世其辯足以

亂政其才足以濟惡主事董傳策亦劾嵩貪誤國

詔三人俱廷杖之謫戍嶺南

夏四月倭犯溫台參將戚繼光赴救與倭戰於寧海

城下壯士朱珏斬其渠驅之於瓜陵江盡殺之○倭

破福清執知縣葉宗文又破惠安知縣林咸歿之○

命楊博出督宣大右衛被圍四閱月守將王德戰歿

尚表厲氣循城歿守虜遂引去○裕王妃李氏薨

五月久旱上齋祀高玄澍雨霑足○東陽地湧血

○參將尹鳳敗倭於七礁○浙倭退至大田會雨甚

由間道走仙居出白水洋戚繼光引兵伏上峯山待

嘉靖注卷五

賊過半起而覆之賊酋登山據險壯士斬關上賊

殊或關官兵圍之數重四面舉火盡焚歿而舟中之

倭據長沙沙外隘孤懸繼光令騎將李咸守隘順

而自浮海登沙薄之以正兵先進奇兵出賊後焚其

舟舟盡焚賊半伏誅半陷海歿

六月禁兩京衙門及巡城御史不得受民訟

秋七月河南地震○職方郎中唐順之查理薊鎮時

王忬在薊州大劾中貴及官人家被傷者號泣上

前上心動諭嚴嵩曰忬不忠理不可宥及順之行

邊嵩餞之指所飲薏苡酒曰酒為王忬所餽酒佳猶

舊官漸不如昔矣。順之誤信。比回奏。秦忬獨多。先以稿呈世蕃。世蕃詫曰。如所言。王忬遠矣。稍為削草。止存一卒不練十六字。

閏七月虜寇延綏。○西苑上嘉禾五本。○以曾子喬孫為世五經博士。

九月冊生員陳景行女為裕王妃。是為仁聖皇太后。冬十月虜十萬騎薄界嶺口。守帥馬芳禦之。虜不得進。乃分騎潛犯黑谷。把總馮時雍殞之。明日二百騎奔還界嶺。芳力戰。擒三人。斬首三十八級。十一月虜入遼陽。詔李繼兵楊照倅。○御史王本固

嘉靖注畧

李瑚各奏劾胡宗憲。岑港養寇。溫台失事之罪。追請宗憲私誘汪直啓蒙。上批曰。逆直罪浮於賊。宗憲

用計誘獲人皆知之。小人嫉功。不明功罪。宗憲上疏自理曰。汪直為東南大患。節經部題。先有購求之文。後有許降之議。臣不惜身家。百計以困之。茲幸擒獲。言者誣臣為啓蒙。是嫁無窮之禍於任事者之身耳。昔歲徐海陳東葉麻結巢柘林。攻城破邑者四年。是誰啓蒙耶。况直久雄海上。往年住泊海表。俞大猷以福船五十艘。攻圍數月。竟爾逸去。中外驚詫。以為猛虎幸而獲之。復以為么麼。誠么麼也。不為功足矣。何

至為罪。上報曰。卿計擒妖賊。人皆所曉。且竭誠。布以平餘氛。○柯梅倭駕舟出海。俞大猷擊之。群倭赴洋南去。

未三十八年春二月。給事中劉一麟查覈邊備。回奏日邊之備弛在巡撫。而兵為已任。招選家丁。坐糜原餉。總兵則以兵機掣肘。苟事賞祿。不習戰守之策。故邊事日壞。今三鎮之兵。不在召補。而在選練。三鎮之糧。不在增加。而在節省。因陳便宜八事。○楊照敗於於遼東。○把都兒幸慶。○新薄。○薊州。○總兵。○敗。○禦之敗績。詔逮安下獄。○李王忬倅。○屢。○嘉靖注畧

樓大小石山。深木茂。為紫荆關外蔽。奸民盜伐。莫禁。大同鎮以修營房。為民撤移採取。巡撫葛縉疏請禁止。

三月。○十美等進士。○山西軍亂。殺參將高鵬。擊畢文。○譚綸敗倭於浙之象山。○倭劫崇明。○掠揚州海門。○有倭二千餘突犯饒州。

夏四月。倭攻福寧州。破福安縣。往來漳泉。○江北倭侵通州。總兵鄧城收績。指揮張谷殞之。○盧鏗敗倭於三片沙。黎鵬舉敗倭於福之七星山。○發倭僧遣授於四川安置。○江北副使劉景韶遊擊丘陞與倭

戰於丁堰如臯海安三勝之倭悉攻揚州陞又敗之  
景韶感倭於潘莊勦絕○參將曹克新大敗倭衆於  
姚家蕩斬首四百七十八級餘衆退保廟灣再戰於  
印莊新洲斬首二百餘○唐順之爲右通政仍同宗  
憲經畫倭事○虜自遵化潘家口入大掠遷安玉田  
薊州間駐內地五日由大安口遞詔切責王忬巡按  
方輅劾忬調度失策貽害地方當虜屯會州擁衆南  
下漫不設備前犯灤東虜意在西及虜已西而我兵  
反東致虜乘間入調遣無常軍令不一將士與虜對  
壘束手坐視宜亟黜爲民別選才望 上曰忬官久  
嘉靖注畧 卷五

志怠調度失宜致虜深入速赴京鞫問初忬與世蕃  
厚善自御史超拜都御史出 上手批非由會推也  
已南北經營 上眷注特重比忬子世貞以口語失  
歡於世蕃而薊鎮又連年多事嵩不爲調護敗失屢  
聞忬不自安愆愆方輅論已冀得一遣去不意 聖  
怒由此不釋刑尚書鄭曉當忬守備不設律成邊  
上批曰諸將皆斬係軍令指揮之誤出令者顧得附  
輕典非法於是改失誤軍機律斬  
五月唐順之自將攻倭於廟灣屢挑戰倭終不出順  
之怒督兵入險我兵死傷甚衆順之知未易猝破

言經畧三沙南去○倭衆圍福州城一月始解○汪  
直餘黨毛激移衆南澳建屋而居○劉景韶圍廟灣  
日久賊終不出乃令水兵截葦焚其舟賊爭救舟力  
闕殺傷甚衆乘夜雨潛遁入舟我兵進據其巢餘倭  
無幾乘風開洋而去江北悉平○參將尹鳳追破倭  
舟師於梅花洋○改楊博總督薊遼博聞命卽赴鎮  
虜悉引去博約諸帥同舉烽燧揚旄纛自居庸至山  
海瀾漫千里礮聲震山谷如是者三虜大震疊終虜  
不近塞○廕陶仲文子世恩爲大常丞  
秋七月三沙倭突至江北犯揚州劉景韶丘陞大賊  
嘉靖注畧 卷五

之於鄧莊倭走鍋圍陞輕兵徑進馬蹶歿之○土  
番寇西寧  
八月景韶兵圍倭於劉莊胡宗憲遣劉顯以千人赴  
援巡撫李遂激江比兵盡屬顯以一軍心顯率所部  
先登自展至酉賊巢始破賊奔白駒場又追敗之賊  
衆盡殄  
九月唐順之巡撫江北代李遂未幾卒順之故以三  
不朽自任博學強記自六經諸子以至算射兵法陰  
陽小技無不研究初罷歸閉門獨居力爲矯抗之行  
天下士靡然慕之晚年由趙文華得交嚴氏父子起

家南京兵部主事不二年開府淮揚三沙之敗僅以身免其卒也。嵩以軍功爲請卹典。吳山持不可。久乃得之。順之所最善友。王畿爲王守仁弟子。挾順之爲重。所至說公徇私。以道學盛名。莫之敢指。然畿故有辨才。爲理學家所尊仰。稱龍溪先生云。

冬十月召尚書楊博還部。起故尚書許論代督薊遼。○廣東賊張璉林朝晞嘯聚千人。流劫潮陽諸郡。

十一月蘇州市獨爲亂。夜燒劫巡撫翁大立廨舍。大立踰牆逃免。亂猾衝葑門出走。入太湖。○虜犯蔚州。圍大照堡。壯士龐鐸募衆拒守。擊虜數虜。乃引去。

嘉靖注畧

卷五

庚三十九年春正月馬芳敗虜於洗馬林。

二月遣官祈穀於玄極殿。○故中允大計被斥。郭希顏怨大學士嵩。密使人至京。於闕市中揭匿名帖。言嵩欲謀害裕王。以搖動群情。已遂上疏。請建帝立儲。云君臣相信則儲安。王與嵩皆疑不自安。何服善後。必諭元輔使知王無他。論王使知嵩終無他。則儲可得安也。兄弟相保則儲安。官府不宜久虛。山川若已預待。聖明早斷。及時勅王就國。則儲可得安也。父子相體則儲安。堯舜不能揖讓。伊周不得假手。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官中間省之策。不

時而進。麾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此安儲之上計也。疏奏。上不悅。曰。立子爲儲。帝誰可爲建者。不義之民。欲速行新政。以君相久位。不攻君。即攻輔相。舉可見矣。於時科臣監壁奏。希顏怨望傾險。坐妖言惑衆。律斬。上令所在巡按。即時處斬。梟示四方。詔下。希顏方從容家宴。御史詣其家。修請甫就坐。聊左右。黃懋官初各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減四。每石折銀五錢。及馬坤爲戶部。減折四錢。諸軍始怨。懋官性刻削。更嚴核其死。亡冒冊。榜笞其長。軍益不堪。此嘉靖注畧

卷五

歲大稔。米石至八錢。月過半。猶未給衛卒。周山等倡衆圍懋官第。懋官踰墻出。諸卒競前撲殺之。懸其屍於市。復脅兵尚書張整求賞。誠意伯劉世延論曰。爾輩但求賞易耳。翼日文武大吏集守備廳。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自越墻死。據此聞奏。不得稱叛。麾亂卒退。衆前求賞。遂曰。今日求復月糧可得。求賞不可得。乃人給銀一兩。始散。遂密召坐營官華恩。張勳。踪周山等二十五人。掩捕下獄。事聞。奪馬坤官。世延坐他事。閑住。斬亂卒三人。餘調邊。

三月御史林潤劾祭酒沈坤居鄉暴橫。舉放私債。嚴

刑逼取以私忿囑官監禁。上惡之命獲地職逮繫來京訊問尋庾死。坤辛丑○虜窺喜峯口劉漢乘虛襲其巢於灰河大獲。

夏四月增築大同邊堡。○虜都刺兒寇寧夏逼靈州。總兵趙應却之。○御史耿定向劾吏尚書吳鵬受賄不報。

五月進胡宗憲兵尚書仍督沿海。贈死事指揮夏正生員林田等官。

六月命都御史鄧懋卿總理天下鹽運。

秋七月遊擊胡鎮破虜把都兒前鋒於連陰站回駐。

嘉靖注畧 卷五

十一

河防口虜悉眾來攻鎮率敢死士戰於河外虜不得入乃分眾犯沙嶺燕子窩神堂谷遊擊白允中復虜之虜仍犯河防為鎮所敗。○舊豐州地崇山環合水草甘美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之築城建墩號曰板升開良田數千頃接於東勝俺答內犯留都於此且二年每夏輒徙帳避暑大青山外而富等居板升如故大同總兵劉漢謀除禍本乃部分參將王孟夏將銳卒三千人前行漢與副總兵趙肯後繼孟夏等疾馳入之斬首八十三級縱火焚其宮室時富等遁北徙全走匿墩上麻祿總兵掘墩半墮而虜大至我

兵引退自擊脫走擄其弟自僑及母胡氏殺全弟賢赤我兵且戰且却還於大營翌日入邊都御史葛福以聞陞賞將吏卹陣亡指揮張戢。

冬十月論景王之國。○趙王厚煜無故自縊官婢見王咄咄自語恨其妃與成臯王陰事成臯王懼乃以知府傅汝礪通判田時雨忤王事聞蓋時雨撻洛川王奴汝礪囚湯陰王奴王俱為之解而二人不理也。

時雨坐斬汝礪謫戍。十一月王忬楊允繩棄市相傳。上夜御便殿視雲

威有念民言太息官婢以守邊士尤苦對。上疑之。嘉靖注畧 卷五

十一

即傳旨處決蓋官婢或有為言之而上固神勇寡測也。○茅瓚為吏侍郎偶倩工修足甲為刀所傷乞假疾數日。上曰銓曹非養疾地令回籍以袁燁代之。○陶仲文卒以伯禮葬仲文以方術幸雖日侍左右而不干預朝事且默有所獻納。上始終禮遇之比請老還籍悉以所賜金幣獻進。上給工部為溝橋之費。○匠役徐杲累遷工尚書杲有心計以規合當。上意三殿災莫省其舊杲以意料量不失尺寸。上每稱其能謂群臣不如杲既處貴位益自撓遜修謹不改故服人亦重之。

十二月奉寧叛夷果力簡學廣入寇。顯言挾虜求賞。巡撫侯汝諒遣通事誘之入伏甲襲之。遂擒果力簡。及其黨四十人。詔賞總督許論以下文武將。

辛酉四十年春正月。陝西土人得白鹿於商南山。進獻。○虜騎掠河西。守將王世臣戰沒。

二月辛卯朔日當食。陰雲不見。上悅。以為天眷。尚

書吳山以護禮畢。報忤旨。山引罪。上曰。如常救護。

寧盡已誠是矣。不敬天意。賣直沽名。不可也。部科各

罰俸半年。時嚴嵩自西直使人詣部急索賀表。嵩曰。

吾誰欺欺天乎。嵩奏之。故激。上怒。於是吏科探

嘉靖注卷五

龍劾山而難於公義。并劾吏尚書吳鵬。上無意去

鵬。姑令致仕。而山冠帶閑住。初山得。上寵世蕃欲

求為婚。設酒享山。而李本為介。山謝曰。山無從有女。

遂罷酒。一日。上諭嵩內閣可四臣否。意將用山。山

子告其父。須赴嚴公一揖。山斥之。嵩遂密沮。比景王

之國論下部。山遽上之國儀註。上不懌。不得已允

行。而山寵浸失。至是奪職去。山即募一民舟行。歸至

徐州。乃易官舫。雖經蟒王第。以青衣角帶見客也。○

流賊馮天爵劫建昌南豐。殺守備王址。自太和間道

趙湖廣為南贛將。邀斬之。賊遂平。○丁未景王發京

師五月望至國。

三月鳳陽獻白兔。

夏四月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儼。海內訪求仙術異人。

及符篆秘方。

五月蘇松嘉湖大水。平地深丈餘。禾苗盡無。○李本

母喪去位。

閏五月查盤科道羅嘉賓。龐尚鵬言。浙直軍興以來。

督撫侵盜無慮數千萬。張灼所數者。趙文華十萬。四

千。周琬二萬七千。胡宗憲三萬三千。阮鶚五萬人。千

史。褒善萬一千。趙忻四千七百。乞通行追究。宗憲上

嘉靖注卷五

疏自訟曰。臣為國除兇。用間用餌。不有小費。不可以

就大謀。而忌者遂緣此生奸。指為侵尅。臣誠不能以

危疑之迹。自理於讒謗之口。上優詔慰留之。時倭

難少息。而羅龐疏至。嚴嵩謂人曰。昔王守仁侵濠。帝

議者以有大功。謂諫不及。嵩言雖為宗憲護短。而事

體應亦如是。○初嚴嵩在直。歲終一歸邸第。揭謝有

蒙恩賜假。子孫羅膝。鴈晏。皆高厚所庇語。上諭曰。

卿奏似有勸我之意。我豈異人情。往歲官變。上天且

赦。我已世外人矣。故別居西內。令其母子自歡。取

嵩惶懼。世蕃為覆奏曰。古者多男多壽之語。豈惟臣



以此祝君君亦以此望臣故臣揚及之陳感激之私耳實不敢有他心奏入上意始解及嵩妻歐陽氏卒詔留世蕃侍養嵩而令世蕃子鶴護喪歸嵩在第九久上諭徐階君臣之義不如夫婦之情遣階休沐階對臣即歸第亦無所樂竟不肯出上悅自是屬階而疎嵩

秋七月己丑朔日食袁煒奏食止一分與不食同免救護煒懲吳山之禍故云

八月嘉禾生御田異穎同本者四十九九月虜六萬騎犯居庸總兵姜應熊禦之戰於南

嘉靖注畧

卷五

十一

中鎗墜馬參將胡鎮力戰拔之以歸○故尚書潘若水曾孫奏乞贈官上曰若水偽學盜名昔為禮部參劾此奏誇譽其以狀對尚書歐陽必進謝罪上責其徇情奪少保

冬十月御史黃紀劾黃花鎮守備太監紀揚貪殘不法命革之初守備太監各處俱革惟此以陝西

十一月淮王獻白雁○袁煒為大學士入閣郭朴書吏部○劉顯威繼光連破賊於林墩聞之權寇平繼光引兵還浙遇倭自福清東管登岸麾兵擊之

斬首一百八十既行而倭至日家聞興化府城臣且守卒疲勞賊夜以布梯傳城入之參政翁時器避屋知奚世亮被殺劉顯在會城聞興化危提兵往援至則賊已在城又所將不滿七百且疲於屢戰畏敵銳不敢濟乃逼城而陣

壬寅官變後上即移居於此仲冬辛亥夜災上暫御玉熙宮嵩欲諷上還大內具言不宜興復上不悅徐階密與雷禮議令禮上疏趣辦而自以其子太常卿璠督工上以為忠嵩惶恐疏請以子世璠

嘉靖注畧 卷五 十一 同璠供事上不許

三月賜徐時行等進士是科首甲三人時行及王爵爵余有丁俱內閣○罷選庶吉士庶吉士素號清至是競以賄求有持券入貸於司禮黃錦錦密以

上惡之時閣臣已取定進士五十人赴東閣考選方立丹陛前聽題忽傳旨報罷

夏四月上御新宮加徐階少師上夜坐庭中帷後忽獲一桃上喜曰天賜也修醮五日復有一桃降其夜白兔生三子未幾白鹿亦生三子群臣表賀

五月屬夷王吳導虜入寇守將黑春劉普敗之於桃山大捷已復攻鳳凰城轉掠湯站黑春擊之虜伴敗去春乘勝而前陷虜伏力戰二日歿○御史劉應龍劾奏大學士嵩子侍郎世蕃憑席父勢專利無厭大壞選法群醜競趨如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轉吏部舉人濟鴻業以三千金得知州大而卿尹方岳何所涯際家人嚴年士夫呼為鶴山先生其甚大若是則主人何如耶世蕃名雖居憂狹客曲其以繼夕已為鬼神所厭扶其目矣世蕃子鵠視祖為奇貨擬擾道路郡邑為空則威權之所煽也請

世蕃頭以為人臣凶橫之戒疏入令嵩致仕去逮世蕃拷訊初世蕃自恃材寵凌侮精神精神多怨而跡暴著視為固然徐階外與之締姻而內行其能上信階言漸疎忌嵩會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自言能使鬼神上默以輔臣賢否問箕箕判言嵩父子弄權狀上乃大疑嵩階遂授意應龍也應龍尋陞通政參議嵩上疏為世蕃求解上不聽世蕃及子鴻鵠羅龍文皆論成窮治世蕃黨侍郎劉伯躍何小卿白啓常都御史張雨論德唐汝楫祭酒王材俱革職世蕃熟習典章臨事機警是時四方多故凡遇

難事參綜舊典片言立奏每請司以事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既竊國柄遂妄侈無忌其敗也天下入咸快焉

六月劉顯俞大猷徵集狼兵及永順土兵進攻張璉擒之其黨林朝曦遁入海

秋七月三殿告成乃易奉天殿為皇極殿華蓋謹身二殿曰中極建極文武樓曰文昭武成閣左順右順門曰會極歸極東西角門曰弘政宣治

八月上以永樂大典卷帙浩繁命官重錄一部以副

冬十月蘇松道接陳璘留任一年

十一月南科臣陸鳳儀劾奏胡宗憲十大罪大畧言宗憲與汪直同鄉所任蔣洲陳可順皆賊中奸細賊

眾無幾而宗憲按兵養寇與為誓約督府積銀如山聚奸如蠅茅坤田汝成輩皆游舌握槩又且宣淫無

度納部民之女于紀亂常乞加顯斥疏奏命逮宗憲罷浙直福廣總督及宗憲逮至其獄上曰宗憲

嵩黨自御史至今官皆朕任用數載無言伊過鄭應龍朋邪縱害大臣罷斥不少矣當注直原議獲者

等封官今却加罪後來議與我任事其釋令開住

待威頌 上神期云 恭憲皇帝 崩 葬 於 顯 陵 廟 廟 必 殺 之 利 道 群 言 未 盡 法 復 建 之 聖 宗 御 藥 殿 工 材 具 高 儀 曰 宗 憲 之 立 功 專 倚 嵩 父 子 為 國 援 數 後 最 恨 之 前 後 効 疏 皆 階 授 指 也 第 汪 道 之 推 集 既 梁 數 年 莫 敢 誰 何 不 以 擒 者 為 功 而 以 為 罪 勞 臣 所 由 短 氣 耳 按 王 仔 失 機 而 致 辟 宗 憲 功 成 而 受 戮 後 世 以 任 為 嵩 罪 而 不 以 宗 憲 為 階 罪 其 下 流 難 居 而 黨 可 觀 過 歟

嘉靖注 卷五 四十二年春正月 上問大學士徐階曰 同官

增誰堪其任 階曰 知臣莫若君 上曰 君知臣 與我 太祖耳 若嵩 朕所自簡 而不才至此 此官

相名而有相職 相必君擇之 正理 庭推非道 但後

世官生之主 不知人耳 階曰 堯用四凶 後乃放殛

太祖用胡惟庸 後乃罪誅 皇上始用嵩才 固其

子而斥 無損於明 上曰 四克惟庸 非堯 太祖不

知然 太祖亦何事 不知後世官生 內長 能無悞任

耶 嵩罪非聽子 乃故縱之 歿民耳

徐學謨曰 上自登極以來 所用臣 惟張孚敬 嚴

嵩 知遇而兩人之短 聖明洞見 惟嵩委

幾三十年 日在左右 而終無一事 伴其業 懲其子 猶念嵩忠勤 不置 最後言嵩罪非聽子 乃出故縱 則燭照矣

按王世貞記嵩晚年 每承 聖諭 必藉世蕃 魯 方 應 答 無 忤 而 機 務 亦 須 世 蕃 取 辦 故 嵩 不 敢 自 名 其 子 而 呼 曰 東 樓 又 鄒 守 益 記 嵩 罷 官 家 居 閱 所 藏 有 銀 二 百 萬 驚 嘆 曰 此 不 沒 入 則 天 火 耳 即 欲 昇 出 付 官 以 代 輸 袁 州 三 年 之 賦 子 孫 泣 阻 而 止

嘉靖注 卷五 夏四月 倭自長樂登岸 沈劫福清 總兵官劉顯俞大 猷合擊於遠浪磯之把總許朝光輕舟畧之於海 倭 盡焚其舟 還屯平海 戚繼光以浙兵至 大戰於平海 斬首焚溺一空 福州以南悉平

秋八月 嘉禾生御田 御苑龜生卵 湖廣撫臣徐 南金獻白鵝 帝 第三子生是為 神宗 皇帝 總兵楊照出塞 掩虜中 九月 河南巡撫胡堯臣劾奏伊王典 袞克頑成癖 放 縱怙終 至炮烙人屍 如陳大壯 立致滅門 如薛氏 畧

縱怙終 至炮烙人屍 如陳大壯 立致滅門 如薛氏 畧

良人妻女如周氏等四百餘口。強占人房屋如方城等至二千餘間。詐騙民財如張學等至三萬餘兩。私製皮甲。造軍器。鑄火炮。出城演武。私闔官侍招集亡命。擅立稅廠。迹涉無將。詔三法司議入。上曰。典模久蓄異志。恣行僭擬。不臣罪狀。昭然顯著。既經奏論。覈實姑革爵降為庶人。禁錮高牆。削除世封命。駙馬謝詔告於太廟。時梁散人侍。上左右。上時問王。梁輒及王宮中秘事。上領之未發。而洛陽士夫素怨王。故勘官條覆不無文致。而王之怙惡。上已先入矣。

嘉靖注畧

卷五

圭

冬十月乙未。有暴風自北起。上諭輔臣以兵火備防。且去。楊照事。可鑒。稽得示兵部。移檄各邊。而宣大總督江東。檄報事。數萬。迺運陳術。謀報將窺。藩子。蒞總督楊選。為馬夷所紿。東備潘家口。而虞廣。破藩子。蒞。離衆大入。丁卯也。平谷。進掠通州。警報至京。是夜。上於宮中。燈見陳南。火膨。諭輔臣。附。奏。告。於。廟。命。鎮。遠。侯。顧。璠。集。涼。營。兵。募。城。內。外。越。器。與。人。戰。流。楊。選。尾。虜。至。通州。夜。宣。府。馬。芳。兵。至。已。巳。大。總。督。內。陳。選。至。庚。午。庚。丙。姜。應。熊。劉。洪。共。至。上。諭。劉。漢。護。守。邊。馬。芳。專。衛。京。師。李。徐。繼。復。護。邊。

州袁正住護。潞河灣。勅江東節制諸軍。時總兵胡德孫。贖遊擊趙泰。赴通州迎敵。有旨鎮至通州。追賊得無乏食。其遣官賚餉濟之。俄總督楊選以虜東退。聞自詔。追殺功。為將士所賞。上疑之。以問大學士。階曰。賊大營尚在平谷。選等已在通州矣。上曰。選止是送去。敢言追殺其誰欺乎。今外兵四集。只遊戲一場。不過庚戌之故事。博東有何奇策。付諸將行。以伸華威。皇祖歲一巡邊。今內逆欺。外賊侮。可慨。博乃條上。戰守十事。厚立賞格。榜示。○江東往屯順義。令姜應熊麻錦設伏古北口。庚午胡鎮遇虜於灤東。

嘉靖注畧

卷五

圭

虜方圍傅津舍之。乘鎮陣未定。驟來搏之。陣分為二。鎮斬敵數級。身被六創。贖漆皆死。會楊縉石玉兵至。虜乃開壁縱鎮出。虜大掠灤東。○刑科李瑜劾諸將。擁兵觀望。上大怒。命逮楊選。徐紳。諸將懼。零斬報。旋。免。致。白。四。至。丁丑。虜引去。以精騎殿後。諸將望塵。走。遂。虜。至。鶴。梁。滿。泰。將。郭。琥。扼。之。乃。取。道。龍。王。峪。出。時。精。兵。健。馬。異。集。而。功。匪。此。識。者。恨。之。○論。斬。楊。選。於。市。妻。子。流。徙。命。次。總。勳。王。功。東。加。賞。胡。鎮。及。優。卹。陣。亡。者。其。部。議。意。勞。而。某。及。泰。兵。輔。臣。上。以。為。故。事。求。以。獎。借。杏。庭。等。奉。龍。御。藥。庸。諫。有。罪。已。幸。豈。敢。

希恩。上曰博意或失望。階力言無他。且廷臣中。知邊事。無如博者。初。上欲以丁汝彥處博。階極力護之。故得免。

十二月尚書雷禮請建京師重城。上詢於階。階言重城保障之效。南城可觀。不築則已。築則必圖可守。上謂禮實為之。已不果築。

甲子四十二年春正月。用順天尹劉畿言。城潞河灣。○狼山副總兵劉顯行部至通州。同知王汝言不為。顯奏其抗違制書。詔降汝言一級。

二月。景王欲有荊州之沙市。知府徐學謨以非嘉靖注畧 卷五 十四

旨不肯予。王怒。奏請遠學謨至京。閣臣階謂地土在彼中。即付撫按訊足矣。學謨尋調用。○闕有殘條數千。巢漳浦之蔡不嶺。戚繼光將兵追之。身持短。緣崖披棘而上。迫賊壘。火戰破之。斬首數百。悉平。閏二月始定兩京主考。迴避本貫。

三月京城妖人呂聚眾謀亂。官卒獲之。伏誅。○廣東巡撫吳佳芳命將擊倭於鄒塘。焚斬四百人。○故料臣繫獄沈東。妻張氏疏言東在獄十六年。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而東固無子。願代東繫獄。暫令東侍父。終年不聽。

夏四月庚子。木火土金四星聚於柳。

五月壬寅朔。日食。○金星再晝見。

六月俞大猷湯克寬。感倭於廣東之海豐。擒斬二千餘人。○刑科臣張岳疏陳講學之弊。言今講學家以富貴功名為鼓舞人心之術。而爭附者以為不通其說。則無以濟其富貴功名之私。即與會之時。言語色笑。惟規異同於上官。位尊者參言。眾皆唯唯。群工廢其職業。群萃雜處。以惑眾聽。善乎宋儒之言曰。願士夫有此工夫。不願有此門戶也。時大學士階柄政。反巖氏之濁。開講學以收譽。故岳微言之。恐觸時忌。引嘉靖注畧 卷五 十五

而不敢發也。岳不久亦外補。

徐學謨曰。蘇軾有言。昔之君子。以荆為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向往何常之有。惟視當事之指揮。以為進止耳。媚嚴媚徐。所嗜若不同。而逐所嗜。則一也。

冬十月戶科李邦義奏曰。理財之道。生眾食寡為疾。用舒而已。今錦衣恩廩。踵接肩摩。帶銜之官。日增月益。不可不慮。戶部計支月米二十四萬五千石。而營操諸卒。止於九萬餘。皆錦衣吏士匠役諸色。有一人而月領數石者。士馬實數。司農不知也。錢穀出數。司

馬莫稽也。其弊將安止哉。一聞警報，調遣先發邊備，焉得不靡。太倉金錢，舊供客兵之用，而主兵取足於屯租耳。邇來屯場拋荒，一遇缺乏，卽行奏討。太倉如何不匱也。近者徐淮水旱，逃亡過半，而猶靳改折，或有脫巾之呼，不可不慮也。上納之。

十一月旱風霾。御史林潤劾奏總鹽都御史鄔懋卿貪黷殃民命削籍。嚴世蕃當戍雷州，中途潛歸。羅龍文亦潛住歙縣，潤下徽州府推官栗祁密捕之，不得。或言匿世蕃家，特世蕃在家大治室宇，袁州推官郭諫臣亦欲借事自媒，政府乃白監司言世蕃召嘉靖注畧。

卷五

末

聚卒役狀，潤乃奏世蕃龍文潛通外夷，謀爲不軌，旨收捕二人至京，卽訊。蓋龍文係徽人，俠游四方，以誘致汪直爲胡宗憲所睚，因薦之。世蕃客嚴氏未久，而其禍以階惡宗憲之故，令御史王汝正劾奏。宗憲龍文方就逮，知府何東序卽封錮其家，以候籍沒。及宗憲歿，上憐其功免究，而龍文得戍去。父子亡命矣。至是潤疏下，有司捕嚴氏他客之羅姓者實之，而龍文竟莫之跡。

乙酉四十四年春正月丁未，景王薨，無子，迎葬西山。賑畿內饑民。

三月千步廊火。上諭階此文積近地，他日纂修何稽階曰：正德十六年以來，內外題奏及四方番文計八十三萬二千餘本，俱貯六科廊內，其千步所積先朝遺疏也。置之。○賜范應期等進士。○少傅袁煒病久告歸，卒於途。○吏尚書嚴訥請擢卑官之卓然者，以作典人材。且云：國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馮堅以直廳而歷布政使如王典宗者，稍倣此意。今來朝官各舉所屬。

學謨所記一御史按行郡，見典史路持餅餌，責之曰：卿袖此充饑，不欲擾民耳。御史異而薦之。遂擢爲知縣，尋以貪敗爲朱衡所斥。人情巧詐，舉難付若此。慮亦由世輕此輩，偶一爲之耳。如舊曆間天柱朱梓輩不可爲盡無卓異，果爾三途並用，惟賢是舉，監司勿行其私，不惟此輩得自展而進士之敗類者亦稍知自愧。

徐階請補閣臣。上曰：嵩專政三十年，朕以爲公不識其畏惡子，肆誑可怒。階曰：閣臣地親任重，每用四員，原不欲權有所專。自夏言暴狠，人莫敢犯，繼以嵩受制逆子，事皆獨斷，而權始有所專。臣謂此官不但宜多，須擇廉畏謹者而用之。至於居首一員，欲去

則准之。既不得久居其位而恩威常在上矣。上曰：汝此言在汝身家為美，而忠君為國何事為？謝曰：林潤復上疏列嚴世蕃父子罪惡，言其畜養士卒，已踰二千，招納叛逆，更倍其數，奸人細作，出入京城，羅龍文招集汪直餘黨，潛通日本，牛信誘致胡虜，南北嚮應，世蕃所坐，厥罪非一。於是刑尚書黃光昇等，具獄詞如潤所言，交通後虜，潛謀叛逆，頗有證據。得旨：世蕃龍文即時處決，嵩為民贖家，得金三萬二千九百兩，銀二百萬五千兩。

徐學謨曰：世蕃一克，潤堅子，即其罪狀，宜作奏。嘉靖注畧 卷五

黨之條，豈謂無可殺哉？指為謀叛，非正法也。爾林潤巡撫江南時，治事院中，白曰：見世蕃索命，豈所坐不得其平，猶能為厲乎？鄒守益曰：嵩自奉甚儉，籍沒時，携故衣以出，向縣官拱手曰：還我一介書生去也。臨歿，援筆書曰：作屋因募夫，誣以聚兵，絡其日數千輩，無影並無形。千古含冤，事傷哉！何蘇明又大書云：歿後從人說是非。

張大復曰：世蕃威福自任，親戚故舊，如歐陽必進、吳鵬輩，皆至大官，而階故抑鄉里，即親弟陟亦不肯爰引。嵩之毒行於楊繼盛等忠諫之士，階則加於嵩之門下耳。所謂以威福還朝廷，階實有焉。又王世貞書面誦前輩，惟階容之，子弟或以為言。階徐曰：此人有筆，茲事尤人所難。上不豫，西內思成官，每有黑氛侵擾，而披欄藻井上，忽見木綿數團，上心疑之，階疏慰解。

夏四月，內閣惟階一人，屢疏請補。上欲付之廷推。嘉靖注畧 卷五

階曰：群臣才品無過。聖鑒不如簡自宸衷，使政自上。上然之，乃以吏禮尚書嚴訥、李春芳為大學士入閣。○郭朴尚書吏部。○上惑於黑氛之擾，諭輔臣欲禪位裕王。階奏曰：皇上為百神之主，妖何敢干我。朝原無禪例，前代亦非美談，所不必言。若攝行政事，與禪無異也。五月，誅方士藍田王胡大順。初，藍道行下獄，其徒何廷玉、藍田王復幸於上。大順始亦近幸，後事敗，斥去，乃妄製藥物，託田王上之，指為仙翼批製。上曰：扶箕者何不來。田王遂詐傳密旨，取大順至京。

上以問輔臣階階極言水銀不可食詐傳密旨罪惡尤重若置不問群小益無忌憚恐釀成大惡至於官尊謂壬寅死者有枉事在宮禁惟皇上察處之乃命收大順等論歿

秋七月四川盜蔡百貫以白社嘯聚所推遂統眾陷合州等七城○河決徐沛之飛雲橋東流逾漕入昭陽湖汎濫而東舟行木末十日而退則漕渠湮沒無迹矣上下凡百里時運艘過沛才三之二

九月鑿新渠先是感應期督漕議鑿渠昭陽湖之左以避河患鳩眾就鑿未半為異議所阻而止至是漕

卷五

三

漕以吏侍郎朱衡出督漕衡躬自行河尋應期所開故迹視之以為運道之利無逾於此疏請鑿之自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

冬十月戶部主事海瑞抗疏曰陛下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三代以後皆稱賢君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膏脂侈興土木法紀弛矣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死而不返人以薄於夫婦天下之人咸不直

陛下久矣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

工部極力經營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為之諸臣

誤順之無一人為陛下正言諷之甚也玄修所以

求長生也陛下師事仲文仲文則已歿矣玄修之

無益可知矣陛下誠知無益翻然悔悟洗數十年

道君之誤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耻明良喜起

薰為太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上初覽之

甚怒抵其章於地已復取之御案日再三讀之感動

太息留中月餘會上病頗愈下詔曰瑞言主毀君

不臣悖道錦衣衛捕送該司嚴究主使法司擬大辟

瑞請注罪

竟留中不下○上問瑞曰今日人恨不斬其

政瑞可見也瑞言俱是朕今病久不如甲子前矣惟

傳瑞為第一計卿等當首行之階奏曰瑞誠狂妄未

嘗一言及傳瑞臣不敢附命上曰朕能御政豈受

此人詭言也此不可並處當別計議耳階奏曰臣聞

主聖則臣直瑞言不可並處惟聖度容所難容

上曰朕謂不可並者以新君御此如忌二上別於南

京建一宮宇居朕告謂海瑞耶階曰此古今必無之

事臣等萬萬不敢聞命乃止

十一月嚴訥罷



丙寅四十五年春正月虜寇宣府總兵任勇禦之。○廣東總兵戚繼光條上平盜機宜。畧言民間畏兵甚於畏賊。謠云賊來梳汝。兵來篋汝。言無遺也。廣兵有四。鄉兵。遇民則劫。遇賊則奔。募兵。皆出烏合。賊之間謀。參半。賊兵則以賊攻賊。必我兵足恃而後可用。狼兵去留錄已。所過擄掠。慘不忍言。今必用臣。非用素練之兵不可。廣東養兵。日給二分。蓋彼中常調狼兵。以五百為千。無敢查點。分行劫掠。以給養。殄耳。臣兵一名不虛。秋毫無犯。必處三年之食。然後可一意用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得賊首一級。賞銀一兩。非

嘉靖注畧

卷五

五

所以待節制之兵也。依臣紀律。不計奇零。不殺被擄。不蹈妄冒諸弊。必如關中事例。首首三十兩。從賊九兩。則兵心感悅。賊初起。易滅耳。釀其頭角已成。務冀增眾。乃屈體求賊。以成招撫。或賊巧布私賄。以擊撫議。此有司因循之弊也。及計難揜覆。輕調鄉兵。擊之浪戰。一戰而敗。復求彌縫。張招撫為奇功。稱寧謐。以揜罪。及賊出劫如故。又從而為之辭。甚者劫擄。合吏。只今縛獻。么魔塞責。大憝反或論功。此有司蒙蔽之弊也。或有實心聽撫者。姦民乘其無備。截殺官吏。畏庇賊之嫌。置於不問。更有兵將欺其聽撫。復掩

之有招撫而無典刑。是解民為賊耳。有可視盜賊。如驕子。視良民如路人。民間生業日荒。正欲日急。方諸盜賊。苦樂懸殊。劫以盜賊之威。於是從賊者日多矣。古之為將。賞不踰時。將士決死生於呼吸之間。而候賞於兩月之外。師出無功。未必將兵者之責也。軍中之機宜貴速。因敵轉化。或撫而示勦。或勦而示撫。或致賊於榻下。而與之共卧。或解賊以愧遺而離其腹心。或待責有司之失。不避嫌疑。願同事諸臣。容臣便宜從事。毋倡流言。以報私怨。庶能勇往成功也。二月承天大誌成。上覽之。因欲南幸。諭輔臣曰。朕

嘉靖注畧

卷五

五

病久不痊。欲一視承天。拜顯陵。取藥服氣。此原受生地也。必奏功者。諸王不必迎。從臣免朝。朕用卧與以符。七月終還京矣。徐階奏曰。聖躬未復。而欲南幸。此豈崇護之道。且邊警時聞。官兵未壯。而六飛遠狩。京師空虛。狡逆之謀。倘或竊發。聖駕在外。能無憂警。乃止。三月吏禮尚書郭朴高拱兼大學士入閣。夏四月壬戌朔日食。○胡松尚書吏部高儀禮部。○參將湯克寬破賊吳平於海嶼。五月左都御史張永明奏復吏部司官赴院儀節。特

吏部郎官習久自尊不赴院報名不詣院庭參而卿  
貳考滿至吏部必詣四司門揖俱屬傳訛悉詳議改  
正

六月馬芳敗虜於宣府○湯克寬減海寇林道乾

秋七月浙江西安礦徒作亂西安故有銅坑礦徒竊

取市利有司知而封禁之姦民不悅嘯聚數千人大

掠常山西安五縣攻衢州幾破之遊騎突入婺源掠

其帑藏而去知縣李志學避匿得免以失城池論

後以無城末減○諭內閣 皇祖大寶正德甲戌火

失其五令市玉盈尺者補之○戶部司務何以尚請

嘉靖注畧

宥海瑞 上怒其沽名杖之百尋出沈東於獄釋為

民

九月新奉天諸宮殿徐階言湖廣連被水旱一方力

不能辦 上命工部協助階云適問雷禮庫金幾何

禮言料價五十五萬費欠過半已借戶部銀十八萬

管繕司見貯止入焉不能助也 上命姑修隆慶稜

思二宮○漕河新築成初工未半為雨所濡工不能

施群言紛起謂移漕為失計力言新渠必所當開

上從之至是渠成○設廣東無初韓雍開府梧

州節制兩廣已割惠潮隸南贛徵發益艱言宮建議

分設巡撫以李佑為之廣西於隆慶三年亦分設焉

冬十月御史徐熿言兩淮鹽課為鄒懋卿所壞增額

百萬商民困苦命照舊額歲引七十萬五千徵銀六

十萬兩從之○胡松卒 上欲用高耀代階曰吏部

須清潔剛毅耀皆款焉乃改博代松而以趙炳然代

博○上諭階曰沐朝弼怙終不悛當預擇代者階曰

雲南之人知有總兵不知有朝廷久矣世守已久亦

難輕動往歲加巡撫以贊理之秩蓋欲分其權也而

土官猛寅近奏軍務當歸總兵意甚可惡如得良撫

臣默處得宜斯為上策

嘉靖注畧

閏十月定曲阜知縣孔氏選二人送撫按覆試遷補

十一月給事中胡應嘉劾大學士高拱拱疏辯 上

病未省拱自入直贊玄與階意頗相左時 上久不

愈拱以裕邸講臣恐其將見柄用故極力攻之應嘉

素昵階拱疑有所承警累愈深

十二月庚子 上疾甚還大內午時崩大學士階啓

裕上入主喪事次日頒遺詔明年正月上尊謚曰欽

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

世宗三月葬永陵

范守已曰臣於少師階處捧讀 諭劄及奠定

草云見所擬。帝寘定有不審數字者即全當亦必更易數字。不符意則駁再擬。更不稱譙讓隨之。閣臣惴惴受成而已。故張弛皆自獨斷。至不可測度也。

譚希思曰。肅皇博綜經史。尤深於尚書。孜孜以敬天恤民為務。至於親禮儒臣。藹若家人。父子終不假借以威福。群臣雖貴寵。不敢以疑事嘗試。勳戚近侍。朝為肺腑。暮受譴誅。澤雨露而威風霆。內外震懾。善始令終。真不世出之主也。

臣重熙曰。世廟威權自出。大禮大獄。悉繇宸斷。

嘉靖注畧

卷五

末

群議屹不可搖。而尤知人善任使。張夏皆拔自庶僚。用居輔弼。印工藝末流。如徐杲輩。登之九列。不以為嫌。而使貪使詐。如張瓚。趙文華輩。亦令收南北之功。至失事者必誅。令人念之凜凜。若乃左逕邀寵。可學隆禧輩。即予贈卹。終不褒美一字。談相龔佩。一犯立誅。雖玄修深拱。事必經畫。中涓外戚。未聞一言干政。以故倭虜交誼。水旱頻仍。而海內晏然。非無以也。

嘉靖注畧卷之五終

嘉靖注畧卷之六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穆宗莊皇帝 起丙寅十二月終壬申五月

諱載卮 肅皇第三子在位六年改元隆慶壽已

十七葬昭陵

母孝恪皇太后杜氏

濟陽人康妃

孝懿莊皇后李氏

寧晉人元妃

孝安皇后陳氏

青田人正后

獻懷太子翊欽

靖悼王翊金

嘉靖注畧

卷五

末

內閣大學士九人

少師徐階

文李春芳 定高拱 襄張居正 江陵人

少傅郭朴

文陳以勤 南充人 少保殷士儋 歷城人

太子太保趙貞吉

內江人 尚書高儀 錢塘人

右拱兼掌書 右庶兼掌都察院

上生于嘉靖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巳亥二月封祿

王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丁酉朔庚子 世宗賓天

上入主喪事辛丑頒遺詔二十六日壬子 卽皇

帝位○釋海瑞于獄

隆慶元年春正月丁巳朔○戊午御宣治門視事

○錄用建言得罪諸臣除陳瓚吳時來趙軌袁世榮

于科凌儒張登高張價趙錦何維栢申仲王時舉于

道張翀董傳策部郎尹相魏良弼太常少卿張選通

政參議馮恩大理丞母德隆劉世隆尚書少卿○錄

成諫諸臣戮成者楊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杖成

者楊最王思薛宗鑑何先祿裴紹張原浦鉉曾翀葉

經周天佐件瑜臧應奎殷承叙成獄成者唐胄李璋

豐熙楊慎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翀張侃劉

奉劉琦馬錄程啓元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茂余

翔方一桂劉魁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王與齡張

鑰又直諫被劾幾成者熊浹楊爵俱議一體卹○

是贈浹少保謚恭肅繼盛光祿少卿謚忠愍○詹事

侍郎陳以勤上謹始十事○丙寅 上始釋衰服御

宣治門視事○仍舊典奉大社大稷之祭罷帝社帝

稷○奉孝潔皇后主升祔遷孝烈皇后于別祀○修

大內神霄殿祀孝恪皇太后追謚元妃李氏爲孝懿

皇后○起用舊守禮趙貞吉郭宗臯林雲同等○復

科臣周怡沈東原職○罷西苑督農侍郎以禁地不

便農作止令該監督理○治進藥方士王金等罪○

刑科徐公遠劾奏學士王大任姜儼前以御史訪求

法秘躡致清華詔褫其職○奪尚書徐臬官及其子

文燦錦衣世職尋謫戍○追治故侍郎鄒懋卿大理

卿荆萊諂附嚴世蕃奸賊狼藉罪各戍邊○奪故真

人邵元節陶仲文誥命仆仲文墓碑○撤大內大高

玄殿圓明閣玉熙宮扁額○已卯萬壽節以梓宮在

殯免賀○吏科胡應嘉劾奏尚書楊博考察不公以

私憤謫給事鄭卿御史胡維新閣臣階擬旨應嘉

同挾私黜爲民應嘉前曾論閣臣拱拱恨之科道

隆慶注畧

出拱意歐陽一敬等論救語侵拱階奪于衆論改應

嘉調外拱又疑一敬之疏階實主之兩人嫌隙遂深

二月冊皇后陳氏○陳以勤張居正並大學士入閣

○總兵王治道禦虜于遼東○命科道王治王好問

查盤內府各監局錢糧已而治等劾內官翟廷玉馬

尹乾沒之罪命司禮監治之○尚書朱衡言今之治

河兼資其利河出境山之北則闢河淤出徐州以南

則三洪涸惟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乃兩利無害秦

溝在境山南五里臣以爲上源之議可罷惟開廣秦

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堤以防奔潰可以甦魚注

之昏墊 詔允之。乃疏舊河築馬家堤。道之出。飛雲橋者。使盡入秦溝。自留城至赤龍潭。五十三里。為閘八。減水閘二十。壩十二。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一丈。石堤三十里。又鑿王家口導薛河入赤山湖。鑿黃甫導沙河入獨山湖。為支河八。旱則資以濟漕。泛則洩之。昭陽湖運道盡通。衡又議新河。自南陽至宋家口。屬山東。宋家口而南及河屬之徐州。又于曹縣上下築縷水壩以防秋水衝決。○科臣吳時來南。科臣張應治各言一秦溝不能萃全充。合流之水。下衡議衡復執前說為是。言今欲開新渠。無論漫無形者。深廣

隆慶注畧

卷六

四

之難。即如郭貫樓至龍溝。減水久者。所謂撮沙如粟。米挑淤如畫脂。不如因河所注。開之于東郡之上。科臣馮成能亦言。南陽而下。三河口地形俱高。諸閘半就淹沒。上流可慮。河流西注。滯悍難制。下達新河。猶高屋建瓴。中流可慮。夏鎮以南。諸閘高下相懸。蓄洩為難。下流可慮。復下衡議。衡仍執如前。河就而堤亦成。○加恩藩邸侍從官及侍衛直宿官。○詹太監黃錦。梁鈿。李芳。王本。馮保。弟姪各錦衣官世襲。○太監李芳請裁革內府各監局官匠六百六十二員。○罷玉芝官。睿宗四時享祀。○戶部奏請內府一切供

應。自嘉靖二十年以後。徵派視正額加倍。悉從裁減。嚴察有司。毋容混徵。○定昌平密雲糧運。緣通州水路運牛欄山。交車戶。接至密雲。緣通州石壩。更船至大通橋。交車戶。接至昌平。

三月禮科王治言宗廟之禮。謂睿宗曾北面武宗。不宜設位于武宗之右。○封皇親杜繼宗。李銘為伯。○御史耿定向條奏科場事宜。主考官宜學行兼長者。主考仍自按落卷。毋避嫌輕棄。後場宜更品訂。毋偏重初場。時義宜嚴立程式字限。監生勿另編號。御史陳聯芳請重後學。以難實學。同考閱卷。不必書各隆慶注畧

卷六

五

房字樣。是科監生中式甚少。傳主考于途有旨監生編號如故。○掌太常侍郎師宗記以道流為御史所劾。降少卿。定議卿少于科目中推舉。夏四月。御史劉翽條奏鹽政四事。○召瞿景淳于南京。侍郎禮部朝議推其清望也。○馬芳破虜于宣大。戰于威寧。斬首五百餘。又戰于黑山。斬首四百。○故新建伯王守仁為侯。謚文成。○予周尙文等謚。兵部趙炳然致任。以郭乾代。○追奪顧可學。徐可成等謚。五月。復故大學士楊廷和官。謚文忠。○虜犯大同。守

將劉國拒之。○初。上踐祚時。政令有可更新。大學士階請於遺詔中行之。一以建言得罪者。悉釋用。錄方士倖寵者。悉正刑章。西院殿額。悉行撤換。詔屬階所草。高拱非之。謂是暴揚先過。且被罪諸臣。豈無應得者。何容漫為市恩。先帝壽考。令終金丹誤進。追罪方士。豈臣子所忍言者。拱既與階爭權。而歐陽一敬等疏攻拱急。拾遺南疏。又論及拱。疑皆階主之。御史齊康疏論階。儉邪貪穢。專權蠹國狀。上切責康。妄言科道陳瓚。歐陽一敬。陵儒張楨。共劾康為拱門生。聽其指授。宜寘諸法。司丞海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改于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亦有之。然勤國事。休休有容。亦足多者。康博噬善。罪浮于拱。左都御史王廷言。拱前後被劾。不引咎。遲辯以故言者不已。康懷奸挾私。黨邪悞國。不重治。無以定國。是尚書楊博。侍郎遲鳳翔。樊淦。各奏康妄言。乃重譴康。而諭留階。○九卿大臣。南北科道。紛然劾拱。甚者稱為大兇惡。寺丞何以尚請劍誅拱。拱謝病求去。上留不許。拱堅臥不出。乃許馳驛歸。六月。許群臣嫡母在。得贈生母。○量釋新墻廢人。○御史陳省劾太和山太監呂祥七罪。詔祥還。改給

提督關防。罷兼分守。○新河鮎魚口水湧。深滿。百餘艘。秋七月。紫荊關大雨雹。○京師霖雨。○上避殿御門視事。○侍郎趙貞吉兼國子監祭酒。○朝鮮使臣請留觀幸學。許之。八月。癸未朔。上幸太學。祭酒司業坐講如儀。○贈故尚書彭澤少保。謚襄毅。○贈故諫大夫楊最。謚忠節。○刑部郎王世貞為其父忤。詔復忤官。○科臣吳時來奏。薦譚綸。戚繼光。俞大猷。皆有將知真宜召來。使專督練邊兵。以省徵調之擾。兵部覆言。大猷才宜于南。且老矣。綸繼光可用。特命召之。九月。命太監呂周高相陶金坐圍營。尚書郭乾執奏不聽。輔臣階反覆言事。體有碍。罷之。○虜錄界嶺口潰。墻入。大掠昌黎諸縣。宣府亦報黃台吉擁兵窺陵後南山。詔總兵李世忠東禦土壘。總兵劉漢西防黃台吉。叅將陳良佐防黃陵。總督王之誥駐懷來。巡撫曹亨備通州。○御史龐尚鵬劾大學士郭朴負才使氣。無相臣體。凌備復詆其母。耄志歸。朴遂求去。三上許之。冬十月。壬午朔。上御殿日講畢。問大學士階遺事。

癸未夜金星入南斗。○郭乾以虜患劾罷。召總督霍冀代。○科臣陳瓚追論楊順侵盜邊儲。及與路楷搆殺沈鍊。謫戍未足盡辜。鍊子襄亦為父訟冤。乃復逮順。指下獄。訊指論斬。順尋死獄中。○科臣魏時亮請祀薛瑄。陳獻章。王守仁於孔廟。下部議。

十一月癸亥。上親南郊。行大祀禮。○封李昞為朝鮮王。○改隆慶州為延慶州。以避年號。

按宋世皆改郡邑名。以就年號。如祥符紹興之類。在國初亦以洪武名其門。避年號非古也。

十二月再錄獲罪諸臣。故大學士夏言尚書萬鏊。隆慶注畧 卷六

御史江潮御史郭弘化王時柯部郎胡璉余禎悉復其官。○禮科王治奏何塘理學純臣。夏言曾銑冤抑宜雪。詔賜塘謚。復曾銑官。治傳潮朱廷立枉審罪。○復鄭王厚烷國。

隆慶二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觀考察賢能。官獎賞貪者逮問。○順天巡撫劉應節言永平西門直抵海口。至天津五百里。議薊鎮漕折十萬石。俱改本色。運至天津交兌。永平官徑自領運。○正一人張承緒失職。無嗣。江西守臣言張氏職名賜印。不載典。宜承為裁革。詔革去真人號。以其族張國祥為上。

清觀提點。○太監李芳奏裁內府加耗米四千五百石。青白鹽三萬斤。○浙江撫臣趙孔昭奏革水陸兵八千。省寧波紹興兵備。○講官趙貞吉遷南禮尚書。以吏侍郎林濂代。時貞吉年六十餘。議論侃侃。上心屬焉。特命註瀾南京。而留貞吉講筵。添註詹事府。

○給事中石星奏上六事。一曰養。聖躬。酒色之害。深所當警。二曰講學。經筵宜及時。三日勤視朝。願從日出聽政。四曰速俞。允兵機之事。不時進覽。五日廣納言。周怡陸鳳儀以言觸忌而出。宜詔復之。六曰察讒譖。內臣作威福者。切斷言官。微行中傷。惟深燭其情。則善不行。上怒命廷杖六十。黜為民。○科臣

重條奏內庫之弊。允行議革。二月己亥。上親祀先農。行籍田禮。○前歲俺答之陷石州也。知州王亮被殺。虜頓石州二十餘日。剽掠交汾間。以在內地久。氣亦疲。又雨潦淹旬。馬倒人過。半皆徒步出塞。所鹵獲多不能盡載。往往遺棄於道。浸尋蹣跚十餘日。乃出。我軍無一逐之。虜既去。沙石

申維岳始約孫吳進戰。及虜出。尙嵐吳以非信地。不至。維岳亦不敢戰。又十餘日。虜去已遠。諸將稍稍出。獲奸細明海等。襲老幼掩過。獨方振尤月逐虜于嵐。

縣有力戰功。御史王漸勘實以日。維岳論斬吳奪職。振月陞級。總督王之詰降二級。○命鄒應龍唐繼祿。履尚鵬分理畿省鹽屯。○丁未。駕詣天壽山謁諸陵。庚戌還京。

三月辛酉冊立皇太子。一日太子遇閣臣于御道。西召謂曰。先生翊贊良苦。閣臣頓首謝曰。願殿下勤學。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容音清朗。聽者悚悅。○賜羅萬化等進士。內閣初取李長春王家屏田一儁為首甲。上易二甲前三人。萬化及黃鳳翔趙志臯已改長春等及沈一貫張位李維楨三十。隆慶注卷六

人為庶吉士。是科內閣七人。○廣東盜曾一本作亂。命總兵俞大猷討之。○丙子。上幸南海子。○命太監李佑督蘇杭織造科道官孫枝郝杰疏諫不聽。夏四月從湖廣撫臣劉懋言。奪承天府元佑官田徵其租以供漢江築堤之費。○制貪酷官追奪者不許封贈。五月薊鎮總督譚綸奏曰。今之策虜者。皆曰乘障設險。計薊遼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散布于間。虜以十萬眾攻我。一而勢難拒之。議者亟請練兵。意亦慮此。而行之有四難。虜長

技在騎而我以車制之。召募之卒非強壯不入。選既無素養之恩。非稍優食之。必不樂從。得三萬人。歲費五十四萬。司農告匱。一難也。燕趙之士。素怯于虜。非募吳越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而或謂臣與繼光不可信。二難也。燕趙之士。素驕。驟見軍法。必大駭。京師近。流言易生。掣肘廢功。三難也。我兵素未當虜。一勝虜不必服。能再破。乃終身創矣。忌嫉易生。四難也。臣請各路選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列為三營。各加訓練。專備禦。春秋兩防。各移近邊。臣與繼光督勵。資培以。邊外。此為上策。萬一乘機

潰入。願少追罪誅。臣等決一死戰。收桑榆之功。不為中策。疏下兵部。命繼光總理薊保練兵事務。○于王守仁伯爵世襲。○虜人寧夏大掠。六月譚綸條奏三營事宜。勿使巡按巡關。擬與報可。○汰錦衣冗役三百五十人。○曾一本冠廣州殺知縣劉師顏。○御史王之垣疏請正位中官。上曰。后多病移居別宮。病愈即還。汝不知內庭事。無多言。秋七月。勅侍郎洪朝選勘遼王憲。劾罪狀。○內豎許議坐嚇財事。為中城御史李學道所答。其黨怒。百餘人候左掖門。捧學道群毆之。百官錯愕。司禮監問于



徐階階教之先發。司禮從之階。乃擬旨杖為首一百。遣邊成餘杖六十。發孝陵衛學道以擅管內使謂外。○科臣張齊劾奏大學士徐階。上切責之。降外任。尚書楊博等共疏劾齊。令致任。尚書毛愷奏齊受邊商銀十餘萬兩。逮其父子。詔獄。尋謫戍。○徐階上疏乞休。許之。○福建都指揮傅應嘉以縱賊誅。八月雲南土官鳳繼祖與尋甸土舍鄭竑爭襲殺之。發兵圍武定城。兵備張澤夙知之。知府周賚迎擊于法岡。渡敗績。副使楊守魯大集土漢兵連破之。賊潰走。至雞箐山。陸崖。死者甚眾。兵追及之。購以重賞。賊

隆慶元年

卷六

十一

隆慶元年

卷六

十一

黨斬繼祖。請軍門降事。聞陸守魯一級。○科臣何起名奏保寧府茶徵本色。輸運甚艱。宜改徵折色。或本省為賞。賞之費。或解陝西備買馬之用。罷甘肅茶馬司。川中鹽場。舊定上中下三則納課。邇來井塌。丁逃。宜招集。丁廣開小井。以補舊數。而保寧重慶。川夔州商不利。跋涉宜量增引票。使之就近告給。仍嚴立禁防。使官吏不得謀求。詔允之。○核升叛人白春等。率眾來歸。命授附近衛百戶。仍懸賞格于邊外。○故誠意伯劉世延。陳乞復爵。○大學士張居正疏陳六事。一曰省議論。一事而甲可乙否。一人而朝絲

暮。距政多紛更。事無統紀。竊謂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至當。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討蔡。百方阻之。而不搖。欲用一人。須慎之於始。務求相應。信而任之。如文侯之用樂羊。謗書盈篋。而不動。一日振紀綱。兩可謂之調停。遷就謂之善處。法之所加。惟在微賤。而強梗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及在朝廷。而犯分恬不知畏。深可慮也。夫狗彘之與順情。名同而實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近而用殊。故可順而不可拘。法不宜猛而宜嚴。一日重詔令。天子

號令。譬之風。若風不能動。而雲不能擊。乾坤之息矣。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人鬼錄。固有不伸之法。人懷不自之寬。自今奉旨。題。毋讓。撫按。耽延。嚴立期限。奏報查奏。違制之罪。一旦嚴名實。需必試而知利鈍。馬必駕而知駑良。今稱人之才。不必試以事。任之事。不必考其成。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脂韋逢迎者。以巧宦取容。又有一種風。尚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條陳。連篇累牘。嚴其本業。反屬茫然。加以更調太繁。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臣願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用舍

進退一以功實爲準毋以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青  
掩其大節各衙佐貳量才授之平居講究職業贊佐  
長官長官有缺卽以佐貳代不必另索屬官盡心官  
守者九年任滿卽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品級相  
同不必更相調用巡撫於地方相宜不必更遷他省  
布按官久者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一日固邦本  
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定制內之官府造作侵  
欺冒破若求其害財者一去之何必索之窮困之民  
自耗元氣乎催督御史事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  
病屯鹽各差取回別用上下惟務不擾庶邦本獲寧  
隆慶注畧

卷六

十四

也一日飭武備請親行大閱以觀軍士之勇怯疏奏  
下部院看議都御史王廷等覆紀綱詔令二事析爲  
八款嚴行天下兵部以大閱禮請上日大閱既有  
成憲允宜修舉兵部先期整飭俟明年八月行之  
九月工尙書雷禮爲群小所嫉上疏言上供錢糧  
糧奉詔節省而爲太監滕祥所持事事掣肘乞早賜  
罷以全國體上慰允致仕  
十月遼王憲燦淫縱不道聚無賴少年宜淫滅理巡  
按陳省劾之追奪所賜真人名號金印巡按部光先  
後疏數其十三大罪侍郎洪朝選往勘具稱得實命

銀之高墻削除世封○前高燿在戶部凡內旨收買  
珠玉卽內侍家人假作商人買送戶部倍取高價循  
環取利燿以是大得貴近歡及劉體乾管戶部執持  
不行上疏請停取買疏至文思房不肯收齎本吏領  
回體乾仍令齎上群侍殿之吏將原本送內閣忽內  
降旨着體乾閒住

十一月吏部奏恩慶官故例仕至宗人府經歷治中  
得轉知府運同得薦陞運使行太僕苑馬少卿得陞  
叅政○江西萬羊山舊稱盜藪商民流聚其間以種  
藍爲業是年夏山賊出劫鄉民羅家南賴巡撫張紳  
隆慶注畧

卷六

十五

初任遂令守備董平督兵捕之兵至聲言披山盡  
大恐遂拒敵迎接顧廷對奏藍戶未必皆盜不宜激  
變兵部覆奏令江西撫臣劉光濟與紳協議勸撫毋  
致悞事○太監李芳屢以直言忤旨杖八十送刑部  
候決尙書毛愷言狀未明命錮之  
十二月太原府靜安縣民李良雨化爲婦人○科臣  
魏府亮奏三事一先憂請擇郡守卓異者卽陞京堂  
或巡撫一養才請擇提學望重者徑陞祭酒或改翰  
林一久任請內外官能舉職者不必數易部覆從之  
○江西巡撫劉光濟奏行一條鞭法

按條報法通州縣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均從里  
甲上貢顧募加銀額十歲中通為一條總征而均  
支之丁糧均派下帖于民備載應納之數其起運  
完輸給募皆官府自支撥無輸甲重困承募人不  
復取贏于民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正派之數均  
輕重通苦樂於十甲之中役人不損直徑戶不苦  
難向之守庫守倉盜竊耗折累徑戶復償者一切  
剷除一時咸稱便之行之既久所編之銀既不可  
緩而役又叠出奸書得以上下其手歲歲增加原  
額幾不可問而利有不在官不在民半供耗蠹條

隆慶注畧

卷六

七

輓遂為厲階所謂法無全利無全弊更張琴瑟是  
在留心民事者矣

已三年春正月總理帥臣戚繼光疏奏薊鎮兵雖多  
亦少其失在不練其弊在雖練無益何謂雖多亦少  
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以充伍  
一也使者絡繹將士逢迎叅遊為驛使而營堡皆傳  
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不救于事三也  
達軍邊軍之戍邊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四也臨陣  
馬軍不用馬而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  
障卒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虜至無常諸

不能分守所恃乘障之卒恩威素無以懾服緩急  
一也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練三  
也入衛之卒嫌于非屬四也順天班軍人各一心五  
也將以驍勇為上然驍勇者一人敵耳今注意武科  
多方保舉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  
無益射打者軍中之事今徒有虛聲實未中之一也  
軍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不問二也  
弓矢之力與賊共之三也教練之法美觀則不實用  
四也臣又聞薊地有平易交衝內地之形也半險  
半易近邊之形也山林茂密林薄蒼翳邊外之形也

隆慶注畧

卷六

七

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在近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  
利于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乃邊兵惟習馬耳未  
聞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思用浙人願  
陛下更予臣浙江殺手三千烏銃手三千或于西北  
召募或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聽臣  
統領合練方今朝議紛曉難於改絃而臣擁重兵易  
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官一人臣得展布而無掣肘  
之虞也兵部請取回總兵郭琿獨任繼光監軍亦可  
無設詔從之改繼光總兵官鎮守薊永山海○馬  
芳以却敵功應子千戶芳上疏言田世威劉寶以千

傳孫卒抗數萬方張之虜狼狽致敗遂寘重典願饒  
巨子之恩爲二臣贖罪御史王圻劾芳借公黨私兵  
部覆言石州之役主將已誅世威寶不可赦因戒論  
芳○上尙書朱衡奏日內府監局一切加徵浪用

皇上新發訓辭容臣隨事執奏上可之○甘肅巡

撫王論奏言查盤官抑勒官吏妄報附餘以獵能聲

有司丈量屯田多不親行止憑詢訪虛加稅糧二者

病民請行禁止○御史詹仰庇疏言皇后病遷別

官請加慰問有旨后侍朕多年無子移居別官自

適耳仰庇自分重譴竟不問○尙書毛愷申明買休

隆慶注畧

賣休律除奸情外用財買娶者不坐

二月上免喪不視朝吳時來上保泰丸劄○總督

譚綸築薊州昌平墩臺四百七十二座

三月更名貴州程番府爲貴陽府○武進縣指揮劉

廷璽妻蔣氏二十五夫死至是百歲旌其門曰貞壽

夏四月遼陽副帥李成梁破虜于夾河山城斬首一

百六十○詔選宮女三百人○總理鹽屯都御史龐

尙鵬奏日軍國之費與王府祿米較之國初不啻數

十倍不惟陛下不盡知卽宗藩庶府亦不及知也

乞勅戶工部查祖宗時郊廟享祀內府供億織

進賞資舊額幾何今增幾何王府祿糧百官俸薪  
寺尉卒厨役京邊兵馬城池漕河供給匠作舊額幾  
何今增幾何各省軍民之賦稅天下山河之鹽鐵凡  
有關經費者各括其總目照欵類開每歲出入幾何

題日隆慶會計錄刊刻成書照常封進伏望皇上

朝夕置之座右并頒各王府及內外衙門務求所以

樽節變通之○海賊曾一本勾引倭寇犯廣東破礮

石官軍禦之無功參將耿宗元御下素嚴聲言欲斬

敗將周雲翔等雲翔懼謀亂宗元方閱兵雲翔鼓衆

躍起手亦宗元執通判潘槐叛附于賊槐自賊中誘

隆慶注畧

其黨廖鳳致之擒鳳具聞科臣張爾劾

俘解紛無畧總兵郭成起遼潮陽有旨戴罪勦賊雲

翔屯兵平山入掠海豐縣成及參將蔡汝蘭入平山

夾攻之凡月餘擒斬一千三百七十五生擒倭酋一

人奪歸潘槐雲翔潰圍出走成卒擒之

五月御史詹仰庇奏日臣查內官監各庫殿及房地

租一切糜費動以御用爲名乞命戶工部每月備查

出入之數以杜欺弊再照前供造鰲山諸費羣小乾

沒爲聖德累上怒責仰庇悖逆狂妄累次不悛命

逮杖百爲民○儀制郎戚元佐奏日高皇帝衆建

諸王皆擁重兵據要地此固一時也靖難後兵權盡解朝堂無懿親之迹府僚無內補之階又一時也今則人多祿寡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強者劫奪于郊衢弱者竄入于輿造又一時也嗣後驕侈漸盈法多園土之收辟有勒盡之條又一時也夫

高皇帝利建宗子文皇帝思鑒前事用意不同至列聖恩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曲盡者二百年宗支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九十視國初不啻千倍盡歲供之輸不能給其半况十年之後所增當復幾何議者謂祖制不敢擅更不知法窮則變變通

隆慶注畧

卷六

十一

則久國初定親王祿五萬石不數年而代肅諸王歲給五百石是高皇帝令自已出而已不符矣其在今日事勢逾難敢僭擬五事上請一限封爵一議宗嗣一議主君一議冒費一議擅婚疏入禮尙書高儀請通行各王府虛心評議○戶部預開明年各處鹽引共一百二十萬五千三百十四引引價兩淮鹽在各鎮俱五錢甘肅四錢五分兩浙在各鎮三錢五分甘肅三錢長蘆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六月兵尙書趙炳然卒炳然歷官中外清勤練達所至有聲○江南大水○以海瑞爲僉都御史巡撫應

天蘇州多冗兵浮食不可卒汰瑞按行至蘇閱之及身結束上馬試射令人人縱觀已令兵民之有技力者得自舉立試之取其尤者命爲卒長卒之無能者許自供退冗盡汰而士不譁吳中大饑瑞勸借富室先募溧陽史太僕際出三萬自詣華亭徐閣老乞捐所有以賑鄉里徐家人數千瑞請其籍削之僅得百人

閏六月四川妖賊蔡伯貫亂

秋七月河決沛縣阻運艘○命工部造朝殿掛燈及熬山燈工部臣舉災異執奏上令罷熬山而新朝

隆慶注畧

卷六

十一

燈之敝壞者○刑科魏體明條陳五事一戒淹滯言有司率泥成案憚于平反更相積滯動經數年一禁厥衛言番役緝獲不問真偽以榜掠定之銜冤茹痛莫此爲甚自今宜送法司鞠審如情真罪當乃與紀功其有濫及仍反罪捕者刑部覆奏申明之八月趙貞吉兼太學士入閣辦事○諭釋罪將田世威劉寶夙○山東王府各建立宗學○科臣宋良佐奏巡青所見牧軍太濫草料侵冒太多又奏御馬監太監高相等以御馬舊制非外所得與稽之會典馬場隨地創設何常分內外哉奏上命如舊行○刑科

許天琦奏刑獄之濫有六

九月辛卯大閱將士。上戎服登壇。軍容整肅。軍士

各效其能。老稚快觀。稱慶。○淮沂泛溢。總河翁大立

繪圖十二以獻。○翁大立請于徐州房子山至境山

別開漕河八十里。集議行之。

十月辛丑朔。彗星見天市垣。二十日乃滅。○裁革河

南一省丞簿以下卑官。

十一月諭戶部。問元年以來開納人數。尚書劉體乾

具奏。開納銀一百七十二萬五千六百。給邊餉外存

五十萬九千九百。各鎮年例。尚欲補給。上復問各

隆慶注畧

卷六

主

省戶丁糧草。鹽引稅課。通計三年支用幾何。體乾具

言。元年以來。經費凡九百二十九萬。存者二十七萬。

各邊年例。當用銀二百八十萬。所入未抵所出。上

因問九邊年例軍餉。體乾言。初止九邊。今密雲昌平

易州俱列戍矣。各鎮原有主兵。主兵不可守。增以募

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調集多于往時。而坐食者愈

衆。各鎮原有屯田。屯糧不足。加以民糧。民糧不足。加

以京運。饋餉溢于常額。而橫費滋甚。府庫空而國計

日誦田野耗。而民力不支。因其大者。因以兵餉屯糧

之數。備呈上覽。○南科臣駱問禮條陳十事。上惡

其狂妄。降三級外用。○南道傅寵。追論尚書高儀。因

壇請撰玄文。儀乞致仕。許之。

十二月元氏縣典史張儀。許奏文選郎滕伯輪。黜為

民。○命廠衛察部院政事。科臣舒化力諫止之。○汰

錦衣衛濫官一千一百十五人。○御史鄒永春劾屯

鹽總理龐尙鵬。心術狡猾。行事乖謬。吏部覆奏尙鵬

才堪策勵。上曰。近來吏部不查賢否。專事掩飾。于

是尙書楊博。上書自訟。上曰。博即引罪。着致仕。尙

鵬閑住。屯鹽事務。該撫從實整理。不必再差。○起大

學士高拱。入閣兼掌吏部。○尙書司丞鄭履淳。上疏

隆慶注畧

卷六

主

勸。上用賢納諫。上怒其假借妄議。廷杖一百。繫

獄。○乾清宮內侍黃雄。與民鬪。兵馬執送御史楊松

內監。詭稱駕帶召雄。松驗無狀。奏之。詔發雄南京。松

以不請旨擅拘。調外。

庚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食。免朝賀。○大學士趙貞

吉。請罷戎政府。更設五營。分統訓練。令廷臣集議。科

道魏體明尙德。恒言。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尙書霍

冀。以為然。奏言。三大營仍舊。則將領不增。而占役少

號。令不煩。而統紀明。從之。○魏國公徐鵬舉。惑于嬖

妾鄭氏。欲立其子邦寧。舍庶長子邦瑞。賂誠意伯劉

世延密給書祭酒姜寶助教鄭如瑾陰入邦寧賂  
世延語于寶駁還邦瑞送監鵬舉遂寄邦瑞不遣副  
使馮謙候寶告之故寶怒劾如瑾下法司問如瑾革  
職鵬舉奪祿南科臣王禎言世延寶皆營私亂法而  
刑尙書孫植訊報不詳吏部覆奏世延寶植皆回籍  
聽勘南京法司希內閣拱旨坐寶贓千金寶爲民植  
世延間住如瑾復官○刑科舒化言海瑞著節先朝  
一代直臣然廷滯不請大體切切于片紙尺帛間以  
難過客恐非人情宜與兩京清秩以風激天下有古  
瑞節用愛人勤事任怨寄撫地方如故

隆慶注畧

卷六

七

二月大學士趙貞吉兼掌都察院○南太僕少卿殷  
從儉言廣西毒民惟獲而獲所畏惟狼莫如調狼兵  
責之屯守古田素稱膏腴今東蘭那地南丹三土官  
田畜其中日夜探賊所往并勦勿赦則首惡盡矣各  
獲不啻數萬其中固有納糧向化者亦有曾經爲寇  
後能懼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預發旗榜分別  
善惡使知所向背而不疑照左江九司事例別立土  
官以夷治夷屬之桂林府則今日之獲卽他日之狼  
納糧聽調與編民無異矣○貞吉與霍冀議管制不  
合科臣楊鎔論冀言貞吉有憾于臣乞罷臣以謝

貞吉貞吉疏辯願將鎔奏付法司嚴訊 上責讓冀  
令開住而慰貞吉科臣張鹵鄭大經舒化言貞吉欲  
以鎔奏付法司非大臣簞簞不飾之義且尙書尊官  
事非悖逆原無究問之條若言官論人一一逮問殊  
非事體貞吉不自安求去 上手詔慰留之○復夏  
言原官賜謚文愍○給事中戴鳳翔疏論海瑞每日  
受訟千紙民間有種肥田不如告瘦狀之謔至禁佃  
戶不得完租貧民不得償債皆迂在顛倒之甚疏下  
吏部覆奏瑞志大才疎宜改他秩遂命總督南京糧  
儲時江南官族兼并太甚瑞每抑之官族豪橫者皆  
隆慶注畧

卷六

七

恨賂鳳翔劾去之鳳翔嘉興人肥田瘦狀乃瑞示中  
禁民語非謔也○大學士拱請于兵部添侍郎二員  
練習兵事以備邊邊及總督之缺而兵部司屬宜高  
其選以智謀才力人充之以待邊方兵備之任兵備  
補巡撫應撫補總督與在部侍郎時相出入以候  
書之缺而邊方之臣涉歷沙漠誠宜優厚使其功名  
當在人先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在邊日久著有成  
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如是而人不盡心不然也  
○冊英妃魏氏淑妃秦氏德妃李氏莊妃劉氏瑞妃  
董氏惠妃馬氏

三月改三大營總兵官為提督。○裁革南京都察院司  
寺員外主事參議少卿等官。○裁革南京總備都御  
史。○禁提學憲臣聚徒講學。

夏四月以中尉睦禔為周府宗正。

五月南京操江都御史吳時來疏薦有司至五十九  
人吏科臣光懋劾其濫舉市恩命調時來外任。○承  
運庫太監崔敏請買年例金寶戶部執奏停止不允  
科臣李已陳五德切諫。上命杖已一百繫獄。黜五  
德為民及朝審時有內侍張恩等十人亦未定罪久  
繫尚書葛守禮以為請。上特釋已而恩等繫如故。

隆慶注畧

卷六

七

○科臣光懋言兩廣總督開府蒼梧坐鎮兩省勢若  
建瓴今更設二撫臣不惟多官多費而於人情馳騁  
事勢牽挽尤為多端蓋兩廣錢糧兵馬止有此數向  
以一提督用之有餘今以二巡撫參之不足况號令  
多門一遇有警輒彼此相仗宜革撫臣復提督便從  
之改總督李遷為提督兼巡撫。○遣寧陽侯妻張氏  
至雲南會沐朝弼母嫂具悉朝弼之惡命朝弼子昌  
祚代為征南將軍襲黔國公削朝弼官。  
六月令邊方有司比內地加等陞遷。○掌吏部大學  
士拱言廣東舊稱富饒近者民窮盜多皆有司不良

所改自今嚴選正官毋容雜流遷謫肆于民上。○罷

提學林大春科臣劾其以已意割級經傳也。

七月大學士拱請禁章奏浮泛舖綴。○刑尚書葛

奏曰國家律制五刑笞杖徒流各有所等則即

惡極眾所共棄者猶問以刑部評以大理朝審

之官不得已而加刑焉今在外有司動用酷刑草

人命可駭也請行撫按官如有故勘故禁故入平

八致灰者依律抵灰且律條具在各官素未講讀既

不知以律自治安能以律治人宜依講讀律令條如

辦事進士各堂官督令熟讀講解務使通曉舉監待

隆慶注畧

卷六

七

選吏部摘取律文數條令其解釋以定銓次詔允行  
之。○吏部申議養病官到部在三年之外雖三年內  
給文仍照違限罷職共三年赴部而又稱中途病者  
照有疾致仕。○戶尚書劉體乾開住時內供不足數  
下戶部取太倉銀又令買金雲南體乾多執奏不即  
奉詔。上不悅手詔罷之。○科臣溫純發提督都御  
史劉燾賂遺事遂罷燾。○大學士陳以勤四疏乞致  
仕許之。○致仕侍郎瞿景淳卒謚文懿景淳醇謹方  
正介立不阿處嚴徐兩權輔間絕無所附天下高之  
其子汝稷汝說各以清德正誼表于世。



八月張守直尚書戶部守直奏曰天下錢穀之數一歲所入僅三百三十萬其中多逋免奏留者一歲所出京中百萬邊餉至二百八十萬額外請乞者不與焉隆慶二年用四百四十萬三年則三百七十萬此最少者而出已倍矣近者御史四出括天下府藏盡歸太倉然自老庫百萬之外止二百十萬不足九邊一年之用自嘉靖十八年以來邊兵日增餉日益自五十九萬增至二百八十萬士馬益盡實數即宜府之主兵言之四十二年發銀二萬今至十二萬矣舉主兵而容兵可知舉一鎮而九邊可知宜考十八年

隆慶注

卷六

七

以前近規汰其浮甚者酌議減省無過常數之外督撫歲以實數報部○築通州河西務城

九月前議大禮大獄得罪臣王履民唐樞援登極詔復職蔭子大學士拱謂前閣臣階歸過先帝以行已之私是教天下以逆不可上詔曰大禮斷自

皇考諫者本屬有罪其他建言亦豈皆無罪者今不加甄別盡行歸錄何以仰慰在天仍通行曉諭自後有借例申恩歸過先帝者重論不宥○御史張守

約追論都督陸炳罪籍其家誦子輝職○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口淤百八十里運船千

餘艘不得進翁大立上言權宜之計在素故道而就新渠經久之策在開泇河以避洪水工部覆奏曰往時黃河自劉大夏設官布夫而河南之患息自近年改成新河而豐沛之患息由人力勝也今不能引他水以濟漕而新渠未可卒就惟築決口如房村則故道可通至泇口之議雖工費不貲而一勞永逸比歲疏鑿費亦自省今大立躬自相度謂其利害以聞○大學士拱言近者審錄重囚則方士王金等獄詞謂先帝是金等所害誓不美之名于人間伏勅法司從公再訊明其事于後書○守憲改擬金等左

隆慶注

卷六

七

道律宥處編口外○兵科溫純奏曰今京營之弊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用三侯伯三文臣此六人盡費有十幸九牧之患一分兵馬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即文臣中亦相矛盾矣御史王友賢亦言新制未便仍用武臣一人總督文臣一人協理

冬十月江南撫臣朱大器奏復海瑞所汰冗兵請加派蘇松常三府兵餉銀十二萬兩戶部議許派三萬從之

按瑞在蘇九閱月耳而財賦之原一清其答譚侍

郎書曰矯枉過直。古。今。同。之。江。南。糧。差。之。重。天。下。無。有。其。至。地。方。始。知。富。饒。全。是。虛。名。可。為。百。姓。痛。哭。難。一。言。盡。也。又。請。告。疏。曰。皇。上。有。銳。然。望。治。之。心。羣。臣。無。毅。然。當。事。之。念。臣。兩。經。論。劾。尚。執。已。為。是。臣。實。見。得。是。也。臣。所。施。為。一。皆。考。求。成。法。與。民。利。除。民。害。不。可。易。也。願。勅。新。任。撫。臣。勿。以。臣。受。謗。而。輕。改。臣。事。瑞。甫。去。而。大。器。盡。更。之。元。兵。之。復。未。必。有。兵。祇。復。空。籍。耳。嗣。後。加。派。日。增。備。餉。名。以。飽。奸。胥。耗。蠹。者。其。弊。遂。不。可。問。

隆慶注畧

卷六

三

刻哈屯為之聘。免。捨。金。女。俺。答。有。外。孫。女。許。適。懷。兒。却。司。者。復。自。取。之。懷。兒。怒。俺。答。以。免。捨。金。女。償。之。那。言。甚。恨。其。乳。夫。阿。力。哥。挾。之。南。走。闖。入。關。來。歸。邊。吏。不。納。總。督。王。崇。古。曰。此。奇。貨。可。居。命。即。納。之。以。聞。致。書。高。張。二。內。閣。豐。館。餽。與。馬。尊。顯。之。以。示。虜。今。俺。答。來。急。之。則。與。為。市。必。繫。送。叛。人。必。保。塞。奉。要。束。陽。申。其。抵。償。之。愛。而。陰。制。其。命。即。俺。答。而。不。急。之。我。因。而。撫。納。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黃。酋。勢。不。能。盡。有。其。眾。相。讐。則。因。勢。而。制。之。此。萬。世。計。也。時。俺。答。突。傷。其。孫。南。走。而。乙。刻。復。訪。之。則。日。夜。泣。目。盡。腫。率。

衆南和邊索之。邊城人語之曰。那吉已予官矣。微當乞恩懇求。何得以兵而崇古故。令那吉排承金。揚揚壁上以示虜。虜婦感且泣曰。天朝乃肯全吾。吾且世屬無貳。○俺答乃却兵出塞。遣使賫香文。崇古請稱臣奉職貢以求還那吉。崇古要以盡釋人趙全等來易。○起召故尙書吳山黃光昇久不命罷之。○御史葉夢熊奏論邊事忤旨。命考察科官掌院大學士貞吉奏曰。設立科道。界以言責。或。非。尚。有。執。政。諸。臣。酌。量。可。否。縱。有。不。當。止。受。罪。未。聞。羣。數。百。人。而。盡。加。考。察。也。○請。懷。王。無。嗣。隆慶注畧

卷六

三

從父輔國縉。縉襲爵。○考察。科道。張。價。等。七人。十一月吏科韓梈劾奏大學士貞吉庸橫。貞吉疏。曰。臣與高拱不相能。拱壞亂選法。縱肆大惡。臣直。臣也。若拱可謂橫矣。梈乃橫臣之羽翼也。臣放歸。令拱復還內閣。毋專太權以樹眾黨。上手詔貞吉致仕。○尙書殷士儋為大學士入閣。○葛守禮左御史。十二月趙全等據板升。署其門曰開化府。久為邊。至是以那吉故虜誘執之。至雲石堡待命。王崇古。

得請遣使送那吉歸。那吉戀戀不欲行。崇古論以朝廷恩意許奉表通貢不絕。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携其妻以歸。盡縛叛人獻闕下。誅之。于是行受俘賞。總督王崇古巡撫方逢時兵尚書郭乾侍郎谷中虛王遼有差。初崇古建議朝論譁然以為不可。內閣居正主之。與拱同心請旨行。因貽崇古書云。此事有五利。虜既通貢。邏騎自稀。邊鄙不聳。稽人成功。一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省行糧數十百萬。二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為聲勢。俺酋既服。東可制土蠻。西可服吉能。三也。趙全既戮。板升衆心已離。可漸次招來。

隆慶注畧

卷六

辛

豐州之地可虛四也。父子祖孫情垂意阻。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也。至于桑土之防。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封貢事繇此遂定。○改主事張思忠等十人為給事中。主事侯居艮寺正李純朴等為御史。五年春正月甲子朔。○大計羣吏。賜副使勞堪等十五人宴。知府徐必進等二十五人按問。○許天下朝覲官謁見。皇太子于文華左門。○御史汪文輝疏論治體。責言官當戒者四事。一觀望。二紛更。三苛刻。四護短。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為

本。格心者。去譏遠佞。使賢者得行其志而已。○冊封皇四子喇穆為濟王。○定主親同祖親支外。得除京官。從科臣韓楫所請也。

三月都御史葛守禮申明巡按事宜。大約以簡受詞。公舉劾毋侵官為要。○賜張元忬等進士。○起致仕尚書楊博高儀于家。○王崇古奏曰。俺答得孫後。上表請封。老把都吉能承邵卜諸部。各遣持番文來言。請首威聖朝。願相戒不犯邊。通貢開市。以息民。蓋老把都俺答親弟。吉能等皆親弟姪。俺答于諸虜為尊。行力能令之。假以王封。官諸酋長。三衛示

隆慶注畧

卷六

辛

康。土蠻俺酋故主也。力即不能。老把都與俺答善。令其招之。如來也可以破三衛交構之私。不則失諸首。其勢自孤。不敢南窺矣。第諸邊將士習燒荒。工搗巢。恐妨大信。願明禁約。以結盟好。科臣章甫端宋應昌等。各條奏。互有異同。內閣拱居正持之。如崇古議。於是封俺答為順義王。授老把都黃台吉。以下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諸酋解辮髮。受封號。世世比于屬國。夏四月。都御史葛守禮疏官箴士節六事。五月。叙廣西古田功。初。僮賊韋銀豹與其黨黃朝

據鳳凰湖水二巢險固不可拔督撫李遷設正茂調  
土漢兵十萬令總兵俞大猷將之進勦凡斬首七千  
四百六十級俘男女一千餘人捷聞陞賞將士有差  
正茂上善後事宜以古田爲州設兵備叅將各一員  
鎮壓之已而知銀豹實未死祇以窮蹙陰令其黨覓  
肖已者斬首以獻正茂令僉事金柱踪跡之其兄銀  
站生縛銀豹致麾下正茂具疏其狀且引罪詔械銀  
豹赴闕正法○科臣張博請改瓜洲土壩爲關以便  
漕舟○少師李春芳致仕○漢陽知府孫克弘遣奴  
至京給事韓楫宋之韓方尋故相階罪過以克弘與

陸慶法事

卷六

五

階同鄉疑爲階使襲執奴窮搜之獨克弘所與親故  
書乃更他事謂階子璿侵盜本府起解錢糧盡捕階  
奴之在京者雜治法司因奏克弘貪緣陞還當隸狀  
遂革克弘職  
六月給事中周芸御史李純朴爲張齊訟寃并劾故  
都御史王廷尙書毛愷阿黨徐階比附成獄刑尙書  
劉自強覆奏齊所坐絕無事實廷愷曲法如芸等言  
詔准齊昭雪廷削籍愷奪職○考選庶吉士趙用賢  
等三十人送翰林讀書修撰張元忭三人同之○令  
官生出身得陞部郎及治中太僕丞等官○給事

胡價勸視膠萊河疏言臣訊分水嶺所鑿渠皆流決  
善崩雖有白河一道涓涓不足灌注膠河雖有微瀆  
地勢東下不能北引或謂積水可用爲渠不知溝瀆  
所聚皆以下流壅滯之故設皆濬深水必盡洩或欲  
引濰河之水不知濰在高密西去百二十里中間高  
嶺甚多不必可引陳家關以北雖云近海通潮皆開  
石糜沙終難鑿治故元史以爲勞費而無成請亟罷  
其事○尙書卿劉喬庸疏條五事○議許吉能通貢  
授吉能都督以下官○順義王親送趙全餘黨十三  
人來獻

陸慶法事

卷六

五

秋七月己巳 上御殿受虜貢行慶賀禮賞俺答及  
其妻子粟首  
八月吏部議定徵賦以見年爲正徵前負爲帶徵總  
計分數降級視事完足之日復官計俸考職行取陞  
遷  
九月禁遼東人毋得越海移居登萊○朝審諸囚掌  
吏部高拱以關臣辭改命兵部楊博主筆○大同起  
撫劉應箕疏請申明職掌尙書楊博議曰總兵以鎮  
守爲名是專閫之任巡撫以贊理爲義是監軍之職  
應箕此論以自別于將官不知巡撫亦有旗牌有標

兵官然以將官自處乃欲自異可乎請斟酌地方功罪隨宜參定臨陣有功則總兵官叙在巡撫之上退縮債事虛冒錢糧則罪在總兵若巡撫調度失策亦與同罪巡按參劾視失事大小為差勘官隔別差委從之○以故侍郎薛瑄從祀孔廟

冬十月議試海運十一月陝西貢市事竣賁虜酋吉能等○御史趙應龍劾奏大學士斌士儋因太監陳宏貪緣入閣御史侯居良復論○給進不正求退不勇于是士儋力請告乃許致仕○復副使徐學謨官前為巡按雷稽古

所劾罷至是汪道昆力言其被誣故有是命

十二月宣大總督王崇古陳邊計八事一修險隘一練兵馬一收胡馬一散逆黨一積錢糧一理鹽法一開屯田○東虜寇遼東李成梁禦之于卓山大破之斬首五百八十級○給事中雜遵自邳河勘工還奏言運船漂沒之故始于漕司缺船併糧太重一遇水發相繼而敗又官旗侵冒者多輒引壞船自解此則漕臣陳炯之罪也至于王家口初決之時黃水盡從漫坡徑流南出小河藉令季馴稍緩築堤則漕船可以盡出漫坡避新濬之險乃計不出此及驅舟

新濬坐視陷沒罪滋大矣有旨季馴外開住壬六年春正月戊午朔○命尚書朱衡治河築徐州至宿遷長堤三百七十里○御史張克家疏豫教皇太子引程願坐講之言命降級調外

二月吏部奏請另立廣東舉劾科條有弭盜安民循良著績者不拘多寡盡登薦剡行取超擢

閏二月虜酋黃台吉掠車夷革固帳房革固者與史夷雜處向撫之為外藩撫臣吳允使人詰問黃首運其所掠請于近邊開墾之處另築小堡二三以安撫史夷俾頌老小○丁卯上御皇極門視事將登金

臺忽眩幾仆高拱方押班趨前居正備階東上內

馳宜二臣疾趨至上已下臺立搥拱手憤語曰官幼小奈何行至皇極門錄東角門入至乾清宮入寢殿升坐猶執拱手不釋從容曰後事詳慮二臣叩首出傳旨令宿官門外二臣不敢乃宿西關內臣易又四日遣內使慰勞還家

三月戊子皇太子出閣講書○南戶尚書曹邦輔奏管倉主事張振選抗違不職吏部覆言往歲執政之臣悅人媚已故檢夫之在庶僚者託為與援以請言相構肆意排陷于是堂官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

致恣其胸臆。即未必有按者。亦以為拘為風采。其外則巡按。往往以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陰授以廉訪之柄。凡二司賢否。悉出唇吻。二司反加畏懼。曲意結納。請通行內外諸司。凡有屬官抗違上官者。俱如振選例開住。上官不行科治者。以不職論。○戶科曹大堃劾奏高拱大不忠十事。上責大堃妄言調外任。拱疏辯且辭位。上慰諭褒美。大臣科道連章請留報允。

夏四月。高拱自太堃疏出。并追恨劉奮庸。目為邪黨。給事中徐夢桂劾奮庸。疏盛頌高拱。擢大

堃語一一辯析之。有旨奮庸調知州。大堃請判官。○高儀兼大學士入閣。○簡討沈位。過睢寧為運卒。厥。○給事中劉伯燮為故尚書胡宗憲訟功。詔復其職。

五月。海賊李茂破廣東樂會縣。○總督王崇古為俺答陳乞四事。其一請給王印如先朝忠順王例。其二請貢使入京。其三請給鐵鍋以壞易新。其四請撫賞布段米荳。散所部窮夷。仍許不時小市。科臣梁問孟等具言不可許。兵部會議。順義王印如議鑄給貢使。入京。必欽賜筵宴。宜遣光祿署丞齎賞物就本鎮具

給其廣潞二鍋。以銅鍋代之。窮虜之賞不可以久。今總督審畫一之法。勿新勿濫。欲之。○賜俺答順義王鍍金銀印。○巳酉。上疾大漸。召內閣拱居正儀至。乾清宮入寢殿東偏室。上已不能言。皇后貫妃擁于榻。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太監馮保以揭帖授拱曰。朕嗣大統六年。得疾不起。東宮幼小。付之卿等。協心輔佐。保固皇圖。拱哭奏曰。臣受厚恩。誓以死報。東宮雖幼。神宗法度具在。臣務竭忠。力輔佐。不敢愛死。且奏且哭。大慟不止。兩官亦皆聲。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明日卯時。上崩。隆慶注畧

隆慶注畧六卷終

萬曆注畧卷之七

太學生臣許



神宗顯皇帝 起壬申六月終庚申七月

一 諱翊 穆宗長子在位四十八年改元萬曆壽

五十七葬定陵

母孝定皇太后李氏 吳城人父后孝端皇后王氏

餘姚人父 妃鄭氏 襄陽人

佛承年伯 瑞王常浩 國漢 惠王常潤 國荆 桂

王常瀛 國衡

內閣二十人

太師張居正 首輔十年文忠

少師張四維 滿州人首輔 申時行 吳縣人首輔 趙

志皐 蘭谿人首輔

少傅呂調陽 臨桂人 余有丁 鄞縣人 許國 歙縣人

王錫爵 太倉人首輔 沈一貫 鄞縣人首輔 葉向高

福清人首輔

少保張位 南昌人 沈鯉 歸德人 朱賡 浙山陰人首

尚馬自強 同州人 王家屏 大同人 陳于陞 南充人

于慎行 東阿人 李廷機 晉江人 方從哲 德清人首

吳道南 崇仁人

上於嘉靖四十二年八月癸亥生于潞邸隆慶二年

三月立為皇太子

隆慶六年六月甲子 上即位。太監馮保掌司禮

監。丁卯閣臣高拱條上五事。一御門聽政親答。一

詳覽章奏。一事必面奏。一俱發內閣票擬。一本詞不

審中。大約禁中官竊權使政歸內閣。中官皆恨。搆

宣言於朝曰。老臣謬膺托孤之任。社稷宗廟事重。豈

有傳中旨。諸司按法覆奏而折衷於老臣。修復古百

官總已以聽家宰之義。吏尚書楊博請推心委任

閣臣令親草擬奏。或召至便殿。面相質問。務求盡

然後發。則成憲無爽。一日內使傳 旨至閣。保

曰。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喪所為。吾且逐若輩

矣。已令臺諫程文略遵等六人劾馮保必欲出之。保

故按其奏。俟閣臣張居正視 陵地歸庚午有旨召

成國公內閣六部至會極門。拱以為且逐保也。中使

以 旨授成國宣讀之。乃責拱專擅無人。臣禮肅然

何為。吾母子驚懼不安。令即日歸田。拱伏地不能起

居正掖之出。翌日踉蹌僦驢車出都。○癸酉 上御

平臺召閣臣張居正至座前。曰。父皇謂先生忠。先生

幸自愛悉心見輔。止頓首泣謝。言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舊制。不必紛更。至於講學親賢。愛民節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曰善。居正既得國。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望。手采其爲政大約。尊主權。課吏實。嘗言高帝真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臥法官之中。朝衣裘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具詔草請於上。丙子召群臣廷飭之。勅曰。近歲以來。士習澆薄。官箴凋缺。鑽窺竇隙。巧媒躡取。鼓煽朋黨。公事擠排。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誇譏佞便。捷爲有才。愛惡橫生。恩仇交錯。遂

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所操。之資。是用去其甚薄。示懲戒。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朕嘉與臣民會歸。皇極。諸臣亦宜痛滌宿垢。共襄王道。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渙恣以隨時。毋嗜吝。翁訾以亂政。任輔弼者。毋昵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毋作好惡。以開羣杜之門。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若或沈溺故嘗。堅守途轍。以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祖宗憲典。明甚。朕不敢赦。詔下百寮。惕然。○丁丑。大學士高儀疾卒。以呂調陽爲大學士。

○定漕運程限。每歲十月開倉。十一月兌完。十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四月抵灣。秋七月甲申朔。上享大廟。上召輔臣百餘。欲於生母。皇貴妃尊號多加二字。居正不敢違。下議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曰慈聖皇太后。官中內宴。慈聖猶不敢同坐。久乃並坐云。○起譚綸尙書兵部。漕運都御史王宗沐奏報海運抵岸。六幫無失信。可與河漕並行。○初通漕運于密雲。侍郎劉應節言。密雲一城環控白潮二水。白水徒流西城。下去潮不二百武。遶潮入白合爲一派。水深漕便。制

船可直達密雲。移通倉五萬于密雲。折色三萬五千兩存留太倉。給京軍月糧。則通倉無腐粟。密雲免商苦。○御史陳堂修奏處置廣寇事宜。曰昔裴度有言。淮四腹心之疾。不得不除。業已討之。兩河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今如林道乾等解散其黨。還故籍。示以大信。李茂則聲其罪惡。奮擊以收成功。如此則撫可爲恩。勦可爲威。羣盜庶幾格心。八月乙卯封慈聖父李偉武清伯。○丁巳加張居正左柱國。○辛未初御文華殿講書。輔臣居正請上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每日講讀畢。進煖閣少憩。司



禮監持各衙門章奏進上。上覽有所詰問即召閣  
 將本內事情一一敷奏。本後正字官進字畢再  
 進午講。講通鑑節要。將前代興亡事述明白。講畢還  
 宮。上方十歲以英明聞。穆廟恭妃遣內使以  
 金盞遺其家。為門者所執奏。上答內使三十。以百  
 金遺妃。曰妃家貧。以此給賜。先帝賜器不可出也。  
 ○上好為大字。賜翰林張居正。獨手一人。宅裏保  
 衛及捧日精忠堂閣之扁。一日謂居正曰。朕欲為先  
 生書太岳二字。居正曰。主臣不敢。乃已。○穆宗廟廟  
 宣宗科。臣陸樹德言。宣宗於穆宗為六  
 世。不宜祧。請復睿宗。睿宗世廟。禮部覆言。古者以  
 一世為一廟。非以一君為一世。唐宋皆十一室。而九  
 世並祀于太廟。請于寢殿各增一室。不允。○張居正  
 三辭恩命。不許。○禮科陸樹德請將江南民運白糧  
 併領運軍順帶。○前遼督劉應節言。自鎮邊抵山海  
 延袤二十里。因地制兵。非三十萬不可。兵多則勢強。  
 食足則兵壯。恢復大寧。以精兵二十萬。控制外邊。庭  
 無近寇。上也分屯列戍。首尾相應。次也。補完主兵十  
 一萬。各兵六萬。訓練有成。下也。入衛者半。枵腹上班  
 者。張空率兵。寡邊長。提標營尉。是謂無策。○遣中官

賈賜張居正。獎諭勅書一道。○兵科李鳳奏。民務有  
 五。曰賑窮民也。優富民也。驅游民也。禁末作也。抑刁  
 訟也。賑窮優富。以培財所繇生。驅游禁末。以謹  
 財所繇耗。皆安邦固本之要也。○廣東巡按楊一桂  
 極言招安之弊。○張居正請正制誥之體。畧曰。閣臣  
 之職。視草代言。成化弘治間。誥勅叙本身。不過百餘  
 字。父母妻室。不過六七十。以資被為榮。不必詳其  
 閱歷。此制體也。近來詞多誇侈。臣諷其君。猶謂之佳  
 况以上諫下。是何理乎。今後制誥。必須復古。崇實。毋  
 飾情飾詞。以壞制體。○居正新政。上眷顧殊絕  
 每日御講筵。講臣出就直廬。居正以侍書入。在文華  
 殿後東偏。張小幄造膝密語。上有所欲言。正字即  
 走出殿門。言止乃入。一日居正在直廬感病。上御  
 煖閣親調椒湯賜之。感暑御講。上先就居正立處。  
 令內使搖扇殿角。試其涼。隆冬進講。以氈一片鋪  
 丹地。恐居正立處寒也。上一日御講。一內使旁侍  
 竊搖扇。上目之。還官杖之。曰。汝不畏先生見乎。以  
 吾為無家法也。○慈聖內教極嚴。上或官中不  
 讀書。即召使長跪面數之。當祝朝日。五更至寢。騰呼  
 曰。帝起。即呼左右掖坐。亟取冰為。上沃面。聖之

登車以出。○乙卯 上御文華殿講讀畢。出詣左室觀先聖先師。召閣臣入。列舉以問。至文王稱事親。問安視膳。至周公孔子。問何以旁列。閣臣對曰。二聖皆人臣。已閣臣同講官。隨至穿殿門乃退。○靈藏贊善王差使貢方物馬匹。○廣西盜破懷遠。殺知縣馮希武。○兵科李已請禁錦衣傳陞濫官。

九月甲午山陵禮成。丁未奉 莊皇帝孝懿莊皇后主附太廟祧 章皇帝神主。○順義王俺答貢馬二百五十匹。

十月御史胡濬請於放宮人以光聖德。中有唐高則

天等語。上怒斥為民。○乙巳蕙慶小室火。○茶城

河淤修建境山開并護房村堤岸導河自安東縣至金城五港入海。○右客星見於閣道 上驚懼夜露

禱於丹陛。○加陞俺答兄子永邵卜大成為都督。○

陝西巡按蕭廩改勘牧地。言七苑共五萬五千三百二十二項。除見養馬八千七百七十匹。扣地一萬二

千二百五十一項。餘地四萬二千九百七十一項。歲徵銀一萬八千三百二十兩。專備軍餉。種馬仍當取

諸孳生。不可任其倒失。徵銀易買及罷監苑官。○郎中王體復請查近畿葦地歲徵銀解貯節慎庫。且言

不能獨以與民。又不得用之在官。徒充吏胥之業。殊非法。

十一月黔國公沐朝弼數犯法。遣親騎逮至京。廷鞫之。貸成鋼之南京。○廣東大水。○四川撫臣劉斯潔奏薦司直任瀚潛心著述。削迹城府。○兵部奏北虜三鎮貢市事竣。糧餉無飛輓之繁。士馬免鋒敵之苦。羣夷欣戴。中外大安。○土蠻寇遠。總兵李成梁大獲伏兵襲破之。

十二月輔臣居正進帝鑑圖說。疏畧曰。德惟治。否德亂。以古為鑑。可知興替。前史所載。興亡治亂之迹。大

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民。親賢遠佞。憂勤惕厲。卽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虐

民。親小人。遠賢臣。般樂怠放。卽亂。譬佩蘭之必馨。飲鴆之必殺。取已然之迹。而反已內觀。得失之效。昭然

矣。謹自堯舜以來。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善為陽。為吉。故用九。惡為陰。為凶。故用

六。每一事各用一圖。為之直解。以取古人為鑑之義。上嘉納之。○大學士居正以 先帝服制未週。小

祥節間請宮中勿設宴。并免元宵燈火。 上報曰。聖母膳簡。每齋素。燕食。或遇節。小坐。但增果品一桌。

亦不用樂居正曰如此不但見 陛下追思之孝且節儉自是美德 上納之尋論光祿寺節間免辦凡省七百餘金○訓導侯貴疏學政六事一從祀論語成于有子曾子之門人子張不及有若進子張而坐有若于庶非是戴聖劉向王弼賈逵何休王肅荀况何晏馬融杜預楊雄吳澄釋經功不可泯又文字自蒼頡始制嗣以史籀程邈李斯蔡邕李陽冰乃大備宜立一祠以隆祀併祀造紙之倫製筆之恬一教條教官徒取充位書院講學有類談禪以六經為糟粕謂不立文字直可超悟聖賢以佛之似亂孔子之真

高唐注

卷七

九

不可○宣府巡撫吳允管邊垣自四海治抵西陽河又築外十三家邊起滴水訖黑漢嶺繇是胡漢畫然又諸陵後薄歲煩徙軍護 陵而其境東北皆挺出塞外勢懸多僻允乃繇龍門所至清胡堡橫絕虜地三百里建壘聯絡遷降虜史車二落屯之諸帥皆罷護一把都兒黃台吉崛強不樂俺荅內附每得賜物輒抵于地允思有以懾之市之日虜酋子弟在百里外而精騎屯塞下允偕五騎入其營二旂前導云來閱賞虜眾錯愕下拜爭獻酥酪允按行其營曉而返王崇古以為危允曰身出有三利悉彼虛實一也

後方制疑我輕騎直往使無我虞一也虜常輕我今親蹈虎穴彼將震駭失魄三也俺酋在遠營中小酋不虞我來請命則無及擅動非虜法正其智勇俱失之時不足畏也崇古愧服○朶顏操蠻以妹妻黃台吉挾賞寇邊殺二將劄帥問計于允允曰上策討之中策懲之上策宜用而示之不用加賞以誘之使其蒐備而後兵之可以大創中策宜不用而示之用劄門大出師聲討宜雲料軍合擊微示意黃首俾得縛罪人自贖劄帥以聞居正謂宜從中策遂縛阿都赤十七人戮于古北口○宣府屯糧溢故額至二十一

高唐注

卷七

十

萬軍多積通允請赦通復額給流人牛種三四年間粟價賤于中土○允嘗造將軍砲百減虜砲千三眼銃萬製雙輪小車挽以十人駕二馬隨營遠徙砲發而車完又楔砲以乾土代木氣完而不震砲舉如連珠虜皆嚙指○  
癸萬曆元年正月壬午朔○府江蠻作亂布政使楊成於昭平馬江之界立一新縣割富川賀縣之地隸之益以堡兵設守備東則水滄西則仙題仍各立土司屯兵耕牧遙相應制且撫且勦凡十月而盜息○御史李願請祀布衣胡居仁于孔廡○侍郎萬恭追

理故尚書宋禮河功○戶科馮時雨請命儒臣輯本  
朝成事做帝鑑圖說進覽○特授德平伯李銘子鶴  
都督同知不爲例○淮安南莫茂洽爲都統使

二月癸丑 上御經筵端拱傾聽音吐清亮儀度雍  
容諸臣稱嘆○兵尚書譚綸陪祀咳嗽爲御史景嵩  
等所糾欲劾去之 上曰咳嗽小事何至去一大臣  
罰俸留用○嶺東賊平惠州有馬口等寨叢山深箐  
賊嘯聚其中督撫殷正茂擊之俘斬藍一清等萬二  
千有奇先是賴元爵藍一清盤牙四十八巢延表八  
百餘里晝夜以殺人爲戲樂或剖孕婦或溺嬰兒使

萬曆注舉 卷七 十一

母然火烹子使子立觀殺父慘酷萬狀自隆慶初至  
末所虜殺村落男婦以萬萬計其黨曾廷鳳等已遣  
子入學馬祖昌等各面縛歸降皆詐也正茂決意討  
之召諸軍大會并徵左右江土兵以參議顧養謙吳  
一介陳奎爲監軍分三道入自壬申冬至春大戰數  
十諸將佐暨丞尉及諸生之有武畧者各效命直前  
悉得搜捕山岩溪洞無一得脫者嶺南北郡縣始得  
寧帖正茂復督諸將張元勳胡震陳璘等逐海賊諸  
良賈林道乾於海崖盡傾其巢○有男子章龍假充  
內使直入乾清宮爲內官所獲送厥供稱姓名王大

司禮欲借之詞以陷高拱太監張宏不可乃止決

三月江西撫按稱故尚書王學夔絕跡公府九表齒  
德詔遣行人存問○浙江巡撫徐枋請定王守仁從  
祀孔廟科臣趙思誠參論守仁非聖毀朱權謀姦貪  
宜淫侍女妻發其穢檢定寧賊欺取金寶不可謂有  
道御史石價論守仁始與宸濠交厚繼因伍文定以  
成功科臣趙參魯疏辯守仁真儒正學 詔是之○  
御史謝廷傑請崇祀金華戴元時四儒何基王柏金  
履祥許謙及近故尚書章憲等正學祠

萬曆注舉 卷七 十一

四月增前鎮敵臺二百座○增兵邊關廣西懷遠  
縣城○甲戌兩廣殷正茂捷至  
五月制兩殿中書官階至五品而止  
六月科臣賈三近言海運漂溺之患遂罷海運○桂  
江西烈婦七人永豐羅氏等不受賊汚斬新喻周氏  
等以不肯改嫁死  
秋七月張居正以綜核不實爲言請令天下吏民所  
上封事下四方郡國者諸曹皆置紀籍與爲期約而  
月令科臣按之所在撫按行詔不以時奏報或已奏  
報而諸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詔下所司責令對狀

○總兵李成梁築克莫等六堡其地北界王吳東臨兀堂去戮陽二百里巡撫張學顏按視數十首環踞順質子所在易鹽布學顏疏請聽市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戮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屬海西者王台制之屬建州者兀堂制之頗遵約束○詔祀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及元儒吳澄于鄉

八月禮科石應岳稱奏布衣陳真履理學○旌表麻城烈女熊仙大○旌表遼東故軍郎傑家一門忠節凡陣亡男女十四人○江西巡按燕儒請卹建文遺忠練子寧諸人允之

九月吏尚書楊博罷南工尚書嚴瀚代廷推萬守禮朱衡及瀚上問居正葛近衰用瀚何如居正曰瀚文學政事兼長出其不意拔之疎遠之中甚當上遂用之

冬十月輔臣講宋仁宗不喜珠飾上曰國寶惟賢珠玉何益因述中宮好裝飾朕每事抑之居正頓首稱善又言秦始皇銷兵木槌何嘗不殺人居正曰一二戍卒便能亡天下所以可畏惟民上曰然○贈朱希忠王爵科臣劉不息等諫阻不聽

十二月大同巡撫劉應基被劾聽勘違例奏辨特詔

○初黃台吉妻五蘭比妓生扯力克無寵又妻大成台吉之母生五路台吉復棄之盡奪其嗣就室于朵顏諸子失兵怏怏宜撫吳兌計所以破羽之值扯力克求賞兌故抑以激之日吾取爾父騎歸爾爾能忠報乎扯力克曰訖兌曰爾父惟革布腹心耳大成與爾父有隙吾令合爾力足抗也扯力克兄弟果殺革布黃首志甚不敵諾勢稍衰吳兌又遣將邀把都兒飲而斃之其子青把都怒擁兵至塞要求十三事兌召之前開營禍福言甫畢千砲並震虜馬皆驚乃號泣乞責而去自黃首弱把都兒死虜王欽益堅

允始定虜王貢儀虜使入邊恭遊于塗避馬下立言事則跪置夷館以五卒夾一虜局焉每市虜首止精外馬良者予直七兩有盜馬者令守卒持白格伏伺痛棒之哈不慎部人盜馬獲其三人哈首掠七人以去允告諸部將發兵討之諸部俱追還所掠謝罪

甲二年正月朔日食○北虜三貢禮成加王崇古少保○輔臣張居正進講章疏畧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必溫故而後知新皇上睿明日闕若將平日講過經書再加尋釋則其融會悟入必有出於舊聞之外者編定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四

本進呈○西南夷都蠻有九絲凌霄等秦皆天險  
人屯聚其中。出沒為寇。隆慶初蜀守臣上告。朝議命  
曾省吾往討之。曾有偉畧。徵兵積餉為坐困之形。而  
募死士從間道搗其虛。先是有以聞事論總兵劉顯  
者。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并闕  
事。建治之。於是顯以平蠻自效。凡越六月而凌霄九  
繇等寨悉平。斬首一萬二千餘級。

二月鴻臚寺糾劾失朝官。文臣趙志臯等六十二員  
武臣朱崗等二百七十二員各罰俸。○查劫豈城縣  
庫。○粵將張元勳開將胡守仁合兵擊通賊林鳳於

稱洲大破之。鳳走呂宋國

三月賜進士孫繼臯等。上命吏部引天下廉能  
官員赴會極門。面加獎賞。

夏四月。聖諭責成提學官。近來造士徇情姑息。借  
譽士口。以致習尚浮薄。學行空虛。投之以政。全無實  
效。殊失朝廷育材待用之意。今後有不職者。該科奏  
奏。○科臣張楚城請行久任。上曰。久任本係良法。  
近來華要衙門。陞轉太驟。獨責守令。勢自難行。須漸  
復祖宗舊規遵守。

五月賜居正父母銀幣。○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

連輔臣以獻。上甚悅。中使馮保使謂輔臣曰。上

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啓其玩好。又一中使語講官。十

慎行。曰。白燕相公所獻耶。大非宰相事。不聞越裳之

雉耶。上尋以白燕送出。○馮保奏門禁。內官曹用

禮。宿二小廝內宿。下法司問。○召王崇古於邊人。情

理京營戎政。○時俺答既封。吉能亦修貢。受約束。因

實為市。中國以梭布皮物易虜馬。虜亦利漢財物。交

易不絕。胡越一家。東自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

里。無烽火警。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所省糧

食。歲數十萬石。○起復方逢時於家。代崇古督邊。

六月限舉人三科。不第即授職。

秋七月。昭陵地陷尺寸。詔經管官悉行罰治。○禮  
部奏請澄汰各處鄉賢名宦祠。

八月。淮徐海嘯河溢。  
九月。鹽礦盜起於鈞鄭間。  
冬。十月。太監馮保奏革惜薪司濫費。每年應供柴二  
千二十八萬五千斤。炭五百九十三萬。一百九十五  
斤。○上書弼子一人。永保天命八字。賜居正。居正因  
奏帝王之學。以修德行政治世安民。不以小藝漢成  
能度曲梁元。隋煬宋徽。皆能文章。無救于亂。皇上

聖聰日開宜及時講求治理若字通鍾王亦有何益  
上領之○上從容問居正元夕鰲山烟火祖制乎  
居正曰非也成化間以奉母后當時多有諫者隆慶  
時方歲供耳上曰鰲山聚燈為棚耳懸燈殿上已  
自足觀安用此居正曰明歲大婚及出閣釐降多事  
宜加意樽節以待用上曰朕極知民窮如先生言  
命元夕罷烟火鰲山○浙江巡按田樂奏稱先年遣  
皮盧龍各衛葛乾相等三百七十餘戶係方孝儒姻  
黨乞行豁除不允

十一月遼東告捷初東虜屢次入犯逆酋王杲至誘  
殺我裨將裴承祖總兵李成梁提兵問罪直搗紅力  
寨斬首一千一百○張居正查參內閣兩房官曠廢  
不到者十八員各罰俸

十二月南京內使酌酒辱科臣王願勅守備大監李  
慶嚴加懲治科臣趙參魯論之語過激命謫典史○  
閣臣張居正進御屏一座中三扇繪天下疆域之圖  
左六扇列文官職名右六扇列武職官名用浮帖以  
便更換上命張設文華殿後

閏十二月遼王國除○罷袁清軍御史○上御殿講  
讀從容與輔臣語建文皇帝事曰建文當時果逃免

居正對曰先朝故老傳言建文當靖難師入城  
削髮披緇走山雲遊四方人無知者至正統間忽于  
雲南郵壁上題詩有御史覺其異召而問之老僧坐  
地不跪曰吾欲歸骨故國乃知為建文也御史以聞  
遂驛召來京驗之良是時年七八十矣上命誦其  
詩慨然興嘆命書進覽居正因奏聖祖皇陵碑文  
次日上御殿謂居正曰朕讀碑文數遍不勝感痛  
居正因奏聖祖備嘗艱苦既登大寶衣泔濯之衣  
三十餘年勤儉如一日將逝之先猶下令課農桑里  
老至京皆召見問民疾苦皇上今以聖祖之心

為心乃能永保洪業上曰朕敢不勉行○上傳聖  
母意欲停刑曰聖母奉佛故不忍耳居正奏曰佛氏  
所稱地獄刀山劍樹剉燒春磨其慘更甚于行刑  
上大笑諭止勿停

乙亥三年正月庚子朔南科臣余懋學疏陳五事有存  
惇大一款居正怒其為受賍官遊說請旨削籍○禁  
武臣乘肩輿并論兩京文武官遵守典制○編修張  
位請申飭史職一議分管責成日講官日輪一員專  
記注起居並錄聖諭選年深文學史官分六管在  
館供事一議史官侍直凡嘗朝御皇極門該日

正起居班於各科給事之上。一議纂輯章奏各衙門奏疏。該科奉有旨意。卽全抄一通。送發史館。一議紀錄體例。所貴詳核。不尚文詞。事終顛末。日月先後。務使明白。一議開館局。東西十館。密邇朝堂。紀述爲便。令史官分直其中。○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營。工尚書郭賓擬折銀二萬兩。上嫌其薄。閣臣張居正曰。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不知節富而循禮。富乃可久。越分之思。非所以厚之也。上乃止。

二月倭寇廣東總兵張元勳破之於電白。○輔臣張

居正奏言。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近來提學官無卓行實學。以壓服多士。則務爲虛談。賈譽賣法。養交公開。俾門明。懇請托祖宗專官造士之意。駁以淪失。至於教官潦倒窮途。以造士育才之官。爲養老濟貧之地。冗蠹甚矣。請勅吏部。凡所在提學使者。非方正博聞之士。宜勿遣。所至與廉舉孝。謹察學官。弟子務崇孝弟廉讓。敦本尚實。一國家以經術作人。所習經書。講求義理。躬行實踐。以需他日之用。不許別創書院。聚徒空談。開請託之路。一士子立身大節。全在行誼。若敗倫傷化。過惡彰著者。文苑雖優。卽行

退革。一 聖祖設立臥碑。禁諸生言利病。其有出入

衙門者。革退。若糾眾扛幫。肆行無禮者。爲首問遣。一說書以傳註爲宗。文以典正爲尙。四書五經性理綱鑑。歷代奏議文章。正宗大學衍義及當代諸律。誦習講解。適於世用。炫竒立異者。文雖工。弗錄。一歲考務。要嚴閱。荒疎庸耄不堪作養者。卽行斥退。廩六年以上。增十年以上。充吏童生三場。通者始收入學。大府不過二十人。○張居正論邊事曰。昨遼東巡撫張學顏報稱。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臣卽面奏。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今據薊鎮總兵戚繼光揭稱。諸酋已

散。及臣使人於宣府密探。西虜青把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臣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今無端聽一誑傳之言。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與風聲鶴唳何異。萬一彼嘗以虛聲恐我。使我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是在彼反得多方以誤之。之術。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之戒。失事必繇於此。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寂無一語。謂足以了本兵之事。尤不可不謹戒之也。○湖南流賊。蔓劫寧州一路。巡撫楊成設計平之。先移兵



巡使於寧州以聯絡兩省請割安遠縣地另設一縣於馬蹄崗以鎮山蠻 上賜縣名曰長寧

五月 諭兵部邊臣奏報紛紛不過為將來逃責之地朝廷重臣原許以便宜行事功罪賞罰公論其明巡按御史毋得苛求細事使人不得展布又諭所報虜情前後異詞東西異狀正是借聽傳聞將來何以待敵今後鎮巡官平居日夕備戒要在遣謀的探有警却宜慎重不許沿襲舊套未至而虛張賊勢退而虛稱斬獲妄爾邀功國法不宥本兵居中調度動合機宜不得信邊臣報言致乖舉措又諭戶部天災流

高曆注卷七

卷七

王

行國家代有地方官肯實心經理豈至束手無措近來淮揚無歲不報災朕心惻然查兩府被災有司貪酷害民及衰病無為者即便奏斥各撫按督率有司修舉實政不許但諉之氣數亦不許謂朝廷諱言災異壅蔽小民疾苦不以上聞○宥釋陸炳子孫

六月議開泃河從傳希擊奏也論漕糧開兌遲悞責在漕運舟行梗塞責在河道曠職債事拿來重處管河官着久任○兵部覆科臣楊言疏清查驛遞非奉公差不得借行勘合

秋八月丙子張四維為大學士

九月山東巡撫李世達奏薦州縣佐貳官楊果趙蛟等詔有才堪治民者即陞知縣撫按選才保舉照之○科臣蕭崇業奏驛遞禁限非便詔切責罰俸

十月限御史出差日期

十一月張居正進郊禮圖曰天地之祭自周以來或分或合其禮不一大率合祭者多自洪武以後一向合祭嘉靖年間始建分祭之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為便南郊以冬至北郊以夏至復有孟春祈穀季秋大享歲凡四郊 世宗中世竟不親行在當時已窒礙難行矣仍遵 高皇帝之定制歲惟一舉合祀之禮

高曆注卷七

卷七

王

而奉 二祖並配斯於時義允協○東夷王台執送逆酋王杲父子至境上 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御史傅應禎上疏論事引三不足之說以譴居正上震怒下吏問謫戍極邊

十二月工科徐貞明請修西北水利停東南軍勾謂都城之外畿輔諸邑或支河所經或澗泉所出皆可引之成田日今桑麻之區半為沮洳以上流諸水泄於一灣欲其不汎而壅不能也誠於上流疏渠引之成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數下者留以潴水則水利興而水患亦除矣平灤之境

地皆荏葦土實膏腴招撫南人築塘捍水皆可成田不煩轉漕而自足者擇荒撫棄地而經畧其端則不棄者羣起效力矣擇費省以易者經畧其端則難成者以漸就緒矣軍丁遣戍軍裝出於戶丁每軍不下百金軍不久安賂衛官以私回勾補無用軍伍日虛非計之得也仍如匠班事例量徵軍班以資召募歲歲可免清勾軍戶無遠戍之苦軍丁無逃亡之患存恤月糧又可裁革不惟民困獲甦而軍政坐見有賴矣貞明復著潞水客談一編專言西北水利大畧謂中人治生必有附居膏稔之田國家全盛之勢獨待

卷七

卷七

卷七

五也游惰之民輕去鄉土而易於爲亂水利興則業農者縻其田里游民有所歸其利六也西北之民罹重繇之苦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繇可輕其利七也屯田之有隱占以成熟也既熟矣何必歸官始爲國家利哉惟自其荒蕪不治者召募墾之新屯固種種也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屯政無不舉矣其利八也塞上之卒土著者少若屯政大舉田墾而人聚人聚而兵足不煩召募勾補其利九也宗祿勢將難繼中尉以下各授田而安居爲長子孫之計其利十也倣虞文靖公之意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之長而千夫百夫亦如之俟其田人既饒則命以官而量征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得世其官寓兵於其間真良法也使罪而有力者捐貲墾田而贖其罪此因法行而人樂從也今之武弁孱弱僅存者種種矣能以萬夫耕其材識智力已出於萬人之上使之部耕夫以爲勝卒心附而力倍其與剝贏卒自肥固天壤懸也

卷七

卷七

卷七

丙四年正月 朔六日 上御文華殿開講 上謂居正曰應禎以三不足之說誣朕予廷杖先生何不肯居正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必有餘辜但朝廷

待言官當存體面 皇上不必介懷 上曰先生不  
要避怨 居正曰臣受 皇上厚恩 捐糜難報 何敢避  
怨 上曰科道何以申救 居正曰此皆故套 上曰  
疏中言應禎有八十老父 即取登科錄視之 有母無  
父 何謂不欺 居正又申解一二語 上乃霽顏 ○御  
史劉臺劾奏 居正專擅威福 引用張四維張瀚為植  
黨 居正怒甚 見 上辭政曰臣之所處危地也 言者  
以為擅作威福 而臣之所行正威福也 將與順悅下  
耶 則負國竭公事 上耶 無以逃專擅之譏 伏地不肯  
起 上為下御座手掖之 上亦怒甚 詔下臺獄

萬曆注畧

卷七

五

廷杖之百 遠戍之 居正復具疏為解 免杖奪職 還里  
○閣臣奏設起居之職 御門早朝 史官立於螭頭  
之下 駕出則扈從 上一日還宮 偶有戲言 自失  
曰莫使起居聞之 聞則書矣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 繼光初任薊門 卽  
以築垣為事 成土畫地受工 跨墻為臺 臺高五丈 周  
二十丈 虛中為三層 臺宿百人 器械餼糧 具備虜至  
則當陣以守 先築千二百座 以薊人木強不受律 乃  
募南兵三千 如期至 陳於郊外 自朝雨甚 至於日中  
軍容益壯 人不移足 薊人大駭 始肅軍令 親巡工課

不旬月成事 費十萬 足當百萬 編南兵戍之 立車營  
戰則以代城郭 車四面結紉為方陣 中置步騎一旅  
遇虜則車上火器悉發 數百步外先薄之 稍近則步  
兵出轅下排擊虜馬 虜却而乘勝乃出騎兵 二者互  
用 有發則南兵當先鋒 薊兵策應 戍守轉輸 無不以  
律比土蠻入寇 居正貽繼光書曰 賊不得入 卽為上  
功 薊門無事 公之事已畢 援遼非所急也 惟是公經  
營薊事十年 乃今一當單于 俟亂而擊之 庶萬全有  
功 又貽方逢時書曰 遼左數年 雖頗有獲 損失亦多  
薊門十年來 一矢不驚 軍民安堵 較其績效 孰少孰

萬曆注畧

卷七

十六

多 後居正又答部光先書曰 猶以辟鼠為上 薊鎮切  
近陵寢 在他鎮以能殺賊為功 此地以賊不入為功  
他鎮以戰為守 此地以守為守 不輕身出塞 浪追 則  
無喪敗矣 殺劫事中 土不免况屬夷為盜乎

王衡湯泉記遊曰 有老卒侍酒 問以塞上事 對媿  
媿流涕 為言 戚將軍賞罰嚴 得士死力 其所規造  
無論成堞樓櫓 卽小小臺館 要於不可易 因材於  
山 因力於土 無侈費 而其大指 則恐士卒驕惰 難  
用 故欲練磨之於斧 新番插之間 蓋彼時將帥得  
以其意為官 故其財力與精神 俱閒 可以擊鼓 寓

軍興可以游觀寓閱蒐數十年來文武吏各私其家而邊事如傳舍矣

三月 上出宮扇三十柄命講官六人題詩各書一柄六人者申時行何洛文陳經邦許國王家屏張位也 上於禁中檢得 成祖四駿圖賜居正四駿者成祖用兵所乘也居正為題詠奏之 上悅賜金已又得 成祖騶虞手卷一幅賜居正居正藏之內閣中一時公卿皆有題詠仍有一卷長數丈鋪於文華後殿僅乃竟卷

四月 論吏部司官不許任情去來有托故告假者

參治○撫臣龐尙鵬上甘肅屯田事宜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輔臣進 皇祖御書 聖諭凡二百四十有二○魚臺隨府為僉事罷官里居橫其奪其業師產致之獄其師遣子上書 上震怒謂輔臣曰人之為惡至辱其所業師當置之大辟輔臣張四維曰此怨家之言耳告訐之門不可開也 上遂止隨府蓋四維門人

六月申嚴吏治四方實政居正貽保定巡撫孫丕揚書曰近來吏治頗為清肅惟司牧者計日待遷終鮮實效夫均徭賦役里甲驛遞乃有司第一議餘非所

急也四事舉則百姓安百姓安則邦本固外侮可無患矣

七月宣府撫臣王遴奏清理屯田事宜令各邊有自墾田照永樂二年例永不起科○詔曰朕奉天子思得良有司加意牧養有奉虛文事趨謁利下奉上者考語雖優必註下等又聞催徵併急致有流離失所者朕甚憫之除現年應納不免外以前拖欠分別久近多少具奏蠲免五年漕糧改折十分之三時居正當國諸費節省太倉粟足支八年居正請令今歲民租改折歲與虜互市餽馬則減太僕種馬而令民以其價納太僕金亦積至四百餘萬○司禮馮保之姪邦寧使酒凌市人居正屬保戒飭之保杖其姪四十奏革職待罪一年○申嚴有司官擅離職守假公趨謁之禁

八月壬戌 上幸太學○有旨批謝鵬舉疏近來撫按每於地方失事即議增官議更調不知從前所幹何事司道官更置一番不過虛文了事推諉嘗套何有懲前慮後之實○議革縣學以抑冒濫其行止無碍者附府學肄業

十月山東撫臣奏昌邑令居官貪鄙竊取帑金及濫

去任。又權吏卒金。上持疏示輔臣曰：此人與盜何異？居正曰：方今法紀粗張，貪風未止，若要太平，須是官不要錢。上曰：此人乃進士，何無耻如此？居正曰：惟自恃進士，故敢放肆。皇上用人，惟當攷其功能，不必拘以資格。若不要錢者，雖異途下僚，亦當顯擢。貪贓壞法，即高第貴遊，亦當重處。上曰：善。居正

輔臣居正宅探使... 尋調陽同心夾輔六卿正已率屬講官六人責難陳善張位于慎行補入講幄上顧居正曰新講官未有賜字即大書賜之○旨

近來用人偏重進士一科，以致舉人衰老不肯流選，今後但遵祖制，惟才是用。其年力衰憊者，即遙授官，毋得一槩濫除。○延寧甘肅功陞石茂華兵尚書。○五年正月己丑朔，御史邵陞言鳳陽土廣人稀，宜為勞來安定之計。○戶科光懋言賦役之法，以賦屬之田，以役屬之人，夏稅秋糧，因其地為等，則有三壞：成則之宜，至銀差則顧役之遺也，力差則力役之遺也，論戶丁而籍之謂之均徭，稽籍定役，無與於田，至嘉靖末年，創立條鞭，不分貧富，一例攤派，甚將銀力二差與戶口鹽鈔并之於地，而丁力反不與焉，商賈

享逐末之利，農民喪樂生之心，於民甚不便。二月復龍虎山提點張國祥，真人之號，還其金印。三月賜進士沈懋學等時，居正于嗣修名在二甲第一。上啓姓名，拔置一甲第二，謂居正曰：以報先生功也。○御史郭思極言江南運道梗塞，請開練湖以蓄水，開孟瀆以通舟，嚴奔牛呂城二關以待運。○譚綸卒，給自郎官至尚書，終始兵事三十年，計首功二萬一千五百。○漕運總督吳桂芳條上屯田六議。四月順義王建寺西海，以名請賜名仰華。○劉應節尚書刑部。○吳兌總督宣大。○遼東搗巢功，賞楊光

李成梁銀幣

五月詔修慈慶慈寧宮，張居正言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聖母萬壽，不宜時詘舉廢。上即命停工。○上在講筵，讀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背字。居正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說者謂居正有參乘之萌，而不自覺也。○司禮馮保裁抑中貴，毋與朝事，毋輕銜命出使，即出使，備畢事，幸免譴罰。錄是內侍皆怨。上初即位，或時與小內侍戲，見馮保至，即正襟危坐，小內侍侍戲者，保嘗陰罪之，故宮中皆憚保。即上有所責罰

非出保口。毋敢行者。上稍長積。不能平左右親昵。稍短保於上。前上以太后故。不發然心恨之。御史陳王道請易試院。苦舍以木。萬曆末年。又改爲禱。○張居正請邊功不得叙及輔臣。○土蠻犯錦州。大雨遯去。

六月倭犯韭山浪岡。定海軍將擊之。斬首七十三級。○嶺南督撫凌雲翼部署師三十萬。征羅旁。克木夷山。破巖洞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置縣治之。嗣後劉堯誨爲總督。居正貽之書曰。往大征之舉。擒斬數萬。不謂無功。但此中狠害甚於猥。猥而狠。所殺者皆猥也。兵既退。猥又聽招而來。或詐作流戶。願受一廛。或託言亡命。懼而歸。或有司容納。彼又嘯其徒。侶繕其故巢。逞其故態。擾我新民。故爲亂者。蓋猥賊非猥賊也。至於浙福之兵。皆無籍之徒。征勦有鹵獲之利。賊又弱而易攻。非若南倭北虜。以血戰得者。故官兵無不樂於用兵。無不利於人之爲盜。甚者身自爲賊矣。除賊救民。惟公審圖之。○輔臣張居正請定

大婚吉期時。上年十六矣。

七月御史林應訓條奏三吳水利。請濬吳淞江。

八月世廟實錄成。張居正辭免恩賚。

閏八月徐州河淤。宿邳清河桃源兩岸多決。淮爲河所逼。徙而南。高郵寶應湖堤大壞。○雲南土官普崇。明兄弟構爭。巡撫鄒應龍輕信中軍楊守廉。移兵進剿。僕寇乘之。兩致喪師。應龍去。繼撫王燾計擒元惡。撫處殘儂。亂定。詔戮守廉。傳首地方。應龍奪職爲民。○上奉太后慈旨。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刑。張居正諫曰。明皇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以行事。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行五用。哉。狠莠不除。嘉禾不茂。冤情不泄。戾氣不消。今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彼所戕害者。舍寬於幽冥之中。不爲之一洩。則怨氣不散。或蒸爲妖沴。不忍於有罪之兇惡。而忍於無辜之良善。其用仁亦舛矣。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與其暗斃牢獄。而人不知。何如懲奸而伸法乎。上乃止。勿免。○定貢市效勞三年總叙。上諭云。人臣盡忠。乃其職分。豈可計功望賞。邊臣既有三年考滿。貢市加恩。亦屬冒濫。不得重叙。○俺答投書甘肅撫臣。乞開茶市。御史李時成言。番以茶爲命。不得藉權於虜。請量給供佛茶百數。篋以示恩。○上手書洪範一篇。潛玩。張居正指字句仰叩。上一了徹。應言如響。

閏八月徐州河淤。宿邳清河桃源兩岸多決。淮爲河所逼。徙而南。高郵寶應湖堤大壞。○雲南土官普崇。明兄弟構爭。巡撫鄒應龍輕信中軍楊守廉。移兵進剿。僕寇乘之。兩致喪師。應龍去。繼撫王燾計擒元惡。撫處殘儂。亂定。詔戮守廉。傳首地方。應龍奪職爲民。○上奉太后慈旨。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刑。張居正諫曰。明皇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以行事。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行五用。哉。狠莠不除。嘉禾不茂。冤情不泄。戾氣不消。今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彼所戕害者。舍寬於幽冥之中。不爲之一洩。則怨氣不散。或蒸爲妖沴。不忍於有罪之兇惡。而忍於無辜之良善。其用仁亦舛矣。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與其暗斃牢獄。而人不知。何如懲奸而伸法乎。上乃止。勿免。○定貢市效勞三年總叙。上諭云。人臣盡忠。乃其職分。豈可計功望賞。邊臣既有三年考滿。貢市加恩。亦屬冒濫。不得重叙。○俺答投書甘肅撫臣。乞開茶市。御史李時成言。番以茶爲命。不得藉權於虜。請量給供佛茶百數。篋以示恩。○上手書洪範一篇。潛玩。張居正指字句仰叩。上一了徹。應言如響。

九月吳百朋尚書刑部○輔臣張居正喪父居正乞  
恩守制不允居正在疚閣吏捧章奏請弘第票擬中  
實馳喪次問某事某人張先生云何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占為大臣災○御史曾士楚  
吏科陳三謨各上疏請留居正居正請在官守制以  
素服入閣辦事都御史陳瓚乞休瓚已久病貽書屬  
自強云師相事宗伯宜倡疏留勿遺我名自強嘆曰  
此老不起矣心先死也編修吳中行上疏曰國家令  
甲丁憂守制雖庸人小吏匿喪有律奪情者非祖宗  
之法也臣之進也元輔有師弟之分焉苟有一得之

愚而以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不欺之忠非事師

無隱之義也與其記述於簡冊以彰穢示懲孰若披  
陳於今日求過舉俾後世無遺議也簡討趙用賢  
上疏曰喪必三年周孔以來未之有改先朝楊溥李  
賢亦嘗起復然亦回籍奉旨奪情未有不出都門而  
謂之起復者也國家設有臺諫所以為紀法之司非  
阿意順旨之為也輔臣之留 皇上有成命矣惡用  
贊詞哉幸輔臣名行不至大嫌耳脫異日有不肖竊  
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為此附和乎臣誠不知其可也  
刑部郎艾穆沈思孝合疏論居正忘親貪位居正大

慈禮會書馬自強曲為解居正愈怒翌日詔廷杖穆  
恩孝各八十謫戍用賢中行杖六十為編氓進士鄒  
光標入左掖門視諸臣廷杖宛轉血肉中退而憤激  
上疏大畧言居正自謂非常人今父死不奔喪不日  
得梓則曰喪心可謂非常人乎并摘居正不便之政  
事且言士楚身服牙繯心同犬羊亟斥輔臣則綱  
常正人心服疏上復廷杖之謫戍都勻御史朱鴻謀  
疏救五臣革為民○兩廣督凌雲翼以九絲種類日  
悍與武緣一縣屬思恩彈壓之梧州地方遼濶將巡

道移駐鬱林慶遠西德勝鎮逼近峒賊移府同知駐

海○王國光尚書吏部  
十一月南院都御史張晉請免元輔奔喪命自陳序  
外○寧國生員吳仕期擬上書居正勸其奔喪據江  
胡楨令同知龍宗武捕之獄死○陳於左都御史  
十二月李幼滋為工尚書幼滋為居正親修撰沈懋  
學貽之書勸沮奪情幼滋答云不奔喪是聖賢之道  
直接揖遜征誅宋頭巾不足道也○臨德二倉歲收  
粟米久致紅腐議支放軍米出陳易新○吳桂芳尚  
書總漕  
六年正月朔○上始冠禮官請舉六婚詔以首輔

張居正克納采問名使庚子逆 皇后王氏○泰寧  
衛首速把孩窺盜遼邊累歲不靖總兵李成梁屢次  
出塞捕獲首虜是月成梁直搗勞山去邊二百餘里  
斬阿丑哈等四百三十五級○上方行嘉禮建陳  
撫張學顏大捷奏至叙錄有加給事中李涑願謂居  
正不服吉不可以將禮而服吉非居正所以自處幸  
更其使不報○聖母慈諭 皇帝大婚禮成我當還  
本宮不得如前看管恐 皇帝不似前向學勤政今  
特申諭交與先生務要朝夕納誨以輔其德用終  
先帝付託重義翌日 聖母移宮賜元輔五十兩次

嘉慶注卷

卷七

季五

輔四十兩講官二十兩正字十兩

二月諭吏部邇來官富民貧屢旨懲貪飭吏撫按通  
不奉行前官論劾賍私滿紙接管提勘止得一二輕  
賍抵罪奉旨駁回便說朝廷用法太嚴如此上澤何  
由下究今後嚴察奸貪實跡即便參奏拿問追賍治  
罪但不許輕聽刁說報復仇怨○吏部薦舉熟知河  
務官章時鸞張純張譽劉順之各破格超用  
三月大婚禮成上 兩宮聖母徽號○張居正請假  
歸葬允之○尚書馬自強侍郎申時行為大學士○  
居正辭 上於文華殿 上撫諭再四 太后亦慰

漸有加遣司禮張宏供張郊外以餞百官皆班於是  
所經縣有司飭厨傳治道路初時參用古禮既而千  
兵萬騎前後部鼓吹繒綵一新○湖廣巡撫陳瑞居  
正所取立也諸居正家出麻冕於袖而戴之加絰伏  
哭盡哀畢跪而祈見居正母又伏哭前致詞尋侍居  
正母坐母指旁私役小閹謂瑞曰幸一垂盼之瑞即  
起揖聞曰瑞安能重公如公乃能重陳瑞耳見者揜  
口○居正所經縣藩臬守巡持廷參禮無不長跪者  
真定守無錫錢普劍為表與以婚居正前軒後寢二  
童子侍揮篋炷香用卒三十二人昇之又能為吳侯

嘉慶注卷

卷七

季六

居正食而甘之既畢葬守巡請居正閱捺居正欣然  
改服 上所賜服以御禮成大出金幣勞賞○刑部  
主事晉志道 上封事畧言 太祀既革丞相而以  
事權屬之九卿每日群臣奏事即於御前面決可否  
宣德中始令蹇楊票旨猶命臣面議處分正統初  
英宗年冲三楊因創權宜每朝止言事八件閣臣處  
分白上傳而行之自此 天子鮮御午朝九卿不奉  
面議矣臣愚以為早午二朝之制不可不復也凡有  
大政該議者先具事錄送御次日早朝公同面議至  
於內外章奏預令輔臣票旨以進而出與九卿面決



裁定而大臣之恩怨消矣。洪熙宣德之世，論政稍緩，即延儒臣討論經史，從容辨問。此誠用其實者。弘治初，詹事楊守陳進講學聽政疏，謂擇端介博雅之儒侍班進講，凡四書五經。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日輪閣臣一員，講臣二員，使居前右廂。陛下閒居文華殿之時多，則心清理明。又嘉靖間詹事霍輻勸世宗首召戶部問歲計入出，次召吏部問文職兵部問軍職，禮部問宗藩內臣，工部各監局歲費物料，各以祖宗額數較之。今日加增幾何，則樽節之心自不能已。國初以三途類選，給事御史多陞主

事待之。若不甚重而顧多敢言之士，厥後漸重其選，敢言多不如前。何也？先朝不重言官而重言，故人爭奮於言。近代不重言而重官，故人爭保其官也。馮堅

典史也。條陳而太祖嘉納，潘叔正州同也。建言而成祖採用，豈獨科道重哉？國初用人不拘資格，宣德中初設巡撫而郎中趙倫長史周忱御史于謙同推為侍郎，蓋繇擇人不擇官也。文官自正統後添設者，量行裁減而母折庶僚之俸。武職從靖難後承襲者，嚴行比試而別收額外之材。天下不以官之炎

冷為向背，而以品之高下為重輕，則庶其復舊矣。古

者天子巡狩，令市司納價以觀民之好惡。今按臣巡行體貌嚴重，叩若帝閣，通下者投文放告而已。即有申牟三異，其能知乎？洪武中勅令布按府州縣遞自清所屬，今巡按攬諸司之權，百凡刑名俱令申詳定奪。巡歷所至分巡分守必隨之，推官不得理本府之刑專於答應撫按矣。撫按會同舉劾，非不委司道互察而一人開賢否，餘官轉展雷同。至於訪拿克惡委耳目於推官，推官委耳目於胥吏，刑廳積年黠吏州縣佐投刺謁之。國初界巡按以糾察之權，慮其秩卑，今與三司官抗禮，知府則相向長揖，今致兩司素

服而謁，知府屈膝而參，豈憲綱之舊哉？○時遼東積

奏大捷，上歸功居正，使使馳諭，俾定爵賞以聞。夏四月遣官催取張居正還朝，居正疏以母老不能

身暑，請俟秋涼上道。於是部院科道官各上章請趨居正。上遣錦衣崔汝敬往迎之，而令中貴侍其母。以秋日取水路上，居正過襄陽，襄王出候邀宴，具主賓禮。過南陽，唐王亦如之。六月乙未，居正至自家，抵郊外，詔遣中官何進宴勞。次日見於平臺，上慰勞懇篤，且詢以途路所見歲計物情與北虜衰曠之狀，款語良久，乃于休沐十

日而後入閣

秋七月少傅呂調陽致仕初居正給假葬父本省官皆會惟御史趙應元不至掌院陳炯亦罷應元戶部郎王用汲劾炯阿附輔臣忤旨鐫秩為民

九月旌表義民盧守益滁州人六世同居家眾二百口以守益為長每日輪婦女五人掌厨男子會食於堂女子會食於室朔望拜其長照家規行禮斗粟尺布人無敢私御史崔廷試奏請旌之○吳兌總督宣大俺酋將西謁番僧寄帑于兌留旗箭表信而去譯語甚卑兌與約使繞賀蘭山背以行而使使紀綱之

禁母近邊

十月旌宜陽烈婦王氏輝縣烈女趙氏王僕為人執手而自斷其臂趙為夫見逐罷親索聘而自縊者○辛卯大學士馬自強卒

十二月故少師高拱卒其妻張氏以所遺器物獻居正曰無子孫可守謹以獻相公如見先相公也居正惻然為請卹典復其故官予祭奠○魚臺妖人侯表以所撰妖書令其黨進詔捕治之○郎陽撫臣徐學謨捕斬白蓮教張林等六十四人○宗藩事例書成頒示諸王先是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有

司所裁抑多未必中程輔臣居正集議如樂戶槩革

此減削太苛如親王故絕繼封未必皆親弟姪如郡王初封有帝孫王孫之異房屋一槩停給此親無隆而罪革者得襲將軍中尉無子者許選繼室而王未有子者不選繼婚庶人名糧五十石而罪宗乃七十此恩紀失倫種種未安各釐正定議著為憲令

九年正月毀天下書院○妖人王鐸自稱金輪王入犯總兵李成梁擊之戰於龍州斬虜首八百七

二月河工成淮安故有水患嘉靖中河決崔鎮呂泗往往奪淮流入海淮勢不敵或決高家堰或決黃溝或決八淺淮揚諸郡悉為巨浸及其大決又從小河口挾永壩諸水直逼泗州其患且憂在陵寢上以問輔臣張居正因進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乃即其家拜都御史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塞崔鎮口築遙堤束水衝沙其南岸自三山頭至李字舖又自歸仁集築橫堤至孫家灣又於桃源縣馬廠築堤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其北岸自谷山至直

河又自古城至清河建崔鎮等滾水壩四座以緩汎  
溢之水踰年而告成事計費五十餘萬徐淮之間兩  
堤夾峙淮盡趨清口會黃河孫安東雲梯關入海○  
兵科光懋奏遊擊陶承譽所殺夷人阿丑實懼罪來  
歸承譽假以犒賞掩其不備而殺之請治其罪於是  
一時叙功者俱准辭○烏思藏僧鎖南堅錯求通貢  
堅錯者即闡化王答賴刺麻也故號活佛為虜王所  
尊禮○詔更定時享祝文張居正奏議曰孝莫大於  
尊祖禮莫嚴於假廟帝后尊稱不宜徑從簡畧廟裕  
世次尤當序列分明祝文遍列九廟帝后聖號以致

萬曆法考

卷七

甲一

如在之誠不必更稱五廟字樣配享壽春等王親屬  
已遠神牌宜止本爵

三月戶部進揭帖云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  
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  
萬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閣臣因言王制  
量入為出計三年之入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  
非常之事况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  
意樽節則其用自足

四月吏部奏革各衙門吏役頂首有旨嚴加振刷母  
事姑息容奸○蘇松大水因科臣王道成言論織造

段正惟減半○時有戚臣被殺刑侍郎翁大立坐其  
家婢僕三人磔婢呼冤莫之省已而殺人者敗露有  
旨怒其率意識刑無辜受戮遂請為民○輔臣張居  
正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曰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  
欠與見年一并催徵也夫財力有限一年所入僅供  
一年不幸荒歉見年尚不能辦豈有餘力完積逋哉  
今歲之所減即為來年之拖欠見年之所欠又是將  
來之帶徵連年株求民不堪命矣况頭緒繁多征票  
四出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增窘蹙之欲孰若施贖  
賜之恩蠲與小民哉 上允行之○廷試貢生下卷

萬曆法考

卷七

甲二

五月封李成梁寧遠伯

六月治河運同黃清卒清弋陽人起吏員積官嘉興  
同知築海塘有功後治寶應河堤河工銀四萬兩銷  
銖磨算上下皆不得欺有忌之者密擠之水死貧不  
能殮人皆稱之○上在西城飲酒有慈寧內使二人  
在旁 上使歌新聲辭以不能 上醉怒取劍將擊  
之諸闈勸止乃割其髮翌日 太后召 上長跪數

之云天下大器豈獨爾可承耶內中因有傳於 上  
云 太后令馮保向閣中取霍光傳入覽 上心大

恨明年居正死。馮遂而張抄矣。此後太后憚上威靈不復有所諭。

于慎行曰：天下之事，持之過甚，則一發而潰，不可收拾。人主在深宮中，醉飽過誤，何至假太后之威，中外相應，制之股掌之間，使之藏怒蓄極而發，從此惟所欲為，無復畏憚。數年以來，誅僂宦官如刈草菅，視一闖人之髮相，去何如此！不明於春秋之義者矣。

七月，奪戶侍郎傅希摯官。先是關中礦賊楊戩猖獗，詔希摯討之。至是，希摯內轉，所上舉劾疏，上憶

前事未復

卷七

明主

前事未復，下兵科問狀給事李選請，謫之以為玩旨之戒，竟免其官。○孝感縣布衣梁夫山，豪俠自名，潛入京師，欲從觀張居正。居正一見而目攝之。夫山懼遁，歸改姓名何心隱，講學江廣間，建求仁館，聚徒千人。巡按郭思極奏捕斃之。獄八月，有男子突入朝班，獻太平策，語皆迂謬，命杖之。九月，庶吉士散館，以十人為編簡，十三人為科道。十二月，己亥，進張居正太傅，特詔元輔社稷重臣，受先帝顧托，彌成治理，其勿辭。

庚辰八年春正月

朔日食。○李成梁出塞斬首虜

四百七十一級。○呂調陽卒。

三月辛亥，駕詣山陵，行春祭禮，奉兩宮。太后率

后妃同行。○賜進士張懋修等。○時居正扈。上謁

諸陵歸，即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首，歸政。隱然復子

明辟。凡再上而。上慰留懇切，最後手書上。慈聖

口諭：張先生親受先帝付托，豈忍言去。俟輔爾至三

十而後商處。先生無與此念。居正乃出。而子懋修狀

元及第矣。懋修弟敬修與四維之子甲徵皆在前列。

得禮部主事。時人為之語云：首甲幸有三人。云胡新

此二子，或俚言書而黏之宮牆。○張居正服除。上

卷七

卷七

明主

召見於平臺，尋使中貴張宏引見兩宮。太后於宮

門。仁聖慈聖各慰諭加禮。

四月，伍開軍餘作亂。先是苗夷悍，衛所人各結款

自備。久之，款黨日增，敢於稱亂。郡人畏款甚於苗，守

備林維喬繩之弗便也。遂羣起逐喬，而中右所款自

相鬪，殺傷甚衆。靖州守李瀾以治苗法治之，各輸金

為罰。款人益驕，尚書梁夢龍議移參將鄧子龍備五

開

閏四月，南兵主事趙世卿上匡時封事，大畧選進之

制當廣，驛傳之禁當寬，大辟之刑當慎，催科之令當

緩臺諫之氣當振不廣則士氣銷索有枯稿之患不寬則豪傑解體有空塞之患不省不緩則民命不堪有剥落之患不振則耳目不聞有壅蔽之患疏入居正不喜陞世卿楚府長史尋考察去之○黎平諸生歲赴貴陽學使試走六七百里不便多棄學附款改令屬辰沅歲試○設官纂修大明會典○行耕藉田禮○儀封人曹嵩作亂自稱三乘政主官兵逐之梟斬其黨張景陽嵩走鹿邑生得之下詔嚴行禁革左道

秋七月宣府地震

卷七

四十六

六月彗星見從橫河漢七十日○諭兵部各邊兵備官多自立標名擁兵自衛糜餉冒功其悉汰之閩廣監軍司道亦屬牽制并行裁革

九月太白經天三吳大水無年○廣西巡撫劉堯誨擒斬叛賊鮑時秀等凡三百五十級○安福守禦所舍人謝耀計奏劉臺凌暴情節下撫按問

冬十月虜寇遼東○詔修龍虎山張真人壇廟兩宮聖母與后妃賜銀內官楊輝賫去督理不干操有司

十一月詔度民田 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

萬頃歲久滋偽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力薄始受其病及縣官責收不得不行攤派浮糧所在多有而天下盡受其病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 高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自減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又受其病張居正請行清丈以洗其弊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兼併又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中故額得以減科

十二月徐學謨尚書禮部時宗伯久屬詞臣陞轉之地而學謨從外吏入明習典故人皆服之○張居正

萬曆注畧

卷七

四十六

請敷謨烈以裨聖學疏曰遠稽古訓不若近時之可徵上嘉先生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周作誥大指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覲揚文武之光烈謹將累朝實訓實錄分類編纂總計四十款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尚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官閣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曰去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

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禦夷狄。修德致治之方畧備矣。視訓錄之在前。如祖宗之在上。念念謹惕。事事率繇。卽燕息深宮之日。猶出御講幄之時矣。○建州夷兀堂犯魏陽寬莫。又犯永奠。總兵李成梁逐之。出塞二百里。斬七百五十級。捷聞。進成梁寧遠。伯世襲兀堂復以千騎入林剛谷。副總兵姚大節復敗之。斬首六十七級。

九年正月

朔大計京官尚書王國光考功郎

孫繼清悉取建言官黜之。○張居正請令翰林官分

入直。應和文章或侍。上清譙。質問經義。陳說治

理。唐宋故事。○命補給交南都稅使陳茂洽。父宏

勅書。

二月科道交章論阻真人府修造事。上以事出兩

宮。聖母意不允。禮部亦欲疏諫。居正曰。此事可止。

予先止之矣。亡何內批猝出。召還所遣內臣。○李成

梁出塞。邀虜斬首三百四十三級。○光祿少卿蕭崇

業辭流球所贈金。

三月丙午大閱。○侯拱辰尚壽陽公主。○吳兌爲右

都御史。總督劉遠初兌爲高拱所厚。有間于居正者。

謂當去之。居正曰。先去誰可代耶。已而以功擢總督。

宣大十一年入爲侍郎。適遠左殺將之報至。居正問兌。兌曰。速不亥在。爾未歇也。居正曰。奈何。兌曰。在勅易。薄耳。居正領之。亡何。勅遠總督缺。居正趨王國光。速定。國光列數堪任者。居正搔首曰。不有吳兌耶。國光以語兌。兌曰。臣老犬馬。勞苦邊陲。日久。何苦復出之。國光以復居正。居正曰。兌有宿願。未酬。豈忘之乎。兌曰。必欲用兌。非加尚書銜不可。居正曰。當留爲掄選。不亥之賞可也。竟以右都出。

四月十八日。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頃。張居正入。至

殿。講訓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傳作舟疏進覽。居正

奏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

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

憂。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奏云。此地從來

多荒。少熟。卽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於此。今

當大破常格。急賑濟以安之。○上躬行大閱。張居正

撰頌詞一首。并繪圖以獻。○詔遣使存問在籍閣臣

徐階。○上御文華殿。宣召史官王家屏沈懋學張元

朴劉元震鄧以讚入見。上取宣宗所書玄兔圖示

之。令賦詩復命。曰。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於軸。並得

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張居正而下三十五人進賀。

上甚喜常熟趙固圖其副勒之不○諭吏部前旨各  
撫按所屬官果有實惡方行論劾今通不遵依始則  
輕行劾奏以著風力終則模糊問擬以了前件以致  
公道不明着部院查參

五月科道牛惟炳孫承南各疏言侍郎王錫爵女為  
妖異所憑王世貞所撰曇陽大師傳刊布遠近大張  
怪誕錫爵自稱奉道弟子有干清議

十月福建巡撫勞堪格死刑侍郎洪朝選  
十一月加居正太傳上柱國

十二月順義王儉答死遣使吊祭儉答奉佛甚謹朝

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張蓋燭香前引至帳房王膜拜  
九頃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 皇帝  
萬歲僧使宣言果報萬眾環聽羅拜額擊地如萬杵  
登登也

王崇古云俺酋之雄心半耗於奉佛中國因而糜  
之今士大夫亦有此好浸淫成俗虜性強變為弱  
中國慈變而險虜性直變為和中國智變而詭將  
來不知所終矣

萬曆注畧卷七

萬曆通畧卷之八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壬十年正月庚申朔 上特詔內閣今日風氣不祥  
恐有邊事宜飭邊臣加意儆備頃之速把孩入陽河  
堡遂深入錦州分馳四門裨將周之望力戰與王應  
榮俱死裨將徐恩趙宗分出北門西門擊之虜奔凌  
河涂寬等各伏兵邀擊虜倚遠河為險李成梁出兵  
大戰斬捕三百四十級虜乃去○蜀人楊文學詐稱  
寧王後人號散誕皇以雲南人鄭喜私奄自隨以黃  
白術炫行杭州復詐名石城宗人多費謂巡按張文  
熙文熙繫治之使使詢石城王云多費已死久矣文  
熙上其事梟斬以殉

二月耕藉田○太常少卿裴應章奏言 太祖定壽  
春諸王侑享四祖今四祖以次祧而諸王侑集如故  
非是六陵諸妃塋金山者 世宗命附享各陵殿今  
世廟諸妃無祔享於禮有關

三月 駕詣山陵行春祭禮 聖母率后妃同行○

鎮江僧省悟以白蓮教盟黨與妄稱弘閏元年分南  
北軍檄用仁義禮智信金木水火土為號約四月

舉事把總徐道得其機告於兵備李願盡收捕之

四月四川地震○泰寧首速把孩率其弟抄化及子伯言入犯鎮夷堡遼帥李成梁迎之其下李平胡伏

甲射速把孩中脇墜馬蒼頭李有名馳斬之抄化大哭出塞初速把孩屢為邊害周詠為巡撫誓必欲破

之築臺垣歷諸要害七十餘所而廣墾田以積貯經營五載來則懲創去自吳允為總督與詠密計命成

梁為三覆誘其入而殲之詠大小九戰前後斬首四十餘級梟名王以下首虜百人捷聞即軍中加允太

子少保詠右都御史各錦衣世蔭益封成梁○冊恭

高唐遺事

卷八

十一

妃王氏○慧見西方○革前掠江張岳職○杭州營卒亂執辱巡撫吳善言詔兵侍郎張佳胤往視帥

佳胤未至而杭州民亦亂有丁士卿鼓衆焚劫屢諭不止佳胤詞二亂未合即疾驅赴浙請留顧養謙為

杭嚴道養謙進說曰誅亂民宜速誅亂兵宜緩緩而不密其憂方大或取他罪罪之不足示武佳胤乃令

親信入營中以好言慰亂兵令之討亂民以贖罪斬亂民一百五十餘人尋召兵諭之賞其討亂之功而

誅其首倡亂之二人養謙單騎按行諸營示以亂兵馬文英楊廷用首聲衆罪而貫之衆惛服二亂皆定

五月廣東大水

六月丁亥朔日食三日隄出五車口柱星以南○東鹿草賊張從敬作亂尋討平之○張居正有疾上

令張四維理閣中細務而大事即居正家平章○阿台既誅王杲杲子阿台服之台叔王忠又戮祝孔革

孔革子仰奴逞奴亦服台以女妻仰邪翼之後二奴欺台老台子虎兒罕好殘殺二奴遂叛阿台亦怨王

台之縛其父叛附逞仰二奴各夷皆雲翔不受台制南關勢盛台竟憂死台孽子康古陸與虎兒罕爭鬪

逞奴助之虎兒罕借兵黃台吉黃台吉陽助之而陰

高唐注事

卷八

三

收其部夷白虎赤等自益虎兒罕亦死逞仰二奴數掠孤山鐵嶺將軍李成梁勒兵出塞大破之於曹子

谷得一千三十九級○道東夫捷至詔進張居正太師吳允尚書兵部周詠總督薊遼○居正病甚疏

乞歸上優詔慰留稱為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上使人問後事居正薦尚書潘晟梁夢龍侍郎余

有丁許國陳經邦可入閣而別薦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王篆可大用上黏之御屏○丙午張居正卒

居正待子弟嚴每三五日問安頷之而已不交一言冰炭中至明不聞聲家人怪而視之則氣絕矣上



情悼懷朝。兩宮太后及潞王各聘儀優厚。贈上佳。國謚文忠。遣中官及錦衣太僕官護其喪歸葬。○起潘晟武英殿大學士。張四維申時行。賡言官劾之。有旨黜歸。晟已至臨安道中。委頓而返。

秋七月。三吳大水。湖廣浙江皆水。陝西旱。○遣太監護送居正母還鄉。

八月十一日。皇元子生。恭妃所出也。詔赦天下。

九月。聖母發銀二十萬兩。犒賞邊士。加四維少師。時行少保。李偉武清侯。○編修黃洪憲使朝鮮。○河南悍宗睦。梅等聚眾稱亂。巡撫姜璧。猝擒其謀主而

殺其眾。亂遂帖然。璧言。治大猾宜緩急。則謀泄而易。脫平大衆宜急。緩則黨固而難安。○山東按臣商為政舉丞簿楊果趙駿二人。雖出胥史。有長民材。詔優用之。盡擢為知縣。

十月。除余有丁文淵閣大學士。○吏尚書王國光被劾免。○御史楊四知劾故太師張居正交結內侍馮保。徐爵竊弄威福。幾危社稷。○虜酋滿五擁鐵騎六

百闖入獨石。宣撫張佳胤命將麻錦邀之。獲其副八。賴滿五哀辭求索。佳胤計縱之。則狎侮之。則警。乃命錦建旗鼓。縛八賴將斬。而已馳赦之。給之銀符。使歸。

人賴誓不復犯邊。滿五驕挾益賞。佳胤令取益一。一肉者斬。段柰銀定犯邊搶掠。佳胤移文虜王。令割牛羊以償。因上疏言。不宜徇虜情。不宜掣肘邊臣。請悉。鎮之力制之。

十二月。御史李植參馮保十二罪。梁夢龍曾省吾王象勞堪俱劾免。初中貴張誠見惡於馮保。上不得已斥之外。而使密諭保所為。遂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家交結恣橫狀聞。且謂其珍寶驗於天府。馮保又以止上郊天及選婚事得罪。左右浸言保過惡。其與四維善者泄之。四維屬其門人御史李植論徐

爵擅入宮禁。為保擬旨。挾詐通奸。諸違法事。上執馮保於禁中。御史江東之極論保罪狀。尋逮徐爵下。緹騎獄。謫保奉御。居南京。籍其家。戶部進沒田產。變價一萬九千兩。工部進沒房產。變價六萬九千兩。○

嚴清尚書吏部。馮保籍沒。閱其簿。公卿大臣皆有問遺。惟清獨無。上甚重之。內中呼為嚴青天。及廷推吏部。上特簡用。

癸十一年春正月。召吳中行。趙用賢於家。復其編修。簡討官。以鄒元標為給事中。艾穆王用汲。沈思孝各員外。余懋學給事中。孟一脉朱鴻謨。傅應禎。趙應元

萬曆注畧 卷八 五

各御史殿正茂陳瑞皆劾免除張懋修副修等名  
御史江東之叅僉都御史王宗載謀殺劉臺下法司  
問時科道益務攻居正爲奇昔年依附諸臣一時悉  
逐

徐學謨曰論大臣者多據誤聞指摘以致是非顛  
倒如謂居正恨侍郎洪朝選勛處遠王不盡其辜  
嗾人陷之者親王非造反逆已錮高牆矣尚有何  
辜未盡且部光先同事何獨用之總督三邊有謂  
侍郎陸光祖阿附陸炳得美遷者不知光祖又在  
南部炳死而始遷也有謂南吏尚書趙錦生平無  
萬曆注畧

卷八

六

一善者錮以御史論嚴嵩詔獄廷杖削籍隆慶年  
始起有謂南刑尚書陳道基爲江西巡按賄嚴嵩  
以進者而道基實未嘗按江西也言官道聽舉朝  
無一人校正之

閏二月乙丑駕詣 山陵○黃台吉襲封順義王更  
名乞慶哈

三月賜進士朱國祚等是科四維子乙徵時行子用  
懋俱秀水沈自亦房中式又用懋弟用嘉冒籍中浙  
江鄉試御史魏允貞論之坐降級調外郎中李化龍  
收允貞亦坐貶○兵尚書吳允罷御史李植并劾總

督周詠誅方逐虜于黑峪功最大念無可共功因自  
劾夫不敘其在邊九年每遇虜壓境必躬環甲按營  
壘以故人人自奮虜望見詠麾騎輒咋指道

夏四月大學士張四維憂去○少師徐階卒於家○  
以許國爲大學士○陝西地震山西饑○建皇莊○  
張學顏尚書兵部楊巍戶部

五月巳丑 上出百子圖命時行有丁各賦詩○胡  
檟勞堪龍宗武各遣戍○朝鮮國王差刑曹判金繼  
輝來咨文一道言其祖康獻王宗系與李仁任無涉  
又建國錄於推戴亦無與弒四王之事會典續纂

萬曆注畧

卷八

七

世宗皇帝許其改正乞將辨証情節載入 世宗實  
錄及新纂會典中繼輝仍上書禮部文詞古雅可觀  
○湖廣大水河南兩電大水○泰寧首伯言把都糾  
花大及大虜衆五萬騎入塞攻鎮靜堡李成梁議於  
黑山大出兵伴爲北伐夜遣李得金馳入鎮靜爲內  
應旦日親自搏戰李寧以刀擊花大傷臉復貫矢中  
膊花大伯言叔也虜營皆哭失聲而去  
六月伯言復借董狐狸三萬騎入犯廣寧殺掠吏士  
一百二十三人李平胡跳擊之會大風揚沙盡晦頃  
之雷電交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虜盡走出塞

秋七月趙世卿准郎中起用世卿前考察劾官者也  
日禮郎涉京堂而言官遂引例各舉所知吏部執奏  
不免說者謂有治朝之體○吏尚書嚴清致仕以揚  
魏代之○左都御史陳炯劾罷以趙錦代王遴尚書  
兵部

八月朔石門路旗竿生火○奪張懋朱希忠贈王○  
工料唐堯斌奏馭吏大要一日辨真才集事者才生  
事者才而壞事者亦才也一日省煩文一人而兼數  
事力能任之不勞也惟拜送慶問之煩酬答燕會之  
冗安能以有限之精力僕僕喘汗哉賢者苦掣肘而

萬曆注畧

卷八

八

不獲伸不肖者工阿媚而得自達守令不暇自立惟  
求救過也宜勅司道凡考郡邑只計閭閻盜息民安  
即臥治而必舉民貧盜發即戶口日增而必核禁止  
迎送少休餘息以從王事

九月甲申 駕幸天壽山行秋祭禮○禮尚書徐學  
漢論罷○御史孫繼先曾乾亨叅兵尚書張學顏同  
附劉臺有旨孫曾各降級調外

十月許國入閣辦事○吳文華總督兩廣○初昭平  
賊黎福嘯聚流剽時方會勦羅旁文華陰留勁卒三  
千屬裨將韓文啓掩之斬福攻下五指諸峒撫定二

萬餘人即其地建堡墾田○柳州賊北三負險入莫  
敢嬰文華曰兵法不動如山動如雷固有待耳適有  
河池之役令叅將將卒以往而陰勒部署中道直搗  
北三巢斬四千八百級不浹月而蕩平○田州酋岑  
大祿與其母忤母走隣酋隣酋將兵之文華檄大祿  
亟迎其母歸兵端遂息○懷集賊嚴秀珠剽掠封川  
文華徵兵若為西討者以元旦進勦斬八百餘級方  
珠盜起有蜚語謂廣州兵謀應賊者文華馳赴廣州  
合諸營兵操練犒賞如常密捕海上謀一人磔以徇  
內外帖息

萬曆注畧

卷八

九

十一月雲南總兵沐昌祚報緬甸莽應裏入寇 詔  
嚴備之○阿台寇遼東入瀋陽李成梁禦之戰於古  
勒寨阿台射死別將秦得倚復馭毛憐夷阿海於莽  
子寨誅之

十二月辛未慈寧宮火○逞仰二奴糾王台次子猛  
骨大入開原塞都御史李松命叅將宿振武李寧設  
伏四隅而遣霍九臯往諭二奴擁三百騎直前請賞  
砍傷九臯臂九臯擊之伏盡起斬二奴及其子得三  
百十一級李成梁兵繼至斬首千二百五十二級自  
是海西讐服

甲申十二年正月吏科臣鄒元標以歲底內庭火災。烈燒慈寧宮。震驚。聖母勸。上修省六事。一保聖躬。以寡欲為事。一親臣工。以召對為常。一開言路。以虛受為量。一諭百官。以熟諫為戒。一節財用。以難繼為懼。一拔幽抑。以疎罪宗。放宮女為仁。有旨。元標疑君怨。上謫南刑照磨。○房山民史籍言。曠沙產於水峪。諸山請設法開採。○御史丁此呂請召廷臣。馮景隆孫繼先等。而追論馮保罪。御史范雋亦言。奉天道。防人欲。信詔令。定章奏。廣儉德。專民事。惜人材。養士氣。清武職。○丁此呂又論侍讀高啓愚。先年試士。以舜

萬曆注畧

卷八

十

禹命題為阿附。居正有禪受逆萌。吏尚書楊巍駁此。呂以暖昧中人大辟。上怒。命此呂調外雋為民。朱國禎云。神廟宮中。自號禹齋。啓愚命題以此。使居正果有異圖。何用如此。露狀于人間耶。于慎行云。當時士論洶洶。以為居正必有異圖。獨策其不然。自古奸雄盜國。未有不結人心者。居正十年作事。大槩行申商之術。與人結怨。又諸子連舉。禹甲以為榮寵。其志量固可知者。二月御史屠叔方奏。免建文諸臣牽連在戍者。繇是黃胡閔等宗親。皆得赦原。○副都御史丘傑上疏

癸八事。一考績。京官例有稱職之考。外官例有之疏。二請托。密囑銘心於私。積簡札接踵於公庭。三訪察。公檄附啓。以納交。私開傳書。以馳告。四舉劾。閭閻竊嘆。徧為怒罵之聲。紙上虛裝。盡是循良之績。五提問。填谿壑。而賍惟撮。其一。二刈草管。而罰不傷毫。毛六資格。薦舉則先甲科。糾劾則儘舉監。七體面州縣佐貳。奴隸不若。學校之官。槩稱善教。八饋遺門生。座主儀漸加多。舉劾台規。亦尊舉主。送者不嫌鑽刺。受者不訝稠疊。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以官致富。又以富買官。賈誼生今。不知

萬曆注畧

卷八

十一

當如何痛哭矣。齊威王烹阿封卽墨。而齊治。况聖人在天子之位乎。三月。上奉。兩宮太后同閱。山陵在。兩宮輦前。乘馬導引。不繇中道。及山頂遙望。兩宮幄前。主上立侍。臣下見之。心甚不安。○通政使倪光薦。加工尚書班立左。都御史之右。趙錦爭之。并自劾求罷。班制遂定。夏四月。京師黃霧四塞。○御史羊可立。追論張居正罪惡。詔奪其太師官。及謚。遣副都御史丘樞中貴。張誠籍其家。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二千兩。白

金十萬兩長子敬修不勝刑自誣寄三十萬金於  
省吾王篆傳作舟家盡其產不能寸之三敬修自縊  
死家人從死者十餘人○王家屏私貽丘樞書曰江  
陵有勞于國家功過自別受取亦可指數必捕空指  
虛株連蔓引是江右之已事也江陵老母在堂諸孫  
少不更事覆巢之下顛沛可傷宜請于明主乞立錐  
之地以合古人惟蓋之義

于慎行云華亭之富等於分宜吳門之富倍於江  
陵而彼以之敗此以之存豈歲星常在吳耶夫得  
地者得人得人者得天天亦何時定也

高唐注畧

卷八

十一

五月潞王出府成婚○李文全襲武清伯 慈聖弟  
也○自丁此呂調外給事王士性御史江東之李植  
各疏論楊巍媚附權奸語侵申時行時行巍各具疏  
辭位大學士許國留時行且謂巍老成持重不可去  
以朋比斥東之吏侍郎沈鯉言巍家無二僕食不兼  
味其風肅然正人而指之為邪於巍奚損但於世道  
人才可惜耳吏侍郎陸光祖亦言東之有氣力以撼  
大僚於是部郎汪應蛟等并劾巍國光祖光祖求罷  
不允○自居正沒後朝士更易殆盡攻者氣銳莫可  
解閣臣懼畏之惟光祖正言摧抑一時引重初光祖

為小卿以事候居正于朝房諸大僚候者無不屏息  
立語光祖獨索坐語且久居正不喜又調護劉臺傳  
應頑甚力因改折事與居正力辨居正大恚光祖正  
色曰相公奈何訑訑拒人哉及居正敗無附和時局  
語人皆服其特操

六月故輔臣張居正蒙 旨抄沒子孫死亡相繼刑  
尚書潘季馴疏懇保全餘孽 上憫之下 詔曰罪  
犯財產既盡家屬亦令保全如何致令自盡殊失罪  
人不孥之意命留田千畝贖居正之母慈修等各戍  
邊○刑主事董基諫阻內操請邊方

高唐注畧

卷八

十一

七月雲南巡撫劉世冒以俘斬緬寇上聞加時行少  
師有丁少傅國少保○斥潘季馴為民超用李植江  
東之羊可立  
八月雲南邊臣劉世曾奏報將佐沐昌祚鄧子龍劉  
綖俘斬隴川土蠻岳鳳莽糜啞等首虜三千一百級  
○丙辰諭戶工二部取銀三十萬兩  
九月丙戌 駕幸天壽山行秋祭禮奉 兩宮聖母  
率后妃同行辛卯還宮○廣西平樂知縣周祈以給  
賞激變軍士詔逮治之閣臣申時行救請得免○定  
從祀孔廡真儒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順義王黃

台吉死。子扯力克襲位。初把漢那吉歸俺答。命主奴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兵馬雄諸部。癸未年死。三娘子欲令已子不他。失禮妻比妓。而俺答用事臣恰台吉不肖。陰主扯力克。以兵收比妓為妻。三娘子名哈屯。另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先是三娘子在俺答時。自練精兵萬人。夷情向背。半係娘子。俺首死。娘子當屬黃首。黃首老病。娘子意兼之。將別屬督臣鄭洛計曰。若娘子別屬。我封此老首何用。乃命人說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一胡婦耳。於是娘子逼利害。乃歸之。冀黃首死。扯首當嗣。洛又

卷八

十四

論扯首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娘子聚則封。不亟聚。恐封別有屬也。扯首盡逐諸妾。乃以十月入三娘子帳中合婚。  
十一月。余有丁卒。○吏侍郎陸光祖為御史。周之翰所劾。遂謝病去。副都御史耿定向奏曰。之翰所奏。正光祖所取重士林者。以白為淄。大乖公論。  
十二月。王錫爵王家屏為大學士。○刑部俞顯卿。許太儀。郎屠隆。落魄無度。與西寧侯家狎昵。往來。科臣叅看隆。潦倒名教。顯卿攻訐陰私。均於士風有玷。有旨並革職為民。

十三年正月。起海瑞為南畿巡撫。命都御史。○天通判周弘禴劾奏張學顏張鯨坐論。○上益習。慮下欺。微有聞。輒遣騎逮。至證案甚夥。事多不核。舒化為刑。尚書奏言。主術貴因。不貴為。若好以已為。是代有司事也。徒使人歸過于上。而下得緣是以飾罪。上領之。○潞王府卒為兵馬吏目。鞭笞王奏之。上怒。逮吏。日詔獄掠死。繩其捕卒七人。化奏曰。吏目雖微。亦命官也。今繇府卒以驚過矣。奈何。波七人盡死。予得旨釋之。

卷八

十五

復連結鄧見台吉萬餘騎入塞。殺掠軍民。遊擊周思孝逐之。虜走遼河。河深不能徑渡。李成梁追襲之。從丁字泊堡出。布陣為一二字。以一字衝鋒。二字繼戰。令既定。旦日去邊一百五十里。虜望見兵至。即跳騎挑戰。成梁躬率一字陣接關。火器弓矢齊發。撫臣李松趨二字陣。鼓行而前。虜股栗欲奔。我兵乘勝疾戰。斬首虜八百二十四級。得名酋拾伍。李來等十三人。獲馬五百四十九匹。軍士亡失者六百三十九人。○封扯力克為順義王。哈屯比妓為忠順夫人。  
四月。江西撫按歲造磁器。如屏風燭臺。恭盤花瓶等。

項費錢甚多無堪用者御史鄧鍊請停止之○大旱  
上步行祈禱 詔免天下災傷糧一年

六月慈寧宮成○虹縣地中湧血○朶顏酋董狐狸  
自款塞下脫帽跪起甚悲言向來犯邊皆東西二虜  
同名姓者所為撫臣張佳胤讓譙之狐狸叩頭稱寃  
願按實前事使得奉撫賞

七月南院都御史辛自修糾劾巡江御史沈汝梁貪  
狀有 旨逮問○御史龔仲慶疏論李植云節婦美  
名也必垂老無玷而後可一有玷汚鄉人不齒矣鄒  
應龍疏斥嚴嵩豈不偉烈及播惡雲南至今人痛恨

萬曆注畧

卷八

十六

○大學士王錫爵上疏求去極言李植羊可立江東  
之怙寵驕狂以發張馮舊事為不世奇功謂天下除  
建言之臣別無人品借大峪山風水為名追論前尚  
書徐學謨主張未當語侵時行明以時行弱而凌之  
小臣制大臣之命一至此極臣驚不能匡正惟有去  
以自明 上慰留之○科道齊世臣孫愈賢等交章  
論植可立東之并及吳中行沈思孝言中行思孝人  
品未可望用賢數倍也郎中馬應圖為植等申理具  
言輔臣之專科道之誦有 旨仲慶應圖謫外植可  
立東之降三級

八月 太后御新宮○東虜長昂躡入喜峰口降罰  
正佐將吏有差○海瑞為南院都御史瑞初膺巡撫  
之命在途即上疏陳治安機要謂今日貪墨為奸毫  
不可縱 太祖初剝皮囊草定枉法贓八十貫絞律  
是以上士多廉介之節政刑非德禮外事欲使百姓安  
樂其於守令務極選清介者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  
道先撫按而致望於閣部大臣及歸本於君身疏甫  
上而命下即改南吏侍郎再改右都御史決歲三遷  
皆特簡也南臺為養望地右都雖長稱獨坐然於諸  
御史無所短長瑞以為南臺猶北也欲正百官必先

萬曆注畧

卷八

十七

自御史約約束諸御史甚嚴峻御史無幾人到臺一  
御史為戲宴者瑞坐堂上謂曰爾聞 高皇帝有杖  
御史法乎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其五城兵馬若  
有司於民事尤所關切每下一令都人塗傳巷誦自  
大僚至丞郎無不凜凜雨花牛首官舫遊屐頓絕瑞  
在南院僅一年有提學御史房寰劾瑞欺世盜名疏  
寢不下其年新進士顧允成諸壽賢彭遵古言海瑞  
為當代偉人萬世瞻仰寰為提學御史納賄狼藉談  
者欲吐聞瑞之風宜愧死無地乃強面反噬之天下  
為寰易為瑞難寰享貪利而笑瑞為迂拙世之所大

瘠也。後寰事敗，削籍瑞於丁亥年卒。官僉都督。用汲入視，葛惟敏、羅有寒士所不堪者。士大夫餘金為殮，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盈岸，無隙地。雨泣動天，百里不絕。

九月京師地震，以尚寶少卿徐貞明為墾田使，戶科蕭彥極言不可行以阻之。○諭兵部取內用銀十萬兩。○朶顏酋長昂遣其母妻詣撫院告款。

閏九月 駕幸大峪山閱壽宮

十月刑科臣王繼曾奏邊臣敘蔭太濫

董其昌云閱視敘蔭自欵賞之後日濫一日上下

萬曆注畧

卷八

十八

相蒙功寔貿亂邊事大壞端在於此一變陋規復萬曆三年已行之例深有望於謀國者

諭禮部河南產有麒麟着撫按奏進御史王學曾諫阻謫外○御史李棟奏為功臣被逐外議不平事特疏理故尚書潘季馴之寃初季馴與居正同朝頗以勤勞者績河上以居正故被論奪官棟獨理其功說者謂如耿育之訟陳湯理直氣壯不為時論所沮有真御史之風

十一月張四維卒於家○御史牟志登劾奏鄭洛向年始附王篆以及笄之幼女嫁與衰暮之蔣選司以

求總督棄女廣西萬里之外

十二月貴州羅雄蠻亂撫臣舒應龍調土官隆有義兵破平之

丙十四年正月皇第三子生進其母鄭為貴妃刑主事孫如法奏恭妃誕育元子五年未聞進封鄭一生子即封貴妃何以釋天下之疑請並進二妃則羣疑定上怒降如法邊職○六科查叅考成本進覽

上命從重處分閣臣申時行曰考成之法係輔臣居正之請也如催徵錢糧一節重處撫按則撫按惟叅論有司有司惟敲朴百姓百姓不安盜賊蠶起臣之

萬曆注畧

卷八

十九

所大懼也又如捕獲賊犯一節重責撫按司道州縣官惟將平民拷逼承認又臣所大慮也又如提問官員一節恐有銀鍊文致之弊亦非治體之所宜也春祭遣官代禮科王三餘曰王者敬畏莫過於天乃者雷震郊壇宜親郊以答天戒不聽○以皇三子生傳陞供奉錦衣官百員兵科顧九思諫阻不允

書楊巍議科道交章所薦遺賢內顏鯨管志道大計被黜破格以待各照前任職銜致仕○科臣姜應麟沈璟請册立皇太子上怒降處差科



彼疑朕廢長立幼先揣摩上意耳我朝立儲自有成憲朕豈敢私已意以壞公論置朕於不善之地故以是處之○把都剌化花大復聚土蠻犯邊撫臣顧養謙徵召將士黑雲龍等大集鎮邊堡出塞二百里李成梁親自力戰自辰至未不倦虜不能支皆騰山鑽林而逸成梁逐北斬首九百二級得名酋虎兒把秃等二十四人將士被傷者李寧等一百七十八人三月京師塵霾蔽空上戒諭群臣○賜進士唐文獻等○禮臣沈鯉言國初兩稅皆用本色里甲均徭從民之便自里甲改為會銀均徭改為條編漕糧漸

萬曆通考

卷八

二十

議折色則銀貴穀賤而民有征輸之困矣任土作貢非苦費也費常在於額之外今日加一賦曰某項明日又加曰某項因事而益者事已而其賦不休隨時而增者時過而其額如故有司之科取贖緩最為民害近括之以輸於京師有司所以應上官之費者益增其贖是昔之贖一而今之贖二也○封鄭氏為貴妃許氏為德妃部署爭言貴妃恭妃事疏留中庶子趙用賢上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非有異術也不索民以非分故惟正之供常足也今天下財賦蘇杭松常嘉湖六府居其半一日田賦之數會典

所載蘇州一府洪武初土田九萬八千五百六頃弘治間增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頃萬曆六年冊報比弘治減六萬二千二百九十四頃查戶部見派蘇州秋糧二百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石比弘治僅增五百七十一石五斗及據府冊該平米二百四十七萬八千一百七十一石比部所派多四十萬九千二百七十六石皇上固不知百姓有額外之輸之多如此一日混派之弊國初民田止於五升官田係抄没人田以租為糧故有重至七八斗者宣德初周忱定賦例加民田耗米一斗有奇以融官田之虧欠於是

蘇州一府

卷八

二十一

蘇州一府增糧一百萬石每正糧一石加收五斗除撥運外有餘則入濟農倉以備賑濟謂之餘米自一石五斗之外絕無科率之擾故甚便之其後戶部以餘米盡括歸官而徵輸雜出矣嗣後復有均徭矣復有里甲矣又如折絲馬草舊征之六地者亦入於秋糧矣又如驛傳馬役水夫戶口鹽鈔皆征之均徭者又混於秋糧矣又有貼役料解兵餉復計糧而派矣自餘米歸官而額外之征不啻三倍矣臣愚以為宜遵祖宗夏稅秋糧馬草正額征派不得立平米餘米名色以滋那移之弊自正額之外襍派征輸或照

地或計丁明著定數使與正賦不混庶無橫征之苦  
一曰征稅之則周忱定額官田民田之名自在也嘉  
靖中嘉興知府趙瀛建均田之策蘇州知府履  
畝清量始定不等科則最重有至三斗七升六合者  
當時耗米之出本以補官田之通欠今槩一府皆官  
田矣何得復有耗米哉惟有平米耗米二端支吾影  
射故每年會計增減轉移又有新張沙田及蕩田等  
報官起科有重一斗五升者查以并江地荒之數府  
冊並無細數開報戶部亦無籍載可考邑中猾胥主  
其籍奈何委良民之膏血而充奸徒之侵蝕也一曰  
偏重之派各省田稅每畝三升江西浙東以斗浙西  
江南以數斗是各省糧一石當田三十三畝江南糧  
一石當田三畝以三畝之額而三十畝之派不重益  
加其重乎一曰白糧之運光祿內庫各項白糧二十  
萬十七石每石加白耗米三斗加二春辦夫船車脚  
之費通正米為四石始當白糧一石則此二十餘萬  
實為八十餘萬矣而又各關之船稅臨清廠之帶磚  
河西務之剝淺通州之搬運後門之鋪墊日甚一日  
一曰兵餉之實嘉靖中倭夷內訌始募水陸兵列守  
每石平米加銀二分至今三十餘年歲歲加徵是歲

萬曆注舉

卷八

三十一

廣初寇也

四月盜竊文淵閣印久緝無獲命改鑄以賜輔臣  
五月諭戶部買辦金寶進內  
六月畿內大饑○御史柯樞徐奏救荒請便宜詔撫  
臣賈三近行之○河南山陝大旱江西南北大水  
秋七月舒城出蛟一百五十六處百里成河  
八月御史任養心奏建常德府龍陽縣典史青致盛  
祠賜名惠烈蓋青于洪武年為民請減賦自縊于登  
閣樓下者高皇特為之減原額二萬四千云  
九月十四日卯時 聖駕自鞏華城騎白馬帶銀盃  
午時到感恩殿百官朝畢賜賜臣席  
十月大學士王家屏憂去○南太常卿沈子木疏言  
建文皇帝御宇四年不得一盞羹飯下同齊民于餓  
不忍且 文皇帝嘗命以天子禮葬矣近奉明詔褒  
表死事諸臣皆祀而建文獨不祀于德意未稱意宜  
詔禮官定議或附食懿文太子之側  
十一月尚寶卿余懋學疏陳十意謂執政者得必若  
功失則稱挽回之難日誣上之靈受官公冢而陰以  
為市日招權之靈已不受言而苛求于上日諱疾之  
靈窺矚為常而弁髦公論日承望之靈敢于拂天子

萬曆注舉

卷八

三十一

而難于作要人曰雷同之蠹逆詎言者而銷其氣曰  
阻塞之蠹倒置是非曰欺罔之蠹忿爭黨比曰爭勝  
之蠹媚悅近習曰諛佞之蠹自負時流急于表異無  
疾而呻吟曰垂戾之蠹

丁十五年正月庚寅朔○癸丑訛傳午朝百官踉蹌  
趨朝 詔責禮部鴻臚寺官各罰俸二月○昭雪故  
都御史王仔朱統子蔡奎○召何起鳴工尚書

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大同撫臣胡來貢請改  
祀北岳于渾源州禮部覆奏再貢恒水出曲陽恒山  
歷來祀曲陽有據詔仍舊○以蘇松孝子王敬臣為

高唐津舉

卷八

十五

博士○常熟布衣許士廉上書闕下請召募開墾畿  
輔荒田大畧謂國家所重於江南千里挽輸以稻米  
耳今見貴戚內官庄田往往有學種江南稻米以為  
奇舉則燕地未嘗不宜稻也種稻必以水畿輔諸川  
每於春夏之交泛溢陸原者未嘗不足於水也燥壤  
之穉穉濕土之萑葦未嘗不沃衍也依然牛可耕糞  
穢可積未嘗不足於種墾也聽豪貴已成之業而取  
其荒者募民自名田此有利無害之道也竊見白糧  
至京自丁字沽抵京倉歲費車脚銀若干萬兩而東  
使門外河流故存若以堰關之制濟而通之淺濬之

運歲可省車脚銀若干萬兩以車牛之費給民耕具  
歲可墾田萬畝三年免給更可廣而墾之行之十年  
未見其田疇之不遍野者且募富民之能墾者益之  
乘國家無事之時律以軍級升遷之法使墾多者居  
官而長子孫則豈不人人競勸樂於趨事哉唐張全  
義之尹河南也喪亂之後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招民  
墾闢遠近趨之如市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天下事  
在人為耳國家處物力全盛之時而使輦轂之下鞠  
為茂草歲歲仰給千里外竊以為富國家者失之無  
策也

高唐津舉

卷八

十五

三月左都御史辛自修尚書何起鳴先後去任初御  
史張鳴崗劾奏起鳴前在諫署憑藉趙貞吉既參東  
藩則仇張居正所不喜之徐元泰趙世卿起鳴奏辨  
謂指出辛自修為高拱修恨自修亦奏辨求去道臣  
高惟崧等奏起鳴科臣陳與郊吳之佳等奏自修詔  
準自修去維崧鳴崗各降級吏科張養蒙申救亦罰  
俸時謂自修錄 上特簡時行以進不錄已伎之故  
與起鳴並罷○進士吳中立以累薦起送至懇乞終  
隱許之○刑部主事王德新言以起鳴故罰及十三  
道御史而輔臣不聞論救此必有私庇起鳴者詔下

德新錦衣獄究主使人尋黜為民吏刑尚書楊勳舒化各疏認罪。

四月以朝儀不整嚴責禮部官尚書沈鯉認罪仍令鴻臚寺查不到者各罰俸○梟斬回夷馬毛等狗之初陝西延慶間有夷人編入版籍名曰回夷丙戌歲饑荒回夷五六百人據高山為壘流劫州縣里暴子弟附之都御史李汶督兵行勦夷走耀州與荒民合衆將高節逐賊殊死戰賊走韓城通判杜存大破之諸軍逼之於同官斬獲三十餘汝復會三邊督邵光先并勦上詔勿得姑息其願為編氓者立保甲法

萬曆注畧

卷八

二十六

嚴勸懲之○番馬縣布衣盧廷蛟伏闕上書部覆廷蛟既多出位之語似有干進之嫌將原疏立案不行本人勒回原籍○吏部員外郎顧憲成爭自修起鳴為君子小人與參料之為公私歸咎於輔臣有旨調外

五月存問尚書陸樹聲○浙直大水蘇州地震○太僕卿羅應鶴奏言舊有種馬十二萬有備用馬二萬寺帑所蓄非銀也馬也近年輕視國馬動稱移借遼東初年萬金今乃十一萬延綏又請矣昔以戰鬪為事不聞入請金買馬今何反請于無事之秋也

六月山東平陽縣有星晝隕○刑尚書舒化被拾弗平欲辦化曰寧吾一人受枉毋使國法自此格不行即解職去

七月蘇松大水○四川邊臣徐元泰奏將佐邊之拒等俘斬建昌叛酋二千八十六級

八月諭戶部取進內用銀十萬兩○海陽王庶子唯潮條奏時政二十事句語難讀上特虛懷納之下部議○上視朝畢召輔臣於暖閣面諭各處災傷重大有司貪財害民雖有蠲賑虛應故事民間冤抑事情莫為伸理其以懲貪理冤安民為急○順義王

萬曆注畧

卷八

二十七

扯力克送輔臣本兵馬各一匹上命受之九月丁亥朔日食雲陰不見○吳縣鄉官凌雲翼厥死生員問革閒住○伯言把都集衆入塞攻鎮夷堡我軍禦之三晝夜不解甲虜大敗去伯言把都勸日阿父怨終不可報矣○套虜卜兔助火落赤寇邊其母太虎罕追止之不從越黑山而西我兵逐之斬首九十級復擁衆從永昌闖入總兵張臣惡其反覆率衆力戰射之幾死坐獲卜首愛女斬首八十餘級卜首乃逃雪山同宰僧匿跡西海托宰僧乞恩其母大罕虎亦如之明年虜王請携卜首還巢

十月耶陽兵變。先是李材為耶陽巡撫。大開講學。學徒至耶陽者。率遊武當山。役營兵以為輿擔。營兵皆怨。副使丁惟寧議減兩月兵糧。以供講學之費。材又改叅將署為書院。擇以是月朔興工。營兵梅林王所鼓衆謀亂。毀學牌位。材閉門不出。海州人王鳴鶴以新選守備至。謁叅將。亂兵或坐或臥。鳴鶴具廷叅禮。甚肅。叅將止之。鳴鶴正色曰。上下禮自一定。衆悚然。起立。鳴鶴因諭之。教以擁叅將詣督府謝罪。鳴鶴亦隨謁李。勸啓門納亂兵聽所請。李材領之。兵所請十二事。材俱唯唯。鳴鶴止材勿一槩曲徇。材不從。鳴鶴

高層注畧

卷八

壬八

請委令矢。統兵士城外備操。以待閱賞部伍。既分。鳴鶴伏劍逐部。曉諭以反亂之難。一城之甲。難與天下抗。人各有父母妻子。宜自為計。衆皆感泣。已而材下所允十二事於丁。副使議丁惡鳴鶴之有定亂名也。厲詞責叅將米萬春言。軍士所請之非分。不許。兵士爭入求辨。門者訶之。遂大詬譟。丁走匿破竈中。鳴鶴聞之。單騎往喝曰。汝真反耶。誰為首者。當前決死。衆復退。鳴鶴匿丁於叅將室中。夜亂兵圍叅將第。聲言必欲殺丁。鳴鶴請叅將家丁三十人。擁空輿出城。言送丁副使下船歸襄陽。鳴鶴身自前導。賊不敢逼。

翌日請李材終闕。搽之事。賞燕未罷。鳴鶴以他事。梅林王所等十人入城。縛之以殉。亂衆帖息。○南直都御史海瑞卒。謚忠介。瑞瓊山人。以舉人筮仕。淳安縣。鄂懋卿理鹽政。不敢從。縣過。巡撫應天。墨吏悉屏在留都。人以過剛病之。屢乞休。不允。遂卒于官。○左都御史吳時來。懇留老臣以固元氣。上是之。楊巍傳希華侍郎陳瓚。南禮尚書姜寶。各不准自陳。十一月。選駙馬王昺尚延慶長公主。○王台孽子康古陸。妻其父妾温姐。分海西業。與兄子反商鼎立。因誘叛夷阿台卜花攻反商。姦收反商妻。開原兵備王

高層注畧

卷八

壬九

緘檄叅將李宗。召勒兵執温姐。如康古陸。已而釋温姐。以誘其子猛骨。猛骨竟攻反商。焚其巢。并劫温姐去。巡撫顧養謙劾緘玩寇。釀亂。上遣緹騎逮問。科臣彭國光為王緘不平。以失事推諉。叅論養謙。上欲置於理。閣臣持不可。已而緘稱先年開原地方。貪功生事。上怒。命逮兵備任天祥質對。閣臣申時行曰。緘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追咎行勦之非。不可也。用兵之際。遇有夷虜。豈能審問。而後誅殺。以血戰之功為妄。則邊將噤心解體。而不敢言勦矣。○下大興知縣王偕于刑部審讞。上命二尉聽記。主事孫承榮

謂其偽未可知却之。上怒奪司官俸。

戊十六年正月己酉朔大雷雨。京師大人。

二月。上御經筵。畢。諭閣臣唐太宗非令主。命停止。

貞觀政要。講禮記。閣臣請進講通鑑纂要。及大學衍

義。○江西盜三千人聚景德鎮。撫臣議討之。僉事顧

雲程曰。討三千人。必以萬人往。勞費甚鉅。其魁為藍

芳威。嘗識之于武場。乃屬人招之。芳威匿山中。不出。

適有劉汝國之亂。雲程使之將兵備寇。且諭之曰。吾

能生汝。不欺汝。而更何待乎。芳威遂單騎詣軍。後卒

為名將。

萬曆注畧

卷八

三月。閣臣進。高皇帝御札勅諭。請其凡。卷八

道。上命并取累朝實訓實錄以進。○輔臣申時行

進思政養心省心樂志四箴。○司業王祖嫡請復建

文位號。改正。景皇帝實錄。下閣臣議。時行奏建文

復號。未敢輕議。遂寢。○黃梅賊劉汝國作亂。汝國故

蕪陽門子。隨大盜梅堂。白晝搶掠。蕪州守徐希明選

居民能幹曰潘案者。設計禽堂。父子汝國大掠宿松

諸民家。州官陳策戰死。

四月。江浙大饑。○御史任養心劾奏李成梁一門。成

梁鎮遼。如松鎮宣府。如栢鎮密雲。成材駐黃花。廝養

李平胡李興李寧為列鎮。奈遊。環神京左右。恐有尾

大之患。○嚴毅雲南冒功之官。先是雲南巡按蘇贊

核迄西事。上言破緬之役。皆蠻莫思順。諸首功兵備

李材以早曩。頂請援。使裨將杜斌等七人提兵一千

從金沙江行。未至。中道聞夷兵罷。乃鑿貫屯五章。會

有夷商三十餘艘。過乃殺百人。而以夷地病故男婦

及兵士病故者。悉割首抵級。并原捕生口喇瓦散等

七人。上功莫府。妄稱萬級。必如軍書所上。請問密情

去騰衝二千七百里。擺古一千八百里。何往來不及

一月乎。七月望日。材以生辰在司受賀。而屯兵境外

萬曆注畧

卷八

三十一

者何人。遮魯密緒。或近猛密。或近蠻哈。相去遠甚。何

謂八城連破。並在一時。首功既三千有餘。何勘驗不

及一千。而云為思化所焚。獲夷民至一千二百。何不

安插。而云各夷不欲出獻。拓地至二千里。何猛密尚

為緬據。且阿坡二十八寨。以不送例錢。誣之為反。二

千人戮之。無遺。撫臣劉世曾亦疑之。書奏。詔逮材

等。輔臣時行疏救。言處分太重。則土司有輕邊臣之

心。上不聽。而世曾亦自効不能簡發。及科部嚴實

命降世曾為庶人。材與游擊劉天俸俱以詐冒坐棄

罪。時行再三論救。不允。

五月四川撫臣徐元泰奏邊將李應祥伴斬印  
夷賦乃等一千八百六十三級立屏山縣於馬湖○  
存問八十尚書陸樹聲九十尚書郭宗臯

六月江南旱太湖水涸浙江大饑人相食○予故祭  
酒蔡清謚文恪從詹仰庇請也○江南巡撫余立誤  
信訛言奏稱太湖劇盜作亂官兵既集盜化烏有搜  
緝數人結案復奏盜平

閩六月貴州土官安國享自稱所獻大木為撫院委  
商何貴恃強凌奪先進 上怒撫臣欲逮之閣臣申  
時行奏曰土官乃敢參撫臣是輕朝廷也可行其言

萬曆注舉 卷八 三十一

以驕其志乎乃止○江西巡撫陳有年革任有年先  
任選郎獨宿朝房一切權要罔敢私干及巡撫苞直  
不入都門閣臣患之御史方萬山希意劾其過糴遂  
閑住

七月尚書沈鯉請册立元子不允

八月潞王之國論戶部進內用銀二十萬兩○禮部  
郎高桂參論順天主試黃洪憲舉子鄭國望稿止五  
篇首名王衡係閣臣錫爵子素號多才疑信相半李  
鴻係時行婿內有關節因字

九月天鼓鳴○禮尚書沈鯉朱賡罷○庚申 上幸

大峪山闕壽宮 皇后貴妃從乙丑回鑾甲子 上  
幸石景山臨觀渾河召輔臣申時行前至橋次示以  
水勢洶涌因言黃河每有衝決經理須在得人時行  
退而上疏言得人之論治河要務一言蔽之矣

十月閣臣題授庶吉士八人為翰林官十人為科道  
十一月御史馬象乾劾東廠張鯨兇惡并指輔臣王  
錫爵阿從失職 上怒下鎮撫司問錫爵疏收不允  
給事李沂復劾張鯨之惡百倍馮保 上怒發沂鎮  
撫司問廷杖六十為民

十二月己卯朔諭元翰可代論次輔錫爵亡女勿過

萬曆注舉 卷八 三十一

悲恐失治生之道時行奏謝○閣臣王家屏服闋召  
用○征虜將軍李成梁從威遠出塞卜寨棄其泉遂  
入那林壁成梁擊之城破二酋窮促乞哀開原兵備  
成遂并釋康古陸以存反商進卜寨那林諭之諸酋  
並服亡何康古陸溫姐相繼死遂令北關之卜寨那

林南關之猛骨反商互相結釋憾並請貢反商遂與  
建州奴兒哈赤婚

己十七年正月己酉朔日食○閣臣王錫爵為其子  
衡自辨請罷歸田里 上慰留之○甘肅兵變罷總  
兵劉承嗣

二月下刑部主事饒仲於獄時王衡已經覆試有旨許會試高桂哥俸矣仲以洪憲錫爵朋奸疏上上怒遂有是命大臣合疏救之御史喬璧星言輔臣屢辦傷激非大臣之體上亦責之○科道林祖述楊文煥等共劾仲為出位桂為誣害下鎮撫司訊仲革職桂調邊方○劉汝國自稱順天安民王橫行斬黃間白晝張蓋入縣治開倉廩取富民粟散給饑民官兵逐之往往敗殲汝國據柴家山移文州縣撫臣周繼以聞調吳楚兵大集吳淞把總王夢勳將三百人最後至深入為賊所敗幾殲賊置之而去其屬某萬曆注畧

卷八

主明

臣誓眾復前遂大敗之奪其若汝國變服遁金堂生得之○禮部主事于孔兼言李鴻屠大壯卷臣實磨勒出疵批送禮科不意郎中高桂言之今桂摘而臣以默見容何顏列署哉有旨免究三月賜進士焦竑等上不御殿傳臚如常儀是科陶望齡與前科鄧以讚馮慶禎三會元號稱理學以絕居官無幾強半山林論清望者咸歸之○閣臣許國為會試考官士子仲式後集聚門下謁見國大言曰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即我門役一切拒之從吾言者為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密切

謂人品高下聞者謂為平平當時進士安然於主無一錢之費○丙寅潞王之國面辭上降座臨陛目送撫然羣臣感動○騰衝姚安兵亂先是騰衝號稱樂土自岳罕亂始議募兵皆楚蜀亡命也設騰姚二營劉綬鄧子龍分將之二將不相能二營兵相角已而子龍兼將之工作虐使騰兵暨用師隴川姚兵俠主將以凌騰有訛言罷子龍者騰兵歡譟欲結隊自歸而姚兵為子龍所驕因索餉洶洶遂大呼殺掠永昌城門晝閉○贈王崇古太保謚襄毅○巡撫副都滕伯輪卒伯輪陝隴人三品未滿考以海上功萬曆注畧

卷八

主明

特予全葬四月大旱荒江南北浙江江西湖廣俱旱鄱陽震澤半成平陸三吳斗米二錢僵屍百里○廣東賊李茂既就招撫為盜如故有司捕治之叅將陳居仁繼去賊遂揚帆入海襲破清瀾城○翁源人王子龍作亂討降之○王錫爵疏請視朝建儲疏曰今年二月以來皇上僅一出朝送潞王再出幸太廟時享其餘常朝日期盡行傳免臣等猶幸每日散本竊聞青旨外廷百司竊想清光於九天萬里之遠耳目不接誰能無疑莫若勤御朝講日親外臣人人得承休問



天下幸甚。皇長子倫序有定。皇上三年。明旨已宣付史館。去年未行。今年未行。拱默遷延。日復一日。不早塞道路。揣摩之口。臣之所以日夜拊膺流涕者也。○都督鄭承憲卒。特命其子國泰襲都指揮使。○虜王及夫人移書鄭。言向守先王之約。今讐邦瓦剌犯我疆界。欲往討之。已與各部期會于多羅土蠻。先有永舍布矮生事于西寧。襖兒都司作難于甘肅。今我星馳定之。并送佛骨。乞從裏邊行。并照舊給賜撫賞。繼諭之曰。既假道。必疾行。毋生事。撫賞不多。毋厭薄也。

萬曆注畧

卷八

三

五月黃河堤潰於徐泗。○莆田山寇柯守岳自稱遊天王。署其下為將軍。劫掠州縣。把總王子龍胡全討定之。○陸光祖南吏尚書。○子故總督胡宗憲祭墓。○浙江颶風大發。海水滂沸。漂沒數千家。六月雲南姚江兵亂。從大理過會城屯楊林。與官兵相持。土官祿華誥敗之。賊衝圍出。寧州武定臨安兵夾攻敗之。擒獲四百餘人。宥其餘黨。巡撫蕭彥奏聞。詔逮總兵鄧子龍。○科臣張養蒙奏稱。右都潘季馴三任河漕。熟諳水道起用之意。固責其新功。首宜久任從之。

萬曆注畧

卷八

三

七月左都御史吳時來言。士風偷薄。長官以優容為盛德。屬官以偃蹇為風裁。今王藩臣揭帖不投堂。安用南都察院哉。乞嚴諭南道。恪守堂規。將王藩臣罰治。○進士薛敷教劾奏吳時來等。大學士時行言。其輕肆。着省過三年。於教職內敘用。○原任州同知張壽朋考察被降。補推官。御史傅好禮請將吏司究處。○御史林道楠言。蘇松五府白糧。正耗之外。又有加耗。查萬曆九年規則。米一石不過耗五升。今至四斗五升。米百石不過費銀七八兩。今至二十餘兩。自彼處至京。率三石致一石。復遭此無窮需索。將何底止。

○刑侍郎何源卒。源廣昌人。尚書喬新後初任。與縣靖江王盤遊至浙。源令饑民哀謀求賑。王遁去。為職方郎。抑內豎。不得典京營。歷考功郎。晉甲戌。計以公稱。八月十五日萬壽聖節。上始御殿受賀。明日傳諭王閣老忠愛已見矣。昨升殿頭眩。坐不能久。家屏疏謝。

九月屬夷長昂入塞。李成梁亡沒軍士八百人。○吏科吏孟麟劾黃洪憲典試北場。弊正硃卷以行私。失去墨卷以滅迹。以孫坤浩文作程。而申巢王洪與謝。

來為都御史黨夔洪憲

十一月刑部郎吳正志劾奏科臣李春開資緣得據  
言路排詆趙南星姜士昌

十二月大理評事維于仁疏進酒色財氣四勿藥箴

○播州宣慰司楊應龍所部何恩宋世臣上變告應

龍反貴州巡撫葉夢熊請兵討之楊氏於唐末據有

播州歷宋元世官其地國初楊鑑內附改宣慰司應

龍於隆慶六年襲職從征喇麻先登多斬獲從征九

絲捕虜無算從征楊柳溝却敵先登先後賜金幣萬

曆十三年進大木助工 上特給大紅飛魚服應龍

每從征見官兵輒從土司借級遂驕蹇輕漢法

居僭擬嬖小妻田氏出其故妻張氏已復疑張外濫

封刃命取其首初惑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以而

覺其欺奪之權七姓因反噬應龍疑衆不附結關外

生苗為翼肆行劫掠夢熊受變告喜於有事主用兵

行勦朝議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四川不赴貴州○

建州夷奴兒哈赤以斬叛夷克五功進都督僉事初

哈祖父叫場塔失並從征阿台戰死李成梁繼裔哈

赤及長以祖父殉國予指揮與南關埭既與反商爭

張海因約婚罷兵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漸雄長

諸夷矣

庚十八年正月立春甲辰朔 上在毓德宮召閣臣

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四臣於西室 上以錫

于仁疏手授時行時行懇請寬宥 上目屬錫爵

意云何錫爵曰外人不以于仁為訕上而以爲納忠

若重罪之人不以 上治狂而以爲拒諫 上意頓

釋時行因進云臣等久不瞻天顏雖有芻蕘不能面

陳今日幸蒙宣召敢不傾吐近來 皇上嘗欲靜攝

臣等不敢煩勞起居但一月之間或二三次臨朝亦

足以慰羣情之瞻仰 上曰朕豈不欲出只是脚軟

行立不便時行等又云 東宮儀容甚大計

賜裁定 上曰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但長子

弱俟其壯使出時行曰長子年已九齡蒙養豫教正

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 上曰也要生來聰明時行

云資稟賦於天學問成於人未有不教而能成者

上曰朕已知之時行等出去宮門數十步 上復

內臣追止之云且少候已令宣長哥來一見良久

引入西室至御榻前皇長子在榻右 上手携之

皇三子傍立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既見賀曰 皇長

子龍姿鳳目岐嶷不凡 上悅時行云 皇上正位

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長子讀書已晚矣。

上手引 皇長子向明。行等。視良久。因奏

云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聖使之成器。上

曰朕已知之。○御史熊元。劾總督梅友松。歲費軍餉

數百萬。不能控制諸虜。罪同悞國。○科臣陳與郊。為

光祿少卿。王汝訓所劾。上言近歲以來。凡持橫議與

明旨抗。必欲橫議者勝。一人曰是欲滿朝盡是之一

人曰非欲滿朝盡非之。則行於今日。非鄉愿不可。如

此而日定人心不服也。臣常謂心無所為。不論平恕

之與刻深。皆為公論。心有所圖。不論浮誕之與摭拾

皆屬私言。汝訓雖証臣。臣不忍。汝訓之名。獨惜其

以迂愚受惑。不自知其輕詆耳。吳正志等四五人。謀

議偏在常鎮一方。又偏出一人。師友親故。此氣節耶。

君子耶。張九一有塞上墾田功績。非盜虛名於紙筆。

臣間舉之。辛自修在院考察。以私憾陷甘雨。以私賂

底向日紅。臣實鄙之。果誰諛誰誣乎。○吏尚書楊巍

亦言汝訓箝制言官。非體改調南京。○御史錢一本

劾奏江西巡按祝大舟。賍私狼藉。命逮治之。○陳與

郊。陞太常少卿。御史王明。劾之。并及楊巍。御史萬國

欽。亦論巍躡陞唐鶴徵。與郊為失所舉。外轉張一

元。張應芳。王麟趾。為失所錯。

三月評事。雒于仁告病。特旨着為民。○吏尚書楊巍

罷。以宋繼代之。○代州星隕如雷。○太常少卿謝杰

言。懿文太子歲以奉祀官主祭。祝以御名。其體太褻。

命易南京五府僉書官主之。

五月李世達為左都御史。○京師早霧。○給事中胡

汝寧請禁人捕田鷄。以推廣好生。人呼汝寧為蝦蟆

給事。

六月太白晝見。○虜入陝西。時吉能父子俱死。其孫

卜失兔。幼不能制其下。用事臣切盡黃台亦死。各首

萬曆津界 卷八

莫相統一。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為市。虜嘗抄掠諸營。

而火落赤者。切盡黃台吉弟。尤桀黠。據莽刺川。時掠

漢人畜。邊將就索。輒還之。時副將李奎方醉。軍士報

虜侵掠。奎單騎赴之。虜持鞞自白。奎拔刀砍之。虜大

謀射奎死。大帥劉承嗣擊之不勝。虜遂入犯洮河。副

將李聯芳戰敗沒。乃以尚書鄭洛為經畧使。切責順

義王。趣之東歸。而聲火番之罪。革其市賞。逐之遠去。

西邊以安。按卜失兔有二人。後襲

秋七月朔日食。○楊文舉為吏科都給事中。敘其行

賑功也。尋以賍敗。○廷臣屢疏請冊立豫教。上怒

其激聒以爲離間。錫爵疏曰：凡稱間者，貴而使疏之，親而使疎之。今上手擁元子，明示臣等長幼之序，臣等勸冊立以成所欲，貴請慈教以成所欲，親何名爲間也。

八月閣臣王錫爵上言：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自虜款二十年來，吏恬卒玩，一旦封豕生心，舉朝惴怖，止辨嗷嗷，追尤首事，此一反也。武官燬下求安，專籍款關之利，文吏隙中觀闕，爭談出塞之功，此二反也。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忼悵爲良謀，一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

萬曆注畧

卷八

四十一

逃責於已而嫁禍於人，此三反也。臣謬爲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一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暫寬文法，而後文武同心，人人效死。○侍讀學士黃鳳翔言：方今四夷鱗集闕下，陛下頻免朝講，馳溺宴安，臣竊耻之。天下十計用人，理財二端，建言諸臣獲譴獨重，士氣日摧，人心不奮，平居有靡爵祿，臨難有全軀保妻子耳。臣愚以爲直臣宜召用也。宋藝祖欲積縑帛二萬易胡人首，今戶部二十萬之歲進，積爲常供，都城內外寺宇，金碧燦煌，皆內帑所捐金也。遠方芻剝之供奉，歲時齋醮之類，仍與其捐

厚費于冥冥，孰若寬一分于民命也。○乙丑

時行於皇極門，示以趙可懷奏云：虜王過河，使時行對以虜欲搶番，聲言內犯。上曰：番人也是我之赤子，督撫官受朝廷委托，平日所幹何事，不預先防，範到虜過河，纔奏可見邊備廢弛。皇祖時都拿重處矣。上又曰：近時督撫把將官輕賤，牽制掣肘，但有功勞，督撫有陞有賞，都認自己之功，及至失事，卽推與將官。時行對曰：督撫只是調度，臨戰定用武官。上曰：古時杜預諸葛亮，皆能將兵立功。時行對以將材難前，日有御史薦二人，其一原是中材，其一又

萬曆注畧

卷八

四十二

老矣。上曰：趙克國亦是老將，卿爲朕股肱，用心分理，廢弛不止。陝西時行對以款貢二十年，保全生靈，河止百萬。上曰：款貢亦未可恃，若專事媚虜，使虜心驕意大，豈有厭足之時。時行頓首出。○復命鄭維經畧陝西，維以戎政被參求去。時行薦用之。九戶詔停刑。○易州人周言，張世才上言：阜平房山各產礦砂，奸民竊取爭鬪，請立官開採。○御史萬國欽劾奏：自輔時行，奸貪誤國，巧宦之縉紳，與庸鷲之介冑，以邊方爲捷徑，日浚其甲士之衣糧，以媚時行。歲以十數萬，無事則爲之援引，失事則代之蔽護。臣

所知者某某送銀三千某某五千某某萬兩轉總兵  
擢錦衣某某送銀五千 與之輕罪邊臣邊將多出  
入其家人宋九之門欺誤國家不淺矣虜再入塞破  
軍殺將督撫疏閣臣指授方畧不知是何方畧也時  
行對陛下稱堅壁清野為萬全策而劉承嗣之覆沒  
是衝壁而入也臨筆搶掠一空是殺人盈野也堅清  
之言何以自解矣

十月閣部大臣公疏請建 東宮閣臣申時行密進  
揭帖於 上前日中書官抄送揭帖猶列臣名於首  
不勝踴躍臣自抱病以來不復與聞政事近日票擬  
萬曆注畧

茫無所知每見多司但有言及輒諭止之臣在閣時  
同官未嘗言及亦以為未可殿中書舍黃正賓摘揭  
中之言上疏劾時行奸詐可據 上震怒廷杖正賓  
一百為民○國子司業劉應秋言時行外逃嚴高貪  
橫之名而頑夫債帥出其門下陽避居正佑權之迹  
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 上傳諭百官云册立事  
如明年春夏科道官不來瀆擾便於明年冬傳 旨  
册立如再瀆直待十五歲○禮科羅大紘奏內閣所  
下時行密揭辨明建儲公疏初不與知但云社稷之  
計裁自宸衷毋惑羣言已奉旨俞慰科吏白時行欲

視御批遣人取回原揭臣誤許之踰日稽留臣造門  
索之遂拒弗與夫青瑣森嚴而使綸音洩漏臣罪何  
辭但時行道其辭以賣友秘其語以誣君陽附請直  
之議而陰緩其事以內交 高廟神靈必陰殛之有  
旨着大紘降邊方○禮科胡汝寧言公疏始上許國  
竟首時行此國之失也閣帖不必送科送科未必無  
意帖既落科亟令索回不欲傳抄見成心矣此申時  
行之失也乞嚴諭二臣協和以全終始

十一月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致仕季馴勤於河  
其所經畧一議塞決以捷其河之水除河患者皆  
萬曆注畧

海口積沙竊謂海無可濟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  
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  
歸地中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至於下流或岐而  
分之徒知分流以殺其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  
益弱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於海乎下流既順上流  
之淤盤自通海不滯而關河不挑而深矣所謂回隄  
即以導河導河即以瀆海也一議築隄防以杜潰決  
之虞夾河束水窄狹尤甚是速之使決耳倣河南道  
隄之制相度地形最窪易以奪河者另築遙隄則諸  
隄悉固全河可恃矣○侍郎沈節甫疏言近日河患

在河身日高高在清口則淮水不得出為祖陵憂高  
在鎮口則開水不得出為運道憂必以治河身之高  
為上策其次開腰舖使黃讓淮以安祖陵開韓莊使  
洩開水以保運道為中策○居正當國時其奴有游  
七者頗攬權勢一詞林大僚贈以序言號為楚濱先  
生張籍沒後七亦論死至時行為政乃有宋九權勢  
過於七

詳長樂  
同時有王

五者文雅不如

其主人以清謹為名不大

恒赫也一日五謂人曰近有給舍過宋九適一邊帥

遣使先通給舍問此誰也九對此某邊大將在我相

萬曆注畧

卷八

甲木

公門下給舍云煩見通息於渠願與交權世有此等

諫官向我輩求薦與邊帥游大可笑也五之議過七

九遠矣

○兵科張棟言

經畧尚書鄭洛題稱總兵劉承嗣所報鎮兵十九營

計三萬七千九百而堪戰之數止於六千何陵夷至

此也閱事之臣三年一遣謂以八事殿最邊吏八事

修者與斬虜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機同罪乃二十年

來凡五六遣率以一疏了事覽其疏中何嘗不日將

良卒勇士飽馬騰乎虜至輒稱無兵無馬無餉則八

事修乎否乎所閱者安在乎

十二月庚寅 上諭時行曰 祖宗訓錄乃今之史  
鑑豈可不得而知其令寫成書以便觀覽庶知治國  
家之法○吏部題員外鄒元標調文選又陞孫如法  
南院照磨俱不下科臣楊文煥御史何選各疏請詔  
切責其市恩沽譽各降調元標着改南

萬曆注畧卷之八終

萬曆注畧

卷八

萬曆注畧卷之九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辛卯十九年正月論選宮女三百名○時當 廟亨

上以玉體不安遣官恭代○戶科陳尙象薦起清望諸臣鄧以讚許孚遠朱鴻謨楊時喬丁賓顏素蔡悉喬應春凌瑄衛承芳王紹先蕭汝芳允之

三月彗星見胃宿度尾長尺餘復見室壁宿度尾長二尺○閣臣王錫爵歸省○宋纁病求罷 纁商

丘人老成練達有古大臣風初石星代纁為戶部欲萬曆注畧

振剔奸蠹以清儲蓄一日與纁待漏同坐欣然語曰今日又一快事查出某省美金若干纁曰不然朝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主上知各處美盈或生侈心星默然一日有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可改折者纁曰太倉之穀寧可紅腐不可不足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言者亦阻 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諫條陳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有時全不動怒曰此不過欲沾名耳卷而封之于慎行嘗稱聖明寬度具知情狀有當事大臣所不及者宋纁獨愀然曰時事得失言

官須極論正要主上動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有傲省若一槩不理就如痿痺之疾全無痛痒無藥可醫矣同列皆服此後數年凡百奏請一切留中萬曆之政遂衰人咸思宋纁之言○兵科王德完劾奏太常卿郭東衰劣少卿唐鶴徵傾險有玷清秩下部覆看東致任鶴徵調南京○應天巡撫李涑奏蘇州知府石崑玉下巡按勘問崑玉清直循吏郡人誦之閏三月彗見○羅遜遊僧密藏等

夏四月吏尙書宋纁卒 陸光祖代五月 上論科道邇來風尙賄囑事尙趨附內之效萬曆注畧

外外之借內甚無公直好生欺蔽前者天垂星示群奸不道爾等職司言責何無一喙之忠以免辱曠之罪汝等於常時每每歸過於 上市恩取譽至於鬻貨欺君嗜利不軌汝等何獨無言豈不聞官中府中事皆一體汝等食何之祿受何之爵旁觀趨避無斥奸去佞之忠職任何在南禮部主事湯顯祖應詔上言臣子本心自有忠赤權利蒙之其心始黑 皇上威福之柄潛為申時行所移故言官向背之情公為時行所得耳人臣自非天性公直大段取富貴而已富貴者明主所以誘天下公直權奸所以誘天下

邪皆此具也。首發科場欺蔽者，非丁此呂乎。時行知將論其子也。教吏部尚書楊巍覆而去之。終言邊鎮欺蔽者，非萬國欽乎。時行不能隱其贓也。諷大學士許國擬而竄之。又有年例不時補外二法，以牽聳衆言官使其迴心斂氣，而時行得以滔然無臺諫之虞矣。卽如都給事楊文舉者，非奉詔經理荒政者乎。所過輒受官吏公私之金無計，迨至杭州，朝夕西湖，不記經畧荒政是何職名也。已而廣買薦舉，每薦可五十金。又暮夜爲鬻獄，得數千金。未幾復命，而吏部紀錄居然首諫垣矣。臣謂皇上可惜者四：爵祿者

萬曆注畧

卷九

五

皇上之雨露也。今爲私門蔓桃李，爵祿可惜也。群臣風靡，皆知受輔臣恩，不知受皇上恩。人材可惜也。輔臣不破法與人富貴，不見爲恩。法度可惜也。前十年居正剛，群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時行柔，群私人靡然壞之。皇上之大有爲可惜也。皇上別諭都御史李世達，謹守憲令，簡滌諸道御史，在內言事，在外宣風，一意遠賄觸邪，豈惟天變永消，臣且謂奏泰階之符也。

六月忠順夫人三娘子上書鄭雒以洮河失事謝愧  
○蘇松湖廣大水

七月吏尚書陸光祖乞致仕，不許。初光祖爲選郎，尚書嚴訥深所委重，嘗言吏部而樹棘扃門，何以詮次天下士及秉銓日，方嚴絕干請，曰：我不忍負嚴公孫，丕揚趙用賢沈思孝，皆昔議不合者，悉推擇起之。時行意漸忤，每日吾爲老禿翁所賣，光祖謝曰：某昔爲郎，文貞知我不敢稍貶，以徇文貞，始不堪，卒相信，今老矣，誓以文貞報相公，何望之深也。冀時行密薦趙張得允，光祖甚非之。錫爵曰：詞林鱗次有例，光祖正色曰：宰相非椽史，何可例進。繇是閣部幾成水火。○司業劉應秋主事蔡時鼎御史章守誠錢一本各疏

萬曆注畧

卷九

五

列時行罪狀，俱留中。福建僉事李瑄奏狀時行十罪，并劾錫爵，感時行援引之情，使皇上疑言官皆爲陰私，同惡相濟，疏下部科參看各衙門會題。李瑄實肆傾危，命革職。○山東主考預傳李周策楊鳳，至是禮部題請果屬二人，御史李唐劾奏，命罰禮部司官。八月太白經天。○除庶吉士八人於翰林，七人爲科道。○上允時行密揭，以趙志臯張位名下部，尚書陸光祖執奏曰：閣臣例當會推，兩臣之賢，卽不負所舉，然一聽密薦，恐開徇私之門。上曰：元輔至公，允從所請，後不爲例。○尚書石星改兵部楊俊民戶部



○初山東大旱蝗蝻為災。德平知縣崔士榮為民請於撫臣宋應昌。應昌未之信。縣民五千餘人載敗禾於蝗走。撫臣所呼冤。洶洶幾亂。應昌遂劾奏。士榮給事王德完言所劾未當。下都察院議。給事吳鴻功言。邇來下吏可以秩上官。訛言可以宣內地。上是之。士榮方舉卓異。部覆改調。○遼東巡按胡克儉參論總兵李成梁去冬入犯賊二萬。虛張曰二十萬。賊二十八日出境。先報二十三日出境。大將統兵束手。會昌無寸土一民。伏屍盈野。哭聲載道。問之咸云。往年副將曹蓋好戰。為其所忌。而陷以罪。今日誰敢一戰。

萬曆注畧

卷九

四

既不肯戰。保守城池足矣。今春全無虜犯。忽議出塞。黑夜襲殺二小營。得其旄倪二百餘顆。回兵有賊數騎。一呼李寧策馬先逃。及至鎮清市。夷回大肆殺虜。以致數千之兵。旋者不十之一二。始捏為克毛火等入犯聲息。並解功到。大學士申時行密勿不知邊陲。昨孫守謙之疏。姑以書阻。止票聽勘。臣謂邊方有事。地方官互相隱諱。誰與通一線之瓜哉。近日邊事。固壞於邊臣之欺蔽。亦壞於輔臣之調停。如徒知一將之罪當寬。不顧一方之生靈可惜。則見小遺大。輔臣不當如是矣。克儉又論左都御史李世達改節取媚。

世達自辨。副都御史陳有年參克儉負氣肆言。着降二級調外。

九月大學士許國乞致仕許之。○諭王家屏趨元輔時行入直。○王錫爵給假到家疏謝。○李長春尚書禮部。○甲戌申時行力請放歸。允之。初時行每聞論劾畧不介意。其子私語顧允成謂當於古大臣休休有容何如。允成曰古之所容者賢。今之所容者言也。

○尚書趙志臯侍郎張位各東閣大學士。○南關酋反。商嗜酒好殺。北關卜那二酋潛使人於途中刺殺之。反商子幼。總督侍郎郝杰令所遺部夷

萬曆注畧

卷九

五

並屬猛骨。自此與北關日構怨。而勢益孤。○順義王捲力克以助火落赤故罷市賞。兩年未與。忠順夫人三娘子捕叛酋史二致塞上。請復市賞。詔復二年。以三娘子兒不他失禮為都督。史二即捲力克兄安兒。圻也。仍寬假其罪。分列於龍門滴水崖。史酋亦款服。○戶科顏文選疏言。議兵者必曰招募。議食者必曰加徵。今州縣民壯非兵乎。民壯額有工食。非兵費乎。州縣不下百名。徒供迎送為道路之侈觀。或充快手為衙門之牙爪。以致應役者非積猾則遊民。冒領歲額之脂耳。減其名數。增其工食。選強壯者充之。春秋

更番以一班在縣訓練。一班赴軍門效勞。膂力過人。謀畧出眾者。援為將材。州縣皆精兵也。有司紙牘令其積穀。法非不善也。而應積之穀。多取足於罪外之。贓徒充貪腹耳。莫若令有罪者。定罪入穀。請按臣掛號印票登報。不以穀而以銀者。以贓論。不惟賢者可。以自見。即有不肖者。亦無繇自玷。積之三年。倉有餘粟。亦寬民之大端也。

十二月文選司郎中王教為科臣胡汝寧所劾。御史馮從吾極言汝寧小人。害公下吏部議。汝寧久于清議。降外教仍供職。

萬曆注畧

卷九

六

二十一年正月計外吏吏部特舉清吏二十一人。○廷緩總兵報擊虜斬獲功。○禮科李獻可疏請儲教宜預。上不喜。着降級調外。吏科鍾羽正舒弘緒繼谷降罰。戶科孟養浩申救。廷杖一百為民。兵科張等六人合疏。刑科陳尚象御史鄒德泳賈名儒郎中董嗣成各疏上。并獻可俱着為民。二月寧夏孽承恩作亂。承恩故胡人。父拜嘉靖中來。奔驍勇立功。歷都指揮使。萬曆己丑。積功自參將加副總兵。到任承恩襲職。黨馨為巡撫不能輯軍。承恩與土文秀等皆怨。至是月鎮戍請冬衣月糧弗給。承

恩遂激眾亂。推軍士劉東陽為長。晨入帥府白事。總帥張惟忠驚悸不能語。眾露刃執副使石繼芳。馨匿水竇。獲殺之。惟忠縊。東陽自稱總兵。承恩許朝為副。文秀字雲參將。挾慶王代請。分兵掠城堡。惟平虜參將蕭如董堅守。副總兵李駒馳入靈州守之。總督魏學曾移師小鹽池。賊李雲招虜騎攻城堡。如薰射殺之。本兵石星以總兵牛應亨老起麻貴為副。與李駒等營於鎮城之東西。賊屢出搏戰。遊擊俞尚德被殺。賊耳言求款時已推朱正色為巡撫。而其肅巡撫葉夢熊亦請討賊。遂與總兵張傑並集城下。賊再召虜

萬曆注畧

卷九

七

圍靈州。牛秉忠中流矢。幾死。張傑入城諭降。被囚頓兵數月。迄無成功。詔賜總督魏學曾劍。三月賜進士翁正春等。○王家屏致仕。○吏部推補清官饒伸。萬國欽不許。選司官盡黜為民。陸光祖失上意。適會推閣臣首先祖。上口可見請推之意矣。光祖遂罷。○追奪吳時來謚。補御史楊爵謚忠介。夏四月起李成梁征寧夏。不至以其子如松代御史梅國禎監軍。○張位行取到京。○虜王縛獻叛夷賞王及滿官正北妓大成。比妓不他。失里銀有差。五月孫繼尚書吏部。○甲子涼州星隕。○督如松進

軍寧夏○遵化兵亂○議出師援朝鮮朝鮮雖為中朝屬國故亦臣附日本日本酋平秀吉起自人奴累以雄傑善兵致位關白將謀篡國命行長平秀嘉清正某等率舟師直逼釜山陷度尙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人望風奔潰王李崧棄王京走平壤復走義州願內屬乞援日本清正出平壤西獲朝鮮王二子駐兵咸鏡督撫以聞本兵石星議遣人探之用嘉典人沈惟敬奉帖論朝鮮王別令副將祖承訓史儒將兵渡鴨綠抵平壤援之○倭酋平秀吉廢山城君自號大閣王改天正二十年為文祿元年

萬曆注畧

卷九

八

六月午乘忠李駒等圍寧夏李如松兵亦至以布袋盛土填集登城賊力拒不能入內有百戶姚欽等約內應不克賊大倭同事人許朝開門欲逸不果賊始困  
七月大常少卿王汝訓請親廟享不答○諭戶部雲南貢金加增一倍歲共五千兩尙書楊俊民執稱貢金原非舊制不可增多准四千兩○葉夢熊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決水浸城虜卜失兎遣酋犯花馬池麻貴董一元擊敗之虜遂引去○祖承訓兵至平壤為倭兵所殲史儒歿之○石星募能入倭關說者沈

惟敬請往宣諭遂抵平壤行長今牙將以肩輿迎之執禮甚卑稱秀吉曰大閣願入朝與朝鮮並為外藩惟敬歸報石星以聞加惟敬游擊往諭倭撤兵歸島以侍郎宋應昌為經畧郎官劉黃裳袁黃為贊畫八月 上念寧夏師久無功罷總督魏學曾以葉夢熊代梅國禎備言寧夏軍情怠緩攻城軍士反喚賊徙城上燒梯在城內應者逃至營中催兵上城莫之肯應有逃出者任賊人捉回莫為救援營將被執上城者營中不知至賊報方覺有旨着夢熊節制行事得斬不用命者

萬曆注畧

卷九

九

九月大學士志臯言所處地位有五難主事諸壽賢論志臯無識無才無量無局兵科許弘綱引蘇軾與司馬光爭役法事以為大臣能受善好賢故量大識宏而感人至矣○參將楊文提浙兵至寧夏苗兵莊浪兵亦至水浸北關城崩承恩許朝趨北關拒戰李如松肅如薰遂破南關承恩乃舍張傑下城請貸歿夢熊許其殺劉許自贖承恩遂殺劉許及文秀城乃下承恩謁梅御史楊文執之李拜闔室自焚十月大學士張位上陳國是禮尙書李長春申請冊立不報長春尋罷

十一月大賞寧夏功臣葉夢熊朱正色梅國禎各蔭世官武臣李如松功第一加官保蕭如薰次之麻貴劉承嗣李如梓楊文牛秉忠各加級有差魏學曾致仕是役也人謂葉李實傾魏而攘其功云

十二月以李如松為東征提督時趙志臯當國張位新叅志臯虛已馮之位引楊一清崔鑾故事欲經畧東陞志臯固留之石星乃推宋應昌位頗不悅及宋請薊遼兵將星希位意用如松應昌已遣惟敬入平壤歸如松至軍大會文武將吏叱惟敬儉邪當斬叅軍李應試請間曰籍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

萬曆注畧

卷九

十一

應昌如松以為然遂誓師東渡○逮楊應龍詣重慶府對簿法當斬應龍請征倭自效乃舍之

已二十一年正月王錫爵還朝入閣視事○增雲南採金每年例進五千兩初嘉靖十三年定例歲貢金二千兩隆慶四年增千兩旋復停止至是始定○太監張誠閱視三大營○增蘇松四府兵餉銀十二萬七千兩有奇○平自修尚書工部○徐元泰尚書南刑部工科韓學信言元泰半年間秋而戶部管大倉冬而都御史管京營春而司寇南中在在能辦未之解也御史劉日梧言元泰不二月而遷陳有年蔡國

珍不半年而遷朱鴻謨不五月而遷是建官與無官等也○江西巡按薦舉人劉光卿鄧元錫學行純修特授國子博士鄧翰林待詔直隸巡按薦通判王升馮行可遙授博士王敬臣孝行真修進奉訓大夫行有司優禮○大計京官考功郎南星秉正不阿所黜多閹臣私黨科臣劉道隆詆之有旨切責尚書鑷不服罪左都御史李世達言諸臣無所徇私雖鑷之甥南星之親而皆黜虞淳熙清修無過楊于庭有勞西夏故留袁黃以疵類僅處其所斥者甚快人心可以徵公論矣有旨奪鑷俸南星淳熙于庭黃俱革職

萬曆注畧

卷九

十一

為民○沈惟敬三人平壤約以新正七日李提督齎封典過肅寧館行長命牙將二十人來迎副將李如栢易倭寡擒之倭驚潰逸去僅殺三人以首捷報倭將還告行長行長問惟敬惟敬曰必通事達情兩悞耳行長令親信小西飛神守藤隨惟敬謁如松如松加撫遣歸平旦行長竚風月樓候瞻龍節倭俱花衣夾道迎候如松布將士整營入城諸將畏倭遠巡莫入形遂露倭急登陴拒守如松麾兵攻之諭諸將無割級南將吳惟忠奮勇登城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長履水渡大同江還龍山旦日如松入城遼人竊殺

上首功。南人西人皆無級。一時譁然。贊畫袁黃面折如松。以三不可。經畧乃令遼人均功。與南百軍。并以一級叙。惟敬名下。以大捷聞。遼人之竊級也。多朝鮮人腐首。朝鮮人恨之。以倭棄王京遁告。如松信之。輕騎趨碧蹄館。馳至大石橋。馬蹶傷額。幾死。倭人圍之。僕夫李友。力戰援如松出圍。遼兵過橋者盡死。友昇亦戰死。仍以猝遇倭。聞殺捷報。大兵退守開城。○元輔王錫爵以建儲為請。上報云。祖訓重立嫡。皇后年少。倘後有出。是二儲也。今將三皇子。並封王。待數年冊立為便。錫爵請以皇長子。即母中宮。可不必

萬曆注畧

卷九

十二

以非出為嫌。上復報云。豈敢背違祖訓。學前代之假借。論禮部三子暫封為王。以待將來。工部郎岳元聲草疏將諫。適儀曹郎顧允成張納。陞至。遂聯名上。大約言。皇上正位東宮之日。仁聖亦在盛年。莊皇帝不設為未然事。以遲悞大計。疏入。刑科王如堅光祿丞朱維京疏繼上。維京疏云。皇上念及中宮良厚。顧中宮春秋方盛。前星一耀。則所冊元子自當避位。何嫌何疑。今以將來未期之事。格見在已成之命。臣恐中宮聞之。亦有不安者。皇上以手扎咨之。錫爵。錫爵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如旨。擬勅難以

厭中外之人心。卒光祿少卿余杰。丞王學曾。儀郎陳泰來。于孔兼。又繼上。上怒。王朱謫戍。杰學曾為民元聲允成納。陞得寬旨。而並封前旨未收。元聲與張顧于陳暨李啓美。曾鳳儀鍾化民項德禎。面詰錫爵於朝房。錫爵曰。然則如何。元聲曰。詔已草。除挽回二字。別無商量。錫爵曰。書諸公之名。以進何如。元聲曰。請即以元聲為首。杖戍。惟命。錫爵曰。初意皇長子出閣。與三子五子等。威亦自有別。元聲曰。等威儀曹事。非閣臣事。錫爵唯唯。翌日。錫爵上疏自劾三誤。上報云。既如此。俱不必封。元聲復上書。錫爵謂非有擁

萬曆注畧

卷九

十三

立之顯功。斷不足以償虛儲之實罪。於是錫爵復上書爭之。并以豫教為言。上不允。二月。儀郎陳泰來上言。臣歷官以來。親京察凡四矣。辛巳則居正。威福已成。王國光唯諾。惟命。丁亥則楊巍自許。模稜。考功徐一楨。主調停之畫。未有覈實稱情。邪詭盡屏。貪墨畢汰。如今春者也。虞淳熙素擅才名。楊于廷西功未叙。袁黃方贊東師。該部計品。取自上裁。劉道隆遠形糾摘。遂蒙嚴旨詰問。道隆之疏入。而專權結黨之旨下。宵人坐觀其報復。懦夫怯避於擔當。諛風漸長。正氣潛銷。不可不辨也。有旨。泰來

屢肆欺君降邊方雜職并買岩薛敷教于孔兼顧允  
成張納陞各降州判官○石硅土舍馬那聘攻其女  
宜撫單氏單上書曰臣自從征疊茂擊破大雪山斬  
虜一千級兩臺不以臣女流賜之獎曰紀律嚴明衝  
鋒第一今那聘無故而虔劉我孤人之子寡人之妻  
臣請比先年楚金洞舍謀篡事願以聘就吏○東師  
自碧蹄之敗軍氣大索有謀言清正截鴨綠江遮我  
歸路經畧宋應昌茫然無措劉黃裳議還遼避之袁  
黃幕客有馮仲纓者請使清正說之因請同事金相  
為副應昌付論帖以往至咸鏡留相外觀形勢單騎  
萬曆注畧 卷九 十四

大受祖承訓等各進屯險倭大驚前移釜山屯糧為  
久戍計兵科侯慶遠謂全師而歸所獲實多 上乃  
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我兵以次撤歸經畧疏請俟倭  
盡歸量留防戍  
三月漂溺漕糧二萬餘石○溫純尚書工部○閣臣  
王錫爵疏論進言受言之義不報○提督李如松駐  
師平壤餽餉不給參軍李應試曰師老糧盡坐待何  
為沈惟敬馮仲纓不足使乎如松乃請定州與應昌  
謀適副將查大受得倭文一角詞意甚謹先是倭以  
天正紀年至是稱萬曆稱陪臣云云如松乃召惟敬  
萬曆注畧 卷九 十五

突人倭營清正盛張軍威迎之仲纓立馬大言清正  
懾服率諸酋跪拜受諭亦以秀吉受封為請仲纓約  
先還朝鮮王子陪臣清正唯唯隨令王子陪臣見仲  
纓與訂盟交割王京傳示拔寨東還仲纓誑之曰恐  
朝鮮人有邀之者慎防之清正既行金相領健卒百  
人俟倭盡邀其星落者殺之黃裳忌黃收功責其通  
倭結好仲纓示以所殺乃愧服分級十之三與劉門  
下應昌叙功具奏如松怒揭仲纓賣倭宵遁論以軍  
法并揭袁黃罪袁遂削籍去如松欲乘倭情歸擊之  
而倭步步為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去別將劉繼查

私語定計以親信守備胡澤副之駕小舟直趣龍山  
行長曰往事不必言大閣托我大事今日天朝如何  
惟敬曰經畧提督殊憫惜第無降表難以據奏耳行  
長曰須天使至南戈會大閣裁之惟敬還報應昌以  
謝周梓徐一貫為正副使賚諭帖往惟敬先馳報行  
長每長即集平秀忠平正成諸酋於王京迓徐謝二  
使入二酋曰必責我眾退還海島沈大人當送至釜  
山  
四月十七日倭眾出王京如松令諸軍次第進發正  
成行長狀上經畧提督獻米五萬石諸將各分市於

其下兵士大賴以安。黃應賜勸如松躡倭，可得利。遂馳度鳥嶺，逐之。倭人還兵復仇，遂攻下晉州。

五月，戶科王德完言：總計弘正間各邊年例大約四十三萬而止。在嘉靖則二百七十萬，至今日則三百八十餘萬，且十倍矣。

六月，沈惟敬及二使至南戈崖，平秀吉貌禮甚恭，付還王子臨海、光海二君及將相三人。三都八道悉還朝鮮王。使小西飛禪守藤賚乞封表，隨二使入境。

七月，吏尚書孫鑣罷。彗星見近紫薇，詔勅大小臣工。

萬曆注畧

卷九

十六

八月，萬壽節免賀。○吏侍郎趙用賢於先年困阨時，與倭宦絕婚。至是被許去位，御史趙標言：君子負氣太高，處事大易，防人太疎，用賢今日正坐此弊。小人伏危機於十年之前，君子遭陷阱於一瞬之頃。從茲以往，風化人心安所底止也。○東師歸，上諭本兵許封不許貢。宋應昌再遣惟敬入倭營，趨謝表。

九月，陳有年尚書吏部。○霍丘縣蛟變水溢。十月，李世達罷。孫丕揚左都御史，選郎孟化鯉以擅推張棟諸人謫為民。

十一月十九日，上御煖閣，召輔臣錫爵面談。錫爵

復疏請豫教，分別長幼。再疏請皇長子先行冠禮。○行人高攀龍上言：正人一空，群小得志。斥楊應宿，應宿亦疏斥攀龍。有旨各謫外。御史吳弘濟辯高楊邪正，并黜為民。○起鄧以讚，吏右侍郎，辭不至。

十二月，以侍郎顧養謙代為經畧。宋應昌及李如松等取回。○南部郎譚一召言：人心有偏蔽，則不平。輔臣王錫爵不能平心久矣。自正月再入輔政，無月不逐言官。今得罪棄置者六十餘人。部郎孫繼有言：奸臣敢於傾善，閣臣果於容奸。君子小人較若蒼素，應宿量降攀龍重處，去留失平矣。南部安希范言：南星

萬曆注畧

卷九

十七

化鯉之秉公，天下共惜之。用賢之剛正，天下共惜之。至如鑣之清修，世達之練達，李禎之方介，天下又共惜之。行人高攀龍一疏，深惜諸臣之去，反蒙重黜，不能不歸罪於閣臣矣。以為出聖裁，則閣臣乏弼違補袞之忠。若出於票擬，則閣臣陰快私意，而歸過君父。不忠之尤者。科臣選中立葉繼美亦言：閣臣有心斥逐為如賢，不能匡救為竊位。有旨繼有為民。一召希范逮問。○南京戶部郎唐伯元奏進古本石經大學，以正王守仁新學之惑誣。又請罷王守仁之從祀聖廟，以崇正學。又請升有若于十哲而退冉求。

甲二十二年正月詔曰昨歲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徐淮尤甚至割成尸殺生人而食者朕念之不遑寢食屢旨蠲賑小民有無沾惠值此公私交誼之時該地方別有急救方畧目今吏治不務講求荒政止以交際趨承為職業費用侈於公庭追呼徧於閭里囂訟者不能禁止遇有盜賊生發故意縱舍以避失事之咎撫按官請蠲請賑姑了目前之事上下相蒙朕甚受之言簡必信法簡必行如有仍前欺玩者重治不宥

二月初四日皇長子出閣講學時年十三歲岐疑不萬曆注畧

卷九

凡舉止凝重一日講官焦茲叩以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大義答曰只天命之謂性是已講官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嘆服○玉牒成○給事中楊東明進饑民圖說○河南盜起

四月朔日食江南巡撫朱鴻謨奏擒聚謀不軌監丹徒丁邦相金壇趙州平無錫秦登太倉王士驥上海喬一琦常熟譚應明等付所司即訊邦相等皆豪富子放誕無忌者惟一琦有武畧後為遼東裨將從劉杜戰沒

五月閣臣王錫爵以病乞休遣行人護送回籍錫爵辭朝上疏一勸御朝云一刻臨御勝於百刻此覽而決一事勝於手勒百言一勸批發云言之當者不可留中不當者不必留中留不了之議論則廢事留不結之罪案則廢人二款最切○尚書沈一貫陳于陛入閣辦事○選郎顧憲成黃縉坐會推閣臣有李世達名下旨切責科臣盧明詎代為申辯並謫為民陳有年來罷

六月雷火焚西華門

七月議日本封貢時顧養謙受代於寧遠宋應昌待萬曆注畧

卷九

十九

罪都門予告歸劉黃裳亦論去南北將領吳惟忠等先已西還倭使小西飛留廣寧秀吉表文且至養謙奏身任封倭千年可保無虞下廷議詔小西飛入羣臣或奏言不便已而定議封之

八月孫丕揚尚書吏部更定選法親自抽籤註缺時人嘲銓部為籤部

九月改顧養謙總河以侍郎孫鑛為東征總督○東虜復犯邊大將董一元以兵匪鎮武堡虜率騎深入士卒從中起循牆而進虜大駭搏戰自午至酉我師精力愈倍虜遂潰一元追逐之斬首四百十六級伯



言中流矢歿把都傷重空馬而逃是夜虜奔如在哭  
聲震野把都尋亦歿○御史冀體疏奏趙志臯請為  
民○虜酋火落赤卜失兔萬騎入延安

十月戶部鄒廸泰白糧解戶本色不純下法司究問  
科臣李先芳孫羽侯各言郎官一憑衙役恣肆需求  
小民劫威掩口不報

十二月請選郎馮生虞為民○科臣林材奏祭酒成  
憲三十年仕路一無善狀不足以辱成均有旨憲回  
籍材論外

乙未二十三年正月甲戌朔吏部疏請叙用罪廢諸臣

萬曆注畧

卷九

二十

不允○倭使小西飛禪守藤原如安奉表入京有旨  
從厚禮待以體懷柔遠人之意○大計覲吏有衡州  
府同知沈鈇前糾發巡撫貪狀逮問遣戍仕林以鈇  
屬吏墜上官共嫉之至是蔣時馨為考功郎遂黜鈇  
○陝西巡按李楠論原撫朱正色盜用官銀六萬無  
從稽考○尙書孫丕揚趙煥各申救御史彭應參時  
祭酒范應期家居其子淫毒一方鄉里爭欲殺之應  
參巡至其地訟者千人應參下其詞於知縣張應望  
遂縱民報復毆殺其子應期危逼自縊妻吳氏赴關  
訴寤應參於是被逮

二月封平秀吉為日本國王命臨淮侯子李宗城都  
指揮楊方亨充使賫封敕同沈惟敬往倭國

三月賜進士朱之蕃等是科得內閣五人進士樊玉  
衝段然劉時俊等皆以循吏稱玉衝清介絕俗明敏

惠愛令崑山五年日與家人惟食腐一方苞苴不入  
都莫有薦者其卒也人廟貌之○戶科臣楊恂奏閣

臣受賄辱國可憂詔諭慰安閣臣調恂外任○元輔  
趙志臯求去○總督邢玠乘傳至蜀檄曉楊應龍以

呼劉事許以不歿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  
尙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趙應龍就吏得贖罪重慶太

萬曆注畧

卷九

二十一

守王士琦屬綦江令往宣諭即以五月八日單騎往  
松坎應龍面縛道周請歿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

如安國亨太守為請以七月二十四日詣綦江縛獻  
黃元等十二人論應龍歿得贖輪四萬金命其子朝

棟以土令受事設撫夷同知治松坎  
四月削總河尙書舒應龍籍以河工久濬無成祖陵

水患不治也○刑尙書趙煥罷  
五月李汝總督陝西三邊○戶部董漢儒言 皇上

頌年深居群臣罕得見面不日增例金於雲南則日  
造花絨於關西不日蜀藩加貢扇一萬柄則日楚王

加進槽十六鐘。最煩費者羊羴值三十萬而責之。臨  
蘭殘破之區。陝西四鎮主客兵餉。雖命奏覆核。而葉  
夢熊仍請四十萬。崇文門稅課日爭誇多以示舉。利  
析秋毫。商旅困敝。九閤三殿之間。惟聞縱酒淫刑。黷  
貨。○陝西巡撫田樂奏報斬獲虜首六百餘級。

六月大雨雹。江南大水。

八月遣緹騎。逮不謹參政丁此呂。先是都給事中楊  
東明參論右都御史沈思孝。右通政李植。謂思孝傾  
張位。又番覆嫁禍陷志臯。李植假風水以傾時行。王  
錫爵目之為傾危。不亟去二人。必有以亂國。思孝辯

萬曆注畧

卷九

三

日前吏左侍郎缺。會推李植呂坤。上不用。刑侍郎  
缺。推臣及朱鴻謨。上用鴻謨。協理戎政。缺推李植  
及臣。上點用臣。東明乃曰。思孝方推不用。何驟得  
溫旨。必有夤緣。近者舒應龍為民。陳洪烈劉弘寶調  
外。張貞觀彭應參為民。皆別奉旨。東明則曰。思孝有  
意傾陷。乞下都院。請正有無欺罔之罪。戶科鄒廷彥  
亦論思孝奸險。上怒。廷彥罰俸。東明降三級。調邊  
方。御史趙文炳奏。選郎蔣時馨受賄。上嚴責吏。尙  
書孫丕揚指實。丕揚具言。時馨無受賄事。封進原卷  
原單呈勘。時馨自辯曰。今日朋謀亂政。則左都御史

沈思孝是也。思孝恨丕揚秉公。欲排之去。故嗾文炳  
論臣前者大計。註考參政丁此呂不謹。思孝與江東  
之力庇之。言於左都御史衷貞吉。恐嚇御史甘士份  
。屢言於臣。恨臣不聽。欲甘心久矣。吏侍郎劉東星憂  
思孝。思代其位。結江東之劉應秋。徧告吏司。必以屬  
思孝為言。高桂屢求選司。劉應秋屢有請托。臣皆不  
從。故合謀傾臣。造款。上怒。時馨瀆辯。發為民。丕揚  
亦稱參日丁此呂不謹之臣。思孝稱其建言有功。獨  
疏救之。深為可異。御史強思疏劾李三才。江東之考  
。籍斥此呂二人。以失黨為恨。今傾時馨為此呂雪恨。

萬曆注畧

卷九

三

也。御史馬經給亦言朝廷爭訟有端。遂命逮此呂。○  
永寧土婦奢世續。上書曰。臣不天。白僕再世而再危  
我。也。請以白就吏。償兒成。先是奢效忠。有二妾世統  
世續。統生子崇禮。嗣職成。續子崇周。當嗣而幼。統與  
僕沙卜通。不肯立周。兩婦治兵相攻五年。崇周為諸  
生。竟得嗣職。從討楊應龍。戰甚力有功。卜子白以盞  
飲毒。周成。故續為之請云。○加建州酋奴兒哈赤為  
龍虎將軍。○勲衛李宗斌奉使往日本。所經行之傳  
。在在索賄。無厭。次對馬島。太守義智夜餽美女二。三  
人。更番納行。惟中宗城安之。倭酋數請渡海。不允。義

智妻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必欲淫之智怒不許適  
謝周梓姪隆與宗城爭道宗城欲殺之隆誑其左右  
曰倭奴三三兩兩躡足附耳似有變宗城懼棄璽書  
夜逃比明失道自縊於樹追者解之遂奔慶州副使  
楊方亨檄聞於朝臣工闕然督撫直指皆言倭情未  
常有變正使自為奸人誤耳乃改方亨為正使惟敬  
為副立限渡海

九月准復建文帝年號○御史趙文炳復疏蔣時馨  
原非清廉之士馮從吾強思等強言蔓引去歲陳有  
年出都止有三損臣欲繪圖以風天下今時馨去自

萬曆注畧

卷九

二五

京抵灣車輛船載人所共見○崇信伯費甲金隱匿  
閹客用家財革任○兵部司官以誤推被劾武臣着  
降三級調外科道張同德區大倫以失糾革職武選  
主事陳楚產張集義雖奉差在外一體降調○又論  
近來兩京科道徇私附和結黨抗違將六科都給事  
中十三道掌道御史各降三級調外五城御史夏之  
臣等各降邊方雜職○暴司禮監太監張誠罪惡繁  
孝陵司香籍其家○陝西巡按林道楠奏臬臣李  
根挾私抗傲時根以廉自見欲同官盡卻交際也  
十月虜犯西寧參將達雲禦之斬首六百級○貴州

巡撫林喬劾巡按薛繼茂貪淫酷暴杖笠守備以下  
官及軍民無數賍罰餽賂金銀及需索器皿以至杉  
板奸宿妓女及門子厨役妻種種可數狼藉當誅下  
部議○湖廣巡撫郭惟賢特薦異等佐領官員  
董其昌云十步之內必有茂草立賢無方寧論資  
格黃霸起於卒史薛瑄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  
丙吉出於獄吏此韓琦所以度外用人也今臺察  
薦劾自起家孝廉者已不勝刻况樛史卑吏何望  
吹噓上天乎郭惟賢此疏誠厲世磨鈍之舉可為  
天下撫臣法

萬曆注畧

卷九

三五

丙二十四年正月再請兩京科道耿隨龍三十四人  
○御史馬經綸疏懇聖明優容言官上方震怒舉  
朝莫敢言疏入人謂必有廷杖嚴譴賴聖度優容而  
經綸亦直聲大著尋斥為民  
二月兵部題遼東斬獲功擬董一元封伯爵大學士  
趙志臯言封爵大典請自上裁遂寢之尋以麻貴題  
綏報捷志臯等各廢子  
三月丙子軋清坤寧兩官災○劉綎破虜於莽刺州  
○故侍郎趙用賢卒用賢負氣直任不為當國者所  
容受許去國人爭惜之○謫部郎朱長春樂元聲為

民○御史況上進奏為行取在邇採訪宜慎

六月設意伯劉世延出教於留都通衢言倭虜交誼

○太監田義奏御

前左右宦妾 聖怒責遣無虛日近因訪揚山女

熾火鍛鍊或成灰燼罪及守門又斃幾命怨氣冲天

○差內官往河南畿內開礦

七月仁聖皇太后陳氏崩○科臣劉道亨劾南刑尙

書趙參魯

八月吏尙書孫丕揚疏言大學士張位弄權結黨以

沈思孝為謀主旁結周孔教劉道亨共逐時賢明作

萬曆注畧 卷九 二六

一綱打盡之計臣謝病一年矣主恩固深臣禍當避

亟思首丘為幸位亦疏辯有旨諭內閣丕揚因疑使

氣全無大臣風度屢疏乞休乃矯情飾譽原非本心

政務皆朕獨斷何所倚借可傳示二輔同寅協恭共

保太平之業丕揚再疏求罷即允致仕○下劉世延

南京法司問○奸民王錦亥稱故祖王弼家財寄楚

王府庫藏差官查取無驗

九月楊方亨沈惟敬奉冊如日本烏撒蓋平秀吉齋

沐三日郊迎節使受封行五拜三叩頭山呼禮禮畢

欵使者備至朝鮮王議遣光海君致賀已而聽嬖臣

李德馨言使州判奉白土紬為賀秀吉怒告惟敬曰

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天朝約付還今

以卑官微物來賀辱小邦耶辱天朝耶惟敬慰諭之

秀吉曰今留石蔓子兵於彼候奏聞天子處分然後

撤還翌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遣使齎表文二通隨

冊使渡海至朝鮮廷議留使於朝鮮取表文進驗其

一通謝恩其一通乞聖天子處分日本朝鮮兩國是

非眾皆謂真偽未可知而異議紛然矣○山西巡撫

魏允貞懇停開礦之役

十月左副都御史張養蒙陳言五事一日部院漸輕

之權分職大槓承天象宰何官三年四易銓衡正位

數月虛懸不知統百官均四海可令代庖否以至戶

曹三疏諫開礦不納臣院九疏催行取不報爭正事

則于疏而九不行遇正推則十人而九不點奈何輕

之若此一日科道漸輕舊錮者有賢有否不知其盡

列之由新勾者有語有默不知其渾勾之故西臺東

省列署半空行取屢格復除屢閣苟有可言豈必羶

肉狼利於不問狐鼠便於縱橫國是將何定乎一

日撫按漸輕一日進獻漸重匹夫熒惑厥有常刑王

府度控無影之異寶欲驅久絕之侯張主薄購無用

自鹿欲復已禡之官臣下糾之不聽大開受獻之  
 恐上行下效殆有甚焉一日內差漸重太祖戒  
 不于外事何其嚴也濫觴於正德之季世宗  
 掃而空之陛下在御二十四年而天下宴如邇  
 中使紛然肆出矣有開礦者有勘奇者有查店房  
 者乞請無日不上批答無日不下左右籍京弁以營  
 京弁籍左右以罔利陛下謂幹辦家事必須家  
 奴豈朝紳盡誤國臣乎○錦衣衛奏補力士四千餘  
 名納銀十萬○大學士許國卒於家  
 十二月遣太監張忠往山西曹金往浙東趙欽往陝

卷九

各開礦○太學士陳于陞卒○詔採木於四川○  
 事邢雲鷲言大統曆推測漸差請改曆元○吏部  
 大選廢○給事中戴士衡疏論內暨陳增招權橫行  
 不可長乞賜杜絕以遏將來○河決黃涸口有言  
 宜塞者有言不必塞者議濟沂河以濟徐邳運道砌  
 石仁堤以護陵寢○河道尚書楊一魁請緊要水  
 司官行久任

二十五年正月寶慶府城步縣護印照磨梅蕃祥  
 議撫苗方畧時城步元知縣欲清丈苗田激變蕃  
 願其土俗治開募諸奸取苗之傲驚者稍懲之以

定一方之變云○兵科徐成楚奏報倭情緊急奸臣  
 黨蔽天聰謬謂祇爭禮文○石星請自往朝鮮論兩  
 國就盟退兵不許○謫科道耿龍李宗延等二十三  
 人為民○順寧土酋猛廷瑞與大侯土酋奉赦搆殺  
 巡撫陳用賓下參政李先著副使邵以仁勘處先著  
 不樂用兵檄使就和罰治以仁誘廷瑞縛之以捷聞  
 請改順寧府流官大侯州為雲州先著坐逮死獄  
 二月以蔡國珍為吏部尚書○再議東征先是總督  
 孫鑛別令其下葉靖國致禮清正約殺行長付封典  
 於清正成功為清正所拒孫慚阻乃欲破壞封事與

卷九

石星相許刑尚書蕭大亨欲代星位撓其功張位在  
 內閣必欲以武功表異於是科道爭論星辱國就逮  
 而孫鑛亦罷遂以邢玠為總制麻貴為備倭大將軍  
 楊鎬為經理楊汝南丁應泰為贊畫○爰兔入犯遼  
 陽塞副總兵李如梅與戰身被十餘矢僅却之○刑  
 侍郎呂坤疏陳天下安危言織造採木開礦皇店之  
 害

三月楊應龍流劫江津南川○陝西督撫李汶以河  
 西番族歸降上處分事宜○冊封日本正使楊方亨  
 直陳封事始末云向憑沈惟敬主張於六月渡海

月至大板秀吉受封之時委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次日至寓稱感戴天恩真日向惟敬貢備朝鮮禮文欲候上命處分惟敬即叱其非臣語惟敬封日本原為朝鮮得隴望蜀豈在責備朝鮮禮文而已哉封事恐終無成因奏呈石星私書數函見星始終期封事之成也九卿科道錄犯人慎懋龍口詞言孫總督遣人偵探清正並無求封意犯官李宗城誣稱惟敬已娶倭女表文皆惟敬偽撰有旨命逮惟敬石星四月杭州大火○御史陳燧言吏部大選掣籤與會典選法背戾以致人地不宜蓋掣籤之法本以杜

舊唐注

求之門然法立弊生有力者取錄如齊饋來反便昔變法之議所錄起也

五月麻貴抵遼陽請濟師邢玠疏請募土漢川浙兵并調薊遼宣大川陝兵及福建吳松水兵劉綎督兵聽勳貴密報候宜大兵至先取釜山則行長會正走玠以為奇計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擺腰台吉料眾近邊總督王世揚言擺首經年不貢每年討賞近且聚兵欲窺矣當相機堵勦以示○謫科葉繼美王佐儀郎蔡宗明等為民六月戶科程紹極言開礦事

章滿公車惟紹描寫宛至凡三四上語無雷同○漕補缺與總河楊一魁各分意見缺逐徐州判官程潮沛縣主簿強性寬一魁稱其功有可錄缺奏河臣偏執私庇屬官一魁言春間呂梁二洪漫潤皆歸咎於黃河南徙臣設法疏導漕艘既濟漕臣補缺謂黃堨不塞全河不來非一勞永逸之計臣入秋以來自鎮口涉浮橋繇小河歷歸仁上泗陵浮腫水下徐黃抵黃堨及碭山看得歸仁在西北泗州在東南一百九十里中幅重層疊障高瞻歸仁不啻數倍歸仁之北有白洋等五河人如建歸仁祖陵萬無一失在漕河沙壘高塞决引河是以有限財填無窮巨浪矣○泰山一里餘○戊寅 皇極三殿災下詔戒勵群臣罪已詔於天下○庶吉士劉剛上疏謂天災重見告可虞語侵趙志臯掌院侍郎曾朝節謂其訕及首輔以考察鑄秩劉竟志成議者惜之董其昌曰應詔陳言即指斥乘輿不顧而况比事主者乎庶常無言責忠憤所激抒此危言可謂詞林之表表者

洗馬鄒德溥做沒官宅掘取埋金為東廠所發

况上進疏論為偽學盜臣有旨追賊革職

七月廢貴至碧蹄以行長管釜山清正營西生浦梁

山營東西扼險再請益兵大學士張位請屯田於開

城平壤朝鮮王以哂嘲為辭議寢○副都御史張養

蒙上言君心與天心相為感通不先正心而強求於

事雖有罪已空言終於矯枉 陛下成心有四一日

好逸朝堂倦於時御章奏倦於批覽臥起倦於晦明

一曰好疑疑及近侍則左右莫必其生疑及外庭則

察采莫舉其職一曰好勝厲威嚴而籠愚智喜詭譎

而惡懇直厭封駁而樂傳宣一曰好貨以聚財

公以投獻為盡節珠玉豐於帷幄錦綉侈於篋笥

林大盈竟為誰積也○都御史魏允貞言召變致

咎在輔弼欲 上一賜詰問內閣張位趙志臯各疏

辯○按臣勘實寧夏河西功加李汶李如栢官○玠

令楊元執沈惟敬以絕倭和議元就惟敬管執之

致貴營玠遂薦元運用如神生禽逆奸

八月京師地震山西河津等縣池塘水溢○倭聞惟

敬被執盛兵西下清正圍南原破之遣人衛楊元

奔玠時在遼陽大驚麻貴請於玠欲棄王京退守

綠江海防使蕭應官以為不可自平壤兼程趨

此貴止之玠召參軍李應試問計應試請廟廷主畫

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勤陰撫政府八字密畫毋泄

也應試曰然則易耳倭叛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元

猶望處分也直使人論之曰沈惟敬在即退矣因請

使李太諫於行長馮仲櫻於清正玠從之玠請李如

梅充禦倭副總兵赴朝鮮○御史况上進給事中楊

應文各疏言建昌採木之害人夫渡瀘觸瘴疾者

野吏胥假公行私以楹板為奇貨

九月倭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

動兵有華靜俟處分之實行長正成尤清正輕舉

進王京而退貞明返至中途為人所刺死貴

稷山大捷應官擢曰傷者惟手書而退清

並無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遂劾應官惟怯不親

解惟敬兵科侯慶遠奏之遂遣遠同石星下詔

而星與惟敬俱坐大辟應官論戍天津副使許

揭稱天津不必防海運必不可行船必不可用與

玠意忤楊鎬劾其阻撓逮之○修撰焦竑為

子講官進養正圖

十一月以御史陳劾為監軍兼按遼刑玠疏請

清德州倉米堆放天津募船運入軍中○抄化

入犯渾河遼陽男女屠戮一空。○故尚書楊兆尊孫與其叔爭產。自言其祖藏金甚富。有夜明珠溫良蓋等異寶。特遣內官籍其家。銀二十萬兩。其孫仍以奏事不實發邊遠承戍。

十二月錄岑溪七山功。加撫臣陳大科右都御史。安南故王族黎惟潭乘莫氏之亂。奄有舊土。奉辭乞嗣服南荒。總督陳大科以聞。部議請授以都統使。轄治一方從之。

戊二十六年正月丁亥朔。○御史葉允盛奏請補名臣侍郎張元。願祭酒胡儼。大學士解縉。

萬曆注卷九

卷九

九

並其昌云。請謚與請卹不同。卹典恩及子孫。防其而防其濫。謚法則天下後世之公論。愈久而愈定。若槩以年遠阻抑。非所以爲平矣。

兵科郝敬奏。文皇帝以兵三十六萬分置七十八衛屯牧近畿。與四十八萬京營兵相爲表裏。而屯兵歲久漸消。人鮮知者。有司派以馬戶撐船運米等役。極爲繁難。寧夏之變。各餘丁願隨征。以免前役。若十六家共出一丁。亦萬人矣。所謂寓兵於農。不煩募者也。○吏科戴士衡奏。考功郎自所知受賄。民

二月御史劉餘澤奏。人情傾險。白蓮左道。在在倡化。

已爲亂徵。不可不防之。未然。○經畧邢玠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援清正。麻貴遣黃應揚賂清正。約和而

率大兵奄至其營。令陳寅攻山寨。寅身先士卒。冒彈矢勇呼而上。斫柵兩重。清正白袍躍馬督倭拒守。其

第三重柵垂拔。楊鎬密令茅國器竊割倭級。國器以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鳴金罷戰。詰朝如梅至。攻

之不拔。盧繼忠獨破太和江寨。如梅忌之。謂之南關。翌日倭以女子誘戰。伏兵衝解生兵。解生友散。又二

日朝鮮臣李德馨訛報海上倭船揚帆而來。鎬不及

萬曆注卷九

卷九

九

下令策馬西奔。諸軍遂潰。此新正初三事也。清正縱衆逐北。我兵死者萬餘。遊擊盧繼忠三千人殲焉。鎬貴奔星州。撤兵還王京。會同玠露布言蔚山大捷。諸營上簿書。士卒亡者二萬餘。鎬大怒駁改。止稱百十人。丁應泰聞蔚山之敗。慚惋請鎬問後計。鎬示以內閣張位沈一貫手書。并所票未下旨。揚揚功伐。應泰怒。驗進退實情。并取鎬所駁陣亡兵馬冊。封進。○邢玠奏稱蔚山之役。取城破寨。擒斬焚溺。賊酋不知碎首何所。撫臣楊鎬親臨行陣。冒矢石而不顧。尤人所難。詔獎美之。



三月賜趙秉忠等進士是科內閣四人○禮部等臣奏請 皇元子冠婚日期命太監田義出諭少候時月諸臣要挾意欲何為

五月虜寇遼東總兵李如松襲之成於陣詔李如梅自朝鮮馳還代之贈如松寧遠伯少保○兵尚書蕭大亨巡閱事峻奏言甘肅夷落之情要在衛西番以防火虜令番與虜自相仇殺而不至相合即卞莊刺虎之術充國携羗之計也○兵部題征倭之兵水陸共九萬限五日抵朝鮮陸將麻貴劉綎陳璘水將周于德鄭之龍○科臣戴士衡指呂坤圉範圍說上言

萬曆洋卷

卷九

五

苑枯之形已分語侵鄭貴妃知縣樊玉衡援引歷代以來嫡庶廢立之事以為鑒戒戚臣鄭承恩疏辯奏進憂危弘議一書參士衡假造偽書中傷善類目為二術以激聖怒欲併殺張位官竈有強諫者上意釋二臣皆謫戍○吏尚書蔡國珍罷斥司官王就學為民四司官馮養志等十六人悉調外○存問尚書陸樹聲

五月兵部題楊元南原之敗亡軍二千七百馬三千○陝西督撫田樂李汶奏海虜入犯鎮海都司余世成奮勇血戰當畧其輕敵之過巡按于永清劾世成

挑禍啓暴將官殺盡車馬全損

六月贊畫主事丁應泰奏貪猾楊鎬喪師醜亂權奸張位沈一貫結黨欺君蔚山之敗隱漏不以實聞鎬于倭至則棄軍而潛逃兵敗則議屯守以掩罪李如梅凌虐將官淫掠屬國既已債事乃復冒功輔臣答鎬書位有利害禍福與君共之一貫有後來疏須先投揭而後上以便措手并錄御史汪先岸論鎬擬票督中之旨密緘示鎬自有東事以來陣亡已逾二萬前後費餉六七萬鎬有媚倭將清正私通書鎬當罪二十八事可羞者十事如梅當斬者六當罪者八

萬曆洋卷

卷九

五

上覽奏大怒下部院議內閣趙志舉請行動科臣完瑩徐觀瀾交章論位位乞矜察處分上曰楊鎬乃卿密揭屢薦奪情委用今朋欺債事忠義何在准開住尋削籍○差內監李敬採珠廣東○部推官慶遠勸東征軍事上不允特旨用徐觀瀾○戶科郝敬言籌邊至計惟屯田積粟塞下自屯政廢廢棄輔東南大江以北昔稼穡之場鞠為茂草矣條上田十六事設專官立界則廣召募管廬舍先倡墾溝壑輕額稅立戶籍禁請討杜爭奪信命令而尤于懸賞格四方豪傑有能自備工本督率墾田墾

者以指揮千百戶冠帶差等而通酬之以至貲即援  
例良家子則名學官武職陞級一切以墾荒為招人  
必爭赴矣田野既闢則生聚日繁什五而簡閱之何  
患乎無兵無食哉御史趙之翰劾奏張位授意戴士  
衡造書假手朝必與謀者徐作劉楚先劉應秋楊廷  
蘭萬建崑皆張位私人下部看議部覆楚先未聞私  
交應秋亦非脂韋依人者作原有粉榆有旨楚先傳  
閑住應秋調外廷蘭建崑謫邊方○改萬世德經界  
朝鮮監軍陳劬專駐朝鮮紀察功罪○李戴尚書吏  
部曾同亨南吏部用樂兵部周世選南兵部楊一魁  
工部陳有年南院都御史○贊畫丁應泰獲朝鮮  
申叔舟海東紀畧一冊見其紀年大書日本偽朔而  
書永樂宣德正朔於偽朔之下應泰上其書又聞朝  
鮮求地於玠玠許之具題以寬奠夾江洲地界于應  
泰上疏摘發李必奸狀有旨并勘勘臣將至玠急令  
麻貴趨清正董一元趨正成劉縉趨行長陳璘水陸  
趨海  
七月邢玠請免東事行動不許○陳有年陸光祖俱  
卒  
九月益都知縣吳宗堯揭太監陳增不法事有旨

策勵供職宗堯速問○劉縉兵通行長營使與宗道  
約行長為好會行長許以五十人往縉大喜分布諸  
將四面設伏令健卒詐為縉而縉詐為卒執壺觴侍  
令軍中日視吾出帳即放砲圍倭眾亂斫翌晨行長  
果從五十騎來偽縉磬折迎於帳外及席行長顧執  
壺觴者曰此人到有福氣縉驚愕置壺觴而出司旗  
鼓者驟傳砲伏兵盡起行長騰躍上馬從騎一字雁  
列風剪電掣旋轉格殺遊擊王之翰率苗兵來援  
倭始奪路而去明日行長遣人謝宴縉亦遣官謝謂  
昨登席放砲敬容禮也誤生疑心行長唯唯遣使遺  
縉巾帽縉進攻城行長潛出千餘騎扼之縉敗北喪  
士卒千餘陳璘亦棄軍遁覆舟溺死者萬餘縉璘互  
相訐揭玠縉不以聞麻貴至蔚山望之空壘及趨而  
至忽然旗幟蔽空貴策馬而逃喪兵七千董一元使  
茅國器約正成完封局正成陽聽之奄殺我兵殆盡  
僵屍四十里勒科徐觀瀾聞報大罵諸奸奏奏四路  
喪敗 旨下部再勘詔斬馬呈文郝三聘以狗一元  
等各帶罪立功初 上見丁應泰疏謂御極二十六  
年未見忠直如此人者書其名於御屏一貫懼賄玉  
熙官宦官知文溪演東征戲文獎感聖覽 上乃釋

威復召一貫入朝而臺省急攻志舉註籍不出○  
王私出城慢遊撫臣以聞 太后慈諭訓誡之  
十月下雲南大理採石○宴建州進貢夷人奴兒哈  
赤等○邢玠奏報剿緹焚倭巢六十餘  
十一月倭將各統兵歸國時平秀吉已於七月九日  
歿諸酋久有歸志玠斂軍中 金賄諸酋隨之渡  
海求秀吉之子永結和好諸酋欣然揚帆同日南去  
經理萬世德自六月受命遷延不敢前比聞倭退兼  
程馳至王京會同邢玠奏捷遣三百人分送三首渡  
海而三首亦遣百人送玠渡鴨綠江玠即縛之以獻

萬曆注事

卷之

七

傳云

十二月諭選皇太子婚○主事丁應泰再疏玠等違  
茅國科假官齋賄隨倭渡海並無戰功偽奏膚捷  
切奸狀給事劉餘澤陳如吉劾應泰始功有旨應泰  
回籍聽勘○勘科徐觀瀾亦抗疏奏一貫大亨玠世  
德四克黨和賣國疏至長安尹侍郎張養蒙尼之不  
得上觀瀾復疏言師中積蠹閩外虛文弊端種種臣  
未勘者尚十五營抱病未歷臣不敢遠避嫌怨以妨  
軍政時觀瀾方駐遼造冊俟冊完復命身歷金山蔚  
山忠州星州南原稷山查核各處敗狀據實入冊大

亨危之一貫遂簡觀瀾前疏中有抱病語票准回籍  
調理改差給事楊應文代完勘事應文盛稱玠鴻代  
而中外遂莫敢言○楊應龍統苗兵大掠貴州高坪  
諸屯又侵湖廣四十八屯虐執警民守蠻羅承恩等  
戮其子女備極慘毒貴州巡撫江東之請兵防禦四  
川巡撫譚希忠請於合江綦州各置遊擊一員○安  
南黎惟譚進代身金人自以黎氏世孫恢復舊業也  
○太常少卿傅好禮奏劾假官抽稅有旨假官逮問  
好禮謫典史太常卿吳定疏救斥定為民○田樂以  
恢復松山報捷有旨加少保

萬曆注事

卷之

七

傳云

二十七年正月御史許聞統論國體之衰內奏兵  
侍郎李楨不宜借條陳以陰為張養蒙陞遷之地更  
侍郎裴應章不宜含糊兩端不為工侍郎徐作祭酒  
劉應秋執奏使朝廷無悍臣有旨諫外○御史牛應  
元疏論會推大典其畧云陽以黜用之權歸 皇上  
而陰以 皇上黜用之權為已用蓋吏部自楊勳後  
冢宰皆與內閣不相下時文選郎數見謫逐銓部幾  
為懼府是年主察屬員外雍幼金適 上將四司告  
假官一筆行勾幼金與焉令以他部郎充數吏部以  
禮曹郎熊鍾文朱敬循名上鍾文以去輔張位私入

為御史劾去。敬循有戶尚書楊俊民援，竟得考功。應元所云蓋謂此。

二月分差內官登祿等各省收稅。○南康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忤太監李道被逮。○吏科陳維春劾奏贊畫主事丁應泰神奸黨倭賣國。薊遼總督邢玠奏稱監軍御史陳效為丁應泰所逼，身歿異域。初效同徐給事會勘，自誓曰：「効若庇同年楊鎬，則不生還，後竟食言。」及應泰疏出，乃曰：「吾為群醜所誤，官何足論，奈不諱於名簡何。」至南原與萬世德對坐，舉茶遽仆，頃刻歿。

再慶注畧

卷九

聖

董其昌云：倭以平秀吉之歿因而情歸，非戰之功也。應泰以玠為賂倭，科臣即以應泰為黨倭，豈為篤論而應泰以此永廢可惜矣。玠謂效之歿為應泰所逼，不勝忿懣以激。皇怒可耳。夫御史氣吞郎署，豈受應泰凌躐且歿哉。即言觀理是非自見。貴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率兵三千襲楊應龍，應龍拒令迎戰於飛練堡，國柱歿。師盡殲，應龍初無意反，既覆我師遂不可止。於是朝議以郭子章為總督而起都御史李化龍節制川湖貴三省兵事，決意征勦。命東征將帥劉綎麻貴陳璘董一元回兵南征。

南史侍郎李廷機以民瘼不堪已極，請節省浮羨，不傷財不擾民，為收時急務，不報。

三月義勇衛官侮閣臣沈一貫於端門，詔逮問之。○鳳陽巡撫李誌極言東南民力已竭，即日解印去官。○戶科包見捷疏論礦店滋蔓，又疏論臨清稅使擾民必致生變，又疏遼鎮陷危，礦市為患太烈，見捷一月三疏指數，內使切直，時論不喜，降為典史。未幾臨清百姓擾亂，毆稅使馬堂幾歿，朝廷之威大喪，而見捷言若左券云。○歙縣監生吳養晦獻其祖吳守禮家財三十萬，命內官魯保追之。

再慶注畧

卷九

聖

四月浙江龍泉大水，漂溺男女千人。湖廣武昌大火。五月余繼登尚書禮部，陳渠戶部，趙煥南史，郝杰南兵。○郭子章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浙閩滇粵將士，檄總兵自松藩移重慶。○內使高淮上言邊事，御史涂宗濬劾其越俎干政，漸不可長，益淮原非知邊者，參隨游客代之屬草，以談邊為嘗，以規鎮守耳。宗濬執奏，遂折其萌。○吏科程紹奏閣臣沈一貫票擬錯誤，一貫雖自認誤，而修怨於言官，紹竟以為民去國。

六月楊應龍犯綦江，游擊房嘉龍禦之，誤焚火磚。

傷城兵賊乘勢登城嘉龍巷戰必應龍焚囚焚掠盡取財帛子女去退屯三溪正言爭界循與曲宥時重慶密邇無備賊若乘勝長驅全蜀門戶隳矣幸賊不來總督乃得調集漢土各兵守渝城移文詰責亦無邊絕賊具文求撫不復西向 上聞茶江破礮川貴二撫譚希恩江東之各為民

七月給事中楊應文勘報東征功次四路會斬如刑玠所奏玠廢錦衣世官世德廢子入監縱璘貴各升級一元復職錫以原官叙用陳效亦廢子錦衣沈惟敬棄市

萬曆注畧

卷九

四

八月陝西狄道縣山崩成池平地湧出山五座○刑科楊天民言虎狼之使橫噬人有土崩之憂○刑科陳惟春言京畿之內羣奸滋蔓時奸宄雜居布滿都寺如樂新爐之代草內批王一鵬之託身厥衛士大夫為其奔走為其所傾陷者無數雖有論劾莫之聽動直至某年為侍郎喬允升杖殺之最後汪文官亦師其故智遂貽縉紳之禍云  
九月庚戌太白經天○福建建寧妾人吳順與人潘應選誘眾謀反被獲  
十月以稅使陳奉所奏速推官華鈺下鎮撫司打問

○御史李炳備陳帑藏空虛之極○南鴻臚卿張朝瑞疏言黃河西徙運道可虞○興國州奸民密揭土人徐飛等盜發古坟內黃金鉅萬着內使陳奉追進十一月奉御潘相奏頒新磁式於饒州燒造○楊應龍知朝議不赦遂焚東坡爛橋出掠鎮遠諸衛貴帥童元擁兵銅仁不前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總督子章為論苗雜言招慰賊黨○始撤朝鮮戍兵先是玠世德與朝鮮王李岷議留兵善後岷固拒不從曰不戰而去何必善後小邦無糧不敢留兵監軍陳效怒曰不留兵豈成戰局因強留兵萬五千朝鮮不肯

萬曆注畧

卷九

五

餉戶尚書陳渠謂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萬折色百萬必朝鮮辦餉方可議成署兵尚書蕭大亨心知朝鮮苦遂議撤之  
十二月禮科楊天民參總督李汶殺降邀功致虜報復大入葭州屠戮老幼以萬計寂然不奏○山東巡按王業弘奏稱遼左失事情真  
董其昌云邊臣欺蔽掩敗為功所從來久矣而後臣扶同不撫實上聞寧得罪於君父不取怨於朋友朝廷孰從而知之如業弘可謂克舉其職者  
萬曆注畧卷九終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庚二十八年正月武昌漢陽民千餘集撫按門控稅使陳奉之毒遂擁入奉署焚燒一空。○應龍寇龍泉司守備楊惟忠先期遁士官安民志被執石硅馬千乘西陽冉御龍疊擊破之。○流球世子尙寧請封。○有妄人趙古元自稱真人當帝天下往來徐沛間煽誘愚民徐州人獻女爲后齊梁間妄人孟化鯨王恒誨等共擁戴之期以庚子二月作亂張逆示於津山

廟沛縣知縣羅士學獲化鯨等占元亡命。○太監高淮等進金銀於內庫。二月戊寅京師地震。○徵調天下兵咸集各土司又用命總督乃分爲八路川從綦江南川合江永寧人貴從烏江沙溪白泥龍泉入。○太監李敬等進珍珠金銀於內庫孫隆進銀三萬兩。三月移皇長子居於慈慶宮再諭內閣冊立有期羣臣不得瀆擾主事謝廷讚以言事斥爲民。○雲南巡撫陳用賓進牙象。○楊應龍遣子朝棟將兵迎制。○縱敗歸西陽石硅二司尙系木關。○陽水順二司尙

烏江關緹戰九盤入婁山關

四月內批科臣許子偉本近來吏詐官邪日滋月長各官護短染私巧庇不舉致令虎吏竊權弊如山海官爲吏役法紀日廢今後各衙門盡心查刷摘發作功紀錄阿縱卽同親犯。○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縱壓海龍圍而壘安疆臣亦奪落濛關賊勢急父子上罔必守賊將楊珠爲砲所擊死吳廣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入路兵大集團下築長圍困之。○廣東使李鳳題稱新會民變。○李鳳王忠王虎等進銀二萬五千餘兩於內庫。○吏尙書李戴請查革吏弊

弊吏弊之多皆因四司速轉不及詳爲諱察以積之吏欺數月之官雖有條陳終歸廢闕頂首日重而不可裁冗役日增而不可減矣。○吏侍郎馮琦疏言仕者大半求進缺常久虛而人多需次營求因是廣宜設爲定額一以實俸爲主應陞何秩者即應名以俟有缺其有停陞量遷者亦悉銓註遲速在任進退在格踈競自消營求自息也。○戴耀牛應元各揭參傳奉官程守訓陳保捏旨拘刷富民非刑多詐動以爲計連斃多命。五月御史劉日梧奏匹夫假托聖旨擅置官屬其

時礦稅初起言利者舉國若狂。徵人程守訓為罪魁。至本鄉坐察院。召有司行屬禮。一方為之震動云。御史魏允貞為內官所訐。指其受賄數萬。上怒命逮治。允貞皎節素著。尚書李戴等合辭為辯。理直氣壯。上悟竟舍之。○礦使方輿。南京守備大監下廬州府。問六安州礦有無狀。合肥人蔡悉教知府具地圖。上言六安有礦。高皇帝恐人盜採有傷。皇陵來脉。故六安衛官特重巡山之任。不敢妄議開取。奉旨凡係皇陵來脉。俱不許開。○論新大高玄殿。○馬堂奏增長蘆鹽課三萬兩。○在京商人進金一

萬曆注畧

卷十

三

千五百兩。青紅黃寶石四百塊。貓睛祖母礫等八十塊。青碧黃白玉料一千六百餘斤。硨磲琥珀銀晶瑪瑙料六十斤。翠毛六千五百兩。大小珠一萬二千六百顆。○稅使暨祿張忠等進稅銀四萬餘兩於內庫。六月文選司主事趙邦清劾奏進士高維垣等無耻不類。語侵選郎之容私壞法者。同官恨之。率為所傾。云邦清寧州人。材高負氣。不能諂曲。初為滕令。以強力易其故俗。摘發豪右欺隱。買牛募耕。歸流民數千戶。墾闢數千頃。課民樹桑棗。貴人子損其一株。收捕償樹十而舍之。民儉而知禮。三年邑大富饒。其人覲

萬曆注畧

卷十

四

內閣張位方言西北水利屯作之事。願一見之。邦清竟不往見。以治行最。留除吏部。不久以廉激罷去。為德於其鄉。草笠徒行人。尸祝之。七月王德完上憫亂疏。○御史吳達可獻流民圖。○湖廣稅監陳奉聽奸民妄愬。拘生員鄧卿等極刑拷訊。諸生闕然。守備內監一百參奏。一百遣衛官統兵抄提。戕殺生員吳朝禧。參疏既下。逮捕生員沈希孟等十人。涸禁黑牢。承天闔府洶洶幾變。詔黜兵備萬振孫為民。○應龍久被圍。散金募死士拒戰。無應者。劉綎破月城。應龍窘。合室自焚。吳廣獲其妻田氏。○子朝棟總督露布報捷。八月鄖陽樓鐘自鳴。九月山西稅監張忠孫朝進內庫銀五萬三千餘兩。浙江稅監劉成進二萬餘兩。通灣稅監張燁進四萬五千餘兩。○虜寇遼東。副將解生戰歿。○保定撫汪應蛟奏海濱屯田有效。天津葛帖一帶地。從來斥鹵不耕種。臣謂以閩浙治地之法行之。未必不可為稻田。今春買牛制器。開渠築堤。葛帖白塘二處。耕種五千餘畝。內水稻畝收四五石。種葛荳者得水灌溉。亦畝收一二石。惟旱稻以鹹立稿。始信閩浙之法可行。

於北海而斥鹵可變為膏腴也。天津為神京牖戶。開府設鎮。其地益重。見在水陸兩管。兵四千人。歲費餉六萬四千餘兩。俱加派民開。若盡依今法。為之開渠。以通蓄洩。築堤以防水滂。每千頃各致穀三十萬石。以七千頃計之。可得穀二百萬石。非獨天津之餉取給而省。司農之轉饋無不可者。且地在三空河。海潮上溢。可以灌溉。白塘地無糧差。白塘以上為靜海縣。糧差每畝一分八釐。民願賣以給價。不願則給種。於民情無拂。請以防海官軍用之於海濱墾地。每歲開渠築堤。可成田數百頃。一而召募居民承領。數年之

萬曆注畧

卷十

五

後荒地漸闢。各軍兵且屯且守。民間可省養兵之費。重地永資保障之安矣。  
十月天壽山火。○戚臣鄭國泰疏請。皇子先冠婚。後冊立。科臣王士昌糾之。署禮部朱國祚以國泰類倒其詞。與明旨相背。恐釀無窮之禍。都給王德完舉漢文帝慎夫人。請篤厚中宮。上震怒。廷杖一百。發為民。○廣東稅監李鳳進銀三萬六千兩。又方物稅課銀十三萬兩。  
十一月大風寒。皇長子即講席。噤甚。郭正域大言取火禦寒氣。中官各圍爐密室。聞郭言盡出之。煖適

怡顏完講事。上聞不罪也。○廣東稅監李敬進金銀一萬一千餘兩。張忠進山西稅銀二萬五千餘兩。高宗進福建銀六萬兩。潘相進江西銀四萬餘兩。

辛二十九年春正月庚子朔。禮臣朱國祚以元子茂齡二十。淑。按曾用升奏宗室暴橫多狀。欲行設法防禦。○司設監奏鋪宮下戶部。責買珍珠十萬

五千夥。貓睛祖母碌四十塊。馬堂進銀七萬五千餘兩。丘乘進銀二萬兩。張燁進銀二萬七千兩。李敬進金珠一千四百餘兩。

萬曆注畧

卷十

六

二月戊寅京師地震。○少監馬堂解進大西洋夷人利瑪竇所貢方物。○湖廣僉事馮應京論陳奉慘。萬狀有旨。謫應京為民。○太監高淮奏總兵馬林着林閑住。○湖廣總兵陳璘督土兵進討偏沅叛苗。三月賜進士張以誠等。是科內閣二人有周起元。瑤難。○內旨以科道黨救馮應京邸宅。王之翰特命逮三人下獄。○尙書朱賡為東閣大學士。閣臣趙志臯臥病。○光祿卿趙健極言內廷賞卓之費。上供錢糧原有定額。不堪耗用。  
董其昌云。國家優禮侍從。如日講。修等官。書



之外復月有供給足矣。不聞日日有賞卓也。乃兩殿書畫醫局等官於嘗俸供給之外。日有賞卓而多。至於每月八九百卓。抑何濫乎。宋仁宗嘗以中夜思食羊肉。左右欲取之。尚膳監仁宗曰。如此則每日必宰一羊。朕不忍也。夫天子玉石萬方。猶堅忍口腹以節奢財用。而未技小臣。每月賞卓以八九百計。何止每日宰一羊哉。

五月輔臣沈一貫奏趙志臯久病淹抑殆盡。乞允放歸。不報。○李鳳進無碍銀一萬二千兩。又進銀三萬兩。陳增進銀二萬五千兩。李道進銀一萬四千兩。楊壽層進銀一萬五千兩。○李道進銀一萬四千兩。楊壽層進銀一萬五千兩。○李道進銀一萬四千兩。楊壽層進銀一萬五千兩。

祭進寶珠。又進銀一萬五千兩。高淮進方物銀一萬兩。○廣東珠池賊橫行。○京師大旱荒。○張忠進山西銀二萬四千兩。○尚書李戴條上旱災封事。○阜平民父子相食。

六月盡謫職方一司官。○武昌民復變。圍稅使陳奉奉逃匿楚王府。執委官六人投之江。有旨謫知府王禹聲。知縣鄒光弼為民。○蘇州稅使委官橫行。饑民葛誠倡義。毆殺委官七人。身自投獄。○陳增暨祿共進銀十一萬兩。○築大內乾德殿臺。○貴州大旱。○秋七月收選闈人四千五百名。○建州酋奴兒哈赤

南關酋李羅而婚其長子。吾兒忽。羈建州。請補贖貢。○馬堂劉成魯保張忠孫隆共進銀三十九萬餘兩。○河決歸德府。○太監孫隆巡撫曹時聘以蘇州民變即定之情實上聞。有旨免究。

九月趙志臯卒於京邸。沈鯉朱賡入閣辦事。馮琦尚書禮部。○虜入遼東塞。

冬十月望冊立。皇長子為皇太子。封皇眾子為福

王瑞王桂王上。聖母慈聖皇太后徽號。○屬夷伯

牙兒求款。詔復半貢。○存問在籍閣臣申時行等。○

太白經天。○浮梁景德民變。○光祿卿趙健奏白糧

民運甚苦。解納積弊當革。蓋白糧本供御食及各

宮之膳。所需最急。每年壓於軍糧之舟後。不得趨前。

常至守凍。及至內府收納。又有鋪墊等費不支。故健

娓娓陳之。○杜茂張忠潘相進銀十二萬兩。○陳增

參淮安推官張時弼。即着增提問。

十一月。皇太子及諸王行冠禮。○命東阻根船二

十四萬。陸運入通倉。○遣行人王士楨封流球王尙

永子尙寧為王。○初皮林苗作亂。執守備張守忠。燬

之焚五開城。破永從縣。至是為陳璘所獲。磔于西市。

○初倭酋平秀吉將歿。命其將家康輝元各分領三

十三州協輔其子秀賴及景勝據關東執家康擊之  
輝元與行長入大板滅家康家康還兵破輝元盡  
誅行長等因內亂對馬島守義智與其將平調信遣  
人與朝鮮連和

壬寅三十年春正月增選東官講讀官

二月冊皇太子妃郭氏上偶失豫召輔臣一貫

入諭以輔佐東宮為好皇帝有事還諫正併及罷礦  
稅起廢釋禁諸事一貫呼萬歲出翌日上安請事

遂寢○停稅聖諭已出上復悔之太監田義謙曰  
論已頒行不可反汗上怒幾欲手刃加義謙不為

萬曆注畧

卷十

九

動一貫恐亟繳前論義深嗾之○熒惑入太微○各  
處稅監所進銀三十六萬餘兩

閏二月漕運李三才疏言皇上御極之初國有餘

粟民有餘食自火首內訌李拜外叛而費用侈矣朝

鮮貢獻之邑也無端驅祗席之赤子勤瘡海之外夷

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其於中國毫有裨益哉楊應

龍三殺其妻夷狄之性中國不之治也無端而繩之

以法議勸議撫又撫又勦朝改夕更啓其狡焉之志

至於不得不治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哉天不厭

禍黃河又決一徙千里治之而不必復故也汾河恐

不足恃漕運可憂治之而必復故也百萬之費數十

萬之夫將焉取之今夫太倉無一年之儲九邊有終

歲之餓所以拯溺救焚出民水火試一思之無聊之

民尚可當此礦稅乎用人之日尚可棄此忠賢乎嗇

在一念而利在天下屈在一時而伸在萬世此救時

之策尙得其半者也○太僕卿南企仲劾奏李戴蕭

大亨不能將順起廢釋纍之美有旨責企仲無耻斥

為民○禮科張問達奏稱邪士李贊號卓吾者立言

乖僻舉止恠異所著藏書焚書惑世誣民寄居麻城

謂大道不分男女作觀音問一書士人妻女若狂

萬曆注畧

卷十

九

亂失常莫此為甚有旨逮之詔獄火其所著書贊

歿於獄贊溫陵人以舉人仕至姚安知府有異政

三月吏科曹于汴劾奏尙書邢玠經畧播州苟且卒

事以致禍結兵連戕民耗國經畧朝鮮掩敗支吾既

稱倭將義弘斬級矣倭將正成生禽矣義弘正成見

在無恙復以書來申明和約則當時歿於兵戮於西

市者何人也此古今未有之欺幕士金相嘆其以無

辜講和之夷誘之為俘驅之就歿不勝感憤削髮辭

去不大愧玠哉姑息優容四千金打點之說又見於

兵科之疏是益之愆也云南巡撫陳用賓陷歿猛廷

璫已犯殺降之戒。究以李先著更增士類之悲。冒功  
附爵。世襲錦衣。括猛氏歷世之積。飽夷賂吏。賦之厚。  
土儀之貨。敢於褻君。塞功之叙。滔及稅璫。小人之惡。  
甘心笑罵。俱係吃緊之官。豈容匪類之廁。○廣東巡  
按李時華劾奏李鳳征多解少。金銀入已者五十一  
萬七千有奇。而夜明走盤。貓睛毋碌。與夫異石異盃。  
不下百萬。參隨四百餘人。同署而婚。受某某美女。酬  
以冠帶。又嚇詐官民。斂銀各以萬計。此而不戢。復如  
三楚故事。能無損威辱國乎。不報。○借太僕馬價銀  
一百萬給九邊。○稅監梁永殺涓南知縣徐斗牛。○

萬曆注畧

卷十

十一

內使辱侍郎敖文禎。於宣武門。詔司禮監查治。○陝  
西黃河竭流二十四日。○陳藻張養蒙並罷。○科道  
蕭近高李培各以言事降俸。近高言曰。陛下恩初  
疾時。珠玉滿前。誰為續命之膏。培言曰。陛下孝事  
聖母。亦思掘人坟墓。毀人田廬。種種慘狀。聖母必有  
愀然者。○嵩縣民變。

四月刑科張鳳翔惡趙邦清之強直。自遂於吏部。不  
便欲擊之去。邦清疑出於同官鄧光祚。候執蒲之意。  
因自訴已之清。暴鄧侯之貪。光祚亦以貪誣邦清。御  
史左宗鄧沈正隆。吏科田大益助之。極言汚穢。吏科

管于沐奏曰。邦清好剛。使氣操切。苛刻。此其所短。挺  
身任事。杜絕餽遺。此其所長。錄其短而掩其長。其腹  
可剖。其心不可服也。○朱賡到京入閣。

五月陳增趙欽魯保進銀六萬兩  
六月稅監潘相毆辱江西宗室

七月大興衛百戶王遇枝奏徵直隸十四府田房稅  
銀并馬場官地變價銀三十萬兩。着南京太監查勘  
解進。羽林衛百戶閔應龍奏海澄縣機陽山。每年積  
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差內官高家勘解進。

八月李道進江西船稅二萬五千兩

萬曆注畧

卷十

十一

九月揚州富人吳時修獻銀十四萬兩。詔授其子弟  
各中書舍人。○辛巳夜流星數百出。參宿入天苑。  
十月壬辰夜南京星隕如雷。丙申孝陵災。○太倉太  
僕俱告竭。○左都御史溫純摘論科道之有過者。請  
定國是以一衆志。參御史于永清都給事中姚文蔚  
之貪。

董其昌云。大臣多以老成持重。影響為護身符。譽  
之不喜。毀之不怒。若寬然長者。實鄉愿之學術耳。  
待小人當如富弼云。口誅筆討。不少假借。乃散羣  
之作用。溫純此疏是也。或以御史大夫不當參科

臣則又非通論。先朝顧佐何人哉。御史大夫總持法紀。百官皆在所彈壓。何論一科臣也。

十一月內官奏山西煤窰每年變價五千兩有旨開取

十二月順天府解進乾清坤寧子粒銀四萬八千餘兩。○修建海外普陀山寺

癸三十一一年春正月禮侍郎郭正域奏錄嘉靖間肅皇納諫止抑內官弊政六條勸上法祖安民收

回稅監不報。○工科宋一韓極言牧馬之弊其一牧地之隱占其二內商之供應鋪費日見增多其三有

萬曆注畧

司之徵完類解半屬支吾其四京糧之收放存留總無確核。○各處稅監進金銀於內庫共礦金一百七

兩礦銀四千五百兩稅銀十九萬八千八百餘兩。二月新紫光明德二殿。○御史湯北京劾奏吏侍郎

朱國祚沈酣中聖狎比頑童五斗解醒日復為嘗三丈高眠旬多休暇蒞遼總督萬世德才全行險奸尤

濟貪最可恨者朝鮮任方重大天津去遼陽不二十日程而徘徊四箇月始抵前屯猶以虜阻上章希復

久駐既以違命逗留迨倭奴盡去世德馳入朝鮮報捷世德未嘗督陣何以稱功又復盜功掩罪出鎮二

載漫無成算專以塘報塞責賊穢所至昭彰執贄不遺下賤取償轉付諸營滿載歸來捐資結納。○吏科

項應祥敬陳八事一內外員缺之極二職官壅滯之極三鬻爵濫觴之極四逐臣禁錮之極五士風卑陋

之極六國計空虛之極七因周淹禁之極八土木繁典之極。○雲南普明驛丞李仲登奏雲南富州與廣

西賓州僅隔一日程水路則從宜長南州彌勒維摩計程六日陸路則從歸宗至泗城計程八日比貴州

捷二十餘日。三月倉場侍郎謝杰言漕河告涸糧運萬分難至所

萬曆注畧

有調停之法莫如存舊糧於倉暫放兩月折色奏銀係輕費可不時而來也臨德二倉所積宜先解之京

師以安人心俟河道一通卽以南漕照數補足庶使米價不涌又無損於日後也。○雲南巡撫陳用賓請

開邊伐緬不報。○武選郎沈朝煥極言錦衣世官冗濫宜加簡汰以省祿費

董其昌云祖宗有親盡之祧宗祿有遞減之例而武功爵非係血戰者世襲不變金吾華胄有日

增無日減豈礪世磨鈍之權亦傷財害民之蠹也

四月朔日食改享太廟於初五日。○遼東稅監高淮

率騎士三百人直至廣渠門外科臣田大益孫繼善姚文蔚各上言淮於春寒雪擁之時統領家丁沿邊搜括慘不忍聞督臣楚達奏之未經處分今擅離信地挾兵潛住都城左側情形叵測不報

五月給事中宋一韓奏奴酋漸有可慮高淮志甚輕夷恐邊釁一開其憂方大○御史王藩臣極論徐州稅使陳增之害○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越等相揭持奎襲爵已三十年而越等二十九人並言奎非楚恭王子禮科張問達請下兩奏於武昌閩宗詢問物紛然以為假王下廷議禮侍郎郭正域武昌人也

高淮在界

卷十

十一

十二

楚宗人言戶尚書趙世卿舍辭書謝杰獨謂王非但正域請再勘輔臣一貫不可正域語侵之輔臣鯉右正域一貫怒比楚王許正域歸後楚事竟廢楚王遣人奏謝因遺書謝請貴人楚宗率眾邀請途兵備副使用應治鄭人也恐事露遣兵捕宗械繫之閩宗奉訴於巡撫趙可懷可懷譙貴之一人突前以手械擊可懷立斃於是捕治諸宗人坐以謀叛大辟者七人禁高牆者數十人○勅諭少傅沈一貫登三事者十年歷一品者六載毋以任勞任怨而思易退母謂足安已治而遜成功時稅使交行災異叠見執政惟

是聞言路壅塞怡然自謂治安誠者病之○高淮復如遼東○廣東珠監李敬進珍珠金銀於內庫稅監李鳳進市課鹽銀內庫○戶尚書趙世卿上言國家錢糧征收有額稅糧馬草農桑鹽鈔為正課各運司者為鹽課各鈔關為關課稅契贖錢香商魚茶屯折等為雜課內除徑解邊鎮大約三百七十餘萬兩近年開採之命下山東之香稅商稅福建之屯折徵寧等府之稅契銀江西之商稅鹽課悉歸內使而臣部之雜課失矣征求無藝有司不得不以見完之正稅量為那移而臣部之正課虧矣兩淮運司立起單入

高淮在界

卷十

十二

萬引而臣部之鹽課盡矣行旅蕭條商賈暴足而課奪矣高淮關中書李敬開投指揮而事例之課外矣南直那借造船浙江那借袍價陝西議督濟邊而臣部之通課又如此其多矣國家利源止此數項而握於中官處處自為那抵征時征播之費二百餘萬兩征倭之費五百九十五萬兩典禮之費三百六十六萬兩節年添進買辦五百餘萬兩老庫將窮太倉無過歲之資漕運有目前之阻塞兵動言鼓噪內處處有揭竿臣不知其所終已

六月稅監梁永高淮杜茂王克陳永壽張忠各進

內庫○諭造崇德永壽等殿○永寧上婦奢世統構兵

七月左都御史溫純杜門求去疏十七上不報○禮

臣郭正域司官吳默定補謚改謚之議應奪三人許

論呂本范謙應改一人陳瓚應補七人伍文定吳悌

魯穆楊繼宗鄒智楊源陳有年○正域又言屬夷賞

賜在互市之外者宜裁○虜犯遼東長寧堡○河決

豐沛

九月主客郎聶雲翰言科道以外補為缺望往往因

其推補訖請長官姚文蔚之逐溫純駱駘曾之逐

萬曆注畧

象乾大非政體○科臣楊應文疏參郭正域如一貫

指

十一月有投匿名書於各署大約言鄭貴妃欲危太

子事題日積憂危並議輔臣一貫請嚴行逮捕上

震怒召太子慰安之太子泣上亦泣隨令內

監以慰安太子語論內閣時一貫方以楚宗事恨

郭正域疑妖書屬正域為之下令大索縱騎四出逐

捕給寧錢夢臯直指正域且及輔臣鯉御史康丕揚

佐之發卒圍正域舟捕其僕隸乳媪下詔獄考訊無

所得又圍鯉第長安中人無敢偶語吳江人

以疑似捕治詞連部郎王士驥于王立皆坐斥并捕

高僧達觀詔獄觀亦被五刑衣周嘉慶遭道闖

門慘掠獄久不成最後得曠生光禮侍郎廷機及趙

世卿告輔臣賈即此可以具獄賈勸一貫如廷機言

刑尚書蕭大亨必欲窮究之御史沈裕力持定獄

上命磔光事遂得解生光初不肯承裕誘之乃曰从

固所甘恐累妻子耳裕許保其妻子要裕誓而後承

及生光妻子坐斬裕亦無病暴卒無何永嘉人為殿

中書趙士禎者在疾發自言為是書身肉碎落如磔

狀而歎

萬曆注畧

三十二年正月福王出府成婚○叙播中李

加少保郭子章都御史各廢于世錦承衛指揮劉經

陳璘等各陞賞有差尚書田樂蕭大亨各廢于世錦

衣○河道李化龍上泖河議黃河自歸德而下合運

河入海其道有三道考城過堅城出茶城向徐邳為

中路是名濁河錄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從昭陽湖

出秦溝為北路是名銀河錄潘家口過司家道口經

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為南路較而言之中

路差勝不如泖河之開其善有六蓋錄宿遷入運則

徐邳涸而無水難錄豐沛入運則豐堤壞而有水難

泃河開而運不借河其善一以三百六十里之泃河  
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  
善二運借河則河為政運不借河則我為政察機宜  
而治之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今直二十  
萬善四糧船過河約在春盡長河漲耳人泃而安流  
逆浪早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善六請開泃河以通  
運泃河者在滕嶧之間受沂沐下流南通淮海舒應  
龍嘗鑿韓莊中作而罷劉東星在事欲遂成之會病  
卒未果至是化龍建議開之漕河別出一開道矣○  
禮部李廷機疏禁儀司之弊時宗藩請封其費不貲

萬曆注畧

卷十

十九

天潢之胄等於無告故疏及之○大學士王家屏卒  
二月閣臣一貫題次輔沈鯉為會試主考鯉辭以主  
考必用次輔相沿為例人皆預知 祖宗朝有以儒  
士主考有以入京朝賀舊臣暫借典試畧倣遺意可  
絕弊端乃改命朱廡○各稅監進銀二十餘萬兩○  
盜竊守衛將軍金屏○下戶部收取金珠寶玉入宮  
○山東巡撫黃克纘奏稅府太監委官解銀于路詭  
稱被劫累地方賠償此輩習成嚇詐局套攘奪日橫  
請通行申飭○江西稅監潘相毆辱宗人謀已  
三月賜進士楊守勤等是科內閣六人○駙馬楊春

元棄職私走回鄉詔削其父官

夏四月辛巳朔日食○詔景府遺下地租悉送入福  
府崇文門外皇店聽福府管理

五月長陵明樓災○侍郎楊時喬署吏部○廣東稅  
監李敬進鑽金珍珠千兩於內庫張忠等進金銀八

萬兩有奇○兩廣總督戴耀極言中官採珠之害初  
粵中香山灣九夷貿易番船所艤漸乃築城聚室儼  
然立一番主交構中官流毒一方云○禮部李廷機  
奏進士觀政宜從簡省去陋規以端始進

董其昌云士莫重於始進雖賢如韓愈猶以朝夕

萬曆注畧

卷十

二十

薪米僕從之急上書及門有志者惜之而此疏所  
縷舉有大於薪米僕從惟萬曆二十三年吏科楊  
東明不許本房所取士稱門生於從前交際陋規  
一時捐卻可以挽士習者

四川巡按李時華奏勘界事難結局初播州之役安  
疆臣不惟假道又且助兵戰甚力有功將士分功蔽  
之僅以虛銜酬賞竟負初約其靖邊等地疆臣據於  
揚酋存日撫臣必欲反之於前亡之後所以快快卒

不服云

六月山水衝諸陵各陵松樹垂食殆盡論內閣傳諭各衙門修舉切要時政以昭畏天至意○光祿卿王守素奏寺帑屢竭蓋寺每年錢糧人數不過二十二萬又時有逋欠不如額者萬曆初居正作相限制每年用十二萬多至十五萬止以後漸至三十萬出浮於入寺臣束手城狐社鼠莫可問矣○羽林衛等官奏稱徽寧二府稅契銀十五萬蘇松諸府稅契銀二十萬著太監邢隆繳進

七月連日大雨都城崩壞武選主事徐鑾上言彈災

萬曆注畧

卷十

十一

實意請收回礦使戶尚書趙世卿諫言蒼生糜爛已極天心示警特嚴礦稅貂璫掘墳墓奸子女侮官虐民成何世界 皇上嘗曰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日以繼日更待何日也○河決蘇家莊水滄豐沛八月冊李氏為順妃○都給事中田大益疏畧曰皇上邇來亂政不減六代之季屢疏泣陳而皇上堅塞兩耳不肯一聽一旦亂作 皇上與諸臣身之安危且不可必尚何金玉玩好之有哉又疏畧云皇上深居九重目不見四方之顛連耳不聞萬口之怨言而有人奸棍妄謂小亂易治搜括奇巧蠱惑

聖心遂以憂危為過計忠赤之語為恐嚇耳積怨之

民窮極計生斬木揭竿四向而起前此為 陛下信者鳥獸逃逝張空拳以禦盜能乎○魯保陳增等進內庫銀十五萬兩○戶尚書趙世卿言每年內庫金花銀額設一百萬 皇上增加二十萬六年至今共進過五百二十萬不過將邊餉那移耳彼既取盈此益空匱今年邊餉該三百七十二萬而僅發一百八十四萬轉眼又該發明年餉矣即不能發內帑以助邊亦宜寬買辦而急邊計也

閏九月論內閣曰播功平定一國拓土開疆不行封

萬曆注畧

卷十

十一

爵之賞不可以勸後大學士一貫謂在事文武眾難以濫封特加總督李化龍少保總兵劉綎陳璘左都督十月福建巡按方元彥奏奸商挾夷肆劫初紅夷之入閩不過二船貪漢財物為奸商所誘而來久之賈人欺給盡沒其貨夷為無告守土大吏不辨侏儻之言惟憑通事顛倒以致夷人忿而無亂自後時時見告不可復止○瓊州生黎以香易土牛巡兵奪牛黎憤殺數人去參將倖功開於兵使姚善率眾掩之大敗督府遣師又大敗後調數萬人擊之黎走險深入



得老弱首類報捷

十一月御史楊廷筠奏水西疆界不定時播賞已行

播事未決撫臣督臣各持意見朝廷無灼然主張故

也○御史錢桓奏道臣勾夷起釁

董其昌云汲黯有言粵人相攻故其俗不足以煩

天子之使此議國體者也國家兵力虛耗征播亦

十之三控制之術寧畧無詳如養癰然不至於殺

人而止則善矣

乙二十三年正月考察京官時主察當屬吏侍郎楊

時喬輔臣一貫怒其方嚴請以兵尚書蕭大亨主筆

萬曆注畧

卷十

三

徐觀瀾以不及降時論籍籍給事錢夢阜當外補特

旨留用於於是郎中劉元珍御史朱吾弼主事廉時

雍後先論一貫權奸誤國有旨元珍等俱議外御

史林秉漢直指楚藩假王亦坐謫時有吳中布衣在

一貫坐夢阜戲之云昔之山人為山中閒人今之山

人為山外遊人布衣對云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

給事給相門事一坐哈然

三月科臣錢夢阜奏溫純黨庇正域指楚王為假王

林秉漢正論乞亟斥純以善楚事○議徒寬莫新

居民六萬餘口入內地棄新疆為既脫焚速二首

請金縉即於穀陽清河沿邊給賞總督奏達巡撫趙

忻布政張中鴻總兵李成梁以招回華人叙功并賜

奴首金

七月部郎賀燦然疏為清平之論謂主察與被察臣

俱宜罷去作書傳之邸報署吏部侍郎楊時喬言國

是難管主權下移莫甚今日懇辭印務不報○斥賀

燦然為民○左都御史溫純罷○勅建議國萬壽寺

八月各稅監梁永等進內銀十一萬餘兩

九月二十日京師地震○江西巡按吳達可薦布衣

章漢纂修經世諸書遂授順天府訓導○楚王進勳

萬曆注畧

工銀萬兩

十一月 皇元孫生上 皇太后徽號尊 皇太子

生母王氏為貴妃○茶陵州知州范守已獻漕渠便

利之議○南京教場有星隕地無跡○加李汝少師

邢玠少保李成梁太傅

十二月罷開礦內外官回京○朱載堉右通政廉之

子也○徐三畏總督三陟李汝修理戎政○湖廣武

昌大火○勅修南海普陀寺工完

丙三十四年正月內官楊榮在雲南殘害軍民軍官

賀世助韓光大糾眾焚燬其第殺之 上聞大怒朱

廣奏云 陛下無以一人故變動一方數日有旨  
不足惜首事者正法中使罷不遣乃捕世勦斃於獄  
○科臣沈鳳翔劾蕭大亨戴燿陳用賓○兵科孫善  
繼劾甘肅巡撫徐三畏虜入涼州三日設云當日即  
出搶殺男婦千百設云四名經過四十餘堡設云三  
堡兵將不見虜設云對敵○侍郎楊時喬副都詹沂  
管計侍郎李廷機署禮部前除夕 上謂左右曰此  
時廷臣受外覲官書帕開晏打開惟楊李詹清寂可  
念○元夕御宴慎嬪魏氏勸停礦稅取君民同樂面  
訶鄭貴妃爲末姐忤旨幽之七日卒嬪魏縣人好直  
萬曆注畧 卷十 五  
與孝靖相結素爲鄭所忌 光皇七歲時微有水  
厄嬪力護得無恙鄭妃恨之遺擯者屢矣謹夙願著  
靈異 上嘗念之卹最厚魏家人載其事傳之  
二月御史蕭淳劾輔臣沈一貫○吏科翁憲祥上論  
銓政一曰明職掌大僚之有會推蓋冢宰不獨受其  
權而博謀以示公若冢宰舉手而聽則所司何事至  
於吏部司屬亦待會舉尤屬無名二曰復選法掣籤  
之法久爲笑柄果無心於天官之職一吏可代如仍  
有心則官原預擬何必於大廷中支吾三曰儆曠職  
臣之去就悉錄君命自便身圖各行已意撫按不即

參處以患病具題漫無懸究緩急登賴焉入計伏任  
當有限期優游解井實不蒞事又不開缺仍得照舊  
陞轉有官名無官實所責成謂何四曰杜趨避有司  
薄不善之地選而求改未經到任旋有調煩方面官  
一遷遠方遂不復去待遷近地依然就列庶嘗館選  
槩從多留或預度難盡番姑引疾以幾幸日後人心  
不正僥倖何錄自抑五日禁保番方面官加銜保督  
因爲地方借才遂有相與體面以完故事有司沽名  
要譽明示意指使士民奔訴上官倡發成風安可底  
止隄防末流正惟此時○御史馮奕垣陳二弊五窮  
萬曆注畧 卷十 五  
○倭首源家康代平秀吉爲王畫誅其大臣移秀吉  
子秀賴於大板  
三月暨祿進銀十萬李道馬堂等共進銀十萬高瀨  
進參一百三十五斤○兵科表懋謙陳言八事  
四月京師大旱  
五月太僕少卿吳華奏馬政之修當自倭馬之時懷  
之而嚴責成於州縣○武庫主事吳炯論驛遞煩費  
要在六部之有題差戶兵二部一差分爲三四以便  
庶官之過家其費不貲雖廣開事例得不償失也州  
縣長吏引例裁抑自謂強項者藩臬兩臺反嫌其失

歡貴要何以得行每驛錢糧須通計實數幾何覈其餘剩以佐公家之急不然徒充有司之索其病民等也

七月雷震朝日壇大雨雹○沈一貫沈鯉並致仕○兵科呂邦耀奏土司安疆臣惡形漸露初郭子章籍疆臣之力故楊應龍授首事平之後欲寬假以存信而時論頗以為非云

朱國禎云安疆臣奉朝命甚謹蜀撫喬璧星欲取安氏為功坐以侵占播地之罪喜功者遂以受賄棄地劫前院王象乾逐之去

萬曆注畧

卷十

二十七

八月御史史學遷請閣臣兼用外臣

十月儀真稅監暨祿請罷天下稅使不報○戶尚書

趙世卿奏羽書旁午軍士告饑

董其昌云人臣謀國有似是而非者請蠲請折似於愛民請存留似於預備請借支似於應猝然皆目驗之智護身之符而未嘗通論天下之勢也若大司農掌錢穀之出入則引議而爭固其所矣

兵科夏子陽冊封流球回以五月初四開舟六月初二抵境十月十五登舟三十日抵岸

十一月南京妾人劉天緒募緣牟利謬稱能呪生雲

霧招聚愚惑為軍士所告守備豐城侯以反聞京城閉門水陸絕行者三日兵尚書孫鑠欲以捕及為功操江都御史丁賓署刑部大理婉詢其事妄言者坐磔無辜逮捕者悉得活寶持身清簡加意民用在南都凡溝渠巷陌影占者悉行清出神祠非舊者悉毀自都門至丹陽陸行官道皆石砌平坦行旅頌之嚴恕有大體嗣位者莫能及

丁三十五年二月朔日食京城守門內宦毆殺泰典知縣○御史宋燾上歲功伊始疏○甲寅朝房火○給事中汪若霖胡忻等言朱廣一人獨秉閭務叢脞

萬曆注畧

卷十

二十八

不堪請行杖卜相臣助理如周應賓之請黃汝良之阿李廷機之福皆不可與

三月賜進士黃士俊等得各臣楊漣清風直節著於為令為郎時後與左光斗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俱歿魏璫之難有張瑞圖者一甲第三名其會試策中語云古之用人者初不設君子小人之名雖有甚不肖皆有以自致於實堯舜未嘗標君子之名而置禹稷於岳牧之上未嘗過設小人之目而輕用四凶之

討分別起於仲尼謂大受小知不可也極論之品藻飾而成材不可以假借而就小人亦有可大受

者君子非獨窮於大受并小知而亦屈者時顧允成  
家居見是策而咤曰斯人敢于非聖後日可爲世憂  
○雲南巡撫陳用賓昏  
貪虐下信任和曲知州黃榜兼署祿勸州印舊糧一  
斗徵二錢者加至七錢而用賓又受誣捕鄭舉急舉  
遂密誘阿克謀復土官糾集夷目同時起兵渡江直  
禿武定有變者用賓朴之人莫敢言賊遂薄城破  
之殺指揮金守仁執推官白明通劫庫放獄屠殺居  
民一空知府陳典以事在會城抱印不敢歸阿克即  
鳳騰霄也

萬曆注畧

卷十

二十九

四月戶尚書趙世卿言用人各有職掌冢宰無所不  
統而推擇司官反倚耳目於各部殊非六卿率屬之  
意

董其昌云李德裕有言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  
天下之政不可不歸中書爲冢宰亦如是矣

五月起輔臣王錫爵於家加少保辭不至召尚書于  
慎行入閣未任卒葉向高李廷機各尚書入閣○四  
川廷拔孔貞一奏土酋安疆臣悖旨糾夷○禮科戴  
章甫請禁奏疏之煩言隱語○兵科題免宿衛軍士  
營謀○刑科周曰庠參孫鑛慘殺無辜妄邀功叙○

顧憲成作寤語察言貽錫爵大畧言近日輔相以模  
稜爲工賢否混納於平等而曰剖破藩籬是非直付  
之含糊而曰能脫落意見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張  
禹胡廣豈不恨哉

六月禮科孫善繼請罷館選畧云翰林升轉必錄內  
閣具題吏部不得聞不論賢不肖槩令優游養俸計  
日待遷魚貫而臥揆席若揆貢然何惑乎調燮無術  
相業日早也請自今議定額數若干溢於外者聽其  
請告縮於內者即行議補不拘內外官員才猷歷練  
旁通典故者照品推補不當者聽科道劾去揆次以

萬曆注畧

卷十

三十

原官兼各省提學必歲考一週方許轉坊斥隲俱錄  
吏部而內閣無與虜不失祖宗朝用人之意

閏六月京師大雨城中街衢水深三尺○吏科姚士  
慎言外治之弊皆因撫按不以察吏爲務而更調保  
留皆徇屬官之私營紀綱所以日壞○大學士朱賡  
請止礦稅云兒童禿卒無非怨詛臣之言流離瑣尾  
無非感悟臣之狀○諭兵部嚴解攝官中未嘗不念  
周天下其於京遠安通請戒振武尤爲惓惓昨見滇  
夷竹尊日久蔓延任其焚劫撫鎮官平居防守何爲  
陳川賓沐獻帶罪殺賊如縱寇遺患併治不逮○御

史唐之變言 皇上遠處輔臣臥病百官屢疏不下  
司用人者人材日墜而日消司國計者倉庾日空而  
日急司兵事者兵甲日衰而日微此至虛極弊之症  
候也

七月彗星見東井○撤稅使梁永回京永在陝西橫  
甚怒縣令滿朝薦之相抗諧之上 上為之遠治  
舉朝論救不聽尋 中旨撤回

八月四川巡撫喬璧星請征安堯臣貴州按臣馮奕  
垣言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大學士朱廣言用  
兵非計傳旨諭堯臣歸本土四川錢桓奏堯臣身歸  
南唐注界

水西妻子尚留鎮雄并經不可又參貴撫郭子章  
安西偏詞遺未了之局

十月禮科邵庶言旌節濫請成風

按 高帝首論表揚節孝本以覈實幽隱風屬劫  
民高安吳山所云衣冠之家禮義自出何待表揚  
近來請乞多歸縉紳而間開寒微遺漏者多矣

十一月葉向高到京○丙午日赤無光

十一月朝鮮王李暲○下戶部辦七公主婚禮金  
珠價至十九萬兩○雲南巡按周懋相按行在曲靖

聞阿克胤移書用寶宜急調需益安紹慶兵備省城

用寶疑安氏不肯用亦不設備若無事者阿克胤會  
城用寶始懼總兵沐凱登城賊望見羅拜獻不能出  
一語賊焚劫關廂居民數千家攻城益急索武定府  
印用寶即以印付之賊退至武定立阿克胤為知府遣  
兵攻祿勸圍尋甸殺指揮儲藩裕安紹慶兵至乃敗  
之賊又破嵩明吏目韋宗孝歿之署印知事李性逃  
去又攻祿豐知縣蘇夢陽被縛罵而歿用寶竟不奏  
聞

成三十六年正月御史葉永盛奏辯李廷機人品時  
廷機久挂人言謂其器局褊狹而攻之者遂造為  
萬曆注界

金載玉行賄與援之說欲盡捨其一生砥礪故永盛  
極言之當時以為錢夢皐論沈鯉貪污鯉不辯而曰  
貪污之事臣任之矣蓋自信之素也廷機易名文節  
印永盛之論定○秦王請封子為郡王禮部據例王

孫中尉繼爵除世子外餘各本等爵級不得冒請○  
賊攻羅次知縣熊尚謨拒却之守備王之瑞乘賊不  
備進抵元謀賊潰走賊黨吳良傑來爭遊擊裴希度

擊斬之官兵大集乘勝進薄武定偵者馳報賊午睡  
請潛師襲之參將張名世曰何容易也其兵而進賊  
皆疑走官兵入城大掠已復躡賊賊金于道官軍

爭拾金弗遂賊盡走東川用賓遂奏大捷

二月科臣蕭近高宋一韓各參陳用賓辱國冒功既以印與賊復不能以兵索印用參將張名世屠戮村民報捷遠近開然群盜蜂起普寧一帶城門盡閉閣臣葉向高言用人理財大計○署吏侍郎楊時喬稱病冬春大選俱司官代

三月海西建州二酋入貢奴酋混入猛酋領賞禮部案驗得實時奴酋二年失貢矣職方主事葉世英言奴酋強梁日熾鎮江寬奠之間逼近虜巢必先壯其聲勢乃能伐其狡謀戎政尙書李化龍亦言遼左危萬曆注畧

在旦夕皆因高淮擾民激亂以為奴酋之資

四月京師黃塵蔽日○江南大水麥禾皆無○戶尙書世卿備陳財用出入之數與額課虧損之錄大學士賡言隆慶初兵餉二百萬兩今日四百萬兩不知虜未款貢前塞下多事餉何以少今日安寧餉何以多至於宮中買辦歲進二十萬故事取之於監者皆責之於部自礦稅設立正供多被侵削曾未十年虧損已四百六十萬出者日贏入者日詘莫知策之所出○起劉綎雲南總兵討阿克○主事鄭振先疏劾朱賡十二罪主事范汝梓請東宮講學有旨各降

三級調外○遼東前屯軍變欲殺稅監高淮不果○

朝鮮國王妃金氏請立其次子光海君璉詔議之五月革陳用賓任聽勘以薛夢雷代○稅使高淮差舍需索錦州軍戶軍戶殺舍吏侍郎楊時喬力言建首叵測遼左重困有旨撤高淮回京○兵科宋一韓言鎮淮故隴氏土不宜予安堯臣竊據○虜犯喜峯口○以高淮言逮同知王邦才

七月御史史學遷參孫鑣舉動乖方不宜與冢宰之推○兵科宋一韓劾巡撫趙楫總兵李成梁割棄沃野之地予奴○工科王元翰論蕭大亨之貪所屬郎萬曆注畧

申用懋被參回籍復起職方孫鑣之妾殺少卿唐錫徵語毒啓之四臣一體相比○御史黃吉士請補缺定遺賢諸理學如曹端賀欽節義如周怡陸燾浦鍊清介如軒觀王之誥勲望如張佳胤等二十一人八月有旨諭考選久滯非困吝諸臣惡生疑訐辨奏擾耳汪若霖調外吳正志汪元功黃汝亨黃一騰降一級調外○御史史記事顧慥參姚士慎熊鳴夏陳治則以救若霖○御史陳于廷言若霖參元功汝亨則並處陳治則參正志一騰而參人者不處非治則為朱賡素昵故耶○御史吳亮參陳治則姚文蔚○

刑科張國儒參孫鑛害眾要功○御史馬孟楨疏以  
堂冒濫參張嗣成姚文蔚陳治則王永光○南京天  
鳴聲如濤鐸旬餘日乃止○貴州苗仲作亂

九月宰賽入犯開原殺掠男婦六百餘參將李如楠  
不出○御史朱萬春楊師程各疏論朱賡逐范汝梓

姜士昌朱燾鄭振先汪若霖庇戴耀徐學聚郭子章  
○御史彭端吾疏朱賡庇私人陳治則熊鳴夏○御

史畢懋康參徐申○兵科胡嘉棟參康丕揚○戶科  
韓光祜參蕭大亨○起吏尚書孫丕揚○南戶科段

然劾輔臣王錫爵朱賡○御史董紹舒薦鄒元標等  
萬曆注畧 卷十 五

○御史蘇惟霖參姚士慎士慎辯陳于廷史記事疏  
○工科李瑾論朱賡○御史穆天顏論賡及李廷機

蕭大亨沈子木徐三畏戴耀沈季文徐學聚○御史  
朱萬春參周孔教○南兵尚書孫鑛回籍○科道張

鳳彩彭端吾吳亮彭惟成各疏論賡廷機○御史金  
明時言東南無食無漕錢糧止有此數兵馬豈得擅

添邊腹撫臣宜以節省之數歲上戶兵二部以為優  
劣

十月御史陳于廷參申用懋趙拱極黃克讚職方更  
易三人授受一脉但趨權倖何知邊計之多虞止顧

私人豈問中樞之積穢○湖廣撫臣張問達疏災民  
危困有旨罷稅料銀兩未解者留備採木又旨念浙

西水災留發淮鹽銀五萬兩賑濟○吏科喻安性參  
太監成敬呵斥輔臣畧無忌憚工部郎張嘉言參安

性借言藏機以為賡曲護御史吳亮史記事亦各疏  
安性巧附朱賡借攻內監○兩廣總督戴耀以失事

削籍○陝西總督徐三畏卒於官○論內閣曰近來  
中外佞言煩興是以將諸疏留中正賴輔臣協心共

理豈因小臣誣害便欲高蹈臣子大義如是乎傳論  
二輔臣速入閣視事又論吏部都察院曰科道為耳  
萬曆注畧 卷十 五

日之官近來新進全無公心妄逞胸臆淆亂國政惡  
言詈語不勝不已好生可惡爾部院一體申飭○科

道張國儒馬孟禎韓光祜梁州彥李光輝張鳳彩各  
疏王錫爵朱賡 聖諭吏部言官誣詆大臣朋謀逞

臆綱紀陵夷姑且置之度外有不遵諭者指名參來  
○科道宋一韓翁憲祥胡嘉棟王元翰各疏參賡廷

機○御史史學遷參趙世卿  
十一月命朝鮮王次子瑄襲封○御史穆天顏請用

鄒元標趙南星等○科道各疏參喻安性○吏部摘  
發奸史著為令○蕭大亨免○朱賡卒贈太保○虜

入薊門塞殺掠軍民萬計

十二月刑科周曰庠奏陳十二斷○掌錦衣衛王之  
頑加少保○顧其志總督三邊○補贈陳獻章文恭  
胡居仁文敬謚○夷酋來葷大人犯總兵杜松率兵  
從寧遠長山出搗其巢獲級一百四十顆

已三十七年正月甲申朔○京城訛傳虜至九門書  
閉○裁革浙江監兌○李化龍尚書兵部○御史張  
邦俊疏方正蒙冤為朱國禎被參辯白○加督漕李  
三才尚書○武昌大火

二月建州夷人朝見出班投印文一紙詞甚謾言彼  
萬曆遊畧

卷十

七

疆界以新立碑碣為卷案御史房壯麗等言廷機遣  
使召侮御史顏思忠奏建虜披猖日甚先是禮侍郎  
李廷機遣客李維葵以書論建夷謂虜意止於勒索  
可以口舌折之論者籍籍謂奴酋之作逆廷機書實  
招之幾有仲淹元昊之謗云○雲南巡撫陳用賓總  
兵沐獻逮至京師○總兵杜松夜馳至哈流兎勦殺  
拱兔夷級一百四十六○閣臣葉向高揭奏六部尚  
書侍郎共只四人皆以病杜門銓衡典禮事務煩多  
請乞黜用○南戶科段然參顧天峻南道周達參顧  
天峻李騰芳天峻騰芳各疏請文華殿叩辭出都門

候命科臣孫善繼亦以受謗叩辭徑行○御史熊廷  
弼勘明地界言奴安符數百里之疆日立碑則許之  
日刻夷文則許之皆巡撫趙楫所為而朦朧題叙則  
巡按康丕揚扶同○壬戌白虹貫天○楊時喬楊道  
賓相繼卒○吏部糾擅去諸臣工科孫善繼劉道隆  
長往顧天峻等出都議處有差

三月拱兔自以忠順見勦小反青激之入搶遂引兵  
五千攻陷大勝堡深入小凌河遊擊于忠志被傷失  
士卒千餘○署吏事侍郎蕭雲舉條上八事有惜人  
才省議論二款

萬曆遊畧

卷十

七

四月孫丕揚起用到京條奏朝政四事○戶科劉文  
炳乞召直臣鄒元標于田間不報○科臣王元翰為  
鄭繼芳所參出疏自辯南北科道陸夢祖吳亮劉光  
復王孟震劉國縉附和繼芳共攻之而金士衡張國  
儒劉蘭蔣貴張鳳彩各護元翰以為能參顧李也又  
詆及胡加棟加棟亦辯遂墜段然劉時俊科臣周永  
春護加棟南科高節鄧雲霄左袒元翰劉時俊段然  
又肆言極詆錫爵一貫賡以及天峻牽連甚多至不  
可問云然劉段皆吳中名吏惠澤加于民精神振飭  
沒世人猶思之



五月虜大入遼瀋○吏尙書孫丕揚以受事兩月所推上大僚疏一槩不報春夏選過官吏以吏科無官不得領引困苦號於道上因自劾求去 上慰留之○對馬島倭稱奉日本王源秀忠命欲借道朝鮮入貢○立阿章為鎮雄土官改名隴自得○建昌土官安世隆為其僕那固所殺妻祿氏討那固殺之○六月建酋率騎五千臨撫順關索參珠價并索欠價人蓋參珠為高准所給取進欠價歷年不與故也守道謝存仁令邊吏攜之以酒委曲與約而後去○兵部題請增遼東兵一萬

萬曆注畧

卷十

三十九

七月明暗台吉與卜石兔爭講人畜忠順夫人馳解之○宛平知縣劉日淑上言京師之民困於鋪行諸役財竭力殫不勝怨咨總書頂首三千散書頂首三百通計七千有奇皆取足于權徵之內

董其昌云足寒傷心民寒傷國前代徙富民以實京師有深慮也宛大二縣非根本重地乎昔時仕者聚歛以足國今特吏胥聚歛以肥家益可恨矣○八月福建鄉試臨期大雨五日以十二日為初試○甘肅地震倒墻千丈

九月左副都御史詹沂祭酒周如砥各以人言封印

出城○薊遼督王象乾上言遼鎮帖危已極閣臣劾向高揭云今日邊事惟建酋最為可憂勢必叛亂而今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請早為處糧餉以安人心不報○奴酋遣子莽骨大以萬騎修築南關故寨○刑科彭惟成請特聘真儒劉元卿○黔國公沐獻歿于詔獄○署院副都詹沂封印出城

十月徵黃梅縣舉人瞿九思為翰林待詔○南吏科黃起龍請祀遼國之主即不可補廟然留京魂魄所依或附食 太祖之側至于建文年亦須遵旨速補其灰節諸臣命官詳考事蹟仰憑神斷賜謚刑科

萬曆注畧

卷十

四十

惟成言歷代臣庶以此為請則楊守陳繆恭吳世忠楊傑天壤間公案舉行端在今日宜勅下各部會同采輯

十一月御史劉國縉奏內監陳永壽黨庇道犯王祜房山民陳槐所生女進為東宮才人生皇長孫內監馬昇紅牌找覓永壽奪與伊族陳表滕肩

十二月起刑玠南京參贊尙書玠蓋乙己考察拾遺者○孫瑋署都察院事許弘綱副都御史

庚三十八年正月大計羣吏尙書孫丕揚署院孫瑋考功郎朱世守科曹于沐道孔貞一主計○南科道

勅李維楨馮時可董其昌○吏部奏舉清吏汪可受  
陳道亨畢自嚴陳大綬瞿汝稷黃汝亨沈應奎薛敷  
政等○大學士李廷機奏荒廟難以久居求准放歸  
○閣臣葉向高請東官講學不報

二月虜大人遼東塞罷巡撫李炳逮總兵佟鶴年

三月張鳴崗總督兩廣自戴燿去其任久虛至是始

補○黃嘉善總督陝西三邊○賜進士韓敬等○吏

尚書孫丕揚請留朝覲俸深官員舊例州縣官歷任

三四年卽與陞轉于時仕路壅滯州縣官至八九年

不得轉人情最爲厭苦新進士應選亦無現缺故不

萬曆注畧 卷十

揚設法題留以通選法○酉陽土司冉御龍先年以

兄弟相讐之故與永順土司彭元錦構禍而御龍甥

彭象軻爲保靖土司與元錦不相能聲言元錦必反

督府通議勦之辰州知府瞿汝稷謂朝廷之治土司

不過羈縻而已且黔楚自征播後城市與田野皆非

昔日之舊何堪鼓擊復典哉請于撫按願以糧餉之

輸而不願用兵未晚遂草檄千言使人持喻元錦元

錦奈服再喻保靖酉陽二司亦服一方帖然汝稷尋

以卓異破格超用○天柱巡簡朱梓以德化苗蠻教

之耕田治生息關睦里苗蠻服之仍選其俊子弟教

之讀書習禮而身自率之又舉其率教者引之謁王

官使知官府之貴一方遂爲善俗知府瞿汝稷請於

監司題請天柱爲縣朱梓爲知縣

閏三月起楊錦巡撫遼東○遼東巡按熊廷弼奏曾

撫趙楫自萬曆二十九年正月至三十六年十月侵

盜邊儲五萬二千九百餘兩

四月正陽門樓災○京畿大旱東南大雨水河南產

牛妖山西產羊妖燕河產猪妖皆二頭二尾八足○

有旨慰留向高自去冬及春疏奏築置高閘至是始

批向高疏云○薊遼總督王象乾揭報虜四五萬衆

萬曆注畧 卷十

侵犯遼陽道臣田立家尙未到任一切戰守之具無

人料理請勅該部另推才望官一員立令到任備濟

邊防

五月 上諭各衙門京畿旱災發內府銀賑濟百官

各捐資俸助賑○御史房壯履題請江南布解起於

先朝巡撫周忱以松江產布以布代粟寬民之力也

法久弊生故以富戶充役先解布而後領銀及布已

解而有司以庫無現銀爲辭或半給或不給昔之

寬民者祇以病民而松江之受禍最甚議折誠爲兩便

○工侍郎王汝訓卒於官

六月閣臣葉向高題請刑部掌印無人獄囚莫為問斷囚米無措三年恤刑之差亦難再緩○吏部題請處分擅去之例大畧以有故而擅去者巧宦之一端不為輕爵祿也

七月為民鄭材單騎入京投揭論趙用賢舊事科臣叅材狂肆無禮因言用賢當諫譴時不堪媼臣怨訕與之絕婚材父洛明知將遵箴衰老以少女強嫁之人品截然昔許敬宗女嫁蠻獠謚繆洛棄女萬里不應謚襄敏○武昌牛妖見

八月催請戶禮二部掌印官○御史傅宗臯言留都萬曆注畧

卷十

四

鹽政久廢督理○遼東巡撫趙楫言招逋定疆功罪益寬奠六堡乃萬曆二年李成梁所建後有言棄地啖虜者此時虜勢敗弱成梁乘勢建堡何畏於虜而云啖○遼東巡按熊廷弼請修築全遼屯堡以防患九月召起趙煥刑部尙書○御史蘇惟霖言黃河洩河利害

十一月壬寅朔日食○御史劉國縉言士紳之貧緣在山林山林之士雅負天民之望而倡道淑人固自孔門家數無奈今人非古且借以梯榮因而售贗品山林之士名高於泰山而遊於門者破甑可稱完璧

遠使趨附之徒奔走若狂其澹正所以為濃也○兵部司務陳禹謨進所撰左氏兵畧

十二月二十四日乙未 東宮第五子生生母選侍劉氏是為今 上○御史曾用升言河南宗室之橫苦於法之無所施窮於法之無可變請設策禁防○王錫爵卒於家

萬曆注畧卷十終

卷十

四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辛亥三十九年正月閣臣葉向高請吏部考察日期兵部考選軍政日期○科臣曹于汴彭惟成各參李廷機杜門多時不入閣理事無可考滿

二月漕撫李三才出境有旨准去漕事命總河劉士忠兼攝○虜犯蘭州

三月閣臣向高劾奏南刑尚書李楨擅自去職時楨老病不能步履言語告休不允徑自歸○大計京官

萬曆注畧

卷十一

四月怡神殿災○山東大旱陝西牛羊二妖叠見○

大學士葉向高尚書李化龍侍郎蕭雲舉史繼偕副都御史許弘綱各疏求罷

五月辛丑雷震正陽門○吏尚書孫丕揚以考察爲人攻擊情迫乞歸 上出溫旨慰番并蕭雲舉許弘綱各不允辭位○王圖辭闕出城大計報允時王圖

爲吏左侍郎北察凡非東林者必去史繼偕爲南吏侍郎南察凡非東林者必先去史記事于察典未

行之前極論內閣自時行錫爵一貫廢廷機衣鉢相傳將及顧天峻并論沈思考周孔教等逮察典既舉

御史金明時名在察中乘留中未下遂上疏攻王圖以及史記事徐縉芳又疏攻圖及李三才顧憲成不揚怒明時撓亂大計先以疏中詞犯御諱問明時罪

明時復疏攻掌察科道湯北京曹于汴已而秦聚奎

疏攻王圖以救明時舉朝分爲二黨群起交攻攻東

林者以王圖顧憲成李三才爲戎首攻之者金明時

秦聚奎劉國縉鄭繼芳朱一桂王三善周永春徐兆

奎姚宗文高節王萬祚張鳳彩彭惟成徐紹吉歸子

顧馬從龍周達王紹徽張延登趙典邦元詩教孫光

祿田生金吳亮嗣官應震劉廷元張銓毛一鷺彭宗

高曆注畧 卷十一 孟韓浚金汝諧劉光復攻非東林者以顧天峻湯賓

尹蕭雲舉爲戎首攻之者史記事李炳恭湯北京丁

元薦徐良彥馬孟禎胡忻吳炯張養正喬允升沈正

宗洪文衡李邦華曹于汴吉人賀煥李朴錢春周起

元劉策李徵儀宋磐吳良輔魏雲中孫居相劉宗周

朝廷聚訟者幾一年餘○尚書丕揚奏黜前計倖留

已故臣錢夢臯等九人奏起馮從吾等十三人

七月軍政考選命始下○工侍郎劉元霖言錢法凌替謂私鑄之禁以其與國家爭利權也惟平價以市銅商賈無憚於官買而私買者省矣

八月倉場總督孫瑋為漕儲遲緩通德二倉去京師不遠若河水未結暫以貯之不妨漸致所省陸運之費不貲○侍郎翁正春進萬歲八箴○加李化龍少傅○楊鎬奏報遼東奇捷○舒應龍尚書戎政林煜南工尚書

九月巳酉皇貴妃王氏薨秘不外傳越四日閣臣為請乃宜皇太子生母也

萬曆注畧

卷十一

三

十月趙世卿久候不得命竟歸○工部臣言皇極門做成木料日久漸朽一木之費常至數千金甚為可惜懇早擇吉豎柱以便明歲接續興工○文選主事董應舉言閩中巨室家於海商日引月長議者所慮海道嚴禁徒為具文乞加意申飭應舉又言府史胥徒之役毒徧天下銓部所屬按款釐正庶幾可以救時○光祿寺臣言白糧係上供所需每年歷於軍運常至守凍請先於軍船

十一月王象乾孫瑋各進兵尚書仍總督

十二月王圖自去○李化龍卒○刑尚書趙煥

部事

壬子四十年二月吏尚書孫丕揚叩辭出都○趙煥署吏部孫瑋署兵部

三月禮科周曰庠奏寧國童生毆辱縣官○光祿少卿徐必達言漕船阻凍不及春運顧募民船雖一時權宜之計究之於國計不便不若仍遵舊例初議發之孫居相因必達言遂中止

四月閣臣葉向高言朝政不行日復一日紀綱盡壞國體盡傷非敢以去要君實念在位有愧願早罷斥時廷機久處廟中復還原寓請告一百二十三疏矣

萬曆注畧

卷十一

四

向高復杜門閣中虛無人者五月○欽天監推算月食未確有旨修改曆法

五月署吏部趙煥請推補閣部大臣○代王元配無子御人裴生鼎涓王以其母賤令妾張氏母之張有寵進為次妃後生鼎莎王老兩人爭求嗣閣臣李廷機在禮部署事時主立鼎莎至是人方攻廷機遂有立長之說主立鼎涓刑曹郎李春熙來斯行等疏請速允廷機之去以存國體以謝言官無波累藩國禮臣翁正春請行勘大同撫汪可受言無可勘涓莎皆庶也涓母未報封而先故莎母已生子而後封此其

昭者也

六月浙江巡按李邦華易試舍以磚。詔增陝西中額五名。殯皇貴妃王氏。

七月虜婦忠順夫人死。撫臣言其納貢四十年最稱恭順。宜加褒卹以勸。

八月諭向高入閣。刑尙書趙煥改吏部。鄉試考官命下遲。應天陝西移初場于十九日。江西二十六。

浙江湖廣二十九日。虜犯延綏撫劉敏寬報捷。九月內使群毆駙馬。再與議於大朝門外。與讓及教習官賈之鳳各疏奏辯。御史耿鳴雷亦言國體凌夷。

萬曆注畧

卷十一

五

之極皆不報。典讓將冠帶置長安左門而逃。東廠奏聞。上大怒。下旨切責。差錦衣官訪尋。奪典讓父官罰教習官俸。

三遣官諭李廷機入閣。廷機陛辭出都門。有旨差官護送。賜路費馳驛。御史楊鶴奏三大營虛伍不任戰守。時事萬分否隔。御史楊州鶴奏遼遼事大可寒心。

通政使吳達可奏。納言關係國體。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古今一定。乃章奏常稱邑里。如吳門歸德之類。又有隱語謎字。同於射覆。莫可卜度者。皆無禮於其君者也。而制誥之詞。以君諛臣近。

其甚。皆當釐正者。禮科姚永濟奏文體上關國體者。皆無禮於其君者也。而制誥之詞。以君諛臣近。

其甚。皆當釐正者。禮科姚永濟奏文體上關國體者。皆無禮於其君者也。而制誥之詞。以君諛臣近。

其甚。皆當釐正者。禮科姚永濟奏文體上關國體者。皆無禮於其君者也。而制誥之詞。以君諛臣近。

運訛言默壞人心。時有李贊批點水滸傳。刊布盛傳。有識者憂其教人爲亂。臣賊子。故永濟言之。科臣王聚洲劾奏郭子章。近者三論一意趨奉。婦寺一節。明指人主當與廷臣隔絕。何狂悖甚。

十月考選官命下。科臣李成名。孫振基。商周祚。官應震。李奇珍。張延登。道臣李若星。錢春吉。人田生。金各疏。叅卜履吉。趙士諤。牛應元。趙健。黃克。續徐可求。徐兆奎。王國揚。鎬劉士忠。李成梁。趙楫。

十一月軍政考選命下。葉向高求罷。吏尙書趙煥請點巡差御史。御史田生金奏告太廟。宜捷宜。

萬曆注畧 卷十一 慎事 肅皇帝時邊事保首領者十不六七。受世者十不二三。今日邊臣之不以捷聞者幾何人。其不獲世廕者幾何人。豈今之邊才盡勝於昔人。如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復侵兀喇。諸酋。虜犯遼東曹莊。殺男婦二千餘人。商店一空。科臣麻儀言鎮遠之敗。以隱匿聞矣。店山之敗。未知的數矣。今此之敗。人言藉藉。不知楊鎬何說之辭。

閏十一月御史徐縉芳爲顧憲成請謚。御史徐良彥言朱賡餘黨。王三善輩一意芟刈林泉。誅鋤善類。誠意伯劉蓋臣論顧憲成及御史周起元。程鳳麟。

誠意伯劉蓋臣論顧憲成及御史周起元。程鳳麟。

誠意伯劉蓋臣論顧憲成及御史周起元。程鳳麟。

誠意伯劉蓋臣論顧憲成及御史周起元。程鳳麟。

誠意伯劉蓋臣論顧憲成及御史周起元。程鳳麟。

寺引道公本各叅蓋臣消亂國是箝制言官○禮部會議庚戌科場事榜首韓敬係湯賓尹別房搜取關節顯然知貢舉吳道南即欲發之以語向高謂碍王圖蕭雲舉乃止及廷試敬復從第三改榜首人益不平科臣孫振基等遂發之湯韓繇是坐廢○吏部分別被論官牛應元楊鎬徐兆奎等回籍○御史過庭訓言自東林之名立而耳目見聞各有濡染我若其君子人誰甘為小人○吏科張廷登恭陳無黨之論以定國是論人者不必為一網打盡之謀論於人者不必為三窟藏身之計旁觀者亦不必為黨同伐異萬曆注畧

卷十一

七

之舉○刑科抄叅太監王信關防事會典開載皇城九門有關防三十三顆俱撥門吏收管各吏闖撥繇於吏部月糧支於兵部而查照分於各科與守門內官不相涉也蓋吏役無甚威力未必重為解官商役之累即有奸弊可以究懲此祖宗立法本意今北安門王信視關防為奇貨必欲奪之駕言祖制豈祖制有在會典外者乎

十二月禮科范濟世奏請 皇太子代行禘祭禮○刑部郎沈應奎進法祖殷鑒○禮部郎田大年奏稱梁雲龍以沈一貫私人撫楚黨庇楚王坐楚宗人以

大逆妄殺多命環承天二三百里地震累月雲龍還武昌妖魔疊出駭而病歿丹行次京口棺木破裂屍水溢流未必非怨魂作祟而一貫尚微美謚姚文蔚錢夢阜莫倖顯擢恐神靈所不與也○孫瑋管都察院事

癸丑四十年正月大計群吏趙煥孫瑋許弘綱考功郎張養正科翁憲祥道余懋衡推舉孫承宗李起元石崑玉等○群臣合詞上請福王之國時張家灣以南沿河一帶行船盡皆封禁船戶數萬嗷嗷行期無定人情弗安故群臣力請○湖廣巡撫董漢儒請釋

萬曆注畧

卷十一

八

累臣滿朝薦卞孔時二月命向高主會試起方從哲吏左侍郎副之向高以票擬不便辭不許及入場即有二尉闖入監試御史請以中使送至院門外開中門令內閣官捧入再開內簾門置本於案中書官接入票完復開門傳送中使進御日以爲常二十九日放榜特於科臣取卷中元歷科元卷必屬詞臣時科臣勢張故特倚重焉○左都御史孫瑋題按臣荆養喬擅去非法科臣姜性吳亮嗣言荆熊二御史方行勘而都御史旁撓何稱總憲御史徐良彥言熊廷弼去留易明旁人多添

戶科孫振基言。二臣一勸必不可少。戶科官  
放贖減公六罪。亮嗣以黨邪。孫璋并李成  
名孫振基。徐良彥。禮科元詩教。孫璋并選郎周應秋  
御史潘之祥言。姜性吳亮嗣官應震。元詩教植黨背  
公。科道李奇珍。崔爾進。孫振基。魏雲中。程鳳。柳李邦  
華。李若星言。俱與吳姜不合。又御史馬孟禎等九人  
合疏。又科臣麻僖。陳伯友。參廷弼。殺士難語風裁。廷  
弼兩疏自辯。○吏尚書趙煥奏。科臣曾六德。年例外  
轉挾恨反噬。○孫璋求去不允。○命封虜酋卜失兔  
順義王。把漢比。妓忠義夫人。差官賚封勅至邊。各散  
南曆注畧

卷十一

九

去不受。御史李若星疏論卜酋抗旨回巢。踰年告  
欵塞上。乃始受封。○科臣官應震言。廷對關防宜密  
均二甲。而州部何以分均三甲。而中行推知。忽前忽  
後。漫無定衡。使排卷貲郎得上下其手。避玉避十取  
一。取六以爲選官地。委屬無謂。宜準禮闈試法。糊名  
易書。以一定後。先爲選法。差別庶幾各安其分。巧求  
少矣。

三月賜進士周延儒等。是科穆昌期。周宗建。周順昌  
自歿瑤難。○原任禮侍郎吳道南。上庚戌科場號簿。  
於別房搜取卷中者。凡鞠散等十八人。湯賓尹。南師

仲各六人。○起李起元。石崑玉。巡撫陝西大同  
四月。群臣再請福王之國。內傳諭養贍地土不完。錢  
糧未到。今春已暮。何明春行。閣臣葉向高附揭云。領  
諭挨改明春。雖皇上慈愛難割。而衆口嗷嗷。非所  
以自明也。王國錢糧。悉照潞府例。地租已多六千矣。  
河南山東搜刮已盡。豈可強爲擾動哉。○刑科陳伯  
友言。絲綸政本之地。高宗所爲代言。任三五重。唐薛  
有糾封墨勅。而其臣駁之曰。不經鳳閣。名爲  
勅。宋時有封還內降之宰相。皆爲內降之端。一開於  
之。爲破例。繼之成故事。意便手滑。好弊叢生。非盛世  
之事也。

卷十一

十

五月。孫慎行禮右侍郎。署部事。○閣臣葉向高求罷  
○戶科商周祚諫言。日者外廷所傳。官闈近侍。少不  
當意。立使自盡。路人爲之酸鼻。願聖心少加矜憫。○  
四川稅監丘乘雲。月進稅銀。○左副都御史許弘綱  
以御史吳良輔。宋槃之。參叩關辭印出城。○劉元霖  
尙書工部

六月。論閣臣向高曰。卿堅意求去。朕心何安。皇太子  
與福王大義已定。又有諸皇孫。何疑之有。之國在於  
明春。必不再遲。礦稅爲三殿。非爲福王。養贍田土有



子何可比。卿為重臣，不得過為疑忌。○南畿提學缺，  
浙江巡按呂圖南、禮科周永春言其人地不相宜。  
南奏繳批印徑歸。御史湯兆京言吏尚書趙煥欲  
用其鄉人韓浚，以故永春為糾舉。永春即劾兆京初  
任國子監，今傾態延弼。○兵科趙興邦直陳大小臣是  
非之弊。○行人張文光奏請立皇太孫。

七月，武人王曰乾訐奏奸人孔學與貴妃宮中姜內  
相莊上軟盟，請妖人王三詔至家，咀呪太子。又刻木  
為太后，皇上像，釘其目。又約趙思聖在東官侍  
衛帶刀行刺，語多涉貴妃福王。閣臣向高語通政司  
萬曆注畧

卷十一

十一

其奏疏與日乾疏並上，而密揭此奸徒所為當靜  
之。上覽日乾疏大怒，徬徨莫知所處。至掀翻御案，  
左右皆辟易，莫敢言。已見閣臣揭，默然霽容，將揭疏  
贖罪之。向高復密奏速定福王之國。上納之，尋以  
他事下日乾於理。○山東淮南大水。○御史魏雲中  
奏選郎周應秋、兵科吳亮疏駁雲中。御史田一甲、參  
太常少卿吳忻不當陪推巡撫。○左都御史孫瑋文  
華門叩辭出城。○張鳴崗尚書南刑部。○李御史湯  
北京傳

八月，釋滿朝薦王邦才、卞孔時於詔獄。三人皆稅監

所誣奏也。○禮臣孫慎行請東宮講學。○吏尚書  
趙煥請點用各處巡撫。○閣臣葉向高辭位不允。  
九月起丁寶尚書、南工部。○御史湯兆京拜歸去國。  
○周嘉謨總督兩廣。王紀巡撫保定。○方從哲、吳道  
南為大學士。○吏尚書趙煥叩闕出城。○御史方大  
鎮拜疏自去。

十月，子孫瑋回籍。○起李楠巡撫陝西。○御史田一  
甲上言門戶所起時行錫爵一貫，廣廷機諸輔傳燈，  
一二孤憤之士，建言被逐，於是聚徒講學，以道學之  
名號召天下。凡生長其地，宦遊其地者，或寔意仰高，  
萬曆注畧

卷十一

十一

或葛勝相絆，而靡然從之。門戶之名立矣。遂制朝紳  
迫挾台輔，夷跽惟其所趨。復有一二奸雄，彼此借資，  
門戶之威熾矣。李三才、王元翰一人其黨，而貪可為  
廉，黃克纘、史繼偕不入其黨，而賢可為不肖。在南畿  
煽者于玉立、吳正志、丁元薦也。在北王圖史、記事胡  
忻也。今作崇之人既去，碍眼之人已歸，願諸臣悉捐  
往念而共歸大同也。○子趙煥回籍。○侍郎張問達  
署刑部。兵尚書王象乾署吏部。工尚書劉元霖署都  
察院。○方從哲內閣到任。

十一月，禮臣孫慎行定福王之國之期。俄傳 旨云

聖母七十在邇。留王慶賀禮成之國。向高封還。

御札言。皇上以慶賀。聖母之虛名。而行昵愛。

子之私計。不可慎行。復力爭之。福王又需莊田四萬。

頃乃行。向高請減半。○內官邢洪糾其黨四五十人。

於午門外。凌誅御史某。御史田一甲奏聞不報。○御

史過廷訓言。職掌混淆。弊在大臣。與言官之助已。收

為入幕之賓。又誤認林下之持議。皆公正。而借為護

身之檄。于玉立湯賓尹。貽書長安。至今牽連未已。

十二月。葉向高六年考滿。加少傅。建極殿大學士。賜

宴禮部。○皇太后失豫。上日夜恭侍藥餌。虔禱

萬曆注畧 卷十一 十三

上蒼。願以身代。○南道御史王萬祚時事不堪。再壞

疏。專論湯北京風波之惡。未幾萬祚暴卒。萬祚清嚴

自處。其巡下江。按行蘇松。凡黠吏豪奴害人者。擒即

杖殺。一時風裁凜凜。人心痛快。犯罪者不寒而慄。其

卒也。白日見鬼。或言其中毒。然衙邸蕭然。破衾藁席。

貧無以為歛。見者莫不嘆息。○御史潘汝禎疏。參翁

正春賀煥韓敬。○戶部郎李朴言。奸邪驅逐。正人浙

人則姚宗文。劉廷元。湖廣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

山東則元詩教。四川則田一甲。四省合為一夥。如趙

興邦輩。不過趨勢附炎耳。皆可斬也。錄是科臣姚趙

吳官元五人。道臣劉田二人。各疏攻排。道臣張至賢

李徵儀。過廷訓。科臣周永春。翁憲祥。亦各特疏。參朴

詞。率孫居相。賀煥。湯北京。下部看議。有旨惡朴。出位

生事。降謫閑散。○御史李若星疏。參黃克纘。○御史

孫光祿。參行人劉宗周。黨借東林。○皇太子妃郭

氏薨。○以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廟。○薊鎮永平

軍士鼓噪。○禮侍即孫慎行。請福王之國。行期二十

八日。命下。○安傳言。皇貴妃請於皇太后。期留王待

四十三。年。太后七十。然後之國。太后曰。吾潞王可

宜。乘否。貴妃語塞。及慎行疏上。上向貴妃索所賜

萬曆注畧 卷十一 十四

御書。對神焚之。乃下定行期云。○奴首圖其壻。吉卜

吉卜。投北關。金白二首。納之。奴兒益壘南關。曠土諸

營。請遼告急。奴兒好語謝都御史。謂撫安等區。畊牧

日久。惟新墾者。槩罷張濤。揣情形上書。謂北關近關

二。毀其一。建首求婚北關老女。北關不與。而又匿其

通壻。其一謂金台失有女。為兄奴林收養。嫁西虜宰

賽。反日。金酋故殺奴林妻。幸酋乘隙。挾求老女贖罪。

於時副將曹文煥。盟北關將援之。奴首計廢我兵。以

第七子。巴卜。海入撫順關。願督質廣寧。濤甚侈其功。

奴首度我弛備。即嚴兵燒北關十九寨。總督薛三才

爭先失策請先募二千餘兵令原任總兵承恩承恩  
分統屯開原待其變頃之御史崔鳳神言奴酋  
不在塔女以天朝作外夷擬合名汚而體襲北關勢  
之不支今日宜急救以完開原奴酋又訴無他意北  
關為西虜抄掠部落苦饑投奴甚眾

四十二年正月戶侍郎李汝華奏理材須秉真心  
恭屯邊一策既可足國亦能禦虜曩有獻地水師邊  
界者謂地中有水即地險也撫臣張濤石崑玉徐鑒  
開田各有成績而行之深有益於度支者御史盧謙  
言屯田以養戰士非以養將官今立為養廉之名或

萬曆注畧

卷十一

十五

占之或粥之則所支常俸謂何必大修農政而清影  
占始為國家之利

二月改鄭繼之吏尙書黃嘉善尙書戎政○御史張  
銓參李朴肆言亂政顧憲成三書之失畢竟難揜高  
攀龍劉元珍清風可尙鄒元標馮從吾時方仰之若  
趙南星王德完鍾羽正白所知龐時雍為世所推誰  
忍斷乾之于玉立翻雲覆雨士類之梟獍諸臣攻之  
為世道計耳巧於行險者必假途於正沈正宗賀煊  
至朴而愈奇矣○ 皇太后李氏崩頒遺詔於天下  
寬釋楚宗人幽禁

三月福王之國百官送於郊外○劉元震等左右侍  
郎林如楚署部○王象乾辭署吏部封印火房○張  
同達署都察院

四月福建稅監高家率其從人突至撫臣署執撫臣  
袁一驥及其子至已署辱之復拘執按察司官○御  
史田一甲陳言漕糧白糧規則以便新運

五月給事中張國儒姜性參太監盧受○存問申時  
行沈鯉○給事中元師教姜性參選郎郭存謙不宜  
推李朴存謙認過不辯○潞王翊鏐薨謚曰簡○祀  
地於方澤閣臣方從哲禮臣孫慎行行分獻禮○署

萬曆注畧

卷十一

十六

工部林如楚酌議水衡事宜責成經手慎發預支申  
飭外解○御史董定策請分祀理學名賢○禮科姚  
永濟奏言西北之田開墾以寬東南之力大有關於  
國計北土縉紳恐異時賦役繁重群起而撓之皆中  
官盧受等害其成也

六月葬孝定皇太后發引日大雨傾注 皇上跪禱  
雨止方行俄雨少微 皇上 太子送之紫衣門外  
泥深道滑至晚僅到土城露宿百執事駭踰四散矣  
日日脯纒至沙河夫用三千內官折價用八百天雨  
星散梓宮比舊加大肩重難勝幾委諸外朝兵部撥

七月署吏部王象乾奏慈綸久滯事爵祿名譽王者

世磨鈍之具世治則其權在上爵祿即為名譽世  
則權旁落於下有爵祿所不及而名譽歸者○工  
科劉文炳再參徐縉芳御史劉策再參劉文炳甘心  
為錢虜韓敬所使御史陳一元辯文炳疏南工科喻  
致知參馮上知御史吳之皞薦王紹徽朱一桂劉國  
縉工科劉文炳再參陳一元○前大學士申時行卒  
八月吏尚書鄭繼之到任初五日孫慎行封印出城  
初六日王象乾亦封印出城何宗彥署禮部○閣臣  
萬曆注畧

卷十一

十七

葉向高乞休得允上表謝請補大寮點科道罷稅發  
餉○南工尚書丁賓到任○奴酋與暖免子締婚專  
窺北關開原巡撫張濤言北關本親建夷參貂珠之  
利誘匿卜酋奴酋富殖遼人為所用我師未出彼防  
已預奈何以極疲之兵極匱之餉為北關守老女且  
北關為我守二十里之邊建酋為我守九百里之邊  
失建夷心而增邊戍是為無策御史董定策謂濤中  
通事籍大成之誤已而奴兒復耕前罷墾地奏議薛  
國用力主驅逐會巡撫郭光復新蒞任遂統集標兵  
赴遼陽示虛聲奴兒哈赤遵諭退地定界將六堡退

還大書番字碑陰有建州部夷盜襲陽馬奴兒即殺  
之碑下以示恭敬

九月鄭繼之請錄用廢臣○南道吳良輔言劉文炳  
一疏而彈徐縉芳陳一元劉策李若星再疏而彈李  
維禎蔡毅中張文光焦竑世上幾無完人願諸臣各  
捐成心共借大道○御史劉策言文炳不過竊沈一  
貫餘威尋聲逐臭耳豈計及萬世清議哉  
十月李誌署兵部○前吏尚書孫丕揚卒  
十一月御史馬孟順言銓政屢見失平近推張鍵宋  
際不過議論不投時尚若齋之辟止是疏論熊廷弼

卷十一

十八

而張篤敬則力發場弊為韓敬之仇敵耳侃直之劉  
策方被牽纏而發奸之篤敬復行速轉何更甚也  
侍郎林如楚言御史劉光復疏摘李三才擅用官木  
係在前題未收五萬數中若係盜買則責應分於商  
人且五萬餘木非一家所買若係司議發商賣抵脚  
價如臺臣言則責應分於該司  
十二月戶科官應震糾少卿葉茂才  
乙卯四十二年春正月日黑無光○福府中使出勘汝  
州地租杖殺佃民蓋境軍民奔逃又中使占住省城  
貢院又中使入兗州東昌所在播虐撫按各上疏言

之寢不報。○兵科吳亮嗣奏論尚書李三才盜用皇木。○故尚書趙世卿卒。

二月御史朱階論方從哲事多模稜。○御史魯之賢劾兩廣總督張鳴崗。○御史金汝諧論考功趙國琦用舍不決。因薦劉國縉王紹徽朱一桂。○科臣李瑾糾奏選郎胡來朝以年例外推張國儒馬孟禎徐良彥為徇私。御史劉光復奏瑾御史王雅量亦奏瑾并及于王立李三才御史李養志亦奏瑾及趙國琦。又光復來朝再疏攻瑾。瑾亦疏攻二人。○大小九卿會方從哲於東閣以儲講婚禮未定。從哲再詣官門疏請不報。

萬曆注畧

卷十一

十九

三月朔日食。御史金汝諧論太僕少卿葉茂才又奏福撫袁一驥受辱於宦官。○遣官諭方從哲進閣。四月閣臣吳道南到任。○有男子張差持赤挺突入東宮。傷門者。內侍執之。下法司問。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迹涉風魔。貌似黥瘠。刑部胡士相等定為風癩。提半官王之案重加許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中官處。語多涉鄭國泰。國泰出榻自白。言多支吾。若自供者。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上大怒。召皇太子及諸皇孫。請慈寧宮太后。兒筵前行告慰禮。悉詔群

人見。上執皇太子手示群臣曰。此兒極孝。我愛惜言未竟。御史劉光復從後抗誦。上怒。操南音聲高。上疑有他語。甚怒。命內侍執付法司。上令皇太子諭諸臣曰。爾等無聽流言為不忠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上悅。尋誅張差於市。斃龐劉二侍於內庭。凡再四論內閣張差事不必株連。事遂寢。於是罷王之案官。補何士晉於外。在廷左右之議遂因之而成要典一案云。

萬曆注畧

卷十一

二十

葉向高曰。光皇潛邸事有干碍難直書者。張差之發。予在里居。聞王之案。曾語侵張問達。故予往問張虛實云何。張言之案所發。事事逼真。當時而獄皆同。所云風癩者。飾詞也。安有持挺入宮而可稱風癩者。余故實錄中委姚載之。當時問官岳駿聲力主風癩。言官從風附會。而之案被重譴矣。當王曰乾告變。已云龐成劉保有謀。差所供復與之同。似又不出癩者之口。神祖斃二奄於禁中。不遣之就理。聖意淵然。可以默論。董其昌曰。張差一事。此國本之大窳係也。當時罪臣既得滿朝譁然使。光考復持之堅而。皇祖又無辭於外庭。則官府之間必有大不安者。賴

光宗以恬處之。陛前解論不為窮治無累。神祖之慈益光。光考之孝矣。

五月命相。皇太子妃坟地。給東宮生母。皇貴妃。

攻戶。京師自正月不雨至六月。縱釋馬三道等。

行刑部重擬劉光復罪。奪刑侍郎張問達俸。日本國王源秀忠集兵攻平秀賴于大板。滅之。秀忠家廢。

子也。

六月福王遣人至登萊。丈田。參政姜志禮上言。福王莊田跨連三省。良繇去相葉向高欲以福王去國為功。遂不欲拂。皇上溺愛之私。莊田踰制。竟不極言。

萬曆注畧。卷十一。幸。

方從哲踵而仍之。醇酒優游。迄無成規。惟隨撫按之。吻云勿騷擾勿丈量而已。今日之始謀。肇他年之籍。口使藩王得與天子爭土。不可不蚤慮也。有旨志禮降三級調用。

七月淮南大雨。山東旱蝗。福府長史張士俊求罷。承奉樊用罪惡。乞諭王免行開店。本府食鹽改支。河東贍田租聽有司。

八月吏侍郎李誌署都察院。院自四月至七月懸印。

閏八月山東青州益起。安丘城陷。屬夷虎墩兔愁。犯廣寧錦義。套寇分寇延綏孤山副總兵全軍覆。

沒。

十月行人陸大受陞撫州知府。不下前大受因張差事。參鄭國泰出揭支吾差。供街道大宅。明有所據。三。

老三太互為表裏云云。有犯時忌故也。內旨給蘇。

杭織造太監呂貴勅書。并掌稅務。京師地震。

十二月工部臣林如楚請循祖制織造。停遣內官。以

廷東南民困。北關白首以老女婚暖鬼子。奴兒哈

赤發兵爭之。御史王雅量疏稱。向救北關。恐藩籬一

撤。奴酋與暖鬼合而遼不支。今奴暖爭婚勢不驟合。

而北關依強援於暖。適為中國利。奴或不聽宜諭。我

萬曆注畧。卷十一。幸。

督北關。陰約暖鬼。從南關入。奴亡可待。

董其昌云。奴之圖北關。其意蓋在遼陽也。而借口

於嫁老女。邊臣方幸其為鵲蚌。而恬不知儆。卒中

其謀。惜矣。

丙辰四十四年春正月。大計群吏。會舉卓異沈儼。姦王

在晉等。河南大雨雪。雷電易州。無雲大雷。隕石。

李誌尚書刑部。武臣凌應登。毆御史凌漢。冲於朝。

有旨會勘禮科。余懋孳。御史李養志。各以參應登。罰

俸。御史翟鳳翀。亦以論應登。謫外。

二月閣臣吳道南。主會試。吳江一富子。以懷挾舊文。

賜首士論譁然覆試曳白遂削其名前向高主屬吏科取元道南效尤遂獲展卷故是科會錄無元

三月賜進士錢士升等是科魏大中李應昇黃尊素萬燧俱成魏璫之難

御史康丕揚上言天下風俗半壞於東林不肖之手戈矛所指老成立盡朱賡嘗歿王錫爵辱

死趙世卿憤歿徐兆魁朱一桂王紹徽劉國縉秦聚奎同時並逐○京師大雷電雷火焚稅監張燁房○

吏尚書鄭繼之等參兩淮巡鹽徐縉芳賍私狼籍○李汝華尚書戶部

萬曆注畧

卷十一

三

五月江西大水○兵科熊明遇言時事八可憂五漸

三無無者紀綱吏治人心也又劾閣臣從哲自言無

勢可怖必須平看估閣臣者何如而後閣臣之勢始

六月清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為奴首部落殺掠御史

王雅量參游擊馮有功戴罪○時上於萬幾繁置

不理而嚴於御內莫敢有私竊者故推補大寮庶寮之疏無歲無月不上而寢閣皆出自上意方從哲能以循默苟容獨當上眷御史出差至五六年不受代而有徑自去者去亦莫之問中外惟以叢脞相

尚而勤事之吏無不垂首喪氣○起居注之職向有一翰林官專任葉向高廢其官而自領之然向高便

於筆札歲月微有登記至從哲而遂廢有以日後史

書為言從哲云異日纂史官自弔各部本章閱之內

府藉藉甚多自焦竑遭謗後史官避嫌不敢至內府

繕閱而書皆為吏役竊去所藏漸耗有諷從哲整飭一書者從哲感額曰此又多事

七月有旨修理咸安宮二侍竟送工侍郎林如楚私寓○李廷機卒

八月壬寅皇太子出關講學一日劉一燝韓爌作

班太子見中書汪某曰老矣汪奏云臣十七年不得

望見殿下

十月黃嘉善尚書兵部○原任漕撫李三才上言自

沈一貫假捏妖書擅戮楚宗舉朝攻之以去此一貫

自作之孽及韓敬與湯賓尹交通關節倖中會首此敬自作之孽與浙人何干何必歿與正人為仇今挺身主盟報怨者王士昌劉光復而為王劉効力者劉廷元李徵儀商周祚姚若水聶心湯陸夢龍以大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王象乾孫瑋王圖孫慎行許弘綱胡桂芳張濤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葉茂才

南金仲朱國禎郭潛朱延禧南師仲朱世守朱光祚  
 馮上知去矣近又攻陳薦汪應蛟荊州俊馬從聘矣  
 以小臣之賢者言之胡應言李成名程紹呂邦耀梅  
 之煥孫振基麻僖段然解經雅張篤敬吳亮馬孟禎  
 湯北京李若星王時熙周起元史學遷孫居相劉策  
 魏雲中陳一元蘇惟霖汪懷德蔣貴史記事彭端吾  
 錢春去矣趙國琦劉崇文張養才孫鼎相涂一榛李  
 撲鮑應鰲常澄丁元薦趙邦清龐時雍吳正志王士  
 騏沈正宗賀煥劉宗周去矣仇正之言不過曰東林  
 何謂東林顧憲成講學之所也從之游者高攀龍姜  
 萬曆注畧 卷十一 五  
 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黃正賓樂元鰲  
 薛敷教等束身表表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行於  
 斥即一世人望如鄒元標趙南星楊東明以此名加  
 之即遲而不推其亟推取者非史繼階徐兆奎即  
 應甲朱一桂也異哉有旨三才削籍為民○甲子  
 夜京師異常風變聲若轟雷刮倒正陽門外牌坊  
 十一月己巳隆德殿火己丑延熹宮火  
 十二月辛丑白虹貫日○薛三才尚書戎政  
 丁巳四十五年正月癸未東朝房失火○禮部疏請應  
 誥諸臣十四人○兵科趙興邦論陝西套虜新舊

五市一歲兩行金糴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費  
 幾六十萬每年以二十萬為芻餉之費則士飽馬肥  
 即長驅虜廷可也○貴州巡撫張鶴鳴集兵勦苗仲  
 巡按楊鶴請發帑金四萬以二萬為困守之需以二  
 萬為善後之用

上按萬曆末年承平日久撫按每以開墾為功請  
 發帑藏請調土兵官收其利民當其災國受其害  
 鶴鳴此舉斬殺無辜以萬萬計而苗民洵洵思亂  
 矣

二月原任按察使邢雲鸞言日星惟在測驗今五  
 萬曆注畧 卷十一 五

次舍與授時曆所載稍異蓋司天氏止沿舊法難以  
 無差夫日月五星謂之七政七政既齊四餘亦理此  
 天度之大紀也○閣臣以東宮出講期上請內批俟  
 秋涼

三月始考察官吏尚書鄭繼之侍郎李誌科徐紹吉  
 道韓浚考功趙士諤主計黜馮上知李樸丁元薦等  
 南察沈應文于倫為政黜章嘉禎金士衡等拾遺則  
 王之宗鮑應鰲孫瑋曹于沐孫慎行魏養蒙朱國禎  
 凡號東林者一網打盡每年計典皆於正月舉行此  
 歲請 旨未下遂遲至於是月○閣臣言三冬無雪



春不雨三農無播種之期。祈免順天府存欠。及過路落地二稅。鎮撫司理刑缺官。日久無人問斷。監犯流繫。死家屬百餘人。聚哭長安門外。

四月王之蒙革職為民。貴州巡撫張鶴鳴奏勦川屬土官。

董其昌云。川屬土司改隸黔中。本以勢險聯絡耳。計不出此。而討苗討安。日尋干戈。川原山谷。厭肉流血。君中調度者何人哉。

五月群鼠蔽江南渡。延綏巡按金忠士奏邊將失守之律重。邊將之權反為虜操。若曰我一犯搶。爾罪萬曆注畧

卷十一

三七

立至。故邊將往往陷虜。以重利使之。或東或西。而不出於所轄之地。常嫁禍於隣者。願寬其文法。以責成之。閣臣奏通政司缺官一月。四方章奏壅滯未上。六月御史駱駿曾薦起湯賓尹。皇親鄭養性襲父左都督侯駙馬子昌國乞恩得都指揮使。兵部署印。崔景榮奏戚畹恩施不宜太濫。乞遵祖制收回成命。景榮又言守禦御將之法。不宜專用債帥。以辱邊境。自申時行當國以來。九邊大將非賄不得。至蕭大亨為兵部武選職方。明目張膽。以賄次第。凡都司守備之官。負債各以千計。中外相應。以為固然。閣

臣奏廟享期近。太常寺缺官。

七月己巳。京城大風雨。社稷壇門東中門門。擗刮折打。灰門軍五鳳樓東華門。吻獸吹落。午門前。聖旨牌刮倒。拔東河大樹數株。大學士吳道南。丁繼母憂。出城沿途候命。道南有時務十二議。而於河漕特詳。大意謂河淮合流入海。海口沙積日高。將以卸泗為壑。陵寢浸衝。可虞。泇河多砂礫。用力挑濟。高積兩岸。一遇洪漲。仍復下塞。徐沛間。河愈壅。愈決。愈決愈堤。河身日墊。不可不重慮也。漕糧繇河至衛輝。用車轉入衛河。止一日耳。此河運費可大省。引沁入衛。萬曆注畧

卷十一

二天

河亦可比。與衛合。何詎無漕。仍募民治田。溝洫修。則水勢分而可治也。

八月從哲請補閣臣。時從哲臥病兩月。章奏皆就私。得票擬。十六日遣內官王體乾到從哲私寓。諭云。國家多事。豈得久臥私居。從哲奏云。臣一疾纏綿。久稽入直。雖票擬不廢。而在公之誼。有虧。遂於十九日入閣。以東宮講期。上請。內批無吉。日停止。

十一月虜犯喜峯口。巡按薛貞劾參將郭珍等降罰。閣臣從哲上言。部寺大僚多缺。都察院空署數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王紀陞漕運。王佐

馬心山 冊 續修四庫全書 6 版反內

臣河道汪可受陞薊遼而保定江西湖廣巡撫久無

十二月日本對馬島帥平義成以其主源秀忠命通和于朝鮮朝鮮釜山制使吳大男以聞

四月十六年正月辛酉朔大學士方從哲以貴撫張鶴鳴請合勦兩江奏請點徐兆魁為湖撫○鶴鳴奏

支銷過銀十萬兩再請接濟○黃克纘奏築浦口城用過銀三萬八千兩

二月癸卯吏尚書鄭繼之兵侍郎崔景榮後先各于大明門叩辭出城○閣臣方從哲以子致頌娼女事

萬曆注畧 卷十一 二十九

三月有旨下從哲私寓○御史田生金奏廣東備議六人政事則尚書張泰陳紹儒侍郎陳璉節義則員

外張祭長史莊典理學則郎中唐伯元○辛未京師狂風驟起黃塵蔽天晦冥咫尺莫辨將昏時電流如火赤光照地又雨土濛濛如霧

四月張鶴鳴進兵兩江敗績疏言楚撫有二旅騎角期月可以蕩平湖廣巡按彭宗孟言鶴鳴擅開兵費

責人以難辦之役有旨令協心任事○奴兒哈赤犯撫順市執游擊李永芳去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

河言有七事脚恨脅併北關巡撫李維翰趨總兵張承胤以兵應援奴兒偽退誘我師前以萬騎圍之承

胤全軍覆沒○陝西大兩雪凍死騾畜二千○京師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潰血○命總督汪可受

出關調度李維翰移駐遼陽起廢將李如柏總遼東兵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赴京以楊編

為兵部侍郎經畧

四月滿首寇馮谷石塘路遊擊朱萬良却之○奴

哈赤歸慮受所遣私人張儒紳等齎夷文請和○

萬曆注畧 卷十一 二十九

請速治遼撫李維翰○王佐為治河總督佐言治河以無事為智如狼矢口不可不塞黃河故道難聽

久湮直河泛濫可虞泉源微涸當濬加身尚多砂淺水櫃漸作桑田凡如此類亟應修舉

五月福建長泰同安二縣大雨雹傷民二百餘人○巡按崔爾進請留洋餉二萬分賑○兵部請發餉二

萬解赴各鎮調兵○論杜松劉綎出關給太僕寺金六萬兩市戰馬○丁未奴陷撫安三岔兒白家衝

三堡○建福王次子德昌王由松府第○李維翰革職為民○戶部李汝華陳太倉匱乏之繇軍餉急需

○永寧土舍奢寅與水西土婦奢輝相仇。奢寅父崇明之妹安堯臣妻也。○差文書官捧旨到。從哲私寓戶部所進金花銀兩缺少數多。昨已傳諭不見解到。卿可傳示戶部。遵旨上緊使軍餉不缺。不得借言請帑。○錦衣印官驤思恭奏言二年不行熱審。監犯積至二百名在監。批瓦聲冤乞通送刑部歸結不報。

六月遣官論從哲入閣視事。從哲屢疏言吏部署印久虛乞即批行不報。○工部主事鄒之麟言群臣謀國不忠。侵方從哲李汝華薛三才汪可受。○命支馬萬曆注畧 卷十一 三十一

價六萬付照磨萬有孚往宣大買馬。○張鶴鳴奏勸毛口六陸賊七百三十三級。○起趙煥吏部尙書。○賜總兵張承胤謚。

七月御史張銓言奴之山川險易。諸將未諳深入保無抄絕。昔臚胸河之戰。五將不返。奈何輕言今宜就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堅其蔽。若加賦選丁騷動天下。恐愛不止。奴者張銓又言李如相杜松劉綎以宿將並起。勢不相下。必責成楊鎬使之約束。張承胤不量而進。喪師辱國。歟何足贖。梁汝貴顧廷相突圍而出。見失主將陷陣而歿。宜加優卹。

李維翰縱不逮治。亦當禡職。以為失事之戒。銓又論承胤不宜予卹。○奴兒哈不私。清河蔡將鄒儲賢拒守。賊穴墻入。遊擊張旆戰歿。城陷。儲賢亦歿。○賜經畧楊鎬劍。時議謂楊鎬工于媚虜。揜敗。張鶴鳴果于勦民黨功。揚鎬北禦。鶴鳴南撫。時事可知。已。○湖廣巡按彭宗孟奏貴撫張鶴鳴開墾規避。乞查勘以責成功。鶴鳴議開礦烏撒夷民不從。○議徙寬奠子女於遼陽。增設遼東巡撫周永春。○南兵主事鄒維璉言邊患孔亟。宜選擇大將以任戰守。○朝鮮義州鎮制使李善以奴入犯遼陽。謀來告。

萬曆注畧 卷十一

八月尙寶少卿楊述中言勅書用寶空日。空月恐生奸弊。○故太僕少卿吳炯捐貲一萬兩助邊。且言昔人助邊得官。士林為耻。臣今以休致官助邊。非有他覲望。勅戶部收受。戶科官應震言炯有官非求進。無子非求恩。宜表章之以風勵群臣。

董其昌云。世宗時倭亂。用兵里居士大夫史際等有助餉者。璽書褒獎。進階。遼事起。惟黔國公沐昌祥與炯而已。士大夫顧有因官致富。金穴銅山。田連州郡。曾不忍捐一文錢濟國家之急者。猶復坐致高官。自謂得計。其人賢不肖何如也。

九月總兵麻承恩下詔獄。奴兒哈赤犯撫順李如相拒之。○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凡二十九日而滅。○京師地震。○贈大學士李廷機少保。謚文節。沈鯉太保。○張鶴鳴自劾銅兵鼓噪紅苗乘機搶掠。悞事求去。詔慰留之。○戶部臣請加派田畝。每畝加三釐五毫。

十月星隕南京安德門外。化為石。○閣臣從哲言一陽初始。慧芒轉甚。天怒未已。在。皇上轉移之。閣臣居密勿之司。未有一人支數年之久者。六部率多署事。左都懸缺多年。三科無官。四科無印。抄發之規盡廢。封駁之任久虛。掌道無人。侍班無人。巡城無人。外

差者無釋負之期。其於人情何如也。○湖廣巡按彭宗孟按楚四年不代。以病乞歸。○御史楊鶴請通商恤竈以平監務。

十一月兩淮參議吳撫謙奏遼左危急已甚。必深溝高壘以拒之。毋輕用戰。以蹈不測。○四夷館少卿胡來朝請京邊兵更調以練膽勇。○戶主事洪啓初奉差事。故言黔滇當加意存恤。恐有意外之變。

十二月套虜猛克什力率部落來降。○特旨命鄭養廉襲其父右都督。○祖制藩府食鹽三百引。每引二

萬曆注畧 卷十一

三十一

戶部准一千三百引。每引六百六十斤。于河運支。巡按王遠言非典制不報。○吏尚書趙煥為計。期申飭謂大計訪單。雖有失實。不畧姓名。是教之舍沙也。若明註造單之主名。庶幾清議有歸。○兵部郎董承詔言。唐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以無帥以統一之也。今將多而難調。遼事尚多可憂。○兵科趙興邦言。近者賊入會安。上下相蒙。楊于渭欺隱。但報胡威寧附和。扶同有。旨姑着策勵。○北關金台失以勦奴酋一寨來告。

紀四十七年正月。命給事中張延登署吏科料理察。萬曆注畧 卷十一 三十一

○大學士方從哲移書楊鎬趨戰。○兵部黃嘉善請授皇戚鄭養性都督僉事。○援遼遊擊佟國祚叛附于奴。以父鶴年在奴也。

二月楊鎬誓師遼陽。分四路。馬林率麻岩丁碧趨開鐵。杜松率劉遇節趨瀋陽。李如柏率賀世賢李懷忠趨清河。劉綎率祖天定喬一琦趨寬奠。總兵王宣趙夢麟官秉忠李光榮各駐邊堡策應。○命戶侍郎李長庚督餉。○甲戌京師風霾晝晦。從未至酉。黃塵四塞。冥如深夜。已復明光。赤色如血。○命傳諭慰屬夷征將士。○麗江土官木增獻銀一萬兩助餉。

三月賜進士莊際昌等時際昌進呈卷有別字有  
補字科臣楊漣疏曰以狀元而別字必三百進士皆  
不識字人可以狀元而洗補必三百進士皆曳白可  
一時諱其直言○杜松越五嶺關抵渾河焚尅二柵  
半渡賊萬餘遮擊衝我師為二車營鎗砲水急擁渡  
不前松等山頭駐軍而林間伏盡起松血戰突圍自  
午至酉力竭師殲焉松及王宜趙慶麟皆歿馬林繇  
三岔出塞抵二道關夜聞松敗軍遂譁旦遇敵至林  
飲眾以退賊追擊之歿者枕籍僉事潘宗顏通判董  
爾備皆歿劉綖出馬家寨深入三百餘里尅十餘寨

萬曆注畧

卷十一

五

賊詭服中國服誘墮重圍夾攻之眾遂潰綖戰沒遊  
擊喬一琦斬奴婿火胡血戰四晝夜奴必欲生縛之  
投崖碎首而歿朝鮮將金景瑞從綖先登者亦全覆  
惟李如柏先受周永春檄中道撤兵不見虜而還○  
虎墩乘機挾賞詔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起前  
御史劉國縉贊畫復起前御史熊廷弼馳渡遼○丁  
未皇太子才人王氏薨○主事夏嘉遇參論方從哲  
受賄寬李維翰與兵科趙典邦為比不報○兵尚書  
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特旨允  
○西十萬兩○兵科吳亮劾夏嘉遇不當奏許元

詩教趙典邦黨邪害正乞斥之時元趙為從哲私人  
人莫敢犯已而張廷登房壯麗亦劾嘉遇如亮劾言  
○李如柏候勘巡撫周永春請以其弟李如楨代將  
御史楊鶴言如柏兄弟與奴酋有香火情楊鎬令箭  
不以止杜松劉綖其心可知請令在朝諸臣保如楨  
而後可用

四月御史唐世濟劾奏方從哲尸位誤國○宣武門  
外嚮關至東御河水盡赤○虎墩兔愁擁眾數萬臨  
廣寧邊○宣鎮營兵鼓譟不赴調詔逮治總兵劉孔  
胤

萬曆注畧

卷十一

五

五月科臣張廷登奏劾擅去諸臣侍郎林如楚沿途  
候吉御史楊鶴掛冠徑去兵科趙典邦與疾出城  
巡方崔爾進張惟任俱不候代○戶科李奇珍論李  
如柏先納奴兒弟素兒哈赤女為妾生第三子彼中  
有女婿作鎮守遼東落誰手之謠○漳州民李新自  
稱弘武老聚黨流劫○遼東贊畫劉國縉疏稱李如  
楨雄才大畧令其坐鎮遼陽以樹威望而印文無破  
格語當以如楨為征虜將軍賀世賢為征夷將軍○  
奴酋僭號後金皇帝改元天命○李如楨至邊自以  
衛列少保與經畧總督爭禮

六月奴兵自靖安堡入圍開原三月城陷馬林被殺  
官鄭之范逃出奴進犯鎮西堡潘陽鐵嶺軍民皆  
○擢熊廷弼金都御史代楊錦經畧廷弼疏請決  
東恢復開原單騎就道○戶部請增李登父子職銜  
以鼓發義時李登父子捐驅捐資以勸遼事僅加巡  
撫職銜時論少之○簡討丁紹軾言遼事屢敗急須  
用人尤急于經畧而必取之田間豈舉朝皆巾幗乎  
尚原道補韓原善而原善以資望辭今開原已矣舊  
者胡為與之去以一署印推官了之乎武官即親喪  
不守制文官戴罪立功猶屬寬典遼何時也今日准  
萬曆注畧

卷十一

三七

某將養病明日准某道臣養病 皇上不行詰問  
諸臣容容各順面情朦朧搪塞如用泥補舟不覆不  
已矣○三帥與尸之報至京師震動公卿有潛出其  
孥外逃者御史楊鶴極言伸正義聲催戰之失給事  
據拾他事論鶴欲逐之去御史牟志夔復彈給事之  
阿附害正以救鶴○開原被圍時北關先期密報及  
寇至出兵二千來援至而城已失○戶部開款令郡  
邑捐助

七月擗化攻克十方寺堡○奴兒哈赤陷鐵嶺○左  
○遣給事姚宗文查

逃兵馬○熊廷弼馳至廣寧○水西安憂臣以女  
妻安效良效良愛故妻活菩薩與疆臣生險陰搆烏  
撒土婦隴氏買養官保與效良討印帶水西烏撒阿  
地阿喇兵追效良夫婦殺虜殊慘

八月二日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遊擊劉遇  
節中軍王捷逃遊擊王文鼎廷弼稱遼左凋敝  
之形人心離散之狀○遣縱騎速揚錦○宰賽因鐵  
嶺之陷引兵與奴酋爭聞被執○總兵李如楨襲西  
虜殘敵為首功御史陳王庭劾之經畧熊廷弼亦言  
如楨十不獲一急調李懷信代將○廷弼奏曰臣至  
萬曆注畧

卷十一

三五

各邊相度賊之出路有四東南為豐陽南為清河西  
為撫順北為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重兵而鎮江南  
障四端東顧朝鮮亦不可少者此險要之大畧也四  
路首尾相護每路設兵三萬裨將十五六員分奇正  
以賞一而鎮江設兵二萬裨將七八員半劉義州半  
劉鎮江夾鴨綠江而守此聯絡之大畧也清河撫順  
三岔兒山多漫坡可騎步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  
大將統之寬叢林箐險阻可專用川土兵以西南大  
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將此兵將之  
各邊各路領兵到邊畫地而守小警自為堵禦大

敵且相應援挑其精悍者時出以撓之此坐困而轉  
感之大畧也善行師者行必結陣止必立營貯放糧  
草兼作退步再設兵二萬駐遼陽以壯中堅海州設  
兵一萬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萬以杜南侵此征行  
居守之大畧也○奴兒哈赤數萬騎攻北關金台失  
自焚歿白羊骨山降被○以故南關喬指揮王世  
忠為遊擊風示四夷○擢贊善徐光啓以少詹事兼  
御史專練京兵○總督汪可受回籍○巡撫周永春  
請賂抄化虎憨等及鼓舞朝鮮又疏請帑金二百萬  
釋罪將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援遼  
萬曆注畧

卷十一

五九

九月戶部李汝華請發內帑○經畧熊廷弼言自北  
關陷後人心愈潰瀋陽空城守亦無益不如退守遼  
陽厚集兵力人眾膽壯可保萬全○徐光啓奏兵事  
百不相應共博選天下奇才教練一二年決不可用  
董其昌云宋岳飛之兵能以寡擊眾者背鬼為之  
先驅也必先符數人使其以類相羅致河朔少年  
荆楚奇俠豈悉無人哉今之募兵人以二十金為  
率又有扣減而弓刀衣甲皆在其中惟卑田游手  
無復生活定計于逃方始應募雖得百萬何益光  
啓此疏蓋實歷語也

遼左用兵以來當事者以徵調三省都司為長策戶  
部主事楊嗣昌疏言募兵調兵逃兵之害并言各處  
土兵俱為遼出此苗仲得志之秋橫肆攻圍之日也  
又言水蘭之役黔蜀相爭以莫解之寃共行間之役  
勢必有變明年川貴之亂一一如嗣昌所言

十月庚戌朔房山民陳槐于午門前聲寃言東宮才  
人王氏乃其次女向被王昇冒認未明大學士從哲  
請辯真偽不報○烏撒賊首戈勾連鎮雄水西兵  
萬五千越境至樂農殺安效良菩薩遂薄霑益州城  
土舍安遠領家丁防護賊分七路入官兵潰遠及軍  
萬曆注畧

卷十一

四十一

官方策僅以身免○大同遊擊焦垣領兵八百援遼  
至懷安兵夜變垣縋城遁眾兵介馬控絃大索守備  
張承憲單騎行亂兵中諭之諱始定經畧檄總兵柴  
國柱屯虎皮堡以糧置撤回就食○遼左是役調兵  
十八萬歲增餉二百二十四萬陸運車三萬七千輛  
用牛七萬四千頭○奴酋遣其婿好里於斗問和于  
朝鮮○唐王捐祿三千五百兩韓王一千兩華陽王  
三千兩崇王二千兩荆王二千兩周府各郡主三千兩  
王三千兩各助餉

十一月奴兒哈赤擁眾入龍潭結連暖州虎兎諸酋

○鎮江營告急○李汝華署吏部黃克纘署工部○御史彭鯤化言救遼之策有三言一日速充國之疏七日報可事動經年人患其遲一日實宣和之詔掛之墻壁而人不覩以其文也一日斷宋雖議多功少其君亦時出獨斷不報○固原人李文謀亂自稱彌天王天真混元年

十二月漕運都御史王紀奏淮船搜括已盡蓋沿海大戶每造一舟費可數百而官府額價不及百金輒稱顧募必非平價人難樂從耳○贊畫劉國縉所募新兵一萬七千四百餘名分發鎮江清河防守一時萬曆注畧

申四十八年正月庚辰朔釋御史劉光復為民從權以吏禮部都察院署印官及順天大同巡撫請不報○奴酋與抄化等盟○朝鮮王李瑄以奴酋索和來告并報欲犯寬奠鎮江情因○工部奏廠庫積弊相沿立法稽查貴密必司官久任以專責成○御史劾之益申理淮揚道臣袁世振之罪時鹽法久滯大約撤鹽之時皆以營求故富有者得以驟撤而貧者至堆積累世不得一撤以故貧者益困世振立新舊間撤之法貧商皆得賈利人人頌德焉然世振不能

無貪一時中考功法鑄秩去論者惜之謂之益疏為公論也○熊廷弼奏言以遼守遼之說屢試不驗矣貴精之說牢固不破遼陽瀋陽撫順清河靉陽寬奠鎮江皆當賊來路不置兵無以阻其闖入不多置兵無以當其聚攻而主貴精之說必屯聚一處其去諸處遠者四百里近亦百里如何能濟

二月兵部疏奏援遼兵薊鎮一千六百保定六百寧夏一千祁魯二家各一千起陞廢將焦垣韓完卜達奇策李愈茂魯應熊各招家丁五百刻期出關○御史李徵儀給事中張廷登皆以求去不得出城候萬曆注畧

卷十一  
旨○癸丑日生交暈如連環白虹彌天○百官同具公疏候思善門叩請批發章奏不允  
三月廷弼奏言兵部所遣發者紙冊上有兵到地方未嘗有兵○崇王由橫請婚即為庶弟由材請封禮部言由橫稱庶第四子由材亦稱庶第四子崇世子生前無弱息而臨歿乃有五遺腹世子歿在三十年閏二月廿二日由材以是年十一月廿二日生豈世子彌留之日正其胎息之日乎○廷弼以糧草罄竭疏請催發接濟○壬辰京師大風霾○薊遼總督文殊言滿且阿量前雖助逆今已悔罪請復其舊賞○



南戶部主事牛維曜言奴酋之必敗者地瘠人貧性  
貂參是仰絕貂參之市使可坐困○遼陽火藥局被  
焚○兵科薛鳳翔劾贛畫劉國縉招兵萬餘全伍脫  
逃道臣聞鳴泰馬匹草料累月不給請治其罪

四月加石柱司女將秦氏正三品服○癸丑 皇后  
王氏崩上謚曰孝端皇后○戊午召見方從哲于弘  
德殿御榻東向 上側身臥 上云朕自去年三月  
以來頭目眩暈肚腹不調至今不時瀉痢神思恍惚  
又昂首向從哲云試看朕容且出手腕令看從哲奏  
慰罪因奏請黜閣臣 上云遼東事只是文武不和  
萬曆注畧 卷十一 四三

以致如此閣臣已批矣查出卽發從哲叩首而出○  
奴酋發偽榜招降詭侮無狀○巡撫周永春虛報奴  
酋糾伯要入犯及收紅夷為用○永順土司彭光錦  
初願以萬兵援遼已而稱病不自行使將將兵三千  
赴遼○戶科官震疏言舊相張居正以申韓之學  
志當強之功一時前者在職朝無倖位久而論定懇  
乞昭雪○練兵少詹事徐光啓奏東事儼急日開練  
兵萬分掣肘

董其昌云李信用兵二十萬視王剪六十萬費孰  
為省何益于勝敗之數光啓初啓練兵費二百萬

樞臣計臣相顧愕胎營緒未畢一篲中止至于招  
募四出坐糜千萬無一勝兵而後覈其乾沒不亦  
晚乎夫以屑越飽虛恢之腹而以寒陋掣任事之  
庸可嘆也

文選郎陸卿榮奏偽文敗露國法難容蓋偽文偽印  
之弊皆因開納太濫更有徑輸邊庭不從筦庫取左  
券者○禮部請申禁左道○熊廷弼以兵力稍集請  
守瀋陽

五月御史張銓奏諫云國家之亂皆起于民窮財盡  
屢加賦七釐未已而九釐窮民何以堪此大內積  
萬曆注畧 卷十 四四

全如瓦礫而發帑之請叫關不報加派之議朝奏夕  
可豈財為 皇上之財而民非 皇上之民耶○邊  
臣傳言朝鮮私通建酋者朝鮮王遣陪臣奏辯言不  
能焚書斬使亦兵家詭計心實自明詔慰諭之○貴  
州巡撫張鶴鳴奏永寧土官奢崇明侵占白撒所屯  
地勒令一一退吐如不遵奉當改土為流官蓋鶴鳴  
貪婪借名以激其必反耳○御史倪應眷言 皇上  
深居簡處輔臣從哲忽蒙召見臣意輔臣瞻懷時事  
深涉閭導者無所不至而寥寥數語俄出俄入以致  
聖心愈厭豈不虛此良邁哉

六月熊廷弼以奴酋招降逆書上聞具奏逆奴以繼  
見辱此正主辱臣死之時願內閣兵部官同心發  
憤毋為逆奴所侮○奴酋以萬騎從撫順關入賀世  
貞等請遣使却之○改工部尙書周嘉謨吏部

七月熊廷弼以軍士勞苦不堪痛哭之狀乞恩賚  
上命戶工二部發銀三十萬兩犒賞遼軍○廷弼又

奏發盡蠲國縉屢欲云云屢自寢其議報費之數既  
與餉司不同閱臣復命之數又與國縉不同多寡

臣復乞行查算改正兵科薛鳳翔劾奏國縉兵逃  
臣不見引罪之章輒稱單騎之赴作非容非主之宜

萬曆注畧 卷十一

四十五

不受經臣節制當令速回聽勘從之○諭內閣皇太

子才人王氏薨逝已久可附葬郭妃墳側○保靖土

官彭象乾兵至涿州一夕逃散○兵部黃嘉善奏報

援遼兵數自四十七年十一月至四十八年七月陸

續出關通十三萬二千九百四十九名將次出關一

萬六千一百十八名調募未報發者四萬八千○遼

東巡撫周永春告病不允○經畧熊廷弼以病告休

雲南巡撫沈儼劾請討安疆臣○西申上

疾大漸召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方從哲尙書周嘉

謨法華黃嘉善張問達黃克績侍郎孫如游入見

于弘德殿諸臣候安畢嘉謨以用人請 上命允之  
上問遼事云何嘉善曰臣當戮力料理即日蕩平  
無煩 聖慮 上領之諸臣叩首而出即日 帝崩  
十月上尊謚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  
止孝顯皇帝

萬曆注畧

卷十一

四十六

泰昌注畧卷之十二

大學士許

光宗貞皇帝

常各神宗長子在位一月改元泰昌壽四十九  
葬慶陵

母孝靖皇太后王氏萬全人皇貴妃

孝元貞皇后郭氏齊東人元妃

內閣三人方從哲劉一燝南昌人韓爌瀘州人

上於萬曆十年壬午八月十一日誕生二十九年

泰昌注畧

月立為皇太子四十八年庚申七月神皇寢疾

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閣中止方從哲一人

省官叩關請開御史左光斗曰公宜率百官問安從

哲曰上講疾即問左右不敢傳給事中楊漣曰昔

公問宋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

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省行法公誠日

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官中知廷臣在門

公當宿閣中從哲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謂是也

乎此何時尚問故事從哲不應明日壬辰九卿

入思善門候問內監傳命且退甲午召見閣部大臣

壽即出皇太子踰宮門外適光斗語東宮伴

力請入侍嘗藥侍膳向夜無輕出丙申神皇崩遣

詔同司禮監輔太子二十二日丁酉以

浩哥奉先殿○戊戌諭兵部戒嚴中外發帑金一

百萬犒九邊傳諭云先皇特念九邊將士勞苦憫

恤至意○巳亥罷天下礦稅論云先年礦稅為三

二宮味建權宜採用今盡行停止各處管稅內官

回其如派地畝錢糧以本年七月前已徵者起解餘

悉蠲免○給事中范濟世要從哲于會極門言大行

泰昌注畧

在殯以令旨行非便宜封還冊中御史張澣曰

二字天下方感額且昔奉父命繼述大孝也何不可

其等有從哲繳送司禮司禮曰官家閱章奏恒

貴妃鄭氏為皇后時鄭踞乾清宮托保視為名知李

選侍被寵為請封后結權李亦請封鄭太后相引重

上心知不可未能顯絕從哲承旨下禮部議○夜

白氣如練過牛女歷軫翼良久乃散○辛丑頒大行

皇帝詔○壬寅詔輔臣籌遼事銳意勦除朕不惜費

○改戎政黃克績尚書刑部○倉場張問達在都御

史○吏尚書周嘉謨請錄用廢棄諸臣命起科臣李瑾等爲寺司卿丞○遼將李懷信病免

泰昌元年秋八月丙午朔皇帝卽位 天顏和而莊

群臣稱慶○辛亥定三六九常朝○諭遼東經畧熊

廷弼曰逆奴犯順特命爾調度戰守相機征勦暴露

良苦賜銀段綵幣用彰恩施○戶臣李汝華開查九

邊十三鎮官兵暨總兵家丁并召募新兵共八十八

萬五千合犒銀一百萬兩先是尚書黃克讚建議調

南京浙江管兵至京募義烏沙兵赴遼兵部募兵之

使四出初差部官繼遣科道然皆營差便省覲而已

泰昌注畧

卷十二

四

所過驛遞騷動精神喜事謬稱某某可將取人重賂

輒形薦贖將多兵少遊食之徒糜費金錢附會索詐

顧募市井壯丁僉點孱弱代更邊塞究竟無兵而內

地徒滋紛擾山東川南反者四起貽禍至今云○南

贛撫臣周應秋起解存積銀助邊○上御朝念文華

殿狹小朝班喧嗽不肅 諭內閣起建皇極門殿發

內帑二百萬兩刻日興工○以王佐尚書工部佐清

真煥亮海內目爲人倫冠冕迂迴四十餘年始有今

權○起鄒元標爲大理寺卿○科臣魏應嘉疏法祖

四事一日修身起居食息之間灑龍見雷聲之惕則

可以當萬幾而不勞二曰勤政天下流通于一心在

殿對群臣之時多則天下治三曰親賢輔弼大臣托

在心膺豈拘翰林一局四曰納諫○巳酉命行取侍

郎史繼階沈淮各尚書大學士辦事○科臣惠世揚

劾御史劉廷元爲群小附和上下考選徐兆魁與之

聲應氣求并核兆魁撫楚不職狀御史張新詔劾選

郎陸卿榮原無現缺越次陞補紊亂舊章刑郎徐大

化以考察黜吏卿榮受賄起用有旨兆魁大化俱督

用○督餉李長庚議審漕糧十五萬石於天津以便

來春遼運而扣遼餉本折于太倉銀庫○兵科薛鳳

泰昌注畧

卷十二

四

翔上言二事一煌煌天語牛山中使傳宣寺人不予

豫政事祖訓極嚴可令口傳內旨啟人以不可知之

疑乎務發閣臣票擬隨覽隨頒庶無假借之患一臣

面奏外惟憑章疏爲血脉一啟事而此報彼遺

恐怠惰之易生務勤乙夜觀覽隨覽隨發庶無隔礙

之患不報○吏科周朝瑞陳慎初三妄 上怒其妄

言黜之○戶科王繼曾請崇重諫官○御史王槐秀

劾奏閩撫王士昌貪肆不法○御史張師孟劾奏延

撫董國光封疆失事楚撫徐兆魁保奸養亂尚書黃

嘉善調募失宜不報○吏科暴謙貞陳用人之概以

光新政。○起鍾羽正餽伸萬建崑王佐秦聚奎劉文炳滿朝薦等寺部司官。○御史張潑言雷同非國家之福。要在同心體國。則意見自忘。爭執自化。是非不明。則爭明則止。乘勝之過。至于不能容人。甚至不能自容。則亦何益之有。上是之。○遼東按臣陳王庭劾東夷入犯諸將失事之罪。撫臣熊廷弼疏言各官功過不檢。于是廷弼遂有謝事之志。○御史舒榮都言遼事初興。起楊錦于田間。而以李如栢佐之。非為戰也。本無戰情。彌逢眾議。就中之微意。既不可以告人。各路之傳宣。似有心于賣國。鄭之范察處縣令。貢

奉昌注畧

卷十二

本

黃

緣入遼。虐佟鶴年。致養性外叛。以陷開原。起劉國權于贊畫。糜餉十有餘萬。一朝脫逃。宜乘此時。一大創以洗從來積玩。○兵科魏應嘉請肅禁門出入。并祛放老廢宮女。○吏部周嘉謨開列昔年為國本建言得用諸臣。王德完等名上。凡三十二人。有旨議用。○山東撫臣王在晉請加兵以固海防。○以王紀為倉場尚書。戶部李汝華以國用不足。請行加派徵收。○起陞王德完。孟養浩等為卿。由是廢閑皆起。至天啓間。一寺卿貳常二十餘人。各寺幾于盈座。○袁應泰巡撫遼東。代周永春。○工科李若珪陳保聖躬定聖

志等五事。○乙卯上不豫。○遼東經畧熊廷弼奏請兵十八萬。調發各處精銳充之。應募多市人。紀律素寬。驍悍競起。延綏都司袁大有督兵至昌平。聞訛言一夕解散。將官招之不同。所至流劫。兵臣黃嘉善論大有罪。提究御史鄭宗周言。不問李如栢之失機。而問袁大有之故縱。何以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哉。議者辯之。○熊廷弼言遼東久無雨澤。赤地千里。遼瀋大軍已踰十萬。歲計二百萬石。戰馬七萬匹。歲計豈七十五萬石。遼地無從召買。乞轉行各地方召買足數。○丁巳。上御文華門視事畢。

奉昌注畧

卷十二

本

黃

內閣隨從執酒金大扇。睥睨門外。上遙見甚怒。不言。及班散。前訶高聲達內。上大怒。傳諭內閣。朝儀益容褻慢。以後各官務加敬慎。○鄭貴妃尚在乾。有所進奉。上起居過勞。煩憊。是日御門力疾。強出。聖容頓減。十四日巳未。壽節傳免。內醫崔文昇下通利之藥。上一晝夜三四十起。支離床褥間。鄭貴妃日夕視疾。屢趨。旨邀封太后。再論內閣。下禮部具儀。侍郎孫如游力言。查考本朝無例。是日郭王二皇親遍謁臺省。謂上必不起。訴宮禁危狀。○御史史永安奏言。路弘開敬陳交濟之道。願

皇上臨御時親召對日舉溫旨而詢和顏而受聽其可置其不可則明良喜起卽在今日矣○陝西臨鞏間已時黃河泛白未時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共三日○以皇極殿開工在卽各行川湖貴三省嚴督各商買木起解○火酋住牧定邊詔叅將王杲協守延綏○御史張潑請嚴遏京城遊棍○李養正總督漕務陳邦瞻總督兩廣趙彥提督山東○庚申給事中楊漣奏申明禮制一日禁衛森嚴著在令甲皇城之內摩肩掉臂午門朝見雜選無章甚至班行中拜起未終喧闐如市豈成法廷當查明憲典嚴加整飭一

泰昌注畧

卷十二

七

曰祖宗遺制自御殿視朝外有午門朝見之儀凡機宜要務與閣部大臣委曲面商下至庶僚分管答應故人得效忠事皆停妥願諸臣奏對之時逐衙門職掌宣問庶職守無曠一日人臣之道進退繇於自決黜陟取自宸斷當以國家事權爲重以臣子體面爲輕宜去者去宜處者處無槩從格套曲賜勉留一日邇來奏章掉舌弄筆射覆藏闕語法含糊人可更換合申飭臣僚凡入告之文務在情詞曉暢言簡意盡不報○辛酉上不視朝群臣上大行皇帝謚號先是附臣方從哲擬定顯宗恭皇帝廷論未愜科臣魏

應嘉具言恭乃前朝末運帝謚於先帝大德不稱乃集議于東閣改今謚是日廷臣大集松棚下召鄭養性至吏尚書周嘉謨抗言責之曰先朝不早定國本皆繇汝家今久處乾清宮萌非常之念事發鄭氏無類矣莫謂舉朝無人此自關汝家門禍福宜早決之養性唯唯密啓貴妃知之封后之旨尙未收廷臣謂閣臣當言請擇謹愿內臣奉皇長子移慈慶宮從哲不可謂官中事非外臣得與聞又謂移官爲離間楊漣曰上操心慮患爲日已久今得爲不得爲誰任其責公喫鄭李家飯做鄭李家官乎從哲語塞

泰昌注畧

卷十二

八

御史鄭宗周上閣臣方從哲書責以用藥乖方之故冊立東宮之不可緩從哲乃奏言聖躬未愈請命皇長子別住慈慶宮○上生母皇貴妃謚○給事王繼曾言遼陽饑荒可憂內地日破當議其言冒破者召募之兵與造海運之舟也○戶臣李汝華乞清查十庫收之積弊不允○順義王卜石兔下番僧喇麻請給勅命予之○差編修劉鴻訓給事中楊道寅往朝鮮宣詔○御史馮三元上言軍之剝也債帥爲甚則職方爲之開竇也今羽檄徵兵調募并用悉爲遼也一歲之中財費幾何進守者僅一故我之瀋陽使期

年而守鐵嶺。再暮而守開原。更假安排。如此用兵。不待數年。膏火自煎。秋潦易盡。此立整之術也。兵貴用謀。何必待十八萬數足而後有為哉。經臣告病之辭。似亦強弩之末。乞勅該部急簡才望可任者。備急取資。○癸亥命侍讀學士何宗彥。劉一燝。韓爌。各尚書。殿閣大學士入閣辦事。○閣臣方從哲定。皇弟瑞。惠桂。三王府地名。上瑞王乞改荊州。桂王乞改衡州。惠王仍漢中。○御史張潑言。僉商之害。戶部奏辦物料入官。其商貲本視為可緩可急。鑽之左右。鑽之縉紳。領銀一萬。商人得六。居間者得四。就領之。而其身泰昌注畧

卷十一

光

家若掃矣。奸商施欠。非盡商人罪也。支給不清。猶鼠不無同眠。而索取些須之餘。即為鋪墊不經之費。常例之禁。請自巡視衙門始之。○皇戚鄭養性請收。皇貴妃封后成命。久之乃允。○特旨召舊輔葉向高。于家起舊。講官尚書朱國祚為大學士。內閣並拜八人。前此未有也。○兵部請官覆勘遼東戰將功次。○以孫如游尚書禮部。○遼撫周永春請募遼人輸銀叙功。○以何熊祥為南京右都御史。衛一鳳尚書南京兵部。參贊機務。○練兵詹事徐光啓言。訓練之初。兵部定額六萬。故統以總兵三員。今堪留者不過三

四千耳。何用大帥多一輩。應用員役多一種。廩給耗費似應議裁。內屬令京營帶管。外屬令近鎮管。似為便益。○永平等府民戶。歲有棗兒。稻皮。榜紙。胖襖。解送內監。收勒費重。民最為患。御史王象恒奏改解部。從之。○詔議元妃郭氏才人王氏尊號。○壬戌。上召文武大臣及吏科河南道臣於乾清宮。命皇長子出見諸臣。○台州海門兵諫。○南郊圍丘齋宮。因先帝久不親臨。皆頽壞不修。太常少卿姚宗文以為言。勅工部修之。○虜酋銀定反。青犯甘肅。○乙丑。給事楊連言。聖躬違豫。明是崔文昇藥誤所致。醫家有泰昌注畧

卷十二

光

餘者。泄不足者補。文昇投相反之劑。有心悞耶。無心悞耶。宜發司禮監究問。召皇長子於前。以發天性之真。和寢貴妃崇封皇后之命。○刑科魏應嘉乞斬罪將李如柏。李如楨。○姚宗文劾奏經畧熊廷弼。兵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附。戢廢群策。恃獨賢。不足以成大事。章下部議。廷弼言。宗文奉命閱視。惟賦詩飲酒。議者兩病之。○命進選侍李氏為皇貴妃。未果。○丁卯。傳錦衣官宣楊連。并召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英國公張惟賢。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吏科臣范濟世。

河南道臣顧慥進見時疑上且杖漣示傲既入目注漣久之論曰國家事重卿等盡心朕自加意調理○辛未再召諸臣於乾清宮進見上倚榻馮几皇長子侍立論云朕見卿等甚喜從哲曰臣等請皇

長子宜居東宮上曰令他別處去不得科臣說他該常在朕前極是因論冊封選侍為皇貴妃者再禮臣如游對曰東宮冊立後典禮次第舉行上首肯

群臣以慎藥請上曰十餘日未用矣停視久之命皇長子代論諸臣乃退○御史王安舜疏陳養身六要○加恩講幄舊臣○御史盧謙言士習橫肆錄教

要○加恩講幄舊臣○御史盧謙言士習橫肆錄教

官之訓不嚴教官朕削修脯朕飽蹊蹶者當急行斥逐有司職任提調不宜以保留保陞刻錄立碑借資

藝體○吏科范濟世劾奏鄭之范安放陷城之罪○諭德張鼐請勅畿南八郡屯田以足兵食○麗江土

官木增父子斬獲番眾人詔加三品服色○甲戌再召從哲等十三人于乾清宮諸臣問安畢上顧皇

長子論群臣曰卿等輔佐他為堯舜之君語未既李選侍披幃而立呼皇長子入嘈嘈語復趨之出皇長

子含憤向 上曰要封皇后 上不應復視群臣曰

輔他要緊又云壽宮如何諸臣以皇考山陵對上

泰昌注畧

卷十二

十一

曰是朕壽宮仍論要緊者再又問有鴻臚寺進藥官何在從哲對云有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

上即召可灼進診視具言病源上喜命趨和進上飲湯輒喘藥進乃受上喜稱忠臣者再諸

臣出宮門外頃中使傳聖體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及御醫留日晚可灼出

輔臣邀詢之可灼言上恐藥力竭再進一丸亟問進後何狀云傳安如前至五鼓宜召急諸臣趨進而

上以卯刻上賓矣朱國禎曰貞皇之病止是虛弱尚能視朝大黃

泰昌注畧

卷十二

十一

劫泄後猶能延見群臣傳宜取藥親舉玉盞若以温平之劑緩緩滋養自然平復乃進紅鉛助火藥

一夕遂致大故誤之一字罪安得免况誤加于天子則大不敬矣當如何擬議

群臣被召趨至宮門漣謂嘉謨汝華曰宗社事大嗣主無嫡母生母昨日選侍光景羶辱托以少主者此

時宜急請見嗣君一見即呼萬歲以定危疑隨擁之出宮移住慈慶為妥二臣以為然乃語從哲漣遂先

諸臣排闥入閣監挺亂下漣大罵云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駕嗣皇幼小汝等阻門不容人陪意欲何為



賜者却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嗣皇嗣皇為選侍且于煖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給選侍強抱持以出諸臣即叩首呼萬歲嗣皇曰不敢當群臣共請詣文華殿王安擁之行閣臣劉一燝掖左勳臣張惟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召回嗣皇者三喝諸臣曰汝輩挾之何往小爺害怕遽來牽嗣皇衣連叱之曰我等皆臣子有何怕為共擁嗣皇登輿至文華殿嗣皇西向坐群臣禮見畢請即日登極嗣皇不允請于初六日即位復擁入慈慶宮一燝奏曰今乾清宮未淨殿下請暫居此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

奉昌注畧

卷十一

十一

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輕易即詣乾清宮哭臨須臣等到乃發嗣皇首肯連語中官曰汝輩受兩朝恩遇當赤心報國外事緩急在諸大臣惟調護聖躬是在內諸臣事責有所歸王安等踴躍稱諾諸臣退諸臣有議即日正位者令中官宋再傳奏嗣皇不允眾皆朝服待命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唾連不宜阻即位于今一連懼語錦衣帥駱思恭嚴所屬驕稽內外一日丙子嘉謨疏請安擇官于仁智殿選侍可移後殿御史左光斗奏曰李選侍不宜居乾清宮殿下春秋十六齡不宜托婦人之手今不

早斷武氏之禍將見矣○從哲擬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允行之御史王安舜奏曰可灼即從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須以賞不可言也改旨可灼罰俸一年○御史鄭宗周請誅崔文昇從哲擬旨下司禮監查○戊寅選侍用李進忠謀邀嗣皇語母子同官王安忿然宣言于外且將逮光斗楊漣選進忠于官門問以選侍移官何日進忠搖手曰莫說李娘娘大惱今母子一官甚好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說云何漣詭曰誤矣幸遇我諺云吃飯莫忤火頭皇長子今非昨比選侍好好移官異日封

奉昌注畧

卷十一

十四

號故在且嗣皇年長矣即不奈選侍若屬得無懼乎進忠嘿然去科道惠世揚張潑從東官門來駭傳曰今日選侍講垂簾行逮光斗矣漣日無之出皇極門卿貳科道紛言欲上公本不果○已卯選侍未有移宮意漣趣從哲曰明日上登極矣尚可緩乎從哲曰便待初九十二移也罷漣曰天子無返東宮之理選侍不即移亦未有移之日此不可頃刻緩者內侍皆曰獨不念先皇舊寵乎何遽迫如此漣叱曰國家事豈容姑且汝輩食何家之飯敢云如是聲徹六內嗣皇使人諭漣出着司禮監按益裁諸侍盡

收李進忠劄 劉朝等選侍跟蹤移至噓驚宮

文震孟曰三案是非平心自見如挺擊一案事干官闈未可推究拚過亦似善處紅丸一案所多在一賞譬之富家翁疾延請醫人翁面許重酬而遽沒其子如父命酬之人有不笑其愚且疑其謬哉至于移宮一案自是間不容髮之事寧可移而臣子受抗言之罪無使隱忍不移而開後日僭處之禍觀日後客氏光景則此日之急移功罪自見矣  
十月 上尊號曰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

泰昌注畧

卷十二

五

董其昌曰 貞皇臨御四十日感孚天下之心有在善政之外而當青宮育德有夔夔無慄慄內廷苑枯之形若弗知外廷羽翼之激若弗聞福王就國抱持慟哭張差發難 陛前曉諭 神宗以鄭貴妃屬 帝即跪而對曰兒子豈敢得罪于天地遵奉遺命盈廷之爭竟不忍奪即虞舜大孝何以加茲使 帝之出震未及而幹蠱莫施天下事將不可知然則國家無疆之祚皆四十日之所延耳

泰昌注畧十二卷終

天啓注畧卷之十三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熹宗愍皇帝 起庚申九月終丁卯八月

諱由爻 光宗長子在位七年改元天啓壽二十

三葬德陵

母孝和皇太后 東平人才人 兄昇新城侯

皇后張氏 祥符人父國 紀太康伯

內閣二十一人

少師方從哲 劉一燝 韓爌 葉向高 何宗

天啓注畧

卷十三

彥 隨州 孫承宗 高陽人 督師駐邊

少傅朱國禎 秀水 朱國禎 烏程人 朱延禧 聊城人

少保沈淮 烏程 太子 孫如游 餘姚人

尚書史繼階 晉江 周如磐 莆田人 丁紹軾 貴池人

高陽 間 黃立極 元城人 施鳳來 平湖人

欽 大逆 廖屍 太監魏忠賢 肅寧人

次 魏廣微 南樂人

又次 馮 銓 涿州 顧秉謙 崑山人 張瑞圖 晉江人

上生於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 日生十六年矣

泰昌元年九月初六日庚辰 上即皇帝位始歸乾

○辛巳 上命查六口內隨駕值宿文武諸臣  
 ○壬午科臣惠世揚劾奏輔臣從哲庸回比周妨賢  
 病國有破壞封疆十罪而諂事鄭貴妃包藏禍心交  
 結劉遜李進忠助選侍占住乾清黨護崔文昇輕君  
 上之身命為情分賞賚李可灼若獎其劫藥速亡為  
 功種種悖逆罪不可勝誅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是在今日早計也○癸未御史倪應春獻治安策因  
 言張居正作相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勲業爛焉惜其  
 以寵利居成功末路身名俱敗語曰權臣不可有重  
 臣不可無非權而何以稱重也願 皇上予之以權

天啓注畧

卷十三

二十

絲綸無中降閣臣善用其權意念無旁落豈不休哉

○丙戌奴酋入撫順大掠而去以袁應泰巡撫遼東

○丁亥御史舒榮都劾遼撫周永春○乙丑御史

三元劾經畧熊廷弼大畧以不先取在野遺禾不焚

燒場積資敵寇糧及與甲士授田浚隍增壘自守不

救北關等為無謀八請兵請餉以言要挾為欺石

有旨會議廷弼疏請罷職勘問畧曰奴以六月陷開

原七月陷鉄嶺臣以八月至遼陽檄道臣韓原善駐

瀋原善不肯行屬按院勸阻比比關報至瀋軍一呼

而散亟遣分守閻鳴泰往鳴泰半路大哭而返北關

○

○

○云五百餘里不能援鉄嶺而侈言援北關此道臣  
 三元也臣之修守城惶臣自謂不失而所役卒皆  
 守城者如柴賀李三帥所將戰士未嘗役也瀋陽之  
 犯實無斬獲功若過求之必盡失將士心而加之獎  
 借者以城堡無傷亦難事耳近邊五六十里之野賊  
 為我清久矣不煩三元責臣清也勢畫新兵一日而  
 逃三千胡國臣挑選精兵二千聞江潮聲誤驚賊至  
 而奔潰三元言遼人可用臣不知也山東礦徒趨利  
 則有應兵則無去冬檄劉國縉往返三月備抄一門  
 冊回報不見一人團練三元言礦徒可用臣不知也

天啓注畧

卷十三

二十

昔年征倭征播勤兵二十萬今奴酋何勢何地而評

臣用多也五月間遼止兩監軍一按臣各分往蓋瀋

奉集臣獨臥遼陽兵餉不至疾呼莫省問朝廷要遼

東情出危迫而謂要挾欺君臣不敢承也三元請去

職以存遼願遂聽之○辛卯科臣楊漣劾廷弼宜自

量才力早決去留毋悠泛議勘以誤國事○遼將李

光榮馮大梁各報奴酋分路入犯瀋陽○楊漣劾本

兵黃嘉善一籌莫展請加誅斥○有旨命會議堪任

經畧者○漣又奏嘉善虛套軟熟不灰不活決無久

主中樞之理蒙面而入悠忽當事鑄相之必敗瀾過

○

○

十年與輔臣作馬上催戰之舉。三路收餉。震驚宗社。清河撫順俱沒。何等時何等事。而李如楨以酒肉之徒。儼然登壇。原鐵嶺繼陷矣。乃拾遺官之殘級。上首功。誰欺乎。二帥既歸。不請正法。聽其見朝。佯爲不知。何所顧忌也。僉募民兵。所過公行劫掠。其赴通州。練者且許歸省費。國家幾許金錢。成河上之逍遙。是何法紀。至于推將領。尙視賄之多寡。而忠勇不問。低眉內閣。仰息中官。牢定脚根。不動人比之于象。謂其昂然大物。食廩無事也。皇祖彌留之際。嘉善親承召問。面任遼事。竭力。今竟何如乎。居中調度。天啟注畧 卷十三 四

起在籍者。示恩薦武臣。則崇有錢者。以納賄。衆實有口。不可爲也。○刑科參楊鎬。失地狀曰。鎬言閣部馬上催戰。不遲。又言柱石故違節制。不思如栢作遼大將。四路出師。何不用如栢當敵。而用松。且旣進而獨以令箭招如栢歸者。何意。松果輕進。何不以一箭令退也。初鎬銳于出師。松有難意。密遣人投揭總督。冀少緩。如栢偵知。而邀其人回。及誓師時。如栢以酒讓松曰。吾以頭功送汝。而奴先得鎬。示悉精銳。潛伏撫順一路。松果爲鄉導所誘。後援不至。碎首淪沒。寸骨不存。實鎬與栢同謀。陷之耳。催戰固屬內旨。天啟注畧 卷十三 五

今奉養李氏于熾鸞宮。仰遵遺愛不敢怠也。進忠等  
悉庫贖明。自于憲典。恐外庭未知。故論從哲。其揭封  
進。上又再論。從哲又揭曰。事關宮闈。不宜輕洩。于  
外。惟望益宏。聖度無念舊惡。則聖德彌光矣。御史王  
允成奏曰。陛下發論于移宮後。不過表明心迹。而  
宰相輒自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熊廷弼  
乞罷疏曰。遼自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臣驅羸卒數百。  
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鉄嶺報失。士民謂遼必亡。惟辦  
走計。原善鳴泰遣之。不行。途哭而返。關內謂遼必亡。  
督餉自備京師。仕宦各移家眷南遷。中外諸臣議守

天啓注畧

卷十三

六

山海謂遼必亡。今何以地方安堵。舉朝帖席而臥。此  
非專事工作而尙威刑者所能也。遼陽城池坍塌。人  
人皆知難守。自挑濠築壩。從十里引水以護外修築  
完固。民始湊集。閱臣初出。亦有修關之議。獨于遼陽  
不可豈已言。則是他人爲則非此工作之說也。有叛  
逃十六人。及邊而追獲。道臣欲曲赦之。臣俱令斬。此  
尙威刑之說也。如謂斬賊擒王。可責于今日之兵將。  
未易言也。讒口高張。欲臣立功于外。必不可幾矣。○  
廷弼奉旨解任。回籍聽勘。初廷弼出關。甫至十三  
而鉄嶺報失。潘陽軍民盡逃。遼陽洶洶無固志。廷

弼兼程行。路遇逃者。論之歸城。有通判劉邦浩。闖宗  
已行。廷弼取其衣冠。褫之。勒令回室。又獲一戎裝女  
人。出城者。嚴三岔河渡河兵丁。而逃者始定。役屬軍  
士。造營車火器。濬濠增城。令嚴必行。一月而守始固。  
進理虎皮驛。如前法。又進理潘陽。移軍守之。完  
廩既定。乘九月深雪。密傳赴潘陽。合操操已。即傳赴  
固城。遂赴撫順。鼓吹直入。一路皆爲奴所踐躪。無復  
人跡。城中惟存一關廟馬神廟。廷弼大哭。隨行軍皆  
哭。尋耀兵分隊返。至奉集。駐足。相度形勢。擬移撫順。  
于代子河南。據河爲險。用兵三萬屯之。先經理奉集。

天啓注畧

卷十三

六

謂奉集完固。則遼陽安。可徐議復開鉄矣。廷弼歸遼  
日夜督軍士造營車。開壑燒磚。令軍士人備一大木。  
四兵合一鑼一鑊。以聽後令。蓋將以間移三萬人屯  
於撫順南城也。爲科泰所撓。竟不果行。  
謂之有功而爲。皇上之兵計。削計軍資計村  
民計。人材計。糜用專殺罔功。慢罵失人心。必不  
可處此。惟恩惟威聽之。皇上也。○黃嘉善罷。黃克  
績署兵事。○武選郎賀萬祚請開屯。所以清兵食。○  
熊廷弼屢爲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所論。即命應嘉

科臣楊漣諫曰使風聞言事之人即作原  
事勘問之人閣臣即不自愛其職掌而於封疆何哉  
御史吳應琦諫曰 皇上起廷弼于田間賜以上方  
委以封疆之任內而司農司馬柳榆之外而監軍道  
將叱咤之致令中外解體將士離心應嘉三元修德  
相繼科之廷弼盛氣請勘勘者即遣三臣恐無當于  
事實也○遼將賂奴于灰山○命袁應泰代廷弼經  
畧○御史鄭宗周奏曰今日所憂不足惟兵食二字  
一意剝民那借窮而搜括銷銖之取供泥沙之用今  
日加派二十萬明日加派四十萬任海內之凋耗而  
天啓注畧

卷十三

莫之憂可謂足食乎邊兵調矣土兵調矣檄水兵募  
民兵罪弁可脫女流可將未統兵而加銜已失律而  
招撫倭議守倭議出關調者已逃募者未至安家衣  
甲之需費幾許金錢而不得一臂之用可謂足兵乎  
國初京營兵四十餘萬今止十二萬占役賣閑過半  
京營而邊鎮可知也遼兵原額九萬六百今減去  
二千七百餉額十三萬三千九百今加至五十  
二萬五千六百餉增而兵減一鎮而九邊又可知也  
解瑟更張如唐之議復府兵詎非萬世之利哉○  
命尚書孫如游入閣○丁卯賊驚宮災○御史伊

年舉請究崔文昇及查奉御致疾之故不報御史  
廷臯南御史李希孔各請正文昇典刑  
十一月論留方從哲周嘉謨李汝華并戒諭言官○  
經畧熊廷弼與袁應泰交代上疏列人民城堡兵馬  
錢糧器械一一交有數并言自丁家泊斬捕而抄花  
不入犯自長勇臺撫而煖鬼不復交通去秋九月奴  
言欲犯遼陽自潘奉修兵備而奴返老寨諸夷子返  
新寨合力拒守其大畧也臣與諸將密議今冬揚兵  
撫順以張其勢明春移潘奉及各兵六七萬札營于  
撫順城下環以木城對賊相持別遣毛浙各兵出寬  
天啓注畧

卷十三

一應軍中所需秘辦已具新經畧到遼陽臣細細與  
言此方畧之交代也一盤殘局敗已至此何可輕下  
劫着幸聽臣言無輒催促也廟堂不知軍情第憑塘  
報去冬春冰雪賊緩輒開然言師老馬上催戰及敗  
又愀然噤口不敢道戰字比見臣收拾纔定而愀然  
者又復悶然急急責戰矣年來裁巡撫添巡撫起贊  
畫用閱科議督護何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效地方  
事此後議論不省文墨不寬則經畧必無所措手足  
國家慮也○命兵科朱童蒙往遼東會勘熊廷

功罪○南御史李希孔參論姚宗文閱視奸狀以夷攻夷之策並無要領四千金浪擲之虜穴最可恨者劉國縉事事決裂而挺身護之周永春紛紛日破而危言變詔最不可解者荷戈上二十萬一日而闕今試置宗文于此使按籍呼名從朝至暮能畢萬人皆諸弁或功或罪器械何備何缺城池為堅為薄敵無一語而謂叨轉太常非論列之時前此在閱執禁不言則所閱視何事年來賞罰不明撫臣專制一鎮而失事始禍之李維翰不逮總督專制薊遼而抱頭鼠竄之汪可受不削今再置宗文不問尤而效之

天啓注畧

卷十三

七

誰為國家任勞怨哉○科臣毛士龍道臣方震儒王允成各疏劾宗文罪○科臣趙時用言瀋陽棄而復守遼城危而幸安不可謂經畧無功但平氣一隸自明太倉之罄已懸不驅荷戈之士自耕自食則轉餉之民愈困京營惟知放砲邊士無一衝鋒但說練兵何曾得手揆階出半夜之斜封則是枚卜大典可以聽人搜取首輔既杜門則新參二臣人想望其丰采而多模稜權移中官不可不防漸而亟收也○刑尚書黃克纘請寬內犯王永福姜昇罪且言李選侍事聖母不恭遇皇上失禮臣願皇上為先帝

上曰移官自有護送如何輕聽昇言罪又奏因移官而盜珠寶充淨軍足以正法矣推廣先帝遺愛付之不治勿過怒其下人念母不涉忘父方為大孝上曰卿非黨李之人而逞詞偏執不顧君父信有之矣○試御史方震儒奏曰宇內蕭然景象凡父老相聚必曰三十年前繁盛今漸不如原其故則曰貪吏多而法紀疎耳一邑佐貳司捕者以捕為外府收糧者以糧為外府形驅勢迫即盜無加上而為長吏則有罰穀有美餘日甘以備朝京之需考滿之用言者不諱聞者不驚又上之而方面歲

天啓注畧

卷十三

七

節有獻生辰有賀滿載歸家者總皆百姓之脂膏而銓司之考成止于罷職高田廣宅彼亦何所不愉快又况乎漏網多也間有二三寒苦未見有九遷異數或而益其困頓金穴之子相率嘆其計拙廉吏安可也最可嘆者撫按白簡賍私累累矣而以一語結之日甲科可惜日末路可新貪吏何不為也皇祖初政江陵作相事事綜核而積漸所致猶有今日今一以寬裕從事已倒之瀾寧可問哉○科臣尹同華請久任責成○科臣成明樞奏飭吏治九議○御史王業浩請安李選侍○都給事楊連疏述移官始

才上曰楊漣志安社稷當日竭力忿爭忠直可嘉  
命昭示中外以釋群疑○乙卯詔曰朕冲齡登極大  
小臣工皆朕臣子乃有謗語妄生輕信益犯詭傳誠  
如楊漣所奏者皇考賓天時大臣請朝見朕李選  
侍阻朕下閣司禮監官設法請出選侍許而復悔  
使李進忠請回朕至丹陛大臣扈從前導進忠將朕  
衣拉住不放當時景象卿等親見初一日朕視皇  
考入殿選侍又阻朕于煖閣司禮監官以大臣言奏  
請再四方許朕出初二日朕送皇考梓宮于仁智  
殿選侍邀朕朝見方許回慈慶宮扈從諸臣所親見  
天啓注畧

卷十三

十一

選侍殿崩聖母自知有罪不許朕與聖母舊侍一言  
此朕苦衷外庭不能盡知朕今奉養李氏皇八妹優  
厚安享何乃猜度過計藉爲口實刑部執奏惟知私  
于李黨不顧大義姑且不究可傳諭大小臣工母植  
黨自坐枝節○南京軍士鼓噪燒毀科臣晏文  
輝○大學士方從哲允免○都給事楊漣乞歸  
疏一臣妄言官箴禍當不測乃蒙先帝特賜宣召  
介小臣微主知于大命彌留之日千載誇其殊遇  
乃因備述移宮始末蒙皇上有忠直可嘉之褒微  
臣于此有大不安者垂簾之秘事未聞人井之煩言

不得不洗發一番乃臣發揚主德之苦心及爲  
諸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時諸大臣共有  
防微慮隱之意首請御殿受嵩呼者尙書嘉謨而捧  
皇上之左右者惟賢一燦也臣以憤爭之故獨受  
忠直之名臣之不安二也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  
捏抗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臣之不安三也臣  
以窮蹇骯髒之人而際二聖知遇書生之福力至  
此極矣知止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乞浩蕩  
之恩放臣同山農野老共歌咏堯天舜日豈不休哉  
臣賁本赴文華殿門叩頭畢移出城外候命○論  
天啓注畧

卷十三

十三

天啓注畧  
天啓元年春正月癸酉朔御史焦源溥請明綱常  
疏曰鄭貴妃三十年行徑從前諸臣一爭冊立即紛  
罪張差持挺禍在呼吸王德完之安孝端何士  
之安先帝後先一轍先帝御極之初封后之  
命不得而治容進矣投以麗色之劍崔文昇之藥不  
速復促以李可灼之丸南寺臣曹珍升遐未明一疏  
人人痛哭流涕皇上獨不動念乎移官始末閣部  
大臣同與之必不可得而隱也克續身掌司寇受  
先帝恩不淺而爲羣犯開罪使其果能執法何不請



身爲忠義吐氣而以縱逆爲乎是張差當廣八  
 步○經畧袁應泰分布諸將吏于各要地以晉進勤  
 將步騎二萬而高崑邢慎言監之清河劉英世祿梁  
 陽以二萬爲時調遣具奏奴酋馬弱准在奉初兵  
 馬錢糧多集于二月之前以圖大舉○諭發內帑五  
 十萬付經畧給散官軍○禮科李若珪奏選婚內監  
 請乞紛紛既欲帶領推算又爲帶領者請勘合何必  
 天啓注畧

卷十三

十四

雨勘合並行哉此輩騷擾驛路無異虎狼夫曰典制  
 必其載之會典律令方是而以先年文卷爲憑不容  
 禮臣封駁中旨所行更何限制哉○御史馬逢臯科  
 臣魏應嘉各疏論楊漣之去○御史左光斗疏劾孫  
 ○壬午 上冠科臣 樞閣成王將冠祝雍  
 上近民遠佞普惠財爲規以獻禮科周士樸戶  
 亂叢各進要言○御史高弘圖陳八患  
 禮科汪慶百陳新政四要○御史袁化中言時  
 事之漸可憂有八○御史高弘圖請召還楊漣賈  
 ○兵科明時舉請責相臣以輔理講臣以啓沃○

利楊道寅陳慎始五要經筵召對稟擬節儉賞  
 ○史科成明樞疏酌用才之宜○待選闕人持刀擁  
 擗禁門諭嚴行驅逐○有狂人冒衛士服入朝班頰  
 言命衛司雜治○太常李宗延請修明禮樂以光祀  
 典一祫祭建文景帝宜入一祧廟當酌議憲宗睿宗  
 一從祀當去十五王補入歷朝文臣○兵科蕭基奏  
 曰正月中總兵李光榮有投降真夷卑職阻攔賀總  
 兵收進之報越二日又有投降真夷賀總兵收留安  
 插之報三日中又報黃把都兒縈我投降夷人臣謂  
 遼東年荒米貴自去年已然何至此時方餒可疑也  
 天啓注畧

卷十三

十五

夷虜居依草野有如許車輛牛羊不住牧彼方遠來  
 投我可疑也據所報夷人五千牛馬若干此非一日  
 至彼中部部落豈不覺知可疑也犬羊狼戾自古  
 難李總兵阻之則寂然無譁賀總兵收之又帖然  
 可疑也即使無可疑矣狼子野心萬一約束無  
 方肘腋甲兵可慮也彼既窮困而降必須日日支糧  
 借錢供贖可慮也關市四達萬一降夷跳梁咽喉不  
 通可慮也間諜不明奸細竄入可慮也降夷果真心  
 投奔否回鄉陳友良果信否此當問之光榮也故人  
 如何光景安插用何方法能制黃把都兒之致命手

此當問之世賢也。往歲委四千金于金台，失之女，弁王猷詐許歲輸，致首羈我使張汝觀，一切匿不以報。虛實作何彌縫，所當問之邊臣也。一降夷也。光榮殺世賢不報，世賢收光榮不收，二將果一心乎？果能攻夷乎？此當問之經界督撫也。若水木無定計，廟堂誘之邊鄙，邊鄙誘之廟堂，不幾書餅充饑哉？

接受降如受敵，以殘敗之遼而收叵測之降夷，其見經畧之無識矣。閣臣泄泄置之，其真輕國事為一擲哉。

天啓注畧 卷十三

十六

初熊廷弼在遼，凡自邊外來奔稱回鄉者，悉置之廢城一角，厚撫之而不用為兵。私出者即殺之。有賈得功自稱生員回鄉者，携四人來，內有八歲小兒，廷弼取置親近，果餌暗誘其言。在夷中携小兒行，使人不疑耳。窮之乃知。廷弼開原作內應者也。立碑之以殉。世賢久有異志，廷弼疑之，使自為一軍備調。不使定駐，時時餽遺勞苦之，稱其忠勇。嘗歲節宴集諸將，勉以同心出血共敵，已而諸將有密啓世賢異者。廷弼私語之曰：吾向者歃血正為此，諸君自慎可耳。及袁應泰代任，盡反廷弼之嚴，而以寬收人舉，遂委任世賢不疑，且懸招撫之令來投，即

納諸陣童仲揆泣諫，應泰曰：我自收不戰之功，何不可而強阻為監軍？高出亦諍曰：來降者必彼有所不堪也。今奴酋方強，何故舍之而投我？又何故如此其多？應泰不聽，曰：我固欲空其巢耳。令世賢與尤世功並駐瀋陽。世功所將一萬五千人，世賢報納降夷六萬。世功密啓應泰曰：世賢所報六萬，實十萬也。城決不可守，願以所統卒自歸遼陽。應泰乃始大駭，然已無可奈何。姑以軍令令世功曰：敢移一步者斬。意欲留世功牽制之，而勢已不能矣。童仲揆前守清河間，與麾下四人攀崖度鴉鵲關，行叢箐中，遇一人自奴

天啓注畧 卷十三

十七

酋老寨逃出，詢之乃楚兵也。言奴酋諸子悉其精壯屯開原新寨，而老寨惟老酋獨居，所俘南人置焉。老寨去關僅五十里耳。仲揆請于應泰，言關低易越，以楚兵為導，願率所將川兵五千直入老寨，可使奴有腹背之患。應泰以為為險不應，亡何而奴已增高關隘，置守清河一帶山路，盡行斬斷矣。蓋廷弼用權詐，恩威不測，故奴間不行。應泰左右皆間，旋即有以仲揆謀報奴也。

按降夷內應一愚，應泰于遼再愚元化于萊，書生之誤國兩見矣。威將軍所謂必我元氣盛而後可

以用毒奈何輕言受降也

閏二月甲戌日暈兩傍有耳若月○丙子黃塵四塞  
戊寅復大風霾○楊錫李如楨論成長繫○陵軍鼓  
備項良梓揚稱陵軍備點僅五百名奉旨  
人給二兩該蓋共散過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兩挾賞  
則各募市棍凌轍使臣而不許問領餉則持帖強討  
書空可灑而不可查命司禮監勘奏○御史魏光緒  
奏申張差罪案請擢用王之宋○吏科成明樞請復  
行取之制歲一舉行○封皇親王天瑞郭振明王昇  
為伯○初李選侍移官後御史賈繼春具有選侍雉

天啓注畧

卷十三

十八

經皇八妹入井之揭屢旨嚴責回話張慎言高弘喬  
王大年各疏救至是令張高王各罰俸○昭和殿災  
三月兵科蕭基劾姚宗文誤國疏曰煖兔炒化紛求  
新賞皆歸于王猷之妄許宗文輕信之不過以金台  
為虎兇之妻藉此結怨耳不思虎首亦與  
如媼而區區四千兩贖之行五餌之術而揚薪止  
將來愈難收拾首禍其容誅哉○欽恤陣亡將  
吏劉綬王宜杜松各贈少保予謚蔭潘宗顏光祿卿  
董汝礪張文炳各僉事餘各贈蔭有差○奴酋率眾  
度渾河首犯潘陽按臣張銓先下令遷營夷于城外

天啓注畧

卷十三

十九

墮馬者三千餘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自辰至酉奴  
騎益眾仲揆奮勇潰圍出遣將請援于應泰應泰曰  
奴兵強決不可救不必又添陷一枝人馬差官叩頭  
流血按院張銓再三激之應泰曰此天數也銓怒罵  
而起仲揆望援不至兵盡矢竭揮短兵親斬賊十七  
人賊復圍之萬弩齊發仲揆歔敦吉秦邦屏皆歔周  
世祿從西北殺出鄧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走入浙  
營賊追及圍之數重浙兵以火器擊之賊眾甚眾火  
器盡乃復接戰良久大敗將卒一時俱歔按臣張  
銓檄朱萬良姜弼之兵屯虎皮驛為秦邦屏援及川

賀世賢不從將士憑濠而守賊驅土填塹我兵

砲熱裝藥即噴賊遂蜂擁過濠城內降夷應之

門而入賊尤世功沒于亂軍賀世賢率其屬西奔

陽遂陷○陳策童仲揆移兵皇山以遏潘奉之衝分

營札橫河南賀世賢突至策開營納之遂為所殺賊

眾以仲揆所將皆川土兵戒勿輕敵仲揆逐之大戰

于河上斬賊二千餘裨將周敦吉日我輩不能救潘

在此三年何為石柱司秦邦屏先進渡渾河諸營畢

造皆成金張明世統浙兵三千陣河南諸渡河者未

成列奴以鐵騎五萬四面感攻之諸將殊歔戰斬賊

兵渡渾河。二將兵近數里。觀望不敢動。川兵既敗。乃領兵而前。一與賊遇。卽披靡四散。賊是以得萃力攻。浙營是役也。以萬衆當虜數萬。殺數千人。雖力屈而殲。亦奴難以來所未有之血戰也。○奴兵乘勝過代。子河直抵遼陽城下。袁應泰舍卒遣將。畧無選擇。無部分。諸將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姜。彌朱。萬良所領。或千或百。掉臂而出。無肯接戰者。高出固爭之不聽。應泰自出城督戰。夜宿營中。賊取瀋陽所貯火器砲車。結壘城東。與我軍營相對。發放我軍不支。賊以步兵攻西門。應泰復入城。李永芳遣人請降。應泰許之。命天啓注畧

卷十三

二十

暨受降旗于城上。奴兵擁至濠邊。薄暮。城樓火起。降夷內應。盡樹黃幟。大開西門。李永芳賀世賢並轎入城。民間婦女盛飾。啓扉迎奴。應泰張銓與分守何廷題三人坐城東樓。銓謂應泰曰。坐公尸。君游魂。致我無事而歿。應泰曰。公無聞外責。尙可退守河西。泰不才。當歿于此。銓下城。應泰舉火自焚。廷題返署。驅二女二妾入井。而後自溺。監軍崔儒秀都指揮徐國全並縊于都司同知。日乾亦自縊。銓爲賊執。送李永芳。永芳曰。跪我。我官汝。銓叱曰。及賊耳。何官。永芳擊之。城外斬之。數日間。金復海。蓋州。衛。悉傳檄而

夏四月。諭吏部曰。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換過袁應泰。一塗道。當時倡議何人。將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還。若不嚴核。何以懲後。○命詹部御史畢自遠。海。王國楨。通州。護。○遣主事周鼎等。招借大工銀十萬兩。修山海城。○廣寧致仕通判黃衣。剃頭從奴。受所賜衣。招搖里中。撫臣執而戮之。○監軍高出。自遼陽亡。奔航海歸朝。揭請割廣寧。餌西虜以禦奴。御史劉廷宣劾之。命逮問。○遼東巡撫薛國用告病。奏議王化貞代之。○贈遼陽死事將天啓注畧

卷十三

三十一

吏張銓。大理卿尤世功。陳策。少保。各賜謚。廕指揮。俞事。崔儒秀。何廷魁。光祿卿。廕錦衣百戶。童仲揆。都督。同知。吳文傑。周敦吉。戚金。鄧起。龍。秦。邦。屏。都督。僉事。○甲戌。發冊迎皇后張氏。○獲通奴傳報人劉保。磔之。五月戊寅。立張氏爲皇后。王氏良妃。段氏純妃。○兵部議調四川湖廣土兵。浙江民兵。共六萬。尅期到京。○少詹事徐光啓奏曰。龜錯有言。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將予敵也。今之兵將。既不能戰。卽當嬰城自守。奈何列營城外。一聞寇至。望風瓦解。

久德皆為敵有反用攻城。陣無守兵。人知必破。其內潰。自然之勢。及今不思變着。雖征調招募。更如前日矣。廣寧一帶大城。只宜堅壁清野。急備大小火器。待其來攻。憑城擊打。一城堅守。必不敢為。越長。數城堅守。自然引退。至如都城固守。尤為至急。依臣原疏。建敵臺以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萬全無害之策也。○薊遼總督文球。咨送降夷二百八十名。甫入關。即送四十。御史江秉謙劾球。事權在握。不聞懲奴。拮据復蹈袁應泰之覆轍。此何心哉。乞將降夷殲之境上。以消內患。

天啓注畧

卷十三

三

按應泰方以受降為奴所賣。輕擲遼左。而球同有其罪。褒然若不聞者。乃以受降為功。當國家重任而甘。奴夷奸細。舉朝莫辨。於國法。何也。

論吏。馬三元張修德魏應泰扶同排擠。致悞封疆。降。以外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為禍始。革職為民。

六月何宗彥入閣辦事。○熊廷弼為尚書。仍經畧。廷弼疏曰。國家全力。兵將糧餉器械。盡擲于遼陽。今從新計算。極難置辦。而議者但日調募製造。事本難而視之愈易也。諸臣一聞傲報。守城門。送家眷。豈不甚。

今募兵則科道起程。何日錢糧。則兵戶爭地。不。勢已急而。核也。中外臣工。自為身家計。可以。而。顧套數。顧譏彈。而莫顧封疆。心當同。而。二十萬之安家甲馬銀。何在。空文調。募。此戶部銷兵法也。遼餉歲額八十萬。今。先其半。而士喪其七。所餘餉銀何在。又半分其帑金。至。誤。道。亦戶部之責也。行伍草澤中。有英雄。宜。勅。小九卿各舉所知。○監軍高出。胡嘉棟。各降級。戴罪立功。○御史李日宣。請定設宗室聖裔。解額。○諭。乳母奉聖夫人客氏于大內。○御史董翼。請崇祀孔。

天啓注畧

卷十三

三

子四世防叔伯夏而上。及於契。○命尚書王象乾。薊遼總督。○熊廷弼申明。經撫職掌。○起故總兵蕭如。薰到京。○初遼東之陷也。軍民洶洶咸思反正。日夜。望援兵至。石城皮鹿諸島。屯駐萬家。奴屢招之不從。有遼陽生員王一寧。子身。走朝鮮。效包胥哭秦庭事。適詞科二使。臣事畢未得歸。一寧以揭投之。科臣惡其。聒擾。叱之去。詞臣劉鴻訓曰。彼書生乃如此。我輩當愧之。因厚其資。給使。遍詢諸島。可以假途歸朝者。一寧遂得私遊。叛將聞。說其反正。時王化貞駐廣寧。聞。麾下將有能浮海探島中消息者。杭人毛文龍。

六言同輩給之。遂承命領二百人駕舟出海探事。未敢前進。適奴酋下檄鎮江將佟養真令捕勦長山諸將。養真轉以責中軍陳良策。良策領三百人出。王一寧以行將謀歸朝。海中望見文龍旂幟。遣一寧道意。文龍不信。良策自入文龍舟請合軍。文龍疑其變已復不肯。一寧曰：軍形既露，使養真知而襲之，則事敗矣。乃請文龍給良策旗號，乘夜入鎮江，克其城而後迎文龍。文龍許之。良策軍詐稱糧盡，自歸與所善軍將蘇萬義等一時俱起，夜縛佟養真于解舍，詰朝樹文龍旂幟于城，迎以為帥。各島主李景天啓注畧

卷十三

十四

先等咸會。文龍張修其事，上功撫臣王化貞為奏。鎮江奇捷。○侍郎鄭以偉會議憲宗宜祧。睿宗雖以藩人而親未嘗，祧不宜速也。○給乳母客氏墳地二十頃。授毛文龍參將駐鎮江。○熊廷弼奏各處援兵老弱不堪，惟延綏將何達王永祚賈登科馬登科傅良臣各帶家丁或百九十或六七十及寧夏將周宗克家丁六百頗覺精采，馬亦肥大，其餘皆虛應故事。諫王廷祚等泣稱賣脫砌替塞責之狀，不堪噴述。而總兵杜文煥世受國恩，丁自邊塞抽選，孱弱如此，似

○金州守將凌久思反，正聞鎮江舉事，即引

兵來赴中道，知文龍所為，罷歸。奴殺之，遂屠金州。○順天鄉試日移於初五，放榜于二十二。○遣郎中梁之垣宣諭朝鮮。○二十七日，貞皇帝后梓宮發引。九月御史王心一請裁抑客氏及內侍魏進忠恩賚。○欽山將亦有反正，奴騎圍之，尚書張鶴鳴奏請偏解渡河，潛襲海州以解欽山之圍，不果。○都御史李宗延劾內使王昇。○奴設葢復金三州總督以劉興祥為之。復州將單不服，統率遼眾萬人赴長山島，奴遣人追擊之，遂至鎮江。時文龍自得鎮江，遠自尊大，諸從義者稍稍失望，奴兵至，有勸憑城力戰者。文龍天啓注畧

卷十三

十五

膳喪先遁，悉朝鮮奴將鎮江城屠焚一空，各島避難民半受屠戮。初時四五十萬，僅存二二三萬。○熊廷弼奏三方布置有名無實。○十月御史馬鳴起奏言：保姆出入禁庭，不便命罰。○吏科侯震陽奏曰：頃奉聖諭以保姆遠離而涕泣，至忘寢食，臣且駭然。今皇上年已出幼，外之凝承輔弼，內之琴瑟好速，何戀戀于保姆也？昨者梓宮在途，千官擁立，獨一乘軒在後，道路指曰：此奉聖夫人客氏也。及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嫗伏塵號慟，驚問之，知為先帝保姆。臣喟然興嘆，同此掖廷阿乳。

厚薄猶天與淵但官闈何地時出時入內外鈎連借  
叢煬灶有不忍言者不報○科道倪思輝朱欽相王  
心一各疏論客氏有旨降級調外○尙書張鶴鳴奏  
修嘉棟國縉胡嘉棟皆經畧能廷弼舉用今逆賊  
修嘉棟與卜年同族宜置之雲貴展其所施以報  
效嘉棟國縉置廣寧立功贖罪○遼東巡按方震孺  
奏曰河西兵將人人備馬思走廣寧城中富家大戶  
盡數西奔提督中風臥床不起一切兵馬漫無頭緒  
不知精兵幾何贏卒幾何誰為戰誰為守也臣苦求  
撫臣代提督部署惟是廣寧單弱臣深以為憂○特  
天啓注畧

卷十三

二十六

發帑金二百萬兩散給遼東將士諭戶兵部樽節  
融不得仍前冒破○廷弼奏曰臣初推經畧時  
言廣寧事成功就宜專任巡撫一似多此經畧者  
鎮江事出而誇詡更甚又似無此經畧者乃奇捷甫  
聞而危報立至趨臣出關至引郭子儀即日就道之  
事為勸何相倚之重也初議三方布置本圖登津山  
海一切齊備今天津全未區處登州以道臣之垣多  
求忤樞臣而與為難二方已屬畫餅臣到關僅八日  
即馳至廣寧月有六日復到永平明旨謂經撫料  
理已久如何全無次第臣實未久也于鎮江捷至

聖諭已謂調度有次第而今云全無者前此乃部臣  
儲張以候皇上而今則按臣張皇實告也樞臣別  
無調度惟有驅臣出關一着臣出而樞臣之能事畢  
矣無一兵一騎之經畧出亦不足以鎮定臣之所望  
于樞臣者若拏定本兵腔調或依或不依以示中樞  
別有主張則中制之敗道也其望一致書議事遲久  
不答豈樞臣責經撫同心而樞臣與經畧不宜同心  
乎其望二樞臣論鎮江事謂當發兵一萬繇海至鎮  
江二萬繇海州斷奴歸路殊不知奴往鎮江不繇海  
州歸路也問明白而後上疏其望三至于報功一節  
天啓注畧

卷十三

二十七

尤不宜扶同誇張與人點破所犯忌如高出之揭  
為打成一片可相率而欺者其望四將臣四望體貼  
俯同于臣臣始得專任東方事矣  
十一月戎政尙書李宗延請督各營造辦戰車且言  
廣寧需用馬匹太倉應停草料全數給發為造車之  
用○王三善巡撫貴州○套虜從黃古嶺過邊到安  
寨縣圍延安城三日分掠甘泉合水環縣慶陽民房  
盡行焚燬所擄婦女畜口財物不計其數牛駝數萬  
滿載驅歸彌亘百餘里各軍官欲避不敢出擊收拾  
遺落人口捏報奪回○兵科蔡思充言東夷未靖西

虜又擾以廣寧言之病將如祁秉忠惟有貪詐惟怯  
尅減軍糧以支公費規陋不能洗革何以督率有方  
以延鎮言之杜文煥病不不戎矣然爲虜所聲言欲  
殺似非媚虜者文煥去而款仍不成不如責之料理  
以收功日後登萊防海之兵招募報發未到楊連程  
所募于楚蜀者尙屬風影或勅另募海濱之士○申  
飭計典慎咨訪○逮鄭之范追贓抵餉○皇極門成  
○湖兵至通州其帥張景珍潛入都中營求加銜所  
領兵部安家銀不卽給散遲留旬餘毛兵後至其帥  
田景坤不能輯下沿途科索於酒肆與湖兵遇遂相  
天啓注畧

卷十三

天

闕殺毛兵殞命湖兵帶傷御史梁之棟以聞  
十二月四川亂奏至先是科臣明時舉捧檄起土司  
兵誅索無厭永寧酋長奢崇明令土目將兵一萬詣  
重慶聽撫臣徐可求點閱可求貪不卽點視漫云數  
水土兵伺候月餘洶洶思亂而可求杖其頭目各五  
放欲盡點土兵之面以別記號于是統領人樊龍樊  
虎一呼卽起亂殺官民可求及道臣孫好古駱日升  
李繼周知府章文釐推官王三宅順慶叙州府同知  
王世科熊嗣先知縣高選總兵黃守魁參將萬金王  
登爵悉被殺時舉等踰牆而遁伏尸遍地幾不可數

二樊賊遂據城中城門大開聽商民自便船順流而  
下賊惟痛飲日夕不行焚劫○遵義只田自遼陽  
逃歸假稱守備催招新兵而可求檄下各吏徵索嚴  
急楊氏舊民洶洶思復故主重慶既破夷目羅象乾  
撤衆回巢楊福等邀之三路進兵直搗遵義署印通  
判棄城亡走貴州○石砫女官秦良玉起兵勤王○  
賊畧納溪瀘州江安勢如破竹至興文知縣張振德  
自焚死惟合州翁登彥江津周禮嘉堅守不下長寧  
榮昌隆昌璧山官吏望風逃遁賊遂進逼成都○論  
兵部川兵援遼在途者領兵官押回討賊○張我續

卷十三

天

天啓注畧  
提督川湖雲貴四省軍務○尙書周嘉謨辭朝奏去  
國戀主疏上慰諭之○太僕少卿劉時俊贊畫川  
湖雲貴軍務○逮故遼撫李維翰○御史江秉謙奏  
曰經撫不和化貞欲戰廷弼欲守耳夫守定可以進  
戰戰一不勝而何以守夫人而知之而必曲廷弼以  
就化貞當授經畧時不日不從中制乎非經撫不和  
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  
戰守者之議論不合也果遼事不可無廷弼也不宜  
旁撓之果遼事可無廷弼也不必姑存之國家事能  
幾幾番會議哉○九卿會議經畧奉詔特起



當責成。經臣稱進兵之事。人馬甲仗糧草。件件打透。不過不敢不遲疑。自沮。撫臣欲率兵取海州。蓋聞回鄉鄭明經之言而動者。毛文龍殺奴兵二千。未有的據。或謂毛能殺奴二千。而不能以一卒走河西。通消息。殊有可疑。撫臣絕不疑。當權之勇。非經臣所能彷彿也。今日之議。舍責成二字。道無絲矣。至于高出胡嘉棟。經撫共薦。責令建功贖罪。○關臣向高揭言。廷彌化貞作用既殊。而使化貞受其節制。舉朝之人。皆謂難行。文龍所報擒斬。即未真確。功罪可勿言也。乞下部斟酌。如違事可以專委。廷彌則申飭將吏一聽。

天啓注畧

卷十三

辛

廷彌節制。○廷彌揭所答。向高書云。國初遼東官軍。口食其地。後屯權荒廢。原額僅存無幾。仰給度支。八十萬。撫賞十餘萬。未有餘利。可捐以遼守遼之說。周永春李如楨劉國縉主行之。而俱不效。今巡撫募鄉兵一萬七千人。月食三兩。護如驕子。一遣往鎮武設防。而棄甲投戈者屢屢。其不得不徵調于內地者勢也。三方布置未成。便應議裁。而歸併廣寧一路為持久之計。○張問達尙書吏部。鄒元標左都御史。○禮科周朝瑞奏。時當向午。日輪上直中天。而光不射目。日上恍有一物。可比日大。混沌無光。伏歷日上。非烟

蓋如吞項。怪風揚沙。通天皆赤。天變如此。若知臣上傾擠不協。各快其私。深為可憂。○論兵部。官往諭經畧。巡撫同心任事。

五年春正月乙巳朔。○王化貞奏曰。去年十月。毛文龍其來未結。後奴必狂逞。幸勿拘寒暑不與師之言。十一月。臣部兵至鎮武。監軍高出請再偵之。總兵祁秉忠亦病。臣令諸將各回信地。以須後命。已而探得奴精騎三千。皆駐牛庄。若以輕騎間道伏海州道。以計誘之。使赴海州。吾潛兵躡之。中道伏起。可殲也。奴氣必奪。有二將願往。而經臣下檄于總旗危語咨。

天啓注畧

卷十三

辛

臣恐挑釁速禍。鎮道亦勸臣且回。臣即日西還。復經臣書咨。謂臣何以退。恐部科以僕為口詞也。不意經臣之急于自明。以為職罪。今臣與陛下約。願以六萬進戰。一舉蕩平。臣又願與經臣約。怒時可式。無推戰士之氣。○熊廷弼亦奏曰。撫臣自許六萬進戰。一舉蕩平。懇乞聖明。亟如撫臣約。乘水急進。併亟罷臣。以正推戰士之氣之罪。○化貞又揭用夷之錄。曰。遼瀋之陷。抄化乘機搶掠。職日遣使謂之。即許納款。加賞銀三千六百兩。定盟以去。虎墩兔愁遣人來詢。因賞銀一千兩。抄化聞之。亦率其五大營來領銀。

一萬兩增新賞四千兩餘八大管領去銀一萬兩小  
不計二千兩一一皆有籍記用虜原非得已我不  
用奴所用不可無此虛聲也○廢威繼光子錦衣  
○兵部集群臣會議經撫去留言人人殊部  
議若撫臣一去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必潰西虜  
必解宜賜劍加銜委以廣寧之事若經臣威望素  
著豈可遽聽優游是在斟酌推用○遼按臣方震孺  
條陳五要一宜教習火器一宜汰去老弱一官多兵  
少官有役從糜費鎮守多至二百人則有千五百官  
而萬五千人之軍有名無實矣宜汰去冗官一三道  
天啓注界

卷十三

三

久圍困之計○命勸科臣明時舉調募起釁原因○  
禮科惠世揚奏科場積弊大約言考官逐群狎飲以  
閱取爲戲卷有全未經目者有漫加塗抹一二似看  
而實未看者別房搜取關節徇私止以首篇取中後  
場全不問者謄錄對讀採花湊裘之弊鬼蜮多端而  
山題每至晨後種種皆宜釐正詔下所司嚴之○戎  
政李宗延言遼警聲息已近請整飭京營兵將○奴  
衆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飛書告急化貞招  
虜萬騎至邊遣同知萬有孚犒之化貞策奴必不敢  
渡柳河欲令部將羅萬言哨卒過河誘之來入以驍  
夫啓注界

卷十三

三

臣各自練一軍精核目破一殘敗軍將終難振起宜  
用新將易之○四川按臣薛敷政奏報蘭賊攻犯成  
都攝軍務朱燮元分遣將官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周  
邦太張愷各領兵守隘邦太至資陽與賊迎戰不勝  
降之兵半隨半散世洪至九泉賊已管山上乘高下  
殺官兵不敵世洪安世英皆歿惟愷未及行而賊兵  
數萬已至城下懸旌僭號四面夾攻燒城外寺宇居  
民房舍烟焰數里城中僅有營兵七百名調到松潘  
茂州兵一千五百名分布防禦文武吏數員坐困圍  
城賊旁掠鄉村慘殺男婦奪取蜀府莊田米穀爲持

將解圍復犯振武總兵劉渠方集陣有先鋒孫得功  
故化貞所任心腹驍將也推渠當先未及戰得功呼  
曰兵敗矣率所部走渠畧陣馬蹶被殺祁秉忠扶病  
上馬中箭歿李永芳復環攻西平尅之一貴自刎○

得功走入廣寧疾呼軍民宜早剃頭歸降亟命其黨  
封府庫以待一城闕然爭奪門走化貞方晨起視書  
西將江朝棟排門入呼曰滿城人走空矣化貞股栗  
不知所爲而所坐馬已爲心腹將竊去倉皇整行李  
四箱以二橐駝載之而自騎朝棟馬以行及門亂兵  
訶止將縛之朝棟後至持刀與鬪乃得脫得功遂踞

天啓注畧

卷十三

三

城附奴○廣寧既潰化貞所招虜騎大肆殺掠逃軍  
和之難民西奔者十不得一存遺棄幼小于途蹂踐  
死者相望○化貞從數騎走閩陽適廷弼自右屯引  
兵至止焉化貞向廷弼而哭廷弼顧笑曰六萬軍蕩  
平竟何如化貞慚尋向廷弼議固守寧前計廷弼曰  
晚矣公不受給募戰不撤廣寧兵於振武當無今日  
此時水潰之勢誰與爲守惟有護百萬生靈入關勿  
以資賊足矣乃整衆西行化貞與寧前道張應吾殿  
後時奴騎已東歸無追逼者故得緩轡以旋總督王  
象乾一一驗放入關○按臣方震孺在廣寧尙臥未

起開撫臣走亦單騎走監軍牛維曜邢慎言隨之高  
出胡嘉棟韓初命隨經畧自右屯赴閩陽尋隨經畧  
退走關上惟高邦佐帶松山沐浴衣冠向西再拜而  
縊其僕高厚從歿焉

二月特命二閣臣爲會試主考後遂爲例○四川奏  
報萬縣兵到石梯橋賊兵二百人假稱鄉民混入衆  
中殺起其將譚世聰被殺賊遂圍標營于石梯橋與  
指揮賀民望大戰斬賊將白鴛子萬縣兵齊出夾擊  
賊衆敗去賊分攻什方綿竹諸城各堅守○主事王  
之宋追理張差舊案奏稱劉廷元胡士相岳駿聲林

天啓注畧

卷十三

三

殺當日審判改隱匿贖贖結局按之於律劉廷元  
劉光復等已犯大逆不道馬三道李守才罪在謀危  
社稷有旨不必追論○閩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  
三月命解經邦爲經畧辭不赴任削之改命王在晉  
在晉上言今之任經畧者責任更重不行則以國法  
繩之既行則以微言中之即使奴酋捐金反間亦難  
得此奸戾之人情國家何負于群臣必以人主孤注  
哉○方震孺奏報覺華島有米荳二十餘萬人民數  
萬祖天壽據而有之日夕與賊通此山海剝膚之患  
臣欲遣人撫之都司張國卿言非臣自行不可臣即

後芝蔴灣泊船寫牌諭之遣天壽之婿吳良  
民已造船欲往正在猶豫間而我人適至天壽一見  
即慟哭生員數百亦哭先用大船十五隻載天壽妻  
子兄弟士民千五百人至關而天壽仍暫住島上  
以通判吳自科往監之共收回兵十餘萬人民萬餘  
牛馬千餘頭○吏科侯震陽以叅論葉向高調外○  
吏科趙時用奏郵廩不宜濫觴○御史江秉謙劾奏  
尚書張鶴鳴明知西虜間諜皆虛明知戰守參差難  
合而硬為責備曰機會可乘曰過河必勝不肯付經  
天啓注畧

卷十三

三十六

畧以節制明明棄城逃走而猶云化貞功罪相半只  
此一語即寸斬鶴鳴不足贖欺君誤國之罪有肯秉  
謙調外○鶴鳴奏獲奸細杜茂係李永芳所使通倭  
卜年者○大學士孫承宗奏曰年來兵務多不練餉  
務嚴以將用兵而文臣招練以武邊備而日增  
千幕以邊臣任經撫而日問戰守于朝種種誕  
因循之象不能追救以一隅勤天下而既壞一隅  
兼壞天下務在收拾人心以人振之  
四月會審熊廷弼王化貞廷弼曰廣寧非我駐札潰  
不繇我化貞日向使早憑過河決戰當無此潰○查

黃解成都圍○賊將符國貞為官兵所敗棄遵義遁  
歸綏陽將丁文明收復之都司陳一龍收降滑潭賊  
○賜文震孟等進士○尚書王紀都御史鄒元標卿  
周應秋具經撫獄詞云化貞全不知兵用虜而反為  
虜用用間而反為間用叛逆如孫得功輩日付左右  
而不悟聲聲要戰匹馬宵遁驚魂未定是熱心痴心  
人也廷弼言兵不宜浪戰西虜不足盡信永芳降情  
叵測若持左券使堅守右屯必且不朽而疾走榆關  
平日何等威風作此舉動比鎬多一迹比應泰欠一  
灰矣○尚書孫慎行追論李可灼事請正方從哲  
夫啓注畧

卷十三

三十七

逆之罪從哲連疏申辯有旨慰之○尚書張鶴鳴行  
邊奏三衛虜眾近塞惟撫賞為今日第一緊要即將  
寧遠前所芝蔴灣諸處積聚盡數聽虜人搬取○太  
僕卿董應舉兼御史管理天津山海屯田安插遼民  
○都御史鄒元標奏植立綱常疏請誅方從哲  
五月御史周宗建奏論時事一大臣名節宜重豈唾  
面自乾之義可長借以護身而笑啼不敢之狀可翻  
指以謝衆一內臣窺伺宜防論旨之下有物憑焉如  
魏進忠目不識丁而嘖笑之假漸與相親讒構之端  
其為隱禍○王紀鄒元標定高出胡嘉棟韓初命獄

三人與熊王携手同遊他日史官書曰是役也  
尚向在沙嶺五人聞風先逃喪地七百里又定李  
維翰獄詞云聽奴款關變起倉卒紅旗一催而二三  
萬無辜淪沒屈指二百里山河拱手送賊誰實首禍  
鄭之范聽周永春手書放兵馬於村屯是開門而揖  
盜也遂為逃首大疑不食矣授毛文龍總兵王一  
寧通判贊畫○江西妖人程鵬私藏讖緯刻三十三  
篇妄言國運撫臣房壯麗捕誅之○貴州土酋安邦  
彥叛攻所龍里甕安進圍成都○山東鉅野縣民徐  
鴻儒作亂流劫曹州鄆縣據梁家樓知縣余子翼復

天啓注畧

卷十三

三

其城○川土兵大集樊龍據重慶七月有餘春水泛  
漲官兵不敢渡賊守佛圖關二郎關險院總兵杜文  
煥將兵集攻忠州判官胡平表率銳士直取佛圖關  
石砮女將秦良玉繼進大戰三日一鼓奪關賊兵大  
敗官兵遂至城下○科臣張鵬雲追理張差獄案劾  
劉廷元上相○尚書孫慎行追理移官事劾方從  
哲從哲自請禡奪○尚書黃克績陳述進藥移官二  
事始末與前楊漣等所述無異○御史張慎言江日  
彩各疏方從哲罪○尚書張問達覆奏劉廷元罪降  
級調外

六月浙江撫臣請追他方孝孺準與祭葬諡祠○山  
東賊破鄒滕二縣通判鄭一杰知縣姚文胤逃○秦  
寧首虎敦兔虜中之王稱愁者昏于酒色其叔腦毛  
大專權得眾然老不能自強其下反青最橫奴齋黃  
金三百兩貂參數駝購之虎愁與奴陽離陰合款關  
索賞○奴至十三站一子墮馬死以為不祥遂棄廣  
寧東歸遼人之不順奴者各保聚于諸島遼地多窄  
粟西虜掘取之載至關與關民易布關民賴以充給  
○山東都司廖棟敗賊于武安○吏部題請復職贈  
廕官九人馮應京吳寶秀李沂曹學程盧洪春王正

天啓注畧

卷十三

三

志華鈕王翰吳應鴻贈官六十六人顧憲成張棟李  
獻可孟化鯉傅如禮駱于仁王教涂本范雋何選楊  
文煥王之棟葉春初錢一本賈名儒楊其休舒弘緒  
吳之臣陳南象安希范張貞觀王如堅沈璟吳弘濟  
于學曾顧文選朱繼京于孔兼楊天民喬胤吳文梓  
馮生虞劉弘寶陳嘉訓遂中立張同德時偕行劉士  
詹郭廷彥馬經綸耿隨龍宋燾黎道昭劉為楫林培  
戴士衡錢養廉陳泰來劉道亨穆深王紹先密鎮陳  
繼春費必興王士騏萬國欽劉文卿彭應參朱長春  
張納陸顧允成諸壽賢薛敷教柴恪○科臣汪慶伯

沈惟炳方有度各疏論進藥移官事請定方  
從哲李可灼崔文昇罪○四川總督張我續奏報保  
守完城州縣官翁登彥楊汝昇吳弘業韓應龍程學  
程謝奇舉曹元龍冉岑鍾文煊九人。從事官文吏張  
振德徐大禮王願甫左重洪維翰趙愷武吏翟英韓  
應泰李世勳張羽鄉官董盡倫十二人○尙書張問  
達汪憲毅公疏言方從哲黨庇李可灼崔文昇罪○  
科臣沈應時魏大中沈惟炳各疏執春秋弑逆大義  
責方從哲○侍郎張經世陳邦瞻等卿蕭近高等科  
劉弘化韓繼思等道劉芳侯恂等少卿高攀龍等各  
天啓注畧 卷十三 四  
議從哲之罪大約言張差之挺美姝之進大黃紅鉛  
之藥相逼而來輔臣處之恬然力爲掩護君父生夙  
忍聽小人嘗試舉朝攻發明示優容得罪 皇祖  
皇考不忠之誅允宜速斷  
七月守備葛秉忠敗妖賊于夏鎮之東門兵備施天  
德邊兵于涿州不許北渡葛糧盡援絕兵遂潰賊乘  
勢破夏鎮 入掠河上○太常少卿高攀龍復進理  
方從哲崔文昇等罪性罪有旨切責罰俸○冊范氏  
爲慧妃○內旨諭部修卜年爲佟養真報仇投陶朋  
先處監軍讒害毛文龍今文龍所獲奸細劉一讞杜

茂明供李永芳書通卜年刑部尙書王紀不卽問理  
顯是徇私賣法着革職爲民○淫雨壞山海邊牆○  
川賊投訴贊畫劉時俊通賊事張我續奏之命逮時  
俊究問○沙溝將姚文慶率鄉兵破賊于韓莊奪回  
糧艘淮兵驅斬夏鎮屯賊運道始通○尙書孫慎行  
稱病回籍○山東大雨連日總兵楊肇基乘雨破賊  
于兗州城南遊擊蔣紹芳都司廖棟分兵夾攻之賊  
歿千餘人遁走至橫河山水暴發賊泅水無數○兵  
尙書黃克績回籍  
八月大僕少卿滿朝薦奏曰遼廣失陷臣郡人之在  
天啓注畧 卷十三 四  
軍者臣訪得其詳遼陽之陷錄于袁應泰之納降夷  
廣寧之孽起于王化貞齋金以陷西虜未聞有奸細  
獻城之說謀求于奸細不過爲化貞脫卸地耳王紀  
訪知的實不肯殺人媚人耳多年議確之犯以庇厚  
而緩求旬月矜疑之人反妬深而苛督執法如山之  
司寇革職不惜獨眷于三十劾疏之閣臣卽去而尤  
加異數焉有此顛倒乎賦輸軍資皆民膏血乃棄城  
數撫擲三千萬巧騙撫贊銷三十餘萬重疲省郡步  
步誅求有是顛倒乎閣臣票擬主持清議見有忌才  
壞法之疏不公斥之輕則兩可其說重則徑行其言

矣。見有姪奸匡國之疏。不公持之輕。則姑不究。重則  
 遞加罰矣。平章謂何不知。陛下何負于臣子。乃臣  
 子之忍負。陛下至此也。疏入。革職為民。○副總  
 兵毛文龍制奴滅奴。疏曰。奴酋發難。皆為市井無賴  
 所激。西虜反覆不常。宜待以羈縻。登鮮聯合。實為恢  
 復要着。然自各島布置始。旅順東距三山島三百里。  
 請以遼兵三千。兵船七十。用遊擊陳大韶居之。三山  
 東距廣鹿島二百里。以遼兵二千。兵船五十。用都司  
 王學易居之。入守金州。廣鹿東距長山島五十里。兵  
 船五十。用遊擊若之。入守復州。長山東距石城島二  
 天啓注畧 卷十三  
 百里。以遼兵二千。兵船五十。用都司劉可伸居之。入  
 守海州。石城近小松島。以遼兵二千。兵船二十。用  
 都司林茂春居之。入守蓋州。石城東距麗島二百里。  
 以遼兵三千。船二十。用程攸居之。入守岫巖。麗島東  
 距鮮鎮寬叢二百里。用遊擊張忠守備。尤景和相機  
 直入奴寨。速給臣餉三十餘萬。挑選遼丁二萬。募浙  
 兵。精火器者萬人。給盛甲器械。分往各島。以襄恢復。  
 至計。去冬。奴賊知江東無兵。是以安心過河。攻廣寧。  
 今又無兵。則山海必成孤危。而神京豈能安枕。遼人  
 多為賊用。如先據各島。則登萊亦成危局矣。部覆行

之  
 按文龍海中布置。紙上若有可觀。歲費金錢幾萬  
 萬。究竟金復海蓋鎮江寬叢長為奴有。文龍不能  
 爭尺寸地。而無歲無季不報捷。捷疏朝上而賞賜  
 夕下。舉朝明知其欺偽。而莫敢綜核之。其故誠不  
 可解。且所奏捷者。不言深入千餘里。則言擒斬數  
 千人。師進不聞餽糧假道。戰勝則安歸海島。豈奴  
 眾盡堅壁不出者乎。以此語常法。實難信矣。軍政  
 禁領兵官不得自報功。豈預料是欺。  
 大學士孫承宗以經畧無人。願親督理關城兵務。○

天啓注畧 卷十三  
 經畧王在晉改南兵尚書。○閻應泰巡撫遼東。○魏  
 兵達奇勛等釋放立功。革在外總兵薛來胤回衛。  
 九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劾講院于長安西街。與副都  
 御史馮從吾等立會講學。兵科朱童蒙論其不急。恐  
 起門戶之漸。欲元標等修職業。惜精神。以東林為戒。  
 元標從吾各疏言。講學有益于治理。各求罷不允。○  
 太常卿朱光祚請捨幣襪衫。○吏科甄淑請文武一  
 例殿試。以尊主權。○諭禮部。光廟選侍李氏冊封  
 莊妃。  
 十月。川督張我續奏捷。進所斬樊籠首。及從賊石永

高等三十一人。○贈副使孫好古大理卿應世千戶  
○四川巡按張論奏報遵義復陷。○命魯欽總用湖  
貴官土兵進勦。○貴州巡按史永安奏曰臣請部資  
所稱奢氏母子自足以制邦彥一語與臣書內有稍  
緩征戢視其動靜若首鼠觀望擒之未遲等語恐撫  
之一字悞封疆不淺也。安首自二月統領苗仲圍城  
今五閱月矣。恨士民之固守環城墳墓無不掘矣。今  
日破一寨擄掠男婦數百自西山過明日殺一堡劫  
掠牛馬數百向東山過矣。播種無地運米無門城內  
軍民餓死無數矣。外此又覘其攻威清平堪安莊烏  
天啓注畧

卷十三

忠

復滕縣大小三十餘戰。鄒縣圍久未下。於十月內四  
面攻之賊首徐鴻儒出城就縛。○左都御史鄒元標  
致仕上去國情深疏。○修撰文震孟疏陳勤政講學  
之實大畧言常人之情震發則富貴之士皆可爲功  
名頽靡則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腐昧爽臨朝鴻臚  
引奏跪拜起立而已竊意祖宗朝設有科道部院必  
當以次白事獻可替否。皇上與輔臣商決焉不惟  
聖智日練即諸臣亦可試其職守若僅周旋進反  
祇畢朝儀安取此鴛行爲也。經筵臨御史臣進講舖  
叙文辭而已竊意祖宗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間  
天啓注畧

卷十三

忠

閩隱微無不認詢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左右  
近習無緣蒙蔽若僅尊嚴若神祇成故事安取此展  
書爲也。神情旣與群臣不相洽必與天下不相照而  
耳目所觸發自不越于中涓之口夫宏遠規模豈若  
解于是無名濫予而藩封踰制屢煩中旨傳宣  
範盡蔑爲弁髦有罪不誅而失機成案更來衆議  
紛擾憲章悉付于葛藤更可異者空人國以庇私黨  
詈道德以逐名賢此豈清世所宜哉疏入未下庶吉  
士鄭鄮奏曰震孟一疏未蒙報可。是留中之漸也。留  
中者壅遏之萌也壅遏者竊弄之機也。臣觀史冊中



不亂之萌有二。內降也。留中也。內降以肆斥大臣。機關使人駭。留中以陰消聖慮。徑實使人疑。願皇上早圖之也。有旨切責各降級調外。

十一月冊封。光廟選侍劉氏為貞靖賢妃。大學士葉向高請宥文震孟鄭鄮不允。御史蘇琰疏理財三要一明示會計之數以相稽。一酌本折之寔以省蠹。一究侵冒之賊以塞漏。御史蔣允儀請除立枷苛政。論復前降劉重慶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吳應琦官。貴州賊符國禎等窺板角關大掠村屯。

李可灼遣戍。贈徐可求官廕世千戶。

天啓注畧

卷十三

四十六

十二月貴州巡按史永安奏曰臣苦守貴陽已歷四序自援兵甕城失利賊逼管城下塘報絕迹城東隅數處山岡賊居其上作廂樓下伐城樹官兵設計燬之東南隅架廂進攻益急糧米罄于六月至八月而民間之米又罄父子相食矣白骨處處成堆。

歾士民尚欲固守亦古今未有之人情也獨恨撫臣王三善者受命撫黔業經一期當水蘭交叛時尤從容就道閱半載而始至沅州兩月而始至平越又五月音問杳然竟未遣一兵至亦未發一粒至求援之文疾呼而不答有謂其故意延挨希圖賄囑

卸擔者至于總督張我續奉旨援黔亦無一兵至黔而總兵杜文煥不知尙在何處此際惟有神兵且暮間從空而下或可救援臣與張許結友于地下矣。左都御史趙南星論人臣服官之義以職業操守二者程其才品。加山東巡撫趙彥兵尙書銜。

天啓注畧卷十三終

天啓注畧

天啓注畧卷之十四

太學生臣許重熙編次

癸亥三年正月總兵毛文龍效巡方官例列四六考語特疏舉刺東征將士及海運委官以至朝鮮君臣經畧督餉部院司道登萊巡撫海防各道盡入薦牘御史江日彩劾其非制不報○御史易應昌進車砲製式○王三善解貴陽之圍擒賊將何中蔚三路進師使張孝出鴨池劉超出陸廣三善不能禦軍恣行搶掠賊皆守險遺財物餌之進土官蒙詔責陣先逃賊

天啓注畧

卷十四

乘之官兵大敗姚旺等三十七將皆歿楊明楷被執并力攻鴨池石砭土官覃宏化亦逃官兵潰無一人存

二月鳳鳥集于大鬼

三月命中使頒賞邊關將士大學士孫承宗奏日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皇上命使不遣大臣而遣內臣且以四十餘人命使既行無容再議但念兵不可玩或以制而成例臣願皇上慈飭使臣無以此行為常

四月貴州原任巡撫李樸陳新撫王三善解圍之功

言久困圍城闔門待盡三善命道臣何天麒將兵七千從清水江進為右部楊世賞將兵萬人從都勻進為左部自將二萬同道臣向日升從中路進劉超為前部賊阿成勇甚超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三善之兵後至遂進奪龍里城安邦彥給其下私遁去賊眾退屯龍洞我師奪高寨進兵畢舖楊明楷率烏羅司兵如牆而進賊亡奔師乘勝抵城下鎮道延之入三善不可日賊去未遠不可即安遂營于城南設帳大雪中次移營宅溪賊遁陸廣○史永安亦奏三善親自督陣向日升負弩前驅孤軍而脫重圍即此是

天啓注畧

卷十四

奇功何必論斬獲哉第賊雖潰尚以全力歸陸廣四十八頭目惟安邦俊歿于銃此際更加慎重賊必不敢輕出陸廣無奈險易未嘗倉皇深入先鋒楊明楷率兵萬人渡河扎營賊糾大眾接陣明楷奮勇抵敵蒙兵先潰雷光營兵亦潰兵將奔逃溺水歿者數千明楷竟被生縛西賊糾蘭酋與安效良并力攻陸廣復并力赴鴨池與總鎮張彥芳交戰因秦兵浮糧將盡見賊勢重大未交鋒即夜遁而全營楚兵亦遁何監軍見勢孤遂同張彥芳退回威清賊乘勢逐擊以致各兵奔竄不可復止逃兵絡繹漫散而下人心震

動苗仲復肆荼毒龍里復為占據屍橫四十餘里  
叅議何副使劉鄉官孫鄉官楊舉人或家人被擄或  
子息盡慘軍師李世將率兵三千被賊冲營幾損其  
半重安楊柳一帶所在流劫省城無續到之米兵士  
採米民間攘其囊篋兼採其妻女既撫之復害之即  
避難深峒者亦不能保今之急計惟有疏龍里餉道  
以通會城疏清平餉道以通平越今都勻圍尚未解  
銅仁紅苗思州黑苗羣起為亂逆酋造橋直欲進逼  
鎮遠則急復遵義鎮偏橋可使兩江諸苗無變○川  
兵進攻永寧各路前進尅江崖圍又進取天台圍賊

天啓注畧

卷十四

三

具牛酒領數千人納降差官分撫紅漆四十八寨共  
斬獲一千餘級

五月川將盧世卿擒偽御史汪澤遠又秦翼明擒偽  
監軍夏奇雲偽給事中孔聞過又周定邦擒偽將陶  
勝顯趙日光等又湖將涂先春擒偽將宋可據等又  
胡平表各部下擒偽都督駱文奇等奢賊降水西借  
兵酋把魯仲英尙扎赤水河一半繇普市入新寨攻  
永寧之前將官羅乾象入蘭焚其巢○御史吳銜請  
舉視學大典願 陛下幸臨國學寵進儒雅博求海  
內經明行修之士如李光縉陳繼儒等徵詣公車庶

經問難之風 先朝羅倫舒芬皆以直諫著聲  
詞者如文震孟輩正未可以列在經筵必能剖忠陳  
讜昔漢臣謂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遠方於此則  
倣○副將秦衍祚收復遵義○賊黨安鑾素有反正  
之志監軍趙邦清招之因其妻子為賊符國貞所質  
不果來會官兵敗奢寅于羅村鑾遂約副總兵侯良  
柱內外夾攻賊且覘良柱意良柱許之遂夜發兵挾  
銃砲往鑾內應國貞潰走鑾挈妻子以歸邦清賞之  
以示諸夷○朝鮮王李璉為其任倅所弒倅久懷謀  
逆與平山節度使李貴教練兵馬于外而內約其先

天啓注畧

卷十四

四

王庶妃王氏宮中舉火為號領兵入宮縛璉投火中  
焚奴倅遽自稱王賄毛文龍及賫使推官孟養志指  
李璉暗通奴酋為罪其臣不服有自盡者文龍為之  
奏請登萊巡撫袁可立請討之督餉侍郎畢自嚴言  
不必議討不可遽封○貴州巡撫王三善奏報黔平  
大計不恨兵力不如但苦糧餉不足若得四五萬金  
旬日間便可收功

六月羅平沙賊作亂雲南巡撫閔洪學平之  
七月刑科曾汝召言張差一案發奸為是風氣為非  
移官一案移為是順從為非至經撫一案喪師失地

同則同罪爲是。左右袒爲非。筆削弗可輕也。○刑部定康應乾牛維曜李繼業失事獄詞。應乾備兵海蓋而民逃與逃。渡海潛踪。維曜監軍清河。督戰著傷。亦爲失事。繼業在遼不聞汗馬。入關有似狼奔。蔡汝賢殺退一枝。已見報叙疏中。奔潰忽起。扶創入關。非得已也。○辛亥以實錄加恩監修總裁官。○奴酋於四月間以金州近海。驅其人民盡入復州。其將劉興祚密圖反正。遣生員金應魁通於總兵沈有容。召兵取復州。巡撫袁可立疑之。兵不卽往。徐遣有容出海觀釁。而興祚已爲其下王丙所告。奴遂執興祚去。屠復州。并驅蓋州。永寧民東徙空沿海地四百餘里。○命大監王體乾魏進忠并阿母客氏子姪俱世襲錦衣官。尙書董漢儒言會典及軍政條例。並無故事。一旦使金吾世胄。盡爲婦寺之胤。不幾令武功人人無色哉。不聽。○御史李玄劾姚宗文挑激債事。御史霍鏌劾范濟世饒有媚骨。

天啓注畧

卷十四

五

馬內監令取之民間。太僕卿柳佐爭曰。御馬監二十四房。原備法駕之用。每歲費銀十餘萬。自萬曆來。何啻百萬。而不以供一日之用。何也。若借之民間。則有守候交納之苦。設久假不歸。京管將至缺馬。若行之今日。卽爲後日之例。有旨量借一千。九月刑科解學龍奏曰。蘇轍有言。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去所以害財而已。遼兵舊額九萬四千。歲餉不過四十萬。今關門之兵亦止十萬。而月餉乃至二十二萬二千。遞至寧前。新兵月糧亦倍于舊。此餉之當覈也。遼潰以來。召募四集。額兵不問矣。乃薊密和昌

天啓注畧

卷十四

六

比試不中予半俸三不中者降為軍何不遵也國以民富民富莫如粟多京邊之米輸之民不啻倍給之軍每斛僅易錢百文是民費其六兵食其一耳而况轉作奸以相欺也○戶科陳良訓以防微之說進規有旨逮治○刑部郎諱謙益薦妖人宋明時能役鬼被敵兵部郎鄒維璉駁之詔送薊遼軍門尋試無驗乃逐○鄒維璉言軍伍之弊孫于武臣管缺飽中貴之索而取償于卒伍昔裴度當國徑用高瑀而神策債帥之風革為今日大臣願之也

十月輔臣向高疏請停刑○越南星尙書吏部○已

天啓注畧 卷十四 卯 皇子生范妃出也○癸未 上祭告 太廟及

南北郊日重暈旁生左右耳○初奴酋空金州城

有海上遺民二百潛移居之毛文龍聞知道將張盤

往撫因偽報盤潛師克復大捷已而盤畏奴不敢進

屯麻洋島兩閱月至九月初二奴奄至金州屠所居

民遂進兵麻洋燬其城而去文龍揜其敗復偽報遣

兵渡江有滿浦昌城之捷斬首一百三十八級時登

帥沈有容業以盤大敗聞下該撫查核撫臣袁可立

奏言自金州空而張盤入所以有文龍之報及奴至

而張盤敗于麻洋所以有有容之報至所稱滿浦昌

城奴死二萬餘人者不交一鋒未有可考然其舉火放砲使奴奔命亦當優叙以勸得旨降勅褒賞文龍發帑銀三萬兩勞賞將士○貴州督臣楊述中奏報將士左世選等破賊于院哈羊雀○御史吳牲言宛平大典畿甸首縣作令者視如傳舍轉眼報陞嘗委衙官署印一憑吏役處分小民憤爭細事數差狼坐魚肉甚至私債牽連竟行鎖押店家弱肉強食輦轂之下豈容若此○李維翰等朝審出入長安門械扭悉令家人手持該科劾奏詔查監者罪之

閏十月大學士承宗奏關東情形曰八里舖兵民六

天啓注畧 卷十四 百中前所兩將兵一千五百居人可三千田五百

高嶺站兵三千民可千餘田可百餘頃前屯將為精

率教望其田表曠若鵝鵝之群登其陴高厚四周屯

可一千七十餘頃歲可收七萬石率教以去年率三

十八人出守漸為團結而今穡事穰穰城且巋然兵

民可六萬撫夷將為王牧民近遷興水中後所將為

魯之甲地饒多貲兵民不下萬餘田可千餘頃尙荒

其半中右所將為王檀地饒于中後田可千餘頃而

僅耕三百頃回思春秋經過時今居然全盛矣曹莊

民自團結五十餘家寧遠去關遠去虜近城大而瑕

姑以烈天壽司既築汪濤司塞造後先接河東萬餘人合兵民不下數萬此城為必據必爭之地促以今歲完築其田一千五百頃而佈種者四百頃覺華島去岸十八里龍宮寺地瀕海而肥土人附夾山之麓而居可五十餘家地蓋六百餘頃舊城遺趾可屯兵二萬令龍武兩管分哨覺華而於山巔為臺樹赤檣下泊遼船北望黃毛山南望劉家山相對如兩門其南麓入海可為堡屯萬餘人北之孤起者曰望海園樹赤檣置砲於上艤沙唬舟於下海門天設片帆能飛渡矣寧遠東陸行黃沙自草墩臺宛然

天啓注畧

至雙樹堡陸木猶存十里至連山堡城垣已盡至單笠山可立為砲臺望大紅螺可百里東南去倭堡三千六百餘步海環其三百東南有徑而險南為葫蘆套西有瓦窪衝海山之間可為疑為首如以寧遠為關此地可當前茅北為塔山即中左所又東北為杏山平行難守餘根木衝而西北為紅螺山西南抵威遠山其東接康家山折而東南為嶼子山遂至首山其西則白塔谷歷興水以西通於一片石臣擬從望海臺北接首山立關城中有平原河水環其下可為堡直接康家山以威繼光修薊門法為臺

垣約可六千餘丈地當險要可以盡收形勢于內而外截東來之路蓋據大勢于首山而山海關在重垣之內矣開屯之議趙率教以修守之餘試之而效總計五城三十堡兵民不下十餘萬而可田之地當有五千餘頃儘民力可占種者許以三年起科而因煤以鑄錢因地以煮鹽皆關門稍行之而效者令袁崇煥經營寧遠登國寧督水兵于覺華臣與鹿善繼得

以備關城者備前屯以守為戰以貽永逸○南京齊庶人詹鑑與妄人陳鼎相謀不軌即時擒治○川督朱燮元提奏至○濠州妖人王好賢為人首發撫臣天啓注畧

張鳳翔檄永平道岳和聲密捕之和聲召好賢請故使歸治裝翌日食尉孫繼先擒之縱之逸和聲言妖賊既去地方無擾繼先有功可嘉御史袁化中林之詔令仍緝獲○毛文龍偽報大捷稱斬首三百二十詔賜金蟒獎諭發帑金三萬兩充賞○禮科郭興言疏訟清吏程國祥劉永基張大猷○虜王卜失兒阿不害貢馬○以毛文龍言建顯應龍王廟于鹿島○戶科孫紹統奏曰祖宗朝南北卿寺司正少丞各一二人總計不過三十員今籍名起廢添註總計一百三四十員至今無地可置部屬各有職掌厭薄此

而觀彼引手衣鉢則賂章行臺省耳目近臣現缺  
取用今需次候缺比于倉廩下吏甚至彌益小事而  
侈言軍功腹裏善地而託言邊俸撫臣節鉞以資彈  
壓也近來欲疏京堂先速巡撫專制之席未煖而推  
報已至藩臬司道陞轉倏忽人人熱心京堂祇知速  
化不管績成矣○尙書趙南星奏曰銓政之害于干  
進皆緣良心汨沒以為當然若主銓先無良心則誰  
獎而誰抑今小民皆在水火中而居官欲得京堂為  
巡撫為卿貳若絕無救民之意者救民莫過巡撫必  
德望威稜能使貪污解綬其次則知府最急賢則縣  
天啓注畧

官不敢害民皆宜久任而優擢者近多討而得之何  
惟謁選以討缺為嘗也掣籤之法從所未有自萬曆  
間始用之以示公遂有造籤之法討缺者無不如意  
似宜變之以復祖宗之舊○叙畿輔平妖功陞應巡  
撫張鳳翔等○四川仁壽縣山裂○湖廣報牛豕生  
妖陝西報鼠妖

十一月丁巳朔冬至 上祀天于圜丘○以皇嗣推  
恩皇親進封王昇新城侯貴妃弟范守仁都督加輔  
臣向高等官廢○禮科魏大中駁故福撫陳子貞冒  
濫請謚乞勅該部以會典條例為例不得准舊年被

例之例為例○朗素臨邊索賞官軍敗績于僊靈寺  
守將王楹被殺○尙書趙彥據總兵馬世龍報防奴  
酋西窺命將王威等分備喜峯古北口桃林界河且  
言薊鎮臺兵始於戚繼光皆義武丁壯今改募北人  
成法盡廢守望無人昨白馬關之警數十里烽燧不  
傳可鑒已○王三善引兵深入大方賊遁入大箐賊  
黨陳其愚偽降三善信之遂留郡縣其地令其愚招  
安位及其母奢輝時奢輝母子焚大方老巢竄入火  
灼安邦彥奢寅逃匿織金○趙彥覆奏貴州督撫楊  
述中王三善意見參商請別設偏沅督餉官○王三

善參總兵麻鎮借募侵餉命逮之○錄川貴搗巢解  
圍功加朱燮元等官○以皇子覃恩廕趙南星等子  
送監凡四十四人○安南都統黎維祺不能御下政  
在鄭松松歿其子杜椿爭政構殺國內大亂高平莫  
敬寬乘隙圖復直入其都維祺走海上杜統兵要之  
敬寬敗歸高平維祺復國杜令何倬為諒山總兵擊  
敬寬大戰廣西巡撫何士晉以聞

十二月奴酋棄廣寧四衛城盡遷其民於海上○孫  
承宗請去經畧而移總督于關城以薊撫居密遼撫  
居寧前權歸于兩撫而督臣時問焉罷臣督師以省

二三或令臣姑還闕下得比識途之老馬如必不欲  
臣離闕則請去經界總督只以臣一人督兩撫臣如  
推督臣則願有請焉不肯居東者勿推任撫不任勦  
者勿推同功不肯同過者勿推顧局面不顧安危者  
勿推如止以臣任關城亦願有請焉終年不令一覲  
則不能任不時予餉定軍需則不能任不斷臣所奏  
請而令兵部議可否則臣不能任身同外吏無以自  
明李泌所謂待聖意殺臣而後永去晚矣○承宗又  
奏登鎮不可議裁登鎮去三空河覺華島只兩日風  
可至而東江路迂取金州于奴棄之後竟不能守乃

天啓注畧

卷十四

十三

錢糧之給發先東江而後登有三月不餉者率枵腹  
之衆而責破浪之功難矣○錄延寧邊功賞廕文武  
官楊應聘祁伯祿等三百八十九人○御史高推劾  
奏舊本兵黃嘉善張鶴鳴當封疆淪喪一籌莫展而  
延寧叙捷錦衣世廕清夜捫心何以自安有旨不必  
追論○御史陳本言滕縣遭妖後歸里者不肖府官  
多弊之杖下一任胥吏變價案不許復業黔蜀之難  
將官各捨子女以相餽遺是衣冠而夷狄也○蘇州  
通判楊美抗忤太監李實爲實所參有旨逮問巡撫  
周起元奏美無罪詔切責之史料許譽卿以紀綱

替爲言併責奪俸○京師地震○韓城妾人劉買德  
聚謀不軌知縣梁克順獲之詔巡撫諸臣優叙○雲  
南巡撫閔洪學請開建昌驛路○毛文龍僞報統兵  
千人渡海分三路從鎮江寬奠靈陽行十餘日深入  
六百餘里至烏雞關奴酋禦之馬應奎僞退以誘其  
追躡至兩山間伏發奴衆大亂斬首二百七十八級  
○文龍誣奏其贊畫王一寧罪逮治論死○貴州撫  
臣王三善捷奏至言斬首一萬八千安邦彥奢寅僅  
以身免○朱燮元敗賊于永寧○毛文龍之弟雲龍  
諫其兄不宜屢誑朝廷安坐報捷文龍恨之奏弟藐

天啓注畧

卷十四

十四

法造謗特旨逮治○向高以三考晉官太傅上柱國  
甲四年正月丙辰朔長吳民吳野樵作亂殺知縣石  
有恒主簿徐可行○王三善駐大方久軍心玩懈食  
亦旣班師還省賊步步躡之至楊家海賊截路大戰  
賊敗復行又二日抵化節賊衆擁出圍之官軍據山  
頭解賊舉火焚山賊中起衝截官軍首尾不相顧遂  
潰三善中鎗落馬爲所執全師皆覆監軍岳具仰同  
知方明棟梁明泰副將秦明屏等皆歿○川師入龍  
場擒逆首奢崇明及其妻安氏○向高請勿停添註  
以廣起用允之○御史楊建烈奏京通各倉收米之



弊每厥索運官常例一百二十兩或以掛欠為市而賄入則那餘米補欠或將耗米作楂頭聽辦甲激家販賣而因之射利或放糧之日假各役計費為銘用小牌照出盜米至數千者或射操市販賣紅籌與舖行每會五十石者或征逐子母間月借米與各役而任意扣除倍得元寶者甚至剝削窮軍月米一石僅足八斗又縱令斛夫袋中仍有剩米而莫敢言者陋規大畧皆是以臣所聞惟主事劉萬春李孔度熊師旦清介不苟表表一時至如主事蕭持籌潤囊醜態雖經察處頃復叙功起用是在銓臣破局勸懲也○

天啓注畧

卷十四

十五

御史李應昇奏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今情面重而封疆輕私人重而君父輕官爵重而倫義輕形存心死則病在內財用立國之本大倉倒囊一洗渙羣無計手足不仁則病在外譬如一局而奕者數人一室而鬪者數挺不以除病而以增病則病在醫馬上催而三路敗者何人中樞劫而經撫敗者何人貪殘激變而貽患黔蜀者何人斷送封疆從未申嘗憲績奏金城之率教幾蒙通虜之誅而萬有子賣款議叙力爭國本之士晉且吝救黔之賞而表可立安坐加銜邪片引去批答數行風采不揚觀望日甚

二月南京地震○毛文龍報擒斬奴眾三百七十餘又稱內獲真奴四名逸其二以二人解到大學士孫承宗縛以徇諸夷因奏薦文龍膽智真能殲奴○刑科解學龍奏曰自廣寧潰散中國未嘗探彼一毫消息而奴分布偵探如入無人之境田有倉雖就擒然先有倉而颺去者不知凡幾奴未嘗忘中國也朗素一虜中部落殲我數百人而吞聲不敢問可慮也現在鐵衣未有的數撫臣欲點問而各帥不應無如之何收買馬騾硝黃盃甲曾無經驗各道與各將修飾情面茫然不問也兵馬操演不過于把總領百餘遊

天啓注畧

卷十四

十六

手放砲吶喊辰集未罷耳大將稱觴為樂事近且買美女于南都何等時而為此也司農告匱束手莫支三帥各領銀一萬二千為治第之資所貴大將為其伸明軍令乃伴作家丁奸宿民妻反緝打其夫使坐視奸淫道臣具揭而鎮將不理此何軍政也大帥之營逃亡倍于他將逃亡既多不可問乃取上班軍梟首驚眾何不仁也營房每間領價六兩而費五六錢築土為牆一遇風雨露宿如故馬料草荳十扣其半何處不印呈報遷延昌支國家有多少金錢堪此浪擲也將領晝夜聚飲流連青樓弓矢器械十無一有

天下事尚忍言哉。至于撫賞一節，尤願與當事商之。蓋虜明挾奴以要我，奴明借虜以困我，謂虜受款而為我出，力捍奴三尺童子，知其不然也。是錯謂匈奴之貪，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不可不深思也。○四川總督朱燮元處置簡首故地，以赤水河為界，河以東龍陽一路屬貴州，以西至永寧屬四川，就永寧設道府與遵義相犄角。

三月總督王象乾以母憂歸。○孫承宗言捕獲奸細紛紛見告，罔不招獄成詞，而番快之捶楚何求不得。

天啓注畧

卷十四

十七

自遼脫身來者，流離更甚。大姓豪族流落中原，靡室靡家，既苦奇窮，相親相傍，動遭奇禍。誠念陷身于外者，未必盡是甘心，而脫身于中者，豈其願為惡黨。我當開一面之網，借奴之殘以散其不附之心，豈更密羅織之條，失我之寬以斷歸來之路。○時各路承制驅逐遼民，淮揚之間，巨室來棲者，各遭奸徒侵掠。子女投湯繫繫，慘不忍聞。而江浙奸民，汎海逐利者，悉投文龍為主，顯得人建州互市，奴酋寄文龍為外府，珠參刊獲百倍，往來高橋大艦，建牙稱平東府，莫之敢指。島中若民有不順者，文龍縛之為奸細，或斬之。

獻捷而遼民自此絕望于中國矣。○御史黃尊素以星變陳言時事十失，中言奴來鼠伏，奴去燕怡，悞國喪師者，蒙廕血守孤城者，薄酬。又言大臣依違毀譽之念，轉為模稜情面之心，旁觀却顧，致悞軍國。

四月川貴總督楊連中聽勸，以王三善陷敵故也，命蔡復一代為總督，兼貴州巡撫，仍賜之劍。○侍郎董其昌奏輯留中疏上進，并薦李維楨宿學史才，詔允用。○漕運總督呂兆熊擒獲倡亂妖民金科馬永等于江淮間。○委毛文龍體訪朝鮮篡國事。○文龍奏報張盤敗奴于旅順。○刑科傅櫬論左光斗魏大中

天啓注畧

卷十四

十八

不宜與汪文言相狎，請覆其職以為比匪之戒。具言汪文言門役濫竊中書交通內外，當誅。特旨下文言詔獄。○左光斗疏辯樞已實比匪，不利清吏鄒維璉程國祥之在吏部，與魏大中之轉吏科，必欲逐之。畏臣持清議，一併羅及，將用邵輔忠陷毛士龍故事矣。大中亦上疏辯，有旨命到任。科道甄淑、袁化中各疏為左理劄白。○大學士向高疏乞致仕，具言臣之題用汪文言事迹甚明，而光斗大中之與相善，尚屬曖昧，言官之計奏，繫不可開，駕帖之拿人，漸不可長，有旨慰留。○初文言宿依中官，諭訛朝貴間，向高為之

題中書中外咸倚以相通已而自謂得朝貴聲援揚揚夸毗訶斥縉紳人皆側目風波所借遂貽縉紳之烈禍○少卿范濟世請封李選侍為妃○女將秦良玉奏其弟秦明屏歿于王三善之難其姪佐明祚明突聞重傷有青勞之○禮科劉懋民言民間貧窘日甚貪吏沿習成風因舉雲南一州守故謬指金盃為銅強納之府守又應天一府守行文于各屬徵禮弊有正四正三之別又舉先年一張御史單騎赴郡親訪官評一時風清弊絕願巡方諸使共破情面以除民患

天啓注畧

卷十四

十九

五月魏大中到任而恩有旨互叅未結何得到任刑科傅澹言明旨忽二忽三朝端且疑且駭大中之進退與微臣之論列俱未明白于天下至如汪文言亡命作奸刑章未付之司敗訊語徒恣其游移矣近臣因不測以示私將忠臣避中旨而箝口○福寧州軍變時州官徐某等沖不能理事州計所出入一憑倉官林廷貴盜竊賄賂軍民皆怨張天錫王一經揭竿而起大辱官吏凡十三日而定○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理刑○內傳出 聖諭毛文龍屢獲活夷功雖微小復遼之端在斯朕心嘉悅其稱奴酋賄買西虜意

不在小傳與樞輔鎮巡官防禦謹慎盤詰奸細毛師用作速發解○大學士向高求去疏云年來人情分門起復互相猜防以臣持論稍平共欲督之以彌縫調劑今日縮手而莫知為計矣○掌錦衣衛田爾耕以緝捕有勞廕世百戶加太監魏進忠原廕姪二級賜進忠名忠賢○貴州按臣史永安與學臣劉錫玄互揭部覆永安在圍城時欲發都司黃運清出往新添平越催兵懼其不濟復欲自往錫玄疑永安有去志再三攀留揭稱欲護撫按出城自請留城作質待歿永安疏叅錫玄獻城賣路陷兩院而自偷生并侵

天啓注畧

卷十四

二十

撫臣李樸合三臣而論永安巡遠自視全城功為第一錫玄言語小過難泯其大節李樸抗大難萬歿一生從前被論可恕○登撫袁可立奏旅順去皮島最遠恐毛帥邊長難及而登鎮之駐師樞相謂宜與文龍近據文龍塘報又欲其遠請分旅順屬登萊庶東西各分汛地  
六月吏科許譽卿奏曰東南之境羣猾恫喝懾人財富家兒多狂慙不制非有斬木揭竿之勢也歿如其法人固無怨如指龍華蛇山名色以羅織之恐吳越江淮之間汲汲矣未亂而喜事者恐其不亂及形見

而束手。曷若不擾爲得也。○兵科章允馬請核兵餉  
裁恩蔭。○孫承宗進呈車營圖冊。○傅樞陳良訓張  
訥各疏攻越南星左光斗魏大中鄒維璉。○魏廣徵  
顧秉謙朱國禎朱延禧各大學士入閣。○左副都御  
史楊漣糾劾東廠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日票擬託重  
閣臣責無他卸。自忠賢擅權。旨意多出傳奉。徑自內  
批。壞祖宗之政一也。周嘉謨劉一燝顧命大臣。一燝  
親捧御手定大計。嘉謨義斥養性清宮禁。皇上豈  
忘之。忠賢使孫杰論去。改。先帝之臣二也。孫慎行  
執春秋討賊之義。鄒元標明萬古綱常之重。忠賢逼  
大啓注畧 卷十四 二士

已經成男。乃繞電流虹之祥。化爲飛星墮月之慘。  
皇上不保其子十也。先帝青宮操心慮患。護持僅  
王安一人。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有微忠。忠  
賢矯旨掩殺。肉飽狗彘。擅殺忠義十一也。討賞討祠  
額。王言屢衰。建坊築塋。規制僭擬。十二也。今日廢中  
書。明日廢錦衣。不知有何軍功相業。襲朝廷之名器。  
十三也。用立柳之法。以示威。扳陷皇親。欲動搖三宮。  
十四也。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窰傷其墳脉。托言開礦。  
而致之歿。十五也。伍胡二生以牧地細事。徑拏黑獄。  
草菅士命。十六也。且明懸監謗之令于臺省。科臣周  
大啓注畧 卷十四 主

之使去。而於黨護選侍者。加蟒玉以贈行。親亂賊而  
警忠義。三也。王紀鍾羽正功在國本。紀執法如山。羽  
正清修如鶴。忠賢與沈淮交構陷之。不容立朝之直  
臣。四也。嚴重莫如枚卜。妄頂金甌之伏字。圖爲貂座  
之私情。五也。廷推皆不正點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  
不測之機權。六也。滿朝薦文震孟鄭鄮熊德陽徐大  
相抗言。勸忤忠賢。盡令降斥。竟阻賜環。七也。傳聞宮  
貴人荷上寵。注託言急病。立刻掩殺。皇上不  
臉。八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聞之矣。忠賢  
旨勒令自盡。皇上不保其妃嬪。九也。中宮有慶

士樸執糾織監。竟停其陞遷。十七也。且開羅織之毒  
于縉紳。其鎮撫劉喬不肯殺人。人懼。竟令削籍。十八  
也。且示移天障日之手。于絲綸。魏大中奉旨。忽傳詰  
責煌煌天語。信手任心。十九也。傅應星等造謀告密  
日夜未幾。不至典周文之獄。刑黨錮之碑不已。二十  
也。創肅寧新城。作鄒塢深計。二十一也。同奸輔沈淮  
創立內探親戚羽黨。立互盤踞。安知無大盜刺客。攬  
入忠賢。兼有劉瑾曹吉祥事。意欲何爲。二十二也。進  
香添州鐵騎如雲。驚蹕傳呼。其歸也。駟馬羽幢。青蓋  
嚴然乘輿。二十三也。聞今春走馬御前。皇上射殺

其馬忠賢進有傲色退有怒言二十四也宮中府中  
大事小事悉皆忠賢專擅奉奏之旨反覺 皇上為  
名忠賢為實涿州之行星馳票擬待到始發天顏咫尺之間漫不請決馳候于百里之外尚為有天日耶  
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及今不治不知宗社何所托也  
疏入宿中兩日忠賢有乞罷疏付閣票擬向高請并  
發漣疏奏詳內有旨先慰番忠賢而後傳旨云一切  
政事皆朕親裁宮闈事情嚴密外廷何以透知毒害  
等語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楊漣尋端沽直姑置  
不問是時使向高不請漣疏而於忠賢疏溫旨令歸

天啓注畧

卷十四

十三

私第未必無可沮之理而向高必欲彰已之名不肯  
默默幹濟所以激至于一決云○吏科魏大中等公  
疏言漣疏未蒙發票而忠賢疏先下念其勤勞錄其  
小心矣又明日而漣疏下沒其忠愛罪其沽直矣忠  
賢罪案代其任咎忠賢逆德代為分割自疏自票盡  
出忠賢之意恐漣疏未及省覽也懷冲太子何以不  
青裕妃何以革封 皇上南郊之日胡貴人何以暴  
士未有有其事而不傳之外者忠賢不戮客氏煽處  
恐左右盡忠賢客氏之人 皇上真孤立耳有旨下  
魏大中于詔獄向高疏救乃寢○太僕少卿朱欽相

史科許譽卿御史李應昇袁化中戶科陳良訓禮科  
劉懋各特疏請斥忠賢詹事翁正春各科熊奮潛朱  
大典陳奇瑜吳弘業霍守典孫紹統楊維新各道劉  
璞劉芳房可壯洪如鍾李喬崙郎中鄒維璉各疏暴  
忠賢罪惡俱有旨以沽直不請責之○尚書趙彥等  
合疏請退忠賢有旨不必以此過計○卿胡世賞等  
合詞論忠賢有旨不必借此沽名○御史胡士奇奏  
曰 皇上獎賞忠賢任事過直未知忠賢所任何事  
果朝事耶 高皇不許內官干預政事果家事耶閣  
人供掃除奉奔奕小忠小謹不可誇之 皇上席捲

天啓注畧

卷十四

十四

恬寵為伏莽之戒不可言也不報○傳旨召閣臣向  
高等至乾清宮不見 上而退○向高為諸臣所請  
亦上疏請忠賢自罷并乞罷內傳旨楊漣非無  
因而發卿等或見其肺肝追惟往事何忍忘忠賢之  
勞聽其陳請乎○賞魏忠賢養偽錢功○郎中萬璟  
劾奏忠賢盜權擅利諸不法狀有旨逮璟杖之內侍  
羣毆于門立斃○卹錄大方陣亡將吏四十五人○  
內侍胡進乘馬入禁門毆傷衛士巡視科臣杜三策  
劾奏置不問○御史林如翥巡城有火者曹進傳國  
與挾人命捨財闕于途翥欲參之皆願受杖免參數

日後萬燦禍作。忽中旨遣汝親廷杖。燦懼亡去。羣內侍疑向高匿之。百餘人直入私寓。辱及婦女。嫂罵坐。索向高奏之。置不問。○大雨雹。○撫寧侯朱吾弼請處分忠賢。以靖蕭牆大禍。有旨奪俸。○江南大水。○冊封。先帝選侍傅氏為懿妃。李氏為康妃。○擒蘭賊黨十三人。

七月林汝翥自詣遵化獄。撫臣鄧漢為之請。詔仍廷杖之。○紅夷屢擾閩中。燒劫西寮古雲一路。撫臣南居益請嚴販海之禁。○六科廊火。○南科楊棟朝劾奏魏忠賢搜括南都之害。○御史李應昇為慘。○天啓注畧。卷十。○熒訟冤黃尊素王振奇柱三策。周洪謨萬言揚聲。○上有旨報聞。○御史劉廷佐請誅忠賢不報。○勅封關神為帝君。○大學士葉向高允歸。

八月禮科霍守典請申明會典與服之禁。○南兵尙書陳道亨等公疏請去魏忠賢。○祭酒蔡毅中等請納忠言以安宗社。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蔽。其中寧可測哉。

九月論發內運庫及新造軍需器甲。差太監劉應坤紀用陶文齋至關門驗收。仍論大學士承宗行邊。○天啓注畧。卷十。○

載拮据勞苦。特賜蟒衣彩段。戰守各官軍行間奮力。犒御前銀十萬兩。聽卿不時賞功。凡軍國大計。一切情形機宜。不時入告。仍照閣中奏揭封固徑送朕前。朕時佇望焉。○毛文龍大張告捷獻俘。奏稱去秋有牛毛之捷。冬有烏雞之捷。今春夏有金州官屯高嶺復州海州靉陽等十七捷。自金州旅順蓋州清河寬奠靉陽鎮江計地千有餘里。處處設有兵將。先發制人。前後共斬首七百。生擒活夷十四名。獻之闕下。血戰諸將宜亟賜加擢。以示激勸。其陣亡官兵三百三十八名。併乞優叙表幽。及俘至長安。僅夷十二名兵。

部傳單會審三法司刑科河南道畢集內止五人似  
是真夷哀號莫解何語其餘幼童幼女老婦逐法屠  
瘦顯係無辜于是道臣袁化中上言海外之戰捷未  
可知然在我未嘗斬將奪城在奴不聞喪師失地小  
小俘獲何足獻俘俟文龍或擒佟李二賊或俘奴父  
子告廟宜提賞功其於國典方重也不報○孫承宗  
請戍罪臣楊鎬熊廷弼王化貞不允○是歲江南大  
雨連三夏湖水海水皆溢禾麥無收南工科徐憲卿  
為蘇松常鎮四郡民告急請緩征派以息亂改折漕  
米以救涸涸不報○磁州漳河西畔有土忽自墳起

天啓注畧

卷十四

五

耕氏發之得玉璽一枚龍紐龜形方厚四寸文曰受  
命于天既壽永昌撫臣程繼以聞

十月福建撫臣南居益捷奏至先是紅夷久據澎湖  
風濤洶湧官軍難近守備王夢熊屢征之不克撫臣  
于六月內誓師進攻夷守風櫃一城令夷目赴鎮海  
營求開一路又捧咬囉巴王檄文投撫院願拆城還  
地撫臣許之果於七月拆城運米下船開洋盡去獨  
存一樓為高文律所居不去官軍薄之獲十三人○  
進封皇親王天瑞郭振明侯爵○山西撫臣缺會推  
謝應祥御史陳九疇言其昏耄不堪疑吏科魏大中

有私內旨九疇大中及吏部員外郎夏嘉遇皆降級  
調外尚書趙南星都御史高攀龍各引罪求罷允之  
科臣沈惟炳論救亦降調大學士韓爌朱國禎奏云  
以一事而去兩大臣旨從內出徑發不錄閣票有傷  
國體內報旨云蒙臣憲臣全無公論不必救解○大  
學士魏廣微陪祭失候日中祭畢然後闕入廟門禮  
科劾之有旨置不問廣微上疏托疾言不過罪止失  
儀而已此輩哓哓不顧路馬云云御史李應昇奏曰  
言官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天子改容廣微父為言官  
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不念乎奈何斥之為

天啓注畧

卷十四

五

此輩疏入罰應昇俸一年○選郎張光前以蒙臣之  
去自劾求退允之○內出聖諭大小臣工曰元亮已  
放羣小未安本當根株盡拔念雷霆未能驟施論爾  
徒眾姑與維新洗滌腎腸脫胎換骨果能改圖仍當  
任用如有怙其稔惡嫉夫善類將力行祖宗之法決  
不讓姑息之政矣斯諭益魏廣微所草也○魏賢自  
結於外廷資崔呈秀為耳目希求外援比李龍掌  
院首發呈秀賊穢鐫秩去忠賢恨之故與文言之獄  
將以警動諸臣及楊漣疏入忠賢顯然  
日最不喜宋林力非其父叔允中允貞月為遂欲倚

忠賢以行其志。攀龍逐而呈秀。復召爲御史。小人爭趨。時事日甚。忠賢不復有顧忌矣。

十一月署吏事。侍郎陳于廷會推吏尙書。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名上。內出。聖諭曰。吏部都察院濁亂已久。顯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鉗制衆正。抗旨徇私。三克既倡。率于前誰敢不附和于後。楊漣怙惡不俊。註籍躲閃。于廷連光斗俱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革職爲民。追奪誥命。御史袁可立房可壯選郎張光前疏認會推與聞。各降調。起崔景榮尙書吏部。李宗延以吏尙書掌都察院。戶科陳良訓

天啓注畧

卷十四

十九

請仍會推故事。存舊章于勿湮。留清議之一脉。疏入。降級調外。大學士孫承宗奏稱。遣將分哨已畢。人奮揚擬入朝。恭賀萬壽。面奏機宜。與諸臣商確可否。聖諭承宗既膺重任。一身安危所係。亟還山海。有密計封進。勿再有托陳。毛文龍以李永芳招與同叛。私書上奏。有旨加文龍左都督賜蟒衣。加陞其幕將陳繼善等十八人爲參將。遊擊守備。歲運糧二十萬。優卹陣亡將士家。內旨切責大學士韓爌引疾歸。戶科陶宗道疏去疑衷。慎名目。鑒下情三事。降級調外。御史馬鳴世請飭計吏。

十二月以御史梁夢環奏復逮汪文言。召還御史賈繼春徐景濂王志道。

乙丑五年正月勅諭毛文龍聽朝鮮李侖襲封王爵。禮科劉懋慎請嚴誥典。左副都御史喬應坤在道奏李三才爲黨魁。張問達趙南星高攀龍曹于汴段然爲同黨。

二月內出。聖諭湖廣江西福建山東試錄策問。有詆毀朝政語。將正副考官八人俱降級調外。御史楊維垣奏奪侍郎王之寀官。大理寺徐大化誣奏楊漣左光斗招權納賄。

天啓注畧

卷十四

二十

三月奴削平金州城。兵躡旅順。文龍不能救守。將張盤被執。朱國昌戰歿。上幸太學釋奠先師。雲南撫臣閔洪學奏報擒獲逆酋安世龍。賜余煌等進士。黔將魯欽劉超兵潰于水西。督臣蔡復一自劾。并條上方畧。議遷徐州新城于雲山。論獎毛文龍遣太監王敏政胡良輔冊封李侖爲朝鮮王。鎮撫司許顯純勘問汪文言受魏忠賢旨。羅織趙南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繆昌期袁化中惠世揚毛士龍鄒維璉鄧洸盧化鰲夏之令王之寀錢士晉徐良彥熊明遇施天德請勅下法司。忠賢仍發顯純嚴究文



言備極五刑呼天不言顯純白為獄詞採楊維垣徐大化所奏誣本謂熊廷弼之獲獄皆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受賄使然于是內傳旨遣緹騎逮漣光斗化中大中朝瑞大章其趙南星等削籍撫按提問追贓四月福建撫臣南君益添設澎湖守禦兵將○科臣霍維華疏 三案是非大畧言擁立之時方從哲范濟世顧慥俱在何煩劉一燝楊漣左光斗右功排選侍者王安一人而李進忠劉朝無罪擬斬非黃克績力爭選侍何以安其生濟世請封一疏令人痛哭不妃不后而何以垂簾風顛之張差劉廷元岳駿聲口

天啓注畧

卷十四

三十一

詞明白協當王之案陸大受造舛繆之說開露骨肉孫慎行起自田間借題紅丸加從哲以弒逆之罪小人承望風旨獨黃克績王志道徐景濂汪慶伯鑿鑿足砥一時之柱江西監生楊維休草莽一介何從而注朝廷之起居伏乞將一應章疏宣付史館以垂信史○兵科王鳴玉請修舉屯田○聖諭工部三殿工程宏鉅各監局太監恭進助工銀十四萬兩發二廠收貯  
五月御史顧宗孟請禁三科武舉濫受欽依○御史張樞陳驛遞之累○岳駿聲自疏起用王之案逮訊

追贓○科臣楊所修請將三案章奏大畧編次成書刊行天下○戶科薛國觀請嚴庶吉士之選

六月浙江撫臣奏獲紅夷船二隻夷二十八人報捷○有胡汝鍾自稱越國公胡大海七代孫助喬應瓌取結赴部願自督親丁勦奴有旨軍前候用按越國非封爵大海無子養子德濟以失機削官沒于陝亦無子別有東川侯胡海以藍黨死大海死之年距此凡二百六十四亦無七世可及之理○兵科陸文獻疏曰奴酋棄河西而守遼移遼民而城東北示我息也誘我怠也議奴以為老而歇思而病者魑魅之談也毛文龍孤提一旅駐札平島屢奏斬獲動輒以千百萬計即韓白不

天啓注畧

卷十四

三十一

過是去歲八月金州削十月旅順陷若罔聞知何勇怯為兩截人豈一旅能制奴之滅命哉○雲南撫臣閔洪學奏報收復霑益又報敗安效良兵○下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魏大中楊漣于北鎮撫司獄許顯純先斃汪文言竟成獄詞日夕酷刑拷比  
七月修撰王應熊條議西南五策○蜀府長史曹大受條奏制夷之畧○御史倪文煥誣奏李邦華周順昌林枝橋取內旨削籍○吏尙書崔景榮引疾辭任○兵部議覆旅順事宜言當毛帥之徘徊各島也苟安焉以觀時變漸乃成聚遂有幸心間有斬獲張而

大之廟堂之上。不得不過情獎許。耀威遠方。是或一道也。夫文龍者。以為征勦之大兵。而冒險以窺老寨。則誣也。以為撫招之地。而護難民。無使為奴。盡則不可少矣。文龍實置旅順于度外。而反乘部題之改屬。以撿其棄。可無問也。

八月科臣吳國華劾奏曹欽程穢惡。內傳旨國華及周詩雅熊江俱為民。○內旨追奪李朴于王立諾命。○御史張訥請廢天下講院。內旨鄒元標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俱削籍。鄭三俊畢懋良閑住。一切書院盡行拆毀。變價。○許顯純斃楊漣于鎮撫司。○尙書

天啓注畧

卷十四

三

周如槃侍郎下紹賦黃立極少詹事馮銓俱入閣辦事。○毛文龍獻俘解活夷七名。稱中路逃去二名。行至廣鹿島。文龍另解六人。將前人換去。科臣楊文岳言俘夷重事。忽然解來。忽然換去。前解者不知何以處發。後換者不知何處得來。一生一殺。倏更倏替。生既不重。殺亦不威。如此事情。真同兒戲。不報。○冊封任氏為容妃。○魏忠賢命決熊廷弼傳首九邊。九月御史張繼孟陳江防八要。○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悉為許顯純所斃。○御史賈繼春請查定反書。魏忠賢取旨。楊漣左光斗申通王安。倡為移

宮之事。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黨護熊廷弼。破壞封疆。貪其重賄。託汪文言內探消息。巧借別題。以掩罪。廷弼已決。楊漣已死。顧大章係同惡。送法司從重擬罪。爰書既成。頒行天下。傳紀小說。嚴加禁止。○孫承宗奏報。陷沒大將。○用科臣陳序言。取內旨。坐孫居相。贓銀二萬一千兩。金九十兩。下撫按追併。削梅之煥官。○用御史卓邁言。削奪楊鶴江秉謙夏之令。為民。蘇琰余合中林一桂起用。○用御史倪文煥言。起用邵輔忠劉廷元姚宗文。削奪崔景榮李孔度。為民。忠賢傳旨。夏之令。極詆毛文龍。幾誤封疆。差官扭

天啓注畧

卷十四

三

解來京。吳世科冒濫兵餉。拿送鎮撫司追賊。○賜太監魏忠賢印信。○用智鋌言。削奪解學龍侯恪。○用御史趙胤昌言。削奪李瑾劉懋官。○尙書李養正。周應秋承魏忠賢旨。定顧大章爰書上之。大章自盡于獄。坐贓四萬兩。行撫按追比。○逮惠世揚。至下許顯純。鍛鍊。十月朔。容妃生皇子。官妃父錦衣。或云妃故容氏養女也。皇子尋半歲薨。○川湖督朱燮元陳會勦機宜。言水西安酋向化日久。忽因蘭酋搆搆。用兵四年。查安酋地方千里。內則四十八日分據。外則苗仲為之

羽翼計能戰雞苗不下十餘萬所倚為援者多在烏  
撒所恃為險者不過思固耳滇之正兵須出霑益邊  
效良佐闕而別布尋甸以杜其走蜀之正兵宜節畢  
節扼諸夷而別出龍場以奪其險黔之正兵宜節普  
定徑趨逆巢而別出陸廣鴨池以搗其虛粵西之兵  
徑出泗城聲勢相連臣率大兵錄遵義期會並進顧  
遵義逼近首地運餉尤艱自江津挽舟五日而至綦  
江綦江起早八站抵府臣駐綦江須餉集而治兵未  
有張空拳而能作事者倘籍天威立致底定名為多  
費實節省也○上宣尚書高第至文華殿賜劔坐蟒

天啓注畧

卷十

五

玉帶銀幣命經畧朝鮮○中書舍人吳懷賢私評註  
楊漣疏稿及遺工部郎吳昌期私書有事極必反及  
正不遠語忠賢命楊寰孫雲鶴擒之下許顯純拷掠  
其妻女悉斃○御史潘汝頤奏朱世守楊一鵬劉  
策陸完學○魏廣徵失歡于忠賢遣回籍

十一月用御史梁克順言削趙時用陳以聞官梅  
之煥提問追贓○主事袁玉佩請削趙彥世廢并毀  
鄒滕京觀碑○尙寶少卿劉志選疏奏孫慎行葉向  
高張問達并請發前後論進樂疏付史館○以皇極  
殿堅柱加恩閣臣顧秉謙丁紹載黃立極馮銓厥臣

魏忠賢部司臣黃克績崔呈秀李養德楊夢象清遠  
○員外郎胡芳桂上疏自辯命削奪胡永順陸師贊  
易應昌房可壯歐騰霄官○削奪陳熙昌陳子壯父  
子官坐試錄語刺時也○周如盤回籍○用張訥言  
成故尙書趙南星○用御史上時英言削奪劉可法  
唐暉官胡世賞閑住○用梁夢環言削奪張潑徐如  
翰官唐世濟閑住○錦衣田爾耕遷執僧人本福有  
詩扇為揚州知府劉鐸所書譏刺時事忠賢出責逮  
之○御史田景新奏論唐世濟王惟儉王孟震李守  
俊蔣謹傳旨各削奪○用禮科李恒茂言削奪莊欽

天啓注畧

卷十

六

十萬兩削籍提進○內旨下刑部沈有瑞贓銀一萬  
七千兩行原籍追○內旨削韓心湯籍○用御史袁  
樞言削陳伯友蕭毅中籍○毛文龍解進俘夷二名  
有旨免告獻○御史徐揚先奏侍郎董應舉○浙江  
撫按奏尙書丁賓賑濟鄉里大義命加太子太保  
辭不受○用御史言趙彥世廢并毀鄒滕京觀碑  
十二月朝鮮臣李适叛其主韓潤尹義立應之國內  
大亂登撫武之望檄毛文龍收之文龍以守土為言  
不肯行之望奏海外情形微變兵部覆奏文龍所謂

寺土僅守須彌島之上乎。宜嚴飭以察非常。○用御史倪文煥言。金世俊追賍米萬鍾。王繼謨削奪。○用御史王業浩言。削奪馬孟禎韓奇象方有度。○用葉有聲言。削歐陽調律程學程公。○用御史何可及言。削董元儒倪應春官。○尚書薛三省致仕。○用御史陳睿謨言。削奪劉廷諫孫必顯韋蕃官。○用御史石三畏言。削奪周炳謨沈儼炳張廷拱官。○用御史盧承欽言。削奪曹珍董應舉李遇知官。○用刑科潘士聞言。削奪吳之皞施榮都鄭宗周何顯宗官。○用吏科趙典邦言。削奪練國事李玄王昌祥霍鐵楊天休注畧。○卷十四  
新期官。○用御史劉宏光言。削奪談自省賴良佐張篤敬官。○用科臣沈兆先言。削奪周希令蔣允儀趙廷慶官。○賜尚書黃克纘馳驛歸。○登撫武之望加兵侍郎。○御史吳裕中劾奏閣臣丁紹賦取內旨裕中廷杖一百為民。  
丙寅六年春正月。御史陳以瑞疏。參少卿劉蘭郎中吳維祺呂克孝閑住。○曹欽程賍穢狼籍。為刑科潘士聞所糾。削籍。○內諭都察院王之家。周宗建張慎言熊明遇方大任及楊連左光斗顧大章家屬。行撫接追。勸限速解。○聖諭。逆奴將至右屯。不過為捨奪。

糧草之計。而籍茲為餌。政逆奴天亡之日也。向所慮者。望風而逃。今其申嚴法令。逃者盡斬。如再仍前僨事。朕決不為姑息。○順天撫臣申用懋奏。薊鎮邊垣連年坍塌。班兵約量歸薊。齊力興修。○奴酋入犯。圍攻寧遠。日袁崇煥禦却之。○聖諭。袁崇煥血書示眾將士。協心滿桂等捍禦孤城。矢心奮勇。朕心嘉悅。戶兵兩部發銀十萬兩。為犒賞之資。  
二月。袁崇煥僉都御史。滿桂趙率教各總兵都督同知。○順天府尹沈演陳制禦十款。○命員外孫元化製西洋砲。○削御史石三畏籍。○下劉鐸刑部獄。論本福扇詩為歐陽暉所撰。并逮之。○鹵簿大駕功定。魏忠賢加恩三等。又徐復陽疏。參曾汝召魏士前郝士膏。司禮監廷弼。土膏策文誦。降方逢年。章允儒。顧錫麟。丁乾學。熊奮渭。○復陽又疏黨根。○嗣于城外。以泯書院舊迹。灌贈宜奪。鮑應。○殺為邪臣。王允成疏。薦宜從削奪。○成張慎言。逮周宗建。繆昌期。○削總兵楊麟籍。○徐兆魁。周應秋。徐大化。希魏忠賢。旨定惠世揚。成罪。○忠賢取李實空印奏稿。填周起元等名。參奏。取

內旨用起元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俱係邪黨遣官游逮問○海鹽戲子武長春舊為毛文龍門子見逐潛來京城與同夥李應試李柱周應元李棟薛奎酒館集唱為人所告東廠坐名長春為李永芳之姪送刑部擬斬立決侍奉內旨忠賢獲奸細有功封任良卿肅寧伯

三月安邦彥率眾數萬渡江與官軍連戰數日總兵魯欽在陣回營賊兵逼之夜半官軍大潰欽自刎死○經畧高第引病免袁崇煥為巡撫○諭發帑四萬兩并各宮及太監所助共銀十六萬兩又應用神器

未修注畧

卷十四

堯

大小號砲一千八百位擇火藥二萬斤鉛子十萬斤弓二萬箭六十萬刀二萬着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孫茂枝武俊王蒞朝鎮守山海關○大學士顧秉謙等上公疏參論閱對禁近之人奉旨周大成久依門戶鄭崇光見在追贓汪汝祥汪涵皆汪文言宗族俱削籍為民○侍郎崔呈秀直陳要典之原大約追理閨範圖說憂危竝議妖書所繇來曲揜鄭貴妃奪嫡之實以為護持國本者罪又以癩人闖入官禁為偶然進藥為忠愛移宮為悖逆曲揜方從哲阿姦之實以為擁立嗣皇者罪而歸于東林之標榜决裂而于

言未有滂惶小品先行語蓋欲借以排陷朱國祿者比忠賢命讀小品自序以為閑話而國祿免于難○定肅寧伯第宅朝房○御史李懋芳劾罷元詩教○御史何早參區大倫魏說削奪○畢自肅代表崇煥為寧前道○王之臣經畧遼東聞鳴泰代為總督封西洋砲為大將軍○刑科黃承昊奏散遣遼人出關○安賊統眾燒劫麻姑孫官二堡遂至貴州城下撫臣王琰按臣傅宗龍各疏告急

四月毛文龍俘解夷二十九人稱是八會寨之捷○擒真夷在陣遺棄鐵甲二十一領灰馬二十八匹

未修注畧

卷十四

甲

亡官兵五十三名兵科薛國光參言文龍海外數載自信牽制之能朝中亦推牽制之功今正月奴大舉入犯屠掠內地二十餘日已班師操演瀋陽一似不知有牽制者文龍所報尙是去年十月事其於大舉槩乎未聞何益於封疆大事哉奉旨奴犯寧遠已經三月文龍竟不知覺何云牽制據所住須彌島去奴寨二千里去寧遠亦二千里遠不相較文龍當自審處以圖結局毋徒以獻俘塞責○都察院周應秋奏削御史劉大受王心一官○下周宗建繆昌期北鎮撫司獄○逮騎至無錫高攀龍先一日沉池中

表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辱大臣則辱國矣。謹此百  
精藉謝恩，以效屈平之沉。○忠賢傳旨，成熊明遇黃  
龍光、鄧漢鄒、維璉、徐良彥。○叙寧遠功，閣臣顧秉謙  
丁紹軾、黃立極、馮銓與原任孫承宗、魏廣微各錦衣  
世千戶。廠臣魏忠賢加恩三等。世都指揮使劉應坤  
胡良輔、紀用、陶文尚書、王永光各廕子錦衣官。袁崇  
煥加侍郎。滿桂、趙率教、左輔朱梅、祖大受諸將各陞  
賞有差。○江南撫臣毛一鷺以蘇州民變聞，先是緹  
騎之過吳下者，騷擾暴橫，吳民爲之罷市。及周宗建  
速緹騎索賂無厭，吳民洶洶幾亂。周順昌之逮也。

未嘗淫暴

卷十四

甲

鷺實陰主之一鷺素不憐于民，而順昌仕閩，時有惠  
政，閩人之商于吳者，聞其難，皆泣下，思執香送之。順  
昌故持身節儉，閩黨亦皆誦德。及緹騎至，順昌因服  
詣公府，緹帥索賂未滿，不卽開讀，繇是街傳巷播，人  
人皆來看順昌，有頹佩韋者，先夕飲諸俠少于家，酒  
酣語日，明日周吏部行矣。或曰：此魏忠賢矯詔也。則  
皆詈且泣。比開讀，諸生王節、劉羽儀、沙舜臣、文震亨、  
楊廷樞等羣擁一鷺于門，乞代士民祈請，一鷺呵之。  
民衆一擁皆入，有直前問緹帥，緹帥厲聲曰：東廠嚴  
旨，遠官何容鼠輩置喙。衆譁曰：固知爲魏賊矯詔，空

拳競搏萬衆狂呼，一鷺逃于廁，緹卒或匿斗拱間，或  
升屋走。知府寇慎挺身曉諭，衆素服慎，乃漸散。而怒  
猶未已。適緹帥逮黃尊素者，道經胥江，榜笞驛官，誅  
求供應，衆怒復集，遂焚其舟，沉其輜重于水。諸緹卒  
汨水而遁，越數日，民情稍定。順昌間行，與緹帥出境，  
變聞，忠賢大駭，緹騎遂不復遣。已而一鷺密捕顏佩  
韋、馬傑、楊念如、沈揚、周文元斬之，而黜諸生王節等  
五人。○贈劉光復太常卿。○李應昇聞蘇州之變，卽  
辭父母，迎緹帥于途。緹帥張有成清謹知變，以詔送  
常州府，不開讀，竟去。是時州縣民登苦緹騎之虐，人

未嘗淫暴

卷十四

甲

思乘事操臂，聞緹騎去，趨避。○李應昇聞順昌  
下北鎮撫司獄。○郎中李白春改吏部郎。閣臣顧  
謙索其重賂，白春拒之，尋取內旨削奪。  
五月許顯純、魏穆昌期于獄。○應天巡撫毛一鷺勸  
奏毛士龍充戍，夏嘉遇問徒，姜志禮爲民。○禮科張  
惟一以糾許志吉罰俸。○喬應甲劾削孫瑋職，并奪  
其廕。○王恭厥地變，震響一聲，塵土四飛，屋宇塌倒  
者盡都城西南一方。庭樹皆拔，男婦死者五百餘人。  
皆赤身無絲縷，或以爲火藥發而無煙，內傳。聖諭  
戒勵羣臣消弭。○黃尊素遵撫按解到，下鎮撫司獄。

○薊州地震○大學士丁紹軾退朝如有所見歸寓  
暴卒或云魏忠賢賜藥○督師王之臣收納抄化餘  
衆時抄化爲奴首襲取部落無歸者悉來款塞○顧  
秉謙進三朝要典副本又恭進 神宗實錄副本○  
貴州按臣傅宗龍奏報王國貞攻河沙壩俘斬羅鬼  
多人張雲鵬與安邦彥大戰于趙官堡賊敗奔潰  
六月工禮二部請給魏忠賢祖先祭葬○初五日京  
師地震天津宣府大同同日震死傷甚衆○河道總  
督李從心奏報自馬頰口至陳瑤溝另鑿一河計程  
六十七里從此運船改係陳河口諸濬遠避○督師王

夫啓注畧

卷十

四

之臣奏帥臣滿桂與經畧袁崇煥不和崇煥上疏認  
罪○崇煥以賊情暫緩請贖畫孫元化回部元化繳  
還銀五十兩有旨嘉其急公○許顯純斃周順昌周  
宗建于獄

閏六月以災異戒諭羣臣○許顯純斃黃尊素于獄  
○魏忠賢收受欵縣民吳榮告詞奏發旗尉拘提富  
民吳養春一家到廠究問○浙撫潘汝禎請建魏忠  
賢生祠于西湖○朱燮元回籍守制閔夢得代爲總  
督控制川雲貴湖粵五省○許顯純斃李應昇于獄  
○御史袁鯨劾尙書王紹徽閑任巡撫喬應甲候勘

夫啓注畧

卷十

四

初紹徽作點將錄以水滸傳賊號配題葉向高趙南  
星等欲一網盡之○御史李燦然劾徐紹吉閑任職  
方郎吳殿邦爲民紹吉慘殺諸臣竄身史局尋亦寵  
衰見斥○周起元下鎮撫司獄○奴兵圍長昂殺之  
擄其妻子○奴兵破抄化營遂滅安兒一部○元  
詩教趙興邦閑任忠賢初借從哲之黨滅除衆正衆  
正既滅諸附日進從哲之黨漸次驅逐○薛貞疏頌  
魏忠賢草場滅火功加原歷二級○尙書徐兆魁爲  
廠疏所糾閑任兆魁故羅織惠世揚顧大章誣案者  
忠賢又稱皇親李承恩備用龍袍在獄與方震雅對

七月刑科黃承昊請行綜覈之法○施鳳來張瑞圖  
李國樞俱大學士入閣○畿輔淫雨爲災王之臣袁  
崇煥各奏報一路官舍民房倒塌○崔呈秀尙書督  
工周應秋吏部馮嘉會李春燁尙書兵部郭允厚戶  
部薛貞刑部傅陞曹思誠黃運泰俱戶尙書房壯麗  
左都御史  
八月叛酋安效良縛其黨蘇應龍來獻曲靖道王鎮

殺其縛獻之人。效良復叛。東廠傳旨抄沒吳養春家私。將黃山地畝盡充公用。有旨立限嚴追程夢唐家私銀十三萬六千兩。吳養春家私銀六十餘萬兩。山場木植銀三十餘萬兩。山場地三千四百餘畝。魏忠賢發奸有勞。廕世錦承指揮使。殺劉鐸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于西市。方景陽戮屍。有旨徐自強送刑部。皇親張國紀着省改。蓋忠賢欲借自強所供以傾搖中官也。奴兒哈赤病歿。

九月左副都御史劉廷元請重修光廟實錄。并論廣西副使曹學佺有野史紀畧。言與要典相反。請毀天啓注畧。

卷十四

聖五

其書削其籍。刑科黃承昊請設餉司。內旨承昊係東林。不自引退。條陳塞責。着削職爲民。皇極殿告成。內旨廠臣魏忠賢體國赤心。于原封伯爵晉肅寧侯。旅順守將李鑣棄軍逃去。陞霍維華太僕卿。毛一鷺兵侍郎。削奪朱欽相倪思輝。顧秉謙引退。魏忠賢厭鄙其無耻也。

十月命南京守備特建魏忠賢祠于孝陵之前。名曰仁濟。毛酋乞炭挾賞不遂。搶掠寧疆等堡。叅將張承憲戰沒。南御史徐復陽削奪。復陽誣郝土膏自劾。亦被逐。順天府丞劉志選劾奏。皇后父

張國紀。曹文衡報獲東亮賊。內官監疏頌魏忠賢殿工有勞。特旨晉其姪魏良卿。爵寧國公。世襲官太子太保。遼撫袁崇煥奏遣喇嘛僧錫南木通奴酋。御史梁夢環疏頌魏忠賢功德。并叅何士晉諸臣。內旨稱廠臣忠貞勞瘁。功績茂著。何士晉程註沈惟炳俱削籍爲民。程良等係程註之子。除名不用。

傳陞孫杰徐大化楊夢袁各工尙書。內諭兵部。廕臣奇勛茂著。廕其孫魏鵬翼。世錦承指揮。王體乾梁柱等七人同之。劉天錫等三十七員各廕世錦承百戶。朝鮮王李倭奏辯國內事情。有旨獎慰。并慰毛文龍稱毛帥而不名。

卷十四

聖六

十一月削奪詞臣唐大章劉弘訓劉鍾英。梁夢環叅御史梁克順削奪。同類相攻也。南京地震。南京紫城地內積朽生烟。御史張汝懋請追冒費諸臣。內旨游士任揚嘉祚房可壯行撫按提問。追比御史陸獻明陳黔事畧言勅之難。撫之不易。運餉煩苦。貴陽連年不耕。斗米二錢。安位年長。自有土之念。不難擒獻逆彥。所當酌議。

十二月東廠三年類奏。有旨廠臣加廕一世錦承指揮。亦被逐。順天府丞劉志選劾奏。皇后父



有功原應正千戶加二級。福建賊楊六等就撫。傳陞邵輔忠兵尚書郭鞏呂純如霍維華兵侍郎皆。澤註加總督閻鳴泰太子太保尚書黃運泰尚書戶部。加許顯純太子太保。總漕蘇茂相請封金龍四大王為通濟平浪元帥。張鶴鳴仍以太子太傅兵尚書總督川湖雲貴廣西軍務。袁應泰疏頌厥臣與閣部諸臣一特稷契之選。閻鳴泰王之臣劉應坤陶文紀用同心恢復敢卜必成。張問達捐貲助邊有旨問達病故可憐完銀解進未完者勸家貲定奪。南京守備太監請建厥臣祠于皇城東賜名崇天啓注畧

天啓注畧 卷十四 聖

勲。御史劉徽疏參毛士龍房可壯樊尙燦有旨嚴提熊廷弼家屬追贓尙燦為民與士龍可壯各提問追贓。允劉志選所參逆黨逮王之案。成孫慎行。七年正月蘇茂相請建厥臣祠于鳳陽。皇陵之次賜名懷德。黜生顧同寅私撰祭熊廷弼文事發到厥斬于西市。給內臣關防涂文輔總督太倉節慎庫崔文昇總督河漕李明道提督河漕。盜竊大壇神噐

二月初二日 今上出府成婚。遼撫袁崇煥奏逆奴求款情真。許志吉請變賣所抄吳養春房產起

解。毛文龍奏請內臣鎮守海外特旨獎勞命太監胡良輔鎮天津苗成金提郭尙禮駐皮島發銀五萬兩砲銃六百六十餘位捍盔甲鎗刀弓箭千萬件。火藥二千斤。川督遣參將楊明輝入水西諭安位為安邦彥所殺。削奪吳姓梁元柱等。戶部承旨九卿會議生財縮費之道。瑞王惠王桂王詣 陵謁辭

三月三王辭朝啓行之國。毛文龍奏報奴人欲侵皮島未果遂東破朝鮮之義州。山東巡撫李精自奏報青州民家耕牛產麒麟。蘇松民奏稱瓜洲完天啓注畧

天啓注畧 卷十四 聖

運不便有旨朕與厥臣軫念云云嗣後聖諭皆上與厥臣並稱而不名。下參政胡士容于鎮撫獄。命毛文龍出師救朝鮮。澄城縣民變殺知縣張斗曜。削奪蘇繼歐徐楠龔世法彭鯤化劉永祚等。閻鳴泰于通州昌平各建魏忠賢生祠名曰崇仁日彰德李監又建祠于通之西關曰懷仁主事何宗聖建于長蒲曰顯德巡撫劉詔建于密雲曰崇功各極土木之費窮工枝之巧祠中像以沉檀雕鏤手足活動如生人腹中腸腑皆金玉珠寶為之。每日上食饗祀官吏士民過不謁拜者立遭箠辱祠立大石碑皆

張瑞圖所書。顧秉謙黃立極施鳳來等互撰諛文。遠近稱之。曰尚公。至細民間巷偶語。亦必曰尚公。而不敢名吏民。上奏頌德政者。日月不絕。○曾國禎建魏忠賢生祠于盧溝橋。曰隆恩。張化愚建于崇文門。曰廣仁。

四月主事呂下問勸賣黃山拘制良民虐取民遂作亂焚其廨求殺之。下問遁免。○皇陵失火延燒四十餘里。○奴兵破朝鮮之雲從鐵山文龍將士聞之各洶洶不自安都司毛永顯先逃。參將高萬重統領眾軍劉璋劫掠島中軍民財物婦女同麾下七百餘人。天啓注畧

卷十四

兪

駕船逃去都司馬承勛亦領兵六百餘人。繇陸西奔。○文龍奉報晏廷關之捷。○削奪姜曰廣胡尚賓丁進。○山西巡撫曹爾禎建魏忠賢生祠于五臺。賜名報功。遼東督撫閻鳴泰建兩祠曰元功曰茂德。太和祠曰照德。良牧等署張永祚建三祠曰存仁洽恩永愛。庶吉士李若琳建于上林苑曰感恩。蘇松撫毛一鷲建于華亭曰德馨。楊邦憲建于江西曰元勳。五月諭袁崇煥封疆事重。還體嚴臣綢繆石畫以保無虞。○諭刑部佟惟奇等。嚴臣密計逃偵就獲。惟奇

登津本色五萬。刻期前發。再選水兵數千。策應毛

合用器具并速發。○總兵趙率教稱奴退兵五里。下管次日放馬繞城遊走。○奴眾回巢。西虜遣使貴英等請賞。○總兵滿桂奏報援兵東行。為羣虜攔截于。箴籬山。人人奮勇力戰。虜死甚眾。將令不許割級。俱為虜自負去。止有丁白雄于馬上斬一虜首。恐有埋伏。不敢窮追。陣亡將士羅忠等六十名。○削奪晏清倫肇修曾陳易錢策杜詩王應熊沈際等。○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于國學之傍。巡撫郭增光與鮑奇謨各建忠賢祠于河南。賜名戴德。巡撫朱某建于

卷十四

李

延綏名祝恩。巡撫王點建于大同。名嘉猷。○通政司經歷孫如洌建祠于宣武門。李春茂請給庫銀二千兩。賜名茂勛。祠成。春茂賀疏有曰。至德莫可名言。下情惟有祝釐。

六月奴寇寧遠。諸將憑城禦之。砲傷奴兄召力。鬼奴兵解圍退去。經撫閻鳴泰袁崇煥各奏。嚴臣先事綢繆之功。總兵趙率教奏稱。仰仗魏忠賢妙算。紀用及諸將左輔朱梅等協力。紀用亦稱。奴賊數萬。蜂擁我兵。用火砲矢石擊死數千。有旨。嚴臣秘謀妙算。屢建奇功。奴胆已寒。滅之有日。兵部臣霍維華覆奏。嚴臣

茅上尙覺其輕。良卿太師尙餘一級。海寇鄭芝龍作亂。屢犯漳泉沿海州縣。閩鳴泰復建魏忠賢生祠于畿南名旌功。各巡撫李精白等建于山東。日隆禱。猜自獻頌。有至聖至神多福多壽語。建于湖廣。日隆仁。濟寧日表助。承天日鴻惠。崔文昇同宋順。漢建于淮安。日瞻德。又莊謙建祝恩祠。李燦然建褒勲祠。禮尙書來宗道疏頌。極臣功德。與上並稱不名。又諛呈秀奪情。稱其母在天之靈所欣慰。何可及。頌疏五皆。皇上上公並稱。豐城侯李承祚請封魏上公爲王。

天啓注畧

卷十四

聖

七月 上疾久不視朝。孟秋 廟享禮以魏良卿代行。袁崇煥以病乞歸。賜兵尙書王之臣尙方劍。駐寧遠。傳陞李精白曹爾禎爲戶尙書。許其孝建魏忠賢生祠于揚州名瞻恩。上梁日。正值大行哀詔至。其孝督率羣僚吉服拜祠。而後迎詔。惟副使來復不與。毛一鷺王珙建祠于虎丘。周鏘督修戴德祠。毀王府民房二千間。起宮殿九楹。時周應秋三十九疏請益封忠賢子姪爲公侯伯。郭允厚四十疏請給莊田祿米。蔣鳳翔四十七疏請給第宅鐵券。李蕃呼忠賢爲九千歲。李時馨疏堯水益成聖帝。姚宗文

頌上公間出名世。李燦然上公帝簡馬生。孟紹虞九老篤生應運。龔萃肅上公柱國元勳。馮嘉會稱頌十六疏。張樸建四祠頌十二疏。李精白建三祠頌六疏。秦士文祠頌七疏。卓邁二祠一頌。盧承欽頌二疏。請刻黨籍碑示海內。劉徽頌十二疏。李從心頌五疏。黃運泰頌十疏。李嵩頌七疏。建二祠。張三傑頌五疏。曹爾禎頌三疏。黃憲卿二祠二頌。張養蒙二祠一頌。汪裕頌七疏。劉弘光溫皇謨朱童蒙。王大年徐吉宋禎。漢劉連祖各建祠。諛頌。范濟世李養德安伸孫國禎。郭尙友張文熙楊惟和何廷樞陳朝輔陳爾翼智鋌。

天啓注畧

卷十四

聖

汪若極呂純如牟志夔周維持劉漢余合中許可徵。周良材張一經夏敬承郭希禹顏鵬辛思齊郭興言。朱慎荃郭如闇何早虞大復葉天陞葛大同夏之鼎。李宜培各曲意獻媚。無所不至。而士風掃地矣。攷國初胡藍之獄。凡孟酒有連者。悉遭族誅。今顯然附戴。顧得保首領。庸下雖於國法未伸。而聖恩可謂寬大之極矣。削奪賀逢聖楊汝成。因仲儼馬之驥。劉垂寶等。八月 上寢疾不視朝。三殿告成。禮部請擇吉臨。得旨朕方在靜攝。少需擇期而行。魏廣微办于

家。徐時泰孫之。主順天試。中崔鐸陳其慶張士  
範主應天試。中周錄後各覆試。曳白。應天策以符命  
革命爲問。加寧國公魏良弼太保。封魏明望安平  
伯加少師。魏良棟東安侯太子太保。○十八日

上疾大漸。有旨諭吏兵部奉聖夫人客氏子侯國  
興擬封伯爵。○廿二日司禮監承諭傳陞黃立極王  
之臣少師。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楷崔呈秀薛鳳翔少  
傅孫杰楊夢袁李春燁少保。周應秋郭允厚黃克績  
太子太師。李養德吳淳夫蘇茂相黃可威房壯麗太  
子太傅。霍維華曹思誠范濟世劉遵憲袁可立白所

天啓注畧

卷十四

五

知太子太保。呂純如田吉張曉張我續尙書。許宗禮  
呂圖南張九德張文郁單明詡岳駿聲李春茂王之  
采都御史。其餘侍郎卿貳等幾餘百人。○卽日傳

皇后懿旨。大行皇帝於申時崩逝。合行喪禮。禮部  
具儀來看。又諭命婦免哭臨。又明日羣臣詣信府  
勸進。○九月上尊謚曰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  
武靖穆莊勤慈皇帝



萬

曆

壬

寅

歲

# 皇明大政紀

博

古

堂

刊

行

## 皇明大政紀序

古昔司典有官以為大政蓋彰往考來鬱為不朽也自周末史失其官國自為史業多泯泯何至祖龍烈焰而史悉隨以燼乎即幸尚書春秋得存而二書所不及者無能一為臚列也至兩漢迄胡元人得緩頰以臧否而賢者共相見德不肖者共相見慝無

皇明大政紀

序

亦千六百年即史不盡良而穢者猶存尚論者因之以張侈耳蓋以予長述史記漢武取覽孝景及己本紀削而投之非不隱切也尚許其生任

皇明大政紀

序

二

職死布書無惑為忌孟堅修父業仇者間章帝以私史乃益出秘書給筆札于蘭臺俾績成焉桓溫覬覦非望彥威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范杲

守壽上言家世史官得秉直筆成一代大典綦密禮請于舊臣家訪遺文事蹟以叅史官所紀漢以來臨我者不護短儕我者不拂正仇我者不

皇明大政紀

序

三

肆謗而史復得成于出位備于藏家雖上非書與春秋為聖人之言下非史記漢書為良史之筆猶然核綜羣籍博采衆記成一代史以備典故

爾爾於惟

國朝執事功緒踔絕百代而誕  
章若史者何獨泯沒無聞哉  
其世無熟墳典丘索之業者  
乎抑無極涇渭朱紫之辨者

皇明大政紀

序

四

乎無乃金匱石室閱不易觀  
而建文景泰朝事又諱不易  
言用是因循二百年畏難于  
史即大手筆私有撰記往往  
不敢示人即示人輒匿去未

敢懸之市門傳之都邑也比  
者陳南充得請于

上開館執簡以成正史寓內嚮  
所撰記舊聞者始得網羅以  
出亡慮數十百家大都如元

皇明大政紀

序

五

美所謂修郤以滅公是逞已  
以濟獨非剽時耳遂為自信  
人舌用為筆又或改事之非  
而稱是掠人之美而歸己者  
今家乘墓諛之遺文致不



馮也館開既久尚爾因循者  
意在茲乎第自

世宗朝以來靖難出狩于時當  
事者無不褒而登之祀典邱  
紀中殆非諱言日矣以故繼

皇明大政紀

序

六

東莞通紀京山鴻猷毘陵憲  
章而梓者不特攜李鄭端簡  
之吾學編黃恭肅之昭代典  
則已也復有周生時泰者取  
朱職方閔茂才所校豐城雷

公禮所述洪武迄正德之大  
政紀與涪川范公守已所續  
紀嘉隆者梓之問序于余余  
得卒業非純于左之編年亦  
非純于司馬之紀傳其祖涑

皇明大政紀

序

七

水新安通鑑綱目以成者乎  
無大鵠張其臆以移瑕瑜之  
體無大蜷局其論以窘琬琰  
之用異日載筆者藉此顯以  
隱質中秘之藏藉此總以分

質郡國之識藉此錯綜以備  
質會典所輯星官所職六尚  
書所留故牘彼修馬班業虎  
炳豹蔚一時者于此即不知  
斑亦可見其一毛也若于諸

梓輒因自為鷹揚而隨有雌  
黃古人致論目睫不有由然  
哉余固謝不敢祇序周生梓  
以埒裨官野史俟載筆之臣  
採擇意也亦以見

聖明之世無護短一切畏難于  
史云

萬曆壬寅歲端陽日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詹事府正

詹事奉

勅纂修

玉牒副總裁前南京國子監祭

酒江夏郭正域撰



皇明大政紀目錄

卷之一

太祖高皇帝 壬辰元至正起兵至丁未吳元年

卷之二

太祖高皇帝 戊申洪武元年至癸丑洪武六年

卷之三

太祖高皇帝 甲寅洪武七年至丙寅洪武十九年

卷之四

太祖高皇帝 丁卯洪武二十年至丁丑洪武三十年

卷之五

太祖高皇帝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至壬午洪武三十五年

太祖高皇帝

卷之六

成祖文皇帝 癸未末樂元年至己丑末樂七年

卷之七

成祖文皇帝 庚寅末樂八年至甲午末樂十三年

卷之八

成祖文皇帝 乙未末樂十三年至甲辰末樂二十年

卷之九

仁宗昭皇帝 乙巳洪熙元年至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 戊申宣德三年

卷之十

宣宗章皇帝 己酉宣德四年至乙卯宣德十年

卷之十一

英宗睿皇帝 丙辰正統元年至己巳正統十四年

卷之十二

景宗皇帝 庚午景泰元年至丙子景泰七年

卷之十三

英宗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至甲申天順八年

卷之十四

憲宗純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至己丑成化五年

卷之十五

憲宗純皇帝 庚寅成化六年至己亥成化十五年

卷之十六

憲宗純皇帝 庚子成化十六年至丁未成化二十年

卷之十七

孝宗敬皇帝 戊申弘治元年至戊午弘治十一年

卷之十八

孝宗敬皇帝 己未弘治十二年至乙丑弘治十八年

卷之十九

仁宗昭皇帝 乙巳洪熙元年至

仁宗昭皇帝

武宗毅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至辛未正德六年

卷之二十

武宗毅皇帝 壬申正德七年至辛巳正德十六年

卷之二十一

世宗肅皇帝 壬午嘉靖元年至乙酉嘉靖四年

卷之二十二

世宗肅皇帝 丙戌嘉靖五年至乙未嘉靖十四年

卷之二十三

世宗肅皇帝 丙申嘉靖十五年至巳酉嘉靖二十八年

卷之二十四

世宗肅皇帝 庚戌嘉靖二十九年至丙寅嘉靖四十五年

卷之二十五

穆宗莊皇帝 丁卯隆慶元年至壬申隆慶六年

皇明大政紀目錄終

皇明大政紀卷之一

臣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秣陵周時泰謹閱

壬辰元至正十二年閏三月甲戌朔旦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濠梁

帝濠州鍾離東鄉人先世居沛徙句容累世積德行仁

隱約田里宋季大父徙渡淮居泗上父世珍又徙鍾離

母陳生四子帝最少帝生于元天曆戊辰之九月

丁丑是夕赤光滿室上燭于天里中人皆見之兢呼朱

皇明大政紀 十卷

氏火起相率救護及至無有也歲甲申四月喪父不數

日喪伯兄又喪母值旱饑疫窘甚鄉人劉繼祖與地始

獲寔時 帝年甫十七九月入皇覺寺逾月僧乏食

帝西至合肥歷光固汝潁凡三年復還皇覺寺壬辰春

定遠人元帥郭子興拔濠州據之 帝憫四海分崩生

民陷溺欲起而拯之禱神卜出處惟從雄吉遂入濠見

子興子興育徐王馬公女為已女遂納為館甥後子興

因孫德哩等納徐帥彭早住趙均用反為其所制及均

用執子興欲殺之上力救獲免尋歸鄉里募兵得七

百餘人以還授 上鎮撫

癸巳元至正十二年七月

天兵取滁陽

上見彭趙二帥馭下無道，廼以七百人屬他將，獨與徐達、湯和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以計取驢牌寨，民兵得壯士三千人，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後七日，率之襲橫澗山，破元知院老張營，得壯士二萬，悉加訓練。時道遇定遠人李善長，與言悅之，留置麾下，與俱攻滁陽。下之，遂駐師焉。因子興為彭趙所挾，東屯泗州，遣人賂二帥，子興乃得率所部萬人歸滁。

乙未元至正十五年春正月，克和陽。

上勸子興曰：「固守孤城，誠非得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於是命張天

聖明本政紀

一卷

二

祐將青衣兵前行，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犒軍。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約相距十餘里。埃青衣兵薄城，舉火即趨取之。會天祐從他道就食，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率眾抵城。元平章也先帖木兒覺之，縱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矢走。眾皆潰，元兵追至千秋壩，適遇天祐兵急擊之，追至和州小西門城上，抽橋急。我軍奪其橋而登，彼軍爭橋，總管湯和遽以刀斷其索。天祐等登城大呼，衣服相亂，遇舉火輒滅之。城北門舊有木柵，元兵在城外者不得入，迺燒兵欲入。天祐等復以石塞其門，遂據其城也。先帖木兒乘夜遁去。上聞再成兵敗，將兵三千人率徐達等暮至和陽，始知天祐等已破城據之。

遂入明日，撫定城中人，悉還軍中所掠婦女，人民大悅。子興遂命上總守和陽。上因諸將分工，楚城未就，作色置坐南向，出子興檄置于上，呼諸將曰：「總兵主帥命也，非我擅專。且總兵大事不可無約束。今秋，凡城皆不如約，事何由濟？自今違者即以軍法從事。諸將惶恐，皆曰：「唯由是不敢言，未幾子興卒。上遂併統其軍，恩威日著。」

六月丙辰，克太平路。

上與諸將謀渡江，恐無舟楫，時雙刀趙德勝、俞通海父子擁眾萬餘，船千艘，據巢湖結水寨，率舟師來附。上謂徐達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遂親

聖明本政紀

一卷

三

往巢湖，趙德勝等會令廖永安等帥舟師攻蠻子海牙于峪溪口，大敗其眾。時諸將咸欲直趨金陵。上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喉襟，得采石，金陵可圖也。及廖永安舉帆前行，問所向。上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為備禦。今往攻之，其勢必克。迺引帆向牛渚，風力稍勁，頃刻及厓，守者驚駭，出兵來扼。上麾甲士以進，敵兵不支，即走。常遇春奮戈前登，諸軍鼓勇繼之。采石鎮兵驚潰，遂拔之。綠江諸壘望風迎附。上察諸將無進意，復曰：「成大事者不規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將奚為？於是諸將皆聽命。迺令軍中皆食，食已，即率眾自觀渡向太平橋，直趨城下。縱

兵急攻遂拔之。即令李善長為戒軍士榜。比入城。即張之。秋毫無犯。有一卒違令斬之。以徇。上聞太平路總管靳義赴水死。嘆曰。義士也。具棺歛葬之。耆老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上安見。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陶安李習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而已。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矣。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如何。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

皇明大政紀

一卷

四

其言合。上意由是禮遇安甚厚。事多與議焉。改太平路為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以陶安叅幕府事。令諸將分守各門。修城浚濠以固守禦。

甲子。取溧水州。

八月。取溧陽。

俱徐達領兵下之。

丁丑。取蕪湖。

裨將習伯容取之。置永昌翼。以伯容為萬戶。

九月。丁亥。皇長子生。

冬十一月。壬子。釋元萬戶納哈出北歸。

納哈出。木華黎裔孫也。上拔太平獲之。知其為元世

臣待之甚厚。至是召納哈出及降臣張御史謂之曰。為人臣者。各為其主。况爾有父母妻子之念。今遣爾歸。仍從汝主于北。因資而遣之。納哈出等辭謝而去。

丙申

元至正

十六年三月庚寅。克集慶路。改為應天府。

上率諸將進。取集慶。水陸並進。攻陳兆先營。破之。擒兆先。悉降其眾。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其人多疑懼不自安。上覺其意。至暮。令其悉入衛。屏舊人于外。獨留馮國用侍卧榻旁。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感

上以腹心相待。願盡力圖報。迺攻集慶。多先登陷陣。敗敵于蔣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遂破之。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不能支。死于兵。元帥康茂才等

皇明大政紀

一卷

五

皆來降。凡得軍民五萬。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吾率眾至此。為民除亂耳。汝宜各守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均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為汝除之。于是軍民更相慶慰。乃改集慶路為應天府。置上元江寧二縣。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上嘉福壽之忠。命以禮葬之。

丁酉。克鎮江。

上命徐達為大將。取鎮江。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妄殺。今汝等將兵往。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謹受命。

至鎮江守將段武平章定戰死即克其城號令嚴肅城中晏然不知有兵遂分兵下丹陽金壇諸縣改鎮江為江淮府命徐達湯和鎮守

六月乙卯取廣德路

時元帥鄧愈邵成等領兵取之 上命愈鎮守

七月己卯置江南行中書省江南行樞密院

諸將奉 上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 上總省事以李善長等為參議等官以湯和攝樞密院事

置營田使

置提刑按察司

上以王習古王德為僉事

皇明大政紀

一卷

六

九月戊寅朔

上如江淮府即鎮江謁孔子廟

上謁畢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

十一月丁亥 皇第二子生

丁酉元至正十七年二月丙申克長興

上命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張瑄將趙打虎以

兵二千迎戰不克走湖州我軍追至城西門下之獲戰

船三百餘艘 上命炳文等鎮守後五月士誠遣潘元

明入寇炳文擊敗之生擒四百人于是士誠步卒騎不

敢出廣德窺宣歙

三月戊午克常州

自丙申七月張士誠誘我斥堠以舟師攻鎮江元帥徐達敗其軍于龍潭帥師常州進薄其壘 上復遣兵三萬助之達聞張九六即士以數萬眾來援謂眾曰張九

六狡而善鬪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迺去城

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王均用率鐵騎為奇兵達

親督師與九六戰鋒既交均用領鐵騎橫衝其陣陣亂

九六退走遇伏馬蹶為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并擒

其將張湯二士誠始懼十一月挾我長興叛帥鄭僉院

攻徐達湯和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

其壘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生擒其將張士誠復遣將

呂珣馳入常州拒守至是達等攻之益急呂珣宵遁遂

取之 上命湯和張赫鎮守徐達常遇春桑世傑率兵

取馬沱沙克之後戊戌正月士誠遣兵入寇和擊敗其

眾獲卒數百人己亥四月士誠兵又入寇和擊敗之擒

千人獲船四十餘隻馬三千餘匹

四月丁卯克寧國路

先是 上命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長鎗元帥謝國

璽棄城走守臣別不花楊仲英等閉城拒守城小而堅

攻之久不下遇春中矢裹瘡與戰 上親督師登高望

曰如斗之城敢抗吾師乃命造作飛車前編竹為重葛

數道並進攻之仲英等不能支開門請降擒其元帥朱

亮祖得軍士十餘萬馬二千匹于是所屬太平旌德南

陵涇縣相繼皆下。

五月己卯克泰興。

江淮分樞密院副使張鑑等率兵攻泰興張士誠遣兵來救元帥徐斌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

丙申克青陽。

自己卯銅陵尹羅得泰萬程輝降壬午常遇春率王敬祖等以師駐銅陵池州總管陶起祖來降且言城中兵勢寡弱可取之狀常遇春遂遣王敬祖等攻池州之青陽斬州徐壽輝將趙普勝出兵來拒敬祖以數十騎衝其陣陣亂衆兵乘勢疾擊遂破之。

六月己未克江陰。

皇明大政紀

一卷

八

上命趙繼祖郭天祿吳良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引兵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州之西門克其城命良守之後戊戌八月士誠遣兵入寇吳良擊敗其衆己亥二月士誠復遣蘇同僉入寇良又擊敗之擒陶元帥以下二百人于是士誠舟師不得沂大江上金焦。

七月丁丑狗宜興取常熟。

徐達擊敗張士誠兵獲馬五十匹船三艘降其兵甚衆後戊戌六月張士誠兵寇常熟廖未安大破之。

庚辰克徽州路。

元帥胡大海等取績溪進兵徽州元守將八思尔不花

及建德路萬戶吳訥等拒戰大海擊敗之遂拔其城訥

與守臣阿魯灰李克膺等退守遂安縣大海引兵追及

白際嶺復擊敗之訥自殺上命鄧愈守之于是大海

克休寧進兵婺源婺源元帥汪同縣縣尹葉茂祁門元

帥馬國寶皆來降後戊戌四月元左丞楊完者來攻大

海擊敗之擒其將董旺李昇。

九月丙戌下武康。

元帥費子賢率兵至武康三里橋擊敗其萬戶斬首百餘級遂取之。

十月壬申克池州。

常遇春率廖未安吳國寶等由銅陵進攻池州自辰至

皇明大政紀

一卷

九

已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元帥洪某斬之擒別將魏壽徐天齡等敵衆敗走得糧九千餘石薄暮敵衆復以戰船百餘艘來迎戰復大敗之遂克其城。

甲申克揚州路。

青軍元帥張明鑑逐元鎮南王李羅普化據揚州城兇暴益甚日屠城中居民以爲食至是元帥繆大亨攻之

明鑑等不能支迺出降得其衆數萬戰馬二千餘匹。

上命張德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揚州路爲淮海府仍以

耿再成知府事。

戊戌元正年正月乙卯克婺源州。

鄧愈遣部將王弼孫虎及汪同等取婺源州兵至城西



與元守將鐵木兒不花戰。自旦至晷不下。乃分門逼之。孫茂先攻北門。王弼孫虎攻南門。汪同攻東門。三道並進。遂拔其城。斬鐵木兒不花。獲士三千餘人。復遣萬戶朱國寶攻高沙壘。克之後。已亥年四月。士誠將李伯昇入寇。守將孫茂先擊敗之。

二月乙卯。遷元帥康茂才為管田使。

上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管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于農。春作方興。慮旱澇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澇務在畜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

皇明大政紀

一卷

十一

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于民。而反害之。非專任之意。

三月己丑。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

上勅。凡笞罪者。釋之。杖罪減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賊者。免追。有司有所稽遲。重者從輕。典輕者原之。武將征討。有過者皆宥之。左右或言用法太寬。上曰。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於我。正當撫綏之。其間有一時誤犯。寧可盡法乎。

丙申。克建德路。

鄧愈。朱文忠。胡大海。率兵進攻建德。道出遂安。長鎗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愈等擊敗之。追至淳安。有遂安將洪公率兵來援。大海復戰敗之。至軍抵建德城。元帥不

花等不支。棄城遁。父老何良輔等率眾降。上留文忠鎮守。後五月。苗帥楊完者來攻。文忠擊走之。已亥二月。四月。士誠兵兩入寇。文忠皆擊敗之。

四月己巳。徐壽輝。平章陳友諒。遣將趙普勝寇池州。陷之。樞密分院判趙忠被執。

五月癸酉。下浦江縣。

朱文忠既下浦江。聞咸得鄉鄭氏者。宋聚族同居。至元旌為義門。俱避山谷。即訪得之。悉送還家。禁軍士毋侵掠。

九月丁酉。元江浙同僉員成等。以兵三千人來降。

朱文忠遣元帥夏子實。以步騎千人。統其眾于新城。送

皇明大政紀

一卷

十一

員成于建康。

冬十月辛未。克蘭谿縣。

先是。胡大海至婺州之鄉頭。擒萬戶趙伯顏。不花雲完都等。平其五壘。是日進攻蘭谿。敵兵千餘出戰。敗之。克其城。

甲戌。克宜興。

先是。徐達攻宜興。久不下。上遣使謂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出。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乏。城必破矣。達等適分兵斷太湖口。併力急攻城。遂破之。以元帥楊國興等鎮守。後已亥四月。陳保二入寇。國興擒之。

戊子復取建德縣。

時陳友諒將趙普勝既陷池州。又攻建德。陷之。友賢退軍祁門。收集精銳。復出與戰。敗趙普勝于葛公嶺。斬其萬戶汪彥章。復取建德。

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戶。

上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于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緝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閑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令還為民庶。幾寓兵于農之意。

壬子皇第三子生。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十二

甲子上親征婺州。

上以胡大海攻婺州久不下。自將楊璟等師十萬往征之。至徽。有儒士唐仲實姚連者來見。上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飢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矣。又問曰。爾能博通古今。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主公英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措之于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于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未遂生息。上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皆為

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對曰。誠如是。民之休息可待矣。上曰。不盡者。盍盡言之。仲實等皆謝。廼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甲申克婺州。

先是元參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軍克徽州。進攻婺城。與參謀胡深章溢議為守備。造獅子戰車數百。輜以其弟石抹厚孫守婺。繼令深將車為援。自出眾萬。餘出縉雲以應之。深至松溪。聞上至。觀望不敢進。

上謂諸將曰。婺州石抹宜孫故未即下。聞彼以車載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今以精兵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十三

遇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之。翌日。命僉院胡大海養子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擒其前鋒元帥李彌章。并獲其所製驚馬器仗。深等遁去。城中勢益孤。于是同僉寧遠慶等開門納軍。上入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按堵。改婺州為寧越府。以儒士王顯宗為知府。命陳從貴等知東陽永康義烏武義等縣。仍命元帥王玉張彪招徠民之未附者。是月發倉賑寧越貧民。

令禁酒。

辟儒士范祖幹葉儀。

祖幹持大學以進。上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上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為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于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方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可以言治。上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治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為諮議，儀以疾辭。祖幹亦以親老辭。上皆許之。聞祖幹孝行，旌其居曰純孝坊。

建觀星臺于省治之東偏。

召儒士許元、葉瓊、王胡翰、吳沈、汪仲山、李公祥、金信、徐孳、戴良、童冀、吳履、張起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

皇明大政紀

一卷

十四

經史敷陳治道。

己亥元至正十九年正月庚申，克諸暨改為諸全州。

僉院胡大海率兵取諸暨，張士誠守將華元帥戰敗，宵遁。萬戶沈勝以衆降，我師入城，其衆洶洶不定，復作亂。

大海復擊敗之，生擒四十餘人，馬六十四匹，遂改為諸全州。以帳前元帥張彪為統軍元帥，兼本州同知，命院判謝再興、王玉守之。後六月，士誠將呂珍入寇，胡大海擊走之。

命寧越知府王顯宗開郡學。

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沈徐源等為訓導。時喪亂之後，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

欣悅。

召儒士許瓊、王冕訪治道。

瓊等奏對稱：古留置幕府，以冕為諮議參軍。冕紹興人，慷慨有志，通術數之學。著周禮曰：吾未即死，將持此以獻明主，可致太平。及為諮議參軍，自以為得行其志，未幾發病卒。

嵯縣萬戶郝原遣人請降。

三月甲午，宥獄囚。

下令曰：皇天既命，余削平僭亂，敢不順時敷惠。以闡至仁，况春氣發育，草木昆蟲，猶皆得遂其生，而吾民有久繫於獄者，抑鬱悲愁之氣，恐傷天地之和。是用布告所

皇明大政紀

一卷

十五

隸州郡，自三月初二以前，除大逆無道及敵之偵伺拘繫外，其餘罪無大小，咸與原有。敢有不遵，仍前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丁巳，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三郡來附，并次子關為質。

上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質子，衰世之事，豈可蹈之。凡人之誓交質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當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厚賜關而遣之，改關為完明。

四月癸酉，復池州。

初，陳友諒將趙普勝既陷池州，遣別將守之，自據樅陽。

水寨數寇掠境上。元帥徐達患其侵軼。遣院判俞通海等往擊敗之。擒其將趙牛兒等。普勝棄舟陸走。遂復池州。

五月壬辰。賜寧越節婦松氏米五石。

辛酉。召胡大海守寧越。

上將還建康。諭之曰。寧越為浙東重地。必得其人守。吾將歸建康。以爾為才。故特命爾等。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衢。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士。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玘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邇。爾宜與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勛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負外郎侯原善。都事王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十六

愷管勾樂鳳。綜理錢糧軍務。

八月庚午。取無為州。

命元帥朱文忠等帥師攻下之。

九月癸巳。克潛山。

徐達張德勝率兵自無為登陸。夜至浮山寨。擊走趙普勝部將胡總管于青山。追至潛山界。陳友諒參政郭泰引兵渡沙迎戰。德勝復大破之。斬郭泰。獲馬騾牛畜千餘。軍資無算。遂克潛山縣。命詹元帥守之。

丁未。克衢州。

時常遇春圍城兩月餘。攻擊無虛日。元樞密院判張斌度不能守。密遣其下詣遇春約降。是夕引軍士十餘人

出西門迎大軍入城。宋伯顏不花不知其降也。督兵拒戰。俄頃城中舉火。大軍已入城。衆潰。總督馮浩赴水。死。擒宋伯顏不花及院判朵粘等。得糧八千石。改衢州為龍游府。以武義知縣楊苟知府事。

十一月壬寅。克處州。

上既定婺州。即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謀取處州。元處州守將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渡。鎮撫陳仲真照磨陳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久之。將士怠弛。皆無鬪志。至是深叛。宜孫間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聞之。大喜。即出兵抵樊嶺。與再成合攻之。大敗其兵。連拔桃花嶺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十七

葛渡二砦。遂薄城下。石抹宜孫戰敗。棄城與葉琛章溢走建寧。遂克處州。林彬祖走温州。于是處州七邑皆下。改處州為安南府。以義烏知縣王道知府事。以朱文剛李佑之耿再成鎮守。

十一月甲子。敗張士誠入寇之兵于新城三溪。

初。士誠遣兵爭建德。據分水嶺。朱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擊敗之。至是復遣其將陸夏二元帥花將軍據分水之新城三溪結寨。數出寇掠。何世明復擊敗之。斬陸夏二花將軍以下千餘人。焚其營。分水兵潰。自是士誠不敢窺嚴婺。

庚子。元正。正月。己卯。復以寧越府為金華府。

二月庚申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州來歸。

天祿見王師下浙東諸郡知天命有在遂遣古田縣尹

林文廣以書來納款。上厚賞之遣使招諭。

三月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

四人同見。上甚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分爭何時而

定溢起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

之。上善其言甚禮貌之。

四月癸酉皇第四子生。

五月陳友諒兵寇池州我師大敗之。

友諒既殺趙普勝即有窺池州之意。上察知之乃遣

僉院常遇春往池州與徐達共禦之仍使謂達遇春日

皇明大政紀

一卷

十八

友諒兵且暮且至爾當以五千人守城遣萬人伏九華

山下候彼兵臨城城上揚旗鳴鼓發伏兵往絕其後破

之必矣至是友諒兵果至其來甚銳直造城下城上揚

旗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

出兵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餘人。

閏五月丙辰陳友諒陷太平院判花雲王鼎知府許瓊死

之。

友諒攻城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

尾攀堞而登城遂縋雲被執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

吾主必滅爾斯為膾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

守者刀連斫五六人賊怒縛雲于舟檣叢射之雲至死

罵不屈皆死之後追封雲東郡侯瓊高陽郡侯鼎大原

侯立祠祭享。

庚申偽漢陳友諒犯龍灣我師大破之。

上聞友諒約張士誠侵建康召康茂才謂曰陳友諒欲

來為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且佯欲為

叛遣人致書約其來當為內應彼必從茂才曰諾吾家

有老閩者嘗事友諒頗信之且忠謹不泄具書令賫以

往則必信來無疑將行以所謀問李善長善長曰方以

寇來為憂何為更誘致之也。上曰使二虜相合吾何

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遂遣閩者持書乘小舸徑

皇明大政紀

一卷

十九

至友諒軍友諒觀書畢甚喜問閩者曰康公今何在曰

見守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

選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為號閩者諾歸

具以告。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李善長撤江東橋

易以鐵石通宵治之及旦而成適有富民自友諒軍逸

歸言友諒開新河口道路又令于新河口跨水築虎口

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千人

伏于石灰山側徐達軍于南門外楊璟駐兵大勝港張

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兩外。上總大兵于盧龍山

令持幟者偃黃幟于山之左偃赤幟于山之右戒曰寇

至舉赤幟則拔柵迎敵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

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環整兵禦之。友諒以路口狹隘。舟不得並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見橋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開者之謬。已即率舟千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銳甚。時暑熱。衆欲戰。上曰。天將雨。諸軍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上令拔柵。諸軍競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令伐鼓。鼓震。黃幟舉。馮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披靡不能支。遂大敗。潰兵走趨舟。值湖退。舟膠淺。卒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雄等皆降。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二十

辛酉復太平。

上命徐達馮國勝張德勝等乘龍灣之捷。將兵追友諒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德勝戰歿。國勝以五翼軍蹴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遂收餘兵棄太平遁去。達追至池州而還。壬戌取安慶路。

降將張志雄怨友諒殺趙普勝。故龍灣之戰無鬪志。及降言于上曰。友諒東下。盡併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上命元帥余某將兵取安慶守之。

丁卯置儒學提舉司。

上以宋濂為提舉。遣世子受經學。

戊寅克信州路。

友諒之寇龍灣也。上命僉院胡大海出兵擣廣信以牽制之。大海納都事王愷言。親率兵攻信州。至靈溪。城中步騎數千出迎。大海擊敗之。督令攻城。遂克之。改信州為廣信府。以段伯文為知府。守之後辛丑六月。友諒將李明道入寇。胡大海與守將胡德濟夾擊。敗之。擒明道。送朱文忠。文忠令明道為書招王溥。復送之建康。上命仍舊職。用為嚮道。

辛巳更築太平城。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二十一

初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為友諒舟所破。及是友諒敗走。常遇春復其城。乃命移築城西南隅。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堞。守禦遂固。

九月戊寅。故徐壽輝袁國公袁州歐普祥及叅政劉敬遣人來降。

友諒聞普祥降于我。遣弟友仁往攻之。為普祥部將劉仁所執。乃與普祥和約。各守其境。普祥釋友仁歸。

辛丑。元至正二年正月辛酉。下東流。

元帥朱文輝及饒州降將余春等兵次池之建德。令元帥羅友賢攻東流賊壘。擒其將李茂仲。文輝又追襲其守將趙同僉走之。

甲申始議立鹽法。

置局設官以掌之。令商人販鬻。每二十分而取其一。以資軍餉。

丁亥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

先是中書省議以國家新立錢法未定以來。參與錢相。買每米一石。官值錢千。而民間私易。加至三千。然錢貨低昂。豈能久而不變。今請置寶源局于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使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為一貫。四文為一錢。其物貨價值從民便。設官以主其事。上從之。是歲鑄錢凡四百三十一萬。

甲申議立茶法。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二十三

中書省議權茶之法。官給引。令商人赴產茶郡縣。具數赴官。納錢請引。方許出境貿易。每引茶百斤。輸錢二百。郡縣籍記姓名。以憑勾稽。不及引者。謂之畸零。別置由帖。付之茶無由引者。聽人告捕。令府州縣委官一負掌其事。

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

泗州守將薛顯以城降。

戊寅方國珍遣使以金王飾馬鞍來獻。却之。

上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六月辛丑以胡大海為江南行省參政。鎮守婺州。以王愷

為左司郎中。分治省事。

丙午克鄱陽利陽鎮。

元帥王思義擒賊首王文友及其部屬戮之。

七月丁巳。皇第五子生。

壬申。偽漢知院張定邊陷安慶。

守將余元帥等戰敗。奔還建康。

甲申。賞參軍宋思顏直言。

上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以衣進。皆經澣濯者。參軍宋思顏曰。臣見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無以加矣。真可以示法于子孫也。臣恐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二十三

上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于目前。而不能及于久遠。或能及于已然。而不能及于未然。今思顏見我能行于前。而慮我不能行于後。信能盡忠于我也。

乃賜之幣。以彰其直。思顏又曰。近句容有虎為害。主公既遣人捕獲之。豢養民間。飼之以犬。無益也。上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二熊。皆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八月甲寅克浮梁樂平。

鄧愈取浮梁不下。上命谷繼先劉旺率兵助之。友諒守將侯邦佐等棄城走。院判余光復擊敗樂平。總管蕭明擒萬戶彭壽等六十餘人。遂克之。

庚寅。上帥師伐偽漢陳友諒。復安慶。克江州。

先是朱文忠送李明道至建康。上問陳氏如何。明道具言友諒自弒。徐壽輝等士皆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足用也。安慶之陷。上遂決意伐之。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賊殺徐壽輝。僭稱天號。天理人情所不容。乃不度德量力。肆騁兇暴。侵我太平。犯我建康。既自取敗。不知悔悟。乃今以兵陷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亦言于上曰。昨觀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勝師之兆。願主公順天應人。早行弔伐。上曰。吾亦夜觀天象。正如爾言。至是遂率達常遇春等各將舟師發龍灣。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三十四

上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前。署曰。弔民伐罪。納順招降。諸軍乘風遡流而上。鳥數萬夾上艦而飛。又有蛇自西北浮江趨幡于舵。視其狀甚異。明日至采石。泊牛渚磯。復有龜蛇于急流中旋舵。後竟日。衆喜以爲有神物之相。時友諒江中斥候望風奔遁。戊戌至安慶。敵固守不戰。上以陸兵疑之。敵兵動。乃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三十餘艘。戰船二十有七。遂克之。長驅至小孤。友諒守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次湖口。遇友諒舟出江偵邏。上命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親率兵督戰。上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友諒。又大破之。獲舟二百餘艘。友諒窮蹙。

半夜挈妻子棄城走武昌。癸卯。師入江州。獲馬二千餘匹。糧數十萬。上復遣徐達進兵追之。

甲辰。下南康。

以星子縣尹陳子亨守之。

乙巳。池州東流縣鄉兵頭目許山來降。

丙午。蕪黃濟來降。

戊申。僞漢平章吳宏以饒州降。

上命仍舊官守之。

九月。辛亥。僞漢平章王溥以建昌降。

上命溥與同知郭敬總管孟興元帥孫德壽各復其官。

仍守建昌。溥以南豐州及臨川金谿八縣來獻。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三十五

甲寅。取德興。

判官俞茂攻下之。

十一月。戊午。命叅政常遇春率兵救長興。擊張士誠司徒李伯昇。敗之。

先是士誠遣司徒李伯昇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

直薄城下。城中兵僅七千。耿炳文嬰城拒守。元帥劉成

戰。死勢甚急。及遇春兵至。伯昇棄營遁。遇春追擊之。俘

斬五千餘人。

十一月。己未。下撫州。

時友諒右丞鄧克明因平章吳宏兵至。遣人招之。欲緩

師以疑我。聞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唐。遣人詣愈請降。愈

爲兩翼夾擊友諒。又大破之。獲舟二百餘艘。友諒窮蹙。



知其詐。間道夜襲之。黎明至城下。由西東北三門入。遂下之。

壬寅。元正。正月。偽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遣同僉康泰來降。

勅廷瑞令宣使鄭仁傑詣九江納款。得上所與書。即決意歸附。

壬戌。上如隆興。謁孔子廟。

上因廷瑞來降。發九江。次樵舍。胡廷瑞等遣人以陳氏所授各官勅印及糧數來獻。上至隆興。慰勞之。俾仍舊官。比入城。軍令肅然。先謁孔子廟。明日命存恤孤寡。

鰥獨。放陳氏所畜鹿于西山。復召父老諭之曰。陳氏據

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為。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良善。各保父母妻子。為吾良民。於是士民皆感悅。

改隆興路為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

命歐普祥以本部守袁州。

普祥遣子廣來見。上厚賜遣之。

辛未。寧州土豪陳龍以眾降。

初壬辰。春三月。徐壽輝兵破寧州。龍集眾結堡于州之泰縣鄉。號人和寨。旬日間。州境響應。眾至萬餘。至是聞

上至隆興。遣其弟良平率分寧。奉新。通州。城靖。安。德。安。

武寧六縣民兵二萬來降。

癸酉。守吉安土軍元帥孫本立。曾萬中。粹中來降。

本立起兵廬陵。萬中兄弟聚兵吉水。從元守臣納速兒丁守吉安。為友諒將熊天瑞所併。心常不悅。聞上至隆興。遂納款。上以本立為行省叅政。萬中為都元帥。粹中為行軍指揮。仍守吉安。

乙亥。偽漢平章彭時中以龍泉降。

上命復其職。以行省印授之。

二月。丁丑朔。改建德府為嚴州府。

癸未。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李福。叛。殺守臣胡大海。鄭中。王愷。總管高子王。

初。大海下嚴州。震等從員成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之麾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書通衢處苗帥李佑之等。約二月七日同舉兵。遂殺大海等。典史李斌懷省印。緹

城。走嚴州。告變。朱文忠遣何世明率兵討之。英等大掠城中。西走降張士誠。文忠率兵至金華。鎮撫其民。父老

遮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無患矣。文忠慰勉之。分遣左右。徧行

鄉邑。輯撫人民。民乃安。事聞。上追封大海。越國公。

丁亥。處州苗軍元帥李佑之。賀仁德。作亂。殺院判耿再成。

都事孫炎。知府王道同。及朱文剛。據其城。

佑之。仁德等聞蔣英已殺胡大海。亦作亂。殺再成等。據

其城文忠聞亂遣元佑等率兵屯縉雲以圖之事聞  
上贈再成高陽郡公炎丹陽縣男道同太原郡侯立廟  
以祀。

辛卯改拓洪都城以鄧愈為江西行中書省叅政鎮守

上以舊城西面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  
曠復展二里計既定駕還建康。

丙申改中書分省為浙東行中書省陞同僉朱文忠為左  
丞。

開省于金華總制衢嚴處廣信諸全軍馬。

二月丁未命平章邵榮率兵討處州叛軍。

癸丑張士誠遣弟士信率兵寇諸全我師敗之。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二十九

士誠乘蔣英之亂遣士信率兵萬餘圍諸全守將謝再  
興慶戰二十九日未決尋設伏大敗之擒其將士千餘  
人獲馬四千匹船四十艘士信益兵攻城再興告急朱  
文忠遣同僉胡德濟援之再興以兵少請益是時金華  
叛寇初定而嚴州逼近敵境處州又為叛苗所據文忠  
自度兵少不能應援聞平章邵榮率兵討處州將至乃  
與都事史炳謀曰兵法先聲而後實今諸全被圍日久  
寇勢益熾而我軍少非謀不足以制之今邵平章來取  
處州宜借以張聲勢亦制寇一奇也炳曰善乃揚言右  
丞徐達平章邵榮領大軍至嚴州克日進擊使謀者揭  
榜于義烏之古朴嶺士信聞之果驚謀夜遁德濟規

知之密與再興謀發壯士夜半開門出擊鼓譟從之寇  
兵亂走自相蹂踐溺死者甚衆。

癸亥平章祝宗同僉康泰叛陷洪都府。

初洪都之降非二人本意及上還建康廷瑞恐二人  
為變微言于上上令二人將兵從徐達征湖廣二人

遂反兵劫洪都于是都事萬思誠知府葉琛皆死于難  
鄧愈出走建康後琛贈南陽郡侯同思誠配享洪都功

臣廟。

癸酉復處州。

平章邵榮及元帥王佑胡深等兵攻處州燒其東北門  
軍士登城以入李佑之自殺賀仁德走縉雲耕者縛檻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二十九

送建康被誅以王祐守之。

甲戌復洪都府。

上命徐達率師抵城下祝宗康泰分兵拒守達攻破之  
祝宗走新淦為鄧志明所殺康泰走廣信為追兵所獲

送建康。

五月丙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同叅政鄧愈  
鎮洪都程國儒知洪都府事。

七月丙辰平章邵榮叅政趙繼祖謀反伏誅。

八月癸巳偽漢將熊天瑞陷吉安。

守將孫本立走永新天瑞攻破永新執本立殺之。

十月戊子池州元帥羅友賢據州之神山寨作亂命常

遇春率兵討平之。

辛卯設關市批驗所官。

鹽貨以十分稅其一。物貨以五稅其一。

十二月丁亥大都督朱文正遣裨將率兵復吉安以叅政

劉濟陳海同李明道曾萬中共守之。

癸卯元至正二年二月壬申申將士屯田之令。

時康茂才屯積充伾他將皆不及故令諸將宜督軍士

及時開墾。

戊寅命移置浙江行省於嚴州。

時張士誠屢寇嚴州諸全行省在金華應援不便於是

徙省治于嚴分金華軍戍之仍留徐司馬守金華。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十一

三十一

丁酉都昌盜江爵等陷饒州

時守將于光與吳毅不協爵乘隙誘偽漢將張定遙入

寇光倉卒無備皆出走理問穆燮歿于難。

三月辛丑張士誠將呂珍陷安豐上率右丞徐達叅政

常遇春等擊敗之。

先是劉福通等兵勢日蹙以安豐來附珍陷其城殺之

上率諸將三戰三勝珍兵大敗及廬州左君弼助珍遇

春又擊敗之上乃還命達等移師廬州于是元將竹

昌折都乘間入安豐。

四月偽漢陳友諒復大舉兵寇洪都都督朱文正與鄒愈

趙德勝薛顯牛龍等分城拒守。

乙丑諸全守將謝再興叛。

初再興用部將左總管糜萬戶為腹心二人常使人販

鸞于杭州上知其陰泄機務擒二人誅之召再興赴

建康而以叅軍李夢庚總制諸全軍馬上以再興長

女妻兄子文正幼女適徐達子恩義甚厚因命守諸全

再興以庚處已上忿忿不樂由是遂叛殺知州樂鳳及

鳳妻王氏執叅政李夢庚等奔紹興降于張士誠朱文

忠聞亂遣同僉胡德濟屯兵五指山下以備之。

五月己巳偽漢知院蔣必勝饒陽臣復陷吉安攻破臨江

時李明道與曾萬中兄弟不協潛通必勝等來寇舉火

為應開西門納之萬中兄弟皆被殺又攻破臨江執叅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十一

三十一

政劉濟知府朱叔華同知趙天麟送友諒所友諒以三

人徇洪都城下仍以明道鼎臣守吉安。

癸酉置禮賢館。

上聘諸名儒集建康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寵

至是復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陶安夏煜

劉基章濂宋濂蘇伯衡等皆在館中時朱文忠守金華

復薦諸儒之有聲望者王禕許元王天錫至上皆收

用之。

六月壬戌千戶張子明以忠節歿。

洪都被圍音問不通文正乃遣張子明告急于建康子

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

至是凡半月始得達見上具言其故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上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僞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宜固守以待友諒怒遂殺之後特封子明爲忠節侯配享洪都功臣廟

七月癸酉上率諸軍與僞漢陳友諒大戰于鄱陽湖康郎山友諒敗歿

上率徐達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軍二十萬救洪都

至丙戌友諒攻圍凡八十有五日聞上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上諭諸將曰兩軍相鬪勇者勝諸公當盡力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皆自奮丁亥遇于康郎山友諒列巨舟當我師上諭諸將曰彼舟首尾相連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爲十一隊戊子徐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砲焚寇舟二十餘艘殺溺彼軍甚衆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上舟舟適膠淺遇春從旁射中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驟進水湧上舟遂脫永忠遂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既而遇春舟亦膠淺上麾兵救之俄有

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亦脫會日暮始退己丑旦

上命鳴角舟師畢集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不能當殺溺死無算敵舟相連至曉東北風起上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令敢死士操之束草爲人飾以甲冑備走舸于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湏臾抵敵舟其水寨舟數百艘悉被燔焰烟張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歿我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上所乘舟檣白友諒覺併力來攻上知之令諸船盡白其檣至明旦莫能辨敵益驚駭辛卯復聯舟大戰敵兵巨艦艱于運轉我舟環攻殺其卒殆盡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

深入搏擊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之合戰益力自辰至午敵兵大敗遂奪氣張定邊欲挾友諒退守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歛兵自守不敢更戰上乃移舟出泊左蠡友諒遂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兵益弱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統舟師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上遣裨將率兵攻蘄州及興國克之八月壬戌友諒窮蹙欲奔武昌率樓船百餘艘欲突湖口上麾諸將邀擊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顯而然諸軍聞之大呼喜躍殺敵益奮敵衆大潰于是

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章等降士卒五萬餘人定邊  
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子理徑走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  
德壽

復改洪都為南昌府

九月壬午敗諸全叛將謝再興于義烏

朱文忠率部將夏子實郎中胡深引兵為先鋒遇其兵  
于義烏前後夾擊敗之深因建議于五指山築城分兵  
戍守上嘉其功以名馬賜之

上率常遇春康茂才廖永忠胡廷瑞等親征陳理于武昌  
上至武昌命諸將于四門圍之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

于是湖北諸郡來降上還建康命遇春總督諸將管

皇朝大政紀

卷一

三十四

柵

甲辰元至正二年十四年正月李善長徐達等奉 上為吳王建國

號曰吳

以李善長為右丞相徐達為左丞相常遇春俞通海為  
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昺為左司郎中

丁卯命收官店錢

二月辛亥上視師武昌陳理降

上遣友諒舊臣羅復仁諭陳理及張定邊等曰理若來  
降當不失富貴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召之入復仁諭  
以 上意詞旨懇切陳理啣壁肉袒率大尉張定邊等  
出降上見理幼弱起摯其手曰吾不爾罪勿自懼也

命宦者入其宮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自取之  
士卒無敢入城市者晏然城中民飢上命給米賑之  
召父老慰諭待友諒父母以禮民大悅于是漢沔荆岳  
郡縣聞風相繼降

故偽漢左丞王忠信同陳友才以潭州降

上授忠信參政仍守潭州

叛將李明道伏誅

明道叛附友諒及友諒滅剪髭逃匿武寧山中有茶客  
識之縛送武昌遂戮于鮎魚口

三月丙寅封陳理為歸德侯

皇朝大政紀

卷一

三十五

丁酉命金大旺守撫州

置起居注給事中

皇第六子生

庚午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鷹揚英武驍  
騎神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雄武羽林十七衛親軍指揮  
使司

先是所得江左州郡置各翼統軍元帥府至是悉罷諸  
翼而設衛馬

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却之

上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  
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燬之

乙未。置醫學提舉司。

中書省臣進宗廟祀及月朔薦新禮儀。上覽畢。忽悲愴流涕。因命併錄以為常。

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湖之康郎山。

中書省臣以鄱湖外事之臣。樞密院同知丁普郎。樞密院判張志雄。左副指揮使韓成。統軍元帥朱貴。陳兆先。

右副元帥余旭。昌文。貴右副元帥王勝。李信。陳弼。劉義。

徐公輔。同知元帥李志高。元帥副使王咬佳。千戶姜潤。

石明。王德。朱鼎。王清。常德。勝。王鳳。顯。丁字。王仁。汪。澤。王。

理。陳。冲。裴。幹。王。喜。仙。袁。華。史。德。勝。鎮。撫。常。推。德。曹。信。遠。

德。山。都。尉。鄭。興。羅。世。榮。等。三。十。五。人。列。序。封。贈。勳。爵。有。

皇朝本政紀 卷一

三十六

差。令。有。司。歲。時。祭。之。

甲辰。改各衙門總管府為千戶所。設正副千戶各一員。

乙巳。建忠臣祠于江西南昌府。

以平章趙德勝。樞密院判官李繼先。右副指揮使劉齊。

統軍元帥許圭。右副元帥朱潛。元帥副使牛海龍。千戶。

張子明。張德山。百戶徐明。總管夏茂成。江西省都事葉。

思誠。洪都知府葉琛。臨江同知趙天麟。等凡十四人。設。

像以祭之。

丙午。命湖廣行省所屬州縣置鐵冶募工煉鐵。

壬戌。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頒大中通寶大小五等錢式使鑄之。

七月丁丑。克廬州路。改為廬州府。

徐達常遇春克廬州。時廬被圍久。衆皆飢困。不能戰。張。

煥與賈丑潛通款于達。請攻東門。已為內應。于是我師。

急攻。城中諸軍悉救東門。張煥乃斷釣橋。開西門出降。

達兵入城。執其部將吳副使并左君弼母妻及子。送建。

康。以指揮戴德守之。改廬州路為府。令平章俞通海鎮。

守。已卯。左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降。命榮還守之。

八月壬辰。遣平章常遇春等率兵平新淦。沙坑。麻。嶺。牛。陂。

諸寨。偽知州鄧志明與兄克明伏誅。

常遇春既平諸寨。次吉安。守臣饒鼎臣棄城走。遂復其。

皇朝本政紀 卷一

三十七

城。引兵趨贛州。

九月辛巳。命中書省繪功臣像于卞壺及蔣子文廟。以時。

遣官致祭。

甲辰。故偽漢平章姜瑛以江陵降。改江陵為荊州府。

先是瑛聞友諒敗。遣人入朝。得上書諭不決。及徐達。

楊璟師次沙市。遂以城降。達安集居民。禁兵侵掠。列郡。

聞之。望風歸附。尋改江陵為荊州府。而夷陵守將楊以。

德亦赴裨將傅友德來降。

乙酉。方明善攻平陽。參軍胡瑛擊敗之。遂下瑞安。

先是温州土豪周宗道以平陽歸附于我。明善率兵攻。

之。宗道求援于深。深擊敗之。遂下瑞安。進兵温州。明善。

懼與國珍謀歲貢銀二萬兩充軍費。上許之。命深班師。

潭州湘鄉土酋易華來降。

故偽漢歸州守將楊興以城降。以興為千戶守之。

十一月辛酉置湖廣按察司。以章溢為僉事。

壬申故鄧克明部卒羅五叛。寇撫州。守將金大旺斬之。

戊子。皇第七子生。

張士誠丞相張士信寇長興。平章湯和帥師來援。敗之。

和自巳至申。與耿炳文內外夾擊。破之。獲士八千餘人。

馬五百匹。

十二月庚寅克辰州。

皇明大政紀 一卷 三十八

辰州先為偽漢左丞相周文貴所據。徐達遣指揮張彬

擊敗之。文貴走湖南。

克衡州。

衡州為元左丞鄧祖勝所守。徐達遣指揮傅友德討之。

祖勝棄城退保永州。

乙卯。新淦鄧仲謙作亂。大都督朱文正遣叅政何文燁討

斬之。

仲謙志明子也。襲父惡作亂。殺知州五員。

乙巳。元至正二十二年正月。巳巳克贛州。

常遇春鄧愈圍贛州既久。以上命勿殺。欲困服之。至

是熊天瑞出降。送之建康。上命章天瑞橫斂之弊。并

免甲辰秋糧之未輸者。

克寶慶路。

徐達遣千戶胡海洋攻城。元守將唐隆道遁去。於是靖

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皆來降。達皆賞賚之。

甲戌韶州守將同僉張秉彝等南雄守將孫榮祖各籍其

兵糧來降。

常遇春師次南安。遣危止招諭。皆附。令指揮王璵守南

雄。秉彝仍守韶州。

甲申。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安置桐城縣。

上以兄子愛逾巳子。因其驕淫暴橫。奪民婦女。被譴責。

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司李飲冰奏之。上不得已

皇明大政紀 一卷 三十九

割恩示法。後封其子鐵柱為靖江王。改名守謙。

二月巳丑下浦城。

元福建行省平章陳友定侵我處州。叅軍胡深往援。追

至浦城。其守將岳元帥率眾拒戰。擊敗其眾。下之。

丙午。張士誠遣將李伯昇挾我叛將謝再興。大舉兵寇諸

全。新城行省右丞朱文忠率師來援。敗之。

士誠憤諸全之敗。集兵二十萬。遣將李伯昇入據城北

十里。以遏援兵。守將胡德濟告急嚴州。朱文忠統指揮

朱亮祖以下悉行。且檄處州守將以兵來會。文忠戒諸

將曰。敵甚眾。今當盡力擊之。不如令者斬。及敵至。文忠

分左右翼以待之。又值龍游總制夏仲及胡深遣耿天

壁來援。於是我軍奮前擊之。文忠躍馬衝其中。堅壁者迎稍而斃。敵潰。自相蹂躪。我軍躡而殲之。逐北十餘里。溪水皆赤。死者以萬數。士誠第五子及伯昇以數騎遁去。文忠遣朱亮祖追餘寇。燔其營落。擒同僉韓謙等六百餘人。軍士三千馬八百。輜重鎧無算。

三月癸未。起居注宋濂乞歸省。上賜金帛遣之。濂還金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修。上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爾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于進修。是自棄也。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濂。賜以綺帛。仍命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歎。上待士之盛。

皇明大政紀

卷一

甲十

四月乙丑。克松溪。

叅軍胡深攻下之。獲友定守將張子玉而還。留元帥李彥文安輯其衆。

五月乙未。克安陸。

常遇春奉 上諭。安陸為英雄必爭之地。遂攻安陸。擊敗其守將僉院任亮。執之。以沔陽衛指揮吳復戍守。已卯。下襄陽。

守將見遇春兵至。襄陽棄城遁。遇春追擊之。俘其衆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疋。糧八百餘石。元僉院張德山以穀城降。仍命招徠未附寨。以鄧愈鎮守。

六月己丑。思南宣慰使田仁厚遣其都事楊深來歸款。并

納元所授宣慰使告身。

上嘉其識天命。賜仍為宣慰使。以三品銀印授之。

丁酉。克安福州。

先是饒州臣父子走安福。與其黨劉顯等仍肆剽掠。

上命元帥王國寶會叅政何文輝共討之。弼臣棄城走

茶陵。

壬子。克樂清。

叅軍胡海率兵攻下之。擒方國珍。鎮撫周清等送建康。

克崇安。

朱亮祖率兵下之。遂遣叅將胡深攻建寧。深被執遇害。

乙卯。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為起居注。

皇明大政紀

卷一

甲十一

上命毅訓文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始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集進。曰。往古人君所為善惡可為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正欲其知喪亂之由。以為之戒耳。

七月丁巳。平章湯和擊敗未新叛臣周安。克十七寨。

安聞陳友諒亡。來附。仍守未新。及兵入安福。討饒州臣。安疑而復叛。與諸山寨相結抗命。和擊敗之。擒偽官五十餘人。

癸酉。沅陵民向珍入作亂。叅軍詹允亨遣千戶何德出討。

拔其寨。斬之。

壬午。設太史監。以劉基為太史令。

壬辰。故偽漢將周文貴寇辰州。千戶何德擊敗之。



初文貴走湖南其黨欲復辰州率眾寇沅溪叅軍詹允亨擊走之至是文貴復寇辰州何德攻破之獲其張千戶斬百餘人文貴遁去

辛亥麻城里長袁寶捕羅田妖盜藍丑兒以獻上賜綺帛旌賞之

元平章余思志以竹山降

九月丙申置國子學以許存仁為博士以故集慶路學為之

偽夏主明玉珍遣叅政江儼來通好遣都事孫養浩報之

十月己酉信州盜蕭明率兵寇饒州千戶陳明擊敗之

皇明大政紀 一卷

四十二

戊辰平章湯和克永新執周安等送建康伏誅

甲戌取餘干州

指揮副使王漢實擊敗賊將雷元帥劉朝瑞等取其州以鎮撫李旭守之

庚辰克泰州

徐達常遇春圍泰州擒士誠將嚴再興夏思誠等九十四人卒五千馬一百六十餘匹船四十餘艘于是海安通州俱下

十一月甲申信州盜蕭明寇婺源州知州白謙歿之

甲午元帥王國寶擊遺賊饒鼎臣等殲之

乙未張士誠兵寇宜興左相國徐達擊敗之

擒三千餘人

十二月甲寅張士誠兵寇安吉州守將費子賢擊却之

子賢所部兵僅三千拒張左丞兵八萬殺其驍將二人敵驚潰遁去

丙午元正二 正月改寧城府為宣州府淮揚府為揚州府

二月癸丑處州青田盜夏四等寇慶元僉事章溢令元帥祁興等擊敗之

乙巳置兩淮都轉運鹽使司

癸酉潭州衛指揮同知嚴廣率兵討故偽漢萬戶何壽寨平之

皇明大政紀 一卷

四十三

時雅渚等寨皆平梟寨首許吳二萬戶首于茶陵江口

二月丙午克高郵

先是徐達援宜興令馮國勝圍高郵張士誠將余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為應國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千餘人輸城而入皆為所殺上聞之怒責國勝既而達自宜興還益兵攻之遂拔其城戮余同僉等俘其官將一千三十七人士卒一千一百七十五人馬三百七十三匹民一千三百九十七戶糧八千石

四月乙卯命祀天止用木輅

上曰以玉飾車考之古禮亦惟祀天用之若常乘之車只宜用孔子所謂殷輅然祀天之際玉輅或未備木輅

亦未為不可。叅政張杲對曰。木輅戎輅也。不可以死天。上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斟酌四代禮樂。實為萬世之法。乘木輅。何損于祭祀。况祀事在誠敬。不在儀文也。杲頓首謝。

克淮安。

徐達兵至淮安。聞張士誠將徐義軍在馬驛港。夜率兵往襲之。破其水寨。義泛海遁去。獲船百艘。俘其院判錢福等及兵三千餘人。舟師進薄城下。其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蕭成籍馬軍府庫出降。得糧四萬石。兵萬人。馬千五百匹。民四千餘戶。官五百餘人。達宿兵城上。民皆安堵。以指揮蔡仙華雲龍守其城。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四十四

戊午。取興化。

先是。上命徐達圖淮揚地形。見瓠子角為興化要地。令達以兵扼其隘。達如旨。遂取之。淮地悉平。

庚申。濠州李濟以城降。

先是韓政兵至濠。攻其水簾洞月城。又攻其西門。殺傷相當。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顧時等以雲梯砲石四面并攻。時孫德崖久已死。城中度其不能支。濟及知州馬麟出降。得官七百一十三人。軍一千四百九十。民九百二十戶。馬一百五十五匹。戰船三十艘。

壬戌。元守將樞密院同知陸聚。以徐宿二州降。

聚聞徐達已克淮安。詣達軍納款。事聞。上以聚為江

淮行省叅政。仍守徐州。仍諭軍民各安生業。毋或驚疑。甲子。上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

上欲改葬。恐洩山川靈氣。但增土培之。

丁卯。取邳州。并蕭宿遷睢寧諸縣。

陸聚率兵攻之。敗其守將張侍郎。

戊辰。上宴濠州父老經濟等。

上謂濟曰。吾與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父老鄉人。遭罹兵難。未遂生息。吾甚憫焉。濟等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主上憂心。上

曰。濠吾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上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四十五

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子孫為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人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謝。上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為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濟等皆懽醉而歸。辛未。克安豐。

初徐達師至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于城東龍尾埧潛穿城二十餘丈。城壞。遂破之。忻都竹昌左君弼皆走。我師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并左君弼裨將賁元帥而還。竹昌君弼皆走。汴梁。至日晡時。元平章竹貞引兵來援。政等復大敗之。竹貞遁去。得軍四千。馬四百匹。糧九百餘石。留指揮唐勝宗守

之。

五月庚寅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

上謂侍臣詹同日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少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于是唐虞三代之制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于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大有功于後世吾每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六月壬子改醫提舉司為太醫監。

八月庚申拓建康城。

初建康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既濶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為宮稍隘上乃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週圍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

皇明林政紀

卷一

四十七

存仁講書洪範篇至休咎徵之應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青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為人君者之戒儆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

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

癸丑張士誠親率兵援湖州大將軍徐達等與戰于皂林之野敗之。

達等攻湖州既擒其將尹義陳旺于湖州港口又擒其將汪海于昆山又擒其將黃寶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于三里遂四面圍城李伯昇張天麒閉門拒守士誠知事急親率兵來援又敗之擒戴元帥及軍士三千餘人九月己亥取德清。

左丞廖永忠叅政薛顯將龍游軍下之擒其院判鍾鎮以及叛將晉德茂。

指揮副使張勝宗討湘鄉易華斬之。

皇明林政紀

卷一

四十七

易華既降復叛據黃九峰益肆剽掠叅政楊璟令勝宗討平之。

十月甲子取桐廬。

朱文忠率朱亮祖耿天璧攻降其將戴元帥復遣田洪孫虎略富陽擒同僉李天祿遂合圍餘杭。

十一月甲申克湖州。

常遇春擊張士誠將徐義潘元韶等于烏鎮平章王晟同僉戴茂俱乞降徐達薛顯擊敗昇山水寨燒盡船五太子朱暹呂珍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士誠為之奪氣至是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王晟徇湖州城下于是伯昇同左丞張天麒總管陳昧等以城降。

參政胡德濟討諸暨斗巖山寨平之。

辛卯。張士誠參軍李福知州楊彝以吳江州降。

下餘杭。

朱文忠諭謝五出降。

杭州平章潘元明向僉李勝以張士誠所授印并執蔣英劉震出降。

元明聞李文忠兵至難敵。先遣員外郎方彝納款。至是將杭州士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文忠入城。禁士卒侵掠。城中晏然。凡得兵二萬糧二十一萬馬六百匹。執蔣英劉震送建康伏誅。授元明舊官仍守杭州。聽文忠節制。

皇明大政紀

一卷

四十八

壬子。修公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成。

先是徵儒士熊鼎朱夢炎王建康謂之曰。公卿貴人子弟雖讀書多不能通曉與義。今集古之忠良奸惡事實以恒詞直解之使觀者易曉。他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今行事可以觀戒。民間商賈子弟亦不讀書宜以所當務者直辭解說作務農技藝商賈書使之通知大義可以化民成俗。是書成命頒行之。賜鼎等白金各五十兩及衣帽靴襪等物。

庚子。張士誠同僉李思忠以紹興路降。

上命駙馬都尉王恭千戶陳清李遇守之。

右丞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張士誠守將宋興以城降。

壬寅海寧州降。

十一月戊申。未寧鄞縣賊饒一等作亂指揮副使畢榮討平之。

改浙東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丞朱文忠為平章事。

改紹興路為府。諸全州為諸暨縣。

十二月己未。詔以明年為吳元年。

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

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上見其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至為雕琢。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斷。可謂極陋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

皇明大政紀

一卷

四十九

輿馬珎王之玩。欲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珎王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構一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乙巳。湖廣參政戴德率兵攻沅州。守將李興以城降。

上諭省臣進箋文勿以虛辭為美。

丁未。吳元年。二月丁未。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左丞李二侵徐州。參政陸聚令指揮傅友德擊敗之。

擒李二及將士三百七十餘人。獲馬百匹。

三月丁酉。參政楊璟進兵取澧州石門縣。故偽漢守將鄧義亨帥眾降。

下令設文武科取士。

令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及時勉學俟開科舉之

壬子 上諭起居注詹同等國史直書善惡

上曰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皆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五月己亥初置翰林院以知饒州府陶安為學士朱升為侍講學士

詔免徐濠泗壽祁東海安東襄陽安陸郡稅糧三年

六月己酉平章常遇春進軍蘇州虎丘擊敗張士誠兵于沙盆潭壬子又大敗士誠兵于胥門

皇明大政紀 一卷

五十一

癸酉參知政事張杲以謀叛誅

杲北平宛平人欲歸元乘間使人上書頌功德勸以及時娛樂 上以語太史令劉基曰是欲為趙高也基曰

誠如聖見必有使之者 上不欲窮治但斥之焚其書

後復勸 上重刑法破兼併之家多陳厲民之術欲

上失人心陰為元計 上皆不聽杲懼不自安時元主

謂杲已死贈杲官謚擢用其子會 上遣元平章長壽

丑的歸元杲乃陰托奉表于元時憲候杲病得書稿遂

奏之 上令大都督府按問得實遂伏誅

七月己丑雷震宮門鴟吻赦中外獄囚

九月甲戌朔 太廟成

四祖各為一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 戊寅諭民有犯者毋連坐

參政楊憲曰先王用刑時輕時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衆 上曰民之為惡譬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為術也淺矣且求生于重典是由索魚于釜欲其得活難矣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

辛巳克姑蘇執張士誠及其官屬將校皆檻送建康

時城圍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嚴礮以擊我師多所中

皇明大政紀 一卷

五十一

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達令軍士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衆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爵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敵投兵降周仁政徐義潘元紹及錢參政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蟻附登城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劉毅復敗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達遣士誠舊將李伯昇以理曉之士誠瞑目不言遂以戶扉昇至舟并所獲官屬及流寓之人二十餘萬皆送建康叛將熊天瑞伏誅

乙酉通州守將張右丞率所部赴徐達軍門降。

得將士七千三百四十二人馬二百八十七匹船二百一十四艘糧二千六百九十餘石。

丁亥平章胡廷瑞率師攻無錫州守將莫天佑以城降。

已丑朱亮祖駐師新昌遣指揮嚴德攻關嶺山寨平之上欲全張士誠因其自縊死賜棺以葬之。

辛卯取天台。

朱亮祖兵至縣尹湯槃以城降。

辛丑克台州下僊居諸縣。

朱亮祖兵至城下攻之益甚國瑛度力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走黃巖。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五十二

癸卯新內成。

三殿曰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文樓武樓殿之後為宮前曰乾清後曰坤寧六宮以次序列皆朴素不為飾。

上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為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于兩廡壁間。上曰前代宮室多

施繪畫予用此備朝夕觀豈不愈于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上曰敦崇儉朴猶恐習

于奢華好尚華美豈不過于侈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勸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

之勞况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十月甲辰遣起居注吳琳魏觀等以幣帛求遺書于四方。

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

定國子學官制陞博士許存仁為祭酒劉承直為司業。

定祭酒正四品司業正五品以後任用各官詳列卿年表不書。

改太史監為院以監令劉基為院使。

取黃巖。

朱亮祖兵至方國瑛遁海上守將哈兒普降。

勅禮官令建元右丞守安慶余闕江州總管李輔二祠肖像歲時祀之。

壬子置御史臺及各道按察司御史。

臺設左右御史大夫從一品御史中丞正二品侍御史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五十三

從二品治書侍御史正三品侍御史正五品監察御史正七品自此以後任用各詳列卿年表不書。

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

以左丞相李善長為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傅巖御史中丞劉基翰林院學士陶安右司郎中徐本治書侍御

史文原吉范顯祖經歷錢用任監察御史盛元輔吳去

疾趙麟康未恭張純謝恕大理卿周禎少卿劉惟敬大

理丞評事陳敏孫忠按察使李祥潘輔滕毅僉事孔昭

傅敏學王藻吳彤為議律官。

甲子命中書右丞相徐達為征虜大將軍中書平章常遇

春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取中原又命中

書平章胡廷瑞為征南大將軍。江西行省右丞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安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為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張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

上諭諸將曰。爾等行師。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陰騭美事。好其為之。

乙丑。上遣世子次子往臨濠謁陵墓。

皇明太祖政紀 卷一

五十四

上諭之曰。汝諸子生於富貴。未涉艱難。人情習于晏安。必生驕惰。况爾他日皆有國有家。不可不戒。今使爾等於旁近郡縣。游覽山河。經歷田野。因道塗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祖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

丙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

檄云。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伏。此豈人

力。寔乃天授。彼時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鳩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此。豈可為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寔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又云。予

皇明太祖政紀

卷一

五十五

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人民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未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汗羶腥。生民擾攘。故率羣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耻。汝民其體之。

巳巳。克温州。

參政朱亮祖自黃巖進兵温州。戰于城南平寨。追北至城下。餘兵奔入城中。亮祖遣張俊湯克明攻西門。徐秀

攻東門。柴虎往來應援。遂克其城。方明善遁去。亮祖入城。撫安其民。分兵徇瑞安。同僉謝伯通以城降。

十一月庚辰。平章韓政師次梁城。同知樞密院盧斌等以衆降。

辛巳。克慶元。

征南將軍湯和兵自紹興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樞。及上虞尹沈煜。遂次慶元西門。院判徐善等率父老出降。方國玠驅部下乘海舟遁去。和率兵逐敗之。國玠率餘衆入海。和徇下定海慈谿等縣。得軍士三千人。戰艦六十。三艘。馬二百餘匹。銀六千九百餘錠。糧三十五萬四千六百石。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五

壬子。克沂州。

先是王宣得徐達書。詐來降。故達遣徐唐臣往諭宣。以兵從徐達征討。宣叛。以兵夜劫唐臣。欲殺之。衆亂。唐臣脫走。達軍。達督軍急攻其城。宣不能支。出降。達惡其反覆。戮之。命指揮韓江戍守。於是嶧州趙蠻子。莒州周黻。海州馬驪及沐陽日照贛榆諸縣。并隨宣子信將士皆來降。

乙酉。定都督府及各衛官制。

都督正一品。同知都督從一品。副都督正二品。僉都督從二品。餘見官制。

丙辰。方國玠遣子明完奉表乞降。

甲午。遊郊天。沐浴畢。出觀園丘。

上謂起居注熊鼎等曰。此與古制合否。對曰。小異也。

上曰。古人於郊。掃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儉朴。周有明堂。其禮始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

事天之誠。不敢頃刻怠矣。鼎曰。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丘之祭。既斟酌時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終盡其誠

敬。此誠前代之所未及。上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

爲天下生靈祈福。予安敢不盡其誠。

乙未。冬至。太史院進戊申歲大統曆。

上謂劉基曰。古者以季冬頒來歲之曆。似爲太遲。今於

冬至。亦爲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五

庚子。克滕州。

元守將楊瑗聞大將軍徐達兵至。悉遁去。

辛丑。克益都。

徐達督兵填垣。攻其城。敗之。執老保與白知院等。平章

普顏不花。不屈。遂徇下。壽光臨淄昌樂高苑等縣。及

濰膠博興等州。獲將士一萬五百餘人。馬騾一千六百

餘。厯糧一十八萬九千餘石。令指揮葉國珍守之。

壬寅。下光澤。

征南大將軍胡廷瑞帥師度關下之。

甲辰。律令成。命頒行之。

上與廷臣復閱視之。去煩就簡。減重就輕者居多。



丁未。下東平。

都督同知汪興祖師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遁。遣指揮常守道千戶許秉追至東阿。元叅政陳璧以所部五萬餘人降。乘以舟師趨安平鎮。元右丞杜天祐以衆降。以先聖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襲封衍聖公。

希學聞大軍至。率曲阜尹希舉。鄒縣簿孟思諒等。迎見汪興祖于軍門。於是兗州以東州縣皆下。

已酉。大將軍徐達師至濟南。元平章達朶兒只進巴等以城降。

得將士三千八百五十五人。馬四百二十九匹。命指揮陳勝守之。

皇明大政紀

一卷

五十一

征南將軍胡廷瑞等師至邵武。元守將李宗茂以城降。

得將士五千四百人。

庚戌。下濟寧。

汪興祖兵至城南。元守將陳秉直棄城遁。我師入守之。辛亥。方國瑒及其弟國珉率部屬謁見湯和于軍門。和送至建康。

至建康。

得步卒九千二百人。水軍一萬四千三百人。馬一百九十疋。海舟四百二十艘。糧一十五萬一千九百石。他物

稱是。於是昌國州元達魯花赤濶里士思亦來降。得糧

六萬九千石。馬五十疋。船四百八十艘。

癸丑。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奉表勸正大位。

上固却之。

丁巳。建陽元守將曹復疇以城降。

將軍胡廷瑞何文輝留指揮沈友仁守之。

戊午。頒律令直解。

上恐民不知法意。或有誤犯者。命大理卿周禎直解其義。至是書成。頒之。

乙未。下崇安。

廣信衛指揮沐英率師破分水關。克之。

辛酉。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率禮官以即位禮儀進。

甲子。上御新宮。以羣臣推戴之意。祭告上帝神祇。

乙丑。取萊陽。

皇明大政紀

一卷

五十二

徐達遣叅政傅友德取之。

置市舶提舉司。以浙江按察使陳寧為提舉。

庚午。克福州。

時陳友定自率精銳守延平。拒我師。湯和廖永忠等奉

命率舟師自明州乘風徑抵福州五虎門。駐師南臺河

口。指揮謝得成擊敗元平章曲出。衆潰。入城拒守。是夜

叅政表仁密遣人納款。黎明。我師於臺上蟻附登城。遂

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戰歿。曲出等遁去。和入省署。撫

安軍民。獲馬六百三十九疋。海舟一百五艘。糧一十九

萬九千五百餘石。金一千四百五兩。銀二萬四千餘兩。

胡椒六千三百餘斤。仍招諭興化漳泉諸路。

皇明大政紀卷之二

臣豐城雷禮謹輯

餘姚朱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戊申。洪武元年。正月壬申朔。

乙亥。

上祀天地於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自壬戌以來。連日雨雪陰沍。至正月朔日。雪霽。越三日。

省牲。陰雲悉歛。日光皎然。暨行禮。天宇廓清。星緯明朗。

衆皆欣悅。

皇明大政紀

卷二

追尊四世考妣為皇帝皇后。

上。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德祖。高祖妣曰

玄皇后。皇曾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曾祖

妣曰恒皇后。皇祖考尊號曰裕皇帝。廟號熙祖。皇

祖妣王氏曰裕皇后。皇考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

皇妣陳氏曰淳皇后。

恭詣社稷壇行禮。

御奉天殿受文武百官朝賀。

冊立妃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皇太子。

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諸功臣進爵遷秩有差。

丙子。以即位改元詔告天下。

封皇族

詔置大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能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御。皆如事生之儀。於是造銀器以金塗之。酒壺孟觥。每事皆八。朱漆盤。筮二百四十。及桴。棬。椀。篋。箛。箏。篳篥。浴室皆具。

興化州耆民李子成率衆降。

元守將葉萬戶等聞福州不守。遁去。故子成等納款。湯和遣都指揮俞良輔守之。於是莆田等十二縣皆降附。

皇明大政紀

卷二

丁丑。上御奉天殿。大宴羣臣。三品以上者皆陞殿。餘悉列于丹墀。

上諭羣臣曰。朕賴諸將輔相之功。尊居大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於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上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

戊寅。由舊內遷新宮。

庚辰。置寶璽。

初。上欲置璽而未得。有賈浮海適至。聞上即位。以

玉來獻云此于闐寶玉也自其祖父相傳云當為帝王傳國之寶上喜以示玉工果良玉即命製為璽一圭

辛巳命廷臣兼東宮官

初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于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上曰元氏用人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副實行不足服眾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克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故聞何必做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

皇明大政紀 二卷

廷臣勳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大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李善長等兼東宮官詳列卿年表

上欲官外戚 后勸止之

上訪得皇后親欲授以官后曰國家官爵當用賢能之士妾家親屬未必有可用之才且聞前世外戚之家多驕淫奢縱不守法度有致覆敗者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賜予使得保守定矣若其果賢自當用之若庸下非才而官之必恃寵致敗非妾之所願也上聞后言

遂止

甲申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

上諭鑄等曰爾經理第以實聞無踵襲前弊妄有增損曲循私情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各賜衣帽以遣之

壬辰克建寧路

胡廷美督兵攻建寧益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何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眾詣文輝營降廷美怒二人不詣已欲屠其城文輝止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為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申嚴號令毫髮無犯執參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百九十餘人馬二百七十三疋銀

皇明大政紀 二卷

一萬六千三百餘兩糧九萬八千六百四十石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廷美即廷瑞避御宇改今名

庚子克延平路執陳友定

先是上遣使招諭友定友定會諸將殺使者置血酒甕中慷慨飲之誓眾死守至是湯和率師攻之元參政文珠海牙等以城降我軍入城見友定飲藥氣未絕繫送京師以唐鐸知府事友定子海聞父敗以將樂降遣仁和衛指揮徐與安撫之

諭天下來朝官

來朝官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

安養自息。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賸人而厚己。况人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二月壬寅。中書省臣具圓丘方丘宗廟社稷沿革以進。

李善長傅巖陶安等引古酌今。擬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以大明夜明星。大歲從夏至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瀛四瀆從四代各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祭。及歲除則合祭于高廟社稷。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上皆從之。

元濟州路總制陳馬兒以城降。

湯和令指揮李執中往守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卷

五

癸卯。詔御史大夫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餉。

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為副將軍。由海道取廣東。

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以城降。

胡廷美遣降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寧化連城等縣。下之。於是泉州郡縣相繼降附。

丁未。詔以大牢禮先師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戊申。上親祭大社大稷。

癸丑。克東昌路。

常遇春率兵攻之。元平章申榮自經死。於是所屬荏平等縣皆降。

甲寅。克寶慶。

平章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取寶慶。次邵陽。萊莫灘。賊眾千餘拒戰。廷擊敗之。至城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留兵守之。

丁巳。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往濟南。從大將軍徐達北伐。

壬戌。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副使顧通帥本衛及南雄韶州等衛軍。會征南將軍廖永忠等征廣東。

甲子。樂安俞勝復叛。徐達進師復其城。令指揮華雲龍守之。

乙丑。命中書議役法。

皇明大政紀

二卷

六

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直隸應天府等一十八府州及江西饒州九江南康等三府。計田三十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九頃。出夫如田之數。遇有興作於農隙用之。上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淳沉之役。宜罷之。

戊辰。定天子祭祀冕服。

上謂學士陶安等曰。五冕禮大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祭。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

庚午。命選國子監生侍太子讀書。

時選監生周琦王璞張傑等十人入對謹身殿皆姿狀明秀應對詳雅。上為之喜。因謂殿中侍御史安慶儒士郭友淵等曰。吾觀諸生於文義素習矣。然與太子處當端其心術。養其德性。庶不流於浮靡。太子之德亦當有助也。因厚賜之。

三月丁未。命翰林儒臣修女誡。

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以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大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官閭。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內嬖惑人。甚于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七

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纂修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壬申。克全州。

楊璟兵圍永州。遣周德興張彬率兵取全州。元平章阿思蘭率眾遁。民以城降。於是道州莫友遜寧遠州李文卿藍山縣黎元師俱請降。

甲戌。元左丞何真籍所部廣東郡縣戶口錢糧。遣使奉表迎降。

廖永忠遣人送其使及表詣京師。上謂真保境息民。特召乘傳來朝。

乙酉。斬州進竹箠。命却之。

上謂未有命而來獻。受之。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

丙戌。平章楊璟遣兵攻武岡州。元守將曾權以城降。

戊子。命中書省給榜撫安山東郡縣。時徐達奏山東悉平。今所在訪賢才。凡仕元者疑懼不自安。故榜諭之。

丙申。克南陽路。

征西將軍鄧愈率兵下之。擒其守將史國新等二十六人。獲軍士一千五百餘人。馬一百五十四匹。

己亥。左君弼竹昌以汴梁降。

皇明大政紀 卷二

二卷

八

守將李克彛因君弼不敢戰。夜驅軍民遁入河南。於是君弼等率所部降。令都督僉事陳德守汴梁。

命禮官及諸儒臣編存心錄。

上以祭祀為國家大事。念慮之間。儆戒或怠。則無以交神明。乃命禮官及諸儒臣。編集郊祀宗廟山川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應祥異。可為鑒戒者。為書以進。

四月辛丑。取德慶路。

陸仲亨率兵下英德。清遠。連江。連州。肇慶等郡縣。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棄城遁。

丁未。命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身戰伐之事。為圖示子孫。

上謂侍臣詹同等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知之。以此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戊申。克河南路。

徐達師至河南塔兒灣。元將脫目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列陣於洛水之北十五里。我軍旣成列。副將軍常遇春發一矢斃其前鋒。彼軍奪氣。達揮衆乘之。俘斬無算。脫目帖木兒將敗卒走陝西。達隨進營于河南城北門。脫克彘復走陝西。於是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送款軍門。河南平達命左丞相趙庸守之。指揮任亮招撫嵩州。

皇明大政紀

二卷

九

廣州龍潭元將盧左丞舉衆降。將軍廖永忠令指揮胡德守之。

元國子監祭酒孔克堅來朝。

上賜宅一區。馬一匹。日給米二石。諭之曰。爾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經世。萬世之君君臣臣。父子子實有賴焉。故爾孔氏高出常人。常人且知求聖賢之學。况孔子子孫乎。爾宜勉爾族人。各務進學。

壬子。元嵩州守將李知院迎降。

常遇春率兵下之。因分兵取未附山寨。

乙卯。廖永忠擒廣州僞參政邵宗愚等誅之。

時新會黃彬。河源曹文昌。汲州廖仁。南海麥康。祖俱永

忠捕誅之。

丙辰。上諭宦官不得典兵預政。

上謂侍臣曰。吾觀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亂。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成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給使令傳命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者不得典兵。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丁巳。克永州路。元守將右丞鄧祖勝自殺。

楊璟圍永州久不下。命胡海洋等各門築壘困之。至是

皇明大政紀

二卷

十

食盡力窮。祖勝仰藥死。參政張子賢等猶率衆拒守。百戶夏昇縋城詣璟降。因言勝死狀。夜三鼓。璟督兵四面攻之。胡海洋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天明衆潰。子賢與元帥鄧思誠等就執。并獲其全城士馬。璟調衡州衛指揮同知丁玉守之。于是耒陽等州皆遣人降。

戊午。元鞏縣孟夏寨守將參政李成來降。

庚申。元福昌守帥知院張興鈞州守將哈刺魯守許州右

丞謝孚。陳州知院楊崇各遣人詣大將軍送款。

辛酉。參政傅友德分兵取福昌山寨。元右丞潘莽兒降。

副將軍常遇春下汝川。留兵守之。遂徇下郟縣。

壬戌。都督同知馮宗異克陝州。留都督同知康茂才守之。

癸亥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叅政汪廣泮為山東叅政。以翰林院學士陶安為江西叅政。以侍儀范常為翰林院直學士。

甲子。車駕發京師幸汴梁。

守方山寨儒官程普魯以其眾詣大將軍徐達降。丙寅下潼關。

都督同知馮宗異進兵攻潼關。李思齊張思道棄關遁。遂入關引兵西至華州。元守將皆望風奔潰。仍請達益兵。達遣郭子興將干光金旺守之。

五月庚午。大將軍徐達遣指揮王臻帥兵往虢州等處取毛葫蘆山寨。

皇明大政紀 二卷

十一

巳卯。元梧州守將達魯花赤拜任滕州守將吳壩各率眾降。廖永忠朱亮祖慰安之。于是潯貴等州郡以次降。

甲申。登封鞏縣雞翎山并天堂山寨復叛。大將軍徐達遣指揮豐諒等率兵討之。

指揮任亮以兵取露豹寨克之。

巳丑。叅政傅友德以兵取凌青黑山二寨克之。

庚寅。車駕至汴梁。

辛卯。常遇春馮宗異至行在。上慰勞之。庚子。徐達至行在。上勉達率諸將乘時取元都。

辛卯。指揮唐英曹諒破雞翎寨。獲叛將。遂大將軍營。斬之。甲午。叅政朱亮祖引兵至梧州。容州同知明安普化暨普

寧縣達魯花赤閻買等皆率父老來降。

乙未。指揮任亮克王山等寨。擒其頭目李德。斬之。

丁酉。以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等守河南。

叅政朱亮祖師次貴州。元鬱林州知州張那海來降。昌國州蘭秀山盜入象山縣作亂。縣民蔣公直等集鄉民擊破之。

上遣大理卿周禎至縣賞其功。賜公直與王剛中各銀一百二十兩。

六月壬寅。詔江西行省叅政黃彬鎮袁州。招集諸山寨遁卒。

甲辰。元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及海南分府元帥陳乾

皇明大政紀 二卷

十一

富等俱遣使來降。

壬子。大將軍徐達遣指揮任亮守嵩州。

壬戌。克靖江路。

先是左丞周德興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楊璟

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於北關。叅政張彬屯

西關。亮祖亦帥師自廣東屯於東門象鼻山下。攻城二

旬不下。璟語諸將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當先取

開口關。決其堤岸。則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

使丘廣引輕兵攻開口關。殺其守堤兵。決其堤。濠水涸

因築土堤。至近與其城接。以通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

尋又克其北門水隘。斬獲百人也。先吉尼有懼色。復攻

其西門不克我軍死者三百餘人相持凡兩閱月攻之益力也先吉尼勢窮感其總制張榮與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環營約降期以是夜來會既二鼓觀縋城出見環衛言城中儲積空虛人無鬪志可立取之狀環乃給白皮帽百餘伴歸為識約四鼓從賓賢門入至期環命指揮使吳與寧等率眾登城而入也先吉尼聞變倉卒走追至城東伏波門執之亮祖德興各以所部兵入城惟彬尚屯兵南關彬始攻城為守者所詭恚曰城破之日當悉屠之比克城環懼其縱殺下令曰殺人傷人及剽掠者死彬乃止眾心遂安

甲子陳友定故將金子隆馮谷保等陷將樂殺知縣馮源

皇明大政紀

二卷

十三

主簿蕭兼善進寇延平攻四鶴門指揮羅德聚千戶李申擊却之

乙丑賜北征諸將夏衣

丙寅建寧指揮沐英擊敗金子隆于沙縣青雲寨擒谷保斬之

戊辰克南寧路

廖永忠令千戶宋真守城送元平章咬住等赴京師

命平章李文忠率兵討金子隆等

七月己巳廣西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行右江田州府土

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請平章楊璟營降

壬午新寨麻張等叛征南將軍鄧愈遣安陸指揮吳復等

討平之

戊子元平章阿思蘭以象州降

辛卯都督同知康茂才兵至河北安邑夏縣皆降

丙申車駕發汴梁還京師以副將軍馮宗異留守

焦山寨賊首劉士原寇汝州三屯尚唐等處指揮任亮等

率兵討平之

丁酉元柳州守將左丞楊以誠請平章楊璟營降

帶刀舍人周宗上疏請府州縣開設學校上嘉納之

南海賊馮簡等作亂縣人關敏倡義擊賊死之

上以敏存日未授官而能仗義討賊沒於王事特贈敦

武校尉兵馬指揮司副指揮表其鄉曰忠義令有司立

皇明大政紀

二卷

十四

祠歲時祭焉

閏七月庚子下衛輝

傅友德薛顯兵至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徐達

令獲嘉尹胡仲信從鎮撫王處仁守之

指揮使曹興才攻九疇山寨平之

辛丑下彰德

徐達師至龍二復出走陳同知等請軍門降達令左丞

楊思祖守之

下廣平

徐達師至元平章周昱先棄城遁邯鄲尹都文正率父



丁未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遣之。

庚戌詔中書省定置禮。

戊午元長蘆守將左命都院遁去大將軍徐達令指揮費子賢戍守遂趨青州下之。

辛酉襄陽指揮王成遇督兵攻破光石腦寨擒偽副樞張成等六十一人斬之。

于是葉魯舞陽等縣相繼降附。

廣東何真率其官屬入朝授真江西行省參政。

平章李文忠率師攻清化寧化諸山寨擒金子隆及餘黨誅之。

癸亥大將軍徐達等率兵大敗元平章俺普達朶兒只進

巴於河西務。

擒知院哈喇孫等三百餘人獲馬六百匹船一百艘糧

二千六百石。

乙丑達令衛吏田中為通州判官攝州事。

括糧得四千石。

副將軍常遇春擊敗元知院卜顏帖木兒等擒之。

丙寅元主及后妃太子開建德門往北走。

大將軍徐達命都督副使孫興祖督軍修築通州城。

八月己巳詔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

庚午克元都。

徐達師至齊化門命將填濠登城而進達登齊化門樓

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不花及大尉中書左丞顏

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不花右丞相張康伯御史中

丞滿川等戮之併獲宣府鎮南威順諸子六人及玉印

二成宗玉璽一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故宮殿門

令指揮張煥以一千餘人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宦寺護

視號令士卒無侵暴人民安堵明日順德守將吉右丞

胡參政鄭參政皆自西山來降武德衛軍校獲前樂安

逃將俞勝及南參政張郎中等達遣指揮鄭捍赴京獻

捷仍命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副使

顧時將兵偵邏古北諸隘口。

甲戌以張正常為真人去其天師之號。

皇明太祖紀 二卷 其五

大將軍徐達遣人詣東昌令韓政分兵守廣平。

政招降白土等二十六寨。

乙丑潭州通判王禕上疏勸 上法天道順人心 上嘉

納之。

上命中書省李善長等建六部分理庶務。

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至是以

勝毅為吏部尚書樊魯璞為侍郎前司農卿楊思義為

戶部尚書少卿劉誠為侍郎錢用任為禮部尚書世家

寶為侍郎陳亮為兵部尚書朱珍為侍郎周頤為刑部

尚書盛原輔為侍郎單安仁為工部尚書張文為侍郎

以後任用各官詳列卿年表不書。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

先是上北巡命基同李善長留守京師且語基察奸惡以肅輦轂雖內府之事亦宜糾舉基數剛嚴凡中書僚吏有犯即捕治之宦者監工匠不肅基故皇太子捕寘諸法宿衛舍人奕基於直舍基按治之人皆側足畏基會中書都事李彬奸事覺彬素附善長竊弄威福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奏請誅彬上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禱雨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基怒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及上還怨基者多訴於上前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上皆不聽會基有妻喪因請告歸上

皇明大政紀

卷二

十七

許之

大將軍徐達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

北取徑直東西北長一千八百九十丈

放元宮人

丁丑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

以後著為令

已卯六赦天下

癸未詔大將軍徐達改飛熊衛為大興左衛淮安為大興

右衛樂安衛為燕山左衛濟寧衛為燕山右衛青州衛為

永清左衛徐州五所為燕山右衛

上以元都既克遂命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師

取山西別留兵三萬人分隸六衛令都督副使孫興祖

僉事華雲龍守之詔御史大夫湯和為偏將軍與平章楊璟俱從大將軍徐

達征山西戊子大將軍徐達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陸聚等將兵

略大同癸巳温州南溪人董孟怡等聚眾作亂温州衛指揮僉事

吳廣率兵討平之命書省黜妄言御史時有御史上言陶安隱微之過上曰朕素知安安豈

有此耶何由知之對曰聞之於道路上曰御史但取

道明大政紀

卷二

十七

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命書省黜之

甲午命副將軍馮宗異從大將軍徐達征山西

九月戊戌大將軍徐達改故元都安貞門為安定門建德

門為德勝門戊申都督同知張興祖率師徇永平路下之

癸亥下詔求賢

乙丑副將軍常遇春等下保定府留指揮李傑守之

丁卯下中山以指揮董傑守之

十月戊辰大將軍徐達遣廣武衛鎮撫劉聚守河間兼領

府事已巳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下懷慶路以指揮紀

守之。

副將軍常遇春下真定路以指揮王金吾守之。

癸酉取澤州留兵戍守之。

甲戌故元王左丞以眾攻潼關都督僉事郭子興擊敗之。

丁丑取潞州。

馮宗異湯和下之。

戊寅上以元都平頒詔大赦天下。

大將軍徐達遣徐州衛鎮撫程信守雄州又分兵守霸州。

己卯令告反不實者抵罪。

甲子司天監進元所置水晶刻漏命碎之。

其置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

皇明太祖政紀 卷二

九

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

而害有益也使移此心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

乙未以梁貞王儀為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為太子

論德。

上諭之曰範金鑿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薰德朕

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帝王之

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

之論說日聞謹言自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為政

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丁酉命禮官定正旦朝會儀。

十一月己亥定天子親祀園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

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

祭祀郡縣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穀之神

及祖父母并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禁止

遣文原吉詹同等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上諭之曰天生人材必為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同明

銳者質或剽輕敦厚者性或迂緩辯給者行或不逮沉

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

庚子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園丘

上御奉先殿百官行慶成禮即日宴羣臣於奉先殿

辛丑宴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

先是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克其中延四方名儒

皇明太祖政紀 卷二

十

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克伴讀上時召

之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是日 上命

諸儒作鍾山龍蟠賦置酒懽甚乃自作詩賦故有是賜

甲辰以孔希學襲封衍聖公希大為曲阜知縣世襲

癸丑大將軍徐達以參隨王成守趙州兼領州事

右丞薛顯敗故元脫脫帖木兒于石州

乙卯大將軍徐達令指揮常正宋真定營壘

癸亥詔御史中丞劉基入朝

上欲來春舉行耕籍田禮命禮官具沿革以進

議耕籍之田上躬祀先農禮畢躬耕籍田以仲春擇

日制從之。

甲子。詔定乘輿以下官服之制。  
十二月丁卯克太原。

初元主北奔。命擴廓帖木兒復北平。因是率兵出鴈門。關將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帥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汝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爲我牽。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會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其鋒甚銳。副將軍常遇春謀于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破。主

皇明大政紀

卷二

十一

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於是遣兵夜襲其軍。擴廓帖木兒方燃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衆覺變。擾亂。擴廓帖木兒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跌一足。踰帳後出。乘驕馬從十八騎遁出。迨旦。豁鼻馬遣其子來報。達等勒兵進營太原城西。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遇春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擴廓帖木兒遂走甘肅。

己巳。上諭皇太子諸王戒土木。

上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

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天奢儉不同。治亂懸絕。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庚午。大將軍徐達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率師擊敗賀宗哲等軍於石州。

以戴復初署霍州。丁玉明署忻州。蔣應宗署崞州。翁子奇守大谷。

辛未。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猶習元氏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屍。惟較酒殺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

皇明大政紀

卷二

世三

之壞至此。非所以爲治。且京師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者。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倣。弊可勝言。况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是其言。

定師傅賓客朝賀東宮儀。

參政陸聚率兵攻車子山寨及鳳山成山帖山三寨。降之。甲戌克平陽。

馮宗異西至猗氏。擒故元右丞賈成。進攻平陽。遂擒右丞李茂。下之。

庚辰。參政陸聚督兵取胡關山寨。克之。

副將軍馮宗異率兵攻絳州。克之。

擒故元右丞田保。徐伯昌。獲將士五百人。

乙酉太常寺奏擬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如唐制立壇於城南上從之陽曲皮皮等十寨頭目各以其衆詣大將軍徐達營降俱令復業

丁亥命築壇於雞鳴山致祭功臣胡大海等以文臣沒於王事者參軍李夢庚郎中王愷都事孫炎等耐祭

己丑頒社稷壇制於天下郡邑壇設城西左社右稷各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陛三級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

庚寅立旗纛廟壬辰遣符寶郎俱新奉璽書賜高麗國王

皇明大政紀 卷二 廿三 遣知府易濟頒詔於安南遣使以書諭夏主明昇

己酉洪武二年正月丙申朔戊戌封京都及天下城隍之神

庚子 上御奉天門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以寬得之則聞久矣以寬失之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縱弛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辛丑命天下凡祀典神祇有司依時致祭其不在祀典而嘗有功德於民事蹟昭著雖不致祭其祠宇禁人撤毀乙巳命立功臣廟於雞鳴山

丁未享太廟以功臣廖永忠俞通海張得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得勝配享

戊申置河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命書省議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壇

定翰林院官制承旨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侍讀學士從四品直學士正五品其任用各官詳列卿年表

皇明大政紀 卷二 廿四 庚子遣前國子監祭酒孔克堅祀孔子於闕里命都督孫遇儒等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詔免北平燕南河東山東河南潼關唐鄧光息等處稅糧

癸丑更定大廟時享禮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冬至命祀馬祖諸神築壇於後湖

甲寅副將軍常遇春帥師征大同乙卯遣使以即位詔諭日本占城爪哇西洋諸國

丙辰參政傅友德將兵屯朔州己未製太廟四代帝后冠服成

太常議中庸云設其裳衣謂先祖遺衣祭則設之今禮

可以義起。宜製冠服藏于廟。以象生時所存。遇祭則陳之。上可其奏。

庚申。克大同。

常遇春兵至大同。元守將竹真等棄城走。擒知院于陳等八十餘人。獲軍士七千六百餘人。馬一千三百九十餘匹。

右丞薛顯以兵攻潞州桃花寨。克之。

壬戌。詔改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

癸亥。大將軍徐達遣叅政陸聚分兵守井陘故關。

乙丑。平章韓政攻彰德。蟻尖寨。克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卷

廿五

二月丙寅。詔修元史。

詔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為監修。前起居注宋濂

漳州府通判王禱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胡

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壘。曾魯。高啟。趙汭。張文海。徐尊生

黃箴。傅忠。王錡。傅著。謝微。十六人同為纂修。開局于天

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

戊辰。定遣官祭馬祖。先收馬步馬社之禮。

辛未。遣顏魯。楊載等使占城。瓜哇。日本等國。

乙亥。詔立皇陵碑。

命侍讀學士危素撰文。

丁丑。上。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

從禮部尚書崔亮奏請。

庚辰。故元丞相也速侵通州。守將曹良臣以計却之。

壬午。上躬耕籍田于南郊。

先祀先農。以后稷配。上耕畢。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

推。各退就位。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寧二縣率庶人終畝。

三月乙未。鄜城故元守將副樞施成詣大將軍徐達降。遂

令成守之。

丙申。上以水旱相仍。減膳省愆。

戊戌。翰林學士朱升以年老致仕。詔許之。

庚子。大將軍徐達師至鹿臺。遂入奉元路。改奉元路為西

安府。

皇明大政紀 二卷

廿六

元守將張思道等聞大兵入關。先三日遁去。達率大軍

至三陵坡。父老千餘迎降。達遣左丞周凱入城。撫諭以

夏德署府事。

辛丑。上與翰林待制秦裕伯論學術。

上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

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陋。故聖人

之學。以天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於小而拘於

凡。近則亦豈能克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聖言。

壬寅。叅政陸聚攻承天寨。克之。

癸卯。下鳳翔。

李思齊聞。遇春宗異兵至。率所部十萬奔臨洮。獲其部

將薛平章等以指揮金興旺守之。

戊申。上與學士詹同論文章。

上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癸亥。置北平廣西二行省。初。真定等府隸山東。河南。廣西隸湖廣。至是各置行省。以盛元輔為北平參政。劉惟敬為廣西參政。

皇明水政紀

卷二

世

四月丙寅。大將軍徐達會諸將于鳳翔。議師所向。

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由幽州取慶陽。然後從隴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逼番夷。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鬪。其土地所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威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乃留御史大夫湯和守營壘。輜重。令指揮金興旺。余思明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隴州。戊辰。置陝西山西二行省。

以中書參政汪廣洋為陝西參政。御史中丞楊憲為山西參政。

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大將軍徐達率師克秦州。以參隨陳忠署州事。

乙亥。詔中書編祖訓。

詔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之制。

下鞏昌。

故元守將平章梁子中等聞徐達兵至。出降。達以禮待之。遂以都督郭子興守之。

丁丑。都督副使顧時等兵克蘭州。以指揮韓溫守之。

故元守將李思齊以臨洮降。

思齊見馮宗異兵至。不能支。遂出降。宗異遣人送徐達營。達遣指揮常正等守之。

皇明水政紀

卷二

世

己卯。大將軍徐達師入安定州。以降將陳宗聚署州事。令指揮陳壽周用等守之。

乙酉。大將軍徐達兵入靖寧州。遂徇下隆德縣。

戊子。大倉衛指揮僉事翁德擊擒倭寇九十二人。詔陞指揮副使。

遣使持詔諭吐番。

癸巳。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等府并澤州各獻瑞麥。凡十二本。

羣臣皆賀。上曰。朕為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何曾損於聖德。漢

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為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修。致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五月甲午。更英靈曰皇陵。立衛以守之。

丁酉。下平涼。

徐達師至蕭關。父老持羊酒來迎。遂分兵收未附山寨。指揮朱明克延安。遂以明守之。

辛丑。故元守將張良臣以慶陽降。

初。張思道在慶陽。聞王師克臨洮。懼。走寧夏。而使其弟

皇明大政紀

卷二

十九

張良臣與平章姚暉守慶陽。思道至寧夏。與金牌張等俱為擴廓帖木兒所執。大將軍徐達既下平涼。即謀取慶陽。令御史大夫湯和遣軍往和州。別遣指揮張煥將騎兵偵邏慶陽。會合部將謝三遣人招良臣。良臣以其兄被執。遂以城降。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為小平章。

壬寅。都督僉事陳德率兵攻里店。買的哥保寨。取之。

癸卯。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

戊申。張良臣復叛。據慶陽。

初。良臣之降也。遣其參政花某詣大將軍徐達。獻軍民數目。又遣其知院李克仁。葛八來獻馬數百。達遣右丞薛顯將騎兵五千人。步卒六千人。同克仁等。赴慶陽。比

良臣出迎。伏兵道左。俾為卑下。以示歸降。逮暮時。以兵劫營。我軍不意其叛。為所衝潰。指揮張煥被執。顯被傷。走還。達聞。語諸將曰。上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果如前日所謂。良臣之叛。祇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剪之。

癸丑。置福建行省。以中書參政蔡哲為參政。

乙卯。追封皇外祖考為楊王。妣為楊王夫人。皇外舅為徐王。外姑為徐王夫人。並建廟奉祀。

六月丙寅。功臣廟成。

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次李文忠。次鄧愈。次湯和。次沐英。次胡大海。次馮國用。次趙得勝。次耿再成。次華高。次丁德興。次俞通海。次張德勝。次胡良。次吳禎。次康茂才。

皇明大政紀

卷二

二十

次曹良臣。次吳復。次茅成。次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于是命死者塑像于廟。仍虛生者之位。參政胡大海等。復塑像於新廟。

己卯。克開平。

遇春。文忠率步卒八萬。騎士一萬。自北平往開平。道三河。經鹿兒嶺。過會州。敗故元將江文清兵於錦川。得去馬一千計。次全寧。故元丞相也速復以兵迎戰。又敗之。也速遁去。進攻大興州。文忠謂遇春日。元兵必走。乃分千餘兵為八十屯。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擒其丞相脫火赤。遂率兵道新開嶺。進攻開平。元主先已



北走追奔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平章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萬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辛巳，大將軍徐達督兵攻慶陽，以擒獲張良臣所遣竹苛，斬之以徇。

苛，張思道理問也。王保保自寧夏遣其來，慶陽既受圍，張良臣復遣還寧夏求援，故獲斬之。仍以參隨王敬祖將兵守彭原。

壬午，安南國王陳日烜遣其少中大夫同時等來朝，貢方物，因請封爵。詔遣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使其國，封日烜為安南國王，賜以駝紐金銀印。

丁亥，造大廟金器成。

皇明太祖政紀

二卷

三七

七月甲午，大將軍徐達遣降將李茂等將騎兵千人往隆德，秦安等處收捕未附頭目杜伯不、花羅左丞相等。

乙未，詔遣儒士歐陽佑等十二人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三十六年事蹟，增修元史。

己亥，征虜將軍常遇春卒於柳川，以平章李文忠領其衆。戊申，廣西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來安府岑漢忠、向武州萬世鐵、右江太平府黃英、衍思明、府黃忽都、龍州趙帖堅各遣使奉表進馬及方物。詔許世襲。

辛亥，王保保部將韓扎兒陷原州，指揮陳壽死之。

徐達聞報，與都督馮宗異、參政傅友德議，以驛馬關當其衝，遣右丞徐禮將兵守之。又遣指揮葉谷真守彭原。

調指揮常正守邠州。宗異復與徐達謀曰：「今大軍圍慶陽，張良臣雖困，未能遽下。王保保欲為良臣聲援，故令扎兒攻原州，欲以救慶陽。請得移軍逼關，以扼原州，彼無所施矣。」達然之。宗異遂以其軍西臨驛馬關，去慶陽三十里而軍。是夜，扎兒復攻陷臨涇州。丁千戶退保靈臺縣。

八月丙寅，慶陽小元帥降。

初，小元帥與張良臣共守慶陽。及王師攻圍日急，小元帥欲降，為張良臣所囚。至是，城中降者夜劫小元帥出，詣大將營，達受之，令軍中無言降者。

故元將脫列伯等領兵攻大同，平章李文忠擊敗之。

皇明太祖政紀

二卷

三三

初，文忠奉命合攻慶陽，至太原，聞大同受敵，文忠顧謂左丞趙庸等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闔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甚急，若候進止，豈不失機？」衆皆諾。遂由代出鴈門，至馬邑，適遊騎數千奄至，猝遇我師，與戰，敗之，擒其平章劉帖木兒，進至白楊門，又擒黠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兵，乃身引數騎如山，察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遷之，復前至五十里營於漫地，其地阻水。先遣人由間道達大同，城中使知之。元將脫列伯果悉銳來攻，文忠令將士秣馬，蓐食，閉營不出。先以兩營誘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前營報數至，文忠不為動。頃之，度敵饑疲，乃分軍為左

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敗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軍萬餘。獲馬萬匹輜重甚衆縛脫列伯詣軍門文忠令解其縛與之共食遂進兵東勝州至莽哥倉還先是元主北走屯益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向矣。

己巳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上諭之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後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醢醢司服守祧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勿令過多又顧謂侍臣曰

皇明大政紀 卷二

三

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以爲耳目卽耳目蔽矣以爲心腹卽心腹病矣馭之道但常戒勅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法則檢束則自不敢爲非也乃定置內史監奉御六十人尚寶一人尚冠七人尚衣十人尚佩九人尚禮八人尚樂七人紀事二人執膳四人司脯四人司香四人涓潔二人置尚酒尚醋尚麵尚染四局設正一人副二人置御馬御用二司設正一人副二人內府庫設大使一人副使二人內倉監設令一人丞二人及置東宮典璽典翰典膳典服典樂典乘兵六局局設局郎一人丞一人又置門官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奉天門左右順門

左右紅門皇宮門坤寧門宮左門宮右門各設正一人東宮門官春和門東宮後門宮左門宮右門各設門正一人。

癸酉元史成

丙子遣符寶郎僕斯齊詔及金印誥文往高麗封王顥爲王。

復慶陽執張良臣父子斬之。

徐達等攻城久困之良臣數出戰不利又遣人赴寧夏

求援皆被獲至是糧餉乏絕平章姚暉等皆出降良臣

父子俱投井中達命指揮朱杲引出斬之并誅其黨以

陳德守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二

三

癸未賀宗哲寇鳳翔指揮金興旺知府周煥等擊走之。

甲申命園丘方丘壇南皆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

爲望祭之所遇風雨則於此望祭。

從禮部尚書崔亮所議於是靈星壽星司中司命司人

司祿諸神皆爲殿屋。

庚寅命歲終臘亨通祭五祀於廟門外。

詔儒臣修纂禮書

各省舉儒士徐一夔梁寅劉于周子諒胡行簡劉宗瀚

董夔蔡琛滕公琰至京時曾魯以元史方成共奏留之

因命與諸儒同纂修。

九月己亥賀宗哲掠蘭州聞王師至遁去。

大將軍徐達御史大夫湯和發平涼還京師以右副將軍馮宗異總制軍事。

癸卯。令四方或有災異。無論大小所司即時飛奏。詔以臨濠為中都。

上詔諸老成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里適均。汴梁亦宋之舊京。又或言北平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

上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所建國。但平定之初。民未甦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官室不能無更作。亦未易也。今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

聖明大政紀

二卷

三五

南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為中都。何如。羣臣皆稱善。至是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焉。

壬子。定藩王朝貢禮。

甲寅。初製鐵券。

上欲封功臣。有言台州民錢允一。吳越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券。遂取之。準其式而損益其制。

乙卯。吐蕃寇臨洮渭源。指揮肅正率兵擣虜營降之。

戊午。征南將軍廖永忠參將朱亮祖帥師自廣西還。上命皇太子率百官迎勞于龍灣。

比入見。上撫慰。懼甚命皇太子送永忠還第。

十月壬戌。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璟諭明昇奉國入覲。昇牽於羣議不能決。

甲子。甘露降於鍾山。

羣臣稱賀。上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烏足以致斯。翰林晁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陛下敬恭天地。輯和民人。故嘉祥顯著。起居魏觀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陛下寬租賦。減徭役。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翰林院侍讀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於松柏。此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也。宜告於朝。頒示史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休。上曰。卿等援引載籍。言

聖明大政紀

三卷

三五

非無徵。然朕存心警惕。惟恐不至。烏敢當此。一或忘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為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於天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

庚午。命圖中書左丞相魏國公徐達開平王常遇春等攻戰之蹟於雞鳴山。功臣廟以示不忘。

辛巳。詔天下郡縣皆立學校。

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樂之教。混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况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知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

校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俗此最急務當速行之

上思州蠻賊黃龍關等聚眾寇鬱林命潭州指揮同知丘廣等率兵討之

十一月壬辰征虜大將軍右丞相徐達北征還入見上慰勞之

乙丑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始奉仁祖淳皇帝配十二月壬戌遣翰林院編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齋詔諭安南占城國王各聽命罷兵

丁卯平章李文忠以所俘脫列伯等獻京師上命釋之仍賜冠帶衣服

甲戌遣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封占城國王阿答阿者為占城國王

甲申總兵官丘廣等率兵討上思州追及蠻寇於黃龍關斬之

設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

巳丑大賞平定中原及南征將士之功

故元將王保保以兵襲蘭州指揮張文堅守鞏昌指揮于光來援死之

保保圍城數重文堅守不出戰時鷹揚衛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馬蘭灘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

至蘭州城下使喚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

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怒批其頰遂遇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堅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去

庚戌洪武三年正月辛卯朔上以王保保為西北邊患復命右丞相信國公徐

達為征虜大將軍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都督馮勝為右副將軍御史大夫鄧愈為左副將軍湯和為

右副將軍往征沙漠上命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

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之猶在也若以

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自降上曰王保

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

關出西安擣定西以取王保保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况元主遠居

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曰善遂受命而行

以駙馬都尉王恭為福建行省叅政詔文武百官入朝除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

六部尚書侍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於丹陛左右違者糾舉官舉正之

甲午各道按察司來朝

上詔御史臺官併論之曰。風憲之任。本以折奸邪。理冤抑。糾正庶事。肅清紀綱。以正朝廷。而元末臺憲。每假公法。挾私憤。以相傾排。今日彼傾此之親戚。明日此陷彼之故舊。殆猶蛇蝎。自相毒螫。以致敗亡而後已。如此。則何以爲臺諫也。今卿等司風紀。當以大公至正爲心。揚善遏惡。辨別邪正。不可循習故常。挾公以濟私。苟或如此。不惟負朕委任。亦且失其職守矣。

命內外風憲官。與其屬官。依品行禮。

命中外書省符下山東行省。召募水工于萊州洋海倉運糧。以餉永平衛。

禮部定朝日夕月禮。

皇明大政紀 二卷

三九

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則祔祭于月壇。

庚子。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纂錄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所至諸國。皆勒石紀其事。

壬寅。諭吏部。不宜以有罪被黜官。除廣東僭崖等處。擇良吏化道之。

丁巳。命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西安鳳翔二府饑民。

戶給粟壹石。計二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沂邳二州山民作亂。命叅政陸聚討平之。

二月壬戌。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上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嘆曰。禽勞如是。况人母子。

之恩乎。遂下令云。

甲子。合祀太歲四季月將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旗纛諸神。

上以各壇專祀。時日與品物各不同。遂合祀。凡設壇十有九。太歲四季月將第一。次風雲雷雨。次五嶽。次五鎮。次四海。次四瀆。次京都鍾山。其各省及左江右江安南占城高麗諸國山川。并京都城隍旗纛諸神。各以次列。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

乙丑。詔續修元史。

時儒士歐陽祐等采訪故元元統以後事實。還朝。仍命翰林學士宋濂。侍制王禕。爲總裁。儒士趙堦。朱右。貝瓊。

皇明大政紀 二卷

四

朱世濂。王彝。張孟兼。高遜士。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

殷弼。俞同。十四人纂修之。

庚午。命百官朝參。左右相去不得越二尺。其省府臺官。俱就甬道上拜謁。

上問吏部尚書崔亮曰。朕郊祀天地。拜位皆正中。而百官朝參。則班東西。以避正中。此何禮也。亮對曰。臣聞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祭土。而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升自子陛。而南面。答陰之意也。郊祭天。而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升自午陛。而北面。以答陽也。何修之議曰。祭社北面。君答之。故南面。祀天南面。君答之。故北面。若夫羣臣朝參於上。非答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

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陞。朝班分列東西以避。此其  
義不同也。上曰。臣之事君。與君之事天。其道不相遠  
也。因有是命。但不得直行甬道。

召浙西蘓州富民至京。勉諭母凌弱。母吞貧。母雪小母欺  
老。孝敬父母。和睦親族。周恤貧乏。遜順鄉里。各賜酒食而  
遣之。

癸酉。命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  
陳于臺下。祭畢。收入內庫。藏之。其天下城池山川地理形  
勝。亦皆圖以成書。藏之內庫。以垂久遠。

從太常少卿陳昧所奏。  
癸未。追封故元帥郭子興為滁陽王。妻張氏為夫人。立廟  
驪明。故政紀。卷二。學

滁州。  
乙酉。指揮金朝興取東勝州。

獲平章荆麟等十八人。  
命百官大朝會。天子袞冕御殿。則服朝服。見皇太子  
則服公服。仍命製朝服以賜百官。

戊子。詔天下有司推訪賢才。以禮遣之。  
三月。庚寅。免應天徽州等十三府州河南山東北平稅糧

丙申。給賜朝臣袍帶。凡二千八百一十三人。  
丁酉。鄭州知州蘓琦言屯田積粟。并選皇臣分鎮要害。及

墾田實中原三事。上令酌行之。  
庚子。置秘書監。

秩正六品。監丞一員。直長二員。

辛亥。置南寧柳州二衛。改慶遠安撫司為慶遠府。  
都督同知汪興祖克武州朔州。

獲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三十四人。家屬三千三百七十  
九人。

戊午。置察言司。以王文卿原本為司令。  
司令二人。吏二人。掌受四方奏章。

遣萊州府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不得出沒海  
濱為患。

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羣臣於奉天門及  
文華殿。

皇明大政紀。卷二。學

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

乙丑。冊封諸皇子為王。

封第二子棣為秦王。第三子橐為晉王。第四子 為燕

王。第五子橐為吳王。第六子橐為楚王。第七子橐為齊

王。第八子橐為潭王。第九子橐為趙王。第十子橐為魯

王。從孫守謙為靖江王。

丙寅。諭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盡心輔導。

上諭曰。輔導之臣。猶法度之器。必先正己而後正人。益  
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修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  
子。必申其德義。明其善惡。使之趨正而不流于邪。如此  
則能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

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導。因質贊助。乃能成德。朕擇汝等為官寮。各宜盡心。又即經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為鑒戒者。采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覽觀。以廣智識。亦有助於輔導。羣臣受命頓首而退。復顧劉基曰。朕觀古賢聖之君。雖治平之世。而不忘修省。誠以富貴易至於驕奢。驕奢必至於荒縱。末有不顛覆者。故嘗戒太子諸王。以為士不能正身修德。則殃及身。為士且然。況於為君。為王者乎。基頓首對曰。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

大將軍徐達等率師大敗故元王保保于沱兒峪。保保由寧夏奔和林。

皇明太祖紀

三卷

聖

庚辰置弘文館。以胡鉉為學士。命劉基危素王本中。雖稼皆兼學士。

乙酉湖廣慈利縣土酋覃垕構諸洞蠻為亂。命湖廣行省平章楊璟以兵討之。

置磨勘司。綜核天下章奏。

五月己丑。大將軍徐達分遣左副將軍鄧愈招諭吐蕃。自將所部取興元。

辛卯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

甲午置司農司。開治所於河南。

上以中原之地。田多荒蕪。命省臣計民授田。設官以領之。司設卿一員。少卿二員。主簿錄事各一員。

乙未嚴官闈之政。著為令。俾世守之。

皇后之尊。止得治宮中嬪婦之事。即宮門外毫髮事不預焉。自后妃以下。至嬪使女使。小大衣食之費。金銀錢帛器用百物之供。皆尚宮奏之。而後發內使監官覆奏。方得赴所部關領。若尚宮不及奏。而朦朧發內官監。監官不覆奏。而輒擅領之。部者。皆論以死。或以私書出外者。罪亦如之。官嬪以下。遇有病。雖醫者不得入宮中。以其證取藥而已。羣臣命婦於慶節朔望朝見中宮而已。無故即不得入宮中。人君亦無有見外命婦之禮。天子及親王后妃官嬪等。必慎選良家子女而聘焉。戒勿受大進。恐其夤緣為奸。不利於國也。至於外臣請謁寺觀。

皇明太祖紀

三卷

四

燒香禱告星斗之類。其禁尤嚴。

詔天下守令。詢有學識篤行之士。禮送京師。

丁酉左副將軍李文忠左丞趙庸敗故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丁朶耳只八刺等于白海之駱駝山。遂進次開平。元平章上都罕等降。

都督孫興祖及燕山右衛指揮平定大興左衛指揮龐禮等兵次三不刺川。遇胡兵。力戰皆沒於五郎口。海寧衛指揮副使孫虎率兵至落馬河。與故元太尉買驢戰死之。

已亥詔設科取士。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則。然但貴

詞章之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依古設科取士。而權家勢要結納奔兢。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貢士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與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以至於此。今朕統一華夏。方與斯民。願得賢人君子。用之。自今年八月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實。才名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才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外大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為官。彼游食之徒。自然易行。

遣使頒科舉詔于高麗。安南占城。大將軍徐達率諸將自徽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略陽。擒故

望明大政紀 卷二

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故元守將劉思忠。知院金慶祥。以興元諸大將軍徐達降。留裨將孫興旺張龍鎮守。

癸卯。左副將軍李文忠克應昌。文忠聞元主於四月二十八日殂。督兵兼程圍其城。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官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士卒。并獲宋代玉璽金寶一十五宣。和殿玉圖書一。玉冊二。鎮國王帶玉斧各一。及駝馬牛羊無筭。遣人俱送京師。

丁未。詔行大射禮。仍令太學生及天下郡縣學生員皆令習射。

戊申。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

先期賜陪祀執事官明衣布。樂舞生各給朝衣。前祀二日詣仁祖廟告請配享。

辛亥。詔定服色尚赤。

禮部奏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今承元之後。尚赤為宜。上從之。

甲寅。定神幣各色。

禮部奏古者禮神。每神幣一。故今郊祀天地及嶽鎮等神。皆如其數。如五嶽則用幣五。是也。至於太廟。每室奉安帝后二神主。止用幣一。恐於節文未稱。各室宜增幣一。庶為得宜。且天地山川等神幣帛。既依古制。天用蒼

望明大政紀 卷二

地用黃。日用赤。月用白。皆用本體之色。而五嶽五鎮四海亦各隨其方色。其四瀆及天下諸水。宜用黑色。從之。

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督師攻土酋覃屋。賊遁入溪洞。

璟不悟。屋詐降。使部下黃永謙往報。為屋所執。拒不下。璟請軍餉欲困之。上切責之。命叅政戴德以兵從璟。乃盡力攻之。賊遁去。官軍乃還。

丙辰。免蘇州漕糧三十萬五千八百餘石。

上因戶部請論官吏逋欠如律。憫民困。免之。

丁巳。論陣亡物故元帥都尉指揮等官。無子孫承襲者。給祿米養其父母妻子。

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二穗者十餘本。



上謂廷臣曰昔鳳翔饑饉朕憫其民故特遣人賑恤曾未數月遽以瑞麥來獻借使鳳翔未食粒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皆得養雖無瑞麥何傷朕嘗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革爭鬪之事國和民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妻順兄愛弟敬風俗淳美此足為瑞若此麥之異特一物之瑞非天下之瑞也

六月癸亥詔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皆以山水本名稱其神

五嶽東嶽太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五鎮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

皇明大政紀

卷二

聖

閭山之神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

定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

禁淫祠

中書省奏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竈鄉村春秋祈土穀之神凡有災患禱於祖先里社若鄉厲邑厲之祭則郡縣自舉之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亦不許塑畫天地神祇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呪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 詔從之

壬申諭元主曰順帝

命禮部楊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域詔諭吐蕃仍命圖其所過山川形勢以歸

左副將軍李文忠遣人送俘獲故元諸王買的里八剌等

及其寶冊至京城

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於廟寶冊令百官

具朝服進 上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

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

太宗嘗行之 上曰太宗是待王世克若遇隋之子孫

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甚繁

皇明大政紀

卷二

聖

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

令謝恩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於君者元有此禮不必

效之亦令衣本俗衣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中國之服亦

令謝恩

乙亥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

丙子賞天策衛知事朱友文綺帛各五疋

初指揮張溫守蘭州元將王保保兵圍城溫督將士備

守夜二鼓圍兵上城千戶郭佑被酒醉卧不知覺巡城

官軍擊却之圍既解溫執佑斬之友文諫曰當賊犯城

時將軍斬佑以令眾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而議之

今敵既退。乃追罪之。非惟無及於事。且有擅殺之名。竊以爲不可。溫悟杖佑而退之。上聞。謂侍臣曰。友文以幕寮能守朝廷法。直言開諭長官。此正人也。宜加賞賜。以勸其餘。

丁丑。頒平定沙漠詔于天下。仍令使齎詔諭安南高麗占城。

遣使詔諭元宗室部落臣民。

戊寅。遣使詔諭雲南八番西域西洋瑣里瓜哇畏吾兒等國。

上憫嵩縣劉典史任滿入覲服垢弊。以帛賜之。

庚辰。遣使葬宋理宗頂骨于紹興永穆陵。

皇明大政紀

卷二

四九

先是。上與學士危素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璉真伽爲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於杭之故宮。築浮屠其上。以厭之。又截理宗頂骨爲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心酸。上聞。嘆息久之。謂素曰。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於元。又非世仇。元既乘其弱併取之。何乃復縱奸人肆酷。如是耶。今北平守將吳勉訪索頂骨所在。果得。西僧廬中。既送。至。命有司厝於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葬於故陵。

故元四大王寇大同。武州指揮程桂等擊走之。

擒其三大王脫忽的帖木兒送京師。

辛巳。詔大同倉入米一石。大原倉入米一石三斗。准給鹽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卽以原給引自赴所在官司繳之。

詔蘄州。杭嘉湖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以所種田爲世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仍三年不徵其稅。

時從徙者四千餘戶。

乙酉。故元陝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銀牌印宣勅。詣左副將軍鄧愈軍門降。及鎮西武諸王卜納刺亦以吐蕃諸部來降。

先是。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招諭吐蕃十八族大石。

皇明大政紀

卷二

五十

門鐵城洮州岷州等處。於是何鎖南普來降。

七月。丁亥。續修元史成。詔刊行之。

賞學士宋濂銀二十兩。文綺帛各二。授儒士張宣等官。惟趙壘朱右朱世濂乞還田里。從之。

禮部尚書崔亮奏定。皇太子以下。及文官三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坐墩之制。

其制。皇太子及親王。以青爲質。綉蟠雲花爲飾。宰相及一品。以赤爲質。飾止雲花。二品以下。蒲墩爲飾。凡大朝會宴賜坐墩。退朝燕閒。及行幸之處。則中書省大都督府官三品以上。及勳舊之臣文學之官。賜坐者仍加絨褥綉縛。命如其式制之。

辛卯命編直隸應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九江饒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圖冊

每歲農隙其夫赴京供役歲率三十日遣歸

詔建諸王府

工部尚書張允奏諸王宮城宜各因其國擇地請泰用

陝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元舊內殿楚用武昌箬

竹寺基齊用青州益都縣治潭用潭州玄妙觀基靖江

用獨秀峰前上可其奏命明年以次營之

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禘坐失朝降為編修

丙申定功臣守墓人戶各以封爵官品差等給之

丁酉免明州虧鹽五千四百引

聖明大政紀

二卷

五一

御史臺奏令官吏陪賞上恐殃及小民免之

壬寅賜文武官朝服

命平章胡廷美往河南開封等府招集故元王保保所部

亡散士卒凡占籍在洪武元年者聽二年以後者收入兵

伍

甲辰賜崇禮侯買的里八刺母妃以下鑲金銀首飾并紗

羅布服

偽夏明昇將吳友仁寇興元守將金興旺擊却之

中書左丞楊憲以罪伏誅

憲市權要寵陰忌害人以嗾御史劉炳劾汪廣洋事發

劉基併發其奸狀及諸陰事上大怒按問皆實誅之

丙辰上概內藏皆民力所供諭臣下宜儉約以省浮費

八月丙子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黃色為飾及彩畫古先帝

王后妃聖賢人物故事日月龍鳳獅子麒麟犀象之形如

舊有者限百日内毀之

癸未定宗廟四時之祭皆用孟月及歲除凡五祭其清明

等節各備時物薦享

禮部尚書崔亮奏請改正

定親王從享功臣配享儀

乙酉詔在京軍儲倉增設京畿漕運司官專督其事

論中書省臣遣人循歷水陸收遺骸瘞之

是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

聖明大政紀

二卷

五二

自初九日始試初場十二日試第二場十五日試第三

場京師直隸府州額百人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福

建江西浙江湖廣各四十人廣東廣西各二十五人若

人材衆多之處不拘額數若不能及數者亦從之考試

之法大略損益前代之制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

書義各一道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復

十日後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筭律騎觀驅馳便捷射

觀其中之多寡書通於六義筭通於九法律觀其決斷

九月戊子改東嶽行祠為京師城隍上親為文以告之

禮部尚書陶凱因舊卑隘請改之

辛卯放大子賓客梁貞還田里

詔翰林侍讀學士魏觀自今太廟止稱孝子皇帝。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著為令。

戊申。詔以故元降將江文清為千戶。楊思祖為衛鎮撫。因遣還招其部曲。

甲寅。遣斷事黃儔詔諭遼陽等處官民率眾來降。

乙卯。定朝會宴享樂舞之數。

凡奏樂曲。皆按月律。前三奏和緩。中四奏壯烈。後二奏舒長。起臨濠之曲名飛龍引。開太平之曲名風雲會。安

建業之曲名慶皇都。削羣雄之曲名喜昇平。平幽都之

曲名賀聖明。撫四夷之曲名龍池宴。定封賞之曲名九重歡。大一統之曲名鳳凰吟。守昇平之曲名萬年春。其

皇明大政紀 卷二 五

十二月按律樂歌。正月為萬年春。二月為玉街行。三月為賀聖明。四月為喜昇平。五月為樂清朝。六月為慶皇

都。七月為永太平。八月為鳳凰吟。九月為飛龍引。十月

為龍池宴。十一月為金門樂。十二月為風雲會。其武舞

曲名清海宇。文舞曲名泰階平。

修禮書成。賜曰大明集禮。

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為綱。

所該之目。吉禮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廟。曰社稷。曰

朝。曰日。曰夕。曰先農。曰太歲。風雲雷雨。師曰嶽鎮海濱。

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馬祖。先牧社。馬步曰祭厲。曰

祀典。神祇曰三皇。孔子嘉禮五。曰朝會。曰冊拜。曰冠禮。

曰婚。曰鄉飲酒禮。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

征。曰遣將。曰大射。凶禮二。曰吊。曰喪。儀又冠服車輅

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鍾律。曰雅樂。曰俗樂。凡升

降儀節度制名數纖悉備具。通五十卷。詔頒行之。授

曾魯徐一夔周子諒董彛以官。惟梁寅等六人以疾賜

還鄉里。俱賞賜有差。

十月丙辰。勅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說書。

從御史袁凱所奏。

丁巳。勅百官入朝。遇雨雪皆服雨衣。

上因二內使乾靴行雨中。詔責之。因下此勅。

癸亥。命江夏侯周德興為征南將軍。率兵討慈利縣土酋

皇明大政紀 卷二 五

覃崖及茅岡諸洞蠻。仍命潭州常德等衛官軍悉聽調遣。

初平章楊璟攻屋。見官軍勢威遁去。至是復出為寇。故

命德興討之。

己巳。廣西向武州土官知州黃世缺父至威來朝。貢馬及

方物。

辛巳。遣使致書。故元太子愛猷識里達剌。

乙酉。命作大廟主瓊。

從禮部崔亮所請。

十一月壬辰。車駕出勞。征虜大將軍徐達左副將軍李

文忠於江上。

達等平沙漠還。上出勞之。明日達率諸將上平沙漠。

表。

丙申。大封功臣。

封公者六人。李善長封韓國公。徐達封魏國公。常遇春子茂封鄭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馮勝封宋國公。鄧愈封衛國公。封侯二十八人。湯和封中山侯。唐勝宗封延安侯。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封江夏侯。華雲龍封淮安侯。顧時封濟寧侯。耿炳文封長興侯。陳德封臨江侯。郭子興封鞏昌侯。王志封陸安侯。鄭遇春封榮陽侯。費聚封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吳禎封靖江侯。趙榮封南雄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通源封南安侯。華高封廣德侯。楊璟封營陽侯。康鐸封蕪春侯。朱亮祖封永嘉侯。傅

皇明大政紀 二卷

五

友德封穎川侯。胡廷美封豫章侯。韓政封東平侯。黃彬封宜春侯。曹良臣封宣寧侯。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封河南侯。

賞陝西蘭州等處守禦將士。

丁酉。以定功封爵詔天下。

戊戌。大宴諸功臣。

祭戰沒功臣。

辛丑。諭諸武臣親近儒臣。講求古名將成功立業故事。

辛亥。詔覈民數。給以戶帖。

乙卯。封中書左丞汪廣洋為忠勤伯。御史中丞兼弘文館

學士劉基為誠意伯。

十二月癸亥。故元主之子失篤兒國舅何里麻思海牙駙馬忙哥失等來降。詔各賜第宅。

已未。詔陝西大小鹽池設鹽課提舉司。

辛酉。大明志書成。

先是命儒士魏俊民黃麓劉儼丁鳳鄭思先鄭雄等六人。類編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為書。凡天下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縣八百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東至海。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至北平。至是成書。命送秘書監。鈔梓頒行。俊民等皆授以官。

甲子。建奉先殿。

詔禮部尚書陶凱議。凱請於乾清宮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于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上從之。

皇明大政紀 二卷

五

命京都王國各府州縣祭無祀鬼神。歲以三月清明。七月望。及十月朔。長吏率寮佐致祭。詔定公侯儀從。

丙寅。長沙洞苗作亂。江夏侯周德興討平之。

辛巳。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上諭止之。上曰。朕以廷臣有才望勲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能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克之事。可為明鑑。朕今立法。令省臺都督府官兼東宮官。管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

心庶幾無交構之患也。

壬午日中有黑子。詔廷臣言得失。

起居注萬謚言日者陽之精也。至陽之中而有黑子焉。是陰之奸乎陽也。其在人事。德爲陽。刑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刑勝乎德。小人勝乎君子。臣請凡臣民有罪。法當死者。皆三覆奏。毋輒置之刑。小人而奸君子之位。者黜之。庶乎天象感也。吏部尚書郎本中言日者君之象也在。陛下修德以禳之。君德修則天變自消。昔宋景公一言之善。災惑猶爲之退舍。况陛下以天錫之資。誠能益加修省。何天變之不回哉。且河南中原之士。隱於山林者。宜訪求之。任於朝者。有能加其官。或不能。皇明大政紀 二卷 五十七

甲申。命禮部尚書陶凱鑄齋戒銅人。

高一尺有五寸。手執書簡曰齋戒三日。凡致齋之期。置御前。使心有所警省。

辛亥。洪武四年正月乙酉朔。

丙戌。中書左丞相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乞致仕。從之。以中書右丞忠勤伯汪廣洋爲中書右丞相。參知政事。胡惟庸爲中書右丞。

丁亥。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暨營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率京衛荆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顏時爲左副將軍。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出秦隴趨成都。

命濟南濟寧青州萊州徐州等衛悉聽達節制。

戊子。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修城池。

命衛國公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軍士。

詔定親祀圓丘方丘宗廟及朝日夕月服袞冕祭星辰社

皇明大政紀 二卷 五十八

稷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先農皆用皮弁服。陪祭

官各服本品梁冠祭服。

己丑。製玉圖記一賜皇太子。

文曰大本堂記。

戊戌。製玉圖記二賜中官。

文曰厚載之記。

己亥。御史臺進擬憲綱。

凡四十條。上親加刪定。頒給羣臣。

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官數。

府州縣凡一千二百三十九。官五千四百八十八員。癸卯。詔中書省以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

以給將士。

甲辰。修治廣西興安縣三十六靈渠。徙屬桂林府。

修馬援故渠。可溉田萬頃。

乙巳。詔宦官月支廩米壹石。

二月戊午。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吏部主事林唐。臣翰林

編修王廉。自安南使還。其王陳日。燮遣其臣阮汝亮。偕來

上表謝恩。貢方物。

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為尚書。

上諭之曰。膏粱所以克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

舍膏粱而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

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故為政者舍仁義而專務刑罰。

皇明大政紀 二卷

五

是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擢卿為刑官之長。卿

於用法之際。常體古人欽恤意。則張釋之于定國。皆可

為矣。卿其勉之。

詔各省鄉試連試三年。

是後則三年一舉。著為定例。

命中書省戶部定文武官歲祿。

命侍讀學士詹同。國子司業宋濂。考試禮闈。

戊辰。奉先殿成。令禮部製四代。帝后神位衣冠。并定諸

祭儀物及常用祝文。

辛未。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以給中原屯種之民。

壬申。中書省奏會試舉人俞友仁等。

命戶部定淮浙中鹽之例。

甲戌。故元遼陽守將平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其

兵馬錢糧之數。遣右丞董遵。僉院楊賢。奉表來降。詔置

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為指揮同知。

三月乙酉。廷試會試中式舉人。賜一甲吳伯宗。郭玘。吳公

達。進士及第。賜二甲楊自立等十七人。進士出身。賜第三

甲姚宗敬等一百人。同進士出身。

詔賜伯宗。朝衣冠帶。授禮部員外郎。高麗人試者三人。

惟金濤。登第。授東昌府安丘縣丞。林實。卞伯儒。皆不第。

三人。皆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詔厚給道里費。遣舟

送還。

皇明大政紀 二卷

六

癸巳。廣西衛指揮僉事左君弼等。平溪洞蠻獠。賞綺帛各

有叁。

丁未。詔大小武臣亡沒者。世襲。

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

上諭古先聖帝賢王。以及歷代帝王。曾主中原安人民

者。皆春秋祭祀。偏安之君。雖賢不祭。主中原而昏愚者

亦不祭。

壬寅。詔臨濠之田。驗丁力計畝。給之。不許兼并者多占。

閏三月己未。賜功臣守墳人戶。

甲子。命吏部定內監等官品秩。自監令正五品以下。至從

七品有叁。

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爲患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官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冰之意也

壬午詔獎吳興王昇善教子賜金絹以旌之仍復其家昇子爲平涼知縣以書托御史幕官宇文桂達之因刑部搜獄中囚得其私書以奏上覽其書內云凡爲官須廉潔自持貧者士之常也古人謂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勤爲本處已以謙

皇明大政紀 二卷 六一

敬爲先進修以學業爲務有暇日宜玩經史至於先儒性理之書亦當潛心其間於此見得透徹則自然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益不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物非所覲也 上嘉嘆良久下詔諭之

四月克蜀階州先是潁川侯傅友德陛辭上密諭之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旣陳則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卿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使人潛規知渠州果陽空虛

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衆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真遁去遂克階州

中山侯湯和率師克歸州李逢春烽火山寨分遣南雄侯趙庸宣寧侯曹良臣帥兵取桑植容美洞及會江夏侯周德興合攻茅岡單屋寨平之

友德兵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真等復集兵據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

皇明大政紀 二卷 六一

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真徑以數騎遁去遂拔之庚寅上以湯和傅友德等伐蜀二月未得捷報命永嘉侯朱亮祖率兵助之

丁酉潁川侯傅友德下渠州果陽留指揮潘忠守之癸卯克綿州

友德徇下江油彰明二縣遂趨綿州遣都督僉事藍玉夜襲其壘蜀將向大亨軍驚擾達旦友德麾兵乘之蜀兵大敗大亨走保漢州遂克綿州戊申冊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女爲皇太子妃辛亥定太廟合祭功臣配享儀制詔立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



五月乙卯詔免江西秋糧。

丁巳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

上諭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瘵官曠職卿等居持衡之任宜在公平以辨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克位而已。

丙寅詔立大社壇於中都。

乙亥詔免兩浙秋糧。

己卯穎川侯傅友德造戰艦成將兵漢州。

友德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

皇明大政紀

二卷

卷

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

蜀守者見之為之解體。

六月壬午克漢州。

初夏人聞王師伐蜀命丞相戴壽大尉吳友仁等悉眾守瞿塘及聞友德破階文下江油乃分兵還援漢州而舟師已逼漢州向大亨悉兵拒戰友德擊破之既壽兵至友德下令諸將曰彼勞師遠來聞向大亨兵敗衆心洶洶一戰可克也乃親率師迎擊壽兵大敗遂拔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百餘人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敗之獲其卒三千餘人馬三百匹友仁走古城友德乃以濟寧侯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

城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千餘人拜擒宣慰胡孔童等獲馬騾五百餘匹友仁自古城道還保寧。

戊子德慶侯廖永忠大敗蜀兵于舊夔州。

辛卯拔瞿塘入夔州。

永忠進兵瞿塘關以山勢峻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我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渡關以據上流人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山岩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分為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以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

皇明大政紀

二卷

卷

將士舁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箭火炮來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千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筭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遂入夔州明日中山侯湯和兵亦至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戊戌偽夏平章丁世真率眾陷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偽夏趙元帥與世真合兵攻城城中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出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為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生路乎

曰世真攻圍益急顯忠遂出兵東門拒戰而世真復攻西門日且暮顯忠被傷累瘡決戰力不支城破爲亂兵所殺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初顯忠領士卒七百餘人及城破僅一百人既而友德調兵來援世真棄城遁去事聞使祭顯忠均諒厚恤其家僞夏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忠率其官屬軍民二千餘百人詣軍門降獻良馬千匹。

友德遣人送至京。上命還其馬賜第居京師。

壬寅故元右丞張良佐左丞房嵩遣叅政張華等貢馬及送殺劉益途黨平童八舟等至京并上故元所授印章宜勅金牌。詔以張良佐房嵩爲遼東衛指揮僉事。

皇明大政紀

卷二

六五

癸卯克重慶僞夏明昇面縛啣壁與母彭氏及其右丞劉仁等奉表詣軍門降。

初廖永忠乘勝抵重慶劉仁勸明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逃命旦夕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兵民雖數萬膽破心悸豈能効力若驅之拒守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鋒鏑昇遂遣使請永忠軍營納款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及和至來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途昇等并降表于京師。

詔定武臣金銀牌制。

上親制文給之曰上天祐民朕乃率撫威加華夷實憑虎臣錫爾金符永傳後嗣字皆陽文。

戊申制宴享九奏樂章成。

唐同陶凱同上之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

魏國公徐達徙北平山後之民三萬五千八百戶一十九萬七千二十七口散處衛府籍爲軍者給衣糧籍爲民者給田以耕凡已降而內徙者戶三萬四千五十六。

七月辛亥存心錄成。

皇明大政紀

卷二

六六

上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聞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祗肅故百靈效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知攸敬遠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亂亦由是而致朕爲是懼每於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善惡豈惟行之于今將俾子孫以爲法守。

以豐城知縣林唐臣爲吏部考功郎中。

唐臣名弼漳州人與修元史授考功主事。上嘉其使安南不受贖命知豐城以事逮至京於獄中陳情。詔釋之陞前官。

論中書不必奏祥瑞如災異蝗旱之事卽時報奏。

置定遼衛都指揮使司總轄遼東諸衛軍馬修治城池以馬榮葉旺為都指揮使

庚申穎川侯傅友德兵圍成都偽夏丞相戴壽知院向大亨以城降

初壽等以象載甲士列陣拒戰友德擊敗之及聞重慶已下遂納款得士馬二萬友德分兵徇下州縣之未下者

壬戌下崇慶州

友德擊敗知州尹善清斬之判官王桂葉率耆民降

乙丑制授明昇為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居第於京師

初昇至中書省擬宋待孟景儀以進上曰明昇與孟

皇明大政紀

二卷

六

景不同景專治國政所為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

淮安侯華雲龍襲破雲川故元平章僧家奴營擒之盡俘其眾并獲駝馬四百餘匹

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陪臣奏安南侵其土地命中書省移咨安南國王即日罷兵各保疆土

乙亥命太常寺祀馬祖

先是蜀明昇獻良馬一匹色正白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高七尺有肉隱起項下厚五分廣三寸餘背廣絡腹精采流動羈勒不可近近之輒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命太常以少牢祀馬祖

復囊沙四百斤壓馬令人跨其上日遊行苑中久之性漸馴服後上夕月於清涼山乃乘之而出如躡雲乘風馳驅甚適上大悅賜名飛越峰

唐辰偽夏平章丁世真率餘黨寇秦川戰敗遁走為小校所殺中書奏請賞小校詔止之

上曰小校殺本管非義也何賞為不許

八月辛巳改制用寶金牌二副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掌之

凡軍機文書非大都督府長官與中書丞相及在省長官不許入奏亦不許擅自請奏若有詔急令調軍中書省即會大都督府官同入覆奏然後各出所藏金牌入

皇明大政紀

二卷

六

內請寶入用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以姦臣論

癸未 皇第十二子生

癸巳淳泥國馬合漠沙遣其臣亦思麻逸進表箋貢方物詔賜文綺答之

貢有鶴頂朱玳瑁孔雀梅花龍腦米西泮白布及降香黃蠟等物

己亥周德興等克保寧

先是遣諭湯和等曰今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偷旦夕之命乘機而取之此破竹之勢無不克者將軍徘徊不進何也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如

此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等聞詔始遣周德興會傳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戊申。潁州上猶縣山寇作亂。命宜春侯黃彬領兵討捕之。

高州府海寇羅子仁等作亂。殺通判王名舍。雷州衛千戶黃青領兵擒子仁等殲之。

九月庚申。三佛齊國王馬哈刺札八刺卜遣其臣玉的力馬罕亦里牙思奉金表來朝。貢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及諸香。坭羅絲被。苾布物。詔賜文綺答之。

辛未。諭省府臺臣以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

不謹備。

乙亥。詔親祭天地宗廟。齋五日。祀日月星辰社稷山川風雲雷雨。齋三日。降香齋一日。著為令。

丙子。置成都衛右中前後四衛。

初。成都既克。潁川侯傅友德等留官軍守之。及曹國公李文忠經理四川。以舊城低隘。增築新城。高壘深池。規模粗備。而友德猶駐兵保寧。中山侯湯和駐兵重慶。各遣人招輯番漢人民。及明氏潰亡。士卒來歸者。因籍其壯丁。置各衛以分隸之。

置保寧守禦千戶所。

初。王師克保寧。潁川侯傅友德留和陽衛指揮黃榮駐

守。至是曹國公李文忠調濠梁等衛官軍置千戶所守之。

十月庚辰。諭天下。有災變。即以實上聞。

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進表箋。貢馬方物。并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虜男子七十餘口。詔賜文綺答之。

丁未。置叙南青州二守禦千戶所。

十一月庚申。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

壬申。戒責指揮郭英私役軍士為私室。宥令改過。

十二月乙酉。吏部奏天下府縣官數。

府一百四十一。官八百八十。州一百九十二。官五百七

十二。縣一千三百。官三千四十一。

定文武官祖父封贈之典。

丙戌。淮安侯華雲龍遣人送故元惠王伯都不花儲王伯顏不花宗王子蠻伯帖木兒至京。獻馬及金寶金印金銀字圍牌。上命賜第宅錦綉襲衣及帷帳襖褲什器等物。

仍月給錢米有差。

詔靖江侯吳禎籍方國珙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嘗克船戶者。凡十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人。隸各衛為軍。仍禁濱海民不得私出海。

辛卯。賞平蜀將士。

惟榮陽侯楊璟南雄侯趙庸永嘉侯朱亮祖不與賞。

癸巳。逮漢中知府費震至京。詔釋之。

丙申。置永寧貴州二衛。及瞿塘漢中階州三守禦千戶所。皆曹國公李文忠經理。

戊戌。詔定官民揖拜禮。

宜春侯黃彬。平贛州上猶山寇還。命賞其將士。文綺錢帛有差。

壬子。洪武五年。正月。己酉朔。

壬子。置親王護衛指揮使司。

每王府設三護衛。設左右中前後五所。所設千戶二人。百戶十人。設圍子手二所。每所千戶一人。

詔今後犯罪當謫兩廣克軍者。俱發臨濠屯田。

皇明大政紀 二卷

七

瑣里國王卜納的。遣其臣撒馬牙葉加兒幹的。亦刺丹八兒山。奉金葉表貢方物。詔厚賜文綺答之。

馬一匹。紅撒哈刺一連。紅八者藍布四疋。紅番布二疋。

凱本里布四疋。珠子頂串一副。并繪其土地山川以獻。

癸丑。遣翰林待制王禕。偕蔣成齋。詔諭雲南梁王。久留禕不遣死之。

上諭禮部。近代以來。舉人不中式。往往謗毀主司。今後有此者罪之。

甲子。遣楊載持詔諭琉球國。

乙丑。詔賜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交趾弓五十。彤弓百。

庚午。五色雲見。

命魏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出中路。曹國公李文忠為左副將軍。出東路。宋國公馮勝為征西將軍。出西路。三道並進。以清沙漠。

時王保保為邊患。達等勸領兵剿絕之。

命靖海侯吳禎率舟師運糧遼東。以給軍餉。

上以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管梗化作亂。命衛國公鄧愈為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為副將軍。討之。

愈率榮陽侯楊璟。宜春侯黃彬。出澧州。德興率南雄侯

趙庸。指揮僉事左君弼。出南寧。良率平章李伯昇。出清

皇明大政紀 二卷

七

州。三道並進。

戊寅。故元知院阿輦真巴。蕃王子赤斤帖木兒等來降。貢馬賜衣一襲。令馳傳詣浙江。徧觀城邑山川。

二月。己卯。諭羣臣。盡心修職。無負國家。

上諭曰。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一日之所為。必求與食相稱。或有不

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子。於國家。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將亡。內外諸官。皆

安於苟且。不修職事。惟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略不究心。紀綱廢弛。民心日離。遂至土崩。

此皆近事。可為明鑒。朕每夜不安寢。未明視朝。嘗恐天

下之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朕懷夙夜盡心能修厥職無負國家具日垂名青史豈不美乎丙戌安南陳叔明遣其臣阮汝霖來朝奉表貢象詔却之

禮部已受其表主事曾魯取其副視之曰前王乃日燧今表曰叔明必有故也亟白尚書詰之益叔明逼死日燧而奪其位懼朝廷致伐故托修貢以規意汝霖不隱具言之上曰島夷何狡狴如此却其貢不受

戶部奏大原陽曲縣負納鹽糧米二千五百八十餘石詔悉蠲之

戶部奏准四川茶稅候西番易馬

皇明大政紀

卷二

七

產巴茶斤四百七十七處茶二百二十八萬六千九百四十三株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徵茶二兩無戶茶園令耕種以十分爲率官取其八歲計得茶一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

戶部奏准會計四川鹽數開煎

出鹽共計一千四百五十六處已開煎二百八十處其未開者一千七十六處遂命會計各郡邑軍民歲食及鹽馬司市馬歲額之數煎辦餘井塞之

二月辛亥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

詔庶民婦女袍衫止以紫綠桃紅及諸淺淡顏色其大紅

鴉綠青黃色悉禁用帶以藍絹布爲之

丁卯都督藍玉擊敗王保保兵於土刺河

辛卯詔車駕出入有司肅清道路官民不許開門觀望

行立所在官員父老合迎駕者於仗外路左叩頭俯伏俟

車駕前行方起

高麗王顯遣密直同知洪師範等奉表賀平夏貢方物且請子弟入大學

上謂中書省臣曰高麗欲遣子入大學此亦美事但其

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宜令其王與羣

下熟議之爲父兄者果願遣子弟入學爲子弟者果願

聽父兄之命無所勉強卽遣使護送至京或居一年或

半年聽其歸省也

皇明大政紀

卷二

七

四月戊寅廣西官軍討平宣化盜命大都督府按南寧指

揮左君弼激變罪禁戢其卒

戊戌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

庚子衛國公鄧愈遣榮陽侯楊璟等討澧州散毛柿溪赤

松安福等三十九洞平之

五月命中書省以綿裘賜遼東將校以衣鞋三萬給戍卒

戊午夏至祭皇地祇於方澤

上憂天久不雨命皇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

皇后具冠服賀曰妾侍陛下二十年每見愛民之心奉

奉於念慮之間今茲天旱陛下誠言所孚天心感格遂

致雨澤之應。民得足食。妾敢進賀。上曰。人君所以養民也。民與君為一體。民食有缺。吾心何安。幸天垂念。獲茲甘雨。吾何德以堪。皇后能同心憂勤。天下國家所賴也。

六月丙子。定宦臣禁令。

丁丑。命禮部議官官女職之制。

定設六局。凡官七十五人。女使十八人。

戊寅。征西將軍馮勝。左副將軍傅友德。率師至甘肅。故元將上都驢降。

初。勝等師次蘭州。友德先率驍將五千人直趨西涼。遇元失罕刺之兵。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元大尉朶兒只巴。

皇明大政紀

二卷

廿五

于忽刺罕口。大獲其輜重馬牛。進至掃林山。勝等師亦至。其擊走胡兵。友德手射死其平章不花。追斬其部落四百餘人。降大尉鎖納兒加平章管著等。至是上都驢知大軍至。帥所部吏民人八百三十餘戶。迎降。勝等撫輯其民。留官軍守之。遂進至亦集乃路。守將伯顏帖木兒全城降。師次別駕山口。元岐王朶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餘萬。友德復引兵至瓜沙州。又敗其兵。獲金銀印。馬駝牛羊二萬而還。

癸巳。定六部職掌。歲終考績以行黜陟。

丁丑。定命婦冠服制。

壬寅。命中書省預送戰襖三萬。鞋六萬八千。納給往征甘肅軍士。

左副將軍李文忠率師深入。敗虜將蠻子哈刺章騎于土刺河。

文忠率何文輝等兵至口溫之地。虜聞之。夜棄營遁。獲其牛馬輜重無筭。遂進至哈刺莽來。虜部落驚潰。復進兵至驢胸河。文忠諭將士曰。兵貴神速。宜乘勝追之。千里襲人。難以重負。於是留部將韓政等守輜重。命士卒仍持二十日糧。兼程而進。至土刺河。虜將蠻子哈刺章覘之。悉騎渡河。結陳以待。文忠督兵與戰。戰數合。虜稍却。復進至阿魯渾河。虜兵益眾。搏戰不已。文忠馬中流。

皇明大政紀

二卷

廿六

矢急下。馬持短兵接戰。從者劉義直奮擊。以身蔽文忠。指揮李榮見事急。以所乘馬援文忠。自奪虜馬乘之。文忠策馬橫槊。麾眾更進。於是士卒鼓勇皆死戰。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追至青海。虜兵又集。文忠勒兵據險。椎牛享士。縱所獲馬畜于野。示以閒暇。居三日。虜疑有伏。不敢逼。乃遁去。文忠亦引兵還。夜行失故道。至桑哥兒麻。士卒無水。渴甚。文忠默禱於天。乘馬跑地。長鳴。泉水湧出。人皆以為天助云。

癸卯。句容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

上御武樓。中書省臣率百官以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陛下臨御。同蒂之瓜產於句容。句容。陛下祖鄉。實為

頑祥。益由聖德和同。國家協慶。故雙瓜連蒂之瑞。獨見於此。以彰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上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蓮。合歡連理。兩岐之麥。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當之。縱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頑祥示之。苟有微過。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保民不致於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上。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頑。不在微物。遂為贊賜民錢一千二百。作鐵榜申戒公侯。

甲辰。命工部造紅牌。鑄戒諭后妃之辭。懸於宮中。

七月乙未。左副將軍李文忠。以所獲故元官屬子孫及軍

皇明大政紀

卷二

廿七

士家屬一千八百四十餘人。送至京師。

上謂都督府臣曰。故元官屬子孫。不宜與士為伍。俾參隨指揮周龍。有可用者。量才用之。軍士則令舊校李伯顏。不花。領之以隸羽林衛。

壬戌。命工部運文綺及綿戰襖詣大同。以俟給賞大將軍徐達。征北軍士。

庚午。高麗王顥。奉表言。耽羅國不奉朝貢。及多有蒙古人留居其國。宜徙之。并乞發兵討蘭透山。逋逃。詔寢之。

八月丙子。禮部尚書奏擬。上親祀。皇太子留居守親王。戎服侍從。皇太子親王。雖不陪祀。宜一體齋戒。請著為令。從之。

已卯。貴州宣慰使雷翠。請討部落隴居。詔却之。

上以隴居反側不從。命由於雷翠所激。謂大都督府臣曰。蠻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耶。宜遣使諭蠻中守將。鎮守邊境。雷翠所請不從。將起邊釁。宜預防之。

乙酉。太原府徐溝縣西北空中。有聲如雷。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

丙申。副征南將軍吳良等。平五開潭溪古州諸蠻。

凡二百四十三洞。籍其民一萬五千。收集逃散士卒四千五百四十人。牛馬四百餘頭。

九月丁巳。靖海侯吳禎。遣途遼東。故元平章高家奴。知樞

皇明大政紀

卷二

廿八

密院高大方。同僉高世舉。張海馬。遼陽路總管高賦等。至京。

戊午。征南將軍周德興等。討婪鳳安田等諸洞。悉平之。遂克泗城州。

壬戌。聖壽節。詔勿賀。

諭高麗國。繼今聖壽節。千秋節。俱免慶賀禮。

十月戊子。詔自今。雜犯死罪。可矜者。免死。發臨濠。輸作甲午。命中書省。諭高麗。并占城。安南等國。遵三年一聘之禮。或比年一來。所貢方物。勿令過多。

上憫驛傳重繁。諭中書省。臣令馬夫。必糧富丁多者。免役。有司務加存恤。有非禮擾害者。罪之。



蜀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秋糧。

十一月壬子。定命婦團衫之制。以紅羅為之。綉重雉為等。第一品九等。二品八等。三品七等。四品六等。五品五等。六品四等。七品三等。其餘不用綉雉。

己巳。上以西安河蘭諸處極邊苦寒。戍卒艱苦。命中書省臣以白金及綿布給之。

軍士十萬餘人。凡給白金三十二萬四百餘兩。綿布十四萬七千七百餘疋。

辛未。上因靖海侯吳禎盡收遼東未附地土。以可懼諭之。

上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有可喜。亦有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上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主荒淫。國祚隨滅。由此觀之。不可懼乎。禎對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壬申。命賞其肅京衛軍士。凡賞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匪所獲馬騾牛羊。不賞。上曰。為將者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祭遵為將。憂國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補過。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十二月甲戌。勅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學校農桑之績。違者降罰。

已卯。上以堯舜執中之旨。諭禮部侍郎曾魯。

上謂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堯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體此道。於是處事之際。欲求其一。至當難矣。上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於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於修身理政。本末次第。具大學一書。上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豈可舍此而他求哉。

皇明大政紀 二卷 七十九

庚辰。詔編實錄。禮部尚書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藏之金匱。實為實錄。凡諸欽錄。聖旨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垂法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為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考焉。其臺省府宜各置銅匱。藏錄簿。以備稽考。俱從之。

乙未。詔別立四川茶局。四川茶鹽都轉運司言。碶門永寧筠連諸處產茶。各剪粗葉。惟西番夷獠用之。自昔商販未嘗出境。既非茶馬司。巴茶之比。宜別立茶局。徵其稅。易紅纓。檀杉木布椒。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編年類 三七四

蠟可資國用。其居民所收之茶，亦宜依江南茶法。於所  
在官司給引販賣。公私便之。今擬設永寧茶局一。曰戒  
首鎮。歲收茶一十八萬八千斤。雅州茶局一。曰礪門。歲  
收茶四十一萬一千六百斤。成都茶局三。曰灌州。歲收  
茶七千四百三十斤。曰安州。歲收茶一萬三千一百七  
十斤。曰筠連州。歲收茶二十九萬六千二百八十斤。既  
收，則徵其十一於官。詔從之。

庚子。詔造獨轅車。

徐達督山西河南造八百輛。李文忠督北平山東造一  
千輛。

癸丑。洪武六年正月癸卯朔。

皇明大政紀 卷二

八二

乙巳。豫章侯胡廷美收集江州沔陽舊將士。

凡一萬四千五百餘人。以舊校六十三人為百戶。分領  
之。賜錢三千。士卒人二千。戰衣各一襲。

賜來朝守令酒食。

上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  
子成其德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小人養其賊而悖其  
德，故殃流於衆。且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  
理恒昭融於中。小人舍而不為，故私欲恒蔽錮其內。朕  
之任官，所用惟賢。舉廉興孝，惟欲厚俗崇德，勸舍惟欲  
成風。若偽為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為愷悌，必無樂易  
之誠。爾等宜勉修厥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壬子。命吉安侯陸仲亨偕大同都督何文輝往北平練兵  
防禦。

甲寅。以舉人張唯、王輝、李瑞、張猗、王璉、張奉、任敬、馬亮、陳  
敏俱為編修。令入文華堂肄業。詔太子贊善大夫宋濂  
為之師。

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定其優劣。命光祿日  
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冬夏賜衣，時賜  
白金弓矢鞍馬，寵遇甚厚。

黜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為廣東行省參政。

時廣洋以異柔急政黜之。

丙辰。命工部尚書黃肅以俸贖咎。

皇明大政紀 卷二

八三

肅坐法當笞。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以  
俸贖之。

戊午。命中書省臣同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議教練軍士  
律。

己未。置西寧衛。以故元納款朵兒只失給為指揮僉事。  
辛酉。上諭儒臣詹同戒聲色。

上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  
則禍敗隨之。故其為害甚於鴆毒。朕觀前代人君，以此  
敗亡者不少。益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福，靡曼之  
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  
其淫邪，不為迷惑者有幾。况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

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遜聲色，昔成湯所以能垂裕後昆。陛下此言，端本澄源，誠萬世子孫之法也。詔免江西沮壞鹽法商民死輸作臨濠。

安南陳叔明遣其臣譚應昂等奉表謝罪，貢方物，且請封爵。

應昂懇陳前王日煜因病而歿，叔明遜避于外，為國人所立。上曰：煜既病卒，國人當為之服。叔明且以前王印視事，侯能安疆土，撫輯人民，然後定議。命中書下廣西行省備述斯意以諭之。

二月戊子，改羣牧監為太僕寺，以監令唐原亨為太僕寺卿，監丞孫瑛為少卿。

皇明大政紀 卷二

八

始定養馬之法，命應天、廬州、鎮江、鳳陽等府、滁和州民養江北便水草一戶養馬一匹，江南民十一戶養馬一匹，官給舍馬為種，率三牝馬置一牡馬，每一百匹為一羣，羣設羣頭、羣副掌之。牝馬歲驟馬一駒，牧飼不如法，缺駒損斃者責償之。其牧地擇旁近水草豐曠之地，春夏牧放游牝，秋冬而入寺官，以時巡行羣牧，視馬肥瘠而勸懲之。任滿吏部考其生息多寡以為殿最焉。

甲午，暫停設科舉，別令有司察舉賢才。

三月癸卯，昭鑑錄成。

先是命禮部尚書陶凱、主事張籌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為觀戒者為書，會凱出叅行省，編輯未成於

是召秦王傅文原吉、翰林院編修王傑、國子博士李叔允助教，朱復、秦府錄事蔣子杰續修之。至是書成，繕寫為二卷。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為叙，以進。賜名曰昭鑑錄，以頒賜諸王。

戊申，上閱武教場，畢諭諸將毋凌虐害民。

壬子，命魏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曹國公李文忠為左副將軍，中山侯湯和為右副將軍，統諸將校往山西北平等處備邊。

甲寅，命德慶侯廖永忠督定遼糧儲，仍以戰衣皮鞵各二萬五千給其軍。

庚午，詔會計在京大軍月糧官吏俸給。

皇明大政紀 卷二

八

月支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石有奇。

四月壬申，太僕寺丞梁楚先帖木兒請寧夏境內務農屯田兼行種鹽之法，從之。

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招集流亡，與此利以足軍食。

戊子，以孔克表為翰林修撰。

己丑，命天下郡縣繪山川圖以進。

戊戌，置御藥局于內府。

辛丑，命吏部訪求天下賢才。

上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

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稱者。宜令有司。舉備禮遣。送至於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淮安侯華雲龍奏。上諸關防守事宜。從之。  
東自永平薊州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關隘。有九約。去五百餘里。俱係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紫荆關及蘆花山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所禦守。

五月壬午。祖訓錄成。

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嚴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親爲之序。首尾六年。凡七騰稿。始克成編。於是頒賜諸王。且錄於謹身殿東廡。乾清宮東壁。令諸王書於王官正殿。內東宮壁。以時觀省。

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六月壬午。盱眙縣民進瑞麥一莖。二穗者凡十六本。

御史答錄與權言。天產嘉祥。皆所以兆國家之福。而爲聖世之徵。今瑞麥之產。乃上帝借草木之靈。以彰君臣異體同心之象。又產於盱眙。屬臨濠帝鄉。也是宜薦之宗廟。以彰祖宗之神靈。且新麥之登。尚薦宗廟。况瑞麥

乎。上曰。以瑞麥爲朕所致。則不敢當。必歸之祖宗神靈。御史之言良是。乃命薦之宗廟。

甲申。胡兵入寇武朔等州。時大將軍徐達駐師臨清。報至。遣臨江侯陳德。鞏昌侯郭子興。率兵進擊之。

戊寅。命淮安侯華雲龍都督同知何文輝。以永平起集故元舊五省八翼軍士一千六百六十二人。分補北平各衛軍伍。

戊子。大將軍魏國公徐達。分遣左副將軍李文忠。率諸將統騎兵。右副將軍馮勝。率諸將統步兵。分駐山西北平等處。相機招討殘胡。

七月壬子。以中書左丞相胡惟庸爲右丞相。御史中丞陳

寧爲御史大夫。

皇明大政紀 二卷

八六

丙辰。以吏部尚書詹同等爲翰林學士承旨。仍兼吏部尚書。以兵部尚書樂韶鳳爲翰林侍講學士。

己未。詔禮部每春正月。秋七月。享太廟之日。遣官祭功臣於雞鳴山廟。

八月庚午。學士承旨詹同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迎神奏成和之曲。奠帛奏寧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亞獻終獻奏景和之曲。徹饌送神俱奏成和之曲。

丙子。胡兵寇河州。土門峽千戶王才戰死。臨江侯陳德統兵擊敗之。

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於先師孔子。

時丞相胡惟庸奏誠意伯劉基恭政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上曰劉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與祭而享其胙於禮可乎其武人不知道理皆不足責。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與祭不頒胙。

辛巳更定親屬相容隱律。

乙酉建歷代帝王廟於京師。

祀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夏禹商湯

周文王武王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

襲封衍聖公孔希學以父喪服闋來朝勅勞之。

勅曰卿家昭名歷代富貴不絕者乃由陰陽之重耳何

謂明大政紀 卷二 八七

者以其闡聖學之精微明彝倫之攸叙表萬世綱常而

不泯也朕嘗思爾祖之道貫通天人則所以繩祖武者

誠為不易朕聞卿來朝已勅中書饗勞至則領之仍賜

襲衣冠帶靴鞋。

己丑京都城成。

週圍二千六百丈高三丈城上戍屋二百七十九。

九月壬寅詔編日曆。

承旨詹同等奏自上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績

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而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

匱傳於後世。上從其請命同與侍講學士宋濂為總

裁官侍講學士樂韶鳳為催纂官禮部員外郎吳伯宗

儒士朱右趙壘徐一夔孫祚徐尊生同纂修鄉貢進士黃景國子監生陳益賜等謄寫。

丁卯詔定散官資級文武官誥勅制度。

公侯一品至五品誥命六品至九品勅命公侯及一品

誥命用玉伯子男及二品以下用犀五品以下用角。

丁未衍聖公孔希學請歸。賜白金百兩文綺帛各五疋

賜宴於光祿寺命翰林院官待之。

庚戌詔禁四六文辭。

先是命翰林院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法者翰林

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上

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為天下式諭羣臣曰唐虞三代

皇明大政紀 卷二 八八

典謨訓誥之辭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之間

猶為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綺綺靡而古法蕩然

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一變而卒未能盡變近代

制詔表章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雕琢殊異古體且

使事實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誥諭臣下辭務簡古以

革弊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奏箋奏疏表文毋

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戊午鑄太和鐘成。

壬戌改臨濠府為中立府。

十月辛未賜弘文館學士胡鉉還鄉。

辛丑却高麗貢馬賜璽書責之。

書云王之貢馬其數五十四使云道亡者二而至京如數乃金甲丙以已馬足之詢之云欲自進於東宮因道亡遂以備數命使問之果王言乎抑汝意乎對曰非王自願也春秋之法人臣無私交使越風濤之險以奉貢獻而又挾私以行詐此果以小事大之禮乎若使者自為宜懲治之

壬辰令考究前代糾劾內官法

丁酉江夏侯周德興奏田州府總管黃至威招撫鳳儀等州一百一十七處人民皆來款附。上嘉至威招撫之功以安州侯州陽縣屬之。

十一月壬子大將軍徐達等擊胡兵於懷柔三角村擒故

元平章康同僉

已未潞州遣人貢人參

上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難豈不勞民今後不用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來朕用止之遂以死中種田數十畝每耕籽刈穫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宜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遠方取珍味甚得詒謀之道也

閏十一月甲申詔定品官家用祭服公服

禮臣定議品官之見尊長而用朝君公服於理未安宜

別製梁冠絳衣絳裳革帶大帶大白襪烏鳥佩緩其衣裳去緣僕三品以上用佩緩三品以下不用其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三品以下并去佩緩從之仍令如式製祭服賜公侯各一襲以為祭家廟之用

已丑詔詳定大明律

先是上既命頒行律令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禎等直解其意頒行民間既而又令儒臣同刑官共講唐律目錄二十餘條進覽上為斟酌擇其可行者從之至是重命劉惟謙詳定大明律篇目皆准于唐十二月戊戌併僧道寺觀禁女子不得為尼

上以釋老二教近代崇尚太過徒眾日盛安坐而食蠹

財耗民甚於此

乃令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所併其

徒而處之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度牒必考試通經典者方許又以民家多以子女為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聽未及者不許著為令

皇明大政紀卷之三

臣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甲寅。洪武七年正月丁卯朔。

巳巳。江夏侯周德興奏閱武昌等衛十五衛所軍數

軍四萬四千八百九十九人。馬騾一千二百一十五匹。

長興侯耿炳文奏鞏昌慶陽平涼三衛土著頭目石林仲

榮等二十九人。隨征甘肅等處有功。請授以職。詔從之。

諭東宮臣以正道。太子。

上曰。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

皇明大政紀 三卷

承王者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

士以為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詖行。自然

漸漬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

而不知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道

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

可以副朕所望。

詔都督僉事王簡王誠李伯昇分往彰德濟寧真定統軍

屯田。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衛所。偃武連年。士卒懈怠。兵

餉日取諸民。故命專之。

定親王國中所居殿及城門名。

以前殿曰承運。中曰圓殿。後曰存心。四城門正南曰端

禮。北曰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

曹國公李文忠敗虜于白登。俘其國公孛羅帖木兒。

文忠駐代縣。遣將各出。擒平章陳安禮。木屑飛于三不

刺。斬虜將珍珠。騾于順寧陽門。

二月丁酉。詔免平陽太原汾州等州縣田租。

上以其去年罹旱災。故蠲之。

命有司修治闕里。

先師孔子廟廊。祭器樂器法服俱新製。仍設孔顏孟三

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

臨江侯陳德。六安侯王志各以所獲韃靼元帥禿魯迷失

等共二百餘人。送至京師。

德領兵于會寧等處。志領兵于朔州等處。俱奏捷。

三月丁卯。勅大將軍徐達左右副將軍李文忠馮勝等。以

所統將士分布北平山西屯種。

定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留山西。營陽侯楊璟汝南

侯梅思忠往北平。

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

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反。往招之。郭買的不

從。着沙火石反。夜斬其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為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

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所

獲牛馬給之。

轉漕粟于陝西。

四月丙申。上巡幸中都。改中立府為鳳陽府。徙治新城。

命置鐵冶。凡一十三所。每所置大使副使各一員。

命大將軍徐達以獲故元官屬送京師。軍民居之塞內。

都督藍玉敗虜于興和。

丙辰。命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中山侯湯和。鞏昌侯郭

子興。復鎮北邊。

五月丙寅。纂修大明日曆成。

自。上起兵臨濠。至即位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

次第禮樂沿革。刑政施設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

皇明大政紀 三卷

不具載。合一百卷。承旨詹同。侍講學士宋濂。率儒士進。

命藏之金匱。其副藏於秘書監。濂等又言於。上曰。日

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倣唐太宗貞觀

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為書。以傳於天下。上從之。於

是分為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為五卷。總四萬五

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

官日記錄之。隨類增入。

乙亥。賜浙江行省徐本。李質。湖廣行省叅政陶凱。吳雲。江

西行省叅政班用吉。夏禮。祿米各百石。

禮部尚書牛諒。奏古禮大祀。齋日。宰犢牛為膳。以助精神。

詔止之。

上曰。大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牲。所費太侈。後

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

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

法古。其可哉。

六月丙申。命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署中立府。行大

都督府事。

癸丑。置貴州大華麻響長官司。以幸也。為大華長官。的雍

為麻響長官。

乙卯。命書。鷄籠山功臣廟。祔祭功臣姓名于籍。

每歲遇祭。則製神王命都督府官主祭堂上。各衛指揮

祭兩廡。永為定式。

皇明大政紀 三卷

戊午。立皇陵祠祭署。

上以故人汪文為令。劉英為丞。專典祀事。俾子孫世守

之。

詔翰林儒臣詹同。宋濂。議分獻禮。

同等議。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即分獻官行初獻

禮。亞獻終獻皆如之。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

皆所以道達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定凡祭

祀罷上香。

倭寇膠海。

七月。議增園丘方丘從祀。

西番獻葡萄酒。詔却之。



上謂省臣曰。昔元時造營衛。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甚。豈宜效之。且朕性不喜飲。况中國自有林米供醴。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曹國公李文忠督兵攻大寧高州大石崖克之。

斬故元室王朵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

八月戊戌。遣故元威順王子伯齋。詔諭雲南。

辛丑。詔天下有司體訪軍士戰死及避難之民死在他鄉。其父母妻子無依者。廩至京。官為存養。

上躬祀歷代帝王于新廟。

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八帝。服袞冕行禮。

御史答祿與權請行禘禮。詔止之。

皇明太祖紀

卷三

五

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為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自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祭。不過合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禘。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審始祖之自出。莫知始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禘祭之禮似難遽行。上是其議。

癸卯。遣使賜故元臣禿魯書。并諭故元國公乃兒不花。

曹國公李文忠敗虜于豐州。

擒胡官答俊海把都忽都等十二人。部衆百餘人。并斬

魯王。獲其妃蒙哥及其金印。

靖海侯吳禎捕獲倭寇人。船送京師。

乙卯。增列侯等官食祿。

擢釋氏郭傳為翰林應奉。

上御武樓。宋濂侍。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上領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其文進。上覽之。曰。誠如卿言。既召見。俾侍左右。以備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為翰林應奉。陞起居注。遷考功丞。

九月戊辰。定祭祀拜禮。

上命節為十二拜。始迎神四拜。飲福受胙四拜。送神四拜。

皇明太祖紀

卷三

六

丁丑。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

上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茂。遇秋而零。落氣之感。猶知榮悴。况於人乎。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南來。已五載。今既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思。宜遣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

復設市舶司。

己卯。翰林院奏進回鑿樂歌。

先是。上以祭祀還。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之意。諭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誦美。無復古意。大嘗聞諷諫則

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自警之意。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母有所避。至是上所撰神降祥神。既酣酒。色荒。會荒諸曲。凡三十章。曰回鑾樂歌。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爲八隊。隊皆八人。禮部具圖以上。命樂工肄習之。

十月己未。皇長孫雄英生。

命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中都。

上謂李善長曰。濠州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爲已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遂移江南民十有四萬詣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七

鳳陽。命官監墾田畝。以善長同列侯吳良周德興等總督之。

十一月壬戌。孝慈錄成。

先是貴妃孫氏薨。勅禮部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於人情甚矣。乃勅翰林學士宋濂等曰。養生送死。聖王之大政。諱亡忌疾。衰世之陋俗。三代喪禮。節文尤詳。而散失於衰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夫人情有無窮之變。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考得古人論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

之。於是上親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亦稍有升降。至是書成。名曰孝慈錄。上自序之。使內外遵守。

甘露降于鍾山。

劉基作頌。述洪武四年十月降于鍾山。五年十一月又降。今年仍降如初。

詔中書省都督府爵功臣庶子以流官。

以後有能捍大患禦姦侮者。仍功入世襲。不在流官。或有不恭怠事。律有常憲。

封卜煙帖木兒爲安定王。

詔分別應赦諸人。

皇明大政紀

卷三

八

壬午。太陰犯軒轅左角。諭中書省臣各告省衛官。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改之。

十二月。御註道德經成。

上謂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註之以發其義。

詔鑿石灰山河。

日本國王良懷及其陪臣各遣人入貢。却之。

詔靖海侯吳禎免籍方氏溫台明故兵。

上以寧海知縣王士弘奏妄引平民。卽詔罷之。

乙卯。洪武八年正月辛酉朔。

各省郡縣來朝。以濟寧知府方克勤有善政。賜燕禮部。有司論軍士得沒錢者當杖。詔釋之。

潮州府民輸官錢三十餘萬。入楊子江。舟覆錢沒其半。民既代償。已而軍士有得所沒錢者。有司論當杖。上曰。士卒得錢於水中。非盜也。釋之。

乙丑。命中書省行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衣糧無所依者。給之屋舍。

諭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展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

皇明大政紀

三卷

九

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吾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也。

丙寅。遣官祭功臣于鷄籠山廟。增祀華雲龍李思齊等八人。詔天下郡縣閭里皆立社學。延師儒教民間子弟。有司以時程督。

洪武聖政記成。

學士宋濂以上所行關政要者。編集成書。

辛巳。遣衛國公鄧愈。河南侯陸聚。往陝西。中山侯湯和。平

章伯昇往彰德真定。李濟陳方庸武興往永平。董兵屯田。開衛戍守。二月庚子。御製資世通訓成。

上謂侍臣曰。人君為臣民之主。任治教之責。上古帝王。道與天同。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弗遑。思以化民成俗。復古治道。乃著是書。以示訓戒耳。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十四章。其一君道章。凡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十有七事。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二章。皆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

詔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山川之次。

癸丑。享先農躬耕籍田。

皇明大政紀

三卷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

諭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恐所司牧養失宜。或擾害養馬之民。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具鈞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強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歲為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故邪。爾其為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丙子。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致祭。

雲南土酋阿奴聰襲劫石門關。吉安侯陸仲亨率指揮李榮討平之。

三月詔造大明寶鈔

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多盜銅又商賈轉易錢重道遠不便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

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上諭曰近北方喪亂之後人鮮知學今大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二百六十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皇明大政紀

三卷

十一

詔有司給由赴京無農桑學校者以違制論

詔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道理之原朕嘗設置有司頒降條章使敦篤教化務欲使民豐衣足食理道明暢何有司不遵朕命往往給由赴京者皆無桑株數目學校緣由甚與朕意乖違特勅中書省令有司今後敢有無農桑學校者論擬違制民有不奉天時而負地利者如律究焉

洪武正韻成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命學士樂韶鳳等以中原雅音校正之

四川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

甲辰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

上駐中都祭告天地

甲寅欽天監奏曰上有青氣在趙分恒山之北

上諭傅友德等嚴飭守備

丁巳誠意伯劉基卒

先是上欲相胡惟庸基以為不可既而上竟相惟庸基大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因憂憤舊疾愈增時惟庸潛蓄奸謀深惡基乃遣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基以白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

五月詔永嘉侯朱亮祖等率師向潁川侯傅友德往北平

皇明大政紀

三卷

十一

備胡

遣內使趙成往河州市馬

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直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詔陝西行省減漢中租賦招山民開種

從陝西僉事虞以文所奏

貶禮部員外郎吳伯宗于鳳陽

時丞相胡惟庸專橫伯宗性剛直不屈惟庸銜之故貶

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斥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  
滋久為國大慮辭甚切直 上覽其奏召還賜襲衣鈔  
錠既而奉使安南獲馴象以歸獻之改國子助教

六月命書省臣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  
來朝貢若其王立則世見

七月己未朔日食

詔定五祀禮

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寇季夏祀中雷孟秋祀司門孟  
冬祀司井

壬戌命曹國公李文忠濟寧侯顧時往山西北平整飭兵  
馬

聖明本政紀 卷三

詔免江南湖北旱租

八月京師大旱

己亥勅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永嘉侯朱亮祖南安侯俞通  
海諭諸屯勸農事

開登萊河

降翰林修撰答祿與權為典籍

以不修職降之

賜學士宋濂醉學士歌

上觀川不息陋尹程秋水賦仍更為之賦召翰林諸臣  
觀之令亦各撰一篇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上皆觀覽

評品已而賜坐勅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 上顧濂曰

卿何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愆於禮 上曰卿姑試之

濂飲畢 上曰更宜一觴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瑟

縮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至盡 上大悅濂

面頰行不成步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

賦醉歌 上賦成賜濂濂頓首謝 上仍命羣臣各賦

醉學士歌見一時君臣同樂也

九月壬子命 皇太子秦王晉王楚王靖江王遊中都

以講武事詔贊善宋濂長史趙壘等從行

上閱輿地書得濠梁古跡一卷命內臣馳驛以賜東宮

且題其外令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驛得

上所賜書大喜以示濂濂因啓曰臨濠古跡惟塗荆二

聖明本政紀 卷三

山最著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縣西

八十五里二山本相連屬而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

之水始流二山間民獲免阻饑之艱禹之功也十一月

壬申 皇太子既過中都乃往遊焉命濂撰文記之其

他古跡濂歷歷舉之因事進說甚有規益事畢遂還京

師

乙卯詔學士樂韶鳳考議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

韶鳳擬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用大

牢伏臘每月朔望用常牲祠祭署官行禮從之

浚滎陽縣洪渠堰

舊堰壅塞不可通灌溉命長興侯耿炳文督工浚之由

是五縣之田大獲其利。

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使雲南。

初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為徐達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糖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共逼雲胡服。辨髮詐為元使。改易制書。以給梁王。雲不從。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

虜寇大同雁門。詔舉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詔改建大內宮殿。

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宮室朴素。后世窮極侈麗。習尚

皇明大政紀 卷三 華靡去古遠矣。朕今作室。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廢財。以事游觀之樂。朕決不為之。其勅所司如朕之志。

十一月乙丑。詔翰林院議郊祀祭壇脫舄之禮。學士樂韶鳳議於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蕭籍地設御幕於壇東南門外。及設執事官脫履之次於壇門外西側。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舄。升壇。其升壇執事。導駕讚禮祝。并分獻陪祭官。皆脫舄於外。以次升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脫履就位。祭畢。降壇納舄。從之。增六部官。

甘露降于園丘青松之上。

上詣齋宮。省視壇場。親觀甘露凝枝。懸垂上下。有若明珠。命採而嘗之。入口如飴糖。詔羣臣從行者。其採食之。儒臣咸獻歌詩以頌德。上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特祥。未必獲吉。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懈。豈敢以此為己所致哉。因著甘露論以示羣臣。

發罪人工役屯種於鳳陽。令各處人民雜犯死罪者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私罪當罷職者。發鳳陽屯種。

皇明大政紀 卷三 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屯種。

命學士宋濂參中書大政。濂固辭。允之。濂辭曰。臣無他長。唯文學是攻。今待罪翰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要樞。上愈厚之。每日令侍膳。訪詢舊章。講求治道。

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鍾于鳳陽。

十二月。詔御史臺自今糧長有雜犯及流徒者。許納銅贖罪。

陝州人獻天書。斬之。

虜納哈出寇遼東。守將馬雲葉旺擊敗之。陞都督僉事。仍守遼東。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三三七

丙辰洪武九年正月丙辰朔。

丁巳。上以修德進賢之道諭太子諸王。

上曰古之君趨蹌有節。陟降有數。周旋跬步而不違於規矩者。由其德充於內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臻。惡行不見而邪辟日遠。已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自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我德之斧斤。讒佞好諛。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於嗜好。則必為其所陷矣。汝等其慎之。

戊午。命都督府擇公侯都督及各衛指揮嫡長次子。可試用者為散騎。參侍舍人。

皇明太祖紀 卷七

俸秩視八品。隸于都督府。佩弓充宿衛。或署各衛所事。聽省府臺部差遣。有才器超卓者。不次用之。

壬午。冊魏國公徐達長女為燕王妃。

詔指揮僉事余隆等三十人。附祭鷄籠山功臣廟。

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遣使勞遼東都指揮馬雲葉旺。

二月。定宗王公王歲祿。

大安州民獻玉簡十六。詔仍瘞其地。

驗其刻。乃宋真宗祀太山后土文。

三月。壬申。太白晝見。

詔免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及直隸淮

揚徽池安慶稅糧。

北虜伯顏帖木兒差人赴中山侯湯和等請和。詔諸將悉還獨留潁川侯傅友德屯田備之。

四月丙午。日本國王良懷遣沙門主廷用等奉表貢馬及方物。且謝罪。詔賜其王及廷用等文綺帛有差。

乙酉。詔增亡沒功臣趙德勝等七人封號。

北虜伯顏帖木兒犯邊。潁川侯傅友德設伏大破之。

五月癸酉。詔議葬祭儀。

上方有事。方丘適有晉王妃之喪。命學士宋濂考古以聞。濂議郊社之禮。國之大事。聖人所重。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之。示有尊也。上然之。

皇明太祖紀 卷七

丁亥。以宋濂為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

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官室。無得過侈。

省臣言。王官飾朱紅。室飾大青綠。亦若不為過度。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興。阿房西苑。秦隋以亡。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心。

六月。詔改中書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陞彭州知州胡子祺為延平知府。

初。子祺為御史。請都關中。上善之。擢廣西僉事。改知

彭州。有善政。故陞之。

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之績。黜降之。

諭侍臣盡忠補過

上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筭虛曰教我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搖鞀禹聖人也虛已求言如此之切朕屢勅廷臣言無諱至今少有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事無可言者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盡忠補過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

命書兵部錄用故武官子孫有遺棄者

召岐寧衛經歷熊鼎還京西戎朵兒只班要劫中途死之上悼惜之詔立祠致祭

山西汾州考平遙縣主簿成樂能恢辦商稅詔吏部移

文訊之

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額外剝削主簿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為能州之考非是其訊之

七月癸丑朔日食

詔功臣何文輝等一百六人祔祭于鷄籠山功臣之廟

以韓國公李善長子祺為駙馬都尉尚皇長女臨安公主

饒州知府郎敏奏樂平無賴刁民誣訴大姓五十家謀逆詔誅之

八月丙申躬祀歷代帝王

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韓國公李善長李祺父子孤恩失禮請付法司正其罪詔姑宥之

九月更定王府官制

金星犯上將諭魏國公徐達及諸將一體謹備

中書省奏福建叅政魏鑑瞿莊管死姦吏賜璽書勞之上曰朕觀自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馭臣以禮臣能馭吏以法則治君不能馭臣臣無以馭吏則亂或云胥吏下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則蠹政政蠹則民病朕嘗者令凡吏卒違法繩之以死此令行之已久奈何貪官動為下人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叅政置

皇明大政紀 卷三

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斯民庶幾有賴矣故特勅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下詔求盡言時政

時五星素度日月相刑於是山東布政使吳印海州學正曾秉正御史孫化刑部主事茹太素皆應詔陳言

上擇其可行者施行之

山西平遙訓導葉居升上言二事速繫刑曹

其略曰分封大侈求治大急用刑大繁上以其疎闊骨肉罪之

罷弘文館

十月命書省臣詳議大明律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



聞。

上諭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得中。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張湯得以私意亂之。况始未盡善。其能久而無弊乎。今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於是胡惟庸汪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二條。

壬子。監察御史吉昌等劾秦府右相文原吉奏事僭行左門非禮。詔皆宥之。

乙未。新太廟成。奏安神主。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五

國初立四親廟。至是從同堂異室之制。前為正殿。後為

寢殿。

定太廟配享功臣。

上手詔獎山東布政使吳印。

嘉其因星變陳言。敷露肝膽。為國為民。

十一月。上與侍臣論自古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

狄之禍。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

侍臣曰。自古亡國多由于此。而所以啓之者有漸。女寵之禍。始于溺愛。外戚之禍。始于怙恩。宦官之禍。始于預政。權臣之禍。始于蒙蔽。至於藩鎮跋扈。則由于姑息。夷狄侵暴。則由于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上曰。木

必靈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耳。漢無外戚閹宦之禍。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何有女寵之禍。不牽于私愛。何有外戚之禍。不假以政事。何有宦寺之禍。不為所蒙蔽。何有權臣之禍。兵賦不專。何有藩鎮之禍。武備不弛。何有夷狄之禍。凡上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願著之常典。以示將來。

吐蕃寇西塞。命衛國公鄧愈等總兵討之。

十二月。庚戌。頒建言格式。

上因主事茹太素上疏時務。累萬餘言。可行者四事。因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五

頒示中外。使言者直陳得失。無事繁文。復自序其事于

旨云。

詔賑江南江北。

上諭羣臣凡事竭誠盡意。相與可否。毋圖容悅。

置寧夏諸衛。

勅送故元官蔡子英歸塞北。

上因子英志不可奪。勅有司送之出塞。

壬午。命汝南侯梅思祖往濟南貴州簡閱兵馬。

丁巳。洪武十年正月。庚辰朔。

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致仕。

濂既老。難于步趨。上命選良馬以賜。復作良馬歌。命

詞臣咸賦之。至是年六十八。上憫其老。命致仕。及二月。陞辭。以御製文集賜之。加綵段鈔及衣三襲。命其孫慎護之。

工部承差張致中。上言三事。上嘉之。擢為宛平知縣。

其一曰。監察御史。廼朝廷耳目之寄。宜擇老成。審諤公明。廉正者。俾居其職。庶知官民利病。激濁揚清。以佐治化。其二曰。京師乃天下都會之地。邇者米價騰踊。百物沸騰。蓋由年穀不登。素無儲積。今後宜令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斂散。則物價自平。其三曰。北方土曠民稀。開墾有限。所在守令。往往責里甲。增報額數。以為功績。罔上損民。甚無謂也。宜令各處農民。自實見墾畝數。以

皇明大政紀

卷三

定稅糧。庶不有名無實。民力不困矣。

論中書省臣。凡官員聽選者。宜早與銓注。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

上曰。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于人。資用既乏。遂流為醫士。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為差。皆與道里費。命都督僉事藍玉。練兵東昌。

二月。遣官享先農。命應天府官率農民耆老陪祀。庚申。復永成侯薛顯食祿。

顯先有過。減其食祿。至是全給之。詔自今仕官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役。著為令。

白虹貫日。

三月丁未。上與羣臣論日月五星之行。

翰林應奉侍讀典籍黃麟。考功監臣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為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為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折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四月。征西將軍鄧愈。副將軍沐英。率師討吐蕃。破之。

皇明大政紀

卷三

愈等分兵為三道。併力齊入番部川藏。覆其巢穴。窮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

命監察御史李鐸。往誠意伯劉基家。取觀象玩占天文諸書。

先是。基子璉。遵父命。收諸書。緘藏石室中。伺服闋。上進及鐸至。璉即日出。諸石室。悉取送官。從鐸赴闕。言其父遺命。上喜。復官之。璉以未終制。辭。甫釋服。即除考功監丞。尋兼監察御史。復擢江西叅政。

五月。戊戌。諭侍臣公賞罰。

上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

主於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為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上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庚子。命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李文忠總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同議軍國重事。

上因內官監言及政事。即曰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

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之人得與謀者。况閣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僻逢迎。其常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

皇明大政紀

三卷

五

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是為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侍服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謝。

癸丑。命江夏侯周德興往濟寧。宜春侯黃彬往沂州。整理軍務。

庚申。命平涼侯費聚往陳州。整理軍務。

戶部主事趙乾往賑荆斬等處水災。坐遷延伏誅。

命韓國公李善長等十八人。分祀嶽鎮海瀆。

六月。詔政事啓。皇太子處分奏聞。

七月。置通政使司。以曾秉正為通政使。

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

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

上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今汝等出巡。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勿事虛文。凡為治以安民為則。民安則國安。汝等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在汝等。其慎之。

八月。庚戌。詔改建 園丘于南郊。

初。園丘在鍾山之陽。方丘在鍾山之陰。上以分祭天地。人情有所未安。至是欲舉合祀之典。迺命即園丘舊址。為壇。而以屋覆之。名大祀殿。命改建社稷壇于午門之右。社稷共為一壇。

皇明大政紀

三卷

五

南番淡巴國遣人入貢。

九月。致仕學士承旨宋濂來朝。

上見大喜。遣儀曹備膳。羞諸物。抵寓館以賜。

上諭羣臣戒逸樂。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諛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若以荒寧怠政。為垂拱無為。帝舜何為。曰。耄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

勝言。朕常以勤勵自勉。未且臨朝。夜臥不能安席。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傷。量度民事。當速行者。卽待旦發遣。非朕不欲暫安。祇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旣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勉。朕無憂矣。羣臣皆頓首受命。

乙酉。暹羅斛國王遣于照祿奉表貢象及胡椒蘇木等物。命禮部員外郎王恒齋詔往賜之。

勅諭浙江温州府訪求師儒。

丙申。紹興全華衢州大災。命賑給之。

命胡惟庸爲左丞相。召汪廣洋爲右丞相。陳寧爲左御史。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三

大夫丁玉爲右御史大夫。

十月。新建社稷壇成。

先是禮部尚書張籌奏。天地社稷宗廟崇敬之禮一也。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後世列爲中祀。失所以崇祀之意。至唐升爲上祀。國初仍列中祀。臨祭之日。或具通地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旣考用古制。右社稷左宗廟。有事社稷則奉仁祖皇帝配。其禮重矣。宜升爲上祀。其冕服以祭。上是之。至是行奉安禮。上冕服乘輅。百官具祭服。詣舊壇以遷。主告。改作大內宮殿成。

闕門曰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內正殿曰奉天殿。上御之以受朝賀。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東爲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視事之所也。右順門之西爲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上齋戒時所居也。上喜大內宮殿制度不侈。勉侍臣崇節儉。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三

衣食。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盈。夙夜兢惕。弗違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宮壺之間。皇后亦躬服浣濯。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且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意。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觀心亭成。

時宋濂來朝。上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日勤庶務。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于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祇惕。是以作此亭。名曰觀心。卿爲朕記之。傳示永久。

戊午。封大都督沐英為西平侯。賜誥券。

詔併州縣。

遣使齋詔印。立三佛齊國王嗣子麻那者巫里為王。

十一月。己卯。皇孫允炆生。

丁亥。合祀天地于奉天殿。

祝文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周禮。分祀天地于南北郊。周旋九年。於情未有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禮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人子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大祀殿。功未就緒。今朝

皇明大政紀

主卷

十九

堂適成。時當冬至。謹合祀于殿廷。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為定禮。謹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惟上帝皇地祇鑒之。

江夏侯周德興有罪下獄。上特赦之。

都督濮真征高麗。被執不屈死之。

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入寇。命御史大夫平羌將軍丁玉率師討之。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丙午。諭大師李善長等。自今政事。皆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為參決可否。

上曰。人君聰明。雖得於天性。然於物理。必察識而後知。

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設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自覺其非。急欲改之。妨事亦已多矣。前者

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欲其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故令參決。

丁未。諭都督府訪死事者。子孫錄用之。

督府舉五百一十一人。以聞。授指揮千百戶有差。上恐其年少不更事。令于在京直隸衛所署事。以試之。

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內使。令永正副品級有差。

戊辰。威茂土酋董貼里率眾赴平羌將軍丁玉營來降。

詔置威州千戶所守之。

皇明大政紀

主卷

二十

復靖江王朱守謙爵。徙雲南。尋安置鳳陽。

戊午。洪武十一年正月。甲戌朔。

改封吳王為周王。罷杭州護衛。

進封中山侯湯和為信國公。

給朝參文武百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奸偽。

平羌將軍丁玉遣李玉討松藩蠻。平之。詔置松州衛。戍守其地。

虜寇北平。命信國公湯和率列侯韓政郭興俞通源黃彬等練兵臨清。以聽調遣。

二月。戊申。祭大社。大稷。奉仁祖配。

勅中書省議減鹽價。

上以鹽價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於是定擬輸粟于各邊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

三月。禁奏事關白中書省。

詔吏部課考績殿最。河間知府楊翼安等考績入朝。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各官來朝。宜揀其殿最第為三等。稱職而無過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詔吏部今後庶官有賢能者。超資格不次用之。

由是西安知府李煥文。寶鈔提舉費震。俱擢為戶部侍郎。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三十一

四月。以朱夢炎為禮部尚書。

夢炎進賢人。以博學聞。在禮部由員外郎陞侍郎。凡稽古禮文之事。多効其力。故擢今官。

戊午。永嘉侯朱亮祖奏安東沐陽二縣之野。暮夜厲鬼驚人。御製勅文遣使諭祭之。

重建皇陵碑。

上以前所建碑。代草者有文飾。復親製文。命江陰侯吳良督工刻之。

五月。元嗣君愛猷失理。達臘姐子脫古思帖木兒立。癸酉。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編纂春秋本末。

選武臣子讀書國子監。

六月。壬子。遣使祭故元嗣君。

八月。詔免南畿河南陝西廣東湖廣田租。

蘇松楊台海溢。

南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奉金葉表文來朝貢。

二國自前代皆未通中國。

西番洮州等處戎寇為亂。命西平侯沐英為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等統兵征之。

首取甘朵降其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俘獲無算。洮州十八族番鬼。三副使汪舒朵酋只阿烏卜商等。據納鄰七站之地。英等進兵擊之。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三十一

遣使齎詔往金山。諭元將納哈出。

九月。庚午朔。欽天監進明年大統曆。上御奉天殿。頒曆于諸王百官。

法司劾吉安侯陸仲亨。汝南侯梅思祖。赴召違期。命奪其歲俸。

丙戌。勅諭董大祀殿工。韓國公李善長善撫工匠。今早完之。

有星孛于天。

丙申。追封劉繼祖為義惠侯。

上感繼祖與宅兆。皇考妣。故追封之。十月。駙馬都尉曹國公李禎卒。

甲子。大祀殿成。

十一月乙卯。以梅殷為駙馬都尉。尚第二。皇女寧國公主。

山西邊將送所獲故元平章完者不花至京。遣使歸之于驢兒。以璽書諭之。

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率兵討五開叛蠻。平之。十二月庚寅。皇太子妃常氏薨。

甲寅。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來朝。賜勅勞之。遣高麗使還。以勅諭之。

詔諭故元丞相哈刺章蠻子驢兒納哈出。時元嗣君已崩。諭其不可以立君為名。而內有自殺之

威

已未。洪武十二年正月己巳朔。

已卯。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自齋戒五日。至將祭之夕。天宇澄霽。升壇。星緯

昭煥。祥飈慶雲。光彩燁耀。上心甚悅。禮成。勅中書省

臣曰。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太繁。乃以義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歡。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

祀而上下悅。若有答于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昭格。

定丞相御史大夫等官歲祿之數。刻石官署。二月戊戌。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昌階州

等處督理軍務。

征西將軍西平侯沐英等兵至洮州。古城番酋三副使瘞。噶子等率眾遁去。我師追擊。敗之。

獲磧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遂於東籠。山南築城戍守。既而番寇引兵來敵。我師大敗之。生擒

三副使等。俘斬數萬人。獲馬二萬。牛羊橐駝二十萬。得納都七站之地。歸于職方。置洮州衛。設官領兵守之。

三月戊辰。上諭皇太子君道以事天愛民為重。其本在敬身。

上問皇太子。此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上曰。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於天。下繫于民。必敬

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夫必鑒之。不善夫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

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

勅平羌將軍丁玉既克松州。隨進取播州。則疊州自下。江西叅政劉璉以罪下獄。上以基故特宥之。

置登州蓬萊縣河口通運所。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

時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言。上惡之。勅諭國子師生。以孔子為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慎毋如李思迪

馬懿之為也。四月。置松州衛指揮使司。

從御史大夫丁玉所請降印設官領軍鎮守。

五月靖海侯吳禎卒。追封海國公。命都督僉事張赫督遼東海運赴之。

閏五月高麗龍川鄭白等率男婦來降。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母納之。以破彼奸。

詔北平久不雨。盡免田租。

六月壬申命翰林定皇太子與諸王往復書簡之式。

上據翰林議改皇太子與諸王書日記論諸王奉書

皇太子曰謹啓。

詔禮部會官議親王來朝見東宮禮儀。

命都督馬雲率兵征大寧。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三五

丙子勅信國公湯和以符召還京安陸宜春江夏三侯所謀步騎馬發南安鞏昌河南永嘉四侯分領以伺北虜消息。

乙酉編春秋本末成。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傳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燕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賜名曰春秋本末。

七月遣官祭功臣於雞籠山以吳禎等百九十三人附平羌將軍丁玉討四川賊彭普貴等平之。

初普貴等為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司以兵討之不克至是王盡殲其衆遣人奏捷上勅勞之曹國公李文忠自陝西還命掌大都督府事。

八月上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

上曰人之害莫大于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安置日本使僧於陝西。

宋國公馮勝督建周王宮殿議九月興役上以其妨民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三六

種麥勅放還侯農隙建之。

九月西平侯沐英以西番平班師。

甲申以丁玉為左御史大夫安然為右御史大夫秦中為

右御史中丞殷哲為中書右叅政。

十月癸巳以儒士吳沈為翰林院待制。

詔定致仕官處鄉黨之禮。

議族內序尊卑如家人禮其於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異姓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永嘉侯朱亮祖以鎮廣東多不法事罷職令居京師。



十一月甲午。上與翰林待制吳沈論理財之道。

上觀漢武帝紀。謂吳沈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而異。皆其一家必墮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大封征西有功諸將。

封藍玉為永昌侯。王弼定遠侯。張龍鳳翔侯。吳福安陸侯。葉昇靖寧侯。曹震景川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仇成安慶侯。並世襲。

丁酉。上與翰林待制吳沈論持身保業之道。

皇明太政紀 卷之三

三十七

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業。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况人君乎。沈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丙午。勅江陰侯吳良督造齊王宮殿。

十二月。以東宮侍書張統為通政司左叅議。脩撰原林為右叅議。

致仕學士承旨宋濂來朝。以酒殺日用之物賜。

平羌將軍丁玉自四川還。拜大都督府左都督。

安置右丞相汪廣洋於海南道卒。

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

上謂禮部曰。為國得賢。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於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

訪求上筮人。

詔徵寧國府訓導陳迪為翰林編修。

遣使諭安南陳煒母恃強侵奪占城境土。

庚申。洪武十三年正月癸巳朔。

戊戌。殺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

自楊憲誅後。惟庸總中書政。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四方奔競者趨其門。

皇明太政紀 卷之三

三十八

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於上。惟庸忌之。達有闖者。

福壽。惟庸陰誘為已用。冀以圖達。乃為福壽所發。劉基亦嘗為上言。惟庸不可用。惟庸知之。恨基及基病。詔

惟庸挾醫往視。基飲藥逾月死。事在八年正月。惟庸兄

女妻李善長從子祐。相結擅權。安吉侯陸仲亨。平涼侯

費聚。見惟庸專政。往來益密。惟庸令掌管軍馬。又與陳

寧在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

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

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

善長以邪謀。事皆未發。會惟庸子有馬馳驟于市。奔入

輓輅中。傷死。惟庸殺輓輅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

以金帛給其家。上不許。涂節廼上變告。時商高謫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告。上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不能隱。遂論死。又以涂節本為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廼誅節。并餘黨皆連坐。惟李善長陸仲亨皆起兵時腹心股肱。俱勿論。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

詔罷中書省。陞六部官秩。倣古六卿之制。

初尚書正三品。至是陞正二品。不隸中書省。

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召山西布政使斯為吏部尚書。河南按察使鄭九成為禮部尚書。前北平副使劉崧為禮部侍郎。以應天府尹徐輝

皇明本政紀

三卷

三十九

為戶部尚書。俱賜以誥。

以武官子弟常安等百三十人為參侍舍人。  
遣官祭功臣于鷄籠山廟。以濟寧侯顧時等二百二十人

祔祭。

二月。以嘉興知府薛祥為工部尚書。

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

遣應天府祀歷代忠臣。漢將蔣子文。晉卞壺。南唐劉仁贍

宋曹彬。元福壽。

辛巳。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奏還原給儀仗二

家。從之。

癸巳。詔以京衛軍士充公侯仗。

初以京民充。近因善長辭儀仗。故以軍士給之。善長徐達皆二十戶。公皆十九戶。侯十五戶。

二月。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稅糧額。

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五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止徵三斗。若五升以下。仍舊。

定兩浙鹽額。

運使李本言。國初委官稽考舊額。以四百斤為一引。官給本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為準。兼支錢鈔。以資軍民。然

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即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場。除額免科。薪鹵得宜。酌量增額。

皇明本政紀

三卷

四十

分為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寔為民便。詔從之。

丙申。以故寧河武順王鄧愈子鎮進封申國公。

壬寅。成祖之國北平。以葛誠為燕府長史。

故元偽國公火脫赤。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為邊患。命西

平侯沐英。總陝西兵。深入賀蘭山。涉流沙。夜襲其營。擒獲

其全部以歸。

乙卯。詔定公侯稱號。

禮部奏定開國世襲追封其式為三。

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以備任用。

都督張赫。朱壽。率舟師海運。

戊子。賜翰林編修張美。和致仕。親為文賜之。

已丑改封楚國公廖永安為鄖國公。

改封豫章侯胡廷美為臨川侯。

五月辛卯陞湖廣漢陽州德安州各為府。隨縣桂陽縣各

為州。改長寧縣為歸州。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臺

事。

罷御史臺及提刑按察司。

命會寧侯張溫雄武侯周武往河南理軍務。

勅諭遼東都指揮使司遣高麗周誼至京別處之。

六月庚午朔詔受朝于正殿。

詔免洪武十三年天下秋糧。

皇明大政紀

三卷

四十一

丁丑遣使諭江陰侯吳良臨川侯胡廷美停罷齊潭各王

府役作。

上以上天垂戒恤民為先故諭止之。

戊寅詔戶部今後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

皆勿稅。

臣戒錄成。

時胡惟庸事覺上遣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

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

以類書之既成賜名臣戒錄頒布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置諫院官以唐鐸為諫議大夫。

七月己丑朔

享太廟

賜魏國公徐達以下六十四人米五百石。

復京官家。

能秘書監。

凡內府書籍悉命翰林院典籍掌之。

壬子韓國公李善長等累請今年天壽聖節受百官朝

賀許之。

上以古人父母既沒生日當倍悲痛即位以來不受賀

至是因善長以天下太平上復年高累請乃許之在

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表賀。

八月安置日本使僧于川陝。

九月置四輔官以王本李佑龔敷為春官杜敬趙民望吳

源為夏官

皇明大政紀

三卷

四十二

辛卯詔景川侯曹震樂陽侯楊璟永城侯薛顯往北平督

兵屯田訓練遼東士卒。

詔戒守令毋貪賦憲政。

十月勅四輔官王本等竭力忠誠以感格天心。

詔求真才。

爪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其使阿烈尋列時奉金葉表

入貢因其殺三佛齊國使者賜諭責之。

致仕學士承旨宋濂以孫慎黨奸被刑降赦安置茂州。

十一月以儒士宋訥為國子學助教。

十二月遣使諭日本國不得縱民侵擾。

辛酉。洪武十四年正月丁亥朔。

戊子。北虜乃兒不花等寇邊。命征虜大將軍徐達左右

副將軍湯和傅友德帥師討之。

上諭禮部賞罰必在至公。若一時處分或未有當。宜明白

執論。

上因近臣勸儲財備用。以義折之。

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上曰。天地生財

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

恐損人。况可重為徵斂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于庶人

未有不儲財而能為國家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

不同。庶人為一家計。則積財一家。人君為天下主。當散

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

東郭咸陽孔僅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

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孔子曰。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此何謂也。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

言者。

詔求賢。

創編賦役黃冊。

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丁糧多者十人為里長。餘百戶

分為十甲。歲役里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

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週。每里編為一冊。首總為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於一百一十戶之外。而列

皇明大政紀 卷三

四三

於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為定制。

二月。嘉浦江鄭湜爭入獄。擢為福建布政司叅議。

鄭氏素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相告。訐

者指為胡黨。率坐重獄。及是有訐鄭氏交通惟庸者。湜

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

兄罹刑辟。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暨弟至。迎

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

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廷。勞

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之。為非邪。即宥之。詔

賜酒食。擢為叅議。賜冠帶襲衣。

皇明大政紀 卷三

四四

三月。命宋國公馮勝節制河南。

癸卯。賜翰林及諫院答祿與權等六十人羅衣各一襲。

丁未。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各一人。

秩正六品。

復提刑按察司。

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秋糧。

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上謂廷臣曰。夫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

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

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

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而非有所講明。何由

知道今以五經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知學則道興  
小人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未必不本于此也。

四月征虜大將軍徐達督諸將出北黃河夜襲灰山擒虜  
別里哥竿破之遂班師。

西平侯沐英領兵出古北口擣高州嵩州全寧諸部執知  
院李宣并其部衆而還。

命國子生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遣使諭宋國公馮勝慎防察人動靜。

上以天象有警占在大梁故也。

五月甲辰故學士承旨宋濂卒于夔州。

湖廣五溪蠻作亂江夏侯周德興請行。上壯而遣之。

皇明本政紀 主卷 四十五

上賜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為國者盡智慮筋力之所  
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

援請討交趾朕嘗嘆美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迺者  
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

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迺固請爰命為大  
將往靖南服於戲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

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六月海鹽捍海塘成。

安南國王陳煒遣陪臣奉表貢方物。上惡其作奸生隙

勅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七月復大理寺。

江夏侯周德興師至五溪苗悉遁去。

戊戌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上却其貢仍  
命禮部尚書以書責之。

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命江夏侯周德  
興為征南將軍安慶侯仇成為副將軍討之。

辛丑皇后千秋節諸命婦朝賀于坤寧宮賜宴。

壬寅以賢良方正何德忠為河南左叅議以聰明正直金  
思存為北平左叅政以孝弟力田聶士舉為四川左叅政

以賢良方正蔣安素為右叅政。

八月諭征雲南命諸將簡練軍士先給布帛鈔錠為  
具。

皇明本政紀 主卷 四十六

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為患。詔有司防護舊堤  
勿重用吾民。

九月壬午朔命穎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  
西平侯沐英為副將軍帥師往征雲南。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當知其山川險易以規  
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

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流以  
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喉嚨彼必

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于此既  
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

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

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

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師行上出餞於龍江

以聰明正直聶子實爲北平右叅政呂忠爲右叅議

癸未改翰林院秩正五品

學士正五品侍講侍讀學士從五品餘見官制

改欽天監太醫院俱正五品

巳丑復置起居注以儒士單仲祐爲之

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等討四川蠻平之

命魏國公徐達鎮北平軍民悉聽節制

丁未征南將軍傅友德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兵至湖廣

分遣都督胡海洋郭英陳桓等帥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

皇明大政紀

三卷

四十七

十月壬子朔日食

詔太平應天鎮江寧國廣德秋糧除官田減半徵收其民

田盡行蠲免

癸丑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

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

定考課殿最法

丙辰漳州南靖縣民爲亂南雄侯趙庸討平之

辛酉翰林編修吳沈等議諸凡啓事東宮稱臣如故從之

巳卯衢處溫三府山寇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

安侯唐勝宗都督僉事張德帥兵討之

潮州海陽縣民作亂南雄侯趙庸討平之

十一月遣吉安侯陸仲亨鎮守成都

丙午程鄉縣羣盜竊發南雄侯趙庸帥兵擒賊首偽萬戶

饒陸海等一百五十人平之

庚戌福安縣民作亂延安侯唐勝宗分遣將士協福州指

揮僉事李會張春兵討平之

諭吏兵二部審擇武臣子弟有志於學者用之

十二月丁巳命翰林編修檢討典籍春坊司直郎贊讀考

駁諸司奏啓以聞

癸酉征南將軍傅友德率列侯藍玉沐英引兵攻普定普

安俱下之留兵戍守

丙寅征南兵克曲靖

皇明大政紀

三卷

四十八

先是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

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我師右副將軍西

平侯沐英就傅友德議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趨

進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上所謂出奇制勝者此也友

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雲而行

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見之大

驚倉皇失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

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爲所扼乃整師臨下流潛度出其

陣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見之急撤衆以禦衆亂英

乃拔劔督師濟江達里麻却數里而陳我軍既濟傅友

德麾兵進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

擣其中堅敵披靡遂大敗生擒達里麻俘其衆萬計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其業夷人見歸者皆喜慰而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其地友德率其衆數萬攻烏撒分遣左副將軍藍王右副將軍沐英率師趨雲南癸酉征南將軍藍玉沐英師至雲南梁王棄城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投水死

玉等師至板橋元右丞觀音等出降明日駐師金馬故梁王闡監也先帖木兒以金寶來獻諸父老焚香迎拜玉等整師入城戒戢軍士秋毫無犯吏民大悅

征南左副將軍藍玉遣列侯曹震王弼金朝興取臨安下之

皇明本政紀

王卷

四十九

戊寅征南將軍傅友德敗諸蠻城烏撒

初友德自曲靖率師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寧之兵遂擣烏撒蠻帥元右承實卜聞都督胡海洋等兵進自永寧聚兵赤水河拒之及聞大軍至皆遁去友德令諸軍築城板挿方具蠻寇復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夾勦必破之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旣陳有芒部土酋率衆援實卜合勢迎戰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中槩墜馬死軍勢益奮蠻衆力不能支大潰斬首三千級獲馬六百匹實卜

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懼皆望風降附

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衢處温山寇擒賊首吳達三葉丁香及其黨屬四千八百餘人盡殲之

華京畿都漕運司

壬戌洪武十五年正月辛巳朔

上命儒臣重製九奏侑食樂章

其曲名一曰炎精開運二曰皇風三曰天眷皇明四曰

天道傳五曰振皇綱六曰金陵七曰長揚八曰芳醴九

曰駕六龍

故元威楚路平章閔乃馬及參政列車不花等請景川侯

曹震等營降

皇明本政紀

王卷

壬午故元曲靖宣慰司行省樞密院同知怯列該傳慰高

仁廉訪司副使字羅海千及中慶徵江武定三路嵩盟晉寧昆陽安寧新興路南建水七州昆明富民宜良南甸河

陽陽宗六縣達魯花赤劉麻等官詣征南左右副將軍藍

玉沐英營降

獻金銀銅印七十四金符七馬一萬二千五百六十疋

始令各衙門用半印勘合行移

丙戌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之書製爲蒙

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火原潔與編修馬亦

亦

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攷細切其字以諧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復朔漢皆能通其情

丁亥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南侯梅思祖署司事

甲午遣使諭征南將軍傅友德等置雲南都司布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等處宜約束其酋長禁其民毋挾兵刃

丙辰南雄侯趙庸率兵攻東莞等縣石赤嶺等寨平之詔諭烏蒙烏撒東昌等處人民效順中國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五十一

征南副將軍沐英等遣列侯金朝興等兵畧澂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俱下之

命汝南侯梅思祖掌雲南布政司事張統爲左叅政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龍川河源民自稱李元帥合龍南民作亂南雄侯趙庸發兵擒賊五百七十餘人平之

始改國子學爲國子監

二月詔諭雲南諸夷

閏二月彗星見  
陽山歸善等縣蠻夷及燈籠湖城家塘潭源洞等處宿盜爲民害南雄侯趙庸悉分兵討平之

甲子遣使詣雲南賜各土酋冠帶給以詔勅使任本州等官

癸卯克大理擒土酋段世并略鶴慶麗江石關金齒及車里緬甸等處俱下之

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海爲固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扼下關以守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是也號爲險要藍王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以兵由

洱海東趨上關爲犄角勢自率衆抵下關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夜四鼓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

木援崖而上立我旗幟昧爽我軍抵下關者望之踴躍誼譟酋衆驚沐英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五十二

之莫敢後遂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攻之酋兵腹背受敵遂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取鶴慶等處諸夷悉平

三月改儀鑾司爲錦衣衛及置鎮撫司

所隸大漢將軍力士校尉人等專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

丙辰副將軍藍玉攻三營萬戶皆拔之

春坊正字魏德壽舉文學汪叔瑜等 詔有司各以稽察聘之

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奏雲南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當以今日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從之



癸亥。命南雄侯趙庸籍廣州。番戶萬人為水軍。

時番人附海島無定居。或寇盜故籍而用之。

丁卯。詔更定官員相遇。及公參禮儀。

四月。廉州府巡檢王德亨奏。請得兵取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詔禁止之。

上謂戶部臣曰。盡心求利。商賈之所為。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

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

皇明大政紀 三卷 五十三

詔免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直隸州府縣稅糧。

丙申。更定春坊為左右春坊。

坊置大學士。庶子。諭德各一人。中允。贊善。司直。郎各二人。

置司經局。

局設洗馬。校書。正字各二人。

烏撒諸蠻復叛。勅征南大將軍傅友德等。留大軍蕩除諸蠻。戮其酋長。使之畏服。方可分兵守禦。

以儒士吳願為國子監祭酒。

詔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為五節婦之門。裴皮鐵家為貞節之門。

以宋訥為翰林學士。

日本國王遣人朝貢。

西堡蠻賊寇普定。貴州衛指揮同知顧成出兵擊敗之。

五月。己酉朔。皇長孫雄英卒。

國子監新成。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今諸儒議禮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以孔子明道德以教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於是仲質

皇明大政紀 三卷 五十四

與儒臣定議。前後皆再拜。

乙丑。上幸國子監。詣先師孔子行釋菜禮。退御講筵。

命祭酒吳願等以次講畢。遂賜宴。竟日而還。

上謂之曰。孔子生於周末。承上古聖人。道統之傳。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行聖人之道。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

國之君臣。可愧矣。卿等為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為教。使諸生咸知所趨向。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

臯陶謨。洪範。親為講說。反復開論。羣臣聞者。莫不悚悅。

丙寅。國子祭酒吳願率學官上表謝。賜人衣二套。

丁卯。以散騎舍人耿瑄為尚寶司卿。

勅諭國子監生立志務學。正儀慎言。勉務進修。無間晝夜。有乖此禮者。監丞懲之。

遣使求經明行修之士。

廣平府吏王允道請磁州臨水鎮置爐冶鐵。詔杖之流海外。

命羣臣議遼東屯田法以圖長久之利。

上聞士卒饋運海有溺死者。故下諭議之。

六月。勅諸司各存天理行事。若是不公。鬼神不饒。如何消受食祿。

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

傅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守之。仍造舟以渡往來。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五十五

之人

七月。旌表新樂孝婦劉氏。復其徭役。

上與翰林學士宋訥論後世人君不知敬民之事。

上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

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寢薄。所以然

者。只為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散離

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干。則必無慢事之弊。

乙亥。起前國子助教開濟。試刑部尚書楊汝賢。試刑部侍郎。

征南將軍傅友德。沐英率兵擊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

餘級。復遣兵捕餘黨。盡平之。

八月。詔禮部設科舉取士。令天下學校二年一試。考為定

例。

已卯。廣東儒士上治平策數千言。不及用賢。上謂侍臣

以不識道理責之。

遣使勅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檄定百蠻。威加八譯。特以朕

心勞之。

丙戌。皇后馬氏崩。

上慟哭。終身不復立后。謚為孝潔皇后。

以秀才曾泰為戶部尚書。

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用之。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五十六

詔遣延安侯耿勝宗長興侯耿炳文巡視陝西督軍屯田

九月。已酉。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

入見。上令悉舉所知。仍賜給等鈔人一錠。

時單縣儒士張寧舉董倫等。復遣使徵之。

置天下提刑按察司。

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

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十二事。上以通儒稱之。

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理。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

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

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才俊。十二曰廣咨訪。

乙丑。夜。熒惑犯南斗。上勅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嚴加戒

飭以備不虞。

壬申儒士沈士榮疏請給筆札條列事宜。上褒諭之。擢翰林待詔。

北平都司奏黃土嶺一片石董家口箭餘嶺諸關隘凡三百處宜以各衛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

土酋楊直糾諸蠻復叛攻雲南城征南副將軍沐英遣兵悉勦平之。

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

十月丙子朔朝罷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嘉典籍吳沈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者繪其像賜之。

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於天下學校。令生員講讀。

皇明大政紀

三卷

五十七

廣東盜起南雄侯趙庸討平之。

己亥置諫院官以耆儒劉靖關賢為左右司諫兼春坊左右庶子趙肅何顯用為左右正言兼春坊左右諭德。

詔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

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

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

情苟非禁革。習以成弊。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朕甚厭之。於是命刑部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十一月戊午倣宋制設殿閣大學士。

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

籍吳沈為東閣大學士。

徵耆儒鮑恂全銓張長年至京。命為文華殿大學士。各以老辭不拜。

壬戌詔禮部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

諭曰古先聖賢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

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亦好學親儒士囊書自隨。蓋

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見得道理分明。則所行

不致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

書板多殘闕。其令諸儒考補。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

資於學者。

設都察院以詹徽林駟為監察都御史。

皇明大政紀

三卷

五十八

詔都察院以巡按事宜頒行各處提刑按察司。俾各舉其

職。

壬申擢監察御史任昂為禮部尚書。翰林典籍李翀為侍

讀學士。

十一月孝陵成封都督李新為崇山侯。

乙酉定天下僧道服色袈裟法服。

延安侯唐勝宗等奏訓練陝西二十二衛軍馬數。

卒凡一十六萬六千八百七十四人。得驍勇騎士一萬

九千七百九十八人。習馬二萬三千五百匹。

大學士吳沈薦方孝孺學行。上召見稱為壯士。當老其

才而用之。遣還鄉。

已亥命永成侯薛顯南雄侯趙唐往山西理軍務。

癸亥洪武十六年正月己巳朔。

遣使勅琉球國中山王察度等三王毋互爭廢農殘民。

戊申白虹貫日。

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上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

命魏國公徐達率列侯郭興趙庸薛顯等出鎮北平訓練

士卒。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丁巳

上以國子監祭酒吳顯寬縱不能繩檢武臣子弟免之

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為國子監祭酒。

以雲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布政司。

會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

論之曰國學為育才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有師然貴游子弟苟非威望重臣以蒞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命卿蒞蒞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就。

二月上與羣臣論唐太宗帝範。

上觀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

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為訓

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逮親諂諛並

進有乖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

戒懼賞罰政令不行於天下闡賢小人朋比於國中卒

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

法乎。

詔旌晉州安平縣烈婦張氏。

張氏國子生翟德妻也德盜同舍生衣物事覺張氏耻

之曰夫者非但仰望以終吾身將冀其力學成名以顯

榮父母也今若此我何面目見鄉里人乎遂自縊死事

聞上以其素承父母之教命於其父母家旌之。

皇明大政紀

卷三

卷三

已丑東閣大學士吳沈進精誠錄。

先是上將享太廟致齋於武英殿召沈等謂之曰朕

閱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

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

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汝等其以聖賢所言之事

以類編集庶便觀覽至是書成上覽而善之賜名精

誠錄命沈為之序。

命天下府州縣學校歲貢生員各一人。

命復鳳陽臨淮二縣雜差。

征南將軍傅友德等遣人送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叅政

車里不花及酋長段世等一百六十八人至京各賜其家衣

服。

以觀音保為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

三月甲辰以雲南平詔征南諸將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回京留西平侯沐英鎮守。

時友德等攻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砦并北勝麗江等府平津等州俱平。及車里之外曰八百媳婦皆來附故召之。

命刑部尚書開濟議定詐偽律條。

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

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十一

帝及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伯而不純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甘心馬上陛下留心聖學親洒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陛下豈漢高所能及哉 上曰此不足論周家自公劉后稷奕世積德文王以服事殷武王遂一戎衣而有天下若使其后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曰陛下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詔復鳳淮縣賦視豐沛

四月甲戌賜文華殿大學士全誠致仕。倭寇浙東。

上與侍臣論人君好尚不可不慎。

上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

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詔戒之。

上曰刑罰禁民為奸使之遠罪非以陷民也汝張密法以罔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鯢鱓焚山而

皇明大政紀

卷三

六十二

田禍及麇穀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汝也濟大慙。

故元海西右丞阿魯灰遣人至遼東願內附 遣使齎勅往諭之。

五月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郡稅糧。

命戶部論其民曰五郡為興王之地其民助朕居多故數免稅以酬其勞敢有侵漁者必置於法。

令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里圖。

命禮部及翰林院定嫡妾封贈例。

命六安侯王志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督兵往雲南尋甸等處繕城池立屯堡安輯其人民。

六月刑部尚書開濟等官議五六日旬時審五覆之法詔以失實戒之。

上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實當因名而責實邇聞審覆之法但應旬時之名無曰今是昨非但未大同小異審覆者未必盡其心告訴者未必盡其情朕深知其弊爾宜戒之。

戊戌上與大學士吳沈論小人為害不可不察。

沈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喜其順適已意任其所為害者必多怨將誰歸譬如犬馬噬人人不怨

聖明大政紀

卷三

六

蓄大馬者乎沈曰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察之亦不易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之所樂為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七月勅征南諸將傅友德等計處習字九寨及五村大壩卜池等處諸蠻。

詔更定冕服之制

道御史錄囚於諸省

八月壬申朔日食

諭僉都御史詹徽等令御史及按察司巡歷郡縣凡官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民利病悉宜究心令其知之丙戌降東閣大學士吳沈為翰林侍書。

以進講後期考功監劾之故也。

九月癸卯磨勘司奏增牙牌律。詔從之。

癸丑命申國公鄧鎮為征南將軍臨江侯陳鏞濟寧侯顧敬率兵討龍泉山寇。

時廣東徭賊作亂江西永新龍泉山民互相煽動結聚徒黨有稱順天王勢甚猖獗江西都指揮戴宗率兵勦捕不克至是命鎮等將兵往討之。

十月詔授武定軍民府女知府商勝誥。賜朝服及織金

聖明大政紀

卷三

六

羅衣紗帽命帶。

高麗王遣其臣張伯等貢方物以歲貢不如約却之詔頒鄉飲酒禮圖式於天下。

辛卯降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茹太素為翰林院檢討。

上以諸番國進貢真偽難辨。命禮部各給勘合文冊。

十一月壬子禮部奏請以蜀守漢文翁宋張詠與秦李冰同祠祀及鈞州有黃霸密縣有卓茂松江有陸遜及子抗

從子凱彭澤有狄仁傑建州有謝夷甫各舊祠宜令有司脩葺并江州李輔嗣宜增祀其任秉昭安慶余闕祠增祀

萬戶李宗閱。詔皆從之。

詔定朝參官員坐次

十二月甲午刑部尚書開濟等有罪伏誅

濟好以法中傷人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省所為者又為榜戒其寮屬曰尚書任久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復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於文華殿以示于眾上曰汝告戒寮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慚謝未幾又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寮屬出入上聞切責曰聞知古人以卯酉為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獄囚有禁死者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賂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為獄官所發上詔濟諭之濟歸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於獄扼其吭而殺之上怒乃下濟獄併

皇明本政紀

卷五

執王希哲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於是并希哲等誅之

濟陰毒狡險外事諛悅嘗朝罷上召與論政事濟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故上又深惡其諂佞云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以薦舉失人降為翰林檢討

贈禮部侍郎朱同僉都御史詹徽左通政蔡瑄等十二人襲衣

甲子洪武十七年正月己亥朔

信國公湯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封衍聖公

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

元末兵亂允讓以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砍

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即捨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給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寇以為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門

命魏國公徐達出鎮北平

二月更定都察院以詹徽為左都御史

陞正二品衙門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以後陞用詳列卿年表

皇明本政紀

卷五

庚戌上與學士李紳論武事

紳曰用兵重在任將上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皆有功若唐肅宗用吐突承璀為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任將不專不篤故也紳曰惟陛下聖明深知此失上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者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庶可以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命吏部凡文武愛制已在職五年廉勤無過者照品給半祿終制在三年者給全祿二年

定吏員資格。

詔旌徽州黟縣民鮑叔用妻徐氏為貞節之門。

三月大赦。

命禮部尚書頒行科舉成式。

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鄉試辰戌丑未會試舉人不拘額從實充貢。

曹國公李文忠卒。

庚子征南將軍申國公鄧鎮平龍泉永新諸寇還京。

丁未江夏侯周德興請決荊州嶽山壩以通水利從之。

自是得浣田增官田租四千三百餘石。

征南將軍傅友德藍玉自雲南班師。上慰勞之。

皇明本政紀

卷三

六十七

詔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署于太平門外。

勅曰建法司于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名其所曰貫城法

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環而成象乃天牢也若

中虛而無凡星在內則刑官無邪私政平訟理獄無囚

人若凡星處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者貴人

無罪而獄今法司已法天道建置爾諸職司各勵乃心

慎乃事法天道而行之如貫之中虛庶不負朕肇建法

司之意也爾其敬哉

四月庚午。上與侍臣論大學衍義。

上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甚有益於治道每披閱便有警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監古驗今窮其

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易悟真有國之龜鑑也。

壬午論平雲南功。

進封傅友德為穎國公永昌侯藍玉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當爵及子孫陳桓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安侯張翼鶴慶侯其餘將校遞陞有差。

上與諫議大夫唐鐸論聽言。

上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諛諛言近於忠諛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諛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為然惟不為所眩惑則

皇明本政紀

卷三

六十八

讒自遠陛下聖論深得其情。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

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有

善者則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讒佞而諛者

決不可容也。

旌釣州張宗魯為孝行之門。

更定內侍監局司庫門官品職。

五月高麗訴地不產金願以馬代。詔許之。

濟南衛指揮使何誠奏伯父養已為嗣所生父母先已受

封乞推封伯父下禮部議許之。

諭兵部移文有司凡征南將士有死者悉收其遺骸具棺葬之。



六月。上與羣臣論禮樂。

上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然後治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政刑。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為治。從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梁。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為虛文也。

命禮部製大成樂器。以頒天下儒學。

令朝觀官上人民土地圖。

聖朝本政紀

三卷

六十九

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等絕高麗。

七月。丁酉。戒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監文移往來。

上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為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建朝天宮。

其地即吳冶城。晉西州故址。南宋時始置總明觀。建

紫極宮。宋真宗大中祥符間。改祥符宮。尋改天慶觀。元元真時。改玄妙觀。文宗時。又改永壽宮。至是。重建。賜名朝天宮。設道錄司于內。

上與翰林待詔朱善等論治體。

上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人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多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皆悚聽。

景川侯曹震奏。西番有名朵甘思。曩日族者。人馬牛羊蕃盛。請來春發兵捕取。詔止之。

聖朝本政紀

三卷

七十一

上曰。以利而動。非兵之善。宜鎮靜以俟。毋輕舉也。若不

服。則討之。

八月。庚午。命東川侯胡海等督金吾等衛造海舟一百八十艘。

壬午。詔翰林撰皇伯壽春王墓文。仍令工部立石。

乙未。詔通經諸儒。擢汪仲魯左春坊左司直郎。

仲魯講西伯執紼篇。詞旨明暢。故擢之。

吏部尚書俞熈定考績法。

九月。戊戌。懷慶府通判戴莊。湖廣都司副斷事高翼。靜寧州判官元喜。俱以秩滿考績。謀最超。擢都察院左右僉都

御史。

辛丑命公侯駙馬并文官三品武官四品以上凡大朝會及常朝許由午門之右門出入其有宣召及不時奏事文官四品武官五品以下仍由左右掖門處士陳遇卒。

遇字中行金陵人御史秦元之薦于上召語大悅遂日侍帷幄多所獻納車駕幸其第者再命之官輒辭既而命為翰林學士者再又固辭尋命為禮部侍郎進禮部尚書皆固辭淨澹恬退始終一致宸翰時加存問眷待之厚隆於勲戚。

十月壬申魏國公徐達奏上北平諸衛將校士卒之數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七十一

衛十有七計將士一十萬五千四百七十一人。

冊李氏為淑妃攝中官事

丙子河南北平大水命駙馬都尉李祺歐陽倫等往賑之乙酉景川侯曹震奏四川貴州二都司易西番馬二千四百五十疋請分給陝西河南將士詔從之

詔通眉州蛾眉至建昌古驛道以溫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之

閏十月詔公侯夫人賜棺自今非奉特旨者不許奏請

宋城侯薛顯母卒工部請以棺給之上曰賜乃朝廷之恩豈可請耶

欽天監博士元統奏天度漸差請用郭伯玉推演大統曆法詔允行之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

十一月四川鎮南宣撫司土官必刺釋用等來朝貢方物賜鈔錠有差

乙丑上與侍臣董倫等論人臣事君之道

上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為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聽之尤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辭氣象雍容垂訓萬世此誠可法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輩污穢簡策貽譏千古此誠可戒贊善董倫對曰誠如聖諭惟明王則能慎擇之上曰責難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七十二

不入於昏君諂諛難効於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文為曲阜世職知縣

壬申以牛誠為駙馬都尉尚第三皇女宗寧公主

命遼東立學校

上謂禮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况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

禮義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十二月壬寅。翰林院待詔朱善奏請弛世婚之禁。詔允行之。

朱善奏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是為姑舅兩姨皆為已之尊屬。已不可。以卑幼而匹之。若已為姑舅兩姨之子。彼為姑舅兩姨之女。是無尊卑之嫌。以門第則相匹。以才德則相稱。以年之長幼則相若。為子擇婦。為女擇婿。宜莫先於此。古人未嘗以為非也。周之時。王朝所與為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若齊宋魯衛陳

皇明大政紀 三卷

七十一

鄭秦晉亦各自為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無不以世婚為重。其顯然可證者如溫嶠之玉鏡臺。此以舅之子而娶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昱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又非以小姨之子娶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正所以明人倫也。而榮公事有取焉。如果以為不可。則必不在所取矣。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獄訟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敝。願以臣所奏下。羣臣議弛其禁。上然其言。

太平府民毆死孕婦。律當絞其子乞代父受刑。詔弗許。左都御史詹徽奏請裁決。大理寺卿鄒俊議曰。子代父

死。情固可矜。然死婦繫二人之命。寃曷由伸。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男。詔從其議。

乙卯。東川侯胡海奏招集山東故元軍士凡一千四百四十餘人。

詔修祖陵。

乙丑。洪武十八年正月癸亥朔。

吏部奏考天下朝覲官政績。詔稱職者陞。平常者復其職。不稱者降。闕茸者為民。貪汚者送法司罪之。

以儒士劉三吾為左春坊左贊善。

甲申。命江夏侯周德興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

皇明大政紀 三卷

七十一

丙戌。福建按察使陶岳仲奏。父以方氏故官。徙鳳陽。賴兄養成。亦為鳳陽軍吏。乞父兄得聚處。以便祿養。詔許之。高麗國王遣使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賜其使金庚等八十七人鈔錠有差。

二月甲辰。上以當春久雨。陰晦不解。間雨雹雷。諭中外有司。下至編民卒伍。苟有所見。盡言無諱。

國子監祭酒宋訥獻守邊策。上嘉納之。

訥大畧議。備邊在足兵。足兵在屯田。宜選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綠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

哉。

國子監博士高允憲請察方面郡縣官節行卓異政事公平者增秩賜金其闕葺不職及貪苛害民者斥逐誅戮使人知勸懲。詔納之。

國子監博士陳潛夫奏上獎直臣簡師儒勵廉耻審用人四事。詔納之。

命翰林待詔朱善典籍聶鉉主考禮闈。撤棘取中式舉人黃子澄等四百七十二人。

已未魏國公徐達卒。特追封中山王謚武寧。

三月。上御奉天殿策會試中式舉人賜丁顯練子寧黃子澄進士及第賜馬京等進士出身賜危獻等同進士出身。

上與侍臣論漢明帝苛察。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明。通於人情。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政諸司。在翰林承勅監等近侍衙門者取庶常吉士之義稱為庶吉士。其在六部諸司者仍稱進士。

丁丑。命吏部定翰林官制。

正官學士一人。秩正五品。侍讀侍講學士各二人。從五品。侍讀侍講正六品。五經博士八品。餘詳官制。

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候其怠歸。急擊勿失。

以翰林待詔朱善為文淵閣大學士。四月壬申。勅靖寧侯葉昇等飭理蓋復金三州城池。俟海運船至。即以操舟軍士併築之。

五色雲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詔卻之。丁酉。吏部尚書余煥以罪誅。

時國子監祭酒宋訥以嚴為衆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煥同鄉。謀逐之。吏部移文命訥致仕。訥陛辭。上驚問故。遂鞠得實。以煥專擅威柄。并文徵等誅之。

命吏部凡溪洞郡縣擇賢守令撫綏之。馬平主簿孔性善言溪洞徭徭。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率不能獲。兇頑自恣。為患益深。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為知縣。徭徭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兇頑。豈不革心向化為良民乎。上嘉納其言。

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坐盜官糧伏誅。盜官糧七百萬石。詞連禮部刑部趙瑁。王惠迪等。兵部工部侍郎王志。麥志德等。及妄指平民皆至破家。上

聞法司通桓妄指將審刑吳庸等凌遲示衆。

思州諸洞蠻作亂命信國公湯和爲征虜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副將軍從楚王討平之。

五月辛酉 上與大學士朱善論持心之道。

上御華蓋殿朱善進讀心箴。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伎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慈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有我之累矣。

上與侍臣論勤政之道。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七十七

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上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飢不暇食倦不暇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亦豈不願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此其可畏也安敢暇逸。

以沔陽指揮僉事潘進爲雲南右衛指揮同知。

上以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進能謹屯田善用兵由是軍不乏食事無廢弛故陞之。

六月詔禁諸司納賄。

布政司毋得送贓六部等衙門若六部等有犯必稽贓自何來司府州縣有犯必遞相窮究。

論吏部定天下司府州縣官三年一朝齋其紀功圖冊赴部考覈者爲令。

上與侍臣論漢文帝未盡用人之道。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至於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迎自代邸卽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其諸將相列侯宗室大臣皆在所緩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沙賈廣國賢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爲天下用人何避私嫌乎此其於君

皇明大政紀 卷三

七十八

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

七月 上與贊善劉三吾論安民之道。

上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之主心常在民惟恐有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上曰：恩德亦非泛然譬如盧扁不施藥石病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

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偕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等率京衛將士往北平會諸道兵操練備邊。

鎮江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鄒伯高以事就逮者民數十

人詣闕訴其撫民有方。詔釋之。仍遣使以酒勞之。

詔山東北平災傷免秋糧。

八月丙辰。上與大學士朱善論任人之道。

善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擇衆賢爲耳目。則視聽周乎四海。任衆智爲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生。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亂也。是任人爲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固不能保其終始。惟終始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

皇明大政紀

三卷

七十九

若匿詐似信。懷奸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邠州請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詔從之。

命都督府選武臣子弟入國學讀書。

以進士方昇梁德遠等六十七人爲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上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國之蠹。故忠良進則

國日治。奸邪用則國日亂。觀唐太宗用房杜則斗米三

錢。外戶不閉。玄宗用楊李則安史作亂。蒙塵播遷。此可

鑒矣。

遣公侯伯還鄉里。

庚午。上與大學士朱善論齊家治國之道。

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

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

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

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闔門之失。

善對誠如聖諭。

乙亥。五溪蠻叛古州。命楚王楨同征。虜將軍湯和等進兵

勦捕之。

丁亥。以翰林檢討茹大素爲戶部尚書。

詔戶部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

許衣錦繡。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卒。

皇明大政紀

三卷

八十

築漳河堤。

十月。御製大誥成。頒行天下。

築欽天監觀星臺于鷄鳴山。

癸巳。詔工部釋孟子世孫有罪。輸作者。仍詢聖賢之後。在

輸作者依例釋之。

廣南府土酋叛。命平涼侯費聚率兵誅之。

遣吏科庶吉士楊靖齋勅勞宜興主簿王復春。不肯浚民

狗。上陞爲常州府同知。

十一月。上與侍臣論保國之道。

上曰。保國之道。藏富於民。民富則親。貧則離。民之貧富。

國家休戚繫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於

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亦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乙卯勅諭岷州河州鞏昌西寧臨洮諸衛武將但留已所乘馬餘悉送官領價每馬一匹白銀三錠若非有餘及有餘而駑弱者皆勿送

信國公湯和等平蠻師還京

十二月丙午詔舉孝廉之士

丙寅洪武十九年正月戊午朔

上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奠之莫不厭貧喜

聖明大政紀 卷三

八十一

富當重農事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逸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頽終非其性也

以御製大誥頒賜國子監生及天下府州縣學生

雲南左布政張統奏請中鹽商人照舊納米穀于金齒詔從之

二月丁丑上與侍臣論仁智儉及天人相與之際

上曰聖人篤于仁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為愛物姦欺之智足以禍身又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又曰天人一理人當以心

為天

遣使勞常熟知縣成天奇

時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天奇怒其越禮執之事聞上喜其能以酒勞之

雲南瑯洞西浦擺金擺榜諸蠻叛命頽國公傅友德率師討之

三月上諭戶部毋聚歛傷國體

上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官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剝削蠹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其取財有限而傷民無窮

聖明大政紀 卷三

八十二

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有餘饒減省徭役使男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使游惰者皆盡力由私自然家給人足汝戶部正當究心

辛未御製大誥續編成頒示天下

省躬錄成

初上命翰林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為鑒戒者為書名曰存心錄朝夕觀覽後復命贊善劉三吾編類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省躬錄至是詔頒行之

白虹貫日

四月丙戌定工匠輪班勘合

初工部籍諸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爲班。更番赴京。輪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議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達復議舉行。量地遠近。以爲班次。且置籍爲勘合。付之。至期齊至工部聽撥。免其家他役。著爲令。

河南大水。詔贖民鬻子。

陞慈谿知縣秦仲彰爲寧波知府。降知府李仲文爲慈谿知縣。

時仲文遣吏仁生行縣違法。仲彰械吏仁生至闕下。上嘉之。故陞仲彰而降仲文。

五月甲辰。詔天下有司存問高年。禮敦隱士。賑卹鰥寡孤獨。

皇明大政紀

卷三

八七三

論吏部召還進士以過謫書吏者魏安仁等六人。仍錄用之。

遣行人齎勅往勞崇德知縣畢輝縣丞齊搏剛正能官。

命禮部遣人勞常州府知府范好古。發行人王良好貪。仍械良至京罪之。

賜麗水耆老酒食及道里費。遣還。

麗水民有賣卜者。嘗謁富室。不應所求。乃詣闕告大姓。

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衆謀亂。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密召父老詢之。父老皆曰。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察。見其男女耕紡如故。乃歸謂察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於田土。

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耶。即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上命法司論妄告者。

安置日本使僧于雲南。

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富民年八十九十以上者。皆許冠帶。免雜派差役。

六月。平越衛麻哈苗蠻楊孟等聚衆作亂。征南將軍傅友德發兵討平之。

七月丙寅。上以左都御史詹徽戶部侍郎楊靖工部侍郎秦達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瑺任職公勤。詔有司復其家。

皇明大政紀

卷三

八四

蘇州知府王觀等筆死奸吏錢英。遣使齎勅勞之。

國子監博士吳沈以老疾乞致仕。許之。

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事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上曰。正爲近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築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輸



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三辰星見。

八月。上與侍臣論宋太宗改封樁庫為內藏庫首開私財之端。

上曰人君以四海為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貸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

皇明本政紀

三卷

八十五

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簽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丙戌命榮陽侯楊通靖寧侯葉昇領兵捕象于廣西左江十萬山。

甲辰命皇太子修祖陵葬衣冠。

九月庚申。西平侯沐興奏雲南地廣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詔戶部行之。

辛未。天壽聖節。大宴羣臣于奉天殿。

賑旱蝗郡縣。

十月。頒志戒錄。

其書采輯秦漢唐宋為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羣臣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監戒。

癸卯。長興侯耿炳文奏訓練陝西都司所屬官軍數目。凡三十四衛。馬步官軍十二萬七千二百三十八人。

封湖廣布政使何真為東莞伯。

十一月。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延安二十一衛及西安護衛官軍往北平聽征。

十二月。詔中軍都督府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并築後湖城。

皇明本政紀

三卷

八十六

止

癸巳。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

上親序之。被誅貪贓官吏一切作奸犯科姓名具列。誥中前後三編。凡臣民務要家藏人誦以為鑒戒。倘有不遵。遷于化外。其有大誥者。偶有所犯。減等科罪。

河南盧氏縣主簿徐存義奏請設都大梁洛陽及明賞罰。正雅樂三事。上嘉之。

左都御史詹徽請嚴刑。上恐其流于。之。

三卷終

皇明大政紀卷之四

臣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丁卯洪武二十年正月壬子朔。

北虜納哈出擁眾金山為邊患命宋國公馮勝為征虜大將軍。穎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為左右副將軍率列侯趙庸等領師二十萬討之。

詔焚錦衣衛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實情辭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上聞之怒命焚之。

己未詔修闕里孔子廟。

上謂侍郎秦達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菜則思樹藝之原衣帛則思養蚕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故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詔來世汝工部其即為修理以副朕懷

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

禮成天氣清明 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 陛下敬天地之誠所致 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

其實天以于民之任付於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

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已實為天下蒼生也。

府軍前衛老校丁成奏陝州地產銀鑛乞採取資國用。

上諭侍臣戒止之。

上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為心好利者以戕民為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苦官採金其初有司貪為已功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既竭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

皇明大政紀 四卷

無窮之害此可以為戒豈宜效之。

二月浙江及直隸蘇州等府縣進魚鱗冊。

先是 上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隣勢要久之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於是奸宄糧金累及善良 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圖其田形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用步弓丈量編類為冊其法甚備以圖所繪狀若魚鱗然故名。

甲申大將軍馮勝遣右副將軍藍玉乘大雪將輕騎出松亭關襲虜營殺其平章果來擒其子不藍奚并獲人馬遺乙酉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於壇所。

甲辰御註書洪範成。

上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道也。所以叙彞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朝夕省觀。三吾對曰。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

置兩浙防倭衛所。

三月。復設交城縣大通鐵冶所。

初。大通置冶。歲貢雲子生熟鐵十萬斤。後罷聽民採取。至是朝廷繕治兵器。當用雲子鐵。而他所不產。工部以

聖明本政紀

四卷

三

言故命復設之。

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勅延安侯唐勝宗以直償之。

暹羅國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

大將軍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

城。遂駐兵大寧。

甲戌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秩滿來朝。賜璽書勞之。

統首任雲南五年。能撫綏夷人。諸蠻信服。上嘉其功。

出天下十二牧之首。

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視要害。築城按籍抽

丁為戍兵以防倭寇。

凡得丁壯一萬五千餘人。築城十六。增置巡檢司四十

有五。分隸諸衛。

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幸宥免。今復不悛。宜并罪論誅。上以其用刑不信。止杖遣之。五月庚申。遣使齋勅諭西平侯沐英等。晝夜緝理金齒楚。雄緬甸及瀾滄江中。諸道自今以後。平緬不許一人差往。靜以待之。

丙寅遣使齋勅諭征虜大將軍馮勝等。乘納哈出棄金山。宜進取之。不可稽緩。

丁卯。上與侍臣論善惡感應之理。

上曰。為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福禍則聽於天。

聖明本政紀

四卷

四

彼為善無福。為惡無禍者。特時未至耳。

甲戌禮儀司蠻子鎮撫張允恭。送乃刺吾至。大將軍馮勝遣人送納哈出所。

六月丁酉。臨江侯陳鏞從征納哈出。沒于軍。

丁未。征虜大將軍馮勝駐金山。遣永昌侯藍玉至納哈出營降其眾。

納哈出分兵為三營。一日榆林深處。一日養鷺庄。一日

龍安。一秃河。輜重富盛。牧蓄蕃息。虜王數招之不往。及

是大軍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刺吾因勸之降。納哈

出猶豫未決。勝遣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勝營。

勝為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玉往一秃河受其降。虜

使見勝還報，納哈出聞之，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納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願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常茂在座，其麾下解胡語者以告茂，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悉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五

大白經天。

閏六月，都督濮英殿大軍還道，爲虜所乘，死之。

初，納哈出之降，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衆俱行，甚憾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猝爲所乘，衆寡不敵，遂見執。英絕食不言，乘間自剖腹而死。後贈金山侯，諡忠襄。

七月丁酉，納哈出所部營王失刺八禿等來降，大將軍馮勝遣人送之京師，仍遣定遠侯王弼發官軍往迎。

詔太公從祀帝王廟。

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仍建武成王廟。上曰：立武學，是岐文武爲二，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以上之

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卽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立武學，建立武成王廟，是乃後世之陋習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

定親王祿五萬石。

八月，上與侍臣論嗜好。

上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類。一爲物誘，則鏡垢水渾，豈能照物。侍臣對曰：陛下謹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上曰：人亦

皇明大政紀

四卷

六

豈能無好，但在好之得其正耳。如人主好賢，則不肖遠，好直，則諂佞者遠，而國治矣。苟反其所好，則賢者遠，而不肖者進，正直者遠，而邪佞者進，欲國不亂難矣。一嗜好之間而治亂係焉，可不謹乎。

壬子，戒大將軍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當改行易慮，以圖後功。

上曰：近以沙漠未清，命汝等率師，何膺大將軍之任，而乃專爲己私，播惡胡中，降虜致恨，古之名將，豈如是耶。及旋師之際，部伍無法，致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於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當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功，姑宥。

自新若改行易慮庶可保全以圖後功往來人言頗多舉其大槩於將軍亦報哉。

丙辰遣使齎詔諭來降達達以安處事宜示之。

癸丑詔征虜大將軍馮勝遠令永昌侯藍玉行總兵官事鄭國公常茂勝之壻也勝每於眾軍中折之茂不能堪出不遜之語勝銜之及降納哈出而虜眾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而奏之茂既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得無罪命收其總兵印。

詔景川侯曹震選四川所屬精兵二萬五千往雲南尋甸之地屯種以候征討。

丁丑征虜大將軍馮勝以故元降將納哈出所部官屬將校三千三百餘人送至京師。

九月封納哈出為海西侯。納哈出等見。上撫慰甚至賜以一品服封以侯爵其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

詔左副將軍傅友德編集新附軍士簡練精兵屯駐大寧以防北虜寇抄。

北平布政使請自河間景州至永平撫寧馬驛吳橋至通州水驛各增置馬及船從之。

永昌侯藍玉奏自遵化至喜峰口及寬河栢山會州新城大寧等處宜置馬驛以備邊報從之。

乙未。天壽聖節受朝賀宴羣臣于奉天殿。

皇太子宴國戚及東宮官于文華殿。

丁酉安置鄭國公常茂於龍川。

茂坐驚潰虜眾罪當誅。上念其父開平王之功宥之。

丁未遣指揮趙隆齎詔以永昌侯藍玉為大將軍延平侯唐勝武定侯郭英為左右副將軍都督僉事耿忠孫恪為左右叅將率兵討殘胡肅清沙漠。

命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軍士城西寧。

十月戊申朔饗太廟。

封都督僉事朱壽為舳艫侯張赫為航海侯。

改建歷代忠臣廟于雞鳴山之陽。

皇明太祖紀 四卷

八

先是漢秣陵尉蔣子文晉尚書令卞壺南唐節度使劉仁瞻宋武惠王曹彬元御史大夫福壽皆已立祠。上以其溷處間巷故詔徙之。

遣使賚穎國公傅友德所說北番降卒凡四萬六百餘人布九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疋。

壬子以顏檜為溧陽縣丞。

檜顏子五十八代孫也。

罷宋國公馮勝歸鳳陽。

詔公侯駙馬出使其僕從及諸藩府使人無符驗者不許擅乘驛傳船馬道者罪之。

命兵部遣使籍杭州嚴州金華寧波紹興及徽州市民富

寶者出克鳳陽宿州抵河南鄭州驛馬戶。

上與諸將論兵政。

上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勘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強富，喜功生事，結怨啟釁，適以召亂。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氣。故為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命吏部選南方學官，有學者分教北方學校，生徒增廣。生員不拘額數，復其家。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九

庚午，征虜將軍藍玉奏：天氣向寒，胡人斂迹，請大軍回薊州。近城屯駐，俟有邊報，然後進軍。詔許之。

十一月壬午，命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

詔定邊姚安等處立營屯種，以蹙農隙，征進。又命桓等領兵屯田於畢節等衛。

癸未，大將軍藍玉遣人送所獲故元將士一千九百餘人，并獻所獲宣勅金銅牌。

戊子，以河南府儒學訓導葛鈞為翰林院侍講學士。

甲午，大將軍藍玉奏：故元丞相哈刺章乃兒不花等遁入和林，乞進兵剿滅許之。

十二月辛未，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進。詔還之。

上曰：馬戶芻豆之給，其費不輕。故常命兵部榜諭，凡驛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者，豈朕言不信於民耶？無乃有司奉行之不至也？其即還之。

上製大誥二十二篇，訓中外武臣。

上以武臣出自戎伍，罔知憲典，往往麗法。乃親製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立勲業，保爵位。

戊辰，洪武二十一年正月丙子朔。

已卯，命曹國公李景隆率列侯王弼、張翼、調徐邳等官軍防守漠北，新附來鞬軍。

命永平侯謝成以所送鞬軍分隸濟南、濟寧等衛軍伍，錯居。

皇明大政紀 四卷

十

詔吏部復前諸城知縣陳允恭官。

允恭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上聞其治縣能愛民，下詔復之。

以浙江道御史凌漢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漢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私子。何以金為？固拒不受。有廉得其事，以聞者，故陞用之。

壬午，韶州府知府王世安奏請修唐賢相張九齡、宋名臣余靖祠從之。

鞬官軍姚曲里歹等反於廣西，命穎國公傅友德率辰

沅貴州普定等衛兵討平之。

故元將信童來降。大將軍藍玉遣人送京師。

二月。長興侯耿炳文承制遣陝西都指揮同知馬燁率西

安等衛兵三萬三千解屯雲南。

普定侯陳桓等報立祿肇保城。

乙卯。大將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萬六十三人至京。命以

文綺帛衣寶鈔賜之。

戊午。詔定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先是禮部具名奏請。上裁定。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

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

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

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

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

詔歷代帝王廟去隋文帝。

初帝王廟為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止

十六帝。

故元四大王來降。

上以元之子孫憫而宥之。且厚其賜賚。命隨西平侯沐

英戍守雲南。

禮部奏會試中式舉人施顯等九十人。

三月。上與侍臣論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上曰。富貴固不可驕人。貧賤又豈可驕人。夫驕凶德也。

富貴而驕人。則不可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

取辱於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為本。子方之言。抑揚大

過。益有所激而云。侍臣對曰。誠如聖訓。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任亨泰唐震盧原質進士及第。賜

卓敬等一十名進士出身。吳鑑等七十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命立石題名於國子監。著為令。後齊泰為兵部尚

書。卓敬為戶部侍郎。皆歿。靖難解縉直文淵閣。

上命諸儒撰疑信論。

上召考試官陳宗順等論曰。今觀列子鄰子竊鈇之事。

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

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

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

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

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

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惟能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信

所當信。疑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讒。形似之惑矣。又論

五性之德。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

非智。不貞不可謂之信。

增修南郊壇壝於大祀殿。

丹雘內壘石為臺四。東西相向。以為日月星辰四壇。又

於內壝之外。亦東西相向。壘石為金。凡二十。各高三丈。

有奇。周以石闌。陟降為磴道。臺之上。琢為山形。鑿龕以

皇明大政紀

四卷

十一

置神位。以爲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并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諸神及歷代帝王之壇。壇之後樹以松栢。外壇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冰藏凌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其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並停春祭。每歲八月中旬。擇日祭之。日月星辰。旣以從祀。其朝日夕月。熒星之祭。悉罷之。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稷諸祀禮儀。著爲常式。

上與侍臣論去讒佞。

上曰。朕昨觀史。見前代人君好聽讒言者。必致敗亂。益有讒佞。忠賢之害也。賢者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險巧之人。舍承人主意。人主多爲所惑。

皇明大政紀

卷四

十三

始若無害。終實無所不至。其妨賢病國。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去讒佞。

麓川百夷思倫發叛。西平侯沐英率兵討平之。

時思倫發衆號三十萬。象百餘隻。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甚猖獗。英集將佐告曰。賊之所恃者象耳。吾知其無能爲也。乃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分爲三隊。候象近。則火銃以次發。破之必矣。及陣旣交。象皆披甲。衝突而前。我軍矢石俱發。象皆股慄奔。乘勝直擣其寨。遂縱火焚其巢穴。復以兵邀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三百餘級。俘萬餘人。象死者過半。思倫發遁去。英奏捷還師。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酒迎勞之。

勅諭大將軍藍玉整飭士馬。出大寧。直抵虜主脫古思帖木兒營。搗之。

已巳遣進士分巡郡邑。

廷議新進士未經事。宜令行監察御史事。以久任御史一人。與俱皆厚賜遣之。

四月丙辰。大將軍藍玉率列侯王弼等兵破故元主脫古思帖木兒于捕魚兒海。

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百十七口。得寶璽圖書金銀印章馬駝牛羊車輛各籍數。

皇明大政紀

卷四

十四

入奏。遂班師。

庶吉士解縉上封事。上嘉獎之。

縉一日寓大庖西室。上諭之曰。爾試舉今日施政所宜行者。縉卽草萬餘言。皆人所不敢言者。又獻太平十策。一曰參井田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縣之制。三曰正官民。四曰興禮樂。五曰審輔導之官。六曰新學校之政。七曰省繁冗。八曰薄稅歛。九曰講武。條陳以上。上嘉之而未及行。

普定侯陳桓率師駐畢節。度地里樹柵爲營。分布耕種。

五月甲戌朔日食。

乙酉。五色祥雲見。



贊舍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之時。興於詩歌。宋之時。以爲賢人之符。此實聖德所致。國家之矣。慶也。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苟爽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

甲午。大將軍藍玉遣使至京。上表奏捷。上遣使齎勅勞之。

六月。勅賜信國公湯和還鄉。

先是和以年老乞歸。上念之。俾建第于鳳陽。仍命

和巡視閩海。築城數十處而歸。至是新第成。賜歸。

辛酉。安慶侯仇成有疾。遣人賜內酒。以書勞之。

皇明本政紀 卷四

十五

已巳。勅普定侯陳桓等率湖廣都司諸軍駐普安侯分屯

曲靖越州。

命雲南布政司以白金二十萬給各府州縣糴糧食備用。

東川諸蠻叛。命穎國公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西平侯沐

英普定侯陳桓爲左右副將軍。帥師討之。

七月。追贈故金山侯濮英爲樂浪公。

戊寅。大將軍藍玉遣人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

等至京。

地保奴及后妃獻金印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

廩餼。俾就居京師。既而言玉私元主妃事。上怒曰。玉

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元主妃聞之。惶懼自盡。地

保奴由是有怨言。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主中國時。有恩惠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資遣之。

從征韃兵至常德。四川等處皆叛。鳳翔侯張龍討平之。

辛巳。江夏侯周德興還鄉。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

千錠。文綺三千疋。

丙申。旌表休寧縣民朱原。妻李氏。黃仲。僅妻吳氏。爲貞節之門。

丁酉。諭大將軍傅友德等。不可墮諸蠻之詭謀。宜駐兵屯

種園之。

皇明本政紀 卷四

四卷

十六

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孫誦習。

海西侯納哈出卒。

八月。壬寅朔。西平侯沐英調都督。齊正率兵會穎國公傅

友德軍討東川叛蠻。

韃軍安置陝西者皆叛。河南都指揮王德。剿平之。

癸丑。命故海西侯納哈出子察罕。襲職。封瀋陽侯。

詔山西澤潞二州民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大康

等處耕種閒地。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

具。

戶部郎中劉九皋建言。上諭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

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

甲寅降右都御史凌漢為刑部右侍郎。刑部左侍郎高鐸為左僉都御史。

御史桂滿劾漢等奉命往松江按事與錦承衛千戶戴德同署公牘故降之。

納哈出故部屬行省平章朱高等一千餘人自遼東來降。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上以率德改行戒諭之。

宴征北諸將于奉天殿。

上賦平胡詩二律命羣臣和之。

封後軍都督府僉事孫恪為全寧侯。

九月壬申朔航海侯張赫督江陰等衛官軍出海運糧還

皇明大政紀

四卷

十七

自遼東。

封故樂浪侯濮英子璵為西涼侯。

勅五軍都督府臣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

越州土酋阿資叛。命西平侯沐英會征南將軍傅友德將兵討之。

詔更定歲貢生員例。

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

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雞鳴山之陽。

十月壬寅南安侯俞通源奏雲南新附官民軍士田糧馬牛之數。

乙巳頒武士訓戒錄。

上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

臣編集申明以鉏麤樊噲金日磬張飛鍾會尉遲敬德

薛仁貴王君廓漢固懷恩劉關王彥章等所為善惡為

一編釋以直辭俾蒞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

丁未征南右叅將靖寧侯葉昇進兵討東川平之。

擄獲五千五百三十八人。

以庶吉士解縉為監察御史。

時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

為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奸狀。上慮縉少涵養將

為眾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

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

恩猶父子其歸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

也。

以進士卓敬為給事中。

卓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上器重之時諸王在宮中

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於上曰官中朝廷視效

紀綱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在宮中

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

下也。上笑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

丙寅命徐允恭襲封魏國公常昇襲封開國公。

十一月頒賜武臣保守勅。

時廣西指揮耿良以科歛激變良民江西指揮戴宗以

收捕山賊貪賄賂致賊人縱橫皆坐罪。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福及子孫之道特為保守勅頒諸武臣使朝夕覽觀知所鑒戒。

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將兵討阿資築堡平夷駐兵屯守以捍蠻夷。

平夷山勢峻峭密邇龍海故令千戶劉成等樹柵置堡其地後以為平夷千戶所。

十二月壬戌封永昌侯藍玉為涼國公。

丁卯三辰晝見。

安南黎季犛弑其主煒。

己巳洪武二十二年正月辛未朔。

皇朝本政紀

四卷

十九

丙子以鄧銘為西安護衛指揮僉事。

銘係武順王愈次子。

壬午會寧侯張溫北平行都指揮使周興奏修拓大寧等城成并上其規制。

大將軍傅友德兵至越州阿資遁普安。

二月丙午改大宗正院為宗人府。

以秦王為宗人令晉王為宗人正。成祖為右宗正周

王為左宗人楚王為右宗人。

己未詔涼國公藍玉往四川經理城池整練軍馬。

征南將軍傅友德以精兵擊敗叛酋阿資于普安土官普

旦來降。

生擒一千三百餘人獲牛馬羊五千三百餘頭。壬戌禁武臣不得預民事。

遣人齎勅勞平陽知縣張礎。

勅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乃者通政司言湘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爾平陽知縣

張礎執法不從即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十錠內酒壹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領

之。

詔置九溪永定二衛改大庸衛千戶所。

初九溪洞蠻因千戶夏德忠誘亂。詔東川侯胡海普

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討平之故置二衛。

皇朝本政紀

四卷

二十

征南將軍傅友德會西平侯沐英所遣都督審正將兵搗

越州阿資勢窮感請降。

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沐英乃請置越州馬龍二衛扼其

衝要又分兵遣捕至是乃降。

三月庚午朔命大將軍傅友德率二十四將軍還軍分駐

湖廣四川要地防西南諸夷。

改給事中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為元士。

詔公侯各還其鄉。

上欲保全諸將故。詔還鄉於是安遠侯王弼武定侯

郭英南安侯俞通源等陛辭各賜金銀彩段緡錢。

四月遣使勅魏國公徐允恭開國公常昇曹國公李景隆及列侯葉昇陸仲亨韓勳胡海趙庸吳高孫恪費聚簡閱湖廣各衛軍士練習備邊。

命杭州温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泗滁和等處就耕閒田官給鈔三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

丙寅置詹事院以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上以東宮官屬詹事衆務無所統領諭吏部侍郎侯庸置之秩正三品以後任用詳列卿年表。

五月癸巳置太寧福餘朶顏三衛千兀良哈。

以故元歸附阿禮失里爲泰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每散兵爲一隊行於日月兔鹿等處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二十一

爲朶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

丁酉東川侯胡海等平九溪洞蠻還京頒賞有差。

上以靖寧侯葉昇獨擒賊酋誅千戶夏德忠功爲最賞鈔千錠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文綺三十疋海與普定侯陳桓等次賞之。

僉都御史黃政從征雲南還次普安遇寇與其子琬皆死之。

六月癸卯置興隆衛指揮使司。

其地初屬浪洞黃平安撫司傅友德因蠻民作亂討平之遂置衛以府軍左衛指揮僉事胡質領兵守之。

上與侍臣論守成之道。

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什于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平治何可不慎。

周定王棄國之鳳陽遷雲南尋遣還國。

七月丙子授故元來降知院捏怯來等以武職其丞相失烈門不從。命禮部移文諭捏怯來從其所欲毋強之。

征南將軍傅友德有疾。命還京尋詔從征諸將皆還。八月更定大明律。

庚戌監察御史蔡新奏覈在京諸司官吏案牘稽違者請逮問。詔貸其罪但移文責報惟國子監翰林院太常寺太醫院皆勿問。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二十二

九月丙寅朔日食。

山西沁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十六戶告願應募屯田。

命賞鈔錠。遂後軍都督府僉事徐禮分田給之。

開國公常昇奏辰州所屬編取民丁爲軍者請給月糧定數戶部援例月給五斗從之。

十月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上賜宴于奉天殿。令起第于鳳陽尋遣還鎮。

賜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七萬五千貫文綺百疋。諭之曰朕聞雲南諸夷心服於爾宜亟回以安之。

十一月乙丑朔。

上與翰林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之道。

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南可以德化。北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懷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命後軍都督僉事李諭等往諭山西之民。願徙河南彰德歸德山東臨清東昌諸處者。驗丁給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虜也。速迭兒殺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上與兵部尚書沈潛論去小人之道。

上謂致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兵部尚書沈潛對曰。皇明大政紀 四卷 三五

君子小人實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不庸常。譬如良玉委於污泥。其色不變。君子雜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潛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不易去。上曰。舍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哉。

乙亥麓川思倫發遣把事招綱等來訴。犯邊由其下力斯郎所為。乞貸其罪。願輸貢賦。命通政經歷楊大用齎勅往諭修臣禮宥之。思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并征雲南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力斯郎等一百三十七人。百夷

遂平。

擢德州同知陳襲為太僕寺少卿。

襲故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之子。始由中書宣使授德州同知。至是生事。當戍邊。上念其父死節。特宥而擢之。仍賜以鈔錠。

安南陳煇陪臣同叔來貢方物及金銀器皿。賜同叔及其從人鈔有差。

時陳煇已為其國黎一元所殺。恐朝廷討之。乃匿其事。仍假煇名遣同叔來貢。

十二月己亥。申嚴巾帽之禁。

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三五

戴帽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楹腦。下官舍人并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桑者不許。

命定遠侯王弼往山西。雄武侯周武往河南。全寧侯孫恪往陝西。六安侯吳傑往湖廣。俱訓練軍馬。聽征漠北。

己酉。授六尚局官官。

上選民間淑德入宮者數人。使兼六尚局事。人各勤事。故授以官。家給以祿。仍令服勞五六載。歸其父母。從與婚嫁。年高者許歸。留守者聽。

賜故元兀納失里太王居和林之西。命來降太子八郎鎮

撫渾都帖木兒往諭有所言具以聞處之。

倭掠寧海。

高麗人幽其主禍又廢其主昌。

庚午洪武二十三年正月乙丑朔

熒惑入南斗。

命穎國公傅友德為征虜將軍南雄侯趙庸懷遠侯曹興

為左右副將軍定遠侯王弼全寧侯孫恪左右參將赴北

平訓練軍馬聽燕王節制出征沙漠。

上欲諸王知軍旅之事時成祖為燕王故命傅友

德等從征。

勅定遠侯王弼以山西兵聽晉王節制出征。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三五

已巳以康鎮孫為太寧右衛指揮使。

鎮孫茂才次子。

庚午遣鳳翔侯張龍榮陽侯鄭遇春平涼侯費聚往置雲

南驛傳各賜賞有差。

辛未命長興侯耿炳文訓練陝西軍馬聽調北征。

詔市馬漠北。

令陝西布政使司預備西涼甘肅農具種子以給軍士屯

種。

信國公湯和自鳳陽來朝得風疾留京。

上幸其第視之。

降翰林學士劉三吾為國子監博士侍講學士葛鈞為國

監助教。

侍郎侯庸劾三吾等教晉王世子怠惰故降之未幾俱

復職。

蜀王椿奏西番蠻人作亂燒里崖關已遣都指揮使瞿能

等統兵一萬三千人從涼國公藍玉往大渡河邀擊之。

勅全寧侯孫恪率長興侯耿炳文所操軍馬會征虜將軍

傅友德北征。

贛州府山城夏三等連結湖廣諸蠻為亂命東川侯胡

海為總兵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為左右副將軍率湖

廣各衛軍士三萬三千五百人討之。

命延安侯唐勝宗向鳳翔侯張龍往平越鎮遠貴州諸處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三六

訓練軍士提督屯田相機征剿餘蠻。

進士王希曾奏其母任氏改嫁乞終喪三年詔勿許。

禮部尚書李原名奏曰不喪出母古之制也希曾之母

既已失節難渝定制從之。

詔免潮州府學生員陳質補伍。

陳質言父戌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荷

國教育願賜卒業上謂兵部尚書沈潛曰國家得一

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

學潛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人才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事

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

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繁豈不重乎

詔江北增養馬八戶

初江南人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府滁和

二州止一戶養一馬至是上念其勞佚不均命江

北民增至五戶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北各存牝

馬萬匹為孳生種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每

戶再給鈔三百貫別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

從馬二匹官止歲收一駒餘聽民自鬻其飛雄廣武英

武三衛牧馬亦如江北五戶之例

二月丁酉國子祭酒宋訥卒命購祭遣使護其柩歸葬

庚子命禮部翰林院考定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上曰王國有嶽鎮即以嶽為主次海次鎮次瀆風雲雷

雨之神又次之於是李原名為圖以進使頒諸王復命

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

晉祭北海

癸卯宥給事中彭與民等罪

先是上咎六科給事中記旨意增減失實覆軍籍奏

報不明俱繫獄適與民父九霄來朝陳情乞肯災肆赦

屈法伸恩俾磨礪歲年萬一上憫其情有之於是同

犯者十七人皆獲免

戊申涼國公藍玉奏擊敗西番蠻人及討平崑川雜道入

寇蠻人曩土地副使觀者等伴其男女數千人賜白金

勞之

命東川侯胡海為征南將軍帥師十萬征九溪蠻

乙卯燕王率征虜大將軍傅友德及列侯趙庸曹興等出

古北口伐虜

三月申定官民服飾

先是上見朝臣衣多短窄參酌禮制詔禮部尚書

李原名國子司業龔敷參酌事宜俾存古意原名等議

定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官衣自領至裳去地

一亦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

駙馬與文職同者民儒士生員制同文職惟袖過手復

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衣去地五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亦袖長過手袖椿廣一尺袖口僅七寸衆軍人衣長去

地七寸袖手五寸袖椿廣不過一尺窄不過七寸袖口

僅出拳從之命頒示中外

征南將軍胡海等率師搗九溪六古界洞擒蠻酋夏二八

古皮等械送京師并擊斬賀山蠻兵勦捕散毛部落悉平

之

燕王率師至迤都山故元大尉乃兒不花丞相咬住忽哥

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

上初命燕王素怯不敢遠出又思燕

王有功及捷至上喜曰燕王清沙漠朕無北顧之憂

矣太子乃助晉王讓之不聽

丁丑。勳侯朱壽二子與能俱法當死。上以壽勳勞特宥之。

四月。命戶部奪吉安侯陸仲亨臨江侯陳德舊賜公田租入官。

涼國公藍玉率兵克散毛洞并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擒土酋刺惹譚大旺及宣撫單文等一萬一千七百八十餘人盡平之。

詔築京城外垣。

命鳳翔侯張龍改龍里衛為軍民指揮使司。

癸卯。命東平侯韓勛西涼侯濮瑋瀋陽侯察罕都督僉事王憲往東昌等處訓練軍士。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三九

戊午。改徽州千戶所為新安指揮使司。

閏四月。詔穎國公傅友德以故元降將乃兒不花部落悉從入關其將校送京師仍以戰襖襲衣給之。

置大水田軍民千戶所。

藍玉奏散毛地方大水田與諸蠻洞相連命千戶石山頭領酉陽兵一千五百人置所隸施州軍民指揮使司。

甲戌。除期年奔喪之制。吏部奏一人連遭五六期喪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因詔除之。

安南國遣使入貢。諭禮部尚書李原名令廣西布政司遣還必三年一朝諭之。

置貴州平壩衛指揮使司。以金鎮為指揮僉事領兵守之。五月癸巳遷戶部尚書楊靖于刑部刑部尚書趙勉于戶部兵部尚書沈潛于工部工部尚書秦達于兵部各賜誥。

時詔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為令。

詔遣公侯還鄉賜黃金白金鈔錠文綺有差。

乙卯。大師李善長自縊命以禮葬之。

時羣臣屢奏善長當誅。上皆不許。及羣臣固請乃賜死。惟御史解縉虞部郎中王國用訟其冤竟不行。

命刑部尚書楊靖以肅清逆黨事播告天下。

韓國公李金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三十九

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

興黃彬都督毛讓薛顯陳萬亮耿忠於琥凡二十人。

六月都勻安撫司撤毛撤狗長官司蠻民作亂涼國公藍

玉遣鳳翔侯張龍率兵討平之。

詔給雲南平溪清浪鎮遠偏橋興龍清平等十二衛屯牛

戊辰。穎國公傅友德等師還。詔將士各還原衛。

己巳。施南宣慰司土官覃大勝作亂涼國公藍玉移兵討

擒之。伏誅其黨請成開元。

詔禮部製公侯伯屯戍百戶印賜鐵冊。

上念諸將老令衣錦還鄉特命百夫長各率兵百十有

二人護其家自耕食俟公侯子承襲則入衛罷其屯戍



選用者民有才德知典故者

丙戌命定東官司經局官制

禮部攷唐制言太子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官祿各有差本朝祿增多於唐宜從

裁減 詔自洗馬而下官秩依唐制其俸則從本朝

命駙馬都尉歐陽倫往湖廣雲南給賞南雄侯趙庸所集新兵七十萬九千五百餘人鈔各三錠

七月壬辰 上與大臣論修身為教化之本

上觀大學謂大臣曰治道必本於教化民俗之善惡即

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要在於修身者教化之本

也人君修身而人化之好仁者恥於為不仁好義者恥

於為不義如此則風化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

明教化之本致風俗陵替民不知趨善欲國家長治久

安不可得也

命西涼侯濮瑋往臨清訓練士卒

癸丑命東川侯曹震往四川理軍務

江南北海溢

河決河南

詔兵部追還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

初國朝制符驗皆用錦織文具制詞及船馬之狀付都

布按三司及諸衛有急則給之乘傳而行還則納之時

多假以營私者乃令都布按三司仍舊其各衛急迫取

之若有急俾乘快船以行

乙卯命安陸侯吳傑往湖廣長沙府訓練將士籍軍士九

十一萬八千二十三人分隸平瀾威清等衛

八月改鑄監察御史印

先是既分察院為河南等十二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

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一每道御史分巡印藏於

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納之至是副都御史袁

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仍命改其制守院印十二如浙江

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道並同其巡按印則曰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府

州縣事繁劇每道置印十餘皆五

皇明大政紀 四卷

詔考定使節之制

禮部奏漢光武時節以竹為之柄長八尺其旄三重今

約漢節長三尺旄牛尾三重 詔從之

壬申涼國公藍玉還京以平定番寇散毛蠻功增祿米五

百石尋詔還鄉

賜鈔三千五百錠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文綺三十

疋綾十疋

九月庚寅朔日食

辛卯加封中山王徐達岐陽王李文忠三代皆王爵

詔自今開國功臣死後俱追封三代皆襲爵子孫生死止

依本爵者為令

夏右叅政王純持節撫麗川平緬宣慰司具金贈恐變  
人生變暫受之輸雲南布政司庫 詔陞浙江左布政使  
戊申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暨列侯郭英王弼曹震周  
德興朝賀 天壽聖節選各賜鈔百錠  
以夏長文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十月辛酉東川侯胡海等討贛州賊夏三等平之

斬首二千七百級生擒蠻人一萬三千四百人追擒夏  
三等并俘其黨二千五百人還師

詔封中丞劉基長孫薦襲誠意伯

增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

戊寅詔刊行韻會定正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三十三

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上以其字義音切未盡當命

翰林重加校正學士劉三五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

編韻書本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

韻歸一因以其書進 上覽而喜之賜名曰韻會定正

命刊行之

封右軍都督府僉事張銓爲永定侯

以征雲南有功封

置閣門使以故誠意伯劉基次子仲璟爲之

依宋制秩正六品

辛巳令誠意伯劉薦還鄉省其祖墓工部具舟送之

十一月庚寅以四川永川知縣王佐爲翰林院侍讀賜之

鞋襪

乙卯置景東蒙化二衛

西平侯沐英奏景東乃百夷要衝蒙化亦梗化俱置衛

以錦衣衛指揮僉事胡常守景東府軍前衛指揮僉事

李聚守蒙化

十二月癸亥諭刑部尚書楊靖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

論死餘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足者或二人或

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贖以行

學士劉三五等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

恩 上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高麗國貢玳瑁 詔分賜翰林學士劉三五侍講學士葛

鈞等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三十四

甲戌福建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

上命禮部購天下遺書令書坊刊行三書先成進之

戊子國子生程通奏祖父罪謫陝西年七十無他子孫侍

養乞放還鄉里俾得就養 上憫其志從之

辛未洪武二十四年正月己丑朔

命都督劉真創甘肅城池操練軍士及提調屯種

北平布政司參議周倬奏地方事宜命廷臣議行之

一大寧會州山海三衛所屬驛馬皆屯田軍士牧養宜

選稍富者克之一通州至直沽海口宜改置浮橋于白

河之上以便通河一遵化石門等三驛係要路宜增驛

馬永平榆關遼安盧峰等三驛止通遼東一路宜減驛馬一鄭村常度深溝三壩舊設官夫今舟楫不通亦當裁減

詔築浙東海堤

戊申勅穎國公傅友德率列侯王弼郭英於邳徐勝交濟南平山德州樂安及北平都司屬衛遴選精銳軍士訓練備邊

戶部尚書趙勉奏請永定侯張銓食祿 詔以松江府官田給之

庚戌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及列侯胡海曹興張翼葉昇張溫吳高來朝賀正旦節陛辭各賜鈔公一百錠侯五十錠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三五

二月擢河間府景州學正胡季安試國子監祭酒 上與侍臣論高帝賜民爵非貽謀之道

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為法或遇有事輒賜民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移與之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

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為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

改封豫王為代王漢王為肅王衛王為遼王 命種桐棕漆樹於朝陽門外鍾山之陽

時以海運及防倭戰船所有油漆棕纜悉出於民為費浩繁故有是命凡種桐棕漆樹五千餘萬株歲收以資工食以省民輸

禮部奏會試中式舉人許觀等三十一人

三月戊子朔日食

遣魏國公徐輝祖曹國公李景隆涼國公藍玉等率諸將桑敬馬鑑等往陝西等處防邊 賜鈔有差

乙未命靖寧侯葉昇練兵於甘肅 賜鈔一百三十錠 上與廷臣論正心之功不可忽

上曰朕嘗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偏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三六

斜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略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審察是非原乎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 賜許觀張顯宗吳言信進士及第 賜張徽等二十八人進士出身及同進士出身有差

許觀復姓黃貴池人中三元後建文中為禮部侍郎死靖難

丙辰命齊王棹率護衛騎兵於開平近里圍獵 命大將軍傅友德等率師出東塞討虜大獲而還

四月鑄渾天儀 彗星入紫微垣

詔更定侍班官員。

東班則六部堂上各子部掌印官都察院堂上官十三道掌印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太常寺應天府正佐官翰林院學士侍讀修撰編修春坊學士光祿寺欽天監正佐官尚寶司太醫院正官五軍斷事及京縣正官西班則五軍都督及首領錦衣衛指揮各衛掌印指揮給事中中書舍人。

故元遼王阿札失里寇邊屯朵顏山。命征虜將軍傅友德率師討之。

詔後軍都督沐英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十餘人。譏察逋逃餘悉令屯田。

皇明大政紀 卷四 三十七  
五月詔定文武官封贈。兵部試尚書茹瑄等奏文武官封贈舊一品封贈三代二品三品封贈二代四品至七品封贈一代。上命學士劉三吾考古制三吾奏宋制與今例同從之。又奏庶子襲父職例止封贈嫡母所生庶無封三吾亦奏宋制以子貴母亦以生子之秩封贈。詔從宋制。

勅禮部侍郎張智諭天下凡為儒者恪遵聖賢之道修己教人毋徒尚文藝。

上曰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朕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布列百司思得其人以稱其任而卒少見良由師

道不立故成材罕聞。爾禮部宜以朕言論天下。征虜將軍傅友德等師至哈者舍利王道虜遁去。

詔漢衛谷慶寧岷六王練兵臨清。六月丁巳。命禮部清理釋道教自今天下各府州縣等寺觀存其寬大可容眾者一所併而居之母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

其佛經番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語詞建設齋醮不許拜奏青詞惟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降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做瑜珈教稱為舍友道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重罪。

已未詔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儒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官室器用制度。

皇明大政紀 卷四 三十八  
丙寅命禮部翰林院議軍民任男替伯叔職事及弟襲兄職養子女婿承襲養父妻父封贈禮制。

甲戌命禮部印通鑑史記元史以賜諸王。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上諭曰農夫舍耒耜則無以為耕匠氏舍斧斤則無以為業士子舍經籍則無以為學朕嘗念北方學校缺少書籍士子有志於學往往病無書讀向嘗頒與五經四書其他子史諸書未會賜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福建購與之。

已卯降翰林侍讀學士葛鈞為國子助教。

征南大將軍傅友德等率師深入黑嶺鴉山等處。次洗兒河。獲虜人口馬匹。駐師金鞍子山。河決原武入淮。

七月。征虜將軍傅友德率師復征黑嶺寒山。至磨鎌子海蘭尖山。追虜酋札都深入黑松林之地。野人所居熊皮山。掩入達元刺罕。虜衆大獲人馬而還。

庚寅。命刑部右侍郎李似初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構與閣門使同班。尙顧問百司奏事。有闕違者。隨事規正。以貢士彭友信爲北平布政使。

時友信以貢至京朝見。上口占虹霓詩二句。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續之。友信應聲曰。吾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三十九

皇昨夜鑿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上曰。此秀才有學有行。特命任之。

八月。己卯朔。

上與侍臣稱漢高祖聽張良銷六國印。

上曰。高祖聞善言。卽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興。後之爲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聞善言。故其爲治。亦有足稱。

上以南地薄。有遷都之意。命皇太子巡視關洛。

上曰。山川惟關洛號爲險固。向命汝弔入封關中。已十數年。汝可一游。以省觀風俗。慰勞士民。於是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頓聞。

詔授嗣真人張于初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制六品。以翰林侍讀陳迪爲山東布政司左叅政。迪在任。捕蝗弭盜。民甚德之。

哈密寇邊。命都督宋晟劉真率師征之。九月。乙酉。遣禮部主事寬徹監察御史韓敬大理評事唐政。使西域。以書諭別失八里王益堅事大之誠。通好往來。以保封國。

壬辰。宋國公馮勝子諒與家奴謀殺人事。覺。法司論當死。當徙者二十人。上以諒功臣子。特免死。餘論如律。

禮部奏文武官入朝。爭趨競進。高下失倫。申明照品級。有不如議。從監察御史及儀禮司糾劾。從之。

皇明大政紀

四卷

四十

自今朝。參時將軍先入。近侍官員次之。公侯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應天府。及在京雜職。又次之。

庚子。詔建寧歲貢上供茶。罷造龍團。聽茶戶。惟採茶芽。以進。有司勿與。

天下茶類。惟建寧爲上。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筍。置茶戶五百。免其徭役。上聞。有司遣人督迫納賄。故有是命。

罷閣門使。改閣門使尤良徐日莊等爲祠部等主事。

丁未。舳舻候朱壽左軍都督僉事黃輅督海運糧儲。還自遼東。入賜鈔百五十錠。

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卅爲新化縣丞。令禮部宴賞遣

之。

丹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縣丞。以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為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不得為奸。罷諸役。作民宴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益眾。考滿。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蕭俊等詣闕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上命吏部從之。

都督宋晟等率兵破哈密擒其偽王子別列怯。國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朶只。俘虜眾一千三百人。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

皇明大政紀 四卷

倭寇廣東。十月丁巳。北平河南大水。免今年秋租。

命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往陝西訓練軍士。

定生員巾服之制。

上曰。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上親視。必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襖衫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緣。皂縵。軟巾垂帶。

乙丑。南豐典史馮堅言九事。上嘉納之。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一曰。願養聖躬。以為民社之福。願清心省事。勿預細務。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以為諸王之福。願王府官正色直言。匡救王失。三曰。攘夷狄。以為中國之福。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逸待勞。四曰。精選有司。以為民生之福。願擇廉正之士。任以方面。俾察其所屬。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願於忠臣烈士。有功於民者。量加封諡。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願鑑諸史籍。裁擇冗員。勿令干政。以防異日弄權之患。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凡守邊之將。必察其可託心腹。然後假以兵權。必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八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願廣布耳目之臣。公聽並觀。明黜陟。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願諸司設

皇明大政紀 四卷

勘合。差遣事畢。隨即繳報書奏。上覽之。曰。堅之言。關於政體者多。是可嘉也。

丙寅。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言四事。上嘉之。命參贊清平衛軍事。

一。任用武臣。二。制民之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賢授職。十一月丙申。宋國公馮勝。涼國公藍玉等。請討西番未附者。詔止之。

上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無輕舉。爾勝及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且多市馬為武備。待其有變。而後取之。朕當有命也。

庚戌。皇太子還自陝西。以洛陽圖獻。

禮部奏正旦冬至及皇太子妃誕日公侯伯夫人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命婦各具服赴柔儀殿行禮上命武官一品正妻如其例餘並從之

十二月己未 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

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藩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便之

阿資復叛平寇將軍都督何福率兵討之阿資降

古州諸洞蠻作亂 命都督俞通淵率辰沅貴州各衛軍討之

皇明大政紀 卷四

甲午

上御武英殿觀書與學士劉三吾論惠迪吉從迪凶之旨

上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則僥倖百端求免於害何益三吾曰如此者亦當聽命於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壬申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癸未朔

上御奉天殿大宴羣臣

諭五軍都督府臣令天下衛所屯田軍士人樹桑百根隨地宜植柿栗胡桃等物以備歲歉其徧行程督之靖江王守謙以罪置卒 命其長子贊儀為世子河決武陽

丙申命途故元梁王孫愛頰帖木兒于高麗轉途就羅國

依其親族

都督俞通淵進兵首克銀賴洞及三門合水古州蒲洞并銅鑼蠻俱平之

命死囚輸粟塞下

二月詔陝西練兵備邊公侯李景隆十三人還京師

命列侯及都督指揮使葉昇曹泰吳傑陳儀李堅汪信宋晟劉真朱銘徐質於河南平涼岷州鞏昌臨洮涼州甘肅慶陽延安寧夏各衛練兵馬聽征

刑部尚書楊靖自今在外所上獄囚當加詳讞務得真情然後遣官審決有寬者即為伸理惟雲南道遠令本處會官詳決之

皇朝大政紀 卷四

甲午

賜涼國公藍玉奏涼州附籍民一千七百戶所種田畝宜徵

穎國公傅友德請懷遠縣官地九頃六十餘畝為田園上

不許 上曰爾貴為上公食祿數千石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

休事耶友德慚退

涼國公藍玉奏涼州附籍民一千七百戶所種田畝宜徵

賦輸甘肅 詔候年豐足食徵之

高麗李成桂幽其主理而自立

詔凡親王及功臣賜諭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旨

三月癸未命宋國公馮勝等分往陝西山西河南簡關土

馬清理屯田

命舳舻侯朱壽都督僉事黃輅督舟師出海運糧以給遼東軍食。

都督俞通淵進兵入龍里四寨及酒赤沙上黃洪州迷洞并楊朝三達龍寨兩洞悉克平之班師。

法司奏兩浙運使陳夔係胡惟庸黨當付獄。上以元忠臣福壽之子宥居雲南別勅西平侯舍遺之。

四月涼國公藍玉率將士追逃寇祁者孫遂征西番罕東之地。

辛未命涼國公藍玉覈實甘肅各衛軍士分置甘州中左右三衛。

以左春坊大學士董倫為河南布政司左叅議。

皇明大政紀 卷四

四十五

丙子皇太子薨命禮部議喪禮。

侍郎張智等議曰喪禮父為長子服齊衰期年。又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今斟酌其宜。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

戊寅。上御東閣門諭廷臣欲立燕王以翰林學士劉三吾言不果。

上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賢明仁厚英武似朕欲立為太子何如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陛下言是但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上不及對因大哭而罷。

詔都督聶縉為總兵討建昌叛會月魯帖木兒。

五月辛巳朔涼國公藍玉兵至罕東遣都督宋晟等徇阿真州土酋哈答等遁去尋奉詔移兵討建昌。

戊子封右軍都督俞通淵為越鶴侯賜鐵券世襲。寧夏衛副千戶何忠以所管軍士缺伍削官詣闕自陳。上憫其祖父從征有功特宥其罪陞本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

六月丁卯西平侯沐英卒。

上哭之慟親製文遣祭塑像功臣廟。

戊辰。上以皇太子新薨而時享在邇命禮部翰林院議郊廟合行典禮。

侍郎張智學士劉三吾等奏宋會典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益不以卑廢尊也宋真宗居喪既易日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圓丘服衣冕所有鹵簿儀仗車輅登歌鼓吹並如常儀及宰臣畢士安請聽樂真宗批荅云除郊天之事資禮樂以相成須用樂鹵簿鼓吹及樓前官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今定議天地社稷先師太歲風雲雷雨鎮海瀆諸神皆係祀典神祇歷代帝王方是紹承統系宜如宋制惟太廟及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仍用樂恐神不樂聽宜亦備而不作。詔從之。

七月。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為治緩急之道。上曰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



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曰。誠如聖諭。

勅景川侯曹震簡練四川所屬軍馬聽征。其軍糧兼給米鈔。存其餘以餉建昌之卒。

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

命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溝澗架橋梁以通道路。

丁未。改詹事院為府。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仍兼詹事。食尚書之祿。以左通政祝春右僉都御史李文吉為少詹事。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二人。正四品。府丞二人。正六品。以後任用詳列卿年表。

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於國子監。

皇明大政紀

卷四

四十七

勅刑部榜諭天下學校。

時各處教官有給由到京。上問民間疾苦。哥嵐州學

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桓皆對守職在學。於民事無

知。上歷指古人身居田畝。其心常在朝廷。舉伊尹寧

戚漢賈誼董仲舒唐馬周宋李沆事以責之。復諭宋儒

胡瑗為蘓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民水利

等數事。當時得人。皆由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

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

有聰明賢才。亦為汝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等所

為。朝廷焉能得人。二人皆惶汗失措。上顧謂刑部臣

曰。若二人者。立心不誠。豈能為聖賢之教。虛糜廩祿。無

補於時。宜竄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為鑒戒。

八月乙卯。江夏侯周德興以帷簿不修伏誅。命收公田。

庚申。耐葬。皇太子于孝陵之東。賜諡曰懿文。

勅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寺官署。

上諭廷臣曰。南方為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

治。故殿廷皆南嚮。人臣以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禮也。五

府六部官署宜東西並列。其建六部於廣敬門之東。皆

西嚮。建五府於廣敬門之西。皆東嚮。惟刑部都察院大

理寺已置於西北太平門之外。悉改造。令規模宏壯。命

主事高有常董其役。

丁卯。諭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等。率公侯伯都督常

皇明大政紀

卷四

四十八

昇王弼陳俊等二十三人。往山西太原平陽等府。閱門戶

四丁者籍其一為軍。蠲其徭役。分隸各衛。赴大同等處開

耕屯田。各慎乃事。毋擾於民。

東勝立五衛。大同立五衛。大同迤東立六衛。衛五千六

百人。

癸酉。旌表歙縣民江來肅妻葉氏。寧國縣民楊仲庸妻胡

氏。句容縣民孔世傑妻許氏。朱仲謙妻石氏。萬壽春妻王

氏。張德清妻周氏。廣德州民陳益妻蔡氏。俱貞節之門。

旌表廣德州民姚觀為孝子之門。

甲戌。命公侯各歸舊賜田於官。仍歲給其祿。

丙子。靖江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事。覺伏誅。

歷代會簡要錄于內外諸司。

先是上諭諸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為貴農最為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為君用坐享大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虫蝗則舉家遑遑無所望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艱難至有刻剝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部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為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歷代會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皇明大政紀

卷四

四九

戊子刑部尚書楊靖奏左軍都督府經歷唐奉先以事請託通政使葉嶽於法當杖上以奉先進士命紀其過

九月庚寅立嫡孫允熉為皇太孫

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凌漢為左春坊左贊舍

以修撰黃子澄侍東宮講讀

廷臣薦方孝孺召至京師除漢中府學教授詔許水陸

給舟車

上方重賞罰以孝孺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故除漢中

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奏恭懿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不道禍及昌及理皆昏暴自恣於是臣等與國人共推門

下侍中李成桂主國事乞俯從輿意詔禮部移文從其自為聲教以安東夷之人

罕西番叛入寇命都督朱晟總兵討平之

俘斬七千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

遣都督周興為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大敗之

先是藍玉北征虜王脫古思帖木兒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為所弑其部屬皆來附至是興等追至徹上兒山大破其眾

詔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及封侯山東監生周敬上疏入奏上納之

敬言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歷數可定陛下但當修

德則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為恥不得其傳國寶

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秘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珍之

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

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時趙先有是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益徒知玉

璽之為寶而不知仁義之為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長

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

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今為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

困苦是忽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疏奏上

頗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餘若通鈔法。慎刑賞。罷克軍等事。皆切時弊。

十月。已酉朔。追封西平侯沐英為黔寧昭靖王。以子春襲爵。鎮守雲南。

以後世鎮不改。

戊午。雲南土官月魯帖木兒叛。糾合西番摩步買哈科等。大肆抄掠。命涼國公藍玉率越嵩侯俞通淵將兵討之。

十一月。丙戌。景川侯曹震奏四川急務五事。詔從之。

一。夔州雲陽大寧鹽井。易煎辦。請依晉安例。令商輸粟備軍餉。以鹽償之。一。四川鹽課。令商人輸粟。建昌烏撒不敷。乞以蒸江買馬官鹽給之。一。馬湖等秋糧。照徵不

皇朝本政紀

四卷

卷一

及請從末減。一。重慶儲糧。俾施州衛發運甚便。一。建昌新置之衛。盈甲不易。成請工部支給。

甲午。總兵官涼國公藍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伯。送至京師。伏誅。

玉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鎮禦巴梁。大行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為衛。漢州灌縣。岷縣。西連松茂。礪黎。當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為要道。皆宜增置軍衛。下羣臣議行之。

癸卯。復以詹事李文吉為左僉都御史。

命儒臣重定文武百司品階勳祿之制。以示天下。惟醫學陰陽僧道官不給祿。

十二月。壬申。宋國公馮勝等率列侯籍太原平陽民為兵。伍置衛屯田。還京。以所籍之數奏之。

甲戌。以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兼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涼國公藍玉。兼太子太傅。開國公常昇。全寧侯孫恪。兼太子太保。詹徽為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茹瑺為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任亨泰為少詹事。兼翰林修撰。杜澤楚。樞為詹事府丞。

勅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等。以明年三月發京師。壯勇及河南山西銳卒。立屯塞上。蒐獵虜庭。毋違朕命。

皇朝本政紀

四卷

卷一

閏十二月。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請更國號。詔更號朝鮮。免翰林學士劉三五官。

時三吾詣吏部自陳。督戶部尚書趙勉。夫妻坐法當死。皆緣素失教誨。自當引退。以勵廉恥。吏部以聞。遂免。

命僧錄司造周知冊。頒于天下僧寺。

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逃卒。往往易姓名為僧。遊食四方。無以驗其真偽。於是命造周知冊。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于冊。名之下。既成。頒示天下僧寺。凡遊方行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即途有司。滅京治罪。容隱者罪亦如之。

刑部尚書楊靖。鞠武官。門下檢其身得一大珠。令碎之。因

以上聞。上嘉歎之。

上曰。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略不動心。遽斥以爲偽物。而碎之。免致意外生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矣。

詔王府筵宴。按察僉事坐于長史之上。

河南按察司奏。王府長史與按察司僉事俱五品。然僉事爲風憲之職。今王府筵宴。長史上殿。僉事乃坐于殿外。庶下公聚序。坐長史復居僉事之上。禮有未當。詔下廷臣議。以爲公宴序。坐長史宜在僉事下。若王命長史上殿。則不拘此例。上曰。按察司僉事方面官也。王府筵宴。亦宜入殿。坐于長史之上。

戊戌。命宋國公馮勝爲總兵官。穎國公傅友德爲之副。訓

皇明大政紀

卷四

練山西河南軍馬。及領屯衛。其餘公侯都督悉聽節制。

癸酉。洪武二十六年正月。丁未朔。

己酉。中都督僉事徐司馬卒。

司馬揚州人。好文學。所至撫綏士卒。拯恤孤貧窮困。甚得人心。尤敬士大夫。公暇。遂居一室。講論終日。蕭然如常布之士。家無餘資。人多賢之。

乙卯。起兵部尚書致仕唐鐸兼太子賓客。

己巳。命永定侯張詮調山東沂州衛將士。以克齊府護衛。

辛未。以刑部尚書楊靖兼太子賓客。

二月。丁丑。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

上命晉王總宋國公馮勝等所統河南山西馬步軍出禦

北虜。勝及傅友德常昇王弼孫恪馳驛還京。其餘將校悉聽晉王節制。

乙酉。涼國公藍玉謀反伏誅。

初。玉以開平王常遇春妻弟。屢從征伐有功。胡惟庸之反。玉嘗與其謀。上以開平王之功。及親親之故。宥而不問。後諸老將多歿。乃擢爲大將。總兵征伐。所向克捷。甚稱。上意然。玉素不學。性復狠愎。見上待之厚。又自恃功伐。專恣橫暴。畜莊奴。假子數千人。出入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按問。玉捶逐御史。及征北還。私其駝馬珍寶無算。夜度喜峰關。關吏以夜不卽內。王大怒。縱兵毀關而入。上聞之不樂。會有發其私元

皇明大政紀

卷四

五十四

主妃者。上切責之。玉慢不省。嘗見上命坐。或侍宴。飲玉動止傲恃。無人臣禮。及總兵在外。擅陞降將校。刺軍士。甚至違詔出師。恣作威福。以協制其下。至是征西還。意圖陞爵。及命爲太傅。玉怒。攘袂大言曰。吾此回當爲太師。乃以我爲太傅。及奏事。不從。玉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乃謀反。當是時。鶴慶侯張翼。普安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船塢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恪。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及諸武臣。嘗爲玉部將者。玉乃遣親信召之。晨夜會私宅。謀議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爲變。約東已定。爲錦衣衛指揮蔣獻所告。命羣臣訊狀。其實皆伏誅。

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以監玉黨誅命驗封司主事

大常寺卿丘玄清卒

玄清陝西人幼為武當山道士有司薦其有治才授監察御史超擢今官為人持重有守上嘗賜以媛女固辭不受上益重之

遼東開元軍士馬名廣上言五事命禮部擇其可行者行之授吉安府泰和縣知縣

一瀋陽廣寧義州宜復舊學一工商技藝之家不宜任之政一兵老而無丁者除其籍一狹鄉之民遷於寬鄉屯種一取法唐太宗府兵宜居重馭輕上曰觀所言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五十五

有可采者但工商技藝之子不預士紳則與孔子有教無類之意悖矣

三月命長興侯耿炳文訓練陝西軍馬

乙卯命魏國公徐輝祖齋勅諭燕王將阿魯帖木兒乃兒不花遣人防途至京其舊降胡人非出征不可輕縱

丙辰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往北平等處備邊聽燕王節制

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惟騎士許服其不應服而服者罪之

辛酉詔併西安右衛為秦王護衛

會寧侯張溫都督蕭用等坐與藍玉同謀伏誅

庚午諸司職掌成詔刊行頒布中外

先是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以著成法恐後之蒞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乃命吏部同翰林儒臣倣唐宋之制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諸司凡有設官分職之務類編為書至是始成名曰諸司職掌刊行之

頒示稽制錄於諸功臣

上即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封爵祿食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踰越禮分甚或肆情廢法奢僭不度及藍玉以反誅籍其家見有服舍器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五十六

用僭侈踰制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集為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遺其奢僭

四月太白經天京師大旱求直言錄囚徒

壬午瀋陽侯察罕坐藍玉黨伏誅

丙申賜越雋侯俞通淵公田

賜穎國公傅友德第于鳳陽

詔戶部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先發倉廩貸民然後奏聞著為令

時孝感縣奏民饑請發預備倉貸民命行人馳驛賑濟諭戶部曰朕嘗捐內帑資付天下者民糴粟以

之正欲備荒歛濟饑民也若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途  
往返遠者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  
之

陞滑縣學訓導宋復祖爲國子司業

上以故祭酒訥之子陞之

詔絕安南國朝貢

時安南弒主自立故絕之

五月庚戌兵部奏河南都指揮使齊羽無嫡嗣有二庶子  
皆幼請所宜立 詔庶子論賢不論長第給以羽祿俟其  
長擇賢者襲之

詔賜陝西民弟代兄成者道里費并賞監途之人

皇明大政紀

卷四

五七

時兄坐事成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途者聽  
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途者其人訴于朝 上  
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途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  
皆賞之

甲子魏國公徐輝祖崇山侯李新奏考稽制錄所載公侯  
家人及儀從戶存留如制餘請給付有司 詔發鳳陽隸  
籍爲民

丁卯詔工部自今凡功臣卒不建京 其墳塋葬具皆自  
備惟沒於戰陣者官給之

六月戊辰越嶲侯俞通淵有罪削爵放還鄉里  
復以左春坊左贊善凌漢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命禮部申嚴公侯制度奢侈之禁

七月己亥免武定侯郭英合輸稅糧仍撥賜佃戶

遼東指揮使司奏朝鮮國招誘女直五百餘人潛渡鴨綠  
江欲入寇遣使諭改前非毋違天道罰及爾身不可悔  
左春坊大學士董倫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學行擢陝西  
布政司右叅議

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官分班直文  
華殿侍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  
弟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壬子信國公湯和男燮奏以原給家奴儀從四十八人還  
官隸籍爲民

皇明大政紀

卷四

五八

辛酉欽天監監副李德秀奏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  
元比至元辛巳曆差四日六時一元統孰奏洪武甲子曆  
實與舊法相同略無差謬 上謂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  
交會行度無差爲是

八月命崇山侯李新督開源水廩脂河

上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實浩繁一自浙河至  
丹陽拾舟登陸推輓甚勞一自大江沂流而上風濤之  
險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疏鑿河流以通于  
浙俾運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  
泄事惟勤役民勿暴新頓首受命而行暨河成人皆便  
之

從慶靖王於青州

詔徵浦江鄭王二姓子弟三十以上者選用

上以東官官屬闕命廷臣舉孝義篤行之士尚書嚴震

直以浦江鄭氏對上曰鄭氏朕素知之聞其里人王

氏亦倣鄭氏家法可選用以風勵天下

遺禮部員外郎潘應魯立周顛像碑于廬山

九月戊申復以劉三五為翰林學士

丙辰工部尚書嚴震直命任不法命自訊獄成具奏上

以震直不欺釋之

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巡按孟津械有司飲財行賂者來

奏上嘉平得憲體賜襲衣幣鈔以勅書勞勉之

皇明本政紀 四卷

甲子以鄭濟為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為右春坊右庶子

二家徵至闕令自推舉各舉濟勳用之餘皆給道里費

遣還

命總兵官宋國公馮勝凡將校有罪削爵聽征者悉復其

職

詔胡黨監黨除已拿在官者外其未發未拿者不究

十月建翰林院于皇城東南宗人府之後詹事府居其次

太醫院又次之

徙岷莊王於雲南

頒大成樂器於天下令有司如式制造以祀孔子

十一月壬寅朔賜國子監琉球生及雲南生賀教志

衣鈔錠

已未東莞叛寇何迥伏誅

迪東莞伯真之弟也真次子宏以罪誅迪自疑禍及遂

聚眾作亂南海衛以兵捕之迥伏眾阻殺官軍三百餘

人遁入海島廣東都指揮使司發兵進擊敗之械迥送

京師誅之

庚申曹國公李景隆奏還莊田六所田地山塘池蕩二百

餘頃

擢泰州訓導門克新為左贊善紹興府學教授王俊華為

右贊善

時天下學官入覲者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

皇明本政紀 四卷

者多應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對亮直俊華善文辭故有

是擢上召二人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

重直言故也

十二月壬申朔永鑑錄成頒賜諸王

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為虐悖逆者以類為編直叙其事

世臣總錄成頒示中外羣臣

輯歷代為臣善惡可勸懲者

丙戌命禮部申禁軍民人等不得用太師太傅太保待詔

郎中等官為名稱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丑朔

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凡歸併大寺觀設碇基僧道

用一人以主舍稅。

每大寺觀僧道編成班次。每一班一年高者率之餘。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為題疏。強求人財。一二人於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勿許。仍毋得私創庵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道里費。毋索取於民。凡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以驗其實。不同者。獲送有司。僧道有妻妾者。許諸人捶逐。相容隱者。罪之。願還俗者。聽亦不許收兒童為僧。違者併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上。願為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奏聞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為民。有稱白蓮多寶火居者。皆治重罪。

皇明本政紀

卷四

本三

上與學士劉三吾論為治之難。

上曰。朕歷年多而益懼者。恐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繫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猶未臻。其矣。為治之難也。三吾頓首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

詔有司賑貸貧民。

改中都國子監為鳳陽儒學。

命曹國公李景隆佩平兗將軍印。鎮守甘肅。

詔都督宋晟劉真率馬步壯士緝捕盜馬寇邊。仍令陝西都指揮王英領河州洮州鞏昌臨洮軍馬往歸德金佛等處追捕叛兇。

改建漢壽亭侯關羽廟於雞鳴山之陽。

舊在玄津橋西。至是改作。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諸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二月。倭寇浙東。命都督楊文劉德商高巡視兩浙防倭。禮部奏會試中式舉人彭泰等一百人。

三月辛丑。上與侍臣論人主聰明不可使有壅蔽。

學士劉三吾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儉狃。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聰明為所蔽矣。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夫野

皇明本政紀

卷四

本三

老皆能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江訓練海上軍士。同都督楊文等防倭。

以太子賓客兵部尚書唐鐸為太子少保。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張信耿清戴德彞進士及第。賜胡嗣宗等三十名進士出身。賜戚存心等六十六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耿清為御史大夫。戴德彞為左拾遺。俱死靖難。



丙午。以進士及第張信為翰林修撰

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上與侍臣論毀譽之言不可不辨。

上曰。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流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不肖。而譽者未必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爾。人能知其毀者果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鮮有不為所毀者。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唯問於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實。故知人為難而知

聖明水政紀

四卷

六十三

言尤為難也。

陞行人司為正七品。左右副為從七品。行人為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咸以進士為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上以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旨。至是始命以進士為之。凡齋捧詔赦。奉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饑荒。整點軍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行人之任重矣。

城東勝。

命天下種桑棗。

甲寅。命韓王潘王分道省視秦晉燕周齊王。

上以二王年少。欲其遊覽諸王國。以敦孝友之情。

四月。詔陝西乾州立唐忠臣渾瑊祠。

從乾州同知史孟通所奏。

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沆書傳。

上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

五月。己丑。勅諭宋國公馮勝寬恤從役者。俾無窘迫。

詔免孝子郝安童軍役。

安童永州府祁縣人。父玄戍定遼卒。安童該補役。以母老。無他兄弟供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亦仰給於已。詣闕自陳。上憐復其身。

聖明水政紀

四卷

六十四

却安南朝貢。

六月。上與侍臣論魏武侯不如楚莊王。

上曰。昔楚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所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淫則日。至矣。憂其所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以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楚莊卒霸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納善。人臣當以道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十月甲申。旌表涑水孝子李德成爲孝行之門。

旌表長洲民張德壽爲貞節之門。

甲戌。命安陸侯吳傑。永定侯張全。率致仕武官往廣東。訓練沿海衛所官軍。以備倭寇。

八月。新建京都酒樓成。

先是。上以海內太平。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部作十樓於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僊。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於醉僊樓。詔宥禮部主事金霖死罪。

霖以事繫獄。其父伏闕言霖以非才授任。觸犯國法。罪當大辟。雖死莫贖。但臣年老。父子之情有所不忍。願次男從軍以贖其死罪。上憫其言。特宥之。

皇明大政紀

內卷

六十五

階文二州軍叛。平兗將軍都督審正討平之。

九月。詔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頒示天下。

日照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股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二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伯兒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因下禮部議其議。以卧冰割股。前古所無。雖出於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肝割股。

或至喪生。卧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永絕。反爲

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愚昧之徒。務詭異以驚世駭俗。

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

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人子遇父母有病。醫

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割股卧冰。亦聽其所爲。不

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丙午。撤馬兒罕附馬帖木兒遺會長迭力必失等奉表來

朝貢馬二百匹。

已酉。詔誅錦衣衛卒誣告樂清良民者。賜民鈔八十錠。仍

免今年田租。

正蔡氏書傳成。

皇明大政紀

四卷

六十六

初。詔徵國子監博士錢宰等至。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不知。上曰。朕每觀天象。

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

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文運自此興矣。爾等宜考

正古今。慎述作。以稱朕意。由是命學士劉三吾等總其

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是書。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繪

衣被等物。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班於侍衛之前。

宴享則次中殿。時酒樓成。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

上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

先遣之。衆皆願留。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

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

賜名曰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賜諸儒宴及鈔。俾馳驛而還。

庚申。修寰宇通志書成。

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藩衛。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寧衛。西北至陝西甘肅。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五百里。四夷不與焉。

遣中使諭陝西都指揮使司訓練將士。候來春征討西番。十月辛巳。翰林院詹事府成。詔皆賜宴落之。

已丑。詔停岷王宮殿工。

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皇朝大政紀 四卷 六十七

為之時。可為而財力不足。不為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為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然後為之。則事易舉。今雲南土曠。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苦。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為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人馳驛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倭寇金州。

十一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率兵討之。

盱眙縣著民劉本等詣闕乞留丁母憂。知縣方素復任。遣使齋勅旌勞之。

素赴闕謝恩。賜宴於禮部。陛辭。請歸葬母而後任。許

之。

十二月丙寅。置寧夏羣牧千戶所。

甲戌申。定皇城門禁約。

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指揮千。百戶鎮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官以次而入。不許攙越。其上直官軍。三日一易。於朝退辰時交代。凡內宮內使。火者出門。須比對銅符。若本無銅符。及有不比對。輒放行者。守門官軍治以重罪。仍密加搜檢。有公舍帶金銀。段疋出者。憑勘合照驗。亦須明白附寫。往某處公幹。及記所帶衣服顏色件數。回日點卯。有不同者。即時奏聞。其工匠人等出入各門。依例搜檢。有誤帶鈔物者。許附

皇朝大政紀 四卷 六十八

寄各門。如出門夾帶鈔物。許執奏。凡官軍於民人。有入不許。固逼及問其事情。違者官軍皆坐罪。

女直部野人寇遼東。都督宋晟劉真禦却之。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正月丙申朔。

命都督周興為總兵。宋晟劉真副之。帥師捕野人。

西平侯沐春擒斬阿資於越州。平之。

二月庚辰。詔右軍都督府榜諭龍州土官趙宗壽等。具奏常茂存死實狀。

山東布政司奏。東昌地廣民稀。乞令青兗濟登萊無田耕者。皆令分丁。就東昌開墾閒田。詔戶部行之。

三月。詔中軍都督僉事朱信克總兵官。前軍都督府宣信

克副總兵官率舟師運糧赴遼東其海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

四月詔停造遼王宮室。

勅武定侯郭英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况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劫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為其所有直抵永平之境恃遠不

皇明大政紀

四卷

本九

倭寇金州

辛未諭禮部尚書任亨泰議秦王世子襲爵禮

上曰秦王既沒國事無統世子長成宜命襲爵爾其集議以聞亨泰同翰林諸臣議漢諸王薨遣使者立嗣子為王則玄冠素衣承詔事反喪服又諸侯受天子之命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即位而哭既合於

禮且協人情詔依服命服禮行之。

五月詔平四川洞蠻。

六月丙寅遣前軍都督府謝彥通政使來徵奉金冊冕服持節往陝西冊秦世子尚炳為秦王。

乙亥勅曹國公李景隆整飭陝西所屬衛所軍馬以候征調。

已丑上諭羣臣禁黥刺劓割之刑。

上曰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懼然此特權宜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

皇明大政紀

四卷

本十

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劓割之刑益嗣君生長深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詔羣臣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上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多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詔皇親國戚有犯在嗣君自決惟謀逆不赦。

癸巳命翰林院編修馬京署通政使司事。

詔出征亡故武臣子弟襲職。如有試弓馬不中。仍令還德署。與半俸。二年後復比試。不中者降為軍。

七月。詔禮部。凡大臣犯重罪得免者。叙列八品九品。班後從。工科給事中陳洽等奏。

羣臣賀確山縣野蚕成繭。詔止之。

上曰。人君以天下為家。使野蚕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焉。

戊午。詔國子監生習讀春秋。

上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為百王軌範。修身立

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

皇明大政紀 四卷

專治他經者。至於春秋。鮮有明者。繼今宜習讀以求

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為政臨民。庶乎有本。

有道士以書獻。上却之。

侍臣請留觀之。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

燒丹煉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

政治之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

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却之。毋

為所惑。

廣西守將韓觀率兵討山寇。平之。

八月。龍州土官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方命

屠民。命左都督楊文佩征南將軍印。為總兵官。率副將

韓觀。宋晟等。將官軍討之。

丙子。命江陰侯吳高。安陸侯吳傑。從總兵官楊文征龍州。諸蠻。

高傑皆以事獲罪。故俾征討。建功以自贖。

貴州蠻叛。守將顧成討平之。

兵部尚書唐鐸奏。龍州土官趙宗壽。伏罪來朝。乞罷兵。

詔征南將軍楊文移兵奉議等處。鐸乃參議軍事。

戊子。詔更定皇太子親王封冊寶之制。

九月。戊戌。崇山侯李新有罪。伏誅。

免山東稅糧。

庚戌。頒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

皇明大政紀 四卷

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

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益創業之君。起自側

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

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已長。至於奸賊

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

亂敗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為不刊

之典。如漢高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

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為深戒者。

朕少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以

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

為祖訓一編。立為家法。俾子孫世守之。爾禮部其以

朕祖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為遵守後世敢有更改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

燕王進永清左衛龍門東嘉禾一莖三穗者二本二穗者六本。上親製嘉禾詩賜之。

閏九月詔更定親王歲支祿米量減以資軍國之用。

親王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七十三

重定皇明祖訓成。

其目仍舊更箴戒章為首章。命大書揭於右順門內西南廊下。既而遣使詔諸王至京。諭以減祿米之故。以祖訓賜之。

十月辛卯。禮部奏百官朝參賜食供億為難。請罷賜。從之。上定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為一世。以其字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所議以為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

十一月。上與侍臣論尚書無逸篇。

上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勤與

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勵。不可少息。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民生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諄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於殿壁。朝夕省閱。以為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禮制集要成。命頒行之。

征南將軍楊文等討奉議等處叛蠻。平之。

十二月。詔山東河南民人田土。除已入額徵科。自二十六年以後。栽種桑棗果園。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擾者。罪之。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七十四

洪武志書成。

其書述都城山川地理封域之沿革。宮闕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靡不具載。刊行之。

命給事中傅安郭驥使西域。

丙子。洪武二十九年正月。庚申朔。

上與禮部尚書門克新論至治之難。

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皆安業。朕恐未然。何

得遽言至治。

壬戌陞詹事府丞杜澤為吏部尚書。

辛巳以散騎舍人湯禮為左軍都督府僉事。

二月庚寅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使緬國及百夷諭令各罷兵。

辛卯詔戶部仍給故東甌襄武王湯和加祿米二千石。

甲午禮部尚書任亨泰奉使安南還降為監察御史。

亨泰在安南私市蠻人為僕故降之。

征虜將軍胡冕討柳桂等處蠻寇平之。

丙午常州武進縣奏本縣奔牛呂城二壩河道淺澁請濬深以便漕運從之。

皇明本政紀 卷四

七十五

三月壬申詔文廟從祀罷楊雄進董仲舒。

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庭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若漢楊雄仕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為乖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矣。上納其言。

以徐增壽為右軍都督府左都督李增枝為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沐晟為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湯禮為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

四月甲寅詔魏國公徐輝祖及禮部翰林院官同國子監官考試監生仍令吏部以次錄用毋使淹滯。

署監事學正吳啟言國子師生例以文學優劣分隸六

堂邇來皆無甄別高下不分無以激勸宜考第如例上命行之。

中軍都督僉事朱信奏比歲海運遼東糧六十萬石以蘇州府嘉定縣米輸於太倉俾轉運從之。

五月戊寅初命詹事府翰林院尚書司中書舍人六科給事中儀禮司於午門內出入者各給牌為驗。

詔湖廣諸郡宜桑而種之者少遣人往德安府及徐州取桑種二十石送至辰沅靖全道永寶慶衡州等處各給一石使皆種之。

六月癸卯以都督府斷事廖昇為太常左少卿翰林院編修張顯宗為太常寺丞左僉都御史辛彥博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賜衣各一襲。

皇明本政紀 卷四

七十六

詔各處有司築河防。

七月丙寅上與侍臣論唐主不當以宦者魚朝恩等掌兵權。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忌憚謂侍臣曰當時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魚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訓注權勢之感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

曹只克使令。豈可使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  
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而已。彼既  
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故自  
不敢驕縱也。

丙子。詔在外未入流官。陪祭俱用祭服。與九品同。

先是鹽城縣儒學教諭王孟上言。公服以朝。祭服以祀。  
今在外凡祀山川諸神。流官具祭服。未入流者具公服。  
然公服既於朝賀迎接諸禮用之。而又服以祀神。禮有  
未宜。且未入流官公服之制。自八品以下皆同。其祭服  
亦宜與之同。上是其言。

八月。詔免應天寧國太平池州廣德田租。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七十七

已酉。禮部尚書門克新卒於官。命有司護喪歸葬於鄉。

改六部諸屬部為清吏司。

詔廷臣重議諸王見東宮禮。

禮部議諸王來朝。冕服見。天子畢。次見東宮。已有定  
儀。其叙家人禮。東宮及王俱常服。引禮官請王由文華  
殿東門入。至後殿。王西向。東宮東向。贊禮官贊四拜。王  
坐受。相見禮畢。叙坐則東宮正中。南面。諸王列於東西。  
奏上從之時。諸王皆東宮叔父。故復有是議也。

頒表箋文式於天下。

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駢儷。上甚  
厭之。乃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右春坊右贊善王俊華。

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於天下。令諸司凡遇慶賀謝  
恩。如式錄進。

九月乙亥。賚天下致仕武臣。

首壬辰年至甲辰從軍。洪武十一年以前為官者。次十  
二年以後為官者。又次己巳以後從軍。洪武十一年以  
前為官者。又次十二年以後為官者。凡二千五百餘人。  
十月。詔禮部定各司奏事次第禮。

會議凡奏事。一都督府。次十二衛。次通政使司。次刑部。  
次都察院。次監察御史。次斷事官。次吏戶禮兵工五部。  
次應天府。次兵馬指揮司。次太常寺。次欽天監。若太常  
寺奏祀事。則當在各司之先。

皇明大政紀

四卷

七十八

甲寅。皇曾孫文燧生。

上以十月數終。又生於晦日。命內庭勿賀。

十一月壬戌。增設詹事府屬官。左右清紀郎各一人。司諫  
各二人。通事舍人各五人。

清紀從八品。司諫通事舍人從九品。改錄事亦從九品。  
詔鑄渾天儀。

乙巳。詔頒稽古定制。

先是。上以諸功臣之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  
致覆亡。雖屢加誡教。終莫之省。乃命翰林儒臣。取唐宋  
制度。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制。參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勳  
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祿之家。貨殖禁



例皆有定制。命頒之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十二月。命禮部會議鎮國將軍與公侯駙馬文武官相見禮及其出入稱呼之宜。

禮部會儒臣議。凡相見。鎮國將軍居左。駙馬儀賓公侯居右。平行兩拜。若文武一品至三品官見之。亦行兩拜。

禮。鎮國將軍居中答拜。四品以下官行禮。鎮國將軍坐受之。若相遇於道。駙馬賓客向右讓道而行。文武一品至三品官引馬側立。候其過。乃行四品以下。則皆下馬。

其餘內庭出入。皆由左門。稱呼則曰官人。言語則曰懿旨。從之。

復永州府知府金彥誠等十八人官。賜襲衣靴鈔遣還。仍給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四卷 七十九 者民道里費。

初彥誠與齊東知縣鄭敏定遠知縣高斗南儀真知縣康彥民岳池知縣王佐安肅知縣范志遠當塗知縣孟

廉縣丞趙森懷遠縣丞蘇益休寧縣丞甘鏞先後以事繫獄。耆民各具各官善政詣 闕以請。上嘉之。

五星奈度。詔定外官二年一朝覲。

改大理寺為司。丁丑。洪武三十年正月甲寅朔。

初置雲南按察司。先是以雲南地荒服。未設按察司。命布政司兼理之。至

是始置司設官。

命長興侯耿炳文為總兵官。武定侯郭英為副。往陝西及甘肅。選精銳步騎巡西北邊。以備胡寇。

己丑。勅肅王拱及時督軍屯糧。遇有征伐。親率精兵與長興侯耿炳文討之。

漢中府沔縣吏高福興及民人田九成僧李普治謀作亂。殺知縣呂昌。執教諭李詵。敗官軍。命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等發陝西兵討之。

辛未。右春坊司諫袁寶建言三事。從之。

一。府州縣學歲貢宜照定制。一。命修理工部國學廂厨。一。命史官摘取自古忠臣烈士成書。使將軍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四卷 侍衛操暇。命史官陳說。使知報國之義。

癸酉。命監察御史劉觀耿清司中。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刑部主事鄧文欽署右僉都御史。

丁丑。遣使諭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先是遣主事寬徹等使哈梅里別失八里。及徹至。別失

八里而黑的兒火者拘留之。副使二人得還。至是復遣使持書往諭之。使知朝廷恩義。毋起兵端。

己卯。改太常光祿二司為寺。官制仍舊。改儀禮司為鴻臚寺。以儀禮司正房顯為寺卿。吏工二科

都給事中仲牧劉繼宗為少卿。翰林院典籍馬定為寺丞。卿四品。少卿從五品。寺丞從六品。

陞翰林院修撰張信爲侍讀編修戴德彛爲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害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頒爲政要錄

其書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有三條

二月甲辰行人陳誠呂讓奉命諭安南以侵地還思明府不從還京廷議當討詔姑待之

勅禮部檄打煎爐長河西土酋長以時來朝貢毋取罪罰

聖明大政紀

卷四

八十一

白虹貫日

水西蠻叛征南將軍顧成討平之

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稻主考禮闈

撤棘取宋琮等三十八人山東山西陝西無一人北平止一人

三月勅兵部差人諭川陝守邊衛所嚴禁私茶出境仍遣僧管著藏上等往西番申諭之

上曰巴茶自國初徵收累年與西番易馬近因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不獨國課有虧殆使戎寇放肆生侮慢之心益由守邊者不能禦防或濫交無度縱放私茶或假朝廷爲名橫科馬足以致番人悖信朝廷初不知此

但謂西番不順豈知邊更有以激之故嘗命曹國公李景隆齎金牌勘合直抵西番以傳朕命令各番酋領受牌爲符契以絕奸欺尚恐邊衛將士巡防不嚴私茶出境爾兵部備傳朕意諭守邊者知之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陳知尹昌隆劉諤進士及第宋琮等五十人進士出身及同進士出身有差

四月甲辰命六部都察院翰林院等官議百官相見之禮禮部具奏百官相見之禮往往凌越等分請申明禁之

上下衆議凡百官以品秩高下分尊卑其品級近者相見行禮則東西對稍卑者居西高者居東其品級相越

二三等者卑者居下尊者居上其相越四等者則卑者

皇明大政紀

卷四

八十二

禮下尊者坐而受禮有事則跪白一品與二品相見二品居西行禮一品居東答拜禮與三品四品相見三品四品居下行禮一品居中答拜與五品以下相見一品坐受稟事則跪餘倣此其司屬官品級亞于上司官者稟事則跪凡近侍官員難拘品級行跪拜禮亦不許與外官交接凡同寮官品級有高下者不拘凡大小官員於內府相見不許跪拜若官員出入街道亦不許抗禮其餘軍民人等於街道遇見官員引道經過卽須下馬却避不許衝突違者論其罪上從之

詔晉王 燕王各練兵備虜

令軍民有一才一藝者得自陳效用

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為刑部右侍郎

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

詰曰思恭言於朝 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仍以其

金賜思恭

諭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等於川陝兩界之地招諭

漢良善者付所司編管為軍

命兵部考定武官軍役數額不許私役踰制

上裁指揮使司知僉事四人千戶三人百戶衛所鎮撫

二人皆於正軍伍內取用輪番更直三日一易下直則

歸隊伍操練凡衛所直廳六人守門一人守監四人守

庫一人止老軍充役一年一更

皇明大政紀 卷四

八

五月壬子朔日食

甲寅大明律誥成

上御午門諭羣臣曰朕有天下做古為治明禮以導民

定律以繩頑刑著為令行之已久然而犯者猶眾故於

聽政之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

謂刑為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

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內撮其大略附載於律

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

小之罪悉依贖罪之例論斷今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

天下遵守刑期無刑庶稱朕恤刑之意

乙卯命楚王禎率護衛精銳軍以湘王栻為副統都司所

屬諸衛征古州洞蠻

庚申夜有星大如雞子尾跡有光自天厨人紫微垣下有

二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沒

巳巳勅燕晉代遼寧谷六王天象示變占北方當有警宜

各勒兵謹守勿輕與虜戰俟其分散驕息遂截要路擊之

乙亥旌表浮梁縣民鄭敬成妻王氏金添麟妻王氏歛縣

民江務本妻許氏俱為貞節之門

巳卯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一十九萬三千四百

餘人並 賜鈔遣還

六月辛巳朔 上御奉天殿復策試下第舉人賜韓克忠

王恕焦勝進士及第蔡或等二十九名進士出身燕文等

皇明大政紀 卷四

八

二十九名同進士出身

先是禮部會試中式者少而北方被黜落者咸言不公

上閱所取多南士亦疑之乃詔考官劉三吾及陳郊等

三人皆下獄命翰林儒臣重閱落卷得文理優長者六

十一人皆山東山西北平河南陝西四川之士至是復

廷試之

翰林學士劉三吾暴卒

置政平訟理二藩論罪囚

上諭刑部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朕觀唐

虞之世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安有是言爾等每論囚引

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

今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但以所犯來奏引至承天門外其有未服欲訟者命行人持訟理藩諭之訟理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椿宣德意遣之繼今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寃者卽爲奏聞無寃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死罪者准贖

乙酉以進士韓克忠爲翰林院修撰王恕焦勝爲編修丁亥勅楚王楨湘王栢今占天象大白七月三日伏未可行兵待大白出後併力討之

諭晉王燕王今吾馬數少宜近城屯住遠斥埃謹烽燧設信炮毋深入沙漠

皇朝大政紀

卷四

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事覺賜死

時四月農方耕耨倫適在陝西令布政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往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尤縱暴所至驅迫有司索車五十輛至蘭縣河橋巡檢司捶辱其吏吏不能堪以其事聞上大怒以布政使司官不嚴并倫賜死保等皆坐誅茶貨沒入於官以河橋吏能不避權貴遣使齎勅嘉勞之

七月丁巳左都御史楊靖爲繫獄鄉人改狀草增飾浮詞擊登聞鼓爲御史所劾賜死

上諭羣臣勉爲君子不當甘爲小人

上諭之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而其心則有公私但

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公而所爲之事不當此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謬戾者此則其故爲之也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掩覆小人巧修飾多所隱蔽人君不察於此則君子小人莫辨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人主之前者君子必多忤意小人必多順從若以忤已而怒順已而悅之則小人進而君子斥矣人主取人但當詳審於心之權衡不當遽徇一己喜怒而汝等亦當勉爲君子不當甘爲小人也

甲子命太常寺卿張顯宗署國子監祭酒事翰林院修撰輔克忠署司業事

皇朝大政紀

卷四

勅曹國公李景隆今天象示變佩征虜大將軍印卽往河南訓練軍士大小官軍悉聽節制

八月河決開封

勅禮部移文暹羅國王轉達爪哇國以大義責所屬三佛齊母生間諜阻絕往來使臣

詔工部移文各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興造勞吾民匠若有不可已者必奏請方許

九月庚戌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遣陝西四川都指揮同知分兵捕擒沔縣逆賊高興福及其黨汪伯工陳妙貫

楊文棟等悉誅之

宥其脅從爲軍者凡四千餘人

辛亥命戶部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選年老者每月六次持鐸徇於道路。

今日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又令民每時置一鼓凡遇農種時月清辰擊鼓聚眾皆會田所及時力田其怠惰者里老督責之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俗厚矣

平緬諸蠻刁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奔訴京師

癸亥勅楚王楨湘王栢以護衛軍同銅鼓新軍靖州民夫築銅鼓城繪圖來奏

皇朝大政紀 四卷

八十七

乙亥 上以平寇將軍都指揮齊讓征蠻無功命左軍都督楊文佩征虜將軍印為總兵官率都督同知韓觀指揮使何清宋忠等統京衛及湖廣江西等處都司軍馬往討之

十月癸亥犯南斗

諭戶部遼東海運軍餉有贏餘今不須轉運止令本處軍士屯田自給其三十一年海運糧米可於太倉鎮海蘇州三衛倉收貯仍令左軍都督府移文遼東都司知之

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

十一月宥武定侯郭英罪

時英自陝西還監察御史裴成祖劾英私養家奴百五

十人又擅殺男女五人請治其罪。上以英功臣詔勿問左僉都御史張春都給事中馮嶧等執奏不已。又命諸戚里大臣議其罪使知所警已而宥之。

癸酉命西平侯沐春為征虜前將軍都督何福徐海為左右將軍率雲南四川諸衛兵往討叛蠻刁幹孟。

上御奉天殿見散騎舍人衣極華麗以暴殄責之。

上問制用幾何對曰五百貫。上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蚕婦繰絲緝麻縷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為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弊而已。今汝府父兄之庇生長膏梁紈綺之下農桑勤苦藐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

皇朝大政紀 四卷 八十八

歲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切宜戒之。

十二月 上不豫廷臣數問安以竭忠修職勉之。

勅之曰朕惟昔元治世民庶乂安何期至正之君失於勸民慢於事神由是假手羣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恣為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為眾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於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於天下以救民為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

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皇恩變復契伊傳周召爲之臣其有志匡主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副朕至懷

陞兵部主事齊泰爲兵部侍郎

乙巳遣思倫發還雲南駐怒江上命西平侯沐春公幹孟歸而主母爲不臣

刁幹孟既逐思倫發懼朝廷致討先遣人至西平侯所言先嘗遣人致方物乞授土官爲大甸乃的弄所劫由是弗克上聞奏不許

皇明大政紀

卷四

八十九

皇明大政紀卷之五

臣豐城雷禮謹輯

餘姚朱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正月乙酉朔

命戶部遣人才分詣山東河南各縣督民耕種仍具籍其丁男所種田地與收穀粟之數以聞

上以二省民多情於農事以致衣食不足故諭之

曹國公李景隆賫金符往西番以茶易馬還京

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八十四匹分給京衛騎士操養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二月再試寄監下第舉人

中式者四百一十五名次其等第除教授教諭訓導不

中者八十七人爲州吏目

定吏員出身資格以九年考滿

倭寇山東浙東

諭左軍都督徐增壽檄所司自礮門出枯木任長徑抵長

河西口通雜道長官司道路督軍開拓以便往來

三月戊申朔琉球國中山王察度及其世子武寧遣其臣

亞蘭匏抑等貢馬及硫黃胡椒等物

諭吏部隨材任使不可用小人

上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材德俱優者上也材不及德者

其次也。材有餘而德不足者又其次也。苟二者俱無不足論矣。若逐勢變移，好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令兵部凡武官子弟當優給者，令其讀書，候十五歲方許承襲。若在外衛所者，十歲以上，即令襲職，還原衛讀書習弓馬，以候比試。

四月庚辰，五軍都督府及兵部奏：朝鮮雖奉貢不絕，而疊生邊隙，請發兵致討。上恐殃民，不許。令禮部移文責之。壬午，勅邊將武定侯郭英等率兵從燕代遼寧谷五塞出北平禦虜。

羽林衛經歷邊昇言事稱：旨超陸工部右侍郎。

皇明本政紀

五卷

十一

已丑，享太廟畢，諭太常寺以時省視務齊絜。

上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種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王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昭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當祭祀宜加敬。曰：暮令中使供洒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令齊絜，以安神靈。

五月，西平侯沐春擒刁幹，孟令思倫發還平緬。

甲寅，上不豫。

丙辰，四川平茶洞長官司土酋楊欽來朝，貢方物。

戊午，勅左軍都督楊文為總兵，往北平。選北平都司行都

司并燕谷寧三府護衛精銳馬步軍士從。燕王往開平防虜，毋有疑志。

勅武定侯郭英總兵往遼東，選精銳軍馬隨遼王屯往開平，迤北險要地防虜，仍聽燕王節制。

庚辰，置成都重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倉四所。命四川布政司除天全六番招討司將茶課，仍收碶門茶課。司餘地方就近新倉收貯，聽商人交易，及與西番市馬。

乙亥，勅燕王總率諸王用防邊患。

勅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內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之諸子，汝獨才智，克堪其任。秦晉

皇明本政紀

五卷

十二

已薨。汝實為長，攘外安內，非汝而誰。已命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等軍。郭英總遼東都司，并遼府護衛悉聽汝節制。爾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邊患，奠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託之意。其敬慎之毋怠。

進齊泰為兵部尚書。

上嘗召泰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上大奇之。

閏五月，丙子朔，罷四川石柎富來二鹽，并開西克縣龍坎及內江縣虎跳伊家鹽三處。

乙酉，上崩於西宮。

疾亟，召兵部尚書齊泰受顧命，輔皇太孫嗣位。遂崩。

七十一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疎間我也。

辛卯。皇太孫卽皇帝位。以明年爲建文元年。大赦天下。

太孫諱允炆。懿文太子第二子。洪武十年十一月生。生六年。其兄雄英卒。二十五年懿文卒。太祖欲立成祖。以學士劉三吾之言不果。是夜焚香祝曰。壽年久近。國祚短長。子孫賢否。惟簡在帝心。遂立允炆爲皇太孫。至是嗣位。

是日葬孝陵。

遵遺詔。山川因其故。無改儀物。一以儉素。不用金玉。

皇明大政紀

五卷

四

丙申。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縣令。薦賢才。定保舉連坐法。

六月。上皇祖考大行皇帝諡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皇祖妣孝慈皇后曰高皇后。

議革冗員。省府州縣。

以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政。

文皇自燕邸入臨。至淮安。出勅令歸國。

以中書舍人蹇義爲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爲戶部右侍郎。

七月。召典教滇南董倫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書

怡老堂三字。及髮。凡玉鳩各一。賜之。

倫先爲懿文太子左春坊大學士。及薨。出參議河南。以註誤免官。典教滇南。故召之。

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侍講。

命曹國公李景隆。訊周王橚。逮至京。廢爲庶人。

建文帝初爲大孫時。坐東角門。謂黃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衛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大。卒滅亡者。大小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大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及卽位。倚任子澄。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未

皇明大政紀

五卷

五

幾果有言。周王不法者。遂逮廢之。

給事中徐澄。御史黃凱。薦王紳。文學孝行。授國子監博士。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端。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爲錦衣世千百戶。有差。

鳳等皆西官。殉葬官人父兄。所謂朝天女戶也。

以吏部尚書茹瑄。掌河南布政司事。

八月。進魏國公徐輝。祖曹國公李景隆。祿秩勅輝。祖練兵

山東。

召前任山西參政王景彰。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專

陸學士。以雲南左布政使張統。爲吏部尚書。



罷禮部尚書鄭沂。以陳迪代之。

以盧俊劉淵為兵部左右侍郎。

雲南百夷蠻叛。命都督何福為征夷大將軍。都督徐凱

為副將軍。率師討之。

增國子監司業一員。

罷築銅鼓衛城。

召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還京。

長屋西隕有聲如雷。

雲南總兵官西平侯沐春卒。弟晟襲爵。

以馬京為大理寺卿。

十月癸亥守心。

皇明大政紀

五卷

六

增置陝西洮州茶馬司。

征虜將軍何福進兵金齒討諸蠻。平之。

以戴元禮為大醫院使。

元禮學醫於朱彥修。精脉理。以御醫事。太祖大漸曉

常日之曰。此人仁義。故有是命。

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京。

十一月征南將軍顧成副將何清宋晟韓觀平定水西五

開蠻及平洲六洞等長官司一百三十七寨。班師還京。賞

勞有差。

監察御史解縉來奔喪。謫河州衛吏。

詔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

十二月癸丑。帝如郊壇。

明年將有事南郊。故特致省牲滌器。嚴飭百吏。禮畢還

宮。

以王鈍為戶部尚書。召鄭賜於安東。起徒中。為工部尚書。

監察御史尹昌隆上書請勤政。詔禮部以奏疏頒示天

下。

時帝視朝稍晏。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

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乂安。陛下嗣

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昃忘食。

常如不及。斯為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於伺

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

皇明大政紀

五卷

七

稷之福也。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

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

於趨事也。

詔吏部尚書張統試編纂官。奏處士楊士奇第一。授王府

審理副。

會修太祖實錄。統被旨考第高下。得士奇策。喜曰。明

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

應天府尹何寶翰林學士董倫薦奏計入京馬龍他郎旬

長官吏目程本立學行政事。宜留中朝。從之。

召韓宜可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以曾鳳韶為監察御史。

召故學士承旨宋濂之孫懌為翰林侍書。遼州人高巍應詔辟上書請行王父偃推恩之令。分王諸王子弟。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帝奇之。

魏書略曰。我高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也。故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其人勇悍。西鄰土蕃。以秦府王之山西。表裏河山。其人剛壯。北近胡虜。以晉府王之北平。雖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桑土沃饒。廣畜羊馬。其人衣皮食肉。弓馬是務。遼金元籍之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

皇明大政紀 卷五

阻深。劉備諸葛亮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交。寧。遼。谷。代。慶。肅。羅。碁。布。比之前代。雖皆分封過制。而高皇帝之聖模神慮。莫非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固多驕逸。不削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之所難處者也。以臣愚見。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當行王父偃推恩之令。使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齊。交。楚。湘。齊。交。楚。湘。子弟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代。慶。肅。等府類比。而分其地。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常盡親親之禮。其賢如漢之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詔褒賞之。其驕逸

不法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哉。

以工部侍郎張昂掌北平布政司。謝貴張信為都指揮使。初周王有罪。帝勅成祖議罪。成祖上書曰。若周王權所為形跡曖昧。幸念至親。曲宥寬貸。以全骨肉之恩。如其形跡顯著。祖訓具在。臣何敢他議。帝觀書戚然。黃子澄曰。燕周同母兄弟。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如併去之。宜簡精強。謀略有威望者。為守臣。彈壓於。是昂貴并受命。覘府中事。

調僉都御史劉觀為嘉興知府。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九

盡釋刺面軍及徒還鄉里。

以燕府訓導康汝楫為安岳知縣。

罷北平。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五省及淮安。徐州。學校貢士。

已卯。洪武三十二年正月庚辰朔。

大祀天地于南郊。始奉太祖高皇帝配。

先是戊寅。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是夕遂宿於文華殿齋宮。已卯。出舍皇郊。尚膳進素食。庚辰。子夜行事。帝

脫舄登大祀殿。秉珪奠瓚。與俯拜跪如禮。昧爽還宮。御

奉天殿。受羣臣賀。方孝孺進郊祀頌。

詔養老。賜高年米絮帛有差。

命官贖民鬻子。減田租。

遣使告即位於天下神祇。

勅修太祖高皇帝實錄。

禮部侍郎兼學士董倫王景彰為總裁官。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學士高巽志為副總裁官。國子博士王紳

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齊府審理副楊士奇崇仁縣學

訓導羅恢馬龍他即旬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為纂修

官。

二月。命都督韓觀練兵於德州。

詔尊皇考懿文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皇妣懿文皇

太子妃為孝康皇后。

立妃馬氏為皇后。子文燧為皇太子。

皇明大政紀 五卷 十一

封弟允熲為吳王。允燧為衡王。允熾為徐王。

詔薦賢養老。懇田興學。考察官吏。旌孝。賑貧。掩骼埋胔。贖

民鬻子。減田租。

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進封江都郡王為公主。以儀賓耿璿為駙馬都尉。

命都督宋晟為總兵官。鎮守甘肅。

以周是修為衡府紀善。

陞侍講方孝孺為侍講學士。同學士董倫侍經筵。備顧問。

孝孺德望素隆。遇帝好文。日與學士講論周官法度。

處便殿。凡將相大臣議。輒谷之。

更定官制。

更六部陞一品。設左右侍中。位侍郎上。各司革清吏字。

罷左右都御史。設都御史副僉都御史各一人。翰林院

增丞旨一人。學士一人。改講讀學士為文學博士。二分

文翰。文史二館。其餘官制盡行更改。蓋不免輕易擅改

之謂云。

北平右布政司曹昇按察司副使張璉坐罪削籍落職。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

戶部侍郎卓敬監察御史曾鳳韶皆上書論劾不報。

免民賃舍錢。

革松藩衛。

三月丁亥。帝祀先師孔子于大學。御藝倫堂。見師生賞

幣鈔有差。

以散騎常侍張成等七十一人為海上巡檢。

勅布按二司官糾察屬吏。

革略陽縣。

燕王還國。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留京師。尋遣還北平。

初齊泰曰。三人在此宜先收之。黃子澄曰。不可。事覺則

彼先發有名。且得為備。莫若遣歸。使坦懷無疑也。遂遣

歸。尋遣人追之不及。

北平按察司陳瑛有罪。安置廣西。

僉事湯宗奏瑛密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遂逮之。燕山左

護衛百戶倪諒亦上變告。逮府中官旗于諒周鐸等伏

誅

勅都督宋忠率兵三萬及燕府護衛健卒屯開平。

名云備胡實屯兵圖燕故調去健卒以制之。

勅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璈練兵山海關。

詔燕府胡騎指揮關童等還京。

調北平左右衛官屯彰德順德。

齊泰懼 燕王智勇絕人善用兵以防邊為名令諸將

防守外張易謝貴防於內約期俱發 燕王於諸王最

長威最盛地勢形便兵力又最强朝廷深忌之齊泰黃

子澄徐輝祖侍郎卓敬日夜謀所以防燕者長史葛誠

教授余逢辰亦稍洩其謀張易謝貴馬章彭二每遇中

皇明大政紀

卷五

十二

朝使者至北平亦頗傳言語謂宜早為備燕王固知之

自京師歸即托疾久之遂稱疾篤大暑圍火爐搖頭曰

寒甚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為意誠逢辰密告

貴昂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懈怠恐一旦不可測已而

王密謀益急

燕府遣人至京奏事 詔拷訊成獄發符逮王府官屬

遣採訪使都御史暴昭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勉等二

十四人巡行天下問民疾苦與廉黜貪得便宜行事

京師地震求直言貶監察御史尹昌隆為福寧知縣

昌隆疏言奸人專政陰盛陽微謫見于天執政大怒斥

之未幾中使誣昌隆詛訊下獄事白得釋

四月華南丹衛附慶遠

召湘王栢自焚

時有上變者遣使召訊王懼縱火自焚妃從之闔戶皆

死

召齊王榑至廢為庶人

府人曾名深上變告拘留京師與周王同繫謀護衛指

揮柴真等

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為庶人

繫岷王榑於雲南廢為庶人

五月選補儒學官

先是學官缺用舉人及中式監生通經儒士至是詔天

下凡在任未入流官及坐法謫戍已更者但通經薦試

俄又詔衛官舉通經軍士聽布按二司試上吏部銓用

岳池教諭程濟上言西北兵起大難在宗室中逮至京下

獄

帝將殺濟濟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必未晚

遂繫之已而兵果起赦之

以戴德壽為左拾遺王叔英為翰林修撰

省連山縣入連州

六月省興濟縣入青縣

置千戶所於戎縣

召河州衛吏解縉為翰林待詔

學士董倫薦縉有文學故召用之。

七月甲戌 燕府起兵號靖難北平掌布政使司事侍郎張昂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歿之遂盡克九門。

初 高帝封建諸子謂元之舊都地廣民衆且密邇北胡非有大器不足以鎮之封 成祖爲燕王會懿文太子薨燕地有天子氣善相者見之曰龍顏鳳姿天章日表太平天子也 高皇上賓輔嗣君者忌成祖命張昂宋忠等內外防之及張昂等傳言謂宜早爲備於是命謝貴等以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等門未幾削爵及逮官屬詔至指揮張玉朱能等泣

皇明大政紀

五卷

十四

勸起兵先擒謝貴張昂餘無能爲 成祖曰須以計致之今遣內使官來逮護衛官屬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差來內官召貴昂付所逮者貴昂必來則縛之一夫之力耳乃匿壯士端禮門內遣召貴昂及貴昂入至端禮門壯士出擒之玉等率勇士夜捕貴昂伏兵攻九門黎明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令指揮唐雲諭散遂下令安集城中人民按堵諸司官吏視事如故北平都指揮使余瑱走居庸馬宣走薊州宋忠率兵至居庸知事不濟退保懷來留余瑱守居庸

燕府上書請誅齊泰黃子澄

略曰奸臣齊泰黃子澄輩假陛下之威權剪皇家之枝

葉構樞栢桂根五弟雖有愆過未聞不執重可裁減護衛輕可賜勅誠屬則厚親之仁懲過之義兩盡不務出此輒削王爵奪國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栢尤可憫聞室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今其心尚未厭足又以加臣分兵圍守臣府但云府中不留一人號地哭天擗踴無訴又云伏覩 祖訓有云如朝無正直內有好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惟陛下念之念之

甲戌通州衛指揮房勝等以城降燕。

丙子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攻北平不克歿之指揮毛遂以薊州降燕。

皇明大政紀

五卷

十五

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各以城降燕。已卯靖難將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攻破居庸城以千戶吳玉守之指揮余瑱走懷來依宋忠。甲申靖難將馬雲徐祥等攻破懷來執都督宋忠指揮余瑱并斬都指揮彭聚孫泰於陣餘衆悉降。丙戌永平指揮趙秀郭亮以城降燕。庚寅大寧總兵劉真都督陳亨指揮十萬引兵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及靖難千戶李濬等領兵來援真等退保松亭關。

成祖謂陳亨素據誠於我但爲上萬所制以計貽上萬書盛稱萬而極詆亨故使爲真所得真執萬下獄以聞

籍其家。

壬辰。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督審忠為左右副將軍。率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松。楊忠。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分道進。攻北平。

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學士稽古。更制。以北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請眾十萬。數道並進。檄山東河南山西給軍餉。

省礮嘉臨西唯寧三縣和曲祿勸二州。

勅令京朝官請告歸省。給勘合於內府。

以京口驛隸京師。

皇明大政紀 卷五

十六

以睢陳歸德三州直隸河南布政使。

徵謫成指揮僉事伏願等入京復其官。

擢教諭程濟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

置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以刑部尚書暴昭掌司事。

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謚文節。

徵雲南兵入京備征。

封駙馬都尉李堅為濼城侯。

八月。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至真定。都督徐凱率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駐莫州。先鋒尤千人。據雄。

于子。靖難兵乘中秋夜圍雄縣。破其城。戒諸將勿妄殺靖。

難兵敗。都督潘忠。楊松於月榑橋執之。

靖難兵遣莫州降將張保歸。教保伴言身敗被獲。竊逃。以我軍將至告之。

成祖因保降。願為先鋒。自效。詢知耿炳文半營河北。半營河南。故遣保歸告軍。至。諸將請曰。今由間道。不令彼知。蓋掩其不備。奈何。遣保告之。為備。上曰。不然。始不知彼虛實。故欲掩襲之。今知其半營河南。北。則當令知我至。其南。所之眾必移於北。并力拒我。一舉可盡。敗兼欲使知雄縣。莫州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後實者也。若不令其知。徑薄城下。雖能勝其北。所之軍。南。所之眾。乘我戰疲。鼓行渡河。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勝負難。

皇明大政紀 卷五

十七

必且人委身事我。當推誠任使。縱若彼有反側。去一張保。於我何損哉。

壬戌。靖難兵大敗。大將耿炳文。兵於真定。執副將李堅。審忠。都督顧成。何托。都指揮劉燧。斬首二萬餘級。降眾數萬。餘人盡散。遣之。

成祖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入。其運糧車中。擒二人。問知南。所之營。果移於北。所。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朱能。馬雲等率眾奮擊之。成祖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透敵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軍爭門。門塞不得入。相蹈藉。外者甚眾。炳文入。闔門自守。

皇明大政紀 卷五

十七

壬戌。靖難兵大敗。大將耿炳文。兵於真定。執副將李堅。審忠。都督顧成。何托。都指揮劉燧。斬首二萬餘級。降眾數萬。餘人盡散。遣之。

成祖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入。其運糧車中。擒二人。問知南。所之營。果移於北。所。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朱能。馬雲等率眾奮擊之。成祖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透敵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軍爭門。門塞不得入。相蹈藉。外者甚眾。炳文入。闔門自守。

成祖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入。其運糧車中。擒二人。問知南。所之營。果移於北。所。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朱能。馬雲等率眾奮擊之。成祖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透敵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軍爭門。門塞不得入。相蹈藉。外者甚眾。炳文入。闔門自守。

成祖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入。其運糧車中。擒二人。問知南。所之營。果移於北。所。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朱能。馬雲等率眾奮擊之。成祖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透敵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軍爭門。門塞不得入。相蹈藉。外者甚眾。炳文入。闔門自守。

成祖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入。其運糧車中。擒二人。問知南。所之營。果移於北。所。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朱能。馬雲等率眾奮擊之。成祖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透敵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軍爭門。門塞不得入。相蹈藉。外者甚眾。炳文入。闔門自守。

成祖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入。其運糧車中。擒二人。問知南。所之營。果移於北。所。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朱能。馬雲等率眾奮擊之。成祖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透敵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軍爭門。門塞不得入。相蹈藉。外者甚眾。炳文入。闔門自守。

成祖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入。其運糧車中。擒二人。問知南。所之營。果移於北。所。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朱能。馬雲等率眾奮擊之。成祖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透敵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軍爭門。門塞不得入。相蹈藉。外者甚眾。炳文入。闔門自守。

丙寅靖難兵還北平。

以曹國公李景隆為征虜將軍，馳至軍中，會諸將北進。

帝聞炳文敗，始有憂色，謂子澄曰：「奈何？」澄對曰：「勝敗

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

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

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日孰堪將者？子澄曰：「景隆可

以堪之，前不用炳文而用景隆，豈有此失？遂遣景隆代

炳文。

以斷事高巍叅替軍務，巍上書勸成祖罷兵不報。

谷王穗自宣府還京。

召遼寧王還京，遼王至，徙封荊州，寧王不至，詔削護衛。

皇明本政紀 卷五

十八

監察御史韓郁上言：「乞罷征兵不聽。」

郁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

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為天子，而弟與子遭

殘戮，其心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豎儒

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而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

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摧，而齊又告王反矣。

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

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

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需輒乏，將不效謀，士

不効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轉輸，命不聊生，日其

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

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

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陛下不察，不待十年

悔無及矣。臣雖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幸少垂洞鑒，

與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植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

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

慰宗廟之靈，明昭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

不聽。

九月，江陰侯吳高都指揮耿獻、楊文帥遼東兵圍永平。

戊寅，大將軍李景隆乘傳至德州，山東叅政鐵鉉調兵食

合兵五十萬進營河間。

成祖語諸將曰：「李九江，養養之子，寡謀而驕矜，色厲而

皇明本政紀 卷五

十九

中餒，忌刻而自用，況未嘗習兵見戰，而輒以五十萬付

之，是自坑之矣。漢高祖大度，知人善任，使英雄為用，不

過能將十萬。九江何等才而能將五十萬，趙括之敗可

待矣。復聞景隆軍中事，成祖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

皆蹈之。為將政令不修，紀律不整，上下異心，歛生離志，

一也。今北平早寒，南卒裘褐不足，披冒霜雪，手足皸瘃，

甚者墮指，又士無贏糧，馬無宿藁，二也。不量險易，深入

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盈而愎，仁勇俱無，威

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喧譁，金鼓無節，好諛喜佞，

專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為。然吾在此，彼

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

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

壬辰。靖難軍援永平。吳高退保山海關。

初。諸將聞李景隆率眾將至。勸守北平。恐出援永平。非利。成祖曰。城中之眾。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推誠任人。足辦禦敵。若全軍在城。祇自示弱。彼得專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內外犄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專為永平。直欲誅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而破九江也。九江。景隆小字云。及兵出援永平。斬首數千級。俘降亦數千。盡散之。

十月壬寅。靖難兵出劉家口。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歿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五

寧王權及都指揮房寬皆降燕。

初。諸將請先破李景隆。然後攻大寧。成祖曰。今從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將士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皆老弱。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其家屬。松亭之眾。不降則潰矣。北平深溝高壘。守備完固。縱有百萬之眾。未易以窺。吾正欲使其頓兵堅城之下。還兵擊之。如拉朽耳。諸公第從予行。毋憂也。及兵抵大寧。城中不知我軍驟至。拒守不及。遂克之。

都督陳亨。率指揮徐理。陳文。襲破總兵劉真營。降燕真。走還京。

大將軍李景隆聞靖難兵攻大寧。引眾攻北平。築壘九門。

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瓦石。景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景隆別將攻通州。敗績。

甲寅。靖難兵以寧王權。薙髮大寧。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等還北平。

十一月庚午。大將軍李景隆等迎戰靖難援軍於鄭村。堪大敗。盡棄輜重。南奔駐德州。

成祖率兵至孤山。知李景隆軍鄭村。堪。列陣於北河西。河水難渡。是日雪。默禱曰。天若助予。則河水合。是夜水已合。遂率師擊敗前哨都督陳暉兵。暉眾奔渡河。水忽解。溺歿無數。成祖見景隆兵動。以奇兵左右夾擊。大敗景隆兵。斬首數萬級。降者數萬人。悉縱遣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五

癸酉。圍九門兵皆潰。

征虜大將軍李景隆戰敗。黃子澄等匿不言。

帝問于澄曰。外間近傳軍中不利。果何如。子澄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回德州。待來春更進。子澄遂差人密語景隆。隱其敗。勿奏。

乙亥。燕府再上書。辯誣不軌之事。請誅齊泰。黃子澄不報。

罪黜都指揮僉事周成。袁成。張曉。皆降燕。燕府傳檄天下。誅滅左班文職奸臣。

省平夷衛。

十二月丁酉。削遼東守將吳高爵。徙廣西。專命楊文守遼。



東。

燕府以計間吳高乃削之。

庚申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燕。

薊州鎮撫曾潛起兵攻北平不克死之。

駙馬都尉王寧有罪下獄。

河北諸衛官張倫等率兩衛官軍南奔結盟報國。

以練子寧為吏部左侍郎。

召茹瑺復為兵部尚書。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

以燕府表二人之罪陽罷之陰留居京師籌畫。

初令武官襲替兵部會五府取旨。

皇明大政紀 五卷

加曹國公李景隆太子太師。

省躬殿成。

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為退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

其中以尚父丹書之旨夏書聲色宮室之戒命方孝孺

為銘。

以袁義為右府都督僉事。

遷肅王榘於蘭縣。

選募謀勇以中年人楊本為錦衣衛鎮撫沅州人周拱元

為所鎮撫。

法司奏今歲論囚視往歲減十三。

留守左衛指揮同知李申伏誅籍其家。

參贊大將軍軍務高勳使燕請罷兵不報。

署應天府事兵部郎中方賓謫戍廣東。

蘇州知府姚善薦處士錢芹授兵部司務署行軍斷事從

大將軍諮議軍事。

擢秦府長史茅大芳為右副都御史。

庚辰洪武三十三年正月丙寅朔。

天下官來朝免賀。

靖難兵攻蔚州守將指揮王忠李遠以城降。

湖廣參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安置遼東。

省翁源縣入英德。

初置後湖祗候所。

皇明大政紀 五卷

二月丙申降漢陽府為州。

丁酉靖難兵攻大同。

壬寅詔禮部尚書程迪右侍郎黃觀知貢舉翰林學士董

倫太常少卿高遜志克考試官右拾遺朱逢吉史官吳勤

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為同考試官御史王度俞吉

士為監試官。

撤棘取吳溥等一百一十人。

丁未鞞鞞可汗坤帖木兒瓦剌王猛哥帖木兒率眾歸北

平。

降南雄府為州省保昌。

今蘇松浙人得官戶部。

甲子。詔改都察院為御史府。革十二道置察院一定御史二十八人。改都御史景清為御史大夫。

以監察御史戴德為左拾遺。

陸禮部右侍郎黃觀為侍中。掌尚寶司事。

癸丑。大將軍李景隆率兵出紫荆關。援大同。

靖難。首屠關。還北平。

保定知府雒僉以所屬降燕。

陸兵部左侍郎劉雋為兵部侍中。

三月丙寅朔。日食。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胡靖王良李貫進士及第。吳溥等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七

三十七名進士出身。李敦等七十名同進士出身。

初取王良第一。上以良貌不及靖。且靖策有親藩陸

梁人心搖動之語。稱旨。遂首擢靖。初名廣。上易其名

曰靖。後良死。靖難。而靖於永樂中入閣。復疏名廣。是榜

得楊榮楊溥顧板皆為名臣。

以胡靖王良李貫為翰林修撰。

改詹事府為御史府。賜御史大夫宴於新署。賜監察御史

衣人一襲。

令禮部乙榜舉人署教諭訓導事。年未三十不願署教者

聽。

省忻城縣併入東蘭縣。

丙寅。大閱武臣。犯法被黜者悉叛走降燕。盡復其官。

遣中官賜大將軍李景隆軍書及斧鉞。渡江。遇暴風。破舟

盡沉。諸江復命再賜之。

景隆益專恣。紀律不嚴。號令煩數。諸將玩之。

四月庚申。靖難兵大敗大將軍李景隆及諸將胡觀郭英

吳傑平安等兵於白溝河。景隆走德州。

成祖聞李景隆等兵至白溝河。率眾禦之。己未日。見兵

端火光如毬。擊燁燁。相上下。金鐵錚錚。作聲。弓絃皆鳴。

及祝天有神。降五色駐旗竿之首。知其必大捷。率大軍

渡白溝河。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成祖曰。平安豎子。

往從吾出塞。征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為先鋒。今日吾且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七

破之。使心膽俱喪。安驍勇善戰。互有勝負。俄都指揮何

清陣動。戰敗。被執。安收兵還營。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

合兵六十萬。聯營白溝河。藏火器一窠。蜂揣馬丹地中。

人馬遇之。輒爛。夜與燕兵大戰。成祖從三騎。殿後。迷

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

河而北。庚申。成祖率眾渡河。胡騎三百叛降燕。燕胡

騎指揮省吉盡掩殺之。是日。景隆諸軍進戰。破。成祖

後軍房寬狼狽走。成祖率眾復戰。驍將瞿能父子皆

戰沒。景隆麾諸騎兵乘其後。成祖見張玉朱能丘福

陣動。急。又見陣後塵起。曰。敵遠出。我後矣。馳騎赴之。戰

苦力。左右曰。敵眾我寡。難與持久。宜退。就玉等併力。景

隆等呼譟益進矢石俱發注如雨。成祖馬三易三被創矢三服並射盡乃持劔奮擊劔又折急走登隄伴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等疑有伏不敢上隄而成祖復率眾馳入陣陣動會旋風折大將旗景隆軍大亂成祖乘風縱火焚諸營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棄輜重器械孳畜萬萬計景隆重書斧鉞盡為燕所獲殺溺死者二十萬人。成祖復追至月漾橋降十萬餘人悉放遣之。

五月大將軍李景隆自德州奔州濟南。

辛未靖難將陳亨張信入德州奪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儒學教諭王省歿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二十六

參政鐵鉉參軍高巍還守濟南。

丁丑靖難兵趨濟南大將軍李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績入城。

靖難兵攻濟南城急參政鐵鉉參軍高巍等悉力禦却之。成祖隄水灌濟南濟南人大懼鐵鉉參政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旦日且降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時。成祖在軍逾年往年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旋破旋堅守不肯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

鐵鉉參政懸鐵板城門上伏將士圍堵中約候。成祖入城呼千歲即下鐵板拔橋乃遣人請。成祖入撫諭。成祖乘肩輿張蓋率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入門門中人即呼千歲鐵板即下傷。成祖馬首。成祖棄馬取他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可動。成祖得過橋復合兵圍濟南鐵鉉參政隨機應敵間出兵累敗燕兵。都督僉事朱榮棄師還京誅之。

六月增改詹事府官置資德院。八百媳婦入貢。

遣監察御史周官監徐州兵。

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不報。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二十七

使還下獄尋釋之。

以儀賓魯瑄褚富署都督僉事。

七月參將平安率兵二十萬次單家橋欲復德州因高燧出軍不敢進。省汙入褒城。

八月戊申濟南圍解。

承天門災詔求直言未幾乙字庫災。

改謹身殿為正心殿。

置學士一人罷華蓋殿文華武英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

以侍講學士方孝孺為文學博士。

九月承天門改為臯門。遂改午門為端門。端門為應門。前門為路門。

乙丑靖難兵還北平。

丁月更定歷事監生選用法。

凡歷事一年為滿考。分三等。上者即授官。次下者再歷一年。復考。上者亦即授官。次量材選授。下還國子讀書。

省兩當縣入徽州。

置威武中衛。募健武克衛壯士。

兵部右侍郎盧淵有罪除名。

清遠成卒羅義上書乞息兵講和。下獄。尋釋之。

詔諸將毋使朕負殺叔父名。

皇明大政紀 五卷

二十六

參將平安與靖難兵戰華山。斬其將陳亨。

參將徐凱城滄州。靖難兵襲破之。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

趙許胡原李英張傑皆被執。降。赴北平。

封盛庸為歷城侯。以鐵鉉為山東布政使。尋陞兵部尚書。

以濟南完故也。

召曹國公李景隆還。赦不誅。

黃子澄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二心。不亟誅。何以謝。

祖宗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且數。請誅。皆

不聽。子澄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

國之罪。

以歷城侯盛庸為平燕將軍。克總兵官。節制諸軍。兵部尚

書鐵鉉參贊機務。督諸軍北進。

十一月靖難兵至臨清。移屯館陶。掠大名。總兵盛庸出兵

襲後。不克。

十二月甲午。靖難兵至汶上。掠濟寧。

總兵盛庸等率兵躡靖難兵。營於東昌。

先鋒將孫霖營滑口。靖難將朱榮劉江襲破之。都指揮曾

禮被執。

乙卯。靖難兵至東昌。總兵盛庸出兵大戰。斬其將張玉。殺

傷萬計。飛檄真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邀燕兵歸路。

以徐寶署兵部右侍郎。陞陝西參政劉季虎為刑部左侍

郎。

皇明大政紀 五卷

二十九

詔舉優通文學之士。

以處士唐愚士為翰林侍讀。

方孝孺薦之。

大理寺卿馬京坐事。謫按察司副使。

以鄒瑾為大理右寺丞。

辛巳。洪武三十四年正月。辛酉朔。

擬命神寶成。

寶方一尺六寸九分。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

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帝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

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於雪山。方

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春正月。帝郊祀宿齋宮。夕夢

若有觀乃驚悟命玉人作為大璽冬十二月工成名凝命神寶至是以告天地祖宗為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

辛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明日宴慶成羣臣大歡會賦詩。詔頒示天下。

歷城侯盛庸遣人來獻東昌之捷。詔誥天下。

丙子靖難兵還北平。

丁丑饗太廟告捷。

召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還任議軍國事。

二月乙巳靖難兵南出已酉至保定。

初靖難兵起僧道衍每云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

聖明大政紀 五卷

於東昌成祖北還問之道衍曰前固已言之費兩日

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前進。

加禮部尚書迪太子少保。

大理寺左右少卿汪善聞良輔坐事調河南湖廣肅政按

察司副使以鎮江知府薛崑左闕補胡閏為大理左右少

卿。

三月辛巳大將軍盛庸率眾及靖難兵戰於夾河敗績。

初庸兵營來河成祖掠庸陣陣旁大車大鏡強弩戰

盾固匪不能動成祖退庸出千騎追襲成祖即出

萬騎步兵半之直薄庸陣庸陣堅不動燕步卒攻左掖

騎兵擣中堅庸始麾諸軍力戰斬燕大將譚淵成祖

復以勁騎掩庸陣後燕將朱能張武等從成祖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中鐵稍相牽不能先後遂却都指揮莊得驍將楚智皂旗張皆陷陣戰沒是夕戰酣迫暮各飲兵入營成祖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以上有詔旨無使子有殺叔父名也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成祖既還營復嚴陣約戰成祖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兩軍相勝負屢退屢進將士皆疲各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不辨咫尺燕兵大呼乘風縱左右翼橫擊庸軍大敗成祖追奔至滹沱河庸走還德州

聖明大政紀 五卷

三月甲申真定諸將平安等與靖難兵大戰于單家橋擒燕將

薛祿祿脫走。

欽降州為縣省陽山縣入連州革鎮番衛。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以謝燕。

帝因靖難兵日至不得已罷泰與子澄且密使募兵而

以竄齊黃使告燕罷兵。

閏三月己亥真定諸將具傑平安率眾及靖難兵再戰於

藁城敗績。

傑等營藁城成祖亦至藁城戊戌合戰互有勝負已

亥傑安列方陣西南燕攻其東北成祖以驍騎循河

出其軍後大戰傑安發火器大弩射成祖下如雨矢

集王旗如蝟毛。安陣間縛樓高數丈。安登樓望見戰勝大喜。麾諸軍力戰。成祖見安登樓。率精騎直趨攻樓。安見成祖馳至。急下樓墜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亦敗。都指揮鄧穀陳鵬皆被執。安傑還。真定靖難兵自白溝夾河至藁城。三捷皆有風助之異。皆前敗後勝。癸丑。靖難兵掠順德廣平。至大名。官吏父老率眾迎。靖難兵謀報朝廷。已竄。遂齊黃子澄。上書請召諸將還京。帝遣大理少卿薛崑報之。

書至。帝召方孝孺視書。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若雨為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橋。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皇明大政紀 卷五 三十二

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之。彼奏適宜。宜且與報。往返逾日。彼心解而眾離。我謀定而勢合。帝曰。善。立命方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少卿薛崑持報燕。又為榜諭數千言。刻即萬張。授崑。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崑入見。成祖問上意云何。崑曰。朝廷有言。殿下旦釋甲。暮即旋師。成祖怒曰。是給我也。崑惶恐不能對。燕將士譁欲殺崑。崑戰慄流汗伏地。成祖令護崑南還。

四月。大理寺少卿薛崑自燕軍還。崑言燕軍強盛。將士一心。父子不過焉。吾軍雖眾。然驕而懈。疎而寡。謀且諸將不如。未見有勝之道。今朝廷當

處之以道。不當以力。孝孺惡之曰。此為燕遊說也。

五月。己巳朔。真定諸將兵傑等出兵扼靖難兵餉道。不克。燕王遣指揮武勝奉書於朝。下詔獄。

上覽書曰。燕王本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為叔父。奈何必用兵為也。召諭意。孝孺對曰。陛下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關。何以禦之。今軍聲大振。不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無惑甘言。縛勝等下錦衣衛獄。

改利州直隸廣西。

調刑部侍郎王良為浙江肅政按察司。

良問燕國人罪從末減。故左遷。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三十三

六月。辛酉。靖難將李遠等南掠餉道。壬申。靖難將李遠等率兵出濟寧。至沛縣。焚餉舟萬艘。漕卒走散。京師大震。

壬午。都督袁宇率兵三萬。邀擊靖難將李遠。中伏敗績。觀海衛指揮張壽飲中言國事急。坐妖言論。死。

遣大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市馬。

七月。己丑。彰德守將都督趙清禦。靖難兵敗績。癸巳。靖難兵破尾尖寨。

丁酉。副總兵平安邀擊靖難將劉江於平村。敗績。戊戌。遣錦衣衛千戶張安遺書問燕世子。先是孝孺門人林嘉猷等被。燕王召至北平。居邸中。

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子。屢譏於父。內臣黃儼素奸險。世子惡儼。儼出事三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守北平。高煦從父軍中。時時傾世子。孝孺言於帝曰。丘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離也。帝問云何。孝孺言其故。帝曰。柰何間之。孝孺曰。世子見疑。必北歸。而吾餉道通矣。帝曰。善。立命孝孺草書。遣張安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世子得書。不啓封。金安致。成祖所。三郡王令儼先已馳使告世子且反。成祖疑之。問高煦。高煦曰。世子故與大孫善。厚語未竟。世子以書與安至。成祖曰。嗟乎。幾殺吾子。

壬寅。大同守將房昭率兵取保定。駐易州西水寨。靖難兵皇明大政紀 五卷 三十四

援保定。

詔禮部限僧道田人五畝。

定銓選法。通類覆奏附選。

八月。丙子。真定諸將遣都督常諒率兵餉援房昭。靖難兵圍西水寨。遣別將朱榮攻定州。

老樞入貢。

放還不識字人才及年未三十者。

改泗城州直隸廣西。

九月。副總兵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次真定。

省恭城縣。

降平樂為州。

倭寇浙東。

置豐沛軍民指揮使司。

十月。真定諸將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西水寨。列陣峨眉山。靖難兵出陣後合戰。擊敗其眾。英琦及都指揮王恭詹忠等俱被執。帝諒遣歸大同。

乙卯。靖難兵還北平。

翰林院修撰王良聞靖難兵日至。訣妻子服毒死。詔禮部侍中黃觀諭祭。

徙慶靖王於寧夏。

十一月。庚辰。遼東總兵官楊文攻永平。燕將郭亮固守。不能克。遂出兵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金指揮王雄等七

皇明大政紀 五卷 三十五

十一人皆被執。

副總兵平安敗燕將李彬於楊村。

辛亥。鞦韆。可汗通燕掠鐵嶺。

皇少子文圭生。

十二月。丙寅。靖難兵復出北平南征。

置神武中錦川鎮海衛。

勅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海。

詔禁內臣出使侵凌吏民。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以程本立為江西肅政按察司副使。楊士奇為兵府審理

副仍留翰林。

以兵部武選司郎中古朴為右侍郎  
起復陳洽為文選郎中。

以徐貞馬溥為左右府都督僉事克參將率偏師北進  
壬午洪武三十五年正月甲申朔。

德州裨將都指揮葛進率步騎萬人為先鋒遇靖難將李  
遠戰於藁城敗績。

副總兵平安率兵十萬復通州不克。  
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援山東。

戊子指揮賈榮等兵與靖難兵戰於衡水敗績被執。  
丁酉靖難兵攻破東門遂克東平執指揮詹璟吏目鄭華

以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三十一

庚子靖難兵破汶上執指揮薛鵬遂南攻沛縣指揮王顯  
出降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子靖典史黃謙死之。

置四川英武前衛  
以祭酒張顯宗為工部右侍郎募兵江西。

二月甲戌靖難兵攻徐州城中兵出戰敗績。  
改向武都康直隸廣西省武林縣入富勞。

更定勲勞  
尚書為特進資政上卿侍中資政卿侍郎資政亞卿郎

中資政中大夫員外郎資政大夫給事中嘉政中士。  
始置京衛武學。

教授一人啓忠等齋訓導二人。

三月丙申靖難兵大敗副將平安兵於泥河執胡騎火耳  
灰哈三帖木兒置於左右厚養之。

諸將皆執平安等不至請回軍。成祖曰我度其必來  
須少待之迫暮哨平安等營距此四十里黎明令王真

白義劉江各將百騎往逆之乃縛草置囊中若束帛載  
馬上候南兵追急佯走將進伏兵棄于地誘之其眾果

競取棄物真等勒馬回戰伏發大敗之悉羅拜請降平  
安以騎兵三千駐北岸。成祖率胡騎指揮童信連射

中火耳灰等執之眾皆服。成祖料事之神。  
靖難兵攻破蕭縣知縣鄭恕以之。

甲辰靖難胡騎薛脫歡領兵攻宿州敗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三十二

四月丙寅副總兵平安等兵及靖難兵戰於小河斬燕將  
陳文王真。

安營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成祖騎  
兵合戰斬其將陳文再戰文勝斬其將王真。成祖督

戰急幾為安槊所及馬蹶弗得前燕番將王麒躍馬入  
陣援。成祖得脫裨將朱彬丁良被執。

甲戌魏國公徐輝祖率兵會諸將及靖難兵戰於齊眉山  
會大霧合歛兵還營。

時平安諸將營小河南燕兵據河北甲戌大戰齊眉山  
自午至酉會大霧歛兵還營乙亥燕諸將欲還北平不

敢顯言輒請退屯小河東就麥觀隙而動。成祖不聽



朱能鄭亨又力言渡河非計。諸將多不肯從。成祖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左。成祖大怒，曰：「任汝所之，諸將始不敢言，何福引兵會平安燕軍中，益懼。成祖數日不解甲矣。」

辛巳，副總兵陳暉、平安等率諸將合兵及靖難兵大戰于靈壁，敗績。何福遁去。陳暉、平安及參將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晟等三十七人，并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等一百五十人，皆被執，性善入河死之。

初，平安營靈壁，燕遮其餉道。何福來援，敗績。至是又大戰，敗北。

五月己丑，靖難兵至泗水，守將周景初降燕。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三十一

辛卯，大將盛庸率馬步騎數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聞靖難將丘福、朱能潛濟出庸後，庸盡棄其戰艦軍資遁去。

壬辰，靖難兵渡淮，至盱眙。

諸將分屯鳳陽、淮安，以遏靖難之兵。

庚子，靖難兵至天長。楊州指揮王禮、千戶徐政、張勝、江都知縣張本降，守將崇剛、監察御史王彬死之。

初，下盱眙。成祖會諸將議，欲從淮安取道渡江，有駙

馬都尉梅殷守禦嚴備，恐攻之不克，故從靈壁出鳳陽渡淮。知府徐安毀橋，斂舟不得渡，遂徑趨楊州。

壬寅，靖難兵至揚州。高郵指揮王傑以城降，遂下儀真。詔天下勤王。

遣禮部侍郎黃觀、刑部侍郎金純、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

蘇州知府姚善、徽州知府陳彥、同寧波知府王璉率師勤王，善請急召黃子澄。

遣慶成郡王至。成祖所議割地罷兵，不聽。

遼東兵潰於直沽。

勅刑部尚書庚泰轉餉淮安。

靖難兵掠鳳陽。

六月癸丑，靖難兵至浦子口。諸將盛庸逆戰，值高煦引胡騎至，合師力戰，敗之。

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降燕，靖難兵遂渡江。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三十二

諸將盛庸等率海艘出高資港大戰，敗績。

鎮江守將童俊降燕。

兵部侍郎陳植督師江上，以大義責督將，督將殺植迎靖

難師求賞，燕王立誅之。具棺殮植，遣官護墓于白石山。

庚申，靖難兵營龍潭。遣曹國公李景隆、都督王佐、尚書茹瑄再議割地罷兵，不聽。

壬戌，遣諸土與李景隆等偕行至靖難軍營，再申前議，不聽。

分遣諸王守京城諸門。

諸王歸。帝會羣臣慟哭，或勸帝幸浙江，或曰：「不若幸湖湘，方孝孺力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援兵。」

遣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靖難兵將士離散不肯向敵。

翰林修撰王叔英太常少卿廖昇聞靖難兵渡江自縊於甲子遣人賞蠟書四出促動王兵為靖難遊騎所獲。

靖難兵至金川門。

帝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又欲誅李景隆不果。

乙丑谷王德與李景隆開金川門迎靖難兵入城魏國公徐輝祖率師迎戰敗績。

安王檀及文武羣臣兵部尚書茹瑺等奉迎乘輿勸進。

瑞先羣臣叩頭勸進文臣迎附知名者吏部右侍郎蹇義戶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左侍郎劉儁右侍郎古杜

皇明大政紀

五卷

四十一

刑部左侍郎劉季夔禮部侍郎兼學士董倫侍講王景

大理寺少卿薛昂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濙修撰

胡靖李貫編修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吏部郎

中陳洽兵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郎宋禮國子助教王

達鄒緝具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

成祖遣布告天下各處召募丁壯令悉解散復業。

戶部侍郎郭任禮部侍郎黃魁左僉都御史程本立大理

寺丞鄒瑾給事中龔泰陳繼之御史魏冕衡府紀善周是

修參軍高巍聞金川不守俱歿之。

時郎官御史給舍相與縋城逃去者定海梁田良等四

十餘人。

大內火 帝遜位。

初大祖末年知大孫不克終既大漸乃授以小篋封

鑰甚密戒以臨難乃啓至是啓篋視之得楊應能度牒

及披劍具遂削髮披緇執度牒自御溝出至郊壇遜去

成祖頒示文職奸臣黃子澄齊泰方孝孺等二十九人姓

名不拘軍民人等有鄉縛至者量授官級。

黃子澄齊泰方孝孺陳迪練子寧黃觀胡閏王鈿張統

鄒瑾郭任盧迥侯泰恭昭毛泰鄭賜黃福卓敬王叔英

陳繼之童毓曾鳳韶主度謝昇尹昌隆宋徵慶昇巨敬

高翔凡二十九人尋揭奸臣榜于朝堂增徐輝祖鐵鉉

姚善甘霖鄭公智葉仲惠王璉黃希范陳彥回劉璟程

皇明大政紀

五卷

四十二

通戴德彝王良盧原質亨大芳胡子昭韓永葉希賢林

嘉猷蔡運盧振牛景光周璿等五十餘人。

戶部尚書王鈿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自陳為奸臣所

累乞宥罪令復其官。

兵部尚書如瑞乞宥吏部尚書張統從之。

丙寅諸王及文武諸臣請正天位。

丁卯諸將再上表勸進。

戊辰諸王再上表勸進。

己巳 成祖謂孝陵還御奉天殿即皇帝位。

初建文中有道士歌於途曰莫逐燕逐燕日高飛高飛

上帝畿已而忽不見人莫能測至是始驗其言。

復周王櫛齊王博爵。

庚午命部府諸司凡建文中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其舊革除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是年稱洪武三十五年復諸殿門舊名。

辛未製皇帝親親之寶。

命禮部員外郎宋禮署禮部事。

贈徐增壽為武陽侯謚忠愍。

壬申葬建文皇帝。

初宮中火起。皇后馬氏赴火灰及。上入宮詰問官人內侍以建文君所在皆指認后屍應焉乃出屍於煨

皇明大政紀 卷五

聖主

燼中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召翰林侍講王景問

葬禮當何如景對曰當葬以天子之禮。上從之。

戊寅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乃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於懿文陵。

下魏國公徐輝祖於獄革其祿米。

時武臣無一人不歸附惟輝祖不屈。上親召問輝祖

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迫取供招輝祖默操筆

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上大怒以元勳

國舅欲誅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勒歸私第革其祿

米而已。

命禮部定征討并守城功次。

凡討敵之際衝入敵陣率旗斬將者或過絕敵陣眾軍

隨之克敵者或深入敵境得其聲息眾軍乘之破敵者

或鏖戰之際勝敗未決能出奇制勝者或以少擊眾或

別隊為敵所制而能率眾救援克敵者皆為奇功陞二

級嚴整隊伍當破敵不慢有功無過者或出哨殺退敵

人得其聲息者或隨軍殿後者為頭功陞一級中途養

病或罷軟不能入伍隨軍給雜役者皆為次功不陞。

召淮南總兵官駙馬梅殷還京師。

靖難兵起殷克總兵官鎮守淮南北尚欲為建文計而

大勢已去。上既正大位令寧國公主以書召之殷乃

罷兵入見。上慰之曰都尉在軍無乃勞乎殷對曰勞

皇明大政紀 卷五

聖主

而無功徒自愧耳。

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御史中丞練子寧俱被

執至京族誅之。

召文學博士方孝孺草詔不屈族誅之。

上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屈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

終不從召孝孺草詔即斬袁入見悲慟徹殿陛。上降

勞曰先生無勞苦朕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

今安在。上曰渠自焚成王即不存何不立

成王之子。上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象

上曰先生無過勞苦命左右授筆札草詔孝孺大抵數

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上大怒命磔諸市累及宗

親八百七十二人。

戶部侍郎卓敬盧迥太常寺卿盧原質蘇州知府姚善俱被執不屈殺之。

給事中黃鉞聞姚善死整衣冠赴水死之。

宥前御史尹昌隆命為北平按察司知事。

初靖難兵南下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有

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

大義於天下不應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舉位讓之

猶不失落王也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

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是按名捕治奸黨昌

隆被執將就刑當陛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

皇明太政紀

卷五

四

下奏牘尚存可覆案也上乃命停刑閱其奏流涕曰

火燒頭若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

苦也詔貸其死。

禮部尚書陳迪兵部尚書鐵鉉刑部尚書暴昭俱被執責

問不遜族誅之。

左拾遺戴德彝給事中韓永御史董鏞葉希賢甘霖鄭公

智戶部主事巨敬國子博士黃彥清宗人經歷宋徵俱坐

黨論死。

守安慶禮部侍郎黃觀投李陽河湍流中死之。

監察御史曾鳳韶聞召復其官刺血書憤詞襟上自刎死

監察御史高翔聞上召以喪服入見大哭語不遜族誅

之。

詔建文羣臣所上謀策悉焚之。

有請上觀者上曰一時之言不必觀復有言允杖

所用之人悉宜屏斥上曰此皆我皇考數十年作

養人材豈二三載所造就者言者又曰雖仍其官不宜

置之要地。上曰治天下者必資賢才天之生才以為

世用凡有才能者隨器任使共理天工烏得而棄之何

必致疑。

丁丑新作奉天殿。

舊殿為建文所焚至是改作殿之西。

庚辰出清遠成卒羅義於獄擢戶科給事中。

皇明太政紀

卷五

四

義於建文中赴闕乞息兵講和忤旨下獄

七月壬午朔。

上大祀天地於南郊。

詔告天下改明年為永樂元年。

書諭世子於北京。

癸未詔修周齊二王府宮殿。

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瑛建文中坐藩邸事謫廣西故召用之。

吏部奏建文時中外大小衙門有創革陞降官員額數有

增減及所更改文武散官合遵復洪武舊制。詔速復之

上曰如係軍民利害者可因時損益既干軍民利害無

所關涉何用更改况前人創立制度皆有深意今行之既久無弊輒改何為此其所以敗亡也

乙酉諭刑部朕靖內難有罪者既已伏誅無罪者各安職業而中外軍民誣執無罪之人以希陞賞速諭止之違者抵罪

復翰林侍書黃淮芮善劉彥銘鄒進吳均唐恕王遂吳勝范麟為陳書舍人

命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致仕

時年八十餘特命致仕出京數日卒

大理寺奏本寺原設左寺評事五員右寺評事八員煩簡不均合依刑部都察院十二司道均分六員各帶管直隸

皇明大政紀 五卷 四十六

地方審錄下府部議從之

丙戌諡故湘王曰獻王吳氏曰獻妃遣官祭於荊州墳園以翰林侍講王景為翰林院學士吳府審理副楊士奇為翰林編修

禮部奏建文中改天地壇山川壇并籍田泗州宿州祠祭署名又增置鍾山祠祭署上命天地壇定為郊壇祠祭

置山川籍田泗州宿州仍復舊鍾山祠祭署不可罷

戊子祭大社大稷分遣官祭旗纛之神

命都督李增枝節制襄瞿塘安陸兵備

命工部尚書嚴震直等巡視河北諸省

詔吏部及翰林院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

辛卯擢儒士曾日章為翰林院侍讀陸國子監助教鄒緝為侍講改給事中金幼孜王洪及桐城縣知縣胡儼俱為檢討

刑部尚書侯泰大理少卿胡閏御史王度俱被執論死司禮監請如舊制鑄出入精微印從之

癸巳改封懿文太子第二子吳王允燭為廣澤王居漳州第三子衡王允燧為懷恩王居建昌第四子徐王允熾為敷惠王隨母呂氏居懿文陵

以江都知縣張本率全城歸附陞揚州府知府

甲午華建文中所設河北都司湖廣行都司吏部奏建文中改在外文職布按三司及府州縣并教官

皇明大政紀 五卷 四十七

雜職考滿例悉宜復洪武舊制從之

丙申諭兵部出榜曉令軍民各安心樂業勿懷疑懼敢有妄言惑眾者處死

賜谷王穗樂七奏衛士三百金銀鎗大劍

兵部奏建文中改潘陽左右二衛所并天下軍衛悉復洪武舊制從之

陞翰林侍讀解縉為侍讀修撰胡靖為侍講編修吳溥楊榮為修撰檢討鄭好義為編修太平縣學訓導蕭引高為檢討應天儒學訓導王汝玉蕪湖儒學訓導張伯頴為五

經博士

上特改修撰楊子榮名榮

辛丑論征討將士所具事蹟務詳實以候賞典

上視朝罷嘆建文多改舊制論羣臣戒之

上曰只如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於是天顏愴然變色既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言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於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諂諛之徒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祖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徇小人之知謀至于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為戒

皇明大政紀 卷五

四十九

諭吏部尚書張統戶部尚書王鈍解見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

癸卯勅提督荆襄軍務都督李增枝終歲圖所經地里險易及軍馬糧錢數目以聞

命江陰侯吳高撫安河南陝西軍民就鎮守陝西

甲辰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尚書王鈍應天府

尹薛正言巡視山西山東河南陝西民瘼具以實聞

丙午陞吏部右侍郎蹇義為左侍郎文選司郎中陳洽為

右侍郎戶部右侍郎夏原吉為左侍郎改兵部右侍郎古

朴為戶部右侍郎陞禮部員外郎宋禮為禮部右侍郎兵

部郎中方賓為兵部右侍郎改工部尚書鄭賜為刑部尚

書陞湖廣按察使黃信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河南按察司僉事劉翥為左僉都御史監察御史楊得安俞士吉俱為右僉都御史

復前戶部尚書郁新掌部事有湖廣叅議李至剛為通政司右通政

知府葉仲惠以修 太祖實錄指斥靖難事為逆黨論外籍其家

庚戌賜書寧王權

八月壬子勅歷城侯盛庸安輯山東都督劉貞鎮守遼東都督何福鎮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

諭禮部止天下來朝耆民恐妨秋穫

皇明大政紀 卷五

四十九

甲寅詔求民間識字婦女克內職其婦人年至五十願還鄉里女子給事十年願還家適人者俱從之

命戶部停天下中鹽專於北平開中惟雲南金齒衛楚雄府四川鹽井衛陝西甘肅州衛勿停

戊子陞中書舍人黃淮為翰林編修

寧王權求封國杭州 上以天子畿內不以封諸侯諭之

遣勅符召秦王尚炳

定罪人輸作之例

以岷王梗與西平侯沐晟交惡賜諭宥之

復前北平右布政使曹昱官

癸亥晉王濟熿來朝 賜書慰安之

甲子。命西平侯沐晟鎮守雲南。節制屬衛。詔北平缺軍餉。命法司議雜犯死罪及流徒。俱輸米贖罪給之。

吏部尚書張統自縊。侍郎毛泰亦死之。

統懼禍及自縊。

江西廬陵民嘯眾劫掠。三司奏請發兵捕討。上不許。遣行人許子謨齎勅諭令各復其業。仍勅都督韓觀招撫之。上以征討將士久効勤勞。命禮部以太祖陸賞條例參酌行之。

命翰林侍講解縉等編閱建文時羣臣所上封事。關係軍民錢糧數目則留貯。有干犯者悉焚之。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五十一

上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眾稽首未對。修撰李貫進曰。臣實無之。上曰。爾猶以無為賢耶。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己巳。諭兵部左侍郎劉儻榜示官軍。逆叛未獲者。令隨處自首。立功贖罪。

壬申。命昭德王濟熿居平陽。

丙子。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今年丁役。

陞前燕府長史金忠為工部右侍郎。

丁丑。遣使賫即位詔諭和林瓦剌等處酋長。

戶部奏直隸淮安及北平永平河間諸郡避兵流移。今復業者七萬一千三百餘戶。詔所司善加撫綏。

己卯。柳州等處蠻民嘯眾劫掠。遣禮部主事李宗輔等賈勅往赦其罪。諭令復業。如執迷不悛。調兵勦除。

以憲義為吏部尚書。夏原吉為戶部尚書。劉儻為兵部尚書。

初建內閣。以翰林侍讀解縉編修黃淮。並直文淵閣。左都御史景清犯 駕。族誅之。

清知建文出亡也。猶思興復。乃詣 上自歸。 上喜曰。吾故人也。即厚遇之。仍其官。清自是恒伏利劔衣衽中。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五十一

委蛇侍朝。人疑焉。至是早朝。衣新緋衣而入朝。 上出御殿門。清奮躍而前。將犯 駕。先是欽天監奏有文曲星紅色犯帝座甚急。至是清衣緋。 上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劔。清知志不遂。乃躍起奮立。嫚罵。 上大怒。命挾其齒。且挾且罵。頃之含血近前。直噴心御衣。命剝其皮。草實之。械繫長安門。示百官。而碎其骨肉。

副都御史茅大芳被執。死之。九月。甲申。大封靖難功臣。

丘福淇國公。朱能成國公。張武成陽侯。陳圭泰寧侯。鄭亨武安侯。孟善保定侯。火真同安侯。顧成鎮遠侯。王忠靖安侯。王聰武城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

平侯。房寬思。侯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濟襄成伯。張輔信安伯。唐雲新昌伯。譚忠新寧伯。徐嚴應城伯。房勝富昌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劉才廣息伯。加曹國公。李景隆祿一千石。如瑞忠誠伯。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其餘將士論功高下。一體陞賞。追封故都督張玉榮國公。諡忠顯。故都督僉事陳亨涇國公。諡襄敏。故指揮使譚淵崇安侯。諡壯節。詔諭四夷君王。

丙戌。以即位詔諭安南暹羅瓜哇琉球日本西洋蘇門占城諸國。

以侍講胡廣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胡儼並直文淵閣。

都督同知韓觀奏。廬陵縣民逸聚山林。若聞命悉復業。遣人以差。泊綵幣勞勸。

徙封谷王穗於長沙。遼王植於荊州。廢廣澤王懷恩王為庶人。

浙江按察使王良聞召。闔室自焚。工部尚書嚴震直卒。

謫工部右侍郎張顯宗。成興州。追贈前燕山右護衛百戶王真金鄉侯。諡忠壯。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五十二

大理寺少卿虞謙自陳。建文中奏僧道止畜田五畝。當坐改舊制之罪。命以奏牘付科復之。

逮谷王長史劉璟下獄。自縊。環劉基仲子。隨谷王還朝。建大策不能用。以病辭歸。上逮至京。欲用之。不受。下獄。命刑部都察院自今凡雜犯。死罪及流罪。令挈家赴北平種田。

流罪三年。死罪五年。後錄為良民。定功臣死罪減錄。

定武官軍旗贖罪例。乙未。命戶部申明木鐸教民之令。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五十三

命都督同知韓觀等克總兵官。節制廣東廣西二都司。命戶部覈實山西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沁汾五州無田之家。實北平各府州縣。仍戶給鈔。使置牛具種子。五年後徵其稅。

戊戌。車里宣慰司。暹答及老撾八百。孟定。威遠。土官刁線歹等。各遣人來朝。貢象牙犀角孔雀尾西洋布花絲幔帳及金銀器各賜錦綺紗羅有差。

陸工部左侍郎黃福為工部尚書。命建文中出使外工部右侍郎張思恭復其官。

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以處民之罪徙者。陸前任湖廣布政司左叅議楊砥為鴻臚寺卿。

皇明大政紀 卷五 四九三



砥在建文中請敦親息罷兵息民故用之。  
甲寅諭兵部內外將校不能撫卹軍士自今計逃亡之數論罰。

如百戶逃軍三十降克總旗四十人降小旗五十人克軍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逃軍五倍於千戶如百戶例降。

十月丙辰饗太廟。

遣官祭功臣於鷄鳴山廟。

先是禮部侍郎宋禮言功臣自有廟罷太廟配饗但於本廟祭之。上曰先帝所配定不可罷。又曰此皆佐命開國之臣既自有廟矣。太廟饗畢亦別遣官即其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五十四

廟祭之著為令。

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

丁巳吏部奏北平所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聞靖難兵起棄職遠避宜寘諸法。命入粟贖罪畢發興州屯戍。

戊午勅禮部以洪武中所定一切制度圖示中外俾人知遵守。

己未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

以李景隆為監修官茹瑺為副監修解縉等為纂修官改江西布政司治為寧王府。復設餘姚千戶所僧道司。

虜犯開元至北門勅鎮守遼東左都督劉真嚴兵守禦以僧道行為左善世。

復設大寧營州興州三衛。

命五軍三十衛選身長五尺以上者充將軍備宿衛。

命戶部致仕尚書王純往北平與新寧伯唐雲經度屯種

丙午甘州左所軍張真請邊方襲職幼官悉改調內地。

詔嘉賚之。

十一月壬午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

凡歷代以來若漢晉唐宋金元及本朝洪武十五年以前寺觀有名額者不必歸併其新創者悉如舊。

丙午新作奉天殿成。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五十五

禮部奏親王儀仗合增紅油絹銷金雨繖一紅紗燈籠紅油紙燈籠各二對鮑燈一對大小銅角二對從之。

己丑陞直文淵閣翰林侍讀解縉為侍讀學士侍講胡靖編修黃淮檢討胡儼皆侍讀修撰楊榮編修楊士奇檢討金幼孜皆侍講。

壬辰冊妃徐氏為皇后。

以冊立中宮宴文武羣臣四品以上於奉天殿五品以下於丹墀命婦宴於坤寧宮。

癸巳諭兵部建文時軍官總小旗以罪廢者皆失當悉復之。

己卯命普定衛故指揮使顧統子興祖襲父官令讀書習

武藝侯年十五任事。

統鎮遠侯成長子。成歸靖難師于真定朝廷遂殺統。至是上優恤其子。

以北平布政郭資有守城功陞戶部尚書仍掌司事。

吏部奏順慶府學教授馮壯甫考過經任內舉人止三名命降為學正著為令。

都察院副都御史陳瑛奏請追戮建文中已故禮部侍郎黃觀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修撰王叔英衡府紀善周是修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縣知縣顏伯瑋不許。

瑛奏觀等心同叛逆宜追戮之。上曰朕初舉義所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純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五十六

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况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無問。

丙午製陪祭官祭服二百襲樂武生紅羅袍服二百一十四襲。

十二月壬子勅兵部嚴武臣冒襲之禁。

初上即位念諸將勤勞既老而無子孫弟姪者特許養子及婿襲職一次以終養之用報前功其後有夤緣易姓冒襲者故特禁之。

遣使資詔諭別失八里黑的兒火者并賜綬幣。

戶部尚書夏原吉等進會議在京官吏軍士俸糧支米鈔格。

公侯駙馬伯儀賓祿全支其文武官一品二品俸支

米者什之四三品四品者什之五五品六品者什之六

七品八品什之八餘折支鈔每石折鈔五貫九品雜職

吏典知印總小旗軍全支米奉天征討自指揮以下

有家屬者亦全支米家屬在原衛者其米於京倉支什

之三於原衛支什之七總小旗軍並於原衛支米在京

每月別給行糧六斗上悉從其議命俸米折支鈔者

每石增五貫為十貫。

命吏部自今欽天監正佐官歲滿不考覈著為令。

時監副徐伯陽考滿吏部言監副非四品以上官宜加

考覈。上以欽天監職專占候非常調官故有是命。

皇明大政紀

卷五

五十七

庚申以北平保定府知府雒僉守城有功陞刑部尚書掌

府事。

擢右通政李至剛為禮部尚書。

壬戌定採集軍吏代法。

丁卯命成安侯郭亮鎮守永平山海操練軍馬撫軍民。

召前任北平按察司副使張璉為左通政。

戒諭靖難功臣。

以江西應詔儒士軒伯昂為山東布政司右叅議。

諭兵部循洪武馬政故事嚴督所司用心孳牧。

設徽州府歙縣新安驛職染局。

壬申掌北平布政司戶部尚書郭資奏北平保定永平之

民應募在伍者乞籍記其名放還耕種候有警急仍復征用從之。

是歲天下戶六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九口五千六百三十萬一千二十六賦稅糧三千四百五十萬九千八百二十三石。

皇明大政紀

五卷

五十八

上

五卷終

皇明大政紀卷之六

臣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癸未永樂元年正月己卯朔

勅諭内外文武羣臣

諭曰上天之德好生為大人君法天愛人為本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為天下主政教修明近古鮮比朕續承大統思承付託之重爾文武羣臣共遵成憲悉力一志敬之慎之

宴諸王于華蓋殿賜公侯駙馬伯都督儀賓等官宴于三

公府

丙戌羣臣上表請立 皇太子不允

禮部尚書李至剛請立北平布政司為京都詔陞為北京諭兵部平九門已陞賞者再陞一級功臣不在陞例者亦量陞之

於是劉江萬得王福胡通海等五十餘人陞賞有差

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處被兵之民

陞副都御史陳瑛為左都御史

復周齊代岷四王舊封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率百官賀 上却之

上曰王者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

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耶勿賀

設普安安撫司以土酋慈長為安撫

賜銀印置流官吏目一員隸四川布政司

夜木星犯建星西第三星

二月庚戌革北平都布按三司

設北京留守後軍都督府以平安為行軍都督僉事

置左右都督并同知僉事無定員首領官經歷都事各

一員

設北京行部以掌北平布政郭資掌保定府維僉為行部

尚書

尚書二員侍郎四員所屬六曹吏戶禮兵刑工清吏司

皇朝大政紀

卷六

七

郎中員外主事各一員惟刑部員外二員主事四員

設北京國子監

改北平布政司為順天府北平太僕為北京行太僕寺

辛亥陞四川安岳知縣康汝楫按察司僉事馬京為行部

左侍郎臨江知府劉翼南戶部郎中李梟為行部右侍郎

詔嚴禁誣告法

凡誣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杖一百流

三千里所誣重者從重論誣告十人以上者凌遲處死

梟首于鄉家屬遷化外

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

諭之曰朕居深宮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為朝廷耳

目其用心咨訪悉行具奏利有當興弊有當革亦悉以

聞

遣使齎書諭韃靼可汗鬼力赤遣使往來通好使邊城萬

里烽火無警共享太平之福

命郡王高煦率兵往開平操衛

甲子禮部奏壬午年兵革未舉鄉試請以今年秋八月皆

補試 詔行之

命三法司引奏獄囚依洪武中例會官於承天門覆審施

行

乙丑以儀衷容李讓宋瑛俱為駙馬都尉

遣司禮少監侯顯往烏思藏徵尚師哈立麻蓋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七

上在藩邸聞其道行卓異故徵之

三月戊寅朔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 皇太子 勅姑緩

之

庚辰命江陰侯吳高鎮守山西大同防禦胡寇

虜寇遼東三萬衛都指揮同知沈永不能追襲又匿不以

聞 上以其欺蔽誅之仍榜諭天下都司軍衛凡有賊寇

不即奏聞者罪與未同

壬午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隸後軍都督府徙于保

定

設保定左右中前後五衛俱隸大寧都司調營州左屯

衛于順義右屯衛于薊州中屯衛于平谷前屯衛于香

河後屯衛於三河衛設左右中前後五所仍隸大寧都司復設東勝中前後三千戶所於懷仁等處守禦

詔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命婦免朔望朝中宮但遇節來朝河南裕州言地廣民稀請移山西澤潞等州縣無田者分丁耕種 上命戶部行之

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奏金筑安撫司等處土軍宜令一槩操練 上以夷人憚拘束止之

有司請修殷太師比干墓從之

潘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開衛河通黃河以便漕運 上命廷臣詳議如議可行候民力稍甦行之

奏衛河之源出衛輝府輝縣西北八里大行蘇門山下

其流自縣治北經衛輝城下入大名府濬縣界迤邐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京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命平江伯陳瑄往遼東都督僉事宣信往北平各率舟師海運糧餉

命法司治鄧州有司責民償疫死官牛之罪仍令疫死者免償其已鬻男女以償者官贖還本

四月丁未安南權理國事胡奎遣使奉表及方物賀即位

奏陳氏亡宗絕嗣臣係陳甥衆推權理國事乞賜封爵詔遣使廉之

戊申諭中外文武羣臣摠誠供事永保富貴

諭曰朕踐祚以來思惟文武羣臣皆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又何嫌疑之有哉其各盡乃心共乃職朕言不再其深體之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

時嘉興蘇松諸郡頻歲水患屢勅有司督治無功故命之

乙卯禮部以 萬壽聖節宴百官預定位次 上親定命行之

命駙馬儀賓及隨侍各王來朝官宴于三公府四品以上文武諸學士及在京僧道官大興龍寺住持侍宴奉

天殿在京各衙門堂上六品以上官近侍官修史官宴於中左門外進表官四夷朝貢土官宴於中右門餘文武宴於丹墀內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黃信以漏泄獄事誅

先是李至剛妻父坐事都察院當處以重法至剛言於上希恩乞免 上曰法司鞫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此黃信與臣言遂為刑科都給事中周璟等所劾 上命錦衣衛鞫之有實狀特命誅之

命襄城伯李濬鎮守浙江

太白出鼎北

楚世子孟烷奏欲遣人往河南買人口 詔止之

諭曰昔秦愍王遣人於湘江買人口 太祖聞之怒秦  
府官屬及郡縣承行者皆被罪且河南汝伯父周王封  
地汝所遣人入境或有縱恣將斥為汝過可不慮乎其  
已之

下令禁金銀交易犯者准奸惡論有稱捕者以所交易金  
銀充賞

洪武中鈔法初行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鈔  
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銅貨物交易違  
者治罪鈔昏爛者許入行用庫換易重收工墨價值然  
鈔楮易於昏爛雖有倒換之令然收受艱難法雖嚴而  
竟不行如故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代王桂縱暴殺人取財 賜書戒之

岷王榘擅拘諸司印信激變夷人 詔降其王府職官  
命禮部行在外諸司自今開讀詔書除附近府衛所一同  
行禮外其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抄騰差人開讀  
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奏請自下水海北直抵把撒站宜  
分兵戍守擇才幹都指揮更番提督有警即馳報不致失  
機從之

五月巳卯 制諭文武羣臣議上 太祖高皇帝 孝慈  
高皇后尊謚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五月初二日恭遇 太祖忌辰合依  
宋制於天禧等五寺并朝天宮令僧道誦經三晝夜 詔

止之

上曰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為人君者奉天命為天下  
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修德身體天心恪修  
成憲為經國遠謨使內無奸邪外無盜賊宗社奠安萬  
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修齋誦經抑末矣  
勅戶部速下各布政司府州縣但有荒閑田地無人開墾  
者即于常歲租額內削除之

設北京社稷壇祠祭署隸北京行部

甲申封駙馬都尉袁容為廣平侯李讓為富陽侯

容讓俱有守城功羣臣以為言故封之

丙戌 太祖忌辰 上率諸王奉先殿祭畢仍率百官躬

詣 孝陵致祭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丁亥續封靖難功臣李彬為豐城侯陳亨之子懋為寧陽  
伯王真之子通為武義伯陳賢為榮昌伯張興為安鄉伯  
陳志為遂安伯俱子孫世襲

辛卯淇國公丘福同文武百官進號謚

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  
帝

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諭天下諸司事干王府者遵祖訓啟知之有司合行事務  
不許一槩啟請若王府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待報而  
擅承行者論以重罪

以大興縣學為順天府學章大興宛平二縣學

上以 太祖實錄將成命禮部議定賞格尚書李至剛以

修元史例進 上以朕繼 皇考神功聖德貽範萬世豈

述前代者可比而同之遂親定賞格

六月丁巳 上奉冊寶上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尊謚具牲醴祭告

戊午詔頒天下咸使聞知

分遣給事中楊春等十二人為正副使頒詔安南暹羅諸

國仍賜其王綵幣

辛酉學士解縉等上表進 高皇帝

皇明大政紀 六卷

上以所定賞格賜監修總裁纂修謄寫等官李景隆八十

六人銀幣有差仍賜宴奉天門

命公侯伯五府六部都通大國子監應天府太醫院欽

天監堂上官皆與宴

丙寅以實錄成陞纂修官

陞吏部郎中徐旭為國子祭酒太常寺博士錢仲益知

縣楊觀梁潛王褒為翰林修撰國子助教王達給事中

朱紘為編修行人蔣驥為檢討國子博士金王鉉為翰

林五經博士晉府伴讀蘇伯厚為翰林侍書教諭解榮

劉宗為待詔教諭張顯為國子監學正訓導羅師程為

學錄知府劉辰為江西布政司右叅政禮部郎中胡遠

為左叅議廣東按察司僉事李燁為福建布政司左叅

議知縣趙季通例應陞而以疾乞教職授國子監博士

僉事業砥改吏部考功司郎中知縣唐榮改監察御史

楚府教授吳勤改開封府學教授陸騰寫官主事陸顯

為禮部員外郎端孝思為兵部員外郎擢監生鍾子勤

陳彝訓劉謙沈文為中書舍人梁逢吉葉蕃沈紹先華

嵩喬岳衛誥鄭中余從善陳俊良陳實為監察御史生

員金寔為翰林典籍江琦等十人為知縣

戶部尚書郁新奏轉輸北京事宜從之

新言淮河至黃河多淺灘跌坡餽運艱阻請自淮安用

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

皇明大政紀 六卷

跌坡下復以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

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入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

河轉輸北京

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尚書夏原吉相度嘉湖蘇松水田量

免今年租稅

七月丙子朔享 太廟

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采輯羣書

上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

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韻庶便考索嘗觀韻

府等書采摘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

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倘輯為一書

毋厭浩繁

吏部奏通政司大理太常光祿太僕鴻臚等寺國子監翰林院正佐官考滿舊例四品以上本部不考所考五品以下合准四品以上之例從之

巳巳致仕禮部尚書鄭沂來朝 命仍知禮部事

庚寅遣指揮革來等齎書諭虜王鬼力赤毋自生釁端仍以文綺綵幣賜之

八月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戶部尚書夏原吉使講求疏治之法

原吉奏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常熟之白茆皆係大川水流浚急宜濬吳松江南北兩岸安亭

皇明大政紀 六卷 十

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注海又

松江之大黃浦乃通吳淞要衝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濬

旁有范家洪至黃浦口滄浦口可徑達海宜濬令深濶

上接大黃浦以達茆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

候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啟閉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有成於民為便

上從其言命集民丁開濬設雲南楚雄縣學

先是本府言所屬人民類皆蠻夷不知禮義惟焚人一種有讀書識字者而學未設近委官勸集俊秀子弟入學而無師範請立學置官從之

命平江伯陳瑄督海糧五十萬赴北京及遼東

命翰林院侍讀胡廣編修王達考應天鄉試賜宴于本府

癸丑遣待詔王延齡行人顧彬使朝鮮

浙江赭山風潮衝決萬四百餘步壞田四十萬頃 命工

部遣官修築

丙寅羽林衛致仕千戶王欽首歷城侯盛庸不法事得實

陞本衛指揮同知賞銀百兩鈔四百錠

庚午遣內官楊瑄等齎勅撫諭麓川車里八百老過古刺

孟定孟養木邦等處土官

簡直隸蘇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實北京

命內臣齊嘉提督廣東市舶

皇明大政紀 六卷 十一

勅諭中外文武羣臣各共乃職勿為朋比勿事貪黷勿恣

情縱慾以干匪彝至于用刑欽恤敬慎期于刑措用臻康

理

九月高唐民王政建言治道權為刑科給事中

上諭侍臣 皇考功德隆盛樂章未有稱述其議為之

辛巳勅吏部令內外諸司各舉賢才

勅曰朕以眇躬嗣成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遑

遑急于飢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之中各舉所

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繁劇而優游散地或抱

道懷才隱居田里並以名聞毋媚嫉蔽賢毋徇私濫舉

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歷城侯盛庸暴卒。

上初即位命庸鎮守淮安移鎮守山東庸每不自安至是千戶王欽發庸罪狀都御史陳瑛劾庸心懷異圖遂削爵下獄死。

命雲陽伯陳旭閱視中都留守司及直隸衛所軍馬城池遣中官馬彬等使瓜哇國以鍍金銀印并文綺綵幣錫其王都馬板。

命吏部人才皆出 皇考所造就豈得因建文嘗用而遂棄之自今勿復分別但隨才擢任。

庚子 上與侍臣論時政。

上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

皇明大政紀 木卷

十一

閱州縣圖籍靜思熟記何郡近罹飢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置守備且則出與羣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於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建軍功襲職例

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奏車里宣慰司上官刁暹答侵威遠地擄其知州請發兵討之 上命兵部以理告諭如其不從然後加兵。

後刁暹答悔懼還所擄知州及侵地貢方物謝罪。

十月丙午承天門守衛千戶秦先晚工匠出門遺木牌無姓氏條例寶鈔提舉司官員不法數事 上謂小人假公

法報私忿自今有此者悉勿問。

築浙江杭州府緣江堤峴。

諭六科給事中自今宦寺復有於皇城內畜養雞牲者必罪不宥。

上曰宦寺服食所需皆朝廷給之豈得復有私管近有於皇城內畜養雞牲糜費食米今四方蝗旱之後民尚艱食朕日夜為憂此輩坐享膏粱不識生民艱難而暴殄天物不恤論其一日養牲之費當飢民一家之食朕已禁戢之矣爾等識之。

擢浙江舉懷才抱德之士任守禮為戶科給事中。

已未命侍臣輯自古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

皇明大政紀 木卷

十三

長子。

上曰昔堯試舜自慎徽五典至納于大麓歷試諸艱乃命以位舜生長民間躬親稼穡堯尚試之如此朕令長子守北京親庶務雖吏案奏牘皆躬閱之以知為臣之難他日庶可為人君也朕少時嘗居鳳陽民間細事無不究知後受命鎮北方經絕塞冒霜雪與士卒同甘苦其他所未經歷者則博考於載籍每覽昔人言行可自警省者讀之不能釋手讀書所以有益於人然人自有資稟強弱泛而不切亦未有益故欲令爾等輯此教之先定其尺度權衡使中有所主也。

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目不足乞罪

司府州縣官。止命勿問。第更定期令照限輸之。  
兵科給事中參劾。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馬文冊。謬誤不敬當治。上令姑釋勿問。其餘舉所失詰之。俾更詳其進來。

賜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銀幣。

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全盛之力。遂至彫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稔。百姓寧安。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斃生民。近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方。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嘉獎之。

皇明大政紀

卷六

十四

壬申。命靖安侯王忠往北京安插屯田軍民。整理屯種。長興侯耿炳文暴卒。

陳瑛鄭賜劾其僭侈。命籍其家。炳文自盡。諸子皆死。日本國入貢。

韃靼鬼力赤及阿魯台攻瓦剌馬哈木。大敗之。

甲戌。西洋刺泥國。因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貢方物。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上以虧辱大體。不聽。

十一月。定給驛傳例。

凡五府六部都察院遣人馳驛辦幹公事。必同都布按三司委官者。水路許乘驛船。若都布按三司自委官。并

承差人等。於各府州縣催辦公事者。水路都司所委官。乘軍衛快船。布按三司所委官及承差人等。乘遞運所船。陸路都司委官。乘自己官馬驢驘。布按三司委官。給馬驢驘。承差人等。悉自備。諸番朝貢使。至市舶提舉司。馳報者。給驛。

免教諭康孔高罪。復其官。

孔高先任祁陽知縣。建文中。謫教大理縣。至是例得復。祁陽。孔高朝京師。還枉道過家省母。母適病。留侍九閱月。不行刑部。逮問孔高罪。當杖。仍謫教邊縣。以聞。上曰。母子之愛。本於天性。朕違萬里。數年。一旦相見。已難遠舍。況于有病。是可矜也。免杖。復其官。

皇明大政紀

卷六

十五

辛卯。勅諭兀良哈部落。統屬大寧福寧朵顏三衛。舊嘗授官者。列名以聞。咸復之。

命禮部冬至節。官吏人等預宴。賜鈔如例。

乙未。召六科都給事中朱原真等。使申諭各科辦事官。令言民間利害。

先是。上欲聞民間疾苦。諭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官。考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知恤民者。於六科辦事。令各言所治郡縣事。至是。尚未有言者。上諭原真等曰。朕夙夜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假辦事之名。俾隨六科。爾等在朕左右。如朕所欲問。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至今不聞有

一人言夫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默况遠千里尚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論之其所治何利當與何弊當去皆直言勿隱於今不言將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命工部尚書黃福罷遣瀋河民夫

初洪武中免應天府夏秋二稅但擇其丁壯每歲農隙聽供力役及是河內淤塞發其丁壯濬治適時暄暖胥樂赴工將畢是日早風互寒上召福等謂曰民供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且遽寒且各賜鈔一錠罷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衛軍士次第成之

定武職新舊官襲替法

皇明大政紀

六卷

十六

洪武三十一年以前為舊官襲替比試自三十二年至二十五年為新官襲免比試

閏十一月癸丑諭都察院申明憲章在內令監察御史在外按察司各舉其職不能舉職者有罰

戊午安南遣使隨行人楊渤等入朝進其陪臣耆老奏章請封胡查為安南國王從之

丁卯遣禮部郎中夏止善齋詔封胡查為安南國王

山東男子獻陣圖 詔斥去之

十二月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奉 勅修古今列女傳成

其傳編次古今后妃諸侯大夫士庶人之事分為三卷上親製序文命刊印賜百官仍賜解縉黃淮胡廣胡儼

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王洪蔣驥沈度文綺各一襲鈔有差

江西左叅議孫浩廣東副使郝祐給由至京不條陳本處民情利病以違制令法司拿問

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賢否廉貪之實具奏

工部尚書黃福奏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缺耕牛耕具合行陝西布政司鑄造從之

壬辰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各布政司府州縣軍民之家有收藏 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錄進仍重資之

皇明大政紀

六卷

十七

上閱 太祖御製文集顧學士解縉等曰皇考文章固天資超邁然亦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天地之心帝王

之度語簡理至藹然可見縉等曰誠如 聖諭 上曰朕於宮中偏尋於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時

并寶璽皆燬矣朕深慟之又問縉等曰意者有散落臣民之家乎縉等對曰國初佐命諸臣有之遂遣書各王

府求之

乙未擢鄉貢舉人王偁為翰林檢討遂 命吏部凡翰林自博士以下皆陞職與偁同

上既擢偁問左右曰翰林檢討之下何官對曰博士典稽侍書待詔又問皆已除人未對曰已除又問其賢視

傅何若。對曰。傅初除。未知其爲人。如舊博士中。皆老成文學士。上歎曰。古所謂用人如積薪。此類是矣。國家用人以賢以勞。傅之賢既未可知。勞亦未有。而令有賢有勞者。位其下。何以服士心。因命一體陞之。

選天下殷實之民。田少者。徙居順天府。名富戶。以實京師。詔令凡有利國利民之事。不拘百工技藝之人。皆許具實數奏。

是歲天下戶。千一百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二十九。口六千六百五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七。賦役糧三千一百二十九萬九千七百四石。

甲申。永樂二年。正月癸卯朔。

皇明大政紀 卷六

甲辰。勅諭天下文武諸司。

對曰。朕惟事天以誠敬爲本。愛民以實惠爲先。書曰。惟天惠民。又曰。安民則惠。然天之視聽。皆因於民。能愛民。即所以事天。朕嗣位以來。嘗以此戒諭爾等。而治軍者。或不恤軍。治民者。或不恤民。非惟不恤。又有刻害之者。甚違朕意。今春時和。東作方興。宜各究心務實。申明教術。勸課農桑。問其疾苦。卹其飢寒。革苛刻之風。崇寬厚之政。以迓天休。臻於治理。欽哉。

召世子高照還京。

乙巳。復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蘇州。疏通舊河港。以大理寺少卿袁復副之。

丙午。諭天下布政司。府州。進表官。慎毋擾民。

諭曰。數年以來。軍旅供給。民勞爲甚。今略得休息。正如病者初瘥。宜保養調護。若復勞擾。病將愈深。其共戒之。庚戌。有道士獻道經。命斥去之。

上諭侍臣曰。上好正道。則下不爲邪。人主好尚。稍不謹。諛人懷僥倖之心。恣縱妄誕。以投所好。苟墮其計。將來流害無窮矣。

丁巳。遣使齎詔。諭占城國王占巴的。賴以安南王陳辭服罪。宜務輯睦。用保下人。定屯田賞罰例。

凡管屯都指揮。指揮。及千百戶。所管軍旗。各以歲所入之數。通計一歲軍士人食米十二石之外。查均餘石數。多寡。以爲賞罰。直隸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覈實。然後行之。

己未。戶部尚書郁新。奏湖廣諸衛屯田收物不一。今宜以粟穀糜黍大麥蕎麥。各二石。稻穀葛秫。各二石。五斗。穆稗三石。各准米一石。小麥芝麻豆。並與米等。從之。著爲令。

辛酉。禁瀕海居民。不許私載海船。交通外國。

乙巳。戶部尚書郁新。奏河南等處管屯都指揮。劉瑛。上屯田歲收之數。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之食。宜罪瑛等。警衆。上以法令初行。姑宥之。

召諭瑛等。宜用心勤力。以督下人。若今歲仍復怠惰。耕

獲不及論罪如法

二月壬申勅江西總兵官襄城伯李濬等率兵剿捕永新流寇毋令擾害良民

癸酉禮部奏北方歲貢生員考不中式者例當充吏上令發回原學肄業俟再試不中如例處之

丁丑上召毋連河等處朝使至前問勞之

侍臣進曰陛下懷柔遠人之恩至矣但嚮所問者皆田獵之樂其人民畜產未嘗一言及之臣愚竊所未論上曰田獵是其性之所欲若問其人民畜產彼必疑朕方懷柔遠人豈可使之疑也

命侍讀學士解縉侍讀黃淮主考禮闈

皇明大政紀

六卷

二十

甲申山西參政蔚綬奏河東積鹽運至楊壺店民貧難輸宜令商人中鹽年久者量增引數以為路費使就關支庶免勞民下六部議加引行之

乙酉請會試選士之數

上曰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餘人上曰朕即位初取士姑准其多者後不為例又曰學者成材亦難當取其大略其細如十分中有一二分語疵而不害理亦可備數然科舉是國家取人材第一路不可濫且文體毋尚虛浮惟取朴實

戊子戶部奏開中浙淮鹽於北平倉納米者每引二千五

升於德州倉納米者每引三千五升今北京所轄地方米價賤宜通增一斗從之

已丑刑科給事中奏強盜有年十五以下者亦當被刑不宜免死上以童穉宥之

遣應天府祭先農命郡縣耆老陪祀著為令

命工部修補國子監籍板

丁酉禮部奏會試中式舉人楊相等四百七十二人

三月壬寅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曾榮周述周孟簡進士及第賜楊相等九十三名進士出身賜徐觀等三百七十四名同進士出身

丙申賜進士曾榮冠服銀帶餘並賜鈔五錠是日賜宴

皇明大政紀

六卷

二十一

會同館已酉吏部奏授進士曾榮等官命第一甲

曾榮為翰林院修撰周述周孟簡俱為編修仍命第二甲擇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俱為翰林庶吉士俾仍進學擢第三甲方景等二十人為行人司行人餘於諸司觀政

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國子監命侍讀學士王達撰記命平江伯陳瑄都督宣信督海運百萬石給北京

庚戌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朝廷命文臣舉懷才抱德者武臣不與今有千戶違制薦士宜罪之上命徵來如試果有材一體授官否則罪之

上怒給事中丁瑛等出使用銀誘人犯法令都察院遣

入逮之

上召刑科都給事中楊恭等諭曰去歲命給事中御史往各處撫安軍民禁止奸慝道其為善臨遣之際諄諄告戒務在安民昨日給事中丁琰等奏云至四川見無犯法者乃陰遣親信用銀誘之交易已而果有犯之是其心終不執也遂戒之琰不肖刻薄如此假令民畏法反執陰誘者送官何以處之古人治天下無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以物試人待其受之則加之罪賴魏徵諫而止朕嘗戒此事思得魏徵其人置於左右今此輩小人但圖要功不顧枉陷良善甚孤朕任使其令都察院遣人馳往釋所誣民而執琰等赴京罪之仍移文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五十二

各處撫安者使咸知琰等所為而以為戒

甲子諭六科給事中條析軍民利害以聞朕將審擇行之上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可不勉

丙寅撫安江西給事中朱肇奏工部遣人于江西買牛令有司遞送北京給軍屯種未免勞民今江西浙江湖廣有民間收養沒官牛共計五十餘頭乞轉送給軍停收買則官民皆便詔工部勘實先以牛給本處屯軍有餘者送北京給軍屯種

河南衛指揮僉事康壽奏必理罕東等衛納馬皆運茶與之今安定衛遙遠請給布絹為便上以安定衛初來朝

從之後仍以茶為直

上馬給絹二疋布二疋中馬絹一疋布二疋下馬絹一疋布一疋

戊辰改封敷惠王允熙為甌寧王奉懿文皇太子之祀已巳文武羣臣復上表勸立皇太子勅答立世子禮部卜日具儀以聞

初上與武臣丘福等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有扈從功金忠以為不可上猶豫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立嫡以長復曰

好聖孫指宣廟也上又問黃淮淮亦曰長嫡承統萬世正法復召問尹昌隆對與淮同上意遂決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五十三

命通政趙居任使日本令十年一貢

上命六科都給事中馬麟等凡天下何弊當革何利當興何處軍民未安何處奸邪未去當歷歷言之勿隱

命曰為治貴得大體比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皆喋喋以言瑣碎甚矣吏治文書叢脞積累其精力有時而敝豈免錯謬自今奏內有數日月日等錯謬者皆令從傍改註用印蓋之不必以聞麟等言奏內有不稱臣者此當罪之上曰下豈敢慢上或一時急遽漏寫有之必非故違亦令從旁增之

上與侍臣論進退人皆不可苟上曰人君進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為善退一人

人而天下皆知其惡則誰敢為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出私惡徇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四月辛未勅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及大寧都司自洪武三十五年至今年三月武臣謫發者皆量情貸免情輕者俾復職重者仍令立功候有功復之

遣指揮完者禿等齎勅往瓦剌諭馬哈木等遣人往來通好即授以官令還本地畜牧樂業

簡泉官官屬  
令洪國公丘福兼太子太師成國公朱能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蹇義兼詹事府詹事陞工部右侍郎金忠為兵部尚書兼詹事兵部右侍郎墨麟工部左侍郎趙毅

皇明大政紀 六卷 二十四

俱兼少詹事陞史科都給事中朱原真刑科左給事陸中善為詹事府丞

壬申命僧錄司左善世道衍姓姚賜名廣孝為太子少師簡文臣為春坊等官

命禮部尚書李至剛兼左春坊大學士陞翰林侍讀解縉為本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侍讀黃淮為左庶子胡廣為右庶子胡儼為左諭德皆仍兼侍讀侍講楊榮為右諭德仍兼侍講楊士奇金幼孜俱兼左右中允北

刑部主事尹昌隆為左中允陞翰林修撰李貫右中允仍兼修撰命吏部左侍郎許思溫兼左春坊左贊善陞翰林編修陳仲完左贊善仍兼編修檢討王汝王為

右贊善仍兼檢討陞國子監博士徐善述監察御史王子沂俱為左司直郎國子監助教晁鏞刑科給事中王文貴俱為右司直郎刑部司務楊正為左清紀郎國子監博士楊斌為右清紀郎教授程熺教諭黃貫俱左春坊司諫教諭張祥梁良俱右春坊司諫陞翰林編修楊溥中書舍人姚友直俱為司經局校書吏科給事中梁質兼司經局正字陞教諭劉真為校書訓導王雅為正字

癸酉禮部進東宮官朝儀令頒示諸司

一每日翰林院分二員同春坊司經局官講書以五經四書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纂其事之始終直

皇明大政紀 六卷 二十五  
述大義輯成篇章進呈 御覽然後赴文華講說

廣西思明府知府黃廣成奏先臣故地祿州西平州永平寨被安南侵擄乞 天恩諭使歸還 上納之

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臣不當違令干進上嘉其志宥勉之

甲戌冊立世子為皇太子封第二子高煦為漢王第三子高燧為趙王

冊長子妃張氏為皇太子妃

丁丑 上以天氣向熱諭三法司同五府六部及六科給事中盡數日中疏決獄囚凡死罪獄成者候秋處決輕罪皆即決遣有連引待辨未能決者皆令出獄聽候

戊寅吏科給事中孫璘密奏禮部前定給事中八人頒詔八國皆素非誠實者上以既去乃言戒之

庚辰命戶部尚書王純以浙江右布政使致仕

壬午詔封汪應祖為琉球國山南王

甲申文華寶鑑成

先是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太子至是書成名文華寶鑑上御奉天殿門召太子授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昔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知要便足為治爾其勉之皇太子拜受而退上願侍臣解縉等曰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言為書名儲君昭鑑錄朕此書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五十五

稍充廣之益以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此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宜輔東宮從容間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

釋安慶民誹謗罪

先是典仗率軍卒往安慶採木道過民家縱軍強取民財民將訴于官典仗教軍誣民為誹謗語縛送刑部獄具刑部以聞上曰民被誣矣諺恒言軍強民弱民安敢肆焉對官軍出誹謗語此必官軍侵利於民民不堪將訴之而軍造此誣民命五府五部都察院具訊其實

悉如上所云遂釋民而抵官軍罪并罪刑部官之枉民者

丙戌車里宣慰刁暹答因朝廷諭還威遠州地及所擄知州刁算黨懼罪貢馬及方物上以能改過宥之

廣西都指揮朱輝奏招撫慶遠等府忻城宜山等縣洞蠻陳公宣等一千三百五戶

上御奉天門視朝罷召諭六科給事中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隱

上願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於已敢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忌天下何患不治朕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五十七

與爾等皆勉之

己丑勅諭文武羣臣安民息盜

諭曰天下雖安民未蘇息而郡縣豪猾遇有征徭因緣為奸細民不勝盜賊滋起汝等其悉心政務祛除民憂毋橫歛一錢毋妄興一役存恤軍民勸課農桑慎固封守輯寧邦國臻于治理以稱朕憫念元元之意

吏部尚書蹇義奏請明日選官

上諭之曰汝等職掌銓選辨別邪正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為進退任情則以從違為取舍慎之慎之

指揮蕭上都自兀娘還韃韃頭目脫兒火察哈兒兀兀等



二百九十四人隨上都來朝貢馬。

命脫兒火察為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哈兒兀反為都指揮同知。掌朵顏衛事。安山吐不申俱為都指揮僉事。掌福餘衛事。忽刺班胡為都指揮僉事。掌泰寧衛事。餘及所舉未至者。總三百五十七人。各受指揮千百戶等官。賜誥印冠帶及白金鈔幣襲衣。

天下工匠集京師者疫。左都御史陳瑛劾工部尚書黃福有罪勿問。

甲午更定天下衛所屯田守城軍士。

臨邊而險要者則守多於屯。在內而夷僻者則屯多於守。屯雖險要而運輸難至者屯亦多於守。

皇明大政紀

六卷

二十九

勅諭廣東都布按三司官鍾均道果不允。能翻然悔過來朝。謹遵。太祖待杜回子之道處之。

五月辛丑降國子監祭酒徐旭為翰林修撰。

禮科劾旭書奏不謹。當降。上問蹇義。義稱其有文學持守。故宥之。近侍。

巡按北京御史周新奏請今後吏民犯法徒流。悉從北京刑部。巡按御史詳審允當。就發種田。從之。

巳酉。錦衣衛奏明日。上謁孝陵。請具法駕。上以皇考升遐之日。正屬感慕之時。不用。

上御右順門感慕。太祖動容。未春侯王寧請誦經飯僧。祈福利。上不答。以正道諭之。

論之曰。為庶人能承繼家業不失墜。或又能擴充增益於先。可以為孝。士居官食祿。能持身循理。建立功業。榮親於當時。顯名於後世。可以為孝。天子以四海為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得所。四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為孝。何必能事佛。乃為孝乎。

戊辰。詔工部分遣官乘傳往視浙江江西湖廣安慶蘇松等府。遇湖泊窪下。圩岸頽圯。程督有司修築。

六月朔日。左中允楊士奇進呈大學釋明明德講章。上指其義論之。

皇明大政紀

六卷

二十九

上覽畢稱善。因曰。先儒謂堯典克明俊德一章。一部大學皆具。士奇對曰。誠如。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允修諸躬。施於家國天下者。皆大學之理。上曰。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汝等於講說道理處。必舉前古為證。庶幾明白易入。又曰。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汎無益之語勿用。

辛未。勅諭官軍人等。逃避邊塞。俱在赦前。已寘不問。宜皆挈家來歸。官復原職。軍復原伍。民復舊業。若遲疑不歸。悔將無及。

乙酉。刑部奏河間民有訟其母者。有司反擬母罪。詔執其子及有司罪之。

丁亥命吏科給事中曹崇誥吏部令諸司悉汰冗官以省國用。

戊子命禮部諭安南使臣歸語王速還思明府故地。

戶部尚書郁新奏公侯駙馬伯儀賓祿米請如文武官例米鈔兼支從之。

己丑吏部奏在京各衙門近因事煩額外設添不無冗員宜依定制選留餘並送部用從之。

青田縣民劉穎進太祖賜其祖誠意伯基手詔八道祭文一道賜鈔五錠。

辛卯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至京詔遼東都司以牛分給屯戍。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三十

命戶部牛一酌絹一疋布四疋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六十。

壬辰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刑賞。

侍臣進曰古稱賞人以官不若賞人以財上曰此語

蓋為濫官發以朕論之亦未盡善若人君一心愛民則二者皆重蓋知財出於民力財必不肯輕與知官所以養民則必不肯輕授。

命禮部令翰林院更試會試下第舉人擇文詞優等貢士張炫等六十人召見皆賜冠帶送國子監進學俟後科

勉之曰士當立志志一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於學已有根本但更百尺竿頭進步爾後科第一甲人有不

在爾曹乎其往勉之

哈密安克帖木兒遣使來朝表請封爵詔封為忠順王乙未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賑濟蘇州

上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窮無衣食君豈可不恤君父也民子也為子當孝為父當慈各務盡其道爾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為國惜費蓋財散得民仁者之政

大謝桃渚赤坎寨胡家港諸處海寇殺掠軍民勅責捕倭總兵官清遠伯王友等剿除此寇以贖前罪

七月勅宣府備虜武城侯王聰等整飭將士嚴固防禦命翰林春坊分撰諸經講義送內閣閱過有未當處悉與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三十一

改正然後呈御覽允當赴東宮進講

時內閣解縉閱書胡廣閱詩金幼孜閱春秋楊士奇閱易一日學士王達講乾之九四舉儲貳為說皇太子

問士奇經旨於此必無儲貳之說達不吝譏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此出宋儒胡瑗之說

皇太子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對曰殿

下此問最好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又舉王昭素

對宋太祖之言以對皇太子悅甲辰吏部雲南晉寧進士張文禮自陳不閑吏事願為教官上喜雲南人能舉進士授雲南府學教授以勸其鄉

甲寅刑部尚書鄭賜及文武百官劾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及其弟增枝陰養亡命謀為不軌 上念姑孫令歸第奉國長公主之祀

辛酉勅甘肅總兵左都督宋晟令諸屯多釀酒探知虜寇將至置毒酒中及河井退以避之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山東郡縣野蠶成蠶繅絲來進請率百官賀 命止之

上曰野蠶成繅亦常事不足賀使山東之地野蠶盡蠶足以被其一方而未徧天下朕之心猶未安也朕為天下父母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若天下之民皆飽煖而無

聖明大政紀 卷六

三十一

飢寒此可為朕賀矣乃止

壬戌鄱陽民朱季友進書妄毀聖賢遣行人押還鄉里會布按二司及府縣官杖一百就其家檢搜所著文字悉毀之

朱季友所著書專斥濂洛閩之說肆其醜詆 上覽之怒甚曰此儒之賊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側 上以其書視之觀畢縉等曰或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檟之遐裔士奇曰當燬其所著書庶幾不悞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上曰謗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即勅行人押季友

還饒州明諭其罪笞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又諭諸臣曰除惡不可不盡悉燬所著書最是

丁卯有奉天征討將士告功賞未當者命成國公朱能隆平侯張信等推至公審議以聞毋有所徇

戊辰大理寺言有犯者當黥 詔免黥容其自新

八月庚午占城國王占巴的賴遣使貢犀牛及方物且奏安南攻劫未已願納國土請吏治之 上怒命禮部諭安南國王胡奎速改前非

乙卯安南故陪臣裴伯耆來告急 命有司給衣食

庚辰遣使諭潭州漫散人民復回本處居住

丙戌沒都督李增枝庄田佃僕俱入官

聖明大政紀 卷六

三十一

乙丑翰林學士兼春坊大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章 上指其義諭之

上覽之諭縉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而不返則慾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

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

心為切要又思為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

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廣西荔坡縣民覃真保奏八十二洞徭民願隸編籍乞遣使招撫 命都督韓觀遣人撫諭願為民者復徭役二年

兵部奏屯軍年六十之上及殘疾年幼者宜令耕種自食不拘比較賞罰之例從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奏通鈔法宜令戶部會羣臣議大口月食鹽一斤納鈔一貫小口月食鹽半斤納鈔百文從之。

癸巳清遠伯王友奏募得百姓嚴實等捕獲賊船十數艘賊數百人并其所掠貨物。上勅友以所獲貨物悉與之戶部左侍郎古朴奏江西湖廣及直隸蘇州等府糧儲漕運北京近雁水澇難輸今歲所屬甚豐宜發鈔三萬錠分令各府州縣不拘黍粟豆麥增時價三分糴之就彼權貯俟農隙令軍民運至京充官軍俸糧從之。

乙未軍校縛鬻馬尾帽二人執稱因盜剪官馬尾所得請罪治。上以疑似加刑有累君德其釋之。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三十四

丙申勅寧夏總兵何福等于四五屯內築土城屯輜重糧草無警則各居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土城固守以待援兵。

上與侍臣論胡元興廢在德不在數。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胡元興廢皆曰天運。上曰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曆數過之蓋周之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後不遇桀紂未遽亡也元始以有德興使其子孫知修德保民亦未遽亡若順帝不恤軍民不理國政荒淫無度安得不亡。

丁酉老撾軍民宣慰使刁線友遣使護送前安南王孫陳

天平來朝奏被賊臣黎季犛弒主篡任乞與滅繼絕。上憐而納之命有司賜第月給其廩。

九月壬寅真臘國王參烈婆昆牙遣陪臣來朝貢方物賜紗幣表裏以賠償遁軍三人遣還給道里費。

初中官往使真臘將歸有從行軍三人遁索之不得國王以其國中三人從中官歸補伍至是禮部來見。上

曰中國人自遁何預彼事而責償且得此三人語言不通風俗不諳吾馬用之况其人皆自有家寧樂處此汝

禮部給之衣服予道里費遣還真臘尚書李至剛等言臣意中國人必非遁於彼者或為彼所匿則此三人亦不當遣。上曰不用逆詐為君但推天地之心待人可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三十五

福建布政司奏暹羅國通好琉球番船漂泊海岸已籍記船物請命。上諭禮部命各布政司舟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風便導之去豈可利其物而籍之也。

丙午周王楠來獻騶虞。

騶虞見鈞州周王往觀焉載以歸至是進獻百僚稱賀以為。皇上至仁格天所致。上謂侍臣曰適聞羣臣言不覺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夫有怨豈得謂仁一念不誠豈能格天朕方夙夜戒慎何可便謂騶虞是天降祥於朕侍臣曰。聖志如此所以上格天心。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

自息警息者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為祥，在朕更當加慎。是日宴周王於華蓋殿，賜其從官宴于中右門。丙戌，晉王濟燒奏上護衛及所畜小韃鞬。上勅令修德行善，豈可因一二人為非，輒自懷疑，所上護衛不允。其小韃鞬護衛有缺者補之。

上諭直內閣學士等官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宜謹始如終，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學士解縉等妻入見中宮于柔儀殿，訓勞備至。賜五品冠服及鈔幣。

丁酉，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胡儼為國子祭酒。論吏部尚書蹇義等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績以聞。

上諭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皆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從于官者，詢以為信。如此何由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即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而即墨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亦徵諸國人。

徙山西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民一萬戶實北京。

戊辰，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成功。

原吉初發浙西兵民十餘萬，浚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一自嘉定縣劉家港徑入于海，一自常熟縣白茅港直注于江。又浚松江府范家泆，至南跨浦口，上達大黃浦，以達湖泆之水，以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跡，水患乃息。

十月庚午，勅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韃鞬率眾來歸，慮有詐謀，其悉調山西都司行都司并太原三護衛騎士赴大同操備。

製信符及金字紅牌，頒給雲南木邦八百大甸麓川平緬甸車里老撾六宣慰使司，千崖大候麻里茶山四長官司。潞江安撫司及孟良孟定灣甸鎮康等府州土官。

皇明大政紀 六卷

三十七

辛未，安撫江西給事中朱肇言：江西十二府官田租重，十倍民田，乞於官田折布，民田輸米，以甦貧民，從之。壬申，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上諭大將受邊寄，豈可拘文法。勅晟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已卯，減直隸崑山縣荒田租稅三千四百四十石有奇。庚辰，刑部尚書鄭賜等言：軍士初犯罪者皆蒙宥免，小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詔於其初犯如怙終，固不宥。丁亥，戶部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上責其率獸食人，勿聽。

召御馬監官責曰：爾輩坐食膏粱，衣輕暖，豈知百姓艱。

難計象一日所飼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職在養民。爾輩不令朕知而為此。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復敢爾。必誅不宥。

丁酉刑部尚書鄭賜等奏會諸司官錄囚。上悉召諸司官以務明慎諭之。

上曰。理刑必務明慎。譬諸農夫之耘為稂莠也。若心不存。則視有所不見。而并良苗去之矣。刑以除凶人。若心不存。則察有所不明。而并善人害之矣。爾等皆宜盡心。不可怠忽。

戊戌刑部尚書鄭賜奏儋州知州陳敏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船。糧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之。上以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三十八

事有權宜其置勿問

十一月辛丑撫安湖廣給事中何海條陳三事。從之。

一祖訓條章。諸司職掌。行移體式。諸書焚毀不存。乞重刊頒行中外。俾知遵守。一乞命吏部今後宜選通曉文理識達政事者為各都司衛所經歷吏目。一乞令兵部查各衛所襲職幼官多者。選老成舊官一人相兼管事。廣東右布政徐奇奏。府州縣官有到任之後。不服水土。瘴癘而歿。遺下家屬貧難不能還鄉。乞准行有司。應付脚力。給與行糧。遞送還鄉。從之。

壬寅山西太原左衛千戶陳淮率軍士來奏所種樣田每軍仍有餘糧二十石。上命戶部詳定賞例。除官收正糧

及種子外。餘糧悉與自用。

左都御史陳瑛等劾駙馬都尉梅殷私匿韃靼人。又與女秀才劉氏造為邪謀。乞正其罪。上命錦衣衛執韃靼人送遼東梅殷自處之。

甲辰。上御奉天門錄囚。多所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命錦衣衛指揮程遠鴻臚寺少卿劬旃等更從容審之。果其有辭。即來白。

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梅氏訴益母老無養。願代夫死。上憫其情。特宥之。

刑部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擬。詔論如律。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三十九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辭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何以治天下。

庚戌西北諸胡來朝。命光祿寺卿賜食。

尚書李至剛曰。西北諸胡。陛下撫綏皆已。向化遠境已寧。上曰。人恒言以不治治夷狄。夫好善惡惡。人情所同。豈間於華夷。撫之有道。未必不來。虎至暴擾之能。使馴帖。况虜亦飢食渴飲。具人心者。何不可馴哉。但有來者。惟推誠待之耳。

甲寅京師地震。論文武羣臣宜戒謹修職。共回天意。凡

軍民有不便之事當速改之。

已卯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為器用。命急斥之。

上曰此倖覲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火荒百姓疾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

一害。况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為。

丙申諭成國公朱能今天氣愈寒民築孝陵垣牆者悉罷歸未畢之工令軍士畢之軍士就役者日給之鈔。

工部侍郎趙毅奏鎮江府民言乞於本處鑿山開河以便漕運約用九十八萬人數月可成乞遣人驗視。上以其

為百姓植禍不行。上曰汝為大臣顧不能料制其事而必欲遣人驗視也。皇明大政紀 六卷 四十一

數年以來民困為甚非有大不得已之事豈可輕役且役九十八萬人即復如許用人供給之騷動數十州縣為百姓植禍矣豈不殆哉。

丁丑諭翰林學士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成賜宴于禮部。上覽所進書尚多未備遂命重修而勅太子少師姚廣

孝刑部侍郎劉季篈及縉總之命翰林學士王景侍讀學士王達國子祭酒胡儼司經局洗馬楊溥儒士陳濟

為總裁翰林侍講鄒緝修撰王褒梁潛吳溥李貫楊觀曾榮編修朱紘檢討王洪蔣驥潘畿王傑蘇伯厚張伯

穎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楊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

人府經歷高得賜吏部郎中葉砥山東按察司僉事晏璧為副總裁命禮部簡中外官及四方風學老儒有文學者充纂修簡國子監及外郡縣能書生員者繕寫開館於文淵閣命光祿寺給朝暮膳。

辛酉設天津三衛于直沽建百萬倉以儲海運糧別以小船轉北京。

直隸和州吏目張良興言本州麻澧二湖之田約五萬頃比歲水滄乞自本州至含山縣界增築圩埂三十餘里以防水滂從之。

鬼赤力馬哈木相讐殺遣人貢馬。

十一月庚午宣府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奏修築宣府萬全懷來諸處屯堡成。皇明大政紀 六卷 四十一

戊寅命錦衣衛執治私役應天府工匠中官仍召府尹向實責戒之。

上曰數年軍旅之供給加以權豪橫肆百姓艱難京師為甚既命汝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正直不阿矜恤保庇庶幾民可休息宦者官禁使令之人非有重權汝何用畏之而輒聽其役民略不知懼公家凡役一夫必先告朕宦者擅役之而不告何耶為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人如此若在遠外任小官職當何如畏之譬為人典守寶貨擅啟藏縱人私取必不免責罰矣汝擅以朕百姓作人情可逆罪乎今姑宥爾若復蹈前非必誅

遂遣所私役匠工中官責之曰朕為天子不敢輕役一民汝何人敢擅役之百姓家僮僕亦敢不告其主肆意自為乎命錦衣衛執而治之

巡按山西御史張翥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恐邊衛軍人犯徒流罪者止從法科斷仍留原衛戍守從之

甘肅總兵官宋晟奏急乏邊儲乞不為常例無分官民令於甘肅衛倉中納淮浙鹽庶邊儲易充從之

丙戌上與侍臣論管屯官不務勸率軍士

上曰朕在藩邸時數因園獵過田家見所食甚粗糲知其所苦每親勞問之無不感悅屯種軍士亦田家若管

皇明大政紀

卷六

四三

轄者能知其情時時勞問所苦誰敢不奮動力又曰用人之道亦須先得其心然後可以圖功若養之於無事之時用之於恩感之後未有不得其力者

壬辰安南賀正旦使者至命禮部出陳天平示之

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而裴伯者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侍臣曰

安南胡查初云陳氏已絕彼為其甥權理國事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曰然朕謂陳氏以婿得國今查以甥繼之於理亦可乃下詔封之就知其弑主篡位僭號改元暴虐國人恐奪鄰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而其臣民共為欺蔽定一國皆罪人也如何

可容

曹國公李景隆有罪下獄命革爵復其家

周王發其建文時至邸即訊受賂五府六部都察院又劾景隆與弟增枝匿亡命上初因言其不法事有景隆死惟沒其田庄令杜門省愆至是下獄勅禁錮之

甲午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特賜直內閣學士等官解縉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與尚書同解縉等入謝上曰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助益不在尚書下

故於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又曰朕皇考初制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孔子曰

皇明大政紀

卷六

四三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耳縉等稽首而退

贈徐增輝為定國公子孫世襲

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

時海女直野人頭目來朝設建州毛憐必里兀者赤罕等衛封其頭目為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印及誥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自後東瀕海北至奴兒于北海皆來歸附自開原迤北用其部族建置奴兒于都司一為衛者二百八十四為千戶所者二十四為站為地面者各七

令各處衛所屯田若官員軍餘家人自願耕種不拘頃畝



有司毋得起科。

乙酉永樂三年正月戊戌朔。

庚子諭天下牧守之官以愛民為本。

諭曰朕即位以來仰遵成憲惟欲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措不用夙夜兢兢不敢怠寧尚慮天下黎民之衆有未寧厥居者爾等皆牧守之官必思所以愛養之毋殫其財毋疲其力毋為貪墨毋肆暴虐教之務善以遠刑辟導之務本而棄末習如民皆安居足食斯德行興刑罰措而天下治爾亦將有無窮之用欽哉。

乙巳 上以寧夏總兵官何福勤于用心種穀最多又請定屯田賞罰為經久之計降勅諭獎之。

皇明大政紀

卷六

四十四

韃靼掃胡兒等來歸言鬼力亦開兀良哈哈密內屬遂相猜防數遣人南來窺伺 上勅邊將備之。

壬子諭天下文武臣撫綏士卒督勸屯田完城堡修器械勤訓練謹斥候慎哨備不可廢弛。

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中才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學。

縉等選修撰曾原編修周述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

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敬王訓榮廣敬王道熊直陳

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

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吳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 上諭

勉之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

之士也增忱為二十九人。

黃河清于蒲津儒臣撰頌以進。

諭吏部雲南道路遙遠其布政司按察司并所屬府州縣俱免明年應朝餘如舊制。

甲寅遣御史李奇行人王樞齋勅往問安南國胡奎俾具篡奪陳氏之故以聞。

詔建 孝陵碑伐石龍潭山得石龜長尺許其文玄蒼儒臣楊榮楊士奇等撰詩賦以進。

丙辰國子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中所定學規從之。

上曰此其條約耳為師範者當務正己以先之講學漸摩以養其心淑其身此為切要法勉之。

皇明大政紀

卷六

四十五

庚申諭戶部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

上曰凡嘗同勞苦者後來安逸亦當同之嘗見前世人主一旦富貴頓志向來所共艱難之人朕甚不取昧已

心以失人心為庶人且不可况人主乎。

己丑湖廣都指揮謝鳳等奏蒼意等五寨生苗蒙 朝廷

給榜招諭刻箭為誓不復叛亂 上命掌前軍都督府隆

平侯張信等以刻箭付湖廣都司藏之仍戒飭有司務盡

懷綏之道。

二月己巳北京刑部尚書雒僉以罪誅。

陳瑛等劾奏僉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十數事又縱其妻於所部郡縣管辱守令逼索財物且日乘轎于市

中。強買貨物。市人畏之。不啻豺虎。僉與其妻同惡。如此罪其可容。上遣人覆按得實。皆處以死。

壬申。雲南寧遠州土官同知刁吉罕奏安南攻奪其猛慢等寨。擄掠其婿女人畜。命禮部遣使諭安南胡奎具以實對。

辛巳。遣兵部尚書徐子良等諭柳州府武宣洛容二縣民黃田等。及桂林府荔浦縣民廖均用等。各復原業。未為良民。若枯終不悛。調軍蕩除。

廣西總兵官韓觀奏桂平縣蠻民為亂。請發兵剿捕。上命遣人撫諭復業。如其不服。發兵未晚。

直隸和州秦州民嘗貸官稻三千四百七十餘石。今被水。皇明大政紀 卷六

未償。乞候來歲秋成從之。

改工部尚書黃福為北京刑部尚書。陞侍郎宋禮代之。

都御史陳瑛劾福不恤工匠。故改之。于是武臣言建文舊臣且有過。不宜復仕。上引唐太宗用王魏尉遲敬

德諭之。

巡按福建御史洪湛上言。福建自漢以來。始通中國。民不知學。至唐常衮為觀察使。始興學校。人文日起。宜立廟以祀從之。

吏部尚書蹇義等議。今趙王留守北京。當別建國社國稷山川等壇。致祭如禮部所議。從之。

己丑。四川布政司奏諸番以馬易茶者。例禁夾帶私茶及

布帛青絲等物出關。今番商往往以馬易茶。及以他物易布帛。有司遵禁例。又慮杜絕遠人。詔聽之。

工部尚書宋禮言。山東衛所屯田缺牛耕種。請於太僕寺發給。從之。

賜國子監雲南天全六番招討司等處官民生高虎等五十人夏衣。

戶部言河南懷慶等府。比歲蝗。請以鈔代輸租稅。從之。庚寅。勅甘肅總兵官宋晟。回回例兀言撒馬兒罕回回率兵向東。宜預為之備。

三月。己亥。安克帖木兒卒。以其兄子脫脫嗣封忠順王。癸酉。諭兵部。天氣向熱。虜人畏夏。遣人往遼東。令保定侯

皇明大政紀 卷六

孟喜就廣寧開原擇水草便處。與福餘衛部落立市。俟馬至。官給其值。即遣歸。

丙午。勅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自虜中還者。言北虜將寇西京。宜嚴守備。

淮安邳州奏民飢甚。計口數。請得九千石賑濟。命戶部倍其數給之。

庚戌。大理寺等衙門會奏。議文職官及中外旗校軍民人等。凡犯重條。依律科斷。其犯輕條。免決記罪。其有不應侵

損於人等項。及情犯重者。臨時奏請。從之。甲寅。命戶部會議屯田歲收不能如數者。照紅牌考較例

減輕。尚書郁新議減十之四五。從之。

遼東都司奏兀良哈等處以馬至遼東互市。命兵部定其值。

上等馬每馬絹八疋布十二疋。上等馬每馬絹四疋布六疋。中等馬每馬絹三疋布五疋。下等馬每馬絹二疋布四疋。駒絹一疋布三疋。

丙申。工部尚書宋禮奏陝西蘭州慶陽鳳翔諸衛新撥屯軍缺耕牛。請以百人共牛四十隻官買散給。從之。命著為令。

四月。戊辰。諭侍臣自今事之叢勝者。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未有合理者亦常直諫。

上曰。為政之道莫先于廣言路。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聖明太政紀 卷六

生民休息。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又曰。早來在官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之。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煩。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汝等慎勿有所顧避。

丙戌。召西安府儒士馬巨江至京。以年老授翰林五經博士致仕。

命禮部自今命婦大朝。正三品以上。餘悉免之。著為令。  
韃靼酋長把都帖木兒倫都兒灰。因甘肅總兵官宋晟遣人諭以朝廷威德。率部落幸馬駝萬六千來歸附。  
五月。癸卯。左都御史陳瑛劾奏駙馬都尉胡觀強取民間子女。及娶娼婦為妾。諸不法事。宜正其罪。詔罷其朝請。

庚戌。韃靼頭目察罕達魯花遣人歸附。貢馬。  
丙辰。上以代寧秦晉永興平陽諸王所為過失日多。賜書訓戒之。

詔修漢秣陵尉蔣子文廟。  
六月。壬午。命免高郵州民次子斬罪。諡成。遺其父免贖。

州民父年老。其子長不聽教命。欲擊之。而力不能制。夜以次子往助。長子竟斃於父。刑部論次子准弟歐兄。依罪律。父准子孫違犯教令。父母非理毆殺。律有大誥減等。杖九十。老年收贖。具奏。上曰。法原于情。其議未當。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再議。義等議奏曰。次子從父命助。執兄。初非有殺兄之意。其罪但不能乞免兄之死於父。聖明太政紀 卷六

耳。上命宥之。

甲申。命戶部尚書夏原吉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通政司左通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復賑濟蘇松嘉湖飢民。上曰。四郡之民。頻年厄於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未成。老穉嗷嗷。飢餓無告。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發倉廩賑之。所至善加綏撫。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以聞。

丁亥。大理寺卿呂震言。近例文官犯杖罪者。記罪還職。停俸三月。蓋欲使之改過。自新。請令有再犯者。論如律。上命再犯仍宥之。三犯如律。

辛卯。諭戶部。比蘇湖被水。民飢求食他郡。令所在官司善

加撫綏毋驅逐之。候水退令復業無糧食種子並官給之。湖廣都司奏楚府付鐵牌一面遇差人出門驗此開門。

上諭王府自出牌非禮即停革之。

安南胡奎遣使臣阮景真等隨御史李琦等入朝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

七月丙申賜書諭趙王高燧今邊報西北屢有火速差官軍覘虜情降者招之若入寇其相機襲之。

戊戌陝西興平鳳翔二縣進瑞麥三十本禮部尚書李至剛等率羣臣上表賀上以諛佞責之。

上曰瑞麥固是嘉應但四方遠邇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為太平今中外果無匹夫匹婦之怨愁於下者乎覽

皇明大政紀

卷六

表祇慚愧耳君臣貴相與以誠諛佞非治世之風也至剛等愧謝。

壬寅戶部奏官民雜犯外罪舊令於北京納米贖罪各議量增其米聽於京倉輸納為便從之。

雜犯外罪納米百一十石流罪三等八十石加役者九十石徒罪三年者六十石二年半者五十石二年並遷

徙者四十五石一年半三十五石一年三十石杖罪九十

十、一百俱二十五石六十至八十二十石皆罪十石甲辰遣行人聶聰齋勅諭安南胡奎果誠心盡革前非迎還天平以君事之當建爾上封以大郡傳之子孫末世無窮。

已酉賜把都帖木兒姓吳名允誠陞右軍都督府僉事倫都兒灰姓柴名秉誠陞後軍都督僉事并其部屬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居涼州賜資甚厚仍命總兵官宋晟給與牛羊孳牧有差。

上令晟加意撫綏候允誠等居處既定選其中壯勇或二百三百五百參以官軍三倍於塞外偵邏非但耀武亦以招徠未附者。

巡按廣東御史汪俊民奏瓊州有黎母等山皆生熟黎民所居今遣使招諭未易信從訪得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常奉命招諭黎民信從請追還使命仍召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招徠未服黎民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五十一

壬子車里宣慰使刁暹答遣頭目請舉兵討八百甸宣慰使刁招散上諭已遣使令改過遷善如再執迷不悛即命兵征之。

八月己巳諭禮部申明國子監洪武舊規俾師教無闕士學有成庶幾國家得賢才之用。

戶部尚書郁新卒召治水戶部尚書夏原吉還理部事禮部尚書李至剛有罪下獄降為儀制司郎中。

九月關陝奏獻嘉禾數穗同一莖翰林儒臣撰詩以進上以太祖高皇帝御製嘉禾詩石本分賜諸王及京師三品以上翰林近侍國子祭酒司業。

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庚戌北平禾有異莖同穗之祥。

上為燕王時進上。太祖親御翰墨為詩一章以賜。上佩誦追惟。乃用摹勒于石。拓本成軸。至是復有嘉禾之瑞。頒賜之。

命福建浙江廣東市舶提舉司各置驛。以館海外諸番朝貢之使。

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各置驛丞一員。改刑部尚書鄭賜于禮部。陞真定知府呂震代調吏部左侍郎陳洽為大理寺卿。

辛丑賜周王橐書以擅調官軍及用箭鏃燒烙無罪之人。凌駕有司。虐害百姓。戒飭之。

乙巳賜齊王橐書以所為不法戒飭之。

聖明狀政紀 卷六 五十二

丁巳徙山西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萬戶實北京。

加封信安伯張輔為新城侯。

十月禮部進冕服鹵簿儀仗并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要稽古定制等書。

上以祖宗成憲不可改更。即命頒之有司。未為儀式。

盜殺駙馬都尉梅殷。

殷入朝。警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於魚橋下。曦又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

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上大怒。立命武士。

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

十一月庚子。遣書諭趙王高燾。凡遇警急。但令嚴固守備。

勿輕出兵。

封甘肅總兵宋晟為西寧侯。子孫世襲。

忠誠伯兵部尚書茹瑄不送趙王下獄。除名為民。

序班楊善奏庶吉士章朴收藏方孝孺文集。逮朴戮于市。復善官。

十二月丁丑。安南胡查復遣阮景直等隨行人聶聰等來貢。迎陳天平許之。

勅廣西總兵韓觀左右將軍黃中。呂毅率兵五千。送陳天平歸國。令安南胡查遣使來迎。

令兵部榜諭邊北官民。示以朝廷柔遠之意。今後西番馬至。必以好茶。若復以謬欺之。令巡按御史以聞。

聖明狀政紀 卷六 五十三

丙戌。末樂四年。正月壬辰朔。

考察北京及天下文武官。

南陽阜君山寇發。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討之。

上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汝穎初亂。才數千人。順帝恬不加意。遂至大亂。此今日殷鑒也。夫治患於初萌。則為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遂

命李彬張輔率兵捕之。

戊戌。陳天平陸辭。命陝西叅政王麟護送之。勅封胡查為順化郡公。

遣使齎書褒諭日本國王源道義。先是對馬臺岐等島海寇劫掠居民。勅道義捕之道。

義出師。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黨類。上嘉其勤誠。故有是命。仍賜道義白金千兩。織錦綵段二百疋。綺繡衣六十件。綺繡幃褥枕席銀器皿諸物。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

韃靼頭目滿東兒灰等率衆來朝。授以官。仍賜各姓名。俾居涼州莊浪寧夏三衛。

以蒲束兒灰爲都指揮同知。賜姓名柴志誠。何兒刺台爲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汝誠。餘各授以指揮千百戶等職。並賜冠帶。誥勅及衣服鈔幣有差。

諭六部尚書及近侍。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五十四

上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長。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朕有所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商確。

二月。趙王高燧居守北京。

命侍讀學士王達。洗馬楊溥。主考禮闈。

撤棘取朱縉等二百二十二人。

三月辛卯。車駕視太學。謁先師孔子。

禮部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退御養倫堂。祭酒胡儼等講經。畢。賜宴及襲衣。遣使齋書諭鬼力赤可汗。

丙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林環。陳全。劉素。進士及第。賜朱縉等六十五名進士出身。賜蕭福等一百五十一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王驥任兵部尚書。以功封靖遠伯。世襲。廷試下第舉人。得文學優等。周翰等二十一人。各賜冠帶。送國子監進學。

安南胡奎弒其故王陳天平于芹站。

黃中等以兵五千護送陳天平。至丘温。胡奎遣陪臣黃晦卿等以廩餼迎候。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踴躍。中間胡奎不至。何也。晦卿曰。屬有微疾。中遣晦卿還促奎。且遣騎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五十五

壺漿相續於道。中以爲實。遂徑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芹站。山道險峻。林木叢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伏發大呼。鼓譟動山谷。遂殺天平。中等亟整兵擊之。寇已斬絕橋道。不得前。中等引兵還。時大理卿薛昂請在廣西中舉。以輔行。天平被劫。昂在其中。亦自經。

四月。副將黃中等奏安南胡奎劫殺陳天平事。上決意興師。

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蕞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此而不誅。兵則何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

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

上視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多闕。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資。皆欲積書。况于朝廷有闕乎。遂命禮部令擇通知典籍者。遣使四出購求。勅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興師伐安南。預調軍糧。賜白金五百兩。

勅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安南國王孫陳天平還國。中等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辱國。今與師南伐。勅四川等都司。選卒五千。并勅蜀王于成都三護衛選卒五千。聽爾等調遣。大軍合用糧儲。須預為會計。規畫輸運。不致後期。

皇明本政紀 卷六

五十六

五月。遣忽都帖木兒答刺罕勅諭鬼力赤部下阿魯古。既知天命所在。當趨吉避凶。仍賜織金文綺三端。命大理寺陳洽赴廣西議計軍事。

以副將黃中呂毅前送陳天平失律。徵赴京。廢齊王棹為庶人。處之京師。

棹結無賴養游客。私僭帝號。及呪咀魔鎮等事。屢有告者。察之皆驗。上賜書諭令改行。於是棹請入朝面謝。既至。廷臣文章劾奏棹罪不當宥。棹厲聲曰。奸臣又欲喋喋劾建文時事耶。會當盡刪此輩。上聞之不懌。曰。此其心可知已。命罷其隨侍護衛。及長史等官。廢之。六月。己未朔。日食。

是日陰雲不見。禮部尚書鄭賜等言。此聖德所感召。請率百官表賀。不許。

上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甚適于心。不必此也。况此物今府庫中亦有之。但意自不用。又曰。虜貪而詭。今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哉。

雲南西南夷大古刺小古刺等部落皆來朝貢。詔置宣慰使二長官司。以統之。

七月癸卯。命成國公朱能為征夷大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為左右副將軍。兵部尚書劉儁參贊軍務。刑

皇明本政紀 卷六

五十七

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督理軍餉。率師分道征安南。黎賊。上親送之。龍江。遣使祭告嶽鎮海瀆之神。

以朱濬為刑部尚書。上燕閒。與侍臣論人之壽夭。

上曰。壽夭在天。人貴勉其在己者。人壽百歲。人多有之。然皆身沒無聞。顏子三十二。令名無窮。人苟有德。可傳何必百歲之壽。

閏七月。文武羣臣洪國公丘福請建北京宮殿。備巡幸。命工部尚書朱禮往四川。兵部右侍郎古朴往江西。吏部刑部右侍郎師達金純往湖廣。右副都御史劉觀往浙江。命都御史史仲誠往山西。提督標木。

命泰寧侯陳珪北京刑部侍郎張思恭督造磚瓦。

命平江伯陳瑄兼督江淮河衛轉運。

召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命為翰林侍讀學士以其老賜勅致仕。

上語胡廣等曰。朕守藩時。王府官亦有二三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益易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要領。唯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八月。勅甘肅寧夏山西守將宋晟何福吳高等相擇秦晉近邊可畜馬牧地。計議以聞。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五十八

九月。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

十月。丙午。征夷大將軍朱能卒於龍州。命副將軍張輔代之。

師至廣西。一日。上顧侍臣曰。朕察天象。西師有憂。未能其不免乎。能足完斯事。第慮氣候非其所習耳。計聞上震悼。輟視朝五日。樞還。上親為文祭之。極其悲愴。進封東平郡王。謚武烈。

征夷大將軍張輔等度坡壘。副將沐晟率兵由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攻奪猛烈。棚傘關隘賊徒悉遁。遂築堡駐兵造舟。

平江伯陳瑄擊倭於沙門。敗之。

十一月。己巳。甘露降。孝陵松柏醴泉出。神樂觀羣臣上表賀。聖孝瑞應。上以因祥思懼。不宜怠忽。申飭之。

上於十一月庚申。修舉金壽齋法於朝天宮。神樂觀洞神官道薦。皇考。皇妣。甲子。慶雲見朝天宮。乙丑。甘露降於宮樹。丙寅。慶雲復見。既訖。事二日。復有此禎祥。侍臣楊士奇等俱有詩頌。

命。中使取甘露醴泉獻宗廟。分賜廷臣。左都御史陳瑛劾戶部人才高文雅言時政狂妄。請寘之法。詔宥之。

文雅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卹民言。辭率直。無所忌諱。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寘之。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五十九

法。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採。勿以直而廢之。

西域亦力把力國入貢。即古龜茲國也。

十二月。大赦天下。辛亥。驪寧王允熙暴卒。謚哀簡。

是夜。即第不戒于火。竟成疾。而薨。時年十六。征夷諸將張輔沐晟柳琮等合兵攻黎賊於多邦城。柵破之。

丁亥。未樂五年正月。丙辰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公侯伯及文武三品以上命婦朝 皇后賜宴于坤寧宮  
征夷諸將張輔沐晟等率兵討黎賊自注江濟軍襲等江  
柵繼搗其東西二都及因枚山萬劫江普賴山等寇盡破  
之。

斬首三萬七千三百七十級獲偽團副丁部曲殺之餘  
黨潰散。

黎賊胡杜聚船於盤灘江大將張輔因南策州土人隊正  
陳封來降使擊杜敗之仍使封招撫諒江東湖等人民皆  
使安集。

計 時郡邑聞風相繼降士民上書誦黎賊過惡者日以百  
計。

皇明大政紀 六卷

六十

壬戌命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儲。

己巳征夷將軍張輔副將沐晟等敗黎賊於木九江。

先是輔得牒報賊船往來富良江距交州下流二十餘

里又言季季及其子澄等聚船于黃江等處遂領軍次

木九江晟及參將豐城侯李彬率步騎戰船由富良江

進次魯江黎賊以船五百餘艘犯我軍輔等水陸並進

都督柳升等奮擊賊舟膠淺遂大敗獲賊船百餘艘殺

賊將阮子仁阮磊阮步斬首萬餘級生擒賊將 世岡

彤文傑馮文實莫鉄范鞋阮利等百餘人皆斬之溺死

者不可勝計時南策州人莫遂等素憤黎賊率土兵萬

餘人從征屢効勞績焉。

辛未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披剃為僧赴京冒請  
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 上怒命兵部編軍籍發  
戍遼東甘肅。

己亥雲南鎮南州奏洪武中有命建學時以民力未敷暫  
聚徒訓于城隍廟因循已久今請別建學舍從之。

己卯賜陝西都指揮僉事朵尔只姓名曰馬惟良寧夏都  
指揮僉事鉄柱姓名曰柴克恭各賜誥命。

二月丙戌朔征夷諸將張輔等道南策州人莫遂等宣  
上德意令諸郡官還原職兵還原伍民還原業訪求陳氏  
嫡而賢者一人送京師請立復其王業。

己丑勅鎮守遼東保定侯孟喜綠邊韃韃女直野人來朝  
皇明大政紀 六卷

六十一

及互市者悉從其便但禁戢士卒勿擾之。

黜翰林學士解縉為廣西右叅議改左中允尹昌隆為禮  
部主事。

初縉與丘福易儲之議頗泄于外漢庶人怨縉等言於  
上曰藩邸舊臣無復者惟解縉泄之 上怒出縉廣西

尋改交趾昌隆亦改禮部。

戊戌朵顏衛頭目把禿率妻子來朝自陳其母久居北京  
乞往省視 命禮部賜襲衣路費令就居北京侍母如欲

俱還朵顏者聽。

三月丁巳封尚師哈立麻為大寶法王領天下釋教其徒  
李隆通瓦桑兒加等為大國師。

庚申。都察院劾駙馬都尉胡觀黨比李景隆。怨望朝廷。潛蓄異志。當誅。命下獄。

甲子。督木工部尚書宋禮奏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一夕出大谷。達于江。蓋川之靈相之。賜其山名神木山。遣禮部郎中王羽致祭。建祠立碑。命侍讀胡廣製碑文。

征夷諸將張輔等奏。遣招諭人莫遂等同北江等府安越等縣耆老尹沛等一千一百二十人。詣軍門。上言陳氏無遺類。願復古郡縣。永霑聖化。

庚午。哈密忠順王脫脫遣人貢馬。遣使戒諭。孝親忠朝廷。善撫下人。毋令失所。以綺帛賜之。

壬申。守衛官有於皇城下口誦經不輟者。召至。戒諭之。

皇明大政紀

卷六

六十二

上曰。汝爵祿自誦經得之耶。身備宿衛。不於此時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意欲修善。當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若間暇之際。口欲誦念。則太祖高皇帝御製武臣大誥等書。其中皆趨吉避凶。保富貴之道。汝取讀誦。亦於身家有益矣。今後若仍於宿衛之所。誦經。必罪不宥。

癸酉。設四夷館。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譯書。

人月給米一石。遇開科。令就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置館于長安右門之外處。分爲八館。曰韃靼。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曰百夷。曰高昌。曰緬甸。

禮部右侍郎戚存心有罪誅。

存心先生漏洩機密。上姑容之。至是暮夜。上御右

順門。急召禮部官。召命及廷。存心滅燭。趨避暗室中。

上久待不至。召者還奏。廉問得實。遂誅之。

丙子。吏部言詹事府六品以上正佐官。三年考滿。宜如太常寺等衙門堂上官例。不考。候九年奏請黜陟。從之。

辛巳。改上林署爲上苑監。

左右監正各一員。正五品。左右監副各一員。正六品。左右監丞各一員。正七品。

征夷諸將張輔沐晟等敗黎賊於富良江。

初。輔等追賊至膠水縣閩海口。賊敗而走。其地下濕。不

皇明大政紀

卷六

六十三

可駐兵。遂議還師。誘賊至鹹子關。築堡。令都督柳升守之。至是。升報賊入富良江。輔遂往擊。賊舟聯。亘十餘里。陸路又以精勁數萬來戰。官軍兩岸夾攻之。賊以海艘橫截江中。而用划船載木立柵。以拒官軍。輔乘柵未備。躬督將士力戰。賊不能支。升等繼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生擒僞工部尚書阮希周。斬其僞羽衛將軍胡射等。及將卒數萬。江水爲赤。乘勝長驅至黃江。直抵閩海口。獲賊舟無算。黎賊父子僅以數小舟脫身遁去。僞吏部尚書范見覽。大理寺卿阮飛卿。千牛衛將陳日昭。華碩將軍黎威等。皆詣輔降。

癸未。賜文武百官西洋及高麗布有差。特命直內閣侍讀

黃淮胡廣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賜同尚書。

四月辛卯。皇太孫出閣就學。羣臣稱賀。召太子少師姚廣孝等以盡心開導諭之。

諭曰。人於學問。當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詞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太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說。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他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繹章句。工文詞為能也。

甲午。勅寧夏總兵何福。爾掌邊境。宜一切謹密。比內使林清以他事至邊。擅索兵馬之數。而遽與之。鮮不泄漏。虛實自今慎之。慎之。凡內官內使往來。無勅旨。皆勿聽信。

皇明大政紀

六卷

六十四

命吏部增置各處按察司僉事。專督屯糧。

陝西僉事王士嘉奏。軍衛屯糧。往往差委屬官。所至欺公作弊。乞勅該部徵收之時。差監生一名查盤。上以

遣監生非便。命浙江江西廣西廣東湖廣河南雲南四川增僉事一員。陝西福建山東山西增僉事二員。

庚子。上與侍臣論政。貴盡羣情。

上曰。朕與卿等論政事。每不覺坐久。或謂朕曰。語多傷氣。非調養之道。當務簡為貴。朕語之曰。人君用貴簡。然。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也。侍臣對曰。舜無為而治。然亦好問好察。適言。豈舜不貴簡默哉。上曰。不如是。不足以盡羣情。

征夷諸將張輔等奏。安南耆老尹沛等願復立郡縣。設官治理。命侯擒黎賊父子而後處置。

五月辛酉。命諭德楊榮如甘肅規畫邊防。

甲子。征安南諸將張輔等獲賊首黎季犛及其子澄。

先是張輔追賊至典史海門。涇鵲。淺水。天贊王遁。及官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渡。眾大喜曰。天贊王師。及輔率步騎至茶龍。舟師亦至。偽四夷大尹阮謹等來降。言黎賊走入安南。遂調都督僉事柳升率舟師前進。輔及左副將軍西平侯沐晟等循舉厥江。進至日南。州奇羅海口。升殺賊得船三百餘艘。餘賊遁。輔等乘勝追之。升復引兵奇羅海口。未平衛卒王柴胡等七人與

皇明大政紀

六卷

六十四

賊遇。賊困敗。黨與皆散走。柴胡等生擒賊首黎季犛。李保保十人。擒其子澄于海口山中。

乙丑。安南土民武卿如等於未益海口高望山。獲偽大虞國王黎蒼。偽太子黎丙及黎賊子孫弟姪。偽梁國王黎澈等。并賊將偽柱國東山川鄉侯胡杜等。安南悉平。

丁卯。北京刑部奏。西湖景至通流七閘河道淤塞。請以民丁疏浚。并自昌平至沛村。一百里。增至十二閘。命以運糧軍士浚河道。其置閘候更議。

癸酉。上與侍臣論近俗崇佛簡先之弊。

上謂侍臣曰。聞近俗之弊。嚴於事佛而簡于事其先。果有之乎。對曰。間有之。上歎曰。此蓋教化不明之過。朕

於奉先殿旦夕祇謁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於佛老竭力崇奉而於奉先之禮簡略者蓋溺於禍福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當自朕始耳

戊寅工部言北京文明河至通州五閘請設船置閘戶水脚夫從之

每閘設二十艘於龍江造用閘戶十一戶水脚夫四百六十人於湖廣江西河南點充

辛巳巡視浙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士吉還京上聖孝瑞應頌命擲還之

上曰爾以大臣出視民瘼既歸其民情如何年穀如何水患如何未聞有一語汲汲進諛詞都御史行事固如

皇明大政紀

卷六

六十七

此乎

壬午平安南捷奏至羣臣入賀復請開設三司及郡縣命降詔行之

六月癸未朔以安南平詔天下

立交趾都布按三司以都督僉事呂毅掌都司事工部尚書黃福兼掌布政司按察司事

以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福建布政司左叅政王平為左

右布政使前河南布政司左叅政劉本右叅政劉昱為

左右叅政前按察司周觀政安南歸附人裴伯耆為左

右叅議前河南按察司副使其前太平府知府劉有年

為按察司僉事別選辦事官發去於府州縣官內任用

仍具聞不足者吏部銓注

定交趾十七府并所隸州

交趾北江涼江三江大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

化鎮蠻諒山新平演州又安順化升華總一十七府隸

四十一州二百零八縣軍民衙門四百七十二戶三百

一十二萬

改大理寺陳洽為吏部左侍郎以吏部勘合二千道付給與總兵張輔等計議量才授職給與勘合

來朝之日憑此稽考其先已授於事無碍者補之

癸巳勅甘肅總兵宋晟鬼力赤等為邊患當伺爨驅除之

乙未勅交趾總兵新城侯張輔等班師預報廣西都督韓

皇明大政紀

卷六

六十七

觀寇期合兵剿除柳濬等處叛寇

庚子諭都察院差御史二員徑往山西將內使李進一千

為非之事鞫問明白械送京師必實重法若都司布政司

有干涉者併治雖關皇親亦不恕

諭曰自昔閹臣弄權假朝廷號令擅調軍馬私役人民

以逞威福生事造孽傾覆宗社者多矣我太祖皇帝

鑒前代之失立紀綱明號令調發軍馬必以御寶文書

朕即位以來亦遵舊制愛恤軍民首詔天下一軍一民

不許擅差復命所司嚴切禁約去年曾命內使李進往

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近聞李

進詐傳詔旨偽作勘合於彼召集軍民復以採天花為

名假公營私。大為軍民之害。乃今炎暑之月。亦不敢遣計李進所為。與昔之弄權者何異。若後來做做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何以統治天下。今進所為。所在軍民官都不奏來。此與胡藍齊黃欲壞國家者何異。癸卯。勅交趾總兵張輔等。兵部尚書劉儁。徵用交趾人才。勅曰。交趾有懷才抱德。山林隱逸。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聰明正直。廉能幹濟。練達吏事。精通書算。明習兵法。武藝智謀。容貌魁偉。言語利便。膂力勇敢。陰陽術數。醫學方脉之人。悉心訪求。禮送赴京。用兵科給事中傅安郭驥等。自撤馬兒罕。還改禮科給事中。賜文綺襲衣。

皇明大政紀 六卷

六十九

安等自洪武二十八年使西域。留撤馬兒罕者十有三年。至是其頭目哈里間。上即位。乃遣使臣虎反達等送安還。并貢方物。安等言元帖木兒駙馬已卒。哈里嗣之。乃帖木兒之孫。遂命指揮白阿兒忻召等往祭帖木兒。而賜哈里爾書銀幣。并賜其部屬有差。七月。癸丑。西寧侯宋晟卒。命有司治喪葬。晟鎮西涼州人。嘗遣將張文傑出王門關。襲鞏鞏也速兒。擄衆二萬餘。獲長酋吳把都等。獻俘京師。又征哈密。克之。擄其王子別列怯。及偽國公省哈朵兒只。并部落以歸。繼破罕東。羗西。境以寧。後命討廣西五開蠻。平之。威聲益震。上即位。仍命鎮甘肅。招降西北虜酋把都。

帖木兒倫都及等五千餘人。封西寧侯。

甲寅。諭德楊榮還自甘肅。具山川形勢。軍民休戚。城堡虛實。以聞。遣中使以羊酒賜之。

乙卯。皇后徐氏崩。

后中山王達之女。博通載籍。每覽古人言行之懿。即思曰。古人書之冊。固欲後來者做而行之。洪武九年正月。册為燕王妃。恭勤婦道。高皇后深所愛重。及高皇后崩。哀毀動左右。執喪三年。蔬食如禮。上靖難。世子守國事。多稟命。文皇既正大統。后正位中宮。愈益祗勤。數言南北戰鬪累年。軍民俱敝。宜與休息。又言帝克施仁。自親族始。又言人才難得。昔湯武之佐伊尹。

皇明大政紀 六卷

六十九

太公皆先代之人。况今日賢才。皆太祖皇帝所成。望陛下不以新舊為間。上悉嘉納。初册立皇太子。封漢趙二王。后曰。太子國家之本。諸王藩屏所資。願擇老成端正之士。輔養德器。上曰。此朕所注意也。又語后曰。皇考之制。東官官屬。率以廷臣兼之。任使一則。疑隙不生。今凡官臣之重者。悉擇廷臣賢者兼之。后曰。此先朝鑒戒。往古之失。誠良法也。雖萬世當守而行之。嘗問曰。陛下日與共圖政理者誰何。上曰。六卿治政務。翰林職論思。典詞命。皆朝夕在左右者也。嘗請於上。許命婦入見。悉賜其命。婦冠服紗幣。且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于衣服飲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

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於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旦夕侍皇上未嘗不以生民爲念每承顧問多見聽納今皇上所與共圖理道者六卿翰林之臣數輩諸命婦可不有以翼贊于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后觀女憲女戒書采其要義作內訓二十篇居常志存內典復取儒釋道嘉言善行類編之名勸善書既疾劇上臨問對曰今至此命也但身蒙上恩位中宮不得終事此遺恨耳又天下雖定兵甲不用然生民未大休息惟上矜念之又問復有何言曰願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七十一

廣求賢才明別邪正不以小過而棄之不以小才而比之子孫成之以學宗室親之以恩妾不能報上恩矣願無驕畜外家上泣后亦泣曰人生必有定數惟上割恩自愛無以妾故傷聖心遺令皇太子身沒之日喪葬務從簡省毋妨臣民后崩上哭慟羣臣奉慰上曰皇后仁明賢淑漢馬氏唐長孫之倫也雖處宮中其一念惟在仁民繼今朕入宮不復聞直言矣后年四十六皇太子及漢王趙王皆后出丙子修神樂觀立醴泉碑勅命道士於朝天宮設醮上資皇考皇妣冥福竣事醴泉出觀井中羣臣以爲上孝感所致請立碑以

昭靈祝翰林院侍讀胡廣製碑文

八月甲申勅四川等處督木尚書宋禮侍郎金純古朴師達副都御史劉觀等今天氣漸寒宜節量人力使温飽趨事而無咨怨愁苦之聲

乙酉勅陝西行都司都指揮陳敬等及巡按監察御史禁止外交

上曰人臣無外交古有明戒太祖皇帝申明此禁最爲嚴切如胡惟庸私往寵吉兒通日本等處禍及身家天下後世曉然知也今邊境猶有玩法嗜利之人往往潛行詭稱朝使索取寶物或於道途竊外夷所貢善馬或爲商販圖利此皆邊防不謹致然都指揮爲朝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七十二

廷鎮守邊境御史爲國耳目之臣皆坐視不理可乎其悉廉問防閑不可縱弛

詔設海運都漕運使

交趾七源諸州餘寇爲盜砲死都督僉事高士文總兵張輔遣都督指揮程錫等領兵平之

九月乙卯交趾總兵官張輔等遣都督僉事柳升等齎露布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

文武羣臣侍立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至弒主篡國僭號紀元等語上使問季犛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

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茂等命有司給衣食

禮部尚書鄭賜兵部尚書金忠今柳升魯麟領兵  
有功者即以官賞定等第之

戊午建龍笑妃廟成 命太常寺少卿朱輝祭告

時太監鄭和使古里勃加諸番國還言神多感應故有  
是命

壬申 上與侍臣論養身之道

上曰人能清心寡慾使氣和體平疾疾自少如神仙家  
說吐納導引亦只可少病豈有長生不死之理近有一  
種疲精勞神佞佛求壽又愚之甚也

癸酉瓜哇國西王都馬板遣使亞烈加恩等來朝謝罪遣

使賞勅責戒之

諭都馬板曰爾居南海能修職貢使者往來以禮迎送  
朕嘗嘉之爾比與東王構兵而累及朝廷所遣使百七  
十餘人皆殺此何辜也且爾與東王均受朝廷封爵乃  
逞貪忿擅滅之而據其地違天逆上罪有大於此乎方  
將興師致討而遣亞烈加恩等詣闕請罪朕以爾能悔  
過姑止兵不進但念百七十人者歿於無辜豈可已也  
即輸黃金六萬兩償死者之命且贖爾罪庶幾可保爾  
土地人民不然問罪之師終不可已安南之事可鑒  
丙子兵部奏軍官子弟比試多不中請罪之 詔姑移文  
戒諭今後比試不中者悉請成交趾

十月辛巳朔日食

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澤等十一人為諒江府同知  
賜勅及親製詩慰勉之

戊子遣使賚勅諭老撾宣慰司刁線歹潛通黎犂助之兵  
象能追悔前過庶圖保全不然天譴人罰悔將無及

甲午遣太子太師淇國公丘福禮部尚書趙珙奉冊謚大  
行皇后曰仁孝皇后

戊戌增設北京苑馬寺清河等監順義等二十四苑

順義長春咸和馴良四苑隸清河監水州隆萃大牧遂

寧四苑隸金臺監汧池鹿鳴龍河長興四苑隸涿鹿監

遼陽龍山萬安蕃昌四苑隸廬龍監清流廣蕃龍泉松

聖明本政紀 卷六

七十三

林四苑隸香山監河陽崇義興寧永成四苑隸通州監

癸卯追贈故安南國王陳氏子孫致顛等七人為交趾布

政司左右參議參政

初設屯田按察司僉事

十一月辛亥朔欽天監進未樂六年大統曆 上御奉天

門受之頒賜諸王及文武羣臣

陞直文淵閣胡廣為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黃淮為

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楊榮為右庶子楊士奇金

幼孜為左右諭德俱兼翰林侍講仍令吏部繼今考滿勿

改外任

勅交趾諸將張輔沐晟等今交趾已平如有反側必當剿

滅宜戒飭將士不可濫及無辜。

乙丑以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俾教於家。

初后於宮中覽觀載籍著是書以為女範其目曰德性修身慎言謹行勤勵警戒節儉積善遷善崇聖訓景賢

範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儀睦親慈幼逮下待外戚凡二十篇名曰內訓書成皇太子以進上覽

之愴然命刊印分賜

太子少師姚廣孝等進重修文獻大成賜名永樂大典親製序以冠之賜廣孝等二千一百六十九人鈔有差

書凡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一卷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五本始於元年之秋成於五年之冬

聖明大政紀 卷六

七十四

戊辰廣西按察司僉事楊廉劾廣西布政司左叅議吳翔往龍川受民貨賄皇太子命都察院追鞠之

丙子勅甘肅總兵官何福前命西寧侯宋晟選都指揮領騎三千同買馬四由甘肅取道哈密之北觀虜動靜晟

任指揮劉廣非人致謀洩無功猶逡巡在沙漠俟命可令即還毋致為虜所得

總兵何福奏邊地田多請令餘丁屯種及請甘肅鹽場聽南人於黃河迤南糴糧中納從之

十二月命戶科都給事中胡濙訪求異人

以訪張仙為名實為建文也終莫知所之

癸巳勅守大同江陰侯吳高爾奏焚邊草最富須預報旁

近及巡徼軍馬併屯堡房舍使皆知備

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藤簞諸物將以遺廷臣或得其單日以進上因諭德楊士奇之言命中官取其目燬之

上閱視無士奇名召士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對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

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即以單目付中官令燬

之一無所問

甲午以太祖戒飭功臣鐵榜及勅旨頒賜武臣復以謹守憲度諭之

聖明大政紀 卷六

七十五

甘肅總兵官何福奏哈密指揮法都刺欲置把總官上以哈密官校惟聽令忠順王若復置把總官令出不一下難奉承宜熟計具可否以聞

巳酉享太廟

是歲天下戶九百八十二萬二千九百五十七口五千一百八十七萬八千五百七十二稅糧二千九百八十二萬

四千四百三十六石

戊子未樂六年正月庚戌朔

二月定巡狩禮

乙酉平江伯陳瑄及前軍都督僉事宣信率官軍海道運糧赴北京



三月掌交趾布政司工部尚書黃福奏交趾初平其地征  
歛不一請酌量輕重為定制 命戶部會官從輕省議之  
上曰比除交趾郡縣官朕數諭之為政務寬簡以綏新  
附之民無重徵歛重歛者驅民之策也福所言良合朕  
意

辛酉遣鴻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等齎書往諭本雅失里  
毋為鬼力赤所惑宜驗天道以審去就仍以文綺綵幣賜  
之

癸亥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趙昇及布按二司賀栢生花為  
瑞賜勅切責之

勅曰朕主宰天下於生民休息未嘗徧知故委用爾等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七十六

鎮撫藩方以圖安輯而乃肆志安逸於軍民疾苦一毫  
不言而今言栢花為瑞夫時和歲登物無疵癘生民足  
食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也爾等驗之人事歲果豐登  
民果給足乎樹木之花世所常有何益于國何利于民  
而以為瑞也相為朋比諛佞忠君卹民之心果安在哉  
姑曲宥爾等若復為欺罔雖欲倖免亦不可得矣  
丙寅勅甘肅總兵何福自今諸事但竭誠致力盡其才識  
可行即行慎勿復有顧慮

勅曰爾奏欲令在京鞬官之材能者請邊率領所調鞬  
軍朕亦計之鞬官素於地理不諳人情不悉遽令領軍  
出境將不知軍軍不知將不相親附而於號令或有乖

逆則功不成此事理甚明不待智者可知矣於爾有不  
知耶得非有人謂爾總藩漢兵久慮勢重致讒為此言  
乎朕為天下主賞罰予奪皆自己出未嘗以讒加罪一  
人况爾老將為朕素知故推誠委任所言輒聽有未聽  
者必相與盡心商度其事之可否何嘗有一毫致疑且  
爾 皇考舊臣有疑不信於鞬官又何信耶

丁丑蘇州揚州二府賀檜花為瑞降璽書切責之  
上曰蘇松諸郡水澇為灾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  
栢花為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諛說  
也可惡

四月己卯朔日食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七十七

乙酉諭兵部近聞東北來朝諸胡原居開原快活自在三  
城者多有思鄉土及欲省親戚去者即榜示明言鎮守官  
勿阻之

五月乙酉朔頒詔交趾除罪逆深重俱已伏誅其餘衆咸  
除之

庚辰詔諭北京諸司文武羣臣北京軍民備歷艱苦勞瘁  
未蘇自今北京諸郡不急之務及諸買辦悉行停止其民  
流移未歸者免賦役三年

勅泰寧侯陳珪及北京刑部方今盛暑軍民赴工者宜加  
撫恤飲食作息必以時無過于勞有疾悉與醫藥爾等其  
體朕仁民之意

辛巳命禮部移文中外軍民男僮僕自削髮冒僧者并其父兄赴京師發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為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僧擅自容留者示發北京為民種田丁亥征夷諸將張輔沐晟等班師還京上交趾地圖上嘉勞之賜宴于中軍都督府

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

翰林院庶吉士蔣升上言五事命所司行之

一言安不忘危宜勅五軍各衛以時訓練軍士毋致廢弛

二言巡幸北京宜增扈從軍士以聳觀瞻倘不虞三

言預備倉在鄉村難于守視莫若移府州縣城內委老

皇明大政紀 卷六

人及有丁糧者守視四言師範庸常難以成材宜勅吏

部精選經明行修之士以充教官五言鄉薦多大義未

通宜勅各布按二司精選實學之士毋貪多濫舉仍勅

禮部會試亦皆精選上覽之曰其言皆是令所司施行

已丑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新城侯張輔平定交趾建設軍

民衙門總四百七十有二并城池糧儲人民象馬牛船隻

軍器數目命義等同禮部定議將士功次陞賞視雲南

例增之

辛丑禮部尚書鄭賜卒

先是禮部職務繁夥賜為侍郎趙班所間憂鬱且有疾

奏對屢失措上厭之是日早遽以計聞召翰林諸臣

問曰未嘗聞賜病豈其自盡乎眾未對士奇進曰臣觀

賜有病數日但惶懼不敢退即便安求醫藥昨日晚臣

與賜同立右順門外賜體力不支仆地旁人怪其鼻口

之氣有噓無吸臣遽令其屬官扶出午門外上不俟

士奇語竟即諭翰林諸臣曰賜本君子顧才不足耳其

撰祭文遣官祭之又命工部予棺其晚士奇與黃淮奏

事退上召士奇還諭曰早來微汝言幾誤賜自今

有事但直勿隱

七月癸丑叙平定交趾功次封爵陞職有差

新城侯張輔進封英國公西平侯沐晟進封黔國公清

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進封安遠伯都

督僉事高士文追贈建平伯俱子孫世襲都督僉事

榮陞左軍都督府右都督初上問夏原吉陞賞孰便

原吉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

若重賞上從之於是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

甲子勅甘肅總兵官何福今本雅失里阿魯台俱為瓦剌

所敗奔竄臚胸河欲收兵入寇爾宜整飭士馬以待如來

掠不必馳報即率將士擊之不來則謹守邊備

戊辰上憂郡縣數奏水旱因通政馬麟諉諸天數以不

學責之

上御奉天門顧侍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

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于天數堯湯之時所不免今  
間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  
恒雨恒暘皆本于人事不修願尚書方賓等曰朕與卿  
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  
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慚而退

庚子命禮部自今諸司庶務啟事東宮處分者則書 皇

太子令旨其承受於親王者書云王令旨著為定制

辛未 上念功臣自靖難後數驕縱犯法思保全之錄洪

武間戒諭鐵榜及律例定制人賜一本俾未為鑒戒

八月壬午戶部奏屯田賞罰例已刊著紅牌蒙 聖諭于

罰例減輕期三年後依紅牌今已及期當舉行之命仍從

皇明大政紀 六卷 八十一

輕例

癸未命翰林院修撰李貫檢討伍從主考應天鄉試賜宴

於本府

撤圍取黃壽生等八十名

乙酉交趾都布按三司奏逆賊簡定鄧悉等聚眾作亂命

黔國公沐晟為征夷將軍兵部尚書劉儁參贊軍務帥師

討之

定陳氏故官大軍初討黎賊以出降將遣赴京師遂借

陳希葛逃去與化州偽官鄧悉阮悉等作亂悉等推定

為王僭號紀元興慶處往來又安化州山中造兵器招

徒黨官軍使邊定等遂出攻盤灘賊子關扼三江府往

來之路寇交趾近城而慈威蠻上大堂應平石室諸州  
縣皆因賊勢盛官軍屢出無功奏請益兵 上以交趾  
初入版圖人心未固而餘孽紛起不及時剿滅恐益滋  
蔓 命雲南四川貴州及成都三護衛兵共四萬討之  
丙戌詔以明年二月巡幸北京

詔曰成周營洛肇啟二都有虞勤民尤重巡省朕君臨

天下祇承典彝統御之初已陞北平為北京今四海清

寧萬民安業國家無事省方維時將以明年二月巡幸

北京 命皇太子監國朕所經之處親王止離王城一

程迎候官吏軍民於境內朝見非經過之處毋得出境

道途一切飲食供給之費皆已節備不煩於民諸司毋

皇明大政紀 六卷 八十一

得有所進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甲午遣使賫詔勅諭叛寇簡定等誠能革心來歸悉赦往

罪不問仍各受官俾統治其眾若執迷不悛禍及身家悔

將無及

乙未淳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等引其妃及弟妹男女并

陪臣來朝奉金縷表文及貢龍腦帽頂腰帶片腦鶴頂玳

瑁犀龜筒金銀八寶器諸方物 上親饗麻那惹加那乃

於奉天門賜其妃宴于舊三公府

丙申增設甘肅苑馬寺所屬武威安定臨川宗水四監并

前祈連甘泉為六監 每監領四苑

九月滿刺加入貢 詔封其王西利八兒速刺為滿刺加國王。

其國前代未嘗通中國

十月乙亥朔日食

右庶子楊榮歸葬其父 命起復還京

十一月戊申濬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卒于京 謚恭順 命其子遐旺襲封濬泥國王

遐旺與其叔施里難那那惹等言本國歲供瓜哇片腦四十斤乞勅瓜哇罷供請以歲進朝廷又言今者還國請遣使臣護送就留鎮一年以慰國人之望復乞限年次朝貢及儀從許帶若干人 上皆從之朝貢以三年

皇明大政紀 卷六

八十二

為期儀從多寡任便遂勅瓜哇國王都馬板罷濬泥所供片腦

甲寅勅文武大臣輔導皇長孫

命丘福蹇義金忠胡廣黃淮楊榮楊士奇金幼孜及洗馬姚友直等輔導仍賜勅諭曰朕嫡長孫天章日表玉質龍資孝友英明寬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寧動必中規言必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萬言必領要意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 宗社之靈上天賜慶篤生異質以福祐天下而基命於無窮然宏材之建必由匠氏之功圭瓚之成必假琢磨之力卿等皆茂簡德意職輔東宮東宮之子必資兼躬宜協心同志

輔導於我推廣仁義道德之源開三王之典與我 太祖高皇帝之大經大法凡創業守成之難生民稼穡之事朝夕講論以涵養本源恢弘智量充其盛大之器以為宗社生民之福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之聞欽哉

丙辰陞江西等道監察御史于敬李賢劉子春韓守益為左中允宛平縣丞梁敏為左贊善

十二月丁巳遣中官張謙行人周航護送嗣濬泥國王遐旺等還國

初故濬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蒙朝廷厚恩賜封王爵國之境土皆屬職方而國有厚山乞封一國之鎮至是

皇明大政紀 卷六

八十三

其子遐旺復以為請遂封其山為長寧鎮國之山命謙等即其地樹碑

庚辰瓜哇國西王都馬板遣使獻黃金萬兩謝罪禮部言所償金尚負五萬兩宜下法司究治 命免之仍遣使賫勅諭意并賜之鈔幣

上曰朕於遠人欲其畏罪而已豈利其金耶今既能知過所負金悉免之

癸巳涼州鞬官都督僉事吳答蘭紫別刀哥等自陳戴朝厚恩久居邊境願領精騎巡邏漠北以圖報効從之

時鬼力赤為衆所戕北虜迎立本雅失里有不相附而奔潰者故吳答蘭等請出塞自効

山西靈丘縣民李天秀妻朱氏一產三男循例給糧至是八歲有司奏請罷給

丙申諭自今凡教官考滿吏部同六科都給事中選其有才識者留六科理事一年後從本科都給事考其高下用之

丁酉交趾總兵官沐晟與賊首簡定戰于生厥江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儵交趾叅政劉昇皆死之

命英國公張輔復為總兵官清遠侯王友為副帥師二十萬討交趾賊首簡定

瓦剌攻破鬼力赤阿魯台立本雅失里為可汗已丑末樂七年正月朔

皇明大政紀 六卷

八十四

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封海神宋靈惠夫人林氏為護國佐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建廟于京師之儀鳳門祀之

巨艦自福建之長樂五虎門航大海西南行抵林邑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晝夜抵滿刺加由是而達西洋古里

大國分航徧徃支國阿丹榜葛刺忽魯漠斯等處右庶子楊榮聞母喪乞終制上欲巡北京不允命奪

情起復

二月聖學心法書成命司禮監刊行

上採輯聖賢格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者為書四卷曰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出

示胡廣等廣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倘載此書遂為聖學心法親為之序

上巡幸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貢邊境調發上請行在餘常務悉放聞處分

命吏部尚書詹事府等官蹇義金忠黃淮楊士奇輔導皇太子監國

諭義等曰居守事重今文臣中簡留汝四人輔導監國若唐太宗簡輔監國必付房玄齡等汝宜識朕此意敬

恭無怠諭黃淮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講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

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耻君子守道而無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

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人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警飭之不使

有過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上發京師命尚書夏原吉及內閣學士等官胡廣楊榮金

幼孜扈從賜錦衣狐裘鞍馬前忠誠伯除名茹瑄有罪下獄卒

先是瑄既以罪除名回原籍既而家人茹輿安告其不應事都察院行提至京久之得釋放還家道經長沙不

朝谷王都御史陳瑛奏瑄有違祖訓當宜重典復逮之下錦衣衛獄瑄知不免命其子銓市砒霜藏米中送

之

入瑞服之而死。既而法司以銓下毒殺父奏聞，依謀殺父母律，全家問擬死罪。幼男皆發鞍轡局習匠，婦人送浣衣局。後以銓承父命，非謀殺，宥免發戍邊。禮部奏會試天下貢士，取陳璠等一百人。

壬寅，車駕至汶上。故未廷試。

由濟寧晚至汶上，漏下數刻。上召胡廣等至行殿，賜坐論時政數事。語久夜深，廣等辭退。上曰：朕每日避風沙于草間，且行且獵，爾可隨行觀之。癸卯，早發汶上。上騎射過小村，召學士胡廣等以民家樂諭之。

皇明大政紀

卷六

八十七

時茅屋數家，桑東聚茂，雞豚雜處，兒童婦女聚觀自得，略不知為萬乘經過。廣謂楊榮曰：此真有合口哺鼓腹氣象。奏上曰：民家樂哉，皆陛下仁恩所及。

三月乙卯，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僉事平安暴卒。

先是，肥河之戰，安操長鎗馳馬追。上幾及之，會馬蹶，乃弗克前。及安被擒，上問曰：向非馬，汝將何為？大言曰：刺殿下如拉朽耳。上壯其言，嘆曰：高皇帝養下好漢，因慰勞之。既正大位，仍命為都督，委任無間。至是，上在道中，因羣臣奏事，問平安保兒尚在耶？安聞之，以為恨之也，遂自縊死。

已未，駐驛涿州。

辛酉，至彰義門。上乘法駕入城。

壬戌，上登午門樓，召學士胡廣等三人從。

上曰：此處好看山。今日風沙不見，無風沙時來觀。上下城，御奉天門，謂廣曰：爾初至此，未諳風土，食後不可即臥，好生痞氣，身欲常溫，不可過涼，有汗不宜解衣，透風此間能致疾。朕居此久，故知之。廣三人即叩頭曰：陛下念臣至此，天地生成之恩，豈敢忘也。

庚午，大饗羣臣於奉天殿。

故事，四品以上與學士升殿，有旨令榮幼孜皆升殿，榮以喪服辭不赴。命中官以珍饌送至家。

巡視兩淮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啟，潁州軍民飲食，請

皇明大政紀

卷六

八十七

發廩賑貸。皇太子遣人馳諭，即發廩賑之，勿緩。

四月，遣給事中郭驥等齎書諭本雅失里通好。本雅失里欲殺驥，驥不屈，死之。

閏四月，擢兵部侍郎方賓為兵部尚書。

時禮部尚書趙和傳奉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蓋當時簡用大臣皆出親擢。公朝傳旨行之。

皇太子令吏部尚書寒義自今議事不必多思致惑。

義於事多疑少斷，常持兩端，曰：事當熟慮，不然必有後憂。士奇曰：事豈得不思，但多思則惑，惟當據理而行。

皇太子聞而嘆曰：此須兼知仁勇，自當議事，擇當理者從之，不必多思致疑也。於是事多從士奇言之。

諭德楊士奇勸 皇太子觀大學衍義

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諭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士奇對曰德秀是道德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視大學衍義則其為治皆苟而已皇太子即召翰林典籍取閱既大喜曰此為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留一部朝夕自閱又取一部命翻刊以賜諸子贊善王汝立以詩法進皇太子諭德楊士奇勸詩非所急當致力於重且大者

皇太子願士奇曰古人主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為尚矣後來如漢高大風歌唐太宗雪耻酌百王除克報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詞氣志已衰如隋煬帝陳后主所為則萬世之鑒戒也如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為也皇太子曰太祖高皇

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為對曰帝王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太祖皇帝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餘事於今殿下之學當致力於重且大者其餘事可姑緩皇太子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

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皆前輩君子謂之俗儒為人主尤當致辨於此五月營壽陵於北京昌平縣東黃土山封其山為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提督工程

初王賢嘗夢人授之書曰讀吾書可衣緋不讀吾書止衣綠覺而異之數日於路得一書視之青烏家說也潛玩讀久之乃以善地理聞為鈞州佐時漢府有異志遣人購之不往曰欲得子非詔旨不可漢以名聞時上以仁孝皇后未葬有事壽陵曰吾正欲得之乃遂取以往見於房山某處上指示其處對曰此公侯地耳扈從至寶家庄蓋寶十郎故址曰勢如萬馬自天而下真

皇明大政紀 卷六

六十九

天子地也乃定今長陵是也前有小阜欲去之曰恐有妨于皇嗣上問無後乎曰非也但多庶出耳上曰庶出亦可遂不去後賢官至順天府尹時江西有明地理廖均卿等亦與其選

賜皇太子聖學心法書交趾賊首簡定稱上皇立陳季擴為越皇帝置邊城調軍勅合

上以邊戍調遣止憑勅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為勅合封瓦剌兀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字羅為安樂王

六月遣御史考察中令

刑科給事中耿通等劾左都御史陳瑛及御史袁綱覃玠朋比蒙蔽誣構兵部主事李貞陷之於地綱玠已下獄瑛為長官不宜獨宥皇太子奏請行在處分

七月命淇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為左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為左右叅將率師征本雅失里密授方略令慎行之

命右庶子楊榮賚勅諭甘肅總兵官何福處置降虜

何福奏鞬脫脫不花等各率所部來歸今止於亦集乃

上遣楊榮賚勅諭福曰脫脫不花等既來止於亦集乃遲回日久或致生變爾可與楊榮計度從長行事須對

皇明大政紀

六卷

九十一

酌權宜處之務在得當

諭德楊士奇編集周易大義進呈皇太子

皇太子喜誦易凡決疑必用著而以易斷命士奇取朱

子本義纂其要以進名周易直指士奇因進曰易固為

卜筮作然文王周孔所繫辭凡修齊治平之道悉具請

編輯以備觀覽書成以進

八月英國公張輔兵至交趾敗賊衆于鹹子關

斬首數千溺斃無算生擒賊僞監門衛將軍潘坻等二

百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首阮世美鄧景異脫身逃

征虜大將軍丘福等兵至臚胸河敗績皆斃之

丘福等率將校千餘人至臚胸河獲虜一人福飲勞而

詢之言本雅失里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

餘里福喜曰當疾馳擒之是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

虜遣此人誘我且駐兵候諸軍俱至而後擊之毋墮虜

計福不從令所獲者為嚮道率衆直薄虜營每戰虜輒

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謀者孤軍深

入進必不利莫若結營自固以待我軍畢至王聰亦力

言不可福皆不可謀遣火真使虜營假言求和自率騎

繼之火真猶豫未決福厲聲曰不從命者斬乃先馳馬

率士卒行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虜衆

奄至李遠王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死遠馬蹶被執

罵不絕口而火真與火真王忠為虜所執俱斃之

皇明大政紀

六卷

九十一

九月遣書以丘福等違律濟軍諭皇太子

諭曰比遣丘福等帥兵征北虜皆沒於虜辱國如此若

不再殄滅之邊禍未已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親征凡

國家之事爾當慎不可忽也

命兩京各衛及陝西山東山西湖廣屬衛兵共十餘萬各

賜鈔及行糧皆以以來年二月至北京隨征

命庶子楊榮持節封甘肅總兵都督何福為寧遠侯仍道

經寧夏規畫邊務

榮抵亦集乃封福還經寧夏與寧陽伯陳懋計度邊情

交趾總兵張輔等敗賊于太平海口

十月上召諸將諭以親征之意



庚子楊榮還京復命歷陳邊境便宜十事上嘉納賜襲衣鈔幣

諭行在禮部尚書趙疇冬氣嚴肅除奉天門行禮畢駕

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

職務朔望朝如常儀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餽送

上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然道遠人力為難朕

欲以所運糧緣途築城貯之量留官軍守護以俟大軍

之至此法便於是原吉等議用武剛車三萬兩約運二

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又築一城

每城斟酌貯糧以俟回軍仍留軍守之如虜覺而遁即

皇明大政紀 六卷 九十三

躡其後亦如前法築城貯糧上然之名所築之城曰

殺胡平胡

鎮守寧夏寧陽伯陳懋敗虜于境外進封為侯

西域火州國入貢

其國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即漢車師前後王地唐之高

昌也

西域哈烈國入貢

其國東至肅州一萬一千里即漢之大宛也

北京有白鵲之瑞行在禮部行南京進賀皇太子命諭

德楊士奇撰表文

時士奇以病在告監國表命庶子贊善選呈稿皇

太子不憚命尚書蹇義持以示士奇曰甚寂寞且不着

題以賀白龜白鹿皆可命士奇改正士奇改一對云聖

金門而進喜馴彤陛以有儀後增一對曰與鳳同類踰

踏於帝舜之庭如王其輝翬翬在文王之囿義以進

皇太子喜曰此方是帝王家之白鵲適內厨進膳遂命

內使陳昇徹以賜士奇且傳旨諭士奇曰其勉進藥食

早出非但倚卿文學久不聞直諫之言慮有過不知急

得相見也

十一月戊寅交趾諸將張輔沐晟等敗執賊首簡定於美

良并獲其偽相陳希葛阮晏等檻送京師季擴遁走

十二月左中允周翰等劾湖廣採木吏部左侍郎師達務

皇明大政紀 六卷 九十三

行刻薄皇太子謂皇下所遣侯還日請罪之

皇明大政紀六卷終

皇明大政紀六卷終

皇明大政紀六卷終

皇明大政紀六卷終

皇明大政紀六卷終

皇明大政紀六卷終

皇明大政紀六卷終

皇明大政紀卷之七

臣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庚寅永樂八年正月戊辰朔

上御奉天殿受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辛未召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隨征漠北

以親征胡虜遣書諭 皇太子代告 天地 宗廟社稷

命故富陽侯駙馬都尉李讓子茂芳襲侯爵

設雅州守禦千戶所橋關

甲戌享太廟 皇太子行禮

皇明大政紀 卷七

丙子以將祀南郊百官受誓戒于文華殿

塞古北路口小關口及大關外門僅通一人

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于潮州

初師檜偽稱王與偽金吾上將軍杜原措等據東潮州

安老縣宜陽社有衆二萬餘人時出黃江麻牢江大全

等處海口爲寇以應簡定至是輔以兵圍宜陽社賊衆

拒戰官軍水陸皆奮矢石交下如雨賊大敗斬賊首四

千五百餘級溺水尤多生擒偽監門衛將軍范支偽羽

林衛將軍陳原卿偽鎮撫使阮人桂等二千餘人皆斬

之斂其屍爲京觀焉

己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皇太子代行命禮部尚書呂震

復命

自是遇巡幸皆命代行

甲申 皇太子除肇慶府絕戶租糧九百八十餘石

乙酉勅遼東都指揮儲欽巫凱於原調官軍選步軍五千

委能幹指揮領還備寇及防護屯田其官軍并朝鮮所進

馬令赴北京隨征

丙戌築北京至居庸關鋪舍

關內關外每三十里築烟墩一所

丁亥命禮部加賜爪哇國使臣路費鈔

辛卯茂州衛軍沈連言二事悉從之

連言舊制禁綿布不許販賣出境今茂州威州疊溪距

皇明大政紀 卷七

松潘產馬及通番商人處甚遠而綿布一槩禁約軍士

無以爲衣若但申嚴出境之禁許綿布得至茂州疊溪

庶幾軍士有以禦寒又言茂州古成都屬郡其民都是

兩川流移來者亦頗知禮法不同生羌若開學設教使

沐浴聖化亦足以彰聖朝治道之盛

夜有星大如盞青白色尾跡有光出文昌西北行至近濁

壬辰詔濟寧迤南至北京水陸輸運軍需之民免差役一

年

命北京行部尚書郭資率所屬民丁萬人隨軍餽運入賜

鈔五錠仍給行糧

癸巳 皇太子以去年江北水患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虞謙戶科給事中杜欽往揚州淮安鳳陽直抵陳州視軍民疾苦免其年被災田租贖還典賣子女。

甲午書諭 皇太子留守總軍國之務事無大小宜審度而行務合中正。

大寶法王哈立麻贊善王吉刺思巴監藏巴里藏卜等各遣使來朝 賜鈔幣衣服等物。

夜有星大如雞子青白色有光出天厨西南行至雲中。

乙未諭從征將士胡寇違天逆命殺害朝使荼毒邊民非一朝夕今朕躬行天討爾等宜共德謀奮勇驅逐此虜永享太平。

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等奉勅召還奏賊首陳李擴賊

三月六政紀

七卷

黨阮師檜胡具鄧景異等未殄滅請留都督江浩等領雲南福建廣東江西都司四川福建二行都司荊州南昌武昌廣西護衛官軍聽黔國公沐晟調用以雲陽伯陳旭為副將從之。

皇太子諭工部侍郎陳壽揚州淮安鳳陽至陳州去歲水災有工匠在京應役者悉遣還令營衣食。

丁酉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差指揮朱福等檻送偽大越上皇簡定拜偽太保等官陳希葛阮汝勵阮晏武世傑等至京師伏誅。

二月戊戌朔 勅皇長孫留守北京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會官議留守事宜。

勅黔國公沐晟仍充總兵官雲陽伯陳旭充副總兵率師征勦交趾餘寇。

女直野人頭目那溪等十九人來朝 命為甫兒河使坊河亦麻河三衛指揮等官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庚子戶部尚書夏原吉等進所議北京留守事宜 辛丑以親征胡虜詔告天下。

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輔導 皇長孫仍兼行在吏戶兵三部事。

諭曰朕長孫雖今幼齡而克勤學問正當涵養德性充其大器爾其勉盡乃心朝夕輔導俾智識益廣道德有成紹成有賴爾亦與有光榮欽哉賜吉米二十石鈔一

三月六政紀

七卷

千貫

命趙王高燧整理北京城池軍馬令廣平侯袁容泰寧侯陳珪輔導之。

壬寅居靈州都司阿灘不花等來朝貢馬賜之鈔幣 癸卯命國子祭酒胡儼兼翰林侍講掌翰林院事

裁革鎮夷千戶所平樂通源泉水三驛 甲辰都察院劾應天府尹姚恕非京尹才 皇太子降為

浙江布政司右叅議 廣德知州楊翰以公事稽程逮京者老二百餘人詣闕言翰善撫字乞貸罪還職 皇太子以小過可恕遣行人就

道宥之復職仍賜翰鈔三百貫

乙巳諭 皇太子用刑責在得中。

諭曰前命爾覆審重囚爾奏乞貸其死見爾重惜人命然十惡不可宥其餘雜犯死罪以下悉准所言國家用刑責在得中過則濫不及則弛自今尤宜盡心

法因河等處野人頭目禿刺等朝貢命為法因河兀應河二衛指揮等官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丙午北京耆老以車駕將發詣朝辭上以此舉為民諭之命禮部悉賜布鈔

哈烈沙哈魯把都兒遣頭目貢方物上因其與姪哈里構兵遣使勅沙哈魯及哈里各罷兵睦親并以綵幣賜之安王楹奏免護衛屯軍子粒二年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卷七

五

丁未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以親征胡虜破於承天門遣官祭太歲旗纛等神

車駕發北京親征北虜本雅失理命翰林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扈從

遣指揮完者帖木兒賚勅及綵幣賜別失八里王馬哈麻夜有星大如雞子青白色尾跡有光出右極提南行至近

戊申皇太子代祭大社稷

遣官祭先農

車駕次沙河陞鷲山衛指揮使管八禿帖木為山東都指揮命事

車駕次龍虎臺遣行在大常寺少卿朱焯祭居庸

行在工部尚書吳中言營建山陵合用工匠民夫請於山東山西河南北京及於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府州縣徵用并北京附近衛所量撥軍士從之仍命有司月給糧賞

庚戌車駕次永安甸雨雪已而復霽日下五色雲見戶部啓江西新城縣民永樂五年八月多疫死民田四百八十餘頃俱荒官覈實除稅皇太子從之

壬子德慶州新落山等處徭首駱第二等以龍水縣丞馮原恭招諭嚮化來朝貢方物皇太子賜之鈔幣襲衣戶一百六十口五百餘

皇明大政紀 卷七

六

夜有星大如雞子青白色有光出女床西北行至游氣

癸丑皇太子諭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戒勵五城兵馬專以巡警京城使各修厥職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煥劾啓治水蘇湖左通政趙居住田多荒蕪蔽不以聞惟簡烏程熟田穗繁其穀粒及三百之上為乘稱瑞罔上宜加誠責皇太子以上之所使未可擅易封此章示之令自省

甲寅車駕次泥河見病卒命馬載至營遂諭諸將撫卹軍士令太醫院遣醫分療各營將士之病者

浙江道監察御史陳孟旭等劾啓中軍右都督郭義已給皂隸又擅用軍士二十餘人充僕從於法當罪皇太子

以義武人不諳法姑釋不問悉收其兵士還伍。

丙辰遣行在太常寺卿朱煌祭宣府山川城隍。

丁巳駐蹕宣府閱武營內。

戊午修太廟及社稷山川先農壇。

壬戌車駕度德勝關駐蹕興和遣官祭所過名山大川。

癸亥命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操練山西大同天城陽和

等處軍馬整理城池節制山西都司行都司及大原三護

衛官軍。

四川通海寺三井鹽課司竈丁李奉春言祿聚井鹽煎不

及額宜開中江縣金佛竹筒水鹽井補所虧鹽課。皇太

子從之。

甲子駐蹕興和閱武營外。

上指揮將士坐作進退折旋無不如旨。顧尚書方賓

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節制之師庶幾可用然

教練貴熟孔子曰教民七年可使即戎朕每御師未嘗

恃其已習而輟操練故往往得用。

英國公張輔至自交趾入見。命提督操練宣府萬全興

和等處軍馬整治城池屯堡烟墩仍聽趙王調用。

勅清遠侯王友循野狐嶺德勝口安武侯郭亨往宣府萬

全督餽運。

浙江黃巖縣言民被水患乏食乞免永樂五年六年鹽糧

仍乞今歲稅糧折鈔。皇太子從之。

乙丑大閱兵興和。

勅戶部運糧民夫死者與鈔十錠及凍傷手足者俱復其

家一年。

三月丁卯朔命清遠侯王友督中軍安遠伯柳昇副之寧

遠侯何福督左哨武安侯鄭亨督右哨寧陽侯陳懋督左

掖都督曹得都指揮胡原副之廣恩伯劉才督右掖都督

馬榮副之。

戊辰命都督劉江等充遊擊將軍督前哨都督薛祿冀中

等充驃騎將軍都指揮侯鏞陳賢等充神機將軍都督金

玉等充鷹揚將軍都指揮李文等充輕車將軍。

葛稱哥野人頭目斜稱哥等來朝。命為葛稱哥衛指揮

皇明大政紀 七卷

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夜有星大如碗赤色光燭地出太微東垣外西南行入太

微垣右執法星彗。

庚午福建清流縣耆老赴闕陳刑部員外郎宋忠前知清

流勤於撫字政平盜息乞復任。皇太子陞忠汀州府知

府。

辛未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姪三吾等來朝貢馬百一十

匹。皇太子賜鈔幣。

工部言淮安府淮河南岸塌圯延及倉廩墻垣宜令有司

脩築。皇太子從之。

陝西涼州衛及永昌衛韃官千戶虎保亦今真巴等叛殺

虜人口。皇太子命都督費瓛為總兵。刑部尚書劉觀參贊軍務討之。

壬申命忻城伯趙華守宣府仍聽英國公張輔調遣。

勅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軍士隨征者苟有畏避及強劫去人財皆斬以徇。

命湖廣浙江江西都布二司各運糧赴北京備官軍俸糧。

湖廣一百三十萬石。浙江一百五十萬石。江西三十萬石。

脩直隸鎮江衛城。

甲戌駐蹕鳴鑾戍。瓦刺順寧王馬哈木遣完者帖木兒等貢馬謝恩。賜絲幣襲衣。

皇明大政紀

卷七

九

皇太子召前北京行部左侍郎喬穩於交趾謫所復為北京苑馬寺卿。

乙亥上大閱誓師於鳴鑾戍。

時軍陣綿亘數十里。師徒甚盛。戈甲旄旌輝耀蔽日。鐵騎騰躍。鉦鼓鉤震。瓦刺使者望之駭愕。曰。天兵如此。孰敢嬰其鋒者。

上聞之。顧謂學士胡廣等曰。國家無所用兵。乃善。朕久厭之矣。今日此舉。非得已也。然治兵最難。繼舉動當致謹。廣曰。孔子所慎。齊戰疾。上曰。孔子言吾戰必勝。祭必受福。惟誠敬之至。其効可必。廣曰。誠如聖諭。

上罷閱名諭從征將士以唐薛仁貴宋狄青自勉悉賜之。

酒食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啓潁州及潁川衛軍民缺食請廩賑貸。皇太子遣人馳諭發倉賑之勿緩。

丙子車駕次凌霄峰。登絕嶺望漠北。

上顧學士胡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惟見風埃沙州耳。虜勢衰微若此。尚敢倔強。果何所恃哉。

因問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筭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日月。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芻蕘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為。必盡衆人之情。曷嘗專任一已以掩其策。

時少水。夜大雪。尺餘。軍中足用。

皇明大政紀

卷七

十

遣瓦刺使者歸。復賜勞順寧王馬哈木賢義王太平安樂王把秃孛羅各綵幣二十疋。

丁丑皇太子命戶部從四川南部內江二縣各言議井。

益大通溪口山皮袋井。益開煎。

四川茂州衛軍人金有祥妻吳氏一產三男。事聞。皇太子令循例優給。

戶部啓四川益課提舉司言小溪牛井鹹水減少。開梅旺井煎補。增千一百五十二斤。中坝井土石填塞。開龍透井煎補。增千八百斤。宜以今增數為額。皇太子從之。

脩鎮江府丹陽縣練湖塘。

庚辰勅凡供具減半。

命口北設軍坊黑峪土墓三巡檢司。隸隆慶衛。槍桿嶺鶴兒嶺雞鳴山三巡檢司。隸宣府前衛。

辛巳。命都指揮章安等充輕車將軍。同尚書吳中督餽運。赴平胡城。

滁州知州陳璉以治最聞。皇太子召至京。州民赴闕乞留。特陞揚州府知府。仍掌滁州事。賜襲衣及幣。命禮部宴之。

甲申。車駕次錦衣磧。前鋒報見虜蹤跡。下令各軍嚴警備。

乙酉。皇太子以與脩永樂大典。茂名知縣董子莊為國子監司業。

夜有星大如盞。赤色。有光。出漸臺東。北行至近濁。

丙戌。車駕次環瓊圃。勅各營謹哨瞭。

丁亥。交趾副總兵雲陽伯陳旭卒於軍。皇太子命賜如例。

戊子。車駕次金剛阜。勅遊擊將軍都督劉江先據清水源山嶺以俟。

己酉。左都御史陳瑛啓蘇州妖婦鄒氏。誣降邪神。當絞其子。梁何往屢乞代死。皇太子曲宥其死。命杖遣之。

辛卯。脩河南汝陽縣汝河堤岸。

癸巳。皇太子諭後軍都督府聞山西寇盜出沒。其衛所官軍揆補者。除今年屯種子粒。

丙申。駐蹕清水源。去營六七里。地忽出泉。溢數畝。士馬飲之不竭。賜名神應泉。

雲南金沙江土官巡檢李瑛等四川馬平府平夷長官司副長王福等各來朝貢馬。皇太子賜之鈔幣。

四月丁酉朔。命皇太子代享太廟。撫寧縣老人張甫通遷安縣老人何彬俱督運至清水源。上聞而嘉之。各授本縣縣丞。免視事。

雲南陀安安撫司土官安撫匝各瓦刺次和長官司長官張首皆遣人貢馬。謝受職恩。西番里陀等處土官知府各及八男阿寺等及碍直地西頭目刺馬必遣弟合失伯來朝貢馬。皇太子賜鈔幣襲衣有差。

戊戌。上與諸將議餽運用車。有言沙磧車運行遲。不若人負之便。上曰。任重致遠。水莫如舟。陸莫如車。舟遇淺車遇沙。雖遲。如舟出淺。車出沙。人力所不能及矣。十人運一車。或缺一二人。尚堪挽之以行。用人負者。一人有故。必分於眾。以一累十百。不尤難哉。遂用車。

交趾布政司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言五事。桂陽知縣梁善言二事。俱奉皇太子令旨。下禮部會議。

福言大軍征安南。俱瘴癘之地。行者艱難。今詢得瀘江北岸小河。直通盤灘。下至新安府靖安州。萬寧縣抵廣東欽州。水路止十站。欽州至靈山縣入廣西橫州陸路。

東欽州水路止十站。欽州至靈山縣入廣西橫州陸路。

東欽州水路止十站。欽州至靈山縣入廣西橫州陸路。

東欽州水路止十站。欽州至靈山縣入廣西橫州陸路。

東欽州水路止十站。欽州至靈山縣入廣西橫州陸路。

東欽州水路止十站。欽州至靈山縣入廣西橫州陸路。

東欽州水路止十站。欽州至靈山縣入廣西橫州陸路。

止三站。比舊行之路水路減半。乞令廣東廣西二布政司。差官量道里設水馬驛站。遞運所。并相其要害去處。設衛所巡檢司。鎮禦賊盜。既免瘴癘。又便往來。二言官軍用不足。乞名雲南等處開例中。鹽庶便商賈通行。糧食不乏。三言交趾官吏軍民多於原籍。携家前來。間有事故遺下人口。欲還鄉里。路遠艱難。乞爲定例。給與脚力行糧。庶不失所。四言曩爲交趾軍儲不足。奏請往支軍民衙門官吏月糧。量撥荒田。俾自種食。其軍職有干原任支俸者。各衛所首領官吏典。仍支食米。即今倉無積粟。宜將食米并行。任支照例撥田種食。爲便俱議行之。惟五條言三六年循例給由。恐路遠虛曠。俟九年給

皇明大政紀

卷七

七

由送部以憑黜陟。惟倉官巡檢依例給由。善言柳州距廣東海北提舉司支塩。止二千餘里。今令往兩淮支塩。水陸六千餘里。不便議照舊例。又軍戶一丁。應合承繼者。仍令補役。田土付丁多之家佃種。如果無人承種。准開糧額。皇太子皆從之。

庚子。行在各營中。夜刀戟皆有火光。

夜有星大如雞子。青白赤色。尾跡有光。出紫微垣。內后星旁。西北行至北斗魁。

癸卯。車駕次玄石坡。上制銘。使勒於立馬峰之石。

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甲辰。日本國王源義遣使圭密等奉使貢方物。謝賜父謚。

及命襲爵恩。皇太子賜鈔幣有差。

乙巳。皇太子令旌表撫州府樂安縣民陳伯榮妻鄧氏。安東中護衛百戶陸阿葛妻倪氏。應天府江寧縣民陸留妻張氏。向官童妻汪氏。上元縣民王勝一妻沈氏。陶官真妻諸氏。張五妻俞氏。俱貞節之門。

夜月犯靈臺上星。

丙午。江寧知縣王愷言。工部近於龍山官民田地置廠儲木。乞蠲除稅糧。皇太子從之。

戊申。車駕次楊林。戊以深入虜地。免諸將朝。

己酉。琉球山南王汪應祖遣使。乃佳吾斯右貢馬。賀萬壽聖節。皇太子賜之鈔幣。

皇明大政紀

卷七

十四

庚戌。廣西總兵官韓觀以疾聞。皇太子謂觀在廣西久。甚盡心蠻夷。畏服。遣醫往視。仍遣行人牛肆問疾。賜觀鈔二千貫。

壬子。車駕次擒胡山。上制銘刻石。賜名靈濟。

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

以明日。萬壽聖節。勅免文武羣臣賀。

瓦刺順寧王馬哈木等遣舒黑的兒等來朝。賜宴勞之。

甲寅。車駕次廣武鎮。賜其泉名清流。上制銘。

銘曰。於爍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乙卯。夜月犯十二國之秦星。

丁巳。脩寧國府南陵縣野塘圩畔蕩堤。



戊午。四川鹽課提舉司奏請開井研縣捲市并龍子并煎  
鹽戶部以聞。皇太子從之。

己未。女直野人頭目塔因哥撒因加等來朝。皇太子命  
為兀里奚山等衛指揮千百戶。賜鈔幣有差。

庚申。車駕次威虜鎮無水。命以駝於廣武鎮載水賜衛  
士。

日暮。上猶未食。中官請進饌。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  
獨先飽。令人視各營軍士皆食。始進饌。

孟良府土官知府刀交及茶山黑麻長官早張才思發各  
遣頭目貢馬。皇太子賜之鈔幣。

壬戌。車駕次玄雲谷。聞涼州韃官叛。命都指揮僉事史  
皇明大政紀 卷七十五

照充總兵官鎮守涼州等處。凡土軍土民有梗命者勦之。  
車里宣慰司刁暹谷遣孫刁珀等貢象馬等物。皇太子

賜錦綺鈔羅有差。

陝西按察司奏平涼臨洮等處檢輸甘肅永昌寧夏莊浪  
永樂六年七年稅糧芻茭民困災傷。運至中塗車摧牛死  
不能前進。致逋負者多。皇太子命戶部停徵。免被災之

民徭役一年。

都督費瓛等敗叛虎保等於雙城。

時虎保等屯番城東。相距百五十里。瓛進軍勦之。賊來  
搏戰。且詐言欲降。既而引退。復相遇於雙城。瓛以兵擊  
其左。陳懷等擊其右。賊大敗走。所殺傷甚眾。斬首三百

餘級。追奔至黑魚海。獲賊屬千餘。馬駝牛羊十二萬有  
奇。虎保等亦令真巴等遠遁。獄等遂還。

甲子。車駕次長青塞。賜其泉名王華。

乙丑。皇太子令設河南衛輝提舉司。

五月丁卯。車駕發順安鎮。臨臚胸河。登山四望。賜名飲  
馬河營於平漠鎮。

羽林前衛故指揮同知賈浩子福等三十一人乞以父功  
免比試。照例優給襲職。皇太子以武官子弟不開弓馬。  
緩急何用。命都督府依例比試。不中者罰。

播州宣慰司楊升并恩州土官岑永昌各遣人貢馬。  
皇太子賜賚有差。

皇明大政紀 卷七十六

漢中府金州大水。壞城垣倉廩。漂溺人口。事聞。皇太子  
命戶部速遣人撫視。

夜有星大如雞子。青白色。有光出東南雲中。東北行至近  
濁。

戊辰。駐蹕平漠鎮。遣都督冀中祭飲馬山川。

庚午。車駕次蒼山峽。哨騎獲虜謀者五人。及指揮欵台  
獲虜馬四匹來獻。

甲戌。車駕次環翠阜。胡騎指揮欵台獲人。詢知本雅失  
里在兀古兒札河。晚。遂度飲馬河下營。  
皇太子命戶部賑直隸滁州宿州饑民。  
脩廣東松茲縣張家坑河家洲堤岸。

乙亥。命清遠侯王友廣恩伯劉才領官軍於飲馬河上築殺胡城住劄。

上率精銳騎軍循飲馬河西北行。胡騎都指揮婁鬼力獲殺虜人口孛菑。命送殺胡城仍勅王友等撫養之。

丙子。車駕發聞喜岡。勅諸將以次前進。避山取道。毋疲困士卒。

丁丑。車駕次平虜鎮。用韃靼百戶為鄉道。

工部言山東平度州濰河及浮糠等河水決壞堤堰。請遣官脩築。皇太子從之。

交趾總兵官沐晟統軍敗賊首陳季擴於虞江。追至會潮靈長海口。生擒神龍將軍黎弄。斬首三千餘級。

皇明大政紀

七卷

十七

戊寅。車駕至兀古兒札河。虜先遁。賜名清塵河。夜倍道追之。

交趾總兵官沐晟遣都督僉事江浩與賊黨鄧景異等戰於魯江。不利。都指揮孫全亦戰死於爭江。

己卯。車駕追虜至幹難。擊敗之。本雅失里以七騎遁去。獲馬驢牛羊生口無算。

皇太子令設陝司茶馬司。隸本布政司。

辛巳。諸將以所俘把禿帖木兒等男婦百餘人來朝見。上命皆釋之。

旋師次五原峯。勅清遠侯王友等簡精銳士卒候征阿魯台。

壬午。駐蹕五原峯。命都督薛祿祭幹難山川。賜名玄冥池。

皇太子復遼東辦事官滕宗智仍為廣東道監察御史。宗智初以御史坐累謫為辦事官。既還。有薦其才者。故復之。

巡按廣西御史李賢啓橫州海橋增設遞運所。以便復往。并乞除免從征亡沒者幼男寡婦子粒。皇太子悉從之。

癸未。車駕次清塵河。指揮萬忠獲虜四人。至命釋縛。留隨征。

國子監司業董子莊啓請如南監例置典籍一員。專掌書籍。皇太子從之。

皇明大政紀

七卷

廿

丙戌。車駕次飲馬河。遣都督指揮李文中。中官海壽賞書諭。皇太子遂下詔班師。

上謂兵部尚書方賓。學士胡廣等曰。朕為宗社生民。不得已遠征逆虜。冀一勞永逸。今首惡已遁。其衆敗散。朕當旋師。且休兵息甲。嚴守備。更務屯田。使兵堅邊實。虜不足慮。賓對曰。宗社生民之福也。

丁亥。車駕次殺胡城。勅成安侯郭亮督餽運赴應昌。

命清遠侯王友廣恩侯劉才領將士先赴開平休息。時諜報虜僞知院失乃干潰散走。西至廣武鎮。欲率衆來降。遣指揮廓帖木兒等招之。仍命王友等途中如遇失乃干降。須善撫綏之。不降。即掩擊之。

遇失乃干降。須善撫綏之。不降。即掩擊之。

勅工部尚書吳中都指揮章安督餽運赴擒胡山

肅州寄居回回哈刺馬牙等叛殺守禦都指揮劉秉謙等

據城指揮盧本伴為承順密約出哨千戶朱迪等內外合

攻復其城赤斤千戶塔力尼及沙州衛指揮困即東各率

眾獲散潰卒盡殲之事聞 皇太子賜絲幣綿布有差

庚寅 車駕循飲馬河次蟠龍軍士乏食命軍中所獲牛

羊及光祿寺上供米麪諸物悉給士卒

上勅清遠侯王友等曰士卒從朕遠征備極艱難古人

為將皆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未食不先食朕安得獨享

辛卯刑科給事中耿通言驍騎等衛倉壞運糧露積虧折

工部侍郎陳壽等不預脩宜正其罪 皇太子令亟修之

皇明大政紀 七卷 十九

夜月犯昴宿 壬辰 車駕次定邊鎮遣都督梁福祭去年陷沒將士

設萬全東關驛

癸巳 車駕次雙清源前丘福陷虜軍士聞 上親征至

是多脫歸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陪臣尹向貢馬及方物 皇太子賜

之鈔幣

甲午吏科給事陶瑋有罪下獄

時瑋啓其鄉一工匠不赴工役而私買於外 皇太子

曰爾以是為忠耶朝廷置六科雖以考察奏贖防閑欺

蔽亦欲聞政事之闕失下人之休戚今朝廷政事兵民

休戚豈無當言者皆未聞爾言而瑋瑣及此豈汝嘗有

私憾乎命刑部名匠訊之刑部還言匠以役滿將暫賈

以給路費其家居與瑋鄰素有私忿益誣之遂下獄

六月丙申 車駕次凝翠岡下令將士臨陣毋掠人口輜

重及馬駝牛羊違者斬

庚子 車駕次楊青戍戒將士毋妄殺戮

琉球國官生模都古等三人入國子監受學 皇太子命

賜巾衣靴絛縵帳具

北京監察御史鄒師顏劾御史白春巡視驛傳貪受賄

賂宜付法司論罪 皇長孫命都察院鞫之

壬寅夜有星大如雞子赤色光燭地出輦道東北行入貫

皇明大政紀 七卷 十九

索內 甲辰 車駕次飛雲壑前山谷中阿魯台遣詣軍門請降

上知其詐為自脫計遣勅諭令來朝不決率兵擊敗之

阿魯台歸順之意其左右沮之曰爾不殺大朝使臣邪

大明皇帝何負爾爾既背之今復歸之縱天地之量能

爾容爾何顏面立於其朝乎阿魯台默然猶未決又

遣其甥朵兒只來輸誠款 上賜之酒復遣使與偕往

諭之其下欲降者半欲戰者半阿魯台對眾太息曰今

戰勝負未可必但戰敗欲降可得乎哉所遣使知虜猶

豫無堅志馳歸奏之 上曰朕固知此虜詐諸將請戰

上未可令諸將暫休各嚴陣以待虜亦遲回不敢發

上以數百騎挑之。虜眾迎戰。右哨先與虜敵。阿魯台率數千騎當中堅。上躬率精騎千餘徑衝虜陣。我軍大呼。人百其勇。矢下如注。阿魯台失色墮馬。虜騎以者相枕藉。阿魯台罵其麾下曰。不從吾言至此。今無及矣。策馬走。我師乘之。追奔百餘里。虜眾潰散。阿魯台以其家屬遠遁。

乙巳。上旋師逐虜潰散者。晚次駐蹕峰。地高少水。忽雷雨大作。軍中足飲。

皇太子免穎州并太和縣被水災田賦。

丙午。上率精騎前進。至長秀川。虜棄輜重牛羊雜畜滿山谷。及河兩傍百餘里。命都督冀中金玉等殿後收其牛

皇明大政紀

七卷

三

羊雜畜盡焚其輜重。

夜火星犯太微垣右執法。

丁未。上追及虜於回曲津。大敗之。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

戊寅。上追虜至廣漠。戍餘虜數十人遙拜祈哀。盡釋之。

湖廣都指揮僉事謝奉啓奉命招撫臺虜諸寨蠻賊苗普亮等歸順。皇太子悉宥之。令復業。

設宿遷縣黃河渡口崕山路二關隘。

己酉。車駕發廣漠。伏兵誘虜盡殲之。

上諭諸將曰。虜性至死不易。今雖潰散山谷。必有窺伺。我後者須擒之。乃命諸將先渡河。伏騎士數百餘河曲。

柳林中。今步卒十餘銃士後行。而實草於囊。載之以誘虜。戎之日。虜至則引入伏中。舉銃伏兵聞銃即出。上按精兵千餘。最後發。虜見大兵渡河。果貪所載物。競趨而至。既入伏中。銃發。伏兵躍出。虜亟回走。上所率兵已至。虜窮急莫知所向。復奔渡河。馬陷入淖泥。遂生擒數十人。餘盡死。至是虜無敢窺於後者。而訊所擒數十人。皆兀良哈部下。嘗入朝投官矣。復叛附阿魯台。上責之曰。爾於朝廷何功。徒因來朝。輒予爵賞。今不思報。乃復叛為寇。用命悉斬之。

庚戌。車駕次寧武鎮。虜率眾來降者踵至。遣都督王真中官紫塞賚敗阿魯台之績諭。皇太子

皇明大政紀

七卷

三

勅英國公張輔成安侯郭亮督餽運赴軍前。

辛亥。車駕次紫雲谷。諸將皆會賀捷。

上曰。朕非無深宮廣殿。可以自逸。而與卿等蒙冒霜露。暴於遠外者。誠以邊民之患。不可坐視。胡虜之勢。不可滋長。及朕與卿皆未老。同力掃除之。亦子孫生民之利也。

膠州知州文敏言。民困水災。缺食。乞累歲逋租。折布帛。今年租輸粟。皇太子從之。

壬子。車駕次玉閏山。命諸將善視軍士有病者。毋令失所。

甲寅。北京監察御史鄒師顏劾啓御史李公敏。娶見監罪。

囚親屬為妻。或挾其妻就於家人。通宵不反。致同僚御史劉先劉免。張睿郭衡商忠皆娶離異。不明之婦乞黜免。以清憲紀。皇長孫令都察院鞠之。

乙卯 車駕發清華源。命諸將巡視。士卒有病者悉舁載赴營。

戊午 車駕次淙流峽。遣人督成安侯郭亮餽運赴營。

己未 車駕次錦雲峯。成安侯郭亮餽運至。

庚申 車駕次永寧戍。

辛酉 車駕次長樂鎮。命都督劉江等率師殿後。遇遺骸就瘞之。

上聞清遠侯王友等將至禽胡山。與失乃干相距一程。迂

皇明大政紀

卷七

三

道避往應昌。致軍士乏食。遣使切責之。

上曰。將士從朕遠征。勞苦可憫。特付爾等先歸。就有糧之處休息。今舍近趨遠。蹈無糧之地。致餓死甚眾。馬謖

違諸葛亮節度。舍水上山。亮按斬之。朕為天子。總六軍

乃可廢法耶。又嘗諭爾等遇胡寇即相機勦滅。寇距爾

一程。乃舍之而避去。為將擁兵縱賊。尚可逃誅耶。

壬戌 車駕次通川。甸勅英國公張輔。閱視王友所領馬

步官軍器仗。

癸亥 車駕次全抄苑。勅英國公張輔。收王友等原受制

諭領其眾。

命都督馬榮領軍收恤王友所遺之病餒者。並給糧食。毋

遺棄一人。有收病卒一人。至營者賞鈔五錠。

湖廣容美宣撫使田勝。遣把事杜貴達等貢方物。皇太

子賜鈔幣。

乙丑 車駕次威信戍。皇長孫及趙王高燧。北京文武

衙門遣官進迎。鑾表至行在所。

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使臣林佑等及阿端。回回哈只火

灘等貢方物。皇太子賜鈔幣有差。

七月丙寅朔。早。太廟。命皇太子行禮。

丁卯 車駕次開平。宴勞將士及進表官。命諸將以所獲

牛羊給軍食。

上謂侍臣曰。朕在塞外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念士卒艱

皇明大政紀

卷七

三

難。朕雖食之。豈能甘味。故寧已之。侍臣曰。臣等比見

陛下服御供具儉約。蓋將帥有過之者。上曰。朕往時

在軍。皆然不獨此行。但此行尤念士卒勞苦也。

命都督張遠等於平胡城。運軍餉。還開平。

遣使勅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鎮甘肅。

戊辰。遣右庶子楊榮。賫書諭皇太子。以七月十七日抵

北京。代告天地。宗廟。社稷。

皇長孫。遣中官進瓜果。至行在。

改開平。李陵驛為威虜驛。

己巳。趙王高燧。遣使進瓜果。行在。

勅文武羣臣。議王友等罪。

辛未置湖廣施南宣撫司之金峒忠孝東鄉五路安撫司流官吏目各一員

壬申車駕次盤谷鎮勅廣平侯袁容等預撥軍士候隨征將士到家代為牧放仍禁軍士踐苗稼採瓜果

勅寧夏備禦都指揮王倣慎守寧夏

平胡捷音至京師皇太子令賞來使及從行銀鈔綵幣賜宴于中軍都督府

癸酉車駕次獨石勅北京留守羣臣毋遠迎妨事

脩遼東廣寧右屯衛城池

改雲南驛為龍門驛浩門驛為雲門驛

甲戌車駕次龍門皇太子遣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

進迎鑾表詹事府丞陸中善進袍服皆至

命候入關將士俱易衣服方易之

上曰將士同朕勤勞其衣裘悉敝未有更易朕何為獨先

乙亥禮部咨議凡州縣戶不及五百者州一年縣二年各貢生徒一人皇太子從之

湖廣興山知縣秦鳳言天下都邑民數不同多者不下萬戶寡者僅一二百戶歲貢生員宜有差等故議之

交趾按察司僉事劉友年言交趾衛宜倣雲南例三分守城七分屯田皇太子命兵部議行之

丁丑皇太子命禮部近聞京師民有厭多男子生輒棄

之宜禁止再有犯者并兩隣加罪

甫兒河衛千戶我不加元者衛千戶別里哥九當哈等詣

關自陳願居遼東自在州皇太子從之令如例給賜

戊寅置交州鎮夷二衛城柵

裁省福建興化縣丞主簿

溫州平陽縣風潮漂沒廬舍溺死人民事聞皇太子遣

人安撫

庚辰車駕次龍虎臺北北京文武羣臣奉迎見畢即遣歸

山東登州府寧海等州縣自正月至六月男婦疾死六千

一百餘口

辛巳皇太子命戶部賑安慶徽州鎮江鳳陽等郡饑民

壬午帝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羣臣上表稱賀

癸未大宴羣臣於奉天殿未預宴者各賜之鈔

甲申上以皇長孫守北京民安政理賜戶部尚書夏

原吉鈔一千貫綵幣四表裏及鞍馬羊酒

戊子皇太子千秋節以仁孝皇后梓官未葬止勿賀

已丑工部侍郎蔣廷瓚招撫青州府莒州等縣復業民一

萬三千四百戶

庚寅築開平衛及烟墩七座

辛卯浙江金鄉衛颶風聚雨壞城垣公廨

壬辰陞指揮同知滿都為陝西指揮同知撫綏涼州鞬軍

夜有星大如盞青白色有光出北洛師門西南行至近瀾

甲午論從征將士功行陞賞。  
八月乙未左庶子楊榮由南京至北京復命撰平胡頌以進。

丙申夜有星大如盞青白色尾跡有光出西方西南行入游氣。

丁酉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監察御史李琳言福建各塩場累歲虧折課乞論官吏罪。上知煎辦之難遣人馳驛宥之。

戊戌皇太子代祭 大社 大稷。

木邦宣慰使罕兵法遣頭目貢象馬金銀器物等項謝賜賚恩。

改槍杆嶺巡檢司為長安嶺巡檢司。

置北京牧馬千戶所吏目一員。

壬寅以安遠伯柳昇北征有功進封侯爵。

癸卯皇太子命如例賜國子監琉球四川雲南生楊麟等九十二人衣服余緝巾絲靴鞋。

賑陝西伏羌通渭等縣饑民五千八百九十餘戶。

大理寺左寺丞遠志有罪謫北京苑馬寺充軍。

乙巳浙江按察司僉事徐善安有罪謫戍邊。

丙午遣官祭歷代帝王廟。

丁未皇太子代祭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等神遣官祭旗燹。

以都指揮同知王貴李文北征有功俱陞為陝西都指揮使。

命行在禮部集僧道於慶壽寺白雲觀建齋醮三晝夜資薦北征亡故軍士。

庚戌命禮部厚賜北征亡故官軍之家襲職優給如例。

癸丑修揚州府寶應縣塘岸八十里。

寧遠侯何福懼罪自殺命追削封爵。

丙申河南衛軍人蔡挽兒妻產三男事聞命禮部循例優給。

丁巳以朝鮮國王李芳遠獻馬萬疋助北征遣中官田嘉禾海壽賚勅并白金千兩紗羅千疋綵絹五百疋賜之。

置交趾鎮夷衛經歷司經歷一員。

戊午命北京行部運塩三萬斤儲懷來以給開平守禦將士。

己未賜扈從北征文職官鈔幣有差時命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賜同尚書。

設四川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及苦白沙思遠等寺五僧綱司。

河南按察司僉事張翥等言黃河泛漲壞開封舊城民被患者萬四千一百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命戶部遣人巡視安撫。

辛酉旦老人星見丙位色赤黃。

壬戌以沙河衛指揮使卽來等赤斤蒙古千戶峇力尼等不從哈刺馬牙等叛獲賊有功各通陞一級賜綵幣衣服長沙妖賊反豐城侯李彬討平之

甲子水星犯右執法

九月乙丑朔改立北京灤州蠶沙河泊所

丁卯古路慶之地女直頭目不理哈等來朝乞于東寧居住從之授千百戶之職賜予如例

戊辰夜有星大如盞青白色光燭地出正南雲中西南行至近濁

己巳車駕幸天壽山議武義伯王通天氣嚮寒善撫恤工匠軍民人賜鈔有差

皇明大政紀 七卷

二十九

辛未雲南霑益州土官知州阿周遣其屬貢馬賜鈔幣

壬申設四川長河西刺思綱道紀司

癸酉重陽節賜羣臣宴

占城國王占巴的刺史濟標等貢象并金銀器等物遣中官馬彬送還賫勅賜其王錦紗羅

甲戌修高郵衛城池

乙亥夜木星犯靈臺土官

丙子朝鮮國王李芳遠遣陪臣趙大林等奉表賀平胡獻馬及方物賜鈔幣有差

丁丑以金吾衛左衛指揮使李福等征胡有功各陞一級夜月犯中屏西第二星

己卯以擒獲交趾賊首簡定功陞交趾軍士漆永受爲千戶賜冠帶并銀五十兩鈔三百錠綵幣三表裏餘陞賞有差

中官張謙行人周航使淳泥國還其王遐旺遣其叔蔓的里哈盧等百六十人偕來貢方物謝恩賜文綺襲衣鈔幣有差

庚申命番僧綿思吉等爲淨慈妙濟等國師各給護勅俾自在修行

辛巳命戶部遼東備禦官軍俸糧給全米

甲申魯王肇輝奏護衛給月糧已三年當罷乞以六分屯田四分守城從之

皇明大政紀 七卷

三十一

福建右布政張拱言福建官軍俸糧倉儲有餘有司復令民海運舊者不免腐爛新者無倉收受乞將今年秋糧折收布鈔從之

乙酉老撾宣慰使刁線友遣頭目貢馬及方物賜之鈔幣

撫安山東給事中王鐸言長山等縣文廟聖賢塑像衣服左衽乞改正從之

乙丑諭皇太子以十月初四日啓行回京命預告天地太廟社稷

夜月犯太微西垣上將星設北京順天府廣備庫置大使副使准內庫例周歲考滿



辛卯。烏撒軍民前土官知府阿能遣人貢馬。賜之鈔幣。遣內官關僧齋書及銀幣往西土。徵尚師昆澤恩巴。夜。金星犯天江南二星。

十月甲午朔。皇太子代享太廟。

乞忽古里三衛女直野人頭目阿兒禿等九十二人來朝。

命為指揮千百戶等官。賜冠帶襲衣鈔幣。

命番僧班丹藏卜等為淨覺弘濟等國師。把弄等為禪師。各給誥印。

夜。星有大如碗。赤色有尾跡。光燭地。出司怪旁。東北行入輿。思星。

與思星。

乙未。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慶言。公族都督令家人

皇明太政紀

七卷

三十一

子弟行商中。鹽凌轅官吏倍數多支。乞付於法。上令戶

部榜諭禁止。

女直野人頭目撒加因等來朝。命為兀里奚山衛指揮

等官。居安樂州。賜予如例。

丁酉。車駕發北京。

右中允劉子春。劾啓左都御史陳瑛等。方命廢事。乞懲以

罪。皇太子責瑛等刻薄。其速改之。

戊戌。降刑部左侍郎劉季篈為兩淮運司副使。應天府尹

向寶為兩浙運司判官。

己亥。駐蹕新城。命會州衛指揮趙得率保定涿鹿茂山

蔚州衛軍。共千人。守紫荆關。

甘肅總兵官西寧處朱琥奏調都指揮丁綱鎮涼州。王貴鎮肅州。史昭鎮榆中。

庚子。浙江臨海縣言。淫雨塗沒田稼。民多饑窘。乞以鈔代

輸稅糧魚課。皇太子從之。

交趾布政司言。新例徒流。遷徙杖罪。皆北京種田。比先降

刑名事例不同。皇太子以交趾在萬里外。宜從先例。令

刑部移文知之。

癸卯。務本之訓成。

時。上以長孫生長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

北京。以待行使。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勤勞之事。

而知國用所需。皆出於此。為民上者。宜加憫恤。且舉

皇明太政紀

七卷

三十一

太祖高皇帝創業之難。及往古聖賢之君。昏亂之主。興

亡得失。可為鑒戒者。以致飭勵之意。書成名務本之訓

云。

乙巳。改北京遷安驛。隸灤州。

戊申。戶部言。蘇州府崑山縣。青州府日照縣。各貸預備倉

糧。拯饑民。以累歲水災。不能償。乞折輸鈔。皇太子從之。

書。太白見未位。

壬子。夜。月犯五諸侯二星。

甲寅。車駕次濟寧。魯王肇輝來朝。賜絲幣等物。

夜。有星大如彈丸。赤色。尾跡有光。出天關。流五丈餘。光如

雞子。大西南行入天樞。

乙卯。上聞周王禱於國中作殿奉祀。太祖賜書戒止之。

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國廟則肇於始封之王。若

太祖高皇帝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於國中。過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審

禮而行。勿貽異議。

丁巳。車駕次臨城。侍行賢妃權氏以疾薨。賜祭。謚恭獻。權瘞於澤縣。

戶部言江西廣昌縣民疫死八百餘戶。乞蠲其稅。皇太子從之。

戊午。夜。月犯太微垣。右執法。諭三法司宜加敬謹。無罪。

皇明大政紀

七卷

三十三

不可枉有罪。不可縱。須得中道。無纖毫輕重。

十一月癸亥。朔。戶部會議直隸郡縣官租既重。又令遠輸。誠為勞費。宜令輸納附近官倉。皇太子從之。

乙丑。命武安侯鄭亨率領北京各衛所軍馬。往宣府操備。已巳。韃官脫罕等十人率男女百六十口來歸。奏願居京師。賜予如例。

師。賜予如例。

癸酉。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李素劾啓倭寇攻破大金定海二千戶所。羅源等縣殺傷民軍。乘勢攻圍平海衛。百戶繆

真戰死。福建都指揮童俊及千戶王朝用等逗遛不救援。宜正典刑。皇太子命法司鞫之。

甲戌。帝還京。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孝陵。承

天門。及京都祀典。旗纛諸神。

上御奉天殿受賀。大宴文武羣臣。

丁丑。思南宣慰使王宗鼎遣副長官李斌貢馬。賜鈔幣。庚辰。冬至。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四夷朝

使。

辛巳。虎賁左衛千戶楊瑋發指揮曹昇私蓄妖書。命陞府軍衛指揮僉事。

壬午。命張宇清為正一真人。

千戶卜玉發都督梁銘隨侍。皇太子監禮。擅用有過。衛士帶刀入直。詔銘下獄。

忠順王脫脫沉湎於酒。凌辱朝使。遣指揮毋撒等戒諭

皇明大政紀

七卷

三十四

乞烈速頭目干塔奴等來朝。命為指揮僉事。賜誥印。

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緬甸宣慰使那羅塔遣頭目忙只等貢馬。賜幣有差。

癸未。賜國子監琉球等處生李傑并從人冬衣靴襪。禮部尚書呂震曰。昔唐太宗興學校。新羅百濟皆遣子

入學。當時僅聞給廩膳。未若今日資與周備也。陛下

盛德前古未有。上曰。遠方慕中國禮義。故遣子入學。必足於衣食。然後樂學。我太祖高皇帝命資給之。著

於今典。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者。朕安得違之。

甲申。置四川施州衛鎮南長官司吏目一員。

戊子。給江淮濟川二衛水夫胖襖。

己丑。陝西指揮同知劉昭奏以茶易河州衛各番馬七千七百一十四匹。發陝西甘肅二處死馬寺孳牧外。餘馬六千二百八十四匹。乞送北京太僕寺飼養。從之。

每匹上馬茶六十斤。中馬茶四十斤。下馬遞減。

壬辰。以羽林千戶卜玉發都督梁銘罪。陞指揮同知。賜鈔三千貫。及襲衣鞍馬。

遣指揮哈刺那海等。有涼州韃官虎保亦令真巴等罪。率妻子萬二千餘口來歸。悉令復業。

十二月。癸巳朔。欽天監進永樂九年大統曆。上御奉天殿受之。頒賜諸王及文武羣臣。

皇明大政紀

七卷

三五

上視牲南郊。

韃靼太師阿魯台遣平章脫忽歹等來歸。貢馬。命宴勞之。賜襲衣鈔幣。

甲午。瓊州府文昌縣斬脚寨黎首振洞生等來朝貢。賜以鈔幣。俾往招諸洞生黎。

乙未。楚王楨寧王世子磐斌來朝。宴楚王於華蓋殿。賜世子宴於前三公府。其從官皆賜宴。

戊戌。諭勉楚王隨行文武官屬。賜文綺及鈔。有差。

諭曰。朕即位以來。楚王未嘗有越禮踰分之事。雖府中有一二小人作過。悉是其下所為。王無預焉。王素性樂善。秉德奉法。可為賢王爾等。為其官屬。與有榮矣。然爾

等亦有贊輔之力。今歸更加勉之。

楚王楨言王府校尉死亡者。自今請留所生另補缺。庶免別僉。從之。

河南守臣言河決壞城。宜及時修理。諭工部遣人往視隄防。

爪哇國王都馬板遣使亞烈速木等。上表貢馬及方物。宴賚其使。以文綺賜之。

暹羅國王昭祿群英。哆羅諦遣使曾受賢等貢馬。及方物。并送中國流移人還。宴賚其使。遣中官張原等。賚勅并織金文綺紗羅勞之。

設交趾長江安樂磨那杜四巡檢。

皇明大政紀

七卷

三六

庚子。臘日。賜文武羣臣宴。

遣行人余貝賚勅往涼州。賜都督吳允誠妻綵幣等物。諭曰。比韃寇以兵脇爾為叛。爾夫及子從朕征討。而爾能守節勵志。與子管者謀執叛者戮之。而秉丈夫之節。忠以報國。智以脫患。朕甚嘉焉。今賜爾綵幣十表裏。米百石。鈔四千貫。羊百控。用示褒嘉。陞子管者為指揮僉事。其所部都指揮保住等各賜綵幣八表裏。米八十石。

壬寅。重建醉仙樓。

樓在三山門外。洪武中建。比燬於火。故復建之。

戶部尚書夏原吉言揚州府如臯縣水沒民田四十五頃。宜蠲其租。從之。

宜蠲其租。從之。

癸卯蘇州府吳江縣言石塘官路連年土石坍塌橋梁斷壞請及時修理。勅通政趙居住督理之。

甲辰周王橚來朝隨從軍士在途擾民往往空室逃避命錦衣衛執軍士送王自治。

福建邵武府言境內疫成民一萬二千餘戶所遺田地乞以杖罪囚徒耕種輸稅從之。

乙巳孔子五十九代孫彥縉來朝。賜宴于奉天殿。丙午兀列河等處女直野人頭目早花等二十人來朝。命為指揮千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丁未勅諭鞋靴太師阿魯台。爾遣脫忽歹等言元氏子孫已絕欲率部屬來歸爾此

心朕具悉之朕奉天命為天下君惟欲萬方之人咸得其所凡有來朝者皆厚撫之初無遠近彼此之間脫忽

歹又致爾言謂瓦刺之人非有誠心歸朕彼如誠心歸附當遂獻傳國之寶矣彼誠否固不可必而朕未嘗重

此寶也自昔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主天下豈有此寶也蓋帝王之寶在德不在此如必以此為寶則元氏子

孫當永保天位福及子孫何至衰敗凋落如今哉朕忽歹等回遣指揮岳山鎮撫丁全等偕行諭朕之意并賜

爾絲幣至可領也

戊申蘇門答刺國王宰如里阿必丁榜葛刺國王雷牙思

丁遣使麻抹細智等貢方物。賜賚有差。

己酉命都督魯真琳都指揮胡宗陳懷率陝西都司馬步軍五千河南都司三千山西都司二千在甘肅操備者聽總

兵官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節制。庚戌刑科給事中周智有罪謫戍交趾。

辛亥命孔彥縉襲封衍聖公。壬子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劾隆平侯張信強占丹陽練

湖及江陰官田七十餘頃法當逮問。命三法司雜治之夜月犯木星。

癸丑諭吏部尚書蹇義繼今風憲更不得用吏著為令。上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

任之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此徒任

風紀祇使人輕視朝廷前之由吏為御史者悉罷之。改置永寧南邊界首烏撒七星關巡檢司。

甲寅勅甘肅總兵西寧侯宋琥謹守常法不宜輕易遣人出境。

上曰禮臣子無外交昔中山王守北京十餘年未嘗輕遣一人出塞外當時邊圉無事中山亦安享富貴今名

無窮爾能遵朕訓則邊境可安爾之富貴亦永遠矣。吏部言監運司判官考覈事例職掌未載請依本司堂上

官例北京新設死馬寺卿丞等官考如行太僕寺官例從

之。都指揮同知吳玉奉命往胡廣調軍縱軍虐民謫戍邊自

效。

乙卯。撤馬兒罕并大州等處回回火者馬兒等獻玉璞硯砂。賜鈔衣服有差。

罷北京城內外城門郎。

丙辰。定祠祭署。改郊壇為天地壇。鍾山為孝陵。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陪臣林整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姪

三吾。良。暨各貢方物。賀明年正旦。命禮部宴勞之。

戊午。勅寧夏守備都指揮王倣。聞虜欲寇近邊。須嚴備之。慎勿輕戰。墮其詭計。

交趾賊首陳季擴。遣胡彥臣等上表請降。上以能遷善

許之。命為交趾布政司使。

皇明大政紀 七卷

己未。徐州碭山縣言連年水災。薄收。乞租稅折鈔。從之。

辛酉。享 太廟。

是歲。天下戶九百六十萬五千七百五十五口。五千一百

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五十五。賦稅糧三千六十二萬二千

一百三十八石。餽運北京糧二百一萬五千一百六十五

石。有奇。交趾上供金百三十二兩。

辛卯。永樂九年正月壬戌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甲子。命兵部尚書方賓等。榜諭天下愚民。遵守朝廷法度。毋嘯聚為非。

諭曰。建文時賦役繁重。兩廣江西福建多有嘯聚作亂。

為害鄉里。朕初即位。不忍捕戮。遣官招諭。悉能聽從。各

還生業。今天下平寧。朝廷紀綱法度已定。尚慮愚昧者

不知為善之樂。或因有司暴虐。或為豪富凌逼。乘其小

忿。輒入山林。嘯聚劫掠。於法必應。勦捕。然兵戈所加。傷

其善人。此徒豈無良心。當預先開導。爾兵部即榜諭自

今務須遵守法度。賦役一體應當。以盡為民之分。如有

分外科徵。自下而上。陳告。若不准理。許賫大誥。赴京陳

訴。如鄉里有頑惡無賴之人。扇誘作耗。其良善者能擒

之解官。朝廷量加賞賜。豈不勝於脅從受禍。果能遵守

朕訓。永遠安吉。違則有禍。悔將無及。

丙寅。立春。上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賀禮。賜宴。

皇明大政紀 七卷

贈太常寺丞袁廷玉為本寺少卿。

廷玉。鄞縣人。少遊海上。遇異人。授相術。論人壽夭。窮通

休咎。皆有驗。上在潛邸。聞其名。召之。一見。再拜稽首。

曰。殿下太平天子也。龍質鳳姿。天高地廣。日月大明。

年踰四十。萬方仰照焉。上既正大統。追憶廷玉言。遣

內侍召至。以為太常寺丞。賜賚甚厚。暨巡狩北京。復召

至。行在。懇以老乞歸田里。至是卒。賜祭贈官。

丁卯。享 太廟。

開平備禦成安侯郭亮等。奏請給金鼓。夜巡銅牌。起馬符

驗。命所司悉給之。

己巳。修江西安福縣龍陂等處塘堰。

庚午。浙江麗水縣請修築通濟堰。從之。

賜暹羅國使臣曾壽賢四川長河西刺麻長巴監藏東洋使人李宥等宴。

辛未。以大祭南郊。上御奉天殿。文武受戒。

錦衣衛百戶馬貴使西洋古里等處有勞。陞為本衛指揮同知。

壬申。老嫗宣慰使刁線。及遣人貢方物。賜賚其使。遣中官楊林以文綺往酬之。

甲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上還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慶成禮。

乙亥。以郊祀成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皇明大政紀

七卷

聖

丙子。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

丁丑。命安遠侯柳升鎮守寧夏。

己卯。命英國公張輔為征虜副將軍。會征夷將軍黔國公沐晟率兵討交趾叛寇。

勅交趾都布按三司。凡有犯重罪而情可矜者。發英國公處立功贖罪。

庚辰。勅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琥得報。鞑靼失控於剽掠黃河東岸。宜戒都指揮王倣輕敵陷身。不可怠忽。

辛巳。順天府香河等縣。奏所收官草。因雨泥爛。而法司坐侵欺責償甚急。乞寬恤。特命釋之。仍賜鈔五錠為道里費。

壬午。吏部言交趾新附。免各官明年朝覲。止命布按二司掌印官一員來朝。從之。

命吏部凡官邊方當朝者。皆止勿來。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璧言。潼關等衛補造軍器料。買銅鐵丹漆牛筋魚鱉生漆黃麻。皆非土產。請令所司係本土所產者先辦。其餘官給價銀於出產處收買為便。從之。

甲申。命戶部於復征交趾將士。全支俸糧。

修湖廣襄陽衛護城堤。及樊城西堤。

浙江上虞縣請改置通明埧於鄭鑑山為便。從之。

乙酉。建孝陵門如大祀壇南門之制。

右庶子楊榮奏乞奔母喪。命中官宋成馳驛送歸。且勅

皇明大政紀

七卷

聖

榮速來。

丙戌。命豐城侯李彬平江伯陳瑄等率領浙江福建官軍勦捕海寇。

命都督費義率舟師。命衛輝府所儲粟二十二萬四千四百石赴北京。

揚州府奏高郵州鹽城北家溝塘岸三十里。及張家溝等處塘岸。因水衝決。乞發丁夫修治。皇太子令工部覈實修築。

戊子。中軍都督同知蔡福坐私賣官馬。謫戍邊自效。

己丑。免北京祁州被水災田租。刑科給事中耿通等劾輪班匠役滿。工部仍畱不遣。請罪。

之。命錦衣衛執郎中以下鞠問尚書宋禮令戴罪理事。二月壬辰朔遣勅戒勵秦王尚炳符至不出迎侮慢使者。械長史紀善典儀送京師。王自今勉力學問庶幾寡過。癸巳北京國子監言生徒增益請如南京國子監例置博士助教學正學錄掌饌官員從之。

戶部言四川涪州武陵縣石床灘有龍泉塩井近河夏秋為水所沒春冬煎塩可二十七萬二千二百五十斤宜以屬郁山井塩課司提督開煎從之。

賜光祿寺卿權求均少卿鄭允厚陪琉球國王姪三吾王良聲等宴。

遣中官張謙等賫勅浣泥國賜王遐旺錦綺羅絲絹百二十疋并賜其頭目有差。

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王相之子懷德寨官子祖魯右入國子監受學。

江西吉水縣知縣錢本中卒民哀慕之留葬吉水爭趨負土管墳。

本中常州武進人涉獵書史明法律洪武中以才舉授河間故城縣知縣改元城再改吉水前令不職豪民宿吏並緣為奸良苦之本中至捕其尤者一二徙遠方邑中肅然新解宇壇壇學舍躬視諸生旌別勤惰以勸政務清簡不任刑罰邑嘗有盜聚山谷間初劫掠郡守欲以兵勦之本中單騎詣賊壘喻禍福眾信服即縛首賊

送官會赦皆得免本中操守清堅門無私謁妻子僅足衣服後坐累罷官翰林學士胡廣薦其治得民心遂復吉水知縣縣民聞本中復來奔走迎拜未幾以疾卒。

丁酉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戌祭 大社 大稷。

遣官祭先農。

巳亥山東沂州言沐河口衝水決五十餘丈請發民夫修築從之。

壬寅置湖廣容美宣撫司之水盡源通塔坪石梁洞三長官司流官吏目各一員。

修江西安仁縣饒家陂。

皇明大政紀 七卷 四  
癸卯 上諭侍臣謹小事改小過。上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鎮紙金獅欲側將墜給事中耿通趨進移置案中。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先是 上諭六科查奏牘恐發落有失中者悉改之有奏改之恐失信於下 上曰但欲得當何憚於改至是因此申諭之。

修天地山川孝陵及奉天殿祭器。勅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黔國公沐晟等陳李擴果能

至誠歸順。卽赦其罪。若懷詐不誠。務在協謀平賊。庶不負朕委任。

甲辰都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頭目馬吉你等來朝。授馬吉你爲指揮。餘爲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及鈔幣有差。上諭學士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此輩貧殘。自昔數爲邊患。勞動中國。宋歲賂金幣。剝及下人膏血。卒爲大患。今旣畏服來朝。則恩遇之。從所欲授一官。量給鈔賜賚。損小費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

瓦剌順寧王馬哈木等遣使馬哈麻等貢方物。并言本雅失里阿魯台爲害邊境。願早圖之。命禮部宴其使者。賜之絲幣。

皇明大政紀

卷七

中五

夜有星大如盞。赤色有光。出車流丈餘。發光近西。濁北行。至游氣。

戊申都督柴別里哥等百人來朝。貢馬。賜鈔幣有差。已酉河南武涉縣言去歲天雨浸淫。沁河南北流潰九百餘步。渰田土廬舍。請丁夫修築。從之。

庚戌山東齊東知縣張升言去歲洪水衝決。小清河渰沒。下涸官堤等處。搵場及青州屬縣邑田。請浚上流。修隄防。使水由故道。皇太子命工部速遣官相度修浚。

浚山東濰縣千舟等河。及築壽光縣隄。以禦水患。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有罪下獄。

瑛初有寵。恣意羅織。逢迎。凡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瑛寔

贊之。旣而給事中耿通劾其誣陷李貞。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皇太子皆宥之。至是。上聞。遂下獄。焚籍其家。

甲寅秦王尚炳來朝。且首服不親出迎。勅符之罪。上宥而勉之。

遣使嘉日本國王源義順獲倭寇。賜金織文綺百疋。鈔五千緡。

浚山東福山縣城西官渠千四百餘丈。

丙辰詔諭交趾。自永樂九年二月以前。但有嘯聚山林者。咸赦其罪。稅糧及金銀等項。停徵三年。見任土官有才能。顯者。善撫軍民者。奏聞以憑旌賞。

皇朝大政紀

卷七

中六

丁巳改禮部右侍郎王彰於戶部。

廣東都指揮司秦倭賊攻陷昌化千戶所。殺死千戶王偉等。副總兵指揮李珪等不救援。追勦罪當死。命捕寇贖罪。如寇不獲。皆斬。

已未開會通河。

自濟寧至臨清。舊通舟楫。洪武中沙岸衝決。河道淤塞。故於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餘輛。歲久民困其役。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乃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往視禮等還



極陳疏浚之便。且言天氣和霽。宜及時用工。於是遣侍郎金純發山東及直隸徐州民丁。繼發應天鎮江等府民丁。併力開浚。民丁皆給糧賞。而蠲其他役。及今年田租。命尚書宋禮總督之。遣吏部侍郎師達以大牢祭山川。城隍之神。仍命御史二員監督。

夜有星大如碗。青白色。出正西雲中。西北行入雲中。設奴兒干都司。

置開原馬市。

三月辛酉朔。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陳璠八十四人。賜蕭時中苗衷黃賜等進士及第。楊慈等三十二人進士出身。陳祚等四十九人同進士出身。皇明大政紀 卷七

七年己丑。會試取陳璠等八十四人。值上巡狩北京。詔禮部以璠等寄監讀書。八年冬。車駕還京。至是廷試。

癸亥。詹事府丞陸中善坐不能輔導。降交趾丘溫知縣。工部言湖廣安陸州及京山景陵等縣圩岸為水所決。宜修築從之。

甲子。賜進士蕭時中冠服銀幣。餘並賜鈔五錠。宴於會同館。

諭三法司審錄囚徒。當明君子小人之分。上曰。刑當於恤然。論刑之際。尤當明其君子小人。若君

子有過。如失足溝澗。偶出於誤。當矜其情而護之。小人。有罪。如嗜貪飲食。恣意為之。非過誤也。當懲以法。君子。誤犯而不恕。非右善之道。小人。故犯而不懲。有縱惡之失。爾等其審邪正。精權度。不宜槩論。

戊辰。遣都指揮張鬼力赤。梁北斗。奴賜祭忠順王脫脫。勅都指揮哈刺哈納為都督僉事。鎮守哈密。

修揚州泰州河堤岸一萬八千六百餘丈。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國子監。

建州衛千戶古那等及禾屯吉衛指揮伯顏帖木兒等奏。願居遼東安樂州。從之。賜資如例。

大營都指揮僉事牛諒。坐奏對不實。免官。責隨寧夏總兵官安遠侯柳升立功自効。皇明大政紀 卷七

癸酉。械隱情。首賂貨。指揮詣交趾充軍。

先是。通政司言。指揮首天城衛千戶犯罪。繫刑部獄。其母致貨。託已為賂部官求免。已不敢從。併以其貨來首。

上問千戶與指揮有舊乎。對曰無。上曰。非故舊而輒以違法干之。獨不慮事敗哉。此非人情。命法司訊之。至

是法司奏。指揮所居近刑部。而千戶之母寓其鄰家。朝夕饋子食。指揮察其有賈囊。給言已與刑官厚。可以賂

免。母遂致貨。倘有欲發其姦者。指揮懼。遂自首。而隱其實情。論法千戶母當準與駐律。指揮當罷職。謫屯種。

上曰。愛其子以賂其免。人之常情。且婦烏知法律。其宥

之指揮始則欺人取貨終則隱情罔上又汗饑朝臣此不可恕但罷職屯種何以示懲即械送交趾充軍。

鎮康州土官知州曩光遣頭目刁怕楞等來朝乞貸劫去之罪遣給事周讓行人方濬往戒諭之。

建州失里綿二衛女直野人因童撒歹也輕哥等二十人來朝命為指揮等官賜予有差。

甲戌選進士楊慈劉永清錢習禮陳燧黃壽生陳用俱為翰林庶吉士。

時鍾英張習張式馬信邵聰皆由監生選入翰林讀書至是中進士改庶吉士餘分隸庶司觀政。

雲南路江長官司長官曩壁遣子惟羅法等貢馬賜絲幣。

乙亥陞交趾宣化府土官同知黃公剔為大原知府命吏部移文交趾布政司給路費廩給遣其家屬來完聚。

丙子有縣官坐贓罪謫戍邊以年踰七十擊登聞鼓乞哀矜當改過自効命屈法宥之令還鄉為民。

丁丑中軍都督劉江守遼東不謹斥俟致賊入寨殺官軍上怒遣人斬江首既而宥之使圖後効。

給事中張昭鄭傑周岐俊坐事俱謫交趾充吏。

已卯民有盜勸善書者刑部駁發戍邊奏聞命免戍邊去所黥字自今凡情可矜疑者必先具奏。

上曰朕常命爾等罪當黥者具所犯來白若可矜憫者

免之蓋黥即為棄人欲改過無由矣盜勸善書原其心在好善但取之不以道爾其可比盜財者槩黥之乎。

修福建長樂縣官塘圩岸。

庚辰溫州府民言本府歲白礬數千斤赴京阻隔山路乞附載運糧舟輸京為便命罷其歲征布衣不必染色上問工部臣曰礬欲何用對曰以染色布上曰特染布耳而勞民數千里之外可罷之。

壬午浚河南中澗河故道。

河水屢歲為患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澗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浚而通之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

皇明大政紀 七卷

南民十萬命興安伯徐吉工部侍郎蔣廷璿率運木夫同侍郎金純相度開浚丁夫給糧賞且蠲戶內今年租稅仍遣定國公徐景昌以大牢祠河神戶部侍郎古朴以大牢祭河南境內山川時工部尚書宋禮督工開會通河遂命禮兼董之。

六科給事中曹閏等劾五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勇魏國公徐欽定國公徐昌吉永康侯徐忠右都督郭義監試襲職武官縱家僮奪其弓槊法司奉旨追捕勇等蔽不與請正其罪上命錦衣衛悉捕其僕付法司勇等姑宥其罪。

甲申遣人賞勅勞交趾土官參政莫遠等勦戮敗寇固守

境土賜絲幣有差。

乙酉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請留屯種軍之半操練以備不虞。命兵部宜視地險夷以定守備多寡。且耕且守以爲定制。

陽和留十之四。天城朔州留十之二。蔚州留十之二。廣西鎮安土官知府岑永壽遣岑榮堅貢馬謝襲職恩。賜之絲幣。

工部右侍郎任毅坐事降營繕司主事。

浙江都指揮同知張貴坐縱酒廢事戍邊。

陝西都指揮高英坐誣罔免。

丙戌命平江伯陳瑄都督宣信帥舟師海運糧儲赴北京。

皇明大政紀 卷七 五十一

丁亥遣中官勞都督吳允誠屢征有功。其妻在涼州不爲賊誘。賜鈔二千錠。絲幣二十表裏。米百石。羊三羸。仍令所司宴之。

戊子命中軍右都督劉江仍鎮守遼東。

復都指揮同知蔡斌官備禦遼東廣寧。

湖廣武陵民劉觀音保妻王氏一產三子事聞。詔循例優給。

庚寅修蘇州至嘉興石土橋七十餘里。泄水洞三十一處。

刑科給事中任憲以罪謫戍邊。

四月辛卯朔享太廟。

癸巳復給事中任守禮官。

刑部都察院言各處布按二司所鞠重罪。審覆明白者。請遣官臨決。命再遣人審覆來聞而後遣官決之。

上曰。雖云審覆明白。然能保其中悉無冤乎。京獄有冤者。得擊登聞鼓自陳。彼在數千里外。或有冤欲自陳。難矣。人命既絕。不可續。寧緩無急。果如有失。緩可以改。急則欲改無及矣。

琉球中山王思終遣使坤宜堪彌等貢馬及方物。并以長史程復來請命致仕還饒州。命陞復爲琉球國相。兼右長史。仍賜坤宜彌等鈔幣遣還。

乙未宥兩淮鹽運司副使劉季篔罪。命服士服。隸翰林院修書。

皇明大政紀 卷七 五十二

免淮安府安東縣永樂七年牛租。

己亥修湖廣寧遠左右千戶所城池。

庚子朝鮮爪哇諸國各遣使及四川湖廣廣西土官宣慰使楊昇等來朝。貢馬及方物。賀萬壽聖節。賜賚有差。

夜月犯木星。

壬寅守聚寶門千戶奏檢入城民行李得金錫及銀數錠。於法不應。命悉還之。

上問刑部尚書劉觀此在何法。對曰。法不得以銀交易。

百姓不得用金首飾。上曰。禁民交易服用。何嘗禁其藏蓄。命悉還之。顧千戶諭之曰。爾職在察詰奸細。民違法。何預爾事。今姑宥爾。如再越職厲民。必罪不宥。

命戶部開河自効民丁一體給糧免租稅。

初朝議開會通河及後河南黃河命戶部凡民丁皆給米鈔及蠲戶內是年租稅而山東河南之人多有自願効力者上聞之遂有是命。

丁未萬壽聖節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巳酉召遼谷濟安唐郅伊肅晉九王來朝以次而至。時周王巳朝蜀慶二王有疾未名。

庚戌夜有星大如盞赤色有尾光燭地出紫微垣內四輔芴北行至游氣。

辛亥都察院僉都御史仲成劾陝西按察使辛耀副使

皇明大政紀

七卷

五十五

徐道正張大僉事江榮馬驥賞賚挾效飲酒有玷風憲

上命都察院械置耀等於陝西按察司前榜示警衆。

甲寅交趾右叅政劉本言三事上嘉納之。

一言交趾新附未知朝廷禮教莫寬以撫之將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止仍降恩旨撫安人心庶蠻民絕從賊

之念一言今後宜選老成廉謹之士除郡邑庶撫綏有道與民得安三言乞選老成有學者典教俾其子弟習

知中國禮義之化變易夷俗他日亦可得人資國用。

丙辰賑山西保德等州縣饑民二萬二千六百八十口給糧一萬八百石。

丁巳交趾總兵張輔至南寧奏反賊陳季擴阮師等無悛

心請進兵討之。

庚申勅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近得謀報虜寇失捏干謀襲大同宜思患預防萬千無失。

五月乙丑端午節賜文武羣臣宴。

丁卯設交趾鹽課提舉司通濟鹽倉。

四川天全六番招討普安撫司及白納泥溪諸長官司湖廣施南忠洞二安撫司各遣人貢馬悉賜鈔幣。

巳巳定交趾土官考覈例。

凡土官或遷調任或本土世襲俱以三年為一考開任之事跡行本衙門驗實申布政司按察司考覈平常者復職稱職者於官錢內量加賞賜復職聞其不稱者降

皇明大政紀 七卷 五十四  
一級于缺官衙門補用六年再考如初考九年給由赴京通黜陟若貪污害民劫奪讐殺事有顯跡者按察司舉問如律。

工部右侍郎劉仲廉言遼東三萬衛成造軍器乏缺宜依定遼左衛例設鐵場撥騎零軍一百一十二名以其半炒

鐵備用半屯田以給從之。

庚午進士王彥自陳臣家安福與奸惡外姻有連臣雖中進士實罪人應就繫上諭三法司成材勿棄且有罪能

自陳可矜并其家宥之。

侯冠浙東磐石

癸酉土魯番總統古麻刺甲遣倖答失里等貢馬賜鈔

幣有差

甲戌設四川茂州儒學

陝西鄜州請浚故道引水南流復築城垣從之

沙州都指揮困即來赤斤蒙古衛指揮塔力尼等遣使貢馬 賜鈔幣有差

四川越雋等衛指揮蔡旺等西陽永寧二宣撫司冉興戴亮及九姓長官司土官任福各遣人貢馬俱賜鈔幣

庚辰廣東南海縣河泊所新增魚課米二百六十六石有奇

雲南麓川平緬宣慰司思仁發遣人貢象馬 賜之絲幣

陝西寶雞知縣尚英奏本縣歲綿花綿布乞就本縣運赴

皇明大政紀 七卷 五十五

漢州不必運布政司徒勞人力及陳倉東河等驛積州可

二十餘年若將永樂九年草折鈔收支官民兩便悉從之

河南臨漳縣主簿趙永忠奏河決低下土田不堪耕種乞

令被災之民別於漳河旁近擇高阜荒地開種從之

乙酉董下韓胡地面頭目南科遣人朝貢且言容隆豪調

門二招討侵掠鄰境請兵伐其罪 命賜絲幣降勅以別

遣人令彼改過若其稔惡不悛發兵未晚諭之

友帖衛指揮亦令哈建州衛千戶牢若禿等奏願入開原

及自在州居住從之 賜資如例

丁亥哈密回回馬黑麻哈非思遣人貢礮砂 命禮部給

鈔

六月內官鄭和等使西洋諸番國襲執錫蘭王亞烈苦柰

兒歸獻俘 命姑釋之擇其屬之賢者嗣立

時苦柰兒貪暴不輯睦鄰國數邀劫其往來使臣諸番

皆苦之和等奉使歸經其國苦柰兒遂誘和至國令其

子納顏索金銀寶物不與潛發番兵數萬劫和舟而代

水拒險絕歸路使不得相援和覺之即擁眾回船路已

阻絕和語其下曰賊大眾既出國中必虛且謂我客軍

孤怯不能有為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率所領兵二

十餘萬間道急攻王城破之生擒苦柰兒并家屬頭目

番兵復圍城和與戰大敗之遂以歸 上曰蠻夷禽獸

耳何足深較命禮部擇其屬之賢者立為王遣還國并

皇明大政紀 七卷 五十六

赦苦柰兒遣歸

右庶子楊榮奔喪還起復至京召對閩中民情風俗 劾

戶部優免其家徭役

會通河成

可以汶泗為源汶水出寧陽縣泗水出兗州至濟寧而

合置天井開以分其流南流通於淮而新開河則居其

西北流由新開河道東昌入臨清計三百八十五里自

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啓閉舟行便之

速交趾右叅政解縉下獄

先是縉入奏事適 上北征見 皇太子而歸 上還

京漢王言縉曠 上遠出覲儲君無人臣禮 上怒時

後討王汝玉亦以罪謫交趾。縉偕汝玉趨廣東娛嬉山水。且言請用數萬人鑿頓江以便往來。上大怒曰：爲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汝玉俱下獄。周宗範謝垣伏誅。

七月交趾諸將英國公張輔、黔國公沐晟等敗賊黨阮師胡具、鄧景異等于九真州。月常江尋復敗黎蓋兵于臨安。殲之。

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三百餘戶，給糧三千七百石有奇。上諭：今後但遇水旱民饑，開倉賑給，毋令失所。

上曰：大旱民饑，隋文帝不發倉賑，聽民流移，未歲計所積可供五十年。今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

皇明大政紀

七卷

五

年則歛凶年則散，但有二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倉廩雖豐，民心不瞻，煬帝無道，遂至滅亡。前監具在。

八月，工部尚書宋禮等百六人開會通河畢，還京。工部尚書宋禮請疏沙河築堰，從之。

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聞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沙淤塞河口，宜趁時開濬。況沙

河至十里口，故道具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身宜築堰者計百八十丈，從之。

命右庶子楊榮等主考應天鄉試，命宴于本府。

撤棘取中式舉人徐則寧等三百名。

滿刺加國王拜里迷蘇刺率其妻子及陪臣入朝。

九月，通政司言：黃巖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葬古所進楚王書稿，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勿聽。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卽位，命有司

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皆朕未卽位以前事，悉毀

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況天下之主，豈當念舊惡如唐之王魏、太宗素宿憾而信之，卒相與

皇明大政紀

七卷

五

成治功。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追咎往事。

皇太子令庶子楊榮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

皇太子諭諸皇孫曰：此皇祖近臣，汝輩當禮敬，榮

講授有程度，諸皇孫多所進益。皇太子召榮獎諭

切至，且曰：他日學成，卽汝訓迪之功也。榮在春坊，每進

講，能必從容以正心，務德親賢，去邪尚儉，戒逸之言，進

深見嘉納，或訪以正務，必陳其切要，及先後緩急施行

之序，皆懇切無少避忌。

十月，詔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錄。

上以前監修總裁官李景隆、茹瑺等心術不正，又成於

急促未極精詳巡幸主北京之初命胡廣等重修至是命姚廣孝真原吉為監修官胡儼備淮楊榮為總裁官楊士奇金幼孜等為督修官皆賜勅勉勵

兵科給事中倪峻言有內官奏千戶不待朝命擅發兵捕盜請治其罪上以千戶無罪戒諭之

上曰國家養兵正以除奸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眾捕之使民免於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勢張民受害多矣聞豎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峻惶恐而退

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免力帖木兒為忠義王

十一月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率舟師追捕反賊陳季

皇明大政紀 卷七

李九

擴等於海上梟賊首一千五百餘人以徇餘賊散走林莽泥澤中盡殲之

自是廉福安諸州縣皆平

哈密忠義王免力帖木兒受封尋卒封李羅帖木兒為忠順王

上御奉天殿立皇長孫瞻基為皇太孫冠於華蓋殿

詔蠲陝西山西河南自永樂八年以前拖欠稅糧

十二月遣指揮木答哈阿升哥賚諭朵顏福餘泰寧三衛頭目如能悔過即還所掠戍卒仍納馬三千疋贖前罪不然發兵誅叛悔將何及

諭曰兀良哈之眾數為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

守臣節我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餘朵顏泰寧三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眾臣屬既久後竟叛去及朕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畧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聚蕃息朝廷于爾可為厚矣比者爾等為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又遣苦列兒等給云市馬實行窺伺狡詐如此罪奚可容

閏十二月令百官條上軍民利病

詔在內七品以上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堪任牧民風憲者吏部考驗如果賢能量才擢用其不職者連坐舉主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款請併屬女直吐蕃諸部不許

皇明大政紀 卷七

六

上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姦謀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鑄永樂通寶錢

壬辰永樂十年正月丙戌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戊子封右軍左都督吳允誠為恭順伯

刑科給事中曹閏等劾定國公徐景昌趨朝不循禮度又縱家奴犯法乞垂懲戒上令景昌從師講學勿預政事

己丑刑部都察院六科劾奏天下朝覲官千五百餘人

合多未完請付法司究治。上命各部條目已完者八十餘員賜鈔五十錠復職餘未完者亦有復職。

朝覲官各上政務。命六部議便于民者行之言有不當勿問。

上問鴻臚寺及六科曰前日命朝覲官言民瘼已言者

幾人對曰百十人。上曰一郡一縣未必都無一事可

言都無一民不安盡今日皆須言緘默者罪于是各官

悉上所言。

福建閩清縣言本縣及福清糧歲皆分運福州鎮東三衛

本縣近福州而涉海赴鎮東福清甚近鎮東乞各從近便

迎納從之。

皇明大政紀

七卷

六

廣西都結州言本州糧歲運納太平守禦千戶所行四百

餘里險阻甚難南寧至本州可通舟楫乞改納南寧為便

從之。

乙未兩淮都轉運使鮑軍等言近年朝廷以營造召商

中納北京鹽糧令各處罷中往歲所中鹽停支令淮揚二

府人民每歲食鹽五萬餘引亦宜暫停候北京罷中然後

納與從之。

山東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兗州東昌定陶等縣地曠民

稀宜擇青萊諸郡丁多田少者分居就耕蠲役三年從之

河南洛陽知縣姚弘言本縣舊有水田歲輸粳米今為陸

地乞令納粟從之。

廣東樂昌知縣徐善言本縣耕農多稻少麥請自今止

令輸米從之。

丁酉大祀 天地于南郊。

上還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慶成禮。

戊戌以郊祀禮成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庚子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外觀鰲山三

日。

命中官賜戶部尚書夏原吉母鈔二百錠。

原吉侍母往觀鰲山 上聞之曰此賢母也即其家賜

之。

壬寅諭吏部尚書蹇義禁差守令。

皇明大政紀

六

諭曰守令郡邑之長昔人每戒數易蓋牧守之寄甚重

須久於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雜務輒差正官意在成

事之速此殊不識大體自今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

俾專職理民。

癸卯復設陝西金州千戶所東洋西洋二關。

甲辰罕東土酋屢為寇盜劫掠 遣指揮康壽賚勅戒飭

之。

補州宣慰司楊昇遣兄亮貢馬以白金文綺賜之。

保清宣慰司彭勇烈遣人貢馬 賜之鈔幣。

思州宣慰田琛母楊氏來朝貢馬 賜之鈔幣。

乙巳趙王高燧還北京 皇太子親送之江東門。



丙午寧夏總兵官安遠侯柳昇械送叛賊察罕等至京誅之。

山東左布政周璟言大同歲用馬草皆令大原平陽澤潞運給往復三千里民用困乏而大同所屬天城陽和等衛地皆平川秋多青艸乞令以時採儲往給大同以太原平陽澤潞諸郡縣艸儲于附近驛舍從之。

丁未陞國子司業趙季通童子莊為趙府長史。

勅都督賈義尚書宋禮領舟師運糧赴北京。

戊中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劉翥劾中軍都督郭義尚寶司少卿朱瑒孟春時享太廟無故不陪祀。命鞫之。

己酉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許堪言去年衛河水溢河岸倒

聖朝太政紀 卷七

塌乞勅有司修理。命工部移文尚書宋禮相度措置。

陝西隴州言民饑。命戶部發州倉粟一萬二百三十石賑之。

河南靈寶永寧二縣言今旱災并八年虧糧乞折輸鈔帛。

從之。

山西平陵縣言連歲旱澇民食不充乞以八年九年糧折

輸鈔幣從之。

庚戌雲南景東等府土官知府陶幹等遣人貢馬。賜鈔幣有差。

命國師班舟藏卜為大國禪師把湛查包刺麻俱為國師。

辛亥法司劾山東都指揮吳旺以公事決人致死當斬。

上以非私事姑宥之。

壬子令法司凡奸民越訴當笞者免罪。令挈妻子徙北京

良鄉涿州昌平武清為民種田給路費三年始供租調誣

告犯徒流笞杖者亦免罪挈妻子徙盧龍山海永平興

州為民種田不給路費一年供租調。

癸丑貴州宣慰司安卜葩遣人貢馬。賜之鈔幣。

山東稷山等縣耆老言歲歉民饑採茨藜掘蒲根以食乞

賜寬貸徵賦。命戶部遣官賑濟其布政司及所屬郡縣

官蔽不以聞者悉械送京師論罪。

甲寅陝西淳化縣及河州軍民指揮司言水旱田稼不登

乞今年稅糧折輸從之。

聖朝太政紀 卷七

置濟寧州南城垣。

二月庚申山西猗氏縣耆民張彥清等言累歲旱澇田稼

不登乞以八年九年迺租折鈔帛。命悉除之。

辛酉詔免山西河南永樂八年以前逋租。

命翰林侍講楊士奇金幼孜上考會試賜宴禮部。

壬戌勅戒靖江輔國將軍贊億用錢債繫人妻子鬻居以

償械左右小人送京師。

勅諭兵部及各處總兵官張輔等武職自永樂十年二月

初七日以前有犯笞杖徒流遷徙罪名皆宥復職如特恩

與功再犯必誅不赦。

置河間衛。命兵部凡北京之民見在遠衛為軍亡故者

其戶丁就補河間新衛別調人補之。

乙丑勅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琥與豐城侯李彬熟計諸降虜及新附者悉送京師設法隄備毋致逃竄。

丙寅戶部言湖廣五寨長官司業濫等七洞人民歲課硃砂近因酋賊殺虜累歲有虧命除之。

戊辰命禮部尚書呂震論考官楊士奇金幼孜精選試卷論曰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母過百人其務精選收散木累百不若得良材一株也。

庚午勅平江伯陳瑄都督宣信率舟師海運糧餉赴北京。

乙亥琉球國山南王汪應祖遣使臣阿勃吾斯古貢方物賜宴及鈔幣。

皇明大政紀

七卷

六五

廣東信宜縣根竹洞猺首陸仲八等來朝賜衣及鈔。

丁丑改戶部右侍郎王彰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庚辰遼王植有罪削其護衛及儀衛司止給軍校厨役三百人備使令。

命戶部減涼州鹽糧則例名商中納以供軍餉待糧用充足則仍其舊。

定納涼州鹽糧淮浙鹽每引三斗五升河東每引二斗四川每引一斗五升。

辛巳禮部奏會試取中式舉人林誌等一百人賜考官楊士奇金幼孜宴于本部。

癸未居太平都桑歌失里弟完者克貢駱駝賜鈔幣紵

絲綾衣各一襲。

三月丁亥命豐城侯李彬充總兵官率兵討甘肅叛寇八月思柔羅友等令恭順伯吳允誠等悉聽節制。

戊子廷策會試中式舉人林誌等百人及前科未廷對舉人林文澧等六人賜馬鐸林誌王鈺進士及第黃乾等三十名進士出身黃祖等六十四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仍賜宴于會同館。

辛卯賜烏思僧丹竹領等禪衣及鈔。

壬辰鑄征蠻將軍印。

癸巳命進士原習譯書蔣禮趙勗徐俊何賢潘勤黃裳羅興楊榮張觀馬馴王橫劉濬胡讓邵進宋顯復為庶吉士。

皇明大政紀 七卷 六五 仍隸翰林餘二三甲進士分刑部都察院理刑。

定州衛軍趙四獻馬產驢有肉角類麟陞四為小旗賜鈔一百錠綃四疋。

甲午夜月犯軒轅大星。

乙未兀速麻河等處女直野人頭目把失等三十人來朝命為法因河衛千百戶鎮撫賜冠帶襲衣鈔幣。

丙申雲南左叅政呂明善言武定尋甸廣西三府居民繁庶請設學校從之。

上曰學校風化所係人性之善蠻夷與中國無異特在上之人作興之耳。

增置應天府都稅司副使分管三山門外沿河塌坊官稅

戊戌女直野人頭目阿刺孫也兒怯等來朝。賜衣鈔幣。  
辛丑雲南廣西府工官知府阿覺鎮康州土官知州曩光  
孟璉長官司長官刁懷罕特冷土官班野騰衝千戶所土  
官千戶汪用洱海衛土官百戶楊祥鳳溪長官司司長官牙  
各遣使貢馬及方物。賜鈔及文綺表裏有差。

壬寅賜漠北來歸韃靼瓦剌及等宴。

甲辰蠲北京所屬水災郡縣租稅。

丁未都指揮程忠等使哈密還忠義王孛羅帖木兒遣陪

臣阿都兒火者貢馬謝恩。賜鈔千錠文綺二十疋。

哈的蘭之地回回賽因哈里等來朝貢馬。賜賚遣歸。

戊申勅武義伯王通等天壽山營建將完工匠役久戶無

皇朝大政紀

七卷

六七

次丁者悉遣歸仍命所過官司給行糧。

修浙江平陽縣捍湖隄岸。

河南遂平縣水決河隄沒田四十餘頃被災一百三十六

戶。皇太子遣人賑恤之。

巳酉雲南沅江軍民府土官中旺等貢馬及金銀器。賜

襲衣鈔幣有差。

庚戌交趾太原府同知貢琛言交趾亡故官吏妻妾路遠

不能歸。往往更嫁。有傷風化。乞今後官為續食。遞送還鄉

守制從之。

壬子失里線等衛女直野人頭目桑哥失里哈等五十一

人來朝。命為指揮千百戶鎮撫。悉賜鈔幣。

癸丑賜翰林院學士胡廣等五員二品織金紗衣各一襲。

甲寅陞順天府知府張貫為府尹。同知嚴節為府丞。

官制視應天府。其大興宛平俱陞正六品。

設祿谷長官司隸雲南鎮沅府。

四月丁巳陞鴻臚寺左寺丞許廓為工部右侍郎。

韃靼瓦剌歹奏願居北京從之。賜予如例。

庚申浚北京通流等四閘河道一萬七百三十七丈。

壬戌工部尚書宋禮奏自衛河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二里

內五里舊河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平地。今開河泄

水以入舊黃河。則至海豐大沽河入海。上命候秋成為

之。

皇朝大政紀

七卷

六八

癸未勅開平備禦成安侯郭亮自開平至懷來宣府萬全

興和各山頂置五砲架有警即發。庶易為隄備。

徙廣寧衛鐵山馬市于團山。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彰劾陝西按察司僉事馬英。激肅

州衛寄居回回指揮哈刺馬牙為變。殺御史陳綺。都指揮

劉秉謙。大掠而去。命磔英于市。

江西安仁知縣曹潤奏請復設惠民藥局。養濟院從之。

甲子諭兵部飭勵太僕及各都司衛所管馬官。各盡乃心

歲終具實數來聞。當考勤怠施賞罰。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彰言監察御史陳孟旭受賍枉法。

當絞。文獻盜課銀當斬。皇太子從之。

涼州衛都督同知柴別力哥等七十七人來朝貢馬。賜鈔幣有差。

福餘三衛指揮使喃不花等如勅書遣人納馬贖擄掠邊卒之罪。

丁卯四川益興井竈丁言本井近年崩塌修淘不通致虧課額請開煎鹽亭縣長豐天城二井從之。

己巳哈的蘭回僧人馬黑哈蠻哈密回回百戶阿馬丹等來朝貢馬及方物玉璞。賜賚有差。

庚午命築遼東開元西門土城以處韃靼之歸附者。朝鮮國王李芳遠遣陪臣閔海翼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使坤宜堪彌等貢馬及方物。萬壽聖節賜鈔及文綺。

皇明大政紀 七卷 六九

表裏有差。河南許州襄城長葛臨潁泌陽等州縣民饑。命戶部給粟萬二千五百二十六石賑之。

辛未。萬壽聖節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癸酉戶部言浙江臨安縣民因水災虧允益糧萬三千一百八十餘石請令以鈔折輸。命蠲除之。

甲戌涼州衛都督僉事阿魯卜里等及遼東自在安樂二州指揮僉事賈你等來朝貢馬。賜鈔幣襲衣。

山西平陽翼城等郡縣民饑。遣戶部員外郎孫恪賑之。凡十六萬九千六百餘戶給粟三十一萬四千二十石。

有差。

己卯忽石門指揮僉事兀丁哥建州衛副千戶可奚等自陳願居自在安樂二州從之。賜予如例。

辛巳賜在京文武百官夏布有差。命直內閣學士胡廣等五員賜同尚書。

權進士胡槩蕭常弋謙鄧直李曰良金庠等二十三名監生張勤等一十六名為監察御史。

山東萊州府民饑。命戶部遣官發粟賑之。計粟五十八萬三千八十石。

五月甲申朔賜在廷文武百官扇。乙酉瓦剌順寧王馬哈木等遣其知院海峇兒等請天兵。

皇明大政紀 七卷 七九

除阿魯台乞軍器及賞賚部屬。命宴賚其使而遣之。命山西中益商民於宣府萬全懷來興和五衛輸納一萬備官軍俸糧。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彰言金吾右衛指揮李嚴逐母不養。命磔于市。

丙戌命禮部揭榜申明洪武僧道嚴禁。諭曰佛道二教本以清淨利益羣生今天下僧多不守戒律民間修齋誦經動輒較利厚薄又無誠心甚至飲酒吃肉遊蕩荒淫畧無顧忌又一種無知愚民妄稱道人一槩蠱惑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化洪武中僧道不務祖風及俗人行瑜珈法稱火居道士者俱有嚴禁即

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丁亥賜哈密忠義王孛羅帖木兒使臣阿都火者宴。

廣西河池縣民言縣有銀礦大發長沙民言其鄉產銅採煉可獲厚利。上皆斥之。

上曰獻利以圖僥倖者小人也國所愛在民安不在干利。

巳丑勅鎮守興和都指揮王煥等阿魯台或進馬歸附須詳察其實勿遽納之。

庚寅修四川棧道。

辛卯哈密忠義王孛羅帖木兒請以僧速都刺史為都綱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卷七

七

勅甘肅總兵官豐城侯李彬所獲叛賊闊脫赤人口就給原獲官軍馬駝令軍衛牧養。

四川按察司副使周南言涪州并長壽縣見積倉糧五萬餘石約可支十年。今貴州各衛所俸糧俱于重慶民倉支給如將涪州長壽倉新舊兼支可免朽腐從之。

丙申陝西秦州民張源言鞏昌臨洮等府歲稅運甘州相距二千餘里皆陸行甚艱乞收儲本處倉遇農隙令附近州縣民運輸蘭縣倉自蘭縣至甘州每五十里設站一或役刑徒或令官軍轉輸庶少蘇民力從之。

辛丑命都督僉事費瑄督運衛輝館陶倉粟二十一萬四千四百五十餘石赴德州。

河南開封等府縣水災免糧四萬三千四百二十石有奇哈密衛指揮虎禿帖木兒等來朝貢馬及礪砂賜之鈔幣。

甲辰江西寧縣大雨山水泛漲漂民舍事聞皇太子遣人撫恤。

丙午思南故宣慰使田大雅母楊氏率官屬六十五人來朝貢馬及方物賜鈔文綺紗帛有差。

辛亥武清縣民一百一十餘戶遺原給報効蠲芻糧徭役牒有司復徵其徭役事聞悉蠲之。

六月甲寅廣東瀧水縣丞馮原泰善撫諸徭陞為德慶州判官。

皇明大政紀 卷七

七

丁巳禮部言滿刺加國榜葛刺國遣使朝貢將至命差人往鎮江府勞之。

戊午建武當山宮觀命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董其役。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 劾訓導 經過平陽朝王

王免見遂造王府官飲酒當逮問不聽。

上曰王自免禮固非其不往見王府官必其交親故造之飲酒敘歡亦人常情無罪今外夷來朝者與人交易尚不禁人況與王府官往來乎不聽。

戶部言四川羅召樊家二井崩裂虧歲課近有明月太平二井比舊額稍增宜開煎從之。

已未湖廣按察司僉事胡璉言武陵縣民居湖泊不宜種麥乞令納米從之

庚申以韃靼把都禿哈刺為百戶賜冠帶襲衣及鈔幣

浙江按察使周新言永樂九年湖州府所屬被霖潦盡沒窪田負糧十七萬二千四百餘石有司不與分豁民被迫

責日就逃亡命戶部亟遣人覆實蠲免

辛酉建州衛指揮僉事李顯忠奏塔溫新附人民缺食命戶部遣人發粟賑之

上曰薄海內外皆吾赤子遠人歸化尤宜存恤

壬戌增建習譯書館二十楹

癸亥賜國子監琉球國雲南四川官民生懷得等一百三

十六人夏布藍衫絛靴

刑部侍郎張本言浙江送至奸惡鄭公智外親宋濂之孫

請罪如法上以濂勞宥之遣歸

河南鄆陵臨漳二縣大水沒田禾事聞皇太子遣人撫

視

夜月犯心宿後星

戊辰山西左布政使周璟言平陽榮河大原交城捕蝗已

絕命巡按御史驗之

庚午諭兵部尚書方賓靖難故管子弟皆幼弱可令襲職

給全俸俟長成比試不中罪之未晚

諭曰朕適見所引故管子弟比試者不覺愴然蓋初舉

義之時其父兄忍饑冒寒苦百戰不幸有死于戰陣或沒於疾病今觀其子弟幼稚若令如例比試而後襲職必未謂武事而田是絕其俸祿無以自存矣

辛未賜靖難子孫襲職者鈔有差

上謂侍臣曰諸將與朕同起艱難亦當同享安樂而今有亡故不逮者矣雖有子孫襲職豈能悉得其所昨在

官中對諸子諸孫甚樂因念及諸將子孫心不能已故加之恩故朕於一飲一食之際未嘗不思艱難之時學

士胡廣對曰陛下所以得衆心保洪業蓋在於此

工部主事蘭芳按視塩中隄決河請依舊河岸捲土為掃樹椿捍禦之不重為民患從之

湖廣荊州武昌漢陽黃州常德等府大水沒民廬舍田禾

事聞命戶部遣人巡視撫綏

壬申浙江按察司奏浙西水潦通政趙居住匿不以聞逼

民輸稅命戶部遣人覆視但田禾壞於水者蠲其稅民

被水甚者官給粟賑之

滿刺加國拜里迷蘇刺遣姪西里撒麻蘭禮牙等貢方物

癸酉禮科給事中引法司所逮犯人內一二人欲有所陳

訴錦衣衛官促之起遂不得陳上惡其蒙蔽戒錦衣衛

官繼今敢爾者必誅

甲戌勅戶部令發粟賑河南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

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逐下獄

勅曰朕為天下主所務民安而已民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八巡行郡邑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河上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穀豐登者若此欺罔罪於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

陝西西安等府老人詣闕謝賑濟恩 命給道里費遣還 上召問老人今歲禾稼如何對曰來時甚茂 上曰禾稼雖茂民力未甦凡所借用官糧今年不責爾償候下年豐熟令償老人叩頭謝 上命戶部山東山西皆准此例凡經賑濟者悉免詣闕謝恩

乙亥詔賽弗丁嗣為榜葛刺國王賜錦綺襲衣帳幔傘蓋 明大政紀 七卷 七十五 磁器等物

丙子諭工部修國子監 通政使奏有軍官舍人以其父嘗遇海賊退避為平江伯所殺不當襲今乞矜憫 上以其越制祈恩命兵部發戍交趾復以爾能奮勇立功則朝廷不終棄勉之 丁丑鎮守遼東都督劉江等今阿魯台遣人修貢心不可測毋怠邊備

戊寅命北京行後軍都督府量撥軍夫運宣府萬全衛倉粟二萬石往開平備軍餉 壬午命幼軍無妻室者官為婚配仍給鈔資其家 七月丙戌賜在京文武堂上官兜羅綿被有差直內閣學

上胡廣等五員賜同尚書 直隸吳江長洲崑山常熟四縣水災免糧一十三萬八千六百九十石有奇

順天府言盧溝河水漲壞橋及堤岸八百二十丈壞官民田廬溺死人畜 命戶工二部遣人撫綏修築

丁亥巡按福建監察御史陳智劾右布政張拱辰贓罪 命都察院追鞠之

戊子廣西結倫州土酋馮郎黃等來朝貢方物 賜之鈔幣

己丑諭兵部選韃官閑居老成謹厚者教民畜馬 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教民居真定定州者赴

明大政紀 七卷 七十六 順天等府教民但令教飲飼之宜若孳息不及數者無預

辛卯寧夏總兵官安遠侯柳昇奏請築察罕腦兒舊城河凍之時撥軍邏巡 賜勅以難守諭之

勅曰修城之策固善未知城成之後守者當用幾人少則難于守備多則難于餽餉朕意此城不過關防一二逃卒若寇猝至不能禦之反以資之如何爾更熟議

如果便利即聽修築 甲午鑄永樂通寶

丙申封耶把乃那為錫蘭山國王 先是國王亞烈苦奈兒罪執至京 上命擇其屬賢者

立之。至是禮部詢國人咸謂耶把乃那賢。遂遣使立之。時羣臣請誅亞烈苦柰兒。上曰。蠻夷禽獸不足誅。赦之。亦遣歸。

指揮岳山等七十二人使北虜。還進馬四百四十七匹。命禮部給紗絹綿布償之。

丁酉。賜文武百官西洋布有差。

辛丑。免四川通江縣歲輸不及茶課三百七十萬四千四百斤有奇。

後軍都督薛祿等言各衛軍官子弟皆有進用之日。宜及時操練武藝。

壬寅。勅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琥等。土韃軍民終懷反側。

皇明大政紀 卷七

七七

宜徙入蘭縣。就糧西寧衛土官指揮所管番民。調其精壯。赴野馬川防寇。

原任四川會知縣張邦達。坐累戍邊。以薦出使榜葛刺。還奏稱旨。擢河南道監察御史。

癸卯。諭都察院令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不許中官干預。

乙巳。朝鮮國王李芳遠遣陪臣李安愚奉箋貢金銀。賀皇太子千秋節。賜之鈔幣。

丙午。皇太子千秋節。免賀禮。

丁未。勅寧夏總兵官安遠侯柳昇。今叛虜毛哈刺等窮寇無食。或來擾邊。宜嚴備禦。

浙江嘉興縣水災。免糧三千六百一十五石。

戊申。遣中官吳賓等。賞勅賜瓜哇國西王都馬板錦綺紗羅綵絹千匹。并文綺襲衣。

己酉。浙江平陽縣獻嘉禾百六十四本。命戶部遣人巡視四方水旱。不可恃此。

四川布政司奏。天光井雲吉井。開煎年久。歲虧鹽課。今安岳縣古跡竹筒大井小井。比舊有增。宜令開煎。從之。

八月。癸丑。朔。交趾總兵官張輔等。敗賊黨陳磊等。于神投海。檻鄧汝戲等三十五人。赴京師。

輔率舟師安謨海口。遙見賊舟由大安如神投海。且率都指揮方政等。擊之。賊舟四百餘艘。亦出神投海外。分

皇明大政紀 卷七

七七

三二

列爲三。時北風輔督衆衝其中堅。賊氣銳甚。官軍奮力直前。與賊聯舟。刀槊競進。火器迅發。賊不能支。即開船走。官軍追躡之。相與鈎束。殊死戰。自卯至巳。賊大敗。生

擒僞副衛大將軍陳磊。龍虎將軍鄧汝戲。黎目金吾武衛等。將軍校尉安撫團練巡檢等。使阮林等七十五人。

及其從賊千餘人。斬溺死者無筭。賊黨阮師等望風奔潰。輔丞督軍出海追之。不及。而還。磊等四十人被重創。皆斬以徇。

甲辰。諭兵部尚書金忠等。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者。充皇太孫隨從。

上曰。皇太孫年長。有志略。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



其遣人往直隸應天及江北鳳陽滁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

勅北京提督養馬官從公考驗軍士有用心養馬孳生及數百人賞鈔五錠不可冒濫其提督若仍循舊弊不悛改者罪不赦

已未勅邊將凡關外如長安野狐等嶺及興和迤西險惡之地皆崇石垣深濠塹以防虜患

庚申樂亭縣丞楊直言北京人民在各衛為兵死徙者戶無餘丁遺孤老無依乞給與口餉遣還故土就親存活從之

皇明大政紀 七卷 七十九

辛酉禮部言淳泥國王遐旺偕其母妻等來朝已至福建命郎中高謙等往宴勞之

修廣東新會圩岸二千餘丈

壬戌山東定陶河南中牟等縣者民詣闕謝賑濟諭戶部其未至者移文止之

上曰天子以天下為家則以天下為休戚比念民饑令有司發粟賑之此國之恒典况郡縣儲蓄正為民計而使人廢其農業遠來謝恩非朕意也其令止之

占城國王占把的賴遣使部該濟標等奉表貢象及方物賜鈔幣有差仍賜部該濟標冠帶

丙寅旦壽星見丙位

女直野人頭目淮土奴塔失等百七十八人來朝貢方物命為指揮千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已巳皇親徐赫匿逃民法司請罪之命治如律

上詔赫曰跡遠小人尚相戒守國法不敢違汝乃敢狎恩先眾犯法昔中山王勳戚大臣謹守法度不敢縱越分毫能流慶子孫汝今縱肆如此豈是受福之道赫惶恐叩首上顧法司曰不可以私廢公治之如律

庚午諭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史昭宜與西寧侯宋琥豐城侯李彬協心併力關防涼州土韃軍民老的罕等徒入關

癸酉擢庶吉士劉翀為禮科給事中同吏科給事中張瑛

皇明大政紀 七卷 八十

國子監學錄王讓侍皇太子讀書

上曰朕聞讓孝于其親故擢用之

甲戌致仕右軍都督僉事趙清言其子琮為府軍後衛指揮使坐罪謫立功乞寬貸之以終養餘年上憫而從之

賜清鈔六十錠仍命工部檢勘功臣子孫坐事謫戍者悉以名聞

乙未修居庸關水門

丁丑戒諭甘肅總兵西寧侯宋琥豐城侯李彬互有猜疑宜改心易慮務在和協毋致悞邊事取罰

重建天禧寺

庚辰甘肅總兵宋琥等奏涼州土韃軍民老的罕等逃叛

都督糧滿都何銘等領兵追及之銘戰死擒獲叛賊弩峇兒伯顏等九百餘人械送京師老的罕等以衆遁

九月癸未朔湖廣黃梅縣耆民言江水泛溢圩岸坍塌傷民田千八百二十餘頃請闔郡丁夫修築從之

戊子勅宣府總兵武安侯鄭亨率師還京

辛卯重陽節賜文武羣臣宴

勅兵部天下衛所軍職自今日以前犯笞杖徒流當充軍及立功者已未發落悉復舊職月給半俸仍于本處立功

維犯死罪亦令復職於本處立功候有功給俸

甲子遣官祭天壽山亡及夫匠命有司函骨歸葬仍復其家二年

明大政紀 卷七

浚松江府上海蟠龍江袤十四里廣十丈

乙未以廣西潯貴等府縣徭蠻作亂除糧三千六百石

工部主事簡芳言分導中灤河流事宜從之

芳言天下水惟河為大故水患惟河為甚今於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于海河南之民免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掃座止用蒲繩泥艸不能經久臣愚以為若用木編成大圍若欄圈然置之水中以椿木釘之中實以石却以橫木貫於椿表牢築堤土則水可以殺隄可以固而河患可息如允臣言乞令河南近河府衛徵軍民於農隙採木春和修砌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彰劾山西參政何濂貪淫不律等

事 皇太子逮下獄

丁西湖廣高羅安撫司木柵長官司各遣人貢方物 賜鈔幣遣還

戊戌喃勃利國王馬哈麻殺蘇門答刺國王宰奴里阿必

丁各遣使貢方物 賜國王印誥及錦綺紗羅綵帛

己亥勅鎮守遼東都督劉江等瓦刺軍馬欲襲阿魯台當嚴固守備不得怠忽

甲辰陞工部主事簡芳為工部右侍郎

初芳為吉安知府有善政坐事謫為辦事官專治河渠以通漕運累有建明即還授都水清吏司主事至是尚書宋禮薦其才故有是命

勅武安侯鄭亨巡視興和各處關隘屯堡凡衝要處有坍塌者壘石甃砌務在堅固

乙巳擢山東昌邑訓導戴綸為禮科給事中侍 皇太子讀書

丁未渤泥國王遐旺等入朝貢方物 命宴于奉天門宴王母于三公府光祿寺旦暮給酒饌

十月癸丑朔享 太廟

甲寅修山東安丘縣洹河堤岸

戊寅平江伯陳瑄于蘇州嘉定縣青浦築土為山立候表識工成賜名寶山 方一百丈高三十餘丈

宣府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請調大同前衛帶管東勝衛中左中前所陽和衛帶管東勝衛前所俱于大同左衛增

益中左衛之。  
平江伯陳瑄築揚州海門縣捍湖堤岸萬八千餘丈。

已未命三法司出繫囚之輕者輸作贖罪有病令遣醫療之。

諭曰古人不得已而用刑故存欽恤後世以治刑為能事則必流於刻刻吏必為朝廷歛怨於平民卿等不宜效有此者宜速改之。

老過宣慰使刁線及遺頭目刁弄等貢方物。賜絨錦綺羅各五丈。

皇明大政紀 七卷

庚申復設湖廣南渭州以彭仲才為知州。

遼海衛指揮王謹等所招野人女直付羊右等願居開原授督罕河衛指揮千戶等官循例給賜。

癸亥命鎮守交趾都督韓觀督運廣東糧萬石赴交趾給軍食。

甲子遣使賚勅撫諭底里國王馬哈木納撲兒國王亦不刺金各賜絨錦金織文綺絲絹等物。

乙丑府軍右衛軍人李士文妻一產三男事聞。命循例優給。

夜月掩犯昴宿。

丁卯命 皇太子演武于方山。是日甘露降方山。遂採以

進羣臣表賀。

置遼東境外滿涇等四十五站。勅提領那可孟嘗等悉恭命毋怠。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滕宗智劾按察使譚友得才質庸下行止污濁不可玷風紀。命都察院治其罪。

戊辰 車駕幸城南武崗。

浙江烏程歸安長興臨海等縣水災免糧一十七萬四千五百石有奇。

浚山東維縣白浪河。

丁丑山西繁峙進嘉禾百五十八本。

三法司奏有軍病妻不治湯藥數毆其夫姑責之又擊傷皇明大政紀 七卷

其姑當就刑不孝之罪刑科不應覆奏。上以刑科遵三覆奏之例非禮止之勿罪。此婦即如法誅之。

戊寅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等軍至惡江偽少保潘季祐等詣軍門降承勅授季祐交趾按察司副使管又安府事。

於是偽將軍知府觀察安撫招討等使阮士勤陳敏陳全最陳全敏陳立阮爽等皆降。

庚辰命浙江湖廣江西及鎮江等府衛造海運船三百艘十一月壬午朔頒賜諸王及文武羣臣大統曆。

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逃居依赤斤蒙古衛指揮格力尼。亟遣人索之不發將為邊患。命庶

子楊榮會豐城侯李彬經畧。

癸未。通政趙居任奏蘇州逃軍言水澇傷禾。乞免秋糧。及奸民決隄壞禾。莫免稅糧。俱請罪之。命遣官往視。

上曰。言水澇者。果逃軍。可止坐逃軍罪。其言決隄車水。求免稅糧。恐無是理。蓋與其勞力決隄車水。曷若勞力治田。田中所入十分。以一分入官。九分入己。豈肯以一廢九。自受饑餒耶。殆非人情。且前時浙江按察司亦嘗言浙西水澇。趙居住不恤民隱。今居住此言。未可信。仍遣官往視之。

甲申。勅西寧侯宋琥。陞西寧衛指揮李英。勦戮叛寇。為都督。指揮僉事。餘將士有功者。各陞一級。并賜賚。有功勞

皇明大政紀

七卷

全

異等者。別具來聞。當加優賞。

湖廣湘陰廣東海康遂溪二縣。以水災免稅糧。

乙酉。諭河南等處左叅政等官李冲。高謙等七人。御史苗貫。謝庸等十人。佐方岳。任風紀。皆要職。當慎操履。務長忠厚。戒刻薄。其往勉之。

兀里奚山等衛女直野人頭目歡只忽等來朝。命為指揮千百戶。賜予有差。

丙戌。修儀真綠江堤岸。及夾港溪等處河道。

肥河衛指揮僉事木谷哈奏。願居遼東東寧衛阿刺山衛。指揮伯哈木等願居安樂自在州。並從之。賜予如例。

丁亥。開州民三人自陳。天壽山營造。願父子効力報國。

上遣歸勉之。

上曰。得無別有所為乎。命戶部審之。奏父子無別所為。報効益出誠意。上召廷諭之曰。爾意誠善。夫為民欲報國。不但効力役。若能安分循禮。務本棄末。修孝弟。忠信之行。和於家。厚於鄉。遵奉教令。不犯刑辟。使鄉里做效。悉為善人。如此。即是報國。何必出力。汝歸勉之。見鄉人老少。亦以朕言諭之。

孟誥土官刁猛甫等。遣其家屬貢馬及方物。賜錦綺紗羅綵絹。

戊子。命兵部及五軍都督府。自今有武官子弟襲職者。循洪武比試例。

皇明大政紀

七卷

全

上曰。在營生長者。循此例。若田里間出。未嘗習弓騎者。不可遽責成。須一歲中十試之。

庚寅。賜渤泥國王遐旺冠帶金織文綺衣。并賜其母冠服。其叔及頭目冠帶。

通政司奏有婦告前夫之子。不能供養。請治其不孝罪。勿聽。

上問是親生之子否。對曰。此婦于前夫。亦是繼室。蓋此子之繼母。上曰。所謂子母無絕道者。非為繼母。今繼母改適。即義可絕。已失節於夫。乃責人不能盡孝乎。所言勿聽。

戶部言雲南通安縣民饑。請以所貯課程小麥賑給。從之。

辛卯冬至。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丙午。遣太監鄭和等齎勅往賜滿剌加瓜哇占城蘇門答刺刺魯柯支古里喃淳利彭亨急蘭毋加異勒忽魯謨斯北刺雷山孫刺諸國王錦綺紗羅綉絹等物有差。

丁酉。山東都指揮僉事李凱等督運衛輝等處糧百六十五萬九千二百七十餘石至北京。

戊戌。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言。吳橋至天津等衛大水決隄傷稼。切見德州東南黃河故道及土河。乞開二河以分水勢。命工部侍郎藺芳往經略之。

河間獻縣言水決真定之饒陽武強等處隄岸。湮沒下流。皇明大政紀 七卷 八十一

田廬乞集夫修築從之。辛丑。諭兵部尚書金忠嚴禁各衛養馬官軍。不許怙勢蹂踐民禾稼。仍行按治御史。巡察犯者并本伍頭目悉罪之。

壬寅。命揚州等衛造海風船六十一艘。戶科都給事中胡濙奏陝西通年積草氾爛。今作侵欺追賠。民甚不堪。上命戶部賑濟虧折馬州。悉免追。

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外夷異類之人不宜置左右。引玄宗徽欽為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上容之。

上覽畢。以示羣臣曰。所言近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何必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非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

日碑。唐太宗用阿史那杜忸蓋。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播遷之禍。正是不明於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荒縱無度。以致夷狄之禍。豈因用夷狄之人致敗。朕為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致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朕恒語卿等。言事之人。有乖謬。當容之。罪之。則言路塞。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爾為大臣。此言亦非忠矣。

乙巳。考郎兀衛千戶兀魯不花。乞於北京居住。從之。賚予循例。

皇明大政紀 七卷 八十二

修廣西潯州衛城池。浚鎮江京口新港。甘露三港。達于江。

遼東都指揮同知兀凱等奏。建州居住指揮宇速。趙歹。都劉伯顏等乏食。命發粟賑之。

十二月。壬子朔。復命工部尚書宋禮。祿木四川。平樂蠻賊莫彥恭等聚眾劫殺良民。廣西都指揮葛森奉命勦平之。

甲寅。擢監生劉端為戶科給事中。專掌北京皇城門勘合。修靖海縣至青縣河隄。

四川安縣言歲徵茶七萬三千三百八十四斤。比年茶株枯死。採納不敷。乞茶課折鈔從之。

戊午。勅武義伯王通天壽山夫匠得代者令原管官領回。有司給行糧病者予醫藥。

癸酉。勅宣府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今阿魯台移近開平。遣人來貢。須謹備預防之。

保定府安州奏水決直亭河口。乞起夫修築。命候春爰築之。

甲子。暹羅國王昭祿羣英哆罷諦刺遣坤文琨等奉表貢方物。遣中官洪保等往賜其王文綺羅帛。

丙寅。勅寧夏總兵安遠侯柳升領兵還京。陝西大同調用者。令還各衛。

烏思藏尚師昆澤思巴來朝。先遣人進舍利佛像。

皇明大政紀 卷七

八十九

丁卯。刑部侍郎張本等言御史張循理擅轄軍職。宜正其罪。從之。

己巳。以仁孝皇后梓宮將歸山陵。命工部侍郎蕭芳

通政司右通政樊敬錦衣衛指揮莊敬等沿途預備宿頓治橋道具車船。

諭各王府免來京送。仁孝皇后葬。但遣官來祭。

庚午。以水災免湖廣黃州常德二府糧萬九千五百石。河南中牟河內等縣糧千六百石。

辛未。修京城各門樓。

湖廣華容縣言水決安津等隄防四十六處傷民禾稼。功九難成。命發旁縣民併力修之。

壬申。戶部言邳州水災。民乏食。命監察御史乘傳往賑之。

癸酉。勅都指揮使張麟鎮守寧夏。

乙亥。詔明年巡狩北京。

勅山東等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揚州等衛選精銳騎士及步卒。各委官管領。赴徐州等處駐劄候。駕扈從

山東都司及潼關衛駐德州湖廣都司及睢陽揚州淮安各衛駐徐州陝西山西都司駐真定邳州沂州各衛

駐濟寧中都留守司及宿州徐州各駐本處皆給行糧及賜鈔為道里費。

丙子。立春。

皇明大政紀 卷七

七卷

九

上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賀禮。賜宴。

丁丑。韃靼太師阿魯台遣所部把禿答蘭兒不花等貢馬二百匹。賜鈔幣有差。

刑部等衙門侍郎張本等劾御史劉翼同掌道御史袁綱挾讐非法考訊兵馬主事李貞致死。論以斬罪。而御史陳

耘知而不舉。應徒從之。

戊寅。勅甘肅總兵豐城侯李彬勿進兵伐塔力尼。先是以西寧侯宋琥言赤斤蒙古衛指揮塔力尼匪叛

賊老的罕等。命翰林侍講楊榮詣甘肅與彬商略發兵伐塔力尼。彬謂叛寇固當誅戮。但軍行道路險惡。難於餽運。榮亦謂隆冬非用兵之時。且有罪不過數人。官

軍所至不免濫及無辜。彬猶豫，請自歸奏之。既至，見上具言所以，未可進兵之故，遂勅止勿進。

遣人賫勅諭塔力尼擒老的罕等送來，當行賞賚。不然，發兵討叛，非赤斤之利。

降安定王尚玠為庶人，安置泗州。

綬浙江按察使周新

時錦衣衛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

新捕治之，千戶脫走，訴于綱。綱奏新專擅，上命官校

逮新至。陛前抗聲陳其罪，且曰：按察司按事與在內

都察院同。陛下明詔也。臣奉詔擒奸惡耳，柰何罪臣

臣歿且不憾。上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

皇明水政紀 七卷

為直鬼。上尋悟其冤，顧問侍臣曰：新何許人？對曰：廣

東歎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悼惜者久之。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陪臣李從茂等貢方物，賀明年正旦。

賞賚如例。

是歲天下戶一千九十九萬二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五

百三十七萬七千六百三十三，賦稅三千四百六十一萬

二千六百九十二石。

癸卯永樂十一年正月辛巳朔日食，免朝賀。

先是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

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曰：震對曰：日食與

朝賀之時先後不妨。侍郎儀智曰：總然同日免賀為當。

上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黃淮楊榮金幼

孜皆未有對。楊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

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

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

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其免賀及宴仍賜百官

節鈔。

勅諭奸黨蘇黃等遠親未拏者悉皆宥之。有來告者勿論

時翰林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

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為鄉人所持，習禮不

自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

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於

是奸黨漸解。

二月，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學

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扈從。吏部尚書蹇義學士

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輔。皇太子監國。

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及思州新化黎平石阡思南

鎮遠銅仁烏羅八府。

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思州諸宣慰司。思州所轄二十

二長官司，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仍設都指揮使司。鎮

守其地。及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數

相攻殺，抗拒朝命，乃勅鎮遠侯顧成以兵擒之。命戶

部尚書夏原吉等議分設長官司為府。

三月田琛田宗鼎伏誅以工部侍郎蔣廷讚為貴州左布政使

四月諭禮部尚書呂震今後司府州縣官至京所言有切民情治理者宜旌賞之否則重懲勿貸

諭曰朕嘗命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民間利病近有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為言者及驗視之田野

荒蕪人民饑寒蟲蝗皆不以聞朕已寘諸法

五月癸未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

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

自皇太孫而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

皇明大政紀

卷七

九

發皆中上喜命儒臣賦詩賜羣臣宴及鈔帛有差

交州比江府土官陳麻歷阮必恭等及耆民百有八人來朝悉賜鈔遣還

麻歷等自言交趾之人久被黎賊荼毒荷王師滅之民獲蘇息故詣闕謝恩

山東曹縣復獻騶虞禮部尚書呂震奏稱上瑞請率羣臣表賀詔不許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若家給人足此為上瑞騶虞何與民事不必賀震固請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為國為民汝能效李沆為人則善矣震退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六月開平備禦郭虎奏兵少不足守備以在精不在多勅報之

勅曰爾能撫卹有道訓練有方雖千人亦足用軍多不精徒耗糧餉無益也

七月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為和寧王

先是馬哈木滅本雅失里而立峇里巴阿魯台來附故封之

八月遣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諸國

先是西域火州于闐哈烈亦力把力諸國皆來朝貢乃遣誠等賞詔幣往諭資於其國宣布朝廷德威焉

十月山西緣邊烟墩成

皇明大政紀

卷七

九

十一月瓦剌三酋叛

以野蠻絲制衾命皇太子奉薦太廟

先是山東民有獻野蠻繭絲者羣臣奏賀瑞應上曰此祖宗所祐也特命織帛染柘黃制衾以薦

十二月英國公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子江擒陳李擴檻送京師

時輔偕沐晟等進兵順州賊黨阮師等屯愛子江設象伏以候官軍輔偵知之以戒先驅羣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披其象鼻奔還賊陣自相蹂踐官軍乘之賊大敗斬賊將阮山生擒偽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眾死者無算李擴走追擒之餘黨悉降交趾復平



甲午。永樂十二年。正月丙子朔。日食。免朝賀。

壬申。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二月。上朝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納而復出。

侍臣有贊聖德者。上嘆曰。朕非不知三公布被之議。

但念當惜福。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

勤儉如此。正可以為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耳。

爾等慎勿諛也。

詔親征瓦剌。胡寇谷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

先是。朝廷封阿魯台為王。瓦剌馬哈木等怨焉。自是朝

貢不至。遂議親征。命安遠侯柳昇領大營。武安侯鄭亨

領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王

瑄。明太祖紀 七卷 九五

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為前鋒。

三月。設隆慶州。并永寧縣。隸北京行部。

隆慶。古縉雲氏所都之地。金置縉山縣。元仁宗生於縣

東。改為隆慶州。國初移其民入關內。州遂廢。至是以

其路當要衝。土宜稼穡。改為隆慶州。又設永寧縣。隸焉。

以其罪當遷謫者實之。

庚寅。車駕發北京。皇太孫從之。

上謂侍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曰。朕長孫聰明英睿。智勇

過人。今令待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

勞苦。然文事武備。不可偏廢。管中稍閑。爾等即以經史

于長孫前講說。庶幾有益。

辛卯。發清河。午至沙河。命光祿寺賜侍臣酒饌。

癸巳。至隆慶州下營。時馬步官軍五十萬俱集。

甲午。至懷來下營。戊戌。車駕次宣府。

壬寅。車駕發德勝口。度野狐嶺。四月甲辰朔。駐蹕興和。五軍盡出塞。

丁未。命庶子楊榮兼掌尚寶司事。由是凡號令與傳宣之事。勅旨。旗牌。非榮奏。元不敢發。

甲寅。車駕次凌霄峯。乙酉。次大石鎮。召問庶子楊榮。足食足兵之策。榮進對。

上嘉納之。榮曰。宜慎擇將帥。竭力屯田。將得人則撫馭有方。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食不足。兵不精。上是其言。

丙辰。車駕次五雲關。即哈刺罕。

戊午。車駕次高平阜。即忽牙撒里禿。

己未。車駕次殺虜城。即谷魯城。

明太祖紀 七卷 九六

丙申。車駕次龍沙甸。

即阿蘭腦兒。

甲子。車駕次清水源。

即馬塔馬。

五月癸酉朔。駐蹕楊林茂。大閱武。

上閱武之暇。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上曰。

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通古今。不識民艱。經國之務。情然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嘗以之爲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於凡天下之事。不可不周知。人之艱難。不可不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于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如此。

皇明大政紀

七卷

九七

非惟不負。祖宗之付託。亦有福澤被及下人。勉之勉之。

辛卯。車駕次廣武鎮。

即哈刺莽來。

癸未。車駕次玉帶川。

即紫禿。

甲申。車駕次富平鎮。

即兀兒禿。

六月壬寅朔。日食。

甲申。車駕次雙海泉。

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跡之地。舊嘗建宮殿及郊壇。每

歲於此度夏。西北山有三開口。通飲馬河土刺河。胡人常出入之處。

乙巳。下營雙泉海。前哨馬來報遇胡寇數百人。稍與戰。皆遁。

甲午。前鋒都督劉江殺敗胡寇於三峽口。即康宵遁。

戊申。發蒼崖峽。大勦虜寇峇里巴及其三酋于急蘭土刺河。賜名殺胡鎮。

初七日晴。午次急蘭。忽失溫。賊首峇里巴向馬哈木太

平把禿孛羅掃境來戰。去營十里許。寇四集列於高山。

上可三萬餘人。每人帶從馬三四匹。上躬擐甲冑。帥

官軍精銳者先往。各軍皆從。後至。整列隊伍。與寇相拒。

皇明大政紀

七卷

九六

寇下山來迎戰。火銃四發。寇驚棄馬而走。復集于山頂。

東西鼓譟而進。寇且戰且却。將暮。上以精銳者數百

人前驅。繼以火銃。寇復來戰。未交鋒。火銃竊發。精銳者

復奮勇向前力戰。無不一當百。寇大敗。人馬死傷者無

數。寇皆號痛而往。宵遁至土刺河。上乃收軍回營。已

二鼓矣。

庚戌。詔班師。

上麾柳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數百人。親率鐵騎擊之。

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千級。餘衆敗走。

上還帳中。皇太孫入見。上語以虜敗之故。皇太

孫叩頭稱賀。上曰。此虜尚未還。夜中尤須慎防。遲明

追撲之必盡殲乃已。皇太孫對曰：陛下督戰勞天威所加，虜衆破膽矣。今既敗走，假息無所，寧敢返顧乎？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上然之。

壬子，師出三峽口，餘寇復聚峽口山上，及數百人據海子。諸軍以火銃擊之，悉遁去。

戊午，駐蹕三峽山之西南，和寧王阿魯台遣所部都督朶兒只魯卜等來朝。命中官王安齋勅往勞之。

朶兒等言阿魯台有疾不能造朝。上遣使賜資甚厚。是役也，內侍李謙恃勇引皇太孫于九龍口迎戰，幾危。上大驚，急追回大營，謙懼罪自經死。

己巳，車駕次黑山峽，勅皇太孫以班師告天地宗廟。

皇明大政紀 卷七 七十九  
社稷遂頒詔天下。

七月丙午，車駕次擒胡山，寫平胡詔，遣都督指揮李英同中官費回北京。

癸巳，駐蹕宣府。已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部尚書金忠指揮楊義進迎鑾表。

八月辛丑朔，文武百官迎駕由安定門入。上御奉天殿受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從征將校。命禮部會議將士功賞。

交趾總兵官張輔檻送賊首偽大越國王陳季擴及偽國公阮師等至京伏誅。

應天府奏鄉試中式舉人謝瑤等二百名。

九月，令支運轉漕。楊葛刺國王賽弗丁遣使奉表獻麒麟，禮部尚書呂震請上表賀，勿許。

上曰：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安天下。天下既安，雖無麒麟不害為治，其免賀。

閏九月，逮東官輔導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司經局正字金問等至中途，尋宥蹇義回京。

師下學士黃淮等於錦衣獄，尋釋楊士奇復職。先是，上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奏書失辭，曰：此輔導者之不職，遂徵黃淮。是日淮先至，諸司交

皇明大政紀 卷七 一百  
奏其罪，遂下獄。後二日，楊士奇及司經局正字金問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

法司鞠之。已而名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首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上悅而罷於

殿，行在部院諸司交章奏士奇罪不宜獨宥，乃下錦衣衛繫之。未幾，特有復職，遂徵楊溥、芮善相繼下獄，皆以

金問辭連之也。

十月，江陰侯吳高以罪免為庶人。

初，高領兵守大同，多不法。及上北征，班師至興和高稱疾不朝，波名回京，縱家人給驛及私役有司車牛，又

擅以守邊官軍千百戶鎮撫張玉等百二十餘人隨行。

所過騷擾為御史成務等所劾遂免之

十一月甲午朔日食

降晉王濟煇為庶人俾與長子美圭同守晉恭王墳

勅諭曰爾謀為不軌自絕於天自絕於祖宗論爾之罪

有不容誅重念恭王手足之義特全爾生令守恭園其

閉門念咎杜絕外交改過遷善以保令終慎之哉

甲寅諭學士等官胡廣楊榮金幼孜纂修五經四書性理

大全

諭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之外諸儒議論

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實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

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

皇明大政紀

七卷

一頁

止

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為書未有統會爾等分別類聚成

編務極精備庶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仍命舉朝及在

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修開館東華門外命光祿寺

給饌

皇明大政紀卷之八

臣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乙未永樂十三年正月庚子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丁未享 太廟 皇太子代行禮

甲寅大祀天地於南郊 皇太子代行禮

前交趾參議解縉死於錦衣衛獄徙其家于遼東

初上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得其地恐亦難守

上不喜東宮而寵高煦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縉由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乙

此得罪

行平交趾功賞

二月會試天下貢士于北京 命翰林修撰梁潛王洪主

考試事取洪英等三百五十人

潛主考得一卷三場俱優取定為會元拆卷乃陳循以

鄉曲避嫌欲取林文裕又以粘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

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英才也取第一名改循第二王

翱第三 上見翱名喜北京初啟會闈而經魁得一畿

甸士遂以布衣召見 賜酒飯勞之後翱至官保太宰

為世名臣遭逢固不偶云

三月乙卯廷策會試中式舉人 賜陳循李貞陳景進士

皇明大政紀卷之七終

及第王翺等九十五名進士出身。余慶等二百五十二名同進士出身。賜宴于留守行後軍都督府。

時鴻臚寺無卿丞張斌任事。恃城守功最狠。疾多所中傷。人頗憚之。以不與讀卷致爭論。上前不已。御史黃宗載奏斌不學無識。不可以讀卷。乃敢煩瀆。聖聽當伏法。士論壯之。

庚申禮部奏建進士題名碑于北京國子監。命左庶子楊榮撰記。

命翰林再會試下第舉人。續取二十四名。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科。

禮部尚書呂震請賀大巖山呼萬歲不許。

貴州左布政使蔣廷贊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發川縣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咸謂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呂震請率羣臣上表賀。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為。呼諫山谷空虛之聲。相應理合有之。布政司官不察。以為祥。爾為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賀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也。遂已。

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平底淺船二千艘。以從河運。

歲運三百餘萬石。

四月命征夷將軍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

五月辛丑端午。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賜文武羣臣鈔。右差儒臣胡廣楊榮金幼孜。應制撰詩。加賜上尊束帛紗衣。

平江伯陳瑄開清江浦河道。凡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

平江伯陳瑄時總漕運。故老為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值。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開河。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啟閉。人甚便之。

六月諭三法司禁止妄告奸惡。不許擾害良善。

上曰。如今各處有妄告奸惡的好生。擾害良善。自今年五月初八日以前。但有被告奸惡。已提到官。及未提到的。都饒了。不問。今後但有指以奸惡。為由生事。擾害良善的。罪之不饒。

七月諭副都御史李慶禁戒守令貪殘。諭曰。朕屢戒郡縣官。不許一毫取民。前灤州知州何敬誅求剝削。已寘諸法。近代州知州安損。武清知縣李潛等。仍蹈覆轍。饕餮貪殘。無異於敬。亦寘以法。爾宜備錄所犯。以示牧民者。俾知所警懼。

九月己酉。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命禮部刊刻頒兩京國子監及天下儒學。賜纂修官胡廣楊榮金幼孜等

鈔幣有差

諭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義悉具矣自書成朕  
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者苦難  
得書籍乃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  
部其以朕意曉天下學者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也  
上以御編為善陰騰書示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  
孜各撰詩頌以進

上垂拱之暇乃取古人有陰騰而享其福慶顯有明效  
者彙次世代著其事蹟各為論斷且為詩以列之凡一  
十卷名曰為善陰騰頒示四方

壽陵成進封武義伯王通為成山侯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十月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中官李達使西域還上西域記  
詔付史館

誠江西吉水人奉 命出肅州嘉峪關自哈密歷土魯  
番至火州亦力把力于闐撒馬兒罕哈烈以至八答商  
柳陳城迭里迷渴石養夷塞藍連藍失于沙鹿海牙凡  
十餘國無不徧歷宣布國家威德既而諸國各遣使隨  
誠等詣闕謝出使往還凡三歷寒暑誠回備錄其所歷  
山川土壤人民物產之異飲食衣服言語好尚之不同  
為西域行程記上之

瓦刺馬哈木遣使貢馬謝罪

十一月禮部尚書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請羣臣上表賀

勿許

上曰往日翰林院修五經四書大全成欲上表進賀朕  
則許之麒麟有無何所損益其已之

勅諭耳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西  
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揚州武平歸德睢陽  
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戶百戶統領操  
練候赴北京閱視

兵部尚書陳洽請發兵討占巴的賴不許

治言討陳季擴時占巴的賴雖聽朝命出兵來助然實  
陰懷二心請發兵征討 上以交趾既平民方安業不  
忍窮兵遠夷但遣使齎勅諭之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五

十二月諭行在尚書方賓行太僕卿楊砥定北京牧馬法  
諭曰北京論戶養馬其間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均  
之賓等議以丁計為均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六丁  
以上養二馬遷發為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一馬從  
之

勅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豫防瓦刺

勅曰瓦刺使者言瓦刺馬哈木等慮阿魯台與中國和  
好將為已害擬七月率眾至幹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  
斯言雖未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益虜各譎詐惟有備  
無患大抵禦寇之道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  
復勅陝西開平大同遼東亦如之

丙申永樂十四年正月甲午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丙申擢太醫院醫士為御醫。賜之冠帶。

丁酉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韃靼脫不花等來歸。命為副千戶。賜官帶鈔幣。

丙午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遣太常寺丞沈

與真復命。

戊申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

已酉北京河南山東民饑。免永樂十二年通租。悉停買不

急之物。仍命戶部遣官賑濟。

饑民九十九萬九千三百八十口。給糧百二十七萬九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六

千九石有奇。

壬子勅鎮守陝西豐城侯李彬速令前調官軍回還。免赴

北京。

癸丑建昌衛指揮僉事李顯忠及毛憐衛指揮使猛哥不

花等率其部屬郎卜兒罕札不哈等來朝。命郎卜兒罕

札不哈等為指揮千戶等官。賜誥命冠帶襲衣鈔幣。

乙卯奉寧衛野人頭目把安台來朝。命為都指揮僉事

右春坊右中允吳均等。劾永新伯許成擅杖工部主事

王景亮。宜正其罪。皇太子以成武人不達事體。姑曲宥。

仍諭成守法保富貴。

戊午勅平江伯陳瑄都督陳恭謝芳率舟師僭運糧儲赴

北京。

已未。以水災免河南懷慶彰德等府去年租稅。

庚申。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侄三良王良。貢馬及方物。謝遣

使不謹之罪。賜鈔幣遣還。

辛酉。命行在中軍都督金玉等帥兵征剿山西廣靈等縣

山寇劉子進等。

子進。廣靈人。居鄉無賴。嘗自言往石梯嶺。遇道人授以

雙刀劍。鐵翎神箭。能驅役鬼神。造為妖言。糾集鄉民。劉

興。余貴。郝景。臆。樊。敏等作亂。妄署職名。以皂白旗為號。

奪太白王家莊驛馬。殺大同等衛探木旗軍。所過劫掠

人畜。官軍莫能制。事聞。遂遣玉等剿捕。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七

癸亥。四川鹽課提舉司請開煎潼川蓬州西克南部安岳

射洪蓬溪等州縣高馬等九千五鹽井。從之。

洪武中以囚徒煎辦。歲得鹽二十五萬九千八百斤。自

三十五年放遣囚徒。各井至今封閉。乞仍開煎。

二月甲子朔。

丁卯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辰祭大社大稷。命皇太子行禮。

庚午。東昌府臨清壩成。置壩官一員。

裁減浙江昌化縣丞主簿。

乙亥。浙江布政司右參議李彬坐贓免。罰輸作。

辛巳。陞蜀府教授鄭楷本府左長史致仕。

賜和寧王阿魯台使臣哈刺因等及建州左衛指揮猛哥帖木兒等宴。

辛卯哈密忠義王李羅帖木兒及都指揮木納法虎兒使臣辭還。賜綵幣表裏有差。

三月癸巳朔長陵殿成奉安。仁孝皇后神位。命趙王告祭。

命都督梁福克總兵官往來湖廣貴州鎮守城池嚴飭兵備。

庚子陞禮部左侍郎金純為本部尚書協理部事。守三山門都指揮僉事孫勝夜不鎖水閘事覺。皇太子召問不以實對法司論當斬。令旨免死謫從貴州總兵。

皇明大政紀 八卷

官梁福立功贖罪。

壬寅和寧王阿魯台遣使奏戰敗瓦剌獻所俘人馬特賜宴勞彩幣部下有勞者陞都指揮指揮千戶百戶戰沒者賜祭。

別失八里王馬哈麻卒。遣給事中傅安等往祭勅其侄納黑失只罕嗣為王與哈烈各釋怨陸隣。

甲辰改趙王高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

時高煦奏願常侍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可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留侍去年在此何以固欲南還是時朕欲留爾長子亦不可得留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

不可辭

庚申前貴州普安安撫慈長有罪下獄死

先是慈長謀占營長黃暹阿賽地方私置金鼓旗幟火器聚眾殺掠強取人民囉囉妻為妾不從遂殺其夫聞其子事聞命布政使孟驥勘視慈長復領兵萬餘圍驥驥以計擒之解京師將誅之而死于獄

辛酉修龍虎山上清宮及懿真觀

四月癸亥朔享太廟命皇太子行禮

丁卯勅甘肅總兵都督費璵嚴邊備

庚午貴州左布政蔣廷璿奏思州思南府舊有土軍二千戶所聚則為兵散則為寇妨農事今改隸前軍都督府

皇明大政紀 八卷

專守軍律不得務農乞仍舊為便從之

辛未琉球國中王思紹山南王他魯每各遣使貢馬及方物

壬申禮部祠祭司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刻石紀功德垂之萬世不許

尚書呂震言皇上至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疫疾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封禪告成功乎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為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



任

甲戌韃靼阿刺哈兒等九人各率家屬來歸 命阿刺哈

兒為都指揮僉事餘受指揮僉事俱賜冠帶文綺襲衣

乙亥命直內閣學士胡廣為文淵閣大學士庶子楊榮諭

德金幼孜俱為翰林院學士並兼春坊原職

丁丑朝鮮國王李芳遠遣陪臣韓長壽等貢方物賀萬壽

聖節

復設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命故土官刁木旦次子刁得為

宣慰使

刁木旦及長子思樂發為緬甸土官那羅哈所殺司

遂廢孟養之人從旦之侄玉賓散居千崖金沙江諸處

者三千餘人朝廷嘗命玉賓署宣慰使以撫之至是復

設宣慰使授刁得孟養宣慰使改授玉賓為本司同知

令率其眾復業仍遣使諭那羅哈各守疆境毋再侵擾

以取罪愆

巳卯 萬壽節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

四夷朝使

壬午設淮安府之清河福興等關徐州之沽頭金溝等關

山東之谷亭魯橋等關各置關官一員

癸未預制 皇太孫及妃儀仗

行在禮部尚書呂震言 皇太孫將行婚禮預製儀仗

其製宜如親王 皇太孫妃冠服儀仗亦如親王制惟

增製燕居冠服從之。

交趾鎮夷衛百戶丁仕驗來朝貢馬謝恩 賜鈔幣遣還

五月壬辰朔日食

暹羅國王昭祿羣英哆羅諦刺卒 遣使中官郭文往祭

別遣使封其子二賴波磨刺札的嗣為王并賜素綺羅白

毳絲布等物

甲戌總兵官都督金玉等擒獲廣靈山寇劉子進等百二

十五人械送至京 命行在刑部止誅劉子進餘免死戍

邊

上曰此徒本皆良民或因饑窘或為官府害不得已

相率為盜可止罪其首惡以示懲戒餘皆免死發交趾

聖朝大政紀 八卷 十一

南丹奉議河池向武五開銅鼓各衛克軍勅玉等還京

丙申端午節 上御東苑觀擊毬射柳 賜文武羣臣宴

公侯以下至衛士耆民賜鈔有差

巳亥金吾右衛小旗王貴妻張氏一產二男一女命如例

優給

庚子修揚州邵伯鎮上下二閘

辛丑大國師釋迦也辭歸 賜佛像佛經法器衣服金銀

器皿

烏思藏等處闡化護教闡教等士吉刺等各遣使貢馬及

方物 賜鈔幣有差

甲辰賑直隸六安英山碭山蕭縣及浙江西安諸縣饑民

凡二萬三千四百戶。給糧三萬二千八百石有奇。

丙午。設交趾府州縣儒學及陰陽醫學僧綱道紀等司。

庚戌。英國公張輔言自廣東欽州天津驛經猫尾港至瀾

淪佛洵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行止二百九十一

里。比丘温故路近七驛。傳以便往來從之。

丁巳。復監察御史孫儼鄧真王仲壽官。

儼等嘗坐累降行人。至是察非其罪。皆復之。

己未。救遼東總兵官都督劉江及各都司緣海衛所謹備

倭寇相機剿捕。

廣東海陽縣言去年冬。繁霜殺麥。夏稅乞折輸米粟從之。

庚申。陝西雨雹傷麥。

皇明大政紀 八卷

十二

江西南昌等府言自四月至五月淫雨。江水泛漲。壞廬舍。

沒田稼。命戶部遣人撫視。

六月。辛酉。徐州沛縣淫雨傷稼。

乙丑。賜琉球雲南國子生百一十九人夏衣。

掌寧夏衛事陝西都指揮使劉清有罪。謫戍遼東。

清私通外境。激變番夷。僭用服飾等事。覺法司擬罪當

斬。特命宥死。謫戍。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陳正倫言瀘州民饑。乞去年稅糧折

收鈔帛從之。

丁卯。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萬人於山東沿海巡捕倭

寇。

上戒曰。瀕海之民。數罹寇害。故命爾除寇安民。爾宜嚴約束。身先士卒。以殄寇為務。無縱下人重為民害。違者併其將皆不貸。

夜太白犯諸王東第一星。

己巳。真定府獲鹿縣雨雹傷稼。

庚午。交趾布政司右叅議勛率三江等府土官杜惟忠等

來朝。貢馬及金銀器等物。特賜宴勞。陞勛為右布政使。杜

惟忠為叅議。餘官屬各陞一級。賜綵幣有差。

壬申。命賑山西平陽大同所屬州縣饑民。

甲申。倭船三十二艘泊靖海衛楊村島。勅捕倭都督同知

蔡福等會山東都司合兵殄滅。勿悞事機。

皇明大政紀 八卷

十三

戊子。湖廣興國州歐文受妻李氏一產三男。命循例優

給。

北京薊州遵化玉田通州灤縣及山東商河諸州縣雨水

傷稼。命戶部遣人撫視。

命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

七月。庚寅朔。享太廟。命皇太子行禮。

癸巳。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進嘉禾二實同蒂。

山東鄒縣淫雨。暴水至。壞民廬舍二百一十二戶。

丙申。山東霑化縣暴雨傷田禾。

丁酉。戶部言河南衛輝府新鄉縣山東安樂州北京通州

及順義宛平二縣蝗。命速遣人捕瘞。

已。設大名府元城縣小灘巡檢司。  
辛丑命保定侯孟瑛吏部侍郎師達督修漢世子府於青州。

壬寅河南開封府十四州縣淫雨決黃河堤崖沒居民田稼。

乙巳諭行在兵部精選指揮千百戶練習戎政者往沿海衛所。命乘傳以行。

掌錦衣衛事都指揮僉事紀綱有罪伏誅。

綱濟南臨邑人。由郡庠生從。上平內難累官錦衣衛

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日見信任而恃恩驕橫朋比罔上與指揮僉事莊敬等與販私鹽居處服飾器皿僭擬

皇明太政紀

八卷

十四

上用畜歌童舞女於家出入迎導詐傳旨詔役臨邑之民營創私第擅作威福以危法中人受四方賂遺及侵盜官物不可勝紀氣勢傾中外事覺時敬在海上逮至上命磔綱敬於市籍其家無少長咸謫戍邊。

除福建光澤縣荒田二百三十六頃有奇租額。

夜太白犯鎮星。

丙午應城伯孫巖有罪免。

初巖鎮通州通州衛千戶蔡元與金吾右衛千戶馬俊鬪毆起巖陳訴巖怒俊言不遜槌殺之事覺。上召問巖巖不以實對刑科給事中陳敏劾之。命法司會同公侯鞠問之有驗免死安置交趾。

戊申賜弗提衛指揮卜不花刺郎地面回回鎖非等亦馬忽山地面女直野人鎖奴兀宴。

己酉革南北二京城門郎。

永平府久雨灑滌二河溢壞民田禾廬舍。命賑恤之。

辛亥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均劾江西布政司右叅政潘

賜不修職惟觴酒賦詩及督造海船慢令失悞。命都察院逮鞠之。

蜀王椿密遣儀賓顧瞻奏谷王穗謀不軌遣中官齎勅穗

令途崇寧王還蜀且察其所為。

先是谷府隨侍都督張興奏穗有不臣之心。上曰朕

徐察之興過南京又以穗所為密啟。皇太子皇太子

皇明太政紀

八卷

一五

遣人密奏之。上猶未決椿聞之具奏穗恃寵縱橫有

無君之心藏匿亡叛造作舟艦弓弩器械教習兵法戰

關之事大建佛寺造天成閣私度僧千人晝夜祈禱呪

咀又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等日夜謀議蹤跡詭秘

人莫知之號張成爲師尚父捏造圖讖謂已於親王中

次在十八與讖相應傳播於人又密遣典寶劉信獻寶

帶於椿藏所爲讖語於帶匣復致書於椿有曰德蒼時

不可言桓文之事桓文時不可言德蒼之施辭意含蓄

往往類此又令巧匠製燈於上元節獻於朝就俾諸內

府架構偵伺動靜又選壯士習音樂擬獻於朝供應殿

庭以圖間隙前長史盧廷綱屢諫不聽反誣以誹謗具

奏磔殺之。王府僚屬遂無敢復諫者。指揮唐彰舍人單當嘗泄其事。咸被搥殺。又於長沙山林池沼竹木花果鳥獸魚鼈之利。盡專之。稅及六畜糞壤。奇花怪石之類。遠近盡移入府內。為游觀之具。長沙之民苦之。上得奏。嘆曰。朕如何待德。乃有此心。又曰。蜀王忠秀人。宜不見欺。且張都督嘗有言矣。

夜。鎮星犯鬼宿東南星。

甲寅。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言。北京戶口食鹽。惟足本處軍民之用。今扈從官軍人眾。鹽不足用。宜令北京行部於長蘆鹽運司支運。每鹽一斤。收鈔一貫。庶公私兩便。鈔法亦通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十六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王徵有罪下獄。

時令方面官巡視民瘼。徵所至恣肆貪酷。杖殺新鄭等縣吏民數人。刑科給事中李能劾徵。縱貪婪如豺虎。忽民命如草芥。宜治其罪。皇太子曰。巡視民瘼。求以生人。而乃殺人。奚可容。命都察院逮鞠之。

乙卯。監察御史康慶劾山西都指揮稽肅。嘗以妓女遺紀綱。交結朋黨。命錦衣衛逮鞠之。

丁巳。女直野人頭目保童烙失塔木禿刺。納忽失塔忽失。納兀桑塔等來朝。命為兀者右衛指揮同知。僉事千百戶鎮撫等官。俱賜誥命。

己未。雲南鎮康州及孟連大侯八寨諸長官司。各遣人貢

馬悉。賜鈔幣遣還。

給成交趾軍士衣鞋三萬七千六十五事。

江西廣信饒州浙江衢州金華大水暴漲。壞城垣房舍。溺死人畜甚多。命戶部遣人分視賑恤。

遼東水浸沒城垣屯堡。

彰德府所屬縣蝗。

八月庚申朔。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汪琳言。越雋寧番鹽井。會川禮州德昌打冲河。俱係極邊衝要衛所。土城宜甃磚石從之。

辛酉。設吉灘衛。命女直野人頭目牙速亦里當哈等為指揮同知千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十七

壬戌。山海衛指揮使言衛城及長城圯壞三百六十餘丈。宜亟修治從之。

癸亥。設亦馬忽三衛。命女直野人頭目鎖奴兀哈散哈木答兀等為指揮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乙丑。刑科都給事中曹潤有罪徙邊。

丙寅。改工部尚書吳中于刑部。

戊辰。祭大社大稷。命皇太子行禮。

癸酉。日壽星見。欽天監以聞。行在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請上表賀。不許。

諭曰。朕惟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掃除羣雄。創業垂

統立綱陳紀以安天下。臻茲太平。是以上天垂象。屢顯鴻應。揆朕涼薄。曷克膺茲。矧天道無常。惟德是輔。凡為臣民能遵守。太祖高皇帝成憲。為子盡孝。為臣盡忠。奉公守法。安分守已。用成福祐。國家之祥。孰大於此。爾文武臣僚。宜各盡心輔朕。不逮國家有永遠之安。爾等暨爾子爾孫。亦同享永遠之福。壽星之瑞。其勿賀。

丁丑。詔天下軍民預北京營者。分番工所。所在有司。仍給鈔五錠。為道里費。

戊寅。遣勅符金牌召谷王穗。

庚辰。修永平。遵化。薊州。兩壞城垣。

辛巳。刑科給事中丁珏。有罪。謫戍邊。

皇明太政紀

八卷

十八

珏。山陽人。素無行。不為鄉里所齒。珏積不平。值里社賽神。遂誣告里人聚眾為妖言。坐死者數十人。法司言珏忠直有才。以為給事中。恒伺察人小過。輒以上聞。人皆側目。因肆貪黷。放濫無耻。及母喪。未期起復。輒同眾入大祀齋宮。復與慶成宴。為監察御史俞信等所劾。逮至行在。法司論以大不敬。上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左右無一人得全者。豈可以玷朝行。

癸未。旌表太原府石州學正梁準孝行。

準。鳳翔人。母喪。廬墓哀毀。有羣鳥飛鳴其上。種樹有鵲來巢。有司上其事。特旌之。擢為均州知州。

乙酉。交趾鎮夷衛并交州中左右衛指揮陶弘等各遣人

貢馬及方物。謝授官恩。各賜鈔幣遣還。

女直野人頭目木良苦等來朝。設禮貞衛。命為指揮千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丁亥。作西宮。

初。上至北京。仍御舊宮。及是時。將撤而新之。仍命工部作西宮為視朝之所。

九月丙申。勅右軍都督僉事歐陽青。九各衛撥隨侍漢王者。令各還原伍。不許稽留。

上聞漢王高煦於各衛選精壯軍士。及有藝能者。以隨侍為名。教習武事。造作器械。益疑之。遂有還北京之意。令監察御史巡鹽。

皇明太政紀

八卷

十九

掌常山右護衛都指揮同知陳中。常山中左二護衛都督指揮僉事徐良。楊旺。以擅調軍士。謫戍交趾。

免河南寧陵縣被水田租。

北京行太僕寺卿楊砥。請定民計丁養馬。從之。

砥言。近日馬蓄息而少。牧養之人。請令民五丁養種馬一。每十馬立羣頭一人。五十馬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

歲蠲租糧之半。而薊州以東至山海諸衛土地寬廣。水草豐美。其屯種軍士亦宜人。養種馬一疋。歲子粒亦免其半。上曰。既責軍士孳牧。則不可復徵子粒。其悉蠲之。餘從所言。

壬寅。保安衛指揮使司議諸隘口用官軍防守。從之。

議境內隘口可通車騎者三曰深井口。李家庄。大箭口。皆宜設烽墩分兵守之。樵牧小徑八曰董家庄。桃花口。賈兒嶺。靈山寺。紙方溝。天井關。泗水口。小箭口。悉已塞之。其紙方溝等處又有可攀援而度者亦宜分兵巡守。今議可通車騎者用百戶一員領甲士二十人守備。樵牧小徑宜用甲士十人。

癸卯京師地震

甲辰瓦剌順寧王馬哈木賢義王太平等使臣觀音奴不參等辭還。賜鈔爲道里費。命太監海童等齋勅同往諭以順途福禍之道并賜之綵幣。

丁未以車駕將還京於奉天殿丹陛設壇告天地遣官祭北京山川城隍旗纛諸神及所經陵寢祠廟悉如八年之制。

夜月犯畢宿。

戊申車駕發北京命監察御史存問高年循例給賜。

甲寅直隸鹽城縣颶風海水泛溢傷民田二百一十五頃有奇。皇太子令蠲田租一千一百七十餘石。

十月巳未朔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庚申廣東都司言碣石衛水壞城垣請以軍士修築。皇太子從之。

乙丑車駕至濟寧。

先夕夢魯王肇輝侍立甚恭既旦肇輝來謁上甚喜。

賜勅獎勵加賜鈔幣米千石。益肇輝居國簡靜奉法謹禮。上素重之云。

丙寅設沛縣昭陽湖板閘。

壬寅車駕次夾溝親祀徐王墳。

占城國王占巴的賴遣使貢犀象等物。

丙子土魯番地回回法忽兒丁等貢馬七十疋。皇太子命禮部賜賚如例。

丁丑車駕次鳳陽親祀皇陵。賜耆民酒肉帛。

癸未車駕至京師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及京都祀典諸神躬謁孝陵還御奉天殿受朝賀。

徵谷王穗至京。命中官送至王邸。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以蜀王奏示之。穗慚懼慄慄無一言自辯。但曰死罪死罪。上天地大恩。令其生耳。

甲申成國公朱勇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同文武羣臣劾谷王穗謀逆實狀請劄正法。上以朕自有處諭之。

丙戌哈密忠義王孛羅帖木兒遣信揮脫脫不花貢馬三百疋。哈密回回馬黑麻撒刺只等各貢方物。

丁亥禁交趾安息諸香不得出境。

十一月戊子朔欽天監進永樂十五年大統曆。上御奉天殿受之。頒賜諸王及文武羣臣。

古里瓜哇滿刺加占城蘇門答刺南巫里沙灣泥彭亨錫蘭山木骨都東瀾山喃渤利不刺哇阿麻林刺撒忽魯謨

斯柯枝諸國及舊港宣慰司各遣賜貢馬及犀象方物賜使臣宴。

己丑詔戶部歲給漢王趙王祿米各止萬石。

辛卯以谷王德謀逆事條示諸王議其罪。

癸巳廣東高要縣徭首周四哥來朝籍其屬八十七戶男女二百二十四口願入版籍供賦稅糧。賜鈔幣遣還。

辛丑周王橚來朝宴于華蓋殿。

壬寅詔羣臣議營建北京。

先是車駕至自北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上以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羣臣復議之於是公侯伯五軍都督及在京都指揮指揮等官皆以北京河山

聖明大政紀

八卷

三十一

鞏固水阜土厚民俗淳朴物產豐富誠天府之國帝王之都也誠所當為而不可緩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等衙門尚書等官皆以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昔太祖以其地分封陛下誠有待於今日乞早賜聖斷勅所司擇日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之望。上從之。

丙午勅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馳傳還京命豐城侯

李彬代鎮守。

楚王禎來朝宴于華蓋殿

戊申立保安左右二衛

壬子冬至。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周王橚楚王禎遇節謁孝陵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

孫陪謁遣鴻臚寺丞周昇齋欽定位次伴行之。

上召楊榮楊士奇金幼孜皆至問曰二王東宮皇太

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略定爾三人

試言之楊金未有對上顧問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尊

屬當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殿

下亦當中列於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

同班兩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

熹家禮大約如此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

聖明大政紀

八卷

三十一

其位次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言合

命禮部侍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

先是上命吏部翰林院舉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

孫講讀憲義楊士奇共舉禮部侍郎儀智上曰此得

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正日食呂

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宜免朕從之儀

智可用侍從。

丁巳徙山東山西湖廣流民二千三百餘戶於保安州免

賦稅三年。

十二月戊午朔

上視牲南郊。

辛酉修曲阜國復聖公廟。

雲南車里故宣慰使刀邏答子刀雙孟遣人貢象馬及金銀器。賜之鈔幣。

丁卯遣中官鄭和等賜柯枝國王可亦里印誥并封其國中之山為鎮國山親製碑文賜之。

壬申歷代名臣奏議書成。

先是上以璽書諭皇太子命翰林院儒臣黃淮楊士奇等採古名臣直言彙錄以便觀覽至是書進。上覽而嘉之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

皇明太政紀 卷八 十四  
為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勅都督真中馬聚往湖廣調長沙護衛官軍三千戍守遼東二千戍宣府二千戍保安諸衛餘調山東緣海六衛改儀衛正為正千戶儀衛副為副千戶典仗為百戶校尉女戶俱克軍。

丙午設永寧衛以統屯戍口北長安嶺等刑徒。

丁丑增設武功中衛中左中右中中前中後五千戶所統南丹等衛改調官軍及新編軍匠。

巳卯貴州左布政使蔣廷瓚請本司及所屬郡縣官俟六年滿日通具功績赴京考覈從之。

瓚言本司及郡縣俱係新設大小官員同日之任今三年例該給由而蠻夷之人難服易變若皆依例赴京水陸往復動輒經年况今土貢賦正資清理金銀坑冶亦須提督缺官撫字必致乖離故請俟六年。

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

交趾營房皆覆茅多火宗載令三司募官伐材陶瓦不半年營房皆瓦火患遂息。

壬午陞戶科都給事中胡濙為禮部右侍郎。

陞翰林院修撰為本院侍講學士。

丁亥置遼東金州旅順口望海塌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洲山頭瓜牙山敵臺七所。

皇明太政紀 卷八 十五

是歲天下戶九百八十二萬二千七百五十七口五千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二賦糧二千二百五十一萬

一千二百七十石餽運北京糧八百八十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三石交趾上供絹千六百六十八疋漆二千斤蘇木

十五百斤翠羽二千紙扇一萬沈速安息香二十三品

丁酉永樂十五年正月戊子朔倭寇浙東

二月廢谷王橐為庶人

橐太祖第十八子也幼不好學多智諳初封國宣府靖難師起橐遁歸京師建文君親信之令守金川門靖難師渡江橐即開門迎入上即位待之加厚賜賚無



勞封於長沙。陰養死士謀逆。反蜀王發其事。詔楚王等議其罪。降為庶人。樛後闔門自焚。

陞楊士奇為翰林院學士。仍兼諭德。

三月丁亥朔。命漢王高煦居山東安樂州。

初。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及還。召士奇問曰。汝與

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如朕未有知。汝輩慮有離

間之罪。朕即知矣。汝何慮。對曰。漢王使受冊封。國雲南

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

惟欲留守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跡

哉。惟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全父子恩。以貽永世

之利。上默然。後數日。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船教習

聖明大政紀

八卷

二十七

水戰及僭乘輿服物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

京城內外劫掠有實狀。上怒。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

今處之安樂州。蓋去北京甚適。即其作禍。可朝發夕擒

也。

上欲巡北京。命皇太子監國。命吏部尚書兼詹事蹇

義翰林院楊士奇侍讀兼贊善梁潛輔導。

壬子。車駕發京師。仍命大學士胡廣學士楊榮金幼孜

扈從。

四月丁巳朔日食。

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郡縣

學。

五月倭寇浙東。

山東旱蝗。

閏五月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六月以儒士郭張舍為翰林院檢討。

建北京郊廟宮殿。

七月賜皇太子務本之訓。

戊寅日壽星見。百官請賀不許。

上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為瑞。致賀。四方旱澇蝗疫。比

比有之。而鮮有為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

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讓佞不作。百官舉任其事。政平

訟理。國家清明。此可為瑞。壽星之瑞。不足為賀。

皇朝大政紀

八卷

二十七

冊 皇太孫妃胡氏

八月行在通政司言。甌寧縣人進金丹方書。以妖人斥之。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

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亦當

毀之。毋令別欺人也。

應天府奏畿輔鄉試取中式舉人楊琪等一百名。

西洋蘇祿國東王西王峒王各率其妻子頭目來朝。賜

宴賚。

瓦刺順寧王馬哈木死。以其子脫歡襲順寧王。

九月再定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養馬例。

詔修曲阜孔子廟成。上親製碑文刻石。

上親製碑文刻石。

巳巳庶人允燭卒命以禮葬之。

允燭懿文太子第三子母妃常氏開平忠武王遇春之女建文中封吳王。上嗣位之初改廣澤王以罪免為庶人。

蘇祿國王巴都島八答刺卒于京。

十月癸未朔日食

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

時捕倭將士擒寇數十來獻京師賊首皆日本人羣臣言日本數年不修職貢今賊首乃其國人宜誅之以正其罪。上乃遣淵賜勅切責之。

十一月癸丑建北京奉天殿乾清宮。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二十八

巳未五色慶雲呈彩行在禮部尚書呂震率羣臣上表稱賀不許。

督工泰寧侯陳珪等奏一處俱現五色瑞光慶雲瑞霞

網緼流通爛徹霄漢庚申金水河水凝異瑞際具諸象

至巳巳卿雲呈彩五色輪囷變化卷舒彌滿殿間卿雲

內又出五色瑞光團圓如日正當御坐巳而西度宮苑

映上所御殿廷終日不收官軍人等眾目共睹。

命趙犴為兵部尚書巡督塞上屯戍。

十二月安惠王卒無子國除。

翰林院學士楊士奇有疾。皇太子賜諭并以寶鈔細酒

白熟米等物給之。

戊戌永樂十六年正月壬子朔。

上以玄兔圖拜羣臣所上表及詩文賜皇太子以書戒諭之。

諭曰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羣臣以為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福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散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兔之異喋喋為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過日增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詩即理瞭然而情不能遁矣。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二十九

交趾清化府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總兵官豐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

利初從陳季擴反克偽金吾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為巡

檢然中懷反側至是借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為偽相國

段莽為偽都督聚眾劫掠廣兵討敗之擒斬數百人利

遁去。

二月行在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曾榮侍讀王英主考試。

撤棘取董璘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策天下會試中式舉人賜李騏劉江鄧珍進士及

第賜周叙等七十五名進士出身。賜雷燧等一百七十二名同進士出身。

騏初名馬。上為改之。

太子少師姚廣孝卒。追封榮國公。謚恭靖。

廣孝長沙人。初從釋氏。名道衍。少與高啟楊孟載為友。

宋濂蘓伯衡輩亦稱其詩文。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薦主

北平慶壽寺事。上在藩邸。甚禮遇之。每出師。令侍太

子居守。與贊謀策。初命為左舍。世尋賜名廣孝。授太子

少師。至是入京來朝。得疾卒。謚恭靖。廣孝嘗著道餘錄。

詆訕先儒為君子所鄙。若其論文曰。惟韓退之歐陽永

叔曾子固真儒者之文。識者亦有取焉。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三十

皇太子手書賜贊善徐善述。具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

廣琢磨。

皇太子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手不釋卷。被服寬博。

大類儒者。嘗冬至。賜徐善述詩云。清朝盛文治。輔德資

耆儒。念彼筋力倦。趨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

規。起予得深趣。懽懷浩無涯。新陽屆初復。況此承平時。

酬勞見樽酒。庶以勞期頤。

禮部奏建進士題名碑。復命學士楊榮撰記。

初命民運蘇州等府白米。

四月。禮部員外郎呂淵自日本還。其國王源義特遣使奏

表謝罪。

五月。戶部尚書等官夏原吉胡廣楊榮胡儼金幼孜等重

修太祖高皇帝實錄成。上賜鈔錠綵帛有差

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七冊。又實訓十五卷。計十

五冊。

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

國朝文臣有謚。自姚廣孝與廣始。廣居官純厚。周慎自

處。澹然性。乏骨鯁。一味逢迎承順而已。是故在建文

朝。則對策斥親藩。在永樂朝。則聖孝瑞應有頌。却封禪

有頌。無非迎上所好。以為佞悅也。故終身恩寵無一日

絀。芥之憂其沒也。復官其子種。為翰林檢討。廣與楊士

奇同鄉。同官相善。廣病篤時。有人投詩假士奇作云。漢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三十一

朝胡廣號中庸。今日中庸。又見公。可惜天生兩奸宄。天

教名姓正相同。譏之切矣。

六月乙酉。詔纂修天下郡縣誌。命尚書夏原吉學士楊

榮金幼孜為總裁。仍命禮部遣官徧詣郡縣。博采事跡。及

舊誌書。

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

陛辭。上面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京師可多

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書奏字須大。晚至即欲觀也。

濙至京師。日隨朝。凡所見東宮所行之善。退即記之。如

一日趨朝。勲臣某者語不謹。侍衛撻之。仍當陛口奏。有

旨不問。既退。亟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是羣臣皆言

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住稍久隣居楊學士士奇曰公命使也宜亟行淡權辭謝之曰錦衣數種未完爾至安慶始書奏以所見皆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皇太子

擢吏科都給事陳諤為順天尹

七月贊善梁潛司諫周冕下獄皆死

時皇太子監國南京有陳千戶者害民取財皇太子謫交趾立功後念其舊有軍功宥之或言陳千戶不當宥潛及司諫周冕預聞之而不諫止遂逮下獄後冕在獄不謹遂併潛皆死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三十三

八月遼東總兵劉江請於望海埭用石疊築築城置烟墩瞭望從之

江言近因巡視各島至金川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埭上其地特高廣可住劄千餘兵守備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至必先過此實為濱海襟喉之地故請築之

十月朔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十一月亦力把力歪思殺其主納里失只罕而自立

十二月武當宮觀成賜名太岳太和山

山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洞峰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勝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游氣下臨絕壑舊皆有

宮南巖之北有五龍宮俱為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燹至是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五龍宮又即天柱峰頂冶銅為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洒掃給田二百七十頃并耕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人為提點分主宮觀凡為殿觀門廡享堂厨庫千五百餘楹上親製碑文以記之

諭法司申嚴官吏犯贓之禁

諭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贓者必寘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於拮据貞觀之治所以為盛朕屢敕中外諸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三十三

司不許妄役一夫擅歛一錢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繼今犯贓官吏必論如法

己亥永樂十七年正月丙午朔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賀使

丁未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戊午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庚申元宵節賜文武羣臣宴

二月丁丑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庚辰祭大社大稷皇太子代行禮

三月為善陰陽孝順事實二書成

先是上閱載籍遇有為善獲報者命近臣輯錄之得

一百六十五人名為善陰陽。尋復輯錄古今孝順之事。可以垂訓者得二百七人名。孝順事實。上皆製序冠之。又於各條之下親為論斷。并係以詩。各次為十卷。雲南富州蠻酋稍通賦不入命。黔國公沐晟發兵討之。晟遣人招諭蠻子謝罪。

吏部尚書蹇義丁父憂。詔起復。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還京師。

四月甲戌朔。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五月端午節。賜文武羣臣宴。

六月。山西行都指揮李謙繪沙淨州採石青新塘圖以進。初舊塘用功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者益鮮明。

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埭。封江為廣寧伯。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埭上堡備之。翌日。倭賊二千餘乘海船直逼埭下。登峴魚貫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眾如入無人之境。江令犒師秣馬。略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江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鳴砲奪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埭下。江披髮舉旗。鳴砲伏兵盡起。繼以兩翼並進。賊眾大敗。死者橫什草莽。餘眾奔櫻桃園空堡內。我師追圍之。將士奮勇請入堡剿殺。江不許。特開西壁以待其奔。

分兩翼夾擊之。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脫走艚者。又為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披髮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飽待饑勞。固治敵之道。賊始貫魚而來。為蛇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所以作士卒之銳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寇出。縱其生路。即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上賜救褒。進封江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將士有功者陞賚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殺擄人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濱海無歲不被其害。及是大為劉江所挫。寇害屏息者數十年。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三十四

月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議各處運糧事宜。

戶部議浙江江西湖廣及在京水軍等衛軍士仍留轉運。其餘衛所軍士令營造。如夫役不敷。則於浙江江西湖廣及直隸應天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和州量顧夫。於淮安臨清諸路給糧轉運。其各處歲徵原在淮安等處輸納者如故。庶幾官民兩便。

八月祭大社大稷。皇太子代行禮。

九月神僊傳成親製序冠之。

上嘗覽神僊傳。因命侍臣博采重加纂集。至是書成。

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

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

十月朔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命故大學士胡廣之子種為翰林院檢討。俾在院進學。

十一月己丑。學士楊榮條奏時政十弊。疏留中。尋以御史

鄧真論奏。詔悉釐正。

榮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上覽而嘉

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為心腹之臣。若進此

言。恐羣臣亦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

察御史鄧真昇入奏。眾皆股慄。免冠請罪。詔諸司即

皇明大政紀 卷八

日。峻改怙終者不赦。

詔為善陰陽。孝順事實二書。賜諸王羣臣及兩京國子

監天下學校。

丁巳。甘露降。孝陵松柏三日。儒臣進賀表。

十二月。敕武臣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毋廢弛。仍

蹈前失。

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言。交趾府縣官宜令到任二年以

上者。從巡按御史考覈從之。

宗載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今府

州縣官多係兩廣雲南等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因其

願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太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

試之才。所以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律意。若候

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巡按御史

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污。能否實跡。以憑黜陟。

庶幾有所勸懲。上從之。因諭行在吏部曰。守令民之

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趾郡縣官。出一時之

權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慎選之。

庚午。永樂十八年正月。庚子朔。上御奉天殿受朝賀。宴

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

甲寅。上御午門觀燈。宴百官。賜儒臣御製詩。學士楊榮

等恭和以進。

御製詩曰。皇明啟祚天眷隆。太祖受命芟羣雄。真安

皇明大政紀 卷八

萬姓復人紀。灑掃宇宙腥膻空。三光宣精益輝朗。五岳

不動逾穹崇。冰天裸壤極南北。虞淵陽谷窮西東。梯山

航海日相繼。玉帛萬國皆朝宗。宣揚教化敷禮樂。簡拔

賢俊俱登庸。閭閻耕鑿樂皞皞。田畝絃誦聲瀲灩。未云

賴茲臣隣力。匡輔各謹乃職輸其忠。由來盛德戒盈滿。

毋或怠肆聽天工。朕承洪業莫垂拱。仰止聖哲懷軒農。

太平一統洽文治。萬方永樂年屢豐。作詩敢繼南薰曲。

願與四方歌時雍。

戊午。大祀天地於南郊。皇太子代行禮。

閏正月丙子。進學士楊榮。金幼孜。並為文淵閣大學士。仍

兼翰林院學士。

擢左布政四人。馬麟、湖廣、盛、願、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艾瑛、浙江、左

參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衡、陝西、右參政二人。楊徵、福建、李泰、廣東、右參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

二月，祭大社、大稷。皇太子代行禮。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聚眾作亂。

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則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扇誘愚民，於是奸人董彥

果等各率眾從之，擁眾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

三月，妖黨董彥果等大行莒州劫殺，不服招撫，勅安遠侯柳昇分兵剿之。

柳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昇卽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與戰多被殺傷。都指揮劉忠力戰死，賽兒與其黨劉信等潛遁。黎明，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婦男百餘人，而賽兒等竟不獲。山東指揮衛青大敗妖賊於安丘。

先是賊首賈鴻等攻安丘，知縣張煥、縣丞馬搗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卽墨之眾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賊聲言屠城，時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猝至城下，奮擊敗之。賊收餘眾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之。賈鴻遁去，殺賊三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於賊矣。既而柳昇至，青迎謁，昇怒其不待已，猝出責之，青不為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眾於諸城，盡殺之。各械首惡送京師。

山東妖賊平，論功陞安丘知縣張煥為山東左參政，縣丞馬搗為山東左參議，指揮僉事衛青為山東都指揮使，指揮王真為都指揮僉事。

下安遠侯柳昇于獄，詔尋宥之。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柳昇奉命征剿山東妖賊，唐賽兒等，聖諭諄諄指授方略，昇受命不恭，不卽就道，敕諭以賊徒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昇全不留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砍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昇忌其成功而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乘間遁去，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騷擾，不可勝言，昇亦不問，及備倭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眾，後三日昇始至，反忌青功而摧擊之人。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三十九

臣不忠莫此為甚。請治其罪。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反覆籌度。丁寧告戒，俾圖萬全。今昇方命失機，媚功忌能，罪不可宥。遂下昇於獄，尋赦出之。

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為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之。

四月朔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廣寧伯劉江卒，諡忠武。

江驍果善戰，所向無敵。馭士卒明紀律，有恩信於諸夷。款塞者綏輯備至，既卒，人咸思之。

湖廣按察司副使靳義以疾卒於京。

義字原禮，河南淇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任北平道御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四十一

史永樂初出按北京，糾治貪墨，決疑獄，滯訟皆得其情。

吏民畏服，日恒蔬食，毫髮無取于下。時皇太子居守

北京，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靳義可謂真御史

也。未幾，陞湖廣按察司副使，首舉正按察使吳公悅都

指揮王玉奸賍之罪。風紀肅然。至是朝覲，以疾卒于京。

上御西內園殿，召都督薛祿尚書呂震李慶大學士楊榮

金幼孜至殿外，命坐，賜上尊珍饌。

五月，交趾左右叅政侯保馮貴禦賊黎利死之。

保真定贊皇人，由國子生知廣城縣，有善政。初設交趾

郡縣，擇人撫治。陞交州府知府，遷叅政。時黎利剽掠郡

縣，保率民兵築堡於要害，禦之。賊來攻，保與戰，不勝而

死。貴湖廣武陵人，舉進士，為給事中。陞交趾叅政，能撫

輯流民，歸附者眾。有士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

陣，有功。後中官馬騏等疾之，盡奪其士兵。及黎利反，眾

強貴剿捕，獨以羸卒數百，遇賊兵眾，貴力戰而死。保為

政廉，恕貴有方略，其死也，人皆惜之。

詔大索妖婦唐賽兒。

時捕黨三千餘人，原吉人奏曰：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

眾遮道呼云：生我原吉，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

六月，命禮部自今科舉取士，在大誥律例內出題試諸

生。

七月朔享太廟，皇太子代行禮。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四十一

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坐累卒。

素易江西樂平人，洪武中為盱眙知縣，廉能平恕，吏民

戴之。陞浙江金華府同知，治行益著。永樂初，坐累謫戍

興州。未幾，驛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趾叛寇陳季

擴，還奏稱旨。復命往思州廉察田宗鼎等罪狀，悉得其

實。還除湖廣衡州府同知，往捕桂楊州峒寇龍卯銘，眾

詭言卯銘已死，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捕卒訴

年老惟一子，今為虎所噬，素易為文檄山神，明日虎死

道側。後有告衡州民匿谷庶人，摠貸財不送官者。上官

併劾素易不舉，坐是死獄中。人多惜之。

八月丁巳朔日食。



戊午祭大社大稷。皇太子代行禮。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

九月己巳北京宮殿將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初一日上

吉宜御新殿。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召皇太子太孫於京

師期十二月終至北京。

山東青州府諸城縣進龍馬。

縣馬嘗有牝于海濱者。一日雲霧晦暝。有物蜿蜒與馬

交。至是產駒。麟臆肉髮。體具龍文。其色青蒼。盆龍馬云。

擢教授蘭從善。林長懋。教諭徐永達。並為翰林院編修。侍

皇太孫講讀。

十月湖廣辰州府同知劉叔慈卒於北京。郡民具殮祭。載

皇明本政紀 八卷

其喪葬辰州。

叔慈江西廬陵人。初為沅陵知縣。以愛民為務。勤於撫

綏。縣介溪峒。先是民多因徼役竄山谷。叔慈至。流徙者

悉歸復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為開諭再三。心服而後遣

之。陞北京刑部員外郎。時置刑部未久。且饑饉。相仍。庶

務叢挫。凡中外造作財物。率取具焉。董役者皆中官。氣

勢尤不可近。以叔慈廉謹。不敢加侮。尋召修永樂大典。

沅陵民累陳乞還叔慈。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七邑之

民得叔慈如得父母。及建北京宮殿。率郡民就役。歲餘

卒於北京。郡民在從者皆悲慕之。

皇太子赴北京。過滁州。登瑯琊山。諭學士楊士奇。以宋參

政歐陽修勉之。

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修立朝正

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鮮矣。益皇太子

為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

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

曰。修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

祭畢。周步陵旁。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

久而後退。耆民進謁。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

容與語。賜勞優厚。

戶部尚書夏原吉至自北京。迎見皇太子于鳳陽。道上

皇明本政紀 八卷

旨緩行。皇太子以不敢緩諭之。

十月原吉自京師先馳奏。上復命迎之。且曰。東宮緩

行至是道。上旨。皇太子因手書付原吉與士奇。詢

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備顧問。

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賀。詔天下改京師為南京。稱行在

所為京師。

交趾占城諸國先貢白鳥瑞象。學士楊榮金幼孜應制賦

詩。

皇太子過鄒縣。令山東布政石執中發官粟賑饑民。

皇太子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

對曰。荒歲以為食。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

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倉廩。吾見。上有奏也。

十二月乙卯。皇太子及皇太孫將至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先入奏。上喜。賜鈔二百錠。命諸臣先期分官出候于良鄉。

上問原吉東宮來何速。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

思不得不切。上善其對。

戊午。立春。上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賀禮。

皇太子奏前過山東。遇民饑。令布政司發粟賑濟。上嘉

獎之。

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

况百姓。吾之赤子乎。

叙董營京殿功。封都督薛祿為陽武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子孫世襲。擢工部營繕司郎中蔡信為工部右侍郎。賜督

工文武官員及軍民夫匠鈔衣有差。

初。肇建北京。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

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復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華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是成。

辛丑。永樂十九年正月甲子朔。晨。

上躬詣太廟。奉安五殿。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

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

詣社稷壇。奉安大社大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

奉安山川諸神主。禮畢。上御奉天殿受朝賀。

戊辰。大赦天下。

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佑。繼承大統。統馭萬方。祇勤撫

綏。夙夜無間。乃者。倣成周卜洛之規。建立兩京。為子孫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四十五

永遠帝王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

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祇事天地宗社。眷懷

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卹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

下。

文淵閣大學士楊榮。撰皇都大一統賦以進。

改學士楊士奇為左春坊大學士。

禮部尚書呂震請。皇太子踈前。差中使卒置之。

震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有事以殿下

過失上聞。上指其妄言。今宜踈此人。皇太子曰。過

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

二月。虜酋阿魯台寇寧夏。

丁酉祭大社大稷。

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禮部言會試天下舉人命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讀周述主考試賜宴於禮部。

撤棘取會試中式舉人陳中等二百名。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及前科未廷試舉人共二百十人賜會鶴齡劉矩裴綸進士及第賜陳安等四十九名進士出身。

是科薛瑄劉球于謙為世名臣。

四月癸巳朔。

庚子夜奉天謹身華益三殿災大學士楊榮直入麾衛士

聖明水政紀

卷八

四十七

遷御書圖籍于東華門。

上諭之曰昨夜火發在目前者幾人卿能收拾圖籍可謂歲寒松柏也榮謝曰職分當然賜銀酒鍾古銅器鈔幣諸物。

詔天下求直言。

大學士楊榮條陳除雜辦金銀課及禁重獄引例十餘事從之。

翰林院侍講李時勉侍講鄒緝等上封事從之。

其略曰天下有司官吏不能皆賢屬蒙監察御史按察司考覈黜陟而所司不加詳察其重厚廉介不能逢迎阿附者多考平常而令墨姦詭善於趨媚者多考稱職

人無懲勸宜歲勅按察司廉正官徧歷郡縣察其治行

仍命監察御史復覈具奏果勤慎廉能政績顯著者請

加資增秩以勵其志貪黷培尅怠政廢事者請即時黜

罰以警其餘如有善不舉有惡不糾致賢否混淆他日

廉勤得出罪坐所考之官又言連年四方蠻夷朝貢之

使相望於道實罷敝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者三年

遠者五年一來朝貢庶幾官民兩便又言江西浙江湖

廣并直隸應天等府縣秋糧每年運赴北京道路險遠

困故不堪宜於淮安徐州濟寧濱河置立倉廩量地遠

近分撥運納別設法運至北京少紓民力又言近年營

建北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餘丁不得生理衣食不給

聖明水政紀

卷八

四十七

有可矜閔宜勅軍官加意撫恤增給月糧寬餘丁差徭

使給其家又言比來兵政不修武備廢弛宜勅內外武

臣各整部伍以時操練備不虞從之。

敕吏部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

應天則吏部尚書蹇義四川則禮部尚書金純陝西則

左都御史劉觀河南則右都御史王彰湖廣則吏部侍

郎師達畿甸則禮部侍郎郭墩福建則刑部侍郎楊勉

江西則工部侍郎郭璉山東則工部侍郎鄭剛浙江則

副都御史虞謙廣西則通政參議朱侃山西則大理寺

丞孫時廣東則大理寺丞郭瑄并給事中馬俊艾廣陶

衍等十三人。

戶部尚書夏原吉言愛民所以敬天。獨通負芻糧採辦金銀程課優恤流移以回天意從之。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虞謙巡視浙江上言便民事。上命行之。

丙午萬壽 聖誕以災異 詔免慶賀。

侍 皇太子講讀禮部左侍郎儀智以年八十乞致仕歸卒。

五月陞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等俱為交趾知州。

時暹等言頗訕直。上嘉納之。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請於上罪之。上曰敬天故求言。

皇明大政紀

八卷

四十八

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於今欲開過古之明王皆獎直言。今汝數請罪之是欲朕為何如主且彼所言。

汝等過失若誠有即因而改之豈不有益果若無之於汝何損今罪之將重其名而益與汝等之過失矣慶等。

慚而退。然上猶慮慶等或害之故悉陞外任云。吏部主事蕭儀峻詆都北京不便。上怒誅之。

科道上言朝廷不當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辨。以尚書夏原吉申救。上。

悅兩宥之。上曰方遷都時吾與大臣家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大。

臣。上命言者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辨。都御史王彰。

言科道皆白面諸生不知大計。上命左右至午門問。

衆皆呼罵言官。原吉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

上悅兩宥之。或尤其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

衆始歎服。交趾總兵官豐城侯李彬請依各都司衛所例屯田從之。

彬言交趾所附其地荒遠不通餽運乞依各都司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約十分為率度地險易量事緩。

急以為屯守征調之多寡其各衛軍士雖隸兵籍然攻戰之際心持兩端往往不得其死力今議屯田分數土。

皇明大政紀

八卷

四十九

軍居多官軍居少從之。上為飛言欲罪侍讀李時勉十餘人。大學士楊榮力救免。

之。六月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駕親勞以戶部夏原吉正言止之。

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視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禮義從此大壞。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他日。

法王見便殿。上命原吉拜。原吉曰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况夷秋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大臣死不敢。

奉詔。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獼猴遠矣。

二月壬戌朔享 太廟。

吏部尚書蹇義及給事馬俊等二十六人巡應天諸郡還京。

義言國家多事時盡法繩吏人將不勝斥大甚者數人衆皆服其得體。

命右都御史王彰巡撫河南。

時有告周府將為不軌者。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

彰。彰曰未有跡討之無名。上曰非爾所知也。兵貴神

速彼出城則費力矣。彰曰以臣之愚可不煩兵。但得御

史三四人隨臣以往足矣。臣請任之。然須奉勅以臣巡

撫其地乃可。於是彰奉勅往巡撫。既至。黎明直造王府。

王驚愕。延彰別室。問所以來者。曰。人言謀叛故。王驚跪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五十

彰曰。朝廷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將至矣。臣以王事

未有跡。故來諭王。王舉家環哭不已。彰曰。哭亦何益。今

但速求所以釋。上疑者。王曰。愚不知所出。願公教我。

彰曰。能以三護衛獻上。則可無事。王從其教。彰乃馳驛

以聞。上喜。彰出示護衛軍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

而軍散。果不煩兵也。

八月辛卯朔日食。

丁酉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戌祭大社大稷。

命大學士楊榮兼掌譯字生。

上謂諸番字中國宜解其義。因選太學生聰明者習之。

諸生多不悅。輒生謗議。上怒。將加罪。榮救免。遂命掌

之。榮訓迪得宜。自是帖服。卒皆有成。

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

赦黎利為清化知府。

十一月議北征。逮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并嘗

署戶部事。大理寺丞鄒師顏繫掖庭獄。兵部尚書方賓自

殺。

上以北虜搆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

養兵民。而嚴勸遣將備禦。未奏。會。上召賓。賓言。今糧

儲不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

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五十一

資儲十喪八九。災皆間作。內外俱疲。况。聖躬少安。尚

須調護。勿煩六師。上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

既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益怒。賓懼自縊。命錦衣

官立取原吉回。至則方啟。厥理儲。錦衣促之。原吉曰。姑

竣畢此。不然恐有侵盜。死吾安之。不以累公。及至。上

問征虜得失。且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勤遠略之意。上

令同中繫於內官監。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

中原吉皆儉邪。誣罔。上信之。命戮賓尸。將殺原吉等。

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為。榮力言其無他。二三人者

惟以數征北虜。乏餽。運為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

有也。上由是怒稍釋。置不問。

十二月改工部尚書李慶於兵部。

皇太孫累請赦尚書夏原吉。上命中使覘之。聞其忠言怒頗解。

原吉在獄。命中使覘之。因問曰。上待公厚。今繫之暴。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何敢怨。於是繫稍寬。

壬寅。永樂二十年正月。己未朔。日食。

庚申。享太廟。

癸酉。大祀天地於南郊。

二月。丁酉。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戌。祭大社大稷。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五十二

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征北魏餉。

輔等議分爲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稍後。前運用

總督三人。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泉。車運驢運

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秦寧侯陳瑜。都御史王彰。及都

督御史郎中等官三十六人。領驢運者。鎮遠侯顧興祖。

尚書趙玘等三十五人。後運惟車輛。用總督官二人。保

定侯孟讓。遂安伯陳英。副者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

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餘輛。挽軍民丁二十三萬有

奇。運糧凡三十七萬石。

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

先是。阿魯台爲瓦剌馬哈木等所敗。窮蹙自甚。以其妻

孛部落奔竄而南。保息塞外。奉表稱臣。遣使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發育

而已。豈有所擇哉。遂納其貢。而禮其使。詔封阿魯台爲

和寧王。母妻皆爲夫人。賜金帛。俾仍居漠北。阿魯台感

上恩德。屢遣使貢馬。又遣其子來朝。數年畜收益蕃。生

聚益富。而兇悖之心復萌。其朝貢之使。既歸。往往就途

劫掠。朝廷使者至彼。或恣慢侮。亦有拘留之。不以禮

待者。其部屬屢爲邊患。每因其使行。戒諭之。而怙終不

悛。至是大寇興。和親征之議遂決。在廷文武之臣。羣謀

僉同。命五府整兵。戶部理餽餼。詔日啟行。遂誓將士。

丁丑。以親征北虜。告天地宗廟社稷。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五十三

戊寅。車駕發北京。祓祭于承天門。遣官告旗纛太歲風

雲雷雨等神。及遣官祭居庸山川。

命公侯大臣。奏軍情機務。同大學士楊榮參決。

辛巳。駐蹕雞鳴山。虜寇興和者聞。上親征。遂夜遁。

諸將請追之。上曰。虜非有他計。能譬諸狼貪。一得所

欲。急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

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

四月辛丑。駐蹕龍門。戍卒言虜倉卒遁去。遺馬二十餘

匹於洗馬嶺。敕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

乙卯。駐蹕雲州。閱兵。

上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若不閱

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勝重而不敢忽也。

五月辛酉，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羣臣宴。

乙酉，車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傍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士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士作其驍勇之氣耳。

丁卯，大閱諸將。

上曰：兵行同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

皇明大政紀 卷八

戊辰，觀士卒射。

有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上曰：重賞則人勸。是日，上親製平虜二曲，俾將士歌以自勵。

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新寧伯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上親觀之。

惟輔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克辦事官。上謂諸將曰：為將之道，勇智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算深遠，無所遺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立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

耳。汝曹勉之。

辛未，車駕發關寧，次西涼亭。

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乎。可以為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癸酉，發西涼亭，次關安。下令軍中放牧採樵皆不得出長圍之外。

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

皇明大政紀 卷八

李五

因召諸將諭曰：卿等嘗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此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筭是命。上曰：兵法云：多筭勝，少筭不勝。益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眾之道，固須部武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癸未，車駕發威虜鎮，次行州。命戶部以山西河南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儲于山海。六月丙戌朔。

次威遠川開平來報虜復攻萬全。上諭諸將士不必分兵還擊之。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搗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况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七月丙辰朔。

已未。車駕發殺胡原。

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史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背叛而遁者。繼聞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惴。其母及妻聞之。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而使吾屬駢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五十六

首就縛爲俘。囚將死。無葬身處。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半輜重于濶濶海之側。與其家屬直北走矣。上聞曰。獸窮則走。然此黠虜。未嘗遽信。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繼獲虜部曲。亦有衆悉夜遁。矢驗之。而信。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棄牛半駝馬。焚其輜重。上召文武羣臣諭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爲邊患。驅之足矣。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

上以兀良哈爲阿魯台羽翼。簡步騎二萬分五道襲破之。是夜召諸將諭曰。阿魯台敢爲悖逆者。以有兀良哈爲之羽翼也。今阿魯台遠遁。而兀良哈尚敢入寇。當還師

剪之。諸將皆以爲然。遂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以行。且授之方略曰。兵貴神速。迅雷不及掩耳。諸將頓首。上曰。官軍至。虜必西走。朕當以兵從西要之。遂率精騎數萬馳往。命鄭亨王通薛祿將之。庚午。上師屈烈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輛西奔。陷山澤中。上麾騎兵爲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突而走。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蹂踐死者相枕籍。餘衆散走。上乘高望之。見寇復聚。仍麾兵繞山出其右。又分兵渡河。斷其後。又麾兵出其左。先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嚴陣山下以待。已而寇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寇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五十七

驚走。而林間神機弩競發。寇大潰。死傷不可計。餘寇尚數百人。躍馬而走。上曰。必有首虜在其中。須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擒其黨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口牛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既次豐潤屯。諸將頓首賀。上曰。用兵吾豈得已哉。諸將曰。天道福善禍淫。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豈過舉也。

八月己酉朔。以班師遣書諭皇太子及頒詔天下。

九月乙卯朔。

丁巳。車駕入居庸關。次龍虎臺。慶隨駕將校京師文武大臣迎見。



壬戌昧爽。上乘法駕入京城躬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受朝百官上表賀平胡。

逮尚書寒義呂震大學士楊士奇下錦衣獄尋釋之。

以太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

十月甲申享太廟。

閏十二月阿魯台殺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甲子詔議征阿魯台有以建文時江西塚集民兵與魏運

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為言以大學士楊榮正論止之。

上以奏示榮榮對曰比詔使復業今復徵之是失信也

上笑曰卿言正合朕意遂寢其奏。

皇明大政紀 卷八

癸卯永樂二十一年正月癸未朔。

甲申享太廟。

丁酉大祀天地於南郊。

二月壬子朔。

丁巳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午祭大社大稷。

三月壬午朔。

蜀王椿薨諡曰獻。

王性敦厚孝友循禮執法尤好學讀書不懈喜延接賢

士大夫講論或至夜分不為聲色遊畋之事在宗室中

為最賢朝廷待之視諸王特厚云。

四月辛亥朔享太廟。

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敗之。

五月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軌事覺伏誅。

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放皇太子處分

皇太子往往裁抑宦寺黃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等日

讒之於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為之地因偽造毀譽之

言傳播於外謂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是賢等

遂起邪心欽天監王射成與賢厚密言於賢曰觀天象

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常山左護

衛老軍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通州右衛

鎮撫陳凱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官中進毒藥於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上候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符寶分兵執府部

大臣豫令高正偽撰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

中議以御寶領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為帝布

置已定正密以告其甥王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

止不從瑜遂入告上覽偽撰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

子誅之顧高燧曰爾為之耶高燧惴慄不能言皇大

子為之管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為爾上命

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羣臣奏賢等所犯大逆具有

顯實當並寘極典上曰且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

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鞫母令遽死遂下錦衣衛研

治并其黨悉誅之。

陞告變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爲錦衣衛同知。

六月庚戌朔日食。

七月己卯朔享太廟。

戊戌命安遠侯柳昇遂安伯陳瑛將中軍武安侯鄭亨成國公朱勇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將左右軍寧陽侯陳懋將前鋒從征阿魯台。

虜中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上召諸將議曰。去秋此寇犯興和。朕率師搗其巢穴。復東剿其黨。兀良哈之衆。意其窮亦甚矣。今以朕既得志。必不復出。故萌妄念。朕當率兵先馳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而輕肆妄動。我因其勞而擊之。破之必矣。諸將皆曰。善。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六十一

八月壬子。宴勞大營五軍諸將。因大閱。

癸丑。車駕發京師。命大學士楊榮掌軍中機務。

丙寅。車駕發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內廐馬。

戊辰。車駕次萬全。兵民有進馬牛瓜等物者。命倍時價酬之。

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禮部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不許。

淡秦太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不散。

又山石產靈芝。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上曰。朕創建

太和山官殿。上資福于。皇考皇妣。下爲天下生民祈福。初非爲己。且朕德涼薄。不敢恃此爲祥。其勿賀。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錢浩等一百名。

九月己卯朔。駐蹕沙城。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崔雲請軍門。令還京師待命。

虜中僞知院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命賜酒饌。俱授正千戶。

帖木等言。今夏阿魯台爲瓦刺所敗。部屬潰散。無所屬。今若聞天兵復出。必疾走遠避。豈復萌南向之意。

十月戊申朔。車駕次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降。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台罕爲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爲都指揮。餘爲指揮。千百戶。所鎮撫者數十人。皆賜冠帶。織金襲衣。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六十二

左右皆贊。上功德之盛。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患。兵甲不用。斯朕志也。

遣書諭皇太子。以也先土干納款之故。遂下詔班師。車駕發萬全。

十一月戊寅朔。車駕次懷來。在京諸司遣官迎見。

甲申。車駕至京師。謁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文武羣臣上表賀。

賜忠勇王金忠誥券。金印朝服。玉帶織金文綺。

皇太子聞內侍黃儼江保數造謠。因歎天不可欺。大學士楊士奇以益宜自處。盡道上勸。

皇太子曰。盡心子職而已。他有何道。

十二月。交趾上供絹千七百四十七疋。漆三千斤。蘓木五千斤。翠羽三千箇。扇萬把。

交趾入供。自永樂十四年始。歲有增損。是歲獨贏。

甲辰。永樂二十二年。正月。戊寅朔。

庚辰。享太廟。

壬午。大祀天地於南郊。

遂朝親官稽延歲供錢糧。并不勘完未完事件者。下錦衣衛獄。尋釋回任。催督之。

甲申。大同開平守將並奏虜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勅緣邊諸將整兵候北征。

初金忠歸。屢言阿魯台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為前鋒。自効。

六十二

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矣。忠曰。雖天地

大德。無物不容。其如邊人荼毒何時可已。上曰。卿意

甚善。但事須有名。姑待之。是日邊報至。召公侯大臣計

之。且告以金忠意。羣臣奏曰。忠言不可拒。逆賊不可縱。邊患不可坐視。用兵之名不得避也。惟上決之。上可

其奏。

丙戌。勅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各選馬步兵。擇將統領。以三月至北京。山西行都司兵命都督李謙統領。至宣府。必士馬精強。兵甲堅利。不如令者誅。二月。丁巳。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午。祭大社大稷。

禮部奏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曾榮侍講。余鼎主考試。賜宴於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葉恩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邢寬梁禔孫曰恭進士。及第。康璣等四十七人進士。出身。高舉等九十八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軒輓耿九疇皆為名臣。

命大學士楊士奇撰進士題名碑記。

天禧寺將成。賜名大報恩寺。

戊寅。大閱。命安遠侯柳昇領中軍。遂安伯陳瑛副之。英國

皇朝本政紀

卷八

六十三

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

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

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王

金忠率壯士前鋒。安順伯薛貴。恭順伯吳克忠。都督李謙

等各領兵從之。

上諭曰。人君奉天愛人。為本。朕臨御以來。視民如子。內安諸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人。咸期生遂。彼為民患。則亦不可不殺。逆賊阿魯台。始以窮蹙。感來歸撫之甚厚。豺狼野心。不知感德。積久生慢。反恩為讐。侵擾邊疆。毒害黎庶。違天負恩。非一而足。朕再出師。搗其巢穴。焚其積聚。寇之微命。危入一髮。當其時。從將士之志。寇豈復有生。

理但體上帝好生之仁驅而逐之亦冀萬一其能改也而獸心終焉不變今朕必往伐之朕非好勞惡逸益志在保民有非得已爾等從朕其皆奮力成功高爵重賞不汝吝如方命失機則軍法亦不汝貸其懋哉

四月丁未朔享太廟

戊申上以親征胡寇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詔皇太子監國

己酉車駕發京師次唐家嶺仍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扈從

癸丑車駕次龍虎臺遣太常寺臣祭告居庸山川

己巳

車駕次土木陞都指揮劉廣為右軍都督僉事仍掌陝西行都司事

戊午勅各城嚴哨瞭謹守備

己未享諸將于長安嶺

壬戌萬壽聖節禮部尚書呂震奏百官行賀禮詔却不

受

庚午車駕次顯寧以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獲謀功陞把里禿為都指揮僉事餘皆陞一級各賜白金

有差

五月乙亥朔車駕次威虜鎮

大名府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竭誠率僚屬耆民禱於

人蜡以失政自責越三日有鳥數萬食蝗殆盡皇太子

聞而嘉之

己卯車駕次開平勉諸將恤士卒

士卒有後至而沾濕者時其地尚寒上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所資以成功名撫之厚則報之厚古人

有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

今方用此輩為國家除殘去暴豈可不恤

甲申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示夜夢因下諭部落輸

誠來朝毋懷二三以貽後悔

論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

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對曰

陛下好生惡殺誠格於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

上曰卿言合朕意豈

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即命草勅遣中官伯力哥及所

獲胡寇齎往虜中諭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

朕待之甚厚爾等所知朕何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掠

不止朕聞者以天人之怒再率師討之如徇將士之志

奮其或改而自新也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

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

乙酉命安遠侯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骨瘞為叢塚親

為文祭之

戊子車駕次洪平鎮諭諸將自今凡有歸降者毋令

所非持兵器向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  
壬辰 車駕次長樂鎮

上諭大學士楊榮金幼孜曰漢高祖過栢人慮迫于人  
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  
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

乙未巡按浙江御史王復奏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  
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眾劫掠請兵剿之 命巡按御史  
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固不服調兵剿之

上初命兵部尚書李慶等率兵捕楊榮金幼孜曰此愚  
民無知或為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逃竄山林求活朝  
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其為

明大政紀 卷八

六十六

盜之心况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 上曰卿言良是  
後果招服

丙申 車駕次故元應昌路

是日雨重車皆後 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以  
為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  
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  
不慮耶遂命分兵迎之

丁酉宴隨征文武大臣

命內侍歌 太祖高皇帝御製詞五章因舉爵諭諸大  
臣曰此 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酗  
之什也朕嗣 先帝鴻業兢兢焉惟恐失墜雖今軍旅

中君臣盃酒之歡不敢忘也尚相與其勉之  
巳亥宴文武大臣於威遠川

上曰朕仰循 皇考之意自製詞五章以奉天法祖勤  
政恤民為言亦將以垂示吾子孫俾有所警遂命內侍  
歌之羣臣俯首聽畢皆叩首言 皇上深思遠慮前古  
帝王之所不及 上悅盡沾醉而罷

六月甲辰朔 車駕次祥雲屯

丙午 車駕次翠玉峰勅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為  
前鋒偵寇

諭曰用兵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  
先知敵之情也今興師遠出而未悉賊情何以成功朕  
以前鋒付爾尤宜晝夜用心其精擇勇智廣布偵邏如  
有所得星馳奏來朕竚俟焉

明大政紀 卷八

六十七

癸丑 車駕次金沙濼寧陽侯陳懋等獲胡寇馬九疋來  
進

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勅懋等益加防慎

丙辰 車駕次寶屏山  
諭諸將曰今深入虜地尤須謹備嚴哨瞭肅部伍明約

束晝夜無怠孔子行軍必臨事而懼孫吳兵法無恃其  
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必敬慎如此庶幾萬全

戊午 車駕次玉沙泉

上以答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是時諸

將皆踴躍思奮。上聞知喜曰兵可用也。

已未。車駕次龍武岡。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師。戒之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馬。即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遇阿魯台亦勿殺生擒以來。

庚申。車駕次天馬峰。

上以大軍繼進數十里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至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轍馬跡亦多漫滅。疑其遁已久。上遣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駐河上以俟。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二十八

壬戌。車駕發河上。次蒼石岡。

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跡無睹。必其遁久矣。

癸亥。車駕次連秀坡。

陳懋等亦還奏曰臣等引兵抵白邨山。咸無所遇。以糧盡故還。於是英國公張輔等奏曰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

甲子。車駕次翠雲屯。命班師。

上召張輔等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

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茫

茫廣漠之地。譬如納米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誠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於是兵部尚書李慶等進曰王者之師。畏則舍之。今已鏖虜之冗。破虜之衆。塞北萬里無虜跡。雖有數輩。如大羊栖栖偷生窮漠之境。陛下天地大德。寧當盡殺之耶。上悅。遂命班師。

乙丑。詔召諸將議分兵兩路南還。

於是上率騎士東行。命武安侯鄭亨等領兵卒西行。期會開平。

丙寅。班師次蒼玉澗。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二十九

論諸將曰今大軍南還。將士既未嘗見敵。必有怠心。寇蹤跡詭秘。不可輕忽。須嚴兵以殿後。仍戒軍中晝夜警備。常如寇至。

七月甲戌朔。

庚辰。車駕次清水源。

道旁有石崖數十丈。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

乙酉。車駕次通精戍。

其地平廣。多糜子。軍士有馳驅犯之者。上望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於此。不為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耳。今縱騎犯之。不仁。其禁

論士卒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勿犯違者斬

丁亥 車駕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 上顧問

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京對曰八月中 上頷之既

而諭榮等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

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殿下孝

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皇上付託 上喜顧太監馬

雲賜榮幼孜半酒而退

戊子 車駕次雙流灤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齋書諭

皇太子并詔告天下

己丑 車駕次蒼崖戍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毋忽

庚寅 車駕次榆木川 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遺命

傳位 皇太子喪服禮儀一遵 太祖皇帝遺制

辛卯 上崩

內臣馬雲孟驥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表密詔大學

士楊榮金幼孜入 議喪事遂一遵古禮含斂畢載以龍

輿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

壬辰 靈輿次雙筆峰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遺命馳

計 皇太子

八月癸卯朔

甲辰大學士楊榮等至自行在致 大行皇帝遺命 皇

太子哭慟幾絕進榮等問故復慟哭 皇太孫親王以下

皆慟哭易服宮中設几筵朝夕哭奠 皇太子命 皇太

孫馳赴開平恭迎 大行皇帝龍輿

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在外惟趙王護衛軍留京師一

時浮議籍籍慮護衛為變遂秘未發喪 皇太孫瀕行

故 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

皇太子顧大學士楊士奇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

不及士奇對曰殿下未踐祚今居喪無所事有事自應

行常用之寶東宮小圖書亦開 大孫出外無行事惟

有上稟朝廷之事可假之行此出一時之權歸即納上

皇太子即取付 大孫曰有故事以此封識來此亦不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行 皇太子顧士奇曰汝此說

是雖出從權亦事機之會昔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

浮議喧騰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

乙巳百官素服朝夕哭

己酉 靈輿次鵬鵠 皇太孫至御幄哭迎軍中始發喪

六軍號慟

壬子 皇太孫奉 龍輿及郊 皇太子及親王以下文

武羣臣皆衰服哭迎至大內奉安于仁智殿加斂奉納

梓宮

丁巳 皇太子以嗣位遣英國公張輔等告天地宗廟社

稷躬告 大行皇帝几筵即 皇帝位朝羣臣大赦天下

以明年為洪熙元年。

赦凡三十五條。皆大學士楊士奇代草。如下西洋諸番等國寶船及雲南取寶石交趾採金珠香貨各處買諸色紵絲紗羅段疋寶石迤西撒馬兒等處取馬并鑄造銅錢燒造磁器採辦梨木板進供諸品海味菓子等項悉皆停罷利及于民不可枚舉。

戊午。賜北征英國公張輔等三十六人金幣蘇木胡椒有差。

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侍郎楊勉于獄復其官。

原吉等繫內官監四年。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七十一

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洗馬楊溥正字金問于獄復其官。

淮等繫錦衣衛獄十年。

戶部尚書夏原吉乞終母喪。上慰留之。

上曰。卿老成人。今國有大喪。正望相與共濟艱難。安得遽去。卿云有喪服。我無喪服乎。遂留贊輔。

已未。西寧土官都指揮李英從北征回。及交趾七源州判官趙福能貢馬。賜鈔幣有差。

置太師太傅太保階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從一品。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此皇祖之制也。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未廣。不無望于傳保。卿等勉。

之遂加義少保。仍兼吏部尚書。二俸俱給。

加英國公張輔太師。二俸俱給。

陞文淵閣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寺卿。金幼孜為戶部侍郎。俱仍兼前職。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右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榮幼孜士奇淮俱掌內制。備顧問。不預所陞職務。洗馬楊溥為翰林院學士。正字金問為翰林院修撰。

初。上諭楊士奇曰。自今朝廷事。仗蹇與汝。但蹇亦有遲疑。汝須盡公以壓服天下之心。士奇對曰。雖溥恩及下。然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若漢文即位。首進宋昌。史書

之以為貶。此當深戒。臣兩人日在侍近。殿下必不遺。惟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七十一

不應先及。故並叙云。

惜薪司奏准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為宮禁香炭之用。大學士楊士奇言違。詔書命減除四十萬。

士奇謝恩畢。聞惜薪司之奏。將復入奏。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奇。笑謂蹇夏曰。新華蓋學士來

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詔下纔兩日。今聞惜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詔

書所減除者皆歲例。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吾數日來。官中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

除四十萬。又顧蹇夏及士奇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庶幾輔吾不逮。



陞錦衣衛指揮同知鄒溶為遼東都指揮僉事備禦開原命閒住指揮張軌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軌英國公輔之弟

錦衣衛指揮使王節等奏比來上直校尉屢失所懸銅牌請治罪 上以赦前原之

上曰昨目下詔赦有罪今日遽罪赦前事何以示信其

勿治遂諭六科及三法司曰令信則民從不信則民二

國家使人用信為本故昨日降詔惓惓在信爾等各務

遵守毋致朕食言以失人心

庚申黜工部右侍郎伏伯安為荊門知州

初伯安督運木潞河止通州驛舍驛丞有美妾伯安私

明大政紀 八卷

七十四

焉驛丞覺而殺妾事聞伯安坐罰築城至是遇赦應復

職 上曰淫穢之人不宜以玷朝行遂黜之

朝鮮國李福遣陪臣玄貴命等貢馬及方物 賜鈔幣

辛酉命鎮守廣西鎮遠侯顧興祖克總兵官領湖廣廣西

廣東三都司官軍剿捕廣西等處叛寇

黜刑部右侍郎王勉為山東布政司右叅議

先是指揮林茂畏避出征又犯奸貪等罪下錦衣衛獄

與勉同繫茂就獄中造虛詞十數百言將誣告人以覲

倖免會赦不果告已而有言於上者 上曰勉道之也

故有是命

貶中都留守司都指揮僉事牛諒戍交趾

初 上命諒從武安侯鄭亨鎮守大同諒憚行且不樂

屬人即跪奏曰令臣往治事乎抑為隸乎 上曰朝廷

重邊務命爾從總兵大臣庶幾有贊畫之益顧為隸是

何等語朕初即位爾敢方命不恭如此將朝廷不復使

人耶命公侯大臣雜問之遂奏諒懷詐不忠無人臣禮

法當誅 上曰不必誅亦不可用遂有是命

壬戌加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太傅二俸俱支

鎮守宣府等處都督譚廣請以所領騎兵五千分指揮六

人每三人領一千更番往宣府備禦從之

癸亥于闐使者陝西丁及莊浪土官魯失加等貢馬及方

物賜鈔幣有差

明大政紀 八卷

七十五

山西布政司左叅政陳瓚以贓罪謫戍邊

甲子遣中官捧 大行皇帝遺冠服送漢王高煦趙王高

燾朝夕瞻奉以慰哀慕惓惓之心

令吏部汰文官冗員

論曰古稱官不備惟其人今過冗矣且賢否廉汙混淆

無別則廉者之心或怠君子小人並處則小人之勢常

勝且老病昏懦之人在位徒糜廩祿何裨政理其在內

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

察凡賢材者留其貪刻庸鄙及老疾者悉送吏部罷之

自今吏部宜精選勿濫

黜兵科給事中劉驥李文殊劉秉李實張敏林道安等俱

為縣丞。

初穆等以戡事不謹皆得罪至是遇赦。上以六科密邇之地所繫非輕故悉黜以示懲。

乙丑召漢王高煦赴京。

遼東都指揮僉事王雄以激變夷人楊木答兀逃逸降登州衛指揮僉事。

琉球國中山王遣長史鄭義才占城國王遣使者迺沙帕閣等貢馬及方物。賜衣及鈔幣有差。

丙寅勅禮部臣會羣臣議。皇考。皇妣尊號請諡于南郊。

加寧陽侯陳懋太師兩俸俱支。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七十六

丁卯賜保母金氏為翊聖恭惠夫人。

戊辰命三法司官吏先有罪謫戍未至謫所者宥還為民。已巳少保兼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文武官有年七十者請遵洪武舊制令致仕如其鄙猥闖茸者或有疾而年未及七十者請免為民。上從之著為令。

賜寧夏隨征迤北官軍鈔遣還。

官每員十錠軍每人六錠。

庚午六科給事中梁盛等劾成國公朱勇定國公徐景昌富陽侯李茂芳廣寧伯劉滿新寧伯譚忠建昌伯高福安鄉伯張安興安伯徐亨後軍都督同知梁銘都督僉事沈清戶部尚書郭資禮部右侍郎郭敦工部左侍郎李友直

太常寺少卿王勉寺丞唐禮傅霞岫馮仲彞通政使司左叅政李至剛右叅議朱紹祖等居。大行皇帝喪。遣令不宿公署飲酒食肉恬無戚容身為大臣無禮無義宜付法司明正國典。上命廷臣議公侯伯都督所犯尋宥之郭資以疾免餘付法司論罪。

辛未命定國公徐景昌富陽侯李茂芳受學於國子監。

初文武百官居。大行皇帝喪。初戒出宿公所景昌茂芳等不出宿為給事中所劾至是召二人論曰景昌

皇妣之侄茂芳。皇考外甥孫。皇考賓天臣民如喪考妣爾兩人安處私室顧情與禮何如此不學之過故

有是命。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七十七

周王橚及各王俱奏請躬詣。大行皇帝几筵行祭禮悉報止之令遣官代行。

九月癸酉朔禮部同文武羣臣進上。大行皇帝諡曰體

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仁孝皇后諡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降山西按察司副使陳諤為海鹽知縣。

諤為湖廣按察司。擢撫楚王細故。上素厭之後改山

西坐事落職。至是遇赦應復。上曰諤小人也。不宜以玷方面。遂有是命。

定用鈔中鹽例。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鈔法阻滯益出散出大多宜

設法廣歛之民間鈔少將自通矣其議所以歛之道

原吉對曰歛之易者莫如許有鈔之家中鹽上曰此

可一時權宜耳埃鈔法通即止然必稍寬為之則例而

後人皆趨向遂命原吉及吏部尚書蹇義等定各處中

鹽例各減舊十之四於是原吉等奏滄州鹽每引鈔三

百貫河東山東每引百五十貫福建浙東每引百貫輸

鈔不問新舊支鹽不拘資次上曰然其速行之

學交趾都司都督同知方政率兵捕賊與黎利戰于安

寧茶龍州昌江衛指揮同知伍雲死之命禮部加賻贈

乙亥命後府都督同知梁銘等鎮守寧夏

上諭之曰寧夏西北重鎮其軍民難窘已甚爾為首將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七十八

務撫綏之且爾既有常祿宜敦廉潔之行果若服食所

需不能繼當以告朕每無貪暴生事以困軍民益銘屢

以貪賄致敗故申飭之

巴東王貴烜遠安王貴燮父死不奔喪命戶部各減祿

米之半

命上部弛西山樵採之禁

工曰古者山林川澤皆與民共雖虞衡之禁取之有時

用之有節其實亦為民非公家專有之京師軍民數百

萬家新非出山何所取給人君於民有父母之道苟可

惠民皆當施之況山澤天地所產以利民者其居庸關

以東與天壽山相接宜禁樵採餘聽勿禁

交趾叅將榮昌伯陳智貢玄鹿

詔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還監進學俾由科舉進

丙子命禮部工部建趙王府于彰德

召工部尚書黃福遠京勅兵部尚書陳洽代掌交趾布按

司事仍叅贊軍務

法司奏禮部右侍郎郭敦工部左侍郎李友直太常寺少

卿王勉寺丞康禮傳霞岫馮仲彛通政司左通政李至剛

右叅議朱紹祖先居大行皇帝喪不齋戒公宿無人臣

禮罪應罷免命降調有差

敦降太僕寺卿友直降順天府丞王勉降鴻臚寺右少

卿禮霞岫降禮部主事至剛降興化知府紹祖降欽州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七十九

知州惟仲彛嘗言甥女為謫僊人降南康府照磨

戊寅哈密回回者刺刀丁等貢方物賜襲衣鈔幣遣還

已卯遣行人周彞齋勅使琉球國

庚辰河南黃河汎溢傷祥符陳留鄆陵太康陽武原武諸

縣禾稼勅免今年稅糧馬草仍命右都御史王彰往鎮

軍民

上諭彰曰卿任朝廷耳目之寄且河南鄉邦下情鬱不

上達久矣凡有可以利民安軍者悉具奏來各府州縣

亦須周歷諮訪庶幾得民之情

虜人刺哩等來歸貢馬命禮部償其直仍賜之襲衣

工部奏修軍器請徵布漆於民命給鈔市之

上曰：兵器不可不修，但方下詔恤民，民瘼未蘇，何忍復有徵歛。

辛巳，以 大行皇帝 仁孝皇后尊諡，遣太師英國公張輔祭告天地。

復吳夔工科都給事中

初，上為世子數奉 命點閱皇城守衛軍士，皆夔侍從，敬謹慎密。夔後陞河南按察司僉事，坐累謫屯戍。上恒念之，至是復其初職。

壬午，祭告 大行皇帝 仁孝皇后，上尊諡，頒詔天下。

諭工部臣：凡合用之物，必於出產之地計值買之。若仍蹈故習，一槩科派，以毒民者，必誅不宥。

皇明大政紀

八卷

八十七

上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產之物，不強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更不究物產地。一槩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歛金幣，詣京師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騰踴加數十倍。有不肖官吏，夤緣為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一，其餘悉肥下人。今宜切戒此弊。

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請卽吉，不從。

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釋緣易吉服。震奏已遂退，徧語羣臣，明旦易服。楊士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比此例。益洪武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在上，緣服後仍數月白衣冠。

經帶。今 上於 皇考，乃遽卽吉乎。時黃淮同士奇意，然不敢明言忤震。震厲聲忿士奇曰：朝廷每事被爾撓，衆尚書蹇義從旁解曰：渠言當理國家事，公不應偏執。已見請兼取二說，明旦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旦，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餘文武羣臣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召蹇義、夏原吉及士奇等論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汝等議定，然後奏。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有言，始知震妄。士奇所執是因嘆曰：張輔知禮，六卿乃反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

皇明大政紀

八卷

八十一

臣聽其便。

甲申，漢王高煦至京。

哈密回回舍人阿力等貢方物，賜之鈔幣。

增諸王祿米。

遣鎮守交趾中官山壽齋，敕諭交趾頭目黎利，授以清化知府。

改都察院副都御史虞謙為大理寺卿。

罷光祿寺卿井泉為民，誅寺丞蕭成，署丞王鼎。

時泉奏歲例請遣正官往南京採用玉面狸。上曰：爾小人，不達政體。朕方下詔悉罷不急之務，以體息百姓。爾乃欲以飲食細故失人信耶。御史遂劾奏泉成及署

丞王鼎赦後盜內府物法當斬方擬請罪之而泉預謀引避上曰其罪當斬者非止於盜內府物其在先帝時欺天罔上造偽旨間吾父子構禍無辜立命斬成鼎免泉死為民

陞靈璧縣丞田誠為州判官仍佐靈璧縣事

誠九年考滿赴京父老詣闕言誠居官廉能撫字有方乞復職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縣官親民苟得人當加秩而久任之俾一縣蒙福今民既願留之即其政可知遂有是命

命法司罪真定民重納聘財易婚者女子歸先聘如靈山衛指揮張忠不知即不坐

皇朝大政紀 八卷 八十三

忠取真定民女子為妾已納聘益女子先受他聘矣而父母利厚資更許忠未行其先聘者許于官事聞上曰婚姻風化之原既有成言義不可易今嗜利而中易循夷虜之陋以敗風化此父母之過

丙戌陞吏科等科給事中李謙吳廷用胡廣為山西等處僉事蕭奇商賓鄭果等三十五人為各處知州知縣時有上言在外之職宜以風憲官為之庶幾得人故有是命

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授入侍將軍趙信等二十八人俱為白戶補外任

鳳陽府五河等縣奏雨水沒田稼命戶部覈實今歲糧

芻悉免之

丁亥漢王高煦還國

命西天刺麻板的達及僧錄司右善世智光俱為大國師各賜金印

改淮府右長史王榮為吏科左給事中荆府右長史曹曼齡為翰林院修撰

二人侍上於春宮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專之至是不欲其去近侍故有是命

諭翰林儒臣凡軍民中利有當興害有當革者審可否奏行之

交趾都指揮陳忠與叛賊黎利戰清化死之

皇朝大政紀 八卷 八十三

戊子命遂安伯陳瑛巡視山海永平關隘整肅兵備

命襄城伯李隆同駙馬都尉宋琥沐昕于南京操兵守備命戶部在京辦事吏人月給米三斗

長沙府民自宮來求為內侍上以其游惰不孝發為卒戍邊

大理寺卿虞謙言比奏詔書自今准律斷罪誑騙在律當杖而流梟首非詔書意命照律斷

已丑陞新除雲南僉事吳廷用為刑部右侍郎初有言宜用近侍為外職者廷用以給事中陞雲南按察司僉事至是陞辭奏乞歸省親上曰爾居侍從幾

二十年謹厚小心且宜在朕左右故有是命而令歸省

遂命胡廣李謙亦留隨朝。

庚寅陞鴻臚寺丞楊善為本寺卿。

上諭善曰朕初卽位。凡吏治賢否民情休戚皆欲聞之。而四方之遠無由進達。自今方岳大臣來朝。引見朕親問之。庶幾以悉下情。

黜太常寺卿周訥為交趾升華府知府。

訥永樂中為祠祭司郎中。請封禪。太宗不聽。後以方賓薦入太常。未幾親喪丁憂。至是來朝。上曰。諛佞之人宜遠。外不可以玷朝行。遂有是命。

治水左通政樂福奏蘇松嘉湖杭常六府水沒禾稼。請俟來歲併徵。令以鈔布代輸。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八

南京禮部右侍郎蔚綬進香辭歸。賜鈔六十錠。命禮部

繼今南京大臣進香至者准此例。

直隸廣宗縣水溢傷民田稼百餘頃。命戶部遣人賑恤。

壬辰黜兵部左侍郎崔衍為四川左布政使。

平江伯陳瑄言七事。命所司速行之。

一重南京為國家根本。嚴守備。二命朝臣分巡天下。咨

考有司。政治得失。三令湖廣江西浙江運糧於近便。淮

徐等處交納。別令官軍接運。以蘇民力。四選教官。別其

成效。五清理軍伍。六謹邊防。七禁運糧軍士不得別役。

癸巳免當陽侯李茂芳為庶人。

茂芳母子在。先帝有逆謀。

王權奏欲來朝。止之。

上遣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侄承叔親厚有素。今欲見叔。亦切惓惓。但以祖訓不敢違也。計諒此誠。所云寄居江西。非所封之國。不與封鎮。各王例同。益江西之地。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為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叔審之。

乙未。諭兵部尚書李慶以太僕寺馬疋分給諸衛所。及臨邊戍卒。牧半乘習待用。

諭曰。今太僕寺馬增數倍。而畿民一夫或畜三疋四疋者。畢力於此。有耕桑盡廢。衣食不及。甚可矜憫。

丙申。加隆平侯張信少師子孫世襲。

皇明大政紀

卷八

八

丁酉。加尚書蹇義少傅。大學士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

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

陞吏科給事中陳山為左春坊左庶子。左中允張瑛為左

諭德。右中允戴綸為右諭德。

戊戌。賜少傅蹇義少保楊士奇太子少師楊榮太子少保

金幼孜繩愆糾繆銀圖書各一。

諭曰。卿等皆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

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

贊輔。凡政事有關。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之言

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憚於再三言之。君

臣之間。盡誠相與。卿等皆不負。祖宗付託之重。義等

頓首受命。

山東按察使鄧真僉事洪順請令內外七品以上文官各舉通經一人授山東教職從之。

己亥和寧王阿魯台遣使貢馬及方物。賜鈔幣有差。

庚子以卽位賜京師文武百官及民人等鈔幣胡椒蘇木有差。

監察御史金庠上言四事。上嘉納之。

一令在內五品以上在外四品以上文官各舉所知嚴繆舉之罪。二言皇祖陵寢所在宜命皇子之賢者率重兵鎮之。三言講武四言選廉幹官恤民。

辛丑加忠勇王金忠太子太保二俸俱支。

皇明大政紀 八卷

八卷

上諭寒義曰朕嗣位以來文武大臣皆有進職此人在列不無希覬之意亦宜以慰其心義對曰漠北歸附之人居京師者甚衆今皆瞻望朝廷待此人如何雖賜賚已厚然名爵亦宜略示優待此懷遠之道也。上曰然其他職名渠所不諳虜人所諳惟三師爲重可與太子太保但不令預職事耳。

十月壬寅朔遣行人蔣慶以卽位告外祖中山武寧王。

命戶部蘇松嘉湖等府被水災處今歲秋糧悉令折輸布

如永樂五年恤例。

每石輸布一疋或鈔一錠。

革戶部及南京戶部行用庫。

初建行用庫專市民間金銀至是罷市革之。

上御思金門選東宮官屬。

安遠侯柳昇太子太傅成山侯王通陽武侯薛祿俱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太常寺卿呂震爲太子少師戶部

尚書夏原吉爲太子少傅兵部尚書李慶爲太子少保

震原吉慶皆尚書如故戶部尚書郭資兼太子賓客刑

部尚書吳中工部尚書黃福俱兼詹事太僕寺卿郭敦

爲戶部左侍郎及吏部左侍郎郭進俱兼少詹事改進

名璉陞監察御史黃宗載文良俱爲詹事府丞

癸卯以鈔法不通命三法司軍民犯笞杖者定等第令輸

鈔贖罪不爲常制

皇明大政紀 八卷

八卷

八卷

論兵部下各都司令督各衛所委正官巡視城池有傾塞者併工修理

山東運糧至通州張家灣因民家火延燬糧舟令每糧一

石輸鈔四錠免責償

興州左屯衛軍徐翊有子嘗自宮爲內豎乞除軍籍命出

其子使代軍役。

上曰爲父當教子爲子當養親爾有子不能教致自傷

其體背親恩絕人道敗壞風化皆原於爾尚敢希除軍

籍耶。

甲辰賜衍聖公孔彥縉宅于京師。

彥縉數來朝皆館于民間。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

貢之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宿民家何以稱崇儒重道之意遂命工部賜宅

諭禮部戒約有司謹視養濟院施實惠毋致失所

嘉河衛指揮阿必察等遣女直頭目咬納等來朝且奏乞授咬納等指揮不許賜鈔幣遣還

上顧侍臣曰一來朝遽授指揮再朝當授何官且有功者何以賞之

乙巳復徐欽魏國公

天津衛倉災焚糧數十萬石御史劾主典者侵盜故縱火自益大理寺卿虞謙白其寃命減論

丙午山東登萊諸郡水災傷麥乞令以他物代輸前歲逋皇明大政紀 卷八 八十八

稅令蠲永樂二十年逋稅其二十一年以鈔代輸

命國子監簡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生有文學者六十人於翰林院考得劉瑄等二十人分置六科日隨給事中朝參

戊申勅各處鎮守官及都指揮司掌印官凡進香朝賀勿擅離聽差官來爲例

諭通政司凡四方奏雨澤卽封進以便親閱

蘇州徐州等州縣水沒田詔免今年租稅

浙江於潛樂清二縣民饑命發預備倉粟賑之

興化縣民奏知縣李遜并子貪黷命都察院鞠之

上曰近年人情敢肆行犯法者恃有罰工作之令故有

財者悉得倖免自今犯有罪者死生輕重一斷如律庶幾有所懲勸

己酉冊妃張氏爲皇后

庚戌諭鴻臚寺臣凡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違者論以重罪仍令三法司知之

上曰故事視朝後諸司有急切機務不得面陳者許具題本於宮門投進其得速達今訴私事巧私恩者亦進

題本揜姦欺衆以圖僥倖壞法亂政莫甚於斯今後惟緊急機務不得卽面陳者許封進題本

壬子立嫡長子爲皇太子詔天下

封第二子瞻埈爲鄭王第三子瞻墉爲越王第五子瞻

增爲襄王第六子瞻埈爲荆王第七子瞻墉爲淮王第八子瞻埈爲滕王第九子瞻埈爲梁王第十子瞻埈爲

衛王

癸丑順德府廣宗縣奏今歲水災傷田稼乞寬其租稅令折輸鈔

救五府六部等衙門求直言

乙卯敕吏部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官及軍民中訪舉賢能後犯贓罪舉者連坐

丙辰忽石門衛指揮沙籠加率乞陞頭目亦失哈等爲指揮不許賜鈔幣遣還



人授之官而非有俸糧之費似亦可與。上曰。先帝所授外夷人官亦非有俸祿。何為不輕授哉。吾重官職以寵此徒而又自輕之可乎。且得一人而失衆人亦不可也。

大理寺卿虞謙上言七事。命議行之。

其一用人。曰。用得其人則治道興。非其人則治道隳。人主之職。惟在擇人而已。其二興學校。曰。教育之道。本於師範。不在於備而在得人。庶有成效。三曰都察院耳目。綱紀之職。用以激濁揚清。今專俾治獄。非設風憲本意。四曰廣儲蓄。今國用空乏。宜預為備。五曰北京八府之民困於養馬。宜分給無馬郡縣牧養。以蘇圻內。六曰鈔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九十

法不通。由於出多而收少。今但多方收之而不輕出。民艱於得鈔。則自流通。七曰京師盜賊之多。宜於軍民工匠每十家編為一甲。使互相覺察出入。一家有犯。十家連坐。有能捕首。免其連坐之罪。

已。戶部奏京師歲用糧五百萬石。今江西歲運纔三百餘萬石。不足以供。請自來歲於淮安等府增運以備此數。從之。

大理寺奏決重囚。令法司會內閣府部司科於承天門

審錄。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民為德。卿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傷國家之和氣。昔法吏有於死

獄求生道者。天有顯報。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煅煉。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留意。其為酷吏而無愧。自今凡審決重囚。卿三人往同審。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遂命三法司。今後審決重囚。必會三學士同審。

戊午。免遠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烜為庶人。

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諭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遂有是命。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九十一

命戶部尚書郭資於文武官及軍士月增給米五斗。

上召戶部曰。往年百官軍士初扈從來。月增米五斗可贍。今都於此。多有家屬矣。五斗不足以贍。江南運輸固艱難。然京師百官軍士艱難尤甚。往往守義者困於饑寒。玩法者恣無忌憚。卿國之大臣。獨不為遠慮哉。朕於文武官及軍士月米。悉欲加給五斗。數年京倉儲積皆卿所掌。不之用否。資對曰。不之。遂命增給。

辛酉。命三法司自今私宰牛者。十倍時值追鈔。仍治私宰之罪。

壬戌。降大理寺卿虞謙為少卿。陞左評事楊時習為卿。

先時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當榻前密請旨。不當於朝

班對眾敷奏為責恩者又有言其屬官楊時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降之。

禮部左侍郎胡濙言十事。上嘉納之。

一曰勤政。二曰任賢能。三曰務節儉。四曰篤親親。五曰納諫。六曰明賞罰。七曰親經史。八曰守成憲。九曰嚴祀事。十曰精武備。

甲子。改工部尚書金純為刑部尚書。改刑部尚書吳中于工部仍兼詹事。

乙丑。命戶部除山西渾源州逃民荒田稅額。或逃者復歸就耕。三年徵稅。

丁卯。禮部引郡縣歲貢生奏送翰林考試。諭大學士楊

士奇嚴試之。

諭曰。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學校失教。故歲貢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豈可授安民之寄。自今宜戒因循之弊。嚴考之。本經四書義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如或難得。即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益取之嚴。則無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矣。

戊辰。風寒。命翰林院勅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

尚書夏原吉曰。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既預給禦寒之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巡拊。三軍皆如挾纊。彼徒施溫言。人猶感勵。况今受實恩。散味報效。但願陛下常

推此心不忘耳。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為一體。况將士為國家躬勤勞瘁。豈敢須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及。須卿等翼輔。古人有言。為君盡君道。臣盡臣道。朕與卿等。各盡道可也。

罷都指揮使張廉官。

先命廉往大同操備。廉托故不行。至是命從武安侯鄭亨往大同備禦。又不欲居亭下。乞奉先命。上惡而罷之。

庚午。諭吏部封贈文官祖考。

命大理寺自今臨邊及緣海衛所軍犯笞杖徒流罪者。令贖罪復役。不調。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九十三

辛未。命吏部公侯伯襲爵者。並封贈其父母及妻如例。

十一月壬申。朔。有建文諸臣家屬。

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凡言事失當。論克軍者。亦宥為民。

諭禮部。敕有司督學官嚴訓誨。必通經成才。方得克貢。

上曰。學者先立根本於鄉學。然後進而克廣於太學。若在鄉學全未有成。而望有成於國學。焉有此理。

諭戶部。自今一切科歛務。樽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恤。有稽遲者。守令處重

罪。

甲戌遣中官別里哥等齎敕諭阿魯白宿其前過令通貢往來如故。賜綵幣表裏。

諭戶部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乙亥交趾參將保定侯孟瑛等奏黎利反事命候內官山壽至彼奏其近情如何計議停當奏來。

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為交趾按察使復虞謙為大理卿初謙降大學士楊士奇對曰外間皆云時習無先導之言時習習是臣江西人亦親語臣本無此言今冒居卿位

且今所犯小過。上曰吾悔之亦念此因念時習其人。皇明大政紀 卷八 九十四

若何對曰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喜曰吾有以處之。會吏部言交趾關按察使。上諭尚書蹇

義曰左遷虞謙吾過矣復其大理卿改楊時習交趾憲使。從趙王高燧請去常山左右二護衛。

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李慶奏請令直隸及近京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可之。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略倣此意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宜遣歸庶皆不妨悞。

諭兵部尚書李慶須遣御史巡歷邊衛覈軍伍。

論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比年御史貪黷自今有差遣者循洪武中例賜衣鈔若復貪黷罪之不忍。

召大興宛平二縣官約三日凡民間何事便何事不便悉具來聞處置若復坐視不理必罪不貸。

已卯命工部凡內府守衛軍官懸帶木牌更造以銅其文一百二十四字凡守衛官軍懸帶此牌無牌者依律問罪借者及與借者罪同一百守衛二字其守衛官並懸本職牙牌。

庚辰命司禮監刊印祖訓賜諸子及弟侄。上謂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監於先生成憲其永無愆後世嗣君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九十五

卒至喪敗不救可為鑒戒朕十餘歲侍 皇祖側親見作祖訓屢經改易而後成書是時秦晉周世子皆在太祖問暇即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為天子為藩王能事事遵守豈不福祿永遠哉朕寤寐不忘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即 太祖皇帝之心也。諭工部查南京抽分廠及龍江提舉司所積竹木薪待廩除足用外餘備軍民每百斤鈔五貫悉收昏軟舊鈔以便貧者。

內官馬騏傳 上旨諭翰林院駁騏復往交趾辦金銀珠香本院復奏。上正色止之。

上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軍民。乎。交趾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獨詔書不信。將壞大事。此人近在內間。百方請求。左右爲言再往當有利於國。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遂止。

辛巳。命刑部都察院。凡吏犯杖罪。應罷者。令就北京爲民種田。

四川行都司奏。建昌衛漫水灣地。逼生番。請置城堡。量摘軍民兼守。從之。

壬午。韓王冲熾。襄陵王冲炆。樂平王冲炆。各獻詩。頒賜白金鈔幣有差。

降浙江按察副使趙緯爲嘉興典史。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九十六

初。緯爲禮科給事中。務撥拾人過失。以希進擢。至是來朝。上曰。此人尚在耶。懷蛇蝎之心。豈可復置當道。故有是命。

癸未。遣監察御史湯洪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上諭之曰。國以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比年在外牧守之官。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故今遣爾等分行考察。然人才器不同。有專爲脂膏。諂媚而政事不理。殃及於民者。有沉靜篤實。不善逢迎。而爲政簡易。民悅服之者。有專於用刑。巧於取索。而能集事者。有廉潔無私。謙謹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爾當明白其實。以聞無惑於小人。無屈於勢要。無私於親故。詢之以衆。斷之。

以公可也。各賜鈔二十錠。爲道里費。又諭之曰。御史朕之耳目。當勉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治人。若弃廉耻。違禮法。則朕亦不汝貸。汝往勉之。

監察御史陳正綸言三事。命所司議行之。

一。修葺各處城垣。以備不虞。二。量物置高下。增減稅課。以通鈔法。三。增文武俸級。以養廉耻。

降錦衣指揮同知其斌爲漳州衛千戶。

初。斌守西山。占百姓園田。又擅禁薦佛寺。傍十里地。人不得樵採。爲御史所劾。閱視得實。上以斌先朝官闈之親。不付法司。但降黜之。

命禮部自今以薦舉至者。宜試而用之。

皇明大政紀 卷八 九十七

丙戌。陞太子賓客戶部尚書郭資爲太子太師。命致仕。復其家。

憲義夏原吉力言資偏執妨事。且多病。請令致仕。上

問楊士奇。對曰。資強毅。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偏執。甚至沮格恩澤。不流於下。上問其故。對曰。詔救數下。蠲免

災傷租稅。不聽開除。必責有司依歲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然耿介。能守廉。非衆所及。故有是命。

進憲義爲少師。楊士奇爲少傅。夏原吉爲少保。劉觀與中爲太子少保。

賜夏原吉纒紵料銀圖書。諭勉之。

其肅總兵都督賈瓖奏。捕到西番盜馬賊人。欲發去西寧

都指揮李英處挨究。勅止之。

諭璣曰爾為朝廷心腹故任以邊務李英亦為朝廷效力於邊宜用心防禦不可自分彼此其山丹等衛及洪水草場皆近甘州既屢被番賊搶盜馬騾何不着落該衛及該管頭目設法隄備擒拿却又行李英處挨究此必非出爾意必有下人造謀交構者切不可輕聽庶幾共立邊功以稱委任之重。

丁亥 上閱京官誥詞取尚書寒義夏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誥詞親增二語勉之。

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九十八

禮部奏冬至節請 御正殿受賀以梓宮在殯不許。

戶部主事吳璘言教坊司樂人靴帽衣服違式等事乞嚴禁止從之。

諭戶部尚書夏原吉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上曰古者寓兵于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于漢之屯田。先帝所立屯種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所效所在儲蓄十不及二三有事不免勞民轉輸矣。

工科給事中郭永清言五事並從之。

其一乞令有司如舊制嚴督里老百姓以時闢田園修陂堰種桑棗其二乞遣人清軍伍果有戶絕者查勘開豁免平民被勾擾之害其三內官內使非重事不宜輕遣出外凡事惟責成所司庶幾不擾於民其四乞禁約江河往來之人舟中不得擅帶軍器虛張聲勢因行劫掠其五乞申飭各處有司凡學校壇廟城池損壞者悉加重修。

山陽縣丞崔奎乞救各布政及直隸府州縣願中鹽者令就本處官司納鈔赴鹽所支鹽為便從之。

丙申特賜寧王權黃金三百兩文錦十綵幣表裏各二十西洋布十。

皇明大政紀 八卷

九十九

翰林院學士楊溥密疏言事 上諭納之。

已亥命都察院捕治湖廣按察司副使舒仲成以大學士楊士奇言罷之。

上初監國時仲成為御史與李祥嘗奉敕理木植稅課之弊王汝玉與焉。上命削其名二人力言不可。忤旨至是因吏部奏仲成他事。上命捕治。大學士楊士奇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以來皆已宥之今又追理前事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時召衛綰稱疾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譴之。上覽疏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且賜米及鈔幣。又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

虜寇雲中。陽武侯薛祿擊敗之。

庚子。命安遠侯柳昇。陽武侯薛祿。平江伯陳璉。子孫皆世襲其爵。

河南永城縣大水。傷田稼。命免去年稅糧馬草。

上嘉羣臣能進文字。大學士楊士奇勸以成湯改過不吝為法。

上曰。近日覺得羣臣意思多好。朕或乘快意發落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間已進文字來。甚愜朕意。

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上曰。然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恒存此心。間羣臣所言。有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

十二月壬寅朔。上視牲南郊。

癸卯。上聞建文奸臣齊黃等外親全家謫戍邊者。有田在鄉。悉荒廢。敕兵部每家存一丁於戍。所餘放歸為民。

冬深無雪。上作憂民吟。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和之。兼賜玉帶。

甲辰。諭吏部。宜慎選師儒。

上曰。師儒之職。不可濫授。此欲其成就人才。德古以模範稱。模範不正。其所造器。何由得正。比來國子生。務實學者甚少。大率於諸司歷事。苟延歲月。以圖出身。固是

學者志甚卑下。亦由師範失職所致。卿等每引選國子監官。皆循資格陞之。不聞舉一道德老成之士。如何望大學之士。師皆得人。自今宜慎重選。

吏部奏興州左屯衛經歷李能詐母死丁憂。命付法司治之。

上曰。孝子事親。惟日不足。不幸已死。初猶以生事之。不恐遽死其親。今親在。乃詐言死。以誑朝廷。不孝不忠。孰大於此。

丁未。右都御史向寶言二事。上命兵部及法司行之。一將帥子孫。應承襲者。乞嚴訓練。比試。庶得實用。更乞許令舉保。通曉兵法。熟閑武藝之人。赴京試用。其二府

州縣官。有犯公罪。輕者乞量罰其俸。有被告者。乞先追事內人。鞫問明白。果有干連。府州縣官。然後逮問。庶免無罪者。道路往來之費。

上惡西山樵採者。根株悉拔。欲斬之以徇。尚書夏原吉執罪止不應。請依律從之。

監察御史胡敬先乞命。皇太子畱守南京。以固邦本。不報。

禮科給事黃驥言。西域貢使。假藉擾害。乞勅陝西行都司除哈密忠順王及亦力把力。撤馬兒罕等處番王。遣使朝許。令途赴京。不過一二十人。馬令給甘肅軍士。余一切勿受。聽其與民買賣。以省官府之費。上嘉納之。

上以秦示呂震曰。驥常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有不悉也。為大臣當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本根。驥所言皆是從之。

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京衛千戶劉彪等七人當備禦遼東。或逗畱不發。或中途逃歸。命都察院錦衣衛卽械送遼東。令榮集諸軍斬以徇。

戊申。四川高縣奏乞罷買民茶之新增者。從之。朝鮮國王李禔遣使奉表及貢方物賀卽位。

命皇太子選武職。

諭三法司。矜獄執正母以忤旨為慮。

上諭金純劉觀等。卿等皆國大臣。非獨自己當存矜獄

皇明大政紀

卷八

百二

之心。如朕一時過怒。嫉惡處法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母以垂忤為慮。朕不難於從善也。

辛亥。命吏兵二部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門內西序。

上諭蹇義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勵。致治效斗米三錢。外戶不閉。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殿南廊。時復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識其人。又不悉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既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

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復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効爾吏部兵部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閒暇觀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上顧義等曰。卿等更須用心。以副朕圖治之意。

諭戶部以鈔法不通。揭榜通衢。令官吏軍民中。凡有所見。許詣闕自陳。或赴通政司投進。言當者從之。否者不罪。壬子。禮部進會議葬祭等儀。上覽畢。悲哽不勝。起還宮。癸丑。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

上謂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朕之心。凡有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况山澤之所產哉。

皇明大政紀

卷八

百三

命戶部凡今被災田土。分遣人馳諭各府州縣。停免催徵糧稅。

命刑部都察院通政司。自今內外官員貪贓者。並錄其罪名。藏于官。以便稽閱。

常州府武進宜興等縣。奏今年水沒田土。無收者九百五十餘頃。命蠲稅糧。

大理寺少卿弋謙。上言政務。命禮部議行之。謙極論官吏貪殘之弊。乞命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

官。各舉所知。以為所屬府州縣官。仍前監察御史中。及在京衙門屬官。各舉所知。以備缺員之選。或三人。或五人。不限名數。所舉果賢。及後有政績者。為已之功。所舉

不賢及後賊勳者爲己之過俱令書於考滿牌內則人知戒飭勉於事功而不爲非矣。  
辦事官程富上言治道。上嘉納之。

富請 上正身修德敬天勤民敦化厚俗明刑弼教以堯舜三代爲法聲色玩好遊畋造作不急之務無益之費凡諸傷財害民以自奉者必以秦皇漢武隋煬爲戒

甲寅 梓官將發引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上親告凡

命禮部集僧道于慶壽海印一寺及靈濟宮各建揚大齋七晝夜。

加大學士楊榮工部尚書 賜救獎之。

皇明大政紀 卷八

百四

初榮與幼孜扈從北征。凡軍中一切機務皆令與聞時軍行累月尚未抵賊巢而步卒多難且謀言賊以遠遁遂令班師中途 太宗疾作頓劇已而崩於榆木川中官馬雲等皆倉皇莫知所措乃密召榮幼孜入御幕中首議喪事榮等言宜循古制用衣衾殮歛庶允當衆曰諾或有欲以他事寫赦用寶遣人馳報者榮等曰誰敢爾 先帝在卽稱赦實天稱赦詐言獲罪非輕衆皆曰此言良是榮等乃令中官備以 大行皇帝崩逝月日并遺命傳位之意故 皇太子雲等從之既作赦遂以屬榮及少監海壽馳報 皇太子榮初抵京。上哀慟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上嘉歎良久乃降敕

諭云。

乙卯 梓官發北京。上送至午門。皇太子親王皆扈送至陵。

庚申 梓官葬長陵。

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二十人皆爲給事中。封都督張景爲彭城伯。

張景係 后兄。

甲子 湖廣等處布政司左叅議黃澤等來朝各上章言事命禮部會議以用。

丙寅廣西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奏斬平樂潯州二府賊首千九百餘級歸賊所虜男女十餘口。

皇明大政紀 卷八

百五

上欲誅尚寶司少卿袁中徹以尚書夏原吉申救止罷其官。

中徹以風鑿得幸 成祖 上以其言常不遜首欲誅之原吉曰中徹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莫衰

今山陵未畢刑近侍之臣不可乃罷之。

丁卯 賜南京府部及中都留守司天下方面來朝者羊酒等物。

戊辰下通政使尹必用參議顧謙于獄以李嘉代之必用當省牲郊壇而令顧謙代行皆屬不恭太常寺御史劾之。

己巳封鎮守寧夏都督同知梁銘爲保定侯子孫世襲



諭禮部令有司修繕郡邑應祀壇宇祭器違者罪之

賜衍聖公孔彥縉一品金織衣

呂震言衍聖公是二品如旨賜之過矣上曰朝廷用

孔子之道治家國天下今孔子之徒在官有一品服者

孔子之後襲封承先師之祀服之何過且先帝時五

品儒臣有賜二品服者亦何過哉其賜之用稱朕崇儒

之意

作觀天臺於禁中

徙封韓恭王於平涼

是歲天下戶一千六萬六千八百八十口二千二百四十

六萬八千一百五十賦稅糧三千二百六十萬一千二百

六石餽運北京糧二百五十七萬三千五百八十八石

皇明大政紀 八卷 百六 止

八卷終

皇明大政紀卷之九

臣 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乙巳洪熙元年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

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行五拜三叩首禮

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于上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

文武之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

儀不從次日震固請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

淮進曰陛下言是上曰山陵甫畢恐遽即吉朕明

日亦不欲出見羣臣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新

皇明大政紀 九卷

皆欲一觀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上顧士

奇四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徇輿情亦

不宜備禮上從之遂有是命

癸酉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自今遇行有未

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為慮

諭曰為君以受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禍益增為臣以

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言

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有未當

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一千貫文幣一表裏

朝鮮國王李裲遣陪臣曹怡等朝賀貢金銀器及方物賜

鈔幣有差

甲戌南京龍山產靈芝。蕃大特異。守臣以進。禮部請賀。不許。

乙亥。勅諭天下文武羣臣各竭忠殫慮以稱職任。

丙子。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以罪削爵。命駙馬都尉宋瑛襲封。

加大學士楊士奇兼兵部尚書。黃淮少保戶部尚書。金幼孜兼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仍掌內制。

詔天下武臣來朝者。勉圖自新。實部伍。練士卒。利器械。完城堡。明屯守之法。毋貪刻害軍士。有一不悛。必罪不宥。

丁丑。加刑部尚書金純兼太子賓客。二俸俱支。

少傅楊士奇少保黃淮俱奏辭尚書一俸。從之。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全幼孜亦各辭尚書俸。以扈駕北征勞。命勿固辭。

己卯。立春饗太廟。

建弘文閣于思善門。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

上親舉印授溥曰。朕命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助。如有建白。以此封識。進來。其同事。則侍講王璉。五經博士陳繼。編修楊敬禮。科給事中何澄。

監察御史尹崇高等劾福建左布政使顧鼎。貪肆無耻。

命錦衣衛執付都察院治之。

諭尚書李慶等曰。馬資於國用甚大。然嘗思之。當與民同其利。民有即國家之有也。漢文景時。閭巷有馬千百。為羣。蓋民生樂業。庶物咸殖。馬自蕃息。先帝嘗聽民間。皆畜馬。然有司急于官馬。孽息。故民不暇於其私。今宜寬恤之。使奉公之外。有餘力。可以及私。從容寬假之久。庶幾可望民安物阜。

壬午。勅禮部太常寺臣。大祀天地神祇。奉皇祖高皇帝。皇考文皇帝配祀。仍著典章。垂憲後世。

癸未。以過冬不雪。勅府部院大臣。懋修乃職。康濟兆民。惟誠可以動民。願共勉之。

甲申。勅戒大同叅將沈清及掌山西行都司都督僉事李謙。不飭邊務。各持私意。與武安侯相抗。互相訐奏。宜改前過。否則罰加爾身。雖悔無及。

命湖廣右叅議諸葛平提督太嶽太和山宮觀。

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上還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慶成禮。頒詔中外。

詔二十八條。如各處山場園林湖池坑冶及菓樹蜂密等項。原係民業。聽民採取。及四川保寧等府所屬茶課。悉照洪武年間例。辦納價買民茶。盡行罷免之類。尤係

新政除民害。

賜三公及六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入事。未嘗判為二途。有

動于此必應于彼朕少待 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印 上親製序

已丑罷給朝覲官孳牧馬

初兵部尚書李慶言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畜則民甚敝不可重困今遠近方面郡縣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一馬俾畜可散二千餘匹正官給牡佐貳以下給牝太僕苑馬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 上令與蹇義夏原吉商略可否以聞二人奏如議大學士楊士奇力諫不可上大悟時陝西按察使陳智亦奏按察使受太僕寺提督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四

是風憲受制于人遂命士奇據此草勅止散馬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論也

庚寅權增市肆門攤課程

上以鈔法不通民間交易率用金銀布帛令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會議原吉等奏鈔多則輕少則重朝廷欲散適中則自無弊今民間鈔不通蓋緣朝廷散出太多宜為法欵之請市肆各色門攤內度量輕重加其課程課鈔入官官取其昏軟甚者悉燬之自今官鈔亦宜少出民間得鈔則自然重矣 上曰然所增門攤課程俟鈔法通即復舊額金銀布帛交易者亦暫行禁止

命兵部簡閱武臣出補外職

降勅切責交趾叅將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慢攻養寇之罪令改過自効仍命械送倉雷指揮師祐張雄等赴京監察御史實信有罪謫交趾克吏

辛卯制諭平江伯陳瑄克總兵官率舟師備運糧儲親詣京師

都察院奏今犯笞杖者逃軍逃民逃匠難令運轉贖罪請處如律內外軍民人等有犯有力運轉贖罪者聽無者罰役如洪武中例從之

都察院劾奏兵部左侍郎曹本前為雲南按察司副使嘗犯贓罪今雖遇赦當罷為民不宜居六卿之貳 上令削

三月廿九日

九卷

五

半俸用之

本于靖難時侍 上居守多歷艱難不忍出之但減祿以示懲

吏部奏授戶部主事劉良誥命封贈其父母不與

初良素行不謹滿三載戶部尚書古朴考其績下良叩上之左右人求最考朴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行終當敗良遂誣朴他事既就逮繫 成祖燭其奸竟釋朴至是吏部奏授良誥命 上曰愷悌君子福祿攸降是嘗誣大臣罪者其得為君子乎不與 壬辰諭禮部朝臣在朝久者皆令還鄉省墓賜鈔有差者為令

公侯伯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四品三千貫五品二千貫六品七品一千貫八品以下皆五百貫瓦刺賢義王太平安樂王把禿孛羅子亦思各遣使貢馬以卽位諭之并賜綵幣表裏

設繕工官陞工部左侍郎李友直爲尚書專理繕工以右侍郎蔡信副之并置繕工經歷

乙未勅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慎防慮患

勅平江伯陳瑄今後運糧官軍依洪武中令許附載已物以資私用

日生左右珥色赤黃白虹貫之

丁酉詔南京留守五衛官軍改置京師分守正陽等門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六

戊戌擢前學士解縉之從子禎期爲中書舍人

己亥遣布政使周翰按察使胡棨參政葉春巡行應天鎮

江蘇松常杭嘉湖八府察民利害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乞歸省焚

黃命馳驛仍賜白金五十兩鈔萬貫

自是朝臣請告省親祭祖者相繼

二月辛丑朔遣中官柴山賫勅琉球國故中山王思紹子

尚巴志嗣中山王

頒制諭雲南等處總兵叅將黔國公沐晟武安侯鄭亨鎮

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都督譚廣費嶽榮昌伯陳智保

定伯梁銘佩各處將軍印有舊授制諭者封識繳回

雲南爲征南大同爲征西廣西爲征蠻遼東爲征虜宣府爲鎮朔甘肅爲平羌交趾爲征夷寧夏爲征西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兀良哈三衛鞬靽欲來賣馬命平市遣去

諭曰虜謫詐百出未可深信然亦不可固拒如實賣馬

宜依永樂中例於馬市內交易勿容入城價值須兩平

勿虧交易畢卽遣去勿令遲留宜嚴督各衛所十分用心關防隄備不可怠忽

壬寅哈密遣人進硫黃勅大同總兵武安侯鄭亨宣府總

兵都督譚廣慎防之

上曰從前不聞哈密進此物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七

中既有硫黃則製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鬪亦須有

備

癸卯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具陛等奉表箋方物賀冊立

中宮及皇太子

甲辰漢王高煦訴第二子瞻圻不孝斥居住鳳陽

乙巳哈密忠義王孛羅帖木兒遣打刺罕馬哈木沙等奏

事賜衣服鈔幣表裏有差

丁未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申祭大社大稷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配命

禮部永爲定式

命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南京

陸工部郎中蘇璿為本部右侍郎。上尋悔之。

璿素貪鄙。誚事禮部尚書呂震數譽。上前故陸之。

工部尚書黃福言交趾左右叅政馮貴侯保攻賊。事增貴保為左右布政使。

與戊直隸鎮江常蘇一路強賊劫掠為民害。勅守南京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兵部尚書張本。即撥官軍船隻遣官率領前去緝捕。務要盡獲押送來京。都察院亦選御史一員往督視之。

刑部都察院言軍民犯笞杖者。令運磚贖罪。從之。

舞陽縣奏民饑請發本縣倉粟賑貸。從之。

壬子。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東宮開講筵。講官當以大經大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八

史進說其前史所載非聖賢之道無益於治者勿言。

甲寅。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為錦衣衛指揮。同知子孫世襲。信係英國公輔從兄。上特加恩。有是命。

乙卯。遣官祭 祖陵 皇陵 孝陵。歷代帝王嶽鎮海瀆。

丙辰。上躬祭先農耕籍田。

睢寧縣民饑命發本縣倉粟賑之。

戊午。命國子祭酒胡儼為太子賓客。致仕。

易州同知裴璉來朝。以舊為中允。侍從陸工部右侍郎。

庚申。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五事激訕。上不懌。命坐司治

事免朝參。

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具廷用。交奏其賣直

沽名。大學士楊士奇以主聖臣直勸。上容之。上雖

不罪謙。然臨朝之際。數形于詞氣。又數日。士奇進曰。

陛下頒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戈謙不曉事。激

數日。朝臣皆悚。及相與以言為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

集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

言之謗。上惕然曰。此事固是。朕不能容。呂震等迎合

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

清河縣民饑。命發本縣倉粟賑之。

辛酉。夜。日犯天江。

甲子。命 皇太子選武職。

晉王濟熿及平陽王美圭。互奏爭連伯灘田。各賜書。以差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九

蒲州從實審勘諭之。

廣西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奏。原領湖廣廣西貴州兵勦捕蠻寇。已平。今農事方興。請止留貴州二千湖廣一千守

備餘歸屯田。從之。

乙丑。遣鴻臚寺卿楊善。資勅勞總兵官陽武侯薛祿。擒斬

韃賊。并羊酒勞官軍。

祿追韃賊至赤城等處。殺奴百餘人。生擒十餘人。賊奔

潰。

丙寅。皇考太宗文皇帝 皇妣文皇后神主祔 太廟。

丁卯。兵科給事中劉煥奉命鎮交趾。不候代。謫克吏交趾

戊辰。勅守南京駙馬都尉沐昕。自今 孝陵四時祭祀不

可怠忽。

三月辛未朔命皇太子往祭皇陵孝陵就留守南京。

勅三法司用刑不可畏憚勢要以致枉濫。

士申陸光祿署丞權謹為文華殿大學士。

謹滁州人以儒發身居家事母孝母病額天求以身代

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上曰能

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召陸是職。

諭禮部贈故兵部尚書劉儁為太子太傅謚節愍。

上謂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于賊不屈而死禮

官不言婦人盡節於夫有旌典况大臣捐軀為國可不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加褒卹。

周王橐奏請以河南都司衙門與汝南王家屬居住答書

止之。

書曰祖宗建置都司總制一方所係非輕不敢移易。

癸酉五色雲見。

樂亭縣民饑命戶部發縣倉粟賑之。

甲戌南京地震者三。

丙子命吏部凡在外官滿三考者聽給假省親祭祖。

湖廣藍山縣賊潘康生等誘眾作亂命寧溪徑蠻流劫勅

廣西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調官相機勦捕之。

丁丑上以災異屢見諭羣臣陳利弊仍命大理寺少卿

戈謙朝參如故。

論曰間因大理少卿戈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

一時不能槩之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

實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令謙就職但免朝參而

自是以來言者益少豈以為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

計而故為默默歟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

其由豈無可言而為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為忠朕於

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文武羣臣亦各思

以君子之道自勉據其嘉謀嘉猷凡於國家軍民利有

未與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

為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

皇明大政紀 九卷

戊寅命趙王高燧之國彰德令欽天監擇日起程。

戶部奏連城縣民饑命發縣倉粟賑之。

復徐景昌定國公。

命徐顯宗襲魏國公。

已卯勅戒寧夏參將保定伯梁瑤恣情貪虐耽溺酒色宜

改行恤下。

黃巖縣奏大水沒民居五百餘家溺死八百餘人命戶

部遣官馳赴賑恤。

庚辰命禮部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金鄉

忠壯侯王真少師榮國忠顯公姚廣孝配饗太宗廟廷

命戶部月給太子太師致仕郭資半俸。

辛巳諭吏部擇任刑官毋使儉人得肆枉濫

壬午開原奏市馬命分給遼東諸衛軍士

通政使李嘉戶科給事中艾廣俱坐奏對不實降交趾按察司知事

癸未命大學士楊榮送魏國公徐顯宗從學國子監

丁亥諭三法司自今誹謗者悉勿治

諭刑部等衙門尚書金純等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成風奸民欲嫁禍良善者輒飾造誣罔以誹謗為說一星名於此身家破滅莫復辨理今數日間覺此

風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為諱况今所

急尤在於通下情卿等宜體朕心

諭刑部尚書金純等自今嚴切禁止自宮并加人宮刑者必不貸

諭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時富貴而絕其祖父母不顧古人求忠臣于孝子彼于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

君朕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

已丑詔天下法司自今惟犯謀反及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宥罪止坐本身毋一槩連坐

趙王高燧之國彰德

庚寅命陽武侯薛祿克總兵官率官軍自開平至大同緣邊往來巡視遇有虜寇相機勦捕

山東泰安州及萊蕪縣民饑命發本處倉粟賑之

辛卯命安平伯李安為交趾叅將與蔡昌伯陳智同掌軍務

勅貴州總兵都督僉事蕭綬調官軍勦捕蒙顧洞賊蒙再萬等及藍山賊潘康生等并寧溪徑蠻以除民害

勅停止河州岷州洮州西寧寧東涼州諸衛歲納洪熙三年差發馬俟六年如舊徵收

罷徐州買羊毛

乙未勅鎮守南京襄城伯李隆選官軍追捕蘇松揚州各處劫盜

山東平度州及蓬萊縣民饑命戶部發粟賑之

丙申監察御史嚴維光等劾山海永平等處總兵遂安伯陳瑛等守邊無備致虜掠薊州北山匿不以聞請寘于法

命都察院封刻章示之俾圖自効以贖前過

勅都督山色領官軍巡視薊州永平山海一帶如遇警急即于附近衛分量遣官軍接應

陞翰林學士楊溥為太常寺卿仍兼學士

鎮守萬全右衛都指揮僉事黃直私造應禁軍器事覺降為指揮使發口外立功

長興縣賊首殷先朝伏誅

戊戌命諸司在京者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行部及行在後軍都督府

上時決意復都南京。

調南京兵部尚書張本及工部尚書李友直右侍郎裴璉

蘇璿戶部右侍郎李昶南京刑部金庫俱任北京各部。

命定國公徐景昌掌北京後軍都督府事。

改禮部左侍郎胡濙為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

華繕工官其事悉歸工部。

四月庚子朔饗太廟。

遼東總兵武進伯朱榮奏廣寧前屯衛刺梨山百戶鮑鱗

私遣軍士還家致為韃賊所虜。上命巡按御史詣彼審

實處鱗軍法仍戒諭榮躬勤率下毋蹈前失。

甘肅總兵都督費璵軍中事不能專決悉聽中官指使特

勅戒之。

壬寅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今年夏稅糧之半。停罷一切

官買物料。

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道路所遇民何似對曰。淮安

徐州及山東境內民多乏食。而有司徵稅糧方急。遂問

少師蹇義所對亦然。上命大學士楊士奇草詔蠲恤

士奇言不可不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

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

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楷筆。令士奇等就西

角門書詔。上覽畢既命用璽。已遣使實行。上顧士

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

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宜。有分別庶不濫息。上曰

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可與民寸寸計較耶。

瓜哇國王楊惟西沙遣頭目亞烈黃扶信貢方物。賜扶

信冠帶鈔幣。

陞行在大理寺少卿戈謙為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先是有中官採木四川貪橫厲民者。上聞之召謙諭

曰。爾素清直。其往為朕窮治之。朕自知爾勿懷疑畏。遂

陞其官。賜鈔千貫。

設北京行在都察院。并盧龍恒南冀北廣平四道。

院置右副都御史左僉都御史各一員。四道各設御史

三員。

皇明大政紀 卷九 十五

勅戒各處總兵官及鎮守官守備不嚴。宜各警省。躬勤率

下。以副國委托之重。

勅曰。近邊將多有忽略。恬然家居。優游逸樂。未嘗一出

閱視軍士。整點守備。壯士健卒。留左右。饑寒老疾貧難

之人。則令把關隘。守煙墩。蓋有寇奄至而不覺。人被虜

而不知者。膺受邊寄。怠忽如斯。朕有不虞。誰任其罪。

癸卯。修南京皇城。

甲辰。勅都御史戈謙巡視四川。

勅曰。往年採木者。多先虛奏數目。及當起運之際。倉卒

採辦。以足虛奏之數。屬民為甚。近命內官謝安侍郎楊

和等往四川起運水次堆積之木。朕慮安等復蹈前非。



特命爾往巡視。但據今實堆積水次者。即起運來。如有比先虛奏之數。今已赦其罪不問。不可再採以補此數。只從實起運。如再不遵。仍前勞人採補者。即枷釘差人解來。治以重罪。

直隸大名府所屬民饑。命發長垣倉粟賑之。

乙巳。命行在都察院嚴鈔法。

丙午。賜皇太子中正圖書。并書論。

論曰。中正體用一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下萬善皆原於此。隆古帝王傳授之要。皆在於此。入以中正存諸內。則發於喜怒哀樂。無非道也。以中正施諸行。則形於動靜云為。無非德也。君人者。天下而立。以正天下之表。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十六

其可不敬於內。不慎其所發哉。故以中正成身。則身尊。以中正治家。則家齊。惟中正之人。是親則君子益進。小人益遠。惟中正之言。是聽則善道日開。而讒諂日退。行賞以中正。則仁不濫。而人皆懋功。行罰以中正。則刑不濫。而人皆畏罪。以中正施政教。則治道可成。而俗化可興。以中正施命令。則萬姓服從。而四夷效順。爾懋敬之。其篤念。皇考與朕所親愛期望之心。而敬服之以係宗社生靈之望於永遠哉。

命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選行在散衛軍。助親軍守衛親軍。專守皇城四門。京衛軍。助守端門之外。及東上等門。

時守衛三百。輒有賜鈔。慶言舊制無散衛軍守衛者。上曰。大臣執舊制。固是。朕念人久勞不得息。且經月在公。不得一見父母妻子。皆人情所難。今使勞者得更養。而助守衛者亦預備賞。此姑一時權宜。非為定制。侯親軍補伍有人如舊。

丁未。行在錦衣衛軍趙大貴妻楊氏一生三男。命如例給賜。

戊申。命華陽王悅燿居武岡州。

悅燿蜀獻王第二子。素放肆不順。為父所惡。及獻王薨。誣世孫友墳欲奪嫡。蜀人指其誣罔。遂改徙之。

鎮守薊州山海等處都指揮陳景先襲敗虜寇。獲其器甲。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十七

及馬百餘匹。并追回所虜人口。命以馬匹給將士。仍命戶部復景先祿。

景先初以失機停祿。故復之。

擢儒士吳納為監察御史。

命行在錦衣衛指揮使王節選官於濟寧儀真鎮江等處。巡捕寇盜。

上曰。往年所遣捕盜官。多不得人。屬人更甚於盜。今須慎選。若復踵前弊。爾等與之同罪。

河南鎮許鈞汝四州及延津襄城西平等處二十二縣民饑。命所在發倉粟賑之。

庚戌。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科舉宿弊事宜。上諭禮部

所言當理其即行之。

廷輔請自今各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通今博古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士務實學國家得賢才之用又曰科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取六分北士四分山東昌益縣及直隸邢臺縣各奏民饑命發縣倉粟賑之。

壬子命 皇太子謁祭 皇陵 孝陵。

命侯伯都督尚書侍郎等官朱勇李賢郭義李通李慶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十八

黃福郭敦胡廩曾祭等侍從時南京屢奏地震羣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上曰非 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

魯王肇輝奏本府居室損漏欲令護衛官軍修理請令歲護衛屯田免其子粒。賜書屯田子粒以克本衛軍糧豈可廢易俟農隙修之。

甲寅製印二及手勅二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

上自少侍 太祖明于星象士奇侍監國時問教之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至是癸丑蹇義夏原吉楊榮士奇奏事承天門畢。上問夜來星變曾見不臣對曰未見。上曰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士奇對

曰臣愚亦不能知。上曰天命也嘆息而起又明日早

朝罷召義士奇 諭曰監國二十年為讒慝所構心之

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

義士奇亦流涕士奇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 先帝之

賜 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 聖明多慮。上曰即吾

去也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之

義曰蹇忠貞印士奇曰楊貞一印。

乙卯 車駕謁長陵。

戊午 謁祭 長陵。

己未 車駕回宮。

近臣有進言太平之政者大學士楊士奇進對流徙未歸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十九

瘡痍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民須在休息二三年庶幾人皆得所。上嘉納之。

上曰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

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已皆從所言末一章言

周王求藥事不曾從後亦悔之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

廷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慙色既退

復召蹇義還諭曰爾與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賢良皆

吾所倚任各與圖書自吾本心士奇懇言待人宜均亦

望與榮幼孜既與之後往往聞榮有怨誹語義對曰榮

之不足於義者為官品在臣等之次其怨誹語臣實未

聞左右之讒惟 陛下慎察縱其或有亦望容之久當

自定。上曰：吾亦不信。此語但偶然及之，以明吾所任者爾。二人事未有當，皆須直言，勿有疑諱。

行在太常寺卿楊溥奏：犧牲所見畜羊少，請遣官於出羊之處市買。詔照時價給買。

上曰：能愛人而後可以事神。朝廷事神之道，豈當惜費？比年有司不達大體於市犧牲，但准洪武中價值，凡物值隨時低昂，豈有一定之理？今民間諸視洪武時值，率增數十倍，而祀神之物獨仍舊直，民怨於下，神豈享乎？自今供祀犧牲，悉准在京時直給鈔往市，如於所產之處時值不足，則就有司贖罰鈔內補給。畿內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監市，毋致擾民。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二十

壬戌，遼東總兵官朱榮奏開原市馬二百匹。

癸亥，黜行在尚寶司丞張贊為南昌府通判。

以永樂中嘗誣奏人，故罪也。

漢郡王瞻圻紀善李遜以離間伏誅。

乙丑，選方面官參贊各邊方軍務。

上以武臣疎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於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參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山東參政沈固，宣府則參政劉璉，遼東則參政周熙，廣西則副使劉紹。後考滿陞俸，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行在刑部尚書張本至自南京，陛見具言時政得失，且請飭兵備。上嘉納之，遂改行在兵部尚書。

丙寅，以岷王榘居武岡州，改華陽王悅燿居澧州。勅行在戶部禁止樵採，拔本而取者。

勅曰：山澤之利當與百姓共之，故比者特弛西山樵採之禁，則聞有拔本而取者，其於古人斧斤以時之義，如何卽禁止之。

大名府開州奏霖雨傷稼，乞以鈔輸戶口鹽糧從之。

戊辰，命戶部郎中李子澤等分往總兵官陽武侯薛祿等處專理軍機文書。

五月，庚午朔賜瓜哇國貢使亞烈黃扶信等鈔十五萬九千五百錠。

辛未，諭吏部慎選御史以清風紀。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二十一

上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非，甚者倉穢無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吏之，則與相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屢不用心，安在其為耳目也。

命吏部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上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如都御史皆廉清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懼。今之不才者，無畏懼矣。鎮守西寧都督僉事史照奏西寧人民鄙野，風俗勁悍，請道儒學如河州等衛制，命行在禮部議行之。

湖廣淑浦縣民告里人謀反。御史往按無狀。上惡其枉人于族。命誅告者。

癸酉。勅禮部翰林院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

以張輔蹇義夏原吉為監修。楊士奇黃淮楊榮金幼孜。楊溥為總裁。

禮部引郡縣歲貢生入奏。請如例翰林出題考試。命大學士楊士奇嚴試之。

大學士楊士奇言科舉兼用南北士試法。命同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各處額數以聞。

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為監察御史。尋下獄。

皇明大政紀 九卷

時勉以時政違節條成二十上之。上覽之怒。命武士

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敬

亦言事。俱改為御史。今日問囚一起。言事三章。至三上

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時勉折脇。內尚不相着。及用廷棍

而斷其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卧病一月而愈。

庚辰。上不豫。召尚書蹇義大學士楊士奇黃淮楊榮至

思善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 皇太子。

辛巳。上大漸。詔天下傳位 皇太子。

詔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喪制用日易月。中外皆以二十

七日釋服。無禁娶音樂。在外親王藩屏為重。不可輒離

本國。各處總兵鎮守備禦重臣及文武大小官員亦毋

擅離職守。聞哀之日。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悉勉赴闕行禮。仍遵去年八月之令。

上崩于欽安殿。

宮中以 皇太子未至。未發喪沐浴。襲奠飯含如禮。設几筵。宮中朝夕哭。上食。

實錄云。上嗣位。每曰為人君。止于仁。故弘施濡澤。罷科買。已逋負。詢民隱。急農事。褒舊勞。舉墜典。增文武官俸。

加軍士食米。賜文臣詔。勅予歸省者。賜賚有制。禁告誹。誦申嚴自宮之禁。及加人宮刑。屢飭法司。崇寬厚。戒深

刻。惟日以恤人為務。在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故遺詔初下。兵民如喪慈父。廟號曰仁。天下公言云。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六月辛丑。皇太子至自南京。至良鄉。發喪。禮部捧遺詔

赴盧溝橋迎 皇太子還京。至長安右門下馬步哭。至宮

門外。釋冠服披髮詣

大行皇帝靈前哭。盡哀止。

庚戌。

皇太子即皇帝位。頒詔大赦天下。以明年為宣德元年。

詔條二十五條。亦大學士楊士奇代草。如許諸人陳言

軍民利害。賑濟旱災。停罷開辦金銀抄造紙劄。坐辦靛

青。一切不急之務。免追歲欠皮翎野味。胖襖。免陪倒灰

孳生馬騾牛羊。開豁戶絕軍役。尤切時弊。

罷浙江布政司參議王和遠。是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為

民。

和等皆坐贓遇赦。行在吏部奏擬還職。上曰。士大夫當務廉耻。古人不飲盜泉。蓋惡其名也。三人者皆貪汚。豈可復任方面。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民饑危急。已先借驛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賑救。俟秋成還官。命戶部宥之。

上謂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死。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大同總兵鄭亨。去年屯田子粒數。命戶部遣人覈實。所積果多。如例賞之。

聖明大政紀 九卷

二十五

諭兵部尚書李慶等。調官軍來京師操備。宜順人情。

上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京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人亦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於道路。

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奏。三萬瀋陽廣寧義州諸衛。請比

洪武中定遼等五衛例。并立學校。下部議之。

七月。己巳。上尊謚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

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尊諡張氏為皇太后。

冊妃胡氏為皇后。孫氏為貴妃。

罷弘文館。命直閣楊溥王璉等各還原任。仍命溥與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

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

先是。仁宗與侍臣論科舉之弊。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對曰。自古

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仁宗曰。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今後於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矣。仁宗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北士無進用者。故怠墮成風。

聖明大政紀 九卷 二十五  
汝言良是。命與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

上會晏駕。上嗣位始奏行之。後復定南北中卷。以百名為率。南北各退五名為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

山東德平縣學家訓導年富請考校從祀先賢。命禮部

考正行之。  
富言。天下儒學文廟以崇祀先聖先賢。近年以來。十哲及兩廡從祀先賢。或置木牌。或為塑像。或封爵差訛。或位次失序。甚者闕而不置。皆有司因循所致。乞依洪武中定例。重加考校。刊布內外。永為定規。上曰。朝廷崇

儒重道爲緊要事。而有司不得人如此。命禮部卽考正頒示天下。

順天府懷柔知縣邵原亨奏請自黃花鎮東至紅螺山去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以便採辦輸官薪。從之。

上諭工部尚書具中曰。弛禁便民。朕所不吝。若採之無節。恣意伐斫。則材木易竭。宜令以時取之。仍禁傷其根本。庶幾可常資用。

漢王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

上顧侍臣曰。永樂中。皇祖嘗諭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心。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日所言。果出於誠。則

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

巡按四川御史何文淵論老人之弊。上命戶部申明洪武舊制。選年高有德者克之。違者并有司皆寘諸法。

文淵言。太祖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使斷理。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此誠良法。比年所用。多非其才。或出自僕隸。或規避差科。縣官不問年德如何。輒令克役。使得憑藉官府。肆虐閭閻。或因民訟大肆貪饕。或假公文橫加搔擾。屢張威福。顛倒是非。或遇上司按臨。巧進讒言。易置賢否。變亂黑白。挾制官府。比有犯者。謹以按問如律。切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

閏七月。翰林學士楊溥等奏。納弘文閣印。各還原任。

甲辰。勅禮部纂修仁宗昭皇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并尚書蹇義。夏原吉爲監修官。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陳山。張英。楊溥爲總裁官。

漢中府學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十六事。上嘉納之。擢蕃爲兵科給事中。

改文華殿大學士權謹爲通政司叅議。令致仕。謹質實有操履。而文學非其所長。又年老。故也。

進擢東宮舊僚。

以左庶子陳山爲戶部左侍郎。洗馬張瑛爲禮部右侍郎。戴綸爲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爲鴻臚卿。贊善蘭

從善。王讓爲翰林院侍講。惟中允林長懋出爲鬱林知州。

八月。勅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錄。

監修總裁官仍舊。

行在工部奏。內府工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命減半造。

上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具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

命大理卿胡榘及四川叅政葉春。巡撫江南浙江。遣兵部侍郎戴綸出鎮交趾。

文皇欲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林長  
懋及綸每諫不聽綸因具奏言之初不知本 文皇意  
也故 上不樂。

勅諭吏部令在京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給事中在外布  
按二司正佐官及府州縣正官各舉所知務合至公以資  
實用如所舉之人有犯贓罪者連坐。

九月壬寅奉 仁宗極葬獻陵。

大理寺卿虞謙奏通州衛千戶趙璉侵軍糧二千石應斬  
命免死發邊衛充軍立功無功者坐原罪。

十月丙寅朔日食。

擢儒士楊翥為行在翰院檢討。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二十八

思州府通判檀凱九載考滿當陞其民詣闕言凱豈弟乞  
留復任 命吏部與正五品俸以優之。

上顧侍臣曰爵祿所以勸士朕聞古人制祿之意有二  
曰優外官優小吏優故老優外官勉其治民無侵於下  
優小吏俾其廉潔優故老尊其宿德况州縣官之賢者  
先朝恒加祿矣通判外官可不優之乎。

都御史王彰劉觀李素舉前應天府尹于潛等十餘人  
上勉諭之。

上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忬言輔政無功惟薦一二  
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復諭之曰古者除官則署舉  
主姓名貪穢則連坐今亦當循此法。

陝西都指揮同知李瑛為左都督  
先是安定曲先等處番寇戕使臣擾邊境 仁宗詔瑛  
率番漢兵勦之瑛設伏出奇搗其巢穴虜安定王俘其  
部落男女千餘人駝馬牛羊十三萬邊境悉平。

十一月勅鎮朔將軍陽武侯薛祿巡開平宣大  
勅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兼督漕運  
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朱紅紋金龍鳳器用物料不  
足請買於民間 命所用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  
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  
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朴素不須華靡。

雙流知縣孔友諒言六事 命禮部議行之。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二十九

一曰汰冗員二曰任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慎科目五  
曰厚俸祿六曰薄征徭

總交趾布按二司兵部尚書陳洽奏賊首黎利招聚逆黨  
乞早滅此賊以靖邊方勅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  
方政及交趾三司專督進兵不許緩機誤事。

十二月 上御左順門與尚書蹇義等論及漢光武保全  
功臣事以功臣不可廢置諭之。

義曰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所以保全上曰  
功臣固貴保全而大才不可廢置伊尹相湯伐桀為商  
阿衡闔天散宜生之徒相武王伐紂未嘗不見用於當  
時參陵平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况天生賢才以

時參陵平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况天生賢才以

時參陵平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况天生賢才以

時參陵平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况天生賢才以

時參陵平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况天生賢才以

爲世用。彼誠有公輔之器。國家推誠心倚任之。固無不保全者矣。以其爲功臣。置而弗用。亦過矣。我朝於將臣。擇其德望才幹者。分掌五府。而軍國大政。悉決於朝廷。彼得効用。而大權出于上。用人之意。亦可謂兼盡矣。

丙午。宣德元年正月丙申朔。

戊戌。勅文武羣臣各端乃心。慎乃行。務忠厚而戒刻薄。務正直而戒邪枉。毋附下而罔上。毋肆已以虐民。毋作聰明亂舊章。毋黷貨利壞名節。弗是之率。而倍德慢禮。縱欲徇私。祖宗賞罰之典。具在。朕不敢私。

庚子。大祀天地于南郊。

皇朝大政紀 卷九

三十一

大學士金幼孜丁憂去任。尋起復。

遣使齎勅命。瓦剌賢義王子捏烈忽襲王爵。

遣使祭故哈密忠順王。李羅帖木兒仍命其侄卜答失里嗣封忠順王。

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

有言于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瞰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爲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

乙卯。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

命大學士楊士奇等總裁館中編纂。及繕寫官。有不遵約束者。悉聽稽督責罰。敢有違越者。具聞黜之。

擢文選郎中鄭誠爲吏部右侍郎。

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

初。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陽武侯薛祿言。宣府懷安未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當嚴守備。又令採辦柴炭。致多逋逃。乞罷其役。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邊衛軍士。專務守備。何得勞以他役。柴雖山谷所有。運送甚難。宜其有逃避者。其即免之。自今凡有差用軍民。必須計議停當而行。不可輕率。

禮部進籍田儀注。

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生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爲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于神明。則黍稷之

皇朝大政紀 卷九

三十一

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勒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工部尚書吳中奏造軍器。請于江南諸處買熟鐵。命止取於遵化鐵冶。

上曰。遵化既有鐵。何用買於江南。况鐵重滯。遠運尤更勞民。今當農時。而有此役。官吏里胥逼迫。民必妨廢農功。

司苑局言。上供蔬菜。當用葛楷三千束。蘆葦蒲五千束。麻千斤。例當順天府取給。命三分減二。



上曰內用蔬菜幾何而取於民如此可三分減二顧謂侍臣曰大禹惡衣菲食惟恐奉養之過勞民費財朕安可以園蔬重費百姓

三月乙未朔順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里老人等入見上親諭勉之

論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習尚不同朝廷供億百需以其便近多所責辦視外郡尤煩勞皆朕所悉今嗣承大統期與海內相安于無事矧京師乎爾為民者胥相訓告勤務本業孝親敬長和睦隣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憲章則為良民有司體朝廷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饑寒均其徵役撫綏良善詰治奸慝俾吾民樂生則為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三十一

良有司朝廷於為善者賞之為惡者罰之賞罰之典皆祖宗成憲朕不敢違時紀元之初政令維新京師之民拱聽聖諭莫不稱慶

交趾總兵陳智方政討叛寇黎利敗績尚書陳洽以聞

上遣勅切責

吏部言徵至稅戶人材有老疾者欲循例令子姪代命考驗用之

上曰古人有言有恒產者有恒心今國家用稅戶人材意亦如此其老疾聽其子姪代

四月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克總兵官都督馬瑛克叅將往交趾征勦叛寇撫定軍民仍命尚書陳洽叅贊

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削陳智方政官爵

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令使又云若有自不村量來擾我邊彼為不祥彼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彊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殺其國主毒害國人太宗皇帝不得已有甲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為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於奔走甚矣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三十一

皇考常念及之深為惻然故即位之詔於彼特原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次和共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通等皆未有對上曰此固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費勞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勞苦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嘗為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崖

反發兵擊之。逾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况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之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以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胡濙為行在禮部尚書。先是濙為禮部左侍郎。仁宗以濙在永樂中有密疏疑之。改南監。至是。上知其忠誠。召陞之。論吏部尚書蹇義等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核。以防矯偽。毋俾小人貽害于民。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三十四

上曰。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義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况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辟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不能格物。卿等勉之。

釋義勇衛軍閭羣兒等。死罪羣覲論。死。

羣兒妻毛氏有淫行。李宣常告羣兒。羣兒欲殺之。毛遂誣夫與宣等九人。強劫校尉陳貴家財。御史悉論斬罪。至是行勘。他適有驗。上諭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王士澄治盜。但有疑似。輒加拷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冤抑。

而歿。是爾等皆士澄也。宜戒約諸邊。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朕必不汝貸。

御製外戚事。鑒歷代臣鑒。二書成。頒賜羣臣外戚。諭工部尚書吳中等。今近差內使於浙江市買諸物。買完者。即回京。未完悉皆停止。

巡按浙江御史尹崇高劾內使每物置局。拘集動擾。供給繁勞。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故諭止之。

戶部奏山東青州府乞借官糧賑饑民。未見開數。請覆勘。然後給。上命遣人令司官府就便分給。

上曰。民饑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焚。不可少緩。若待覆勘而行。豈不有餒歿者。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三十五

五月丙午。諭三法司審錄繫囚。

諭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蓋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祖宗之時。每遇隆寒盛暑。必命法司審錄繫囚。卿等皆先朝舊臣。所聞知者。朕體祖宗之心。敬慎刑獄。冀不枉民命。今天氣嚮炎。不分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以其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即量情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上御左順門。諭侍臣諸司事。謹守皇祖舊典。

上曰。朕祇奉祖宗成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碍。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皇太祖肇建國家。皇祖皇考相

承。法制詳備。况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猶存。此誠確論。

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為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直內閣。參預機務。

山瑛皆以青宮舊恩用。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毋病篤。剖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不許。

上曰。為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皇朝大政紀 九卷 三十一

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詔寬宥交趾。詔內云。今後交趾軍民人等。除合納糧外。其他採辦金銀器鐵香課魚課等項。悉且停止。金銀銅鐵鹽及魚皆於境內交易。官府勿禁。用稱朕恤民之意。

戊申午朝退語。侍臣憫念農夫。上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

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以農事銘於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勅召前直內閣丁憂學士金幼孜。省觀學士楊溥。纂修朝實錄。

復黃子威為松江知府。

子威以親喪去官。大理卿胡璉巡撫至松江。郡民千餘人言。子威蒞事公勤。治民有方。稅糧無虧。詞訟不作。願其復任。璉以聞。上謂吏部尚書蹇義曰。朕聞松江煩劇難治。渠能得民心如此。必是有才。其從之。又顧義曰。有才之人。如又有德。斯尤難得。卿等亦聞其德行何如。

皇朝大政紀 九卷 三十一 義對曰。其才益屢聞之。德行臣等不能盡知。六月。定宗室將軍中尉郡王縣王郡君縣君鄉君儀賓。級冠服儀式。

其封爵婚禮。則皇明祖訓已有成法。凡世子及郡王納妃。郡王嫡長襲封者。當先上聞朝廷。遣人行冊命之禮。今後王國自鎮國將軍縣王以下婚禮。但頒誥命冠服。其儀仗粧奩諸物。皆王府自辦。

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選御史清查內府諸衙門出納錢糧。

上曰。外文武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內府諸衙門。皆逐級出納。近聞其弊甚多。即選能幹御史率監。

生於東華門外廡下。取各監局文卷簿籍詳加磨勘。有侵匿錢糧虛冒支給者悉以聞。

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內使傳旨諸司皆須覆奏。

時中官奉旨傳之六科輒令逕行諸司。上聞之即下

法司治。因諭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記注凡朕一言

一令或令內使傳出者爾當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可

行庶幾關防欺蔽不然必有詐僞者爾等自今恪謹乃

職不許依阿隨附。

大理卿胡榘械送溧陽民暴橫殺人史英父子并受賄者

二十餘人至京。上親問之論英父子必餘罰輸作并無

罪七人釋之。

皇明大政紀 卷九

三十八

以四川按察使陳璉為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

蹇義言璉持憲非其所長故改之。上知璉有文名謂

義曰命官稱其才則不勞而職易舉向所用非所長今

其庶幾乎然則天下師表尤不易也。

大理寺胡榘奏浙江海寧臨山諸衛所缺軍糧恐奏報後

時已令嘉興等府所收贓罰糧米支給肆萬二千餘石贍

軍。上諭戶部榘能權宜所行良是勿復以擅專議之。

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朵顏衛指揮哈刺孫等朝

貢不至請掩擊之不許。

上曰古者馭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擾

邊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勅榮曰馭夷宜寬用兵宜審

况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飭部伍謹慎隄備其來不來未足較也。

八月壬戌朔漢王高煦反。

初高煦既之國樂安反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崩高煦

反謀益決於是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為偽都督

樂安知州朱烜為偽兵部尚書移檄遠近以輔臣蹇義

夏原吉奸邪亂政為辭中外洶懼高煦復遣人密約英

國公張輔等俾為內應輔即縛其人白於上。上夜召

輔臣入賜坐屏左右議之楊榮首勸上親征。上有

難色顧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

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臨事可知且兵

皇明大政紀 卷九

三十九

事貴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

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遽決鄭襄二王監國。

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百神遂親征發京師

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以陽武戍薛祿清平伯吳成為先

鋒。

時文臣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楊溥吳中胡濙張本

顧佐扈從晝夜兼程而進。

東南天鳴聲如萬鼓。

上遣書諭高煦。

書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禍生靈

危宗社朕與師問罪不得已也王太宗皇帝之子仁

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少虧。何為而反耶。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國。率因之以身圖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免。若此者多矣。今朕師已歷境。王能悔禍。擒所倡謀者來獻。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始終。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於萬一。當率大軍乘之。即成擒矣。又或麾下以王為奇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為福。一反掌間耳。其審圖之。

辛巳。秣爽。車駕駐蹕樂安城北。

上念矢石之下。禍及無辜。乃遣諭高煦云。今山東都布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四十

按三司及衛所府州縣官。并爾護衛軍校。餘丁民人。奏爾反逆。朕皆未信。及覽陳罔賁至本。上証先帝。遂及朕躬。爾罪著矣。朕以祖宗付畀之重。天下生民大計。親率問罪之師。已至城下。爾不來朝。又不遣護衛王府官出見。是負固不服。今以誠心待爾。爾能戰則戰。不能則詣軍門。面陳爾情。庶得始終保全。如始終不受命。城破之日。悔將何及。已復遣勅諭之曰。前勅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又以勅繫矢射城中。諭逆黨以禍福。于是城中人多欲執高煦來獻者。高煦狼狽失據。密遣人詣御幄。陳奏願寬假。今夕與妻子別。明旦躬赴駕前。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取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

交通文書盡燬之。城中通夕火光燭天。

壬午。駐蹕樂安城南。

高煦將出。叛黨王斌等固止之。曰。寧一戰以死。不可為人擒也。高煦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為官軍所執。以獻文武羣臣。列奏其罪。請旨典刑。上曰。彼固不義。祖訓待親藩自有成法。羣臣復言春秋之法。大義滅親。上却之。但命以羣臣劾章示之。高煦跪言。臣罪萬死。惟生殺在。上遂令高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

乙酉。班師。械高煦以歸。

庚寅。駐蹕獻縣之單橋。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戶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見上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四十一

言宜乘勝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楊榮。以山言論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諭之。兩人不取異議。榮言請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旨。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與蹇夏言之。士奇往見二人。蹇曰。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公可中阻。夏曰。萬一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

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昔孟指揮所為。王實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即如公言。今若何。士奇曰。為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二人曰。公言固當然。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加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勅。則我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上。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趨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止二人不得入。已有旨召蹇。夏義以士奇言白。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四十二

移兵矣。遂還京。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周讓等八十名。

九月辛卯朔。

丙申 帝還京師。

上御奉天門。高煦父子家屬皆至京師。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劾奏高煦謀危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國典。以為亂臣賊子之戒。上曰。國家待宗藩。具有祖訓。朕不敢違。命行在工部築館室於西安門內。處高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奉。悉仍舊無改。上出御製東征記。以示羣臣。凡書高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發兵之故。益詳備云。

高煦逆黨王斌朱烜伏誅。

遣駙馬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諭趙王高燧。

上至京。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拘趙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袁容及劉觀。賞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重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

十月復李時勉行在翰林侍講。

初時勉直言進諫過激。仁宗怒。命力士打十數瓜。不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四十三

成。論夏原吉曰。李時勉當朝辱朕。言已天顏大變。原吉

進曰。時勉小臣。豈能傷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

罪之未晚。至是。上釋繫。復召入翰林。

上嘉大學士楊榮決策之功。賜鞍馬鈔幣白金及樂安州

男婦五十餘人。

十一月。總兵官王通等擊交趾賊黎利于寧橋。敗績。兵部

尚書陳洽歎之。

通分道而出。參將馬瑛至清威。遇賊戰。大敗之。至石室

縣。與通兵會。俱至應平縣。駐師寧橋。諸將言其地險隘

且結營以觀賊勢。未可輕進。通不從。麾眾度橋。路皆泥

淖。人馬匍匐伏起。官軍遂敗。

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乞骸骨。令歸田養疾。疾愈仍來供職。

淮父性年九十。猶無恙。膺封爵與子同。當世榮之。淮亦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至正統末方卒。

改山東樂安州為武定州。

平州知州何忠為黎利所執。歿之。

黎賊侵圍鎮城。藩鎮以忠有膽略。使懷奏請王師。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被賊伏兵所執。諸賊首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之樂。

忠大怒。唾地罵曰。臊狗奴。吾天朝臣。豈食汝大甓之食。奮杯擲虜面。流血盈頤。遂遇害。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四十四

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

時天下軍政既久而弊。軍之奸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攘良民。克伍所司利。奸人賄。輒隨之。民受枉遠邇一轍。上知其弊。遂命御史四出清理。令無枉民。縱奸。

諭順天府尹王驥取殘疾無依者入養濟院。毋令失所。十二月交趾布按二司乞令前任工部尚書黃福復至以慰民望。

交趾自中官馬騏激變為黎利。迫脇從逆者多。二司屢奏交人思福之深。故召福於南京赴闕議之。

行在兵部尚書張本言國家馬益蕃息。北京軍民牧養艱難。宜分養于大名府及山東河南諸郡。請遣官同太僕寺

官審覈軍民丁力及上地之宜。然後分給。從之。

楊士奇薦行人王翱為山東道御史。

以太和山佃戶陳祚為監察御史。

祚永樂中由庶吉士為河南參議。言事謫佃戶。十年。

丁未。宣德二年正月。庚寅朔。

上命行在戶部申明屯田之法。

謂侍臣曰。今海內無事。軍士量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供衣食。則國家可省養兵之費。且軍士平日不習勞苦。遇有征調。畏懼艱難。即思逃避。使之屯糧。服勞。農隙習武。亦無驕惰之患。我皇祖臨御。深用意於此。勸懲考校。皆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強。朕以為立法固善。尤

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令風憲官以時巡察。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四十五

勅賜百官上元節假十日。

自是歲以為常。俾各得燕飲為樂。以彰太平之休。

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議訪求陳氏子孫。復立交趾國。俾修職貢。

諭曰。前者相與論交趾事。寒義夏原。古拘牽常見。昔徵舒殺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既縣陳。申叔時以為不可。楚子即復封陳。古人之服義如此。太宗初得黎賊

定交趾。即欲為陳氏立後。當時下人不能順承。朕今欲承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于無事。今卿等為朕再思。果

以為何如。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心。古之荒服朝貢各以時。商高宗伐荆楚，既克之，亦使復其朝貢之常而已。陛下興戎繼絕，使訪求陳氏子孫，復立俾修職貢。華夷之人皆安生樂業，唐虞三代之聖不過如此。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寧靜，當令黃福專意求之，未晚也。

論兵部尚書張本等移文各處清理軍伍歸併消耗。

諭曰：近來清理軍伍，凡一戶有克二三處軍而丁力消耗者，皆許歸併。若不歸併，民間勾擾不已。官府亦自煩勞。今各處清理軍伍，皆是廷臣朕所信任者，正當明白。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四十六

為之開豁，豈可畏避不理，致其紛紛勞朕聽覽。君臣之間，誠心相與，但須務實，勿用自謙。何況已有定例，卿宜以朕意移文諭之。

二月戊寅，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諭以匡正之意，各賜銀圖書。

賜義曰：忠厚寬宏，原吉曰：含弘貞靖。士奇曰：清方貞靖。榮曰：方直剛正。濙曰：清和恭靖。

進大學士張瑛、禮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

趙王高燾奏辭護衛官校歸之朝廷從之。

王得璽書及言者所上章，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

山竟踈斥之。蓋上初雖為山所惑，而後灼知其非，諭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之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毋以見迂為嫌。遂賜白金寶楮文綺。上御左順門，諭吏部尚書蹇義發臨晉縣克吏生員還學。仍移文戒飭御史，如再任意妄行，必黜罰之。

上曰：昨日卿奏山西臨晉縣生員年纔十三，入學五閱月，御史考發克吏，朕再思之，人非上智，安能五月有成。且未成童，豈堪吏役。朝廷命官考績黜陟，亦待九年。何況童蒙初學，此不近人情甚矣。

交趾賊黎利攻交趾城，總兵官王通擊敗之。

諸將言于通曰：宜乘勢亟擊，通猶豫不決，賊眾復聚。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四十七

戶部主事古朴卒。

朴河南陳留人。洪武中，以舉人除工部主事。歷陞戶部。平生不事生產，操勵清苦。凡案間唯有自警編一帙，卒之日，無一錢尺帛遺子孫。

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以後歲為例。

巡按四川御史裴俊奏請禁止奸黠誣奏，從之。

俊奏比來奸人黠吏多緣已私，訐告他人小事，不經本管官司，輒造誣詞，實封聞奏，及發追問，十常九虛。不惟煩瀆聖聽，抑且枉害良民。乞勅法司禁約，凡軍民詞訟，必須自下而上。若官吏貪贓壞法，許赴巡按御史按察



司陳告。果有便於軍民及機密重事者方許具本實到。違者乞將犯人於三法司。及司府衙門外枷號示衆。庶使奸頑悛革。良善獲安。

禮部奏會試天下舉人取中式舉人趙鼎等一百名。是科始分南北中卷取士。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馬愉杜寧謝璉進士及第。江玉琳等三十五名進士出身。蕭暄等六十二名同進士出身。

上既發策退御左順門。謂翰林儒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爲先。所貴得真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四十八

其文學欲真得真才。難矣。然文章議論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况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于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于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爾等其精擇之。朕將親覽焉。自開科以來。取進士十五科。皆南北士合試。未有北士居首者。有之自丁未始。

命大學士楊士奇撰進士題名碑記。

命征虜副將軍安遠侯柳昇。左副總兵保定伯梁銘。征南將軍黔國公沐晟。左右副總兵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帥赴交趾。分道討黎利。以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務。工

部尚書兼詹事黃福仍掌交趾布按司事。

陳洽既敗。叅利勢益猖獗。遂圍交州。成山侯王通奏請益兵。詔命昇等將七萬人以征。且勅慶舉六卿之屬。有才略者以自助。慶奏郎中史安。主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

命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廩往廣東。李素往湖廣。總督運糧給交趾軍。

勅調武昌護衛成都護衛南京原下西洋精銳官軍中都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司并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二萬三千人。從安遠侯柳昇黔國公沐晟等往交趾。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四十九

晉王濟熿以其府中軍校數有赴京告其陰事者。益不自安。遂奏辭爵。上復書慰之。

免湖廣運征南軍餉。

先是夏原吉奉命遣都御史李素往湖廣督運糧餉。赴廣西給征南軍士。至是。上謂原吉曰。朕昨思之。湖廣去年旱。百姓貧窘。征南軍餉。止令廣東廣西附近有司於見有倉儲給之。

福建按察使奏平海衛指揮同知卜祥指揮僉事朱銘受軍士賄賂。縱令閑逸。漏行伍。令都察院罪之。

上曰。朝廷養軍。豈爲彼利。朕聞。皇祖言。殘元時。管軍頭目貪財好貨。放廢軍伍。遂至大壞。此不可不戒。

上御文華殿與儒臣論伯夷太公之心。

時講孟子離婁章。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

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

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

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

民計也。

改轉運爲支運。

四月交趾黎利以賊八萬陷昌江城都指揮李仁與指揮

顧福劉順等俱歿之。

城中軍校及男女同時歿者無算賊縱火焚民居劫掠

一空。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五十一

交趾總兵王通等以賊攻圍益急歛兵不出與賊黎利講

和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

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勝而志不固遂

許清化等州地與賊意以柳昇之師雖出未能猝至且

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如徇其所請諸將校或以爲

善或默無語或雖不然通言而未有面沮之者獨按察

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乃與賊和棄城旋師何以逃罪

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之人能之汝何所知

自是人無復敢言。

五月命鎮朔將軍陽武侯薛祿護餉開平。

簡用永樂十九年以來罷黜庶官。

六月命寧揚侯陳懋復鎮守寧夏。

雲南都司秦煎辦銀課礦夫初以大理衛軍士克之後取

征交趾又於各衛撥補緣極邊之地屯守爲急命罷之。

七月改翰林侍講陳敬宗爲國子監司業。

交趾國賊黎利陷隘留關逮鎮遠侯顧興祖下獄。

命都督僉事山雲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

雲繼韓觀出鎮深沉有將略用兵如神而其廉正文臣

比肩者亦不多見其馭土官一以威嚴刻期征調無敢

違者居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渝。

命陝西三司及軍衛有司罪囚納米贖罪。

時行在戶部奏陝西岷州河州洮州臨洮各衛軍餉皆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五十一

西安等府稅銀供給邇來歲歉民貧多致逋負倉無儲

時欲將陝西三司及諸軍衛有司罪囚除真犯外

其餘依律收贖從之。

諭禮部尚書胡濙禁止自宮違者發克軍。

上曰昔皇考在位禁止自宮之人謂其毀傷父母遺

體最是不孝凡有此等皆發克軍朕遵承先志亦嘗援

例發遣此者小人復犯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卿宜出榜遍諭天下使之懲于後。

諭兵部尚書張本令有司審實軍民不可枉民妄解。

上曰近來民有訴長解克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蓋

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之根本夫朝廷之於

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備有輕重今後卿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為軍民則為民毋致長負違者必罪不恕八月戶部言隨駕御馬監飼象馬牛羊草太常光祿飼牲草分派南北直隸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府州於地畝穀草內徵用 命減之

上曰古者納總納銓皆量地之遠近慮勞民也宜從減省毋困民力

上與侍臣論詔令不可失信于民

上曰開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為有司沮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 上曰治天下以信為本朕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失信于民豈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五十二

為君之道為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為要君欲施仁而臣

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任事之臣負

陛下唯 陛下明斷耳

九月安遠侯柳昇等師至交趾隘留關遇賊歿全軍陷沒

初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

立陳氏後王其地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於

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如

入無人之境昇勇而寡謀不嚴戒備前至倒馬坡獨與

數百十騎先馳度橋既度而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

伏兵四起昇中鏢從從昇者皆陷沒副總兵梁銘參贊

尚書李慶皆歿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歿戰

賊驅象以助勢官軍遂亂聚為賊所獲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歿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安王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歿惟王事潘原大脫歸

宥浙江按察使林碩命復任

時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裴惟

湯之言是信湯因勢漁獵百姓驅迫郡縣無不承順碩

時物至振舉憲法旌別善惡湯懼不容讒碩於裴裴亦

懼碩遂誣奏碩誹謗沮格詔旨 上遣人逮碩至親問

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叩頭言臣往年為御史嘗巡

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

彼者亦無乖忤左右小人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五十三

臣以自便耳臣感 陛下超陞恐不能報敢有誹謗

上曰朕固未信逮汝而問今既明白汝即馳驛復任朕

推誠心以待臣下汝無他慮遂降勅切責裴可立謂歸

必罪之不貸也碩初被逮眾皆危之及見遽釋之中外

頌聖德云

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

上曰朕昨觀宋太祖承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蜀平

江南俘嶺南劉鋹太宗并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繼元

當時兵力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

侍臣對曰自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

峻嶺為胡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番漢共之用兵

不易也。上曰：禦狄之道，守備為先，彼得其險，已非我利。况當時契丹強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之，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致金虜之禍。高宗南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

又此酋長送工部尚書黃福至龍州。

我師既失利，福為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曾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酋長餽以餼糧，乘以肩輿，贈以金銀，送之出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

成山侯王通與黎利約和，棄交趾還。

皇明大政紀

九卷

華四

柳昇等既敗，必通大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全師北歸。眾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且為利請立陳氏後於朝，遂棄交州城，引師還。通至京，宥其革爵。

黎利寇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歿之。

子輔，廬陵人，初為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知諒江府。為人惇朴，不事表暴，撫綏其民如子。民咸愛戴之。時寇勢熾甚，他郡縣皆已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效死守。數月，寇增眾攻城，食且盡，而人心益固。既而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皆盡力鬪，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汙賊手。遂

自經。一子一女皆先子輔歿。上聞，贈子輔參政，賜祭，復其家。

十月，上御文華殿，與儒臣論巡狩之禮。后世難行。

儒臣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講官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遍天下。五年又巡，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况後世乎？予以為治貴有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五十五

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畢物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眾，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庚申，鴻臚寺奏進黎利等與總兵官王通等乞立陳氏遺嗣高書。

嗣高書。

總兵官王通、同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高表，乞立為陳氏後，及貢方物。會羣臣議從之。

上覽表，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誦，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原吉示之。且諭二人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二人退，遂

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對曰。今日與爾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為福。上顧問士奇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厓。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皇帝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誠願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命尚膳賜酒饌。明日朝罷。出皇明大政紀 卷九 五十七

高表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篡殺。毒虐國人。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比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羣臣對曰。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

十一月。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為正使。通政王驥。鴻臚卿徐永達。為副使。賁詔撫諭安南。冊封朝貢。仍

遵洪武舊制。總兵官王通等。即率兵。各回原衛所。交趾都布按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官吏。旗軍人等各帶家屬。回還鎮守。公差內府內使。皆即回京。

上將赦交趾。命羣臣舉奉使者。僉舉上聞已定。明日尚書蹇義欲易以伏伯安。眾莫敢異之。楊士奇私與夏原吉曰。此無籍小人。用之必辱朝廷。公當榻前力主張。蓋時上多主夏言。既而有旨召眾。皆入蹇遂奏用伏。上顧問夏對曰。不可用蹇曰。伏善言語。非眾所及。士奇奇獨對。上曰。朕勿詢伏伯安之行。乃貪淫無耻人。蹇何為欲用之。對曰。蹇不過取其能言。言不當理。雖變更

皇明大政紀 卷九 五十七

之邦不能行。且恣其所行。必為蠻夷所鄙。上曰。蹇舉固非。眾何以皆默不言。對曰。非比蹇也。蓋亦重其能言。上曰。蹇不尤夏與爾否。對曰。蹇平日和厚。無人已心。况於國事。孰敢偏任已見。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已。向因爾言。伏為人。故決不用之。朕已知爾心。繼今但一志為國。毋憚違眾。

已未 皇長嗣生。大赦天下。

詔十二條。如暹年拖欠諸色課稅。鹽課茶課各處。草牧虧欠。倒灰馬驢。牛羊等畜。及拖欠蘆柴銅鐵顏料膠漆竹木并段疋等項。盡行蠲免。尤切時弊。司禮監太監侯泰下獄。

初山東官吏軍民奏高煦反。上命泰賚書諭之。且察其所為。泰還力言高煦無反狀。泰後奉命于直隸。選駙馬。擅作威福。杖義勇前衛經歷董純至死。上因記憶前事。諭都御史劉觀曰。渠嘗力言高煦不反。幾誤大事者。今所犯更不可貸。

十二月。張善伏誅。禮部奏僧道額外不許濫收。若係額外之數。亦待五年考試。方給度牒。從之。

禮部奏永樂十六年。太宗皇帝定制。凡願出家為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額外不許濫收。候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

皇明大政紀 卷九 九  
今天下僧道赴京請給度牒者。多係額外濫收。且不通經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

差科道清軍。交趾三司文武官員。軍吏典承差人等。及家屬還者八萬四千六百四十人。

黎利閉留不遣者不可數計。以薛瑄為監察御史。

瑄。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從范魏二先生講。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受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一識面。瑄曰。某忝

行劫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稱嘆不已。

陞兵部左侍郎王驥為本部尚書。戊申。宣德三年正月甲申朔。以哈密忠順王上答失里尚幼。遣使立故忠順王孛羅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為忠義王。俾嗣忠順王綏撫部屬。

論兵部選授武官。申明舊制。嚴加比試。上曰。比年以來。軍官子弟。安於養。浮蕩成風。試其武藝。百無一能用之。管軍束手無措。惟事培植。祖宗時置武學。教以武經七書。且俾習騎射。當襲職之時。嚴加比

皇明大政紀 卷九 九  
試試中。乃授賞罰之典。載在典章。爾其申明之。務求實效。其中果有奇才異能者。宜甄別之。毋俾沉屈。

戊戌。召少師等官。寒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等。觀燈于萬壽山。士奇等應制誦詩。

皇后胡氏因疾久勿瘳。請辭位就。書諭阿魯台。

二月癸丑朔。詔冊立皇太子。大赦天下。冊貴妃孫氏為皇后。

先數月。上召張輔。寒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有一大事與卿等議。誠出不得已。然吾亦決矣。吾年三

十未有子。中宮屬產而不育。日者言中宮祿命不利子息。今幸貴妃生子。必立為嗣。毋從于貴。古亦有之。但今中宮如何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古人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為僊妃。上問輔原吉士奇爾三人奚獨無言。士奇對曰。古人有言。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今中宮母也。羣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榮曰。上命廢之。豈羣臣所得專。士奇曰。固出。上命亦須處之得當。上問輔原吉云何。皆對曰。須處之得當。原吉又曰。此大事。容臣等退詳議以聞。上問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

皇明大政紀 卷九

六十一

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為貶。何謂無議。既退。榮義謂原吉士奇曰。上有志久矣。非臣下所能止。原吉曰。只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曰。今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常廢之罪。議未決。明且。上召士奇榮至西角門。問議云何。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進呈。皆極誣詆。曰。卽此是廢之因。上覽二三事。遽斲然變色。曰。渠曷嘗有此言。宗廟無神靈乎。遂袖之。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有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陛下重慎之。上不懌而罷。他日又詔問五人。輔原吉言願。陛下慎處。必在得當。士奇請曰。皇太后在上。必有主張。上曰。太后有旨。令我與爾等

議之。是日議未決。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丹陛。屏左右。諭曰。若何處置為當。士奇因請問中宮與貴妃相處若何。上曰。甚和睦。相親愛。如同氣姊妹。但朕重皇子。而念渠祿命不宜子息之說。故欲正其母以別之。中宮今病踰月。貴妃每日往脈。慰藉甚勤。士奇對曰。曷若乘今有疾而導之辭讓。間處。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衰。上曰。此說可行。蓋兩人德性皆好。能謙下。今導之讓。必從。然貴妃必不肯受。汝姑勿言。吾試入導之。數日。獨召士奇曰。汝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貴妃報不受。太后尚未聽辭。然中宮必堅辭。士奇對曰。若此則願。陛下待兩宮兩家尚均一。昔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

皇明大政紀 卷九

六十二

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明且。以諭義等。皆對曰。善。其議遂定。至是行之。封皇后父孫忠為會昌伯。上御文華殿。與侍臣論教化。不明故。民多犯法。上曰。朕觀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愚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良善。然觀肉刑。則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

必皆重罪。况漢承秦故。挾書有律。若槩用肉刑。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為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交趾總兵王通兵。退次南寧。

御制帝訓及官箴二書成。

三月庚辰。召少師等官。寒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同遊萬歲山。

中宮傳旨。許乘馬。及將從者二人。既入東上北門。乘馬及乾寧門。下馬。步出渡橋。中宮導引登山周覽。上指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六十三

御舟曰。以澡以濟。羣卿之力。君臣之義。欣戚是同。義等皆叩首稱萬歲。上大嘉。特召士奇。榮。諭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於安逸。而政務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開豁心目。庶幾古人遊豫之樂。不在拘檢也。復命乘馬遊小山。中官出酒饌。皆珍奇。及歸。醉出西安門。天已暝。翊旦傳旨免謝。

諭戶部。遣官往山西河南同布政司及府縣官賑濟饑民。不許捕治。

工部侍郎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

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飲食居處醫藥。皆為區畫。山林湖泊之利。聽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即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四月。工部尚書黃福歸自交趾。命為行在戶部尚書。

宣德初。思用舊人。召寒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觀戲。命圍棋。曰。臣不會看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教誨嚴。只教讀書。不教無益之事。所以不會。上意不樂。

吏部尚書寒義等請裁減內外添設冗員。從之。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六十三

寒義近年以來。內外各衙門官。因營造催辦。夫匠收運糧儲。整理農務。採取木植。在內添設郎中主事。在外布按府州縣。添設參政。參議。副使。同知。縣丞等官。今擬在外除馬政農務外。其餘依制裁減。在京從堂上官量事。繁簡斟酌去留。不許冗濫。其在內府各監庫郎中員外主事。俱宜裁革。

命戶部。今自虜中逸歸。永平及山西民。張簡等克御馬監。勇士給衣糧。以優之。仍免原籍差役。著為令。廣西總兵山雲。出師討蠻寇。平之。閏四月。寧生權奏乞賜南昌府附近灌城一鄉田土。俾眾子耕。眾自給。命戶部行勘。



上諭戶部臣曰。古人云。王者當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宜遣人往勘待報處置。

下交趾總兵等官王通梁瑛陳智李安方政戈謙山壽馬騏于詔獄。籍其家。蔡福朱廣伏誅。褒贈死事文武諸臣。

五月。巡撫南直隸等處大理卿胡榘奏。請嘉湖杭增設管糧布政司官一員。不許。

上謂吏部臣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歛輸送。已有定制。朕方裁抑冗濫。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

汝南王有勳新安王有熹有罪免為庶人。

皇明本政紀 九卷

六十四

上出酒諭示百官。

侍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故作酒諭。

侍郎李琦羅汝敬還。黎利表陳高卒。乞守國侯命。命汝敬復諭利訪陳氏後。

六月。令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巡閱河道。

六月中。上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吾

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近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

末已作。但至今甚耳。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諸臣放肆無顧。籍請託

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仁宗嘗為

臣言。臣初到北京。上問南京臣僚有能守廉者否。對曰。無敢不守。上曰。扈從來此者。賍賂競行。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師達一人。汝當知之。榮曰。是時賍貪方實

最甚。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撫掌歎

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京尹。能

防禁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

皇明本政紀 九卷

六十五

少保工部尚書吳中下獄。尋釋之。解少保。

先是。中以官木磚瓦。送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上登皇城。數遙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

上閱皇明祖訓。謂侍臣若背祖訓。須直言之。上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衣。平

僭亂。奄有中夏。萬幾之暇。製祖訓一編。示法子孫。六歷年始克成書。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舉。侍臣對

曰。誠如。聖諭。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陛下始。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須

直言之。書云。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古昔賢臣以之。告其君也。卿等勉之。

刑部尚書金純致仕。

七月以通政使顧佐爲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賜璽書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

佐性嚴重聲望蔚然守正嫉邪本朝初不禁官妓每朝退相率飲于妓樓羣婢歌侑觴飲踰時後乃浸淫放恣解腰盤薄喧啾竟日樓窓懸絲牙牌繫繫相比日晏歸署半已露醉曹多廢務佐奏革之又糾正百僚朝綱大振。

辛酉召少師等官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同遊東苑賜燕于東廡。

上御殿中召義等與語政務良多乃曰此中復有草舍

皇明大政紀

卷九

六十一

一區乃朕致齋之所非敢比古人茅茨不剪之意然庶幾不忘乎儉矣卿等可徧觀觀畢上臨河舉網取魚連得數尾令中官具酒饌以魚賜食既而召義至前賜以金幣繚環玉鈎等物遂賜晏于東廡復被旨令盡醉而歸。

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命工新製與之。

上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條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諭戶部申飭有司凡民流移復籍者免追還。

青州府民劉中等奏永樂中因歲歉流徙北京棗強縣凡二百餘戶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追還山東乞

就附籍棗強。上謂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卽已唐宇文融檢括流民過期不首者謫邊州縣容庇者抵罪州縣承風勞擾百姓愈弊遊竄亦多爾其申飭有司以此爲戒。

八月上御文華殿與侍臣論歷代戶口盛衰。

上問侍臣戶口對曰禹平水土民莫厥居至桀而耗之湯始受命視禹時不及及紂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視湯時又不及成康致治遂多於禹迨春秋戰國以至嬴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天下之衆減半昭帝罷戰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之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

皇明大政紀

卷九

六十二

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節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矣宋承五季之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大槩也上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大戒。

壬午。皇第二子祁鈺生。

癸未。右都御史顧佐奏監察御史嚴愷等三十二人俱宜黜降。上命貪淫不律者發遼東各衛充軍。不達政體者降典史。老疾者罷為民。

右都御史顧佐奏監察御史多缺。訪舉進士鄧榮等十四人。監生程富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謹。堪任御史。上令於各道歷政三月。考其賢否等第。將選擇任之。

上曰。風憲固當用端謹者。亦須有才猷。方稱。未可遽授此職也。

革北京刑部及行後軍都督府。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六十八

甲辰。諭府部文武大臣東巡邊。命少師等官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中楊溥等扈從。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英郭敦都御史顧佐等居守。

上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似。南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農務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

丁未。車駕發京師。英國公張輔陽武侯薛祿帥師以從。駐蹕虹橋。

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為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穫。朕

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遂令錦衣衛道官巡察。

九月庚戌朔。車駕駐蹕蔚州西之五里。進州官及耆老各諭勉之。

上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勵子孫。務禮義廉耻之行。毋安於溫飽。而自棄也。眾叩首而退。

辛亥。車駕次喜峰口。

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眾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投死耳。遂駐蹕

皇明大政紀 九卷

六十九

石門之東。召問諸將。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為。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峰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侯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辨擒賊。諸將可後進。遂決策親征。

乙卯。車駕出喜峰口。至寬河。擊兀良哈。大破之。

虜望我軍以為戍邊之兵。即悉眾來戰。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刃。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聲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

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

丙辰。斬虜渠酋。駐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從之。

有密言于上曰。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為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于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繫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足矣。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大馬識養之恩。况人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

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賜扈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皇明大政紀 九卷 七十

上既斬獲虜寇。仍遣將士捕其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

總兵官覃廣奏河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貢馬。已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勞之。

忠勇王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厨酒饌。而飲以金爵。併爵賜之。

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繼至。賜亦如之。

甲子。詔班師。車駕發鐵騎軍店。

上初命諸將索虜巢穴。約畢。至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冬廟饗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羣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少俟之。廟饗之期如迫。

請勅一親王代行禮。上曰。事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有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今朕留將士二萬於此。以俟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俟諸將畢。至則歸。

乙丑。駐蹕偏嶺。

丙寅。車駕入喜峰關。駐蹕關內。

庚午。駐蹕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各遣官進平胡表至。

壬申。駐蹕齊化門。

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三十一

甲戌。文武羣臣上表賀平胡。

大學士楊士奇進平胡鏡歌鼓吹曲詞十二篇。上喜納之。

乙亥。諭兵部尚書張本等。畿內百姓水潦。寬假賠補馬匹。以俟明年秋成。

諭戶部令山東布政司治新城老人岳景賢四十一人。以法。

新城知縣董諒奏岳景賢等。陷害前知縣。今愈肆志。欺凌官府。把持公事。不納稅糧。貽累鄉民。乞懲治之。上謂行在戶部。臣曰。祖宗之世。立老人。正如古鄉師。當正以教小民。決小訟。必須年高有德者為之。近聞此輩多。

不出于推擇。悉是以賄求充。妄許上官。侵害下民。以私滅公。無所不至。誠如知縣所奏。其令布政司治之以法。庶儆其餘。

十月庚辰。宣諭各王府長史。戒戢下人勿為非。

明日諭鄭王瞻垓等曰。在下小人所為。王當戒之。吾與王同氣。有至愛存焉。人情愛木者必去。蟲愛苗者必去。莠况吾兄弟至親之愛乎。小人者其為害甚於蟲與莠也。戒之於早。可以消患於未萌。不早戒之。及其著則難制矣。

河內道監察御史張循理等劾左都御史劉觀與御史嚴愷等恣貪賣獄。及繼子輻不法等事。遣人逮觀下獄。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七十五

上曰。朕亦知之。近日遣之巡視河道。未嘗無意。因命蹇義等議。皆言請如御史所劾。命刑部逮之。及逮至觀。奏顧佐搜求臣罪。王令各道御史糾劾。又逼書吏安中。妄指臣受贓。上出臣下密奏示觀。蓋言其前後鬻獄受白金者十餘兩。觀不能隱。皆伏法。司議觀所犯枉法。於律應斬。命下錦衣衛獄。

辛巳。常州府進和米。諭禮部尚書胡濙。以各處水災更加勉之。

常州言今歲雨暘順調。田穀茂盛。上諭尚書胡濙曰。今年各處多奏水災。深慮百姓艱食。常州獨言豐稔。願慰朕心。濙對曰。陛下愛民常願豐熟。聖心所欲。天必

從之。上曰。天果從之。豈有他處水潦之患。亦是為善未至。不能格天也。自今朕與卿等更當勉之。

癸未。韓王冲域奏平涼土薄。乞遷國長沙。不許。

上復書曰。歲祿不充。蓋陝西頻歲無獲。未免供給不及。若年穀稍豐。便可足用。惟叔安意以俟之。府中軍校未至者。已勅兵部揆究遣來。長沙之論。先帝成命在上。不敢渝越。惟叔亮之。

論兵部尚書張本宜戒飭將士。嚴謹緣邊關口。仍命給事中巡視。有懈惰者罪之。

加忠勇王金忠太保。

以討兀良哈奮前斬馘功。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七十五

甲申。命陽武侯薛祿。遂安伯陳瑛。武進伯朱冕。鎮守薊州永平山海。

乙酉。勅少師等官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各輟所務。朝夕侍左右。討論至理。

諭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實亮燮理。不煩以有司之政。今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皆先帝簡畀。以遺朕者。而年俱高。今兼有司之務。禮非攸當。於是賜勅。

諭義士奇原吉榮。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審思慮。

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之意。

詔蠲免江西德興鉛山銅場。

庚寅。上因儒臣講春秋論孔孟同異。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壞。廢亂臣賊子接跡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為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侍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為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官坐命左右賜果茗。

辛卯。遣吏部右侍郎王讓。兵部左侍郎曹本。左僉都御史李濟。大理左寺丞楊復。鴻臚寺右寺丞焦循。分督直隸浙

江江西秋租。

勅曰。卿等須視國事如家事。絮已愛民。勤慎不怠。庶幾不負任使。

戊戌。大雪。上賦詩以示不忘。

上曰。今年四方多言水旱。生民艱食。朕恒為憂。惟冀天地垂祐。雨暘及時。庶豐稔可望。今冬初即見雪。其來歲有秋之兆乎。然欲昭格天心。朕當日加警惕。

十一月。丁巳。勅右都御史顧佐。自今宜致明審以合公道。毋縱有罪。毋枉非辜。

勅十三道御史。自今宜秉公心。行公道。毋欺長官。毋徇私意。毋枉平民。

辛未。上御文華殿。與侍臣論人才不足。由師範不得人。

上曰。今國家郡邑有學。以育秀民。京師有學。以升其成才者。而復命之。歷事諸司。考其才器之高下而用之。立法可謂備矣。然祖宗時。咸稱得人。聞比年生徒。多不務學。徒記陳言為出身之資。及授以職。訖無實用。是蓋師範不得人也。唐陽城為國子師。斥諸生之久。不省親者。于是人知孝。宋胡瑗教授蘇湖。置經義治事齋。當時成就者多。此正古人所謂師嚴而道尊。道尊而官正。侍臣對曰。誠如聖諭。

癸酉。上以兩京部院堂上官多缺。命廷臣察舉方面官。推補品秩相等者。實授餘皆署事。

以按察使邵玘為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鄭庚為南

京工部右侍郎。參政段民署南京戶部右侍郎。李衡署南京兵部左侍郎。按察副使成均署南京刑部右侍郎。僉事柴震為南京大理寺丞。按察副使魏源署行在刑部右侍郎。僉事傅啓讓為行在大理寺少卿。

乙亥。吏部奏九年考滿御史楊昂。練達政體。朱惠政績未著。命昂為浙江按察僉事。惠為太僕寺丞。

丙子。吏部左侍郎郭璉。奏巡按御史考覈在外郡縣官。平常者皆送至部。宜有黜罰以示激勸。上命無贓罪。但降用之。

十二月。乙未。命公侯伯都督尚書都御史同審重囚。

諭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往同審覆。毋致枉死。大師英國公張輔等覆審還。奏訴枉者五十六人。上命法司重與勘實。又諭之曰。殺不辜者。縱免人責。難逃鬼誅。不可不慎。庚子。立春。順天府進春。上御正殿。文武羣臣行賀禮。賜宴。

上諭禮部曰。獻歲發春。生物之始。人君當修德行仁。以承天意。卿等宜同此心。輔朕不逮。戶科給事中許侃等奏六科俱增蓋板房。如南京六科之制。不許。

丁未。江西監察御史陳憲繫刑部。被吉安守禦千戶臧清捶擊。忿恨卒于刑部。上深惜之。

憲巡按江西。持風紀。三司畏悚。廉得清殺一家無罪三人。械送至京。時施禮署部事。寬而無制。屬吏肆為奸弊。縱清在獄。憲因同官相訐。引憲為證。亦繫刑部。被清挾讐擊辱。抱憤卒。公論皆望禮後。上問侍臣曰。聞御史陳憲能持身振憲紀。今安在。侍臣以實對。上深惜之。自是不直禮。後清以教囚誣右都御史顧佐。磔于市。定儀賓班次。

先是寧王權言慶賀行禮進表箋。三司官員皆品秩序列。獨儀賓未有定制。上命禮部定考其儀。至是尚書胡濙奏。洪武禮制。郡王儀賓秩從二品。縣王儀賓秩從

三品。郡君儀賓從四品。縣君儀賓從五品。鄉君儀賓從六品。若遇行禮。宜序於同等官員之左。上曰。禮不踰等。儀賓雖親。當守定分。此為定制。當頒行遵守。福建樓謙反。伏誅。

皇明大政紀 九卷

七十七

止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

臣豐城雷禮謹輯

餘姚朱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巳酉宣德四年正月戊申朔

勅賜文武節假二十日軍民如故事張燈兵馬弛夜禁  
元宵召羣臣悉赴御苑觀燈

免宣府歲辦薪炭

宣府十七衛所歲辦薪炭給京師。上聞之言邊軍豈  
應重困命行在工部免之

勅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邵玘考察御史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

時南京諸司緩弛御史尤多貪縱效尤成風賦穢狼籍  
至是玘奉勅考察奏黜不肖御史三十餘人紀綱大振  
與北院顧佐齊名風紀為之一清

巳巳上在齊宮召大學士楊溥以有過直言諭勉之

上曰比年臣下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宜輔朕於善道  
溥曰臣荷國厚恩敢忘報稱上曰但覺朕有過舉直  
言無隱是即為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  
直言為難陛下樂聞直言臣等敢不盡心

壬申諭吏部侍郎郭璉自今內外大小職事有缺皆須早  
除勿致廢事

時浙江布政司奏缺官一百一十員故諭之

甲戌勅三法司今後官吏軍民人等除罪大惡極實之重  
典理不容恤其註誤干連於法難免而情實可矜者酌量  
第等悉令北京納米贖罪

二月癸未勅中府太師英國公張輔左府左都督張昇各  
輟府事官職俸祿悉如舊

丁亥工部侍郎羅汝敬等使交趾還黎利及耆老遺頭目  
阿栗等貢方物并代身金人

表奏謹欽遵 聖諭訪求陳氏子孫無有遺者蒙索所

留官吏軍人及其家屬即差人四處尋訪但有遺留盡  
應起送又奏幼女年九歲係內官馬騏帶回乞赦回以  
全臣父子之情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

巳丑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驕虞二出滁州來安縣石  
固山禮部尚書胡濙請上表賀不許

上曰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朕嗣位今四年中  
外所任豈皆得人農畝豈皆有收民生豈皆得所朕夙

夜不遑寧處驕虞之祥於德弗類况天道無常理亂之  
幾恒相倚伏豈可不慮唐太宗嘗曰人君須至公理天  
下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動作與事  
人皆樂之發號施令入皆悅之是大祥瑞此亦名言朕

與卿等宜共謹之遂免賀

乙未戶部尚書郭敦奏請申明洪武永樂年間屯田之例  
從之



奏擬在京在外衛所下屯之數不問正軍老幼餘丁必依舊額補數令其屯種在外屬衛令三司委堂上官在京并直隸衛所從都察院委御史提督巡視至秋成依例比較賞罰庶倉有糧儲軍無缺食

諭禮部尚書胡濙揭榜申明內外官員服飾儀從序立及尊卑稱呼定制使無僭越

丁酉勅諭三法司但犯不孝及烝父妾收兄弟之妻為妻凡敗倫傷化者在外有司毋擅斷決悉令送京師如律究治若武官及其子弟有犯者不許復職承襲永為定例

命吏部左侍郎黃宗載清理浙江軍政

吏部奏六科給事中駁出河南浙江等布政司及諸府縣

皇明大政紀 十卷

并土官等官衙門奏本字有洗補錯謬者皆屬不敬應速

問 上以治文書者之罪姑免問

上與侍臣論夢卜求賢之說

上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傅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况一代君臣乎盖天佑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賢之心盖有格于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告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為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梁豈不誤哉

降漢府教授曹彥昌為廣東高要典史

彥昌在府先以丁憂去後高煦敗服闋遂不起吏部移文促之始至侍郎郭璉奏彥昌在外久雖先事去亦當坐以同謀之罪 上曰一時同預起事今尚有釋之者矧其先事去乎不聞漢窮治楚獄濫及無辜乎彥昌但治其服闋不起降一等

兵部尚書張本奏驛馬禁例從之

本奏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情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及驛皆宜禁止請今年終各具一歲給驛起數及所幹事務所差人員造冊奏聞以憑稽考又凡遣人賫送勅書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開給

皇明大政紀 十卷

此皆虛費請給一驢若賫勅人有事回奏者可與一馬

壬寅陝西鞏昌知府孫宜昌知縣楊僖俱九年考滿者老乞留 命各加俸二級令復任

寧夏總兵寧陽侯陳懋進玄兔白兔各一 賜蟒衣玉帶

三月辛亥右都御史顧佐劾巡按淮安御史顧達酣酒廢事為通判何正所辱命改用之

右都御史顧佐劾蘇州衛千戶朱毓妄陳獲強盜求陞賞請治其罪 命兵部懲之

乙丑命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凡禮部等衙門遇大事會議如故

義等蒙恩優待不親部事而國家決大事定大議仍令

會議

甲戌遣禮部侍郎李琦等再使安南仍諭黎利再訪陳氏子孫如實無朝廷當與處置

免四川茶戶徭役

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訴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歿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斤郡縣責徵日急乞賜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無逋負通政司以聞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為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悉免之宋陳恕為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任於卿歲額決不可增虛耗則當減免並宜從寬

皇明大政紀

十卷

五

四月丙子寧王權奏祿米不當定品級語多忿戾上引祖制復之

大略謂祖訓語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遞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遇之於塗或分道讓左或引馬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必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若羣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之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

上虞縣人李志道充楚雄衛軍死而無繼止有孫宗侃已先鄉試中式兵部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其

軍伍俾讀書會試自效從之

上曰祖宗立法如此正以作士氣成賢才朕承舊制又何急於一卒之用乎

寧夏守臣復進玄兔大學士楊士奇進瑞應詩

初春二月已進至是復進

山西代州儒學署訓導事舉人曹鼐上言臣少年學問未充不堪為人師願就太學讀書或授別職亦得自效命吏部改江西泰和典史

上謂吏部曰凡人不自滿者其志可嘉可授縣幕俾習知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

中申上御便殿與侍臣論漢武帝唐玄宗治亂之由

皇明大政紀

十卷

六

上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慾踈忠任邪遂致禍亂窳身失國武帝猶為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慾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乙酉兵部尚書張本奏舉前刑部員外郎徐琦職方司辦事人才陳孜乞授本部屬官上命琦為職方員外郎孜為職方主事

上謂吏部曰近來人才未便與六品京官但張本廉謹所舉必當故從之他有舉者必會官考試然後量授以

職。

戊子命工部尚書黃福同平江伯陳瑄經畧漕運。

上以軍民每歲漕運勞苦欲少蘇其力使歲運不乏故命福與瑄議何處置倉收貯或不必要置倉如舊務公私兩便仍行禁下人毋肆擾害。

徙隆慶州永寧縣黑峪巡檢司於紅門。

時御史王聰言黑峪口已置官軍戍守其西南三十里有紅門口正當居庸關北天壽山之後有路通昌平軍民逃逸者皆由此請移黑峪山巡檢司於紅門口為便遂從之。

命吏部左侍郎黃宗載往湖湘採官殿大材。

皇明大政紀 十卷 七

丁酉南京進鮓魚早薦奉先殿獻 皇太后

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賜鮓魚加賜御製詩

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士奇等霑醉獻和章 上喜曰朕與卿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幾不忝祖宗之付託

工部尚書吳中請修山西圓果寺塔不許

中奏本寺是古蹟道場為國祝釐之所舊塔損壞乞役民為之 上曰卿欲藉此求福乎朕以安民為福請止之勿勞吾民

五月己酉永清縣奏蝗蝻生 命戶部遣人督捕

上問左右曰永清有蝗未知他縣何似錦衣衛指揮李

順對曰今四郊禾黍皆茂獨聞永清偶有蝗耳 上曰蝗生必滋蔓不可謂偶有命行在戶部速遣人馳往督捕若滋蔓即馳驛來聞

壬子謫御史楊居正司鐸牟倫雷恭胡驛潘舉充軍遼東初顧佐劾御史嚴暄等與馬暄等貪淫無恥已發遼東充吏居正等以公差出外至是還當發吏而妄奏冤抑上謂行在吏部曰彼貪淫無恥尚敢妄訴以冀苟免俱發遼東各衛充軍其先發充吏者悉如之

丁巳與寧王權書撥田無例不許

書曰戶部言灌城田共一千六百一十七頃六十餘畝鄉民所賴以足衣食別無荒閑之地況庶子郡王自有

皇明大政紀 十卷 八

歲祿稽之 祖訓亦無撥賜田土之例若從叔祖之言百姓失業必歸怨朝廷亦必歸怨叔祖矣今叔祖為諸王表率使諸王皆做叔祖之言不皆違 祖訓而損盛德故撥田之論不能曲從惟叔祖亮之

乙丑 上與侍臣論聽言以理為主

有建言治道而泛濫無實者 上以示侍臣因論為治之要侍臣對曰為政在人知人為要 上曰知人固難然臨事聽言之際以理為主君子小人亦可辨人臣有愛君之心隨事規正以利國家此君子也若不念君德不恤國家阿意曲從以求容悅此小人也侍臣對曰知人固難言有似是而實非者 上曰然豈獨言哉於行

亦然少正卯是已

已已諭六部都察院自今當洗心悔過不許差人假公營私擾吾良民違者罪之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察舉不察舉者罪同

上曰比聞中外奸弊紛然嗟怨盈路皆由爾等不體朕心凡朝廷科買一物輒差數人促辦所差之人又各有亡賴十數爲之鷹犬百倍科徵民被箠楚不勝其毒百分之一歸官餘皆入於私室人之困苦罔所訴告爾等非不知之蓋賢縱其所爲風憲耳目非不聞之亦略不糾舉此豈仁人君子之心哉

辛未寧化王濟煥奏婚禮在邇乞免大同備禦官軍三百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九

餘人歸以備使令不許

上曰大同當極邊虜寇出沒衝要之路各郡王府皆有官軍守備故太原一路得以無虞若從所言罷歸則別府亦援例來言難於處置矣

兵科給事中戴弁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二十二所操練之外無他差遣稍屯種亦可實邊請取勘管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爲兩便上嘉納之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  
癸酉諭兵部出榜禁約陝西河南諸處驛路凡差遣往來恃勢考掠多索供應夫馬車輛并福建等處違例欲乘驛者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具實奏來

命工部尚書吳中申飭郡縣務及時修築陂池堤堰慢令者罪之

因福清縣民奏縣之先賢里官民因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以障海水因堤廢田荒永樂中縣民嘗奏請築堤工部移文令農隙用工至今有司未曾興築上命工部責有司修築故通行之

上御文華殿讀典謨有感成詩示廷臣

詩內云盛治已如此端拱已無爲猶聞謹天戒兢業恒自持又云惟爾卿大夫國家所倚毗進賢獻忠謹竭力殫猷爲又云斯言出誠悃勉旃爾勿違當續明良歌母取伐禮譏蓋示交修之義云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十

六月丁丑寧王權因上引太祖禮儀自知鎮國將軍以下不應分品級之言爲非具奏悔過上以不用芥蒂于心復之

諭工部尚書吳中湖廣災甚採辦竹木痛與裁省

諭曰去歲各處薄收湖廣爲甚其民艱難所宜寬恤比聞工部採辦木竹科買諸物動以萬計何得不爲國家愛惜民力而勞擾如此宜斟酌事之輕重緩急痛與裁省果是緊要合用之物則令管辦餘不急之事俟民力從容以漸爲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卿等宜體朕意

辛卯賜勅獎諭兵部尚書張本清理軍伍致誠竭慮措置

有方。積弊頓革。奸頑莫容。

壬辰。命太子太師致仕郭資掌戶部事。

甲午。命法司文職官有犯贓罪者。俱依律科斷。

比年因營建。官吏有犯不問輕重。皆令運磚完日。雜犯死罪爲民徒流降用。上謂吏部郭璉曰。例者所以權

一時之宜。豈可常行。若久之。使貪汚者益肆其志。廉

公者無以激勸。豈可乎。今後文職官吏犯贓罪。俱依律

仍命諭法司知之。

庚子。戶部尚書郭資同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六科給事中。會議漕運事宜。從之。

工部尚書黃福同平江伯陳瑄言。宜令江西湖廣浙江

之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貯淮安倉。蘇松寧國池盧安

慶廣德民運糧二百五十萬石貯徐州倉。應天鎮江常

州太平淮安揚州鳳陽及滁和徐三州民運糧一百五

十萬石貯臨清倉。山東河南北直隸府州縣糧俱令運

赴北京倉爲便。於是各官會議。除淮安倉收貯及河南

山東北京郡縣糧如瑄所言外。會計徐州倉可增糧二

十四萬石。臨清倉可增七十餘萬石。其官軍差遣者令

各衛撥補。并預定空閑倉廩。增置斗斛。江南民船量地

遠近抽摘。及濬河修閘。俱依瑄所奏。

七月丁未。兵部尚書張本奏置驛馬勘合。從之。

時本奏北京操備官軍。請置勘合。發北京行太僕寺收

掌馬。每官馬一匹。給勘合一道。填寫齒色年月日轉發

五軍各衛并管隊者。付領馬之人。執以爲憑。遇倒死等

項。備由陳告。就勘合註寫明白。限十日內親送北京行

太僕寺比較。應償者。追視齒色附簿開註。勘合與馬如

前收領。再有事。故償給如例。如領馬人有故。馬與勘合

從所管別付人收領。如此。人難欺蔽。馬無侵損。

壬子。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上語侍臣以隋文帝勤政

節儉。足致富庶。不徒以法。

上曰。隋文帝戶口繁殖。財賦充足。自漢以來。皆莫能及

議者以在當世必有良法。其後世因其享國不永。故無

取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財國之大務。若漢唐初

間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或恃富厚。力役頻興。費用

無度。天下不能不凋蔽。若隋文克勤政事。自奉儉薄。足

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

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

事。則生齒日繁。財賦自然充足。又曰。天下富庶。致理之

本。民物凋耗。兆亂之階。使煬帝不縱其奢慾。能謹守隋

文之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金吾左衛將軍李春奏。管隊指揮張三。未經奏請。擅收將

軍。令帶刀入直。上命都察院同錦衣衛鞠之。

諭曰。將軍侍朕左右。最係切要之人。非經兵部奏請。誰

敢擅收。唐太宗時。長孫無忌入閣。忘解佩刀。以勳親得

皇明大政紀

十卷

十一

免。今此輩何人。擅令帶刀在朕左右。必審問誰所指使。縱是公侯大臣亦不貸。

丙辰。廣東海陽縣進白鳥二。禮部尚書胡濙請率群臣上表賀。不許。

上曰。祇敬。祖宗恭養。聖母皆職分當然。何賀之有。感瑞之云。良增慚愧。朕夙夜祇念。祖宗付託之重。懼弗勝負。惟賴爾文武羣臣同心同德。贊輔不逮。溢美虛詞。非所樂聞。其止勿賀。

已未。車駕幸文淵閣。與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論經史。咨政務。悉召諸學士及史官。諭國史宜詳。賜鈔有差。甲子。謫廣東道御史沈潤充軍遼東。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十三

初。潤受土豪黃金五兩。白金五兩。文綺十匹。出其殺人死罪事覺。上命行在三法司鞫之。潤伏罪。法司奏律應絞。但事在赦前。應杖。上曰。御史朝廷耳目。受重賂。縱死罪。是耳目蔽矣。豈可輕貸。其免杖。發戍遼東邊衛。丙寅。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日挾妓酣飲放恣。命下之獄。

上謂夏原吉曰。飲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恥相尚。娼優賤人。豈宜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做效。若流而不返。豈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等以朕此言。徧諭之。

庚午。宥劉觀死罪。謫其子輻充軍遼東。令觀隨輻閑住。

觀既承伏法。司坐觀重法。以輻同犯免科。具奏。上召士奇榮以奏示之。且曰。觀負朝廷。處重非過。士奇對曰。觀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數受顯任。願姑屈法全其生。榮曰。亦乞貸之。上曰。為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為邊吏。榮曰。辱之過甚。與死等耳。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榮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遂令法司發遼東。八月癸未。兵部奏勾軍條例從之。

先是遣官清理軍伍。定例十九條。至是復增例二十二條。通前奏請頒行。

丁未。諭六科給事中無失政廢事。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十四

諭錦衣衛指揮鎮撫及千戶百戶。毋泄漏機務。走透獄情。以紀綱等殺身亡家為戒。如合不悛。國有常憲不貸。庚寅。贈兵部尚書陳洽少保。諡節愍。官其子為刑科給事中。

辛卯。上與侍臣論用兵。

上曰。古之用兵者。卿等試言一二。侍臣對曰。昔趙括自少學兵。自以天下莫能當。及為將。以四十萬眾敗於秦。此不知合變。曹操得孫武之術。及其破荊州。反驅北方人遠涉江湖。以八十萬眾敗於吳。此驕之過。諸葛孔明知古陳法。以為足以取天下。然相持數年。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不能成功。用古法之誠難矣。上曰。霍去

病不學孫吳而伐匈奴功常居多。由是觀之。用兵制勝。方畧存乎人。又不在拘古法也。上又曰。兵法世稱孫武。武止於疆。霸曹操亦終不能取吳蜀。所謂桓文之節。制不能敵湯武之仁義者是也。

河南右布政使蕭省身卒。

省身江西泰和人。廉介自執。預修永樂大典。由刑部主事。超陞河南右布政使。時河南頻歲旱蝗。省身竭力寬恤。盡瘁而卒。君子惜之。

順天府奏鄉試中式舉人王堂等。應天府奏取中式舉人沈讓等八十名。

內閣學士楊溥丁母憂。尋起復。直弘文閣。

皇明大政紀 十卷

十五

九月丙午。遼東總兵都督王凱奏。海西野人數入寇。請發兵致討。上命遣勅戒諭。不從而後誅之。

戊申。鎮守甘肅太監王安奏。請買彩色三梭布十三萬疋。市馬戶部請市蘇松二府。上命止於京庫減半支去。

上曰。近來稍有買辦州縣。假公營私。百倍擾民。方欲禁革。此弊豈可復擾之。

辛亥。命平陽王濟煊建家廟。

癸丑。兵部奏請自今內外衛分所旗軍。有犯偷盜等罪。及強盜家屬。二次逃軍。與軍民官吏人等。該充軍者。各照南北地方發遣。上命在外者止於附近衛所收操。逃軍則令還原衛。

甲寅。令南北兩京國子監。生年十五以上。學無成效。及老疾者。姚哲等二百五十三人。還鄉為民。

山東按察司僉事李誣。抑買民貨。為副使童貞所劾。命罷為民。

上曰。風憲不務操守。是不知恥。無恥之人。豈可用。

乙卯。命吏部自今國子監博士助教。考滿稱職者。必陞用。生員亦令兼習書筭。

時助教王仙建言。上曰。其言有理。命部行之。

丁巳。山西萬泉縣丞王琦奏。本縣旱飢。稅糧無收。命戶部量免其租稅。

壬戌。巡按山東御史包懷德言四事。命禮部會議。

皇明大政紀 十卷

其

一請於曹莊驛東湯池。設一衛七站。各設千戶所置軍。半護行者。半屯田。一請開武科。一請令兵部取勘合處。旗軍不及八十人者。處補之。一請移撫順通運所與驛。並置。

命戶部申明栽種桑棗舊令。務求成效。毋事虛文。

時有建言。洪武中。命天下栽種桑棗。今民之無知者。砍伐殆盡。存者亦多枯瘁。有司不督民更栽。以致民無所資。乞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遣官巡視。上曰。古人

宅不毛者。罰布。祖宗養民意。甚至故申明之。

巡撫蘇杭諸郡大理卿胡聚。請修唐陸贄朱范仲淹胡瑗。魏了翁祀廟書院。從之。

廣西總兵山雲出兵討柳澤二府蠻賊平之。  
遣將出塞燒荒。

十月庚辰。聖駕幸文淵閣。

文淵閣在奉天門東廡。深嚴禁密。故事不得舉火。閣老退食於外。上命於庭中隙地置庖。自是得會食中堂。

丁亥。駕再幸文淵閣。命增直宇。設飲饌器用。翌日。大學士楊士奇等上表謝恩。降勅賜詩褒答。

勅曰。朕念卿等弼亮之勤。昕夕弗置。間因暇日至文淵閣。微有賜賚。以庶幾乎君臣相與之義而已。而卿等乃以表來謝。覽之備悉衷誠。深用爾嘉。因賦一詩以識予懷。詩曰。天命予躬。撫萬方。丹心切切。慕虞唐。退朝館。

皇明大政紀 十卷

閣咨詢處。回看文星爛有光。

改大學士張瑛為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史書。

上於左順門遙見大學士陳山。上曰。汝試言山為人。

楊士奇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

陛下久。然其人寡學多慾。而昧于大體。非君子也。上

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

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溷內閣也。蓋上初臨御。以山及

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事。二人行相類。至是浸聞

於上。數日後有旨。調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內豎。俱罷內

閣之任。朝士皆頌。上明決。山遂見疎。不復近。辰前矣。

榜薦刺國遣使貢麒麟。羣臣奉表賀太平之瑞。上以豐

年得賢為瑞。他不與焉。諭之。

甲午。帝巡近郊閱武。

戊戌。帝還京。

常州府同知張宗璉。因清軍御史於軍戶絕者。取同姓人酷刑逼承。力辨受詬辱。憤鬱疽發背死。邑民哭送。立祠江陰之君山。

平江伯陳瑄奏請置南陽梁家師家仲家等淺閘。并濬徂徠諸山壅塞泉流。從之。

十一月。奸吏奏右都御史顧佐受阜隸賂放歸。命佐自治之。

吏有遭佐撻之者。撻佐之過。謂受阜隸賂放歸。悉具姓

皇明大政紀 十卷

名。訴通政司。以聞。上密以示楊士奇。且曰。爾不舉佐

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

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阜。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阜

亦皆樂得。歸耕。實官阜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

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

臣之俸。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

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對曰。此末

事。不足以以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

退。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阜歸耕。使給薪

芻。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

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



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

磔千戶。滅清於市。

有囚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上大怒。召楊士奇。楊榮。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鞫之。實千戶滅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蓋上去惡佑善。明決類此。

命列侯諸將帥師巡宣府。

十二月。太僕寺請遣官閱孳生馬。

上諭之曰。馬畜於民間。必寬民力。而後可責其成效。國

皇明大政紀

十卷

九

家立法。固有定規。其孳生不及數者。亦屢下令免償。未嘗以馬傷民。蓋農民終歲勤動。以營衣食。又有償馬之費。甚可憫也。爾等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

庚戌宣德五年正月壬寅朔。

太師英國公張輔。少師等官。寒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進。太宗。仁宗兩朝實錄。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有差。宴於中府。

太宗實錄一百三十卷。實訓一十五卷。

仁宗實錄十卷。實訓六卷。

吏部奏考察天下朝覲官。上命老疾及鄙猥無能五十

五人爲民貪污。二十五人發戍邊。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諡忠靖。

原吉量寬弘。人莫能測。僚屬有善。采納不遺。有小失。必掩護。每曰。人才難得。一加譴責。則自沮矣。有郎汚精微。批懼甚。乃入奏曰。臣之罪也。詔與易之。過淮陰。馬逸。從者逐之。原吉寄聲過客。不應而詈之。從者執以詣原吉。笑而釋之。隸有盜銀杯者。獲。不治。仍予一杯以去。有進士戲坐其車。或以告原吉。曰。有志。呂震爲子乞官。上問之。對曰。震有守。成功可與。震嘗詆爲柔奸者也。平江伯靖難時。欲害之。後薦總漕運。二人心服焉。尤樂薦引士類。不使人知。每朝廷行善政。或歸稱之曰。此天子

皇明大政紀

十卷

二十

之明羣公之力。吾何與焉。凡奏章皆焚之。曰。不可。章吾直也。

元宵節。令少師等官寒義。楊士奇。楊榮。觀燈于萬歲山。賜宴及鈔。

吏部奏選官。上與侍臣論前代官制。

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爲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

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朕當勉之  
徙開平衛於獨石

洪武三年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八東  
曰涼亭泥河寨峰黃厓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曰桓州  
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永樂初大寧既棄而開平  
難守至是遂城獨石而徙開平衛于此棄地蓋三百里  
矣

二月光祿寺廚役訴其寺官竊減外夷供給通政司以聞  
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

諭禮曰光祿之弊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  
定規今擅自增減應給之人率不得凡得者率非應給  
皇明大政紀 卷十 十一

之人惟虛立案牘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  
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  
致喪師句踐投醪于江與眾共飲人心咸悅遂成霸業  
以此而論所繫豈輕

上以春和頒寬恤之令

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士奇諭曰吾欲下寬恤之令今  
獨與爾商之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  
騾驢所司追價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  
不言對曰陛下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  
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  
今所當寬恤者殆非止兩事上曰汝所知者具言之

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價  
甚急此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  
困乏郡縣不以聞蘇州尤甚戶部固執悉不與除豁細  
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量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  
買辦諸物但槩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  
姓數十倍價買納此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  
之處不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冤濫者多感召旱  
澇恐由於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  
之弊尤多四方遠近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工  
者什不一二餘皆為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嗟怨溢  
路此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戶丁之半放回單丁者

皇明大政紀 卷十 十二

免老病無餘丁者除籍又有平民本非業匠為怨家誣  
引者當審實除豁南方運糧至此人力甚艱而倉庫無  
關防姦人盜竊動輒數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警  
畏此請命風憲關防巡察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知  
苛責下民而不能察姦清弊有愧厚祿矣爾所陳有益  
於朕有益於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勅明日頒行

命右春坊大學士王英侍講錢習禮主考會試天下舉人  
撤棘取會試中式舉人陳詔等一百名

命鎮朔大將軍陽武侯薛祿副總兵恭順侯吳克忠左右  
參將武進伯朱冕奉化伯滕定率師巡邊

乙未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謁 長陵 獻陵 車

駕發京師。

三月壬寅駐蹕陵下開平守將陳邊務數事。上舉其屯田守備可行者付所司行之。

上以 皇太后命召少師等官蹇義楊士奇楊榮等見于行殿賜溫諭并白金紵絲表裏。

皇太后諭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是固祖宗福佑亦惟卿等贊襄之功。

戊申。帝還京師。道中憫乘耒耜者賜鈔六十錠。

上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為上也既而中官語之乃驚躍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耜已不勝勞况

望明大政紀 十卷

十一

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

庚戌。上御左順門召少師等官蹇義楊士奇楊榮等以御製耕夫記示之。

上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念不忘也。

成國公朱勇兵部尚書張本等奏外衛官軍從便事宜從之。

本等奏京師操備官軍其間有屬陝西緣邊鞏昌等衛及階州文縣千戶所者。去京師甚遠每歲更代必俱遣

人促之方至請以陝西內地衛所官軍與之代換。又山東內地衛所官軍有調沿海備倭者沿海衛所却調京師操備通州諸衛官軍發淮安運糧而直隸安慶諸衛乃赴京師操備彼此不便請行代換。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林震龔錡林文進士及第楊寧等三十五名進士出身。陳浩等六十二名同進士出身。

上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為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是科廷試以三月之望至今不改。

賜進士林震等宴于行在中軍都督府

望明大政紀 十卷

十一

大學士楊士奇獨對。上以 太后記憶 仁宗品題大臣語諭之。

上曰前日陵上汝等謁 太后退 太后為朕言。皇考往年在官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孰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譏評言輔雖武臣而達大義蹇重厚小心但多思而少斷汝等持正言不避忤意議事之際。先帝數不樂汝然終

從汝以不敗事嘗有一二事之失。先帝甚悔不從汝言。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為迂而不

從謹之謹之士奇對曰。太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

盛德也願 陛下常奉 聖訓。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

侍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借權力襲取天下。太宗懃德尤多。漢高帝及我太祖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漢高帝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修。我太祖剪除羣雄革前元弊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爲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爲至論。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交趾黎利篡陳暹而自立。禮部侍郎李琦還。利表請封朝。臣請興師討之。不許。改江南民運爲兌運。

皇明大政紀 卷十

五

甲申。進大學士楊榮少傅。仍兼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懇辭大學士俸。允之。

乙酉。少傅楊士奇。楊榮。進重修玉牒。賜宴文華殿。

上覽曰。古人重世譜。蓋皆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族之盛。皆由祖宗積德之所致。又曰。今於朕雖有親疎。然所自。實本於一人。朕何敢忽。士奇榮對曰。周自后稷以來。世積忠厚。是以子孫衆。維持王業。歷年最遠。國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陛下又遠宗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將來盛福。當過周家。上領之曰。然。

加陽武侯薛祿太保。

祿爲將。勇智兼備。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善撫士卒。

臨陣赴敵。有進無退。故所向成功。築獨石。隆慶諸城。躬勤早暮。軍中肅然無擾。及巡邊至奇黃嶺。敗虜盡斬之。獲其家口。孽畜。故有是命。

江西饑。賜鹽書褒吉水胡有初。出穀一千五百石爲義民。復其家。遣行人勞之。

先是。掌吉水縣事。知州柯暹。勸富民出穀賑濟。自有初爲倡。衆始胥效。出穀縣人賴焉。巡撫趙新上其事。上嘉之。

命工部尚書黃福總理淮北河南山東屯田。

淮安郡饑。山陽民羅振出穀一千二百石賑濟。命行人齋鹽書旌爲義民。郡守表其所居堂曰旌義。

皇明大政紀 卷十

六

五月。工匠有告內使韋宗盜官銅造鍍金器物。其造過於御用器者。上命付法。司治之如律。

陞禮部郎中況鍾。御史何文淵等九員爲知府。授以鹽書。假便宜從事。馳驛之任。

先是。上聞除郡守由資格。多不稱任。命部院大臣各舉薦。擢用之。鍾以楊士奇薦。知蘇州。文淵以顧佐薦。知温州。及工部郎中莫愚。知常州。戶部郎中徐鑑。知瓊州。刑部員外陸本。深知吉安。行人司司正雷誠。知延平。皆出廷舉。

命六科給事中。自今但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並須覆奏始行。

豹房勇士奏與民分居。上曰：勇士在京師皆十餘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彼此艱難，作一居，爾欲圖得之邪？民何罪，爾何功？錦衣衛指揮王節奏：此人今有居在城中。上怒，命杖之一百，以一百斤枷號令警衆，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此曹敢輕易犯法者，恃中官爲之救解。

六月 上於文華門御道屏左右召大學士楊士奇諭以楊榮交通邊將，士奇申抹。上意乃解。

上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初聞之張瑛，未信，今察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親密之地？對曰：榮

皇明大政紀 十卷

二十七

與諸將交，蓋因永樂中扈從北征。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數，以此與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知邊將之強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西夷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知之詳，臣等皆所不及。方今用人之際，榮未可輒他用，且其在密地，凡制誥中予奪高下皆稟。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獨得專？且臣與同官亦嘗觀其廐馬三五疋，有之多亦不能畜，蓋芻菽未易辨。上曰：爾未知其家馬多，即鬻於市，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軍官，朕詢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尚有他長可取，幸姑容之。上曰：朕初嗣位，若但信榮言而不聽

蹇，則士奇不得在此久矣。今士奇乃力佑榮乎？對曰：陛下容臣天地之恩也。臣今日亦願陛下推天地之量，容榮使之改過自效，此道在。陛下今日所當行。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

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運，今各邊豐稔，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運去，依價收糴，儲爲糧餉，以省民力。上命各處守將計議以聞。

武安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信言甘肅寧夏缺絲綿布絹棉花，大同宣府缺布絹棉花茶鹽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爲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

皇明大政紀 廿卷

三十九

綿布絹棉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遣人運送陝西委參政陳瑛山西委參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

南京副都御史吳訥致仕。

置萬全都指揮使司。

七月 上宴間與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

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世久遠。上曰：天下所歸，蓋非偶然，唐虞之時，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後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放桀，武王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大命，有不可解者，于其子

孫享國長久亦惟仁義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諭吏部甄別郡縣守令。

上謂侍臣曰郡縣守令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  
激勸則中才之士皆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為職亦未  
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勅申諭

太保陽武侯薛祿卒追封鄴國公謚忠武。  
撒馬兒罕貢蒼龍駒禮部請賀不許。

蒼龍者天廐良馬也產于西域風鬃霧鬣蒼然若雲體  
質潔素駿爽特異按記所載馬八尺曰龍此蓋龍云

八月己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以為即同  
不食請率羣臣賀不許。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十九

勅羣臣曰古之人君所謹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  
大者傳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昧於心過而然  
歟况離明照四方陰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  
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修省以仰答天意方  
賴爾羣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上罷朝諭吏部尚書郭璉等訪廉潔士旌之。

上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為姑臧長姑臧最富  
饒奮獨以廉潔自守眾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  
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即擢奮為武都郡丞以  
旌之夫激揚清濁為治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

下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蓋  
由此也今天下未嘗無潔士卿亦為朕甄別以聞朕當  
旌之若人有善而上不知則為善者怠矣

陞禮部左侍郎李琦為湖廣左布政使鴻臚寺卿徐永達  
為湖廣按察使刑科給事中方祖為楚府左長史

上與學士楊溥論得人才在崇學校慎選師儒以責成之  
上謂溥曰民之休戚係庶官之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

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上曰此恐非探本  
之論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已壞徒嚴薦舉精考課譬  
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此豈可得

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張楷劾奏刑部尚書趙玘侍郎俞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二十

士吉曠職縱姦命徵至京令右都御史胡榘兼理刑部  
事。

楷奏強盜吳福金者覆奏待決乃詐病死相驗瘞之其  
後復出強劫又有蘇州富民過達者安港巡檢司屬其

財誣作強盜械送刑部而私賄獄官獄卒縊死于獄皆  
由玘等怠縱所致今該司官吏皆已逮問玘等亦當罪

之。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罪豈可恕也。  
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琰禮

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

先是尚書黃福言請以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  
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上命戶部

兵部議至是戶部郭資兵部張本言於緣河屯田直為便宜。上從之。後本惑於人言竟不行。

九月初設巡撫陞吏部郎中趙新為吏部右侍郎兵部郎中趙倫為戶部左侍郎禮部員外郎吳政為禮部右侍郎監察御史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刑部員外郎費弘為刑部右侍郎越府長史周忱為工部右侍郎巡撫各省兩畿總督稅糧。

新江西倫浙江政湖廣謙河南山西弘北直隸及山東忱南直隸蘇松等府。

上與侍臣論歷代運祚長短之由。

有獻歷代紀年圖者。上覽既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

皇明大政紀

卷十

三十一

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烈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畧。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久長。若後周之主。稱兵為逆。劫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為之根本。豈偶然哉。

甯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罪。令復職。

希正在曹縣得民心。為奸吏詐取民財。縱火延燒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誣希正以他事。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於通政司。言本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能公勤。竟平正大。嚴約吏卒。愛恤人民。不一年間。政簡訟息。今為奸吏所誣。此吏欺公。玩法。蠹政害民。通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民人老少莫不流涕。如失慈母。若不為伸冤。恐被誣陷。通政司以聞。時侍郎許廓過曹縣。耆民父老相率跪訴於廓。廓移文吏部。吏部亦具以聞。時刑部方奏希正不應徑解。奸吏赴部論以違制。上曰。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其徑解赴部。蓋欲急去惡耳。君子不當論其小過。即遣復職。以慰

皇明大政紀

卷十

三十一

民心。奸吏令刑部盡法治之。希正蓋仲淹之後云。

嚴暄伏誅

暄初為南京御史。數受賕。御史劉弘道奏黜之。暄賂左都御史劉觀得復職。右都御史顧佐劾御史之貪淫無恥者十餘人。而暄為之首。俱謫。更于遼東各衛。暄不受役。潛逃至京。仍造詞。脅取財物。上命三法司鞠之。奏暄所犯應死。上命戮於市。

已亥詔巡近郊

上率六師巡邊。扈從之臣。命公侯伯都督皆行。文臣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太子少保金幼孜。禮部尚書胡濙。工部尚書吳中。吏部侍郎鄭誠。戶部侍郎吳璽。

兵部侍郎柴車刑部侍郎施禮都察院副都御史賈諒太常寺卿楊溥姚友直大理寺卿徐初通政司叅議劉芾光祿寺卿郝郁鴻臚寺卿楊善各率其屬行以士奇老疾特命肩輿從行。

十月丙子。車駕發京師。駐蹕玉河。

諭成國公朱勇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以重刑處之。其申令各營悉知之。

壬午。駐蹕雷家站。

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

皇明大政紀

十卷

三三

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于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為何如。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

戊子。回鑾駐泥河。

壬辰。車駕至京師。

丙申。夜逢星見。

十一月廣西總兵山雲出師討慶遠蠻寇。平之。直隸廣平大名等府縣奏久雨沒田稼無收。命戶部蠲其稅。

十二月。諭吏部尚書郭瑾留意訪人才。

上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當為朕擇才。昨郡守多缺。乃命廷臣共舉。古之人當斯任者。必勤於訪問。有得即錄之。故官不乏才。呂蒙正之夾袋。虞允文之翹材。館錄是也。自今宜留意。

庚辰大雪。上示羣臣喜雪詩。羣臣進和章。擇其有警戒者別錄之。

巡撫浙江侍郎成均築捍海隄。

閏十二月。文武羣臣以合譽星見。上表賀。

二十一日夜。合譽星見于九旂。大如彈丸。色黃白。光輝有慧。欽天監言。占法合譽瑞星。為君上施孝德。興禮樂。

皇明大政紀

十卷

三三

人民和悅。夷狄奉化。來朝之應。於是羣臣忻悅。作舞皆以為。皇上聖德所感。國家隆盛。永遠之慶。奉賀上表。聖心謙抑。推而弗居。且賜璽書。戒勵彌至。

江西按察司副使李綸請戍遼東。

綸先為御史。與都御史劉觀子輻游。及受海鹽縣豪民金銀文綺。出其殺人之罪。至是事覺。都察院以聞。上命追所受贓。及舊給勅命。

河南歸德州知州李志言請定協忠廟祝儀。命禮部定。

張巡許遠居正。雷萬春南霁雲賈賈姚閻配享。有司以春秋仲月祭。

辛亥宣德六年。正月。丙寅朔。兵部尚書張本卒。



本山東東阿人。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江都知縣。靖難兵及境。本率耆老詣軍門朝。陞揚州知府。內難平。歷工部侍郎。以至兵部尚書。當時謂本一迎候間。遂獲終身富貴。至其戮高煦餘黨。則脅從者多不免云。

二月乙巳。萬壽聖節。勅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禮部尚書胡濙御製詩親宴內殿。

勅曰。子忝承大統。幸際小康。茲逢初度之辰。先朝甘雨夜降。時及霑足。追旦天日開霽。人情歡悅。群臣慶賀之後。恭奉 母后皇太后上祝萬萬歲壽。聖情悅懌。予不勝慶幸。自惟菲德。茂膺天眷。上怡宸慈。惟爾蹇義楊士奇楊榮胡濙四人。贊翼之功居多。予嘉不忘。茲復賜

皇明大政紀 十卷 壬午

宴內庭。以表忠勤。并賦詩一章。以寓意云。

逮江西巡按御史陳祚下錦衣衛獄。

祚上疏勸 上務帝王之實學。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治道。無所不載。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為忠賢之可親。孰為邪佞之可遠。古今若何而治亂。政事若何而得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愈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巧蕩正心者。自見於踈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覽疏怒曰。曷曷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悉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時 上方以博綜

經史自負。而祚之措辭。若上未嘗學問者。遂觸怒云。勅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等御製招隱歌。

勅曰。朕惟賢者。致治之具。肆即位以來。屢詔有司。舉德行才智之士。將與共圖治道。然林泉巖谷。必有遠隱。而不輕出者。朕夙夜念之。不能已也。夫枉已求售。非志士之本心。而潔身獨善。豈聖賢之中道。故嘗作招隱之歌。欲使幽遠之賢。皆明朕志。庶幾翻然有奮起者。蓋昔人嘗賦招隱矣。彼其有激。欲與俱去。邈世遺人。一己之私。朕之所懷。天下之公。題雖同而志則異。觀者亦亮予之志焉耳。卿等為國重臣。同朕忻戚。宴樂之暇。持示觀之。夫舉賢為國。人臣之忠。其必有以勉副斯意。勿徒視為空言可也。

皇明大政紀 十卷 壬午

賜侍臣喜雨詩。

勅曰。國家所重者農事也。茲值萬物發育之時。甘雨霑足。秋成之望。實肇於此。予心喜悅。特出內膳。以宴卿等。并賦詩一章。賜之。尚益勵翼。予躬。以共亮天功云。今北直隸地方。比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先是戶部官奏。查得洪武二十八年。本部節該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征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寡。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今照北京八府。供給尤

多。繁勞尤甚。乞要比例一節奉。聖旨准令照例。  
趙儼伏誅。

三月。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井田不必行。

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上曰朕惟為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征歛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

乙巳。上御文華殿少傅楊榮進講平天下章學士王直進講生財有大道章。上剖析其義論之。

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眾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

聖明大政紀 卷十

三十七

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為厲民此聖賢之言豈非龜鑑歟。

四月有星孛於東井。

五月遣兵部侍郎柴車經理山西屯田。

時巡按御史張勗言大同地平曠所種粟麥有收多為軍官據占小民日困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兩便。上命車及御史一人往理之。

溧陽妖人 伏誅。

命四川總兵都督陳懷移鎮松藩。

六月遣禮部右侍郎章敞諭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七月 帝幸少傅 士奇宅士奇勸 上慎微行

上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竟顧謂士奇曰此居且敞當為爾葺理士奇叩頭懇辭曰陛下宮殿未暇臣必不敢當且車駕

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迄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明日遣弘問曰今天下寧靜。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

聖明大政紀 卷十

三十八

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蓋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羣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為所獲。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白金文綺士奇明旦入謝。上諭以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士奇叩首蓋大臣中先有導。上以天下平寧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馬者故至是有愛朕莫如汝之說。

賜輔臣寒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幽風圖詩。

上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圖因賦長詩一

章召輔臣示之曰。幽風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知此。朕覽斯圖。為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激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八月。常州知府莫愚奏。公差官倚勢作威。乞加禁止。從之。愚奏守令親民之官。而黜陟臧否。出自朝廷。邇來公朝。官倚勢作威。是非顛倒。以廉謹者為貪污。以諛佞者為正直。乞加禁止。庶善有勸。惡有懲。上命吏部公差官。有如此者。指名陳奏處置。

忠勇王金忠卒。

初名也。先土干。元太保不花六世孫。自永樂二十一年。

皇明太政紀

十卷

五

以其部屬來歸。太宗嘉之。封忠勇王。賜姓名金忠宣。德三年。扈從巡邊。至會州。遇虜。忠奮勇當先。有斬敵功。四年。陞太保。其卒也。上甚悼之。賜祭葬。

九月。命戶部令崇國寺。亟以果園地還宛平民。

初。民以地施寺。請蠲其稅。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民。

熒惑犯南斗。

十月丙午。車駕巡近郊。

庚戌還京。

都督陳懷等率兵討松潘寇。平之。

戶部定官軍兌運民糧加耗則例。

河南知府李驥奏。伊王非禮陷辱。上致書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悉械送京師治之。

驥奏。伊王居國。屢有非禮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官校。害百姓者。臣到任。稍為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為遲。執繫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于朝廷大朝賀。皆昧爽之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

北京新作禮部成。命大學士楊士奇撰碑文。

皇明太政紀

十卷

四

十一月。安南黎利遣頭目何栗等。陳情謝罪。貢方物。栗等奏請求封。上納之。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為浙江海鹽縣丞。

上每朝退。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直前。言洪武中。百官朝退。凡大臣奏事。必給事二人與之俱。所以防弊。上顧謂侍臣曰。芳言是。芳退。輒自矜。每見百司所為事。少不如意。即詣上前言之。眾皆側目。至是。上亦惡其。訐。故有是命。

唐受伏誅。

巡撫江西吏部右侍郎趙新建。議以漕淮之舟。載江西之粟。兵農兩利。從之。

勅賜少師等官寒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喜雪歌。士奇等恭和歌以進。

勅曰臘後五日之夜大雪迨旦而霽蓋豐年之祥也。因作喜雪之歌與羣臣同樂。已命光祿賜宴其悉醉而歸。袁琦伏誅。

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謚文靖。

幼孜簡易沉默論事必正。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臨終家人屬求恩澤於子。正色曰君子所恥。

壬子宣德七年正月辛酉朔日食。

乙亥召輔臣寒義楊士奇楊榮等觀燈于內苑。賜御製小重山詞。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四

詞曰萬國寒消春又來。曠曠初日暖。照樓臺。滿城簫鼓沸如雷。昇平世。處處倒樽罍。○花木舊時栽。東風吹淺綠。轉根芽。夜來星彩煥。三階徵符。應海宇。詠康哉。

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曾祭卒。贈禮部左侍郎。謚襄敏。祭江西永豐人。永樂甲申廷對。成祖親批貫通經史。

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良顯哉。授修撰。會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

上一日召諸才俊賦天馬海青歌。先成詞氣豪宏。上深嘉歎。屢進侍讀。至今官侍。上東宮。與修兩

朝實錄。日直文淵閣。因疾作。上命醫往治。不起。二月。命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總督陝西屯餉河渠事。

上召少傅楊士奇論寬恤事。命同禮部尚書胡濙密議進呈行之。

二十八日。上召士奇至文華殿。曰憶五年二月共爾南齋官論寬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聖恩已下。聖書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額追徵。小民含冤不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爲奸臣之首。正指此事爲說。上怒稍解。曰今欲再下勅寬恤。必舉此爲第一事。却於其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上又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士奇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四

對所在官司不能容逃民。則相結爲非。願得恩旨下。有司凡逃民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撫恤。優免差徭。不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爲民。官給空閑田廬處之。免差役二年。庶以安其危。亦弭患于未萌。又言各處課程。先因鈔法不通。加倍其額徵納。蓋一時之權。今鈔頗流通。宜量減倍徵之額。又言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廣西浙江商稅魚課舊例皆納銀。民不勝弊。請裁爲一例。又言田里小民之不安。皆原有司之貪污暴虐。請令風憲考察奏罷。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資格陞受。不免愚良混進。請令吏部自今方面郡守有缺。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謹厚識大。

體能為國為民者。仍屬吏部審其所保。果可用然後奏。聞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又請令法司凡保舉授官。有人指告其罪者。必先問取干証明白。然後奏聞。請旨提對。庶幾不為小人誣陷。又言年來吏員大冗。其間多有昏昧愚劣。不通文理。今後請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會考選用。又言今軍民中豈無文學才行卓然出眾。及有智謀材勇精于武略者。請令群臣詢察舉保。選用。又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上嘉納之士奇。請更得一人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聖澤。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士奇等議增十數事通錄進呈。上悅。

皇明大政紀 十卷

四三

三月庚申朔。頒寬恤詔于天下。

上出御製倚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

上既下詔求賢。復出御製示大臣。其倚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戕與眾。草為伍。於乎賢人兮。女其子輔。招隱詩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傳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為賢。絕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於身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予嗣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羣才偕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隱高蹤。雖逸其身。而悖於道。卷阿之

詩。梧桐鳳凰。爾其幡然。予將爾揚。

論文武群臣。今後天下司府官有缺。今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各處有文學才行出眾之士。自二十五歲以上。令所在有司及布按二司堂上官連名保舉。赴京吏部審其所保。具名奏聞。量授以職。後犯贓罪。併罪舉者。

上御左順門。諭禮部尚書胡濙等。今減租之令。不可廢格。上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十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租。戶部皆不行。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為辭之語。若果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卿等當體朕意。

皇明大政紀 十卷

四四

命禮部試驗大通關提舉司吏文中。其文可取。命復舉人候下科會試。

中自陳臣廣東瓊州府昌化縣學生。永樂二十一年鄉試中式。因病未及會試。繼丁母憂。宣德六年八月。至部以違限充吏。切思海外之人。本圖光顯。今乃論謫為吏。伏望 聖恩矜念。上憐之。

四月。詔募商輸粟塞下。

五月。復開平涼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

先是。陝西叅政楊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涼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涼府。隆德縣六盤山。巖壑嶺山澗陡絕。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徑達迭烈孫。善

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武中官制渡船平涼撥軍操濟人以為便既乃罷之今請如舊開通以利民。上命陝西三司覈實至是皆以為宜仍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八舟平涼鞏昌二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舟十一人俱隸迭烈孫巡檢司。

太原忻州民武煥家馬生一駒鹿耳牛尾玉面瓊蹄肉文破體如麟巡撫都御史于謙會同巡按三司視之咸謂其為龍馬與而進之禮部胡濙請借羣臣上表賀不許。

上曰二三年水旱告災者踵至朕方旦夕憂勵一獸之微何救民飢而欲表賀其止之。

上御便殿觀宋史與侍臣論宋用小人而亡。

皇朝大政紀

卷十

聖

上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率流於弱致武備不飭。上曰宋之君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為小人所壞大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六月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乞令府州縣修倉廩謹儲積。貸以時從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糾察。上命戶部行之。

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飢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為不急之務倉廩廢弛贖穀罰金掩為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上諭戶部

曰此祖宗良法美意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其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上親製翰林院銘

七月。上賜羣臣御製祖德詩。

上序曰昔者胡元之季上天厭之卷求聖德俾作民主我仁祖皇帝有純粹之性誠一之德蘊至德而弗矜篤大義而不術體仁而養和履醇而抱潔循乎自然安乎大順蓋動與天游靜與道俱易所謂大人魯論所謂至德者也用集天命大開厥祥篤生我太祖皇帝其仁如天其智如神道冠百王德侔五帝汎掃六合綏寧萬邦正天紀立人極詩書禮樂之華典章法度之懿超

皇朝大政紀

卷十

聖

越隆古矣。皇祖太宗皇帝以大德承大統神武赫著聖仁弘施近悅遠來內安外服茂勳洪烈允光于前皇考仁宗皇帝丕宣大猷恢張美化仁恩惠澤益廣益深是以普天之下莫不尊親同心愛戴至于今日顧予非薄克遂承繼揆度所自厥有明徵實由仁祖皇帝源本之隆肆太祖皇帝開創之大而我皇祖皇考得以恢廓而維持之萬世之業所由定也。列聖之德與天為一謹序述為詩九章以詔後世。

上以御製織婦詞一篇示羣臣。

上曰朕非好為詞章昔真西山有言農桑衣食之本為君者當詔儒臣以農夫織婦耕蚕勤勞之狀作為詩歌

使人誦于前，又繪以圖，揭於宮掖，布於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

置呂梁漕渠石閘

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眇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闊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工，夫匠協力成之。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漢唐開創輔臣

侍臣對曰：蕭曹房杜皆常才，亦當時無過之者，今天下之廣未必無才，但係于遭際何如耳。上曰：然如三老

皇朝大政紀 十卷

四七

董公及泰山道士徐洪客皆不見用，而蕭曹房杜成功，誠哉人才遭際為難也。

蘇州知府況鍾言公差御史，逆越禮分，輒求小過，伏乞禁約。上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

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採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薦之，汗濫奸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自畏服。至於御史與在官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勅，詣學校，皆有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闕甚，貪暴畏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冒辱，間有奉法持已不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于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與儒臣論元興亡。

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即位之初，興學校，勵風憲，清中書，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法，足為賢君。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逼，遂構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於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為我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存日，宴游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桀紂之跡，殷周之鑒也。上曰：然。

皇朝大政紀 十卷

四八

八月，諭少傅楊士奇降勅責吏部都察院考察在外方面及郡縣官不才者罷黜之。

諭曰：今春命三品以上者舉方面郡守，後又出舊作招隱倚關之詩，以示意。已踰半歲，都不舉一人，近因卿二人舉黎恬等，朕思今天下之廣，豈無人才，但群臣不以國家生民為心，又兼以忌嫉，注念故往往視朕言為虛文，吏部怠忽至此，其降勅責之。

陞吏部郎中魏驥為南京太常寺少卿，交趾南靈州黎恬為右諭德，福建建安縣學教諭楊壽夫，山東臨清縣學教諭彭珣為翰林編修。

四人皆京官三品以上所薦。

巡撫侍郎周忱奏置蘇松等府濟農水次等倉從之。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

先是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為民害以  
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馳往各處盡收所差內  
官資橐并其人解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  
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奮前捧寧而手擊之御史遂奏  
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  
昧於所聞且宥之侍臣或言銘酗酒擅擊朝使陛下  
縱赦之亦不可使復任上曰朕既釋之彼當因此知  
改過也

命贊理漕運戶部尚書黃福掌南京戶部事

皇明大政紀

十卷

卷九

上在官中贊黃福贊理漕運便民數事出其章示楊士  
奇且諭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  
倫對曰福受知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為人正直明  
果一志於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福今年七十矣  
諸後進少年高坐中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  
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  
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  
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  
命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陛下任使明日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宋雍等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等八十八名

九月御史包孝德給事中虞祥奏順天府鄉試關防不嚴  
致有詐冒請治提調府尹李庸監考官御史梁廣成等罪  
上命姑宥之

上顧侍臣曰科舉求賢國家重事於此而不用心他事  
可知矣御史給事中所劾本不可宥但念斯事因庸覺  
察不然則奸弊不露矣

陞山雲為都督同知仍鎮守廣西

蘇州府知府況鍾上言乞遣大臣整理水患命侍郎周  
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鍾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白傷山白楊城  
皇明大政紀 十卷

曰昆承曰沙漠曰南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  
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  
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為患民  
獲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  
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  
永賴矣

直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缺指揮使請任本  
衛指揮同知李景不從

上召武臣謂之曰爵賞當自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  
唐自中世以來威權不振河北將帥皆中軍所立此輩  
猶欲效之耶為大臣者但當竭忠盡力為國立功不思



不富貴勿得越制以干憲章群臣皆頓首。

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司刁之雅遣人貢方物且云波

勒嘗以土酋土雅之兵來寇殺人掠財乞發兵討之不許

上謂侍臣曰聞八百去雲南五千餘里荒服之地也波

勒土酋土雅皆未嘗歸化豈能勞國之人為遠夷役乎

且夷性獷悍必兩有未善豈皆波勒之過宜降勅慰諭

使敦睦隣好保境安民。

十一月南番白葛達國人貢。

西境天方國及默德那國各遣使來朝貢。

天方國舊名天堂默德那國即回回祖國也

十二月詔修 祖陵 孝陵

皇明太政紀 十卷 五十一

巳巳上元之夕。上奉侍 聖母皇太后觀燈中宮。皇

太子咸侍奉觴上壽。

初張燈內苑製作精麗鋪張弘大輝煥繁盛非言語所

能形容。

辛未勅羣臣往觀燈賜宴苑中。

壬申命文武大臣以四夷朝貢之使觀燈仍賜宴苑中悉

賜京城內外之民往觀。

少傅楊士奇進太平 聖德詩十章 上嘉納之。

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巡撫侍郎周忱總督南京各

衛所屯田較其所入之數以充軍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

下人搔擾。

皇明太政紀 十卷 五十二

命致仕少保大學士黃淮與英國公張輔及蹇義楊士奇

等十人同遊西苑賜宴于萬歲山之麓。

淮蒙恩賜以一品禮祭葬其父。赴闕謝恩故預焉。

時天下朝覲官在京。上問吏部尚書郭瑾曰先所任九

人為知府亦有來者乎。瑾以文淵等七名應乃召入便殿

命中使傳語獎勞。

賜宴温州知府何文淵等七人于廷以御製招隱詩賜之

二月命少保黃淮少詹事王直主考會試天下舉人賜宴

于禮部

撤棘取會試中式舉人劉哲等一百名。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曹偃趙恢鍾復進士及第梁

度。

宏等三十五名進士出身梁亨等六十一名同進士出身  
勳真定晉寧人初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正辭年少  
不堪爲人師願改別職得泰和典史劇邑政繁處之裕  
如公暇益進學不倦久之以督部工匠至京疏乞試中  
會試第二廷試策問義禹河洛象數爾對稱旨上親  
擢爲第一授翰林院修撰爲人明敏疏通楊士奇愛重  
之薦入經筵不數年入閣預政是科得李賢爲名臣  
賜宴進士曹鼐等于禮部  
以後循以爲例

少保黃淮辭歸上宴餞之于西苑太液池親灑宸翰製  
詩送之仍賜金織衣一襲

皇明大政紀

十卷

五十一

命禮部尚書胡濙同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選進士李紹劉  
益徐埕等六人改爲庶吉士命侍讀學士王直訓督之選  
下第舉人王鑑等二十四人俱賜冠帶給訓導俸送國子  
監肄業

四月命成國公朱勇豐城侯李賢新建伯李玉少師蹇義  
少傅楊士奇楊榮尚書郭璠胡濙吳中侍郎蔣驥少詹事  
王英王直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遊西苑士奇榮撰詩以進  
首至新構圓通殿臨太液池池之中多嘉魚殿之左右  
多名花東去十步又有嘉蔬奇果皇上每躬自採摘  
以奉聖母皇太后甘旨繼至清暑殿此亦奉聖母  
遊覽之所規制宏敞花木森鬱旣而登萬歲山池水環

之如壁磴道逶迤奇石森列千形萬狀不可備述勅  
賜羣臣內庖酒饌

畿內及河南山東山西並奏自春及夏雨澤不降人民飢  
窘頒寬恤之詔賑恤之

詔二十一條蠲免拖欠各項歲派課程及今年夏稅差  
役並失班人匠免罰工軍民乏食者所在官司驗口賑  
濟

五月四川盜起副都御史賈諒率兵討平之

六月上以天久不雨禱祀未應憂之作閔旱之詩示羣  
臣

命平蠻將軍都督方政副總兵蔣貴鎮守松藩

皇明大政紀

十卷

五十二

七月上與侍臣論漢高帝唐太宗優劣

侍臣有感稱唐太宗英武過高帝者上曰太宗才盛  
高帝義盛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瞭然太宗文雅足稱  
而大義未明

置武驤騰驤四衛

少傅楊榮滿三載賜宴禮部降勅褒諭

八月癸亥犯南斗

江西吉安知府陳本深言廬陵舊有忠節祠祀鄉先賢歐  
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文天祥乞舉行從之  
上諭禮部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  
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

閏八月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兼掌兵部事。  
慧出天倉。

甲寅南海外諸番國各獻麒麟凡四少傅楊士奇等進頌  
戊午夕景星見天門少傅楊士奇等進頌。

青赤二色雲氣而有三星各黃色益近而聚既而天字  
澄朗星大如半月狀光彩煥然助月為明萬姓瞻睹忻

躍舞蹈士奇上言西北者天門之位也稽之載籍云四  
氣和為景星又云天子至孝任賢使能法令清明制作

合天四海懽悅則景星見又云德至于天則景星見于  
天門凡此皆陛下聖德之實著者也上謙不自居

降賜璽書推功天地宗廟而勵羣臣勿怙以驕咸敬自  
皇明大政紀 十卷 五十五

修庶答天貺

九月詔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  
一人起送吏部量才擢官

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  
時言者以士子借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進用遂有

此令增開貢例以後累累行之  
十月丙寅平江伯陳瑄卒諡恭襄

瑄初督海運會通河既浚命專理河道自儀真至北通  
州四千里漕運事宜皆其經營創設疏清江浦引水由

管家湖入島陳口以免淮河風濤之患浚瓜洲儀真二  
壩潮港之漕鑿呂梁徐州二洪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

湖濟寧南旺湖長堤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築高郵

湖堤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  
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緣河堤種樹鑿井以便夏

月行者皆舟楫永遠通行之利凡於事慮之周而為之  
果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饒

十一月賜朝鮮國王李禔五經四書大全諸書

詔禮部合丁未庚戌癸丑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  
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人與修撰馬愉陳循林震曹鼐編

修林文襲鈞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賜御製  
詩勉之

其優禮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例。

皇明大政紀 十卷 五十六

命少傅楊士奇楊榮試吏部引進在外庶官六十八人擇  
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璉教諭黃純徐

惟超訓導婁昇七人以聞令吏部改進士為庶吉士與知  
縣教諭俱歷事六科以備用

命右軍都督僉事方政王瑜督理漕運鎮守淮安  
巡撫南直隸工部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上皆從之

於是令諸縣各設濟農倉擇縣官之廉公有威與民之  
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每歲種時之際于中下二等戶

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一齊給之秋成抵斗  
還官凡其餘約俱忱親為規畫俾之遵守明年江南又

大旱令諸郡大發濟農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飢

十二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致仕郭資卒。贈湯陰伯。謚忠襄。

今天下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

詔修南京宮殿。

日本國王源道義卒。遣使弔祭。

甲寅宣德九年正月己卯朔。

丙戌大雨。上喜兆豐年。召輔臣蹇義楊士奇楊榮及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議事在京巡撫侍郎周忱趙新宴于史館。

二月開平守將奏邊務數事。上舉其可行者付所司行之。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五十七

上謂侍臣曰。方今海內小康。惟殘虜叛服不常。古人制夷狄。惟在守備。若城堡堅固。糧芻充足。士卒精練。哨察嚴謹。彼亦何能為患。朕累以此戒飭邊將。但慮其因循玩慢。今春氣漸深。正邊民耕種之時。一或農事妨廢。秋收無望。仰給于轉輸。則勞矣。遂令邊將嚴謹備之。戶部員外郎羅通奏請乞減舊例。令軍民人等赴開平種鹽從之。

通奏凡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令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

省行糧二百石。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

妖僧李臯謀反伏誅。

三月戊寅命百官朝。皇太子于文華殿。

廣西總兵山雲奏交趾黎利已卒。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姦臣黎問黎密構黨。讎殺良民。驚懼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原州土官阮公庭各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願于廣西龍州及太平府居住。上命聽隨便居住。旌廬陵縣民陳謙為義民。

謙出穀一千二百石賑飢。遣行人賫勅獎之。

上與侍臣論兩晉立國無本。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五十八

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為遠圖。樹立失宜。託付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方殷。而戎寇遽至。東晉僅能立國。逆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

四月。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殺之。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之後。脫脫不花為主。居沙漠之北。哈喇噴等部皆應之。禮部侍郎李琦還。黎利子麟遣人告喪。

五月。遣使祭黎利。

六月。太常寺卿兼學士楊溥九年秩滿。進禮部尚書。仍兼

學士。

震大祀壇門。

七月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

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潛心理學日事著述教人務躬行實踐事父母曲盡孝養年荒勸賑一方賴以全活在

霍學年久士子服習教化郡人薰炙唯禮義是尚後調蒲州霍諸生上章懇留從之竟卒于霍郡人如喪考妣學者稱為月川先生

八月瓦剌脫歡攻殺阿魯台其子阿卜只俺來歸以為中

府左都督

甘肅守臣遣使獻龍馬群臣請上表賀勿受

皇明本政紀

卷十

五十九

其耳額及頷及鬃尾皆肖龍而全體潔白如雪鬃毛層

疊狀若波文蓋騰驥卓犖有躡雲追電之意氣聞諸獻者云其牧之池而池下有龍焉常有雲雨晦冥風雷交

作於上蓋龍馬云勅賜羣臣觀之

大學士楊士奇進龍馬歌 納之

士奇云西北乾位也固天馬所自出而龍乾象也故又

為龍馬瑞牒云龍馬仁馬也應德而至又云龍馬太平

之應也誠由 皇上仁恩義澤敷洽天下是以天降靈

瑞以彰 皇上大德以垂太平之慶宜有詠歌協諸樂

府以宣揚鴻烈於悠久 詔文武羣臣以九月巡邊

上臨朝諭曰武有七德保大安民其二也况天下既安

不可忘武今稽事既成朝政多暇朕將親率六師以行

邊塞申飭武備庶幾永保無虞羣臣皆頓首稱善

九月命禮部尚書張瑛仍直文淵閣尋卒

癸未 車駕巡邊命文臣蹇義楊士奇楊榮胡濙吳中楊

溥等扈從給內廐馬

乙酉 車駕度居庸關

丙戌微岔道

辛卯駐蹕宣府洗馬林

上駐蹕洗馬林晚御幄殿學士楊士奇楊榮等待 上

問曰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為重榮等對曰命德討罪二

皇明本政紀

卷十

六十

者是也 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

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此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

也齊威王封卽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

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

然後能服天下士奇等咸叩首曰誠如 聖諭

已亥大獵

十月丙午 車駕還京

命禮部侍郎章啟諭黎麟權署安南國事

十一月甲戌朔特賜少傅楊榮御製詩嘉褒

詔工部鑄宣德通寶錢 上與侍臣講周書畢以周之王業及成康治效諭之

侍臣曰成王即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武王之業。亦不易也。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又天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以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成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十二月。瓦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能等送之。并賚勅諭。脫歡不必獻玉璽。

諭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

皇明大政紀

廿卷

六廿

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讎。所云已得玉璽。欲獻亦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及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答其貢獻云。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聖壽。上斥之。

上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綏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

命監察御史分投巡視倉廩。禁革奸弊。

先是楊士奇言。南方運糧至京。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關防。奸人盜竊。動輒千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警畏。

請命風憲關防巡察。上從之。於是定一員巡視在京倉。一員巡通州倉。一員巡視各處收草。一員巡視甲乙等庫。一員提督象牛羊等房錢糧。一員巡視光祿寺。凡內外官員人等。多支倉料及需索騷擾者。皆令執奏。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等。出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

諭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真得古人之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對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甲子。帝不豫。衛王瞻埏攝享太廟。

皇明大政紀

廿卷

六廿七

乙卯。宣德十年正月癸酉朔。帝不豫。百官朝。太子于

文華

甲戌。帝崩于乾清宮。壽三十八。

時皇太子方九歲。祖母張太后取金符入內。浮議頗有欲立襄王之說。楊士奇楊榮與英國公張輔入視臨畢。請見皇太子。叩首呼萬歲。羣臣亦呼萬歲。浮議乃息。

壬午。皇太子即皇帝位。詔赦天下。以明年爲正統元年。詔條四十。皆大學士楊士奇代草。如天下一應課程及門攤等項。俱照洪武年間舊額徵。不許以鈔法爲由。妄自增添。及取回差去買辦開採捕各項內外官員。獨

免各監局并各衛門拖欠各色錢糧物料除豁各處荒田坍塌潮泊歲征尤切民弊。

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憲天體道英明聖神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

上嗣位賜金幣是夕齋宿于公得疾以聞。上遣太監范弘以醫來視賜鈔萬緡明日弘偕眾醫來又明日疾革弘復來問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大寶義獨寡祐不能效分寸裨益然犬馬之誠所望于聖明者惟敬守成憲終始不渝耳言已而絕計聞上深悼歎。

丁亥命少傅楊榮相度山陵還奏稱旨。

皇明大政紀 十卷

六十一

二月壬子。上兩宮尊號尊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為太

皇太后。聖母皇后孫氏為皇太后封皇弟祁鈺為郕王詔赦天下

頒詔二十一條

丁巳。太皇太后諭彭城伯張昇都督張昇尚其循禮度修恭儉率子孫毋作過愆自今惟朔望公朝有政議悉勿預聞

命禮部尚書兼學士楊溥仍直文淵閣

釋御史陳祚于獄復其官

少傅楊士奇題請初即位合行事宜

一勅五府及兵部整肅軍政以壯國威一勅南京戶部

尚書黃福參贊軍務一勅淮安鎮守嚴加守備一分委

文臣鎮守江西湖廣河南山東以防肅聚一勅襄城伯

李隆緝捕江盜一勅錦衣衛緝捕北京盜賊一勅陝西

甘肅寧夏及宣大開平補給馬匹以防瓦剌入寇一勅

兵部發回各衛操軍以便調用一勅都督沐昂贊輔黔

國以馴蠻夷一戒緝事官校使平人少究一令巡按考

黜不職一選王府官以正輔王一放回在外取來樂工

釋前鬱林知州林長懋于獄復其官

三月進士李賢上疏請徒京師韃官不報

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視同

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

皇明大政紀 十卷

六十二

禽獸者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俸三十

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

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此

豈倖位之比況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

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監哉乞斷自宸衷為萬世計勅

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

以消未萌之患

少傅楊士奇請早開經筵以進聖學

士奇一請預命吏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講官一請先

命禮部翰林院詳定禮儀一請望大皇太后 太后

陛下皆留心為 皇上慎選左右隨侍及使用之人如

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

四月因天久雨，水潦蝗蝻，勅諭吏部都察院考察在外，亦按二司及府州縣官，不才者照例發遣，有缺仍遵。宣宗

勅旨舉保不許故違，有犯贓罪連坐舉者。

五月陞兵部右侍郎王驥為本部尚書。

六月戊申奉 宣宗葬景陵，命少傅楊榮護喪葬事。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南京軍務，加少保。

時楊士奇等言：上初嗣位，當肅軍政，飭邊防，南京根本重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宜令黃福參贊，永為定制。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六十五

七月，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振矯旨超陞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為都指揮僉事。

振山西大同人，初侍 上於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每呼為先生，而不名。所言無不從，振遂擅權，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 上布武於

是，詔振偕諸大臣閱武將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而殿最之，因紀廣常以衛卒守

居庸者，往投振門，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超陞之，蓋宦官專政柄，制國命自此始。

八月，命平羌將軍寧陽侯陳懋鎮守甘肅。

順天府奏鄉試中式舉人鄒冕等 名。

應天府奏鄉試中式舉人郭倫等八十名。

九月山陵畢，勅修 宣宗實錄，命少傅楊士奇、楊榮尚書、楊溥為總裁。

虜阿台朵兒只伯寇甘涼，命陳鎰為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延寧兵備。

以工部郎中徐晞為兵部右侍郎鎮守甘肅。晞江陰人，以吏員授繕工司都司，歷工部郎中，有巧佞才，外示廉厚，心懷機械，多以智術籠人，又善結中官，王

振至是假督工勞，超陞之，蓋小人附宦官得顯擢，始此吏部侍郎黃宗載陞南京吏部尚書。

十月擢監察御史羅亨信為僉都御史，往甘涼莊浪等處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六十六

練兵備邊

十二月少傅楊士奇論激勸

士奇言：旌一人之賢以勵眾人之功者，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也。切見南京戶部尚書兼詹事黃福事，太祖

至今五十餘年，在朝老臣惟此人最久，清廉公直，秉心端正，上為國家下為生民，中外之人皆知其賢，近日已蒙 聖旨，令贊襄城伯機務，南京係國家根本之地，此

人必能效誠，又見浙江都指揮使許亨，清廉公正，老成忠厚，一心為國，恤軍愛民，浙江軍民深所愛服，伏望

聖恩特賜陞賞二人，以勵眾人。

皇明大政記卷之十



皇明大政記卷之十一

臣豐城雷 禮謹輯

餘姚朱 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丙辰正統元年正月 朔

上御經筵開講以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  
楊榮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主英講讀學士李時  
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修撰馬愉曹鼐並充  
經筵講官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畢  
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勅曰朕祗奉天命嗣承 祖宗大寶統御天下用主神

皇明大政記

十一卷

人而即位以來弗遑夙夜永惟厥道必學乃明今以初

九日御經筵命爾翰林春坊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夫  
大道原于天堯舜禹湯文武以隆政教而周公孔子闡  
明之我 祖宗世所師法以安天下卿等宜安心竭誠  
相與討論務歸至當毋隱而弗彰毋曲以徇好庶幾明  
之於心誠之於行以興治化以福蒼生用不殄天與

宗祖之命

考功郎中李茂弘嘆世事可憂抗章乞致仕

時中官王振用事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今  
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睽隔蒙蔽未必  
無意外之虞也遂抗章致仕去

少傅楊士奇薦侍讀劉永清才堪繁劇陞為廣東右布政

使

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翱鎮守江西

翱以楊士奇薦抵任植良善抑奸貪風裁凜然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主考

試

撤棘取劉定之等一百人

改兵部右侍郎徐晞為南京戶部左侍郎

時虜酋朵兒只伯入寇晞在甘涼西陲戒嚴賄王振規

免其地故遷之

三月命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遞減

皇明大政記

十一卷

稅糧

蘇州府減秋糧八十餘萬石別府有差從巡撫周忱之

言也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周旋陳文劉定之進士及第王鑑

等三十五名進士出身龍文等六十二名同進士出身

命禮部翰林院選庶吉士王鑑等十四人進學于翰林

甲戌少傅楊榮進講堯典克明俊德章賜白金五十兩綵

幣四表裏宴于禮部

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械副總兵劉廣下獄

先是虜酋阿台朵兒只伯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自涼

州出兵往援遇虜而退虜隨逼涼州廣閉門不敢出虜

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徵賞軍劾其罔上。又陳

其欺誑不法事甚悉。請必賞之法。詔械送廣父子至

京師。又劾奏寧夏等守將失律。亦罷之。於是邊將悚畏

召山東左布政使劉中敷為戶部尚書

召應天府尹鄭埜為兵部左侍郎

四月河北旱蝗。遣工部侍郎邵旻分道督捕之

詔重建三殿。復工部尚書吳中命董之

都察院右都御史顧佐以疾致仕

佐正色立朝。元勳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奸賊無

度。佐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以上累釋之。不能伸其

激濁之意。後又阻之者數次。正統初以風疾乞歸。復優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十一

禮而去。實用事者息而陰排之。後疾愈不復起。居家十

餘年。卒。居其位者皆莫及也。議者稱為臺臣第一云

巡撫河南山西侍郎于謙招撫流民。請令有司考績。以有

無流民為殿。最從之

時災傷民多。流移謙設法撫之。又恐復業者憚于徵輸

無復固志。奏免所欠稅銀

詔都察院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大同

從巡撫于謙奏請。永為例

五月始設提學憲臣

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建白。人才出學校。必設監司提督

巡視下部。議南北直隸御史各一員。各省按察副使或

僉事各一員。專勅責成。不許巡按御史侵越

以御史薛瑄為山東提學僉事

時浙江則副使胡軫。江西則僉事王鈺。福建則僉事錢

遂。志湖廣則僉事劉虬。河南則僉事歐陽哲。山西則僉

事王琦。陝西則僉事莊觀。四川則僉事康振。廣東則僉

事彭璜。廣西則僉事陳璘。惟瑄每臨諸生。親為講解。不

事。檟楚皆呼之曰薛夫子

六月召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為右都御史。掌院事

詔凡先聖子孫流寓他處。及先賢道國公周惇。順。豫國公

程顥。洛國公程頤。溫國公馬光。徽國公朱熹之嫡派子

孫所在。有司俱免差役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四

閏六月巡撫河南山西侍郎于謙奏免移山東薪炭及大

名牧馬于河南從之

時議者議將山東薪炭大名牧馬移河南。俱奏止之

七月徙封襄王瞻。塋于長沙。淮王瞻。塋于饒州

八月撥賜河間府等處及德州田土。安插外夷歸附官員

指揮等官一百五十畝。千戶衛鎮撫一百二十畝。百戶

州鎮撫一百畝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訥。上進性理羣書補註。納之

九月大學士張瑛卒

以福建僉事魯穆為行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十月望。車駕閱武于將臺

上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寧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喝采聲徹天地上亦大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尉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然竟無殊擢此王振擅權使人知所以媚寵云

令僧錄司復照洪武舊制造僧人周知冊

洪武中凡僧人給受度牒令本司造周知冊自在京及在外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行及始為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于僧名之下示天下僧寺凡游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許有司拿解京治以重罪容留者罪如之其後不造歲久詐偽者多至是令復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三

照舊造

四川會川黎漢蠻合底泊等蠻為亂命都督沐昂討平之

脫歡朵兒只伯相讎殺

勅諭吏部選舉御史縣令

勅曰在外按察司缺官已有推舉之令在內監察御史尚多缺人今後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一員除見任縣令不舉外其餘爾吏部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正明達事體詳慎平恕具名奏授如授官之後但犯貪淫暴刻及庸懦關茸併罪舉者凡親民之官縣令最切必得其人庶民乃安自今各處知縣有缺令在京各衙門四

品官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六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一員爾吏部亦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平寬厚愛民者具奏除授如授官之後但犯貪淫暴刻及罷軟不勝任者併罪舉者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陝西邊務從便宜行事

先是鎮守平涼等處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聽都指揮安敬議逗遛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貴等以芻糧不繼為解亨信劾貴敬等老師玩寇侵尅軍餉乞正罪以振軍法故有是命

丁巳正統二年正月勅諭文武羣臣修政事守祖法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六

勅曰朕祗承天命統御天下亦惟文武羣臣相與協恭用臻至理夫所治夫民所相夫工其大經大法皆祖宗建置永篤欽承罔敢踰越惟爾羣臣執德以廉為要廉者發之公而政得其平治人以仁為本仁者施之厚而下得其所忠以奉國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其勛之哉爾克由斯道尚慎乃終有或違者務改厥行庶熙汝績用永嘉譽其勛之哉爾不恭命而能者或情違者益肆明有國法幽有鬼神可不戒歟  
太皇太后召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禮部尚書胡濙入便殿諭上有行必與五人計始行之  
太后御便殿上東立輔等西下立太后召問之人

皆有獎勵之辭。因願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上受命。

太后欲誅太監王振。上及大臣跪救不果。

初，宣廟崩，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及。上初即位，幼冲，有詔凡朝廷大政，皆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商確即以帖開其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何施行。太后乃以帖所開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至是，振漸擅權固。上太后宣振至俯伏，太后顏色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十一

頓異曰：汝侍皇帝時多不律，今汝當死。女官加刃振頸。上跪為之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聽皇帝暨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十四年，土木之禍，振實為之。人謂女中堯舜，信然。

二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兵部尚書王驥巡邊至甘涼，斬有罪都指揮安敬以徇于眾。

先是驥受命馳至甘肅，見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嘆曰：邊防如此，宜乎寇至。朔日，大集官兵，問曰：往年出兵，遇虜於魚兒海，首先退縮者為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即

命左右引出斬之。一軍為之股慄，又誓于眾曰：自今遇敵，有不前者，罪如之。號令一新，兵威大振。

三月，復山西叅議劉宗孔官。

宗孔律已甚嚴，頗與流輩寡合。眾構賊罪污之。巡撫于謙知其誣，奏白其事。

四月，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勅巡撫蘇松等處侍郎周忱巡視。

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開，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在場聽令僉戶將私鹽于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

皇明大政紀 卷一 十一

詔除兵部左侍郎鄭堃軍籍。時西鄙有警，尚書王驥出征，堃獨任其事，效勞居多，故命除之。

大學士楊士奇薦御史彭勛提督南畿學校。勛江西永豐人，永樂乙未進士，師道卓立，寬嚴得中。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起。

五月，遣行人賫勅旌江西新淦義民鄭宗魯、曾希恭等復其家。

宗魯等各出粟二千石於官助賑。

六月，古僉都御史魯穆卒。遣禮部侍郎章啟論祭，給舟歸。

其喪

穆天台人剛正清慎內恕外嚴執法不回而恒略細故一介不苟取與寡嗜慾薄滋味儉約如寒士與人交澹如也既卒家無為斂公卿聞之咸至吊賻始克襄事

刑部尚書魏源奏指揮杜衡誣訕總兵楊洪不法事貶衡戍廣西

七月虜酋把秃李羅人莊浪尚書王驥遣都指揮魏榮率兵剿之擒其部落以還虜遁去

兵部尚書王驥奏汰甘涼冗軍從之

驥以甘涼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乃選留五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九

八月兵部尚書王驥還京上親慰勞之

命副都御史孫曰良鎮守臨清

九月虜酋阿台聞驥還復入寇勅王驥督諸軍禦之

十月尚書王驥遣大將蔣貴等大敗虜酋阿台等上遣使賚金帛獎勞之加兼大理寺卿

驥復入甘州申嚴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虜一戰用以雪數年之恥居無何虜人寇邊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

蔣貴將之臨行戒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以往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

鴉狐口北抵赤林鉄門諸關為犄角之勢貴遇虜于石

城兒泉破走之安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

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為號貴襲阿台及朶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攻于梧桐林擒其驍賊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復進兵至野狐心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數十騎遠竄尋死

勲衛陳儀上言請勅延寧甘肅簡精銳候春煖俱發諸道並進且約瓦剌相犄角殘虜破敗之餘必就擒戮上從之

召温州知府何文淵為刑部右侍郎

文淵江西廣昌人守温州時廉靖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浙守稱為第一宣宗以璽書獎勵增秩二級掌部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十

如故命甫下而禮部尚書胡濙復薦文淵宜大用故超擢是職

勅方面郡守有缺照舊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

時有言方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于下欲

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上命內閣議之楊

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

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

自茲以往多得其人間有一二匪才蓋緣舉主審察不

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行料舉以致如此昔唐太宗

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縣守令後來致天

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謗語

專欲隳壞。先帝良法。伏望 聖斷。依 先皇帝勅旨。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賊。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敬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

贊理陝西軍務兵部侍郎柴車劾岷州土官都指揮石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詔進車從二品祿。

車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怵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悞國乎。同事者多耽宴樂。忽大譏。車遂斷酒肉。澹泊自處。凡燕會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設有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石能以家人冒功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請。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次第按覈。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誠。十一月。巡撫河南山西侍郎于謙奏。革大同鎮將役軍耕種之弊。盡入其田為軍屯。

馬龍他郎。旬蠻不靖。命都督沐昂討平之。

十二月。望後大雪三日。上賜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

黃封內珍。

戊午。正統三年正月朔。

大學士楊士奇辨鎮守大同大監郭敬誣訕總兵都督方政專權事。請勅諭之。

士奇奏。方政自永樂宣德間率兵在外。廉勤公正。豈有

纒到大同未及三月。便有許多過失。且聞郭敬與曹倫通同為非。專務貪利。以致累次失機。且郭敬初聞用方政。心已不喜。曾親來對臣等極毀方政之短。及誇曹倫之能。臣等已料其不合。今果然。請勅諭郭敬。改過自新。與方政協和辦事。仍勅方政。如舊安心供職。免致有悞邊備。

命僉都御史王翺整理浙江鹽法。驅逐土豪。

命僉都御史金濂。兼贊寧夏軍務。

濂在任舉賢用能。人服其公。置預備倉。勸民出粟以賑凶荒。軍民賴之。又奏准靈州鹽課。照例招商納馬。每上馬一匹。鹽一百引。中馬八十引。給軍騎。征候馬。勾用。照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依馬價折糧。而邊馬亦足。

二月。南京戶部尚書黃福言四事。從之。

曰。鈔法曰鹽法。曰官俸。曰田賦。皆切時務。

三月。以太常寺少卿魏驥為吏部左侍郎。

驥浙江蕭山人。以正道自持。不苟從俗。有進士未終制。來欲為考功者。同官可之。驥曰。選法不可擅。又可上欺耶。

大學士楊士奇論北京官軍俸糧。下戶部議之。

士奇言。各官家下人口皆在北京居住。其俸米俱于南京關支。近聞多係各衛差人代關。其代關之人。俱花費。各官十分之中。僅得一二分。艱難甚多。伏望命戶部會

六部都察院公同計議從長設法處置庶幾官糧不至虛費而軍官皆得實俸公私兩便。

四月 宣宗章皇帝實錄成進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少師楊溥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左侍郎錢習禮為翰林學士劉球為翰林侍講其餘進秩有差賜宴于禮部。

廷臣以實錄成進官始此凡主事御史評事皆入翰林餘參對催纂謄錄等官皆陞祿一級布衣士謄錄者皆授試中書舍人。

通濟河復決命武進伯朱冕發卒少保工部尚書吳中發民以太監阮安董之。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十三

南去通州二百里楊村驛之北河屢決河仰受白河湯河路河諸水下合直沽南來之水入海屢決屢築築已復決安奏水當順其勢導之今逆之抑使紆屈勢畜不得達故決宜取徑道改鑿使其順下臣視河西務徑行二里許可鑿計用萬五千人一月庶幾可免決遂以圖進及工完命大學士楊士奇譔通濟河碑

五月江北大水。

河南參政孫原貞奏故汜水縣典史曾泉有善政乞追復前御史官以為士風之勸從之。

奏泉由進士任御史以事降黜自宣德六年到任廉謹勤能課農勸學官有儲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

足俗醇訟簡然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耳聖明在上郡邑率多俊乂然求其如泉者不多得也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之懷德至今稱之

六月十日遣行人盧懋賁勅旌江西泰和縣蕭襄為義民初襄具材作義廩言于縣請以隸官又言願出谷納廩以備賑飢時簿攝令事索重賂乃行襄乃止及通判余明掌縣事乃納穀千二百石于廩遂聞于朝

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清解軍卒宜從南北所發戍 詔廷臣會議掌兵部事侍郎鄭埜以舊制不可紊止之。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十四

士奇等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于瘴癘南人苦于嚴寒多致歿死深為可憫又西北二邊急于防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發戍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 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鄭埜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各將誰歸卒不動

七月大學士楊士奇論旌褒景東知府陶瓚等乞賜誥命從之。

士奇言自古帝王得馭夷狄之道者曰守在四夷曰以

夷狄攻夷狄二者而已大抵蠻情頑犷勁悍必其同類制之則易為力今景東之勝蓋出陶瓚及祖母阿襄率領頭目効勞所致乞給賜誥命及賜以對品之帶各一庶感戴尤切而圖報之誠益堅矣其木邦宣慰使罕蓋法與祖母美罕板忠義報國之誠亦與陶瓚阿襄同一體頒給

順天鄉試初場火焚試卷三之一考試官侍講學士曾鶴齡力請更試從之

初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為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場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條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豈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

聖明大政紀

十一卷

十一

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懾服

撤棘取殿謙為解元後為戶部尚書并官保李賓都御史王銳芮釗及岳正中會元賜進士第三直內閣號稱得人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徐瑄等八十名

九月鎮守陝西等處副都御史陳鑑還京奏邊務民情十八事上悉行之

官殿綵繪用牛膠萬餘斤勅巡撫南直隸尚書周忱辦送忱奏京庫所貯皮張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從之

十月召兵部尚書王驥還京掌部事

封都督蔣貴為定西侯任禮為寧遠伯趙安為會昌伯

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歷陞至此其為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搗賊巢穴衣糧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少者不識字耳以此短于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已之勢聽人指揮略不較也不止于為勇將而已威鎮邊夷西羌北虜莫不畏仰

雲南麓川宣慰司思任發叛侵掠騰衝南甸

十一月兵部侍郎柴車以秩滿陞兵部尚書仍督理陝西

聖明大政紀

十一卷

十一

軍務

陞南京國子司業陳敬宗為南京國子祭酒

敬宗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戶部尚書關中楊鼎初發解于鄉試春闈不利自

北京求入南監從敬宗卒業其為士大夫所重如此

十二月命兵部武庫司主事吳寧送回回迭力等類于浙江沿海地方請給日糧從之

陝西涼州守臣以回回迭力等類雜處內地非便奏送京師上命寧馳驛傳送浙江沿海地方安插聽其貿易生理寧言此類貧者居多若止許貿易而資糧帑給

竊恐語言不通水上不服未免失所有虧柔遠之仁



詔許可。大者日給糧四升。小半之。遂以為例。

己未。正統四年。正月。辛巳朔。

甲午。上乘法駕。從百官。恭詣南郊。省牲。

乙未。太祀天地于南郊。命少師楊士奇。楊榮分獻。

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麓川。思任發不聽。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兼學士王直。翰林學

士簡進善主考試。

撤棘取中式舉人楊鼎等一百名。是科章綸第三。王竑

第五。皆為名臣。

少師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歸省墳墓。差內使阮澹護行。

賜璽書白金綵表。裹米酒。厨料牲腊。咸備。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上諭士奇曰。省墓畢。即來。毋久戀鄉土。士奇敬唯叩首

退。

閏二月。命黔國公沐晟率兵討麓川。思任發檄刑部主事

楊寧督運金齒。

師次麓川境。賊遣人詣軍門約降。主將欲許之。眾莫不

喜悅。乃寧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是必詐以誘我。

也許之。懼有後悔。弗聽。固請不已。眾謂其迂。檄令督運

金齒。

三月。黔國公沐晟等率都督沐昂。方政率兵進擊。思任發

不利。方政戰死。晟旋師。至楚雄。以疾卒。追封定遠王。謚忠

敬。命其子沐斌襲封。仍鎮雲南。

先是麓川叛。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之。不從。乃命晟討之。

晟遣弟昂及政等以邊師先進。晟繼其後。政等夜渡江

襲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而死。

時春已半。晟慮瘴發。非利。遂旋師。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施槃。楊鼎。倪謙。進士及第。張和等

三十五名。進士出身。莫震等六十一名。賜同進士出身。

逮巡按湖廣御史陳祚。下錦衣衛獄。尋宥之。

祚上言。遼王不軌數事。上怒。逮獄。論。未幾。王事自

覺。乃出。為南京雲南道御史。

四月。倭寇浙東。

大學士楊士奇還京。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五月。重作京城九城門。

成祖肇建北京。既作郊廟宮殿。將及城池。會有事未暇

及至今。命初下。工部侍郎蔡信。颺言於眾曰。役大。非徵

十八萬民。不可。材木諸費。稱是。上遂命太監阮安董

其役。取京師聚操之卒萬餘。停操而用之。厚其既廩。均

其勞逸。材木諸費。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預。百姓不

知。而歲中告成。蓋出安奉公恤下。而且善為畫云。

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為戶部右侍郎。

質鳳陽人。由鄉舉。歷官四川右布政。在蜀以廉稱。出巡

不食肉。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為青萊王。正統初年。陞山

東右布政使。嚴覈帑藏。節浮費。清隱蔽。所儲畜大倍于

前又使人問民瘼恤荒平賦民甚德之後為刑部尚書  
大學士楊溥薦江陵知縣范理為德安知府。

楊溥在內閣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為縣令  
所禮乃天台范理也溥深重之即薦擢為德安府知府  
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  
用人非私于理也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六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命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  
姜濤存問被水軍民具奏賑濟。

翰林院編脩劉定之上言十事疏留中不下。

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  
不為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九

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  
漸分其類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  
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  
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畧七言守令之官宜加詳察  
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皆  
切時弊

勅諭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因災修政除革弊  
條

戒諭事件二十一條皆大學士楊士奇代草一吏部考  
黜貪污無能官吏裁革冗員一在外官員未及兩考者  
不許舉保一差人踏看水旱災傷具聞開豁一拖欠各

項錢糧物料悉皆蠲免一考察貪虐軍官勿令管事一  
各處解納段疋顏料等項不許刁蹬留難一稱賀祥瑞  
禮部行文止之一做工人匠勿令失所一推問囚犯不  
許拷打逼認一言官務扶善抑惡不許肆為欺蔽餘俱  
切弊政

陞蘇州知府况鍾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鍾江西靖安人由吏員薦儀制司主事遷郎中宣德五  
年陞知蘇州奉勅乘傳之任至則黜屬官貪暴者五人  
庸儒者十餘人八年夏旱既發預備倉賑農俾得盡力  
於田畝復與周巡撫講究收糧之法乃議別立糧頭以  
分其勢眼同收受互相覺察除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二十

二之一為轉輸費餘米皆入濟農倉以為來年經費之  
本又慮凡百差人橫求各縣財物置簿令公直老人記  
之朔望考閱人皆畏憚欽戢又驗丁輪差歲不過三次  
罷其在官者置綱運簿以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以防  
非禮需索其綜理周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不疏正統  
五年軍民二萬八百餘人乞留陞正三品仍知府事七  
年以疾卒民競立生祠祀之。

加吉安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本深寧波人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以馭民有抑不  
伸者雖三尺童皆得往白久之軍民自恥爭訟尤折節  
下士色辭恒謙和未始有怠容一郡咸安之至是九載

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藩憲及御史具以聞。上從之。增本深俸。俾復任。在吉安前後凡十八年。始以老疾致仕去。既去。民家戶祝之。

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

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馬。詔畫史圖之。大學士楊士奇作詩上頌。

七月。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八月丙子朔日食。

命兵部左侍郎鄭辰同豐城侯李彬轉餉宣大。

追封故廣西總兵都督同知山雲為懷遠伯。謚襄毅。

聖明大政紀 十一卷 二十五

雲徐州人。鎮廣西十餘年。能廉以律已。嚴號令。明賞罰。親率官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每以身先士卒。甘苦與衆共之。故人皆為致死力。所向無前。蠻夷懾服。繼其後者。皆莫能及云。及其卒也。廣西之人皆為立祠。歲時祭之。

松藩番賊入寇。命僉都御史王翱參贊軍務。

翱明賞罰。肅風紀。表飭將領。威聲大振。賊懼。率所部來降。翱出。上賜白金三十兩。寶鈔三千貫。易買羊酒犒勞之。酋首商巴等感悅。盡邀各部落生番一十八寨來歸。受約束。地方獲寧。

九月。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請勅有司修舉荒政。水利。

命戶部急行之。

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聞困瘠者。有備故也。我太祖皇帝篤意養民。荒備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備倉。以時散歛。又相其地。開濬陂塘。修築圩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歲久弊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荒。民無所賴。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陂塘圩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以此舉廢為殿。最風憲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備荒之績。

聖明大政紀 十一卷 二十五

民無旱澇之虞。仁政所施。無切于此。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也。下戶部議從之。

十月。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命降府同知。

楊溥欲坐以償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歿。互爭不決。請裁于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為府同知。太后聽之。自是振漸撫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

廢遼王貴始為庶人。

十一月。遣潭天璠璣玉衡簡儀。

刑部侍郎何文淵薦兵部主事徐隆為徽州府知府。

巡撫河南山西兵部右侍郎于謙以九年考滿進左侍郎。謙在鎮久，多善政。在河南尤著。若勸民糶粟，官為收糶，以備賑荒。預擬河患，督採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廩積久易敗，即減價而糶，旁省亦獲以濟。征輸稅有贏餘，即以鈔折納。官民交便。歲旱，奏減存留糧草，積誠以禱雨。澤民忘其災。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隄以障。植柳為固。立鋪設夫役，以備收補。復植柳于道，以蔭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以不能媚權貴，故不遷去。

十二月，巡撫江西吏部右侍郎趙新以九年還朝，命蒞事南京掌部。

徙封荆憲王于蘄州。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庚申正統五年正月甲辰朔，日食。

守備南京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自小官至一品，始終以國事民生為心。嘗取希文語名其退食之堂曰後樂。臨大事決大議，眾或媿媿，福獨奮斷。眾或辟易，福獨邁往。人有善告樂從，如流斤姦，關諛無所顧忌。下人有過多見優容，所與交游必輔于道。憂國忘家，老而彌篤。所得俸賜，率分族姻。屬續之日室無百縑。平生立心行事，一以不昧天理為主。享年七十有八。

今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敕分詣兩畿及各省府州縣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

官者，授以散官，旌其門。

今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

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召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以豐城侯李彬守備南京。

李隆丰姿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之以靜，最識大體，富貴尊嚴，擬于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禮尤恭。以此上下官僚無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造宅，務款留之，不醉無歸。士林嘉之。仰慕丰采，三楊學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來京師，始近聲妓為自安計。數年終於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二月丙戌，上躬耕籍田。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時耕籍田畢，尋雨。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有喜雨詩。

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鶴並直內閣，參與機務。

先是王振謂楊士奇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薦曹鶴、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己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己丑，大學士楊榮請告展省，允之。命馳驛還鄉，遣中官阮

江護歸趣行

三月大學士楊士奇等因四方雨澤不足乞令三法司選屬數人賜之以勅分行天下審錄重囚親詣州縣召里老親隣審問實情具奏處置不令有冤其輕罪有疑者即與決斷不得淹禁致傷人命兩京法司悉與疏理庶幾可以回天意從之。

命監察御史薛希璉修舉江西荒政。

圻輔大旱命刑部右侍郎何文淵設法救荒。

旌江陰民朱維吉父善慶為義民勞以羊酒免雜役。

維吉善慶出穀四千石於有司備賑飢有司上其事

賜璽書嘉其父子。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命大理寺少卿張驥巡視山東。

四月旌江西新淦民李孟都為義民勞以羊酒孟都詣闕

謝恩。命光祿寺賜酒饌。

孟都於宣德十年出穀五百石縣如制建牌表之至是

因薛希璉舉荒政復出穀一千五百石事聞 賜璽書

旌之

詔立存積常股鹽法

五月遣使齎勅旌吉安府廬陵等縣民周怡等為義民勞以羊酒復其家

廬陵周怡周仁吉水蓋汝忠李惟霖永豐楊子最羅修

齡蕭煥圭永新賀祈年賀孟璉安福張濟泰和楊孟辨

各出粟二千石以歸有司備賑濟。

刑部侍郎夏鉉上言兵部奏准受賊枉法不分多少俱發充軍輕重失宜請今後文職監生承差人材知印人等受枉法賊律該絞罪者俱發北方邊衛充軍其受賊不及前數律該杖罪徒流者不分受賊多寡俱照見行事例運磚運米做工等項贖罪完日各發回原籍為民從之。

倭寇浙東

六月御史薛希璉修舉江西荒政有功陞刑部右侍郎。

希璉所至以便宜刻奸弊廣儲畜增築陂塘以興水利

變通有法寬猛得宜民惠賴之能聲益著事竣還京

召鎮守甘肅兵部尚書柴車還京掌部事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七月壬寅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于武

林驛

榮歸踰月力疾就道至杭州武林驛卒年七十前一夕

有大星貫于驛側人咸異焉

已未中官阮江以大學士楊榮計聞贈太師謚文敏仍遣

阮江護喪以歸

按大學士李賢云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

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不如在即回凡議

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也已而卒斷于

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碍也每秋初文武大臣赴憲臺審

錄重囚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

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眾皆嘆服。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人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爲愛錢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十一

八月畿內廣平等府旱蝗。命刑部侍郎薛希璉往視之。希璉至則去賊吏蠲逋負弛徵輸嚴令捕之蝗乃息。是月大雨者三苗稿復蘇民以不流亡。

兵部尚書柴車告祭省墳墓。

改巡撫寧夏副都御史王文爲大理寺卿。

九月封張昇爲惠安伯。

十月以儀銘楊耆爲府左右長史。

十二月陞廣西思恩州爲府擢土官知州岑瑛爲知府。瑛遇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檢之乃楊應能也遂自言曰此非吾姓名吾乃托此而逃者也汝獨不聞乎自金川失守大內火起吾遂潛由地道以出自湖湘入蜀至雲南復至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壽佛寺居焉居十五年僧徒歸者日衆吾復逃往南寧陳步江一寺而歸者復如之乃又去南寧雲遊四方以度歲月迺遷至此淪落江湖垂四十年老朽待盡早晚入

土無能爲矣行道傷嗟君侯獨無憐憫之心乎願送骸骨歸瑛大駭聞之巡按御史具奏驛送赴京號爲老佛也使之審視老佛見亮即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棄片肉于地汝伏地蝕食之何謂不是問楊士奇尚在能出一認乎亮佯爲不知已而復命遂取老佛入西內居之。

以孫鼎爲南直隸提學御史。

鼎初爲松江府學教授以清慎持已以禮讓化人士民咸信服之有司尊禮踰于上官嘗奉哀詔入臨府中誤翻戴喪冠知府見之亦翻其冠鼎前謁曰公翻冠非禮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十一

知府曰吾效先生其見敬信如此至是秩滿選陞提學中外皆稱得師。

命進士舉人監生吏員官聽諸司保舉。

鎮守張掖副都御史程富言五事從之。

一言取涼州等衛被占空地置房屋安軍一賣沒官田土買米上倉一精選勇敢之士全支月糧加賞冬衣一令操練空閑軍餘可相救援一科舉不拘名數但文可取者取之。

辛酉正統六年正月己亥朔日食。

麓川思任發遣使謝太監王振力主討議。

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乞免出征令遣官一員喻令稱臣。

弗聽。時大學士楊士奇等議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計。王振不從。

侍讀劉球上言止征麓川。王振不從。

球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于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以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

命定西伯蔣貴為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討思任發。以太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五

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侍郎徐晞督

軍餉。

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時王振專政。欲立功名。遂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命貴等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贊畫。太僕少卿李黃郎中侯璉。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陛辭。賜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龍緋衣。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謚忠文。

先是建文中嘗贈禕學士。謚文節。永樂初。凡建文之政。悉皆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謚者。至是義烏丞劉傑復請于朝。乞加卹典。乃有是命。

二月。命僉都御史王翱鎮守陝西。

翱整飭關隘。操練兵馬。舉用將帥。三邊宴然。關中以治。大學士楊溥乞歸省展墓。尋還朝。

三月。兵部尚書柴車還朝。掌部事。

四月。太監王振假特旨超陞工部郎中王佑為工部右侍郎。

初。王振弄權。佑以諂媚超陞。與兵部尚書徐晞百計。効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于眾曰。吾輩以其物相送。振遂大喜。以為敬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物者。為慢已。必得禍。眾聞知。益懼。皆具禮進見。從此為常。又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爾何無鬚。對曰。老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聞者共鄙賤為。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三十一

馬牛襟裾云。

命戶部侍郎焦宏巡視閩浙蘇松海防。

閩浙蘇松半臨海。寇往來抄掠。兵備廢弛。上命修城堞。備戰艦。并防守事宜。政令一新。寇不得為害。

五月。兵科給事中王永和劾掌錦衣衛事指揮馬順怙寵驕恣。欺罔不法等事。不報。

巡撫南畿工部侍郎周忱置贍鹽倉。分貯各場。

忱以水鄉竈戶。應納糧六萬餘石。盡留本府支用。節其運耗。置贍鹽倉。分貯各場。總三萬。千餘石。用以賑贍鹽丁及補逃亡。缺課所估柴價亦貯之。各倉官為支給。又選殷實竈丁為排年。總催。其次為頭目。輪年應當。有

消乏者依前選替。當時便之。

戶部尚書劉中敷忤太監王振罷免。以侍郎王佐代之。

六月右都御史陳智被御史張勗劾免。以王文代掌院事。

上以天旱詔刑部侍郎何文淵審覆在京罪囚。

凡情有可矜。法有可疑者。咸從輕議。越數日乃雨。

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留中不報。

一曰謹號令。二曰察人才。三曰處降夷。四曰重守令。五

曰杜奔競。六曰訓武官。七曰嚴考課。八曰惜名器。九曰

遵服制。十曰禁淫奔。

七月丙申朔日食。

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竊盜免立牌額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三十一

有上封事言民之竊盜多黥刺之刑不足使之懲創。自

今犯者宜扁其門曰竊盜之家。朝議從之。文淵具言律

有常憲竊盜初犯再犯俱刺字。三犯者絞。今又起立牌

額是干律條之外。又加其罪。在京及各布政司人烟輻

輳為盜者多若盡立牌額數年之間。各處竊盜牌額必

多有識四方往來之人觀瞻實傷治體。書奏乃寢其令。

詔天下教官缺多。命南京吏部侍郎趙新同南京禮部侍

郎陳連會祭酒陳敬宗選監生通三場者起送除補。

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為大理寺左少卿。

初王振問于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

召為大理寺少卿。至京朝見不往見。振時振至閣下。問

何不見薛少卿。二楊為謝曰。彼時來見也。知李賢素與

瑄厚。召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

房道。二楊意瑄曰。厚德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

室。吾不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

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為瑄也。先揖之。曰。多

罪多罪。自是銜之。

順天奏鄉試取中式舉人 壹百名

應天奏鄉試取中式舉人 錢溥壹百名

九月刑部右侍郎何文淵以病乞歸許之

十月修建奉天華蓋護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宴百

官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三十二

王振擅權公卿皆往拜于其門 上亦以先生呼之三

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寵不預外庭之宴是日

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

不可一坐乎。使以聞。上為感然。乃命東華開中門由

以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公由中出入。振曰。豈可乎。及

至門外。百官皆候拜。振始悅。

十一月詔定都北京。除行在之稱。上御奉天殿。朝羣臣

大赦天下

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十八年定都

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初

仁宗欲都南京。北京各衙門復稱行在。至是官殿完。仍



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為永制。

立御製殉國復聖公新廟碑。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上嘉其賢賜宴遣之。

訥蘇州常熟人幼力學尚義兼善醫術永樂末舉醫生

至南京仁宗監國以楊士奇薦命教功臣子弟尋拜

監察御史歷陞副都御史懇乞致仕還家杜門著述闡

明理學周忱巡撫江南見其宅隘欲為創第于城中訥

曰訥素不愛華麗不喜城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罪

耶忱乃止。

總兵定西伯蔣貴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等討麓川大

破之思任發遁去。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三五

先是大軍至雲南賊攻大候州甚急驥遣兵敗之遂進

至金齒分兵為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夾

攻二日不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眾乘勢力

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散走保險為拒驥等益麾兵深入

破連環七砦于沙水龍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

死者十餘萬思任發遁去乃還。

總兵蔣貴等遣指揮萬誠等率土兵擊敗蠻賊韋郎羅于

維摩州。

賊潰散郎羅逃于安南復傳檄諭之邊人遂函首來獻

提督尚書王驥宣諭廣南富州土官儂郎沈政不許仇殺

違者罪之。

閏十一月以侍讀學士李時勉為國子祭酒。

李時勉在經筵每進講必盡誠敬莫有所感悟上亦

為之傾聽聞者莫不稱善以為范純夫其人也時大學

缺祭酒而難其選眾推時勉上遂以任之諸生數千

人皆習經藝時勉開導訓誨各因其才而必窮其旨趣

俾有所領解如飢者得食渴者得飲於是小大皆有所

造就病者有醫死者有歸其未娶者俾有室皆出資為

之倡而仁義之行成矣諸生事之亦如子事父焉。

侍讀周叔上言三事命所司行之。

一曰興學校二曰親農桑三曰慎銓選。

十二月普化可汗及也先遣人貢馬。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三五

壬戌正統七年正月朔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英侍讀

學士苗衷主考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中式舉人姚夔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劉儼呂原黃諫進士及第陳

宜等五十名進士出身邵貴等九十六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項忠韓雍程信王傑姚夔皆有所建立。

詔敘平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陸郎中侯

璉為禮部右侍郎楊寧為刑部右侍郎餘各陞賞有差

按大學士李賢云王振操柄不從閣下耕守議與兵部

王驥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

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寇首惡終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為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疲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寇首亦不可得而還。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與兵。軍需所費萬計。而陞秩之俸。又萬兩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為功之首。不知為罪之魁也。

贈都督方政威遠忠義伯

虜寇遼東。監軍參贊總兵屢失機。命僉都御史王翱提督遼東軍務。諭以便宜聽行。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三五

翱至前屯下馬。總兵以下庭謁。翱詰所以失機之由。命左右悉搜出斬之。再三哀請得免。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踰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深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連壁貫千里。相望簡閱行伍。懦弱更之。貧窮者賑給之。鰥寡者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無間輕重。量情以布絹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其家。有指揮孫璟者。因漏關鞭戍卒。隨甲邂逅身死。其妻哭之亦死。其女哭之亦死。他卒被鞭笞訴璟。殺一家三人。翱判曰。甲死以罪。妻子死于夫。非殺也。其令璟償其埋葬之費。璟得無累。卒為名將焉。

今南京造遮洋船三百五十艘。納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州諸倉。

四月大旱。命右都御史王文同太監與安審成獄。

南京禮部侍郎趙新給由在京。上言父母在家。年九十一歲。給假歸省。許之。

工部尚書吳中奏罷賦江西浙江海艘材。從之。

其佐在南京者。嘗賦造海艘材於江西浙江。江西加數十倍。時論譴諱。中聞駭愕。遽奏罷賦。悉給于公。

五月。命副都御史陳鎰復鎮守陝西。聽便宜行事。

六月庚寅朔日食。

丙辰。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追封任平伯。謚榮襄。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三五

中在工部。多大營建。經畫條理。心之默識。雖久不遺。愛護僚屬。恒掩其疵。歷事列聖。皆承厚遇。但大學士李賢。詆其貪財鉅萬。娶妾數十人。而詰詞無清廉二字。尤見斥于其妻云。

圻輔大旱。命吏部右侍郎魏驥賑濟飢民。

七月。始置戶部太倉庫。

擢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為工部右侍郎。

永和初為教官。在兵科時。方營建諸司。解署役繁事殷。選勤厚平恕。知大體能撫治者任之。廷臣多舉永和者。遂超陞焉。

都御史王文劾吏部尚書郭璉貪墨。命致仕。

倭寇破大嵩跳渚千戶所殺掠居民浙江僉事陶成討誅之

八月兩淮鹽運使耿九疇條奏鹽場革弊事。上從之命著為令。

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上尊諡誠孝昭皇后。

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舉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

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頷之其二方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

乞弛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之 太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顧命而出

皇明本政紀 十一卷

三十七

思任發竄入緬甸謀復叛復命定西侯蔣貴充總兵官靖

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麓川緬甸

先是思任發既敗復又叛 上謂驥曰勞卿再行起兵如前數

命僉都御史程富督征麓川餉道

太監王振盜去 太祖禁內臣鉄牌

太祖鑿前代宦官之失嘗置鉄牌高三尺許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中尚存至振去之

十一月南京戶部右侍郎張鳳言南京根本地不可不素畜下部議每歲分米二萬石命著為令

十二月蘇州知府况鍾卒郡民垂泣送柩歸立祠祀之

太監王振矯旨陞徐晞為兵部尚書

時振權日重徐晞以諂媚超陞於是府部院等大臣及百執事并在外方面俱具禮進見當朝觀日大開其門

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為尋常重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以廉者為拙以貪者為能

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若水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大息而已

襄王瞻塏來朝

癸亥正統八年正月朔

以王直為吏部尚書王英為禮部左侍郎

擢御史馬昂為刑部右侍郎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三十八

昂滄州人由鄉舉除御史所至有聲時刑部獄禁失嚴囚因劫逃尚書以下咸禁錮緝捕乃陞昂右侍郎掌部

事

吏部左侍郎魏驥以老辭調禮部又辭命改南京吏部左侍郎

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欲與迴避一日相遇于崇文門不為

避王銜之譖于內眾為驥危之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為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驥慷慨

言其故臣不才其位六卿臣不足惜 朝廷名器可惜耳温旨慰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故驥力求致仕

二月命南京右侍郎張鳳兼督南京芻粟。

往年南京芻粟專委憲臣時廷議鳳執法命兼督之。

靖遠伯王驥同定西侯蔣貴等總諸軍至金齒大敗緬人于蠻江。思任發復遁去。

驥等至金齒遣人促緬甸送思任發軍前。緬人佯諾不遣。驥曰緬人賊黨不可不加兵。乃至騰衝分為五營與蔣貴及都督沐昂分督以進。木邦宣慰司使統兵萬餘駐于蠻江。觀我兵容。驥責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悅而退。緬人擁衆大至。密令貴率兵匝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首賊又遁去。不可得。召班師。

三月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巡視淮南水災。

四月雷震奉天殿。

詔求直言。

正統初有詔凡事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人入閣問日來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其日中官某以其事來議如何施行。太后乃出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即名振責之。自張太后崩。楊榮卒。楊士奇以子稷之故堅卧不出。惟楊溥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後進皆委靡不前。于是內閣之柄悉為王振所攘。生殺予奪盡在其手。去大臣之不附已者。自是舉朝皆以翁父稱振。行跪禮。至是雷震奉天殿。蓋肇土

木之變云。

侍講劉球上言十事。太監王振銜之。

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綱。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禮典。其五嚴考核以篤吏治。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其八定法守以杜下移。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修武備以防外患。時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為禮。德清銜之。會球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中總乾綱。使不下移。暗指公也。振大怒曰。必殺之。

太監王振搆陷大理少卿薛瑄。下錦衣衛獄。誣死罪。以待

郎王偉申救除名。

瑄素不屈于王振。振銜之。會有武官病死。其妾有色。振侄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屢駁還之。都察院都御史王文諂事振。譖之。振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請廷鞫。竟坐瑄死罪。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至復奏將訣。家人以待死。以偉申救之。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不見太監王振。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以意。忱詣敬宗達之。敬

宗不從曰。吾為人師表而可求謁中官乎。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金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為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

追封元儒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按祭酒謝鐸謂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至嘉靖中黜之。卅立皇后錢氏。

丸刺大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

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

五月。命都御史王勰以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仍提督

遼東軍務。

時母張氏故。上疏乞歸終喪。特降勅不必守制。賞鈔一

千錠。令其任安葬。

敵內旱蝗。命刑部侍郎薛希璉捕蝗。

六月甲申朔日食。

太監王振與錦衣衛指揮馬順計陷翰林院侍講劉球下

錦衣衛。擅令小校盜殺之。

初球以災異上疏。中謂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為璘地。并逮球下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推獄門入。

球與董璘同卧。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地。董璘從傍匿。球血裙數日。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為櫬歸葬。小校本盧氏人。與耿九疇為鄉鄰。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黃瘡不類。惜之曰。汝無有疾乎。狀貌頗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將奉事之日。密語吾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刀相隨。迫于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天理事。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

哭悔恨不已。未幾死。馬順子亦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一時謂球所憑云。

七月。命工部新建太學。

太監王振誣構國子祭酒李時勉。傳旨荷枷國學門。監生石大用乞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上疏求解者數千人。命釋之。

初王振勢傾中外。每進香文廟。司成設茗延款。至時勉獨否。振銜之。令人密廉其事。無所得。尋倫堂前有大樹。是許平仲手植。時勉嫌其一面陰翳。妨諸生班列。稍命伐去。旁枝振遂聲罪。以為擅伐官木。私家用。傳聖旨以百斤枷加之。肆諸成均前。時為三械與司業趙瑄

饌金鑑同枷時勉之械特重數斤而竅極隘不可飲食  
鑑請易之時勉不可賴會昌伯孫繼宗言于太后  
太后邀上言之乃知振所為也即飛詔赦之

命刑部侍郎薛希璉清理鳳陽等府軍民

八月致仕太子賓客國子祭酒胡儼卒

儼江西南昌人洪武二十年鄉舉明年中乙榜授華亭  
教諭時年尚少抗立師道以學行率諸生內艱服闋改  
長垣薦知桐城入為翰林檢討直內閣歷諭德祭酒掌  
翰林院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家居沉潜理學充養日粹  
晚年益有得云

九月倭寇浙江按察司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四十三

十月徙封鄭王于懷慶

兩淮鹽運司同知耿九疇丁母憂鹽場數千人詣關乞  
留從之尋陞鹽運使

九疇廉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之清不如使君  
之清因號恒菴以自勵

大學士楊士奇因子稷有罪伏法以疾在告上賜璽書  
慰之

諭曰卿歷事祖宗以及朕躬啓沃弼贊勞勩實多比卿  
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朕心拳拳惟卿子垂家訓于國  
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  
注望士奇感泣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宣德故后靜慈仙師胡氏卒

甲子正統九年正月朔

新建大學成命大學士楊士奇代撰御製文

先是大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  
京以來大學日就廢弛佛寺時復修建舉措舛錯何以  
示法天下請以佛寺之費修舉大學以示養賢及民之  
意從之

二月陞直內閣曹鼐為翰林學士

自楊榮沒後惟鼐明敏議大事多取決于鼐王振亦助  
加禮敬超陞馬愉之上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四十四

三月朔日車駕視學謁先師行釋菜禮退御彝倫堂聽  
講賜祭酒李時勉等有差

時勉講尚書堯典克明峻德一章詞旨清遠聽者忘倦  
上為之喜甚京師翕然稱快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贈太師謚文  
貞

按大學士李賢云文貞本朝為巨擘列于宋之公卿終  
有愧焉試以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  
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  
知自以為為不知而沮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  
彥博以唐介攻已被請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

已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也哉

四月命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叅預機務

大旱遣官禱雨于嶽鎮海瀆

左僉都程富以督麓川軍餉還京賜白金八十兩紵絲

八表裏鈔八十緡陞右副都御史

五月命刑部侍郎楊寧叅贊雲南軍務

六月刑部尚書王質以失囚降叅政陞副都御史金濂為

刑部尚書

鎮守陝西副都御史陳鎰滿九載陞右都御史

閩中開銀礦命戶部侍郎焦宏往視課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七月兀良哈入寇命成國公朱勇等率諸軍二十萬分

道出塞擊之

朱勇出喜峰口由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由北路

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由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口由

西路踰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

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朵顏又擊敗之御史姚

鵬上其功詔加勇太保亨進封侯諒封招遠伯懷平

鄉伯餘進爵有差

命靖遠伯王驥經略延寧甘肅等處邊務許便宜行事

驥自寧夏抵甘肅凡塞堡烽埃悉增修之乃授邊將以

破賊及練軍方略事竣還京

閏七月浙西大水

八月鎮撫雲南侍郎楊寧奏頭目恭項嘗效力隨征請署

隴川宣撫司使用旌其義從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司馬恂等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劉昌等一百名

九月命鎮撫雲南侍郎楊寧城騰衝控制蠻夷

時有言騰衝險要宜城之勅寧往城或曰其地險惡多

瘴非時冒之輒死蓋徐圖之寧曰我知奉命而已違郵

其他即往相地度工計財費勉勵將士使効力越四旬

有五日止工因建學舍選生徒訓令務學以變夷風自

為文刻石紀其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十月丙午朔日食

鎮撫雲南侍郎楊寧遣人責緬甸人出麓川賊首自效函

首以獻

乙丑正統十年正月甲辰朔

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丁鑑等于禮部

先是刑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勅吏部工

部詢訪有廉能愷悌治行超群者禮部官引赴御前

親加獎諭勸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擢薦用

上從之于是會舉司府州縣官丁鑑等廉能著稱治行

超卓賜以勅諭各賞衣一襲鈔百錠賜宴于禮部復

任候吏部遇缺擢用

二月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愉主考會試

撤棘取中式舉人商輅等一百五十人

擢治行卓異布政丁鑑為刑部左侍郎汝寧府知府李敏為應天府尹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商輅周洪謨劉俊進士及第曾蒙簡等五十名進士出身陶銓等九十七名同進士出身

是科商輅葉盛俱為名臣輅鄉會廷對皆第一

五倫書成凡二十二卷

四月壬寅朔日食

召鎮陝西右都御史陳鑑掌院事命右都御史王文出鎮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四七

陝西

鑑蘇州吳縣人巡撫陝西時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兩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髭髯呼為鬚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遮道借雷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鑑諭以當復來始稍去及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之父母其身有疾者發願為鑑昇輜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昇之雖禁不息也及去有圖其像以奉香火者其得民如此代者欲懲其弊而濟之以猛識者亦以為然民雖陽畏而陰實忌之且旱潦相因邊事日作無復昔時氣象

五月浙江寧波等府民遭疫死甚眾命禮部左侍郎王

英代祀南鎮以饜民厲

時浙江久旱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

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

政使孫原貞等陪祀請作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而還

圻輔民饑命大理寺右少卿李奎賑濟

六月命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南北直隸保定淮安等一

十二府從便宜行事

七月命戶部侍郎焦宏按視河南各衛所屯儲

上以陝西沿邊皆宿重兵俱倚食內郡河南濱陝多積

粟而諸衛多屯田慮有名無實復命按視其廩庾考校

其耕獲奸弊盡革儲峙以充其他建立皆倍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四八

陸驗封司主事李賢為考功司郎中

八月命右副都御史盧睿再鎮寧夏

命禮部侍郎侯璉鎮撫雲南

九月命刑部侍郎馬昂參贊甘肅軍務

都督王喜玩寇失機即劾其罪謫戍遼東官軍畏服先

是赤斤蒙古罕東等衛番族恣肆抄掠強劫總兵進貢

馬駝昂受命帥將士討之盡得主名梟首示及擒其偽

初王鎖南奔并妻子解送京師自是番人不敢近邊

十月進直內閣學士曹鼐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左侍郎

馬愉禮部右侍郎並兼前學士

命苗衷為兵部右侍郎高穀為工部右侍郎仍兼學士直



文淵閣

陞翰林學士錢習禮為禮部右侍郎

時縉紳往賀習禮對曰吾今任有司之職矣何賀為

十一月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

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

上嗣位幼冲面議遂廢至是始命廷臣內閣會議具本

奏決

戶部左侍郎李暹卒

暹長安人舉于鄉永樂初授戶部主事謫清河監監副

嘗被選與吏部員外郎陳誠偕使西域踰萬里至撒馬

兒罕凡五往返暹姿貌英偉言辭率正遍歷諸國皆得

其歡心 朝廷嘉之歷遷至今職

丙寅正統十一年正月 朔

工部尚書王邰被劾致仕召山西布政石璞代之

二月陞光祿寺少卿王賢為順天府尹

輦轂之下兵民雜處權勢縱橫賢不剛不柔爬奸剔蠹

一處以公道人見其嚴重亦不敢以非禮干吏民大化

之嘗以柴炭為民病走語工部尚書石璞曰京民勞疲

極矣今採運夫役與真保諸郡等無乃不可乎石璞默

然為通減之又惜薪中貴縱其下非法凌府屬叱跪于

庭熾火圍之賢聞趨至縛其人欲以聞主者温言謝乃

釋去一日坐公堂有懸金牌直入稱權勢索板席若干

賢曰明日來取察知其詐及至執之寘于法其處事多

類此 三月三日太師英國公張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赴國子監

聽講

初輔等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假詣

國子監聽講 上許之命以是月三日往祭酒李時勉

命諸生講五經各一章講畢設宴諸侯伯皆列坐惟輔

與時勉抗禮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薄暮始散

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寺左少卿仍巡

撫

謙懼盈滿舉叅政孫原貞孫來以自代時中貴王振方

用事有御史姓名類謙者嘗忤之意以為謙遂乘機劾

言者劾謙擅舉自代罷為大理左少卿二省之民倍道

赴闕交章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謙為請乃復命巡撫

四月倭寇浙西

五月禮部左侍郎王英奏京師去冬小雪今春徂夏雨澤

不降種不入土小民缺食乞施賑卹之恩并臣等省愆戒

飭以回天意從之

六月召鎮撫雲南侍郎楊寧回京以侍郎侯璉叅贊雲南

軍務

七月宣府部卒李友全等奏總兵楊洪不法事 上命付

楊洪自治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五

此類宋太祖待郭進事。

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贈太師。謚文定。按大學士丘濬云。一時賢相。比稱三楊。躋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乾龍易位。勅使匆匆。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之變。誰實啓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道哉。我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楊慮聖體之倦。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本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英宗崩。三臣卒無一人敢復。祖宗之舊章。迄今遂為定制。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五十一

八月吏部尚書王直侍郎趙新曹義堂光祿寺事戶部侍郎李亨下獄命禮部侍郎錢習禮署吏部事。

有無賴不得志者。以選撥事架禍于直。給事御史交章論列。乃直其誣。尋復掌吏部事。

作畧影堂

九月陞兵部左侍郎鄭瑩為兵部尚書。

自徐晞附王振以來。部事及陞擢將官。皆振主之。晞惟阿諛受成而已。及晞卒。瑩尚書頗能自持。

十月閱武近郊。

十一月命襄城伯李隆帥師巡邊。

丁卯。正統十二年正月朔。

詔選翰林院侍讀以下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

與選者侍讀江淵。裴綸。侍講杜寧。謝璉。王。玉。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紹。劉俊。仍命侍經筵。

二月朔日食。

國子祭酒李時勉乞致仕。許之。命給驛舟。賜寶鑑為道里費。

時勉去之日。諸生涕泗送者數千人。用旗帳鼓樂羣送。出崇文門。至城東門。乃別。彭時等十餘人。送至通州。候舟發。後歸。無不泣下者。

以待讀蕭鎡為國子監祭酒。巡撫宣大僉都御史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候燧端。圖為入寇。宜預于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及修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

亨信忠謀。而鄭瑩等畏懼王振。不能力主。行其議。識者惜之。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五十二

起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理部事。謙性孤介。不能媚權。王振在河南山西十八年。其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手帕磨菽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先是謙丁父喪。詔起復之。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汪瑛諭祭營葬。事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留京。既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

三月巡視宣大僉都御史羅亨信上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乞免抽民為兵量畝起科從之。

時叅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為兵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兼以邊地饑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 詔從之。

四月繼甸蝗 命僉都御史張楷捕蝗。

閏四月兵部尚書鄺埜奏天下軍衛總小旗當代者於例必就試京師有道遠無資不能來者終身不得代乃請于各都司就便試從之。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五十四

時有言欲變易將不勝其弊各將誰歸埜卒不動嘗自念曰治軍吾職也當為國家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備不虞故凡軍家利病有當興革者必為 上言之多見信從。

五月賜勅嘉鎮撫遼東右副都御史王翺親率官軍征剿達賊斬獲首級人畜無算陞右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太監王振聽譖逮霸州知州張需下錦衣衛獄謫戍邊。

需才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泊守霸見民游食者多每里置簿列戶各報男女大小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鷄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于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恒產

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朝親至京遂受旌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潛于王振捕之下獄筆楚幾死。

六月禮部右侍郎錢習禮乞致仕 詔許之。

公卿大夫餞送出都門皆有詩乃獨取歸去來辭長歌以自快後卒年八十九謚曰文肅。

七月逮南京右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范霖楊允等下獄。

先是銓督南京糧儲時諸道御史嘗劾其貪暴深憾之及掌院事置功過簿督責諸御史詰且而言日昃不輟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五十四

霖永等不能堪乃合疏銓平日不法事上之詔徵銓詰獄銓亦疏奏諸御史俱逮至未白而銓得心悸疾死于獄是諸御史或降或謫而霖永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永忿死獄中會卹刑霖得減死出獄數日亦卒。

八月 朔日食。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莫灝等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周璉等一百名。

九月直內閣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馬愉卒。

後贈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謚襄敏。

十月麓川思任發子思機發思上發據孟養以叛。

十二月襄城伯李隆卒。

戊辰正統十三年正月朔。

雲南思機發叛。命靖遠伯王驥督軍務都督官聚為總兵張軌田禮為副率兵討之。

二月朔日食。

會試天下舉人命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高穀侍講杜寧主考會試。

撤棘取中式舉人岳正等一百五十名。

三月廷策試中式舉人賜彭時陳鑑岳正進士及第萬安等五十名進士出身高崇等九十七名賜同進士出身。

是科得王恕陳俊與彭時岳正皆為名臣彭時上表謝恩之父坐以待旦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五

衣衛拿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

命內閣選庶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

王振惡南人恣行無忌被選者萬安劉吉李泰二十人

四月福建沙縣邵茂七反僭稱閩王。命都督劉聚為總兵陳榮為副總兵陳詔劉德新為左右叅將兼都御史張循監軍事討之。

先是按閩柳葉檄各郡縣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為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禦寇盜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總甲普個人田例與輸租外。

餽田主以薪米鷄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輸租于

遠者令田主自運而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于縣縣

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弓兵數人縣聞

于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懼討遂刑

白馬歃血誓眾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

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王號署官職八閩騷動

按大學士李賢云福建叅政宋彭交趾人納結中官侵

漁人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

戶科歛貧乏者甚為所迫不能聊生於是邵茂七因人

心搖動遂有異志乘縣勾攝嘯聚窮民一呼而聚旦夕

數萬東南震動浙寇聞風而作若火燎原矣。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五

五月命刑部侍郎薛希璉賑鳳陽等處饑民。

六月命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

時閩浙東廣草寇竊發師征未寧江右密邇三境懼有

侵軼患朝廷命寧巡撫至則按視郡縣當賊衝者增修

城垣立排柵以斷要路團集鄉兵訓以武藝有侵軼者

輒擊斬之以故賊聞風畏避不敢犯於是時益鎮以簡

靜暇則遍歷諸郡宣上德達下情崇獎學校詢求民瘼

而弛張之遠近畏慕。

七月處州葉宗留等反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

詔敗歛。

河決榮陽經曹濮至直入漕河潰沙灣東堤入海尋東

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自毫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

八月南京吏部侍郎魏驥以九載考滿乞致仕不允陞南京吏部尚書。

驥矍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為先生贊見惟怕一方振亦不較。

上特旨陞禮部左侍郎王英為南京禮部尚書

英屢請致仕不許及年七十乞罷政吏部言其精力未衰不允故

上特陞之內傳旨曰上以卿久任先朝多致勤勞陞秩南京得以安佚

九月命兵部侍郎孫原貞鎮守浙江

聖明水政紀 十一卷

五十七

十月吏部侍郎兼學士曹鼎乞封前母 詔從之不為例

國朝之制母止封二人

宣府總兵楊洪破虜阿台于塞下封昌平伯

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累陞將

帥能用奇兵如遇胡虜兵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于

劫營胡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貨賣薄來厚往未嘗

大舉入寇或有擾邊者不過朵顏之類或獵或掠多不

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

詭道取之

十一月靖遠伯王驥等督兵破雲南叛賊夷思機發等于

孟養寨

我軍抵金沙江賊柵西岬以懸驍作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飲眾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貴州都指揮洛宜九溪衛指揮翟亨等亦戰死于陣二孽竟失所在疑死于亂兵焉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

十二月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瑛計致賊黨周明松等尸于市

先是葉宗留樹其黨陳諫胡陶得二糾眾作亂屢敗官兵殺都指揮脫綱遣明松等四出剽掠時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朝廷慮其與閩寇合發兵征之而命瑛與中官分守要地瑛榜諭脇從示

聖明水政紀 十一卷 五十八

以禍福降者甚眾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謀報賊首黑面大王領眾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可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遂巡遁去

命都督徐恭為總兵官工部尚書石璞提督軍務帥師討葉宗留

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和治沙灣決河

已巳正統十四年正月 朔

上以征討閩寇久不成功遣巡按御史汪澄錦衣衛獄以澄擅止浙軍故罪之

命征夷將軍寧陽侯陳懋掛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

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真為左

副總兵

副總兵

副總兵

副總兵

右叅將刑部尚書金濂叅贊軍務。大監曹吉祥陳蕪監軍御史張海丁宣紀功。大發兵討鄧茂七。

時陳詔敗死。賊勢益熾。故益兵。

閩寇鄧茂七犯建寧府。掌府事福建左叅政張瑛戰死。

瑛初知建寧府。存心愛民。多善政。進叅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親率兵拒戰。陷陣而死。

二月閩寇鄧茂七犯延平。僉都御史張楷同總兵劉聚等擊敗之。鄧茂七中流矢歿。遂俘其眾。

兵至廣信。賊黨圍延平甚亟。楷謂都督劉聚曰。賊聞大軍至。寧無懼心。卽具榜遣人馳論。以威信果率兵至鉛山。賊圍將樂。調都督劉德新乘夜襲之。賊皆潰散。茂七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七

僅以身免。退保陳山。楷駐兵建寧。四招其黨。賊復攻延平。楷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已而礮作。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其眾。未捷之先。朝廷慮賊聚兵。募復遣寧陽侯陳懋等統大兵繼之。至則茂七已誅。

閩寇餘黨推鄧茂七兄子伯孫爲主。據九龍山。刑部尚書金濂等同僉都御史張楷等擊敗之。

濂楷等選精兵二千。撤山後。戒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其寨而反之。比旦賊視我營兵少。果至溪上。無後而還。一千兵已據其寨。用其滾木礮石下磴之。賊眾

多遁散。

北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進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入寇大同。

貴州苗反。命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璉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按刑部尚書彭韶云。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以王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連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塞矣。驥與都督宮聚張軌等先後擁師。所至人遮泣。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川。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

皇明大政紀

卷一

七

軍無復紀律。歿數萬。軌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餓死者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等不能辭其責焉。惜哉。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爲意。世道升降之幾。無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

能無憾。

進工部侍郎周忱爲戶部尚書。仍舊巡撫。授福建降賊羅汝先黃琴爲縣丞主簿。

三月以監察御史韓雍爲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雍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再巡一年。回京。遂有是擢。時年纔二十有八。民情吏治。素所諳練。恩威大著。凡臨衆決事。皆引經據律。一時皆以爲不及云。

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諫胡降之擢成按察司副使

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師屯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倏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莫能為計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慷慨宗留等環聽竦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

總兵徐恭等進討浙賊敗績三司官沈璘耿定王晟皆沒四月平蠻將軍靖遠伯王驥擒苗虫富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

鹽運使耿九疇以誑誤逮至京特旨陞刑部右侍郎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六十一

九疇屢辨疑獄不為勢利所怵有婦誣其夫衆欲斷異九疇曰不可杖其婦而歸之人服其當

五月命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湖廣苗反命總督軍務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瑤率兵討之

勅僉都御史張楷還兵同總兵徐恭等討浙賊擊敗之

恭次金山甚危楷往援之至即伏兵樹鴨兒芭為壘賊至麾兵擊之少頃佯走賊追逼壘伏兵四起一鼓殲之

六月丙辰南京宮殿災 詔赦天下

是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

二殿奉天諸門皆盡燬自王振擅權上干天象災異叠見振略不警畏狠恣愈甚且諱言災異時浙江紹興山移于平地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往東流于海湮没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胡寇乘機大舉犯關矣

少保大學士黃淮卒謚文簡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六十一

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擒相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於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善鬪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為書遺之許其自新

謀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

命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福建

時殘寇羅不復起乃請調兵討之親總軍務晝夜籌度其間知賊黨迫脇者衆遣人抵其壘諭曰若等皆平民苟能自新吾當上請寬其罪不然吾將殄滅之無有遺乃已爾無悔不日降者數萬計先是有逃入海者聞之亦棄兵自縛詣麾下待罪悉釋之使歸田里其負固不服者縱兵擊之擒斬殆盡閩寇乃平以功陞刑部尚書

七月熒惑入南斗

時侍講徐理知天文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舍曰禍不遠矣按梁武帝中大通六年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日梁武帝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本主

走乃跪而下殿以禳之時魏主爲高歡所迫自洛陽奔長安梁主聞之嘆曰虜亦應象也蓋變不虛生類此鎮守湖廣叅將張善御史侯爵及右布政使馬謹率兵勦隆里等處苗賊平之

善等從謹議先期諭來降者數千人分布郡縣其冥頑不服如淇溪等洞大小十餘寨俱攻破之斬首四百有奇奪回被虜人口不計其數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陷城堡權豎王振不與大臣議強駕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

是月十七日丙戌駕發京師命郕王居守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率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出居庸

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兩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駢馬都尉井源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伴避誘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請還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任其咎學士曹鼎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霖有黑雲如織單營雷雨大作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本主

郭登謂駕宜從紫荆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八月辛酉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車駕北狩

先數日師過鷄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冒入鷄兒嶺虜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鄒棗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腐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虜四面合圍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遣使持書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



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

虜酋也先奉 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

我師既敗績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素衣甲不與將爲凶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六五

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開口摧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傷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遠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矣乎衆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於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

營令護之

戊辰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段疋等物詣也先營請還車駕

巳巳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邸王權總萬機于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施行

辛未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邸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癸酉早朝九卿科道交章請族誅王振家毆殺奸臣馬順并索王振親信王毛二人兵部侍郎于謙勸王降旨旨諭百官無擅動振罪候請命于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將軍急擊二內侍死衆乃定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六六

六六

百官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邸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憤言王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屬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衆隨擁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摔英英懼復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百官且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摔順首曰馬順平昔助王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衆爭毆之蹴踏分裂頃刻而斃血流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執振姪錦衣指揮王山至反接跪于庭衆共唾罵之衆競誼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王亦疑懼屢起欲

退還官。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旨獎諭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

丙子。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命籍王振家。殊王山于市。族屬少長皆斬。

振宅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珍奇寶玉。綺繡金銀。凡十餘庫。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

皇太后命于謙為兵部尚書。

謙受任首劾。扈從失律者。武臣顧興祖輩。文臣王佐輩。皆議罪以聞。庶後任事者知所用命從之。

甲戌。虜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賄。至即歸。駕廣寧。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李七

伯劉安及孫祥。霍瑄括公私金萬餘兩送虜。不應竟擁駕去。

都督郭登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

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及虜來索賂。登曰。虜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為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

執其弓刀。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祿。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

虜擁上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朝廷聞之。逮洪繫詔獄。

遼鎮守萬全叅將石亨繫錦衣衛獄。

已卯。帝出塞。忽夜大雷雨震死也。先乘馬。虜人由是恐。怖益加敬禮。

錦衣衛校尉袁彬為虜所掠。得侍上左右。頗知書識字。百凡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侍臣吳良。羈留在虜。至是亦與彬同侍。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二人之力居多。又有衛沙狐狸者。亦隨上至虜中。汲水取薪。備極勞苦也。先問之。亦善于應對云。

庚辰。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冲。未能踐阼。理萬幾。邨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

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李八

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擇日行禮。

懿旨命翰林修撰商輅彭時直內閣辦事。

改刑部尚書金濂為戶部尚書。

廣州盜黃蕭養反。圍廣州。殺副總兵王清。僭稱東陽王。蕭養者南海沖鶴堡人。以強盜事露。禁郡獄踰年。所囚

竹床幹生竹葉同。禁者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設謀越獄。出囚十九人。先以潛通其黨。艤舟以待。遂遁入

海。嘯聚羣盜。赴之者旬月至萬人。遂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為所敗。城中因餓死者相籍。製雲梯。自公車衝城

幾為所破。招誘愚民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迸若避。

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滅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眾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改元據五羊驛為行宮授偽官百餘人

九月戊寅朔上在虜營迤北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百疋賜也先癸未邲王即皇帝位遙尊帝為太上皇帝詔赦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

於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北虜也先遣使致書辭甚悖慢兵部尚書于謙進守禦方略上皆嘉納之

謙上言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

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用都督孫鏜衛穎等給領兵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等分投巡視勿致疎虞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毋為虜所掠通州霸上倉糧不可捐弃以資寇宜令在伍人員悉請開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為兩得

進直內閣陳循為戶部尚書高穀為工部尚書仍兼學士商輅彭時並進侍讀

擢邲府左長史儀銘為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為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為太僕寺卿審理副余儼為僉都御史伴讀余山為鴻臚寺丞楊輿為戶部郎中

都察院歷事舉人練綱上中興要務八條上命所司知之

一曰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援古証今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為成轉禍為福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

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為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荆等關

皇明大政紀 十一卷 七十

給事中程信薦薛瑄為大理寺丞分守北門

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設始于此

起楊洪于詔獄仍鎮守宣府

起石亨于詔獄命總京營兵馬使退虜贖罪

命侍講徐理楊堉檢討王珣等行監察御史分鎮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

署南京翰林院事侍講學士周叙上言八事上嘉納之

一曰勵剛明二曰觀經史三曰修軍政四曰選賢才五曰安民心六曰廣言路七曰謹微漸八曰修荒政

十月丁未朔上皇在迤北虜營

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為名，與可汗脫不花入寇紫荊關。京師戒嚴，命都督王通、鴻臚卿楊善守京城，列侯諸將石亨、柳溥、總兵孫鏜、衛穎、范廣、張軌分兵戰守，給事中王

先是太監喜寧原係胡種，及土木之敗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為彼嚮導。奉上皇自紫荊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外朝野洵，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理自以為通曉天文，倡言上占天象，京師必不可守，必須南遷。語瑣瑣不已，英叱之令人扶出。

歷事舉人練綱復上勤王急務，疏授浙江道監察御史。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七十一

其略曰：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國富兵強，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神師道李綱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略，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勒兵內向，要其歸路，設有倡為和議，緩于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為奸臣，宜即加誅以爲眾戒。帝閱悟命施行之。

戊申兵部尚書于謙抗言遷都之罪，以固守京師爲本人心始定。

謙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皆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太監金英宣言于眾曰：死則君臣同，必有以遷都爲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固守之義始決。

監察御史涂謙疏止南遷，上諭旨禁飭。大學士陳循請勅宣府總兵楊洪、遼東總兵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

兵科給事中程信守西城，上言五事從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

兵部尚書于謙分遣五城兵馬，縱火焚城外壩上等處芻米。

謙聞虜迫于關，思各處芻粟有數萬計，恐爲虜資，分遣兵馬焚之。一面奏聞，或謂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之，適以資其糧餉。宋時牛駝岡之事可鑒矣。

眾皆是之。成山侯王通請挑築京城外濠，太監興安斥鄙之。

乙卯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于城北，兵部回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議六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通爲都督，與都御史楊守城。

時眾論戰守不一，主將石亨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謙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營德勝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

北虜攻城四散抄掠，石亨與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入。

虜陣所向輒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虜知我有備。氣少沮。

北虜分兵焚長陵獻陵。

喜寧族也。先遣使來請和。索大臣出迎。駕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使虜營。朝上皇于土城。

復等見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剽掠。

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

大學士陳循請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韃靼及漢人。有

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寧與司

禮監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

詔許之。

所致書為也先。邏卒所獲也。先頗疑喜寧。既而宣府遼

東兵至。我軍大振。

兵部尚書于謙令總兵石亨等乘虜移駕。就寬燥地。隔

駕漸遠。舉大砲擊虜營。死者萬餘人。也先大沮。宵復以

上皇北去。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

北虜也。先出居庸關。伯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荆關。諸

軍兵分躡虜。總兵石亨從子石彪破虜于清風店。

總兵楊洪孫鐘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于涿州紫荆關。

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四百八十。

還。還俘掠人萬計。

協守大同都督郭登議。率所部并糾集義勇。從鴈門入援。

先以蠟書馳奏。以賊退。優詔褒答之。

登大略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為患非輕。

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

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尚書胡濙王直言不花也先石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上從其言。賜衣服酒饌。

坐帛視常年有加。

聖明大政紀 卷十一 七十四

命工部尚書石瑛鎮守宣府。

吏部侍郎何文淵奏乞罷貴州布政司。復置宣慰司。土官

留都司。轄諸衛。遣大將鎮之。事下兵部尚書于謙議。不可

止之。

謙謂貴州自祖宗開創八十年。願因小寇遂廢成功。况

土地人民皆受之。祖宗者。豈可遽棄。

命右都御史沈固叅贊大同軍務。

命都督王通守天壽山。

命僉都御史王崧守居庸城昌平。

都督楊俊奏。盡出營兵。并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虜。可

以得志。少保于謙議止之。

謙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道也。時謂俊跋扈，此議足以奪其心。

命僉都御史鄒來學提督順天永平府紫荆等關。

命平江伯陳豫守臨清。

命都指揮董寬率兵督河間潘陽等衛軍，緝捕盜賊。

時舊降虜安置畿內者，並乘時為盜，故命捕之。

命僉都御史陸矩鎮守真定。

命左都御史陳鎰往通州河間至臨清一帶撫安居民及安插口外之來避寇者。

改刑部侍郎江淵為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直內閣。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初徐有貞倡議南遷，被太監金英扶出，淵直右掖門問之。徐曰：吾主南遷不合矣。淵入創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

擢吏部侍郎何文淵為尚書，協王直理部事。

改戶部尚書周忱為工部，仍舊巡撫。

時邊事緊急，工部移文成造盔甲腰刀，以數萬，其盔俱要水磨明盔，沈取所積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盔非歲月不可，暫令擺錫以副急用，其處事周而敏，多類此也。

命兵部侯璉總督軍務，同副總兵都督方政討貴州叛苗。

十一月，上皇在迤北。

京師解嚴，降詔撫安天下。

總兵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

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宜急遣邊將回鎮，從之。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城者，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關邊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奔，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守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郊社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從之。

巡撫宣大都御史羅亨信鎮守宣府，人心乃定。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皇皇，或欲遂奔其城，眾紛紛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斬。眾始定。城中老稚惟呼曰：吾屬生矣。

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鑽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協守大同都督郭登竭力固守，大同人心乃定。

時我師屢勦，邊陲無完地，大同兵士戰沒之餘，城門盡閉，人心土崩，有愛登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真竭，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俱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帝



死問傷親為痛恤於是晝夜籌慮修城繕兵以圖後舉  
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  
郎孟鑑贊理軍務命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

命副都御史耿九疇撫恤鳳陽流民清理兩淮鹽法  
鳳陽歲荒盜起

十二月 上皇在迤北

北至小黃河蘇武廟老營伯顏帖木兒設帳迎駕尋直  
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

吏科給事中林聰等劾南京太常寺卿馮必政邪佞進身  
不由其道當黜以示懲吏部奏必政當從六科言削職為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七十七  
民 詔從之

必政係妖婦焦奉真之姪輕佻矯佞士論恥之至是太  
常卿徐初致仕以羽流發身者任故劾之

河南陳州流民煽動命兵科給事中葉盛兼程往視除貪  
虐賑飢寒悉安輯還業

虜寇甘州提督都御史馬昂收斂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  
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隘以伺之虜聞遁去

尊 皇太后孫氏為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為皇太后  
冊妃汪氏為皇后冊 上皇宮嬪周氏為貴妃

貴妃即皇太子所生母也  
追封英國公張輔為定興王謚忠烈

命兵部左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直內閣

綱無他材能以生員薦入翰林騰 宣廟實錄除邸府

審理至是以從龍恩驟進密勿尋改為南京禮部侍郎

今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疋照北直隸

事例論糧分俵

按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院而已永樂中始以

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末京師

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

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為

故事每歲孳生賠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

家雖云量免差糧而賠補受累尤多北方民力疲弊此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 七十八  
其大端也

命副都御史王暹安撫順天等府及鎮守天壽山陵

暹築立城堡秦罷被賊郡縣歲課物料民安之

皇明大政紀 卷十一